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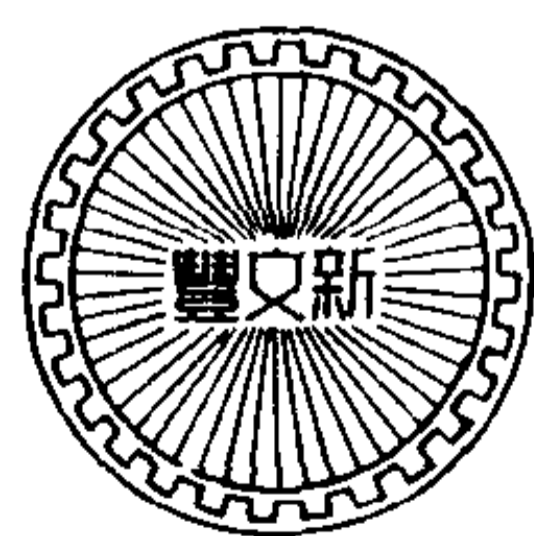
西夏紀事本末

三十六卷

光緒乙酉  
刻于金陵

# 叢書集成續編 第二七六冊目錄

史地類



## 宋紀事本末

西夏紀事本末三十六卷首一卷(二)(卷十四至卷三十六).....清 張鑑撰 半 厂 一

## 宋別史

東都事略校勘記一卷.....清 錢綺撰 適 園 七三

東都事略校記一卷.....民 繆荃孫撰 適 園 八五

## 宋稗史

曾公遺錄殘三卷(存卷七至卷九).....宋 曾布撰 藕 香 一一一

使遼語錄一卷.....宋 陳襄撰 遼 海 二一九

僞齊錄二卷.....宋 楊堯弼撰 藕 香 二二七

使金錄一卷.....宋 程卓撰 芋 園 二四九

中興政要一卷.....宋 不著撰人 振綺堂 二六一

錢塘遺事十卷.....清 文廷式輯 振綺堂 二六一

錢塘遺事十卷.....元 劉一清編 武林掌故 二七七

## 宋稗史

中興戰功錄一卷(又名十三處戰功錄一卷).....宋 李壁撰 藕 香 三四三

靖炎兩朝見聞錄二卷.....宋 陳東著 芋 園 三五七

開禧德安守城錄一卷……………宋 王致遠撰 永 嘉 四〇七

宋史考

舊聞證誤補遺一卷……………宋 李心傳撰 藕 香 四二九

宋史評

經幄管見四卷附校勘記一卷……………宋 曹彥約撰 胡氏豫章 四三七  
民 胡思敬校

南宋宮闈雜詠一卷……………清 趙 葵撰 武林掌故 四八一

遼碑史

遼紀一卷……………明 田汝成撰 遼 海 四九七

遼小史一卷……………明 楊循吉撰 遼 海 五一五

金碑史

松漠紀聞一卷續一卷補遺一卷附考異一卷校勘記一卷……………宋 洪 皓撰 胡氏豫章 五二五

金小史八卷……………明 楊循吉撰 遼 海 五五一

金史論

吉貝居雜記一卷……………清 施國祁撰 雪 堂 五八一

史論五答一卷……………清 施國祁撰 湖 州 五九一

元正史

元正史……………

元史本證五十卷末一卷（卷一至卷三十四）……………

清 汪輝祖撰  
清 汪繼培補

紹興先正 五九九

西夏紀事本末卷十四

烏程張鑑春治甫著

渭川之變

慶曆元年韓范既各以事去夏四月甲申以陳執中同陝西安撫  
經略招討使曹瑛副之時夏竦判永興軍執中知軍事議多異同  
故分命竦屯鄜州執中屯涇州竦雅意在朝廷及任以西事頗依  
違顧避嘗出巡邊置侍婢中軍帳下幾至兵變竦又嘗揭榜塞上  
云有得趙元昊頭者賞錢五百萬貫爲西平王元昊使人入市  
賣箔陝西荻箔甚高倚之食肆門外併爲食訖故遺去之至晚食  
肆竊喜以爲有所獲也徐展之乃元昊購竦之榜懸箔之端有云  
得夏竦頭者與錢兩貫比竦聞之急令藏揜而已宣播遠近矣竦  
大慚沮其見輕侮如此初劉石之敗陳瑛請籍民爲義軍以張兵

卷十四

勢于是料簡鄉弓手數萬人賊寇山外還天都卻儀秦屬戶琮發  
騎士設伏以待之賊遂引去琮欲誘吐蕃犄角圖賊得西州舊賈  
使諭意而沙州鎮國王子遣使奉書願率首領爲朝廷擊賊帝善  
琮策故使副執中五月戊午以右班殿直趙珣爲陝西經略安撫  
招討都監珣初隨其父振在西邊訪得五路徼外山川邑居道里  
利害作聚米圖經五卷韓琦言于帝詔取其書并召珣至又上五  
陣圖兵事十餘篇帝給步騎使案陣旣成臨觀之于是陳執中薦  
珣爲沿邊巡檢使呂夷簡宋庠共奏用兵以來策士無如珣者卽  
擢任之珣自以年少新進未有功辭都監受兵萬人賜御鎧復自  
擇偏裨參居涇原兼治籠竿城麻種党留百餘帳處近塞爲暴珣  
白府引兵三萬自靜邊歷探吳抵木窰襲賊俘獲數千計靜邊將  
劉滬後爲賊所掩珣登阪望見縱騎數百復又拔滬之眾以出土

皆歎服六月壬辰詔陝西諸路總管司嚴邊備毋輒入賊界賊至  
則禦之 秋七月丙辰月掩心後星 戊午月掩南斗元昊寇麟府  
二州折繼閔敗之八月戊寅詔鄜延部署許懷德等以兵萬人援  
麟府麟州言元昊破寧遠砦若主侍禁王世亶兵馬監押殿直王  
顯死之焚倉庫樓櫓皆盡復率兵攻府州州城險且堅東南谷有  
水門厓壁峭絕下臨大河賊緣崖腹微徑魚貫而前城上矢石亂  
下賊死傷殆盡轉攻城北士卒復力戰傷者千餘人賊乃引退縱  
兵四掠又復圍豐州麟府二州皆在河外因山爲城最爲險固而  
麟掘西夏之衝但城中無井唯有一沙泉在城外其地善崩俗謂  
之抽沙每欲包展入壁而土陷不可城初河東轉運使文洎以麟  
州餉道回遠軍食不足欲按唐張說出兵故道復通河關未及就  
而卒及洎子彥博爲河東轉運副使遂通道銀城而州有積粟可

卷十四

二

守然其無水如故也至是有戎人謂元昊曰麟州無井若圍之半  
月卽兵民渴死矣元昊卽以兵圍之數日不解城中素乏水圍旣  
久士卒渴乏城中大窘有軍士獻策於知州苗繼宣曰彼圍不解  
必以無水窮我今願取溝泥使人乘高以泥草積飾陣使賊見之  
亦伐謀之一端也州將從之元昊仰視曰謀謂我無庸戰不三日  
漢人當渴死今乃有泥以護草積是給我也斬之城下解圍而去  
乙未元昊圍豐州孤城無援遂陷知州王餘慶權兵馬監押孫吉  
指使侯秀死之九月庚戌以張亢爲并代鈐轄管勾麟府軍馬公  
事時元昊已破豐州引兵屯琉璃堡縱騎抄麟府開二州閉壁不  
出民乏水飲黃金一兩易水一杯亢單騎扣府州城門關不啟亢  
曰我新軍馬也出所受敕示城上旣入卽開門縱民采薪芻汲澗  
谷然賊騎猶時出抄掠漢田亢以州東焦山有石炭穴爲築東勝

堡下城旁有蔬畦爲築金城堡州北沙坑有水泉爲築安定堡置兵守之募人穫於外腰鎌與持兵衛送者均其得時禁兵敗北無鬪志乃募役兵夜潛隘道邀擊賊遊騎比明或持首級來獻亢犒勞之衣以錦袍禁兵始暫奮曰我顧不若彼乎又縱使飲博士窘乏幸利皆願一戰亢知可用始謀擊琉璃堡使謀伏賊寨旁草中見老羌方炙羊髀占吉凶驚曰明日當有急兵且趨避之皆笑曰漢兒方藏頭卻開何敢至此亢知無備夜引兵襲擊大破之斬首二百餘級賊棄堡遁去乃築宣威寨于步馳溝捍寇路然賊自是攻城寇括不已時將校張崑等戰比有功名振一軍卒皆不至顯官以鄜延都監王信爲本路鈐轄兼兩路都巡檢使信初爲鄜延都監始至之夕賊眾號數萬傳城軍吏氣懾不知所爲信領勁兵二千夜出南城門與賊戰不利失其前鋒因按軍不動遲明潛上

卷十四

三

東山整軍乘勢而下擊走之追襲大獲而還葛懷敏敗信又出兵拒賊俘斬甚眾先是屯田員外郎河內張旨通判府州州俯山無外城旨將築之州將曰吾州據險敵必不來旨不聽城垂就寇大至乃聯巨木補其罅守以強弩州無井賊斷河飲路旨夜開門擊賊少卻以官軍壁兩旁使民出汲復以渠泥覆草積督居民乘城力戰賊死傷者眾遂解去壬申遷旨都官員外郎鄜州都監王凱數破賊有功賊圍麟州乘城拒鬪晝夜三十一日始解去累遷麟府路沿邊都巡檢使與同巡檢府谷張崑護糧道于青眉浪賊大至與崑相失乃分兵出其後夾擊之復與崑合斬首六十五級又入兔毛川遇賊眾三萬凱以兵六千陷圍流矢中面鬪不解至暮賊潰又斬首百八十六級自蹂踐死者以數千遷南作坊副使時元昊遣兵分屯要害以絕麟州餉道楊偕請棄河外保合河津帝

不許會管勾麟府軍馬事張亢擊賊琉璃堡破之又戰于柏子砦及兔毛川皆勝癸酉降并代副署王元鈐轄康德輿榻懷志等官先是賊圍府州德輿等案兵不出但移文轉運副使彥博藉民輦運至境以俟德輿終不敢出及豐州陷才出屯州城外數里三日而還居民望見以爲寇復至皆棄其所齎入保城郭彥博以其事聞故責及之然止坐不出戰其它則朝廷不悉聞也 冬十月命知并州楊偕速修復靈遠寨遂築建靈等五堡十餘柵以援麟州河外始固甲午夏竦陳執中罷分秦鳳涇原環慶鄜延爲四路以韓琦知秦州王沿知渭州范仲淹知慶州龐籍知延州各兼經略安撫招討使詔分領之自元昊反延州陷金明承平塞門安遠柵柵寨破五龍川城砦焚掠殆盡籍至稍葺治之戍兵十餘萬無壁壘皆散處城中畏籍嚴無敢亡去金明西北有渾州川其土平沃

卷十四

四

川尾曰橋子谷爲敵出入之隘道籍命部將狄青將萬人築招安砦于谷旁以斷寇出入之路募民耕植得粟以濟軍又使周美襲取承平砦王信築龍安砦悉取虜所據地築清水等十一城延民以安初元昊陰誘屬羌爲助環慶酋長六百餘人約爲嚮導後雖首露猶懷去就仲淹以其反覆不常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爲立條約諸羌皆受命自是爲中國用羌人親愛之呼爲龍圖老子仲淹以慶州西北馬鋪砦當後橋川口南通鳳州華州池北接白豹金湯種落彊悍而善耕且在賊腹中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其子純佑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一日擁兵出諸將隨之不知所向行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所往至于版築之用大小畢具旬日城成即大順城也賊覺以三萬騎來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既成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



寇盜益少詔賜名曰大順城環州屬羌明珠滅二族兵各萬餘人皆附賊仲淹又請復細腰城葫蘆泉諸砦招致二族以扼賊又復近羌千三百餘帳葛懷敏之敗定川也關中民竄匿山谷乃率部下兵赴援而募兵關中人心始安仁宗聞定川之敗頗以西方爲憂謂近臣曰若得仲淹出援涇原可無慮矣及聞其出師甚喜仲淹在邊以長子純佑爲監簿純佑自幼警悟明敏過人時年方冠與諸將卒錯處鉤深摘隱得其材否仲淹所料事純佑必先知之人或言純佑善能出神凡虜情幾事皆預通知蓋出神之虜廷得之仲淹每制勝料敵如神者純佑之力也自後出神爲人所驚故神觀不足未幾而亡年亦甚少

二年春一月仲淹巡邊知環州屬羌多密與元昊相通以种世衡素得屬羌心而青澗城已完乃奏徙世衡知環州以鎮撫之詔從

卷十四

五

其請有牛奴訛者素倔強未嘗出見州官聞世衡至乃來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部落是夕大雪深三尺左右言奴訛凶詐難信且道險不可行世衡曰吾方以信結諸羌可失期耶遂緣險冒雪而往既至奴訛尙臥大驚起曰吾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了不我疑耶帥部落羅拜曰今而後惟公所使皆感激心服又有兀二族受賊僞職世衡遣人招之不至命蕃官慕恩出兵討之其後百餘帳皆自歸戊子降詔獎諭知延州龐籍等以興修橋子谷寨成也夏五月癸卯朔徙張亢爲高陽關鈐轄初麟州猶未通饋路閉隔救亢自護南郊賞物送麟州賊既不得抄隨以兵數萬趨柏子寨邀我歸路亢所將才三千人亢激怒之曰若等已陷死地前鬪則生不然爲賊所屠無餘也士皆感厲會天大風順風擊之斬首六萬餘級奪馬千餘匹乃修建寨賊數出爭遂

戰于兔毛川亢自以大陣抗賊而使驍將張岳以短兵彊弩數千伏山後亢以萬勝軍皆京師新募疲奕不能戰賊目曰東軍素易之而虎翼卒勇悍陰易其旗以誤賊賊果趨東軍而值虎翼卒搏戰良久發伏賊大潰斬首二千級不踰月築清塞百勝中候建寧鎮川五堡麟州路始通朝廷慮遼渝盟徒亢高陽是月范仲淹城白豹金湯秋閏九月辛未朔先是元昊聲言入寇攻鎮戎軍王沿命副總管葛懷敏督諸砦兵禦之己卯至瓦亭寨遣本寨都監許思純環慶都監劉賀以蕃兵五千餘人爲左翼天聖寨主張貴爲殿後戊子進屯五谷口知鎮戎軍曹英涇原路都監趙珣西路都巡檢李良臣孟淵皆自山外來會沿邊都巡檢使向進劉湛爲先鋒趙瑜總奇兵爲援及大軍次安邊寨給芻秣未絕懷敏即離軍夜至開遠堡北一里而舍庚寅領大軍自鎮戎軍西南又先引

卷一四

六

從騎百餘以前走馬承受趙政以爲距賊近不可輕進懷敏乃少止晚趨養馬城曹英及涇原都監李知和王保王文鎮戎都監李岳西路都巡檢使趙璘等分兵屯鎮戎城西六里夜則入城自守凡三日至是亦趨養馬城見懷敏聞元昊徒軍新濠外乃議質明掩襲趙珣謂懷敏曰賊遠來利速戰宜依馬欄城布柵扼賊歸路固守鎮戎以便餉道俟其衰擊之可必勝不然必爲賊曹所屠懷敏不聽命諸將分四路趨定川劉湛向進出西水口趙珣出蓮花堡曹英李知和出劉璠堡懷敏出定西堡既而知和與英督軍夜發辛卯劉湛向進行次趙福新堡遇賊戰不勝保向家峽而趙珣曹英李良臣孟淵等將趨定川懷敏且令援趙福堡未行謀言賊已屯邊壕上復召珣等入定川會李知和麾下蕃落將報賊五千入列定川寨北頃之王文李知和定川寨主郭綸又報已拔柵踰

壕懷敏命趙珣與其子宗晟先行日幾午懷敏入保定川寨賊毀版橋斷其歸路別爲二十四道以過軍環圍之又絕定川水泉上流劉賀率蕃兵關於河西不勝眾潰懷敏爲中軍屯寨門東偏曹英等陣東北隅賊四面俱至先以銳兵衝中軍不動回擊曹英會黑風自東北起部伍相失陣遂擾士卒攀城堞爭入英面被流矢仆壕中懷敏所部兵見之亦奔駭懷敏爲眾所擁蹂躪幾死與至襄城久之乃蘇懷敏選士據門橋揮刀手以拒入門者趙珣等擁刀斧手前鬪及以騎軍四合禦賊賊眾稍卻然大軍無鬪志趙珣累馳入勸懷敏還軍中是夕賊大聚圍城四隅臨西北呼曰爾得非部署廳上點陣圖者邪爾固能軍乃入我圍中今將何往夜四鼓懷敏召諸將計議莫知所出遂謀結陣走鎮戎軍趙珣請自籠竿城往彼無險且出賊不意眾不從及旦懷敏東馬東南馳二里

卷一

七

許至長城壕路已斷賊周圍之懷敏及諸將曹英等十六人皆遇害軍士九千四百餘人馬六百餘匹悉陷于賊懷敏子宗晟與郭京等還保定川時韓質等領軍數千保蓮花堡劉湛等領軍一千保向家峽皆不赴援于是賊長驅直抵渭川幅員六七百里焚蕩廬舍屠掠居民而去邠涇以東皆固壘自守時天陰晦者十日人情慘沮范仲淹自將慶州兵來援知涇州滕宗諒大設牛酒犒迎于是士卒感發邊民稍安自劉平敗于延州任福敗于鎮戎懷敏敗于渭川敗聲益振然所以復守巢穴者蓋邠延路屯兵六萬八千環慶路五萬涇原路七萬秦鳳路二萬七千有以牽制之故也事聞時呂夷簡復居相位語人曰一戰不及一戰可駭也冬十月贈涇原路副都署葛懷敏官諡忠隱涇原鈐轄曹英以下十六人亦並贈官有差十一月壬申黑氣貫北斗辛巳以韓琦范仲淹

屬籍爲陝西安撫經略招討使置司涇州會仲淹附王懷德入奏乞與韓琦同經略涇原並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慶涇原有警臣與琦合秦鳳環慶之兵犄角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爲援臣當與琦練兵選將漸復橫山以斷賊臂不數年可期平定願詔屬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彥博慶州用滕宗諒總之渭川一武臣足矣帝采用其策琦與仲淹在兵間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爲重二人號令嚴明愛撫士卒諸羌來者推誠撫接咸感恩畏威不能輒犯邊境邊境人爲之語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是冬元昊求納款請歲入烏白池青白鹽十萬石售於縣官不許先是种世衡不利於定州以仲淹爲領兵援初關右人心搖動及見仲淹耀兵號令整飭人心遂安相賀曰邊上自有龍圖公爲長

卷十四

八

城吾屬何憂

西夏紀事本末卷十四

276年 99H 2B

西夏紀事本末卷十五

烏程張鑑春治甫著

二廂被問

慶曆元年夏六月詔西邊嚴備初陝西經略判官川況上兵策十四事有曰賊將野利剛浪凌遇乞之徒分廂主兵皆近漢界出入從者不過一二人若能陰募死士陷賀碎首去賊之手足但朝廷不惜美官重賂則功豈難圖

三年春正月种世衡已自青澗知環州乃設開始元昊分山界戰士為二廂命兩將統之野利統明堂左廂遇乞統天都右廂二將能用兵山界人戶善戰元昊倚為腹心中閒劉平石元孫任福葛懷敏之敗皆二將之策也方种世衡在青澗時即謀有以去之有悟空寺僧光信者青澗人本姓王落魄耽酒趨勇善射習知虜中

卷十五

山川邊人謂之王和尚多往來蕃部中世衡察其堅樸誘令冠帶因出師以賊級予之白於帥府使為嚮導授三班借職充經略司指使且力為辨其家事凡屋室騎從衣食之具悉出世衡光信感恩既深一日世衡忽怒謂光信曰我待汝如此而陰與賊連何相負也拽下械係極楚極其苦楚凡一月濱於死者數矣光信終不伏曰光信丈夫也公聽奸人言欲見殺則死矣終不以不義自誣毅然不顧雖不勝其苦卒無一詞怨望世衡知可任事居半年召光信謂之曰吾將以事使汝吾戒汝所不言其苦雖有甚于此者汝能為卒不言否光信泣對曰蒙將軍恩教致身榮顯常誓以死報而未知其所況敢辭極楚乎世衡乃草遺野利書書詞大抵如世間問起居之儀惟以數句隱詞如嘗有私約而勸其速行之意於尺素且膏以蠟臨發復召飲之酒而謂曰塞外苦寒吾為若納

卷十五

一襖可衣之以行回日當復以歸我因置書於襖間密緝之告光信非濱死不得洩如洩之當以負恩不能成吾事為言并以畫龜一幅棗一部為信俾遺野利光信受教始及出界即為邏兵所得送野利處致世衡命出棗龜投之野利知見侮笑曰吾素奇种將軍今何兒女子見識度光信別有書光信佯目左右既而答以無有野利不敢匿乃與光信自所治以歸元昊鎖光信囚于地牢數日元昊召野利與光信俱西北行數百里至一大城曰興州先詣一官寺曰樞密院曰中書有數胡人雜坐野利與焉召光信廷詰世衡書問所在光信堅執前對稍稍去巾櫛加執縛至于垂楚極苦光信終不易其言又數日召入一官寺廳事廣楹皆垂斑竹箔綠衣小豎立其左右光信意以為元昊宮室也少頃箔中有人出又以前問責之曰若不速言死矣光信對如前遂縛光信拷掠千餘至脇以兵刃光信終言無它乃命曳出誅之光信大號且言曰始將軍遣光信密遺野利王書戒不得妄洩今不幸空死不了將軍事吾負將軍吾負將軍軍中急使人追問之光信具以對乃褫其襖取書以進書入移刻始命光信就館優待以禮元昊於是疑野利陰遣愛將假為野利使使于世衡世衡知元昊所遣未即見命屬官曰館勞之問虜中山川地形其在興州左右者言之則詳在野利所部多不能悉適擒生虜數人因令隙中視之生虜能言其姓名果元昊使世衡意決乃見之使者傳野利語世衡謾罵元昊而稱野利有心內附乃厚遣使者曰為吾語若主速決毋遲留也使者歸元昊大怒自此奪野利之兵既又殺之世衡知謀已行因并欲閒遇乞遇乞者又嘗為元昊謀主守天都山號天都大王與元昊乳母白姥有隙會歲除日天都引兵巡邊深涉漢境數宿

白姥乘閒乃諧其欲叛元昊疑之世衡嘗得蕃酋之子蘇吃曩厚  
遇之聞元昊嘗賜遇乞寶刀而吃曩之父得幸於天都世衡因使  
吃曩竊天都利刀許之以緣邊職任錦袍真金帶吃曩得刀以還  
世衡乃倡言天都已爲白姥諧死設祭境上爲祭文敘歲除日相  
見之歡多述天都與野利相結有意本朝悼其垂成其文書之於  
版雜紙幣中入夜乃火燒紙錢川中盡明虜見火光引騎近邊窺  
覘伺有虜至急燕之版字不可遽滅乃伴委祭具而銀器凡千餘  
兩悉棄之虜人爭取器皿元昊所賜刀及香鑪中見祭文已燼  
尙存數十字元昊得之又識其所賜刀遂賜天都死天都有大功  
死不以罪自此君臣猜氣至不能軍元昊既失二將久之始悟爲  
世衡所賣遂定講和之策按此事長編載世衡長子古於皇祐  
元年請開訟父功爲屬籍所掩龐因爲  
辯折今不取但以  
沈氏筆談爲正光信後歸盡得虜中事以報朝廷錄其勞補右

卷十五

三

侍禁歸姓爲王崧後官至諸司使世衡又嘗以非罪怒一蕃落將  
杖其背僚屬爲之請莫能得其人杖已卽奔元昊元昊甚親信之  
得出入樞密院歲餘盡洞得其機事以歸眾乃知世衡用其爲閒  
也羌酋有蘇息慕恩者部落最强世衡皆撫而用之嘗夜與慕恩  
飲出侍姬以佐之旣而世衡起入內潛於隙中伺之慕恩竊與侍  
姬戲世衡遽出掩之慕恩慚懼請罪世衡笑曰君欲之邪卽以遺  
之由是得其死力諸部有貳者使慕恩討之無不克及卒羌酋臨  
者數日青澗及環人圖其像而祀之上嘗降詔曰邊臣如此朕復  
何憂

曩霄受款

慶曆元年元昊雖數勝然死亡瘡痍者亦殆半人困於點集則力不給國中爲十不如之謠以怨之又誅殺不常肘腋數反終不能大斥境土而中國兵益練習名將稍出頗究知敵中情狀元昊始欲臣矣 冬十月壬寅張方平疏今賊中尺布可直錢數百以此揣賊情安得不困十一月右正言吳育言元昊名爲藩臣其尺賦斗租不入縣官窮漠之外服叛不常且已僭輿服誇示酋豪勢必不能自削宜援國初江南故事稍易其名可以順撫而收之十二月密詔知延州龐籍招納元昊元昊苟稱臣雖仍其僭號亦無害若改稱單于可汗則固大善籍以爲元昊驟勝方驕若中國自遣

卷十六

人說之彼益偃蹇時西鄙用兵日久帝心亦厭之

二年秋閏九月知延州龐籍言夏境黃鼠食稼且天大旱元昊思納款詔命知保安軍劉拯諭元昊親信野利剛浪凌遇乞兄弟言公方持靈夏兵儻陰圖內附當以西平茅土分冊之野利剛浪凌遇乞者三人皆元昊黨有材謀剛浪凌卽旺榮也親信用事時邊臣多欲以謀間之會剛浪凌令浪埋賞乞媚娘等三人按東都事略與弟旺令鬼名壞臥譽靜三人未知孰是列名爲書詣知青澗城种世衡請降欲議罷兵以款我師世衡知其詐不若因以爲間使悟空寺僧王光信至野利處語在二廂受間紀事元昊于是頗疑其臣之貳已乃遣其教練都使李文貴以剛浪凌旨至青澗報世衡且言不達所遺書意豈欲通和平用兵以來資用困乏人情實便于和世衡以告龐籍籍疑其詐留文貴青澗城數月賊果大入敗懷敏于定州于是

籍自青澗召文貴至謂之曰汝之先王及今王之初皆不失臣節

汝曹忽無故妄加之名使彼之民肝腦塗地皆汝羣下之故也我國家富有天下雖偏師小衄未至大損汝一敗則社稷可憂矣汝歸語汝王若能悔過稱臣朝廷所以待汝王者禮數必優于前文貴頓首曰此固西人日夜之願也籍乃厚贖使還報時元昊國中疲困欲納款而恥先言及文貴還具述籍意乃出王光信禮之甚厚使與文貴復持旺榮等書來抵籍議和籍嫌其言不遜未敢復書請于朝時朝廷厭兵且議招懷使籍以書許其和而稱旺榮爲太尉籍復請曰太尉天子上公使旺榮稱之則元昊不可得臣矣今其書自謂寧令或謨寧令皆虜中官稱于義無嫌詔從籍言既而旺榮等又以書來欲仍其僭號而稱臣納款籍曰此非邊臣所敢知也時方議修涇原城寨籍恐元昊敗其功故與往復計議不

卷十六

絕其請既而元昊仍使李文貴至延州議和然猶倔強不肯削僭

號且云如日方中止可順天西行安可逆天東下籍以其言未可屈服乃報之此非邊臣所議宜遣人自請詔籍復許之三年春正月辛卯建渭州籠竿城爲德順軍用王堯臣議也初元昊反以堯臣爲陝西體量安撫使視四路山川險易還言某路宜益兵若干某路賊所不到某路宜急爲備至於諸將可用者二十餘人皆爲名臣癸巳元昊知朝廷許和有緒乃遣僞六宅使伊州刺史賀從勛來納款先龐籍因李文貴還答旺榮書約以元昊自奉表削僭號始敢聞于朝廷于是文貴與從勛持元昊書至保安軍其書自稱男邦泥定國兀卒曩霄上書父大宋皇帝兀卒譯言卽吾祖也但稱其新所改名曩霄而不稱臣從勛又致遊使人諭令早議通和之意又言本國自有國號無奉表體式其稱兀卒蓋

如單于可汗之類若南朝使人至本國坐蕃宰相上元卒見使人時離雲牀問聖躬萬福籍使謂之曰天子至尊荆王叔父也猶稱臣今名體未正不敢以聞從勛因請詣闕曰子事父猶臣事君也若得至京師而天子不許更歸議之籍乃具以問且言元昊詞稍順必有改事中國之心願聽從勛詣闕更選使者往其國申諭之彼必稱臣凡求丐之物當力加裁損時元昊與道有讞故請款塞而當時議邊事者虛揣肌度迄不得其要領二月庚戌右正言梁適使延州與龐籍議所以招懷元昊之禮於是許賀從勛赴闕乙卯范仲淹韓琦言元昊如大言過望爲不改僭號之請則有不可許者三如卑詞厚禮從元卒之稱亦有不可防者三夏四月癸卯朝廷以元昊名分未正使僉署保安軍判官事邵良佐假著作郎與從勛至夏州更議之先是良佐與賀從勛詣闕館於都亭西

卷十六

三

驛承受使臣取元昊書至中書樞密院論從勛以所齋來文字名體未正名上一字又犯聖祖諱不敢進卻令齋回其稱男情意雖見恭順然父子亦無不稱臣之禮自今上表只稱舊名朝廷當行封冊爲夏國主賜詔不名許自置官屬其宴使人坐殿之上或遣使往彼一如接見契丹使人禮如欲差人於界上承領所賜亦聽之置榷場于保安軍歲賜絹十萬匹茶三萬斤生日與十月一日賜賚之許進奉乾元節及賀正其沿邊興復寨柵並如舊仍命良佐與從勛等往議之其大臣或謂良佐曰今茲用兵如富者與貧者賭博貧者只宜常勝使富者勝貧者必置其不遜如此元昊又語眾曰我求罷兵而南朝不許用此以歸怨激眾秋七月乙酉元昊復遣如定聿捨等與邵良佐俱來所要請凡十一事其欲稱男而不爲臣猶執前議也歐陽修言問朝廷欲以殿中丞任頴

館伴元昊所遣來人間邵良佐昨來自彼僅免屈辱而還今元昊來人欲乞更不差官館待送置驛中不須急問至於監視饋餉傳道語言一了事班行足矣不從諫官蔡襄言元昊始以元卒之號爲請邵良佐還欲更號吾祖足見羌戎悖慢之意縱使元昊稱臣而上書自稱曰吾祖朝廷賜之書亦曰吾祖是何等語耶會鹽鐵判官任頴爲館伴一切折以大義使者詞屈八月元昊使辭羣臣班紫宸殿門以大理寺丞張子奭爲祕書丞與右侍禁王正倫使夏州冬元昊復遣其臣孫延壽等繼來議和及歲幣時元昊已稱臣而猶欲自賣買及以書幣通中國增歲賜至三十萬詔惟許置榷場於保安軍及高平若博易用牛羊馬駝氈褐禁青鹽生屬之部更不得侵犯增歲賜絹銀茶絲共二十五萬五千如欲於界上承所賜亦聽其議乃頴所陳者朝廷因元昊請和遂召韓琦范仲

卷十六

四

淹爲樞密副使命知永興軍鄭戡代之時元昊猶倚契丹邀索亡厭戡至巡邊至鎮戎軍趣蓮花堡天寒與將佐置酒高會元昊方擁兵近塞會暮塵起有報賊騎至戡曰此必諸將按邊回爾非賊騎也已而果然元昊謂其下曰我已遣人使稱臣朝廷何爲復用此公護諸將邪及疆事少盪即還知永興而戡殊等厭兵將一切從之琦力陳不便帝嘉納之四年夏五月丙戌元昊始稱臣自號夏國主復遣其臣尹與則楊守素來議事且上誓表言兩國不通和好已歷七年邊陲屢經久敵今立誓之後其前掠奪過將校及蕃漢人戶各更不取索自今緣邊蕃漢人逃背過境不得遞相襲逐酬賽並逐時送還宥州保安軍無或隱避臣近者以本國城寨進納朝廷其係栲栳鎌刀南安承平四處地分及他處邊境見今蕃漢人戶住坐之處並乞以

蕃漢爲界仍于本界修築城堡各從其便朝廷每年所賜絹一十三萬匹銀五萬兩茶三萬斤進奉乾元節回賜銀一萬兩絹一萬匹茶五千斤進奉賀正回賜銀五千兩絹五千匹茶五千斤每年賜中冬時服銀五千兩絹五千匹並賜臣生日禮物銀器二千兩細衣著一千匹伏乞無致改更臣更不以他事輒干朝廷只今本國獨進誓文不合亦乞領賜誓詔蓋欲世世遵承承以爲好儻君親之義不存臣子之心渝變使宗祀不承子孫受誅其誓表伏請藏于盟府先是韓琦范仲淹並對上四策曰元昊定川之戰作偽詔誘邊人欲定關中蓋漢多叛人陷於窮漠必以苻秦元魏事游說元昊使其侵取漢地而以漢人守之則富貴可如其意乃知非獨元昊志在侵漢實漢之叛人爲賊謀也其三曰元昊巢穴實在河外河外之兵懦而罕戰惟橫山一帶人馬精勁悅習戰鬪與漢

卷十六

五

界相附每入寇必爲前鋒請於鄜延環慶涇原路各爲三軍觀賊之際使三軍互掠於橫山元昊若失橫山之勢可謂斷去右臂此攻策之得也至是諫官余靖亦言景德中契丹舉國深入先帝與之對壘河上止以三十萬通和今元昊解仇與物遂至二十六萬且元昊書其名雖順其詞甚悖自言通和之事非其本心今與物雖多豈敢撤備又契丹聞元昊得物之數寧不生心凡元昊所求不宜盡許惟審計之不從是月鄜延經略司言西賊寇青澗城宣武副都頭劉岳等與之戰敗之九月元昊復遣楊守素來議事冬十月庚寅賜西夏詔曰勅省所進誓表事具悉朕臨制四海廓地萬里西夏之士世以爲朕今乃納忠悔咎表於信誓質之日月要之鬼神及諸子孫永無渝變申忱覆懇朕甚嘉之俯閱來誓一皆如約所宜明諭國人藏書祖廟自今以往永保安和十二月乙

未遣祠部員外郎張子奭等冊元昊爲夏國王更名曩霄其詞曰維慶曆四年歲次甲申十二月戊子朔二十四日辛亥皇帝若曰於戲昔夏后薄四海建方伯化克又安漢氏載甲令朕萬國德以長林何則外爲余屏既有以效其績內信厥賞亦所以異其寵今茲錫命是焉稽古咨爾曩霄沈毅而敏靖恭以柔撫爰有眾保于右壤惟爾考一其心力服勤王事寵以書社光啟乃邦我國家歲時賚賜使介存恤著在盟府號爲懿勳洎爾承嗣率乃舊服向以稱謂非正疆候有言鄙民未孚師兵久戍而能追念前旨自歸本朝騰章累請遣使遜道忠悃內奮誓言外昭要質天地暴情日月朕惟春秋功除之法易象復順之常嘉其自新待以殊禮況繼世維烈委質有初推顯舊勞開迪大順是用錫以典冊副之印綬今遣尙書祠部員外郎張子奭充冊禮使東頭供奉官閣門祇候延

卷十六

六

州都監張士元充副使持節冊命爲大夏國王承爲宋藩輔夫濟美莫若孝奉上莫如忠保人禁暴克綏爾功朕固不忘底定於西陲也往欽哉其光膺寵命可不慎歟仍賜御衣黃金帶銀鞍勒馬銀二萬兩絹二萬匹茶三萬斤冊以漆書竹簡賜金塗銀印文曰夏國主印約稱臣奉正朔改所賜勅書爲詔而不名許自置官屬使至京就驛質宴坐朵殿朝廷使至其國相見用賓客禮置榷場于保安軍及高平砦第不通青鹽子奭既行尋有詔卽所在止之候契丹使至別議十二月余靖使遼還知契丹已與夏和乃遣子奭遂事命國子博士高良夫等會夏人畫疆界然朝使往止留館宥州終不復至興靈而元昊帝其國中自若也五年春二月壬辰夏國主曩霄初遣使來賀正旦自是歲以爲常詔陝西河東經略司夏國雖復稱臣其令邊臣益練毋得輒弛邊

備三月樞密副使龐籍言曩霄已受封冊望早令延州保安軍立定封界 夏四月夏國主曩霄初遣使來賀乾元節自是歲以爲常閏五月丙午夏國主遣使謝冊命 秋八月癸酉詔夏國比進誓表惟延州保安軍別定封界自餘皆如舊境其令陝西河東嚴戒邊吏務守疆土無得輒有生事卿延經略司言夏國未肯明立封界詔保安軍移文宥州令遵守誓約指揮 冬十月辛未始班曆于夏國

六年春正月己丑賜夏國主詔曰向膺典冊昭啟國封方踰歲月之周自固丹青之信忽披奏牘且覽繪圖具詳忠順之誠務爲悠久之計爰因敷請亦盡輸陳去冬嘗有邊屬戶蕃部先沒在西界不因招誘而歸骨肉住坐本不係逃背之人兼誓詔所不載適因來奏更設誓條已勅邊臣自今如有逃過漢界雖係舊邊戶亦不

卷十六

七

爲容納其緣邊封境只以誓詔所載爲定其堅永好以副朕懷 夏四月甲戌賜詔曰自膺典冊已歷歲年敦守信盟確然不易朕於君臣之義尤篤初終昨詔自今更有人民逃過漢界雖係舊屬戶蕃部亦不容納卽當部送本處今所請欲以此一事附入前來誓詔用以祕藏以彰悠遠朕嘉從國主之意兼所益事條已頒下邊將遵守彼所睹聞更在嚴飭置吏勿縱侵犯安民保福以永無窮 秋九月甲午賜詔曰嚮受冊封備觀誠節心旣傾于忠順誼益保於悠長比閱奏函尙陳曩事斯則前皆立制已有定規然其開或有事理更須通曉今差尙書刑部員外郎張子夷於保安軍計會差來人將邊界事節面更商議 冬十月丁未朔詔比遣張子夷往延州與夏國議曩事其豐州地當全屬漢界或所議未協聽以橫陽河外向所侵耕四十里爲禁地若猶固執卽以橫陽河

爲界初夏國既獻臥貴癘移已布等九寨又納豐州故地欲以沒寧浪等處爲界下河東經略鄭戩言沒寧浪等處並在豐州南深入府州之腹若如其議則麟府二州勢難以守直宜以橫陽河爲界帝乃以戩所上地圖付子夷往議之十一月己卯遣著作佐郎楚建中往延州同議夏國封界事以張子夷道病故也卽以建中管勾鄭延經略司機宜時元昊納款建中數白主帥請備之乃命建中築安定黑水等八堡以按東路之衝元昊犯邊以鄭延有備不敢入

建中事見合璧事類作哲宗實錄疑有誤

卷十六

八

西夏紀事本末卷十六



西夏紀事本末卷十七

烏程張鑑春治甫著

甯令弒逆

慶曆八年春正月辛未夏國主曩霄殂曩霄凡五娶一曰遼興平公主遼太平十一年興宗卽位以興平公主下嫁李元昊以元昊爲駙馬都尉蓋遼眞宗之姊也元昊待之甚薄因病被脫元昊亦不視之眞宗雖忿恨然亦無如之何重熙七年四月己巳遼以興平公主之薨遣北院承旨耶律庶成持詔問夏國王李元昊公主生與元昊不睦沒詰其故亦但慰問而已二曰宣穆惠文皇后沒藏氏生諒祚三曰憲成皇后野力氏四曰妃沒嚒氏五曰索氏或曰曩霄凡七娶而後房所愛者不與焉一曰米母氏舅女也生一子以貌類它人殺之二曰索氏三曰都羅氏早死四曰咩迷氏生

卷十七

子阿理謀弒曩霄爲臥香乞所沈於河並殺咩迷氏五曰野利氏遇乞從女也頗長有智謀曩霄畏之戴金起雲冠令它人不得冠生三子曰寧明喜方術從道士學辟穀氣忤而死次甯令哥甯令者華言大王也國語謂歡喜爲甯令亦兩岔河名也母沒藏氏從元昊出獵至此而生因以名焉曩霄以貌類已特愛之以爲太子次薛埋早死後復納沒移皆山女營天都山以居之野利之族宣言曰吾女嫁二十年止故居而得沒移女乃爲修內曩霄怒會有告遇乞兄弟謀以甯令哥娶婦之夕作亂者曩霄遂族遇乞剛浪凌城道等三家既而野利氏訴我兄弟無罪見殺曩霄悔恨下令訪遺口得遇乞妻閻于三香家後與之私通野利氏覺之乃出之爲尼號密藏大師六曰耶律氏七曰沒藏氏爲沒藏訛嚨之妹初欲爲甯令哥妻曩霄見其美自娶之號爲新皇后元昊愛之後乃

生諒祚者也甯令哥之母野利氏既怨曩霄之移愛於沒藏而甯令哥亦憤怒諒祚之母之兄沒藏訛嚨者亦黠虜因勸甯令哥以弒逆之謀會野利氏欲除沒藏授戈于甯令哥使圖之甯令哥聞入曩霄之室猝與曩霄遇遂刺之不殊劓其鼻而去匿大佐沒藏訛嚨家爲訛嚨仆而梟之明日曩霄因鼻創死年四十六曩霄既死國人謚曰武烈皇帝廟號景宗墓曰泰陵二十五日賜夏國主贈詔曰詔夏國主喪葬之儀孝子之大節贈賻之禮國家之至恩眷惟忠順之邦宜厚哀榮之恤緬惟荼毒深用惻傷俾遣使車勉膺慰錫今差文思使張惟忠充弔慰使兼賜安葬故母物色具如別錄至可領也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冬寒比平安好否書指不多及沒藏氏者旣娠而曩霄死乃爲尼寓於興州之戒壇院曩霄遺言立從弟委格寧令其大酋諾伊尙都等與沒藏訛嚨議所立

卷十七

沒藏大族也訛嚨爲之長眾欲如遺言立委格寧令沒藏訛嚨獨弗許曰委格寧令非子且無功安得有國諾伊尙都曰國今無主然則何所立不然爾欲之乎爾能保有夏土則亦眾所願也訛嚨曰子何敢哉夏自祖考以來父死子繼國人乃服今沒藏尼娠先王之遺腹幸而生子則可以嗣先王矣誰敢不服眾曰然遂立沒藏尼爲太后曩霄死三月而生男是爲諒祚以毛惟昌高懷正之妻更乳之而政在沒藏氏惟昌懷正皆中國人本遇乞帳下故親待之已而懷正貨銀夏人惟昌竊衣曩霄所與盤龍服皆爲訛嚨所族二月夏遣使楊守素來告其主曩霄之喪時京西轉運使任顥適奏計京師乃仍命顥爲館伴顥問守素曩霄所以死守素不能對訖還不敢肆命開封府判官曹頴叔爲祭奠使六宅使鄧報信爲弔慰使賜絹布羊米麪酒如例夏亦遣使告於遼遼遣使夏

慰奠 夏四月己巳冊諒祚爲夏國主以祠部員外郎任頴等爲  
冊禮使諒祚生甫三月諸將未和議者請因諒祚幼弱母族專國  
以節鉞啖其三大將使各有部分以披其勢可以得志陝西安撫  
使程琳曰幸人之喪非所以柔遠人不如因而撫之帝乃遣使冊  
時夏人方圍慶陽琳復詔使於鄜曰敵人貪此可紓慶陽之難  
乃具禮幣賜予之數移報之果喜即日迎冊使而慶陽之圍亦解

南壁債軍

慶曆二年春二月知保州王果言遼人潛與元昊相結謀與師請  
豫備因詔北邊戒嚴三月己巳遣南院宣徽使蕭特末翰林學  
士劉六符來求關南之地且問興師伐夏之故其書略曰李元昊  
於北朝為甥舅之親設罪合致討曷不以一介為報儻思久好共  
遣疑懷以晉陽舊附之區歸南元割之縣見歸做國亦共康黎元  
之意也 夏六月富弼使遼遼主曰南朝違約塞雁門弼曰塞雁  
門者備元昊也

三年春正月辛未遼遣同知析津府事耶律敵烈樞密院都承旨  
王惟吉諭夏國與宋和並遣使來言元昊欲歸款癸巳元昊上書

卷十八

請和 夏四月庚子夏遣使進馬馳於遼 秋七月庚寅元昊遣

使上表于遼請出師南伐遼主不從時元昊遣呂你如定至宋講  
和已有成說矣遼遣使來請勿納元昊朝廷未知所答禮部郎中  
吳育因上疏曰契丹受恩為日已久不可納一叛羌失繼世兄弟  
之歡宜使人諭元昊曰契丹汝世姻一旦自絕力屈而歸我我所  
疑也若無佗者當順契丹如故然後許汝歸款告契丹曰已詔元  
昊如能投謝轅門即聽內附若猶堅拒當為討之如此則彼皆不  
能歸罪我矣於是召兩制出契丹書令兩制同上對不易育議  
冬十月壬子遼以夏人侵党項遣延昌宮使高家奴讓之元昊辭  
不報自稱西朝謂契丹為北邊又言請戢所管部落所貴不失兩  
朝歡好遼主既以強盛夸於中國深恥之  
四年夏四月甲寅遼南院大王耶律高十奏党項等部及夾山部

落呆兒族八百戶叛附夏國丙辰西南招討都監羅漢奴詳穩幹

魯母等奏山西郡族節度使屈烈以五部叛入西夏乞南北府兵

援送實威塞州戶詔富者遣行餘留屯天德軍遼復命耶律侯哂

巡西邊沿河要地多建城堡以鎮之五月壬戌朔遼羅漢奴奏所

發部兵與党項戰不利招討使蕭普達四捷軍詳穩張佛奴歿于

陣李元昊來援叛黨戊辰遼詔徵諸道兵會西南邊以討元昊丙

戌元昊始來稱臣自號夏國主復遣尹與則楊守素來議事先至

延州道元昊語曰朝廷果欲議和但當下輸本國何煩遠求契丹

六月元昊遣使窰邑改乞援於阻卜今準阻卜酋長烏八遣其子

執窰邑改以聞於遼且乞以兵助戰許之甲午遼主駐永安山以

將伐元昊 秋七月癸未遣使耶律元衡來告宋曰請為中國討

賊慎無與和也時朝廷欲加元昊封冊而遼使適至帝疑遼與元

卷十八

昊同謀以見欺欲調發為備召羣臣議之富弼言契丹實有怨于

元昊耳保無他也余靖言契丹挾詐不可輕許戊戌以右正言余

靖如遼為回謝使致贖禮且觀其誠否其復書略曰若以元昊於

北朝失事大之體則自宜問罪或謂元昊于本朝稽效順之故則

何煩出師矧延州昨奏元昊已遣楊守素將誓文入界儻不依初

約則猶可沮還如盡遵承則亦難卻也因留夏國封冊不發是月

夏遣使朝於遼八月乙未遼以夏使對不以情羈之丁巳夏復遣

使如遼詢以事宜又不以實對答之九月壬申遼主乃舉眾西伐

自雲州西約五百里夾山之側會大軍于九十九泉以皇太弟重

元北院樞密使韓國王蕭惠將先鋒東京留守趙王蕭孝友率師

以從國內騷動糧餽相繼先是契丹預時芻芻以備冬元昊密令

人焚之殆盡兵多餓死 冬十月遼興宗親將騎兵十萬出金肅

城遣弟重元將騎兵七千出南路樞密使蕭惠將騎兵六萬出北路三路濟河長驅又以蕭朮哲將衛兵耶律義先爲十二行紮都監庚寅祭天地丙申獲党項偵人射鬼箭入夏境四百里不見敵據德勝寺南壁以待惠與元昊戰于賀蘭山以古迭爲先鋒夏人伏兵掩之古迭力戰麾下士多沒乃單騎突出遇夏王李元昊來圍勢益急古迭馳射應弦輒仆躍馬直擊中堅夏兵不能當晡乃還營迭里得亦將偏師首入敵境多所俘掠元昊見契丹兵盛丁酉上表謝罪退師十里己亥元昊遣使如遼欲收叛黨以獻從之辛亥元昊遣使且進方物遼主詔北院樞密副使蕭革迓之壬子軍于河曲革言元昊親率党項三部以待罪遼命革詰其納叛背盟之故元昊伏罪時兩甄各據山巖兵相待曩霄親奉卮酒爲壽大合樂仍折箭爲誓遼主亦賜元昊酒許其自新遣之遼主欲還

卷十八

三

蕭惠曰元昊忘奕世恩萌姦計車駕親臨不盡歸所掠天誘其衷使彼來迎天與不圖後悔何及且大軍既集宜加討伐不可許和先是元昊與遼兵戰屢勝而契丹至者日益眾元昊望之大駭曰何如此之眾也乃使人行成退數十里以避之契丹不許引兵壓西師而陣元昊以未得成言又退師三十里以候凡三退將百里每退必藉其地契丹馬無所食因許和元昊乃遷延以老之度其馬飢士疲因縱兵急攻惠營詰旦癸丑遼督數路兵掩襲夏人列拒馬於河西蔽盾以立惠擊敗之元昊走惠麾先鋒及右翼邀之夏人千餘潰圍出遼師逆擊大風忽起飛沙眯目軍人乘之蹂踐而死者不可勝計元昊乘勝攻南壁遼師大敗遼主從數騎走幾不得免元昊命勿追初元昊獲遼人輒剽其鼻有奔北者惟恐追及遼主之免也伶官羅衣輕止之曰且觀鼻在否遼主怒以羸索

繫帳後將殺之既而元昊入樞密使蕭孝友若執駙馬蕭胡觀以去丁巳元昊遣使以先被執者來歸遼亦遣所留夏使還之遼主懼爲宋所知乃出勝幽州稱元昊歸款以自夸大其略曰元昊曩自先朝求爲鉅援據一方之裂壤迨三世以襲封又曰鴟首易變犬態多端忘牢養之深恩恃狂悖之兇性擅誘邊俗巧謀歎鄰罪既貫盈理當難赦是用躬驅銳旅往覆危巢方邇賊庭乞修覲禮云云然燕人皆知其妄我之謀者又見其輿尸重傷者自西相繼而至其敗益明十一月辛酉遼主第將校功罪欲誅蕭孝友以太后救免是役也耶律宜新一軍獨全甲子班師十二月遼遣同知點檢司事耶律裏履奉詔索駙馬都尉蕭胡觀于夏三返戊申蕭胡觀自夏歸于遼

卷十八

四

以其前後反覆命遣右夷離畢蕭滴洑往覘誠否滴洑因爲夏主陳述禍福聽命乃還甲申夏遣使進鵠於遼夏六月庚辰夏遣使貢于遼冬十月乙卯遼遣使來致元龍車及所獲夏國羊馬

西夏紀事本末卷十八

西夏紀事本末卷十九

烏程張鑑春治甫著

蕭惠再敗

慶曆八年遼重熙十七年也春正月夏國王李元昊薨其子諒祚使告哀于遼遼即遣永興宮使耶律裏里右護衛太保耶律興老將作少監王全慰奠二月丙午夏諒祚遣使上其父元昊遺物于遼丁卯鐵不得國使遼乞以本部軍助遼攻夏不許冬十一月乙未朔遼遣使括馬以將伐夏故也遼主將城西邊命東路統軍使鐸軫相地鐸軫因成樓船百三十艘上置兵下立馬規制堅壯遼主嘉之

卷十九

一

蕭惠為河南道行軍都統趙王蕭孝友漢王貼不副之時遼軍分三道惠等所將為南道其北道則行軍都統耶律和克敵魯中將之中道則遼主自將尚未發也已巳以遼師伐夏遣錢明逸致禮且報聘也辛巳夏使貢于遼遼留之不遣秋七月戊戌遼主親帥師伐夏以太弟重元北院大王耶律仁先為前鋒蕭迭里得奏軍器械之事務在選將夏人豈為難制但嚴設斥埃不用掩襲計何慮不勝遼主曰卿其速行無後軍期既而迭里得失利八月辛酉遼師渡河不見敵而還時耶律鐸軫方奉詔由別道會于河濱敵兵阻河而陣遼主御戰艦絕河擊敵退因以大捷間遼主遂親賜鐸軫卮酒問其所欲鐸軫曰臣幸被聖恩得效驚力乃死不能報國又將何求遼主益喜手書鐸軫衣裾曰勤國忠君舉世無雙九月北院樞密使蕭惠帥師自河南進戰艦糧船絲互百里

既入敵境偵候不還鎧甲載于車軍士不得乘馬諸將咸請備不虞惠曰諒祚必自迎軍駕何暇及我無故設備徒自弊耳數日軍未立營候者報夏師至惠方詰妄言罪諒祚從阪而下惠與麾下不及甲而走追者射惠幾不免軍士死傷尤眾冬十月遼北道行軍招討使都統敵魯古率阻卜諸軍攻夏涼州至賀蘭山獲夏國主嫡母及其官僚家屬以歸夏以三千人扼險力戰破之烏古敵烈部都詳穩蕭慈氏奴南剋耶律幹里死焉慈氏奴蕭惠子也師還信先興宗等皆被責獨以惠子慈氏奴中流矢歿于陣詔釋其罪贈慈氏奴平章事是歲夏改元延嗣寧國

卷十九

二

高家奴及攝西面招討使耶律僕里林牙耶律撻不也與同知金肅軍事耶律獨顯等破之斬首萬餘級注普被創遁去殺猥貨乙靈紀三月戊戌遼殿前都點檢蕭迭里得率輕兵督戰與夏人戰于河南三角川敗之斬候者八人擒觀察使以功命知漢人行宮都部署事庚子遼遣殿前副點檢耶律益等來告伐夏國還癸卯命西南面招討使蕭蒲奴北院大王宜新林牙蕭撒抹散帥師伐夏以行宮都部署別古得監戰案軍邊城以為聲援夏五月癸巳遼蕭蒲奴等入夏境不與敵遇縱軍俘掠而還蕭奪刺至蕭惠敗績之地獲偵候者知人煙聚落多國人陷沒而不能還者盡俘以歸丁酉夏注普降於遼秋九月壬寅夏侵遼邊界漆水郡王敵魯古遣六院軍將海里擊敗之夏人數不得志于遼始議通使冬十月辛未夏國主諒祚母沒藏氏遣使乞依舊稱藩遼因其

使還詔別遣信臣至當徐圖之十二月壬子夏國諒祚遣使上表于遼言遵母訓乞依舊臣屬夏改元天祐垂聖

三年春二月甲申遼遣前北院都監蕭友括等使夏國索党項叛戶 夏五月癸丑蕭友括等使夏還夏國主諒祚之母上表乞如党項權進馬馳牛羊等物已夏遣使如遼求唐隆鎮及乞罷所建城邑遼主以詔答之丙戌遼以所獲夏國王李元昊妻及前後所俘夏人安置蘇州以伐夏所獲物遣使來遺

四年冬十月丁亥夏國諒祚遣使如遼乞弛邊備遼即遣蕭友括奉詔諭之

五年春三月癸亥夏諒祚以遼賜詔許降遣使謝 秋九月夏及遼平壬辰夏主遣使進降表于遼甲午遼遣南面林牙高家奴等奉詔諭之 是歲夏改元福聖承道

卷十九

三

至和元年春正月戊子夏遣使貢方物于遼 夏五月己巳夏乞進馬馳于遼遼主命歲貢之壬辰夏遣使貢于遼 秋七月己巳夏諒祚遣使如遼求昏 冬十月夏進誓表于遼

二年春二月甲寅夏遣使如遼賀加尊號 秋八月己丑遼興宗殂遣使報哀于夏九月壬午遼遣使賜夏國先帝遺物

嘉祐三年夏五月癸酉夏遣使如遼會葬欽哀太皇太后 八年秋春正月辛未遼禁民鬻銅于夏

英宗治平二年夏五月辛巳夏遣使貢於遼 三年春正月契丹始改國號曰大遼

四年冬十一月壬辰夏國遣使進回鶻僧金佛梵覺經於遼十二月夏國主諒祚殂年二十一國人諡曰昭英皇帝廟號毅宗葬安陵子秉常即位時年七歲梁太后攝政

神宗熙寧元年春三月夏遣使告哀于遼遼亦遣人弔祭

卷十九

四

西夏紀事本末卷十九

西夏紀事本末卷二十

烏程張鑑春治甫著

諒祚淫狡

元昊既薨慶曆八年夏四月己巳冊夏國主諒祚文皇帝若曰於戲昔周建侯以賢而王業昌漢襲土以嫡而民風順稽古申命蓋天下之成憲也咨爾諒祚生而沈正幼且惇懿維撫有眾保于西夏惟爾能壹乃心祇率王命載于甲令顯有休庸惟爾考易節效順光膺寵祿稟齡不永殂謝以聞亟閱遺章俾爾嗣服矧惟濟美而昨國委贄而勤王啟迪至懷克篤前烈今遣尙書戶部員外郎任顯充冊禮使供備庫副使宋守約充副使持節冊命爾爲夏國主永爲宋藩輔夫非忠無以事于上非孝無以繼其先欽哉祇承禮命可不慎歟是時諒祚生三月矣諸將未和日與遼構釁

卷二十一

皇祐元年春正月夏國主進奉賀正馬駝賜詔曰詔夏國主省所差人進奉賀正馬駝共一百匹頭事具悉履端紀歲萬邦咸稟於王正效貢以時奕世克修於藩職載闕充庭之實深惟守土之勤遐體傾輸不忘歎獎今回賜銀絹茶等具如別錄至可領也其差來人所賜物色亦具賜目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春寒比平安好否書指不多及

嘉祐元年冬十二月戊申朔甲子夏國主諒祚遣使來告其母沒藏氏之喪初有李守貴者嘗與遇乞掌出納寶保細乞多已者嘗侍曩霄及沒藏氏于佛舍故出入無所開沒藏氏既通于李守貴又通于寶保細乞多已守貴憤怒殺寶保細乞多已及沒藏氏諒祚母族訛唯乃族殺守貴獨保養諒祚以其女妻焉時諒祚生九歲矣乙丑輟朝以諒祚母喪故也二十五日賜夏國主詔詔曰詔

夏國主喪葬之儀孝子之大節贈賻之禮國家之至恩眷惟忠順之邦宜厚哀榮之卹緬知荼毒深用惻傷俾遣使車勉膺慰錫今差文思院使張惟志充弔慰使兼賜安葬故母物色具如別錄至可領也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冬寒比平安好否書指不多及此歐陽修詞也

二年夏四月夏人寇邊管勾麟府軍馬郭恩死之初屈野河西地夏人數侵耕知麟州武戡已築一堡于白草平爲候望會經略使龐籍檄并州通判司馬光行邊與戡議更增二堡籍遂檄麟州如其議於是恩及走馬承受黃道元等以巡邊爲名往按視遂爲所襲恩眾大潰戡走還恩道元及府州都監劉夔皆被執軍士死者三百餘人亡失器甲萬七千有餘恩不降見害事聞贈觀察使六月戊午夏國主諒祚遣人來謝弔祭 秋七月壬辰麟州武戡除

卷二十一

名編管坐與夏人戰斷道鴨而棄軍先入城也 冬十二月賜夏國主詔詔夏國主省所差人進賀正馬駝共一百匹頭事具悉履端紀歲萬邦咸稟於王正效貢以時奕世克修於藩職載闕充庭之實深惟守土之勤遐體傾輸不忘歎獎今回賜銀絹茶等具如別錄至可領也其差來人所賜物色亦具賜目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春寒比平安好否書指不多及 是歲夏改元禪部

三年賜夏國主贖大藏經詔曰詔夏國主所省奏伏爲新建精藍載請贖大藏經帙籤牌等其常例馬七十四匹充印造工直俟來年冬賀嘉祐四年正旦使副附進至時乞給賜藏經事具悉封奏聿來祕文爲請惟覺雄之演說推善利於無窮嘉乃純誠果於篤信所宜開允當體眷懷所載請贖大藏經并經帙籤牌等已令印造候嘉祐七年正旦進奉人到關至特給付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春

寒比平安好否書指不多及

四年十二月賜夏國主進奉賀正旦馬馳詔有曰王正首歲皇麻  
頌春眷惟繼世之忠克効守藩之職勤修時貢來旅明庭言念傾  
輸良深歎獎

六年冬十一月諒祚益長而驕心忌訛唯專且通訛唯之子妻梁  
氏訛唯患之梁氏密告訛唯將叛又有漫咩者其官高於訛唯然  
勢力反出其下於是亦惡訛唯諒祚乃與漫咩等舉兵誅訛唯滅  
其族並殺其妻沒藏氏而以梁氏忠于己因以爲妻諒祚性狂佞  
無常好爲亂時過酋豪大家輒私其婦女酋豪多怨納叛人景詢  
親而用之以爲樞密使弃蕃禮用漢制至是諒祚言本國竊慕漢  
衣冠令國人皆不用蕃禮明年欲以漢儀迎待朝廷使人許之詔  
曰詔夏國主省所奏昨因宥州申覆稱迎接朝廷使命館宇隘陋

卷二十

三

軒檻危僮不重修誠爲慢易于是鳩集材用革故鼎新來年七  
月生日用蕃禮館接使命十月中冬用漢儀迎接事具悉使傳之  
馳爲規固久候亭之陋能飭而新旣肩世服之忠又樂邦儀之慕  
忽披來贖具體乃誠如用漢儀只依昨來張宗義所行儀式次第  
餘並依舊詔

七年春正月夏國主遣賀正旦使大首領祖儒鬼名聿正副首領  
樞銘靳允中來進馬馳賜詔曰詔夏國主省所差人進奉賀正旦  
馬馳共一百頭匹事具悉春元應律王朝班常載帷藩守之虔爰  
任風宜之貢有堅勤節良厚衷懷今回賜銀絹茶等具如別幅至  
可領也其差來人所賜物色亦具賜目祖儒樞銘者乃西夏之官  
稱大者姓鬼名聿正其所貿易約八萬貫安息香至金精石之  
類以估價賤卻將迴其餘珊瑚琥珀甘草之類雖賤亦傳盡置羅

帛之舊價例太高皆由所管內臣並行人擡壓價例虧損遠人其

人至賀聖節卽不帶安息香之類來只及六萬貫 夏四月己丑  
夏國主諒祚上表求太宗御製詩草隸書石本欲建書閣寶藏之  
且進馬五十匹求九經唐史冊府元龜及本朝正至朝賀儀詔賜  
九經還其馬諒祚恣爲不道淫佚遊畋無時少息復侵犯鄰國吻  
厮囉有少子董璽最號桀黠病其侵已乃與契丹結姻旣而復與  
契丹絕諒祚知其隙舉兵擊之戰于青唐敗還 諒祚求尙主詔  
答以昔嘗賜姓不許又乞買物件孔氏談苑蘇澳郎中押伴夏人  
云賣銀五千兩買樂人幘頭四  
百枚薰衣香籠腦朱砂凡  
數百兩及買綾爲壁衣 賜詔曰詔夏國主省所奏買幘頭帽子  
并紅鞵腰帶及紅鞵襯等物件乞從今後凡有買賣特降指揮無  
令艱阻以問事具悉善纂前修逃守西土通奏函于信介易服用  
于上都體乃馳誠勤于嚮化特從開允用洽瞻私已令管勾都亭

卷二十

四

西驛所依例收買應付諒祚得詔乃出狂言欲與中國相敵及要  
熟戶六月卿延經略司言得宥州牒夏國改西市監軍司爲保秦  
軍威州監軍司爲靜塞軍綏州監軍司爲祥祐軍左廂監軍司爲  
神勇軍且言諒祚舉措近歲多不循舊規恐更僭擬朝廷名號漸  
不可長乞擇一才臣下詔詰問以杜姦萌從之於是遣供備庫副  
使張宗道賜生辰禮宗道初入境迎者至欲先宗道行馬及就坐  
又欲居東宗道固爭之迎者曰主人居左禮之常也天使何疑焉  
宗道曰宗道與夏主比肩以事天子夏主若自來當爲賓主爾陪  
臣也安得爲主人當循故事宗道居上位爭久不決迎者曰君有  
幾首乃敢如是宗道大笑曰宗道有一首耳來日已別家人今欲  
取宗道首則取之宗道之死得其所矣但夏國必不敢耳迎者曰  
譯者失詞某自謂無兩首耳宗道曰譯者失詞何不斬譯者乃先



宗道迎者曰二國之歡有如魚水宗道曰然天朝水也夏國魚也水可無魚魚不可無水夏國主乞贖大藏經詔曰詔夏國主省所奏請贖佛經大藏籤牌經帖等欲乞特降睿旨印造靈文以俟至時幸垂給賜所有舊例紙墨工直馬七十匹續具進止以聞事具悉大雄流教善利無方信士篤緣羣迷釋趣喜觀心於法境願釋理於祕文省控陳所宜開允其請贖經文已指揮印經院印造候嘉祐十一年正月進奉人到關給付

八年春正月癸丑詔夏國主諒祚所遣進奉人石方稱宣徽南院使非陪臣官號自今宜遵用誓詔曰詔夏國主維乃祖考克有西土世爲漢藩輔今爾弗蹈于前烈迺竊署重爵以使奉幣於朝方邊吏拒還仍復稽留境上不及廷見之期洎朕親覽貢函而借我王命實如所聞朕疑風俗荒遠未達朝辰之儀雖然棄信慢常謹

卷二十

五

不可長其務思先世之約以保綏于斯民毋忽是圖以好我有邦之罰今後所差使人卽不得僭擬故茲示諭想宜知悉三月帝崩夏四月遣使告哀于夏國丙戌以國子監所印九經及正義孟子醫書賜夏國從所乞也又乞工匠賜詔曰詔夏國主省所奏蓋以蕃方素稀工巧變革衣冠之度全由製造之功欲就考工聊倩庶匠以聞事具悉謹固世討述修邦貢率我朝廷之化時乃祖父之規遽閱來章蓋無前比宜敦爾守難循所陳自西平王以來無此陳請且宜循守舊規秋七月丙辰夏主遣使來祭弔其使者固求入對弗許諒祚所上表輒改姓李賜詔詰之詔夏國主上旻降禍萬國纏哀馳遣使人肅申慰禮情雖深于永慕事或異于舊問維乃祖之稱藩有先朝之賜姓撫綏隆于君義親愛篤於人倫自再納於誓言亦且循於軌式忽形需奏靡固宗盟言念舉錯之

違得非左右之惑宜存遠慮用迪前猷今後所上表章宜卻如舊司馬光言聞夏國所遣使人前日不肯門見固求入對朝廷不許勒歸館舍臣謂何惜紫庭數步之地使之瞻仰清光是歲夏改元拱化

卷二十

六

西夏紀事本末卷二十

烏程張鑑春治甫著

大順受創

嘉祐八年春三月英宗即位夏國賀登極進奉人吳宗等至順天門欲佩魚及以儀物自從引伴高宜禁之不可留止廐置一夕絕供饋宗出不遜語宜折之如故事良久乃聽入及賜食殿門訴于押伴張觀詔令赴延州與宜辨宜者延州所遣也程戡授詔通判詰之宗曰引伴謂當一百萬兵遂入賀蘭穴此何等語也通判曰聞使人目國主為少帝故引伴有此對是失在使人不在引伴宗沮服

卷二十一

一

問各許歲一乘駟奏事前世以宦人預邊事而將帥不盡其用及有是命人不以為便也諫官御史傅堯俞趙瞻言不便後卒罷之秋九月庚午賜諭夏國主精擇使人不令妄舉詔曰朕嗣守丕圖日新庶政方推大信以協萬邦思與藩屏之臣永遵帶礪之約矧勤王而述職固奕世以推誠而近年來將命之使不體朝廷之意因循規矩之常多於臨時率爾改作既官司之有守致事體以難從且下修奉上之儀本期效順而君有錫臣之寵所以隆恩豈宜一介于是聞輒以多端而生事在國家之撫御固廓爾以無疑想忠孝之傾輸亦豈欲其如此故特申於旨諭諒深認於眷懷今後所遣使人更宜精擇不令妄舉以紊彝章所有押賜押伴引使臣等亦已嚴行戒飭苟有違越必實典刑載惟信誓之文炳若丹青之著事皆可守言貴弗違毋開閉隙之萌庶敦悠久之好是秋

夏數出兵寇秦鳳涇原抄熟戶擾邊寨弓箭手殺掠人畜以萬計司馬光言伏見去歲先帝登遐諒祚遣使者來致祭延州差指使高宜押伴入京宜言語輕肆傲其使者侮其國王臨辭自訴于朝廷不以為意今諒祚招引亡命點集兵馬窺伺邊境攻圍堡寨驅脇熟戶八十餘族殺掠弓箭手約數千人恃逆如此而朝廷乃更遣使齎詔撫諭無乃非文王懷德畏力之意乎

卷二十一

二

二年春正月始朝廷遣王無忌齎詔責諒祚諒祚遷延弗受詔而因其賀正使荔茂先附表自言起兵之由歸罪於邊吏詞多非實丁卯復以詔戒侵擾曰朕紹承丕命撫育多方念遐邇之所懷唯恩信之是篤迺顧涇秦之道適當蕃塞之交謹封守以有常列部加而相望安其生聚積有歲年不圖非意之閒忽此無名之舉侵掠堡障蕩焚糧資始成生事之端殊失奉藩之體此雖馳於詔命復尚滯於使人泊觀奏陳尤異聞聽况先朝之厚德從乃父之再盟仰要日月之臨共固山河之界今輕渝舊約規肆末圖苟非所以致福有邦保名厥後備未思於遠略終曷釋於疑懷交兵殘民朕豈樂此其涇原秦鳳路一帶熟戶及弓箭手地分宜遵誓詔自今不可更行侵擾所掠過生口並須發遣各還住坐其孳畜等亦各歸戶下庶二邊之俗得遂耕耘之安而累世之忠更同金石之久永毗王室不亦美歟諒祚終弗聽冬十月二日賜詔曰詔夏國主據環慶路經略司奏取問無名舉兵近迫大順國家戰威武以安中夏推恩信以待四夷豈欲與眾興勢為邊生事乃眷西陲之守嗣推累世之忠故於歲時曾無賜與之缺每戒將吏務謹封關之常所宜恪奉朝彝紹遵先訓爰自近歲頗乖素誠或侵蹂元禁之土田或禁蕩近邊之族帳閉雖形於旨諭久莫悉其事端

載循撫御之方終示含容之體今復大驅兵眾奄至塞垣拒敵官軍奮酬蕃戶覽守臣之上奏至終食之興嗟豈邪謀之所惑而輕舉弗思將大義之不存而肆惡未已質諸天地既靡乃父之盟殘爾人民殊非有邦之福朕惟自昔罰罪必先陳文告之詞若將因心猶足凜誓言之事儻終不便安免用懲今特遣齋詔往彼取問到日可具理問奏十一月甲辰諒祚使人來賀正旦丁未使人來賀壽聖節司馬光言近來諒祚雖外遣使人稱臣奉貢而內蓄姦謀陰以官爵金帛誘中國不逞之人及熟戶蕃部其違拒不從者諒祚輒發兵殺掠弓箭手有住在沿邊者諒祚皆迫逐使入內地三年夏四月夏人寇邊環慶經略使蔡挺擊走之 秋九月壬子朔日有食之諒祚舉兵寇大順城入寇柔遠寨燒屈乞等三村柵段木嶺初環慶經略安撫使蔡挺知諒祚將入寇即遣諸將分屯

卷二十一

三

要害以大順城堅雖被攻不可破不益兵柔遠城惡命副使總管張玉將重兵守之敵近邊熟戶入保清野戒諸寨無得逆戰諒祚將步騎數萬攻大順三日熟戶蕃官趙明與官兵合擊之諒祚衷銀甲瓊帽以督戰挺先遣強弩八列於城外注矢下射重甲洞貫諒祚中流矢遁去復從寇柔遠挺又使副總管張玉募膽勇三千人夜出擾營賊驚潰挺按視馬練平左通廊延右固華池地形便可城即遣將護築城成分屬羌三千守之賜名荔原堡遣中使慰勞諒祚退屯金湯聲言益發十萬騎圍大順且出媢詞須已得歲賜復攻圍大順城廊延經略安撫使陸誥止其歲賜銀幣曰朝廷積習姑息故虜敢狂悖不稍加折銷則國威不立因留止不與移牒宥州問故諒祚遂大沮盤桓塞下取糧四反卒不敢入寇又歲儉貧願得賜物因遣使謝罪言邊吏擅興兵行且誅之矣 冬

十月癸未遣西京左藏庫副使何次公齋詔賜夏國主問所以入寇之故仍止歲賜銀帛陸誥言不若且賜時服不從先是諒祚入寇韓琦議停其歲賜絕其和市遣使問罪文彥博難之舉寶元康定時事琦曰諒祚狂童也非有元昊智計而吾邊備過當時遠甚亟詰之必服會陸誥策與琦合而諒祚果歸款十一月次公還以諒祚表進帝已臥疾琦扣御榻曰諒祚服否帝力疾顧琦曰一如卿料也諒祚所上表雖云受賜累朝敢渝先誓然尚多游詞歸罪于其邊吏乃復誠約夏國詔曰國家遠撫方域並推恩信不專用武蓋務息民夏國世服忠勞爲國藩衛故於歲時賜與恩禮甚備期于惇守誓約傳之永久不謂累年以來數興兵甲侵犯疆陲驚擾人民誘脅熟戶蕩覆族帳亡失生業被邊數路略無寧歲朝廷姑務含恕不欲遽然生事止令所在移文理辯而夏國終不承稟

卷二十一

四

乃復多聚人馬直叩大順圍迫城寨焚燒村落張其兵勢以抗官軍不順之狀人神共憤朕獨排羣議特降詔書直究歸由先行詰問今覽封奏所稱受賜累朝敢渝先誓祈卹民氓之患欲見和平之理推心及此良可歎嘉詳觀敘陳尙達誠懿至如屯聚兵馬卽託言是邊上首領攻圍城寨又指說作小可邊事誓詔所載豈容如此況夏國兵甲可都無統制緣邊首領必然不可擅興若向去更有侵犯又復假此爲詞則使朝廷何以信憑盟好必難保守故復諭旨所宜審圖儻欲善繼前勳不渝先志則當專遣使人別貢誓表具言今後嚴誠邊上首首各守封疆不得點集人馬侵犯邊上其廊延環慶涇原秦鳳等路沿邊一帶久係漢界熟戶並順漢西蕃不得更行劫擄及徧脅歸投所有漢界不逞叛亡之人亦不得更有招納有渝此約是爲絕好餘則遵依誓詔如此方明效順

以釋眾疑朝廷恩禮賜與一切如舊況緣邊熟戶等朝廷素有約束若不來侵犯必先起事端置場之間共期康靖

四年春正月丁巳帝崩使鎮戎軍駐泊都監高遵裕告哀于夏抵宥州下宮夏人遣王監受命至則吉服廷立遵裕切責之遂易服聽遺命既而具食土官語及大順城事監曰剽掠輩耳遵裕曰扶傷而遁者非若主邪夏人怒曰王人蔑視下國做邑雖小控弦數十萬亦能躬執橐鞬與君周旋遵裕噴目叱之時諒祚覘於屏間搖手使止上聞而嘉之 閏三月甲申夏主諒祚遣使獻方物謝罪請戒飭酋長守封疆如去冬所賜詔旨因復以詔答之曰朕以夏國累年以來數興兵甲侵犯疆陲驚擾人民誘徇熟戶去秋乃復直叩大順圍迫城寨焚燒村落抗敵官軍邊奏屢聞人情共憤羣臣皆謂夏國已違誓詔請行拒絕先皇帝務在含恕且詰端由

卷二十一

五

庶觀逆順之情以決眾多之論逮此露章之稟命已悲仙馭之上賓朕慕極云初包荒在念仰循先志俯徇乃誠既自省于前辜復願堅於永好苟奏封所敘忠信無渝則恩禮所加歲時如舊安民保福不亦休哉仍賜絹五百匹銀五百兩 夏六月陝西轉運使辭向言知青澗城種諤招西人朱令陵最為橫山得力酋長已給田十頃宅一區乞除一班使夸示諸羌誘降橫山之眾詔增給田五頃 秋七月夏國遣使奉慰及進助山陵因諭夏國主合遵守藩儀詔曰詔夏國主朝廷戢兵所以息民施德所以懷遠顧西夏之封守奉累朝之詔書不意近歲以來繼有無名之舉邊隅多擾生聚靡寧乃至去秋忽迫大順雖云報仇於熟戶實亦拒戰于官軍皆謂已萌之情可見不順之蹟先皇帝終務全于國體具往詰其事端洎朕纂承之初尤思撫御之略載覽來章之述有嘉大義

之存矧舊載於宗盟復躬承於忠訓宜念祖先之服益遵藩漢之儀使永無兵革之虞眾遂耕耘之樂自享多福以傳無窮八月戊午復夏人和市又諭夏國主合發熟戶仍不得侵踐漢地詔曰詔夏國主朕修文德所以懷遠人之安戢威武所以廣諸夏之福豈欲為邊生患與眾興勞今據逐路經略司奏自嘉祐七年春至今秋以來夏國人騎或脅略近邊熟戶或侵踐當界民疇或假以金錢構亡命之卒或誘以官爵致無賴之夫為日滋深其害未已朕新膺大統奄宅中區既思輯藩臣之和又將杜邊事之漸按西平之舊則參慶曆之再盟未肩祖父之忠頗忽朝廷之制緬懷裔土久缺化風豈委任之失人致講陳之非計夫享盛福者莫如躬德義蹈後艱者靡不由僭狂勉循至言庶保先約其前後招脅過熟戶並須盡底發遣過界仍今後不得信縱人騎侵踐漢地致射傷

卷二十一

六

人命及潛購下第舉人逃背軍卒等所言逐次邊奏因依已具別錄 冬十月癸酉知青澗城種諤襲擄夏監軍嵬名山遂復綏州初邊吏上言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眾取諒祚以降詔邊臣招納其眾諫議大夫司馬光上疏極論以為名山之眾未必能制諒祚幸而勝之滅一諒祚何利之有若其不勝必引眾歸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獨失信于諒祚又將失信于名山矣若餘眾尚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將突據邊城以救其命陛下獨不見侯景之事乎神宗不聽至是遣將種諤發兵迎之嵬名山者部落在故綏州名山弟曰夷山請降于種諤諤使人因夷山以誘名山賂以金孟名山小吏李文喜受之陰遣銀夏監軍牙吏史屈子託言嵬名山來報內附而名山未之知也諤即奏言諒祚累年用兵人心離貳嘗欲發橫山族帳盡過興州

族帳皆懷土重遷其首領盡收河南之地取諒祚以降帝信之陸  
詵言以眾來降情偽未可知戒諤毋妄動諤持之力詔詵召諤問  
狀且與轉運辭向議撫納乃共畫三策令幕府張穆之入奏穆之  
因受向指詵言必可成帝意詵不協力徒之秦鳳諤不待命募可  
使者通蠟書于名山與屈子定計領所部期日會于州諤起所部  
蕃漢兵會于懷遠砦移折繼世赴銀夏應接長驅入綏州夜度大  
理水駐師離思曲圍其帳厥明屈子及諸酋長脇名山開門迎納  
名山驚援槍欲鬪夷山呼曰已已約降何爲如是文喜因出所受  
金盃示之名山投槍大哭遂舉眾從諤而南名山賜名趙懷順得  
酋領三百戶萬五千勝兵萬人將城其地詵以無詔出師召諤還  
將劾諤擅興之罪欲捕治之未果而徒命至諤軍還次懷柔虜眾  
四萬人空集城下諤出兵擊走之適折繼世亦領兵來會遂築綏

卷二十一

七

州城西方用兵自此始十一月神諤既受鬼名山降夏主諒祚乃  
詐爲會議誘知保安軍楊定殺之邊蠻復起朝廷以諤生事欲棄  
綏誅諤陝西宣撫主管機宜文字趙禹言虜既殺王官而又棄綏  
不守示弱已甚且名山舉族來歸當何以處諤無名與舉死有餘  
責若將改而還之彼能聽順而亡絕約之心乎不若諭諒祚以虜  
眾餓孳投死中國邊臣雖擅納實無所利特以質往年景詢輩爾  
可遣詢等來與降羌交歸各遵紀律而疆場安矣如其蔽匿則我  
留橫山之民未爲失也又移書執政請存綏州以張兵勢先規度  
大理河川建堡砦畫稼穡之地三十里以處降羌若棄綏不守則  
無以安新附之眾援种世衡招蕃兵破賊屯青澗城故事朝廷從  
之乃改命韓琦判永興軍經略陝西卒存綏州貶諤四官安置隨  
州十二月初諒祚凶忍好爲亂舉兵犯慶州大順城乘駱馬張黃

屋自出督戰埤者管勾東路都巡檢司軍馬林廣以彊弩射之中  
乃解圍中創甚馳入一佛祠有牧牛兒不得出懼伏佛座下見其  
脫鞬血流于踝使人裹創舁載而去至其國殂年二十一國人謚  
曰昭英皇帝廟號毅宗葬安陵

卷二十一

八

西夏紀事本末卷二十一

梁氏擅政

慶曆八年春正月夏國主曩霄既殂三月而沒藏太后生諒祚訛  
訛之相諒祚也有梁氏者其先中國人爲訛訛子婦諒祚既長私  
焉日視事於國夜則從諸其初妻訛訛之女沒藏氏與訛訛皆懟  
甚謀伏甲梁氏之宮須其入以殺之梁氏知焉私以告諒祚諒祚  
乃使召訛訛執于內室沒藏強宗也子弟族人在外者八十餘人  
悉誅之夷其族以梁氏忠於己因以爲妻又命其弟乞埋爲家相  
許其世襲

治平四年冬諒祚殂子秉常立尙幼而梁氏爲太后自主國事梁  
乞埋死其子移逋繼之謂之沒甯令沒甯令者華言天大王也秉

卷二十二

常之世執國政者有嵬名浪遇元昊之弟也最老于軍事以不附  
諸梁遷下治而死其時存者三人移逋以世襲居長契次曰都羅  
馬尾又次曰關萌訛略知書私侍梁氏移逋萌訛皆以昵倖進唯  
馬尾但有戰功然皆庸人秉常荒戾梁氏自主兵不以屬其子  
熙寧三年秋九月夏賊寇荔原堡李信戰不利關訛堡之築梁氏  
引兵犯慶州大順城慶帥遣北路巡檢林廣拒守深入牽制賊勢  
遂破十二盤多娘大原詐娘四寨先是虜圖白豹城不解廣使城  
兵皆以弱弓弩射之虜度其勢之所及稍稍近城乃易強弓勁弩  
蔽射虜多死遂相擁而潰深入遇賊數千戰敗之因追擊至金湯  
城又大破走之因毀其城壘引兵歸夜過洛河有賊來襲廣揚聲  
令軍選強弩數百列岸側實卷甲疾行賊聞之不敢渡時賊圍羅  
兀城甚急賊得吾禁卒語之曰汝語城中張大吾軍使速降當與

汝爵祿卒敬諾之致卒危梯上下瞰城中卒輒大呼曰西賊人少  
糧盡朝夕去矣城中堅守之賊怒醢之 冬十月夏人寇環慶

四年秋九月夏國主請緩州

五年春賜夏國主乞贖大藏經詔曰詔夏國主省表乞收贖釋典  
一大藏并簽帙復帕前後新舊翻譯經文惟覬宸慈特降旨命令  
有司點勘無至脫漏卷目所有印造裝成紙墨工直並依例進馬  
七十四匹聊充資費早賜近年宣給事具悉維是佛乘著爲象數載  
覽需章之奏懇求具譯之編已降允俞特行賜予眷言信嚮良用  
歎嘉所請贖經文已指揮印經所應有經本並如法印造給賜令  
保安軍移牒宥州差人於界首交割至可領也所有馬七十匹更  
不用進來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春寒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是  
歲以秉常七歲卽位計之才十有二齡耳

卷二十二

元豐四年夏六月夏人幽其主秉常初秉常既不得志常慕中國  
有李清者本秦人亡虜中秉常昵之用以爲將軍清因說秉常以  
河南歸朝廷梁氏知之屢勸秉常不行漢禮秉常不從清又爲秉  
常誘漢倡婦樂人梁氏遂置酒執李清誅之奪秉常政而幽之國  
人乖亂元豐中梁氏嘗遣將引兵卒至保安軍順寧寨圍之數重  
時寨兵至少人心兇懼有倡姥李氏得梁氏陰事甚詳乃掀衣登  
陣抗聲罵之盡發其私虜人皆掩耳併力射之莫能中李氏言愈  
醜虜人度李終不得恐且得罪遂託以他事中夜引其軍去  
八年冬十月戊辰夏國主秉常遣使于遼報其母梁氏哀丁亥以  
夏國主母喪遣使弔祭

綏城易砦

治平四年冬十一月夏主諒祚詐為會議誘知保安軍楊定殺之邊釁復起十二月己巳夏人求以亡命景詢易嵬名山郭遠曰詢庸人也受之則不得不還名山恐自是蕃酋無復向化矣是月郭遠謂得殺楊定等首領姓名謀告將斬之于境以謝罪遠曰是且梟死囚以給我報曰必執李崇貴韓道喜來夏人言殺之矣遠命以二人狀貌物色詰問敵情得乃錮而獻之判永興軍兼陝西經略安撫使韓琦至永興初辭向郭遠等議欲存綏州詔琦度其可否琦奏賊今已誘殺楊定等綏州不可棄也及諒祚病死其子秉常方幼琦因奏當此變故非棄綏之時

卷二十三

神宗熙寧元年春三月庚辰夏主諒祚殂子秉常立遣其臣薛宗道等來告哀帝遣韓縝詰問宗道以殺傷楊定及擄掠熟戶不遣使賀即位降詔不承等事宗道言李崇貴等見已禁錮候朝旨即拘送及陳夏主秉常母子悔過之意帝命縝諭旨恐國主幼小未能戢服沿邊蕃部他日或再來侵犯度彼親任事止三五人欲自朝廷除官仍于歲賜內割五萬充俸及候李崇貴等至方可行冊慰之禮令縝錄本付宗道仍以詔書賜秉常曰惟爾先父保有西陲忽覽訃書良深軫念眷言荼毒情何可任勉勵孝忠用副存撫速諸親信之列亦同慰諭之懷餘令薛宗道等宣諭及崇貴等至言楊定奉使諒祚嘗拜稱臣且許以歸沿邊熟戶諒祚遺之寶劍寶鑑及金銀物初定歸時上其劍鏡而匿其金銀言諒祚可刺帝喜遂擢知保安軍既而夏人失綏州以為定賣已故殺之至是事

露帝薄責崇貴等而削定官沒其田宅萬計 秋七月乙亥名秦

州新築大甘谷口砦曰甘谷堡初秦州生戶為諒祚劫而西徒有空地百里名篳篥知州馬仲甫請城而耕之即大甘谷口砦也是特賜名 冬十月遣使冊李秉常為夏國王十一月秉常遣使羅重進來言主上方以孝治天下奈何反教夏國之臣叛其君朝廷乃罷分賜酋豪之議止令歸塞門安遠二寨還賜以綏州重進凡三往返議之始奉表聽從十二月庚戌乃遣劉航賜秉常詔曰朕肇膺皇曆奄宅萬邦凡撫遠人必推大信乃顧西陲之守實殫累世之忠爰自近來頗曠故矩以至聞令首領誘害邊臣寢違憲度之常自絕貢輸之路方行詰問忽報凶哀而能懲事以謝愆瀝哀而請命念方罹於荼毒嘗曲示於慰存乃復羈送罪酋載馳使介願堅誠節規欲日新今又奉表及奏已稟從聖旨歸納塞門

卷二十三

安遠二砦仍乞別進誓文永遵臣禮詳覽來請朕意嘉之夏國既再修職貢所宜謹守信誓無或擾犯邊圉重取悔尤至於順漢西蕃亦毋得輒有侵掠候誓表到日即遣使封冊并以綏州給還所有歲賜自封冊後並依舊例朝廷必當誠飭邊吏約束屬戶各守疆場不得交侵則阜安邊俗式臻富庶之期紹續世封克保寵榮之福時夏人屢欲款塞每虛聲搖邊詔問方略知延州趙鼎審計形勢為破賊之策以獻遣裨將曲珍呂真以兵千人分巡東西路賊方以四萬眾自閒道欲取綏州道遇曲珍皇駭亟戰呂真繼至賊眾散走賊自失綏州意未能已高揣知其情奏言賊使請和必欲畫綏州界願聽本路經略司分畫歲賜則俟通和之日復焉辛酉以王韶管幹秦鳳經略司機宜文事韶遂行邊西蕃俞龍珂帥其眾內附初韶為建昌軍司理詣關上平戎三策以為西夏可取

欲平西夏當復河湟今古渭之西熙河蘭鄯皆漢隴西等郡吐蕃  
响斯羅一族國其間宜併有之以絕夏人右臂帝異其言王安石  
以為奇謀故詔有是擢夏遣使貢于遼是歲夏改元乾道

二年春正月夏國主乞早頒封冊詔曰詔夏國主比輸忠款願  
世榮已飭攸司式備封冊屬使人之勤請欲誓詔之早頒庶彼邊  
民聞我朝命得遂耕耘之便更無兵革之虞所宜允從當體曉遇  
今差某官先齋誓詔往彼至可領也夏人寇秦州陷劉溝堡殺守  
將范愿死傷者不可勝計戊子賜夏國主誓詔曰詔夏國主省所  
進誓表臣聞固基業者必防於悔吝質神祇者宜務於要盟考覈  
彝章討論典故河帶山礪始漢室以流芳玉敦珠盤本周朝之垂  
範庶使君臣之契邦國之歡蔚為長久之規茂著古今之式矧茂  
恩於累世受賜於有年當竭情誠仰期宸聽竊以上聯世緒累受

卷二十三

三

列封本宜存信以推忠豈謂輕盟而易動蓋此酋戎之畫助成守  
土之非然而始有鬻端已歸傾逝昨者期在通歡之美曾仲癭款  
之誠爰降綈函宛垂俞旨敢陳懇悞上達至聰儻給還於一城卽  
納歸于二砦惟賴至仁撫育鉅德保安冀原舊誓之文用復交歡  
之永伏遇堯雲廣蔭軒鑑分輝幸寬既往之辜深察自新之懇將  
使慶流後裔澤被溥天泊垂賜予之常恪謹傾輸之節臣敢不昭  
徵部族嚴戒酋渠用絕驚駭俾無侵軼非不知畏天而事大勉堅  
衛國之猷背盟者不祥寅懷奉君之體若乃言亡其實祈眾神而  
共誅信不克周冀百殃而成自敦盟約愈謹守於藩條深愧愆  
尤乞頒迴於誓詔具悉朕紹承天命盡四海而撫懷之況爾世守  
西土為國藩輔者乎今復懲既往之非篤自新之志質於天地要  
之鬼神載貢誓文納忠王室朕方推大信以示萬邦俯同茲言永

無有易其進納塞門安遠二寨已指揮延州候交割訖卻給還綬  
州各依舊界仍自行封冊以後歲賜並如舊例其餘約束事節一  
依慶曆五年正月二十二日誓詔施行朕已戒勅邊吏各守封疆  
所宜顯諭國人藏書祖廟永保休福詔諸子孫指詞已孚故不多  
及誓詔付夏國主三月將行冊禮復先以詔曰詔夏國主茲閱  
封重申誓約本誠心之自篤為封守之遠圖朕已飭使人將馳冊  
禮既薦綬於世土宜先諭於邊氓庶遂耕耘之私永無兵革之患  
緬惟忠順當體眷勤冊曰維熙寧二年歲次己酉三月戊辰朔十  
四日辛巳皇帝若曰於戲昔堯合萬邦而民風和周建列土而王  
業懋若古申命蓋國家之成法也咨爾乘常迪性純一飾躬靖虔  
生稟山川之靈舊傳弓鉞之賜撫有西夏尊于本朝知事君必盡  
其節知守國當保其眾乃內發誠素外孚誓言質之天地而不欺

卷二十三

四

要之日月而不昧朕用稽酌故典表顯徽實錫爾以茅土之封不  
為不寵加爾以車服之數不為不榮涓辰既良備物既渥誕舉丕  
冊以華一方今遣朝奉郎守尚書司封郎中上輕車都尉賜紫金  
魚袋劉航文思副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大夫  
上騎都尉彭城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劉恣持節冊命爾為夏國  
主為宋藩輔夫履謙順者靡不膺長福懷驕肆者靡不蹈後虞率  
身和民時乃之績往欽哉祇予一人之彝訓可不慎歟 秋七月  
乙丑朔日有食之戊辰夏遣使詣道謝封冊八月夏國請從舊蕃  
儀詔許之詔曰爾世居西垂屏衛中夏既服朝廷之新命宜從蕃  
國之舊儀以紹祖風且堅臣節宜依來請用遂乃誠蓋夏國自諒  
祚請去蕃禮從漢儀之後常服中國衣冠至是始復其初 冬十  
月城綏州先是乘常既寇秦州復上誓表請納安遠塞門二砦以



乞綏州上使韓縝與夏人議亦許之矣鄜延宣撫郭達上言曰此正商於六百里之策也非先交二砦不可與綏朝議以爲然然時已有詔使遠焚棄綏州達曰一州既失二砦不可得中國爲夏人所賣安用守臣爲藏其詔不出上言綏州具存且自効違詔之罪詔遠既誓詔已降夏人猶不歸二砦夏主遣其臣岡萌訛來言欲先得綏遠命機宜文字趙高如夏交所納二砦且定地界岡萌訛對曰朝廷本欲得二砦地界非所約高曰然則塞門安遠二牆墟耳安用之二砦之北舊有三十六堡且以長城嶺爲界西平王祥符所移書固在也岡萌訛語塞高以夏人渝盟請城綏州不以易二砦時陳升之韓琦亦不欲廢事遂格秉常上誓表更賜詔曰詔夏國主所奏差鬼名挨移等赴塞門地分與趙祕丞商量分割塞門安遠交領綏州雖差人去與趙祕丞一兩次相見終不與定

卷二十三

五

奪了當兼宥州續得保穴軍牒開坐中書樞密院同奉聖旨安遠塞門蕃族住坐久已著業應雖起移任令蕃族依舊住坐所有綏州更不給還及云豈將邊圉之末圖有抗大廷之誠命願詳悉於云爲免稽留於事理等事具悉朕嗣膺丕曆勤撫庶邦凡德澤之所加固邇遐之無閒矧惟西夏屏于一方比載覽于誓文尋俯同於誠請逮按還於舊境忽構述於異端因念二寨之民豈無故俗之戀使各安其生聚且曲示於仁恩蓋徇彼情匪樂生事重披來奏尙有所陳宜自斥於末圖庶共恢於遠略向都囉重進等齎到誓表備詳恭順既降誓詔遂令延州交割塞門安遠訖卻還綏州並須合依舊界及得延州奏夏國遣來人只要交割寨基比移牒宥州指說舊日界至回牒卻稱趙高妄有指執顯是不依誓詔交割舊界朝廷務博大體將示含容其二寨已令延州更不交割綏

州固無給還之理自守所宜遵循誓詔永保安靜無令任事首領輒起事端遂城綏州改名綏德城延地皆荒瘠占田者不出租賦而以爲藩蔽寶元用兵後涸耗殆盡其曠土爲諸酋所有高因召問曰往時汝族戶若干今皆安在對曰大兵之後死亡流散其存止此高曰其地存乎酋無以對曰吾賞汝歸聽汝自募丁家使占田充兵若何吾所得者人爾田則吾不問也諸酋皆感服歸募壯夫悉補亡籍又檢括境內公私閒田得七千五百餘頃募騎兵萬七千高以異時蕃兵提空簿漫不可攷因涅其手屬歲饑高令蕃兵願刺手者貸常平穀一斛于是人人願刺因訓練以時精銳過于正兵戊戌以左監門衛將軍鬼名山爲供備庫使仍賜名趙懷順己未夏遣使來謝冊封 閏十一月戊申夏遣使詣遼乞賜印

卷二十三

六

三年秋七月夏人寇邊先是虜遣兵二萬侵綏德城尋入堡判延州郭達曰彼氣力方銳不可與戰又不可止俟其去而平之虜既成堡各留戍三百人達遣將攻其大二堡一日克之餘堡遁去時虜人又築堡于慶州荔源堡北曰開訛眾號十萬其堡在境外二十里及聞延州堡敗亦止不築蕃部巡檢李宗諒地近虜堡害其田作乃率眾千餘人與虜戰于開訛知慶州李復圭合蕃漢兵三千遣裨將李信劉甫种詠郭貴等助之信等訴眾寡不敵按兵不出復圭威以節制親畫陣圖方略授之兵進宗諒戰不利還趨堡信閉門不納宗諒還戰而沒復圭責信觀望信等引兵三千往十二盤擊虜虜曰我與宗諒有仇不與宋兵戰也信曰宗諒我熟戶射之虜曰汝真欲戰耶乃縱西翼圍之且令曰殺兵勿殺將遂大敗復圭懼欲自解乃執信等而取其圖略命州官李昭用劾以故

違節制詠瘐死獄中斬信甫配流郭貴朝廷因命復圭酬賽復圭  
遣將復出兵邛州破金湯白芍萌口和口等寨夜入欄浪市掠老  
幼數百人又使李克襲金湯而夏人已去惟殺其老幼一二百人  
以功告捷而邊釁大起矣八月己卯夏人大舉入環慶攻大順城  
柔遠砦荔源堡懷安鎮東谷西谷二砦業落鎮兵多者號三十萬  
少者號二十萬屯榆林距慶州四十里游騎至城下陝西大震時  
大順清野賊無所掠又毒水上流飲者多死凡九日乃退鈴轄郭  
慶都監高敏魏慶宗秦勃等死之韓絳請行邊王安石亦請乃以  
絳爲陝西宣撫使自受命至陞辭三日而行贈金緡及織文袍纓  
至邊悉與將吏治兵卿延使種諤出青澗城絳欲自高奴通道河  
東詔兼河東宣撫使就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冬十月辛酉詔  
延州母納夏使夏又大舉入寇環慶堡障皆被圍姚兕駐荔源堡

卷二十三

七

引兵出據險要及張疑兵諸山上使賊不得散掠境內聞出奇兵  
擊之賊稍卻明日益兵來攻甚急兕乘高而射凡三百餘發皆應  
弦而斃指裂血流而射不已更遣子雄率精騎出自執旗從城上  
麾之賊不敢當卽引而西攻大順城兕復往援城亦獲全兕字武  
之爲巡檢以功多遷左藏軍副使十一月甲辰夏人寇大順詔知  
延州郭達出師援之達諜知秉常幼留宥州卽遣燕達悉破近邊  
諸寨聲言擣虛攻宥州凡九戰其酋皆遁又遣田守度出德靖寨  
伺其歸邀擊之夏人間達將襲宥州亟奔還守度破之于金湯十  
二月庚午夏人寇鎮戎軍三川砦巡檢趙普伏兵邀擊敗之夏改  
元天賜禮盛國慶

四年春正月己丑絳使偏將種諤襲夏人敗之絳素不習兵事開  
幕府于延安措置乖方選蕃兵爲七軍復以種諤爲鄜延鈴轄知

青澗城信任之命諸將皆受其節制蕃兵皆怨望絳與諤謀出兵  
取橫山安撫使郭達曰諤狂生耳朝廷徒以種氏家世用之必誤  
大事絳奏遂沮軍事達還之既諤帥師襲敗夏人於囉兀絳因命  
諤以眾二萬築囉兀城及雪中築撫寧堡自高奴通河東塞調發  
倉卒關陝騷然呂公弼上言諤既城囉兀又增堡障今大兵殺獲  
已多虜方懷忿日夜聚兵必爲邊患願罷城築專爲持重計絳又  
命順德軍判官游師雄同提舉常平劉瑄往鄜延與主帥措議戰  
守之策初瑄欲自延州入安定黑水堡過綏平塞地逼賊境師雄  
疑其有伏請由他道已而謀者至言夏人嘗伏精兵數千於黑水  
傍伺其過掩之將詰以機事瑄驚曰向非公墮于敵矣不聽已而  
絳言諤入夏之功破賊馬戶川斬首千級乞加旌賞從之三月丁  
亥夏人陷撫寧諸城初種諤進築永樂川賞捕嶺二砦分遣都監

卷二十三

八

趙璞燕達築撫寧故城及分荒堆三泉吐渾川開光嶺葭蘆州四  
砦與河東路修築各相去四十餘里絳得空名告身宣勅及錦袍  
銀帶撫納降附至邊盡召蕃官蕃部厚犒之軍士怨望又奪騎兵  
馬曰此輩不能戰以與蕃部有抱馬首號泣者絳又嘗遣權管勾  
機宜文字游師雄按視囉兀城撫寧和師雄言囉兀無井泉撫  
寧在平川皆不可守已而夏人來攻順寧砦遂圍撫寧折繼昌高  
永能擁兵駐細浮圖去撫寧咫尺囉兀兵勢尙完諤在綏德節制  
諸軍聞夏人至茫然失措欲作書召燕達戰悸不能下筆顧運判  
李南公涕泗不已由是新築諸堡悉陷囉兀亦不守將士沒者千  
餘人初上遣戶部副使張景憲等按視景憲受命卽奏曰二城不  
可守臣固不待到而後知行未半道撫寧已陷至鄜延條奏所見  
百姓憔悴師旅咨嗟及言入鄜延界詢囉兀利害無一人言便者

乞速毀廢會慶州軍叛詔棄囉兀城治謬罪謬稱得密旨於高遵裕遵裕降為乾州兵馬監押而責謬授汝州團練副使潭州安置韓絳坐興師敗衄罷知鄧州王文諒者夏國用事臣沒藏訛虺家奴得罪因自歸王安石薦其才加閤門祇候韓絳先遣文諒出界凡官軍斬級多奪與蕃軍至掘冢戮屍為功邠寧廣銳都虞候吳達嘗與文諒爭功文諒怨之誣以夜至野移會與賊鬪呼達不至及扇搖軍士宣撫司送達慶州獄四十日絳至慶州將斬達部卒喧呼乃復送獄數日賊攻囉兀甚急絳命慶州出兵牽制廣銳兩指揮謀擁達為亂雨作不授甲乃止遂焚北門大譟縱略斬關而出林廣說以送順多投降者時達已擁眾出餘黨猶在城下廣諭降之者曰亂首去矣爾曹出非同惡若聽我不惟得活且有功因收集得百餘人至營激厲約束之授以兵器令攻城下兵擒戮皆

卷二十三

九

盡慶州遂安涇原路總管張玉卿延劉永年並令再任玉與一子官樞密使文彥博曰兩人同是用而推恩不同上曰玉累有戰功永年但久熟鄙延未有代之者若一槩推恩無以激勸 秋九月庚子夏主秉常遣使入貢表乞綏州城願依舊約詔答曰昨覽邊臣所奏以夏國去秋自絕朝廷深入環慶路殺掠熟戶侵偏城寨須舉兵入討朕為人父母亟令班師無得窮武今國主遣使歸款欲繼舊好休兵息民甚善綏州前已降詔更不令夏國交割塞門安遠二寨綏州更不給還今復何議止令鄜延路經略司定立綏德城界其餘及諸路並依見今漢蕃住坐耕牧界至立封堠掘塹內外各認地分樵牧耕種貴彼此更無侵軼俟定界畢別進誓表回頒誓詔恩賜如舊因並賜陝西河東經略使司詔曰勅夏國再差嵬名懷寨等進誓表謝恩朝廷已降詔並依慶曆五年正月二

十二日誓詔施行又賜鄜延等路經略使不得生事詔曰勅夏國再差都羅重進等齎到誓表及進納安遠塞門二寨詞理恭順朝廷已降誓詔並依慶曆年誓詔施行十二月戊午歸夏俘

五年秋又詔陝西母侵掠夏境時夏人已進誓表故有是命詔曰詔夏國主省所上表臣依准制命將綏德城下界至打量二十里明立封堠交付了當說者臣幼叨世緒遵奉皇猷宿兵累年空阻瞻雲之望通盟此日遐陳獻土之歡上奉高明更無渝變虔遵聖訓分定式置踐土約詞昭著先朝之誓推忠納款堅持歸信之誠載圖方岳之勤庶答乾坤之施具悉世膺爵寵為我翰藩來陳封章率服詔令載惟忠順良所歎嘉弭兵息民子育萬國終始惟一時乃朕心爾不有渝朕無過舉已戒邊吏各守封疆所宜顯諭國人永遵先誓其餘約束事節一依慶曆五年正月二十二日誓詔

卷二十三

十

施行自今以後恩禮歲賜並如舊例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復賜立夏國主冊文曰維某年月日皇帝若曰古先哲王奄有區夏選賢維世以立諸侯外則撫鎮珍封內則屏毗中國肆朕纂服適追令猷敷考貢圖誕頒顯冊咨爾某性資沈勇世載忠良夙懷來極之誠深明事大之節底綏種落式遏寇虞奉承前修嗣守舊約是用策勳而懋賞備物以嚴師繕旆旌旌苴茅分土涓辰令吉長于西陲今差某官持節冊命爾為夏國主於戲世為宋藩惟忠實可以保位置以戎索非信順無以乂民允懷于茲罔墜厥緒欽哉迪予一人之休命可不慎歟

西夏紀事本末卷二十三

西夏紀事本末卷二十四

烏程張鑑春治甫著

五道西征

神宗熙寧五年春二月丙寅以知鄜州呂公弼為宣徽南院使龍圖閣直學士知渭州蔡挺為樞密副使因險築熙寧謀告夏人數萬集胡盧河挺出奇兵迎擊之遂潰遣四將分路追討破其七族夏人復犯諸若環慶兵不能禦挺遣張玉以萬人往解其圍慶州軍變關中大擾挺討平之帝曰慶卒為亂不至猖獗涇原之力也時以燕達權發遣環慶路駐泊總管慶州之役達有戰功故自鈐轄職遷總管然自資淺故令權發遣自燕達始也達字逢辰初檢校懷靈若羌人三萬薄城以所部五百破之故有是命

六年春二月辛卯夏人寇秦州都巡檢使劉維吉敗之

卷二十四

七年夏四月乙亥王韶破四蕃結河川族斷夏國通路

八年是歲夏改元大安

元豐元年秋八月壬子王珪知帝欲伐夏故奏乞用集賢殿修撰俞充為邊帥

二年秋七月乙酉夏兵犯綏德城平等四將高永能等擊敗之八月丙申朔夏人寇綏德城都監李浦敗之

三年秋七月庚寅熙河路經略司言西界首領禹臧結連藥蕃部巴鞫等以驛書來告夏國集兵將築撤達宗城于河州界黃河之南洮河之西帝曰若如所報乃屬河州之境豈可聽其修築深慮經略司不詳上件所指地分都為無備驅逐約關次第可速下本司多備兵馬禁止之

四年夏六月壬午詔陝西路緣邊諸路累報夏國大集兵至須廣

為之備以東上閣門使文州刺史种諤為鄜延路經略安撫副使應本司事與經略安撫使沈括從長處置先是諤入對大言曰夏國無人乘常孺子往持其臂而來爾帝壯之乃決意西征命諤副括本路及麟府事悉聽諤節制 秋七月命李憲等分道伐夏國初環慶經略使俞充知上有用兵意屢請西伐又言謀報云夏國母及梁相公者勸乘常不行漢禮乘常不從因囚之且乘常事大有何可罪乃被幽囚此正與師問罪之時今若一舉而復漢唐兩河之地其費不過五年歲賜乘常之數乃除充環慶帥至環慶議取靈武書奏而充暴卒乃以高遵裕代之因命高遵裕出環慶劉昌祚出涇原李憲出熙河种諤出鄜延王中正出河東分道並進八月辛酉夏人寇臨州堡詔吐蕃首領董璫集兵會伐董璫集六部族兵十二萬分三路與大兵會壬戌种諤遣諸將出界遇賊破

卷二十四

二

之斬首千級丁丑熙河經略李憲總熙秦七軍及董璫兵三萬建大將旗鼓節制諸軍敗夏人于西市新城獲酋首三人首領二十餘人庚辰又襲破于女遮谷斬獲甚眾遂復古蘭州城奏至上甚喜唯种諤帥軍次綏德城遣將出師招納遇賊境上朝廷以諤先期輕出命還師延安改命諤知麟府事並聽王中正節制憲以蘭州古金城地是為河湟要害請城之仍建為帥府九月乙酉董璫遣使來貢且言已遣首領將兵三萬會擊夏國戊子蘭州新順首領巴令諤等三族率所部兵攻夏人撤達宗城敗之丙申熙河路都大經制司言蘭州古城東西約六百餘步南北約三百餘步大兵自西市新城約百五十餘里將至金城有大關五六重僅通人馬自夏賊敗斃之後所至部族皆降附今招納已多若不築城無以固降羌之心見築蘭州城及通過堡已遣前軍副將苗履中軍

副將王文郁都大管勾修築前軍將李浩專提舉固根本其李浩以須佐事之人亦即軍前權選委勾當神諤乞計置濟渡橋棧令轉運司發步乘運入西界詔凡出兵深入其濟渡過索渾脫皆須自備未聞千里運木隨軍令諤及河賊界屋並可毀或斬林木相兼帝之坐制兵閒利害細微皆得其要丙午詔諭夏國勅榜曰睽茲西夏保有舊封爰自近世以來尤謹奉藩之職忽姦臣之擅命致弱主之被囚迨移問其端倪輒自隳於信約暴驅兵眾直犯塞防在神理之慕容固人情之共憤方切拯民之念宜與問罪之師已遣將臣諸道並進其先在夏國主左右并鬼名諸部同心之人並許軍前拔身自歸及其餘首領能相率效順共誅國讎隨功大小爵祿賞賜各倍常科許依舊土地住坐子孫世世常享安榮其或違拒天兵九族並誅無赦蓋天道助順必致萬靈之歸王師有

卷二十四

三

征更無千里之敵咨爾士庶久罹困殘共肩向化之心咸適更生之路敢稽朕命後悔何追是日王中正發麟州禱祭祝詞曰臣中正代皇帝親征兵六萬人民夫亦六萬餘人行數里至白草平即奏已入夏界留屯九日不進遣士卒往來就芻糧于麟州高遵裕發慶州蕃漢步騎凡八萬七千人人民夫九萬五千人神諤以鄜延兵五萬四千畿內七將兵三萬九千分爲七軍方陣而進自綏德城出塞丁未攻圍米脂寨庚戌夏兵救米脂若鄜延經略副使神諤率眾擊破之諤因乞不受王中正節制上以其米脂之功大喜遣使撫諭曰昨以卿急相滅賊恐或妄進爲一方憂欲俾王中正節制進止今乃能功先諸路朕甚嘉之自今可不受中正節制辛亥諤又敗夏人于無定川斬首八千級冬十月丁巳米脂皆降初圍米脂城虜以眾十萬來援前鋒將高永能謂從弟永亨曰虜

眾暴至易吾軍吾營當大川右山左水宜令前設嚴陣待其至選精騎張右翼擊之可破也永亨從之詰朝霧四塞虜果大至與前軍戰良久奇兵翼進虜潰自相蹈襲于無定河水爲不流大軍乘之自寅至辰斬首數千級獲馬三千橐駝牛羊以萬計器甲不可勝數城猶不下永能密遣謀埋都統說其東壁守將諭以禍福翼日來降永能請厚賞之衣以歸示諸下導以鼓吹城中乃攜其偽鈐轄令介遇訛出降神諤下令入城敢殺人及盜者斬收城中老小萬四百二十一口給以衣巾仍命訛遇等各統所部以禦敵庚申熙河兵至女遮谷夏人遇戰敗之癸亥神諤至石州賊棄積年文案簿書枷械舉眾遁走移軍據之乙丑涇原兵至磨臍隘遇夏兵與戰敗之先是詔涇原兵聽高遵裕節制仍令環慶與涇原合兵擇便路進討夏人之謀者以爲環慶阻衡山必從涇原取胡盧

卷二十四

四

河大川出塞故悉河南之力以支涇原既而環慶兵不至劉昌祚與姚麟率本路蕃漢兵五萬獨出離夏界堪哥平十五里遇夏人三萬餘眾扼磨臍隘口不得進諸將欲舍而東出韋州與環慶合昌祚曰遇賊不擊枉道自全是謂無次且爲客利速戰古今所聞公等去此自度能免乎麟曰賊眾我寡將迎擊之且以臨大軍之聲必濟即馳騎中軍告急憲進兵麟使人聲言姚公已破賊乃謀分軍度胡盧河奪隘牌手當前神臂弓次之弩又次之選鋒馬在後諭眾以立功者三倍熙河之賞眾驩甚響震山谷昌祚既挾兩牌先登弓弩繼前麟鼓而出與夏統軍國母弟梁大王戰自午至申夏人小卻大軍沓至夏人遂大敗追奔二十里斬獲大首領十五級小首領二百十九級擒首領統軍姪吃多理等二十二入斬二千四百六十級獲偽銅印一自是大軍通行無所礙戊辰知夏

州索九思遁去种諤入夏州已巳种諤入銀州庚午環慶行營經略高遵裕將步騎八萬七千出慶州與夏人戰敗之復通遠軍种諤遣曲珍率兵通黑水安定堡路遇夏人與戰破之是日內侍王中正率涇原兵至夏州時夏州已降种諤諤引去中正軍于城中居民數十家先是朝旨禁入賊境抄掠夏人亦棄城邑皆走河北士卒無所得皆憤悒思戰謂中正曰鄜延軍先行獲功甚多我軍出界近二旬所獲才三十餘級何以復命且食盡矣因渡無定河循水北行地皆沙濕土馬多陷沒糗糧不能繼又恥無功乃請龔宥州聊以藉口中正從之癸酉王中正至宥州城中居民五百餘家遂屠之斬首百餘級降者十數人獲馬牛百六十羊千九百軍于城東二日殺所得馬牛羊以充食高遵裕至韋州監軍司令將士勿毀官寺民居以示招遠乙亥李憲敗夏人屈吳山丙子鄜

卷二一四

五

延路鈴轄曲珍破夏人于蒲桃山高遵裕次旱海先是李察請以驢代夫運糧驢塞路饋不繼師病之己卯种諤言效順人已刺歸漢二字恐諸路在臣後者一例殺戮乞賜約束詔种諤所過招納效順人令王中正如行營經過指揮諸將更加存撫辛巳涇原節制王中正入宥州涇原兵既破磨騰隘行次賞移口有二道一北出黛黛嶺一西北出鳴沙川鳴沙少紆諸將欲從黛黛嶺劉昌祚曰離漢時運司備糧一月今已十八日未到靈州倘有不繼勢將若何吾聞鳴沙有積粟夏人謂之御倉可取而食之靈州雖久不足憂也既至得窖藏米百萬為留信宿重載而趨靈州壬午師次城下有番酋乘馬馳突昌祚曰孰能為我取此賊乎時郭成爲選鋒即躍馬斬其首以還先是昌祚率番漢兵五萬受高遵裕節制令兩路合軍伐夏至是環慶軍未至城門未闔先鋒奪門幾入高

遵裕疾其功遣李臨安鼎齋劄子止之且曰已使王永昌入城招安可勿殺昌祚按甲不敢進少開門闔城守斬首級四百五十得戰馬牛羊千餘昌祚曰城不足下獨嫌于環慶爾朝廷在遠必謂兩道相爭乃止十一月癸未朔日有食之高遵裕遂以環慶兵趨靈州是日次南州平濼距城三十里遇夏人遵裕出精兵接戰斬首千餘級轉運副李察判官范純粹夜以手書間道促涇原兵來援劉昌祚即委姚麟留屯自將選鋒數千人赴之未至而賊已退先是昌祚言軍事不稱旨帝賜遵裕手札曰昌祚所言迂闊必若不堪其任者宜擇人代之遵裕由是輕昌祚既而昌祚先至靈州城下或傳昌祚已克靈州遵裕未至靈州百里間之亟具表稱臣遣昌祚進攻拔靈州城尋知所傳皆虛乃斬謀者以徇于是昌祚詣遵裕遵裕訝其來晚坐帳外移時不見既見問靈州何如昌祚

卷二十四

六

日疇昔即欲取之以幕府在後故止城不足拔也前日磨騰之戰餘眾皆保東關鎮東關在城東三十里旁直興州渡口平時自是要害今復保聚若乘此急擊之外援既殲孤城當自下遵裕怒未解且方欲攻城謂昌祚曰吾夜以萬人負土平壘黎明入之矣因檄昌祚以涇原兵付姚麟麟不敢當遵裕亦已甲申詔降五路對境圖付王中正种諤據所分地招討侯略定河南如可乘勢渡河方得前進蕩覆賊巢緣環慶涇原行營已至靈州界其鄜延河東兵馬路尚遠不須必赴會合但能平靜所分一道將來議賞不在克定興靈之下乃令趙高應付糧草初王中正在河東奴視轉運司官莊公岳等白中正軍出境應備幾日糧中正以為鄜延受我節制前與鄜延軍遇彼糧皆我有也乃書片紙云可備半月糧公岳等恐中道乏絕陰更備八日糧及种諤既得詔不受中正節制

郵延糧不可復得人馬漸乏中正不習軍事自入夏境望空而行無嚮導斥候性畏怯所至逗留恐夏人知其營柵之處每夜二更輒令軍中滅火後軍飯尚未熟士卒食之多病又禁軍中驢鳴及食盡士卒憤怒流言當先殺王昭宣及莊公岳趙成二漕乃潰歸初種諤被詔當以兵會靈州而諤在道不進既發夏州即饋餉乏絕諤駐兵麻家平士卒饑困皆無人色諤欲歸罪漕臣李稷稷以民苦摺運多散走不能禁使士卒斬其足筋宛轉山谷間數日乃死者數千人丁亥諸軍合攻靈州種諤敗夏人于黑水斬首千七百級戊子高遵裕始自以環慶兵攻靈州城時軍中皆無攻具亦無知其法者遵裕旋令采木爲之皆細小不可用又欲以軍法斬劉昌祚眾共救解之昌祚憂患成疾涇原兵皆憤怒轉運判官范純粹謂遵裕曰兩軍不協恐生它變力勸遵裕詣昌祚營問疾以

卷二十四

七

和解之又使呼城上人曰汝何不速降其人曰我未嘗叛亦未嘗戰何謂降也西人亦聞從城上呼官軍曰漢人兀撻否或仰而答曰兀撻城上皆大笑蓋西人謂慙爲兀撻也已丑李憲敗夏人于羅連川種諤降橫河平人戶因留千人守米脂自帥大眾進攻銀石夏州遂破石堡城斬獲甚眾辛丑師還涇原總兵侍禁魯福彭孫護餽餉至鳴沙川與夏人三戰敗績初夏人聞宋大舉母梁太后問策于在廷諸將少者盡請戰一老將獨曰不須拒之但清塹堅壁縱其深入聚勁兵於靈夏而遣輕騎抄絕其饋運大兵無食可不戰而困也梁氏從之師卒無功而還癸卯種諤至夏州索家平進次白它兵眾三萬人以無食而潰左班殿直劉歸仁率眾南奔相繼乏食復值大雪乃引還死者不可勝計潰而入塞者僅三萬人王中正自宥州行至奈王井糧盡士卒死者二萬人塵塗四

起居人駭散或請閉六戍拒之或議以河東十二將之師討除沈括以爲不然括出按軍劉歸仁至括問汝歸取糧何以不持軍符歸仁無以對乃斬以徇丙午高遵裕以師還夏人來追遂潰是役也遵裕至圍城凡十八日不能下夏人決黃河七級渠以灌營復抄絕餉道士卒多凍溺而死餘軍才萬三千而已夏人蹙之復敗昌祚亦還初詔李憲帥五路兵直趨興靈憲總師東上營于天都山下焚夏之南牟內殿并其館庫追襲其統軍仁多陵丁敗之去于胡盧河屯沒煙會帝始意謂夏童不恭命進軍靈武期於一舉成捷嘗下詔曰如有敢議班師者以軍法從事至於師老儲乏主帥方議班師無敢啟言者有內臣樂士宣方爲小行人之職獨毅然白於帥府請自邊乘驛七晝夕達奏至於京師帝欣然從之憲遂班師時五路兵皆至靈州城下獨憲不至五路之出也姚麟與

卷二十四

八

劉昌祚皆爲涇原行營總管高遵裕節制而以兵會于靈武賊十萬餘扼我師麟引兵以出大破之遂以師抵靈武爲諸道先遵裕數日至方議攻城麟先登矢石如雨氣益振城且拔會班師麟復以涇原兵爲後軍賊追躡慷慨激厲士眾爭出死力全師而還是役也涇原軍入爲前出爲殿戰嘗爲最而麟實將之後昌祚言靈武不克實受制非戰之罪朝廷問麟是非麟曰首至靈武昌祚之功城不能取皆臣之罪人以此多之麟字君瑞王韶取熙河知麟材可用爲熙河管界巡檢至是以功遷內殿承制辛亥置延州塞門浮屠二寨十二月壬午置延州義合寨五年春正月庚子討敗師罪辛丑高遵裕責授郢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種諤王中正劉昌祚並降官昌祚初爲通事舍人夏人以百餘騎寇劉溝堡昌祚出援夏人伏萬騎黑山外偽遁昌祚卒遇

之戰不解夏人銳甚大酋突而前昌祚抽矢一發殪之賊遁去自西事以來以寡禦眾未有如昌祚者李憲欲以開蘭會功贖後期之罪帝以憲有功但令詰其不待報命之由憲以餽餉不接爲詞釋弗誅

漁隱叢話東坡云張舜民芸叟邠人也通練西事稍能詩從高遵裕西征回中作詩二絕一云靈州城下千株柳總被官軍斫作薪他日玉關歸去路將何攀折贈行人一云青銅峽裏韋州路十去從軍九不回白骨似沙沙似雪將軍莫上望鄉臺爲轉運判官李察聞奏得罪貶郴州監稅



烏程張鑑春治甫著

永樂失事

元豐五年春正月李憲既釋弗誅復上再舉之策詔以為涇原經略安撫制置使知蘭州李浩副之三月壬寅鄜延路副總管曲珍敗夏人於金湯時夏人欲襲取新鹽大治攻械知慶州趙高具上捷賊計慮寇蘭州高遣曲珍將兵直抵鹽韋俘賊千驅孳畜五千廣酋拽厥鬼名宿兵於賀蘭原時出盜邊高遣將李昭甫蕃官歸仁各領兵三千左右分擊耿端彥兵四千趨賀蘭原戒端彥曰賀蘭險要過嶺則砂磧也使賊入平夏無由破之選三蕃官各與輕兵五百使間道出賊背後邀歸路與賊戰賀羅平賊果趨平夏千兵伏發賊駭潰斬賊千生擒鬼名斬首領六獲馬七百牛羊老幼

卷二十五

三萬餘 夏四月知延州沈括奏遣曲珍將兵綏德城應援討葭蘆寨左右見聚羌落從之時李憲乞再舉伐夏丁丑始議五路舉兵五月種諤西討銀夏宥三州而不能守知延州沈括請城烏延古城以包橫山下瞰平夏使敵不得絕沙漠甲辰遣給事中徐禧及內侍押班李舜舉往鄜延議之六月辛亥朔環慶經略司遣將與夏人戰破之斬其統軍二人戊寅曲珍等敗夏人于明堂川初種諤以行軍紆道降文州刺史自以西討無功謀據橫山其志未已遣子朴上其策會朝廷命徐禧李舜舉至鄜延議邊事諤入對言橫山延袤千里多馬宜稼人物勁悍善戰且有鹽鐵之利夏人恃以為生其城壘皆控險足以守禦今之興功當自銀州始其次遷宥州又其次修夏州三郡鼎峙則橫山之地已囊括其中又其次修鹽州則橫山強兵戰馬山澤之利盡歸中國其勢居高俯視

276 卷二十五 99 頁 4 A

興靈可以直覆巢穴及禧至延州奏乞趣諤還諤在道禧已與沈括定議先城永樂堞乃上言銀州雖据明堂川無定河之會而故城東南已為河水所吞其西北又阻天塹實不如永樂之形勢險阨請先城永樂竊惟夏宥三州陷沒百年一日興復實為俊偉但建州之始煩費不貲若選擇要會建置堡砦名雖非州實有其地舊來強寨乃在腹心已與沈括議築砦堡各六自永樂堞至長城嶺置六砦自背岡川至布娘堡置六堡諤言若城永樂則夏人必力爭不可帝從禧議詔禧護諸將往城永樂括移府並塞總兵為援陝西轉運判官李稷主饋餉 秋八月禧度諤不可屈奏留諤守延州而自率諸將發延州蕃漢人萬役夫荷糧者倍之往築甲戌城永樂版築方興羌數十騎濟無定河覘役曲珍將追殺之禧不許九月甲申永樂城成即永樂山川築新城共十四日而成距

卷二十五

故銀州治二十五里賜名銀川砦徐禧等還米脂以兵萬人屬曲珍守之李稷輦金銀鈔帛充物其中欲夸示禧以為城甫就而中已實永樂接宥州附橫山夏人必爭之地禧等去九日夏人即以千騎來攻曲珍使報禧禧不之信北邊人來告者十數禧遂與李稷李舜舉往援之留沈括守米脂時夏人三十萬已屯涇原禧曰彼若大來是吾立功名取富貴之秋也大將高永亨曰城小人寡又無水泉恐不可守禧以為沮眾械送延州獄丙戌禧抵永樂夏人傾國而至號三十萬禧登城西望不見其際大將高永能曰敵性如獸不意而輒加咎叱則氣折不能害人若遲疑不斷縱其陸梁將無所不至今先至者皆精兵急與戰破之則駭散後雖有重兵亦不敢進此常勢也塵埃漲天必數十萬之眾使俱集則眾寡不支大事去矣禧岸然將其髯謂永能曰爾何知王師不鼓不成

列永能退拊膺謂人曰吾不知死所矣禱執刀自率士卒拒戰夏人至者益眾丁亥夏人漸逼永能請及其未陣擊之又不聽乃以萬人陣城下坐譙門執黃旗令眾曰視吾旗進止賊分兵進攻抵城下曲珍陣于水際軍不利將士皆有懼色遂白禱曰今眾心已搖不可戰戰必敗請收兵入城禱曰君爲大將奈何遇賊不戰先自退耶乃以七萬人陣於城下俄夏人縱鐵騎渡河珍曰此鐵騎子軍也當其半濟擊之乃可以逞得地則其鋒不可當也禱不從鐵騎既濟震盪衝突大軍繼之時郵延選鋒軍最爲驍銳皆一當百先接戰敗奔入城踈後陣夏人乘之師大潰將校寇偉李思古高世才夏儼程博古及使臣十餘輩士卒八百餘人盡沒曲珍與殘兵入城崖峻徑窄騎緣崖而上喪馬八千匹夏人遂圍城初沈括奏夏人偪永樂見官兵整乃還帝曰括料敵疏矣彼來未出戰

卷二十三

三

豈有遽退耶必有大兵在後已而果然乙未詔李憲張世矩將兵救永樂又令沈括遣人與夏約退軍當還永樂地夏人圍永樂城厚數里游騎掠米脂且據其水砦珍士卒晝夜血戰城中乏水已數日掘井不及泉渴死者十六七至絞馬糞汁飲之夏人蟻附登城尙扶創格鬪括與李憲援兵及饋餉皆爲夏人所隔不得前種諤怨禱不遣救曲珍度不可支請禱乘兵氣未竭潰圍而出使人自求生禱曰此城據要地奈何棄之且爲將而奔眾心搖矣珍曰非敢自愛但敕使謀臣同沒於此懼辱國耳高永能亦勸李稷盡捐金帛募死士力戰以出皆不聽城中無水惟禱舜舉有水兩壺一日忽有于城下呼曰漢人何不降聞無水已三日矣禱以壺水揚于外以示人曰無水此何物也虜笑曰止于此矣夏人呼珍來講和呂整景思義相繼而行夏人髡思義囚之戊戌夜大雨夏人

環城急攻城遂陷孫昌裔勸永能從間道出永能歎曰吾結髮從事西戎戰未嘗挫今年已七十受國大恩恨無以報此吾死所也願易一卒做衣戰而死徐禱李舜舉李稷皆莫知所爲城既陷舜舉以敗紙半幅筆摘略數十字以燭蠟固之付有司以上實遺奏也云臣舜舉死無所恨但願陛下勿輕此賊李稷將死亦書紙後云臣稷千苦萬屈上得之不勝悲涕者累日是時敵人雖入月城而未偏左右以馬御舜舉舜舉以鞭揮擊不肖上馬少頃僵躡人猶見之李復上馬將出門失轡或云面上中箭在甕城內夜黑沸濤中面上中箭恐非敵人也獨徐禱不知所歸或云有還人見之夏國者惟曲珍王湛李浦呂整裸跣走免蕃部指揮馬貴獨持刀殺數十人而死夏人耀兵于米脂城下乃還舜舉資性安重與人言未嘗及宮省事冬十月戊申朔沈括種諤奏永樂城陷蕃

卷二十五

四

漢官二百三十人兵萬二千三百餘人皆沒帝涕泣悲憤劉昌祚言永樂之敗一日失馬七千匹不知平時費幾何而致是宜不惜哉或言緣是役而死者亦十餘萬人云城下沙燼中大小團茶可拾也乃是將以買人頭者乙丑詔贈永樂死事臣徐禱李舜舉李稷高永能高品張禹勤官禮舜舉並諡忠愍永能子世亮錄爲忠州刺史

六年春二月丁未夏人數十萬眾奄至蘭州已據兩關李浩開城距守鈴轄王文郁請擊之浩曰城中騎兵不滿數百安可戰文郁曰賊眾我寡正當折其鋒以安眾心然後可守此張遼所以破合淝也乃夜集死士七百餘人縋城而下持短刀突之賊眾驚潰爭渡河溺死者甚眾時以文郁方尉遲敬德擢知州事是月帝賜李憲詔曰西賊首領最爲兇黠者惟仁多陵丁而自來多於本國

西南邊出入料彼方蕃部必能有識其狀貌者宜多方選委將佐  
廣募蕃兵有能別識之人令密結敢死儕類遇事謀生擒致之不  
然斬首前來當以團練蕃部鈐轄及皇城使蕃兵將官酬之丙辰  
貶李憲爲經略安撫都總管以王文郁爲西上閤門使代李浩知  
蘭州三月卒卯夏人寇蘭州副總管李浩以衛城有功復隴西團  
練使丙申河東將薛義敗夏人于葭蘆西嶺己亥河東將高永翼  
敗夏人于眞卿流部 夏四月甲子李浩敗夏人于巴義谷五月  
夏人寇蘭州圍九日甲午大戰侍禁韋定死之尋又入寇麟州麾  
將郭忠紹敗之又寇麟州神堂砦知州訾虎躬督兵出戰敗之詔  
虎自今步得輕易出入遇有寇邊止令裨將出兵捍逐恐失利損  
威以張虜勢復賜李憲詔曰近麟府郵廷環慶涇原路探事人言  
西賊已點集河南河北諸監軍司人馬或稱十分中五或稱九分

卷二十五

五

並要于十二月十五日葫蘆河取濟雖作過路分未知其的然聚  
兵去處必是委實不可不廣爲枝備

烏程張鑑春治甫著

四岩之還

元豐六年夏閏六月乙亥朔夏主秉常遣使來貢永樂之役夏人亦以困敝于兵令西南都統昂星嵬名濟移書示涇原劉昌祚乞通好如初昌祚以聞帝諭昌祚答之及入寇屢敗國用益竭乃遣謨箇咩迷乞遇來貢上表曰臣自歷世以來貢奉朝廷無所虧怠至於近歲尤甚歡和不意人誣開朝廷特起大兵侵奪疆土城若因茲構怨歲致交兵今乞朝廷示以大義特還所侵倘垂開納別效忠勤通遐域之貢輸庶生民之康泰帝賜詔曰朕以爾膺受封爵世為藩臣職貢之修歲時無怠朝廷待遇恩禮加隆頃以權強敢行廢辱達於子聽良用震驚嘗令邊州就往移問匿而不報

卷二十六

繼犯豈睡王師徂往蓋討有罪義存拯患非獲已焉今者遣使造廷辭禮恭順仍聞國政悉復故常朕心釋然深所嘉納已戒邊吏無輒出兵爾其遵守先盟永勵臣節永綏寵祿庸副眷懷帝令錄木付李憲戊寅復詔陝西河東經略司其新復城砦徼巡毋出二三里夏之歲賜悉如其舊惟乞還侵置不許 冬十月癸酉朔夏國主秉常遣使上表請復修職貢乞還舊疆帝賜秉常詔曰惟爾祖考介居邊陲蒙恩朝廷享有爵土拊循備厚歷年滋多昨者王師出征義存拯患謂宜委戈而聽命敵愾以奏功豈虞靡思弗喻朕志殺害吏士捍拒甲兵問罪正名方圖再舉迨使辭之效順聞國政之復常旋納懇誠許修職貢披來奏論請故置朕惟蕃服不恭削地示過資於故實匪朕所私爾其審思厥終務體至意所言地界已令郵延路移牒宥州施行其歲賜俟地界了日依舊

七年春正月癸丑夏人寇蘭州甲寅賜李憲詔曰西賊雖已傷敗散去然兇酋人多陵丁倔強任氣深慮恥于傷殘不快所欲忿不思難出我不意其人如犬豕乘隙忽有奔衝不可不念宜多方廣布斥埃督責守將無怠防虞仍頒弓箭火礮之類百萬有餘以備禦賊初李憲以夏人數至蘭州河外而翔翔不進意必大舉乃增城守之備經略安撫使劉昌祚以郵延自義合至德靖若綿互七百里堡砦五十餘疎密不齊燧燧不相應昌祚立為定式凡耕墾訓練戰守屯戍度強弱分地望圖山川形勢上之至是果大舉入寇步騎號八十萬圍蘭州意在必取督眾急攻矢如雨雹雲梯革洞百道並進凡十晝夜不克糧盡引去城外得賊尸五萬昌祚乃遣姚兪趨宥州王愨趨納乞會拒之又寇塞門安遠砦復遣米斌拒之 夏四月癸巳夏人寇延州安塞堡將官呂真敗之復詔李

卷二十六

憲曰蘭州大眾傷敗之餘士氣摧喪在理可知兼兇酋人多陵丁殘忍虐用其人今既不能如欲上則必得罪於國中下須逞其躁心六月丙子夏人寇德順軍巡檢王友死之 秋九月乙丑夏人圍定西城燒龕谷族帳熙河將秦貴敗之 冬十月夏人寇熙河乙未夏人寇靜邊砦涇原鈐轄彭孫敗之十一月朔丁酉寇清邊砦隊將白玉李貴死之甲辰夏國主秉常遣使來貢 八年春三月帝崩 夏四月庚辰知太原府呂惠卿遣步騎二萬襲夏人于聚星泊斬首六百級 冬十月甲子夏國遣使進助山陵馬匹丁亥以夏國主母喪遣使弔祭十二月夏人以其母遺留物馬白駝來獻 哲宗元祐元年春二月庚午禁邊民與夏人為市庚辰夏國遣使來貢 夏五月庚申夏國遣使來賀即位六月夏主遣使來求蘭

州米脂等五砦初神宗于熙河路增置蘭州鄜延路增置寨門安  
疆米脂浮屠葭蘆五寨上即位夏國纔遣使來賀登極還未出境  
又遣使入界朝廷知其有請地之意然棄守之議未決知陳州韓  
維言先帝以夏國主秉常受朝廷爵命而國母擅行囚廢故與兵  
問罪今國母死秉常復位所請恭順有藩臣禮宜復還其故地以  
成先帝聖恩因陳兵之不可不息者有三地之不可不棄者有五  
使人至見于延和殿輒安奏曰神宗自知錯上起立怒久之內侍  
張茂則曰與押伴理會移時方退于是孫覺首議棄蘭州 秋七  
月乙丑夏國主秉常殂是年改元天安禮定國人諡曰康靖皇帝  
廟號惠宗墓號獻陵子乾順即位庚午夏國遣使來賀坤成節  
冬十月壬辰夏人來告哀初秉常遣訛囉聿求蘭州米脂等五砦  
神宗不許及帝即位秉常復遣使來請司馬光言此乃邊鄙安危

卷二十六

三

之機不可不察文彥博與光合太后將許之光又欲併棄熙河安  
肅邢怨固爭之光乃召禮部員外郎前通判河州孫路問之路挾  
輿地圖示光曰自通達至熙州纔通一徑熙之北已接夏境今自  
北關瀕大河城蘭州然後可以扞蔽若捐以予敵一道危矣光乃  
止姚麟奏書以爲夏人逐其君王師是征今秉常不廢卽爲順命  
可因以息兵矣獨蘭會不可與願召諸將帥飭邊備示進討之形  
以絕其望朝廷是其議兵出殺胡平而夏兵壓境麟屯兵瓦亭賊  
逼靜邊麟將兵以待賊至邀擊之賊遁去會秉常卒遣使來告哀  
詔除元係中國及西番舊地外自元豐四年用兵所得城砦待歸  
我永樂所陷人民當盡畫以給還遣穆衍張楸往弔祭衍奏以爲  
蘭奔則熙危熙危則關中震唐自失河湟西邊一有不順則警及  
京都今二百餘年非先帝英武孰能克復若一旦委之恐後患益

滋悔將無及矣議遂止又詔諸路探報自秉常身死梁氏族人侵  
擅國事遂致諸部酋豪往往不服變亂交攻日相屠害若有投來  
西人仰相度可否收留仍更切厚與賞物募人遠探目今邊情向  
去利害縷細詳究措置聞奏庚子詔曰故夏國主嗣子乾順惟爾  
先人世修職貢計音忽至愍悼良深想與諸臣同增悲慕惟忠可  
以保國惟孝可以得民各祇乃心以服王命十二月十六日太皇  
太后甲慰詔曰詔夏國主嗣子乾順念爾守邦藐然在疚日月逾  
邁祖葬有時緬懷孝愛之深想極攀號之戚往助襄事式昭異恩  
今差供備庫使張楸充弔慰使兼賜安葬故夏國主物色具如別  
錄至可領也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冬寒汝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  
及太皇太后祭奠詔曰詔故夏國主嗣子乾順惟我列聖眷爾有  
邦非徒極其寵榮亦與同其憂患念爾哀疚惻然願懷臨遣行人

卷二十六

四

往諭至意且致奠贈之禮以爲存沒之光今差朝奉大夫尙書金  
部郎中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穆衍充祭奠使兼賜故夏國主  
贈奠物色具如別錄至可領也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冬寒比平安  
好遣書指不多及二十四日乾順進奉賀正日馬駝至使回賜詔  
曰詔故夏國主嗣子乾順省所差人進奉賀正馬駝共一百頭匹  
事具悉遠奉王正來歸時事惟此充庭之實率皆任土之宜乃眷  
忠勤良深嘉歎今回卿銀絹茶等具如別錄至可領也其差來人  
所賜物色亦具賜目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春寒比平安好遣書指  
不多及又太皇太后詔曰詔故夏國主嗣子乾順省所差人進奉  
賀正日馬駝共一百頭匹事具悉述職春朝歸誠宰旅修此效牽  
之禮致其乘服之良再閱來章式嘉忠節今回賜卿銀絹茶等具  
如別錄至可領也其差來人所賜物色亦具賜目故茲詔示想宜

知悉春寒汝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乾順復進謝恩馬馳回詔曰詔故夏國主嗣子乾順省所上表進謝恩御馬一十匹長進馬二百匹馳一百頭事具悉臨平之重以寵世臣恩報之深復馳來介載閱充庭之實備形述職之心乃眷忠勤不忘嘉歎其差來人所賜物色亦具賜目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太皇太后詔曰同遣行人往聘襄事繼陳方物來奉謝儀惟忠可以附民惟禮可以定國勉終誠節以副眷懷時梁乙埋數擾邊延安帥趙高知賊將入寇檄西路將劉安李儀曰賊犯塞門汝徑以輕兵搆其腹心已而果然安等襲洪州俘斬甚眾夏人入貢既而以重兵壓境諸將亟請益戍兵為備高徐諭之曰第謹斥堠整戈甲無為寇先戍兵不可益也因遣人誥虜虜遂潰去乙埋終不悛高使間以善意問乙埋何苦與漢為仇必欲寇第數來恐汝所得不能償所亡洪州是

卷二十六

五

也能改之吾善遇汝遺之戰袍錦絲自是乙埋不復窺塞因復縱陷國中遂疑而殺之

二年春正月夏國以其故主秉常留遺物遣使來進乙丑宋遣劉奉世崔象先齋冊封乾順為夏國主如明道二年元昊除節度使西平王例冊曰皇帝若曰於戲堯建萬邦黎民時雍周立五等重譯來賀此帝王之所同而國家之成法也咨爾乾順惟我列聖眷乃西陲錫壤建邦衛于王室保姓受氏同於宗盟爵命褒嘉恩禮甚渥今爾承其胄緒紹茲蕃屏而能事上欽肅飭躬靖虔申遣使人來陳方物達于朕聽深惟汝嘉是用稽酌典故表顯寵名錫爾以蒞土之封加爾以服乘之數誕頒丕冊以鎮一方今遣朝奉大夫起居郎直集賢院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劉奉世崇儀副使上騎都尉安喜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崔象先持節冊命爾為夏

國王承為宋藩輔夫篤於好德乃克顯先忠於戴君永膺福祉往祇明命無忝予一人之猷訓夏人復以地界為詞三月夏國遣使來謝封冊宥州送到陷蕃人三百十八口因分畫西夏地界詔郎延經略司候到日葭蘆米脂浮屠安羅四寨並特行給賜其餘不係可還城寨地土各委官畫定界至開立濠堦夏五月癸丑夏人及西蕃酋鬼章圖南川皆遂城洮州遣游師雄行邊秋七月夏人寇鎮戎軍諸堡劉昌祚等禦之而退八月癸巳詔夏國政亂主幼失藩臣禮皆強臣梁乙逋等擅權逆命其君民非有罪也與師討伐有所未忍諸路帥臣宜嚴兵自備如能洗心效順與之自新辛丑涇原路言夏人寇三川諸官軍敗之九月己未夏人寇鎮戎軍尋遁去時西邊稍寧而近塞時苦寇掠是歲夏改元天儀治平時梁乙逋用事久得前後所積歲賜金帛輒語人曰嵬名

卷二十六

六

家人管事有此功否我之所以連年點兵者欲使宋朝憚我而為國人求罷兵耳

三年春三月乙亥夏人寇德靜將官張誠等敗之夏六月辛丑夏人寇塞門若朱贊郝普等死之四年春正月甲申以夏人通好詔邊將毋生事二月乙卯夏國主遣使來謝封冊夏六月夏遣使來貢戊申賜夏國詔曰省所奏事具悉所有蘭州塞門兩處地土前詔批述已明毋復更有論請其永樂陷沒人口緣自牒報後來經隔歲久慮其閒實有死亡或後來卻有續尋到人數今已降指揮下郎延路經略司候將來送還到日若與元報人數不同亦令據今割計口支與賞絹仍將葭蘆米脂浮屠圖安羅四寨約一日給賜所有應合立界至去處並依已降朝旨及自來體例計會郎延路經略司關牒逐路帥臣各委

官隨宜相度認定守把不得更相侵越丁巳又賜詔曰省所奏昨  
差人赴延州計會將永樂等人口及所還四處城寨交換塞門蘭  
州兩處地土實在朝廷酌中裁決事具悉爾嗣守世封虔修貢職  
頃屬罷兵之後繼陳復地之言累降詔音備諭朕志豈謂歷時之  
久尚稽聞命之行忽覽奏封深亮誠款願改圖之議猶有披陳然  
事大之恭實聽裁決再惟忠順殊用歎嘉雖易地之求當一遵於  
前詔而酌中之請宜別示於優恩除漢蕃地土指諭已明難復換  
易外所有歲賜據前降詔命合候地界了日依舊今推特恩已勅  
有司更不候地界了當便仰檢會依例施行爾其體朝廷恩信之  
隆謹封置慎守之戒永思安靖用保悠長初朝議以米脂等四寨  
與夏人權涇原經略劉昌祚以為不可不報既而夏國宥州牒已  
刷到陷沒人口尋有旨給四寨仍約以委官畫地界至是夏國遣

卷二十六

使入貢樞密院擬答曰蘭州塞門兩處地前已明言毋復更請將  
來送永樂人口慮歲久死亡與元報人數不同亦計口支給償絹  
仍將四寨給賜詔即延趙高主分畫之議熙河帥范育請先畫置  
界後歸四寨尚不以為然

五年春二月己亥夏人來歸永樂所掠吏士百四十九人遂詔以  
米脂葭蘆浮圖安疆四砦還之夏得地益驕仍約以委官定置界  
夏六月夏人寇質姑勝如二堡 秋七月乙酉夏人來言畫置  
界者不以綏州例詔曰爾逃領蠻畿恪循世守伴來稱幣廷閱奏  
書永言置場之安未即溝封之畫兩界繩直罄忠順而可嘉千里  
蕪荒漚誠忱而有請力所務許蚤遂底寧惟析壤之求初無故事  
念安邊之議亦既累年願省恭勤特行開納然綏德城本無存留  
草地詔自今既欲於漢界留出草地即於蕃界亦當依數對留應

見今合立界至處並須明立封堠內外漢蕃各對留草地十里不  
令耕種仍各於草地以裏自擇安便處修建堡鋪如熟地內不可  
修建即於草地內修立各不得逼近界堠其餘置畫未盡事已令  
押伴官委曲開諭進奉使副訖及已詔即延路經略司夏國如欲  
議事許差人赴延州計議眷方陞悅義之心既輸悃幅而朝廷綏  
遠之意已示優容宜深體於恩懷亟保和於封略

六年夏四月辛丑夏人寇熙河蘭岷鄯延等路時知熙州范育言  
朝廷昨詔本路與夏國分畫自定西以北二十里與秦州隴諾堡  
界一抹取直及質孤勝如堡外亦打量二十里本路再陳汝遮形  
勢及一抹取直等處各乞隨本路利害分畫亦蒙許令與夏國商  
量然夏國自去年舉兵攻質孤勝如二堡及指隴諾取直等之事  
以為翻異又云南朝實有就和之意請勿再說及隴諾堡上取直

卷二十六

及二堡之事其言詞簡慢不遜況無質孤勝如則金城必危無定  
西以北之地則定西必危金城危則熙州有奔衝之虞定西危則  
通遠有扼亢之患二州危則賊可攘臂于中河岷焉得而守也臣  
望朝廷無以今日之不用兵為可安而深為異日虞奏至執政會  
議蘇轍曰頃與夏人商量地界欲用慶曆舊例以漢蕃見今住坐  
處當中為界此理最為簡直夏人不從朝廷遂不固執蓋朝廷臨  
事常患先易後難此先易也既而許于非所賜城寨依綏州例以  
二十里為界十里為堡鋪十里為草地非所賜城寨蓋指延州寨  
門義合石門吳堡蘭州諸城寨及通遠軍定西城要約纔定朝廷  
又要于兩寨界首相望侵係蕃地一抹取直夏人屢勉見從要約  
未定朝廷又要蕃界草地更留十里通前三十里夏人亦又見許  
凡此所謂後難也今者又欲于定西城與秦州隴諾堡一抹取直

所侵蕃地凡百數十里此不直致寇之大者也 秋八月癸未詔  
鄜延路都監李儀等以違旨夜出兵入界與夏人戰死不贈官餘  
官降等乙卯夏人寇懷遠皆閏月夏人寇麟州及神木等寨眾十  
五萬諸將不敢與戰蕃漢居民爲所殺掠焚蕩廬舍驅擄畜產甚  
眾九月丁亥夏人寇府州壬辰詔州民爲寇所掠廬舍焚蕩者給  
錢帛踐稼者賑之失牛者官貸市之丁酉詔歲出內庫緡錢五十  
萬備邊費 冬十二月夏人犯邊知太原府范純仁自劾禦敵失  
策詔貶一官徙知河南府 是歲夏改元天祐民安  
七年春二月丁卯詔陝西河東邊要進築守禦城砦 夏五月築  
李諾平城賜名定遠城初熙河分界議久不決遣陝西轉運使穆  
衍往視請介兩壘之間城諾平以按要害至此始成 秋八月己  
未詔西邊諸將嚴備毋輕出兵九月己酉永興軍蘭州鎮戎地震

卷二十六

九

冬十月庚戌朔環州地震丁卯夏人寇環州

八年夏四月丁未朔夏人來謝罪請以蘭州易塞門安遠二砦以  
遠順不常卻其請庚申詔曰省所上表遣使詣闕悔過上章及獻  
納蘭州一境地土綏州至合儀寨亦取直畫定卻有塞門乞還賜  
夏國等事具悉朕統御萬邦敦示大信眷爾嗣蕃之始亟馳請命  
之誠爰給土疆復頒歲幣豈謂受賜而往輒興犯順之師中外交  
章神民共憤朕以爾在位未久勢匪自由姑戡伐罪之大兵聊用  
禦邊之中策仍策置吏許爾自新今則遣使來庭託詞悔過何乃  
謝章之初達遽形畫境之煩言況西蕃故置中國舊地已載前詔  
不係可還其分界雖曾商量在用兵亦合隔絕然則塞門之請殊  
非所宜定西以東已有前論除河東鄜延路新邊界至許從前約  
令逐路經略司依前亦已令蘭岷經略司依先降朝旨委官候夏

國差到官詳先降指揮同共商量分畫緣夏國自元祐通貢受賜  
後來累次犯邊仍候諸路地界了日可依前別進誓表然後常貢  
歲賜並依舊例六月夏人自得四砦累遣使以地界爲言詔一府  
議

紹聖元年春正月丙申夏國遣使來貢二月夏國進馬助太皇太  
后山陵復遣使再議易地詔不允

二年秋八月詔熙河蘭岷鄜延河東路地界令諸路沿邊當職官  
司更不商量分畫只以巡綽卓望處把守牒報夏國先是元祐初  
諫議大夫孫覺議棄蘭州其後司馬光謂此數砦者田非肥良不  
可以耕墾地非險要不可以守禦欲因繼統悉皆毀撤歸其侵地  
劉摯謂供給戍守窮竭財力其最大者莫如蘭州不若捐一空城  
與之至於鄜延河東等路近置堡砦深詔大臣早有定計趙鼎欲

卷二十六

十

留塞門安遠二砦其餘或存或廢乞密降畫一付臣遵守呂陶謂  
實於邊防無分豪之益范純粹謂收復故砦廢州略無所制乞令  
以虜陷官吏丁夫悉歸朝廷而所創之地並從給賜純仁之論亦  
然蘇轍謂增置州砦坐困中國願決計棄之王存謂夏國疆地終  
久難守王岩叟謂自有葭蘆吳堡兩砦守之無所得棄之不足惜  
文彥博謂邊臣欺罔爲國生事第恐不能持久卻須自棄不若推  
恩賜予至是章惇爲相以爲十年之閒合容備至而夏人犯邊如  
故遂罷熙河等路分畫地界蓋章惇曾布方謀用兵故先勸上罷  
分畫開邊自此始

西夏紀事本末卷二十六



西夏紀事本末卷二十七

烏程張鑑春治甫著

平夏初城

元豐五年春二月進封常樂郡公董璪為武威郡王以會兵討夏故也時夏人欲與董璪通好許割駱斫龍以西地云如歸我即官爵一隨所欲董璪拒絕之整甲兵以俟入討且遣使來告帝召見其使令歸語董璪盡心守圉帝知邈川事力固不足與夏人拒但欲解散其謀使不與結和而已

六年是歲帝賜李憲詔曰昔六谷首領羅支厮鐸督輸忠朝廷協力擊賊後終成奇功殺李繼遷於三十九井當時朝廷報賞甚厚今董璪阿里骨既效誠如此宜更激勉使深入賊土求如上功阿里骨者董璪養子也

卷二十七

一

七年冬十月夏人寇涇原夏監軍人多零丁用事常率兵出入蘭州安塞之役皆其主謀神宗募人生致之不得時引兵十萬入涇原蕃漢民死者甚眾涇原經畧使盧秉遣姚麟彭孫引兵趨靜邊砦扼其歸路人多零丁戰死獲其器甲以獻按蔡條叢話以人多零丁為青唐羌誤元祐二年夏五月阿里骨及夏人寇邊都監吳猛死之癸丑夏人圍南川砦秋八月庚子授西蕃首領心牟欽璪銀州團練使溫溪心瓜州團練使以不從結駭入寇故也丁未岷州將神誼復洮州西蕃大酋領鬼章董璪別將也桀黠有謀所部兵甚銳神宗時數為邊患至是知夏人之怨失蘭州也與夏人解仇為援築洮州居之遂合縱寇邊時夏人聚兵于天都山而鬼章亦駐兵常家山前鋒已屯通遠境上軍器監游師雄將先發以制之告於熙帥劉舜卿舜卿曰彼我寡奈何師雄曰在謀不在眾團習不鬪力

卷二十七

二

此機一失後將噬臍不濟焉願為首戮三夕而後從之總管姚兕種誼請分兵兩路急裝輕齎並洮水而進兕部洮西領武勝正兵合河州熟戶破六通宗城斬首一千五百級攻講朱城遣人走間道焚黃河飛橋青唐十萬之眾不得渡誼部洮東以岷州蕃將包順為前鋒由哥龍谷會通遠蕃兵宵濟邦金川黎明至洮州城下版築未收一鼓而破遂擒鬼章青宜結并獲首領五人檻送京師斬馘數千牛羊器械芻糧以萬計餘眾奔潰溺死者數千洮水為之不流於是奏捷曰臣聞憺天威震皇武所以討不庭也今西夏授策而不謝輒陰援吐蕃鬼章結蠶搆姦欲為邊患臣與主帥合謀將義兵行伐賴陛下聖神陷城克敵斬獲以萬計生擒元惡係送北闕下願戮尸藁街蠻夷耶間以示萬里書奏百寮班賀安燾曰乾順幼豎非秉常近親獨梁乙逋利於持權與梁氏立之其族

黨酋渠善用兵者如鬼名阿吳輩皆秉常族黨多反側願望不若有以離間之彼阿吳等既不自安一旦得領重兵未必不回戈而復仇梁氏此一奇也其後夏人自相攜貳使來修貢悉如曩策種誼之知廓州也夏人將犯延安帥趙高以誼統制諸將賊聞誼至皆潰鄰延人謂得誼勝強兵二十萬為熙河蘭岷路鈴轄知蘭州蘭州與通遠皆絕塞中間堡鄣不相接質孤麻子川田美宜稼皆棄不耕誼請城納迷堡李諾大柳平結珠龍扼其要害募民耕植以省饋運於是城李諾平凡二十四日而成賜名定遠三年秋七月辛亥賜阿里骨詔曰惟爾祖先世篤忠孝本與夏賊日尋干戈亦惟我朝廷爵秩之隆用能保爾子孫黎民之眾肆朕命爾嗣長乃師而自承襲以來疆酋外擅爾弗能禁恣其所為遂據洮城以犯王略陰連夏賊約日盜邊朕愍屬羌之無辜出偏師

而問罪元惡俘獲餘黨散亡山後底平河南綏服朕惟率酋素而  
捍疆場乃爾世功叛君父而從仇讎豈其本意庶能改過未忍加  
兵果因物以貢誠願洗心而效順爾既知悔朕復何求

七年冬十月丁卯夏人寇環州及永和諸砦凡七日始解去初知  
慶州章案數遣輕兵出討屢有功斬獲部族不敢盪居案策其必  
報乃取點羌昭以厚利管而遣之若得罪而逸者因使事虜刺其  
舉兵所向即馳歸以告果知羌情將寇環州案乃選精兵萬餘統  
以二驍將使營遠塞而授之策曰賊進一舍我退一舍彼必謂我  
怯爲自衛計不備吾邊壘乃銜枚由間道繞出其後或乘障堡或  
伏山谷間伺以擊其歸又以境外皆沙磧近城百里有牛圈所積  
水足以飲人馬乃夜遣眞毒藥虜圍環州數日無所獲而歸所遣  
驍將折可適屯師洪德城伺夏師退識其母梁氏旗幟城中鼓譟

卷二十七

三

而出馳突躡轢虜大敗而去斬首千餘級獲牛馬橐駝鎧仗以萬  
計過牛圈飲其水且盡人馬被毒而奔迭蹂踐墜塹谷而死重傷  
而歸者不可勝計梁氏幾不得脫盡棄其供帳襜褕之物而逃前  
此邊上功狀多虛或以易爲難或奪甲與乙廣張俘級習以爲常  
案獨覈實第勞無少欺微倖者不悅頗有謗之者案不恤也

紹聖三年春二月丁亥夏人寇義合砦三月癸巳夏人圍塞門砦  
秋八月辛酉夏人寇德靖寧順二砦九月折可適與夏人戰于  
雞靶嶺敗之 冬十月壬戌夏人寇鄜延陷金明砦戊辰詔被邊  
諸路相度城砦要害增嚴守備甲申以知大名府呂惠卿知延安  
府夏人自得四砦連歲以畫界未定侵擾邊境且遣使欲以蘭州  
一境易塞門二砦朝廷不許至是又將大舉入寇鄜延經略使呂  
惠卿謀知之乃制策應十一軍悉屯於城裏與外軍相近部分既

定夏主李乾德奉其母梁氏率眾五十萬大入鄜延渡河至烏延  
口分爲三路西自順寧招安砦東自黑水安定砦中自塞門龍安  
砦金明以南二百里間相繼不絕是月自長城晝夜疾馳至青龍  
平距府城五里盡圍諸寨而以輕兵與諸將戰賊亦爲十一寨其  
二在金明北其九在金明南列營環城乾順子母親督桴鼓縱騎  
四掠知麟州有備復還金明而後騎之精銳者留龍安邊將悉兵  
掩擊不逞初賊欲以重兵圍延州而後南掠鄜州及至延州見有  
備欲攻則城不可近欲掠則野無所有欲戰則諸將按兵不動欲  
南則有腹背受敵之患留二日即拔寨北去攻陷金明砦守兵二  
千八百惟五人得脫城中糧五萬石草千萬束皆盡惠卿遣將追  
之賊以精騎殿而不奔第四將張輿及李淮戰死諸將不敢擊先  
是七月間阿里骨以夏人師期來告賜詔曰阿里骨累據黑河路

卷二十七

四

經略安撫司等奏及近淮進奉渴失納余龍到關累以夏人情狀  
傳報朝廷事具悉卿嗣有封域世爲藩垣而能屢覘敵情密陳邊  
計緬惟誠篤深眷余懷至是帝聞有夏寇泰然笑曰五十萬眾深  
入吾境不過十日勝不過一二砦須去已而果破金明引去既去  
留一書實漢人頸上曰貸汝命爲吾投經略使處其言曰夏國昨  
與朝廷疆場小有不同方行理究不意朝廷改悔御與坐圍鋪處  
立界本國以恭順之故亦屢勉聽從遂于境內立數堡以護耕而  
鄜延出兵悉行平蕩又數數入界殺掠國人共憤欲取延州終以  
恭順止取金明一砦以示兵鋒亦不失臣子之節也延帥呂惠卿  
上樞密院而不以聞十二月乙亥夏獻金明之俘於遼  
四年春正月甲午涇原路鈐轄王文振敗夏人于沒煙峽二月丙  
寅夏人寇綏德城三月壬戌夏人犯麟州神堂堡出兵討之進築

胡山砦庚午夏人大至葭蘆城下知右州張構等擊走之辛巳西上閤門使折克行破夏人于長波川斬首二千餘級獲牛馬倍之初克行居行開無所知名賊寇慶州種諤拒之令河東出師爲援克行請行爲先鋒戰葭蘆川以功遂知府州西夏久窺河外克行每出必勝賊畏之夏四月庚子知保安軍李沂伐夏國破洪州環慶鈴轄張存入鹽州俘戮甚眾及還夏人追襲之復多失亡甲辰知渭州章粲城平夏粲以夏人猖獗上言城葫蘆河川據形勝以備夏朝廷許之遂合熙河秦鳳環慶鄜延四路之師陽繕理他砦數十所以示怯而陰具版築守戰之備出葫蘆河川築二砦于石門峽江口好水川之陰夏人間之帥眾來襲粲迎擊敗之二旬又二日城成賜名曰平夏城監平砦粲檄知鎮戎軍口口口固守鎮戎時四路之兵無慮三十萬聽命于粲以總管王文振爲統制

卷二十七

五

以折可適爲前軍而副之前軍遇敵求援可適請文振益兵發熙河卒二千人失道盡赴坑谷死文振懼歸罪可適劾其擅興違制奪十三官而罷粲請留之乃以可適權第十三將而趙隆爲第九將與夏人戰隆功爲多其涇原路第一將則劉仲武子文也夏人欲犯天聖砦主帥檄仲武會兵約過某日賊不來則分屯去仲武得賊的期乞緩分屯主帥止留一將及仲武軍賊果至仲武力戰禦之賊乃遁去遂遷仲武熙河路兵馬都監時李顯忠亦爲鄜延路兵馬都監兼充第六正將西戎入寇顯忠屢擊之自是無敢犯塞章惇因請絕夏人歲賜而命沿邊諸路相繼築城于要害以進拓境土凡五十餘所六月丁酉環慶路安疆砦成甲辰熙河進築青石峽成詔賜人役及防拓軍兵緡錢有差尋賜名西平秋八月己酉彗星見西方鄜延經略使呂惠卿復宥州惠卿乞諸路出

兵乘便討擊詔河東環慶並聽惠卿期約遂遣將官王愨攻破宥州尋又奏築威戎威羌二城加惠卿銀青光祿大夫時章惇肆開邊隙故諸道興役進築屢被爵賞

元符元年春二月戊辰知蘭州王舜臣討夏人于塞外築興平城三月丙辰米脂砦成丙子築熙河通會關夏五月呂惠卿帥師使劉安苗履破夏人于大沙堆六月夏遣使求援于遼丙戌遣官分詣鄜延涇原河東熙河按驗所築城砦冬十月夏人寇平夏渭州之西地數百里而平夏處其中初涇原經略章粲謂諸將曰新邊控扼誰可付者皆曰非郭成不可遂辟成爲第十一將以戊平夏西賊自失地之後朝夕憤恚至是以兵號三十萬犯塞國主與其母自將攻平夏城自己卯至壬辰晝夜疾攻成等城守益堅寇乃造高車以臨城載數百人填壕而進俄有大風震折寇一夕

卷二十七

六

遁去戎母慙憤勢面而還章粲追擊獲其勇將鬼名阿里西壽監軍妹勒都通斬獲甚眾夏人震駭阿里西壽妹勒都通二人者乃西羌之將皆勇悍善戰屢爲邊患朝廷密詔圖之粲知其虛可襲會二酋以放牧爲名窺伺境上十二月遣折可適郭成等閒以輕騎二千衙枚捷走出盪羌六道分進寇不及知夜入其室執之盡得其家屬俘馘三千餘人獲牛羊不啻十萬種羌震懾計其地即天都山也可適因請以秋葦川爲砦南牟爲州詔名砦曰臨羌州曰西安而以可適知州事曾布白上此非常之功可賀上曰可賀否布曰鬼章亦賀及告陵廟此功不在鬼章下惇等皆曰此奇功也捷至帝御紫宸殿受百官賀案在涇原日久嘗言夏嗜利畏威不有懲艾邊不得休息宜稍取其土疆如古削地之制以固吾圉然後諸路出兵擇要害不一再舉勢將自蹙矣因召知府州折克

行問策克行條具所見遂以師出界分遣諸將約束爲深入窮討  
之狀賊疑不敢動遂城葭蘆時河東進築八砦通道鄜延帥秦希  
甫至議築先後克行請以兩路兵同時深入先築遠者出賊不意  
帥用其策卒城之葢章惇與秦同宗言多見采由是創州一城砦  
九屢敗夏人進築西安城於天都山建西安州而諸路亦多建城  
砦以備夏及是有平夏之捷夏人不復振矣十一月辛酉夏復遣  
使求援于遼

二年春二月甲申夏人以母喪遣使來告哀且謝罪詔卻其使  
因進章惇等官秩鬼名阿里等至憫下並貸其命 秋九月庚子  
朔夏國遣使來

契丹婚媾

雍熙三年初西夏臣宋有年賜姓曰趙春二月癸卯繼遷叛宋始  
來降遼授以定難軍節度使銀夏綏宥等觀察處置使特進檢  
校太師都督夏州諸軍事弟繼沖為副使遂復姓李是為遼聖宗  
統和四年也 冬十月遣使貢于遼十二月李繼遷率五百騎款  
遼境言願昏大國永作藩輔  
端拱元年春三月癸未繼遷遣使貢于遼  
二年春正月壬辰李繼遷與兄繼捧有怨乞與遼通好遼主知其  
非誠不許壬辰繼遷貢于遼戊戌遼以王子帳節度使耶律襄之  
女封義成公主下嫁繼遷賜馬三千匹

卷二十八

淳化元年春正月繼遷遣使如遼謝三月丁丑繼遷遣使貢于遼  
秋九月壬辰繼遷遣使如遼獻宋俘 冬十月丙午繼遷以大  
敗宋軍如遼告十二月癸卯繼遷下宋麟鄜等州使告于遼十二  
月庚戌遼遣使封繼遷為夏國王  
二年春二月丙午夏國遣使告伐宋之捷於遼 夏四月乙亥夏  
國王李繼遷遣杜白如遼謝封冊 秋七月繼遷以復宋銀綬二  
州告于遼 冬十月壬申夏國王李繼遷遣使上宋所授敕命於  
遼丁丑繼遷之兄定難軍節度使李繼捧自宋附遼授開府儀同  
三司檢校太師兼侍中封西平王仍賜推忠效順啟聖定難功臣  
十二月遼始聞夏國王繼遷潛附于宋初夏州李繼遷叛宋請附  
于遼遼招討使韓德成請納之既得繼遷諸夷皆從未幾以山西  
城邑多陷奪兵柄李繼遷受宋賂潛懷二心至是遼命德威持詔

率兵往諭之

三年春二月乙丑朔日有食之韓德威奏繼遷託以西征不出德  
威至靈州俘掠以還庚寅夏國以韓德威俘掠遣使告于遼遼賜  
詔安慰 冬十月壬申夏國王遣使貢于遼  
五年遼以夏人梗邊皇太妃受命蕭撻凜總烏古及永興宮分軍  
討之  
至道元年春三月癸丑夏國遣使貢于遼 秋八月丙子夏國遣  
使如遼進馬 冬十二月辛巳夏國以敗宋師遣使告于遼 初  
宋永安節度使折御卿病遼謀知之韓德威復為繼遷所誘遂率  
眾入邊以報子河汭之役御卿與疾而出德威聞之遂頓兵不敢  
進

卷二十八

二年春正月丙寅夏國遣使貢于遼  
三年春二月丙午夏國遣使貢于遼三月己巳夏國破宋兵遣使  
告于遼己卯遼封夏國王李繼遷為西平王 夏六月壬子夏國  
遣使如遼謝封冊 冬十二月夏國遣使貢于遼  
真宗咸平元年春二月庚子夏國遣使貢于遼  
三年冬十一月甲戌朔遼授西平王李繼遷子德明為朔方節度  
使  
四年春三月乙亥夏遣李文貴貢于遼 夏六月戊午夏國奏下  
宋恆環慶等三州于遼遼賜詔褒之  
五年春正月甲寅夏國遣使貢馬駝于遼 夏六月夏遣劉仁勛  
告遼下宋靈州  
六年夏五月丁巳西平王李繼遷薨其子德明遣使告于遼先期  
於行宮左右下御帳設使客幕次於東南至日北面臣僚各常服

其餘臣僚並朝服入朝使者至幕次有司以嗣子表狀先呈樞密院准備奏呈先引北面臣僚并矮敦已上近御帳相對立其餘臣僚依班位序立引告終人使右入至丹墀面殿立引右立揖少前拜跪奉訖宣問若嗣子已立恭身受聖旨奏訖復位嗣子未立不宣問引右下丹墀面北鞠躬通班畢引而殿再拜不出班奏聖躬萬福再拜出班面謝天顏復位再拜出班謝遠接復位再拜贊祇候退就幕次再入依前北面鞠躬通辭再拜敘戀關再拜贊好去禮畢六月己卯贈繼遷尙書令遣西上閤門使丁振弔慰 秋九月己亥夏國李德明遣使如遼謝弔贈 景德元年春三月乙未李德明遣使如遼上繼遷遺物 秋七月甲申遼遣使封夏國李德明爲西平王 冬十月己酉德明遣使如遼謝封册

卷二十八

三

二年春二月丁巳夏國遣使告遼下宋青城 三年遼以耶律唐古爲西南面巡檢歷豪州刺史禁姦民鬻馬于夏界 四年秋七月壬申西平王李德明母薨遼遣使弔祭甲戌遣使起復 大中祥符二年夏四月遼於中京大定府設來賓館以待夏使凡西夏國進奉使至遼朝見儀臣僚常朝畢引使者左入至丹墀面殿立引使者上露臺立揖少前拜跪附奏起居訖俛興復位閣使宣問某安否鞠躬聽旨跪奏某安俛伏興退復位引左下至丹墀面殿立禮物右入左出畢閣使鞠躬通某國進奉使姓名候見共一十七拜贊祇候平立有私獻過畢揖使者鞠躬贊進奉收訖贊祇候引左上殿就位立臣僚使者齊聲嗜酒三行引使左下至丹

墀謝宴五拜畢贊有勅宴五拜祇候引右出禮畢於外賜宴客省伴宴仍賜衣物西夏朝辭儀常朝畢引使者左入通某國某使祇候辭再拜不出班起居再拜出班戀關致詞復再拜賜衣物謝恩如常儀若賜宴五拜畢贊好去引右出 冬十二月辛卯遼皇太后崩于行宮壬辰遣使報哀于夏

三年秋九月乙酉遼使冊西平王李德明爲夏國王

五年夏四月壬寅夏國遣使進良馬於遼 冬十一月己亥遼賜夏國使東頭供奉官曹文 呂文貴寶珪祐守榮武元正等爵有差

六年秋七月乙未遼西南招討使政事令斜軫奏党項前後叛者多投西夏西夏不納上怒欲伐之遂詔李德明今党項叛我欲西伐爾當東擊毋失犄角之勢八月壬戌遼遣引進使李延安賜夏國王李德明及義成公主車馬 天禧二年夏六月戊午吐蕃王并里尊奏凡朝貢乞假道夏國從之

卷二十八

四

五年冬十一月癸未夏遣使貢於遼 乾興元年秋九月壬寅遼遣堂後官張克恭充夏國王李德明生日使

天聖四年冬十月庚辰遼遣使問夏國五月與宋交兵之故 六年夏六月遼以吳克荷充賀夏國王生辰使

九年夏六月己卯遼聖宗崩興宗即位甲申遣使告哀于夏 秋九月庚申夏國使遼奉慰 冬十月丁酉夏國遣使聘於遼十二月是歲遼以興平公主下嫁夏國王子元昊以元昊爲夏國公駙馬都尉

明道元年冬十一月丙戌夏國遣使賀遼應聖節辛卯夏國王李德明薨冊其子夏國公元昊爲夏國王

二年春正月乙酉夏遣使貢于遼 冬十二月己酉遼禁夏國使沿路私市金鐵

寶元元年春三月辛亥夏遣使貢于遼 夏四月己巳遼以興平公主薨遣使于夏問故

康定元年秋七月乙丑宋遣郭禎以伐夏報遼

慶曆元年春正月庚戌遼遣南院宣徽使蕭特末翰林學士劉六符使宋問興師伐夏二月知保州王果言遼人潛與元昊相結

冬十二月壬子遼禁吐渾党項鬻馬于夏國詔沿邊築寨以防之

三年春正月辛未遼遣同知析津府事耶律敵烈樞密院都承旨

王惟吉諭夏國與宋和二月己酉夏國使遼賀加上尊號甲寅耶

卷二十八

五

律敵烈等使夏國還奏元昊罷兵遼卽遣使報宋 夏四月庚子

夏遣使進馬馳于遼 秋七月庚寅夏遣使上表于遼請伐宋不

從 冬十月壬子夏人侵党項遼遣延昌宮使高家奴讓之自是

遼夏連兵數載

至和元年春正月戊子夏遣使貢方物于遼 夏五月己巳夏乞

進馬馳于遼遼主命歲貢之壬辰夏遣使貢于遼 秋七月己巳

夏遣使求昏于遼 冬十月夏進誓表于遼

二年遼興宗崩遣使報哀于夏道宗卽位二月甲寅夏遣使如遼

賀加尊號 秋九月遼以先帝遺物賜夏

三年夏四月夏遣使如遼會葬

八年春正月遼禁民鬻銅於夏

英宗治平二年夏五月夏遣使貢于遼

四年冬十一月夏遣使進回鶻僧金佛梵覺經于遼十二月夏國主諒祚薨

神宗熙寧元年春二月壬子諒祚子秉常遣使報哀于遼三月丙子遼遣使弔祭乙未秉常上遼以其父遺物 冬十月戊申遼冊

秉常爲夏國王十二月辛亥夏遣使貢于遼

二年七月乙丑朔日有食之戊辰夏國遣使如遼謝封冊 冬十

一月戊申夏遣使如遼乞賜印綬

六年冬十一月壬辰夏遣使貢于遼

九年春三月辛酉遼太后殂癸亥遣使報哀於夏戊寅遼以太后

遺物遣使遺夏夏六月夏遣使如遼弔祭

元豐二年冬十月戊戌夏遣使貢于遼

五年六月夏遣使貢於遼

卷二十八

六

八年春二月己巳夏國獲宋將張天一遣使獻俘于遼 夏六月

丙辰夏遣使貢于遼

八年冬十月戊辰夏國主秉常遣使于遼報其母梁氏哀

哲宗元祐元年冬十月丁亥遼以夏國王李秉常薨遣使詔其子

乾順知國事己亥夏國主乾順遣使上其父遺物于遼

三年秋七月丙辰遼遣使冊乾順爲夏國王

四年夏六月夏遣使如遼謝封冊

紹聖二年冬十一月甲辰夏國進貝多葉佛經于遼

元符二年春正月己酉遼詔夏國王李乾順伐拔思等部 冬十

一月乙酉夏國以宋罷兵遣使謝遼

三年冬十一月戊子夏國王乾順遣使于遼請尙公主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春正月遼道宗殂天祚卽位改元乾統二月

乙未遣使告哀于夏 夏四月丙申夏遣使如遼慰奠 冬十二月丁酉夏遣使如遼賀

崇寧元年夏丙午李乾順復遣使于遼請尙公主壬子李乾順爲宋所攻遣李造福田若水求援于遼

二年夏六月辛酉乾順復遣使於遼請尙公主 冬十月庚申夏遣使求援于遼

三年夏六月甲寅夏復遣李造福田若水如遼求援

四年春正月乙亥夏復遣李造福等至遼求援且乞伐宋丁酉遼遣樞密直學士高瑞禮等諷宋罷伐夏兵三月壬申遼以族女南

仙封成安公主下嫁夏國王李乾順 夏六月甲戌夏遣使如遼

謝及貢方物 冬十二月己巳夏復遣李造福田若水求援于遼

癸酉宋遣林洙如遼議與夏約和

卷二十八

七

五年夏六月辛巳夏遣李造福等如遼謝 冬十一月宋與夏通好

大觀二年夏六月壬寅夏李乾順以成安公主生子使告于遼

三年春三月戊午夏以宋不歸侵地復遣使告遼

四年夏六月癸未夏遣李造福等貢于遼

政和元年夏六月戊戌夏成安公主朝于遼

三年夏六月丙辰夏國貢于遼

西夏紀事本末卷二十八



遼人救援

元祐元年冬十月丁亥遼遣使詔夏國主秉常子乾順知國事時遼道宗大安二年也

三年秋七月丙辰遼遣使冊李乾順為夏國王

四年夏六月甲寅夏遣使如遼謝封冊

七年夏六月乙丑夏國以朝廷屢次征伐遣使乞援于遼

紹聖三年冬十二月乙亥夏遣使獻金明之俘于遼

元符元年夏六月夏遣使求援于遼 冬十一月辛酉復遣使求

援于遼時以鬼名阿里及妹勒都進見獲於章窠故也

二年春二月甲申夏人以國母喪遣使來告哀且謝罪卻其使戊

卷二十九

子鄜延鈴轄劉安敗夏人于神堆夏人告敗于遼以求援三月丙

辰遼人為夏故來請緩師遼主遣僉書樞密院事蕭德崇來為夏

人議和仍獻玉帶蕭德崇等見上遂言北朝皇帝敢告南朝皇帝

西夏事早休得即甚好上令荅之曰西人累年犯順理應討伐何

故遣使德崇等唯唯而退其國書略曰粵惟夏臺實乃藩輔累承

尙主迭受封王近歲以來連表馳奏稱南兵之大舉入西界以深

圖懇求救援之師用濟攻伐之難理當依允事貴解和蓋遼之于

宋情重祖孫夏之於遼義隆甥舅必欲兩全于保合豈知一失於

緩存而況于彼慶曆元豐中曾有披聞皆為止退盜謂輒違先旨

仍事遠征倘蔽議以無從慮造端之有自因詔遣郭知章報聘築

環慶定邊城 夏四月辛卯遼汎使蕭德崇回復書曰載書藏府

固和好於萬年使節馳報達誠心于二國既永均於休戚宜共嫉

夫兇姦惟西夏之小邦乃本朝之藩鎮曲加封殖俾獲安完雖于

北嘗豫婚姻之親而在南全居臣子之分函容浸久變詐多端爰

自累歲以來無復事上之禮賜以金縉而巳加之封爵而愈驕

殺掠吏民圍犯城邑推原罪惡在所討除聊飭邊防稍修武事築

據要害扼控奔衝輒于去歲之冬復驅竭國之眾來攻近塞凡涉

兩旬自取死傷數以萬計糧盡力屈眾潰宵歸更爲詭誕之詞往

求拯救之力狡狴之甚于此可知采聽之聞固應洞曉必謂深加

沮卻乃煩曲爲勸和示以華緘將之聘幣禮雖形于厚意事實異

於前聞緬料雅懷誠非得已願于信誓殊不相關惟昔興宗致書

仁祖諭協力蕩平之意深同休外禦之情至欲全除使無唯類謂

有稽于一舉誠無益于兩朝祖宗詒謀斯爲善美子孫繼志其可

毋忘今者詳味縛詞有所未諭輒違先旨諒不在茲如永念于前

卷二十九

徽宜益敦于大信相固守傳示無窮矧彼夏人自知困蹙哀祈

請命屢叩邊關已戒封疆之臣審觀情偽之狀倘或徒爲空語陰

蓄姦謀暫示柔伏之形終懷窺伺之志則決須討伐難議矜容若

出自至誠深悔前罪所言可信聽命無違即當徐度所宜開以自

新之路載惟聽達必亮惘惘方屬清和冀加葆蓄續遣使人詒謝

以次又回劄子曰夏國自李繼遷之後建國賜姓莫非恩出當朝

所有疆土並是當朝郡縣之地昨自元豐以來累次舉兵犯塞中

間亦曾赦其罪戾加以封冊許令朝貢兼歲賜金帛又遣官與之

分畫疆界而狡詐反覆前來於陝西河東作過不一無非母子同

行舉國聚兵攻圍州軍城寨去冬又於涇原路攻打城寨近二十

日攻城之人被殺傷者不啻萬數勢窮力屈方官遁歸比之日前

愆過不爲不重以此逐路邊臣各須出兵討逐捍禦及於控扼賊

馬來路修築城寨禦其犇衝夏人自知罪惡深重乃更構造詭詞飾非文過于告北朝求為救助緣南北兩朝百年和好情義至厚有同一家夏國犯順罪惡如此在北朝所當共怒兼詳慶曆四年興宗皇帝致書仁宗皇帝云蠢爾元昊早負貴朝疊遣林牙齋詔問罪尚不悛心近誘過邊民二三百戶今議定秋末親領師徒直臨賊境又云恐因北軍深入卻附貴朝或再乞稱臣或依常作貢緬惟英晤勿賜允從又慶曆五年書云元昊縱其兇黨擾我親鄰屬友愛之攸深在蕩平之亦可又云藩服亂常式貢修之不謹親鄰協力務平定以斯宜又皇祐元年再報西征云元昊伺窺邊事特議討除再幸邊方欲殲元惡而夏國馳告元昊云亡嗣童未識於矜存狡佐猶懷於背誕載念非緣逃戶可致親征熟料兇頑終合平蕩苟有稽於一舉誠無益於兩朝至皇祐二年報西征回則

卷二十九

三

云爰自首秋親臨寇境先驅戰艦直濟洪河尋構浮梁泊成戍壘六軍蓄銳千里鼓行又云專提騎旅徑趨巢窟牧貨財戈甲印綬廬帳倉敖馳橐之餘焚燒殆盡蠶毒尋挫噍類無遺非苟竄殘全除必去又云兼於恃險之津已得行軍之路時加攻擾日蹙困危雖悔可追不亡何待戰想同休之契頗協外禦之情深惟北朝興宗皇帝惇篤勸和情義兼致方夏人有罪則欲協力討除及西征勝捷則馳書相慶慮彼國稱臣修貢則欲當朝勿賜允從今來兩朝歡好歲久契義日深在於相與之心宜有加于前日今乃以夏人窮蹙之故詭詞干告既移文計會又遣使勸和恐與昔日興宗皇帝書義稍異况所築城寨並無與北朝邊界相近之處即非有違兩朝信誓必料北朝臣寮不曾檢會往日書詞及所立誓約子細間達尋具進呈奉旨據夏人累年於當朝犯邊作過理合討

卷二十九

四

除況今來旨是驅逐備禦於兩朝信誓及久來和好殊不相干兼夏人近以事力困窮見累次叫關諭命且云國母喪亡姦臣授首欲遣使告哀謝罪緣夏國久失臣節未當開納今以北朝遣使勸和之故見令邊臣與之商量及緣夏人前來曾一面請款一面犯邊慮彼當計窮力屈之時所為恭順以緩我邊備候邊臣審察見得情偽若依前狡詐內蓄姦謀俟後少蘇復來作過則理須并禦及行討伐若果是出於至誠服罪聽命亦當相度應接許以自新初德崇堅乞國書內增退休兵馬還復土疆等語往復議論卒不從德崇留京師凡三十七日乃歸丁酉築威羌城戊戌築鄜延河東路暖泉烏龍峯章惇乞退遂徑出居僧舍其家已先出帝乃令約攔行李勿受惇乞解機務章奏夏五月以進築畢功赦陝西河東先是夏人三遣使至鄜延而謀言梁氏之死乃北遠遣人敵殺之使乾順自理國事呂惠卿以謂若誠有之則北朝欲西人之歸已可知我若應答太迂所求難與則是怒彼以堅之北歸而畫河為界必無聽從之理乃上疏曰兩敵之所以在河外者以有河南為之限所以有河南者以有橫山為之阻今若畫河為界則皆失之彼豈不思一葦可渡而據山之險他路臣不能知如本路所築九寨與暖泉金湯二寨幸皆就緒東西殆千里而新築之外更拓二三十里以為堡鋪則形勢膏腴占據殆盡乾順因其母死歸咎姦臣殺之以謝罪而請入貢則我雖未能一舉而覆巢穴然自有國以來用兵西方未有如今日之盛也是春夏人又四遣使來其詞滋恭朝廷亦得其近土首領道其密謀以為急則納土北歸遂命呂惠卿說諭漸示接納之意庚戌築鄜延金湯城癸亥建西安州及天都等砦六月庚辰賜蘭會州新砦名會州城甲午賜環

慶路之字平關戊戌築定邊白豹城訖工 秋九月庚子朔夏人來謝罪樞密院言西人近寇涇原狼狽遁歸計窮請命理難便收假令異日許和亦當畫河爲界既而遣使三至乃詔呂惠卿諭以謝表止是虛文若將首謀二人先執以獻方敢受表 冬十二月庚子夏人屢敗遣其臣令能寇名濟等來謝罪且進誓表略曰伏念臣國起禍之基由祖母之世蓋大臣等僭竊之事故中朝興平伐之師今母氏殂殞姦臣誅竄故得因馳哀使附上謝章願追列祖之前猷特賜曲全之大德仍通常貢獲紹先盟丁未詔曰勅夏國主乾順省所上表具悉爾國亂常歷年於此迨爾母氏復聽姦謀屢興甲兵擾我疆場天討有罰義何可容今兇黨殲除爾既親事而能抗章引慝冀得自新朕嘉爾改圖姑從矜貸已指揮諸路經略司令各據巡綽所至處明立界至并約束城寨兵將官如西

卷二十九

五

人不來侵犯卽不得出兵過界爾亦當嚴戒緣邊首領毋得侵犯邊境候施行訖遣使進納誓表當議許令接收至是來上誓表有飭置吏而永絕爭端誠國人而常遵聖化若違茲約則咎凶再降倘背此盟則基緒非延等語壬寅答詔曰爾以兇黨造謀數干邊吏而能悔過請命祈紹先盟爾之種人亦吾赤子措之安靖乃副朕心嘉爾自新俯從厥志爾無爽約朕不食言所宜顯諭國人永遵信誓除置界並依已降詔旨以諸路人馬巡綽所至已立界埃之處爲界兼遼川青唐已係納土歸順各有久來界至今來並依漢界及本處部族有逃叛入夏國者卽係漢人並其餘應約束事件一依慶曆五年正月二十二日誓詔施行自今後恩禮歲賜並如舊例自是西陲之民少安是歲夏改元永安 三年夏帝崩徽宗登極賜夏國主銀絹詔曰詔夏國主朕欽承駿

命嗣守丕基眷西土之世臣實本朝之蕃衍宜推慶賜昭示寵恩今差左藏庫副使李昭琪賜登極銀絹具如別錄至可領也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夏熱比平安好否書指不多及 冬十月賜夏國主曆日詔曰詔夏國主朕始承天命恭授人時眷言西陲世稟正朔乃前嗣歲誕布新書俾我遠民咸歸一統尙遵時令益楙政經今賜元符四年曆日一卷至可領也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冬寒比平安好否書指不多及 冬十二月又賜進登位土物回詔曰西夏國主省表具所賀登位并差人進奉御馬一十四匹長進馬二百匹馳一百頭事具悉朕丕承七聖光宅萬邦眷西土之世臣效本朝之貢職黃朱布乘陪隸在廷備見悃誠彌嘉恭恪其差來入所賜物色亦具賜目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冬寒比平安好否書指不多及

卷二十九

六

西夏紀事本末卷二十九

烏程張鑑春治甫著

二蔡構釁

元符三年春三月王贍留鄯州縱所部剽掠羌眾攜貳森摩結等諸侯帳謀反贍擊之悉捕斬城中羌積級如山詔奔鄯州初王贍諷諸羌酋籍勝兵者皆涅其臂無應者籤羅結請歸帥本部為倡贍聽之去遂嘯聚數千人圍邈川夏眾十萬助之城中危甚苗履姚雄帥所部來援圍始解

徽宗崇寧元年夏改元貞觀

二年夏五月王厚與童貫及諸將議曰南宗寨在州之北距夏國卓羅右廂監庫司百里而近夏人交構諸羌易生邊患今若城之可以控制夏人

卷三十

三年春三月壬寅童貫王厚帥大軍發熙州遣知通遠軍潘逢權領湟州知會州姚師閔權領蘭州控禦夏國邊面 夏四月庚午王厚過湟州並夏國東南境上耀兵巡邊 秋九月初蔡京使王厚招夏卓羅右廂監軍仁多保忠厚言保忠雖有歸意而下無附者章數上不聽京責厚愈急厚乃遣弟詣保忠還為夏邏者所獲遂追保忠赴牙帳厚以保忠縱不為夏所殺亦不能復領軍政使得之一匹夫耳何益於事京怒令以金帛招致之夏乃點兵延渭慶三路各千騎出沒聲言假兵于遼而朝廷用京計又命西邊能招致夏人者毋問首從賞同斬級令陶節夫經制陝西河東五路在延安大加招誘夏主遣使異請皆拒之又令殺其放牧者夏人遂入鎮戎略數萬口而去既而又遣渭川蕃落兵士翟勝持檄抵鎮戎軍城下自稱詰斥蔡京蔡卞主權故京卞必欲舉兵討之實

因此檄也於是羌酋溪賒羅撒居臨哥城誘夏國人寇合兵逼宣威城下塞知鄯州隴右都護高永年用知河州劉仲武為統制發五萬人禦之出西寧城未三十里而賊至仲武欲持重固壘永年易賊迎戰遂大敗永年帳下親兵皆所招納蕃部熟戶也遽執永年以叛多羅巴謂其下曰此人奪我國使我宗族漂落無處所遂殺之探其心肝以食焉已而溪賒羅撒羌眾復焚大通河橋以叛新置大震事聞帝怒親書五路將帥劉仲武等十八人姓名勅御史侯蒙往秦川逮治仲武亦引咎自劾長流嶺表命未下會復與夏人戰傷足帝聞之免赴貶所

卷三十

四年春閏二月夏屢遣使請昏於遼至是遼封族女為成安公主嫁夏國王李乾順遼夏以鐵錢為兵器若雜以錫鉛則脆而不可用詔從之三月夏遂乘勝犯熙河城中羸卒僅四千城主楊維忠以便宜發常平錢募敢死士虜有善礮者所擊樓櫓摧折維忠以一矢殪之賊大駭乃開門出敢死士接戰時韓世忠在行閒夏以重兵次蒿平嶺世忠出閒道部敢死士死關一騎士銳甚問知為駙馬兀朮世忠手斬之而還樞密院言廊延路經略司奏已收復銀州乞賜名詔依舊先是陶節夫議出師城銀州官屬皆不願至有引承樂事以爭者又曰夏人東出不過至麟府此去不逾旬奈何節夫曰我計之熟矣夏人必西趨涇原諸君不我從當以二子與士卒同死生遂選取彥端為都統制而節夫二子隨行疾驅至銀州夏眾來拒者猶萬人我師既陣一擊而敗遂城之五日而畢夏人果趨涇原擾蕭關築事洎聞城銀州亟引兵來爭城成已幾月矣事聞節夫彥端各遷一官是月夏人攻塞門砦 夏四月辛未遣其僉書樞密院蕭良來為汎使言朝廷出兵侵夏國今茲

大遼以帝妹嫁夏國主請還所侵夏地又遣樞密直學士高瑞禮來聘並爲夏人請罷兵也蔡京謂虜書悖慢答書甚峻上令易之曰夷狄當示包容今西邊方用兵不宜開北隙遣翰林學士林摠報之戊寅夏寇臨宗砦已丑夏人寇順靈砦鄜延路第二副將劉延慶擊破之生擒賞屈并熙河招到僞王子益麻党征復攻湟州北蕃市城知州辛叔獻等擊卻之冬十一月林摠使遼因蔡京密諭見遼主跪上國書仰首日夏人欺寇邊朝廷興師問罪以北朝屢遣講和之使故務令心今踰年不進誓表不遣使賀天靈節又築虎徑嶺馬練川兩堡侵寇不已北朝若不窮詰恐非所以踐歡和之意也

五年春正月辛丑遼又遣知北院樞密使蕭得里底知南院樞密使牛溫舒來諷歸所侵夏地三月乙卯許夏人平廢銀州爲銀川

宋三一

三

城罷五路經制司徒陶節夫知洪州秋七月夏人納款李乾順奉表謝罪詞極恭順答詔略曰除先朝所畫之疆損崇靈新取之地時知樞密院張康國奏詔內難爲帶北朝遣使和解之語上曰北朝於夏國以此爲恩若不言及疑中國不信乃詔夏國其城堡誓表至則賜之夏又言故事地界先定載于誓言所以守之也未肯進誓表八月以與夏通好遣禮部侍郎劉正夫如遼報聘大觀二年夏五月以復洮州功賜蔡京玉帶六月甲午以平夏城爲懷德軍冬十二月夏人入貢秦州觀察使知府州折克行沈勇有力在邊三十三年戰功最多夏人畏其威名號折家父四年春正月丁卯夏人入貢

西夏紀事本末卷三十

烏程張鑑春治甫著

橫山進築

政和元年秋九月童貫既得志于夏遂並輕遼

三年夏六月丙辰夏國貢於遼

政和四年冬十二月以童貫為陝西經略使初環慶蕃將李遇昌及其父環州定遠大首領夏人李訛哆以書遺其國統軍梁哆陵曰我居漢二十七年每見糧草轉輸例給左券方春末秋初土有飢色若徑搗定遠唾手可取既得定遠則旁十餘城不攻而下矣我儲穀累歲掘地藏之大兵之來斗糧無齎可至而飽也哆陵遂以萬人來迎轉運使任諒先知其謀募兵盡發窖穀哆陵圖定遠失所藏越七日訛哆遂以其部萬餘歸夏夏主築城底河城故詔

童貫為經略以討之

五年春正月童貫遣熙河經略使劉法將步騎十五萬出湟州秦鳳經略使劉仲武將兵五萬出會州貫以中軍駐蘭州為兩路聲援仲武至清水河築城屯守而還法與夏右廂軍戰于古骨龍大敗之斬首三千餘級兵馬鈐轄趙隆以奇兵擣之虜大潰二月庚午以童貫領六路邊事時永興鄜延環慶秦鳳涇原熙河各置經略安撫司以貫統領之於是西兵之柄皆屬於貫三月夏人寇邊秋九月王厚與劉仲武合涇原鄜延環慶秦鳳之師攻夏賊底河城敗績死者十四五秦鳳等三將全軍萬人皆沒厚懼重賂童貫匿不以聞未幾夏人深入過定邊軍築城佛谷口名洪夏軍知西安州神師道率眾往平之師初臨城渴甚師道指山之西麓曰是當有水命工求之得水滿谷夏人以爲神時姚平仲年十八從

從父在軍斬獲甚眾賊不能支軍中號之爲小太尉夏人大掠蕭關而去 冬十月戊午夏人入貢是歲夏改元雍寧

六年春正月童貫使劉法劉仲武合熙秦之師十萬攻夏仁多泉城城中力守援不至乃降法受而屠之又使知渭州神師道節制諸道兵往城席葦平方庀工而賊全至据瓠蘆河堅壁老我師師道陣河澗若將決戰者使人揚言曰援兵至矣賊方疑顧而楊可世潛軍其後姚平仲以精甲衷擊之賊大潰斬首五千級獲橐駝馬牛萬計其酋僅以身免卒城而還又詔師道率陝西河東七路之師征城底河城期以一句必克既薄城下虜守備甚飭官軍稍怠小校有據胡牀自休者立斬之尸於軍門令諸將曰今日城不下當視此眾股栗既而登城即潰去師道世衡之孫也 冬十一月夏大舉攻涇原靖夏城時久無雪夏先使數萬騎繞城踐之塵

卷三十一

起漲天乃潛穿濠爲地道入城中城遂陷屠之而去

七年春都統制神師道與殿前劉延慶步軍劉仲武出蕭關夏人棄永和割沓兩城而遁師及鳴沙無所見而還以師道爲保靜軍節度使 秋七月壬辰熙河環慶涇原地震旬日不止壞城壁廬舍居民壓死者甚眾夏人圍丁星原築平陽曙令古仁多泉及靖夏制戎伏羌等城

重和元年春二月夏人寇邊將官張迪死之

宣和元年春三月童貫出師收割牛城至蕭關古骨龍皆斥池置烽燧扼據要害謂可制賊死命逼使熙河經略使劉法取朔方法不欲行貫強遣之曰君在京師時親受命於上前自言必成功今乃以難告何也法不得已乃引兵二萬出至統安城遇夏主弟察哥率步騎爲三陣以當法前軍而別遣精騎登山出其後大戰移

七時前軍楊惟忠敗入中軍後軍焦安節敗入左軍朱定國力戰自朝至暮兵飢馬渴死者甚眾法乘夜遁比明走七十里至盍米峽守兵追之法墜崖折足乃斬首而去是役也喪師十萬貫隱其敗而以捷聞使百官入賀議者切齒而莫敢言受賞者數百人關右爲之擾然察哥見法首惻然語其下曰劉將軍前敗我于古骨龍仁多泉吾嘗避其鋒謂天生神將豈今日爲一小卒梟首哉其失在恃勝輕出不可不戒遂乘勝圍震武震武在山峽中熙秦兩路不能餉自築城三歲間知軍李明孟清皆爲夏所殺至是城又將陷時陝西轉運使劉鈐攝帥事出奇兵敗之圍乃解察哥曰勿破此留作南朝病塊遂自引去時諸路所築城砦皆不毛夏所不爭之地而關輔爲之蕭條矣夏人來言國主願納款謝罪人疑其詐鈐謂兵興累年中國尙不能支況小邦乎此實情也何疑哉卽

卷三十一

三

受其使因密疏以聞朝廷許其自新 夏四月丙子朔日有食之庚寅童貫以种師道劉仲武劉廷慶將鄜延環慶兵入西界至蕭關大破夏人取永和砦踏砦鳴平其三城又破于震威軍辛丑進輔臣官一等五月丙辰敗夏人於靈武六月己亥夏人遣使納款詔童貫六路罷兵初夏人恃橫山諸族帳強勁善戰故用以抗中國慶曆間姚嗣宗首發收橫山之議范仲淹用之旣而元昊納款元豐間种諤亦以爲言故興靈州之師及王師失利之後李憲始獻進築之議神宗厭兵不克行童貫本出憲之門欲成憲志政和以來合諸路兵出塞進築遂得橫山地夏國失所恃乃因遼人納款請和且以誓表進許之前所未有也 秋七月甲寅以童貫爲太傅夏人之納款也童貫因關右旣困實諷之使來及夏遣使來賀天靈節授以誓詔夏使辭不取貫不能屈但嚴迫館伴強之

使持還及境弃之道中而去延安帥賈琬得而表上之貫始大沮尋加太傅封涇國公

卷三十一

四

西夏紀事本末卷三十一

武朔來歸

宣和二年遼天慶十年金天輔四年也是歲夏改元元德

四年夏六月夏主使李良輔將兵三萬救遼金將韓魯襄宿敗之于宣水迨至野谷澗水暴至夏人漂沒者不可勝計是月遼主耶律洎殂遼人立其妻蕭氏為太后 秋七月辛未夏國遣使如遼問遼主起居八月金阿骨打追襲天祚于國崖擒其都統蕭規天祚脫身去及夏國引兵數萬襲天德軍阿骨打遣偏師七千擊破之

五年夏五月夏主李乾順遣使請遼主臨其國遼主從之中軍都統蕭特烈等切諫不聽遂渡河次于金肅軍北遣使冊乾順為夏

卷三十一

國皇帝人情惶懼不知所為特烈陰謂耶律元直曰事勢如此億兆離心正我輩效節之秋不早為計奈社稷何乃共劫遼主第二子梁王雅里走西北部三日遂立為帝改元神曆金遣使如夏時韓離不趨天德聞夏迎護遼主遼主已渡河乃遺書于夏使執送遼主且許割地

六年春正月甲戌夏遣把里公亮奉誓表請以事遼之禮稱藩于金且受割賜之地黏沒喝承制制下寨以北陰山以南乙室邪刺部吐祿濼西之地與之自是兩國信使不絕三月辛未夏國王李乾順進誓表于金閏月戊寅朔金賜夏國誓詔辛巳命置驛上京春泰之間 秋七月遼主延禧復渡河居于突呂不部八月乙卯諱稹罷復以童貫領樞密院事兩河燕山路宣撫使初金人以拓跋故地雲中二千里遺夏止以武朔二州來歸至是夏人舉兵侵

武朔二州地界宣撫使諱稹遣李嗣本禦之兵數交夏人未退聽又金人以朝廷納張毅不給糧遂攻蔚州殺守臣陳詡陷飛狐靈邱兩縣遂應州守臣蘇京等絕山後交割意朝廷罪稹措置乖方詔致仕以貫代之貫約遼主延禧來降自往迎之

七年春正月癸酉朔夏遣使如金賀乙未夏遣使如金奠幣及賀即位 冬十月壬子夏遣使如金賀天清節己酉金以宗翰經略西夏

欽宗靖康元年春金遣使宗翰如夏許割天德雲內金肅河清四軍及武州等八館之地約攻麟州以牽河東之勢 夏四月戊戌夏人因金兵克朔州亦應粘罕之約遂由金肅河清軍渡河乘虛盡取天德雲內河東八館之地因攻震威城攝知城事兵馬監押府谷朱昭募驍銳兵卒千餘人夜縋兵分數隊身先士卒驅眾直

卷三十二

薄其營鼓譟乘之夏酋悟兒齊介胃持盾邀昭曰大金約我夾攻自河以北大金得之自河以西我國得之京師太原旦暮且下麟府諸壘悉已歸我公何恃而不降答曰新君即位聖政日新汝輩未知耶乃宣登極詔書示之眾皆眙愕城上鼓譟賊軍驚亂震威距府州三百里最為孤遠諸城既先下賊怒獨不得昭遂約金人併力來攻降將有與昭故人者語之曰天下事已矣忠安所施昭曰食人之祿死人之事汝既背義偷生不異犬彘尚敢以言誘我乎今日我惟有死耳因大罵矢石亂下賊眾散走然賊晝夜攻城不止後二日城有攻摧處昭智思出入禦之皆得法眾莫不恟懼已而下城坐於廳事召諸軍議曰城且破妻子不可為賊汙汝等幸先殺我家出城血戰勝則迤邐西圖大功不勝則暴骨吾境內大丈夫平生事畢矣因盡殺其家人納之井中部將賈宗將母



792.5 99th 5A

過前招呼曰媼我鄉人也吾不欲手刃請自入井媼從之而軍士  
有家屬在城中者亦皆自殺之昭因謂其眾曰我與汝輩俱無累  
矣倘我先死汝有得脫者願馳至府谷言我今日事會部落子有  
陰與賊通者告之曰朱昭與其眾各殺其妻子將出戰人雖少皆  
死士也賊大恐以利啗守陴者果得登城昭知之勒軍士于通衢  
接戰自暮達旦尸填街不能行遂於城所摧處躍馬出馬蹶墮城  
壕中賊兵四集雷諫曰得朱將軍矣賊始欲生致昭昭瞑目仗劍  
無一人敢向者既知不可得矢爭發昭罵賊而死年四十六昭字  
彥昭在震威能與士卒同甘苦以是士心感奮凡圍百日而城陷  
既而粘罕遣將希尹以數萬騎陽為出獵奄至天德遂夏人復奪  
夏國所割天德雲內河東八館武州于是絕好惟金肅河清二軍  
在大河西不能取之夏人請和金人執其使 秋九月夏人陷西

卷三十一

三

安州 冬十月甲辰朔夏遣使如金謝誓詔戊午夏遣使如金賀  
天清節十一月丙寅夏人陷懷德軍初經略使麻賁按南宋書賁  
作麻賁知懷德軍劉銓銓奉檄即日就道夏人素聞銓名乃屯兵綿互十  
里而圍之銓晝夜脩戰守之備賊百計攻城銓悉以衛破之後矢  
盡糧絕銓度力不支乃同通判杜翊世聚焚府庫環牙兵為三陣  
出戰進門中官軍殲焉翊世同妻張氏義不受辱遂火其室舉家  
死于烈焰中翊世自縊死銓欲自殺已為敵所執夏太子遣人置  
之別室將官之銓罵曰我寧死願肯降賊耶我苟不死決不貸汝  
遂遇害契丹故將小鞠鞞者自其國滅奔于西戎至是招集叛亡  
雜胡羌數十萬攻麟府諸城至建寧寨兵纒數百知寨楊震與其  
子居中執中死之長子沂中從征河朔獨免  
高宗建炎元年秋金粘罕自草地歸至雲中遣楊天吉約夏國同

取陝西將以所得宋地賜夏國夏人從之粘罕已嘗渝盟于夏國  
而夏人又從之者蓋夏人非不知和好不可恃其時金勢力盛存  
而從之亦欲因而擄掠耳 冬十月辛未夏遣使如金賀天清節  
自是年至天會十二年凡八年無不同是歲夏改元正德

卷三十一

四

西夏紀事本末卷三十一

烏程張鑑春治甫著

世輔南遷

高宗建炎二年春正月丙戌朔夏遣使如金賀天清節庚子以主客員外郎謝亮為陝西撫諭使持詔書賜西夏主乾順從事郎何洋為太學博士偕行洛索既得長安遂鼓行而西隴右大麓夏人謀知關陝無備遂以宥州監軍司權至延安府自言大金以鄜延割隸本國須當理索若敢違拒當發兵誅討鄜延經略使王庶口占檄詞報曰咨爾貪利之臣何國蔑有豈意夏國躬蹈覆轍比聞金人欲自涇原徑擣靈方切為之寒心不圖尙欲乘人之急募府雖士卒單寡然類皆節制之師左支右梧尙堪一戰果能辦此何用多言徑檄興中府夏人遂不敢復言時韓世忠以御營左軍

卷三十三

統制升定國軍承宣使鄜延路副總管加平寇將軍至銀州夏人嬰城自固世忠斬關殺其將擲首陣外諸軍乘之賊大敗會王庶亦遣諜聞其用事臣李遇夏人竟不出夏六月以王庶權陝西制置使會主客員外郎陝西撫諭使謝亮西入關庶移書言夏國為患至小而緩金人為患至大而迫閭下能仗節督諸路協同義舉亦可徐圖恢復夏人秋稼未登飢餓疲困何暇興兵庶可保其無它亮不聽遂自環慶入西夏夏國主乾順已稱制倨見之亮留夏國幾匝月乃與約和罷兵更為鈞敵禮乾順許之亮歸夏人隨之以兵掩取定遠軍明年亮乃還行在秋七月金人問宗澤卒決計用兵河北諸將欲能陝西兵併力南伐河東諸將不可曰陝西與西夏為隣事重體大兵不可能左副元帥宗瀚曰初與夏人約夾攻宋而夏人弗應而耶律大石在西北交通西夏吾舍陝西

而會師河北彼必謂我有急難將乘間竊發以牽制吾師非計也宜先事陝西定五路既戰西夏然後取宋議久不決奏請於金主金主曰康王當窮其所往平宋當立藩輔如張邦昌者至陝右之地亦未可置而不取也乙巳命洛索平陝西

紹興元年春三月金兀朮陷鞏洮河樂蘭廓積石西寧州自是涇原熙河二路皆為金有夏四月金問耶律大石在和州之域恐與夏人合遣使索之夏國報以境土不相接亦不知大石所往秋八月壬辰詔夏國曆日自今更不頒賜

二年秋八月乙巳德安圖解李橫自夏來圍德安金族誅契丹統軍諸將河東八館五百戶山金司兀寶王府南北王府四部族衙諸契丹相溫酋首率眾議起亡入夏國兀寶至雲中余觀微覺父子以遊獵為名遁入夏國夏人問以兵幾何云親兵三百遂不

卷三十三

納投鞬

四年冬十月庚午朔宋趙哲將慕洵以環慶附於西夏十二月川陝宣撫副使吳玠奏夏國主數通書有不忘本朝之意粘罕既取遼將謀夏國夏陰為備久矣忽求繫於夏言欲馬萬匹夏人從其請先以所練精兵每一馬以二人御之給言於金人曰萬馬雖有然本國乏人牽攏今以五千人押送請遣人交之粘罕遣人往取皆善騎射者其實欲以窺之也至境未及交馬夏人羣起金國之兵悉斃夏人復持馬歸國粘罕氣沮自是不敢西向發矢矣五年春正月己巳金主玠熙宗即位癸酉金遣使告哀於夏及報即位冬十二月癸亥金始定齊高麗西夏朝賀賜宴朝辭之儀是歲夏國改元大德六年春正月己巳朔夏遣使如金賀元旦自是無歲不然乙酉西

BR 5 1100 E 0011 5 R

夏遣使賀金主萬壽節自是天德元年凡十四年無不同

八年冬十月鄜延故將李世輔以二十六人奔夏世輔者綏德青

湖人唐至五代世為蘇尾九都巡檢其父同州觀察使永奇及其

家二百口悉為金人所屠初世輔為鄜延路兵馬都監兼充第六

正將西戎入寇屢擊敗之自是無敢犯塞

九年春三月夏人乘折可求之喪陷府州 夏六月初夏國主所

遣鄜延岐雍經略安撫使李世輔欲從乾順借兵以復仇

世輔鄉里鄰於夏境夏人服其家世久矣及至夏人甚喜遣翰林

學士楊某郊勞禮意良厚楊推誠世輔亦無隱自是無彼我之閒

楊暇日語及金人自得志中原恃其強盛每見侵陵亦有并吞之

意知君雄傑故深相結納將倚為用適有閒自延安來報自世輔

之西金人即飭兵分捕世輔家屬二百口無長幼悉斬之會大雪

卷三十三

三

世輔中夜自挈酒壺過楊楊延之臥內相與籌酌世輔因泣數行

下具言父母妻子之亡切齒疾首恨不即死願得二十萬人生擒

撒离喝取陝西五路歸于夏世輔亦得報不共戴天之仇楊惻然

翌日為世輔請於夏主夏主曰爾能立功則不漸借兵時有酋豪

號青而夜叉者有騎射數萬恃勇桀驁要索無厭擾邊十餘年矣

夏國患之願國中無能制之者以是令世輔圖之世輔欣然自任

問須兵幾何世輔曰當以計取得精銳五百足矣夏主曰此虜未

易輕圖與騎三千命襄糧捲甲晝夜疾驅既逼其境遇行者俘以

自隨奄至其穴乃伏騎于旁岡阜開謀其三面虜倉卒惶駭野叉

者金冠鐵面其畫如鬼物故號野叉未幾野叉持大刀跨馬名赤

駝指呼布陣世輔謂之曰汝徒恃犬羊眾賢不勇果能與我挑

戰乎野叉問世輔曰汝為誰世輔曰因汝不臣其主汝主有請大

國命我伐汝無多言速出戰野叉怒揮刀躍馬而前世輔豫戒一

騎我與之交馳從旁過之及鋒未接一騎出馬野叉顧視問世輔

伺隙投搶手掉其背野叉身偃仆遂挾以歸其徒窘迫潰走伏兵

乘之眾悉降夏主大悅將妻以女世輔辭以父喪即益兵出二十

萬騎以文臣王樞武臣哆訛為陝西招撫使輔之以世輔為延安

招撫使鼓行而東世輔所至無不望風迎降獨延安閉門拒守世

輔謂之曰吾之此來止求捕害親者若得其人吾於延安之人何

憾焉已而兵馬都監薛昭緹城見世輔曰始告捕者蘇常柳仲二

人耳俄有捕二人以獻者世輔詰之遽服蓋即其仇也因剖心以

祭時金人已還宋河南地簽書樞密院事樓炤出朝廷赦書以示

世輔未之信有取煥者與世輔有舊為言真詔也世輔取赦書觀

之因與官屬南望列拜大哭遂說夏人南歸夏人多懷土獨與願

卷三十三

四

從者二千人來見王樞哆訛論之曰世輔已得延安府見講和招

撫可以本部軍歸國哆訛不從曰初經略乞兵來取陝西今既到

此乃令我歸耶世輔知勢不可乃出刀斫哆訛不及擒王樞縛之

樞才入境即望闕遙拜言夏國主威聖恩將遣使人貢既而夏人

以鐵鷄子軍來世輔以所部拒之馳揮雙刀所向披靡夏兵大潰

殺死蹂踐無慮萬人獲馬四萬匹世輔揭榜招兵每得一人予馬

一匹旬日間得驍勇少壯者萬人乃復擒害其父母弟姪者斬于

東市率部下二千人南來至行在南宋書五月丙午鄜延副將李

賜名顯忠字君錫以軍功遷保信靈國節度使淮南北京畿河

北選鋒招討金吾將軍加太尉隴西開國公卒年六十九夏國有

芝生於後堂國主乾順作靈芝歌俾中書相王仁宗和之丁亥乾

順殂諡曰聖文皇帝廟號崇宗子仁孝嗣立宋以其屬金廢封冊

秋八月乙亥樓炤奏以保安軍寇成知環州帝曰陝西沿邊控  
制夏國最為險要當擇久在軍中者已未帝又諭大臣曰夏人乍  
臣乍叛尤難保持今日邊防尤不可忽 冬十月甲寅樞密行府  
準備差遣王晞韓以夏國招撫使王樞至行在樓炤言陝西新復  
正與夏國為鄰此等留之無益還之可使知恩乃詔開門引見令  
臨安府燕犒差行在官館伴秦檜又召樞至都堂諭以講和意并  
遠近所獲夏國之俘百九十人歸之仍命晞韓伴送至境上晞韓  
興化軍人宣和六年進士樓炤宣撫關陝辟為屬改京秩朝廷欲  
借兵西夏犄角金人至是管押生番人口歸夏道無疏虞嘗和宣  
諭陝西方庭實詩云誰憐定遠不生還驛騎翩翩出漢關未旨西  
風回馬首要傳飛檄過千山其風趣如此 冬十月癸酉夏遣使  
如金告喪十二月金主以胡盧馬為招討使提點夏國市場文獻通考

卷三十三

五

曰繼乾順而立者正史作天所建炎以來朝野雜記  
作仁孝未知孰是疑秦今諸史均作仁孝當是也

十年春三月丙申宋命胡世將與夏人議入貢夏人不應夏五月  
夏人侵金金詔張奕往征還奏曰折可求世守麟府以抗夏人我  
朝有其地遂以與夏夏夷折氏墳隴而戮其屍折氏怨入骨髓而  
不得報今復守晉寧故激怒夏人欲開邊釁以雪私讎金遂移折  
氏守青州

西夏紀事本末卷三十四

烏程張鑑春治甫著

得敬亂邦

紹興十年春正月丁丑夏遣使如金賀正旦癸巳夏遣使如金賀萬壽節自是無歲不然是時夏主仁孝初立改元大慶夏五月金復取河南陝西地已卯金詔冊夏李仁孝為夏國王夏人復侵金命右監軍撒離合出河中趨陝西六月金平陝西秋九月庚申夏遣使如金謝贖戊辰夏遣使如金謝封冊十一年春正月己未西夏遣使如金請置榷場金主許之夏四月金慕容洵破新泉寨又攻會州將官朱勇卻之勇在會州嘗與夏人戰擒其驍將由是知名冬十二月癸巳夏遣使如金賀受尊號

卷三十四

十二年春三月夏國地震逾月不止地裂泉湧出黑沙歲大饑乃立井里以分賑之

十三年春正月己丑朔夏使如金金以皇太子喪不御正殿使詣皇極殿遙賀乙巳夏使賀金萬壽節如正旦儀時夏人始立學校於國中又立小學於禁中夏主親為訓導冬十二月以明年改元人慶

十五年秋八月時夏人重建太學親釋奠設弟子員賜予有差

十六年春正月庚寅金以邊地與夏國是歲夏尊孔子為文宣帝

十七年是歲夏改元天盛按陳氏紀元要略當在十九年中俟再攷策舉人始立唱名法

鑄天盛元寶錢

十八年春二月壬子金以哥魯葛波古等為橫賜夏國使是歲

夏復建內學選名儒主之增脩律成賜名曰新律

十九年冬夏使如金賀明年正旦使中道道還

二十年春正月乙巳金以廢立事報諭西夏金除胡盧馬鎮夏國

鞬輶沿邊招討提點兩國市場秋七月戊戌夏遣使如金賀即位及受尊號

二十一年春正月戊子金主生辰夏遣賀自是至大定元年無歲

不然秋九月金以脩起居注蕭彭哥為夏國生日使冬十月

丁未宋傳檄出師討金

二十二年秋九月丙午金以吏部郎中蕭中立為夏國生日使

二十三年金改元貞元春正月朔金主不視朝詔有司受夏貢獻

秋九月丁亥金以翰林待制謀良虎為夏國生日使

二十四年春正月甲寅朔金主不視朝夏使至金者賜館燕

三月夏遣使賀金遷都

卷三十四

二十七年夏四月戊戌金以宿直將軍溫敦幹為橫賜夏國使

秋九月乙丑金以宿直將軍僕散烏里黑為夏國生日使

二十八年秋九月庚午金以宿直將軍阿魯保為夏國生日使是

歲夏始立通濟監鑄錢

二十九年春丙辰朔金遣兵部尚書蕭恭經畫夏國邊界夏四

月南宋歸朝官李宗閔上書有西夏亦與金人為讐而金人亦素

畏之金人嘗割天德雲中金肅河清四軍及八館之地以賂夏人

矣丁未之歲伊實郎領萬騎陽為出獵而直犯天德逼逐夏人悉

奪其地夏人請和金人執其使者臣是時久留雲中人情稔熟因

得出入雲中副使李屈移謂臣曰昔年大金賂我四軍八館俾我

出軍牽制關中合從以攻南宋及其得志首叛盟約某昔年兩使

南朝其禮義文法非它國之比自是觀之則西夏惡金人喜中國

可知壬子之歲尼堪聞蜀地富饒欲提兵親取令雲中副留守劉思恭條陳書傳所載下蜀故事及圖畫江山形勝銳然欲往夏人聞雲中聚兵以為攻己舉國屯境上以備其來而尼堪亦不敢出兵止遣薩里干等以兵攻饒風今莫若遣辨士諭以盟約俾以重兵出境上為吾聲援 秋九月金以宿直將軍加古撻懶為夏國生日使

三十年冬十二月西夏王仁孝之嗣位也國中多亂其臣任得敬抗禦有功遂以為相封楚王

三十一年秋八月癸亥金以太常博士蕭誼忠為夏國生日使

冬十月宋傳檄遼夏高麗渤海諸國出師共討金人先是於紹興元年吳玠為鎮西軍節度亦嘗遣人通信夏國四年亦如之至是四川宣撫使吳玠因以檄告契丹西夏

卷三十四

三

三十二年春三月癸亥夏兵二千餘騎至菜園川俘掠又二百餘騎寇馬家嶺 夏四月乙亥夏遣使如金賀即位及進方物及賀

萬春節辛巳金宴夏使貞元殿故事外國使三節人從皆坐廡下賜食金主察其食不精腆曰何以服遠人之心掌食官皆杖六十癸未夏使朝辭乞互市從之 秋八月癸酉夏遣使如金賀尊號

九月庚子金以尙書左司員外郎完顏正臣為夏國生日使

隆興元年春正月壬辰朔夏遣使如金賀 二月庚寅夏又遣使

如金賀萬春節自是以至大定之末歲兩使率以為常 夏六月甲申金以宿直將軍阿勒根和為橫賜夏國使 秋八月戊子金

以宿直將軍僕散習尼列為夏國生日使

二年秋九月己亥金以宿直將軍烏里雅為夏國生日使

孝宗乾道元年秋八月夏遣使如金賀尊號 九月庚戌以宿直

將軍兀虎蒲查為夏國生日使

二年夏四月戊戌金以宿直將軍斜卯搆刺為橫賜夏國使 秋

九月辛亥金以翰林待制移刺熙載為夏國生日使

三年秋九月乙亥金以宿直將軍唐括鶴魯為夏國生日使

四年夏五月夏國相任得敬專政欲謀亂是月遣開使至四川宣撫司約發兵攻西蕃虞允文報以蠟書 秋九月金以引進使高

希甫為夏國生日使 冬夏以明年改元乾祐

五年夏五月金以宿直將軍完顏賽也為橫賜夏國使 秋九月

甲寅朔金以宿直將軍僕散守中為夏國生日使

六年夏閏五月庚辰月日據金史夏國相任得敬賜其主李仁孝中分

其國請命于金金主不許初仁孝之嗣位也國多內亂任得敬乃

仁孝之外王父抗禦有功遂相夏國專政二十餘年陰蓄異志欲

卷三十四

四

圖夏國誣殺宗親大臣其勢漸偏仁孝不能制得敬嘗遣使至蜀既而知宋不足恃閏五月庚辰脅仁孝上表於金請分西南路及

靈州囉囉嶺地與得敬自為國金主以問宰相尙書令李石等曰事係彼國我何預焉不如因而許之金主曰有國之主豈肯無故分國與人此必權臣偏奪非夏主本意况夏國稱藩歲久一旦偏

於賊臣朕為四海主寧容此耶若彼不能自正則當以兵誅之不可許也乃卻其賈物賜仁孝詔曰先業所傳亦當固守今茲請命

事頗乖常未知措意之由來續當遣使以詢爾得敬始有懼心仁

孝乃謀誅之 秋八月夏任得敬以謀篡伏誅 九月庚寅金以

戶部郎中夾谷阿里補為夏國生日使 冬十一月癸巳夏以誅

任得敬使金謝金詔慰諭之

七年秋八月金以近侍局使劉玠為夏國生日使

八年春三月壬午帝謂虞允文曰西夏小邦當時亦白枝梧不及所以馴致丙午之恥 夏四月癸亥金以宿直將軍唐括阿忽里爲橫賜夏國使 秋七月金罷保安蘭安推場金主謂宰臣曰夏國以珠玉易我絲帛是以無用易我有用也命罷之 九月丙子金以右衛將軍粘割幹特刺爲夏國生日使戊寅以虞允文爲四川宣撫使封雍國公己丑允文入辭帝諭以進取之方刻日會師河南允文言異時或內外不甚應帝曰若西師出而朕遲回卽朕負卿若朕已動而卿遲回卿負朕

九年秋九月辛卯朔金以宿直將軍胡什麥爲夏國生日使

淳熙元年秋九月乙未金以宿直將軍崇肅爲夏國生日使

二年秋九月金以符寶郎斜卯和尙爲夏國生日使

三年春三月丙午朔日有食之夏遣使賀金萬春節改用次日

卷三十四

五

秋九月金以宿直將軍完顏覲古速爲夏國生日使

四年秋九月癸卯金以兵部郎中石抹忽土爲夏國生日使 冬

十月己巳夏國進百頭帳于金金主詔卻之境上 十一月戊戌

有司復奏夏國進御帳使因邊臣懇求進入乃許之

八年春正月壬子金以夏國請互市復綏德軍權場

西夏紀事本末卷三十五

烏程張鑑春治甫著

安全廢立

宣統五年金大定十八年秋九月辛未金以侍御史完顏蒲魯虎為夏國生日使西夏遣將蒲魯合野攻金麟州至宕遵源有邛都部之首名祿東賀者密與之通使番僧誦刺者約日為應兵與戰祿東賀從中而叛與西夏兵首尾夾擊之師燔戊子麟州城陷夏人擄金帛子女數萬毀城而去

六年秋九月金以太子左衛率府率裴滿胡刺為夏國生日使

七年秋九月壬戌金以少府少監賽補為夏國生日使

八年春正月壬子金以夏國請復綏德軍榷場詔仍許就館市易

秋八月乙丑金以吏部郎中奚胡失海為夏國生日使

卷三十五

九年秋九月戊寅金以尚輦局使僕散曷遠罕為夏國生日使

十年秋九月己巳金以宿直將軍完顏斜里虎為夏國生日使

十一年春二月丙戌金以器物局使向為橫賜夏國使 秋八月

癸亥金以侍御史遙里特末哥為夏國生日使

十二年夏四月丙子邊謀言故遼大石林牙假道夏人以伐金

十三年夏四月辛亥詔吳挺結約夏人 秋八月金以宿直將軍

李達可為夏國生日使

十四年秋九月己亥金以武器署台斜卯阿土為夏國生日使

十五年秋九月甲午朔金以鷹房使崇夔為夏國生日使

十六年春正月壬辰朔金主大漸及國賀正旦使未至遣還癸巳

金世宗殂甲辰報哀於夏 三月癸丑夏遣使如金帛 夏四月

夏遣使如金祭 五月壬寅夏遣使賀金即位 六月乙卯金勅

有司移夏天壽節于九月一日來賀 秋九月戊辰金以隆慶宮衛尉把思忠為夏國生日使 冬十二月甲寅夏遣使如金賀正

日

光宗紹熙元年金明昌元年夏四月丙辰金以鷹坊使移刺為監為橫賜夏國使夏兵寇金嵐州又寇石州 秋八月己酉夏遣使如金賀天壽節金主以喪次不受朝己未以武衛軍副都指揮使烏林答謀為夏國生日使 冬十二月丁未夏遣使之金賀正且

二年春正月庚戌朔金諭夏國使可令館內貿易一日尚書省言故事許貿易三日從之辛酉金皇太后殂丙寅金以左副都點檢

尚等報哀于夏 三月丁巳夏遣使如金帛丁卯夏遣使如金祭

夏五月西夏陷金鄜坊州又攻金保安軍 秋八月乙巳夏遣使之金賀天壽節丁巳金以西上閤門使白琬為夏生日使 冬

卷三十五

十一月夏人肆牧于鎮戎之境邏卒逐之夏人執邏卒而去金邊

將阿魯帶率兵詰之夏廂官吳明契信陵都卜祥徐餘立伏兵三

于於澗中戊午阿魯帶中流矢死金詔夏索殺阿魯帶者夏人處

以徒刑索之不已乃殺明契等 十二月癸卯夏遣使之金賀正

日

三年秋八月丁卯夏遣使之金賀天壽節 九月甲戌金以郊社署令唐括合達為夏國生日使 冬十二月夏遣使之金賀正且

四年夏五月丙寅金以尚廐局使石抹貞為橫賜夏國使 秋九

月甲子朔金主以天壽節御大安殿受夏及親王百官朝賀戊辰

以西上閤門使大譽為夏國生日使癸未夏國主仁孝殂年七十

在位五十五年國人謚為聖德皇帝廟號仁宗陵號壽陵仁孝重

文學然權臣擅國兵政衰弱子純佑立改元天慶 冬十一月庚



寅夏嗣子李純佑遣使計告於金十二月甲午朔夏李純佑遣使奉故王仁孝遺表進金甲辰金以西上閣門使大罽等爲夏國勅祭慰問使是歲有亦刺哈走西邊日剽掠以自資既而亦爲西夏所攻走至龜茲國爲其國人所殺

五年春正月癸亥朔夏遣使如金賀辛巳金遣國子祭酒劉璣冊李純佑爲夏國王 秋九月壬午朔夏遣使之金賀天壽節 冬十月金以引進使完顏衷爲夏國生日使

宣宗慶元元年春正月丁亥朔夏遣使如金賀 秋九月壬午朔夏遣使之金賀天壽節辛卯金以尚書左司郎中粘割胡上爲夏國生日使

二年春正月辛巳朔夏遣使如金賀 夏五月壬辰金以尙藥局副使粘割忠爲橫賜夏國使 秋九月丁丑朔夏遣使如金賀天

卷三十五

壽節乙巳金以國子監丞烏古論達吉不爲夏國生日使

三年春正月乙亥朔夏遣使之金賀 秋九月辛丑朔夏遣使之

金賀天壽節乙巳金以夏使朝辭詔答許保安蘭州權場 冬十月丙申金以禮部員外郎蒙括仁本爲夏國生日使

四年春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辛丑夏遣使如金賀 夏五月戊

申金以客省使移刺都爲夏國生日使 秋九月丙申朔夏遣使

如金賀天壽節

五年春正月癸巳朔夏遣使如金賀 夏五月壬寅金以兵部郎

中完顏撒里合爲夏國生日使庚申金以宿直將軍徒單仲華爲

橫賜夏國使 秋九月庚申朔夏遣使之金賀天壽節

六年春正月戊子朔夏遣使之金賀 秋九月甲寅朔夏遣使之

金賀天壽節 冬十月丁未金以宿直將軍完顏觀音奴爲夏國

生日使

生日使

嘉泰元年春正月壬子夏遣使如金賀 三月乙丑夏國遣使如

金謝 秋九月戊申朔夏遣使之金賀天壽節 冬十月甲辰金

以刑部員外完顏綱爲夏國生日使

二年春正月丁未夏遣使之金賀 秋九月壬寅夏遣使之金賀

天壽節 冬十月壬辰金以宿直將軍紇石烈毅爲夏國生日使

瀛王府司馬獨吉溫爲橫賜使

三年春正月辛未夏遣使之金賀 秋九月丙寅朔夏遣使如金

賀天壽節 冬十月壬戌金以薊州刺史完顏太爲夏國生日使

四年春正月乙丑夏遣使如金賀 秋九月庚申朔夏遣使之金

賀天壽節 冬十月甲寅金以提點尙衣局完顏變爲夏國生日

使

卷三十五

開禧元年春正月己未朔夏遣使之金賀 秋九月甲申朔夏遣

使之金賀天壽節 冬十一月蒙古軍聞西夏之警乃回師十二

月是歲蒙古奇渥溫鐵木眞伐西夏拔力吉里寨經落思城大掠

及其橐駝而還

二年春正月癸未朔夏遣使如金賀夏鎮夷郡王安全廢其主純

佑而自立純佑殂于廢所年三十諡昭簡皇帝廟號桓宗慕曰莊

陵安全崇之孫越王仁友之子純佑兄之子也 秋七月丙申夏

鎮夷郡王安全使桓宗母羅氏上表于金言純佑不能自守與大

臣定議立安全爲王金主賜羅氏詔詢其意 九月辛丑夏人復

以羅氏表來金始命遣尙書左司郎中溫迺罕思敬冊安全爲夏

國王 冬十二月是歲蒙古奇渥溫鐵木眞稱帝於斡難河號成

吉思皇帝西夏改元應天

三年春正月丁丑朔夏遣使如金賀 秋七月乙未金詔覈西夏人口盡贖放還敢有藏匿者以違制論 九月甲戌朔夏遣使之金賀天壽節是月蒙古伐西夏克幹羅孩城 冬十二月丙午金以符寶郎烏古論福齡為夏國生日使

嘉定元年春正月辛未朔夏遣使如金賀 夏五月西夏遣使求援于金先是金泰和六年大發兵侵西北諸州生蕃也鄰接比號曰曉騎有眾三萬盡數起發侵江南次年罷兵和好如初諸州還歸因賞不均皆叛北歸又李藻及午逢辰白綸田廣明皆以上書言事杖一百四人挈其家亡之北地相與獻謀又有諸州輸其力于是元軍益銳恐西夏議其後乃大舉兵攻之至是西夏遣使求援金主不應其臣僚諫曰西夏既亡必來加我不如與西夏首尾夾攻可以進取而退守金主曰敵人相攻中國之福吾何患焉不

卷三十五

五

聽 冬十月辛巳夏遣使賀金天壽節先是金詔移天壽節於十月故至是始行是時夏國有兵復遣使告金

二年春三月蒙古主入河西夏主安全遣其世子率師拒戰敗之獲其副元帥高令公克兀刺海城俘其太傅西壁氏進至克夷門復敗夏帥獲其將嵬名令公薄其中興府引河水灌之隄決水外潰遂撤圍還遣太傅訛答入中興招諭夏主安全納女請降于蒙古夏自是益衰 秋七月西夏及北方稻麥皆熟

三年是春西夏始為元軍所攻遣使求援金國主新立不能救元軍至興靈而反夏人恨之時金國亦為所擾勢益衰夏人因此遂叛乃改元皇建 秋八月夏侵金葭州夏自天會初與金議和八十餘年未嘗交兵至是為蒙古所攻求救于金金主承濟新立不能出師夏人怨之遂侵葭州金慶山奴擊敗之而去 九月金納

哈員佳曰近見蒙古諸部附從西夏獻女而造箭制楯非圖我而何

四年春正月乙酉朔夏遣使如金賀西域哈刺魯部主阿昔降于蒙古 秋八月夏國主安全殂年四十二諡為做穆皇帝廟號襄宗慕曰康陵族子大都督府主遵頊立改元光定

卷三十五

六

西夏紀事本末卷三十五

西夏紀事本末卷三十六

烏程張鑑春治甫著

夾攻覆亡

嘉定四年冬十一月金都城受圍夏人連陷邠涇金陝西安撫使  
檄同知轉運使燕人韓玉以鳳翔總管判為都統府募軍旬日得  
萬人藉秦州場買馬官香及鳳翔買馬七百寶雞埋沒官鐵他  
州郡弓弩數千以給軍出屯華亭與夏人戰敗之獲牛馬千餘玉  
毅然有勤王志因傳檄州郡有云事推其本禍有所基始自賊臣  
貪容姦賂繼緣二帥貪錮威權既止夏臺之師旋致會河之敗又  
云齊魏以高壘為能堅蒲絳以穿空為得計襄糧坐甲盡膏血於  
生民棄甲復來竭資儲于國計要權力而望形勢連歲月而守妻  
孥又云命令不至京師奈何盼盼四集之師懸懸半載之上人誰

卷三十六

無死有臣子之當然事至于今忍君親之弗顧勿謂百年身後虛  
名一聽史臣只如今日目前何顏以居人世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富貴功名當自致耳時夏兵五萬方圍平涼又戰于北原夏人疑  
元軍至是夜解去當路者忌其功或誣玉有異志驛奏玉與夏人  
通謀金人疑之囚玉鞠死郡學獄中 有白厮波者益強起兵攻  
河西不數年河西州郡悉為所破又獲夏國公主而去夏人反臣  
事之

五年春正月夏遣使如金賀正旦 三月金冊李遵頊為夏國主  
夏人旋攻金葭州金延安路兵馬總管完顏奴婢禦之時金人方  
有蒙古之難夏人乘其兵敗侵掠邊境而通聘如故 冬十二月  
遵頊遣使如金謝封冊

六年夏六月夏破金之保安州及慶陽府 冬十一月戊辰夏人

攻金會州金徒單醜兒出兵擊之 十二月夏取金涇州

七年秋七月夏左樞密使萬慶義勇遣二僧齋蠟書來四川議夾

攻金以恢復故疆時制置使董居誼初入蜀不之報由是虜訊中

絕 八月丁未夏人侵金移文責之 冬十一月辛未金詔有

司答夏國諜丙子金蘭州譯人程陳僧叛西結夏人為援

八年春正月乙亥夏人攻金環州 二月辛卯金環州刺史烏古

論延壽及斜卯毛良虎等擊卻之於州境詔進官有差 夏六月

戊子金謀伐夏 秋七月蒙古主駐軍魚兒濼遣三哥拔都帥萬

騎自西夏趨京兆以攻金 九月庚辰金陝西宣撫司來上第五

將城萬戶楊再興擊走夏人之捷壬午以空名宣勅付陝西宣撫

司凡夏人入寇有能臨陳立功者五品以下並聽遷授 冬十月

丁亥夏人攻金保安金都統完顏國家奴破之延安成將又敗之

卷三十六

是日捷至丙午夏陷臨洮金陝西宣撫副使完顏胡失利被執庚

戌金詔尚書左丞相僕散端兼都元帥行尙書省于陝西 十一

月夏人攻金綏德之克戎寨金人敗之犯綏平又敗之金賞有功

將士及來告捷者甲戌金移刺塔不也以軍萬人破夏人數萬於

熟羊寨丙子金臨洮府陀滿胡土門破夏人八萬於城下

九年夏四月己亥夏人葩俄族都官汪三郎率其蕃戶歸於金以

千羊進金詔納之優給其直 五月己巳金來遣鎮復夏謀者陳

昂等知夏人將圖臨洮鞏州窺長安命陝西行省嚴為之備丙子

夏人脩來羌城界河橋金元帥右都監完顏養不遣兵焚之俘賊

甚眾 秋閏七月甲寅夏人入金安塞堡元帥左監軍烏古論慶

壽遣軍敗之己卯夏人入金結耶斯川守將擊走之 九月壬辰

蒙古攻金代州蒙古繼格巴圖魯率師由西夏趨關下 冬十一

月乙酉金元帥右都監完顏賽不奏提控石蓋合喜楊幹烈等大敗夏人於定西金命行省視其功賞之 十二月丙寅金皇太子議伐西夏

十年夏四月金主以南北用兵西夏復擾財賦兵弱爲憂集百官議守禦之策 五月戊寅陝西行省破夏人於大北岔是日捷至

秋七月甲辰夏人犯金黃鶴岔守將敗之乙巳夏人圍金羊狼

寨帥府發諸鎮兵擊走之 九月戊寅夏人犯綏德之克戎寨金

都統羅世暉逆擊卻之 冬十二月蒙古圍夏口州夏主遵頊出

奔西涼命其子居守

十一年春二月丙午金人破阜郊堡死者五萬人先是安丙嘗納

夏人合從之請會師攻秦鞏而夏人不至遂有阜郊之敗 夏五

月丙子夏人自葭州入鄜延金元帥承立遣兵敗之馬吉峯是日

卷三十六

捷至 秋七月辛未夏人攻龕谷金提控夾谷瑞及其副趙防擊

走之甲午夏人復犯龕谷夾谷瑞大破之 冬十一月戊子金龍

谷提控夾谷瑞敗夏人於質孤堡

十二年春庚戌金元帥右都監承立以綏德保安之境各獲夏人

統軍司文移來上其詞雖涉不遜而皆有保境息民之言詔尙書

省議之宰臣言鎮戎靈平等鎮近耗夏人數犯置場此文正綏我

爾宜嚴備禦以破姦計上然其言又曰朕惜生靈惟和議早成爲

佳爾 二月乙丑夏人復以書來四川議夾攻金人是時西夏以

金兵不應援已折而歸北益懷二心始遣使使于南宋往議夾攻

宋安撫丁焞許之 閏三月戊午夏人破金葭州之通秦寨金刺

史紇石烈王家奴戰沒 夏四月乙酉夏人據通秦寨提控納合

貫住擊敗之辛卯夏人犯金通秦砦元帥完顏合達出兵安塞堡

以搆其巢至隆州夏人逆戰守軍擊之衆潰進薄城俄陷其西南  
圍會日暮還 六月癸巳宋利州路安撫丁焞復以書約夏人伐  
金 冬十一月癸巳朔金前嵐州倉使張祐自夏國歸金

十三年春正月戊午夏人復以書來四川議夾攻金人 夏四月

癸亥夏人侵金金元帥石蓋合喜破之 秋八月庚午夏人陷會

州金刺史烏古論世顯降壬申四川宣撫使安丙遣夏人書定議

夾攻金人以夏兵野戰我師攻城癸未遂命利州統制王仕信帥

師赴熙秦鞏鳳翔委丁焞節制以會夏人且傳檄招諭陝西五路

官吏軍民夏取金會州甲戌金陝西行省報龕谷敗夏人之捷丙

子金陝西行省遣使如夏議和 九月辛卯夏人遣其樞密院甯

子寧率衆二十萬圍金鞏州且促宋師來會甲午統制王仕信引

兵發宕昌乙未統制質俊李質引兵發下城戊戌四川宣撫司命

卷三十六

都統張威等分道進兵張威出天水程信出長道陳立出大散關

田肖出子午谷陳昱出上津太白晝見克金來遠鎮繼又克鹽州

鎮進攻定邊城金兵往救不利庚子夏人入定西州癸卯夏復侵

金乙巳宋程信王仕信引兵與西夏會于金鞏州城下丁未遣董

焞等攻城不克宋程信引兵趨秦州已酉夏人陷西寧州壬子程

信及夏人攻鞏州又不克安丙命張威出秦州及夏人侵金威謂

金人尙強夏人反覆未可輕動丙不聽威勉行至城下無功而還

丙辰夏人自安遠砦退師金鞏州行元帥府事石蓋合喜報定西

州之捷 冬十月丁巳朔程信復邀夏人共攻秦州夏人不從信

遂自伏羌城引兵還諸將皆罷兵宋程信以宣撫司之命斬王仕

信於西和州張威罷軍職

十四年春正月壬辰金議禦西夏及征南事 三月己亥夏因叛

人賈趙兒之招入據來羌城金李尤魯合住以重賞誘脇從人爲  
內應督兵急攻城拔之 冬十月壬戌夏人復侵金龕谷丙寅夏  
人復以書至四川趣宋會師伐金初蒙古主征西夏太師國王木  
華黎從駐青冢大饗將士遂由東勝州涉河引兵而西夏主聞之  
遣塔海監府等宴木華黎于河南且遣塔哥甘普將兵五萬屬焉  
木華黎引兵東行蒙古將石天應攻葭州拔之金將王公佐道木  
華黎攻綏德破馬蹄克戎兩寨夏主遣迷僕帥眾會之迷僕問木  
華黎相見之儀曰汝見汝主汝主見我主即其禮也迷僕曰未受  
主命不敢拜因引眾去丁卯夏人犯金定西積石之境 冬十一  
月癸未金陝西東路行省報安塞堡敗夏人之捷乙未夏人攻金  
龕谷是月木華黎進攻延安迷僕始贊馬而拜西夏世將野蒲甘  
卜率所屬降于蒙古

卷三十六

五

十五年春二月金賈天安上書有曰請以夏人觀之向日弓箭手  
之在西邊者則搏而戰袒而射彼已奔北之不暇今乃陷吾城而  
擄守臣敗吾軍而擒主將曩則畏我如彼今則侮吾如此夫以夏  
人既非前日奈何視宋人猶如前日哉金主不省癸酉金提控李  
師林敗夏人于永木嶺金郭文振奏近得俘者言南北合兵將攻  
河南陝西金詔樞密備禦 秋八月甲申積石州蕃族叛金附于  
夏癸巳夏人攻金德順旋又掠其神林堡 九月是時元軍自去  
年收復陝西至是鳳翔邠涇及南山一帶堡寨皆陷 冬十二月  
己丑金蘭州提控唐括昉敗夏人于質孤壘  
十六年秋七月壬寅朔夏人攻金積石州羌界寺族多陷沒惟桑  
通寺僧看通昭通斯沒及答那寺僧奔鞠等拒而不從金詔賞諸  
僧鈴轄正將等官而給以廩祿丁巳金陰坡族之骨鞠門等叛歸

夏金元帥夾谷瑞發兵討之以捷聞 冬十一月辛酉金鞏州行  
元帥府報會州破夏人之捷 十二月蒙古兵攻夏夏主遵項傳  
國于其子德旺遵項自號上皇德旺改元乾定時蒙古主使史天  
祥徇西夏破賀蘭山還遇敵射傷額出血目爲之昏

十七年秋九月先是蒙古主在西域夏國主陰結外援蓄異圖蒙  
古主密詔孛魯討之至是攻銀州克之斬首數萬級獲生口馬駝  
牛羊數十萬俘監府塔海命都元帥蒙古不花將兵守其要害而  
還夏及金平金以夏爲北兵所逼將立新主以翰林趙周臣爲詔  
冊使既遣至界上朝議能其事飛驛卒追回初夏人與金通好不  
交兵者八十年至貞祐初以小故生釁構難十年一勝一負遂至  
精銳俱盡兩國皆弊至是夏人請和金馮子駿往議李獻甫預行  
夏使有口辯馮無以折之往復之際至以歲幣爲言獻甫曰夏國

卷三十六

六

與本朝和好百年今雖易君臣之名而爲兄弟之國使兄而輸幣  
適有據耶曰兄弟且不論宋日曾與吾家二十五萬匹典故具在  
君獨不知耶金朝必欲脩舊好非此例不可獻甫作色曰使者尙  
忍言之耶宋以歲幣餌君家而賜之姓岸然以君父自居夏國君  
臣無一悟者誠謂使者當以爲諱乃今公言之使者果能主此議  
以從賜姓之例敝邑雖歲捐五十萬無不可某請以身任之使者  
語塞和議乃定夏以兄事金遣其吏部尙書李仲諤脩好于金各  
用本國年號來聘奉國書稱弟  
理宗寶慶元年冬十月金以夏國脩好詔中外新軍政癸亥遣禮  
部尙書奧敦良大理卿裴滿敘甫侍御史烏古孫宏毅爲夏國報  
成使國書稱兄是月蒙古鐵木真伐夏取甘肅州西涼府 十一  
月取靈州進次鹽川州以西夏納仇人亦騰喝翔昆及不入質子

也有守納刺城者夏主之子也城陷不屈而死子惟忠方七歲求從父死蒙古將異之執以獻其宗王合撒兒王留養之李恒其後也

二年春正月丁巳朔夏國遣使如金賀正且蒙古主鐵木真以夏納仇人又不遣質子自將兵伐西夏取黑水等城三月夏主父遵頊殂年六十四諡曰英文皇帝號曰神宗夏五月蒙古主避暑于渾垂山取夏甘肅等州蒙古有察罕者父曲也怯律爲夏臣其妾方懷察罕不容於嫡母配以掌羊羣者及長武勇過人爲蒙古主所知及從攻西夏破肅州師次甘州察罕父曲也怯律居守城中察罕射書招之且求見其弟時弟年十三命登城于高處示之且遣使諭城中使早降其副阿綽等三十六人合謀殺曲也怯律父子併殺使者并力拒守及城破蒙古主欲盡坑之察罕言百

卷三十六

七

姓無辜止罪三十六人秋七月蒙古主取夏西涼府擗羅河羅等縣夏掌國史寧州幹札贊守西涼率父老以城降遂踰沙陀至黃河九渡取應里等縣夏國主德旺驚悸而卒年四十六號曰獻宗國人立其弟南平王覲以兵事方殷告于金各停使聘冬十月丁酉夏遣使報哀於金十一月庚申蒙古主進攻夏靈州夏遣鬼名令公以十萬衆來援丙寅蒙古主渡河擊夏師敗之甲戌金遣使之夏國賀正且丙子夏以兵事方殷報金各停使聘蒙古主駐鹽州遣次六盤夏人堅守中興蒙古主遣察罕入城諭以禍福金遣中大夫完顏履信爲弔祭夏國使十二月金人間夏師屢敗召諸臣議兵事西夏改元寶慶

三年春正月蒙古主留兵攻夏王城自率兵渡河攻金積石州夏六月戊申朔日有食之蒙古鐵木真盡克夏城邑其民穿鑿土

石以避鋒鏑免者百無一二白骨蔽野蒙古主避暑于六盤山仍命阿朮魯總兵與賜銀印懷都等與敵大戰于合刺合察兒之地踰月夏國主覲力屈出降遂繫以歸太宗殺之時議屠中興察罕力諫止之馳入安集遣民蒙古太祖因命以夏主遺物盡賜懷都夏立國凡二百餘年抗橫未遑金元四國備鄉無常視四國之強弱以爲異同至是乃以元諸將多掠子女財帛耶律楚材獨取諸數部大黃藥物兩駝而已是時實金之正大四年元太祖之二十有二年也進士高智耀西人也世仕夏國夏以隱賀蘭山中元太宗訪求河西故家子弟之賢者得之元史自有傳

卷三十六

八

西夏紀事本末卷三十六終

毒

毒

毒

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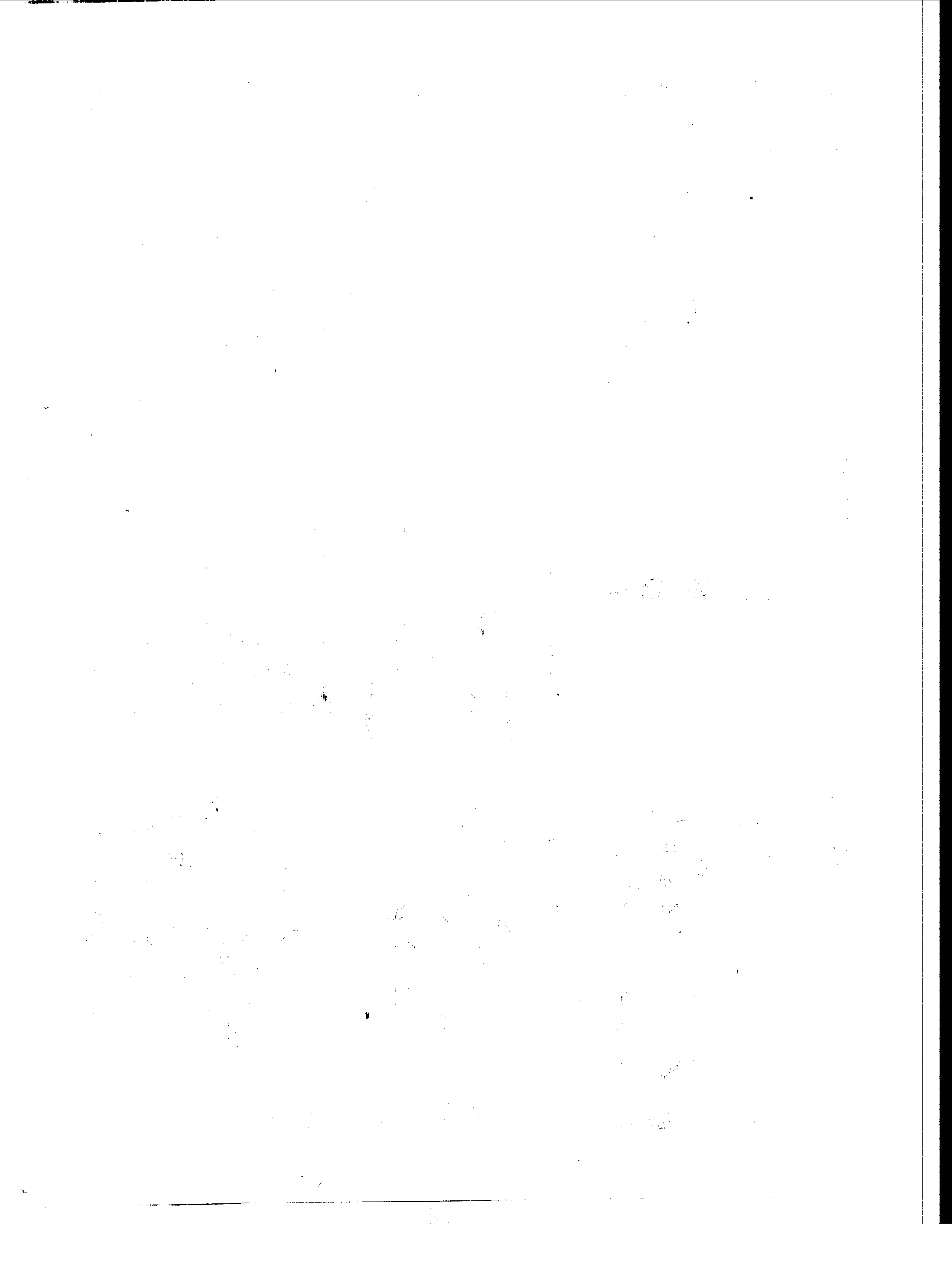
毒

毒

毒

一

毒





王偁東都事略一百三十卷宋本爲錢遵王述古堂所藏見敏求記此本不知何人所刻大約在康熙中目錄後有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印記係宋本原文稱本眉州人故書刊於眉稱書仿史漢字都通古重刻者悉仍其舊最爲善本惜版入俗手不曉文義妄加修改昔於坊友處見初印本剗改尙少借以校讐未及半而售去今又見舊鈔本行款字數悉同刻本知是從述古堂本影鈔與此本同出一原又於子友吳子畚處得一本惟某行二十五字而校其異同詳加勘核摘其剗改之尤謬者條例於左宋本及原字之誤亦表出之乾隆乙卯常熟席氏掃葉山房亦曾刊此書是照已剗改之本重刊者謬誤更多不足取證時道光己酉年十月元和錢綺序

東都事略校勘記

元和錢綺訂

劄子 一頁五行 以猥瑣下材 初印本舊鈔本俱作鬼鎖杭

世駿漢書蒙拾序亦以鬼鎖爲猥瑣當必有據今剗改从俗爲瑣又誤作瑣不成字

一頁九行 王稱姓名 掃葉山房重刊本稱作偁以下

及卷首題銜傳贊並同按說文禾部之稱解作銓人部之偁解作揚二字義各不同今王稱字季平取銓衡之義自當从禾況偁乃孝宗父秀王名書中遇从人之偁皆缺筆豈有當時所諱而反以命名之理明永樂中別有王偁預修永樂大典或明人因此王偁而誤改耳

又 一頁十一行 上書口等 初印本舊鈔本俱作邪等按

元符末以日食求直言蔡京當國誣以誹謗貶七十一人宋史徽宗紀事在崇寧元年九月又本書崔鷗傳云蔡京條列元符上書人分邪正各有三等鷗入邪等則二字乃當時名目校者不得其解剗作墨釘謬掃葉山房本改作諫等尤謬

又 二頁十行 差遣賜如故 初改作遣

目錄 七頁十五行 果 當作臬宋本原誤

又 廿五頁八行 李若冰 當作水宋本原誤

又 廿六頁五行 周敦熙 當作願宋本原誤

又 廿六頁六行 程顥 下當旁注願字宋本原脫

又 廿六頁十四行 樂史 子黃月 本傳作黃目

卷一 三頁十五行 戊夜軍士聚 夜軍二字改刻

卷二 一頁十五行 受周禪周 周下誤空一格

又 二頁三行 次揚州 書中揚字皆係改刻漢書中揚字

有作揚者當是初刻从木旁

又 二頁四行 揚州平 揚字改刻

又 二頁十三行 慮游墮 舊鈔本同刊本初次刻改作情

後仍改墮此書凡怠惰字俱作墮其有作惰者皆第一次

刻改也

又 三頁十二行 謹視游墮 墮字改刻

卷三 一頁十八行 夫人符氏 初印本舊鈔本俱作符氏按

宋本劉知幾史通符姓之符只从竹頭補起龍通釋辨之

甚詳

又 五頁十八行 秦始皇後 初印本舊鈔本後俱作從宋

本原誤

又 五頁廿三行 嶺南採材

又 六頁十五行 賈黃中李沆

瑄案此二條因但有刻改之迹而未察所由誤故不著刊

語後仿此

又 八頁四行 卒其伐功 舊鈔本同此用詩序語刊本初

改作成後仍改伐

卷五 六頁二行 眞宗功成治定 初印本舊鈔本俱作財成

用易泰卦文刻改非

又 六頁十行 非邸第樓閣 說文無第字古只作弟當是

初刻从古

卷六 一頁二行 慶歷元年 此本歷字俱係乾隆中刻改

又 一頁廿二行 五月乙卯朔 當从宋史作丁卯案宋史

四月戊戌朔丁卯是

又 四頁四行 山東運 地震 連字下誤空疑有次字

又 六頁三行 庚申改元 當从宋史作庚辰攷三月乙丑

朔上有己巳庚申字誤

又 夏四月甲申朔當从宋史作甲午

卷七 一頁三行 體乾膺歷 本書歷字俱係刻改

卷八 二頁廿四行 百度情施 情字改刻 偷情薄蝕 初

印本舊鈔本俱作薄惡屬上不屬下刻改非

又 四頁十四行 戰於踏白城 踏疑是踏字之誤郭城傳

正作踏

又 七頁廿二行 日有食之 依本書例日字上當有朔字

又 八頁五行 九月甲戌 攷是月己卯朔無甲戌宋史在

八月是

卷九 二頁三行 丙子日有食之 初印本舊鈔本俱作月按

此書日月食皆書攷是年七癸巳八壬戌朔丙子月十五

日月字是

又 二頁十五行 丙午李清司 司當作臣

又 三頁八行 永維災變之來 初印本舊鈔本俱作永為

此承原本之誤

又 三頁十行 何災異之滋至也 初印本舊鈔本俱作

大此承原本之誤

又 四頁廿四行 不雷至於五月 雷當作雨

又 六頁廿四行 雞靴嶺 當作靶此刊本之誤

又 七頁十二行 授傳國寶 當作受宋本原誤

卷十一 一頁四行 欽成皇后 成當作慈欽成乃哲宗母非徽  
宗母也

又 四頁十三行 封南陽郡王 南字改刻宋史作南字

卷十一 五頁五行 詔行藉田 初印本舊鈔本俱作籍

東都事略校勘記 四 通園叢書

又 七頁十行 親耕藉田 初印本舊鈔本俱作籍

又 八頁一行 各揚乃職

又 九頁廿二行 二駕遠狩

卷十二 四頁十七行 赤氣亘天 不當空亘應作互

又 五頁六行 彗星竟天 己未 不當空

又 五頁廿一行 令依金主 詔 不當空

又 六頁十五行 齋手書

卷十三 二頁八行 大祖娉焉 舊鈔本同印本初改聘以下凡  
娉字俱仿此

又 五頁十五行 豪髮閒隙 舊鈔本同此从古印本初改

毫下 七頁廿行 絲豪假借同

卷十四 四頁一行 娉入宮

又 六頁四行 神宗升祔 宗當作主

卷十五 八頁三行 追封陳王

卷十六 三頁三行 手詔口闕 初印本舊鈔本俱作如聞剗改  
作墨釘

又 三頁六行 呂誨等彈奏 舊鈔本同印本初改弛

卷十九 二頁廿一行 遷知京副使 初印本舊鈔本知俱作如

與宋史合剗改非

又 二頁廿四行 請治其

又 六頁五行 廷義廷睿廷訓 廷義字凡三見

又 七頁二行 鳳翔節度使

東都事略校勘記 五 通園叢書

又 八頁十九行 便殿擊鞠 鞠俗字初印本舊鈔本俱作

鞠剗改非

卷二十 二頁二行 知揚州

又 四頁十一行 私販推場 推當作權

卷二十一 五頁廿三行 無以為娉

又 七頁六行 霜宿露次 案本書霜宿野次此霜露二字  
皆誤寫

卷二十二 二頁六行 與腹心將士潰圍 初印本舊鈔本俱無將

士二字剗改擠入謬

又 三頁十二行 二子戰汗

又 三頁廿一行 太祖受命祚宋 鈔本作宋是用詩序

文王受命作周語校者不得其解剗改作祚謬甚

卷三 二頁七行 又更龍天 初印本舊鈔本俱作龔此宋本

原誤以下仿此 瑄案本書作龔此誤分作二字

卷六 二頁五頁五行 訴辨其証 訴初印本舊鈔本俱作謂吳子

畚本作爲

又 六頁四行 陛下裁察 初印本舊鈔本裁俱作財本漢

書

又 六頁十五行 無致固辭 子畚本作辭

卷七 二頁九行 鞫於尙書省

卷八 二頁四行 進入其境 初印本舊鈔本俱作竟古字通

用剗改非

又 四頁十行 于境上

卷九 二頁十九行 桂蒲魚蛤

又 五頁廿四行 與之口甘 初印本舊鈔本俱作絕廿二

字見史記校者不得其解剗作墨釘

卷十 二頁五行 乾德初郊廟法物制度 初印本舊鈔本俱

無廟字按太祖乾德元年始合祭天地故曰初郊剗增廟

字謬

又 二頁十八行 以軍需不卽辦

又 七頁四行 才自太常博士易知京使知寧州 吳子畚

本上知字作如

又 八頁二行 商郊契 鈔本契作冥

八頁十四行 以祐爲之 鈔本作以祐代之

又 八頁十四行 裨 鈔本作俾

卷一 三頁七頁四行 時人以鄭榮方之 此蓋以唐歇後鄭五比

之榮當作榮似是宋本原誤 元益案此條據葉校本云

卷二 三頁五頁二行 以賊敗

卷三 三頁一頁十四行 知京使 舊鈔本作如京使

卷四 三頁一頁五行 何徹 樊愛能

又 二頁十六行 父光實 元益案此

卷六 三頁一頁十九行 以閒暇慰億兆之瞻仰

又 四頁十七行 成卒皆惰游

卷八 三頁四頁十四行 疎後辨急 舊鈔本作卞急二字見左氏

傳校者不得其解剗改作辨謬

又 五頁二行 以比漢二疏

又 五頁五行 引年得體

卷九 三頁二頁廿三行 自國家圖幽燕

又 五頁三行 禁游惰

又 五頁三行 陛下裁察

又 六頁六行 移知揚州

又 六頁八行 知屈已 瑄案本書屈字

卷一 二頁三行 遠賢勢謹 舊鈔本凡勢字多从漢書作執

校者一例剗改从俗謬 瑄案本書以避遠賢勢爲句謹字

又 二頁廿一行 銀絹二十萬

又 三頁十五行 其 若影響 不應空

又 五頁二行 決勝之勢

又 五頁七行 以器百官用例簿

又 六頁六行 準恍然曰 此必初改作恍

又 卷二 一頁廿三行 氣勢百倍 舊鈔本作欬

又 三頁六行 聽道裕節制

又 三頁廿一行 昭化軍

又 四頁三行 賊勢如此

又 卷三 四頁廿三行 劉琪奸賊 舊鈔本作臧此書凡臧字俱

從漢書作臧校者一例剗改从俗謬

又 卷四 三頁廿三行 激勵武臣

又 四頁四行 其辭見儀制

又 四頁六行 不得已而用之

又 卷五 三頁七行 河朔蕭然 舊鈔本作肅恐是宋本原誤

又 卷六 三頁廿二行 進承旨 舊鈔本承作丞此本凡承字有

剗改痕者原刻俱作丞

又 六頁廿四行 謂之英斷 元益案此條亦係勞氏補校

又 卷七 四頁九行 鞠獄失實 舊鈔本作鞠古字通用剗改非

此本凡作鞠者皆後來剗改

又 五頁廿四行 何辨急 舊鈔本作下急說見上

又 卷八 一頁十四行 揚鄂五州坐知揚州 說見上

又 六頁八行 詢素有才 舊鈔本素作果

又 卷九 一頁十九行 鎮服四海

又 七頁十二行 以勝重 舊鈔本作軍剗改不成字

又 卷十 三頁十七行 貝州妖卒

又 卷十一 三頁十五行 邢祥辯給

又 卷十二 二頁十一行 元昊叛嬖 瑄案嬖字屬下句

又 卷十三 七頁五行 無一豪私焉

又 卷十四 一頁五行 過家為壽 舊鈔本作為之

又 卷十五 一頁五行 就民役

又 一頁廿二行 出米二萬碩 瑄案本書作六萬碩此作二係鈔寫之誤

又 二頁十一行 災異數發罷知政事

又 五頁七行 虛東嚮之位便

又 六頁十行 語在兄絳傳 舊鈔本作元絳元絳傳在八

十一卷詳載僖祖廟祧復事若韓之兄絳即在本卷並無

一語及僖祖事剗改謬甚

又 九頁三行 出知潁昌府 應从水旁作潁本書中潁誤

作潁者不可枚舉 元益案此條亦係勞氏補校

又 卷十六 二頁十九行 繫所任

又 卷十七 三頁七行 方今聖朝 方上不當空

又 三頁十三行 賢愚倒置 此有剗改痕疑宋本只通用

到字鈔本亦从俗加人旁

又 三頁十五行 今責蔡確 舊鈔本作今來

卷六 一頁五行 捕其首

又 五頁十八行 譴天容地載

卷一 卒五頁十四行 汝州團練副使安置潭州再貶賀州別駕

移單 十八字俱剗改

卷三 卒四頁八行 大臣 意欲 大臣下不應空

卷四 卒二頁三行 供應滋削 舊鈔本作供擬

卷五 卒四頁一行 庠昏耄 舊鈔本毫作乃屬下句校者臆改

卷六 卒二頁九行 還上節鉞

又 三頁十五行 改名曰曩宵 當作霄

又 四頁十行 受人貶 疑是賂字之誤

又 卒六頁五行 弼檄崇訓

又 卒三頁二行 咨訪時務

又 九頁十八行 都承旨承旨

又 十頁五行 潔身之義

卷七 二頁二行 權知制誥 舊鈔本作權知剗改非

卷一 卒四頁廿四行 嚴父之大孝

又 五頁十行 恐揆於祭法不合 舊鈔本無揆字校者妄

增

卷二 卒四頁十五行 慈聖章獻皇后

卷三 卒三頁廿四行 陛下新即位

又 八頁廿二行 安石辨益堅 元益案此係亦係勞氏補校

卷五 卒六頁六行 乃以知揚州 舊鈔本作揚州此本凡揚字

才秀有剗改痕者原本皆从木作楊

卷七 二頁廿一行 放字懸父 當作贛宋本原誤

又 八頁九行 不獲義不受

卷七 卒四頁十六行 臣職獻替

又 十頁二行 論恂恂

卷八 卒二頁二行 惰慢之禮

又 八頁十四行 自謂得策

卷九 卒三頁四行 習於游惰

又 五頁四行 出己意辨論

又 五頁十五行 猛佐村堅 舊鈔本作符說見前

又 六頁九行 與倡女共飲 舊鈔本作共政言其聽信倡

女得干預政事也若但其飲則當時原有官伎不為大過

剗改謬

又 六頁十二行 魁偉有口辨 舊鈔本作口卞本書凡辨

字多有作卞者不知何據此本則俱 增案則俱語氣未畢應是寫者誤脫

卷八 六頁十八行 如此甚佳

又 六頁廿四行 坐賊抵罪 舊鈔本作賊說見前

又 七頁十三行 桀驚狼復

卷九 卒一頁廿四行 裹銀甲瓊帽 舊鈔本作裹剗改不成字

又 二頁十九行 曹英新壞

卷三 卒四頁廿二行 既借之權

卷四 卒二頁十九行 無情容扈從 舊鈔本作扈剗改不成字

卷六十四頁十行 嫌疑間豪髮

卷六十三頁九行 扼游惰

卷六十二頁十八行 不受命 印本脫

卷六十一頁十行 日夜引領

又 六頁十七行 方其退居

又 六頁十八行 誠而已

卷九十三頁廿二行 可從孫村導之

卷九十二頁廿一行 歷商周大名府 周當作州宋本原誤

卷九十一頁十五行 英宗自藩邸 瑄案藩字無剋改痕

卷九十四頁十八行 朝廷體統

又 一頁廿一行 入館選

又 三頁廿一行 頻御經帷

卷九十六頁廿四行 有旨誥所自 誥當作詰宋本原誤

又 七頁八行 訖不果行

卷九十二頁九行 聽享甫游說 亨甫名上下文屢見此獨剋

改作享謬

又 六頁十一行 坐賊迫兩官 舊鈔本作賊說見前

卷九十一頁廿行 自辨書稱

又 二頁七行 而奸詭似之 舊鈔本作好說即上文所謂

多戰國縱橫之說也校者以意剋改并不成字

卷一百五頁十七行 輸貨僮伎 伎似本伎字剋改作古奴字

元益案此條亦係勞氏補校

卷一百二頁十八行 糾察鞠之

又 三頁九行 為其子娶蓋氏 元益案此條亦係勞氏補校

卷一百一頁五行 進承旨

又 二頁十八行 林據字彥福福州長樂人也 宋史據字

彥振福字似因下福州字而誤此宋本原誤 元益案此條亦係勞氏補校

卷一百三頁十一行 經略司准備 淮當作准

又 三頁十七行 摧第十三將 摧不成字宜作權

卷一百四頁九行 交疏蔡京

又 四頁一行 奉天體天道 奉上疑有以字或奉天二字

行

又 四頁十七行 歸遼人李良嗣

又 四頁廿三行 徽宗加納之 加當作嘉

卷一百一頁七行 頗得其助已也 得疑當作德

又 四頁五行 封椿禁錢 椿當作椿

又 四頁十行 程督慘峭

卷一百四頁十六行 諡曰忠憲 瑄案本書作中此誤寫蓋神師道本諡忠憲本書誤刻作中諡

又 七頁廿三行 軍輒敗走

卷一百一頁五行 牂牁獻地 舊鈔本依漢書作牂牁剋改謬

卷一百三頁十二行 勅此執務 舊鈔本作較務句亦不可解

尋上下文義疑當作勅比較務原本訛作此校者不得其

故糾

東都書局校勘記

解又妄改較作執愈失之矣

卷二 一頁十七行 泣事循謹 舊鈔本作泣

又 一頁十九行 為政尚慈恕

又 二頁十四行 斥賣賊罰

又 三頁二行 東西食不足 西字疑當作南

又 六頁十一行 守郢沔 舊鈔本作丐閒丐閒者求宮

觀閒職即提舉崇福宮是也校者誤以閒為間字遂臆改

作沔謬甚

卷三 九頁六行 予之黃髮

卷四 一頁廿二行 郭汝陽 汝當作汾此宋本原誤元益案此條亦

校補 係勞氏

更亦事略來勅記

一四

通圖叢書

卷五 一頁九行 而計以刺史 舊鈔本作許以此刊本之誤

又 四頁十二行 初好學

又 四頁十六行 在京權易院 舊鈔本作權易

卷六 一頁十二行 編管宣州 當作宜州此刻本誤元益案此條及

下一條皆係 勞氏補校

又 一頁十三行 於文章特長

卷七 一頁六行 以為郡最授楚州教授 舊鈔本最授楚州

瑤案楚州下 語氣亦未畢

卷九 一頁九行 自幼侍禁 舊鈔本作自右按左右侍禁官

名本書屢見剗改非

卷廿 一頁廿三行 領蔣州刺史元益案此條亦係勞氏補校

卷一 一頁廿三行 禁軍更戌 戌乃戌之誤

卷四 一頁十五行 非妄也口口 舊鈔本作不談二字校者

剗作墨釘河南先生文集二作非甚妄者不談此書也當作者元益案此注似亦勞氏補校

卷六 一頁二行 陳振程知質 應作程振陳知質此宋本之

誤觀本書程振本傳自見元益案此條亦係勞氏補校

卷七 一頁十行 鬼名壞臥譽諍

卷九 一頁四行 桀黠石智謀 石當是有字之誤

東都事略校勘記

十五

通圖叢書



附記東都事略缺筆字

補記缺筆字

章 翼祖之嫌名

貞 仁宗嫌名

尙 太祖祖翼祖嫌

尙 翼祖嫌名

佖 秀王舊名

佖 孝宗舊名

造 高宗嫌名

敦 光宗嫌名

惇 光宗諱

徵 仁宗嫌名

聶 神宗嫌名

曙 英宗諱

廓 寧宗嫌名

字 欽宗嫌名

讓 濮王諱

瑄 孝宗舊名

照 哲宗諱

瑋 孝宗舊名

愍 仍唐諱民字

戍 未詳所諱唐人書靈飛經此字亦缺筆

女即真宗自言見九天司命降於延恩殿神姓趙此二字為名遂尊為聖祖令天下諱此二字故此二字亦缺

筆也

又通古字

東都事略校勘記

十六

通園叢書

禮 禮号 號 藝 藝 勢 爾 爾 娉 聘 普 譜 壘 壘 作 壘 或 烏 摩 嗚 呼 万

萬 賦 賦 允 允 匱 極 度 渡

故友錢君映江學殖淵遠生平讀書精審一字不輕放過嘗為余言有所著東都事略校勘記一卷許以見示亡何遽以病沒近始从其令嗣輩借得讀之所校果精密於是書版本大有裨益亟錄副藏之閒有原鈔筆誤既為一一勘正而事略本書中亦有映江所偶漏者就余所見為拾補於書眉惜不能起映江而相質矣  
戊午仲秋校錄既竟書後葉廷琯

東都事略校勘記

十七

通園叢書

東都事略校勘記終

Faint, illegible text at the top of the page, possibly a header or introductory paragraph.

Main body of faint, illegible text, appearing to be several lines of a document or list.

Faint text at the bottom of the page, possibly a footer or concluding sentence.

果

齋

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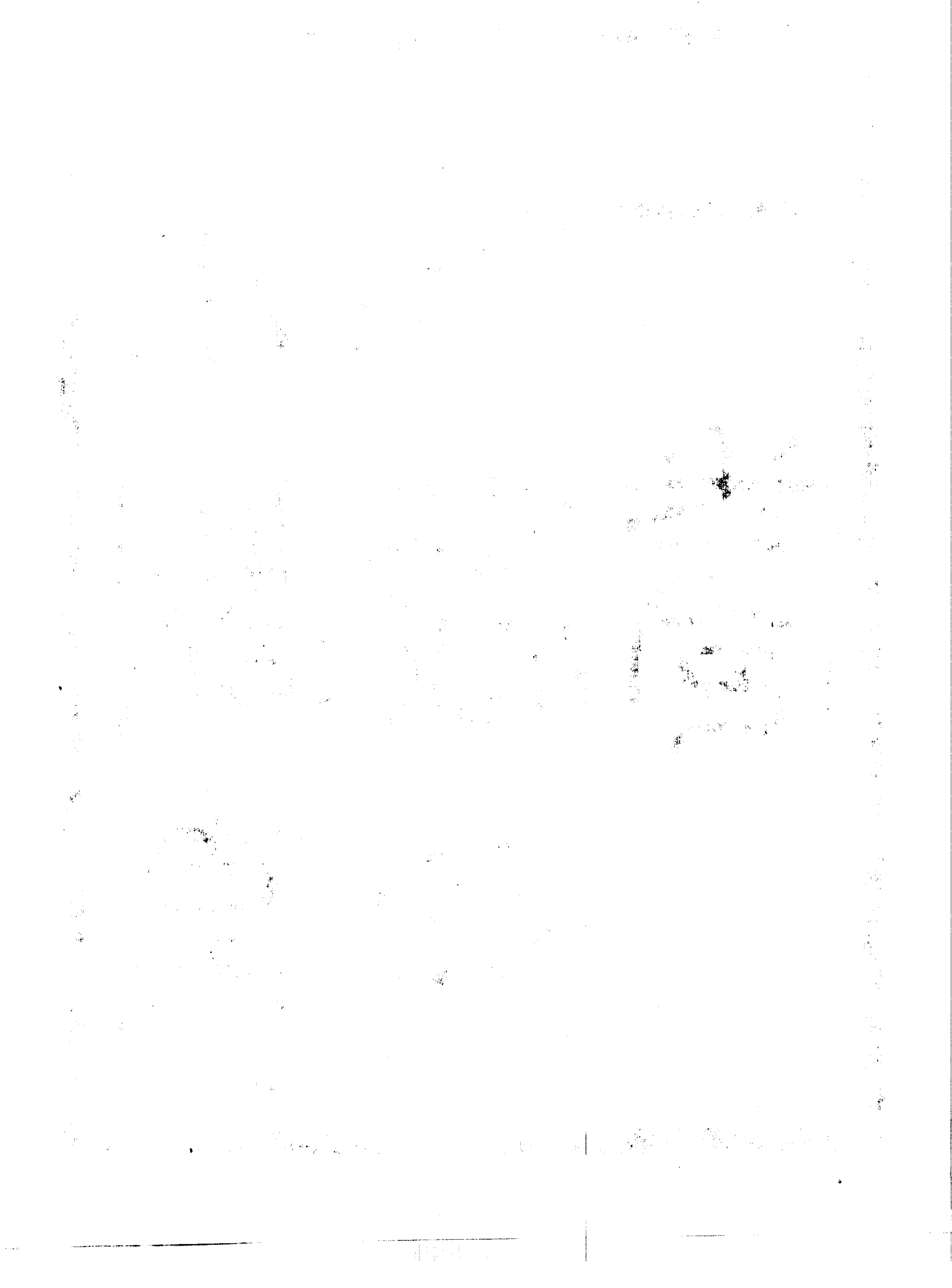
時

校

記

一

齋



東都事略目錄

第一卷 本紀一

太祖

第二卷 本紀二

太祖

第三卷 本紀三

太宗

第四卷 本紀四

眞宗

第五卷 本紀五

仁宗

第六卷 本紀六

仁宗

第七卷 本紀七

英宗

第八卷 本紀八

神宗

第九卷 本紀九

哲宗

第十卷 本紀十

徽宗

第十一卷 本紀十一

東都事略目錄

一

通鑑叢書

徽宗

第十二卷 本紀十二

欽宗

第十三卷 世家一

宣祖昭憲皇后杜氏

太祖孝惠皇后賀氏

孝章

孝明

太宗淑德皇后尹氏

懿德

明德

元德

眞宗章懷皇后潘氏

章穆郭后

章獻劉后

章懿李宸妃

章惠楊淑妃

第十四卷 世家二

昭靜沈貴妃

仁宗廢后郭氏

慈聖曹

温成張

東都事略目錄

二

通鑑叢書

英宗宣仁聖烈皇后高氏

神宗欽聖憲肅皇后向氏

欽成朱

欽慈陳

哲宗昭慈孟

昭懷劉

徽宗顯恭皇后王

顯肅鄭

顯仁韋

明達劉

明節劉

欽宗后朱氏

第十五卷 世家三

宣祖五子

太祖四子

太宗九子

第十六卷 世家四

眞宗六子

仁宗三子

英宗四子

第十七卷 世家五

神宗十四子

東都略目錄

三

通鑑綱目

哲宗一子

徽宗三十一子

欽宗一子

第十八卷 列傳一

自此至一百零九卷俱列傳

第一百十卷十一卷

俱忠義傳

第一百十二卷

循良傳

第一百十三十四卷

儒學傳

第一百十五十六卷

文藝傳

第一百十七卷

卓行傳

第一百十八卷

隱逸傳

第一百十九卷

外戚傳

第一百二十卷二十一卷

宦寺傳

第一百二十二卷

東都略目錄

四

通鑑綱目

僭偽傳

第一百二十三二十四卷

遼國興亡始末

第一百二十五二十六卷

金國顛末

第一百二十七二十八卷

西夏

第一百二十九卷

西番

第一百三十卷

交趾

東都事略目錄

五

通園叢書

東都目錄

東都事略 以舊鈔本校翻刻宋眉山程舍人本

目錄 不同另寫

本紀一 卷一

善騎善射雅好儒素 善騎射而雅好儒素 莊宗嘉其勇敢固 因 留之

以疾歸適 無此字 與太祖會于壽春 具言秦鳳可取 攻之

狀 遷于西宮服御供給一如舊 脫後七字

本紀二 卷二

丁巳祀周四廟 無四字 次楊州 揚州下 始慮游惰 墮 之尚多

詳嫻 開 吏理 浚關 閔 河 蜀小王 無此字 孟昶降 免於

靡費 穀 奉祿鮮薄而責以廉者更 無難 也 百粵越之

人 詔曰嶺南諸州 無日字 攻城之際民 必有 橫遭鋒刃

東都事略校記

通園叢書

啟運立極英武睿聖 文神德聖 玄功 按玄字宋諱應避

本紀三 卷三

開寶之初 無之字 次陳橋為六軍推戴天人齊歸 脫四字 太

祖勉受周禪 無勉字 追冊故尹氏女贈皇后 脫女贈皇后冊

立 脫二 越國夫人苻氏為皇后 按尹氏女先歿所以書追冊

應云冊立某氏為皇 吏治得失速舉 退而 行之 以稱吾意

苟能切 脫此 中時病 民間 脫一 嫁娶 宜從優厚 一

字 應百官奉錢 皇第三子封襄王元份 脫此 越王 選

於眾而舉皋陶 善 則不仁者遠矣 則不仁不善 俾振滯

淹何所仰止 程作屬 舉升朝官 術者 二人 又陷邛州及

又陷永康軍 師追進 破賊十萬 泯 卒 其伐功

本紀四 卷四

夏五月戊午朔日食程作日冬十月丙戌朔日又食程本

有鋪金泥玉之飾程作其頒深詔朝廷倫

今徧順考舊規 朕國將親覽 此可責罰而不可獎也

十二月戊寅大脫此赦天下 景德元年春正月丙戌朔

又脫此大赦天下辛丑京師地震丁未復震 是茲謂慘酷

六月壬申重脫此赦西京 上尊號曰體元御極感天尊

道應真崇寶運文德武立功上聖欽明仁孝皇帝 己巳日

月重輪 以答告神祝明

本紀五 卷五

百辟工羣司 國家培勤卹黎庶 生齒日之繁 不意脫

字犯者頗眾 有司無得苛舉駁 遣近臣一脫此十七人

巡行河北 仍其復職官 疾咎實在予 上皇太后尊號

曰應元齊聖顯功崇德慈仁保寶壽皇太后 現征錢金銀

輸京師詔有司皆從銷訖停罷布告遐邇弗得置之度外自

權三尺程本作布告遐上尊號曰景祐體天法道欽文右

聽武聖神孝德皇帝 無得四輔作關門非品官無得起門

屋非上行上刊去脫此英睿二字 欽文右聽武

本紀六 卷六

必有非常之恩以示至公之道不使大器淹滯脫六咨爾多

士體朕意焉 夏四月癸酉早上步禱脫四九月辛亥率

皇子脫三大享明堂

本紀七 卷七

類祈國公 朕脫此今飭躬焦思欲消弭復災大異 將

進祈自新 允蹈遠恭儉

本紀八 卷八

遣使八人相度農田水利稅賦科率徭役利害及清宿弊脫

字 廣惠倉所貯脫二錢 獄訟失非其情與賦斂過失其

節與 秋七月甲戌彗又現軫 乙亥脫六詔曰當去去則

甲戌之詔移為 時以稱號上見請 苟有不倫論

本紀九 卷九

親祀祠北郊之儀 與夏人戰於雞靶鞞嶺敗之

本紀十 卷十

上帝克相之靈脫二豈朕之德哉 詔大司成考德行道藝

歲貢之士脫此並速令除毀

本紀十一 卷十一

金人來索取張覺 金人擒遼主延禧于夾山遼國脫此亡

宜裁抑一脫此應不急之務 來徇國家一日之急一脫

字 應天下方鎮郡邑守令各率師募眾勤王

本紀十二 卷十二

所過又程作又

世家一 卷十三

宣祖昭憲皇后杜氏 以造我 皇脫此宋 人走報后曰

猶檢已作天子矣脫此后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下衍



懿德皇后持氏 吳淑定 駁議

章獻明肅皇后劉氏 眞宗即位復進爲美人程作以爲美人 與

楊淑妃愛撫視無甚異篤

皇后李宸妃

皇后楊淑妃

仁宗廢后郭氏

以上三傳另寫

慈聖光獻皇后曹氏 今宗社在爾何獨不然程作今宗社在邇亦當爾

世家二 卷十四

昭靜沈貴妃 脫此傳

英宗宣仁聖烈皇后高氏

東都書齋記

四

通圖叢書

以上另寫

成皇后朱氏 后少依母遷朱家程作任廷和家

哲宗昭慈聖獻皇后孟氏 而婕妤寵幸甚智巧足以蠱惑

哲聰程作陰有奪位之意 郝隨從旁以言脅之隨乃劉婕妤好之鷹犬敦逸懼禍

不測違心罔決程作畏禍不能剛決 乃以奏牘上蓋章悖無宰相 迎合

於外而隨排擠於內

昭慈皇后劉氏 欽聖念孟后無罪乃召入復位號稱元祐

皇后而后亦脫此 稱元符皇后 神主宗亦脫此 升祔哲宗

廟室

顯肅皇后鄭氏 後后有異寵 王皇脫此 后崩

世家三 卷十五

天潢族無尺寸之柄

宣祖五子

太祖皇帝 行二

太宗皇帝 行二

魏王廷美 行四 程脫

魏王 脫六子十程作一德恭二德隆三德彝四德雍五德鈞

六德欽七德潤八德文九德惠十德存程數目全脫 贈樂平郡

王附襲爵奉祀程脫 承簡薨德雍子承亮爲長脫二 封昌

國公

岐王光贊幼亡 行五

太祖四子 滕王德秀早亡 行一

東都書齋記

五

通圖叢書

吳王德昭 行二 治平元年改封越王徽宗即位改封吳王

八字程脫 子五程脫 長脫此 惟正 次脫此 惟吉 三脫此 惟

同 四字脫此 惟忠 五脫此 惟和 惟異脫此 最長

舒王德林早亡 行三

秦王德芳 行四 子三長脫二 惟敘 次脫此 惟憲 三脫

字惟能 乃願後之子孫而有未議封者即封而爵未稱者

識封節之典 其令中書門下攷太祖宗 之屬緒籍

太宗九子 漢王元佐 行一 程脫 子三長脫二 允升

次脫此 允言 三脫此 允成 昭成太子元僖行三 商

王元份 行四 封冀公 王 改鎮下衍 海鎮東 鎮東軍治越州

衛字 子三長脫二 允寧 越王元傑 行五 移鎮淮南忠

武正 鎮王元偃 行六 子一脫此 允弼 楚王元稱 行七

遷彰 宣德保寧軍節度使 子一脫此 允則 周王元儼

行八 允初在 脫此 未嘗以小事 脫三 詰責左右 為酣飲沈 流

允初在 脫此 未嘗以小事 脫三 詰責左右 為酣飲沈 流

酌之佚 崇王元億 行九

世家四 卷十六

眞宗六子 温王禛 行一 追賜名復追 脫二 贈温王 周

王祐 行二 昌王祗 行三 信王祉 行四 欽王祁 行五

仁宗皇帝 行六

仁宗三子 長 脫此 楊王昉 二字 雍王昕 三字 脫此 荆

王曦

漢王允讓 手詔比 脫此 字 闕 以宗晟嗣宗晟 脫二 官至武

安軍節度使 宗愈嗣官至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

贈襄王諡曰恭惠 脫四 諡曰孝懿 宗祐嗣官至清海

軍節度使贈欽王諡曰穆恪 脫四 仲御嗣官至泰寧軍節

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贈郇王諡曰康孝 王

英宗四子 神宗皇帝 行一 吳王顥 行二 性皆 子忠孝

子二 脫此 孝騫 潤王顏 行三 益王頽 行四 子八長

脫二 孝哲 二字 脫此 孝怡 三字 脫此 孝參 四字 脫此 孝奕

五 脫此 孝騰 六字 脫此 孝忱 七字 脫此 孝頴 八字 脫此 孝愿

世家五 卷十七

神宗十四子

成王侁 居長 惠王僅 行二 唐王俊 行三 襄王伸 行四

眞王侗 行五 哲宗皇帝 行六 豫王价 行七 徽宗追

贈豫王 程作封 徐王侗 行八 吳王佖 行九 儀王偉 行

十 徽宗皇帝 行十一 燕王僕 行十二 楚王似 行十三

越王偲 行十四

徽宗三十一子 欽宗皇帝居長 兗王樞 行二 鄆王楷

行三 荆王楫 行四 肅王樞 行五 景王杞 行六 濟王

桐 行七 益王棫 行八 太上皇帝 行九 邢王材 行十

邢王楫 行十一 莘王植 行十二 儀王朴 行十三 徐王

棫 行十四 沂王樞 行十五 鄆王楫 行十六 和王棫 行

十七 信王榛 行十八 漢王椿 行十九 安康郡王樞 行

二十 廣平郡王捷 行二十一 相國公樞 行二十二 陳

國公樞 行二十三 瀛國公樞 行二十四 建安郡王楫 行

二十五 嘉國公椅 行二十六 温國公棟 行二十七 英

國公樞 行二十八 儀國公桐 行二十九 昌國公柄 行三

十 潤國公樞 行三十一

欽宗一子

列傳弟一 以下均加弟字 卷十八

范質傳 低三格下盡同

弘 文館大學士

范旻傳 質子

范杲傳 質姪

王溥傳

溥長子

王貽孫傳

溥次子

王貽正傳

貽正字矩甫官至國子博士子克明尚太宗女鄭國長公主

賜名貽永令與父同行

王貽永

溥之孫 貽正子

魏仁浦傳

仁浦子

魏咸信傳

列傳弟二 卷十九

韓令坤傳

石守信傳

東都事略校記

九

通鑑叢書

石保興傳

守信長子

石保吉傳

守信次子

石元孫傳

守信孫 保興子

王審琦傳

王承衍傳

審琦子

符彥卿傳

王景傳

王晏傳

王彥超傳

武行德傳

楊廷璋傳

郭從義傳

列傳弟三 卷二十

慕容延釗傳

李處耘傳

李繼隆傳

李繼和傳

李昭亮傳

處耘孫 繼隆子

王全斌傳

王凱傳

王仁贍傳

崔彥進傳

東都事略校記

九

通鑑叢書

劉廷讓傳

如卷席程作之易

列傳弟四

卷二十一

咎居潤傳

張美傳

向拱傳

高懷德傳

韓重贇傳

韓崇訓傳

張永德傳

郭崇傳

宋偃傳

郭守文傳

列傳第五 卷二十二

李筠傳

李重進傳

列傳第六 卷二十三

孟昶傳

劉鋹傳

李煜傳

劉繼元傳

列傳第七 卷二十四

錢俶傳

官至

錢惟濟傳

錢惟演傳

高繼沖傳

周行逢傳

於爾爾

陳洪進傳

列傳第八

吳廷祚傳

吳元辰傳

李崇矩傳

東都事略校記

十

通鑑叢書

李繼昌傳

入判右金吾衛

李遵勗傳

羣名華奇果

燕二堂壯麗

楚昭輔傳

副使后特賜

例

私雖不樂施

字

列傳第九

趙普傳

及土產

口羊

及

列傳第十

曹彬傳

后也

子伯傳

諡曰恭懷

曹璨傳

曹瑋傳

崇矩子

破之於彌牟

主服有虬龍文者

羣名華奇果四時暎帶更壘

燕二堂壯麗弘邃東

楚昭輔傳 嘗召置左右與籌畫

副使后特賜宮錦禮衣段一表裏

例 拜樞密使 昭輔性勤謹介直掌樞務人不可干以

私雖不樂施亦不濫取剛明有守士也

字 卒年六十九訃聞上甚惜之

列傳第九 卷二十六

趙普傳 時捕獲為盜者百餘人欲

及土產 脫二字 按二字不 去物十盟不明晰物十盟 大為姦首 仍賜

口羊 空格程 論者以為安天下之功 漢唐之相所不

及 脫七 是宜有後云

列傳第十 卷二十七

曹彬傳 退師雄州以援餉 其餽 玘之女即慈聖光獻皇

后也 后恩 贈芸魏王彬韓王玘吳王諡曰安僖玘之

子伯傳 伯見外戚傳皆 后之兄也 傳 仕至榮州刺史

諡曰恭懷

曹璨傳 彬長子 凡 征討機宜 得與計議

曹瑋傳 彬第二子 乃 遠 止 以 待 之 於是康奴

東都事略校記

十

通鑑叢書

等脫此族 寢寢其書不報 破章埋埋族 哨嘶囉以十

一萬眾入寇

曹琮傳 彬末子

潘美傳 潘美不殺袁彥而致脫此彥朝觀成我志矣

列傳弟十一 卷二十八

馮繼業傳

折德辰傳 子御勳 御勳提行程脫二御卿亦提惟

昌亦提行 拜興州刺史性豪俠亦諳韜略脫七卒年三十七

党進傳

曹翰傳 伐巨木於五陽之脫三虜地

崔翰傳

李懷忠傳

田重進傳

朱信傳 至柳林州刺史 以信為行營馬步軍都指揮使

兼副監軍脫四

列傳弟十二 卷二十九

何繼筠傳 擒其將張環石斌以獻頗著戰功脫四

何承榘傳 繼筠子

李謙溥傳 子允則 又以水代伐砲積壘成深泥 久之

密撤撤去 延之傳舍劇飲語而罷 無毫髮之異命耳先

期至 允正官至河州團練使

馬仁瑀傳 仁瑀年十六因求見願隸脫二帳下

東都事略校記

十三

通鑑叢書

李漢超傳 守恩提行

郭進傳

姚內斌傳

董遵誨傳

賀維忠傳

王彥昇傳

列傳弟十三 卷三十

張昭傳

陶穀傳 在周為翰林學士胸藏武庫辨若懸河而又賦性

風雅花柳之遇不一而足脫二十

賈儀傳

賈侃傳 程脫

侃儀之弟仕至起居郎性亦耿介政績亦可觀

賈信傳 程脫

信儀之弟官至右補闕蒞政砥身頗頗自好不忝賈氏之伯

仲云

賈儼傳

儼字望之儀之仲弟也脫五

賈偁傳

偁字日彰儀之季弟也脫六舉進士 太宗居藩日衍白

列傳弟十四 卷三十一

東都事略校記

十三

通鑑叢書

薛居正傳

呂餘慶傳

呂端傳 凡加體貌必先見拱揖

劉熙古傳

沈倫傳

盧多遜傳

宋琪傳

石熙載傳

列傳第十五 卷三十一

李昉傳

李宗諤傳

東都事略校記

十四

通鑑書

呂蒙正傳 固不如不母知也 則海字治格 安靜蠻夷來

歸矣 間舉壽觴怡釋然自得 張紳累果有臧蒙正何亦

不辨耶脫此

張齊賢傳 八選遣吏 如敢因脫此循不以實脫此聞

擒之使與 屈膝在吾術中 是時虜騎自湖口谷入寇 乃

飯飲脫粟 皆按堵如脫此故

宗誨提行

列傳第十六 卷三十三

張遜傳

柴禹錫傳 如知京使

柴宗慶傳 禹錫子 宗慶所至昏貪皆以無狀罷

趙鎔傳

楊守一傳

弭德超傳

列傳第十七 卷三十四

荆罕儒傳 劉承鈞遣兵遙餌程作追躡 按荆非敗績何

不設備故云遙餌以以贏師誘之使其輕

曹光實傳 地斤工澤

曹克明傳 光實後子 父光遠實為夷賊所害 峽路洛遺

兵鄧紹等 乃遣書三十六遺溪峒洞 獨洪洞洞恃險

領平州川 刺史 自是火其患遂罕

楊業傳

東都事略校記

十五

通鑑書

楊延朗傳

康保裔傳

康繼英傳

列傳第十八 卷三十五

李穆傳 穆坐與之同謀年降司封員外郎 年五十七亦

衰毀之過也程脫六字

行簡提行

賈黃中傳

蘇易簡傳 子舜欽自脫此有傳

錢若水傳 以專閫外之任事

列傳第十九 卷三十六

郭贊傳

李至傳 夫京師天下之脫此本

王河傳

辛仲甫傳

張宏傳

趙昌言傳 自薦可為天子大臣及歷力舉數十人

陳恕傳 居喪絕葷茹素脫此

溫仲舒傳

劉昌言傳

列傳第二十七 卷三十七

張洎傳 為轉運使田錫所劾應降級程脫三字

幽荆 東都事略校記 以揚益路路通圖叢書

李昌齡傳

王化基傳 子舉正另傳脫二字

王舉正傳 化基長子

李惟清傳

夏侯嶠傳

楊礪傳 京兆鄠粵人

宋湜傳

列傳第二十一 卷三十八

宋白傳

楊徽之傳

徐鉉傳 無子為可惜也程脫四字

宋準傳 太宗悟痛得復故官

梁周翰傳 長春殿永輝殿脫三字性疏俊下辨急

朱昂傳

胡旦傳

柳開傳

列傳第二十二 卷三十九

田錫傳

王禹偁傳 勉以勤學業信賞必罰行 得知單州至郡

邵十五日而召 登第僅万百人知蘄州入元祐黨

脫此籍云

列傳第二十三 卷四十 東都事略校記 通圖叢書

李沆傳

李維傳 沆之弟

王旦傳

王素傳 財用大詘屈意不在仕事

王鞏傳 旦之孫素之子

鞏提行

王質傳 旦之姪

列傳第二十四 卷四十一

向敏中傳 捕侃女伎

畢士安傳 寇準程衍資字方正慷慨

寇準傳 行橐囊為溪寇所掠 而語及其所匿匿之人事

列傳第二十五 卷四十二

高瓊傳

高繼勳傳 瓊長子

高遵裕傳

傅潛傳 及祁祁趙游騎

王超傳

王繼忠傳

葛霸傳

葛懷敏傳

馮守信傳

石普傳

列傳第二十六 卷四十三

王顯傳

王繼英傳

周瑩傳

馬知節傳

粹遇內寇程作卒能外寇知節慨慷以武力智謀自

喜不敢有一毫顧恤身家之念脫十一字又能好書及吟詠脫三字

賓友衍橋者所與善 未嘗有所避忌趨承程脫四字改

而天下之士脫二字至今稱其正直云

王嗣宗傳

雷有終傳

雷簡夫傳 隱居終南山少喜靜僻及壯不事世態厭逐紛

鬱脫十簡夫星往其界嚴戒軍伍又時脫十蓋自簡夫

為之振拔也其所最好者淮南莊列道德等書兼嗜吟詠茗

香筆硯之外無他長物亦以能於塵埃中識人尤為世所欽

服云脫四十八字改始云二字

列傳第二十七 卷四十四

陳堯叟傳

陳堯佐傳 又有潮陽編十卷脫二野廬編遺與策愚工集

各多卷脫三

陳堯咨傳

趙安仁傳 持持兵勢 有所獻納上必然其策故脫六字

致身貴顯無少拂抑程作無改儉素

趙良規傳

趙君錫傳 君錫奏駁論其姦邪惡詔命遂格

陳彭年傳

任中正傳

任中師傳 中師性樂易家素饒財三四歲時家人衣以綺

麗之服務撤去乃喜六七歲時父兄口教以詩誦過耳即能

其長凡有既誦過目輒不忘當出仕比歸林下脫自三四歲

雖處通顯自奉甚約散步不乘車非燕客不兼味脫十一

周起傳

列傳第二十八 卷四十五



張詠傳

馬亮傳

薛映傳

凌策傳

李及傳

列傳第二十九

邢昺傳

杜鎬傳

杜杞傳

晁迥傳

晁宗懋傳

孫奭傳

馮元傳

列傳第三十

楊億傳

劉筠傳

戚綸傳

梁顥傳

孫何傳

孫僅傳

列傳第三十一

曾致堯傳

眾謂當命賓朋置酒脫一為高會

卷四十六

校定周禮儀禮注

據傳疏數引衍之多及時事

然蠻特叛而東來手矣

東都事略校記

手

通鑑叢書

曾鞏傳

曾肇傳

梅詢傳

錢昆傳

錢易傳

錢彥遠傳

錢明逸傳

錢勰傳

錢藻傳

列傳第三十二

王欽若傳

丁謂傳

案牘參

馮拯傳

列傳第三十三

曹利用傳

張耆傳

楊崇勳傳

列傳第三十四

李迪傳

李東之傳

王曾傳

錢昆弟

錢易子

衣冠文物

程作

子女玉帛莫不有如之

錢易次子

卷四十九

乞下御史嚴覆實

字畏謂之

民大驚趣赴楊劉程作揚州渡

在三司

差老吏不能曉者決以一言

過集賢院程作士院

東都事略校記

手

通鑑叢書

程脫 眞宗嘉之 又自采聖賢事迹繪會解用爲觀規戒

王子融子戡合傳曾之弟

子戡提行

張知白傳

列傳第三十五 卷五十二

張士遜傳 士遜還鄉仲淹置酒高會明日士遜復置會

列傳程作金甚盛時人榮之

呂夷簡傳

呂公綽傳夷簡長子

呂公弼傳夷簡仲子

呂公孺傳夷簡三子

東都事略卷前

十一

卷五十三

列傳第三十六 卷五十三

魯宗道傳 方從酒家還使者日即召對脫二上訝來遲

薛奎傳

王曙傳

王益柔傳 先賢後才文

蔡齊傳

蔡延慶傳齊之姪嗣爲子

列傳第三十七 卷五十四

夏竦傳 則臣生不經縣歷

范雍傳 葛懷敏敗于定川州若名 邪岐之間皆恐

程琳傳

姜遵傳 齊人皆脫此懼復伏私蓄宗兵

趙稹傳

列傳第三十八 卷五十五

李諮傳 乃至絕董茹素脫此鄉里稱其孝

盛度傳 奉使陝西參質漢唐故地繪爲圖以擬西域之形

勢脫七以獻 堯試臣以事不宜直以言 後亦取其材識

兼茂明於體用可科與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並行

王讓傳

王博文傳

王疇傳博文子

張觀傳

東都事略卷前

十一

卷五十六

鄭戩傳

任布傳

列傳第三十九 卷五十六

王隨傳

章得象傳

晏殊傳

杜衍傳 衍用守策與宰相議不相能得 會契丹駙馬劉

三叔避罪

列傳第四十 卷五十七

宋綬傳 趙州平棘人 唐謝偃惟皇戒德賦武政出

兼循之間門有憲政紀程作藏書幾二萬卷

宋敏求傳 縷子

李若谷傳

李淑傳 若谷子

列傳第四十一 卷五十八

韓億傳

韓綜傳 億第二子

韓絳傳 億第三子

國虐民

韓維傳 億第五子

韓縝傳 億第六子

列傳第四十二上 卷五十九上

東都事略

三

通圖叢書

范仲淹傳 而進退左右又 脫此 人主之權也 守以客 東

兵則危 臣恐賊寇一隅 隔 遠在數百里外應援不及又頗

須為牽制之策以沮軍 賊 氣 諸將皆服以為神 脫此 不可

測及 胡蘆 盧泉諸砦 邠 鄆 慶之民

列傳第四十二下 卷五十九下

范純仁傳 文正第二子 衛士牧馬以踐民稼 程作倚以暴民田

初純仁與議西夏 脫四 請罷兵棄地 亦以 宣仁后誣謗

未明為恨 衍也 口占遺表呼諸子命門生李之儀次第之其

略云蓋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先臣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

而微臣資以事君 脫三十 又云惟宣仁之誣謗未明致保

佑之憂勤不顯皆權臣務快於私忿非泰陵實謂之當然又

云未解置場之嚴幾空帑藏之積有城必守得地難耕凡八

事 脫二十 建中靖國改元之旦受家人賀明日熟寐而 脫十

卒時年七十五詔賻白金三十兩敕許洛給其葬 御書碑

額曰世濟忠貞 脫二十 贈開府儀同三司

范純禮傳 文正第三子 遷左司史 脫一 又遷太常少卿改

脫一 江淮荆浙等路發運使 中書省刷 銀黃

范純粹傳 以門蔭 功 稍遷至贊善大夫不唯不可勝兼亦

不足勝雖勝亦 脫此 非也

列傳第四十三 卷六十

陳從易傳 有謀殺兵馬都 脫三 監 可報 志 廬陵之命矣

邪

東都事略

三

通圖叢書

楊大雅傳

李垂傳 卒於官 脫二

燕肅傳 以創物之 大 智聞天下

胥偃傳

司馬池傳 池以土 上 不產轉市鄰郡

孔道輔傳 樞密使曹利用尚 脫此 御藥羅崇勳皆竊弄六

子威權中外憚之不早斥去無以清朝廷 程作罪狀當是時崇勳操權利而利

用悍強不遜 內外憚之 而執政又以 衍為 道輔為大臣道地險 險 人

之言入矣

孔宗翰傳

段少連傳 兼云有上封皆 者 恐皇后不利於上

蔣堂傳

彭乘傳 求便侍脫一親

趙師民傳

趙彥若傳 有縱火傷偽印者

列傳第四十四 卷六十一

張亢傳 特懼中國見伐而為此舉爾決不敢動

种世衡傳 有牛家於首脫一奴訛者 廷鞠程作辭疑而不

決者 又為欲致祭境上 出侍姬以佐酒之

种詒傳

种諤傳 下吏詔脫此貶秩四等 橫山互表千里沃壤宜

寶稼 謂成功在己不意程作為禱括所外 樸提援兵數

素隊以往

种誼傳 臣偁曰 知之哉下增然品優劣於三子詒宜濟

之以猛諤宜克之以柔若誼也雖未為盡善賢於二兄遠矣

劉滬傳 擊潰水洛氏兵數萬 首發瘍症脫此卒於脫此

水洛

列傳第四十五 卷六十二

王德用傳 章獻固欲敬與之

夏守贊傳

夏隨傳

郭承祐傳

許懷德傳

狄青傳

張攷傳

郭達傳 遂取綏州 達曰諤狂生也朝廷以家世用之

過矣他日生事召蒙上耗國帑下竭民脂塗炭生靈敗乃公

事者必此人也程作他日下作敗 遣蔡確鞠鞠之 兵難

遙 喻度

列傳第四十六 卷六十三

丁度傳

吳育傳 強學博辨下 非所為慎重脫二求至當者也

趙元昊反嫚慢書始聞 亟城則爭爭脫此而受患者

吳充傳 詔御史臺劾吏確挾仇矯旨脫四補充親戚官屬

大觀元年因里有斬木揭竿之徒遽謀變程作因

明鎬傳

高若訥傳

列傳第四十七 卷六十四

謝絳傳 陛下進用丞弼極一時之選脫五有不時召入

窮究道術程作人人力人知天子尊禮而名臣高位繇此選

也 詔訪舊本是定正疑文

蘇紳傳

葉清臣傳

楊察傳 及摠姦發此伏

尹洙尹源合傳 未必常當為賜予所費 皆未及施為而

元昊臣服此

孫甫傳 其悔不可量

石揚休傳 民苦賦役重貧者身捐富者家破閒有力

饒而智者脫十隸太常為樂工六十餘人揚休釐剔脫二之

罷去

列傳第四十八 卷六十五

賈昌朝傳 毋無以所獻示外 而益格空與其奉如大縣

封安國公初河北京東大小流民就食青州昌朝力勸富弼

命所部民出粟益官廩得公私十餘萬區散處之民以便薪

水凡活二十餘萬人皆昌朝協助之功居多皇祐元年六月

復以昌朝為觀文殿大學士程本安國公下作河決商胡屬

其多能鄭州留為昌朝力爭不已河自行大行西曲折間

東走赴海淹沒平地二千餘里禹迹既湮昌朝議為隄防以

立臺界夏潦百川眾流所匯又復湧溢而大名鄆澶孟濮濟

淄滄棣濱博懷衛鄭等郡及開封往往受其害昌朝與殿中

李仲昌請句澶州商胡河穿六塔渠入橫隴故道以遏其勢

嘉祐元年六月詔求直言因京師大雨房屋冲壞社稷壇皆

頽昌朝洞閔時艱與中人劉恢等商奠定之法議言水勢既

不可塞程本力爭不已下止其振救瀕河水災之民全活

者眾劉恢上無中往還河上

宋庠傳

宋祁傳 五十万方人 每有大夫役 又請復唐馱幕幕

之制

呂夏卿傳

劉義叟傳

列傳第四十九 卷六十六

陳執中傳 屢進文章脫此 王倫倫叛

龐籍傳

梁適傳 智高欲得豈桂桂 七州節度使

劉沆傳

列傳第五十 卷六十七

文彥博傳 汾州介休程作人也 對敵而行 有伍不進者

州屯二千十餘騎 以銷副傅之 神宗曰議論推輸輸

於至和時發端為難

列傳第五十一 卷六十八

富弼傳 遂欲求婚晉 弼曰婚晉 媼易以生隙人命修短不

可知不若歲幣之為脫此 堅久也 安得與韓琦等議等哉

三云子

富紹庭傳 卒年六十八徽宗方欲用之而聞其計為之太

息脫十 臣偁曰 進退雍容砥持世道脫四 有始有卒

列傳第五十二 卷六十九

韓琦傳 方唱倡 名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

韓忠彥傳

曾公亮傳 公亮精精 於法令 神宗以安石參知政脫此

事

曾孝寬傳 公亮子

列傳第五十三 卷七十

王堯臣傳 天章閣待制 程作侍講 夔州路漕臣請增脫此

并歲課十餘萬程

孫河傳

田況傳

程戡傳 然無他智略不能折節交賢才而惟結交宦者

下程本作折節 交宦者五字

列傳第五十四 卷七十一

張昇傳

東坡志林

辛

通鑑書

孫抃傳 抃非糾繩之 脫此 才

趙槩傳 槩為人樂易坦 深 中

胡宿傳

胡宗愈傳 首進六事 一 脫此 曰端本二曰 脫二 正志三曰

脫二 知難四曰 脫二 誠加意五曰 脫二 守法六曰 脫二 畏天

列傳第五十五 卷七十二

歐陽修傳

歐陽棐傳 修弟三子

列傳第五十六 卷七十三

包拯傳 知建昌縣 衍辭 以親年高改和州管庫 根本不

立禍孰大於此者 程作禍 孰大焉

吳奎傳

趙抃傳

唐介傳 此太宗神御所言不可褻 脫此 慢 亮不知人 脫

字 因薦之 安石辨益很 堅 介不勝憤

列傳第五十七 卷七十四

張方平傳 徙益州走馬承受張勉入奏 秦

王拱辰傳

列傳第五十八 卷七十五

余靖傳

蔡襄傳

何郊傳

東坡志林

辛

通鑑書

梅摯傳

許元傳 元有才 財 以主權貨

陳希亮傳

吳中復傳

列傳第五十九 卷七十六

劉敞傳

劉邠傳 敞之弟 宜從其厚 後 此六畜之畜非 亦 嫌名也

劉奉世傳 敞之子 郴 彬州居住

呂溱叔傳

賈黯傳

沈遵傳

鄭樞傳

無擇傳

列傳第六十 卷七十七

范鎮傳 視穀賈賤發斂以便農夫未最為近古不可改

是臣自棄於聖此世也定樂當先正律律正則樂無訛脫字

范百祿傳 今大帥師未命而已除將佐

范祖禹傳 鎮從孫 神宗服除故事開樂置宴脫此字

列傳第六十一 卷七十八

呂誨傳 用情罔公過滅公道脫四背公植死黨 豈以

身疾而喻朝政程衍之疾二字

東都事略卷記

圭

通鑑叢書

劉述傳 陛下儻脫此信而行之

劉琦傳 錢顛附

列傳第六十二 卷七十九

王安石傳 可息程作以奔競之風 力乃請據家貲高下

又設措置權便司于河北程作又設措置河北權便司

王安國傳

王安禮傳

王雱傳 臣偶曰 樂諛佞下使大有為之君不能致之王

道新法一行四方鼎沸其不致為累卵者猶藉 仁廟之庇

也雖然安石罪固難逃惜安國安禮內不避兄屢陳忠諫如

水投石其亦氣運使然與程本是以廉恥汨喪一段

列傳第六十三 卷八十

陳升之傳 升之雖亦言事然持論不堅也

王珪傳 而改温成廟為祠相

蔡確傳

列傳第六十四 卷八十一

鈔本元絳孫固在邵亢前

邵亢傳

馮京傳 下帥司按視示時議程衍祖周官兵乘之制

元絳傳 翰林學士韓維辨難脫此言 若以所祀事稷契

奉之

孫固傳

東都事略卷記

圭

通鑑叢書

列傳第六十五 卷八十二

蔡挺傳

王韶傳 自將精親銳尾官軍

王厚傳 韶子

薛向傳 驚迫令孫至死仇家為訟之當事欲抵之罪神宗

為釋之脫十降知汝州 始募客舟以當脫此官舟

列傳第六十六 卷八十三

呂惠卿傳

張璪傳

蒲宗孟傳 公卿重足斂一迹 多由其門以求久富貴

缺言怨望語無所不出 自邇以來此類程作人得進 落

職知虢州此

列傳弟六十七 卷八十四

郝質傳

賈逵傳

謂諤止是僥幸功績積不念蕃漢後肝腦塗地

楊遂傳

盧政傳

燕達傳

莫如愛之脫之

苗授傳

劉昌祚傳

劉舜卿傳

列傳弟六十八 卷八十五

東晉書卷之

三十四

通鑑書

王廣淵傳

王陶傳

陳薦傳

孫永傳

陳襄傳

襄上言無書臣脫此已三奏

孫洙傳

逾月而卒神宗為之歎息脫六

列傳弟六十九 卷八十六

熊本傳

而交人狂窺宜州之隙

沈起傳

為滁除州軍事今起脫此以赴父疾而致罪

則漬曰民田舍

不脫此宜專任宦官

劉彝傳

移胸臆山令

沈括傳 有詔令其令供職 有春秋機括筆談等脫此行

於世 徐禧傳 五路出師屯守有日耗費無算竟無功脫九舜

舉且死望闕再拜曰國帑耗靡諸臣無策願陛下大奮天威

殲滅無遺方可安枕萬弗聽謫劣之言輕縱此賊自貽噬臍

程本但有願陛下弗輕此賊七字禧為人疏狂而有膽氣好言兵頗有得

於孫吳之萬脫七

列傳弟七十上 卷八十七上

司馬光傳 有一夫大流言於道路 取綏州費六十萬餘

萬

列傳弟七十下 卷八十七下

東晉書卷之

三十五

通鑑書

司馬康傳

劉恕傳

列傳弟七十一 卷八十八

呂公著傳

神宗因誤悟以為公著也

呂希哲傳

公著子

呂希績傳

呂希純傳

列傳弟七十二 卷八十九

呂大防傳

呂大臨傳

劉摯傳



蘇頌傳

列傳第七十三 卷九十

王存傳 比廢進士專經一世科參以詩賦

趙瞻傳

傅堯俞傳 然比遣程本作使按之

王巖叟傳

梁燾傳

鄭雍傳

列傳第七十四 卷九十一

滕元發傳

李師中傳

劉庠傳 故造端首難鄭

趙禹傳 畫稼穡之地三百十里以處降羗 占田充兵若

卷何

呂大忠傳

游師雄傳

列傳第七十五 卷九十二

楊繪傳 裁蔭子之數立出官之法使不阻賢能而廣祿食

脫九 神宗嘉納

李常傳

孫覺傳

孫覽傳 覺之弟

鮮于侁傳 論災異所由程作之脫與言甚剴切 侁為蔡

河撥撥發 以請重一外除

馬默傳 調臨淮濩尉 先帝所嘗幸行郡國 沙門囚島

舊制

列傳第七十六上 卷九十三上

蘇軾傳 如蘇軾之才脫二因而厚賜之正墮陸其計

此又非寧臣之所知也 獎善誣惡絕不徇情脫四 子三

日脫二邁脫此迨脫此過 行於世過雖抱奇穎不欲

仕顯故以定州致仕脫十

列傳第七十六下 卷九十三下

蘇轍傳 生民愁苦而宮中賜予程作好賜 歷商州周大名府

推官宮謂之調停亭下而閑開之以坳牧 蘇轍疑吾

君臣兼遂用邪正 不守誠信何以馭戎脫四 凡七年而

復後北流衍遂通 子三曰脫二遲曰脫此適曰脫此遜

臣傳曰 晁子止東坡祠堂記極言少公所作墓志銘多非

實錄蓋指公除起居舍人力辭之宰相蔡確曰今日誰當在

前者公薦林希又温公與公論役法不合公乞補外温公始

怒有逐公之意之類是也子止自言聞之世父景迂固非無

據者少公晚年畏禍杜門謝客宜其為文多巽辭然何至倒

置是非誣其兄如此邪此亦少公之不幸也與程本

列傳第七十七 卷九十四

孔文仲傳 臨江軍新淦塗人也少刻苦問學衍號博洽

東都事略卷之九十一 卷九十二

東都事略卷之九十三 卷九十四

彭汝礪傳

呂陶傳 坊場河渡度之弊 耳目當秉徇至公 尊而報

之惟恐不盡程本作皆用其至

張舜民傳

豐稷傳

王觀傳

列傳第七十八 卷九十五

章惇傳

曾布傳

列傳第七十九 卷九十六

安燾傳

青苗責保任院三字

李清臣傳 又以為謂縣官百須皆出於農 輟因院此奏

許將傳

鄧潤甫傳

黃履傳

豈有祭天衍示亦可謂社乎 追貶郴彬州團練

副使

列傳第八十 卷九十七

林希傳 責監杭州樓店房務

將之奇傳 知廣州賊岑深採攻陷新州

孔武仲傳 又全朝廷禮體貌統之意

孔平仲傳 而卒年五十一脫四字

朱光庭傳 得已且已廣闊何益程作須要廣土闢地何益 亦可吠聲

程作何哉孔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誠可信哉云誠可議

散脫四字

呂申公家傳謂孔經文蠢不曉事為浮薄輩所使以害善長

晚乃自知嘔血死浮薄蓋指子瞻善長指伊川也及攻劉元

城劾歐陽棐凡九劄子力言棐與程頤畢仲游楊國寶孫朴

交結呂芑子弟籍紳號為五鬼又言歐則先以罪去語最激

切按元城受學温公不入蜀黨豈亦子瞻嫉之耶伊川即申

公門下士其書恐未可盡信又范太史家傳奏救伊川略謂

草茅之人一旦入朝與人相接不為關防而言者謂頤大奸

大邪貪黷請求奔走交結又謂頤欲以故舊傾大臣以意氣

殺臺諫其言皆誣罔非實也又三省進呈伊川服除欲與館

職判檢院簾中以其不靖令只與西監當時洛蜀二黨本無

君子小人之分伊川去國自取亦屬有因豈得一歸罪子

瞻也又子瞻乞郡劄子謂頤教誘孔文仲令其以私意論事

為文仲所奏然則經文之劾伊川豈更自有故邪惜未見經

文全疏耳在臣稱日後低一格按傳書假史無稱人字

劉安世傳 如蠅毛而起為馬國家計其安得乎

章棻傳

陸佃傳

溫益傳

吳居厚傳

安惇傳

列傳第八十一 卷九十八

鄧綰傳

鄧洵武傳 綰子

蹇周輔傳

蹇序辰傳 周輔子

李定傳

舒亶傳

列傳第八十二 卷九十九

邢恕傳

楊畏傳 畏因昂致深言於京

東坡志林

單

通圖叢書

來之邵傳

上官均傳 是時呂大防已罷政

董敦逸傳

列傳第八十三 卷一百

鄒浩傳

常安民傳

陳瓘傳 又移柳州

陳祐傳

龔夬傳

任伯雨傳

張庭堅傳

江公望傳 臣偁曰 彼邪脫此 讒之人

列傳第八十四 卷一百一

蔡京傳 王巖叟范祖禹劉安世復遠竄矣脫此 京凱幾 執

政程下衍 矣字 復用為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修撰脫此 徽宗

有意修熙豐故事起居舍人脫十 鄧洵武 徽宗震懼仆所

立姦黨竄文德門脫四 碑 子攸脩脩 按脩乃

蔡卞傳 對曰王厚高永年脫三 可

蔡攸傳 此兒輩 欲以疾上衍 罷我也

蔡脩傳 脩 京次子也 臣偁曰 卒移漢之宗脫二 祚

列傳第八十五 卷一百二

趙挺之傳 始脫此 若多事

東坡志林

單

通圖叢書

張商英傳

何執中傳

鄭居中傳

劉正夫傳

列傳第八十六 卷一百三

張康國傳 或任非其人重

劉達傳

朱諤傳 棍擅 寘不行

林臆傳 字彥振福

管師仁傳

侯蒙傳

馮熙載傳

列傳第八十七 卷一百四

姚兕傳 明日青唐援脫此兵至不得遂渡脫此有洮州之援程本

字

姚麟傳 兵為前軍賊脫此兵十餘萬 涇人為前入出為

殿

折可適傳 奪十五三官 統將鬼名阿埋理下 監軍昧勒

都通 帥脫此臣請以兵直據靈州

郭成傳 成隨機應之變

劉仲武傳 姿貌脫此雄偉

趙隆傳 王師之脫三討鬼章也 君能脫此與此富有異

東都略略記

四三

通國叢書

拜

和洗傳 責濠豪州團練副使

列傳第八十八 卷一百五

徐勣傳 又用王安石日目錄 人懷異意議以沮新政

陳師錫傳 監潭涇州南嶽廟

石公弼傳 敕令今刪定官 臣願陛下順民心以脫此奉

天體天道以用刑

張克公傳

黃棨光傳 會歸明遼人李良嗣按歸明歸正均指北人來降者 增置監

兼局廩給無度 蔡京侈泰大過制

崔鷗傳 則譏諛謂王氏之說 一有容異論

列傳第八十九 卷一百六

王黼傳 黼銳於成功脫功由是黼眷稍熄息

朱勳傳 脩詩園區結游客致往來稱譽程作譽時謂東

南初為小朝廷 採之不斷葉葉程作結結為幢 又若偃

脫此 儂初取布危言以示庭諍之姿 金鼈鼈玉龜 實于

環寰春堂者

列傳第九十 卷一百七

种師道傳

种師中傳

劉延慶傳 兩使留後乃五代藩鎮官以親信留主後務之

官親不可循用 今大軍拔衰隊而行 何臬孫傳曹輔輔

東都略略記

四三

通國叢書

在城上募人為兵

何灌傳

列傳第九十一 卷一百八

唐恪傳 夷人始恟自疑 宜毋無聽用

何臬傳 言事者謂論臬宗蘇軾謂為鄉黨曲學程作臬宗蘇氏謂軾

為鄉黨

陳過庭傳

聶昌傳 櫃拒黃流之水以斷歸路

孫傳傳

張叔夜傳

列傳第九十二 卷一百九

王雲傳

陳遵傳

郝比此較執務

梅執禮傳

程振傳

頗歎欲美去健羨

司馬朴傳

李熙靖傳

譚世勛傳

忠義傳弟九十三

卷一百十

劉平傳

任福傳

王珪傳

東都事略卷之四

四

通鑑叢書

武英傳

桑懌傳

耿傳傳

馬遂傳

曹觀傳

趙師旦傳

蘇絨傳

彭汝方傳

詹良臣傳

忠義傳弟九十四

卷一百十一

傳察傳

從曾祖堯上不衍

俞自脫一

有傳

蔡京欲妻以

女子

察曰太子倍盟而動意何所為乎

程在何為失信下

蔣興祖傳

張確傳

即甚列黨籍

敢有以華石淫巧供上者死行無

朱昭傳

字撫綏附脫二字

張克戩傳

郭許傳

獨辯久義不屈

朱友恭傳

霍安國傳

李涓傳

官其三子後長子頗深忠義諳韜略屢為朝廷建

大功華夏亦心服其為人詔遷左驍騎治西戎軍民咸悅悅

東都事略卷之五

五

通鑑叢書

其恩威互用凡朝廷賞賚悉散士卒故所在治聲彰著程全

劉幹傳

不若遣使脫此

緩援師以紓糾目前之急

李若水傳

吳革傳

字義父夫

循吏傳弟九十五

卷一百十二

程羽傳

太宗為開封尹以羽為判官及程作即位

王明傳

陳靖傳

即增選降折資

殿脫此最而行

盡罷在脫此

官田脫此

莊田屯田

而仰食東南西

薛顏傳

邵曄傳

白全願行其實

張綸傳

崔立傳 嘗知江陰軍開橫黃河六十里 多見施行脫此

作多見

趙尚寬傳

高賦傳 結修陂場囑

許遵傳

魯有開傳 因遁去知確霍山縣

儒學傳弟九十六 卷一百十三

序 謁款先聖整加飾祠宇

聶崇義傳 至國朝初上之

郭忠恕傳 舉童子及第脫二

東都事略卷之

聖

通鑑叢書

王昭素傳

孔維傳

李覺傳 此特脫此一耳方

崔頤正傳

孔宜傳 參以舊史訂訛考異脫四

穆脩傳

李之才傳

周堯卿傳 以求其旨程作以通為期

代淵傳

胡瑗傳

孫復傳

石介傳

惟汝仲淹汝誠子察程作誠 視弼之膚霜刺風

裂 剛守粹慤與尚脩儔匹 其戒姦臣宦官等論二十

餘卷皆人所不能言亦人所不敢言者程作女則有

儒學傳弟九十七 卷一百十四

李觀傳

蘇洵傳 郭汾汝陽見盧杞曰 使斯人而不用也則而吾

言為過

王回傳

周敦頤傳

張載傳

程顥傳 監西京洛路河竹木務

程頤傳 臣偁曰 宋興鴻洪儒閒出

顏復傳

龔原傳

游酢傳

王當傳

陳暘傳 事以時作固因可變也

文藝傳弟九十八 卷一百十五

趙鄰幾傳

韓溥傳

鄭文寶傳

吳俶傳

吳遵路傳

樂史傳

樂黃目傳

夏侯嘉正傳

羅處約傳

李建中傳

路振傳

崔遵度傳

石延年傳

蘇舜卿傳

東都事略校記

甲六

通鑑叢書

梅堯臣傳

江休復傳

章望之傳

悔

王令傳

文同傳

楊傑傳

郭祥正傳

楊蟠傳

文藝傳弟九十九

黃庭堅傳

卷一百十六

編管宜州

有丹淵集四十卷為天下法

潘本行於世

以嫌避

扼

之犯艱苦以營衣食

脫此

不自

秦觀傳

至藤州而卒

張耒傳

晁補之傳

晁詠之傳

陳師道傳

廖正一傳

李之儀傳

李格非傳

李公麟傳

米芾傳

賀鑄傳

劉涇傳

蔡肇傳

周邦彥傳

唐庚傳

鮑由傳

倪濤傳

蘇元老傳

卓行傳弟一百

卷一百十七

陳烈傳

而湔洗其過

朱壽昌傳

若止於夫婦不相安諧則使之歡好如初

程本傳之雜記

東都事略校記

甲九

通鑑叢書

劉庭式傳

鄭俠傳

福州福唐

塘人也

久之得監安上門候缺者幾

一載後

脫七

安石將以俠為經義局檢討

巢谷傳

徐積傳

以為郡

衍最授楚州四字

教授

隱逸傳

一百一

卷一百十八

蘇澄隱傳

澄隱年一百無疾而終

程作隱年百歲而卒

陳搏傳

种放傳

百司供僂儀

頓

仗伏事煩

郭震傳

李濟傳

濟字河神後改

脫五

字長源

東都事略校記

辛

通鑑綱目

邢惇傳

林逋傳

徐復傳

高悱傳

張俞傳

邵雍傳

常秩傳

外戚傳弟一百二 卷一百十九

杜審琦傳

審瓊傳

審瑩傳

審進傳

王繼勳傳

專以嚮割女

女

婢為樂

賀令圖傳

汝常好經度邊事

脫此

乃來送死耶

劉美傳

李用和傳

李璋傳

李璋傳

八年卒贈太師中書令

脫六

張堯佐傳

曹佺傳

高士林傳

向宗回傳

向宗良傳

東都事略校記

辛

通鑑綱目

宦者傳弟一百三 卷一百二十

王德鈞傳

劉承規傳

秦翰傳

張崇貴傳

領獎 蘇州刺史

周懷政傳

雷允恭傳

閻文應傳

任守忠傳

李憲傳



王中正傳

宋用臣傳

宦者傳弟一百四 卷一百二十一

童貫傳 請益牢 卒

未幾邊寇 脫此

遽至

平時童 重

大

師作幾許威望

梁師成傳

特以穎悟善逢迎故 脫此

恩寵日隆 脫二

字

僭偽傳弟一百五 卷一百二十二

張邦昌傳

邦昌絕 持

不可否於其間

雖非一夫所致亦

邦昌附贊 程作

為之之力也

某縱 脫此

身膏賊斧 手

受賜而死

矣 苟干 于

大位而不問

附錄一 卷一百二十三

東都事略

五

通圖叢書

且叛則討之服則綏之此仁宗甚大 脫此

德而大 脫此

度也

誘黨項勒浪鬼族 衍不

六大首領

初欲令石普 晉

楊延

朗邀其歸路

附錄二 卷一百二十四

附錄三 卷一百二十五

附錄四 卷一百二十六

附錄五 卷一百二十七

國家景德初河西休 付 兵之後

附錄六 卷一百二十八

附錄七 卷一百二十九

桀黠多 石

智謀

隴抄為河西節度使如 知

府州折氏

附錄八 卷一百三十

東都事略一百卅卷世間流傳以宋眉山程舍人所刻半

葉十二行行二十四字本為最舊明人翻刻之五松閣仿

刻之楊局又翻五松本各家書目未言有別本異同 天一

格鈔本不荃孫辛未在隆福寺書肆獲一舊鈔九行二十 閣藍

字本擡寫空格均自宋出購而藏之四十年去冬與程本

對校方知其佳目錄編次不同后如傳李宸如郭后高后

均不同又脫沈貴妃一傳加減字均屬有意王安石傳贊

易其半蘇轍孔文仲傳贊後有考異一篇是程本在先而

此本改削增補處處善於程本爰仿羣書拾補例條舉如

右宣統辛亥閏月江陰繆荃孫識

東都事略校記

五

通圖叢書

東都事略卷十三

皇后李宸妃

宸妃杭州人也祖廷嗣仕錢氏為金華縣主簿父仁德終左班殿直初入宮為

章獻太后侍兒莊重寡言

真宗以為司寢既有娠從帝臨砌臺玉釵墜妃惡之帝心

卜釵完當生男左右取進釵果不毀

帝甚喜已而生仁宗封崇陽縣君復生一女不育進才人

後為婉儀

仁宗即位為順容從守永定陵

章獻太后使劉美張懷德為訪其親屬得其弟用和補三班

東都事略卷十三

李后

奉職初仁宗在襁褓

章獻以為己子使楊淑妃保視之

仁宗即位妃處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人畏

太后亦無敢言者終太后世

仁宗不自知為妃所出也明年元日疾革進位宸妃薨

年四十六初章獻太后欲以宮人禮治喪於外丞相呂夷

簡奏禮宜從厚

太后遽引帝起有頃獨坐簾下召夷簡問曰一宮人死相

公云云何欺夷簡曰臣待罪宰相事死內外死不當預

太后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耶夷簡從容對曰陛下不以

劉氏為念臣不敢言尚念劉氏則喪禮宜從厚

太后悟遽曰宮人李宸妃也且奈何夷簡乃請治喪太后

命用一品禮殯洪福院夷簡又謂入內都知羅崇勳曰宸

妃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異時勿謂夷簡未嘗道及崇勳

如其言後太后崩燕王為

仁宗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死以非命

仁宗號慟頓毀不視朝累日下哀痛之

詔自責尊

宸妃為皇太后諡莊懿幸洪福院

祭告易梓宮親視哭泣妃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太后以水

銀養之故不壞

仁宗歎曰人言其可信哉遇劉氏加厚陪葬

東都事略卷十三

李后

永定陵廟曰奉慈又即景靈宮建

神御殿曰廣孝慶歷中改諡章懿升祔

太廟拜用和為彰信軍節度使檢校侍中寵賚甚渥既而追

念不已顧無以厚其家乃以福康公主下嫁用和之子瑋

皇后楊淑妃

淑妃益州郫人祖瑫父知儼知儼弟知信隸禁軍為天武副

指揮使妃年十二入皇子宮

真宗即位拜才人又拜婕妤進婉儀仍

詔婉儀升從一品位昭儀上

帝東封西祀凡巡幸皆從章獻太后為脩儀妃與之位

幾埒而妃通敏有智思奉順章獻无所忤章獻親

愛之故 妃雖貴幸終不以爲已間復加淑妃

真宗崩遺制以爲 皇太后始

仁宗在乳祿 章獻使妃護視凡起居飲食必與之俱所以

擁佑扶持恩意勤備及

帝即位常召其姪承德見禁中欲授以諸司副使 妃辭曰

小兒豈勝大恩小官可也更命爲右侍禁 章獻遺詔尊爲

皇太后居宮中與

皇帝同議軍國事闕門趨百僚賀御史中丞蔡齊目臺吏毋

追班乃入白執政曰

上春秋長習知天下情儻今始親政事豈宜使女后相繼稱

制乎乃 詔刪去遺詔同議軍國事語第存 后號奉綰錢

東都事略校記

五六

通鑑叢書

二萬助湯沐後名其所居宮曰保慶稱

保慶皇太后 景祐三年無疾而薨年五十三殯於 皇儀

殿

帝思其保護之恩命禮官議加服小功初

仁宗未有嗣后母勸

帝擇宗子近屬而賢者養於宮中其選卽

英宗也 英宗立言者謂禮慈母于子祭于孫止請廢后廟

瘞其主園陵

英宗弗欲遽也 下有司議未上會

帝崩遂罷 后父祖皆累贈至一品知信贈節度使知信子

景宗見外戚傳

東都事略校記

世家二

昭靜沈貴妃

貴妃宰相倫之孫父繼宗光祿少卿大中祥符初以將相家

子被選初爲才人歷美人婕妤克媛至德妃爲人淑儉不華

帝亦以妃家世故待之異眾長秋虛位

帝欲立之有從中沮之者不果嘉祐末進貴妃 熙寧九年

薨年八十三許出殯其家

車駕臨奠輟 視朝三日諡昭靜

仁宗廢后郭皇后

皇后其先應州金城人平盧軍節度使崇之孫也

東都事略校記

五七

通鑑叢書

天聖二年立爲皇后初

帝寵張美人欲以爲后

章獻太后難之 后旣立而頗見疏其后尙美人楊美人俱

幸數與 后忿爭一日尙氏於

上前有侵 后語 后不勝忿批其頰

上自起救之誤批

上頸 上大怒入內都知閻文應因與

上謀廢 后且勸 帝以爪痕示執政

上以示呂夷簡且告之故夷簡亦以前罷相怨 后乃曰古

亦有之 后遂廢 詔封爲淨如玉京沖妙仙師 賜名清

悟居長樂宮於是中丞孔道輔諫官御史范仲淹段少連等

十人伏閣言。后無過不可廢道輔等俱被黜謫。景祐元年出居瑤華宮而尙美人廢于洞真宮入道楊美人亦於別宅安置又賜后號金庭教主冲靜元帥

仁宗頗念之遣使存問賜以樂府。后和答之詞甚愴惋。仁宗嘗密令召入。后曰若再召我須百官立班受冊方可。屬小疾遣文應挾醫診視數日乃言。后暴薨年二十四中外疑閭文應進毒而不得其實。仁宗深悼之追復皇后而停謚冊祔廟之禮。

英宗宣仁聖烈高皇后

后亳州蒙城人也曾祖瓊祖繼勳皆有勳王室至節度使母曹氏。慈聖光獻妃姊也。后少鞠宮中時。英宗亦在帝

東都事略

英

通鑑叢書

所與。后年同。

仁宗謂慈聖異日必以爲配既長遂成昏濮即生。

神宗皇帝岐王顥嘉王顥壽康公主。治平二年冊爲皇后。

后弟殿內崇班士林供奉人。

帝欲遷其官。后謝曰士林獲升朝籍分量已過豈宜援先后家比辭之。

神宗立尊爲

皇太后居寶慈宮。帝累欲爲高氏營大第。后不許久之。但斥望春門外隙地以賜凡營繕百役費悉出寶慈不調大農一錢。元豐八年帝不豫浸劇宰王珪等問疾乞立延安郡王爲皇太子。太后權同聽政。帝頷之珪等見太

后簾下后泣撫王曰兒孝順自官家服藥未嘗去左右書佛經以祈福喜學書已誦論語七卷絕不好弄乃令王出簾外見珪等。再拜謝且賀是日降制立爲

皇太子初岐嘉二王日問起居至是令毋輒入又陰救中人。雖惟簡使其妻製十歲兒一黃袍懷以來蓋密爲踐祚。卒備也。

哲宗嗣位尊爲太皇太后驛召司馬呂公著未至迎問。今日設施所宜光未及條上已散遣修京城役夫減皇城規。卒止禁庭工技廢隳洛司出近侍尤無狀者戒中外毋苛斂。寬民間保戶馬事由中旨王珪等弗預知又起文彥博于既老遣使勞諸途諭以復

東都事略

英

通鑑叢書

祖宗法度爲先務且令急疏可用者從父遵裕坐西征失律。抵罪蔡確欲獻諛以固位乞復其官。后曰遵裕靈武之役。塗炭百萬。

先帝中夜得報起環榻行徹夜不能寐。

聖情自是驚悸馴致大故禍由遵裕得免刑誅幸矣。

先帝肉未冷吾何敢顧私恩而違天下公議確悚慄而止光。公著至並命爲相使同心輔政一時知名士彙進於庭凡熙

寧以來政事弗便者次第罷之於是常平舊式改青苗以。嘉祐差役參募役除市易之法道茶鹽之禁舉邊若不毛之。地以賜西北戎而宇內復安契丹主戒其臣下勿復生事于。張場自南朝盛行

仁宗之政矣蔡確坐車蓋亭詩謫嶺表

后謂大臣曰元豐之末吾以今

皇帝所書佛經出示諸臣是時惟王珪曾奏賀遂定 儲極

且以子繼父有何閒言而確自謂有定策大功妄煽事端規

為異時眩惑地吾不忍明言姑託訕上為名逐之耳此 宗

社大計奸邪怨謗所不暇恤也廷試舉人有司請循天聖故

事

帝 后皆御殿 后止之又請受冊寶于文德 后曰母后

當陽非國家美事況

天子正衙豈所當御就崇政足矣上元鐙宴 后母當入觀

止之曰夫人登樓上必加禮是由吾故而越典制于心殊不

安但令賜之鐙燭遂歲以為常姪公繪公紀帝欲高轉 后

力止之僅遷一秩官冗當汰詔損外氏恩四之一以為宮掖

先臨政九年 朝廷清明華夏綏定宋用臣等被斥祈 神

宗乳媪入言冀用 后見其來曰汝尚欲求內降干撓國政

耶若然吾即斬汝自是內降遂絕文思院奉上之物終身不

取其一人以為女中堯舜元祐八年九月崩諡曰 宣仁聖

烈葬永厚陵附享 太廟後二年章惇蔡卞邢恕始造為不

根之謗

皇太后太妃力辨其誣事乃已語在恕傳至 高宗時昭暴

惇卞恕罪褒錄后家贈曹夫人為魏魯夫人弟士遜士林及

公繪公紀皆追王擢從孫世則節度使他受恩者有十餘人

云

東都事略校記

空

東都事略校記

東都事略校記

右東都事略校勘記一卷錢綺映江撰映江元和庠生葉調  
生稱其學殖淵邃讀書精審一字不輕放過東都事略有宋  
程舍人本流傳世間明人緝之五松室影之掃葉刻之淮南  
書局刻之書尙易見映江得宋本舊鈔本五松室未剋改本  
已剋改本細心警校誠如調生所稱者又得仁和勞季言及  
調生補其缺其書歸新陽趙君元益又補數條此書較爲完  
善江陰繆蕪風收得一舊鈔影宋本出于程本之外者亦成  
校記一卷匯刻兩記爲讀事略者一助焉癸丑五月吳興張  
鈞衡識

曾

鑄

古

三

與

鑿





曾公遺錄卷七

布

南 豐 曾 布

元符二年三月甲辰朔同呈章奏乞差第四等以下保  
甲應副進築城寨從之初眾議以保甲下戶難於調發  
外臺申請數四皆卻而不從案以謂上中等戶至少不  
得下戶無以集事故不得已而從之 再對擬轉員且  
進呈依所定舊例以三月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引  
呈今以泛使到改二十日大宴二十一日歇泊故改用  
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三日以四月二三四日宿院五  
日賜宣九日換官又奏以朔日大名百日乞假一日上  
亦為之惻然 乙巳早罷西府道場出赴並照齋及智  
海僧誦經一藏長老而下來殯所令佛表懺午後歸  
丙午 丁未 戊申寒食假 己酉享先 庚戌 辛

曾公遺錄卷七

七

亥清明節又赴普照致祭是日李毅宴中皆遣人致祭  
壬子宅引會都堂議定熙秦斷罪格 癸丑旬休  
甲寅北虜泛使到京同呈蔡京奏應答虜使使詔如上  
殿有所陳令歸館聽命館伴更不同上殿餘臨時奏聽  
指揮 郵延奏西人遣鬼名布哆聿玠來說話令答以  
要國主及用事者常在左右親信之人同移勿也來乃  
可說話 又奏進築金易河東乞於兩不耕地內築端  
正平一寨廢西化清化堡皆從之 閻令乞進築給納  
錢物之人並行倉法亦從之 秦鳳路走馬奏甘谷城  
蕃丁二十餘人點集不起令經略司體量因依及撫恤  
彈邊務要肅靜仍具施行聞奏 上問蹇序辰拜授香  
藥酒卻有例余云序辰分析稱范鎧林邵張宗高皆云  
不曾拜左轄云須付所司余與夔云付所司甚善上亦  
云極好 再對余以序辰所修儀式新雕印敕冊進呈

但云跪授跪飲無先拜之文兼檢到紹聖元年以後奉  
使臣僚及鎧邵申到儀式皆云跪授跪飲就一拜起  
唯序辰所申儀式云請大使出班先一拜俛與跪授跪  
飲訖就一拜起上十字皆前人所無又序辰於客省帳  
酒食前比亦無例卻引祥符二年王曉魯食於客省曉  
乃弔喪序辰賀生辰恐與曉不同又序辰上殿劄子之  
舊儀例已編次如王曉等變例未經編載乞取索編錄  
成書給付將命之人貴臨事有所折衷此序辰乃文過  
飾非黃履云此欺侮朝廷太甚兼此數事皆未足言序  
辰將命入見之日虜主當有宴移於客省又當大宴亦  
移於館中虜人待序辰一切簡慢裁損禮數而序辰乃  
獨增拜及宴日例外別贈馬八疋欣然受而不辭此最  
為辱命及歸亦不申陳便用國信所請絹此尤為不可  
上云何其多錯也余云正如人失儀一獐狂失次即所

曾公遺錄卷七

二

向失儀上大笑云正如此余云序辰急於自解故文過  
飾非每事皆漸欺罔上云須行遣余云蔡京欲付所司  
極好此何可掩也上深然之 虜書止為勸和而界罷兵  
事 乙卯元德忌 丙辰虜使蕭德崇李儼見撫升殿  
轉達遂云北朝皇帝于告南朝皇帝西夏早與休得即  
甚好上令張宗高答之云西人累年犯順理須討伐何  
煩北朝遣使德崇等唯唯而退 丁巳同呈邊報權秦  
帥孫賁補降羌名目太高罰金三十斤又戒孫路叶力  
應副涇原進築郵延降羌王拘子兵敗乃下馬自歸特  
補班行江南監當又本路走馬黃彥奏劉安李希道等  
出塞力戰獲五千餘級詔賜呂惠卿獎諭銀絹各二千  
對衣金帶鞍馬并遣中人黃經臣齋賜及犒設出塞將  
士有功者賜銀碗三兩輕傷二兩又環慶定邊城舉功  
賜將佐等銀合士卒特支胡宗回復待制 初諭神元為

宗回復職冲順運疑進而幸慶於上前日陳道批旨復職冲猶云煩刑部檢舉慶惡宗回故冲不敢發 蹇序

辰等分析到拜授香藥酒事引林邵范鏗為例而兩人皆不伏又序辰語錄有與館伴往復語言云館伴言范給事林少卿皆已拜而殿傳聽聞中無此一節并客省帳茶酒引例不當及上殿劄子欲編載為例又例外受八馬不辭欲並以屬吏上云送御史臺慶云安停與序辰同職事看訴理恐不可上云莫不妨余云此事固不可變動然恐有嫌則大理少卿周鼎亦熟推鞠事若更以一言事官同之則無不盡上然之慶云陳次升已有文字上云鄒浩亦有文字徐云差左膚仍依擬定令取索文字看詳及句追合要干證人對定其序辰以下應干有餘罪之人叢勘圓結公案聞奏仍不赦降原減因與慶共陳云夏初多疏決罪人又久不雨恐有德音若

實八通錄卷二

三

不降此指揮則制勘為空文爾上深然之左轄自十二日不入至是慶等皆極陳序辰乖錯辱命及每事皆有欺罔再對又以余靖吳奎等奉使落職補外例進呈上云須行遣河東乞招顯外人詔令每指揮額外更招三十人先已招五十人 戊午明德忌 己未館伴繳納到遼使白劄子欲抽退西界兵馬遷復疆土拆廢城寨等事又申語錄同進呈得旨令草答書及答子與之人申北朝進到玉帶及真珠繫腰並無封頭云例外物虜主臨行面付使者故不封得旨令御藥院取旨回答初慶以謂恐無禮眾云不然彼乃欲以為勤厚也上然之初欲同人文字左轄云未知本末不肯書遂同上既進呈默然無一言而止是日左轄方造朝 又創為熙秦冒賞降官各將副以上例追兩官部隊將使臣例追一官餘各以所冒對行降官展年情重者取旨上稱善

又周鼎等申欲行推究公事所為名輪宿本所詔論宿難議施行仍以制勘所為名 又左膚以林邵曾舉改官乞回避詔更不避令依公勘鞠初上以欲新御史石礪代膚冲云未謝余云恐不足避上從之 再對呈河東報北人於邊界批斫林木准備戎主打圍恐於西京坐冬上云必生事余云恐必有之熙元豐中皆曾似此斫林木打圍尋遣蕭禧來理辦地界熙十年地界了元豐二年復來打圍故也 又進呈北朝慶皇祐中報西征及告捷書其言莫非欲討除西人使無噍類又云載想同休之契頗協外禦之情今日正可以此答之因言陛下嘗宣諭從官言者多言泛使之來當罷西師皆不曉事幾唯陳璘在外自聞泛使來兩以書抵臣皆稱引北朝舊書云可以相難來使容臣來日進呈次上云甚好 庚申同呈邊羌通峽九羊三寨進築賞功

實八通錄卷二

四

比西安稍優而殺於平夏一等 又涇原奏西路兵馬會合並聽王恩節制 再對定日揀行門差換官拍試取人近瑞四員 將校轉負賜宜日取問顯換前班人四 權同軍頭司拍試 又管押俘酋赴關涇原提舉弓箭手安師文等等第減年支賜利珣轉一官賜五十縑又差管句延福宮仍速還本任上意未肯遣俘酋還涇原故悉遣部押官歸任以中徐湜主之 辛酉同呈曾叻乞兩朝國忌令人使牙相傳示余云十二月七日國忌乃北朝生辰日豈可不赴上壽此不可行眾及上皆然之 涇原將官夏亮乞以所得賞功回授父大將軍假文資致仕云其文資舉進士上特許之 再對遂呈陳璘書皆條暢有理然終以先入之言不甚激賞余因言陳璘王渙之張庭堅之徒皆眾論所稱此等人進擢與否於臣何所利害但欲陛下知公議所在不為無人材

爾 又言彭汝礪可用蔡卞亦知之獨章惇以為不曉云稱其兄在徐州勸諭得人不為盜上云莫是說得人罪也上默然 壬戌同呈館伴所語錄 又進呈二府同草定國書及所答白劄子上皆稱善詞多不錄書之略云輒為先旨恐不在慈白劄子云夏人已叩關請命若至誠服罪聽命亦當相度應授計以自新 其上云若依前反覆內蓄姦謀方計窮力屈之時賜為柔代稍弋蘇息又來作過則決計討伐難議於容

是日斷熙帥

鍾傅張珣皆除名編管傳韶州珣池州上問池州是江南卞云更有江西如筠袁等處又遠於池州稍近上從逾六十若張珣更重行遣不敢辭祇乞池州稍近上從之其他將佐或除名或勒停或降十八官至五七官機宜陳中夫代為王舜臣狀虛奏首級并其他造作欺罔

曾公遺錄卷一

五

事狀不一除名送欽州編管 癸亥集英大宴泛使在坐用熙帥故事也 甲子欽治假 乙丑同呈國信所館伴所語錄以甲子泛使赴瓊林宴罷歸館伴告以已草白劄子使云西人悔過謝罪許以自新是全不干北朝遣使之意兼未見答休退兵馬還復疆土八字往復久之未肯收受得旨令改定進呈鍾傅張珣各與散參軍安置余云直龍圖閣集賢殿修撰作邊帥未有因職事編管例編管人每旬赴長吏聽呈身刑不上大夫恐不當爾於朝廷名體未正上云錯可便與改正余自大宴日曾與二府及此夔云公之言是也文字見在門下省未出又令門下吏來會計欲取回劄子余云不須爾既奏得旨余又語之云張珣雖是公親戚余以素無此例兼名體未正兼事出密院恐天下後世以為非故不敢避公親嫌開陳改正非曲奉丞相也夔云公莫無嫌

余云假令人有此言余亦不恤 是日又斷停曾將副等編管除官有差人又詔諸路應冒賞勒停曾有戰功人許諸路留充效用使喚 丙寅同呈河東以三月二十六日進築烏龍川熙河道苗履出塞擾耕張珣鍾傅又得旨改別駕而眾皆不聞此語遂再稟夔乃云散參軍舊有曾編管舉人如樓澈之類得此名目恐處傳等亦未安上旨令俱與別駕既退沖元云止有文學及參軍名舊無散參軍之名又改定白劄子云夏國罪惡深重雖欲遣使謝罪未當開納以北朝遣使勸和之故令邊臣與之商量若至誠服罪聽命當相度許以自新上稱善初夔欲云夏國作過未已北使雖來勸和亦須討伐若能服罪聽命雖北朝不來勸和亦自當聽許余云如此止是廝罵卻了事不得遂如余所定眾皆以為然再對遂亦及此上亦以為不可右轄押瓊林宴虜人

曾公遺錄卷一

六

例外送緊絹六疋及紅羊巴等辟不獲免具劄子乞繳納上旨令進入內及令國信所檢例回答 履是日留身自陳蓋夔常切責以不當授上云履極皇恐欲待罪莫不須如此余云履亦曾略言及此事與序辰例外受馬不同履辭不得免尋奏陳乞進納序辰不辭亦不奏陳使開國信所請絹上笑云必是章惇恐動他來余云恐是如此 是日又契勘涇原出界進築熙秦所差將佐多是冒賞得罪之人若被旨罷任於軍行不便令刑部實封送經略司候軍回方得施行上云此文字極奸必是密院所擬余曰然 是夕自密院出遂赴景靈宮宿齋祈雨夔及左轄宿南北郊 丁卯同呈館伴所語錄云泛使得改定白劄亦不肯受乞與增特停征討四字余云蔡卞已嘗言欲添與特免討伐四字正與此同然恐未可數改遂詔京令不得輕許以增改語言京又乞

削去聽其反覆偏辭是責其主恐彼難收受遂與刪改云夏人詭辭干告既移文計會又遣使勸和是日夔轄不入夔深以刪改爲不須也又郵廷奏以二十三日築暖泉山寨通米脂葭蘆與河東烏龍川相應也履具道夔所以恐之語余云上曾及此履卻云不曾敢訴於上未知果然否余又曰小鳳右轄以秦州移藩事太平平直言人以爲劉摯黨尤不實蔡新州事肇與摯不同遂補外可爲黨乎後召還又以論北郊事貶履云祇此事足矣余云陸佃在元祐中曾除尙書又遷學士至元祐末乃去謂之情實稍異可乎今已檢舉當移郡安中篤厚長者有德君子願稍主張公論但得一大郡脫二十二人之列足矣二公皆以爲當然但未知果能守此言否 戊辰同呈國信所語錄 再對呈定州奏此事界宜國信所申以錦四疋色羅四疋青絲綾二疋答

曾公遺錄卷七

七

北使令作黃履送與充回答 是日引呈轉員第一番諸軍指揮使以上至午初罷 己巳同呈涇原差李忠傑帶部落子七百騎出塞討擊 又奏四月初進築南牟會等處 是日引呈第二番將校諸直十將以上至午正罷 庚午同呈苗復出塞禽戮共五百餘人級牛羊等萬計 又呈國信所語錄 是日殿廬中夔言泛使終未肯授白劄子蓋是前來不合與添北朝勸和意待卻取來與依惇前所草定言語與之眾皆默然久之又云公每事且道定著余云自議邊事以來語言未嘗不定卻不似他人一坐之間說得三般兩樣公適來之說使不得如布所見他既堅云不得回答八字不敢受兼泛使語言最無禮處是云肯抽退兵馬還復疆土要一分白文字若不肯亦要一分白語言方敢受此語極無禮當答之云朝廷既許以自新夏人又不作過即自

無出兵討伐之理其建置城寨係備禦奔衝之處兼是本朝郡縣之地決不可還復如此答之看他待如何夔云如此亦得余云這箇須道定著但恐下來不如此答他必不肯去諸公更有高見及更生異論恐無以易此語夔云恁地好前來言語更不須說余云不可公適已言爲布欲添勸和之意致虜人不肯受劄子今公論議如此布所見如此若不盡陳於上前取決於上即無由有定論既對上云虜人堅不肯受劄子且勿恤更任數月亦不妨余云陛下聖意已定臣下足以奉行蔡京輩館伴以來分付得劄子虜人未辭是職事未了義不自安既得朝旨令堅執前議更無可商量又聖意如此何疑之有余遂悉以夔語白上上云莫難余又言惇以爲臣不當添勸和一節致虜人不受下云此是眾人商量不須分辨余又具道余所道如前所言上云極好然且

曾公遺錄卷七

八

候半月十日間未受時卻如此指揮亦可余云如此無不可者夔云如聖意且更令住數月亦不妨夔既退笑語如常余亦不復及之 是日引呈副都頭以上第三番將校畢人引呈新行門射弓又得旨再試准備兩人使令祇應 又引呈舊行門射出等弓各等第喚副使承制崇班與駐泊及都監賜鎗袍束帶公服靴笏等自辰至後侍立至未初罷 辛未歇泊假 壬申旬假三忌不赴 四月癸酉朔天祺節假 甲戌同呈國信館伴所語錄虜使兩召會食不赴云事未了不敢飲酒聽樂如前日劄子祇得自新兩字北朝所言八字並不曾答雖餓殺亦不敢受此劄子蔡京又疑二日不肯造朝已而如期上馬上又言恐起居時要唐突令密院且勿退既起居訖便出一無所陳上問何以處之余持議如前 涇原

奏進築天都訖乞以南牟爲州置沿邊安撫使隸涇原  
罷秦州經略使徙秦兵番戍於外等事得旨留俟再  
對呈轉員都目及遞遷班直諸軍姓名資級凡五大軸  
又以馬軍置下名一百三十人步軍一百人 是日宿  
樞密院進宣 九日是夕大雷雨過時雨止 雨及三  
五寸甲戌同三省問聖體訖上亦語及得雨云雖未  
多然必接續有之是日冲元喪甥不入是日林子中統  
對不賜茶來別於客院會以大名銘文屬之 乙亥以  
開宮觀休務余下欲出院 院吏初白以略歸不妨余以  
無例遂不出 是日宿院 丙子同呈林希乞舉差提舉  
弓箭手從之 河東奏北人沿代州邊界置圍場十所  
今歲必於西京坐冬國信館伴申北使未肯受白劄子  
及不赴會食河東進築城寨賜蕃漢士卒特支環慶體  
量張誠無違節制事走馬陳知善奏不實罰金二十斤

實金道錄卷七

與秦鳳走馬對移 再對以河北編欄泛使人兵久住  
特給食錢初以九日引換前班人以駕出歇泊改用十  
四日 丁丑同呈邊報孫路奏未可與涇原同時築橫  
水澗詔戒路每事徇公不得用情觀望有害機事河東  
以三月二十三日築烏龍川國信館伴申語錄以北使  
未受劄子欲增抽退兵馬還復疆土之語眾議以明諭  
以夏人聽命服罪朝廷許以自新即豈有更出兵討伐  
之理其邊臣進築城寨以禦其奔衝兼係本朝郡縣境  
土及蕃臣作過理須削地無可還復以此答之不妨上  
亦以爲然 是日泛使造朝跪於庭下云所得白劄子  
祇得自新兩字未分白乞更賜增添上令張宗尚答以  
事理已盡無可更改使者再有所陳上欲以前語答之  
而宗尚不敢再奏遂退又呈嘉祐熙寧北界打圍亦皆  
批斫林木然熙寧六年於西山打圍七年便遣蕭禧理

辨地界十五年分畫畢元豐二年又坐冬於西京初諸  
路探報北人於邊界作圍場及於西京坐冬夔以爲不  
足恤余云必恐生事蓋蕭禧理辨地界如黃鬼山解子  
平一帶河北地分尙未了緣此生事未可知上亦以爲  
然故檢尋舊邊報以證其舉動非無故也 再對呈賜  
宣人數 又得旨張宗高依副都承旨例支賜退赴延  
和諸軍班賜宣告謝畢傳宣副都承旨以下支賜謝恩  
宣坐賜茶退 戊寅同呈國信館伴語錄是日國信所  
言恐泛使再有所陳上令密院且緩退已而起居畢便  
出 又呈陳次升奏制勘所蹇序辰乃知府呂嘉問壻  
所用獄子等多是府隸乞贊換仍差內臣監勘上頗愠  
云內臣豈是臺諫官可差獄子無非開封府取到者余  
云內臣在聖意可否若有開封人在內令替換不妨夔  
遂云無可施行余云若有開封人須令替換上從之先

實金道錄卷七

是制勘所上殿言時彥范鐘林邵在番皆曾拜授香藥  
酒得旨令並取勘次升疑獄官有所偏故有是請上頗  
疑其喋喋也 制勘所乞奏事先次上殿不隔班從之  
鄒浩言乞選河北帥臣講修邊備上云如何眾皆云  
理故當然但乏人爾遂進呈訖 再對呈涇原李許奏  
乞罷任歸闕照管家事上云且令外任余云兼任未滿  
上云更任滿亦祇與一在外差遣 涇原將官安侖等  
申利珣到西京身亡已管押番官四興遇成等歸本路  
上云利珣方得一殿閣差遣便卒余云珣數自言在陛  
下產閣祇應在馮世藍從熙之右及累曾令叔投狀  
乞推恩上云誠是首先在產閣祇應若不死必作押班  
都知余云祇爲元豐初便離太妃殿故不豫隨龍人數  
然陛下既以其恩舊可優與賜贈及令人內省差人般  
取喪柩家屬還京師上云甚好 己卯呈章案奏苗履

申王恩昔為部將隸其帳下嘗棄兵隊逃歸當時以初  
自班出未曉事不曾行法今反聽其節制恐有妨嫌乞  
聽涇原帥臣節制案移文答以申狀不曾漏泄因為本  
路副都總管理當統制諸將若當時不曾行法乃是有  
德於恩何嫌之有兼別無文據難以稽考已密切指揮  
苗履依朝旨施行去訖余欲更降旨戒飭履不得違越  
驕慢變再三云經略司已施行遂已 河東奏張世丞  
等築端平正平 學士院諮報國書云方屬杪春及作  
三月書今使者未行乞指揮詔令改作四月書仍云方  
屬清和 是日北使又無所請而去 庚辰從駕幸懿  
親宅幸王府幕次賜食又令中人別置十杯唯管軍及  
執政有 晚欲宣坐賜茶而中輟 又言語錄內不聲說  
先拜別無情意 蓋以王府無召見羣臣之所也去歲幸  
二王府亦不賜茶 辛巳歇泊 壬午旬休 癸未從

皇人通錄卷七

十一

駕景靈酌獻 甲申內降序辰奏制勘所取勘各省帳  
茶酒有王曉例拜授香藥酒依林邵等例移宴就館例  
外送馬是書送回答之物不可不受乞聖覽省察密院  
勘會富弼奉使亦以虜主瘡病伴酒三行差官就館伴  
酒食刁約奉使以戎母老病久坐不得伴酒三行差官  
就館賜御筵除寢序辰所引王曉例事體不同外即別  
無例就客省帳茶酒及移宴就館不曾例外送馬并序  
辰稱係書送回答之物各不悉自來有無似此體例兼  
不獨序辰不於語錄內聲說拜受酒一節時彥以下亦  
不曾聲說並合取勘令制勘所詳此及序辰狀內事件  
逐一子細報勘取見詣實圓結公案聞奏應合取勘之  
人如已經三問今來供答更有未承伏情狀並具奏聽  
旨與三省同入文字御寶批依遂行下左轄云客省帳  
茶酒有王曉例恐難云無例余為之增改云事體不同

遂已 乙酉歇泊 丙戌同呈國信館伴語錄共八件  
仍撰定對答泛使之語如前議納於上前又蔡京言使  
者云舊例白劄子前後有聖旨字乞添入得旨於聞達  
字下據夏人字上添入尋具進呈奉聖旨七字又言泛  
使遣二書表司來傳語要於自新字下略添得些小抽  
退兵馬之意亦可受兼白劄子內多說興宗皇帝書意  
似未便及言是當朝郡縣之地恐生創京答云自新已  
是分白無可更改祇是你兩人誤他使副住許多日數  
白劄子祇說與興宗書意不同卻不似北朝容易輕出  
語言便云有違先旨那箇是輕重若言本朝郡縣之地  
興州靈州銀夏綏宥不是朝廷地是誰地此地皆太宗  
真宗賜與李繼遷如何是生創兩人者無答但云不由  
人吏是簽樞未肯受觀其詞氣頗已屈服 又呂惠卿  
奏論西人訃告謝罪不可深扼其請詔答以先已降旨

皇人通錄卷七

十一

揮今漸示以開納之意然理須與之邀約合送還陷沒  
誤官軍民及執送作過近上首領如能聽從即與收接  
告哀謝罪表狀附遞聞奏及諭以將來若能服罪聽命  
分盡疆界了當朝廷必許遣人入貢其諸路邊界地形  
事體各自不同須聽候朝旨未得便與言及地界事令  
呂惠卿依此節次與商量說話及選差知邊事曉蕃情  
武官一員同共專切計會將寨官應答西人并具合與  
商量事目節次及所差官聞奏 又鄜延暖泉寨河東  
烏龍寨乞賜名各以本名名之 又河北屯田司罷逐  
路所差修塘隄役官以轉運司歲費錢糧及屯田利招  
土兵三千人仍先招千人候地利招土兵二千仍先招  
千人候地利龍緒更招千人從之 又差張勵管句剩  
員所 又惠卿奏降羌賞保齋救榜招誘羌人為其所  
執拷掠千數逃歸後降羌皆云曾見賞保誘諭乞與一

供奉官從之上問惠卿所陳西人請和事如何余云所陳極有理誠不可深拒眾人皆言朝廷既欲收斂邊事若邀求太過或卻不來何以處之須稍示以開納之意上云所陳甚有理可錄一本進納入內再對以雄州張赴分析修關城事措置極平穩有理兼已修了並不張皇因為開陳無施行上然之余云然赴久病當罷患無可代者劉方嘗為安撫副使雖無他才略然卻平穩兼保州當次補雄州上云官小奈何余云若與一通事舍人之類令權發遣亦不妨兼方亦有弓馬屢求往陝西邊上試用恐亦可使是日左轄留身甚久余因言憲序辰前日奏陳制勅事以急速不及俟而奏然所勘會到富弼才約例甚分明王曉例助不同上云甚好余云兼富弼等亦不曾例外受馬臣處此事極平所以云不獨序辰不於語錄內聲說拜受酒一節上云此指揮

曾八通錄卷七

十三

尤好余云制勅所先已申陳云入夏禁繫多罪人多病不可淹延迄追擲范鎧等故令已經三問更不招承即具奏聽旨上云固須如此余云此事若臣所擬定稍有未安三省必不肯僉書上云是同入文字甚好余云猶恐臣僚有所開陳望陛下審察上深然之是日延和引呈諸軍班人七十七人射不中者一人而已餘皆等第除官未及七刻退丁亥同呈涇原秋葦川灑水王進築特支和接築續南牟會更支一次館伴國信所語錄云使者漸有收劄子意再對呈張燦以老病乞罷管軍上云一請便從余云已七十四歲兼檢到元祐例劉斌以老病除大將軍遙防宮觀上云莫難特與轉官宮觀又呈費詵狀為曾論列清汴事因為開陳云李仲以王崑叟風旨乞廢清汴詵力陳其不可在當時為不易言今仲已作提刑而詵未免常調此事本緣臣

開陳銑又以臣在河陽差委定奪故以狀來告上云與堂除余云當送三省取旨與堂除差遣從之是日再對未及奏事上遽宣諭云今日疏決徧及四京余云陛下閱雨焦勞後苑粉壇席蓆取水內外建道場祈禱備至然終未有雨若推恩滂沛如此必有嘉應上云雨似有數去秋雨太多故今多旱如此余云此眾論所知然今歲旱甚廣大已無望矣前一日上已及此余開陳如前是日同三省侍立疏決訖賜茶退惟制勅所以不赦降原減故不引丁亥晚國信所報泛使受白劄子下榜子朝辭戊子章穆忌己丑同呈館伴所言虜人欲改大遼國信所為北朝字從之以元祐中因虜使授生餽劄子欲改大遼為北朝既降旨從其所請又令今後卻提空南朝字彼亦不敢違礙也館伴所亦難以北朝白劄手內有南宋字渠云西人之語非本朝所稱

曾八通錄卷七

十四

遂已得旨以十九日令虜使朝辭涇原奏差官分頭提舉進築人詔以南牟會為西安州置知州通判職官曹官灑水平為天都寨葦川為臨羌寨留秦鳳兵馬萬人添助戰守正兵一年一替蕃弓箭手令兩路相度更替人章燾入奏更不旬第五等保甲又鄭延進築金湯賜將士特支又令三省密院各錄章疏一本遂逐處收掌再對焦顏叔以減三年磨勘酬獎得監廟一次著令不得過兩次也庚寅同呈惠卿奏西人說話次第國信館伴所申語錄再對依按閱所奏將兵互習事藝置簿又以陶達知橫州劉澤知融州是日新工部外郎董必送吏部與小處知州先是必按衡州孔平仲奏常平違法起獄眾以為不當尋又差察訪廣西所為多刻薄遺除郎官而舍人郭知章繳詞頭送令趙挺之命詞陳次升權給事中又封駁以為不當未進

呈聞必有奏訟知章次升爲元祐臺諫官乞定奪平仲  
事夔與安中以為不可元度又適齋祠遂得旨罷新命  
余問何以處之二公方愕然遂再進呈故有是命上旨  
仍令批云不合輒訟言者送吏部是日以承旨王出

閩宣麻非王甲午出居東宮 辛卯虜使辭紫宸酒

五行罷沖元押朝辭宴 壬辰旬休自十九夜大雨滂

沛盈尺至是稍晴麥可救三分然秋田有望 癸

巳同呈以郭知章曹諤爲回謝汎使副上素欲用范鎰

鎰方以制獄隔朝參安中力爲余言恐賞罰未明兼朝

廷何至如此乏人又鎰嘗拜授香藥酒恐難爲容余具

陳於上遂改用知章 再對曹誦乞罷管軍誦前後已

辭上云且不允環慶鄜延賞管軍討虜功定州報事宜

是夕夔不入 是夕省景靈謝雨夔當往南郊以安

中代之 甲午同呈孫路乞進築青南訥心東冷牟等

曾八遺錄卷下

處令便築青南餘更相度從長施行 環慶奏乞進築

駱駝巷萌門白豹及乞罷之字平等進築詔駱駝巷白

豹依奏萌門恐不須築之字平係控扼清遠軍界恐不

可罷令相度聞奏 熙河奏乞令李英行出就提舉蕃

弓箭手從之 依河東奏移第九將戍烏龍寨 再對

依知化軍王斌所請宮觀榷奏自云豫建儲之大議

余云榷爲閣門祇候尋醫安得豫此大議查惇曾云此

乃刑恕之言爾上亦云輕易因言刑恕反覆不平穩常

自以定策爲功在元祐中上書則云先朝屏斥不用又

云司馬光等進用可謂千載一時與今日在朝廷議論

殊不類余云恕亦頗有文學然天資反覆利欲多端故

持守不常自紹聖初因章惇力引故進擢其後觀望有

所黨附則攻病惇無所不至每戒惇以生底事少做及

恕有所開陳無非生事一事未已又生一事略不肯安

靜以至於臣前議論司馬光等與章惇等處所論變然  
不同此皆陛下所知也上天資不靜小人小人 是

日夔留身乞退遂上馬之觀音院骨肉皆已先出亭午

上乃有旨令不得般行李出 是日與夔論收接西人公

樣事願不同余云與北虜使商量則唯欲廢與西人

說話則唯欲廢與西人時不分明說與北使不出兵討伐

西人臣深以為恨 二十三日方宣召二十四日復入

乙未同呈令孫路進築斫龍蓋夔意欲成之余與同運

遼川路欲繫橋渡河築一寨夔欲力成之余與同列皆

以為不可曰如此青唐必驚疑生事西夏未了又生一

敵國余因爲上言臣自有邊事以來嘗以謂但得北虜

及青唐不警則西事可了若一方小警則無所措手足

青唐一動則熙河應接不暇何暇經營青南冷牟以通

涇原也今事已垂成可惜壞了上云如此且已遂進呈

曾八遺錄卷下

訖 賜河東新築端正平寨名曰甯邊 再對宋用

臣皇城司年滿令再任 上問惇請去甚緊余云惇久

有此言上云意惇今日豈可令去余云聖旨堅留惇亦

何可去上云已封還文字宣詔矣是日早遣文端往

丙申同呈鄜延奏西人說話次第已降旨令明示以開

納之意仍令保安軍先與收接公牒仍邀約以送還漢

界陷沒官員軍民及執送自來作過邊土首領來獻方

敢申取朝廷指揮此二十二日指揮仍令惠卿選文武

官兩員同將寨官專切應答西人語言仍節次錄奏

再對除張忠王有言州鈐轄任紀以疾監廟仙游之族

人也 又呈取揀諸直十將將虞侯得旨增御龍弓箭

直將虞侯額二人 又改蕃官承襲條 是日夔召人

不奏事留身退押赴都堂使上馬上又問惇云意甚堅

何故余云惇自言久有去意陛下恩禮既厚惇何敢不



留丁酉詔孫路且進築青南訥心欲留秦鳳兵馬及一併築東冷牟會州恐向去暑熱久留兵馬役使及秦鳳兵馬迂路赴役并保甲車乘等般運應副不前恐于軍情民力不便令再相度聞奏路在秦便欲城會州以打繩川為六百步寨與秦義不同兼兩路兵馬方自遷原進築歸盛夏久留役使恐不便故丁酉詔之會路奏

人使約蹉五程再對賞郵延進築威羌珍羌兩寨統制官以下轉官支賜有差又呈取揀諸班直諸軍上名年代等人又以劉方兼通事舍人權發遣雄州閻仁武知保州張赴知涇州余初欲與方除帶御器械上止令與宣事赴病不任使久欲除人而未有可代者夔累欲令劉何換官為之余不敢從至是以保州遷雄州乃故事也是日夔又被召押赴都堂余遂同中書及兩轄往見之夔乞別班起居奏事皆如所請上諭三省

密院云惇請去甚堅昨日對蘇珪乃至泣下又有劄子極說事不知何以如此堅求去三省云渠云惇不似他人道去便須去昨日亦有簡與臣等令助以一言余云臣亦得惇簡見在此容進呈上笑云此惇自書眾云然三省所得簡大意類此既至都堂見之云決須去仍不敢坐都堂止於暖堂中相見遂上馬再對余請於上云劄子中說事莫及臣等否上云無之祇是說在下人卻不及執政戊戌駕及兩宮幸陸王府以二十二日出閣也是日晚遣劉瑗宣召夔及封還表劄又批付中書不許諸處收接文字己亥同呈賜涇原進築灑水平秋葦川帥臣而下銀合茶藥候進築南牟會更賜一次再對呈董必乞考正廣西帥保舉姚舜舉蘇子元張之寬等罪豈欽宜知州皆以賊敗也余以監司皆嘗奏舉三人者不可獨責帥欲各罰金二十斤上又指

云此四處知州皆得官其一子余退而閱著令實有此遂再進呈取旨又趙叔澹叔藥與小州鈐轄叔修與都監又以劉舜資知莫州黃禔金州李士凝甯化軍是日夔又乞別班起居奏事亦如所請尋押赴都堂遂復視事上對三省密院又問其去意何其確然也眾對如前再對又問仍云渠自言多面斥士人罪隱故眾怨歸之余云士大夫無不罵惇者惟是得差遣遲及不見賓客與眾執政不同爾其他亦何能為惇於同列但有過於遜屈事事隨順人不敢與人違戾以此稍稍有去意兼祖宗以來以一相當國者有幾事任不輕亦不得不然爾上默然余入對三省嘗云此地非久安之所臣等待罪於此歲已久亦每不自安非獨惇有去志也庚子孝章忌行香於天興殿西辛丑同呈邊報近河朔諸路數報虜主今歲必於西安坐冬及於河東

對境多作圍場屯兵聚糧以俟受禮又言遣人往解子平作圍恐必造端生事夔屢以為不足恤上頗不然之云安能保其不生事但當思所以待之爾余亦深以為當然郭知章等申乞下雄州文問北虜受禮處及催差接伴從之惠卿奏與西人說話先已降旨令明示以開納之意二十四日令收接章表二十七又令收公牒以延安奏恐未齋到章表故再對斷軍都指揮使魏吉以禁卒肩輿一婢戍廣西又訛言經恩特杖一百降穎昌刺員直殿前司官吏斷遣不當放罪楊旆昌請食錢以告事特罰命放仍追所受錢蔡京乞續編國信錄從之董必言廣西帥舉蘇子元等知州又再任不當再得旨帥臣三十斤監司二十斤壬寅旬休出奠普照吳克禮等亦來致奠五月癸卯朔垂拱起居導駕至文德視朝退垂拱奏事

同呈章奏將兵赴南牟會進築制勘所乞差錄問官  
上旨差某祖洽下以為不可上令差安惇下云如此庶  
幾再對余云下如此擇錄問官不知何意臣嘗開陳  
以謂序辰黨眾恐左右營救者多陛下以謂誰敢為營  
救者臣言亦似不妄矣曹誦乞罷軍權不允蔡京  
等劄子乞差親事官習譯語祇應從之環慶蕃兵喫  
多道以投漢人報西羌經赦合原特處死殿帥斷魏  
吉不當開封已得旨放罪牒問門謝恩余以為不當上  
然之令開封府官放罪殿前令吏送大理取勘退以告  
三省當立法夔毅然以為不可止放罪甲辰同呈開  
封府放姚麟罪及責限謝恩不當得旨府官各二十斤  
令吏送大理今後命官合勘斷及放罪並依條奏審違  
者違制論黃敏用乞移涇原帥府於鎮戎以平夏為  
鎮戎軍上以為越職眾皆言奏陳利害恐難坐罪遂不

會公遺錄卷七

九

行環慶體量張誠減落所部人冒賞及以不曾赴軍  
前將佐作部人獲級特進遙郡仍降一官降一等差遣  
同奏事畢余因言臣近曾見處士孫侔在仁宗英宗神  
宗朝三聘不起乞依例官其一子上云文字已降出下  
云見在都省檢例余因言侔終身不仕節行剛介王安  
石終老與之交游情好不替兼有王回李觀例甚明與  
以下亦以為當得上云與推恩余又言臣更有一事與  
章惇以下久欲開陳以邊事多及蔡卞有嫌故未敢啟  
口王安石家陛下自紹聖以來恤之甚至然子雱昨得  
館職不幸早死近又賜第然安石止有一妻寓蔡卞家  
今已七十五歲零丁孤老至親唯一弟吳璜亦頗有文  
學呂惠卿而下數以學官薦之以礙條不行今安石妻  
欲其得一在京差遣上云與一在京差遣又問璜何官  
眾云主簿上云有甚差遣余云章惇言編敕局有關可

差上云與遂除編一司敕刪定官初與夔楷等議欲以  
學正錄處之而下以為礙法不便故改此議然初無肯  
啟口者余為力陳乃得之乙巳章懷忌丙午同呈  
涇原奏乞與環慶蕃官募化換漢官差遣得旨與准  
備差使又乞修天都山廟詔封順應侯以順應侯廟  
為額又乞差折可適知西安州兼沿邊安撫使又  
乞西安州官酬獎並從之安惇奏錄問序辰公事於  
左膺有嫌乞迴避詔不許是日上詢李雲從者何人  
余云陛下必記憶呂嘉問知荆南夜留城門往其家宴  
飲與其婢閒坐和詩及小詞上云不記莫是元祐事余  
云乃紹聖事嘉問在荆南買金虧價及他事甚多下京  
湖北路監司體量皆有實狀惇下此時方相得力主之  
安熹李清臣乞不原赦亦得旨既體量到卻送嘉問分  
析便以為無罪斷放當時若以體量狀按治嘉問已粉

會公遺錄卷七

十

碎矣外議皆云皆是嘉問合有今日官職故幸免上方  
云記得仍云雲從上書極亂道適欲罷差遣以上書故  
未欲罷是日除高熙高陽都監上不許云初入路分  
當與一近下處此人在元祐頗用事不堪丁未端午  
節假戊申同呈奏鳳不合句保甲防守孫賁罰銅三  
十斤郵延奏進築金湯畢賜銀合茶藥卷序辰揭  
鼓進狀乞差官看詳勘案云勘官令增減款詞及抑令  
認奏事不實徒罪凡所勘皆以為不當又言繳駁及訴  
理事取怨非一及先臣周輔熙元豐中曾勘鞠公事  
多有嫌隙乞出自審斷選官看詳或乞別推余云寔周  
輔熙中曾勘臣不知元豐中所勘者誰黃履云臣元  
豐中曾論周輔余又言訴理事在三省臣所不知然聞  
章惇許將黃履皆干涉訴理事如此則是宰執於序辰  
皆有妨嫌須盡見執政官乃可斷序辰事上云豈有

此理蔡卞云莫祇是說制勘官卞又云臣不敢以序辰  
為無罪然須令他招上書不實罪似過當余云蔡卞不  
知子細序辰供進語錄在王韶事未發前故隱不言拜  
供式在王韶事發後便言曾拜序辰云可以互見制  
勘所卻曾申密院取王韶事發及序辰供式係二十九日  
韶事發係二月二十六日序辰供式係二十九日以  
此可見前供語錄不實兼序辰兩有分析奏狀至三二  
十紙其間莫須有不實之語卞默然夔云序辰既於客  
省茶酒卻便上殿劄子乞編為例此尤不可又云序辰  
在史院曾語及臣諭之云但依實對答祇是錯然終不  
肯如此余又指受例外馬事云序辰言有條辭不免聽  
收制勘所但云無例令招不合收受豈可不用條而用  
例臣以謂辭不獲免聽收須如黃履押宴北人送例外  
物便具劄子進納乃是依條上云須如此乃是余云序

曾公遺錄卷七

三

辰得例外馬既不辭卻便與常例合得土物五十八疋  
一處奏請支絹莫不可制勘所令招不合不別具狀申  
明序辰又以為不當又云拜是承例如此則序辰一切  
無罪又云陛下憂勤閔雨之際心不體國淹延刑禁卻  
乞別推豈是體國上云范鏜等皆有徒罪余云鏜雖有  
對制不實之罪然卻有奏狀云於奉使絕域或不應拜  
而拜不辱君命取輕夷狄恭俟重行竄謫如此似稍知  
體與序辰顛賴殊不類矣眾亦以為然上云何以處之  
許將云候案上取旨眾云亦當爾遂令依此批旨再  
對余又言序辰各有所主卞主序辰序辰主鏜此兩人皆  
惇卞未相失時共力薦引今惇惡序辰卞以鏜舉呂升  
卿自代疑附惇而異已遂惡之以此議論各有所偏不  
唯此兩人如周種呂嘉問亦皆惇卞所主今既相失惇  
遂惡嘉問而卞惡種此數人者亦誠各有所專附大約

今日士人皆分隸惇卞門下如許將黃履既不能有所  
主亦不為人所趨故亦無門下士臣在西府亦無以威  
福人兼亦無所黨與故門下亦無人平時以公論稱薦  
趙挺之郭知章輩著縮避事亦嘗陳於陛下前無所隱  
祇如挺之昨命呂孝廉為京東轉運使詞得罪士論既  
自羞愧卻乞外郡諒陛下亦不知其請郡為此其他奔  
競好進之士不趨惇則趨卞然惇性疏率多為卞所窺  
雖與卞相失然極畏卞此許將黃履及三省人吏所共  
嗤笑臣嘗問惇諸處闕官何不除人惇云才除一人又  
云是元祐黨或有何罪惡以此不能除得其意蓋指卞  
也卞答之云元祐黨最分明者莫是劉昱以昱為惇所  
主故惇默然惇用昱誠不當以至引蔡肇陳師錫皆卞  
所指以為元祐人此數人者誠不足引趙挺之云蔡肇  
謫鄒浩於蘇轍遂被逐師錫亦是軾轍門下儂薄多言

曾公遺錄卷七

三

之士惇嘗與臣言自來於陛下前不曾言元祐人不可  
用誠如此乃是公議人才難得豈有一經元祐任使之  
人便不可用然宰相當曠然以此收采人材今乃獨偏  
於劉昱蔡肇輩宜其為卞所非也上云劉昱並不曾行  
遣用蔡肇殊不當陳師錫乃先帝所黜亦不當用余云  
惇如此所以畏卞然臣嘗以為大臣能以大公至正之  
道收用人材危言正色為朝廷分別是非邪正孰敢以  
為不然者今惇卞各有所偏故是非無以相勝惇初與  
卞同引序辰嘉問輩今雖悔之何所及如臣則不然自  
初秉政得事陛下左右便言惇引朱服蹇序辰為卞所  
誤至今五六年臣此論未嘗變以至與惇卞議事亦未  
嘗小為之屈臣嘗語人以謂卞雖不樂臣然與臣共事  
必不敢與臣異蓋惟理可以服人也今惇卞相失而卞  
黨最盛故序辰嘉問輩陰有所挾每事無所忌憚序辰

有罪不肯伏辜竊聞嘉問又欲理會姚麟罰銅事誠如此須乞再行遣上云莫不敢余云所聞如此今日嘉問上殿必可見虛實

是日又及雲從事因言非嘉問經營何以得官教

已酉同呈定州邊報 又嘉問劄子深自引咎乞加重罰免僚吏勘罰上云官員既罰銅吏人亦與免勘各罰銅八斤 是日范鏜遣人齎狀於馬宥自陳變獄事遂同上上頗訝之變為指陳訟序辰何人吏問鏜云不曾拜云憲尚書惡發等事 再對余言臣昨日曾奏悖主鏜下主序辰信不虛也

是日以數語

庚戌同呈安悖奏制勘所罪人並供狀辨狀唯蹇序辰范鏜變合差官重勘上欲差安悖余云昨差周鼎時陛下已欲差悖悖雖曾錄問何所妨然恐須差兩人昨章悖云欲差一諫官陳次升有言不可用鄒浩可否變云浩乃嘉問所薦恐不便余云浩或不

曾公進錄卷七

爾左綱云趙挺之可上令差挺之仍云挺之必不觀望

余云士人如稍識廉恥何敢爾

是日高道禮再任官職

滿更乞再任上云宜仁親屬可特與余云聖德如此中外所不知昨高道禮年八十一乞官觀聖目亦特與之

陸下聖德仁厚於宜仁之家恩意如此外人往往不知

聖意退以語三省以為可書

初上數對執政言獄官要不觀望者豈易得余亦嘗云除蔡京鄧棻之類乃序辰黨與中人不可差其他在聖意裁擇何所不可又曰上乞戒飭獄官以悖下各有所主及序辰自陳於臣等有嫌隙令不得觀望高下其手上云安悖輩必不敢如此

余云雖然得德音一警飭之尤善上云好 辛亥同呈

趙挺之奏林邵是兩姨妹夫乞回避上云莫不須余云

林邵已伏辜上云祇是勘蹇序辰范鏜不須避 再對

呈周綽言河北邊防事下諸路相度上云綽所言頗有

條理可令召對余云此乃京西運判周純之弟其人材或過於純召對固所宜也余因言人材難得願所收采未廣爾臣嘗言悖所引用人多不當如李仲在元祐中希王崑叟風旨便申乞廢清汴昨既罷提舉官卻令開御河遂擢提刑御河為北京患人人知之今年春早而北京水滿城郭民居倉庫皆被害而無敢言者韓忠彥深以為憂亦不敢言蔡卞亦知之此事恐未便上云此不難祇遣一內侍往視之便可見余云臣方欲開陳乞遣一中人往視之即可知虛實上云鄒浩亦有文字當令按視之 壬子旬休 癸丑同呈涇原平夏城知城喬松等守城有功遷三官第一等兩官第二等一官仍減二年磨勘第三等一官將士轉資支賜有差 呂惠卿奏西人已諭以不敢收公牒令歸取查表已於初三日歸西界訖 甲寅同呈孫路奏已進築青南訥心

曾公進錄卷七

安悖奏畫一郭知章奏入國差三節人從等並從之上問知章等到北界對答語言如何余云以臣所見莫

但云不知恐無以塞其請若說與聞西人已叩關請命

朝廷已許收接查表若彼更不作過必無更用兵討伐

之理如此明白足以慰安夷狄反側之意有何不可悖

與將皆以為為不然余云韓縝沈括奉使時亦但云來回

謝及再三有所問亦須答覆等又云沈括當時往商量

事與此不同上云莫須與一指揮余云知章等方欲奏

請俟見文字莫定進呈取旨如此紛紛爭論亦無補

再對因言臣待罪西府凡措置應接邊防事無非臣躬

親斟酌草定三省於其間不過移易一兩句語言其措

置大概亦無以易臣所定臣雖愚短不敢自竭然亦常

懼思慮有所不至但自度亦不至大段乖謬近日以來

聞三省益不喜每事掎摭窺伺無所不至昨放罷劉何

及陝西科配納襖降官并置西安州以未進築了不關  
報門下省聞皆以為非緣此三省皆同進呈誠令  
不審非獨臣罪况別無不當者此等事度亦不敢於陛  
下開陳但倡之於下以疑眾聽爾臣不敢不一奏知者  
臣不言耶陛下無絲知爾臣常以喋喋煩聖聽為戒  
然事不得已須至開陳望陛下恕臣喋喋之罪上云豈  
有此此事皆三省同呈何害但云劉何不以此事故與  
復差遣余唯唯而已有自自是日放朝參三日以頗爾  
小有泥淖故

乙卯同呈詔孫路令經營會州等處集

築須管於八月以前了當再對呈殿前司狀揀班直  
不限三路人然軍馬格有條云河北揀到禁軍等樣事  
藝雖及得班直格止填捧日天武乃是不取邊人之意  
但殿前司不曾奉行爾初上宣諭以班直最為親近然  
卻無不許揀邊人之法令契勘進呈既取到條例上諭  
以不可遽改但呼管軍密諭似此法意令漸次釐革恐  
人情不安余云此令誠不可下蓋舊人中有似此等人  
則必不自安但當密諭之爾尋召管軍至密院諭以此  
意令雖人吏不可使豫聞但有似此邊人漸漸暗斥去  
可也莫日遂以同罷劉何提點刑獄等三事文字進  
呈因言劉何本以王發申陳保甲自雇一夫陪錢三貫  
申陳惠卿及監司皆怒後何申被雇者經密院公保甲  
雇役七十余日欠錢一百三十餘貫不還乃知發所陳  
不虛蔡卞等眾議以何緣此摺摺王發不公故共罷之  
何此罪甚明無可疑者又王發訟何金華州司戶句當  
買賣產業以此恣橫及河中府弟子爭打提刑開節事  
并致雜劇人云運使也不是養家人決杖十七以此皆  
不推究不知三省何以知何無罪便與復差遣似此欺  
天罔上之事臣所不敢為上色變余又呈西安州未進

築先降指揮令查察親自收掌不得不可候進築畢節  
次施行以此更不關錄門下省此亦三省同簽書上問  
押字為誰余一一指陳又言科配納襖降官亦三省同  
行臣立法云輒配人戶收買製造官司拋降物色以違  
制論都省卻立條云非軍期及河防危急而輒配買及  
製造者以違制論三省皆以簽書到臣處臣以為未當  
遂檢熙寧元豐敕祇有不可收買許三等以上戶科折  
雖元祐敕改為配買然亦無製造兩字今批到中書省  
云已退送尚書省上云此極不當余云此雖不當然未  
若劉何之欺罔也臣待罪日久陛下聽策臣雖糜軀隕  
首所不敢辭然三省惡臣如此羣小窺伺者多臣精力  
衰殘隄防慮恐有所不及萬一為小人所摺庶陛下  
亦無以主張今秋邊事已了臣此時必不免干冒聖聽  
再申前請臣衰老亦不堪州郡職事惟乞致仕爾臣得

丙辰同呈環慶進築白

善罷而去在私計實為榮幸上笑而已上於三省欺罔  
用情無不洞察但多優容耳丙辰同呈環慶進築白  
豹又語熙河環慶應進築處並限八月以前了當河  
東奏北人過天澗取水以令地分婉順止約去訖襲言  
此邊吏蓄縮爾若過界者便與殺了必不敢來因云余  
嘗言趙高帥延州初分畫綬德地界西人於道路兩旁  
置鋪行旅苦之數移文及與說話但云我地內置鋪有  
何不可無如之何遂呼巡檢令夜往鋪中取守宿者悉  
殺之西人來理會但云已立賞召人捉賊自爾不復敢  
來余云此事難指揮邊吏亦須有才略者方能為之  
御史臺制勘所奏以鑲宿句人禁勘再對余言向有  
旨欲差中使監勘令已鑲宿莫便可差否上云便待令  
差人丁巳同呈熙河已進築青南訥心賜將士特支  
七百夔因言涇原亦進築天都邊事已了當稱賀上問

如何眾皆云當然余云西安建州包括天都自天都至秦州甘谷城南北一直五百里是已得幅員千餘里之地當時得熙河祇是本漢地土今所開拓乃夏國地兼據險要並河足以制其死命西人常恭順則已更作過則趨興靈不遠矣此功非熙河可比然不得熙河則涇原亦無由開拓今涇原進據天都熙河自汝遮建城寨至會州故兩路邊面相通接而秦州遂為腹裏兼先帝建熙河蘭會路今日方得會州乃成先帝之志也上喜云蘭會方為漢地如此固當稱賀莫須候八月會州了否眾皆云陝西河東民力困敝因此稱賀便當曲赦與除放倚閣稅賦及免支移折變足以慰民心恐不須俟八月余云熙河建熙河路以西河洮岷通遠軍為一路此時尚未得河州至今未有洮州此故事也上然之余又言西安會州皆為漢地亦當告陵廟慶云當遣從官

告裕陵上亦然之因言章奏欲求去棄有書與臣及意停云必欲請致仕然新邊方就經營緝理未可關人下亦以為未可去停云昨已許他天都了令去上云且俟來春然事了當進何職眾云端明殿學士上云更與轉官余云職已高官不足惜余又言適與三省言紹聖二年罷分畫事三年秋西人舉國犯延安至十月鍾傅方進築汝遮祇三二年間了當亦可謂神速上云鍾傅此功亦不可忘為諸路倡始初興邊事時人人以謂不可為從官而下皆以為笑今成就如此誠不易眾云傅事了當與牽復余云安燾嘗言汝遮先帝所不敢為誰敢議此初罷分畫時韓忠彥堅不肯臣力與之爭忠彥云待捉了高永能後相度臣云若須待捉了鈐轄實差見天下人忠彥方屈三省及人吏皆聞臣此語既罷分畫安燾猶力說臣云邊事不可輕動如此何時可了負責

不輕不若如故臣答以已罷分畫何可中變遂已變等亦皆云嘗聞此語再對又言章奏必欲去然陛下以恩禮固留何敢不從但更當優加恩禮爾又言阿理都通不若遣還涇原責處置上云須與官余云昨已議與率府率兼當時令查奏不得過許官職即是已許與官也上云且更俟款曲是日上又問王韶進擢次第余云自崇信主簿四年為禮部侍郎觀文殿學士上云後來卻作執政下云作副樞一年以上卻作觀文知洪州以謝上表不遜降知鄂州慶云祇八月九月卻復知洪州上問表詞余云聖慮雖時有小差臣愚亦未嘗曲徇上云太不遜下云王安石言不唯不遜兼實無此事此尤可罪也 是日以黃實代王得聞檢點修完河北城池 戊午以腹散在告不入 已未同呈涇原奏西安州八日畢功九日班師遂建白當稱賀上許之仍云諸

路所築四十餘壘余云又云未論諸路祇天都與熙河邊面相接所包括地土幅員千里河東鄜延環慶邊面各已相通此誠非常不世之效稱賀畢當曲赦奏留兩路及遣從官告裕陵并告廟上悉然之 又環慶奏進築之字平等處亦令限八月以前了當孫路奏已進築青南訥心又頒降置西安州及置官置將等畫一指揮下有司 庚申同呈太史擇到日得旨以二十一日稱賀上問何以賞章奏眾云當改端明殿學士或更改官臨時取旨再對上諭以邊防事功如此皆卿等之功余云陛下睿明洞照幾微邊臣奉被成算故所建立無不如意臣等上稟聖謨何所云補又問執政當遷官否余云臣等待罪政府皆嘗被遷官權唯章惇自作相以來未嘗遷改惇嘗言元豐末已是正議大夫是時未分左右元祐中降官不當謂臣草麻日不當為開陳雖得

旨轉官乃祇是復官爾上云正議改光祿光祿改銀青  
余云然上又云祖宗時有轉官例余云祖宗朝執政有  
廷除則宰臣往往遷官昨官制行王珪自禮部侍郎改  
金紫光祿大夫熙河成功王安石雖不曾推恩然罷相  
日自工部侍郎遷吏部尚書是轉九資 前一日上宣  
諭以久嗽及腸祕服藥多未效是日余因言嗽雖小  
疾然不可久亦須速治大腸與肺為表裏腸祕亦是一  
臟病大抵醫書無如難經素問其次方論則莫如千金  
方此真人孫思邈所撰集非後世俗醫所能過如祇治  
肺則自有方三二十道各列病證云證如此則主某藥  
名醫用之無不效者然國醫多不知學術但世傳所習  
一無根本既不能用古方書又或妄有增損尤為非便  
宜悖痛罵眾國醫以為無能如秦玠秦珙曹應之輩皆  
今日醫官之首然自執政從官家無一人用之者其藝

醫人遺錄卷二

元

術可知也上云外面醫官誰可用余云婁昌言已病唯  
耿愚者頗有學知脈理善用古方可使然陛下小疾便  
呼在外醫者恐驚駭眾聽耿愚已是醫學但收之診御  
脈中則自用可試令診脈同藥可見其工拙也上深然  
之余又云陛下親政以來四方安甯無事又邊鄙事功  
如此皆朝廷慶事唯是保輔聖躬為天下之福此臣子  
之情日夕之所祝頌願更留聖意醫官中如孔元已勝  
他醫然比耿愚則不及若朝之左右及醫官輩必無以  
為可者此輩唯是拒絕他人爭占恩澤而已豈有公議  
也上笑曰祇為如此余云此須斷自聖意上云翰林祇  
候亦可診御脈耿愚已是醫學兼皇妃曾服他藥自可  
使余云臣非敢妄引人但以聖諭所及不敢不自竭爾  
余又自外議皆謂朝廷今日大事唯皇嗣未降中宮  
未立近日聞後宮就館有日上云已排辦余云若皇嗣

降生此朝廷莫大之慶中宮不日亦必有定議矣 是  
日又與三省同呈晉秦兵民疲敝今來曲赦當稍滂沛  
如蠲免租賦放欠負免支移折變皆民實受賜也上亦  
許之余又云赦詞當從政府草定恐學士命詞或不能  
盡朝廷意熙中亦嘗如此上亦然之余又云當明示  
以休兵息民之意不惟慰安民心亦足以釋二虜之疑  
也上亦以為然 是日早遂會於都堂草定赦文有討  
叛興師蓋非得已息民偃革行自于今之語及中書吏  
持赦條來西安皆余所草定 辛酉同呈草定赦文又  
欲以德音第二等格流罪以下並放上悉許之 壬戌  
旬休 是日鑾院降德音 癸亥御紫宸密院三省以  
次稱賀訖垂拱各奏事如常儀文德宣制三省議定徐  
鐸告裕陵宗室觀察使仲碩告太廟 是日晚手詔付  
三省以西安州及諸路城砦功畢邊面相通柄臣以經

醫人遺錄卷二

三

營措畫夙夜勤學以輔不逮意悖遷金紫光祿大夫布  
遷三官許將蔡卞黃履各兩官餘皆如故至甲子造朝  
三省方以手詔相示 甲子同呈手詔眾皆辭以邊鄙  
事功上奉聖旨豈臣等所當冒賞將下又云悖布經營  
邊事實為勤勞臣等尤為無名受賞余亦云陛下天縱  
睿明邊防事幾無不洞照故邊臣得以自效臣等何功  
之有兼臣等秉政以來皆曾被遷擢唯意悖自命相後  
未曾遷官乞罷臣等恩命悖亦固辭上皆不許令依此  
施行又屢云邊防事功如此皆卿等之力又問光祿銀  
青皆有左右又問王安石王珪遷官次第余等皆對以  
實又問布等所遷何官皆以序對 又呈章稟進築西  
安州了畢除端明殿學士 又郭知章乞降等答虜人  
所問事件悉如所擬定又特依所乞差知章男中牟主  
簿叔充職員又乞降授香藥酒等儀例悉從之 又北

界擅移久良津權場關門不收公牒河東帥林希乞便  
移文一次如不收受即更不移文從之 再對以高士  
敦為高陽鈐轄以內殿承制知文州吉先知瀘州仍特  
除間門通事舍人權管句梓夔路鈐轄司瀘南緣邊安  
撫司公事時理諸路都監資序先元祐中為供奉官嘗  
上書蘭州不可弃又言先朝教保甲減諸路兵額今保  
甲已廢而兵額又不增緩急何以枝梧乞後武臣提刑  
以備諸路捕逐羣盜上閱見舊章故特旌擢之自余爽  
事作上於禁中究尋得爽所上疏因而盡搜閱禁中所  
存元祐章疏云有十七籠已降因而盡一千三百餘道  
故蕭世京得吏部郎官以曾兩上章乞復役法又如孔  
平仲自虔州通判上書言十五事如罷常平免役經義  
復詩賦制科之類又言先帝欽恕不得究天年貶英州  
別駕其他不可悉數然如孫覺王觀光庭崑叟輩章疏

留人遺錄卷七

三

尤多皆已降黜無可施行 是日又斷殿前司人吏勸  
斷魏吉不當經赦特決杖勒降資衝替 是日眾議  
入劄辭免恩命 晚鑣學士院降丞相麻 乙丑夔不  
入右轄以腹散罷齋祠在告 同兩省呈河東奏北人  
越石牆下天澗取水已婉順約迴詔今再來依此止約  
涇原奏舉西安州僉判職事曹官並依奏唯司理溫  
並以左轄言呂大防恩澤得假承務郎上問何以使他  
余云軍前使喚臣所不知上令別舉官 再對次李巽  
知文州劉子方為巡邊司都監臧定國為高陽都監界  
河巡檢 又左膚劄子言蹇序辰以語錄傳授指使乞  
立法今條脩例所取索見行令敕重行增修 是日制  
勘官安惇趙挺之上殿尋申乞先斷時彥林邵王詔等  
一行公事余問上曾差中使監勘否上云不曾差不消  
得初左轄乞差中人監勘上許之既而不聞差人果已

罷鄒浩亦對 是日宣丞相麻執政劄子皆降詔不允  
是日中人李穀至密院賜不允詔例送三十千 丙寅

同呈鄧延奏硬探斬獲級數 再對呈內侍省押班閻  
安乞御藥院帶御器械酬獎上初令與減二年磨勘余  
云押班已是遷擢更敘日前差遣酬獎兼歲月未滿無  
此例上云更不須與遂罷 是日上問二府章惇如何  
不安眾云止是免恩命未受詔尋遣使撫問 丁卯夏  
至假丁卯夏至假不入 河中府推勘官王克柔申劉  
何差官體量王發不公事又係替後及非所部於法不  
當受理未敢告示王發歸任及疏放干連人又云見禁  
二百餘人皆是無罪之人有自去冬入禁者 戊辰夔  
并右轄俱造朝同呈呂惠卿奏西人來拆新築烽臺已  
復修訖又詔河東修寨通嵐石麟府兩路限八月以前  
了當 陳次升劄子乞除都承旨余云誠久闕人上云

留人遺錄卷七

三

無人可差或云舊亦止用吏人先帝差李評方改用士  
余云吏人與今不同乃諸房副承旨謂之都宣夔云是  
如此然先帝改用士人多出自聖意選擢余亦云張宗  
高得罪必不可安職望陛下更加選擢上云人都在目  
前誰可為者余云曹誦舊作承旨可用上云管軍兼在  
姚麟之次夔云管軍事任與執政等誠難移易余云誦  
已七章求罷此乃其所願也夔云祇是怕久立上云承  
旨亦須立何異 再對呈都知梁從政以歲滿乞罷提  
舉大內修造司余云從政前後經二府陳狀不一不敢  
進呈今云歲滿須取旨上云須是都知無可差者遂令  
再任從政以修內司役兵工匠多為御藥郝隨所抽差  
拘留於後苑作下無人可以辦事故累狀乞免上但云  
時下緩急修造須至差那他卻可以諸處差人余云禁  
中修造恐無例差外處役兵兼從政嘗乞差御藥管句



詔差郝隨雖受宣已數年而至今不曾赴修內司管句  
上亦知之 是日遂以河中推勘官申狀進呈因言三  
省云劉何是奉行密院指揮勘慕容將美以此為不當  
罷今檢到元文字元是三省同僉書兼王發指論劉何  
不公事未經推治而劉何接舉王發又是違法兼非所  
部不知劉何如何便復差遣許將蔡下對臣亦以為當  
罷下又云意惇不曾商量祇是立談閒復了劉何差遣  
上云莫須曾商量余云此事欺罔太甚臣亦曾說與下  
云此是諸公誤丞相下頗怒云如何卻是諸公誤他臣  
云諸公隨順是誤他若臣與之同列必以理爭如此則  
惇亦無過舉矣此事當與三省同進呈然不敢不先奏  
知上云幾日同呈余云未日遂退以推勘官狀示夔夔  
云已見余云如此劉何莫須罷夔云好余云不爭則布  
可罷劉何不可不罷又以同僉書批狀示之 己巳同

留公遺錄卷七

三

呈音察乞致仕降詔不允又乞還召王恩上云如何夔  
云祇是王恩告他余云邊事方了案與恩豈可便去  
環慶築白豹訖移兵築駱駝巷賜將士特支 又進呈  
河中推勘申王發事余云劉何按舉王發違法不合受  
理兼王發指論劉何不公事未見虛實及劉何拮拾王  
發慕容將美情狀甚明不知何以便復差遣臣不敢喋  
喋乞令三省敷陳夔云劉何按慕容將美事若無過兼  
是密院指揮故三省商量與復差遣余云蔡下云言不  
曾商量祇是立談閒復了惇下皆默然余又云劉何本  
以密院職事罷若三省以為可復亦須與密院商量卻  
一面進呈復差遣是何意外議皆言三省意謂密院罷  
何三省卻復但欲形迹密院爾然劉何職事乖謬如此  
何可復作監司恐無若事余云惇為何親豈可一向為  
何說道理夔云臣不敢避此嫌余云所言公則不避嫌

可也王發實有罪朝廷足可施行劉何職事乖謬亦當  
罷下云王發劉何皆可推治何且移一差遣或權罷皆  
可余云以臣所見劉何終身不可為監司欲移之何地  
權罷尤不可依舊是本路監司如何推鞠得實何在永  
興路怒王發不令申陳保甲陪便拮拾王發在秦鳳路  
怒慕容將美直申秦鳳妄冒功賞事便勘將美監司所  
至怙權作威蒙蔽朝廷如此無乃不可上云兩人俱有  
罪總令推勘權罷亦不可須令罷差遣許將云自朝廷  
差勘官去為便上云朝廷差大理官去余云誰可差者  
許將云大理正朱牧余云臣未敢保他緣劉何是惇親  
又三省有曲主何意勘官恐不免觀望乞慎選三省能  
禍福人兼事如意必遷擢若違拂禍患立至密院不惟  
不能禍福人兼臣亦不敢如此人亦不怕夔又云王發  
云劉何言祇為呂觀文敦迫須要奉削監司發摘人還

留公遺錄卷七

三

肯如何說與他上云如此妄卻照管他余云何先舉發  
升涉必恐說與我不欲拮拾祇為呂觀文敦迫上云如  
此必是 再對遂奏云適爭論紛紜卻未曾差定勘官  
上云來日姓名與三省同進呈 庚午同呈環慶路進  
築白豹了畢乞依城及賜名詔以白豹城為名上顧二  
府云如何皆云自慶(麻)邊事以來范仲淹之徒皆以得  
金湯白豹則橫山為我有其名已著故不欲易以他名  
是日中人劉文益至密院賜批答斷章例送五十五星  
又奏已築駱駝巷夔云福至心靈胡宗回一併築了城  
寨亦可嘉上云人力亦不易下云臣累與執政言宗回  
可用余云臣與宗回瓜葛然亦與法不當避亦曾與宗  
回同官其他才略雖未可知然實有幹力肯向前集事  
夔亦以為然 又奏乞趙世忠充白豹蕃部巡檢從之  
又賜城白豹帥臣以下茶藥涇原奏統制官以下先

以推恩作恩改防禦使苗履姚雄古遷橫行使額種和  
雷秀遷遷郡康謂馬仲良轉一官減三年磨勘李諫除  
祕閣校理讓出上旨也余初欲與康謂除閣門祇候  
亦云遷事向罷近責降人皆不用敘法須稍優與遷敘  
上云須一體下亦云臣意亦謂當然遂已 又進呈差  
官勘劉何王發事得旨差曹調上云此事莫不難勘余  
云王發罪狀已明但劉何事要推究恐觀望爾曹調必  
對乞更賜戒飭余又欲昨日所批聖旨內添入劉何按  
舉王發及勘慕容將美有無摺拾因依情狀及觀望出  
入人罪制勘官吏並當法外重行斷遣夔指陳云密院  
又於昨日聖旨內增添此數節上云何故下云夜來三  
更方送來余云王發事欲盡勘劉何事豈可祇勘一半  
下云劉何摺拾事狀祇可看詳無可勘余云如此須是  
朝廷看詳欲祇移此一節在後云劉何摺拾因依情狀

會通錄卷七

五

候案到取旨上云如此莫好下亦以為然余初以謂王  
發不須勘朝廷據罪狀勒停衝替無不可夔云他有賊  
罪何不可勘余云如此祇是要結正劉何賊罪為劉何  
快意爾上又問何勘將美在申陳秦鳳妄冒前或在後  
下云在先余遂檢元申將美是六月二十八日申陳七  
月九日差除彥孚制勘劉何是七月二十三日方申勘  
將美豈是在先兼王發是前年十一月替去年二月差  
官體量至十月方牒轉運提刑司施行如此非摺拾如  
何 再對余云兩日以王發事喋喋冒犯聖聽實負皇  
恐然業已開陳不爾則事理不明三省近日以來窺伺  
密院不一臣亦曾說與蔡卞等云人皆怕執政及臺官  
唯臣不怕何以故臣不怙過兼職事不至乖謬但請搜  
尋檢點恐無不當者三省職事外議傳笑者不一葉祖  
洽嘗云查惇為勘當他孫子理親民差遣不明罵他作

鵠突尚書祖洽云此固不敢避但恐三省鵠突更甚爾  
孫傑自察訪回乞先次上殿卻送吏部勘當下亦云豈  
獨此事鍾正甫上殿乞選守令及學官以厚風俗亦送  
吏部勘當此尤可笑余對三省亦於上前云三省檢點  
密院不當若不於密院前開陳或可信若對密院開陳  
恐難屈三省文字凡合與密院僉書者十有八九不當  
須退難如臣所改定乃敢著字又云刑部勘當劉何事  
住滯不當侍郎即官皆降一官乞令三省檢尋自來六  
曹勘當公事不當有例曾降官否三省皆默然無以對  
是日晚歸與沖元馬上云兩日喋喋非得已也沖元  
云如此亦足矣又言陳次升因言程奇事出於仁恕乞  
降付史官免獄吏觀望入人罪上怒其有觀望上意之  
語遂具其元祐中曾言訴理伸天下之冤及罷封椿免  
培克之弊深詆先朝政事比含容使之自新而不改故

會通錄卷七

五

態每事觀望今與遠小處監當差遣遂差監全州酒稅  
程奇者家有六歲小兒因飲酒戲謔自稱官家為乳婢  
所告其母亦有與之酬答之語上以其年小不足深罪  
遂令開封推治乃乳婢教令之使為此語上令杖乳婢  
送畿南編管他皆釋之程奇以分析不實衝替而已都  
下翕然稱頌上德故次升有此奏然謂獄吏觀望入人  
罪誠非所宜言也次升立朝無所附麗然此舉士論深  
惜之恐次升罷蓋不獨緣程奇也 西人叩關請命  
六月壬申朔以忌前朝崇政同呈河東奏北人於賈胡  
曠拆石牆侵入天湖取水詔經略司指揮折克行如北  
人先行粗暴令順宜應接施行 令回謝泛使十六日  
進發 又令降祠部度牒二千道修拱聖營涇原賞功  
王恩更與回授親屬一官康謂馬仲良各遷兩官 再  
對令吏部依條與武球磨勘球昨逐出上云無過也

癸酉昭憲忌 甲戌同呈郵延乞降差葉石悖也與崇班近旨與供奉官賜銀絹錢各三百而惠卿云已給公據許與崇班及已賜銀絹錢各五百詔特依奏仍令後名目與敕榜不同人並奏聽朝旨不得先許與官職及支賜諸路准此 再對梁從政病假乞差權官從政以修內司為兩御藥所侵無兵匠可使以年滿乞罷得旨令再任故在告 乙亥同呈環慶進築定邊城賞功轉官支賜有差 此一節乙亥也 丙子同呈環慶奏蕃官趙世良所到逃叛蕃部首級令速保奏曹調乞上殿從之 再對令代州王崇拯再任 是日以本命及腹散早出而面陳以衰殘久病臟腑數乞早出但以獨員不敢在假因問聖體此來更康和否上云稍安因言耿愚用藥皆古方書頗有效可信但味苦辣頗難喫爾余云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行此理之常也

曾公進錄卷七

因言國醫進藥但以味甘美色鮮好者為先此何足以愈病兼止以爭功為意殊無謂上亦笑云祇為如此余云兩三日來玉色極悅澤此必藥之效也 丙子郵延奏西人復遣使齎牒及白劄子來詔令收接公牒仍諭西人如遣使齎到告哀謝罪狀當發遣赴闕如無謝罪表狀即難議收接西人比去來甚遲遲今此復來故益示以開納之意 丁丑天賦節假 戊寅夔以子婦風恙不入同呈郵延奏西人說話令依五月指揮施行環慶走馬阮易簡奏之字平無水乞權住修築詔胡宗回更切相度施行 再對呈送伴泛使語錄 己卯同呈熙河築青南訥心畢功賜帥臣以下茶藥銀合 河東奏進築河外城寨乞調保甲從之 雄州奏涿州牒報戎主於松柳湖坐夏去中京十一程 又報六月一日接回謝使過界曾收等接伴泛使坐朝旨牒北使及

爭人馬過白溝交割自云無可困可屈之理經疏決特放罪林邵拜受香藥於語錄內隱避不奏約法合罰銅三十斤放張宗高合追一官勒停上以林邵為首宗高為從輕重未允宗高特免追官並邵各罰金三十斤勒停時彥供語錄在前奏不實後合從事發更為又以首增一拜特追一官勒停人吏親從官各勒停降配序辰嘉問輩初揚揚自若以為必無患聞邵等被責乃震恐嘉問尤誕妄大言謂上意必主之眾莫不竊笑高遵惠見序辰與兄書亦云必無事但寬心無慮 序辰兄從遵惠惠序辰故見其書 庚辰同呈熙河青南訥心賜名會川城本路言據三川之會故環慶駱駝巷賜名綬遠寨賜帥臣以下茶藥銀合又賜進築之字平將士特支 再對易河北兵將官歐育等以上旨欲選人也 辛巳旬休 是日夢大名云在陰府極穩便進室號慟久之

曾公進錄卷七

壬午回謝泛使欲以德音對答虜人從之 又令依例乘宣借御馬人 又同呈河北修城池樓櫓等約束令安撫轉運司體量兵官不得力者具名奏差人替 又令二府各選差知州通判內不可倚仗者選官對移或非時督責限修完了當每歲差官點檢有不如法及稽違重行停替河朔連歲霖雨城池多隳壞累督責修完而財力不給又官吏多不職邊報多言北虜頗生事戎孫專政慮不能安靜故降是詔仍聽支免夫錢及借諸司封樁錢應副 癸未同呈令孫路應接邈川事先是知河州王瞻自五月二十三日奏溪巴溫殺鬼童子阿蘇奪溪奇城自稱王子河南部族多叛瞎征而歸巴溫巴溫本董氈親姪董氈無子而巴溫見疑遂逃遁而董氈死竟為阿里骨所篡阿里骨死瞎征立而多殺首領人情不附又以溪巴溫佛種人頗附之巴溫遣長子杓

移往奪漢奇城為阿蘇所殺故巴温因眾怒而起攻漢  
奇城城中人為內應遂殺阿蘇而據之部族翕然歸附  
牛羊倉庫皆為其所有鬼童子邊廝波結等與鬼童妻  
鬼毛及其妻孥并河南鬼童舊部族皆叩河州岷州境  
上乞歸漢贖贖以聞及報經略司而路不敢納又報黃  
河橋已斷晴征已去又言晴征相心牟欽既叛矣則  
而與溪巴温通心牟欽既晴征所得以立今既叛矣則  
晴征之不能保無疑矣然邊廝波結等皆鬼童之黨納  
之則溪巴温必怨不納則河南一帶部族未肯附溪巴  
温不乘此時撫而有之則恐失機會故令孫路子細斟  
酌敵情相度收接邊廝波結等云若漢家不納即借路  
往投夏國蓋其下已離勢已迫蹙不得不爾溪巴温初  
亦求助於漢而瞻路輩不能深知其謀已濟亦不詳以  
情狀上聞又不敢應接巴温已得志亦不復來求助方

曾公遺錄卷七

元

阿里骨之篡朝廷為加封爵而溪巴温之立又無以助  
之異時猶恐其與我為仇也顧邊臣所以撫御應接之  
何如爾 郵延再奏西人來議告哀云已收接公牒欲  
便諭以已奏朝廷乞發遣告哀使赴關朝廷必須允從  
上令從其所請眾亦稱善惠卿云諸路進築未已不爾  
無以取信也 甲申同夔及小鳳左轄入謝夔獨班於  
大班後入余三人為一班親王後入進謝恩馬六疋賜  
對衣帶鞍馬退會都堂二府供一御筵 故事各為一御  
筵亦可 酒五行罷歸西府中人劉友益押賜銀絹各一  
千贈銀絹共一百黃安中久病賜告然未上免表病愈  
乃入謝 乙酉同呈涇原奏進築漢蕃兵人附乾糧十  
斤多已費用及除破從之 河東乞豫調兵夫入生界  
采進築材植令相度無虞即依奏 再對河東報代州  
對境伐薪燒炭準備戎主今冬西山打圍 是日同三

省曲謝賜銀絹奏事退遂同詣景靈宮謝徧十五殿約  
六十拜行八十里 是日夔疲憊呻吟眾頗笑之 丙  
戌御史臺制勘所乞差錄問官上令差刑部侍郎周之  
道先是序辰四問不承制勘所上殿得旨令更一問如  
不盡情供招取旨追攝勘所遂坐旨再勘序辰序辰乃  
答云既奉旨追攝更不敢依前分析仍不肯云所招並  
是詣實勘官再對言其違法不實之狀甚明眾證灼然  
又同使李嗣徽悉已伏罪唯序辰多端避罪意待翻覆  
將來雖結案錄問必不免翻異乞依呂温卿近例止以  
眾證結案更不取勘錄問奉旨范鏗以下結案錄問蹇  
序辰依所奏以此獄方具曹調奏乞干連人勘訖責出  
如在命官罪狀明白取問不承乞便令參對及追攝禁  
勘得旨令再問不承即追攝餘依所奏 涇原奏減罷  
近裏城寨官員詔諸路並依此相度速具可以減廢員

曾公遺錄卷七

四

關聞奏並戍守兵馬亦速依近旨裁減移那廢併 再  
對易河朔守臣及兵將官 又呈環慶張誠等出界賞  
功 上諭云序辰罪狀分明而抗拒如此當重行余云  
近臣殊不知體貌廉恥一向無賴不肯伏辜中外傳笑  
以為近臣未有如此者上又嘗諭云范鏗已上宜待罪  
卻翻變舉措殊無義理余亦云外議喧然傳笑上云亦  
聞眾人皆以為笑端可訝可訝 丁亥同呈熙河路奏  
踏行到會州進築地基并打繩水泉修寨處乞更暫差  
涇原曲悅禮相視地形並從之 再對又對移河北承  
等處知軍上旨令具軍班見任路分都監以上人姓  
名進呈留中以賈岳久病欲准備除管軍故也余言唯  
徐和帶遙郡可除上云但少戰功爾又云南履久次可  
除余云履人材固可擢但此等人方在塞上驅策來此  
供職不得爾上亦患之又令張赴赴關朝覲赴久病恐

不能造朝又不肯往涇原夔云如此可一召無疾耶別  
易一郡有疾即宮觀可也上亦然之 雄州奏北界涿  
州牒催回謝國信使副過界 戊子同呈周之道錄問  
范鏜等無翻異 再對罷趙宗本帶御器械與轉官宮  
觀 以林豫知冀州張祐知鄜州种建中知邠州 涇  
原乞姚居醇充平夏主簿令章奏別舉官問奏以係劉  
何干連人也 涇原郭祖德賞功 又鄜延路荆谷賞  
功以將佐數十人所部止數千人恐減落所部人就分  
數酬賞令別保奏上云恐是選精銳者出戰余云未有  
此例兼環慶張誠近以減所部人就分數冒賞奪三官  
不可不再詰問上然之 己丑同呈令成都梓利路轉  
運司逐州選官催物帛綱出界陝西准內臣一員催東  
兵裏衣赴軍前仍並依又令內省差內臣一員催東  
兵裏衣赴軍前仍並令遞鋪關少郎和履脚乘般運前

人曾八遺錄卷二

聖

去 熙河降差鈴轄革兀娘與崇班銀絹錢各三百  
孫路再奏青唐事宜令依十一日指揮施行 再對呈  
曾攸劄子乞刪修國信儀制取到狀皆舊文不可刪唯  
乞修定諸州軍及編欄以下書狀式從之通遠軍康謂  
丁母憂不許解官行服 是日序辰等案上請刑法官  
約法 庚寅初伏假法官乞就大理寺了約法文字從  
之 自己丑雨或作或止未已 辛卯旬休 是日上  
又問程之元在元祐中為蘇軾客何以得河中府余云  
之元兄弟三人先朝俱作監司之才乃蘇軾堂妹婿然  
獨不與軾往還之元之郡與軾頗密然今日似此作監  
司或大藩恐不獨之元而已 上又問王峴余云執政  
疇之子亦常才上云極尋常余唯唯 壬辰同呈鄜延  
太沙堆大吳堆賞功條格將佐以所部人多少計所獲  
首級推恩諸路逐將所部不過數百人故分數常多

已兩移文問難上云恐其選精銳出戰故爾余遂檢諸  
路所部皆數部已上無若鄜延比者以此兩項功狀率  
三省同呈今再分析與諸路不同因依上猶疑之同列  
亦有依違者然終不能奪予言也 又詔諸路進築限  
八月中旬了當 雄州奏涿州牒六月一日差接伴使  
副至新城樊接回謝使副過界至六月七日未報起離  
恐已入秋山趁赴不迭令十月一日過界回謝使副過  
界到相州依例發北朝奏狀詔郭知章等更移文北  
界催促接伴使副前來仍於所至邢趙州住如堅執前  
議即將福物等奇納軍資庫訖齋國書暫還京師 癸  
巳環慶之字平進築畢功賜帥臣以下銀合茶藥詔孫  
路減會州及比冷牟城寨地步以邊臣言公私財力應  
辦不易故詔河北路以廢馬監屋宇材植添助修城估  
價修城錢內撥還 又同呈蹇序辰范鏜等案序辰三

人曾八遺錄卷二

聖

上書不實合罰銅九十斤鏜及李嗣徽三十斤向絳合  
追一官勒停上令鏜落職小郡嗣徽降遙刺衝替私罪  
重序辰亦落小郡向絳罷帶御器械降供備庫副使衝  
替私罪重余云序辰恐難與鏜一等下云已重他是尚  
書兼侍讀鏜止一職余云法必不如此彼此皆祇是落  
一待制爾臣非有意於重序辰序辰奉使易擡箱絹拜  
受酒客省帳茶酒例外受馬自當削職更有九十斤不  
實之罪鏜止拜受酒一事若一等斷罪何以厭天下公  
議何以弭范鏜之口因言王琪止用副使言詐稱疾貶  
信州團練副使上云太重余云先朝李師中祇因薦司  
馬光蘇軾亦貶副使上云以害政故須爾余云此誠如  
聖諭然序辰不可與鏜等下又云恰好也余云更輕亦  
須更降兩官下亟云降一官不妨上從之余亦已冲云  
如此唯林邵太重上云如何余云蔡卞曾言林邵特旨

是就重張宗高特旨是就輕卞亦云然上云已指揮奈  
何余云改亦不妨眾皆云可改遂令降一官私罪重然  
自事初眾皆憂序辰黨助多恐不可逐唯上意了然云  
誰敢為營救者又云須重行然終亦輕典序辰凶慝貫  
盈人莫敢動搖之者一旦遂去眾論快之 再對因言  
臣素不以士君子處序辰陛下觀其所為如此有一毫  
似士君子行義否臣素言直悖引序辰朱服為卞所誣  
又嘗言服已自敗序辰不久亦必敗今日驗之臣言皆  
不虛矣 余退又語蔡卞云朱服處序辰者不當在信從  
今皆自敗亦理自當然也卞默然眾亦莫敢對 ○甲午

皇公憲錄卷七

熙寧中勅呂嘉問險薄無所忌憚亦眾所共知陛下昨  
問程之元何以得河中臣倉卒未能悉對之元作糊北  
轉運使嘉問適在荆南多不法事之元不敢按治但按  
其指使作過甚者劾奏次配而嘉問已深怨昨罷之元  
送吏部乃嘉問之力故三省終以物議不平卻復與差  
遣之元在先朝已作提刑元祐中與蘇軾交通或不能  
免上云此必是實余云之元言嘉問在荆南赴李雲從  
家會留城門往往至四五更今雲從得官教在京亦嘉  
問之力所居陋巷嘉問向時時造之車從填咽都人怪  
之又范百揆者家有一婢在汝州曾同官嘉問亦至今  
造之不已嘉問之汝州有李通儒者作外縣能舞研鼓  
每為嘉問舞俳優作相坐客或云眼貴鼻口貴之類  
通儒云下須貴遂舞研鼓傳笑京西此事已往不足道  
通儒今為府司錄權府推遂令同上殿近府推曹調出

按岐勞嘉問通儒亦與酒酣又起舞聞者駭之昨日乃  
聞除府推官上云此嘉問所舉余云向宗回與郎官輩  
一敗皆默逐嘉問乃敢爾殊可怪上再三審記云是李  
通儒上又嘗諭雲從已罷官教然竟未罷也 乙未同  
呈涇原乞借軍賞銀三千兩為西安州造公使什物從  
之 又詔熙河路今止築會州及比冷牟兩處城寨仍  
依前減地步其打繩川且為烽臺堡鋪遮護候來春進  
築會州故降此旨比元計功料已減其半矣 再對以  
新置蕃落兩指揮應副郵延 丙申同呈吳靖方磨勘  
轉宣政使詔陝西河東如衣綱未到即以軍賞絹借支  
衣賜劉何乞默責免勘上云起獄非美事然已行具已  
余云臣本不欲置獄德音如此天下之福 丁酉同呈  
河東郵延賞功 又詔河東進築嵐石麟府河外四寨

皇公憲錄卷七

四堡仍限八月中旬了畢 戊戌同呈環慶築三城寨  
乞賞統制官張存轉官升總管种朴轉官升鈐轄張誠  
復皇城使遙團練延張守元 己亥同呈宋用臣皇城  
司年滿與依條使額上轉一資 又秦鳳奏將官張恩  
李德以蕃捉生詐為西人捕補降官職乞先次放罷取  
勘奏裁從之 庚子中伏假 辛丑旬休 自中伏大熱  
幾不可當是夕大風暑氣遂解 是日陳郎父子新蔡  
王甥及葉致遠來致祭欲一往普照因致奠於強民家  
以病不果行  
七月壬寅朔先天節假 癸卯同呈詔陝西河東嚴戒  
邊吏不得以傳聞西人遣使告哀謝罪便於邊備懈弛  
及於進築之際不過為隄防扞禦之計如緩急小有誤  
事帥臣以下當重行黜責郵延奏已收接宥州公牒遣  
來使齋白劄子諭羌羈令遣使赴闕 涇原奏天都寨

開井一眼深一百八十餘尺已見泉天都開十井皆百  
二十尺至百五十尺並未見泉故也 河東奏北人自  
六月十六日後更不來天澗取水 再對秦鳳走馬張  
士和降差降吳名革不能彈退部族多於城市剽掠爭  
鬪乞下經略司措置及別修蕃市城處之令經略司相  
度聞奏 上諭孫賁權秦州多獨邀官妓入閣子中至  
深夜及令保甲築用道以修城材植創亭臺等皆士和  
所奏也上又言昔在真州已如此又云音惇願主之余  
云但見惇欲除作帥不知其他上云待降出文字作朝  
廷訪聞施行余唯唯退以白三省士和來密院亦具道  
其事 甲辰同呈河東折可大出塞獲千級特除閣門  
通事舍人 涇原奏蕃官征兀城逃歸西界乃鬼名阿  
里就禽時脅降者令經略司取勘地分及保管人奏裁  
再對高陽關武衛卒有踏十一石至十石弩者三人

曾公遺錄卷七

四十五

合補清塞下名都頭令總管司發遣赴關令軍頭司引  
見 乙已涇原奏已取七月七日或八日築滅猥城及  
差保甲應副般運又令姚古修德順軍至西安州經路  
三程作堡子三所並與特支又奏先築滅猥訖卻令折  
可適姚雄以兵二萬騎五千赴會州七月二十一日進  
築 再對差趙挺之詳定國信條例代序辰也 又院  
史吳繼永安訟周信臣等特勒停周信臣降兩官王拱  
降一資王定罰金開封官吏放罪勘彌恪鹵莽故李榮  
除永興提舉馬綱驛祖名興乞避諱不許避上云必是  
避奔走爾 丙午駕將出幸集禧以新修奉神殿成奉  
安五岳自中夜暴雨不止遂別擇日前後殿不坐三省  
宅引余獨以腹散不入 丁未同呈熙河乞降收接河  
南邈川首領官職等第及支賜則例并乞錦襖子公服  
鞞笏銀帶各三百事詔孫路據歸漢首領在番日職名

及加量次第合補是何名目奏聽朝旨所乞袍帶令戶  
部計置差使臣管押前去 查稟再乞致仕不允上云  
詞甚哀余云滅猥會州未了未可去夔云書來極罵臣  
以謂必欲使之死塞上上云誰可代者夔云胡宗回有  
帥臣器度可用眾亦以為然上亦許之 熙河奏邊廝  
波等妻男出漢 戊申同呈熙河奏西番河南邈川首  
領出漢 郵延奏已回牒宥州惠卿初但以白劄子遣  
西人還令遣使赴關朝旨令牒故河東制勘所乞發遣  
劉何赴河中供答文字從之 再對因言黃河已北流  
聞東流已乾鄭佑子自河北還已自東流河道中行過  
亦無泥水然北流殊未有隄防東流回河治隄費公私  
財力何止億萬止一二年遂壞上云主東流者已受賞  
今自當行遣余唯唯 已酉同呈雄州奏涿州不肯受  
回謝使副奏狀詔令郭知章等不候移牒發來赴關

曾公遺錄卷七

四十六

又呈涇原禽獲阿埋都通一行人功狀有遷十五官至  
六官者仍賜金帛有差 熙河奏邊廝波結兄弟三人  
及一首領人從二百餘人出漢邊廝波結兄弟三人  
音之孫也本附曠征故為溪巴温之黨所逐僅以身免  
窮無所歸散投漢 再對因言先帝以熙河洮岷四州  
為一路洮州今方得之又以為熙河蘭會路會州今亦  
方得之陛下聖德威靈所及遂成先帝之志非天時人  
事符合何以至此實朝廷之慶事也 庚戌同呈河東  
奏北人不復來取水 郵延奏暖泉寨有神祠甚靈昨  
永樂將士有侮慢之者嘗有靈語聞於人乞賜額詔以  
靈祐廟為額 洮西沿邊安撫之奏已差使臣占據講  
朱一公四城 河州王瞻也 又詔孫路具所見如何應  
援溪巴温及將來如何措置聞奏務為邊防經久之計  
不得輕易鹵莽致誤幾事近溪巴温殺阿蘇據溪奇城

與曠征相持以此部族多願歸漢詔孫路相度收接來者不絕路日有奏而所奏不及溪巴温一字余因疑之遂欲降此旨詰路所以應接措置溪巴温情狀夔乃以簡來云未須詰之且容其措置余未肯已夔遂封孫路數書乃密與夔議云溪哥城乃積石軍欲除溪巴温為閭門使知積石軍欲自邈川直趨青唐欲建為州而以他人領之余因為夔言溪巴温以董氈之後人情所附故欲令還青唐逐曠征而復為王子今乃欲處之他所而正以曠征篡國故不為人情所附吾乃欲逐溪巴温而正以他人處青唐則安知歸漢者不翻然而改之安知溪巴温不能抗朝廷之命而自奮立誠令溪巴温知報又安知董氈之族更無若溪巴温者能崛起於下而為自立之計乎如此不唯恐更生邊患兼朝廷何必貪荒

曾八遺錄卷七

聖

遠之地又以董氈之族為仇敵於邊計皆未見其安便也夔云路祇是如此商量亦未定未可詰之余云俟其已定而詰之不已晚乎夔堅不肯以擬定文字上余云且將上稟旨遂具言孫路累奏河南邈川部族歸漢而不及溪巴温一字不知路何以處之臣欲如此問孫路而章惇以為未可路欲除溪巴温官處之積石軍而建青唐為州以他人領之臣恐未可兼此事祇是路與惇私書往還議論如此臣等皆不預聞路既不奏朝廷又不申樞密院在臣為失職不得不論上云是不曾奏溪巴温一字遂願執政云如何眾唯唯而已唯冲元云問他如何應接措置莫也不妨夔云事未定未可詰問余云事定而後詰問則已後時雖令改正亦已費力此事大乞裁處上云此大事不可忽余云臣今來所問祇是問他如何應接措置亦別無撓他經畫處上云不妨夔

云如此須添一將來字云見今如何應接將來如何措置余云此兩字添不妨再對因為上言臣所陳孫路事理灼然而聖問所及執政無一人肯分別是非者此無他但惜人情爾古人以謂持祿養交正為此也養交私情好以持保祿位如此則於國事奈何章惇蔡卞眾人所畏臣與之爭論未嘗有所假借若許將黃履不主張事臣亦未嘗敢以一言及之孤立自守所恃者惟睿明每加洞照故議論稍伸爾然夔等側目未易當也辛亥同呈 壬子同呈章奏辭恩命不允 涇原天都寨開井見水 天都寨開六小井四大井然皆二百八十天以上方及泉 郵廷奏西人毀新修堡子尋復完葺訖 熙河收到投漢人 癸丑同呈郵廷奏繳有州牒已遣告哀謝罪人使等十二人赴延州取七月十日過界環慶奏具到新立烽臺堡鋪及人馬巡綽所至之處

曾八遺錄卷七

聖

畫圖進呈大約巡綽所至有及一百一十里至八九十里烽臺有四十里至五六七八十里坐團堡鋪有二十里至三十里者而清平關巡綽至大寨泉在清遠軍之外十餘里折董會接涇原及百一十里至板井川猶六十里又至通峽寨猶五十里上亦病其太遠然以畫疆未定姑聽之而已 環慶都監張誠訟將官李浦及句當公事張彥通等不公事今經略司選官看詳內有依條合受理事即取勘施行 又孫賁奏乞築會州人馬迴於甘谷城西築烽臺堡子處弓箭手及降羌甘谷去西安已五百里上亦笑其不曉事 郭時亮乞差小分般運軍須令優支食錢無令陪備失所 再對劉方以有年勞遷景福殿使河東乞決配逃卒因申明編救軍人犯罪難依常法許帥司情酌斷遣即雖經略司情不可恕自合依條施行今刑部申明行下奏事畢因具劄



子進呈云昨初除執政不敢乞勅置僧院止以墳側舊寺改賜名額及先於澗州金山寺建薦慈塔追薦考妣每三年一度僧看管塔下香火已奉聖旨依奏乞以薦慈塔為勅賜名額榜於塔上又乞以元祐元年買到江蘇府江蘇縣蘆場承捨入金山寺并續請到生漲灘地亦乞改正今本寺請佃為主及言王安石以私田捨入蔣山僧其所請臣所捨薦場於著令無礙上令留劄子批付中書施行余因言姚麟昨乞弓箭手地為墳寺亦蒙批降指揮臣今來所陳請若送三省必未免問難留滯如蒙批降旨實為甚幸上云便批送中書因問金山寺宇次第上亦稱歎云在江上勝勢甚好亦曾見畫圖有兩塔一是卿所造景物頗能如畫圖否余云圖畫不足以盡江山之勝宮殿縹渺在江中流非圖畫所能及也是日晚上批付中書省特依所乞 甲寅同呈洮

西安撫司乞付例物銀絹錢及袍帶等招納西蕃部族首領詔戶部造金帶銀交椅及錦袍銀帶金帛等付熙河經略司應副支給銀絹等不足聽以諸司封樁及軍賞經錢物借支訖奏 孫路奏會州計置功料已備不須減步數從之又令賜將士特支 再對犯徒都虞候聽依例解發引見 是日中元作監孟蘭於普照又設水陸於金山寺 乙卯同呈鄜延奏併廢順(甯)白草等三寨從之仍令將來更有似此可廢併去處速具聞奏 丙辰從駕酌獻景靈 丁巳再從駕酌獻景靈已初遂幸集禧中太一宮集禧重詔奉神殿四日奉安五日欲赴香以雨不果兩日微陰頗不覺煩暑晚賜茶於齋殿遂歸唯午刻差熱爾是日上陟降甚勞且百拜賜執政從官晚食於幕次又賜酒菓晚又賜菓子十合將沒乃歸 戊午歇泊遂大雨 己未同呈鄜延奏西使過

界乞發遣從之仍令以二十三日行下環慶進築萌門三岔河東進築嵐石麟府八寨堡並賜將士特支熙蘭奏招納到西番首領涇原番官鬼魁叛還西界令取勘地分官司聞奏 再對熙河奏長安舉人張庚等謀叛入夏國令子細研勘具奏裁 庚申未伏假 辛酉旬休至普照殯所致奠視漆飾等食罷遂至資福寺北向大卿葬所致奠弔其三子及見女荃亭午冒熱而歸 是日醫者來言診脈醫官皆留宿不出已三日 是日左輔因私忌不入 壬戌當朝垂拱改御崇政府尹以下上殿班同三省呈邊報 問聖體上云兩日前似霍亂昨夕腹散猶八九次胸滿粥藥殊不可下耿愚且供溫脾丸理中元余云以臣觀之必有凝滯須服臘櫃藥驅逐則利自止然後服補和藥乃可速安上云太妃亦云如此待更議用藥余云不爾恐效遲眾唯唯而已

再對又言玉色殊未和上云雖粥不可進飲食固不敢不慎也余云固議如此然虛損藥恐不可不服上云便商量 是日再對罷張赴涇州候到朝見別差遣初有旨令赴朝見而赴云服藥未安乞候來春故罷之 癸亥三省同問聖體上顧余云已服虛積藥臟腑便止但尚未多食余云今日玉色極康和非昨日比然正須調護頤養上云但食粥爾 是日上諭環慶又禽獲一正監軍 是日猶卻上殿班辭見謝引三班止退語同列云今日玉色頓和殊不類昨日春秋鼎盛故易安和也再對呈高遵路年八十三再乞宮觀上令與 又姚麟乞免與馬步帥同揀人亦從之上云若揀選不當自可按舉余云近聞多差中使同揀則兩帥亦自無用上云中人亦聞或差爾麟曲奉中人揀人之際升黜唯命麟唯諾而已而深以二帥同揀為侵官且云愧恥殊不以

中人為言曹誦云正其所願蓋欲因此以交結也甲  
子大雨上見二府深以為憂且令擇日祈禱夔云甲子  
雨誠可慮上云陰陽所忌歲事可憂當速祈禱爾又云  
今日賊虜亦未全已余再對云陰溼尤非腹疾所宜當  
避陰冷休息頤養上云祇在一閣子中偃臥未嘗敢冒  
犯余云自延和至崇政行甚遠衝冒風雨亦非所宜也  
乙丑晴霽已擇日祈禱得旨且已 查秦乞致仕不  
允 再對言河東等處賞功文字多已了不敢進呈煩  
聖覽欲人進取旨上云甚好 丙寅得旨盡引見謝辭  
班 同呈孫路奏邊旆波結等歸漢獻納地土部族不  
少并子七人二姪一婿乞補授官職詔孫上件人本為  
族部所逐脫身攜家歸漢未委所獻部族地土若干致  
推恩未得令子細勘會逐人所納到部族地土多少及  
見今力量事勢合補是何名目令詳具聞奏 再對定

自入道錄卷七

至

州叛入北虜郎升家屬令送湖南羈管初送亳州上以  
為太近也 丁卯宣祖忌余以腹散不赴 戊辰同呈  
孫路致夔書中封到苗履狀云已計置舟船材植欲於  
會州繫橋度河建關詔孫路相度事力可為及材料已  
備即一面從長施行余因言孫路此謀甚差若度河置  
關即正如蘭州金城關之比蘭州未有金城以前每歲  
河東非用兵馬防托不敢開城門然此事亦大既不奏  
又不申密院但祇以私書白夔臣等皆素不與聞昨日  
竟惇以此書示臣臣亦以為當然素無奏報欲未施行  
又慮西夏入貢後異時不復可為故須作訪聞行下孫  
路措置邊事前後祇此私書往還似此非一上云如此  
事何故不奏青唐事且云經畫未定未能奏此不奏何  
也眾亦云此事不當不奏上云前後事且未論此事當  
詰問何亦不奏遂批旨云孫路既有上件孽書因何不

具奏陳令具析聞奏夔亦僉書行是日惟開封府對餘  
班猶隔下 己巳同呈邊報孫路又以書抵夔云且留  
溪巴温以持瞎征若捐數十萬縑招巴温新附之眾歸  
漢則巴温一孤虜爾余因草定詔旨戒孫路依累降朝  
旨經營撫納務以恩信招來部族不得專以兵馬迫脅  
其措置應納溪巴温務為邊防經久安便之計不得過  
有所圖向去別生邊患夔初不從紛爭久之乃定下以  
余理勝乃云大事且款曲商量不須喧爭恐觀聽不便  
余云當如何眾皆云約束路不妨夔稍屈余因言公多  
以聲色加人余褊衷亦不能忍故往往紛爭然亦當相  
亮國事所繫不敢苟且夔云公不容人說何嘗不婉順  
適馬上與公言莫且更商量公便怒余云公不自覺因  
何士大夫人人皆言為公所慢馬夔云何嘗罵他但言  
甚道理須要堂除差遣之類余云如此婉順曉之人亦

自入道錄卷七

至

不怒蓋聲色屬不自知爾夔云公言惇心風豈不是罵  
余云公言布欲與西人畫河為界乃云是雜質院子裏  
婦人言語莫亦是罵否布無他所爭者皆國事不敢誤  
朝廷措置爾夔云惇豈是為家事余云公固亦是為國  
事但須要是爾如孫路欲逐溪巴温而奪青唐為州郡  
則布死不敢從也既對亦為上陳其略上亦以草詔旨  
為然遂行下 是日右轄留身甚久夔奏事退乃見呼  
同坐 密院幕次與三省相鄰自來待班則未聚也 余亦  
造之乃殷勤諂笑願語加勤眾切笑之余比來數與夔  
爭邊事語極侵之蓋夔凡有所欲與即陰以書諭邊帥  
令奏請同列未嘗與聞也 再對余因言章惇近於邊  
事凡有所欲為知同列必不合則必陰以書諭諸帥令  
如其意指經營奏請如近日環慶置烽臺堡鋪及巡緝  
處大遠於諸路亦是惇以書諭胡宗回令如此措置既

於清平關外以大寨泉為巡綽之處已過清遠軍十里  
又令宗回更展至大寨泉北欲於此築城又令展至曲  
律六掌之外巡綽要於曲律六掌作寨宗回皆不敢從  
并封悖書相示因亦進呈上皆詳覽之此舉人皆疑其  
妄意欲有以羅織善長也又封折可適書與宗回其言

皆不可用余對三省又與夔言公多以書與兵官如折  
可適王瞻輩皆蕃夷之人何可與書一有敗事恐未免  
為累夔云王荆公昔者與王韶書言邊事無數余云荆  
公但發書與韶及公何嘗以書與兵官荆公是時於布  
無間日見他發書與公但以妄殺為戒爾七月二十九  
日對問聖體云已無事余云月朔視朝恐太勞上云不  
妨若天色陰雨則臨時指揮是日晴霽庚午旬休是  
日序辰既貶三省又檢會序辰言昨日毀先朝法度因  
何人奏請係何官司附會勘當乞檢會施行李積中上

會公遺錄卷七

五

殿亦除此論亦有半年忽復檢舉得旨下陸曹檢尋編  
類聞奏

八月辛未朔文德視朝自垂拱起居訖導駕至殿後遂  
侍立殿上退與三省各垂拱奏事 廣東鈐轄司發遣  
歸遠卒李誠就上四軍誠乃行門徒配嶺外得旨令遣  
還依條轉資柯述罰金二十斤密院法司亦二十斤人  
吏理第一等至三等過益修條時誤刪去雜犯人不得  
揀上四軍指揮然常法刺配人不許揀填禁軍以輕重  
相朋則廣東亦不得無罪也 壬申同呈洮西王瞻自  
密查渡過河撫納邈川部族有素相結約首領抹毘等  
三人背約領兵拒官軍有被殺傷者遂收兵夜渡河奪  
隘得其餘歸漢助禽抹毘等斬之眾遂定又畫到西番  
地圖令進入地圖殊未得實以眾圖參照攢成皆夔意  
也夔又取唐朝古驛程參照地理亦與今地名不同皆

不可信 涇原奏折可適姚古已領兵馬二萬赴築會  
州滅猥未畢功料令雷勝通判原州种建中繼成之  
再對熙河部族兀冷投漢已十六年近為西人禽去遂  
率其父攜家屬鄰里二百餘口歸漢乞補借職上旨與  
奉職仍支絹五十疋 詔陝西河東保甲雖不經調發  
並免冬教以德意須經調發乃免而近歲以邊事例皆  
免放故也 密院承旨司官上下半年詣倉庫點檢封  
樁錢穀欲差太僕少卿趙吼上欣然許之是日陳耶赴  
真定早出 癸酉同呈河東烏龍寨廊延炭窑流賞功

環慶奏禽到監軍訛勃囉通析事宜涇原走馬奏昨進  
築兩堡得旨與特支今止築一堡未敢喝賜得旨以昨  
進築正是炎熱之際特依已降指揮支給餘一堡子將  
來進築已秋涼更不喝賜堡子舊無例特支也再對  
梁從政申元豐七年朝旨親事官教頭揀中親事官依

會公遺錄卷七

五

舊赴親事官營充教頭諸營相去多遠往來作過不便  
乞別選教頭上云此誠不便余云雖是元豐七年指揮  
乃因石得一申請故從之爾上云此是當改余於紙尾  
擬定云欲依梁從政所申元豐七年指揮更不施行上  
云甚善近歲姦檢之立朝者多以元豐之法為不可改  
一有議論及此則指以為異意欲以羅織善類又或挾  
此以遂其私意近科詔下有司檢近例欲以國子監解  
名羨額許開封府舉人就試每十人取一人而下狀者  
才三百人所取多不及額解之半宰執皆以謂天下州  
郡皆得貢士唯開封人不入學及一年者不許應舉恐  
無此理蓋士人有且耕且養者私計多不能入大學及  
他處無戶實獨不得應舉眾皆以為未便獨左轄堅執  
元豐七年先朝已罷不可改同列自夔而下議論數四  
終莫能奪夔歎曰此豈先帝所為此時正是卞及舒直

朱服輩力主此議爾聞者莫不然之既而又聞諫官鄒浩亦上章極論上亦以元豐已罷拒之蓋先入之言也下自此專政益甚於前日矣甲戌同呈熙河奏接納到西蕃首領三百一十一人又奏苗履已赴會州進築惠卿奏西人欲於舊界首約迴人馬遂以新定巡綽處奈王并諭之尋卽聽命胡宗回乞免機宜李復衝替特與權留在任理監當資序仍繳納已得減三年磨勘指揮夔以爲大重上云充替私罪重如此已復恩矣眾以爲然河東奏七月二十七日麟府嵐石兩路並取七月二十七日進築河外四堡寨同日下午手兩路共取八堡寨也

曾公遺錄卷七

曾公遺錄卷八

南豐曾布

八月乙亥熙河奏招到西蕃部族涇原奏已於減猥鹽池增築一堡子守護西人謂鹽為減謂窪下處為猥有鹽池長十里有紅鹽白鹽如解池無異可作畦種涇原等路運判李諱見經畫蓄水召解州畦夫種鹽次學士院諮報昨郭知章所持國書是六月書詞云方茲隆暑今以十月往恐合換書余以謂郭知章等本以六月行虜人約令十月過界恐不可換兼知章到相州已曾奏非朝起發上及同列皆以為然遂降旨便不改止用舊例俟進發日申密院付給丙子同呈鹽河五狀奏接納西番次第仍云溪巴温未見其能得與不得青唐未可應接徐觀其事勢隨宜措置次此夔意也再對

皇太妃殿中人鄧繼英以殿閣當敘轉供備庫副使寄資上云太妃殿恐非殿閣不當寄資但與併理磨勘可也丁丑同呈鄧延青領板精賞功孫路奏王瞻收復魏川乞建為湟水軍余以謂才得魏川一處便乞建軍恐將來乞擗置郡縣不一非朝廷累降約束令於邊防經久簡便可行及不得增廣邊費之意此請未可從夔力欲從之同列亦皆依違無定論上云洮州須置州恐亦須有合置州軍處余云洮州置州乃臣所論臣謂先朝以熙河洮岷為一路今乃方得洮州又先朝以熙河為熙河蘭會路今乃方得會州皆所以成先朝之志也下遂云若如此即一般余云不同若以魏川青唐皆置州郡臣恐未易饋餉孫路嘗云論西蕃部云云一曰一隴地不要他底今擗置州軍官吏將佐兵馬戍守之費皆須朝廷饋運應副經久未易支梧兼朝廷所少者非

土地一向貪荒遠之地但疲做中國爾先朝朔熙河一路元祐之人皆以謂財力不及可弃今乃更於熙河之外擗置州縣豈易供給上云元祐之人云窮天下之力以奉熙河一路又以為可弃此言皆不當莫不足取夔轄紛然以余為非先朝而是元祐也余云元祐之人以熙河為糜費財力不可久臣於時政記中具道其非亦嘗納陛下前必記憶臣今日之論但謂於黃河之外青唐魏川擗置郡縣則為不便非以熙河為非也兼夔嘗言得青唐魏川則如臣之說置一都護總領最為穩便今若擗置州郡則自有知州知軍更安用都護莫與從初開陳之語不同否然此皆紛爭之語不足煩聖聽臣以為當俟一切撫定河南魏川之後然後據地利緊慢畫一措置甚處係最要害合建置州軍甚處係以次合差兵將人馬戍守甚處祇令以本路首領心知向漢有

力量者守把住坐俟奏到朝廷折衷乃可定左轄云適三省論議亦俱如此余云臣愚慮如此亦不曾聞三省論議亦不曾說與三省但適方於陛下前開陳爾眾皆以為當然上亦稱善遂依此降指揮再對余又言臣適及熙河事蓋以為先朝措置熙河如此向不免後人論議今若於青唐多置州軍廣增戍守兵馬則未易供饋何以免後人論議臣於措置邊事不敢不為遠慮故不敢詭隨眾人望陛下裁察上頗欣納是日上及洮州不可不建州事夔云曾布初不肯築會州祇要築肥囉樓井亦如今日事余云臣不曾言不築會州不知在甚處說有何人見夔云蔡卞以下俱見上目下卞云不記得余云如此是臣無此語當時經營靈平夏即有築天都及會州之意及鍾傅築樓井便議黜逐皆臣首建議何緣有不築會州之語夔默然再對余又言初引

章案作帥是李清臣陛下必記此事上云記得余云初  
命章案作秦帥案願就涇原乃是欲經營天都之事臣  
亦以此丁甯諭案令次第經營案既到官是年春遂興  
此役臣何緣有不樂會州之語今孫路與王瞻爭功眾  
論猶以為非矧在廟堂卻欲爭占進築會州不出他人  
是出己意此與孫路何異如此豈不取笑中外上極晒  
之余又對三省言臣向曾言西事欲且畫河為界章惇  
以臣為雜質院子裏婦人之語今日又自天都會州遂  
收斂邊事惇亦稱善昨罵臣時三省所共見眾皆默然  
余又云臣得事陛下已五六年前後議論無不可復卻  
不似他人一日說得一般上笑而已 是日再對令張  
世永再任 戊寅同呈涇原進築減猥畢工賜帥臣以  
下銀合茶藥 再對令熙河依界道圖樣以十里為一  
方以見金城寨等地名考尋古驛程相去地里畫西蕃

曾公遺錄卷八

三

圖聞奏 河東奏朔州同知爭賈胡曠事宜息北人  
自去歲欲遷東偏頭稅場於賈胡曠徑入久良津買賣  
朝廷以勅改事端令邊吏移文拒之云久例於東偏頭  
材往來買賣難議勅行改移後數移文至不肯收受又  
於賈胡曠勅建稅場屋宇及開石牆越漢界於天澗及  
黃河取水至以兵仗擁護取水人過界射傷巡卒林子  
中日一奏以為北人恐因此生事又云欲以黃河分水  
為界又云聚兵數千欲據界取水朝廷亦令折克行相  
度應接余數諭子中以為探報皆虛聲建稅場破石牆  
過界取水皆同知者倉暴妄作不足恤子中憂恐不已  
既而果無事仍奏云更不發日奏上亦晒之 是日未  
時皇子生 已卯同三省外殿致賀上亦遣近璫宣答  
皆再拜既對面慶皆以為此宗社大慶上亦喜仍云兩  
宮尤喜眾云非獨兩宮此天下所共慶悅 是日遣御

藥蘇哇告諸陵又遣執政宗室近臣以十二日告南北  
郊太廟社稷高禩又遣蔣之奇葉祖洽以十七日奏告  
諸陵又以十三日賜龍喜宴又以十日夜鑠院降德音  
四京諸路流罪已下並放 再對余因言天下安甯無  
事邊鄙罷兵今元子降生則太平之福可謂具備此宗  
社非常之慶上亦喜見於色遂及中宮事 是日同呈  
戒孫路措置青唐事 庚辰旬休 庚辰賜包子稍增於  
前日 是夕鑠院 辛巳同呈河東築四堡寨畢功賜  
帥臣以下銀合茶藥 環慶築萌門三空畢亦賜茶藥  
賜涇原減猥寨名曰定戒環慶萌門寨曰甯羌苗履  
申築會州川口興功三日孫路移文令移兵於比娘原  
進築而比娘原地形險惡枯燥不可建州履不從得旨  
孫路候進築會州了日取旨 又以金部員外郎許幾  
押件西人 又詔洮西王騰等收復邈川城軍兵與特

曾公遺錄卷八

四

支 再對北虜報今冬於西京雲仲甸受禮自去冬探  
報果不虛 近詔以三十日龍喜宴是夕令中書別選日  
壬午造朝未及下馬閣門報前後殿不坐遂與三省  
會於都堂上遣御藥劉瑗傳宣云別無事祇為飲食所  
傷服動化藥故不欲出瑗亦云勞動遂入劄子問聖體  
各赴局至未時出已而傳宣開封府寺觀三日以癸未  
為休務再入問聖體劄子 甲申赴崇政朝至橫門傳  
宣為氣力未完不視事又同赴都堂少選劉瑗來宣云  
昨日方動化已無事祇為氣力未完來日與卿等相見  
遂再入劄子問聖體各赴局未時出 乙酉同呈涇原  
奏減猥與打繩川分畫地界事干兩路議論不同乞斷  
自朝廷詔以打繩川係熙河路合進築處令熙河管認  
地分 再對免河北被水保甲冬教 是日二府同問  
聖體不拜上諭云以飲食所傷服孔元稹金丸動化耿

愚進理中丸之類初覺吐逆多淡涎每吐幾一盞許今已爾帖但不喜粥食心腹時痛眾皆云服理中丸之類已當更當精加調護再對上諭以全未能進粥食余云近經服藥再傷動化固須如此然不可勞動自延和至崇政甚遠上云亦不妨欲更一兩日後殿視事余云更三五日亦無妨上云不妨是日見謝辭及上殿班並隔下是日議罷孫路熙帥未果是日傳宣十六十七日後殿視事丙戌同呈王瞻申經略司句追河州宗哥首領方乞歸漢已遣使臣部五十餘騎往據宗哥城而經略不肯應副兵馬恐溪巴温旦夕入青唐遂得旨孫路知西京胡宗回帥熙河高遵惠帥環慶青唐既亂溪巴温入溪哥城王瞻首經營招納遂度河入邈川城孫路欲掩其功乃令王瞻申云經略司指授方略令前去邈川招納仍令王瞻一聽王瞻指揮既而卻攜王

曾八遺卷八

五

愍歸熙州今又以將官馬用誠李忠招納邈川部族遣王瞻歸河州撥發糧草益欲歸功經略司而逐瞻使不得與事朝廷察其為姦欺累降旨令專委王瞻經畫詔旨未到聞路前後指揮不已乖錯日甚一日夔初主之數與余爭論既而理屈乃云章絳曾言孫路對人多不語及獨坐即自語言如病心狀余對三省亦嘗以此語奏知是日上云孫路果是失心夔亦力毀短之再對上又云孫路如此須行遣余云賴轄征溪巴温相持未決改遷延反覆如此未至敗事不然豈不誤邊計是日得旨以二十二日大宴同三省問聖體上云祇是全未喜粥食眾云氣未知食不可強再對上亦再三顧語如初丁亥同呈河東築八堡寨畢功再賜銀合茶藥一次王瞻以招納到西蕃部族不少已收復邈川城特與邊禮賓使候旨置青唐等事了別無違戾差失

更優與推恩左轄言高遵惠以元祐中言事可采詔還戶部未幾又補外朝廷雖以擇帥故不得已今去外議但云遵惠以攻買種民忤執政故逐去上云別有何人可差夔云亦曾商量無可帥者余云若稍加旌寵足以解眾疑適亦與三省議且與改龍圖閣待制亦可右轄云亦祇是待制上云與寶文直學士左轄云甚好上云與龍圖閣直學士亦不妨眾皆以為好余因言遵惠進職則胡宗回不可不除職宗回築五城寨昨復待制祇速得兩月上願眾執政云合與否眾默然唯夔與鳳云當推恩遂除寶文直學士是日有旨十八十九日後戊子同呈差姚雄知會州姚古權鎮戎軍賜河東八堡寨名曰大和彌川爾河通秦四堡各附四寨為名夔是日不復問聖體再對余獨問上云皇子誕降已旬日中外慶喜上云問巷之閒亦皆欣悅今日已十日極

曾八遺卷八

六

安帖無事喜見於玉色己丑同呈鄜延奏繳宥州牒本云人使未見赴闕已是疑阻又諸修築城寨虜掠人口未已請止絕延安答以諸路進築係西夏作過已來先得朝旨本路難議移文止絕人使已於二日赴闕候到朝廷必有處分割安西城以北六寨隸會州吳靖方改右班副都知章案乞致仕候來春取旨仍割與照會熙河苗履奏硬探人殺仁多洗忠斬首不及為西人奪去但得其所乘驄馬及器甲等洗忠乃保忠之弟挺身出戰為眾所殺再對再問聖體上云今日已喫軟飯食亦未美余云二十一日六參官起居恐久坐若改坐常朝甚便上云甚好甚好庚寅旬休辛卯同呈惠卿奏乞許西人依例遣進及行弔祭令奏然朝旨孫路又奏遣王瞻赴宗哥詔專委王瞻令王瞻就近照應上云孫路真失心也以余言路方自河州帶王

愍歸熙州今卻遣赴宗哥未問害王瞻措置如此豈不  
疲敝兵馬上故有是語 再對呈廣西宜州事宜上云  
桂師程節亦尋常余云誠如聖諭廣州柯述亦常才大  
約所在之人爾 是日改常朝 壬辰赴集英龍喜宴  
榜曰元子誕慶排場 排場名乃學士所命識者頗疑其  
辭淺 天顏甚悅中歇遣使賜從官以上羅花二府親王  
別賜小花五十枝花甚重殆不可勝戴再坐遣御藥勸  
二府親王酒飲必酌仍每盞奏知既退遣御藥劉瑛押  
賜對衣金帶鞍轡馬於都堂製作皆精對衣皆造成者  
有紅羅繡抱肚白綾袴黃綾襯衫勒帛紫羅公服各一  
金帶笏頭并魚袋全工巧殊勝私家所造者夔三十兩  
餘執政二十五兩繡鞍并鞍子亦繡鍍金鬧裝夔八十  
兩餘七十兩馬皆次御馬有鞍架鞍帕又各賜銀一合  
夔三千兩餘二千兩 二十四日乘所賜鞍馬服衣帶

曾公遺錄卷八

同二府曲謝於殿上夔致詞先是劉瑛傳宣不許辭免  
又面謝以慶賜非所敢當兼宣諭不敢固辭上亦慰勞  
再三 是日聞親王亦有此賜四王遂陳所賜鞍馬歸第  
癸巳歇泊 壬辰各面受劉瑛謝表 表書送二百星  
余百五十星從人錢三十千騎馬直以下等第給錢  
甲午同三省曲謝訖 同呈熙河王瞻等奏事宜 又  
呈孫路奏前後招到西蕃大小首領蕃僧等三千餘人  
又苗履奏會州城去河三百餘步矢石不及不可繫  
橋又河中有灘積自中難至河北岸五里懸崖陟岸無  
可置關之地 又河東奏乞建葭蘆為軍詔以葭蘆寨  
為晉軍以知軍為嵐石路沿邊安撫使兼嵐石隰州  
都巡檢使石州知州更不兼都巡檢知軍以下聽經略  
司奏舉一次置通判職官都監曹官主簿共六員所省  
廢沿河津寨官十八員今晉軍并八堡寨置官十九員

所增者知軍一員而已嵐州減通判職官各一員故除  
大和寨堡隸麟府路餘六堡寨并神泉烏龍吳堡皆隸  
晉軍 是日以宴罷謝宴多一拜失儀 再對奏事訖  
曲謝上旨不拜又諭昨日所賜皆後苑作製造余謝曰  
慶賜優異眷遇如此何以報稱上甚悅 又進呈隨龍  
人取旨推恩上語及劉惟簡極嗟惜之余亦言臣在高  
陽惟簡作屯田都監嘗聞其言陛下踐阼之日扶持擁  
護皆是惟簡上云誠如此馮宗道是時差出御不與此  
事 乙未王瞻奏瞻征有蕃字來乞歸漢要職官及蕃  
官温玉等申瞻征已披袈裟為僧心牟欽既等以三百  
騎迎溪巴温父子人青唐城瞻征蕃字已移居青唐新  
城裏印亦掉在舊城裏也安停言青唐邊事不可令一  
人獨有之須分隸首領則久遠易制乃夔所論爾上云  
記得莫是余云朝廷固欲如此措置然溪巴温未定恐

曾公遺錄卷八

未能如意爾眾皆默然 是日以請路築城寨了當呂惠  
卿移鎮林希改資政殿仍遷太中大夫孫覽復贊文閣  
待制與小郡上云孫覽感恐人言未已初欲止與轉官  
既而令與復職 鄜延奏宥州牒西夏欲以國母亡遣  
使遺進惠卿言西人恭順不虛乞與接收及行弔祭之  
禮詔令受宥州牒諭以候奏得朝旨牒報次 又促熙  
河相度築打繩川 再對呈隨龍人馬世 藍從熙各  
與遷遙郡觀察使余云都知皆遙防押班遙察恐不順  
上云此兩人皆在朕產閣祇應與他人不同劉瑛已寄  
皇城使與遙刺郝隨已遷遙刺更與減三年磨勘韓濟  
與通事舍人餘各轉一官諸色人轉一資亡沒者馮宗  
道與有服親轉一官劉惟簡與白身人一資恩澤各賜  
絹石璘武球考弼等六人更不推恩 上旨又令檢會  
劉惟簡已贈官取旨 又言吳靖方久在前省合與遷



後省仍云先帝曾任使余云先朝與梁從政同列在前  
省誠已歲久上又云每語及先帝即流涕被面余云此  
眾所共知乃出於至誠也上云待批出於後省 上又  
言中書舍人闕殊未有可除者余云以次補則起居郎  
舍人皆當遷上云周常近方除孫傑如何人余云職事  
亦頗振舉但未知文采如何爾上云論賈種民事亦皆  
當余云高遵惠論種民事亦當上云遵惠亦補外余云  
臣初欲引為都承旨如遵惠詳熟曉事豈易得上問誰  
可帥者余云實難得人孫覽怡復職又未可便擢上云  
且候余又言詞臣尤難得人如前日龍喜宴朝廷慶事  
樂詞無一堪者不足以稱揚朝廷慶賀之意上云殊無  
可道文字極少祇數句爾余云祇如皇子慶誕降一德  
音乃與四方同慶詔語亦殊不足稱副盛事上大笑極  
以為然因言蔣之奇如何余云之奇文字雖繁然卻有

可道亦時有好語非蔡京可比上云蔡京誠不可比之  
奇余云何以逃聖鑒因言文學之士雖為難得然以天  
下之大文物鼎盛之時豈可謂無人但以執政好惡人  
材隔塞者多如陳瓘輩文采作舍人有餘然執政不肯  
陛下向排眾論擢葉濤沈銖等莫不稱職今如濤輩未  
見其人上云郎官中有能文者否余云三省所稱但如  
葉榘輩爾上云鄧棐如何余云臣不識之亦不知文采  
何如昨舍人闕三省用劉拯權及制詞出取笑中外上  
又問劉遠如何余云如遠人物亦恐可進擢陛下以中  
外闕官為念誠今日急務祇如陝西河東河北三路皆  
冬教保甲之處豈可全闕又如淮南兩轉運使俱罷亦  
不除人如此諸路豈不闕事望更留聖念上再三然之  
因言王發訟劉何事一一皆實并孫賁皆將默責者提  
刑不過於運判提舉官省郎府推判官中除想亦不至

此難得也 是日晚批出吳靖方除入內副都知又  
得旨令具馮世 藍從熙除押班歲月亦將遷也既進  
呈上云已遷遙察更不須遷余云兩人者歲月亦皆未  
及兼有著令觀察使以上止得改使額 橫行也 不得  
更遷如有特旨亦須執奏上又問吳靖方文字已行否  
余云亦有著令入內都知押班通不得過四員然近馮  
宗道未卒時已是五員以此更不敢奏稟上云先朝任  
使之不可不遷也 丙申同呈環慶奏張誠以下冒  
賞將佐得旨蕃官與免降資借職以下依熙秦冒賞人  
例以殿侍軍將效用等名目降資 再對劉惟簡以隨  
龍特贈節度使 自乙未夔連日留身奏事是日有三  
劄子留御榻上上顧余曰滿月在近余未諭旨但稱慶  
而已又問以何日為滿月上曰用七日蓋京師俗禮云  
男子縮一日故 是日夔以惠卿移鎮赴宣麻余詢兩

省云夔連日留身今日又留三劄子何也冲元笑云必  
是大差除余云莫是薦士否元慶云非也余默思之蓋  
議中官爾故有滿月之問 是日禁中有宴後殿視事  
內侍會計二府欲減進呈文字 丁酉同呈王厚申曉  
征心牟欽等皆有歸漢之意得王愍王瞻兵馬早到  
則青唐旦夕可定乞降招納例物而王瞻十五日奏云  
已到邈川而王愍先馳五十騎往宗哥城云愍與西蕃  
人情不熟萬一人情未順不可退縮乞詳酌指揮又云  
瞎征心牟欽等昨累遣人欲歸漢既而孫路令瞻歸  
河州卻聞心牟欽與契丹夏國公主已遣馬二匹一  
載虎皮 蕃語謂之虎皮 錦袍綵服一載開裝鞍轡往迎  
溪巴温隴撈父子人青唐人心已是中變見招納次孫  
路又奏乞錦襖子千領銀帶一千交椅涼傘二百詔令  
戶部如數製造差使臣押送經略司并指揮王愍依十

九日指揮就近照應王瞻不得違越誤事又令以賞格  
招納賄征等賄征與舊官溪巴温與賄征一等推恩心  
牟欽氈等與正任刺史賜銀絹錢各三千餘以次與選  
郡諸司使副崇班侍禁等賜金帛亦有差 再對余因  
言昨日蒙宣諭皇子滿月臣倉卒開奏對有所未盡皇  
子降生嬪御例有恩命聖意必已素定上笑云已令三  
省檢故事余云陛下欲有所建立當從中出不知所檢  
故事如何上云須上表余云宰臣率百官上表乞立后  
此有典故不須檢陛下若以元子故欲加冊命則春秋  
之義母以子貴又祖宗故事章獻以仁宗為己出亦遂  
建立上云章獻乃是假託真廟以此故冊立仁宗亦不  
自知余云章獻上仙仁宗年二十四尙未知非其所出  
今日於義理典故皆無不可然出自中詔或出兩宮或  
付外施行皆須素議以臣觀之不若稟兩宮降手詔以

曾公遺集卷八

十一

告中外於義為順上云卿之言大是又云真廟當日無  
母后可稟余云臣亦嘗再三思之非稟兩宮不可上云  
極是余又云臣嘗言祖宗逮事皇太后者無幾若逮事  
皇太后乃近世所未有此皆朝廷盛事也上又問真宗  
母是元德余云元德上仙事亦草草初藁殯於普安及  
真廟登極方設幄殿歲時遣中人行祭享之禮及附定  
陵啟殯宮而中有紫藤纏繞梓宮去地一二尺此神物  
護助也至慶<sub>曆</sub>中乃克附廟上甚悅 是日以三省斷  
河北路分都監石舜臣特勒停展三期欽太重欲與免  
展期敘上欣然從之軍頭司權官乞罷余云宋深不久  
出使恐不須罷上亦以為然因言宋深生疏余云郭和  
章深病之至欲免行上云亦來此說王殊可使否余云  
殊固可使但恐已開報北界重於改易爾上云祇與戎  
飾余云卻降一聖旨戒約必不敢不悛退以語三省皆

稱善 晚見冲元因言大差除已行矣尋問之當以何  
日上表冲云夔數日空勞攘上乃云自有故事夔卻令  
中書檢故事答以不敢且令他自檢閱亦不可說與實  
錄中事稍不當即相誣賴也余云上表乞立后無所指  
名有何不可夔不唯勞兼祕密不肯使他人與同尤可  
笑不知他人已先聞之矣 戊戌假 己亥旬休 是  
日以大名棺柩已施丹漆欲出城祭告而底板有未漆  
處未可告遂止以俟後旬  
九月庚子朔朝崇政 長衣節 同呈會州進築畢賜苗履  
以下銀合茶藥慕容將美令引見上殿 再對改比較  
諸將殿最法舊法通一路比不計分數以最多者為最  
少者為殿有一路應最者分數卻在別路應殿者之下  
假令一將九分為最即八分者亦不被賞若分數俱少  
則二三分者亦須取一將為最皆減展二年半磨勘殊

曾公遺集卷八

十二

未平允遂立法馬軍六分步軍七分以遞減磨勘不  
及六七分者遞展磨勘雖不該殿最而理須懲勸者臨  
時取旨因為上言元豐法未盡恐不可不改上欣然從  
之 孫路已替胡宗回未到 是日夏國請告謝罪人使  
見 夔及右轄近數議欲令開封府舉人應舉以大學  
羨額解人而左轄云元豐七年已罷不可使遂無敢啟  
口者余知上睿明理有可陳若數敘明白無不從者亦  
未嘗以元豐已行之法為不可改但枯權挾偏見者以  
此語劫持眾人爾夔亦嘗云科場事理豈先帝所命正  
是卞及舒直朱復之徒建此議爾故今日藉先朝為說  
以拒眾論眾亦以為名言其他政事若此者不可悉數  
是日中批以劉拯權禮侍留少常 辛丑同呈河東  
沿邊安撫司奏北人打圍不依例牒報以下代州定牒  
本尋指狀內所陳止慶<sub>曆</sub>熙<sub>寧</sub>中有例元豐亦不曾牒

報俟定到牒本取旨 次西驛申夏國使副問押伴許  
 幾云本國有謝罪表不知朝廷有何指揮乞申兩府幾  
 答以不敢承受 再對差曹平北虜生辰副使李希道  
 正且副使 又詔禁軍犯罪除班直外密院批降指揮  
 移降特配更不取旨 是日聞三省已上表乞立后鳳  
 云嘗諭變云此大事當與西府同之變不聽 壬寅宣  
 仁忌 學士院史來賜三省乞立后答詔 是日聞議  
 定賢妃為后兼以初八日降制 癸卯同呈回夏國詔  
 本兩府同命詞於景靈亦余所請也余又言告哀詔未  
 答亦止令兩府命詞上然之尋撰詞進入 安停奏乞  
 擢西蕃歸順于弟為將領上問云何眾皆云不曉右轄  
 在殿廬首笑其所請眾亦皆訝其強聒也 又詔夏國  
 使副八日朝辭十一日進發 再對因言臣昨日在景  
 靈見三省答詔臣初以謂宰臣當率百官上表既而密

曾公通鑑卷八

十三

院亦不與聞上云三省言故事如此余云此事斷自聖  
 意若聖意所欲三省無敢不奉行之理若非聖意豈三  
 省所可議及上云此固非大臣所可建議余云然則三  
 省亦不足為功上亦哂之余云此事當稟兩宮從中降  
 詔乃為得體上云已稟兩宮皇太后甚善余云聞已擇  
 日降制上云八日吉日已定 王瞻以書日變云然 甲  
 辰從駕恭謝於醴泉觀午後宣坐賜酒五行作樂未正  
 罷申初還內日賜酒果是日賜小團密雲又賜香藥  
 丙午歇泊 丁未同呈熙河路奏瞎征出漢至邈川已  
 差人引押赴經略司又王瞻稱孫路遣李澄等帶邊廝  
 波結往山後攻討禽郎阿查搔擾部族詔胡宗回體問  
 虛實及李澄等可與不可留山後又可與不可令聽王  
 瞻指揮措置仍具聞奏 又令許幾答西人以回詔中  
 已有指揮候施行訖令進誓表 又令郵延依詔旨回

牒宥州照會 再對因賀上云今日皇子滿月中宣制  
 朝廷慶事何以如此邇來天意助順邊事就緒西夏哀  
 祈請命青唐不用兵甲幾於俯拾以至乘輿遊幸繼日  
 晴霽溫暖次日便大風慘上笑云昨日卻是蔣之奇當  
 制兼宣召面諭又云蔡京奏言語不得余云此不可強  
 之奇必稍稱旨然手詔之意不可不知上云昨日已面  
 付與余云如此甚善上手詔云咨稟兩宮皆以為宜立  
 賢妃劉氏為后朕祇奉慈訓即頒禮命故也上又云西  
 人未嘗如此孫順余云誠如聖諭元祐中固不論元豐  
 中表章極不遜未嘗如今日屈服也 前一日上降手  
 詔付三省余亦不聞至造朝及殿屏停方出笏記相示  
 因相率同於殿上草賀是日宣制惇自初議凡五日留  
 身眾皆哂之唯恐他人之與聞也左轄初以不平鳳曉  
 之云何可得他如此轄亦釋然是日以夔鳳為押冊使

曾公通鑑卷八

十四

副攝太尉司徒左轄撰冊又書篆冊寶 戊申重九  
 己酉旬休欲詣普照祭告又以雨淖及腹痛未果行  
 庚戌同呈河東修八堡寨轉運司官賜茶藥銀合郵延  
 乞廢丹頭寨從之 孫路奏苗履申會州未可置橋關  
 安停劄子乞教習保甲月分差官按試余因為上言  
 保甲固當教習然陝西河東連年進築城寨調發未已  
 河北連併水災流冗未復以此未可督責訓練上云府  
 界莫可先行余云熙寧中教習保甲臣在司農正當此職  
 事是時諸縣引見保甲事藝精熟夔云多得班行余云  
 止是得殿侍軍將然俱便差充巡檢司指揮使以此仕  
 宦及有力之家子弟皆欣然趨赴及引對所陳皆良馬  
 鞍轡華楚馬上事藝往往勝諸軍知縣巡檢又皆得轉  
 官或減年以此上下皆踴躍自效然是時司農官親任  
 其事督責檢察極精密縣令有仰令保甲置衣裝之類

非理搔擾者亦皆衝替故人莫敢不奉法其後乃令上  
番上云且與先自府界檢舉施行左轄云但於先朝法  
中稍加裁損無不可行之理余云如此甚便容檢尋文  
字進呈 次再對以曹評為生辰國信副使 辛亥駕  
幸勞林園奠宗瑗環婦以雨不果出三省奏事崇政殿  
余以疾在告 是日王瞻奏心牟欽既已於八月二十  
八日迎龍抄入青唐未及差人防守候有機曾收復青  
唐夔以簡見諭稱上旨令便遣苗履康謂李澄選兵馬  
以重兵入取青唐余未答又草定文字遣院吏持下欲  
便行余以謂先降指揮招龍抄及心牟當且多方遣人  
招來候其不聽命然後加兵未晚夔不能奪遂依此行  
下 是夕雨未已 壬子同呈十二日降聖旨余因言  
青唐事首尾為孫路所誤初謀取青唐未嘗聞朝廷及  
有可取之理又與王瞻爭功卻沮撓其事遷延至於龍

抄已入致使朝廷議用兵皆出於不得已今日之事使  
龍抄可以招來或留苗履康用兵便能一舉而成功則  
皆朝廷之福若萬一蹉跌青唐未可舉為之奈何熙河  
兵連年出入不勝疲敝若頓兵絕塞未可解嚴則人情  
反側何以彈遏若便抽還兵馬則河南邈川非朝廷有  
是又生一敵國也以此言之孫路之罪殊不可勝誅夔  
云龍抄小兒無能為乃心牟欽既妄作爾必且夕可了  
余云兵家勝負不常何可必意惇嘗言青唐精兵可二  
十萬今朝廷三分有其二彼尚有七分人眾我以數萬  
兵欲必取之未可易言之也今已降詔降指揮若便出  
降則豈不勝於用兵也上云孫路須重貶惇亦云須重  
行上云如鍾傅處置可也 是日以張世永知晉寧軍  
為嵐石沿邊安撫司兼都巡檢使張構河西軍馬熙河  
走馬裴震奏孫路與王瞻不和上以其奏報稽緩不當

會公進錄卷八

十五

特罰銅二十斤 再對上又及孫路事語如前阮易簡  
以嘗言熙河秦鳳奏首級不實已改三官候轉出日與  
升擢差遣 癸丑同呈邊報河東奏以嵐石慈隰隸嵐  
石路餘隸河東沿邊安撫司從之 甲寅同呈河東經  
略司乞更不牒問戎主近邊打圍從之戎主以今秋至  
西京沿邊打圍去代州邊境止十里至五七里知代州  
王崇極言慶(麻)中戎主西山打圍當牒報河東令勿驚  
動今乃不牒報乞移文取問而熙(肅)元豐中亦嘗於此  
打圍不曾報亦不曾問嘗以此諭并帥故有是請 是  
歲北虜於雲中甸受回謝生辰正旦國信禮 熙河奏  
西賊犯南崇堡已退回 再對依元易簡陳請諸路走  
馬奏計許帶當直兵士一半隨行 乙卯 丙辰以病  
腹散在告上遣中人徐湜賜食宣問又遣醫官孔元來  
診視仍傳宣不作宣醫自是遣元來元云上凌晨御飲

會公進錄卷八

十六

明殿醫官隨都知押班以下起居上即遣御藥來問布  
安否又遣中使趨使到西府又遣人問服何藥尋具劄  
子稱謝 元云中人皆勳且云上眷何其厚也 丁巳同  
三省對上問勞甚詳 同呈夔州路走馬程允武信言  
轉運司差人吏根括地土不便以奏報後時罰金十斤  
呂惠卿奏乞以回降夏國詔旨戒諸路邊將非西人  
作過不得出兵過界從之 賜熙河路修築東北冷牟  
寨畢工賜銀合茶藥涇原乞曲悅禮免解從之 慶州  
禽到監軍訛勃羅以二十三日引見仍付大理寺暫免  
檻車錮手匣腳散禁至日以檻車載至東華門出以白  
練曳入崇政殿廷得旨貸命即釋縛送都亭西驛安下  
戊午同呈龍抄出漢與瞎征一等推恩上初疑太重  
眾皆云不緣龍抄爭立則瞎征豈肯出降兼龍抄乃董  
氈之姪是當得青唐者固不在瞎征之下也上乃從之

再對令吳安憲體量定州奏軍城寨捕到官為北賊殺傷司理院勘逾年不決及安撫副使李玠中本非敵悉為北虜禽虜驅掠殺傷乞先次衝替具元奏有無不同不盡事理聞仍別選官惟勘捕盜官並先次衝替已未旬休自十八日雨放朝參迄今未已庚申同呈邊報回謝泛使令閏月十九日進發再對罷黜院吏周信之新知乾軍王份上殿劄子乞修唐波上云人才尋常辛酉呂惠卿繳奏有州牒遣遣進使副詔以夏國自知梁氏係有罪之人難議收受遣進及行弔祭之禮以國主能悔過謝罪已降詔候遣使進納誓表特與收接令牒報有州照會又乞以回詔先關報有州從之壬戌以大雨罷秋宴二十四日又罷引訛囉以二十九日見同呈陝西河東修置烽臺巡緝處令速疾了畢又令王厚同王瞻管句青唐招納事再對

曾公進條卷八

閻安許以旬當御藥院皇城司歲月減殘零年月磨勘改宣政使是日中批正言兼治院名新州都管癸亥

太師忌不入甲子同呈東北牟冷牟城寨賜名新泉王瞻乞差將兵及差中使招納顯屬違越特罰銅二十斤再對賜賈巖妻冠幘故事管軍初除得陳乞冠幘三道元祐五年罷之巖妻當以二十七日入賀冊后因自陳故特賜元祐指揮更不施行乙丑習冊后於文德殿雨未已得旨令習庭下及廊上又設幕幄以覆宮架習畢復大雨中批呂嘉問削一職罰金三十斤丙寅皇帝御文德殿發冊章惇許將為使副余攝中書令二轄攝侍中禮畢赴東上閣門拜者又詣內東門拜表賤賀太后太妃又上賤賀中宮不拜是日大晴中夜雨止詰旦漸開霽無復纖雲丁卯歇泊假魯國太夫人忌是日內宴戊辰同呈以慕容將美

授宣義郎添差真定機宜官將美以原州推官鞫熙秦冒賞獄召對故有是命熙秦冒賞乃將美因鞫指使候誠爭首級獄而發之也己巳旬休

閏九月庚午朔御文德視朝同呈王瞻奏帶領人馬到宗哥城熙河奏蕃官趙永信卒降羌人多屈城也

閻安用皇城司御藥院歲月減磨勘改宣政使再對雄州奏回謝泛使於雲中甸受禮

同呈大名安撫司奏乞雇募飢民修城從之韓帥林奏是日再對以胡宗回書言王瞻有所恃專輒肆橫事進呈壬申同呈熙河奏修會關功狀轉官減年支

賜有差又令蘭州事造龕材應副會州修倉庫營房廩舍等自黃河沿流運致專委官管句事畢推恩順安軍知軍馬爽為於界河標撥職田等事特勒停通判王子獻以下各衝替高遵惠乞李澤準備將領不許

是日熙河奏九月二十日收復青唐龍抄及心牟欽既結頃駭以下出降獨奏乞以四日草賀五日率百官稱賀從之癸酉同呈省草賀收青唐詔以青唐為鄯

州仍為隴右節度以王瞻知鄯州兼隴右沿邊安撫使兼都巡檢使賜胡宗回以下銀合茶藥遣中使押賜軍兵等第特支又差中使兼經臣管押賸征一行李穀管押隴抄一行赴關仍令速具收復青唐一行將佐功狀聞奏隴抄一行有契丹夏國回鶻三公主並令赴關

甲戌同呈收復鄯州等處城寨令胡宗回相度令隸去處以遼川為隴州宗哥為龍支城王厚為東上閣門副使知隴州兼隴右沿邊同都巡檢使以王瞻為團練使仍兼熙河路鈐轄初除瞻四方館使遙郡防禦使而安

中以爲賞尊余欲且令撫定隴右一方候有效與正任而上意欲稍隆之遂有此除先是胡宗回言其橫故余

曾公進條卷八

六

欲稍裁抑之然瞻專輒不已上亦深以余言為信也  
乙亥同呈邊報 再對藍從熙磨勅改景福殿使 差  
秦鳳成兵十指揮應副熙河新邊成守 是日以本命  
早出 丙子同呈御宣德門立仗引見瞻征令問門御  
史臺太常寺殿前馬步軍司詳定 注及何行事件聞  
奏 環慶禽監軍訛劄送潭州編管月給錢十千米  
麥三石 再對具河北兵將數進呈及熙中嘗以相  
州一將出成河東議令更成秦晉及別置兵額減舊將  
兵額以給新軍上深然之退與三省議亦皆以為可  
熙河都監扯德見充拱聖軍校乞放停從之 丁丑刑  
部斷密院書令史王可權貼房張大順詐欺取將官張  
忠賊數百千可權大順先已配嶺表上旨令徒配海南  
戊寅胡宗回乞以廓州為軍詔以為城 夔州轉運  
司差入吏王祐之往南平軍根括地土租稅各罰銅二

十斤走馬程允武奏南平軍知通不和以奏報稽緩  
差遣 再對御藥劉瑛以年勞改昭宣使寄資河東第  
九第十三將都巡檢 己卯旬休 庚辰同呈熙河乞  
空名宣劄各一百五十紫衣師號牒一百以待新羌從  
之 辛巳同呈泛使蕭德崇等昨以戎主繫腰及玉帶  
不打角令使者愛護云戎主服御之物來獻今郭知章  
等回謝有真珠蹙金鬧裝鞍轡金重二百八十九兩珠  
子六萬三千額欲亦不打角令回謝使副愛護前去從  
之刑部申劉何王發等案得旨劉何與遠小知寨王發  
特勒停 是日右丞留身奏事有四劄子置御榻上  
余再對上語笑如常晚退歸西府聞安中能政然未知  
其詳安中亦未知之也夔韉於都省晚聚時已得中批  
然不以告安中翌日安中欲造朝門下吏告之乃止告  
命四更已過門及指揮下閣門矣 壬午凌晨見三省

乃知御批云政事悉出朝廷未行之間自可明辨以正  
得失豈可面從退有後言為臣不忠莫甚於此可罷政  
知亳州少選聞安中上馬之城東普照矣 是日同呈  
王瞻奏已於收到青唐銀絹內量行支賜將佐等上見  
二府亦不及安中事 余再對請於上云黃履昨日留  
四劄子所陳何事上云言鄉浩四劄子皆故事一唐介  
二朱雲三劉禹錫又云此必為人所使兩日前呂嘉問  
曾往見之又云履是呂家門客余云履實出呂氏門下  
然履野不識忌諱上云履純慙不曉事必為人所使  
也又問嘉問幾增余云不悉記上云憲序辰曾誠皆是  
又云曾誠如何人問多豫事余云章惇不喜誠云安燕  
傾惇誠多豫謀然未知虛實又知蔡卞兄弟不協余云  
外議多言如此然不知其實大抵言爭先作執政爾上  
云妻亦不和至不相見余云臣與之瓜葛亦相聞之誠

不相得然不至不相見也是日早夔留身甚久疑所問  
皆夔之語也 癸未同呈邊報 甲申立冬朝崇政有  
旨隔上殿班及雜公事以皇子服藥故上見二府具道  
皇子發驚狀云自初六日已作至十一日後無日不發  
醫者已用硫黃之類治之云小便不禁大腸青皆陰寒  
之候余因言臣久病灼艾服藥皆無效有以伏火丹砂  
與臣服者遂頓愈上云可進取數兩來余云臣所得不  
過數十粒欲且進十粒上云甚好眾亦以為宜服 是  
日會食都堂遂黃羅帕封進十粒乞令眾醫官評議供  
應 乙酉同三省問皇子安否上云未 帖已服丹砂  
一兩粒 是日聞左膚言呂嘉問六事有旨令分析聞  
奏 丙戌同呈王瞻奏到青唐圖 再對皇后殿內臣  
江有慶合轉副使寄資故事非殿閣使臣不得寄副使  
而近例有特旨許併理磨勘亦名異而實同爾然太妃

殿有兩人一寄資一併理未知太后太妃皇后殿合作  
殿閣否上云恐非殿閣可令人內省詳定聞奏申樞密  
院太后太妃皇后皆有殿然恐非所謂殿閣也

同問皇子亦未安 章奏以修堡鋪及巡綽處稽緩特  
降一官此左轄啟之也奏報雖遲然未關事夔頗不平

之 戊子秦鳳奏疊宕一帶部族大首領龐逋斜肆等  
乞納土歸順詔令撫存接納 再對抽還郵延一將人

馬以歲滿也惠卿言戍兵年滿不代人情未安兼窮邊  
物貴地寒戍兵已裁襟袖絮以自給言極激切蓋欲得

戍兵為代也遂直抽歸營上亦深以為宜退見三省亦  
莫不笑之者 己丑旬休 庚寅同呈催河州郡責

限修城令具合責年限聞奏 熙河奏畫到青唐城郭  
營第并偽內圖 自甲申以後無日不同問皇子安否

是日宣諭風勢未定見服丹砂之類余再對因言醫官  
曾公進錄卷八

樂珍嘗遇人得丹砂有三種有伏火七年者有十年者  
有十二年者臣前所進乃十年者珍所有十二年藥臣

未嘗服云更有功乞宣召供藥仍先令眾醫官看驗評  
議供應上欣然朝廷即召珍供藥六丸仍令至皇子寢

所診候珍以謂病症與藥相當遂服之 是日余對三  
省又云見醫官初虞世言皇子天人之相社稷之福疾

不足憂上亦云鼻隆人中長生得極好夔云亦聞之虞  
世乃夔所薦也 辛卯同呈邊報熙蘭奏青唐僞乘與

物見管押赴闕 再對立吏部奉舉使臣邊任上樞密  
院銓量小可違礙聽差法 壬辰同呈陸師閔乞買馬

司依舊兼監牧及增公使錢從之 又差河北弟十三  
將成河東又以河北水災流民頗眾於大名府等二十

二州軍增置馬步軍共五十六指揮共二萬餘人馬軍  
以廣威步軍以保捷為額並依陝西蕃落保捷給例物

請受卻於舊將兵每內指揮減一百人共減一萬七千  
餘人先是久陳此議上及三省皆以為然遂施行因為

上言河北增兵及減舊兵額并差成他路皆前人所不  
敢議若非以聖斷睿明亦不敢建此議然人情難測萬

一小人有凶肆者鼓倡撓法亦或所不免惟在朝廷主  
張彈壓爾京東亦嘗殺巡檢作過先帝用兵西方慶州

亦有變此事雖未必然恐萬一有之不敢不先奏知上  
亦欣納三省亦稱善 再對直抽秦鳳戍兵五指揮

蔡已同呈熙河奏及李諱申邈川蕃部作過圍撓城壁  
及南宗堡使臣等被殺傷并隴朱黑城等城攻破青唐

累日道路不通詔遣苗履李忠傑及差秦鳳兵將往同  
討定 上諭皇子漸安但微有風候爾 甲午同呈熙

河邊事是日金城關探報云止是邈川人作過宗哥至  
青唐一帶無恙然信息未通詔胡宗回苗履等多募人

至青唐以來偵探 再對重修將副押隊謁禁條舊到  
門客醫人皆不許相見上亦以為非宜遂以元豐七年

四月朝旨修定 此旨與舊教不同故也 乙未同呈詔  
胡宗回指揮苗履等如蕃賊見官軍度河雖即潰散亦

須痛行殺戮務要翦滅作過之人淨盡仍不得濫殺無  
辜之人 又呈河東入堡寨賞功王文振以下及郭時

亮轉官減年支賜有差 是日上面諭二府云皇子已  
安喜見於色久不御後殿是日對從官於延和 余再

對上又諭云醫官皆言不曾經如此祇應余云不獨醫  
官中外孰不憂恐今遂安(補)社稷之福然醫藥及灼艾

皆是有功之人當厚賞上亦欣然以為當爾晚歸聞宣  
召醫官孔元薄暮乃得閣門報皇子薨輟視事三日聞

者莫不震駭遂閣入劄子奉慰 丙申宅引與三省聚  
都堂各再入劄子問聖體 是日美吳靖方管句葬事

宮送皇子喪宿開封寶梵院

丁酉引辰後同三省赴

寶林澆奠見都知吳靖方御藥劉友端友端云皇子自  
前日辰後微喘既而厥腑通醫官云已三日不通得利  
乃順已而利五六次每利愈喘至未時六刻遂脫又云  
服伏火丹砂不作皆徑下又以皇子真影相示云極似  
面團豐肥貌甚美項有珠砂杏乘被青披衫以二十九

日午時大斂十月十六日權殮二十八日出殯奉先院

戊戌傳宣自二日更不視事三日續報懿節公主

薨再自初五日不視事三日與三省各入劄子奉慰

是日出城東致祭大名樂昌未刻乃歸

十月己亥朔赴待漏入紫宸謝衣遂會都堂是日作

聖旨令新知河州種朴星夜赴任計會苗履等過河討

蕩作過蕃部又苗履申兵馬寡弱不敢自巴抄度河已

申經略司赴河州與姚雄等會合應援令熙河詳履所

會合前去具應援討蕩及解圍次第聞奏是時青唐邊

川信息不通已半月餘余云可憂奈何夔遂有卻欲以

青唐還溪巴温之語下云此語未可輕出如此可謂龍

頭鼠尾也余云事未可知若萬一不保則亦不免如此

但烏合之眾無所統一見官軍則潰散矣昔王韶在熙

河亦如此諸羌紛然而起一遇王師則奔竄而已人負

一木團牌更不回顧官兵追逐盡得其首領眾願以為

然庚子辛丑宅引是日赴都堂為三省官不見

上已六日當叩闕省問或乞便殿召對眾皆以為宜遂

同人劄子乞對夔轉更不赴都省二府待報至未時乃

出上遣中人黃經臣至東西府傳宣以慘戚中意思不

安醫官見進藥今日方進常膳以此相見未得直俟初

八日垂拱相見遂同入劄子稱謝逐日入劄子問聖

體至七日止壬寅熙河奏青唐邊川解圍捷書至都

漕皆被圍王瞻時出兵擊賊斬獲四千級盡殺大首領

結珉輒心牟欽囊等九人有阿蘇者乞心白旗往招撫

叛眾既而率眾攻城甚力宗哥首領拾欽角四生禽阿

蘇以獻瞻亦誅之邊川城中兵民才二千四百餘人城

守之具未備王怒馬用誠力戰固守蕃賊圍者萬計

又有西夏三監軍人馬助之至二十三日積薪草欲登

城而姚雄兵至賊望見塵頭又有偵邏者還言漢兵將

至遂遁走二十四日雄兵與賊會賊已潰散愍禽西夏

偽鈐轄一名遂討蕩餘眾是日同三省作聖旨將士並

與特支七百苗履等所統續度河者五百又作帥司指

揮將佐痛戮作過部族所得孳畜財物均給士卒牛馬

駝即買入官癸卯會都堂皆相慶曰朝廷已建兩郡

萬一敗事何以示四方後世今茲解圍社稷之靈也王

瞻輩不通信息幾二十日孤軍深在賊境其不敗事乃

幸爾甲辰詔青唐邊川力戰有功士卒作三等賜絹

十五疋守禦人五疋三疋乙巳遣募化李忠傑將部

部子及盡發秦鳳戰士赴熙河討定新邊界令秦州句

保甲防戍丙午入見上於崇政二府合班升殿問聖

體有旨不拜御藥宣答訖至御坐前分蛾眉班奉慰兩

拜訖上諭皇子久病終不救懿病尤倉猝四更二點

不得出四更天去醫者云解願因發急風不可治雖三

歲未能行然能語言極惺惺余等皆云皇子乃朝廷大

喜慶事不幸忽爾薨背又繼有懿之戚人情之所難

堪然此天命無如之何願更寬聖念上云至今飲食未

復常加之嗽余云悲慘傷氣自須如此乞更割愛以宗

社為念陛下富於春秋子孫之慶何可量也下云詵詵

之慶未可量願寬聖慮上雖微瘦然玉色悅澤余不勝



甚喜 同呈邈川解圍奏上云日久可憂賴且無事余等皆云誠如聖諭王瞻等以孤軍抗賊能保城守又能斬獲賊眾功實不細上亦云極不易皆當厚賞王愨亦當與復管軍姚雄功亦不少便可推恩不余等皆云更待本路推排功狀次第然後推賞未晚余云當趣帥司先具近上將佐狀聞奏上云甚善 又呈鄜延奏西人差使副進誓表惠卿以為邊計憂窘不可緩當速納其來使上頗訝其語太過眾亦謂之遂降旨令候西人回答近以兵馬犯塞回牒及誓表中別無不依應得回詔事理即令惠卿一面相度接收仍依例引伴赴關 再對余復伸慰問又謝遣中使宣諭上云不欲召卿等對恐外人妄接特召爾 丁未同呈令胡宗回相度次第以緊慢修完城寨又結畝心牟欽氈已誅其家屬緣坐應死者一面處置罪不至死並邊廝波結一行家屬

曾公著錄卷八

五

等並錮交付押伴所管押赴關 再對上諭三宮出新城當如車駕行幸時量添巡檢下兵馬防衛 前一日上又問二府曾一到寶林燒奠二十八日皇子出殯莫亦一往否余云候與三省議及檢故事退語三省三省云亦得此旨更不須故事一往爾退閱故事乃當詣內東門奉慰因至殯所是日以此白上深以為然遂同赴延和觀大遼生辰禮物早出 戊申旬休 己酉同呈邊報 再對以太后太妃殿祇應使臣同殿閣皇后閣准此 又詔三宮出新城本城分巡檢司權差馬步軍五百防衛迎送 上諭章惇堅以方天若為有罪如何余云臣不知天若與周種往復語言但聞眾議以天若為凶肆可惡上云惇言天若有指斥語亦云周種多言惇云天若方事起兩詣下下不敢見已令兩罷之俱與外任合入差遣余云如此處之甚善天若固宜逐種

亦不足惜上又云蔡京與卞果不相得余云此眾所共知天若與京甚密而卞不甚與之劉拯與卞甚密而京亦不喜拯此可見其略大抵因姊姒不相能又爭入政府先後以此彌不足上云兄弟間乃如此初蔡京因對訟周種對經筵史院官曾稱周常又對天若稱鄒浩遂令種分析而種止稱常云終是好人又稱浩曰難得旨罷種說書而夔堅以謂天若亦當逐故有是命 是日復蹇序辰范堂待制除知青揚州 是日黃履罷政知亳州履是日早留身留劄子四道在御榻上全不敢問次日既既上諭云劄子引朱雲劉禹錫唐介故事救鄒浩當時不言既以奉行久矣乃如此必為人所使又云呂嘉問兩日前在謁履又問吳居厚可尹京否蓋欲逐嘉問怡然不去而哂之 庚戌同呈鄜延奏宥州牒遣使進誓表 熙河奏苗履過信章峽又畫到青唐河南北

曾公著錄卷八

五

地圖涇原奏拍立界候了當 辛亥同呈令鄯湟般運人夫腳乘頭口等為賊殺虜者人支絹十疋腳乘頭口給還價錢 壬子同呈熙河奏已令苗履等管押隴抄赴熙河又押西蕃印四十二面又傳國銀印及唐朝所賜節度使印餘大半皆蕃印也 再對以王殖句當皇城司久權故 又進呈曹蒙乞在京差遣 以母病免知惠州上云欲與一通事舍候批出上許久以批除職名至是乃決 癸丑下元節 甲寅朝謁景靈 乙卯歇泊 丙辰同呈李穀乞厚待契丹公主詔令優加待遇時彥自陳築烏龍寨勞效詔與復職法當敘宣德郎上旨令與通直郎 上又言先朝嘗罷館職不當復置余云先朝因除職事官即罷仍與改一官上云與改官不妨三省皆以為當罷余與夔言直祕閣之類當且存留以侍中師及被獎擢者先朝以無此名例便除直龍

圖閭似可惜夔深然之 又呈熙河奏王愨送到西蕃  
夏賊攻圍邈川日白岑牟等以蕃書漢字招誘愨等出  
降云降必不殺方與漢朝通和當從正路送還漢天子  
不爾即屠滅矣漢字乃南宗堡陷沒使臣劉文珪書寫  
文珪亦至城下呼愨等令早出降詔令根究文珪家屬  
所在拘管奏裁 是日夔留身甚久余再對上諭云意  
停以夏人犯邈川欲因此討伐遂滅夏國余云不審聖  
意以為如何上笑云此何可聽余云陛下聖明遠慮此  
天下之福近歲諸路進築城寨兵民勞敝財用糧食俱  
關乏幸而西人款塞遂可休息今青唐用兵士卒困敝  
日甚若更經營誅滅夏國如此即憂在中國不在四夷  
也兼臣在熙河中見朝廷欲滅交趾嘗與主將郭達言  
交人雖海隅寸尺之地然有國百年興衰存亡必亦自  
有天數豈人力所能必既而果無功况夏國豈交人之

簡公遺書卷八

五

此也上深然之退與小鳳言亦其歎其狂妄鳳云若如  
此舉動是他災至也 丁巳同呈郎延奏有州回牒已  
再約束首領不得犯漢界 熙河奏欽波結角蟬等  
願結波之弟能率部族討河南賊乞授官充巡檢從之  
戶部申乞造瞎征等鞞并牒頭旨今後除蕃官及呈試  
人賜鞞外進士唱名及軍校等更不賜鞞者令如法裁  
造舊所賜鞞皆不堪著又枉費官錢故罷之 再對以  
正旦國信使李希道卒改差賈裕因進呈姚雄與姚麟  
書云青唐去大河五百里道路險隘大兵還邈川而青  
唐路復不通朝廷進築城寨畢方有休息之期今復生  
此大患如何保守深為朝廷憂之青唐非數萬精兵不  
可守上亦深然之 戊午旬休 己未同呈瀘州職官  
趙陽言瀘州城舊臨河處無城壁若增修則功大而土  
惡不若因舊城修完則功少而速成爲一方屏蔽其言

極有理 此劄子乃陳襄封未得旨令安撫轉運司同相  
度施行 又言呂惠卿引伴西人赴闕 又令胡宗回  
討蕩河南北作過部族 再對以王亢知麟州許良朕  
知保安軍又令河北諸路安撫司指揮逐州軍多方招  
募災傷人充軍 庚申同呈熙河乞捕獲斬波結職名  
詔以為請司使又奏已令王瞻等將不作過首領書填  
空名補將校藝以為不當付瞻等各書填恐參差不  
齊行遣未當須從經略司相度補授上旨令胡宗回放  
罪經略司及走馬并李讓各乞催王瞻王厚赴鄯州  
鄯州及河南置將並從之 再對以御批曹際除通  
事舍人令赴闕供職 壬戌降聖節假令 癸亥同呈  
令東西京江淮荆浙福建召募廂軍赴陝西河東耕種  
熙河奏拍立巡綽界埃去處 再對復李嗣徽還國

簡公遺書卷八

五

張宗高與收斂令閨門供職初時彥既復敘上旨即令  
與二人者敘復至是進呈余因言宗高不可復作承旨  
昨既經密院取勘上下皆不安之兼及復不可與共處  
然承旨久闕當除人上云與三省商量余云若有卓然  
可除之人即政府可議若且於閨門選人如王殖曹誘  
可權管句即須出自聖意上令差曹誘 是日聞赦氏  
甥女訃在式假差 蔡卞權樞 甲子卞與三省得旨  
令保安軍牒宥州不得犯青唐界又令涇原環慶各選  
步兵三千騎三千赴熙河路使喚 乙丑越國忌 丙  
寅同三省詣奉先奠皇子越王已時西閣奉慰訖上馬  
卞以致齋不赴 丁卯宅引 戊辰節假旬休  
十一月己巳朔得熙河奏種朴將秦鳳兵數千十月  
二十一日討一公城攻圍賊眾爲賊所邀截朴重傷死  
已又聞尸首不獲偏裨程述王舜臣而下僅免將佐士

卒尙未見亡失之數 庚午冬至同三省赴東閣拜表  
遂作聖旨令瞻引兵歸邈川其河南北戍守人馬令胡  
宗回相度一面從長措置就奏是日下還自郊祠遂同  
僉書行下夔聞兵敗氣沮矣 辛未赴普照大名殯所  
致祭 壬申假 癸酉赴相國建興龍道場會祭京等  
於寶梵院用衙前藥酒九行罷 甲戌上以懿衛公主  
出殯不視事 乙亥朝垂拱同呈鄯州等處  
事宜及种朴戰沒事上亦甚駭之再三顧問如何處之  
為是眾皆云賊勢如此若株守不改圖即恐王瞻一行  
將士陷沒則於威靈愈為不便須至如此指揮若保完  
得王瞻一行人馬歸川則鄯州徐更措置上云溪巴温  
如何眾亦云王瞻朝出鄯州即巴温暮入無疑矣上云  
何以處之余云次第不免如折氏府州措置乃可速定  
未知巴温肯聽命否幸而隴拶已來庶可與之語昨青

曾公遺像卷八

壬午

唐初被圍時章惇便要如府州折氏處置遂得旨令秦  
希甫同胡宗回相度措置余以种朴被殺何可但已兼  
邈川係隔絕西蕃與夏國交通之地乃河南疊宕一帶  
部族見歸明可因而建置洮州以成先帝詔旨兼慶渭  
步騎萬人可令姚雄統領前去討擊河南作過殺种朴  
者如此則朝廷威靈稍振而洮州之計亦已先定不爾  
邊臣以朝廷已棄青唐則并湟洮皆無經營之意矣眾  
莫敢不以為然上亦然之遂依此降旨又令王瞻因軍  
回裏護三偽公主等來又令李穀相度如三公主已有  
來期即并瞻征隴拶一就起發如公主等未有來期即  
先管押隴拶等赴闕 又得旨差曹誘權副都承旨  
再對因慰上以越王貴主相繼出殯聖情必是更傷悼  
然陛下富於春秋多子之慶未可量願自此更不實聖  
念上云因此亦頗覺嗽不已余云更乞寬懷善保聖躬

因言青唐之變如此政府不得無罪臣素知人情事理  
不順恐必難濟累曾與章惇爭論亦曾於陛下開陳其  
後瞻征隴拶皆出隆臣無復可以啟口然臣知其不可  
為而不能固執所見隨順人言致誤國事兼是密院職  
事比之眾人臣罪為最多上亦欣納余又云見章惇初  
與張詢王瞻等陰構此事後又與孫路交通以此力主  
其議臣以謂青唐國人不平瞻征父子篡殺故欲逐之  
而立董氈之姪我乃因其擾攘遂欲奪之於人情事理  
不順明白可知况朝廷以四海之大所不足者非地土  
安用此荒遠之地兼青唐管下部族有去青唐馬行六  
十三日者如何照管兼生羌荒忽語言未通未易結納  
安能常保其人人肯一心向漢凡此等語皆曾於陛下  
前敷陳恐久遠必為患不謂不旋踵便有此變蔡卞素  
不知邊事蕃情又與惇議論多異獨於此助惇甚力今

曾公遺像卷八

壬午

日卻無以處之至於章惇初勇於開拓才聞青唐被圍  
便以書令胡宗回如府州折氏措置此事不降朝旨豈  
可便以告邊臣宗回有書見在 尋以進人 又才聞姚雄  
於邈川解圍卻以書令宗回將作過首領家族一處拘  
管先執其首領便先從嬰孩以至少壯者一一次第凌  
遲訖然後斬首領如此豈不激怒眾心上深駭之云此  
是何措置余云宗回錄到惇書一一具在及今日种朴  
戰沒氣已消沮更無處置遂自條今日所陳三事示之  
亦莫敢以為不然如此輕易反覆豈不上誤國事上但  
再三駭其率易也 丙子同呈种朴贈防禦使與十資  
恩澤賜錢銀絹布各五百羊酒米麪各五十母特封郡  
太君 熙河奏隴拶已到熙州 又差內臣犒設熙河  
戰守漢蕃士卒及支綱絹慶渭人兵未經出入亦與特  
支 再對免李希道追納賜銀三百兩 丁丑胡宗回

奏令隴抄作書遣番僧往招溪巴温許以節度使依舊  
管句青唐部族又辭免寶文學士降詔不允再對以  
諸軍排連隔下已有條格更不進擬便聖旨行下又府  
界第四將申將兵替回延安府不支盤纏牒河中無錢  
支至今未給及虜鄉縣給與軍人口食價錢令陝西轉  
運司取勘奏裁河東乞差河北將兵於備北州軍沿  
邊戍守從之殿前司欲將河北揀到人衣同揀填班  
直上不許令管軍臨時斟酌揀選不須立法但令諭管  
軍而已戊寅旬休已卯同呈鄜延奏西夏進誓表  
官稱昨一表便蒙聽許豈不依回詔指揮兼別有謝恩  
表得旨差工部外郎韓跂押伴又令熙河路尋訪種  
朴尸首獲者與銀絹各一百又令諸路未降誓詔以  
前收接兩界投來人口候降誓詔別聽指揮又令熙  
河秦鳳限百日許逃亡軍人首身與依舊收管弓箭手

曾公遺錄卷八

三

仍免降配又以許彥圭為熙河經略司句當公事彥  
圭沿邊事極有條理其論營田事尤詳昨自涇原放罷  
改秦州職官以監司多被黜遂不得改官其人材殊不  
易得故且以此處之上云不妨庚辰同呈引見瞻征  
等儀注上初令於端門排仗又令諸軍自順天門素隊  
排立且欲依冬至節與軍班等特支余勘會得冬至例  
支十七萬貫端節八萬因為上言僥倖之例不可多啟  
此止祇應一日恐止可用端午例端午比冬至大約多  
減三分之一亦有減半者似頗酌中上亦然之又差  
陳惇復以句當公事兼管句提舉營田司公事敦復以  
功賞當轉兩官云任滿止四月欲以減一年磨勘先改  
官而論竟不合是日三省以體量孫傑事進呈內有  
差與長安民船及庇賊吏路班等罪夔欲黜之而左轄  
以為復呂温卿之怨夔亦以轄為立黨面相詆訐久之

而有言節與安民親而上亦嘉其能擊温卿故止罷左  
史為太常少卿夔留身論之甚久既退余再對上以諭  
余且問傑之罪如何余云臣悉不知所體量事然傑擊  
温卿誠可激賞若有過以此少寬假之亦無害上云傑  
擊温卿兄弟誠為可嘉惇與温卿兄弟誠為黨與余云  
此眾所知惇既有此嫌亦不當力乞罷傑上云須要罷  
黜蔡卞實不曾稱薦傑擊温卿張商英以書稱之云  
排巨姦破大黨巨姦為誰余云大黨必是惇商英  
乃惇門下士然亦每事諂奉蔡卞祇如近命蹇序辰詞  
云嘗助國是豈以一管遂忘前功朝廷為序辰復職本  
無此意此乃諂詞上云既為惇門人又卻如此士人何  
可爾章惇以謂可作翰林學士還做得否余云若文采  
及人望亦可為之然不能自立亦誠如聖諭上云如此  
人終不可在朝廷兼不可以作藩詰命亦不甚好上又

曾公遺錄卷八

三

云章惇祇聽賈種民言語如何余云亦有之然惇卞亦  
各有黨惇所悅即曾旼周種之類卞所悅即鄭居中鄧  
洵武葉棣之徒亦皆不叶公議余又問傑作常少何以  
處敗上云兩員不妨又云旼更不可向上學問文詞吏  
能皆不易得祇是不平穩余云陛下知人如此天下之  
福臣復何言然左右史久闕今又無人上云鄧洵武可  
否余云洵武正如曾旼文學亦不可得但附卞太偏以  
此為眾所惡上云亦別無過惡余云彼方在閒地未有  
所為若處之要路則其資性險險未可量也余云從官  
中文采可作翰林者卻是安惇及亡兄鞏以文章名重  
一時稱惇文采可跋及蘇軾上笑云中丞尤難得人既  
而又言安惇亦祇是章惇門下人昨舉商英自代可見  
也余云安惇與商英俱是蜀人安惇固未免觀望然粗  
識深淺非若蹇序辰之比也是日語多不能悉記辛

已同呈令熙河經略司勦會苗履姚雄种朴下亡失使臣士卒人數并其他因戰鬪亡沒之人並勦會聞奏又令李穀因便稿設將士及密切勦會陣亡人數聞奏以李夷行言苗履在青唐獲八九百級亡失三千餘人及其他人士卒喪亡者甚眾而經略司不奏故也 是日左轄亦留身甚久 余再對上諭以下云不可與惇共處待過與龍節求去余云臣昨日蒙聖諭既退亦聞惇下面相毀訾甚峻大臣不當如此上云失體豈惇多以語言傷人余云惇性暴率多輕發下則陰巧能窺伺其所短故下多勝惇多屈必無以逃聖鑒如孫傑事既有温卿之嫌自不當力爭亦無可勝之理惇不識便宜多此類也上云惇卻言祇是說孫傑立黨不是說下余云此乃惇畏下之詞下與惇皆有黨而下之黨為多既已言之何必更解上亦哂之余云惇之黨衰下之黨盛

曾公進錄卷八

三

故眾皆畏之謂下為不立黨尤不可也惇下紛紛固未足道然三省密院闕人陛下不可不留意宗廟社稷大計天下安危士民休戚祇繫此三人者惇下既既許將凜凜畏此兩人不敢啟口每有一事惇以為可而下未答下以為可而惇未然則將莫敢對直俟兩人者稍同將乃敢應答今兩人者又交惡自此政事愈乖謬矣故上下內外闕官鮮有差除縱有差除人必以為不當蓋兩人者好惡各有所偏各有黨類若有一人能執義理持公論以自處無不可勝人之理古人云正己而物正未有枉己而能直人者也密院獨負臣來日赴景靈行事遂廢本院職事兩日雖密院邊防事機動繫安危然事稍大者必與三省同議尚未足憂三省政事所在一日萬機陛下付之此三人恐誤國事臣每不欲喋喋然致身朝廷於國事不敢不傾盡補聖聽上云深欲補

人卿視在朝誰為可進者若補得兩人方不闕事蔣之奇亦不可得又適有此事余云蔣之奇官是大中大夫數月間未可進職且移一藩亦可上云亦無事復職亦不妨又云年歲閒莫卻可用余云之奇比在朝廷卻頗平穩自守亦老成故爾上又云韓忠彥可用否余云方三省需人如忠彥輩但恐不濟事須是奈何得此兩人乃有補許將固恐懼以元祐中為執政常恐為惇下所傾黃履雖或敢啟口又不曉事亦不為兩人所畏上云履不曉事不足道余云人君所以垂衣拱手無為而天下治者以得人也若廟堂得人則亦不至每事煩聖聽且如平日所進呈事或論議未合自不可將上豈至於陛下前紛紛爭口舌也有骨體之人在位則廟堂不正之論已消之於下矣以至內外上下闕人若以公議差除豈有不可之理但在上者得人則事無大小無不修

曾公進錄卷八

三

舉何至於勞聖慮也上深嘉納又論其下人材如吳伯舉如何余云亦如曾公洵武之徒陛下論曾公洵武盡之矣此三人者乃一體之士也陛下必欲用洵武之徒亦不妨然須以一直不附麗人者兼進之則人情亦必悅服獨用洵武輩則不可也洵武劉拯輩皆在要路則下黨益盛自宜惇而下皆畏之誰復敢言其短如此不惟於士類不便陛下聰明亦從而壅塞每事愈費力爾若謂下無黨則鄭居中乃王珪婿何緣得進劉摯呂大防婿有敢引之者否緣居中故閭(臣)顧亦得差遣初改官不作縣自宮教除通判皆眾人所不可得也上又曰蔡京亦不平穩余云陛下論人材性行皆曲盡之矣余又言宜惇多輕信初力引序辰嘉問既而反為仇怨嘉問何足引王安石力欲以為待制而先帝終不與後處之以光卿而已上云安石稱道嘉問過當余云誠如

聖諭安石平生交游多睽乖獨與嘉問始終故稱之太  
過作嘉問母祭文是生賢子經德秉哲此乃商周先王  
之德嘉問何以當之上笑云安石性強余云安石以義  
理名節忠信自任不肯為非至於性強自是以此驕人  
故時有過舉豈他人可比上云安石誠近世之所未有  
余云此非可與章惇蔡卞同日而語其孽孽於國事腹  
食不忘士人有一善可稱不問疏遠識與不識即日召  
用誠近世所無也上又問惇門下有陳彥恭者何人余  
云此鼠輩小人不足道然惇多輕聽如彥恭者構造是  
非談人短長惇聽之誠可笑也以此內外官吏陳請利  
害但已所喜者必行其所不喜者言雖有理多斥而不  
取上笑曰如温卿所陳請不問是非無不從者是日語  
尤多不可悉記壬午赴景靈告遷太宗神御於迎釐  
殿以修大定故癸卯質明行事已時奉遷申時一刻奉

留公進錄卷八

三五

安訖退 甲申同呈十四日已作聖旨令胡宗回休息  
將士俟事力完壯決可取勝方得前去討擊河南等處  
作過蕃賊 又立賞構捕即阿章 秦鳳奏一公城使  
臣兵馬已棄城歸錯鑿令胡宗回具析不奏因依 又  
令李穀體量青唐遼川河南事宜以來前後覆沒兵將  
聞奏 乙酉同呈雄州奏北界牒郭知章不肯嗟程插  
宴令知章候到雄州先次具析聞奏以俟首報仍回牒  
也 熙河奏一公城人馬已赴錯鑿城 再對呈康潤  
劄子言遼州害大繫以兵馬疲敝糧道不通恐不可  
固守兼熙河一路空虛多可憂者上亦以其言為是  
又許幾乞定待遇西人禮數及應答語言繁簡西驛以  
謂無可施行上深然之因諭云都賦人才不可得余云  
許幾所不及上云遠過之 是日上又諭高遵惠再檢  
見元祐中有章疏論罷吏祿以為先帝法度不問是非

一切欲改此大臣有私意於其閒不可不察又規切太  
母云不可斂怨天下者此極不可得余云當時敢出此  
語誠眾人所難陛下累欲召遵惠還若爾尤不可不召  
臣當與三省更議可代之者上云甚好又云賈種民亦  
有章云盡罷苛法之語莫不可余云此正與王存言橫  
斂一般亦可謂詆斥也上云遵惠論種民事莫是否余  
云寺監無不由六曹直達都省者遵惠為侍郎職所當  
論上又云遵惠言紊亂官制余云如此誠紊亂官制也  
上又言種民言罷苛法者是上書書中云更有一策文  
字言十餘事尙尋未覓又云惇終不善遵惠余云人言  
其以遵惠擊種民故惡之上云遵惠歸作尙書侍郎皆  
可余云龍圖閣直學士恐難作侍郎權尙書可也余退  
但以上云遵惠又有章疏欲召還莫可別議慶帥否稱  
之奇是太中大夫自可帥眾云未可議除之奇余云上

留公進錄卷八

三五

不以爲不可變云慶不須兩省一直問可矣余云直問  
固可帥但未知誰可爲直問者鳳轄亦皆云未見其人  
既而又欲以孫覽帥慶余云范鏗可否眾默然余云以  
鏗易覽如何下云如此即不妨又語及呂仲甫左轄云  
曉事卻不敢爲亦恐未可也 丙戌同呈引件西人奏  
語錄羌人云本國乞和一表便蒙許進誓表豈敢更不  
依回詔指揮極恭順祖宗以來未嘗爾也 再對梁從  
政磨勘合改延福宮使或觀察使上云且與宮使因言  
從政事先朝任使頗曉事但執滯及太絮爾余云馮宗  
道及從政皆先帝所親信皆讀書曉事上云宗道曉事  
非從政比也余云馮世曾監從熙俱已作觀察上云官  
使更數年亦須磨勘作觀察也 又呈惠卿奏郵延戍  
兵一百一指揮乞減五十指揮從之因言惠卿亦乞減  
將佐官吏來日與三省進呈次 丁亥同呈郵延乞減

將官使臣等及以綏德為軍並從之 再對以知保德  
軍趙思恭為揚州鈐轄因言近除郎官監司甚多如韓  
治輩非出聖意豈復得召上笑云章惇言治為劉摯門  
下半夜客亦無顯狀余云陛下察言如此天下之福如  
前日宣諭欲召韓忠彥乃知聖意一無所適莫上云忠  
彥何能為且令作吏部尚書莫不妨余云誠如聖諭忠  
彥先朝擢為尚書心本無惡但不能自立多隨順人爾  
在元祐中措置邊事無非曲徇他人及臣秉政欲一變  
前日所為初雖略爭既而無敢不從者若謂元祐曾作  
執政及隨順人則許將亦是陛下觀此兩人何以異上  
笑云正似許將兩人恰一般上又問陸佃會做文章否  
余云佃所為文章未嘗不傳笑中外如賀皇子表云桃  
千年而結實慈聖挽詞云玉冊三回捧珠簾一度垂中  
外以為口實有臣私意以親嫌不敢啟口今日因聖問

曾公遺錄卷八

三

所及敢敘陳臣弟肇與佃同修實錄肇於未進書時已  
罷佃至元祐七年書成方去肇貶滁州不落職佃削職  
而劉拯乃下門下人猶云以五十步笑百步故肇亦降  
修撰則肇之罪輕於佃可知況佃在元祐中嘗除學士  
又除尚書但為言者所奪肇初論蔡確事補外再召入  
又以論北郊事去今乃以佃為情實稍異先復職移藩  
中外所不曉肇在先朝已修史蔡京作起居注時肇適  
上殿先帝目送之至殿門乃回首然則先帝眷待可知  
不幸遭喪未及進擢已而先帝升遐故元祐中方除舍  
人若論為劉摯黨尤為誣罔初除舍人王巖叟朱光庭  
力攻以為不可用巖庭乃摯黨則兩人者何為而力擊  
之也上笑云言是姦臣之弟余云陛下閱直疏可見其  
攻之人語可以察其是與不是摯黨臣曾蒙宣諭以臣  
稱弟肇而眾論云與臣不同臣初以不敢力辨然臣稱

道其他人才未嘗不以公議況兄弟之嫌若懷私失實  
罪不容誅肇之文詞學識操行皆非今日在朝臣可比  
如近日賀中宮皇子青唐三表中外無能出其右者此  
眾所共見以至在元祐中出處如此則學識可知素不  
為執政所悅則操行可知肇之剛介又非臣比故惇下  
皆望風惡之臣所以喋喋自陳非敢冀望牽復升擢但  
以眾論誣罔如此兼與佃升黜不同外議皆以為不平  
冀陛下照察上首肯而已 又言密院編修文字闕欲  
除彭汝霖上云極好余云臣曾問三省亦欲以監司處  
之此人材不可得若且令作監司豈慮君佐王汝舟等  
可比卻可措置之閑地爾上云好來日便問三省尋以  
旬休恐上不復記至二旬休日首論三省可見於初也

戊子旬休 已丑同呈胡宗回奏已依二日朝指揮  
王瞻措置鄆州事 又李諫奏青唐府庫金銀等物王

曾公遺錄卷八

三

瞻王厚不肯同本司句當官檢點供數及以銀馬等遺  
運句實志充詔李諫奏希甫胡宗回體量根究有無侵  
欺情弊聞奏 又訪聞會州新城不至堅固令胡宗回  
修完及具因依聞奏 惠卿奏西人乞賀正且緣誓詔  
未降未可從又乞優加寵錫西羌如元祐故事夔因言  
先帝嘗欲以金帛結羌中用事者今西使言國主悔過  
效順皆鬼名正賽輔佐使然欲使還賜以金帛以結其  
歡心若元祐加賜乾順則不須也上令留候 是日三  
省得旨令彭汝霖上殿 庚寅大名周祥舉家赴照齋  
祭 辛卯同呈李穀奏請征隴撝一行赴闕人數 再  
對上諭已令汝霖上殿余稱謝余又言臣所稱人材不  
敢一言欺罔至如稱道弟肇實無冀望升擢之意但以  
眾人誣罔冀陛下深賜照察則莫大之幸上云肇今在  
甚處余云海州又言佃初貶泰肇貶滁殊不類已而得

泰州海州皆在佃後其厚薄可知也 壬辰同呈邊報  
又熙河奏三僞公主十四日到河州 再對以步軍  
司乞免軍人裏護降羌及出城借出軍器倍備修完價  
錢從之 癸巳同呈邊報熙河奏青唐三僞公主已到  
河州 再對以路分宋宜為熙河准備將領專切應副  
鄯州湟州使喚 甲午同呈西驛申西人不赴上壽得  
旨令赴上壽及歸驛賜御宴節衣並如舊例 僞公主  
到熙州 又李穀奏乞早令王瞻歸湟州及焚毀青唐  
巢穴朝廷方議欲以鄯州付董氈之後如府州折氏處  
之詔經略司不得輒有焚毀報中多攻病胡宗回  
及言青唐近來危急之狀多過當上謂余等曰此輩所  
言未可盡信眾皆以為誠如聖諭因言內臣好貨及作  
氣餒凡所悅所惡皆毀譽過實上又言利珣喜奏事然  
亦好貨財夔云珣最甚 再對上又及穀等余云陛下

會公遺錄卷八

五

察見近習用情如此乃中外之福上亦深然之 乙未  
涇原留大將王翼乃劉奉世隨行遣還都官而不赴部  
公參私往塞上獲級遷借職又舉西安州差遣翼本吏  
部令史斬首必妄冒也得旨追所受賞勒還都官重難  
差使 再對呈府界保甲數及縣保丁二十六萬昨熙  
備中教事藝者七萬人上屢督責欲復行畿內保甲教  
閱法下贊之益急余云此事固當講求然廢罷已十五  
年一旦復行與事初無異當以漸推行則人不至驚擾  
上云故當以漸行之余云聖諭如此盡之矣若便以元  
豐成法一切舉行則當時保丁存者無幾今保丁皆未  
教習之人若便令上番及集教則人情洶洶未易安也  
熙中施行亦有漸臣是時方判司農首尾本末無非  
出臣措置容臣檢尋文字講求施行次退以語下下殊  
以為不快也乃云熙初人未知保甲之法如何今耳

目已習熟自不同矣余不答 丙申同呈秦鳳權帥周  
綽乞不候來春先次賑貸本路保甲一次來春更依條  
振貸以役使勞做故從之 章奏不合留王翼罰銅二  
十斤 再對以上批李穀乞隴抄赴關沿路官吏懈慢  
等並以違制論仍禁劾令依奏余云穀所陳未成文理  
已別草定文字乞依此行下上從之仍指穀寫恩讎字  
作酬字上亦哂之 因言中外關官如左右史久闕不  
除從官日少上云左右史可除者祇是日前三二人余  
云在聖意以公論去取爾上又問徐彥孚可作權帥耶  
否余云以人望似亦可作臣固嘗稱其曉事也 上累  
論欲召還高遵惠而夔終未快余因言陛下累欲召遵  
惠還朝亦曾與三省議但以難其代者章惇云不必兩  
制直閣皆可往眾皆云未見有可除直閣者臣意謂蔣  
之奇是太中大夫似可除慶帥兼未須除職上云之奇

會公遺錄卷八

四

亦無事除職亦不防余云聖意如此中外所不知祇如  
前日面諭韓忠彥豈眾論所敢及然尚書而下從官太  
闕少若非斷自聖意恐議論必難合前日聖諭欲以遵  
惠權吏書臣以為太重刑部久不得人以遵惠為刑部  
必稱職忠彥為吏部甚允况韓琦定策立英廟此功不  
可忘陛下留意忠彥如此臣退而鼓舞稱誦此豈今日  
大臣所能放發聖慮也然忠彥遵惠召還皆出聖斷及  
之奇亦未當除帥若出自中批使人知出聖意不須政  
府進擬也上欣然云云待批出既而寂然疑有閒言之  
入者已而遵惠卒遂除之奇為代 是日早出赴普照  
以大名叢塗祭告未後歸 丁酉旬休  
十二月戊戌朔臘假不入 是日賜口脂甲煎并銀合  
一三十兩 己亥同呈邊報馬仲良以平夏不以時遣  
役兵為西人所殺虜者甚眾特降兩官 西驛申西人



乞買賣詔如舊例 再對以李任知邠州高權知信安  
軍密院進擬石澈京城東面巡檢御批不差餘依奏  
以夫於奏稟極皇恐上云小事但恐不可作巡檢爾余  
澈於法當再任驥院差遣高故且與巡檢上云再任  
釋然 庚子同呈夏國誓表詞極恭順令三府此亦  
詞又令依例回賜又令十四朝辭十五日進發擬撰誓  
奏青唐送到契丹公主年六十四頗能語言自云宗真  
之女洪基之妹願早到京師一見北使詢虜中動靜上  
云宗回奏亦然 又奏胡宗回得十一月二日朝旨但  
行下王瞻相度施行不肯果決余等皆云宗回當如此  
施行若便令王瞻歸遼州若瞻異日以為可守是今日  
不當棄去也令相度可否申取帥司指揮若不可待報  
即一面依朝旨歸遼州駐劄亦曲盡之矣上云李穀欲

曾公進錄卷八

聖

棄邠州但一切苗履之言爾 夔初以為如此

辛丑北使見於紫宸退狀赴垂拱宴酒五行未後乃罷  
壬寅同呈草定夏國誓詔送學士院依此修寫又夏  
國表中犯真廟諱令牒宥州報本國施行秦希甫奏王  
瞻王厚盜取遼川青唐府庫中金銀等物因此致變反  
殺牟心欽氈等以滅口及分遺矢馬及將士等走馬後  
至所得亦不貲詔令希甫及胡宗回李惠體量詣實聞  
奏 是日差陳愷句當刺員所劉燾編修密院文字奏  
事退赴相國罷散道場尚書省御筵薄暮乃罷 是日虜  
使謝射弓利物至未時聖上不肯重行立班 癸卯習  
上壽儀 甲辰忌 乙巳興龍節 丙午歇泊 丁未  
旬休出華嚴齋僧赴樂昌周祥道場及拜大名影堂同  
周秩及長老齋罷歸 戊申集集英大宴申後罷 己  
酉人使辭紫宸茶酒已正罷 庚戌歇泊 辛亥呈邊

奏熙河乞立溪巴温於邠州及令招誘疊州首領 又  
令根究熙河司戶虞大猷下落處及令講求种朴尸首  
再對差正且伴射等官賈巖借馬軍都使觀察使  
是日蔡元度留身乞宮觀當日晚差蘇珪封還表宣召  
壬子同呈差熙州通判孫廷提舉熙河弓箭手替李  
夷行以上旨令罷夷行故夷行以書言邊事多失實也  
熙河陣亡將官魏針等贈官推恩秦希甫奏言見薛  
迺曹紘等言王瞻王厚盜取遼川青唐府已差紘一就  
前去河州體究因而陳紘乃臣姪轉運司自不曾差權  
句當公事所言如此而希甫便委之體量尤不當恐須  
放罪改正上云須罰金遂令罰希甫二十斤運司十斤  
紘遣歸任李穀言青唐探報危急等事且云胡宗回避  
棄地之責故不肯依朝旨令王瞻退保遼州等事是日  
草定欲以趙懷義知邠州王瞻為都護而宗回云懷義

曾公進錄卷八

聖

幼弱不勝任恐國人不服得旨別草定來日進呈 再  
對路昌衡乞狄諮為定州副總管余云諮與一在京宮  
觀足矣不足施行上云總管自當朝廷選擇何可乞王  
餘應年八十乞宮觀或致仕上云令致仕余云餘應亦  
歸明之後藏才於王氏世守豐州與折氏等慶祿中為  
元昊所陷沒仁宗得餘應養之宗帥待遇與宗室等故  
餘應曉音樂伎巧與都人無異母折氏嘗召入內上云  
如此與宮觀不妨 是日元度押赴都堂再上堂馬上  
表晚遣劉友端封還文字宣召又批付中書令諸處不  
得收接文字 癸丑同呈以隴撈為河西節度使知鄯  
州與王瞻同為都護瞻依舊熙河鈐轄隴右沿邊安撫  
使都巡檢與隴撈同管句軍馬司以趙懷義為廓州團  
練使同知湟州湟州管下同都巡檢使隴撈候朝見訖  
降制候溪巴温順歸蕃情順服令歸其大小首領如青

歸論征捨欽角四之類速具聞奏依烙優於除官差充  
地分都同巡檢溪巴温如能歸順願同隴抄在青唐同  
小隴抄再溪哥城居住並聽從便是日下在入猶別班  
奏事遣人來云此文字莫不須忙余云青唐危急此事  
不可緩遂得旨依此指揮 郭知章奏乞朝見從之  
上猶疑已貶不當朝見上殿余云面謝泛使有使事當  
面奏不可不對上從之 又詔陝西河東經略司夏國  
已進誓表及降誓詔令不得侵犯及收接投來人口  
下是日押入視事如故 甲寅同呈郭知章分析不赴  
插宴余與夔云恐當併計上云兩制行遣何嘗論法恐  
虜人緣此不肯嗟程插宴害事不可不行令使副各罰  
銅二十斤 再對以郝惟幾知通遠軍曹譜知霸州因  
言通遠闕官累日不敢不慎擇惟幾官序人才及有戰  
功譜亦為監司及曾存廣所稱故擢之 乙卯立春朝

崇政 同呈李穀奏青唐利害乞立溪巴温且言王瞻  
一罪魁不足惜一行將佐何辜乞早令還涅州等事上  
猶疑昨日指揮令溪巴温從便歸鄯州下遂和之余云  
向者陛下嘗云王瞻朝出青唐則溪巴温暮入此無疑  
矣今縱不聽其從便能令溪巴温不入乎其令彼擅  
入不若聽其從便也今日青唐之變擾攘未定排難解  
紛固當如此若更守株瞻等陷沒或更有不測之變則  
朝廷更難處置若朝廷必欲有鄯州則西有涅東有洮  
鄯州亦難立矣隴抄其能國乎異日以漸消磨亦必為  
朝廷有不患不如府州折氏也今日若不如此措置儻  
有人能保王瞻不陷沒南北別不生變則昨日指揮猶  
可追改也下默然不敢措一言上遂曉然又熙河探報  
耶阿章云本無背漢意為人所鬪亂故如此令回更切  
多方招誘及倍恤其家 又新歸順結絕洛吳擊敗多

羅也族殺傷其父子令速具洛吳切狀聞奏 又詔李  
諱如履召脚乘銀難人力困做未可般運打繩川板築  
所須即具奏聽旨 再對呈軍領司闕上令差張宗尚  
余因言青唐之事從初始合如此處置國人本以不平  
賄征父子篡奪故欲逐之而立董氈之後朝廷當助順  
為之建立君長乃仁義之舉反欲因其擾攘而奪其地  
人情所以不服臣自七八月間累與章惇爭論以謂理  
當如此適會停下兩人議論叶同已而賄征隴抄出降  
臣無以啟口今日變故如此已是誤朝廷舉措若更遂  
非固執萬一更有不測之變何以處之上云已降指揮  
如此施行余云臣固不當更喋喋然十六日進擬隴抄  
指揮下猶以為未須急兼恐更生異議望陛下聖斷更  
賜主張自紹聖以來經營邊事所向無不如意不幸於  
此生事狼狽如此今但於已然中且多方醫治庶稍

弭邊患兼不失鄯州之名亦足掩覆四方觀聽爾昔人  
以火喻國事云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蓋  
曲突徙薪言雖見聽消患於未然何功之有然見聽者  
少其言雖驗亦不足為功及火患已成焦頭爛額以赴  
救者皆有功之人也今日措置已是焦頭爛額臣從初  
爭論正曲突徙薪之比也臣之所以惓惓者今已焦頭  
爛額而論者未免有惑願聖意深察安危之幾知言者  
不可輕信爾上云甚好 上自十四日視朝覺倦怠不  
快再對因問聖體如何上云口為吐逆早膳至晚必吐  
飲食皆出兼嗽食減又坐處腫痛余云此皆虛證須補  
理將養上云服補中丸至百丸硫黃鍾乳藥俱喫余云  
脈證如此服不妨醫者以陛下富於春秋初不敢進溫  
熱藥恐即虛陽今進此等藥非不得已也嗽雖小疾然不  
可久春氣至即肺更不得力宜速治之乃便上云補肺

湯之類無日不喫至十五日御紫宸坐久坐中令近侍益火退赴垂拱同三省奏事上頤頰寒際語極費力色益不快再對余又問聖體上云吐逆痰嗽皆未退余云醫者以謂虛則補其母實則瀉其子冷肺虛當補脾胃實瀉其子則虛亦不可瀉愛養脾胃則肺自安此不可不留聖念上云亦如此語至十六十七十八日皆云吐未已嗽亦不減自十五日隔上殿班至十八日方引一班余云十九日二十日皆休假必得休息上云然余又云氣虛胃犯呼吸風寒皆不可上云逐日直在殿中除一到兩宮外不曾出余又云延和北向尤不可坐先常於迎陽門引後殿公事上云邇英自可坐余云邇英尤溫服上又云崇政亦可坐余云但行太遠爾 丙辰懿德忌 卜言林希子林獻在真州無所不為 丁巳旬休 戊午改六參為常陽隔上殿班 是日風寒與三

曾公遺錄卷八

聖

省同問候上云吐逆未已早食晚必吐又小腹痛下白物得醫官陸珣木香金鈴散頗有功余與卜云此藥極好若用熱酒調尤速效上云祇為喫酒不得又云煎生姜汁下藥吐少減余云不易喫上云若辣藥皆喫得余再對因言臣不識忌諱累曾冒犯天顏緣聖體未康和須留意將攝傷氣莫甚於情欲臣等衰殘非屏絕世事豈能枝梧陛下春秋鼎盛氣血方剛於愆和之際稍加節慎至稍安和無所不可上云極自愛居常亦自節慎余云此乃宗社之福余自十七十八至此凡三以此進諫上但云甚好 是日同三省呈邊報初欲止以單子進呈上云不妨遂一一進呈 再對上諭張商英稱鄒浩余云不知何人有言上云對曾孝廣言刑房有文字鄒浩做卻以此大名節豈肯要人物上又云是甚大名節余云商英素不慎語言上云此人終不可在朝廷

與一待制令作郡不妨余唯唯而已退同三省已取問兩人者 已未同呈邊報王厚申省章峽蕃賊作過勢甚熾 庚申同呈胡宗回奏已差使臣催王瞻回澶州辛酉同呈引見賸征等畫一指揮自己未大風雪虜使至畿內人馬多凍倒及有散失者接伴申恐一齊入門不及下開封府令根尋不見人馬尋皆得之 是日早出 壬戌同呈邊報 再對呈府界按閱將兵殿最賞罰並如所擬上自十四日以後愆和至是日甚一日輔臣無日不問聖體安否但云吐逆或泄瀉飲食不美補暖藥服之甚多未有效醫者亦屢來告以聖體未康脈氣虛弱然宮禁中莫敢言者雖兩宮亦不敢數遣人問安否余不勝其憂 是日聞安豐王氏甥女喪早出癸亥式假不入 是日虜使入見聞上坐甚晚又傳宣宰執至午時方再坐垂拱小宴止三刻而罷藥節皆

曾公遺錄卷八

聖

減損又傳宣二十七日權不視事遂入劄子問聖體甲子會都堂再入劄子問聖體自是日入劄子 乙丑宅引 丙寅假 丁卯歲除享先 賢妃以九月八日降制冊立中宮以二十六日習儀 二十七日發冊正言鄒浩自試院中出數口乃以二十五日上殿論冊后事不當是日批出除名勒停新州羈管仍令開封府當日差人押出門二十六日習儀殿廬中三省得御批以呂嘉問舉官不當削一職仍展三年磨勘已而御史左膚論開封府遲留浩不即日出城又於城外稽留數日下嘉問問服既又送御史臺令元差人具折有何人祖送浩者上亦面諭云士大夫有易節自別門出別勞送之者而所差人不識往還之人御史臺乞展轉推究遂悉得其姓名有王回者乃葉祖洽所薦得堂除都講與浩甚密且有簡往來臺中詰之乃能誦浩所上章幾二千

言蓋嘗預議也回除名勒停候合敘日取旨餘出謁者皆衝替有贈遺者追官勒停本人罰金蔣之奇以簡與之并葉祖洽呂嘉問皆落職小郡既而又攝浩弟治詰之得朱絨傅楫輩嘗贖以金者亦皆追停又遣鍾正甫就浩於新州除已得罪者更有曾餽饘者否未報聞曾孝廣又以張甫英語告先是周種嘗稱浩同難方天若以告蔡京以上聞天若皆貶又黃履言劉禹錫唐介等事欲徙浩內地以其初無所論至日乃言疑爲人所使亦貶亳州周常稱履公終是好人又言浩當還貶柳州監酒又曾誠素與浩往還或云誠乃嘉問壻浩本誠所薦亦送吏部與外任差遣傳者多失實故書之元符己卯九月七日晚宣召學士蔣之奇至內東門既入見上指御坐後文字以付之奇云皇帝所咨近日請建中宮事劉賢妃柔明懿淑德冠後宮誕育元良爲宗廟

曾公遺錄卷八

聖

萬世之福今中宮將見非斯人其誰可當所宜備舉典冊以正位號之奇讀訖請曰封建妃嬪諸王皆中書具熟狀付學士院宰相則面受詔旨學士院具熟狀追入此不知是文字上云皇太后手詔也亦不須進熟狀祇依此批聖旨云九月七日內東門面奉聖旨賢妃劉氏可立爲皇后以今月八日降制處分遂進呈上云如此是矣但當如手詔命詞更在卿潤色遂鑲院御藥劉友端宿翊日降制訖遣中人賜對衣金帶銀五百兩於學士院對衣唯繡裏肚一非常日所有并餘皆製造成者異於常賜也此皆得之之奇云

# 曾公遺錄卷八

會公遺錄卷九

南豐會布

元符三年正月戊辰朔拜表於東上閣門又拜牋於內東門 己巳出詣普照致祭 庚午忌 辛未宅引 是日御藥劉友端傳宣三省密院罷初五日紫宸宴 上自十二月苦痰嗽吐逆既早膳至晚必吐又嘗宣諭以腰疼便旋中下白物醫者孔元耿愚深以為憂以謂精液不禁又多滑泄至是友端亦云疾勢雖尚安然未愈 壬申聚都堂同列皆以上疾為憂 又傳宣六七日禮不視朝三日 癸酉押虜使朝辭宴於都亭驛是日虜使止門辭受書已時赴坐未時罷酒十二行 是日又於都亭見友端云上服金液丹吐止漸安 甲戌宅引

乙亥英廟忌自是寒慘微雪 又傳宣十一日酌獻差

幸執十日奉安大定神御前後一日皆不坐 乙亥余

率三省求對問聖體蔡卞云方欲啟口遂同入劄子晚遣友端傳宣以未可相見友端云自六日晚再吐疾勢未退且云難言又泣下 丙子宅引早出 已午閒得御藥院申上吐瀉未已脈氣微弱仍云因大病後失將理積久傷氣即時馳白三省約聚都堂未時再上馬入內又聞中批付三省在京寺觀作祈禳道場七晝夜夔方以大定奉安致齋余等皆以簡招之遂來都堂同赴內東門請入問聖體御藥劉瑗劉友端蘇珪同傳宣云服藥漸安十一日決於內東門小殿中相見 再請對不許遂退 丁丑五鼓同三省赴景靈前導太宗神御赴大定至午時奉安退 得中批付三省密院以復冒大寒臟腑為梗久未痊平令四京諸路降德音御藥又申上脈氣小弱余以謂上服藥久方春發生何惜一赦

及檢至和三年仁廟亦大赦眾皆然之遂至內東門求對須臾宣召至福甯東閣中見上著帽背坐椅子但云臟腑久不能安服硫黃硃砂皆未效眾皆勉上以灼艾上云合灸即須灸余云一日不可緩須今晚便灸上云只今便灸又問德音遂言至和大赦不若更一赦為便上云甚好余云已與三省草定進入送學士院次又乞下五岳四瀆等處遣長吏祈禱從之遂退以朔日酌獻為名與三省俱宿禁中 戊寅同三省赴景靈分詣酌獻退赴內東門問聖體傳宣以夜來灼灸倦乏未可相見遂退聚都堂暫歸 是日四御藥皆來傳宣云夜來達旦灸百壯臟腑減一次亦累進粥然初灸三十五壯方知痛五十壯以後痛甚醫者云脈氣未生舌強微喘約三省至未時再上馬赴都堂再詣內東門求對未上馬間御藥院又申即日已進硃砂七返丹及其他補助

會公遺錄卷九

陽氣藥不少然自汗喘促未得宛順遂促三省上馬馳詣都堂至內東門須臾召對見上於御榻上兩老嫗扶掖上頂白角冠披背子擁衾而坐上雖瘦瘁面微黑然精神峻秀真天人之表是時喘定汗亦止先是已同三省進余所服火硃砂二十粒大理少卿周鼎七返金液丹上云朱砂等皆已服喘亦漸定卿等但安心又問除齋醮外有何禮數余云至和中曾於奉宸庫支錢設大會上云甚好退見醫官但云汗喘定乃乍靜脈氣大段虧減藥無不供進未有效遂各赴本省宿 是日眾自上云臣等禮當逐日入 聖體至禱榻前一見已幸不煩更起坐及加冠服上云禮數不可闕眾云君臣義均父子乞不須如此 五鼓得御藥院申醫官四更診脈氣愈微細自汗不止不宜更有增加遂起聚僕射應黎明角門開詣內東門求對 已卯至內東門尋便宣召至

會通門見都知梁從政云已不可入至福備殿東階立  
庭下垂簾都知以下云皇太后已坐再拜起居訖升殿  
太后坐簾下微出聲發哭宣諭云皇帝已棄天下未有  
皇子當如何眾未及對章惇厲聲云依禮典律令簡王  
乃母弟之親當立余愕然未及對太后云申王以下俱  
神宗之子莫難更分別申王病眼次當立端王兼先皇  
帝曾言端王生得有福壽嘗答云官家方偶不快有甚  
事余即應聲云章惇並不曾與眾商量皇太后聖諭極  
允當蔡卞亦云在皇太后聖旨許將亦唯唯夔遂默然  
是時都知押班御藥以下百餘人羅立簾外莫不聞此  
語議定遂退梁從政引坐於慈德宮南廡司飾閣前幕  
次中殿庭上下時有哭者從政等呵止之令未得發聲  
余呼從政令召管軍及五王從政云五王至當先召端  
王入即位訖乃宣諸王少選引喝內侍持到問聖體榜

會公遺錄卷九

三

子云三王皆已來唯端王請假遂諭從政令速奏皇太  
后遣使宣召久之未至余又督從政令再奏遣皇太后  
殿使臣往趨召從之余又再召都知以下諭之云雖已  
聞皇帝大漸然宰執未曾親見乞入至御榻前從政云  
是是得旨令引入開御帳見大行已冠櫛小斂訖覆以  
衣衾從政等令解開覆面白巾見大行面如傅粉余等  
皆哀泣但不敢發聲左右近習皆嗚咽涕泗榻上兩老  
盤坐於左右都知以下送余等降階余謂從政等曰適  
來簾前奏對之語都知以下無有不聞從政唯余又  
顧押班馮世備等云忽聞得余又謂端王至便當即位  
帽子御衣之類必已具從政云已有再聚幕次中議草  
遺制制詞皆二府共草定然未敢召學士須與報端王  
至遂宣入至殿廷余等皆從行端王回顧宰執側立揖  
甚恭又躬身揖都知以下至殿階引喝揖躬起居訖簾

卷升殿余等皆同升至寢閣簾前皇太后坐簾下諭端  
王云皇帝已棄天下無子端王當立王踧踏固辭云申  
王居長不敢當太后云申王病眼次當立不須辭余等  
亦云宗社大計無可辭者都知以下卷簾引端王至簾  
中猶固辭太后宣諭不可余等亦隔簾奏言國計不可  
辭聞簾中都知以下傳聲索帽子遂退立廷下少選卷  
簾上頂帽被黃背子即御坐二府都知以下各班草賀  
訖遂發哭再奉慰訖退赴會通門外幕次都知等宿房  
在小殿後召學士承旨蔡京至相對慟哭遂草定遺制  
京親書訖召都知進入催閣門御史臺退百官班是日  
未宣遺制則君宮中人已來引喝內侍云皇后已在內  
東門候得旨宣入須臾姬侍從入者四十八人會通門  
前一一點數放入移刻都知劉友方梁從政至幕次中  
宣諭云皇帝有指揮事召二府入對遂同入立廷下上

會公遺錄卷九

四

御坐宣名奏萬福訖升殿上密諭章惇語聲低同列皆  
不聞余云臣等皆未聞聖語惇云請皇太后權同處分  
事上亦回顧余等云適再三告娘娘乞同聽政余云陛  
下聖德謙挹乃欲如此然長君無此故事不知皇太后  
聖意如何上云皇太后已許適已謝了乃敢指揮兼遺  
制未降可添入余等遂奉詔而已召蔡京及呼梁從政  
取遺制重修寫訖又呼從政等進入及指示以所添一  
節從政等色皆駭愕遂呼班班入慟哭福備几筵內道  
場之類皆已具班定引宰臣升殿受遺制西向宣讀訖  
降階再拜訖宰臣燒香奠茶酒訖又再拜方宣遺制時  
止哭然上下內外慟哭聲不可遏移班詣東序賀皇帝  
即位又奉慰訖宰臣親王嗣王執政皆升殿慟哭上亦  
掩面號泣是日余不覺與親王同升殿又方號哭與三  
省分班東向立退乃見親王在側宰執皆奏上以社稷

大計乞少抑聖情哀泣又降階慰皇太后訖復升殿至  
簾前與親王等分立又奏皇太后已得聖旨於遺制中  
添入權同處分軍國事太后云官家年長聰明自己那  
裏理會得他事余等云皇帝宣諭云太后已許已謝了  
太后云只爲官家再三要如此只管拜余云已降遺制  
願上體國計勉徇皇帝所請遂退是日差押班馮世儒  
提舉造梓宮又差世儒開安充山陵按行使是夕

院降登極赦 先是大行服藥得旨以十二日午時宰  
臣詣中太一宮集禧醴泉觀開啟祈福道場燒香又得  
旨於十二日酉時大慶殿道場設醮亦宰執燒香遂議  
定夔與余燒香於中太一宮中書集禧左轄醴泉至十  
一日晚得御藥院申大行疾勢有加夔遂云惇更不赴  
太一宮只就大慶燒香眾相目轄云若不去時大家不  
去眾皆稱當夔亦云好遂入奏大慶改用午時開啟中

會入遺錄卷九

五

太一等處遣所差燒香從官開啟余先已語中書云此  
公多計數已而果然及俱不出其謀已沮然未知其意  
又以大行未卜疾勢如何未敢啟口然余竊揆之萬一  
有變故唯端王年長當立無疑至日早聚僕射廳余遂  
云天下事無大小然理在目前但以大公至正之心處  
之無不當者冀同列默諭此意及至簾前遽有簡王之  
請兼厲聲陳白唯恐眾人不聞及長樂宣諭眾議稱允  
渠亦更無一言但奉行而已余語中書云嘗言其多計  
數果然但謀事疏率初欲獨留意已欲專此事及倉卒  
又不謀於眾遽發此言殊可駭本欲羸眾人今乃如此  
所謂還著於本人也轄亦以爲然余又曰渠之言如此  
禍將奈何轄云此固不足論但於簡王亦不安爾退赴  
資善堂晚復入福臨同百官自垂拱入是夕宿資善  
通夕不能寐廷臣哭多哀諸王唯簡王哭甚哀睦王未

嘗有淚左轄等皆訝之自是日起朝晡臨早聚因言昨  
日已肆赦及添入敘用牽復量移等路當須奉行因又  
言余嘗於上前云編敕刺配法中亦分廣南及遠惡處  
爲兩等今在遠惡處者縱未可徙內地且多廣南一善  
郡亦稍慰人心公等不可不以此奉行眾皆許肯夔云  
于開致遠等皆當復職是日傳宣取前者內憑說赴入  
內省乃陳貴儀閣中人嘗抱今上紹聖被逐元豐中亦

卷十一日宣赦畢赴內東門余云赦文中不曾及責  
降編管安置人等如何夔鳳皆云自有赦格余云外人  
安知赦上服藥如此欲以召歡聲和氣何須更爾閉藏  
夔云非閉藏要添入即添遂貼麻添入應合復敘用量  
移移放人等並疾速檢舉施行 庚辰赴福臨朝臨不  
哭是日殿上垂簾見几幾退遂赴文德殿宣登極赦訖  
假寢至亭午乃飯夔招聚廳左轄云都知等來太常計

會入遺錄卷九

六

會範許與不許之類先閱會要見天聖嘉祐垂簾故  
事皇太后稱吾臣僚上表答云覽表具知所請宜不許  
宜許及五日一垂簾同聽政臣僚起居皇太后訖移班  
起居皇帝皇帝坐西乃皇太后之上皆天聖故事嘉祐  
末英廟請慈聖同聽政初同御 五月蓋英宗方服藥內  
東門小殿垂簾至七月十三日英宗聞日御前後殿輔  
臣奏事退詣內東門簾前覆奏皇太后會要云皇太后  
勉徇上請同聽政而未嘗御前殿百司亦不奏事唯中  
書密院詣內東門小殿覆奏事而已明年手書還政又  
故事唯慈聖不立生辰節名不遣使契丹若天聖元豐  
則御殿垂簾立誕節名遣使與北虜往還及避家諱等  
余初問同列今日當如何處之夔以下皆云當具此兩  
次故事稟旨余獨曰不然此事乃吾輩所當任若稟上  
旨恐難裁減若稟長樂亦難可否今上長君豈可垂簾

聽政正當從吾等請如嘉祐故事施行乃為得禮眾皆  
皆服以為當然左轄徐云十猶疑之天聖元豐與今日  
皆遺制處分與嘉祐末英宗請聽政不同萬一為他人  
論議如此奈何余云不然今日之事雖載於遺制實出  
自德音又皆長君正與嘉祐事相似眾亦悅服以為當  
臨訖奏事退詣簾前覆奏尋得旨依奏此奏亦余所草  
定蓋劄子中所乞奏事次第已如治平故事矣晚赴

晡臨遂至東序起居訖升殿上服淺黃袍紅帶遂出嘉  
祐治平故事天聖故事更不將上進呈上云恰一般余

遂指五月同御小殿蓋英宗方服藥恐未嘗同坐至七  
月御前後殿即是英宗已安日御前後殿奏事退赴內  
東門覆奏今日正當用此故事又云雖遺制所載實出  
自德音正與治平事一般又言章獻時仁宗方十三宣

會公遺錄卷九

七

仁時大行方十歲陛下豈可坐簾中上甚悅云事體雖  
當然且更稟皇太后聖旨余云陛下長年聖德謙挹請  
皇太后權同聽覽今故事如此固當稟皇太后然足以  
見聖意謙屈曲盡事體同列亦皆稱贊余又云大行不  
幸棄天下陛下入繼大統唯於事兩宮當盡禮上云固  
當爾左轄云天下大計已定唯是先帝法度政事當持  
守余云事止有是非若所持守於公議為是孰敢以為  
不然遂退降階皇帝亦降坐垂簾太后臨門坐余謂都  
知御藥等云椅子當近簾庶便於奏事遂引班起居訖  
卻卷簾至寢閣簾前奏事進呈嘉祐故事如前太后云  
相公等裁定夔與余皆云須取稟聖旨太后又云莫奏  
取官家指揮余云適皇帝再三令稟皇太后聖旨兼此  
事是皇太后身分事皇帝實難裁處夔亦云是太后面  
分事遂答云皇帝長成本不須如此只為皇帝再三堅

請故且勉從非久便當還政只如慈聖故事甚好余等  
皆稱贊皇太后聖德謙恭德音如此實近世之所罕有  
余云既得旨不御前後殿唯三省密院於內東門覆奏  
職事則百司皆不奏事臣僚不上表章生辰不建節名  
不遣使契丹皆當如慈聖故事余又云如此便批聖旨  
施行太后云已知再三諭云皇帝所生陳貴儀當追贈  
皇太妃余等愕然方覺思慮所未及唯唯奉詔又云皇  
帝以申王是兄欲優加禮數余等皆云聖意如此甚善  
又宣諭云皇帝欲先次優與官封余等皆云來日便進  
呈鑾院降制太后云好又奏大行皇帝皇后當別建宮  
殿名號容別具奏稟緣不可居坤甯太后亦云好自初  
奏事垂簾不見上只立於太后坐側及言申王事又於  
椅子後附耳語太后故又再宣諭退出內東門聚丞相  
廳議追冊太妃封申王及增崇兩宮并處中宮事是日

會公遺錄卷九

八

差未用臣修奉山陵初議欲取旨余云欲得人非用臣  
不可必能省費愛惜後兵以用臣素善使人故也眾皆  
然之遂擬定進 是日宰執各賜御酒四瓶食兩合各  
以短表謝中使各五千知客司白親王以下皆用兩表  
謝余云不須蓋已得旨也是日余又謂同列今日奏事  
次第如此遂為定式矣先奏皇帝次覆奏太后已如今  
日所得指揮眾皆欣服 辛巳早赴臨訖退同觀梓宮  
皆舉哭梓宮長九尺餘高五尺餘裏明闊四尺餘皆巨  
材唯底板側貼數寸已布漆訖但未施丹爾梓宮中別  
設一板曰臥龍板亦丹漆用錦通裏大斂則先置神御  
於此板上左右各十二環以綵索舉之奉入梓宮 皇  
太后手詔付中書省與同降御寶批同云皇帝踐祚之  
初勉從勤請非久便當退歸房闈除不御前後殿已指  
揮外如迴避家諱之類並勿施行又二府已議定贈陳



太妃申王加官進封及元符皇后等事遂入劄子晚臨  
訖乞依昨日次第奏事仍云今後有合奉事乞計會入  
內省取旨依此引對得旨依哺臨訖起居升殿奏事如  
庚辰儀尋進呈太后手詔因言陛下謙挹請太后同聽  
政而太后德音如此實古今所未有上亦稱歎云更取  
皇太后聖旨余又言手詔文詞甚美雖外廷詞臣亦不  
能彷彿上云皇太后聰明自神宗時已與聞政事余云  
臣等雖方得侍清光然兩日聞皇帝皇太后德音相與  
稱頌不能已上云若依太后聖旨施行當降詔 又進  
呈昨日得皇太后聖旨儀陳氏追號皇太妃仍令有  
司擇日備禮奉冊得旨依 又進呈皇太后合增崇禮  
數令禮部太常疾速詳定聞奏 又進呈申王加太傅  
進大國賜贊拜不名以十六日降制 又進呈大行皇  
帝皇后宮殿並以元符為名稱元符皇后並依擬定因

言興國中待孝章皇后禮數未至當務從優厚上云太  
后亦知此事上又云皇太后只有宗回宗良二弟當優  
與推恩下云與節度使余云觀察使覃恩恐只合移鎮  
如此是轉兩官兼節鉞非轉官可比然紹聖初大行初  
親政太后太妃家亦各轉官上曰如此更以上有何恩  
數下云使相余云此尤不可輕授上亦默然余又言朱  
伯材任瑜恐亦當遷紹聖初遷兩官上云不同且近後  
三省又言太后更有一二妹婿亦合與推恩上云好余  
云臣有所聞不敢不奏太后一妹婿是李許之子許因  
緣陳衍得閤門使餘人不得援例大行每切齒屢欲削  
籍竟隱忍而止又嘗諭密院云今任滿更與一外任勿  
令來恐陛下欲知夔亦云然遂退起居訖簾前覆奏首  
出手詔因稱頌聖德如此實前代所未有太后云內臣  
黃臣乞改名黃名經臣正避向王諱也若今天下人皆

改名乃為萬世笑端又奏云皇帝今取太后聖旨答云  
但依此施行遂奏云適已得皇帝旨令降詔又進呈陳  
太妃及申王文字上旨令十六日降太妃制次日申王  
制答云大好 進呈增崇禮數 又呈元符宮殿余云  
當以皇儀殿處之眾皆云興國中孝章故事不可用太  
后云神宗嘗以孝章事為未安會云若使二哥為之  
或王顯便是你樣子言訖泣下夔云神宗亦嘗謂輔臣  
云處之太薄又奏上旨令與宗回宗良建節太后云不  
可外人將謂才聽政便以濫恩及私家決不可余云皇  
帝聖旨甚堅再三云太后親弟唯有兩人太后云是如  
此然必未可若皇帝意欲爾亦須且緩俟禫除後別議  
太后又云上聰明萃王以下皆不及又云上性仁慈見  
打人亦怕 夔退云羣華時有官妾被搗搗者至死於輦  
搗上聞之至為之泣下 余云大行雖不幸早棄天下然

今上嗣立皆神宗之子亦近世所罕有夔云神宗留意  
政事更張法度為萬世之利此福報也下云臣等皆神  
宗拔擢唯謹守神宗法度所以報德皇太后必盡知神  
宗政事本末夔又云神宗政事如此中閒遭變亂可為  
切齒太后亦歎息余云臣首被神宗識拔於政事法度  
無所不與所擢人材今日用之者皆是太后云相公等  
皆神宗舊臣且更與輔佐官家余云臣在熙寧中聞神  
宗省覽文字嘗至深夜左右未嘗有婦人其屬精憂勤  
如此太后云官家性勤篤必似得神宗余云此宗社天  
下之福退遂同入劄子以太后旨未許行宗回宗良恩  
命令且緩未審當以甚日降制 上旨令申王同日降制  
尋得御批云且依例推恩其節度使指揮未可施行  
晚又得御批付三省侍從官禮官議興國二年服是何  
服紀令疾速指定聞奏夔遣堂吏來白答以批付三省

恐密院不得與夔遂已是日仍奏上以兩日檢尋文字  
皆晚方乞對上云不妨下云恐屬不恭不敢不奏知  
壬午黎明詣夔諭集議事云密院不與有三不可太后  
手詔付三省并陳太妃追冊申王加恩宗回進官皆非  
密院職事而密院皆同得旨同奉行而此獨不與一不  
可也侍從官皆與議而獨密院不與二不可也三省若  
同上密院不可先退須別班奏事恐於體未安三不可  
也夔夔然曰是不可不與鳳轄後至亦云當同議余云  
此事若為私謀則不須與以國事言之則不敢辭眾皆  
然之早赴臨訖退 再觀梓宮見近習畫東宮圖云若  
干見在若干入內省御藥院展入若干見在空閒然不  
知何用左轄亦深疑之退召從官禮官台議與國服紀  
蔡京云三年喪無疑緣兩宮及羣臣皆行三年喪若舉  
樂誰與同聽者兼今上嘗北面於大行自是君臣無疑

會公遺集卷九

余問從官禮官云蔡承旨之言是否眾皆云是夔遂語  
太常云既是合行三年喪因何卻言舉樂自不相妨會  
啟者頗飾非喋喋夔聲色益厲余云不須爾此是國初  
草創有司講求未至若云不相妨是不當眾皆云不是  
啟亦屈仍云昨日十數次來催文字若不如此必更怒  
余云此尤不可禮官當執典禮豈可言怒況何以知有  
怒意夔又厲聲詬之云亂道故怒甚云亦不是失職余  
云太常所定顯是不當須如此聲說眾官等皆云當如  
此徐鐸黃裳默然余與左轄問之亦皆云是遂令退草  
奏狀 晚得所奏遂具劄子繳進云合行三年之喪御  
寶批依 晚禮直官張子諒來言劉瑗問皇帝未成服  
開合系紅帶否子諒答以羣臣皆黑帶恐不可御紅帶  
瑗云何故子諒云皇帝於大行稱臣否瑗云是是先是  
余已為同列言服紅帶未當次日見上止服黃背子不

系帶 是日早宣陳太妃制訖拜第一表請皇帝聽政  
癸未早赴福備臨訖欲赴聽批答而批答未出遂退  
夔獨赴文德宣申王制 晚赴哺臨議欲以朔日請  
對奏事至垂拱引喝內臣前迎云有旨召對臨訖遂赴  
東序起居升殿上云皇太后有指揮事余等唯唯是  
日中批付密院內侍省押班及帶御器械皆關官令慎  
選會經邊任有戰功無過犯私罪徒情重資考深三五  
人具名進入蓋是日已宣押前省押班宋用臣充入內  
副都知惟聞安一名又與馮世雷同充按行山陵使副  
前省全闕人故余以著令兩省押班乃三省同除遂白  
三省云此事當同奏皆然之余遂云適准御批令選內  
臣大使臣充押班帶御器械已下吏部取索臣不能悉  
記姓名然有戰功如全惟幾之類恐不可充此選臣嘗  
聞神宗宣諭云兩省都知押班非性行溫良者不可為

會公遺集卷九

之蓋其間多倉疏不穩以至帶御器械亦須次補押  
班亦不可不慎擇上云不穩人固不可用但具名進  
入當更與執政商量余又言朝廷自近歲以來經營邊  
事無不如意今西夏已進蕃表朝廷已降誓詔邊事遂  
且休息昨為青唐董氈為阿里骨篡位阿里骨死其子  
瞎征又嗣立國人不服故迎董氈之姪溪巴溫欲復其  
國姓既而國中紛亂首領多欲歸溪巴溫瞎征不能自  
立遂亦出降而溪巴溫之子龐撈遂入青唐稱王子邊  
臣欲因而有其地遂渡河據邈川以重兵臨之故龐撈  
亦出降朝廷遂以青唐為鄯州邈川為湟州既而部族  
多反叛覆軍殺將見今事宜未息見又引兵圍錯盤城  
城中亦有將佐士卒尙未聞勝負上云此等事須卿等  
與措置余云臣等固不敢不盡力然蕃情未安未敢保  
其無事近已降詔旨以龐撈為河西節度使令如府州

折氏世世承襲知鄯州庶蕃情順服專已如此但且隨宜營救維持而已上云甚好此論皆先與三省議以謂當如此奏陳及敷陳於上前皆余也三省和之而已又與三省同進呈乞訪求故皇太妃親屬劄子留中亦余發之也遂退以起居訖至簾前太后宣諭云陳太妃瑩域當如何夔遽云臣等會議當以即瑩為園余遽止云當自有典禮須下有司同議眾皆以謂當如此余云瑩在奉先太后曰然余云當改卜否太后云地好恐不須改遂以選押班及青唐事奏太后德音一如上所諭退遂與三省召禮官諭以欲崇奉故太妃瑩域等事令檢尋典故又同具劄子奏故皇太妃瑩域合行崇奉及將來奉冊應于典禮令禮部太常寺檢詳典故講議同奏貼黃云雖已奉皇太后聖旨緣未曾奏稟皇帝須至聞奏御寶批依皇太后聖旨又同入劄子奏已奏乞崇

會公遺錄卷九

十一

奉故太妃瑩域及應于典禮欲先以下所屬差使臣兵員守護批依奏是日又言李敦推應等赴闕已止住且令在西京聽旨數引見須在聽政後除服前兵衛難以此鹿衰襄漢欲令九日到闕十日赴殿定日引見又言大行本欲御樓但於後殿引見可也以至諸軍素隊排立樓前仗衛皆當罷上及太后皆深然之又奏熙河欲得罷擢早來以撫定番情恐上一問便可引見上亦許之是日上及太母遣二中使賜章惇金重三百兩小龍茶一斤餘執政曰二百兩小龍茶一斤尋具短表謝此特恩非故事也甲申早赴福備臨二府同乞對升殿曲謝昨日曲賜兩拜次見太母亦如之又奏紹聖元年張舜臣奉使北虜問大行聖壽答以二十四時年舜臣奏云戎孫以少長排行故問大行嘗云此不爭當以實告今告哀使至虜中恐亦問及聖壽未敢指

揮上云以實告不妨余云聖壽臣等亦未審知上云壬戌生十九歲余云戎孫卯生故虜人問云與龍節是辰生使者謬云以漢室與龍之意名非為辰生也又稱戎孫為皇子使者亦折之若以孫為子則亂昭穆之序若我以實告責之以實則兄弟行也但爭長爾故大行云以實告不爭上云甚好尋以此覆奏太母太母又云陳太后家恐有人作班行然恐已不在俟更詢問是日晚引攝使者臣宜召觀祥宮中器玩有金筆硯匣珊瑚筆架及他琉璃具玉器不可勝記內有真珠絳於玉輅狀後載兩旗不知何物是日得御批令二府十九日各歸本廳治事更不宿故事成服後更不宿當十八日晚使歸太后皇太妃皇后余疑百官初慰皇太后今何以進名太常云奏得旨蓋太后以不御殿故不肯受百官慰余

會公遺錄卷九

十四

謂同列云太母聖德如此舉措無不中節此近世所未有也是日又同觀梓宮漆飾皆已具乙酉赴福備臨退又同觀梓宮皆已備具已徙置門北庭下俟時入福備權措丙地至巳時五刻赴垂拱俟大斂斂以午時一時至未時乃畢殿上卷簾簾以白紗欲轉簾次太妃燒香未畢又少選卷簾入福備哭奠移班慰皇帝訖詣內東門進名慰皇太妃皇太后皇后至申時六刻赴垂拱八刻成服訖入福備庭下舉哭皇帝行禮訖上燒香幸臣進酒給事中讀祝頌上及群臣皆再拜梓宮前有黃屏几筵亦不甚廣以地步有限爾簾垂移班詣東序慰皇帝羣臣皆哭慟上亦掩面號泣退赴內東門進名如前百官出已昏暮密院據開封狀乞燒糝盆奏從之仍下皇城司步軍司開封府令嚴切點檢照管軍事畢晝時撲滅訖申密院是日批出除張承鑑內侍省

押班交文兩帶御器械先是令具三五多進入密院取  
索唯此兩人可與選外有梁安禮全惟幾高偉李元雖  
經邊任有戰功慮人材性行難以與選既而中批止用  
所選兩人 是日中使押賜大行遺留宰臣金百兩珠  
子七萬犀帶貳細衣著百疋執政金四百兩珠子五萬  
餘同上犀帶一黑犀作子一班犀已釘者有龍環襟衣  
著錦二十疋緊絲綾羅絹各二十疋內錦綾緊絲共七  
十疋有龍多北虜禮幣中物 中使贈兩笏相三笏  
戊早晚赴福會臨退進名起居 垂拱殿門外 是日中  
批付三省以尚書及從官闕令與樞密院參議具前執  
政等十人餘可充從官者二十人具名進入晚聚僕射  
廳議以四修撰 陸佃子開襲原第知章 及蔣之奇葉祖  
洽邢恕等名聞奏又云葉濤亦當與選夔云如此則王  
古范純粹亦當具余云不然濤非以元祐親黨得罪與

會公遺錄卷九

五

兩人者不同左轄初亦難之既而云濤亦不妨但須并  
朱服不可遺爾 是夕還家 故事成服後更歸御批令  
十九日各歸本廳治事更不止前 丁亥赴早臨遂乞  
奏事以前執政及從官等姓名面奏呂惠卿居首上遽  
指之曰且令在邊次至韓忠彥上云此當召又次至李  
清臣余云以婦人狂言故罷政本無事上云馬上共見  
是日親王等執首尾從 轄云更別因一事削職余云只  
為不進呈明氏狀更無事及黃履上云此三人皆可召  
余又指安燾云陛下知此人否元豐末舊人皆去唯燾  
至元祐四年丁憂乃罷上頷之至林希無所可否次及  
蔣之奇上亦云當召復兼學士見闕又及葉祖洽余云  
在朝無所附麗亦可用上許之至呂嘉問蹇序辰輩余  
亦云陛下必已知此人上云知次及葉濤余云嘗為中  
書舍人有氣節敢言可用次邢恕并未服三人上亦知

其反覆變獨指濤云唯此人可用又陸佃子開郭知章  
與原上亦云皆可擢眾皆云鑿在神考時已作館職余  
云兩會修史昨以修實錄得罪然實非元祐之黨上然  
之次覆奏於簾前所陳如上太母云元豐末眾人皆去  
惟安燾不去是不正當并上所取捨皆合公議余因云  
皇帝皇太后洞照人材如此臣等更無可言者 既赴臨  
至二十二日乃罷是日禮官來自故太妃崇奉事後即  
日 前加禮部等又云禮部議殊非允左轄亦云用元  
符章事皆不可行 戊子赴早晚臨 中批令具會  
任管軍人具名進入 又降故皇太妃親屬姓名并宗  
枝圖付中書省皇城司申傳宣入廂探事紹聖以後添  
差十六人並放罷 先是已罷延春閣後苑宮門親從官  
四十餘人並遣還元差來處後苑門乃月臺所在大行  
慈宴之所聞悉已備開步罷差人 己丑早臨訖乞對

會公遺錄卷九

六

遂進呈管軍止闕三人有王愨者曾管軍因邊事得罪  
罷黜恐當用赦敘復上深然之 又呈劉安張存折可  
適等皆邊人不可用姚雄姚古皆麟之親姪至苗履上  
遽云此可作管軍眾皆云然鳳轄又云大行亦累欲進  
擢余初謂唯履一人可與選以與縉生親嫌不敢啟口  
而上遽已及之余稱善而已又進之故太妃親屬長兄  
奉職永成崇班承制閤門祇候次永清供奉官看班餘  
自親姪甥及堂兄并姪甥之子及姪甥女之夫又一人  
隨母女之夫皆得侍禁殿直借奉職上初云恐不可在  
閤門余云日久自習熟初自當免祇應不妨李用和例  
極高此止用仙遊夫人弟任澤除供奉官例除之上乃  
許 又呈聽政日云故事止三表本欲擇二十二日今  
三表不允日官謂唯二月一日二日可用前後皆無吉  
日期日恐不可親朝二日亦三七日然於禮文無害恐

可用上云五表當允二日甚好次覆奏於簾前悉如上  
所陳太母云三日聽政差遲亦不妨余云祖宗皆逾旬  
便聽政 庚寅早臨退乞對 同呈隨龍人治平例有  
官者各遷一官直省官得左侍禁殿侍得借奉職小侍  
得差使上旨太管勾劉瑗遷三官 宣政使遷防餘皆兩  
官親事官諸軍各兩資 故事一資 小殿侍借職餘如故  
事又長宿車子及登位日恭承翊衛內臣四人張琳張  
祐各兩官餘一官皆太后殿中人在藩邸祇應日久太  
后云此四人須推恩只為官家再三須要與恩澤三  
省行內知客醫官等亦皆轉兩資 故事止一資有一軍  
將者上旨令與奉職云近有劄子陳乞與轉資至今未  
有指揮故優與之又呈故太妃贈三代條格當得三少  
用聖瑞例當得東宮三師夫人封次國而聖瑞昨以嗣  
父崔傑未贈官初贈太尉母封大國余云當用此例緣

會公遺錄卷九

故太妃曾祖乃正任防禦使父遙郡不可卑於未有官  
者曾祖母而下皆當封大國上以為然左轄猶再稟云  
父贈太尉祖及曾祖贈三太或便贈三師眾云如此恐  
不倫遂贈太保太傅又呈太后聖瑞元符三代皆如故  
事及覆奏於簾前太后亦云崔傑初贈太高然今日不  
可不用此例隨龍人中有因元祐事實降者 梁如新藤  
州驛管曾燕萬州監稅 上旨令並罷例轉官又云本以  
元祐親黨被黜然亦無事內臣皆能言之梁知新只是  
曾在宣仁殿中管勾文字 是日又批云內侍省闕官  
應見責降在外監當者已經大赦並放還令赴省供職  
責降者 本入內省人因無責降充前省今已悉召還又  
批問守勲元豐中內東門司久在藩邸管勾事令寄資  
添差勾當御藥院 辛卯小祥赴福甯皇帝行禮如成  
服日捲簾舉哭訖移班奉慰又詣內東門進名慰三宮

訖易常服赴東閣門聽第五批答允聽政 凡聽批答并  
表皆易吉服惟黑帶 退赴都堂去杖經易縵服訖歸府  
布帳頭上領靴履屐履經戴白布席帽白靴傘 上辰赴  
福甯臨訖求對同呈青唐邊事以秦希甫論鄯州難守  
而胡宗回怪怒乞迴避并前後臣僚論鄯州棄守利害  
不同備錄下宗回希甫公其叶心體度邊情具果決指  
定可守可棄事狀間奏如有可守之理而輕議廢棄或  
不可強守而妄稱可守者致誤措置當重行典憲如挾  
私避事故相違戾亦當根究理曲之人竄黜仍令宗回  
同計置搬運糧草因言青唐本以國人不平阿里骨父  
子篡位故逐瞎征而立隴拶邊人因而欲有其地臣自  
事初累會力爭以謂不可為及瞎征隴拶相繼出降宰  
臣率百官稱賀建置鄯州臣不復敢啟口然西番尋復  
反叛亦累於大行前敷陳以謂此事本不可以為業已

會公遺錄卷九

建置州郡頒告天下百官四方上宣稱慶一旦棄之豈  
不取笑中外今於不得已中但當儘力醫治拯救若鄯  
州不可守猶當西守湟州東建洮州以相維持且以先  
帝 謂神宗 以熙河洮岷為一路詔旨其後賊愈猖獗至  
覆軍殺將遂降旨以隴拶為河西節度使知鄯州與王  
瞻同為隴右都護同管勾軍馬司公事然議者尚以謂  
隴拶父子恐未肯聽命亦累下胡宗回秦希甫令具鄯  
州合棄守利害聞奏合更責以果決指定棄守事狀上  
云如此行遣亦已盡矣余又云自紹聖以來經營邊事  
進築城寨五十餘所無不如意臨了作此一事至今狼  
狽丁當不得無如之何 是日退赴都堂召禮官增崇  
皇太后禮數 是日上又督增崇皇太后禮數事云當  
乘大安輦余等皆云禮官已檢尋文字詳定上云且先  
了當皇太后文字皇太后更節次三五日或旬日不好

余等唯唯至簾前覆奏如上所陳皇太后諭云先朝妃嬪當進封又云太行乳母竇氏并本殿中伴人久在大行左右自年歲來大行飲食不進至有全不進晚膳時一切掩覆並不會來道直至疾勢已深尚不肯言理當削髮屏逐然不忍如此且須降黜又韓才人者不是房院宮中呼嬪御郡君才人以上為房大行服藥猶使性氣不會事亦當削髮且與一紅霞帳名目令往守陵因慟哭余等亦哭又宣諭云大行病已深尚未盡知一日忽使來人云今年上元上樓不得珠子衣服亦著不得須且罷觀燈方驚駭去歲太后為不安不曾上樓大行每云嬪嬙不上樓來殊冷淡今年且上樓來卻忽見來如此傳語元來病勢已重向未詳知又慟哭不已宮中嬪御職次及所宜諭姓名外庭皆不知太后云待便批云是日中批以苗德妃邢淑妃為貴妃宗賢妃為德妃

會人遺集卷九

九

餘皆遞遷竇氏降郡夫人本大國夫人韓氏追才人郡君兩資是夕集院是日又同除王府官徐勣何執中實文閣侍制兼侍講侍讀癸巳甲午赴垂簾進名訖退歸逐廳視事自癸巳不赴廳未後二刻出院如平時乙未垂拱進名起居訖求對自內東門入以罷歸後垂拱門不開故起居訖升福東序同呈皇太后增崇儀數大約皆如宣仁故事比之慈聖有加唯不鳴鞭不用馬隊及茶酒班殿侍蓋臣僚不從故唯此與宣仁不同奏薦及紫衣度牒等不限人數臨時取旨及覆奏簾前皇太后云本不須同聽政只為官家堅請禮數皆過當眾云慈聖作后時曹佾已作節度使太后云只有二弟然皆不近道理余云曹佾人材亦至尋常太后云宗回怎生得似他左轄云宗良亦簡靜太后云卻是傳範不可得今有三叔父皆未曾沾恩是日上旨又

會人遺集卷九

九

及尚書從官闕人余云姓名已進入上云只是韓忠彥李清臣黃履三人安燾不堪其次從官如何余云四修撰及葉濤等恐可除上云蔣之奇余云葉祖洽亦是上云待批出余又云不唯從官執政亦闕本是八員今止有其半夔云三省密院各只一人上亦云少一半左轄遺云此尤不可不審至簾前余又云上旨又及尚書從官闕臣等奏云姓名已進入在聖斷裁處同言前執政只三人夔遠云元祐措置邊事皆韓忠彥昨至紹聖二年西人分畫地界作過說話指揮使去曾布欲一變邊事忠彥猶云待捉了高永能後商量永能乃本路鈴轄亦商量地界官曾布云恁時無面見天下人方屈服安燾尤甚以謂汝遮先帝不敢築今何可議其後進築乃在汝遮二百五十里外余云忠彥誠有此言然亦柔順易屈服安燾誠拗強難與議事夔云忠彥若在朝廷亦做邊事不得遂退先是上又嘗語及人材余云陛下踐祚之初中外觀望凡號令政事進退人材不可不慎及至簾前又以此奏左轄云只是恐有人援引詆毀先帝之人望皇太后主張照察余云同是臣子古人有言見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鷂之逐鳥雀亦必無此理左轄退云公之言甚好然外人已傳召梁惟簡歸也不可慮余云公但安心蘇軾轍輩必未便歸也其他則未可知是日又呈劉安民狀云元符皇后家乞依三后家入內上云后如家自當入許將云他不止欲入臨卻云生辰上壽及非時進奉慶賀皆欲依三后家入內上云后如家自當如此將默然安民此狀投已久累日前欲將將上而左轄止之將亦縮余嘗與夔密論其舉措如此可歎及聞德音皆有愧色余則不然入國首命朱孝孫告諭首差劉安民安澤下最為大行眷顧一旦遽爾殊

可歎也又一日上語及差宋用臣修城云此本用臣職事近頗廢壞用臣必有措置夔云城多生草權兌會布數出城亦見其如此上云體泉觀左右亦自可見余云神宗修城至於樓櫓筵籬之類無不備具今多已壞得用臣董之必漸可整葺用臣善役使人人樂為之用蓋能照管存卹故臣昨差用臣修護山陵亦以謂山陵之役正在盛夏非得此等人存恤役兵必多損失人命上深以為然又言臣在大行時凡十數次曾言宋用臣當領修城事以至城用木植今多已充他用上云只為修造處多左轄云興國院是英宗神宗所生之地神宗曠積下材植准備修建今亦總使了余竊歎而已退見王渙之云外議皆言三省以日前多歸咎大行唯每見予未嘗不追誦大行德音余云大行聖賢過人朝廷政事有過當者皆一二人之罪若更歸咎尤可處也 是日

會公遺集卷九

五

又呈前執政不帶職者及張敦禮等責降人恐合依例支登極支賜大行遺賜密院已得旨支給上及太母皆以為合支 二省又言張敦禮草疏詆毀神宗政事云始於王安石成於蔡確是神宗朝無一事是也太母云自家戚里不合管他朝廷事然當時行遣時他亦太重是日遂批出韓忠彥除吏書李清臣禮書黃履資政侍讀夔嘗云前執政有例作經筵陸佃吏侍郭知章工侍肇中書舍人龔原祕書監侍讀 尋又批出令契勘尚書侍郎等合帶行守試字當日降告詞以劄子召赴闕是日余謂三省云昨御批差除本令密院參議進入姓名今乃不得見御批莫不是否又呼堂吏來云是依官制格不敢備莽余云御批是違官制也 是日又批侍三省密院云秦希甫等奏鄆州利害不同已劄下希甫令般運糧草等應副及今於經略司及提舉司常

平等應不許支借錢物內借支三十萬去訖令三省密院更詳議脚乘等合應副使書件疾速施行又令城寨未得倉猝興工別聽處分丙申進名起居又自內東

門求對因擬定希甫所乞調發陝西一路人夫保甲難議施行外已盡許願秦州車乘頭口及通遠軍等處亦有可顧召如不足更以差去廂軍相兼般運候有備於春夏以來漸次先後進築鄆州一帶堡寨如鄆州不可守亦須極力營辦為固守鄆州之計餘依御前劄子指揮施行上深然之余又云此乃不得已也如前所奏醫治拯救而已上云未棄舍閒須極力應副夔云聖諭如此曲盡事情矣 丁酉旬休是日同呈斬草破地用四月四日折攢七月十一日興靈七月二十日大葬八月八日從之山陵制度並依元豐八年例 二月戊戌朔赴福甯臨移班奉慰次詣內東門進名退

會公遺集卷九

五

歸府 己亥三七起臨奉慰進名如前遂與百官至軍校同赴迎陽聽政作一班四拜起居訖余升殿承旨宰臣出班致詞請聽余宣答制可宰臣以下再拜訖宰執親王作一班升殿面慰御藥宣答再拜次宗室從官管軍升慰訖三省密院同奏事上自初坐慟哭涕泗至奏事時哭未已余等進對以宗社大計願少抑聖情上復哭 遂同呈陝西運判秦希甫奏鄆州事宜急切糧運不繼胡宗回論議不同詔宗回等依二十五日二十七二十九日指揮速具果決棄守事狀聞奏 再對張承鑑替宋用臣前省所領職事又差交文昞勾當軍頭司 余以海州召還曲謝因言陛下踐阼之初號令政事無不深合人望及韓忠彥等除命一出中外翕然稱誦聖德凡此等人皆久當收召但以三省所不悅故未得還若非陛下特降詔旨令密院參議此等人姓名無

由上達上問肇何在何時可到余云在海州已得旨乘驛不逾月可到闕又問韓忠彥等余云忠彥等皆神宗所擢雖在元祐秉政不免隨眾變亂邊事然亦無他上云無事余云韓琦定策立英宗此功豈可忘若謂元祐會秉政則許將亦是亦嘗宣諭云與許將何異情臣之出陛下所知上云黃履何故余云止為救鄒浩上云浩何以敗所言何事余云外廷不許知然所論者止元符皇后爾上領之余云黃履所陳若大家同心肯相率開陳則大行無不聽納之理履不敢與眾議故率爾直前遂取又怒若大臣肯同開陳人主雖怒豈可盡逐上亦領之因言執政太闕人余云陛下視在廷之人有可進擢者否捨此三人誰可過之者又皆已試用之人必勝於輕進未用者上亦首肯余又云尙書從官員已粗足今日所先務唯言官亦太闕少誠使言事官得人

會公遺錄卷九

三

中外臣僚不敢為姦欺則陛下可優游無為而治矣其次如左右司郎中及其他闕員甚多臣常以謂朝廷政事外人所未能詳知唯進退人材當否最繫中外觀望陛下臨政之初此最為先務况近經大沛責降敘復人不少慮之不可失當元豐末差除亦嘗令密院同取旨上云只恐是三省職事余云臣非欲與事但恐三省有所蒙蔽誤朝廷舉措臣孤愚拙直不敢顧惜人情萬一恐有以少裨聖聽爾遂退同三省赴內東門夔遽呼尙書省禮房出劄子云內東門覆奏事須同奏乃太常寺所定三省密院同得旨依余初失於詳閱今乃覺其為姦蓋恐余獨於簾前奏事爾余因云三省密院同奏職事有此故事否夔云乾興天聖中丁謂欲獨班奏事眾以為不可乃故事余云此事體大豈太常寺所可定既不會與同列商量又不曾稟旨便如此行莫未安否夔

云太常寺曾稟白余云不曾見左轄亦云不曾見余云此亦不爭密院獨班於簾前奏事誠未安然豈可不商量後便如此定左轄云須檢故事須是尋催班遂同赴簾前先同呈二府文字訖 又同呈三省文字

是日三

省差知舉官集院

次同呈密院文字訖退

皇太后

初見二府亦慟哭因云先帝病已久但為賈氏等掩而不言既已不安猶進紅生及海水團昨雖責降他也自知罪大責輕至初六日尙送慈雲寺供具來為作慈雲寺 慈雲乃太后為延禧公主所建 聒擾他官家已多所送供具極奇巧直錢亦令人去辭免先帝云恨無好物與嬖孃寺中供養及相見又言臣今次上元出不得只待略到集禧燒香更不作樂便歸不知嬖孃莫不到慈雲否尋答以慈雲未了亦且依歸年到集禧體泉燒香不唯疾勢日甚夔云見醫官言初四日猶親帖上元駕

會公遺錄卷九

三

出圖子太后云是又云至十日著灸初不知痛至五十五壯後痛甚呼太后及太妃云嬖孃姐痛忍不得也遂令往問醫官欲只灸五十壯止卻回奏云兩府言三百壯亦不為多遂灸至百壯然瘡不高亦是惡候又云先帝性極孝事太后過於太妃但於樂不可勸勉才說者便不喜亦常從容委曲婉順勸他亦便不喜言訖復哭遂奏事訖退 太后又言皇帝聖聰本不須同聽政只為勤請不得已從之相公等必知此意只恐天下人不知必須罵不會事及取笑須降手詔欲令中外知本心非欲與政事也余云近降手詔文理粲然中外稱頌太后云瞎字也不識怎生理會得他天下事近因看邊奏見瞎征名方識瞎字夔云太后聖明但裁處事有理何必識字六祖亦不識字余云太后謙挹豈有不識字之理 既退余謂夔云三省密院各有職事無同奏之理



布自以謂獨班簾前奏事未安若先商量不妨豈有私  
竊諭太常寺令如此定朝廷大事既不與同列商量又  
不稟旨自初喪已來日日奏事何故獨此事不奏稟朝  
廷之上處事當以大公至正如青天白日何可如此用  
小數卻被人看破後莫惡模樣否余又願左轄云太常  
寺何敢如此必有陰諭風旨者夔聞余云俛默而已聞  
有所言皆無理趣及聞此言乃云張子諒總會將去呈  
執政來余云張子諒是太常官長否此事置獄便知風  
旨所自夔云是會說理當如此余云余所言皆道理豈  
可以強勝夔又云三省事亦同呈是無所蔽藏余云密  
院欲蔽藏是作過否夔云大行已升遐更不能說余云  
大行言密院作過恐必無此若言三省卻恐有之又云  
鄧文約已死無照證亦不能說得余云文約云河渠雖  
已死查疏具在 鄧嘗擊博未嘗及余也 余內省無他若

會公遺錄卷九

五

他人罪惡不必鄧縮天下人所共知人人皆是照證夔  
默然二府胥吏輩莫不聞余言也 庚子迎陽起居日  
參官并軍校并二府親王宗室等同作一班再拜訖退  
宰執升殿同呈奏希甫與夔書言邊事多與宗回不同  
令宗回分析及速具果決棄守狀聞奏 又隴拶瞎征  
等到日更不御樓只後殿引見樓前仗衛及諸軍素隊  
並罷 再對呈閣守勤差遣 新除御藥 曹誘宮觀上因  
言慈聖家當優異余云仁宗付英宗以天下神宗大行  
於慈聖家恩禮無不曲盡上極忻納余又言臣獨當密  
院日久而都副承旨亦久不除人承旨乃陛下左右親  
信任使之人願出自聖斷擇可用者除之神宗以李評  
張誠一為之擢誠一至觀察使上云神宗待誠一極親  
信余云然亦或以兩制為之 退詣內東門同三省簾  
前覆奏如初 是日三省呈親王嗣王呂惠卿高公繪

姚麟移鎮宗絳仲御仲損仲賜及錢景臻等自留後除  
節旄宰執皆遷官以登極赦也 是夕鑾院降制 辛  
丑迎陽起居奏事如前 同呈孫路措置青唐事失當  
職知興國軍胡宗回奏孫路行遣鹵莽罰三十斤使臣  
馬政勒停 又詔改正隴拶序位在瞻征之上 再對  
除李嗣徽權皇城司全惟幾同提點孳生監余因為上  
言青唐之事本已過舉今急迫如此可憂此事全是章  
惇力主此議紹聖以來措置邊事無不如意臨了作此  
事至今狼狽了當不得惇前日亦翩然以謂須用軍令  
戒王瞻令退歸湟州當時臣子力爭及瞻征隴拶出降  
王瞻入據青唐惇更不與三省密院議即日入劄子乞  
率百官稱賀御批依奏遂建鄯湟州臣更無絲啟上云  
盡見此文字以當時會差告廟余云初欲重其事不肯  
遣他宗室故煩陛下親行後來一種建中上殿大行以

會公遺錄卷九

五

青唐詢之建中云不知子細但建州郡太早爾大行深  
然其言亦深以此舉為悔上云從初外議皆知錯余云  
惇無他但每事欲爭先故多錯上微哂退詣簾前覆奏  
如初 是日三省呈管軍宗室戚里觀察使而下皆遷  
官故事正任遇覃恩止移鎮唯宗室乃遷官元豐中又  
立宗室官止法至神宗升遐蔡確張瑛在中書特與李  
珣李端慙遷官遂并其他戚里宗室皆遷轉人以謂確  
等作過故爾今遂用例無不遷者眾頗以為濫也 上  
自二日覺面及脣頰皆腫赤論云極痛兼頭疼至是服  
黍黏子荆芥之類方小愈太母云初宣召時被驚因心  
疼服蘇合香元兩服遂覺熱余云此乃氣盛故如此又  
語及宗回等太后云官家急欲與遷官然豈可與陳王  
同遷改豈不取笑中外但且緩之 壬寅宅引已正一  
刻殿殯至午未方畢未初入臨上酌獻訖移班奉慰退

詣內東門進名訖易服赴文德聽批答拜第二表訖赴都堂同上馬 是日太母手書付三省云決以耐廟後還政可令中外聞知文詞尤精詳非詞臣可及 癸卯大祥赴福廟上酌獻訖移班奉慰退詣內東門進名遂易禱服 祈願素紗襪淡紫公服聖帶卓較書卓筆 太常親定故事用布 變初云須裹白頭巾左轄以為不然爭甚久夔云鞍傘已改舊制乃用元度之論轄大忿云西極亦嘗云何獨下夔云喪與其易也 留戚轄怒云是下欲易喪制也余云當召禮直官詢之禮直官云當用卓巾夔遂屈轄令太常供狀易卓巾又易常服赴東閣門聽第二批答拜第三表遂同赴都堂易服歸 甲辰迎陽起居閣門傳中使語以上服動利藥今減文字同呈皇太后手書上云皆出太后聖意甚堅確得旨令頒降施行 再對奏事畢因言皇太后兩降手詔不唯

會公遺錄卷九

五

德意甚美兼文詞粲然非外廷詞臣所能及中外莫不稱誦上又云皇太后聖意堅確如此亦無人敢違旨出聖意余云此甚盛德近古所無有也 是日上服垂脚素紗幘頭藍鐵帶淡黃袍 上自初踐祚面微腫額及脣有瘡至是雖稍減然未愈且宣諭云以初召入時被驚後苦瘡腫服涼藥多覺泄滯昨夕又動利眾皆云涼藥不可過但當解利爾退詣內東門覆奏 是日三省呈中宮王氏以九日鑾院十日降制 中宮三月當就節 初同呈手詔太后云皇帝盛年聖聰本不須同聽政但以再三不得已從降請比俟殿殯便欲退處今至耐廟亦龜勉也先丞相最被遇真皇先一年薨不及策立仁宗相公等皆知先丞相事業舊嘗見文言 謂慈也 慈聖盛德然還政亦差遲至今記得此語以此不自違安如此庶幾不違父教不辱先相門風又俗諺云被殺不

如自殺不成更待他時教他人有言語後還政何如先自處置為善眾皆稱頌皇太后盛德前世所無余云自古母后臨政常慮遷延不肯復辟慈聖盛德如此猶須韓琦陳請乃降手書還政皇太后聽政未逾月開兩降手書又決以耐廟後便還政此誠自古所無以至手書文采外廷詞臣其可彷彿臣等不勝歎誦而已三省云已得皇帝聖旨頒降施行答云甚好 是月內批王恩昨除馬軍都虞候起職在王崇極之上慮別有意義可速具緣由進入余尋入劄子云王恩差除用燕達劉承年例超轉在王崇極張琛之上所有恩依係三日同進呈降指揮見檢尋文字候奏事日面陳次尋以文字三省候奏事日同呈三省稱善 前一日又批李許令罷涇州便赴關仍令管句山險事務靈駕行日分布四面巡檢許元祐中以附會陳衍特除閣門使餘人不得援

會公遺錄卷九

五

例大行頗切齒屢欲罷黜以長樂故隱忍而已後又乞歸長樂嘗為干祈而大行不聽余亦曾特許奏旨大行云不獨今未可歸任滿更與在外一郡不可令還此乙巳禱服赴福廟上行酌獻禮訖移班奉慰皆舉哭上見羣臣亦掩面發哭退詣內東門進名訖歸府是日以御殿有日自東華門入繇內東門赴福廟自此皆然丙午四七福臨訖奉慰進名如前 丁未旬休 戊申御崇政上素紗帽白袍角帶凡起居奏事上殿班及引後殿公事悉如常 唯應見謝者十舞蹈四拜起居而已 同呈青唐邊報 又呈王恩職遷在崇極及張璨之上是時河東方收復葭蘆寨張構王舜臣等引兵度河而崇極下出諸路副帥於進築討蕩之際未有不統制軍馬出寨者大行以崇極管軍副帥而邊事之際乃不與屢策遂罷知代州及管軍遷遂擇王恩於其

上兼每以元祐未除崇極張璪為管軍不當上再三云張璪作管尤可怪今在否余云已作宮觀又呈增崇故太妃瑩寢事太常欲即瑩為園即園立廟并作木主及作寢殿又追諡以諡號為園名及禮部乞一切用元德直懿故事余云此事難言若改為園陵即與溫成同立別廟即與直惠同若追諡尤不可異日必須改卜無不附陵寢之理廟必升附廟殿必在景靈乃為得禮然恐皆未可議禮部便欲用直懿故事尤為不可上云會得會得此皆不可行余云元德皇后初已追尊然歲時薦饗止設幄殿命內臣行禮唯此故事可用上深然之三省亦皆以為當如此余又言太常欲增高墳冢此尤不便私家已葬一毫不敢輕動況終須改卜何用增廣上亦深以為然余因言近歲於裕陵補治溝井用工數百萬不唯震驚陵寢兼今日已無效矣以至埋玉獸以求

會公遺集卷九

元

繼嗣亦已無驗上云用數萬杵畚築豈不震動玉獸尤不正此乃邪法不知何人建此議三省云只是陰陽家之說乃日官所陳上歎息再三三省亦紛然以為非便又言張商英言襄聽之說則陵寢震動可知再對余因言溝井事皆三省奉行當時一無所陳今乃亦以為非便上云青唐事亦然也事之舉措當慎之於初余云聖諭盡之矣先是議故太妃崇奉禮官既率意妄作並不檢詳典故三省亦無所可否余獨於真宗實錄中檢元德故事令書吏錄送三省及是上獨以此為可行夔云內侍行禮太輕乞以從官行事余云此亦不妨上遂許之宰執初以崇奉於母后有嫌難於開陳及進呈上渙然洞曉次日左轄以忌日失於申陳遂再稟欲前後殿不坐上已難之云莫可坐後殿眾云臣僚私忌猶給假恐不可視事上從之及命已下再批出云故

皇妃忌日止坐崇政殿遂追改前命上意欲隆太后猶以此為有嫌故不欲再稟余及許蔡授覃恩告尋告免宣答宣坐賜茶如常儀升降皆不拜是日除林子中為魏帥郭知章太原葉祖洽真定余初稟上以祖洽所坐與蔣之奇同之奇已還禁林而祖洽獨未幸復何也上云只為無關余云知章則工部有闕上云甚好夔遽云三省見進呈又欲除嘉問作鎮帥余云祖洽召還則已若未召則真定當與祖洽上亦云好既而三省遂除嘉問青州召范鎰為給事以趙挺之為工侍命出之日外議喧然以為不當已酉同呈邊報又呈賈崑修奉山陵特支公使錢二千貫及借二年公使又呈中批戊申日晚批出以曹誦為步帥王崇極殿虞賈崑步虞王愍捧日四廂苗履龍神衛四廂余遂言王崇極已在王恩之下王恩在涇原累出塞及守平夏有功見

會公遺集卷九

元

欲置之邊要崇極在代州乃閒地今卻超遷是貶恩也恐未安上云卻忘了王恩便可改正又云昨日編排管軍文字頗勞動卻覺不快會等又云苗履已除管軍慶帥見闕欲差知慶州兼履見任邊防合除團練使王愍即止除刺史上皆從之再對余以先定三省密院同奏事於皇太后與故事不同遂令本房以貼子貼三省門下云不知元改因依尚書省但檢坐故事回報中書云請問太常寺遂下太常答云蒙門下相公指揮為故事不明即令內中簾前同奏事謂福備請對時也合依見奏事為定遂改覆字作同字再問之云若謂簾前同奏事緣皇帝前亦係同奏事豈可便以為定答云禮部兩次退狀令改非敢輒行更改遂問禮部云都省批退都省初批退乃以用帝后同坐故事故退是日遂具以取索到文字進呈上云三省亦呈來夔見密院取索甚

余云臣獨當密院於簾前獨班奏事固自

以來未安然於皇太后數數有所貶損兼不曾與同列  
商量又不曾面奏取旨只暗地諭太常改覆奏事作同  
奏事以此不取不理會不知當理會否上云稟皇太后  
必有聖旨開禁中亦已知改故事矣余云以有條約不

敢獨稟皇太后上云留身不妨兼此事已是自家理會  
得是與三省同稟亦不妨余云臣非不知此然欲先稟  
陛下及皇太后如合理會方敢與三省同呈上云但留  
身余云臣弟肇比蒙收用於迎陽聽政之日臣已會曲  
謝及至簾前不敢留身以此未曾謝皇太后今得旨留  
身即欲因而致謝上云甚好至簾前同奏事訖余遂留  
身因陳弟肇蒙恩收用臣於聽政之日即曲謝皇帝及  
至簾前卻以三省立條令同奏事不敢留身適得旨許  
留方敢陳敘臣弟肇流落日久特蒙收召實出異意再

會公遺錄卷九

主

拜訖遂進呈改覆奏文字具言太常云得門下相公指  
揮余云臣獨當密院非敢於簾前獨班奏事但故事如  
此下不與同列議上不稟旨使陰諭有司改此一子在  
臣不敢計較然於皇太后禮數有所貶損不敢不陳適  
得聖旨云但留身必有聖旨太母云他怎生敢將上來  
怕這裏捉下余云章惇怕臣於簾前獨對不知何意况  
惇於定策之際已是失言不知恐懼又於皇太后禮數  
上輒行更改一無所畏憚太母云先帝養成他  
大膽只是疲賴當時曾於簾前議立先帝以此一向大  
膽無所畏懼他初作相時是藍從熙去宣召從熙是聖  
瑞問中人說與惇云此命皇太妃之力為多將來何以  
報答昨先帝病危聖瑞曾云只十二哥是姐姐肚皮裏  
出來你立取十二哥即穩便先帝自此氣不復語余云  
此語惇何以得知太母云必是從熙余云若如此罪尤

不可勝誅太母云誅戮有餘事在太母語聲甚低余

附耳於簾前然不曉凡所記者才半爾兼多再稟乃詳  
曉云皇帝踐祚內外皆有異意之人上識慮高遠以  
此堅請太后同聽政不然誰莫與為助者太母云誠如  
此非皇太后誰助之者上拜卻無數至淚下以至勉從  
他所請余云皇太后勉同聽政然未一月間兩降手書  
遂決以耐廟後還政頒告中外此自古所無臣非敢面  
諛自昔母后臨朝常悉遷延不肯還政誠未有此比皇  
太后甚盛之德中外之所歎誦余又云適所進呈文字  
取聖旨太母云這裏也不爭卻是他朝廷事體既合改  
正須改正余遂退三省於內東門伺候久之是日宣  
九公主麻 上是日又問子開云他只是為人所嫌忌  
故久在外余云臣兄弟立朝粗有本末不敢自敘然肇  
昨以修實錄得罪然未進書時已故初得修撰陸佃

會公遺錄卷九

主

書成乃去又在元祐中除學士尚書卻云情實稍異先  
復職移藩中外深以為不平臣亦嘗陳於先帝亦有憫  
憐之意今既被收用陛下自可察之其用心如何 庚  
戌同呈隴抄等引見儀注 又聖瑞增崇儀數除六龍  
與依舊只進龍鳳輿外並依太常寺所定 又惠卿放  
罪當上表謝而用劄子已經大赦劄與惠卿知 又同  
呈改覆奏事於皇太后為同奏事太常云門下相公指  
揮及不當以福會奏事為例余云未論事理是非然改  
故事豈可不稟陛下及皇太后旨上顧余云皇太后聖  
旨云何余云太后云這裏也不爭然事干朝廷體合改  
正須改正上云須依故事余云三省密院各有職事未  
聞三省同呈密院文字密院同呈三省文字然此事臣  
等本不與議又不曾奏稟臣等皆罪人小鳳云失於點  
檢只作熟事押過左轄亦云實失於詳覽夔云會簽書

否余云適已奏失於點檢皆是有罪之人左轄云豈悖  
豈止此事不商量於定宗廟社稷大計亦不與眾人商  
量便啟口眾莫敢對上云依故事改正 再對上問今  
日便獨奏事余云雖已得旨而文字未下恐且須同奏  
是日除王恩知鎮戎軍姚古知會州因言軍班有條  
不得知州軍然祖宗以來例甚多如狄青和斌輩皆是  
上許之 余因言陛下踐祚以來收用韓忠彥等中外  
翕然慰悅及三省除范鏗作給事中趙挺之爲工侍外  
議皆以爲不自官制以來中書舍人給事中皆耳目  
之地差除號令一有不當皆得以繳駁其事任不在言  
事官之下今以鏗處之實未允眾論然天子者一日萬  
幾陛下深居九重之中大小之務何緣一一親省但耳  
目之地得人則上下官司孰敢爲姦欺者今日先務莫  
如言事官最爲切要臣錄到臺諫官闕臺官六員闕四

會公進錄卷九

三

員諫官六員闕五員上巽然令留下余因言董敦逸陳  
次升孫諤龔夬皆嘗爲言事官可取用上云鄒浩亦是  
又云言事官豈可置之死地新州乃必死之所余云不  
獨浩次升得南安亦死地近瘴癘一軍官吏死者大半  
上又歎息云豈可置之死地余云敦逸敢言氣節昨錄  
問瑤華獄先帝欲貶斥臣以謂獄出於掖庭以待御史  
錄問欲以取信天下後世今乃貶何以取信上云瑤華  
獄本亦無事余又云葉濤乃臣甥婿然在朝廷擊章悖  
無所假借與蔡卞友婿然排擊卞尤甚臣雖親可以無  
嫌况曾作舍人與敦逸皆可在諫議大夫之選其他士  
論所稱如陳瓘王渙之張庭堅之徒皆可用恐未可遽  
則已試之人不可不收召上云安惇作中丞 蓋言其不  
官王祖道上殿所陳殊無倫理又掉下笏取得一劄子

卻掉下劄子山野可怪余云非獨山野其不稱職皆此  
類也 前一日批付中書向氏三叔各遷一官三妹封  
國夫人白身二十一一人與恩澤宗回宗良建節遂同呈  
以是夕鎖院 再對覆奏事余更不欲喋喋但略陳改  
正而已左轄云元不曾商量中默然 是日再對上  
云蔡卞便如此說蓋言其斥惇定策事余云臣本不敢  
言卞本與惇爲死黨今相失故許揚如此上云惇全無  
顏色上及太母呼余但云樞密院以上及卞所言遂具  
陳昨日簾前堅請同聽政之語上亦然之 辛亥聚都  
堂差惶州職官曹官舉 夔赴文德宣二白麻 壬子  
月望福臨臨慰進名如常 癸丑五七臨慰進名如  
常退御紫宸殿朔參官皆赴餘并垂拱班並如常退赴  
啟聖院起道場三省相國寺 甲寅寒食節臨慰進名  
如前是日師朴安中亦入乞 乙卯詣普照菴所致祭

會公進錄卷九

三

食罷至余氏女舟中日最乃歸 丙辰永定忌西閣進  
名退赴熙文行香 丁巳旬休 戊午朝垂拱百官四  
拜起居 同呈胡宗回奏鄴州利害詔令王瞻以心白  
首領分治青唐訖引兵歸隴州擢今依舊主管青唐  
當議與河西留後又令相度遣王慙姚雄往鄴州同共  
措置令王瞻受王慙節制依軍法施行 韓粹彥等奏  
使回至白溝聞國哀易衣乘從人過界舉哀成服不曾  
與送伴相別 不戴幘頭祇衣披毛衫從便門出 特罰銅  
二十斤 再對皇太后殿使臣及諸色人推恩並依宣  
仁例各轉一資上云太母極不欲然故事當爾故批出  
余云皇太后每事謙挹誠盛德也 余又言陛下踐阼  
以來收用人材以至號令政事深合人望中外無不欣  
悅然臣嘗論今日先務莫如言路闕人若此地得人則  
耳目寔廣何所不聞中外大小之吏不敢爲姦欺則可

以垂拱無爲而治矣願更留聖意兼登極大赦非常赦之比竄謫之人延頸以望生還方春夏瘴癘之時早得遷徙爲賜實大聖諭以謂鄒浩豈以置之死地如浩者萬一不得生還於朝亦非美事上云浩擊惇甚力章疏具在浩之貶惇或與聞度惇必未肯使與移敘余曰聖諭如此臣復何言如此卽不容批付三省不必指名但以大赦應牽復移敘之人速具姓名取旨則必不敢緩也上深欣納前具以陳亦再三稱善因云元祐之人雖不可收用豈可不與量移上云亦自有輕重余因言大行聖質睿明臣與韓忠彥紹聖初每聞德音未聞不稱頌歎息惇以范純粹議棄地爲可誅大行答以豈可以一言廢人其後浸潤聽受寢不可解惇美議論不問士大夫以至民兵但云錄了斫了上云大行在禁中亦每有此語乃不知惇言如此余云誤朝廷舉措非一

事多此類如貶竄元祐人過當雖以詆訾神宗政事爲言其實多報私怨以至王珪於定策之際云上自有子無不正之語但以遲疑爲懷異意自宰相師臣降爲司戶參軍豈不大過上云惇今日之語如何蔡卞便面斥其語余云惇若稍知義理何顏復見陛下非聖德仁厚何以涵容至今惇但欲陽爲不采以掩覆其事然當日簾前厲聲唯恐眾人不聞左右闔侍百餘人無不聞者故卽日喧傳中外上云此事固當密稟皇太后余云惇非獨與臣等爭先乃欲與皇太后爭先以爲己功也上云渠下馬處曾有人說話有人見又問是時在禁中宿余云自九日宿省中上云果是又云知其爲人否余云惇固所深知上云不然余云簡王臣等未嘗敢詢宮邸中事然有一人嘗使令云多與使臣輩聚飲上云殿侍之類皆同坐飲酒并酷刑有性氣余云臣亦嘗聞皇太

后宣諭云有交通語言者誠如此罪亦大上云大行但以當日簾前定策事爲功故聽任如此余云有功固不可不錄然豈可供以國事臣亦累於大行前開陳以謂千金之家擇一主幹財物人亦不可不慎況天下重器宗社安危大計所在豈可付與人作捷兼祖宗以來以一相當國者有幾人上云終不置右僕射何也余云臣以地勢有嫌固不敢及此然每見朝廷政事未厭物議亦不能自己未嘗不反覆開陳大行亦無所不優容亦深知惇等欺罔但一切涵容爾上又問今日須分班覆奏事余云已降指揮自當爾上云故事當如此是日韓忠彥黃履對當日晚批出除職已未同呈邊報又令秦希甫更不同共相度鄯州事宜呂惠卿奏言已與西人誓約恐落蕃歸漢人亦不當收接惇云此事恐須從他所奏許將助之余云將士陷蕃能拔身歸

漢亦大不易豈可不收接卻送與西人令殺戮此不近人情惇將云如此一項須別作一行遣令於偏僻處收接余云無可行遣書表但云不得理索不得收接逃背人此非理索又非逃背何可不收接於誓表亦無違上深然之左轄亦以余言爲是再對上遽云蕃蕃人豈可不收接許亦如此亂道殊可怪余唯唯而已因言三省已除忠彥等密院闕人乞早差人上笑而已簾中云見擬議余又言臺諫官闕人不可緩太母云祖宗設言事官不錯何可闕人如此亦住不得見商量庚申六七赴臨奉慰進名如是日聞劉拯駁忠彥告辛酉同呈鬼名阿理味勒都通與率渭州都監兩人者自餘獲張橐累乞於邊上使喚大行深不然之手詔詰責橐極恐懼二府亦屢陳當責付橐亦不聽故遷延迄今而都下稟給廉費又占官兵使臣頗多至是乃遣行

夔欲與小將余以自行意不欲故止除率再指揮熙帥  
令王瞻盡以兵馬交付王愨 再對呈御藥院以下內  
臣覃恩遷官北使展限遺留番二十九日登位番三月  
六日上諭云禁中修造華飾太過牆宇梁柱塗金翠毛  
一如首飾又作玉虛華侈尤甚又云仁宗作一寶座議  
者以為華麗遂致之相國寺今非其比外人何以知鄒  
浩亦嘗論列余云禁中地窄玉虛誠不須作其他亦多  
不知但會從駕至北郊宣入賜茶次日大行諭云昨日  
盡見北郊宮殿只是綵繪比之他處精好外面人言使  
了多少金也上云不然賜茶處是寢殿前後殿有流杯  
曲水及亭榭無非金翠亦與首飾一般鄒浩敢言無所  
不論須召還乃是余但再稱贊因言劉拯駁韓忠彥告  
何敢爾英廟除王疇樞密副使錢公輔繳詞頭貶團練  
副使拯何可容上云不識拯亦不知其為何人余云蔡

會公遺錄卷九

三

下門下士臣嘗爭論范純粹罷帥無罪不可不與鄧州  
卞力爭既而卞曰拯有文字言大臣陰與為地大行怒  
數詰卞云拯何以知令分拊眾救之遂已上云亦不知  
是下門下人然拯但云忠彥戚里未敢行下尋批出便  
行奏云謹已依旨行下訖余云此尤不可乃是嘗試陸  
下之意爾若可論當力爭豈可便行如此乃是姦檢尤  
可黜况拯與忠彥同省豈可共處兼韓治昨日來見臣  
云拯方駁奏次日卻來賀忠彥其舉措可知其不正也  
上云須是一外任 蘇中之言亦然乃云既而又云一  
奏一面願看好讀書人余云臣亦曾於皇帝前力言  
給事中乃耳目之地以拯處之已不可近又除一范  
乃梓門下士太母驚日又是他面上人余云見議除出  
外 壬戌同呈熙河追降官人不用敘法已經大赦  
聽依常法收敘 又令陝西河東依熙河路歲支錢作

分水陸追薦漢蕃陣亡人元祐中減錢指揮不行夔  
因言司馬光聚集不樂神宗之人毀廢法度此事僅存  
但減錢爾其他廢壞者不一太母亦云神宗政事豈可  
專欲毀廢 再對又論拯上云拯自有文字乞出見商  
量又云拯與鎰必逐又問何以處鎰余云已議高陽帥  
侯忠彥等供職 同進呈次簾中亦云拯遲不得 余云  
不可遲故 上又云雕印文字果有之余云臣何敢欺  
誕 先是余陳云陛下昨除忠彥等八人市人雕印出賣  
謂之快活差除以此觀人則士論與人情可見矣上諭

會公遺錄卷九

三

能禁陛下罷武德偵邏然亦不聞有狂言者中外皆知  
聖德仁厚自士大夫下至閭閻僕隸輩人人鼓舞稱頌  
而已 癸亥直認忌 是日批出求內臣可任帶御器  
械者以樂士宜對從之 甲子同呈邊報鄧州事宜益  
急詔促宗回追還王瞻 是日李邦直見 再對上顧  
庭下云清臣亦未老余云極強健然稍聰重非老年故  
自元豐作執政時已如此恐顧問之際有所未審不敢  
不奏知因問隨友端所以逐上云但自乞宮觀因言營  
造過 安師文知涇州罷提舉弓箭手司徒章奏所請  
再對上諭安惇昨日對言鄒浩不可用恐形迹先朝  
非孝也朕答云先朝言事官未嘗論事朝廷大事御史  
中丞猶且不言而浩敢言莫用不妨惇無以對面發赤  
色而退 惇造朝如故 上又云王祖道言不當差官區  
磨後苑作等處官物亦以為形迹先帝朕答云主掌人

出入官物不明理須究治何預先帝事余云陛下初政  
小人不悅者多此等語更望深察不足信上云不足信  
不足信是日早出丙子同呈邊報又令都水相  
度黃河下尾可疏導之處無令塘泊之患再對王渙  
之張庭堅得旨召對因言此等人材為三省所抑眾所  
共知若非公論所與忠彥等亦豈可共薦又言庭堅  
止坐以簡與鄒浩敘別遂衝著陛下嘗宣諭云厥看又  
防甚事況致簡者乎上深然之至簾前具以此陳因言  
朝廷之上唯是邪正是非分明則君子小人各得其所  
渙之等高科二十餘年沈屈但不附執政故多方排  
抑太母咨嗟久之云惇等誤先帝處多又云神宗聖明  
豈近世人主可比只是晚年不免錯用卻人不免致天  
下論議余云神宗英睿非其他人主可比其所用人材  
亦皆極一時之選然拔十得五古人之所不免其間固

不能無錯聖諭盡之矣先帝聰明亦極過人但少年輔  
導不可不得人爾臣初在政府所聞德音多可稱頌其  
後為眾論所咻不能無惑昨因彗星肆赦寅畏恐懼見  
詞色太母云亦畏懼余云一日一赴文德道場燒香極  
祇畏恭敬及對二府云星變如此卿等當為朕進賢退  
不肖以答天戒臣以謂陛下德音如此二帝三王何以  
加然大臣當修省奉行以稱聖意今所進者內則吳居  
厚憲序辰輩外則賈青呂孝廉王子京之徒其他勁正  
自守之士在下者不以三省但與臣論辨終不奉行太  
母又歎息云誤他處多余云只好言宣仁及大臣有傾  
搖廢立之意以此激怒先帝恐無以取信遂云神宗非  
宣仁所生太母云宣仁是慈聖養女嫁與英宗當時是  
甚事勢又宣仁實妒忌方十六七歲豈容有他人所生  
之子廢立事以冤他人孀孀豈有此意如此教他先帝

會公遺書卷九

三

怎生不惡余云先帝所以切齒元祐之人正為此事爾  
莫如皇太后知其虛實太母云無此事楚王希望意不  
可知余云楚王乃狂妄大臣果有此謀否太母云當時  
不聞誰敢說及此事他只說人罵神宗又說出此一事  
怎生教他不惡余云外人皆言惇既誣罔元祐人以廢  
立事又深貶王珪以定策之際持觀望之意今日惇  
前出不正之語人皆以為報應太母云是報應也丁  
丑旬休戊寅同呈石璘乞添招塘提役兵千人從之  
又呈鄜延田氏家流等處討蕩賞功是日早出逐  
子開於普照已卯元德忌庚辰同呈邊報再對  
差燕澤趙思行接伴虜使是日差奉世備請斬草破地  
所指定皇當中心是日韓跋來言禁中以再差山陵  
使為大忌故涵容惇至山陵畢乃逐師朴安中議欲  
先逐下則國是自定矣辛巳同呈邊報及問門定到

會公遺書卷九

四

隴抄以下引見班次再對上語及梁從政於大行彌  
留之際便遷聖瑞椅子之類於福慶殿前又云聖瑞  
見大行疾革據榻屢云不分曉本末至大漸以政事鬱  
塞至升遐不復語余云從政何敢爾如此豈可置之左  
右今外則宰相內則都知皆在眾人之上又皆異意之  
人朝夕親近豈得穩便上云惇且優容至山陵後從政  
可更白皇太后至簾前具以此語數陳太母云從政是  
神宗任使之人昨見大行疾已不可遂呼他問云官家  
如此奈何從政云但問章惇尋便疑之卻問他云惇若  
說得未是時如何從政云他是宰相須是從政見他言  
語不是當便云且奈辛苦遂去及見惇所陳似相表裏  
極可驚怪上亦諭云從政安非聖瑞椅子在殿閣前太  
后驚不覺身旋轉良久乃定余又云適見上云惇下  
馬處會有人見送一金盒乃是會國主家來太母云此



事未可知虛實上云安排椅子事亦不是椅子大行疾  
既不可從政盡取聖瑞從物妝具之類置福備寢閣前  
見他如此後便驚不覺旋轉數遭余云從政如此是便  
作孰成事處之太母云是將做孰成事余云今日事既  
不成惇與從政皆懷家族之憂惇為首相從政握親兵  
內懷反側但無可為爾太母云如今待做甚余云朝廷  
事勢固不可妄作然防微亦何可忽臣以職位正次意  
惇不敢極陳然今日所聞如此乃朝廷大計不敢避小  
嫌故不能自己太母云更待商量是日上既諭以惇  
侯山陵余遂以師朴之言對欲先且逐下上云此極不  
難只批出便可罷余云進退大臣自有體新除言事官  
必不久來來必有言若有所陳但降出文字則彼自不  
能安位且以均勞苦去之不妨亦既去惇亦不能害政  
矣上云甚善亦曰太母以逐下之說亦深然之御問京

會公進錄卷九

早二

如何余云尤不可次日日上上云太母已知其詳不可  
用但試問卿爾

是日上又諭安惇上殿云欲率臺中  
擊章惇且云侯耐廟後朕答云當擊則擊何稟之有此  
豈是奏稟事惇更無語亦唯喏面赤而去余云陛下答  
云固已盡義理然至山陵後乃陛下意豈安惇等所可  
議此尤可罪必是聞禁中有此議爾 壬午忌先赴福  
節內東門臨慰訖詣西閣進名景靈行香 癸未同呈  
擬定隴撈瞎征至大小首領等除官及契丹公主以下  
除國夫人至郡縣君并措置住坐處及羈縻約束事  
再對呈左膚言乞令密院指名奏差走馬事因言先朝  
更選走馬法最為詳盡若令密院差則非公選也 上  
又言膚等無狀余亦云國事無大於惇而此輩無一言  
如此則大臣更為姦惡何所賴於言者上又諭云昨日  
所陳從政事皇太后已理會得只候覆按迴便行是時

從政已往覆按永泰陵也及至簾前太母亦云從政便  
可逐又云樞密忠孝別人不肯如此開陳又云先丞相  
在相位孜孜以國事為意兼不敢恃朝廷威權禍福他  
人常云不敢作不公平事免殃及子孫余云先丞相陰  
德如此今日門閥盛大乃積慶之所及也大母云樞密  
於國家事用心公正福報亦豈可量余遂謝而已又云  
先大王與樞密最有舊余云先大王熙寧初以皇太后  
明堂恩當遷觀察使神宗諭宰執以其歷典州郡有政  
事可勿以恩例遷除臣適當制書命詞云內無請謁之  
私外有營職之實以此為遷官之意先大王得告命極  
喜以此與臣往還甚熟近見宗回宗良來謝建節亦  
嘗語之兄弟同時建節近世所未有然先大王蚤世卻  
不及授節鉞 太母云謝亦不覺涕泣先大王自青

會公進錄卷九

早三

州抱病神宗急遣醫官去已不及亦數許遷拜然不謂  
便薨背宗回宗良不曉事樞密且更與教招余云宗回  
宗良慎靜修飾宗回比來亦務補過不似日前太母云  
亦知且更與教招照管余唯唯 是日子開供職上問何  
以未對余云未有班次恐十九日可對云如此甚善思  
慮初不及也 甲申同呈環慶蕃官孟直慕俊莫怪各  
任皇城使有邊功合改九官至七官皆當面授親屬而  
無可回授者覃恩並已改遙刺各以六官改遙防餘依  
舊回授 再對廣西奏宜州蠻人作過乞禁貢奉又發  
兵討蕩皆不許但令備禦驅逐掩殺而已 郭知章帥  
河東有邊事乞上殿從之 是日三省以張商英為河  
北都漕令專管句河事乃師朴輩奉行上旨也 師朴  
遣跋來議欲留知章以蔡京帥河東云安中意亦然許  
之余仍令跋 乙酉同呈熙帥奏乞以涇州為都護府

從之遂以王瞻為都護知涇州隴右都巡檢使王厚為  
同都巡檢使都護職事如沿邊安撫司例施行事初措  
置仍委經略司常切點檢覺察無令違越 是日引見  
隴拶為一班契丹公主為一班夏國回鶻公主少退立  
瞻征為一班同起居家屬首領各從其長蓬廝波結一  
頭頂附瞻征班次引僧尼皆蕃服契丹公主以下皆禮  
拜各賜冠服退就邇英閣前易服乞依前立班謝訖退  
就橫門幕次茶酒宰執從政官宗室戚里正任以上皆  
侍立上諭宰執令就殿門呼隴拶等試與之語既而李  
穀等引隴拶來諭以已除節度使依漢官給俸自來無  
此恩例瞻征但給茶絲而已拶稱謝甚恭又問何以招  
致溪巴溫拶云譬如一乳牛繫卻子即母須來繫卻母  
即子須來又云溪巴溫先遣他出漢亦欲續後來既而  
為郎阿查所制故未果來朝廷若與阿查放罪并阿查

會公紀卷九

三

招來必更易為力尋答已有放罪及招換指揮拶云如  
此到岷州當便遣人往說諭若不從當以兵馬去斫取  
阿查頭來獻官家尋答以但且招誘得來好不須殺他  
蓋虞其不誠也又問拶何以欲居岷州云欲包順及趙  
懷義家部族相依爾次引瞻征來其言殊誕妄無倫理  
又至上馬處見契丹公主亦諭以朝廷待遇恩禮甚厚  
再三稱感恩而已 是日傳宣內東門小殿不覆奏事  
邇英垂簾意長樂在簾下蓋易服處適在閣前也 丙  
戌同呈邊報 又呈河東久闕正官催郭知章上殿訖  
疾速發赴新任師朴云知章初作帥豈可付以河東河  
東須體重會作帥知邊事人乃可往余云非不知此但  
無人可差故且以知章充選左轄亦云自來亦須用會  
經河北作帥人余云舊例往往用故相及前兩府今近  
上從官如吳厚安安惇皆不曾作帥蔣之奇新自邊上

召還朴云如此只有蔡京上云如何余云若令京去須  
優與職名夔云承旨自當除端明余云兼兩學士不妨  
左轄云之奇累經邊帥莫亦可去許將云朝廷闕人莫  
且教知章去又云除兩學士無例余云有蘇軾例將云  
是元祐例余云官制後雖不會除兩學士不知有條否  
若條即祖宗以來兼三學士兩學士例不一上云且教  
去將又云且教知章去余云不知聖旨是宜教知章去  
是教京去上去蔡京余云如此即批聖旨蔡京除端明  
殿學士兼龍圖閣學士知太原府遂定下云臣兄不敢  
辭行然論事累與時宰違戾人但云為宰相所逐上不  
答 再對上諭云蔡京張商英范鎰皆已去只有安惇  
劉拯王祖道未去余云言者稍舉職則此輩亦可安  
也簾中亦深以為然 中官梁知新以元祐黨鞫管藤  
州而嘗在蕃却有旨與邇兩官刑部云須放逐便後再

會公紀卷九

四

期乃得敘敘後乃得遷官得旨令不候期滿便與敘上  
及太母亦皆言其無過只是曾在宣仁殿中余嘗見曹  
誦云知新頗氣直曉事因此白太母太母云誠是氣  
直不可得 李穀劄子奏沿路及到驛得隴拶瞻征三  
公主等送到土物未敢收得旨詣收受皆許收受皆珠  
玉犀牛黃之類令乞引喝使臣轉出文字於內東門外  
付入吏從之 此先是內東門裏奏同呈文字乞待班再  
上以已呈文字記內待傳出因來自云得一朝旨乃便  
遂得之陳請 丁亥旬休 是日蔡京以急遽公事乞不  
對命赴後殿尋有二日候別日是夕又鑾院降隴拶等  
制至二十三日乃得對 戊子同呈邊報 上對二府  
諭云日食正陽當避殿損膳及曲赦四京已是後時便  
可施行 又令下詔求直言三省云只德音中帶下余  
云不可須別作文字上云作兩箇文字 再對上諭云

三省並不檢舉又云踐祚之初又有天變當求直言余再三稱贊退見三省猶欲只以德音中帶出余云聖旨作兩箇文字適又再諭以踐祚之初兼有天變故求直言何可與德音帶下下云將謂只為日食如此即別降詔三省遂以此意召舍人至都堂草詔安中又以簡見諭云熙寧元豐德音皆及諸路今不當止四京欲共陳之晚遂入劄子然已暮矣上翊日諭云得文字時已昏晚已鑲院又以數赦故且已 是日內批接伴趙思行令別差人替因問所以上云無他只是皇太后惡人干請爾思行太后之妹婿也遂以差劉交至簾前太母亦云思行亦幹得事但恐於使事了不得若山陵之類差遣皆可差向釋奉使猶且不了御恐他不了余云接伴亦無事在瑜朱孫之徒皆入國伴接但皇太后謙慎太過爾 己丑同呈姚雄已統制人馬赴鄆州 再對

會公遺錄卷九

向綜入國至刑州與疾歸乞別差官改赴差知永軍鄭薦代之 庚寅同呈鄭延奏西夏陳慰使副十三日過界 再對差高公繪山陵行宮使又差曹誦充山陵總管 鄭延走馬黃彥言沿邊新堡寨多不如法乞增修又乞移道路巡檢於中路堡子並下鄭延令相度施行 又差李毅裁定山陵車馬人從食錢等 辛卯同呈邊報 再對又呈黃彥乞那將兵於新城寨戍守又乞舉行諸軍務閱並從之 真定走馬江洙乞修磁州南北城亦從之 壬辰同呈邊報令夏國進奉人使於七月十五日以前到京 再對國信所申郭知章等入國泛送物色係以官物及私覲物送押宴回送到除送到馬依憲序辰例不支序辰收受其餘物色不會申請得旨賜與知章等 熙河效用張庚等謀叛入夏國張庚雖大赦合處死王輝蕭誠合原得旨庚依斷輝誠送

江南編管 癸巳同呈熙河奏姚雄已起離鄆州又令隴拶先以朝辭起發 又黃彥言鄭延排門差括人戶牛具及令自備種耕種新地今經略司分析係是何官司行遣仍立便放散及令轉運司體量詣實聞奏 再對呈御史石豫劄子云中國有夷狄如陽之有陰可相有而不可以相無又言相交為君臣相與為賓客乞開略細故以天地之範圍一切庇覆其言殊無倫理不可曉因言御史如此可謂辱國陛下比所擢言事官皆深稱人望非此輩可比上云渠更乞留中朕以其不成文字故令降出 是日晚師朴報中批上官均孫諤令除臺諫官且云翊日受誓不入恐為人所動搖又均與安中親嫌答以何可搖也更當論安中不須固避安中亦有簡云須至敷問以俟聖擇 翊日遂除均秘書少監諤右司諫 甲午同呈熙河奏王瞻申回鶻部落蕃人

會公遺錄卷九

萬餘口不肯留青唐已隨軍赴湟州又呈於江南荆湖福建五路招換揀廣西兵四千人 再對太僕申少卿趙帆身亡乞存恤得旨依例支絹百匹 上諭均諤已除職均以履陳親嫌故除少蓬又云下言均元祐中詆毀神宗政事不一亦不曾答渠但所不喜即以詆毀神宗為言余云陛下洞照如此臣復何言至簾前亦及之太母云此兩人除得好否余云如此等人天下望以為言官久矣皇太后皇帝睿明所收用皆天下公議中外士人孰不鼓舞稱誦太母云似他人元符中一切為人屏逐甚道理余云凡所不喜即云詆毀神宗緣臣僚論事若以朝廷政事為是即無可論者即有所論即必以朝廷所行為未是才說不是便以為詆毀如此誰敢啟口上官均在神宗朝廷作御史亦曾議論朝廷政事不當豈可亦以為詆毀太母云君有爭臣父有爭子怎生

少得余云聖諭如此天下士民之福人主盛德莫大於  
開廣言路容受諫爭如此則人人敢言朝廷雖有闕失  
無不知者矣太母深然之安中道人來云下言均乃會  
布所知大行時累累稱薦欲成就之而大行不聽上答  
云不獨布眾人稱薦者甚多此乃公論所稱也夔并請  
亦詆毀以為狂妄下亦助之上香不答 乙未休務  
二十七日開宮觀三日 丙申大忌赴景靈三殿行香

是日奏對之語甚多然多不能記錄大抵稱引善類  
區別邪正而已自初除師朴安中余即白上及簾中云  
三省負已多唯密院獨負職事不少臣獨當密院歲久  
望早除人庶免瘵曠上但笑太母云非久不獨也外議  
皆云以此待蔣之奇來故有此語余又嘗言李清臣到  
闕已久未進擢外議皆疑與忠彥等不同太母云住不  
得必不久有指揮蓋內廷議論已定矣 宣寧初議大

會公題卷九

七

行陵名曰永崇中批以未至嘉美令與三省密院同議  
改定尋以永宣永慶永泰等名進呈上及簾中皆云永  
慶甚好遂再上表以永慶為名 慶名乃惇奉教 既而  
又以北虜聖宗陵名永慶再進呈遂改永泰凡三上表  
乃定

四月丁酉朔日蝕百官守職太史局申自辰初四刻虧  
稍向西北蝕四分止巳時五刻復是日時有陰雲往來  
然不能掩午初上馬 戊戌同呈熙河奏鄯州兵將已  
到澶州姚雄四戰獲二千餘級傷折已失只三十八人  
又敘姚雄去秋解鄯州圍未賞并今來功狀特除正  
任防禦使升鈐轄洮西安撫使又令拈諭即阿查漢巴  
溫等早令歸順上及簾中甚悅自此且靜備矣 山陵  
修奉所申賈崑卒詔王崇拯管句馬軍司充修奉仍乘  
驛徑赴山陵所句當候事畢赴闕供職 再對呈新知

成都府路昌衡乞赴闕奏邊事令實封聞奏 上諭太

母疑蔡京不當出欲且留修史恐陸佃等以修史得罪  
不可用余力陳京下懷姦害政羽翼黨援布滿中外善  
類義不與之並立若京留臣等必不可安位此必有姦  
人造作語言榮惑聖聽上慰諭云無他皇太后但且欲  
令了史事以神宗史經元祐毀壞今更難於易人爾余  
云臣等以陛下踐祚以來政事號令以至拔擢人材無  
非深合人望故雖衰朽亦欲自翊一二裨補聖政中外  
善人君子鬱塞已久自聞初政人人欣歡鼓舞若事變  
如此善類皆解體矣朝廷政事亦無可言者上云但更  
於簾前說余又云若以謂陸佃及肇不可修史則臣僚  
中豈無可修史者何必須京上諭蔡京云肇又理會章  
惇改制詞理會得是無道理如此改若今次理會了今  
後必不敢更改余云臣弟自以為失職不敢不理會蒙

會公題卷九

七

陛下照察如此事士類之幸上云待指揮今後不得如  
此改余稱謝而已及至簾前具以京事開陳簾中毅然  
不可奪余云如此則臣決不可安位太母云干樞密甚  
事余云君子小人不可同處太母云先帝時亦同在此  
余云此臣所難言臣在先朝嘗有去意今日以皇太后  
聽政皇帝踐祚以來政事皆合人心臣以此亦欲勉強  
自竭今事既一變臣何可安太母云不變只是教他做  
翰林學士了卻神宗國史干樞密甚事余力陳未已太  
母云且奈辛苦乃遣之之語也 每日奏事退太母必云  
且奈辛苦 余云臣為朝廷分別邪正欲君子小人各得  
其所此事於朝廷所繫不細既而報辰正牌太母云日  
色已晚余遂退 子問草孔仲詞為惇下所改不肯會者  
故論奏 是日又批御藥李偁句當內東門五年以上  
於法滿七年乃得改一官所少一年以上乞用減年磨

勅比折轉官引馮世當句當七年止少三十三日除御藥用減一年磨勘乞比折改官先帝以隨龍故許之余以謂偶所少一年以上與世當不同若啟此例則今後少三年二年亦須援例陳乞此例恐不可否上云如此無可施行及至簾前太母云偶奏事先帝有可稱者與改官不妨余云若如此卻以皇太后宣諭事特旨與改一官不妨免啟此例亦毅然不許余云如此須來日再奏稟因云臣外則與執政立敵內則裁抑近習譏毀中傷不易當也太母云無此他豈敢如此余云近御藥劉瑗乞磨勘臣以橫行無磨勘法欲寄資又無寄觀察使例遂罷之既而三省卻以修五王外第恩與遷觀察使如此則此輩安得不怒太母默然瑗乃今上隨龍偶方寵用於長樂然所不恤也是日晚批出蔡京依舊在職范純幹復舊職知太原府

會人進集卷九

已亥同呈熙河奏王瞻燒

毀青唐令體量諸實聞奏又降朝旨令招諭溪巴溫再對以狄詔知代州李偁特改一官餘人不得援例仍云奉事先帝頗勤勞余云外庭無緣知禁中事上云親王亦何由知余云外人皆云偁本元祐人以在賢妃閣中故保全太母云雖是元祐人然與眾人別自先帝幼小已在左右極有補上云只是道多勸諫先帝決責人余云蔡京已留臣所以惓惓者但以爲朝廷分別邪正爾竊料姦言必以謂京乃宣惇所思京實與惇仇怨然臣等豈是奉順宣惇之人其次必以謂陸佃及臣弟肇欲作史官然實無此意臣兄弟立朝粗知義理臣弟以修史得罪便差作史官亦必固辭不敢就職昨日皇太后宣諭累年不干臣事若以臣私計言之即干臣何事京之去留於臣有何利害若爲朝廷計則臣備位近輔志在分別邪正肅清朝廷則臣不敢不任責兼議令京

出乃韓忠彥黃履先爲此意及以告臣臣以其用心向正臣實欣然助之則臣實無他意但乞以此詢忠彥忠彥必不敢隱上但如昨日慰諭而已至簾前具以此白太母太母但云樞密著甚來由不干樞密事余云臣論事無狀無以取信理當罷黜比欲待罪又恐紛紛上煩聖聽臣衰老疾病只俟山陵後便乞致仕太母云那裏泊老怎生得余云方在國恤多事中臣未敢喋喋遂退又嘗問上云臣昨日喋喋深忤皇太后聖意必甚怒上云也無只是爲史事不欲更別差人上又諭子開事云三省欲加罪朕云他無可罪曾論云凡撰詞但平直不須分別紹聖元祐卻云撰鍾傳等詞不同既退聞有旨放罪是日韓師補致齋黃安中在假故俸卅力欲遂開願上力主之故免然猶放罪是日對下道及劉摯等送蔡確往新州摯亦死於新州報應可懼他語甚多

會人進集卷九

五

卞極忿云癸序辰所爲非卞所知人皆言序辰所爲皆出於卞實可怪余言甥序辰權權貨物事故也是日開卞初欲以奏事不實坐于閣不許又引宋次道罷知制誥例又引子固罷制誥告蜀金皆不許是日上又諭王漢之昨日上殿極惶惶其曾見說已許他臺察余云臣亦聞之上云亦聞他與黃履親嫌亦不妨待今日便批出與監察御史并陳次升與御史至晚竟未見批出庚子同呈邊報又與照管隴抄赴關李穀以下轉官減磨勘有差并賜錢再對因言密院當修時政記正月十二日有定策恐未記錄事聖語及臣等奏對語言不真欲修寫進入乞改定仍云是日倉卒之際賴皇太后聖意先定神器有歸臣等但奉行而已蓋此意盡皇太后聖旨當歸功太母上云甚善因語及上固辭之語至簾中猶固辭上云何以知余云臣等在簾前聞索

帽子方退上笑云是日不敢脫袍笏被宮人和僕頭公服都擠子不得已方披背子即位至簾前亦具以乞改定時政記奏稟太母亦許之是日有封付幣十間十日奏對前言令子細記德錄奏余乞更加請訪故有是命乃五日也是日子開以放罪奏乞罷職

晚修寫凌晨進入辛丑同呈熙河奏姚雄追還王驥已下兵將歸到河州及附帶到青唐物數又支三偽公主以下班粉錢特支秦鳳龐通撤孝贈是日山陵都大管勾所申從熙河奏方舊例管勾官中那一員兼管皇后行官一

行事今來元符皇后乞差官上云差從熙河余云狀中言吳靖方已別兼差遣蓋從熙意欲隨從今從熙已作永泰陵副使恐難更從元符歸上方悟云只差靖方

廉前亦略陳此意太母云先帝只為此隨龍數人所誤如郝隨劉友端朱孝友皆是余云皇太后睿明固已洞察然內則為隨等所誤外則為停卜所誤如行遣元祐人過當失天下之心皆停卜之罪太母云是壬寅

同呈熙河奏王瞻擅赴河州已取勘令疾速取勘聞奏上諭龐抄已建節當賜姓名遂擬賜姓趙名懷德從之又詔諸路賞功有大轉官資許舉覺改正人吏仍支賞錢上宣諭云所記錄盡是非兩人者此又云精

是日內降許將蔡卞錄奏正月十二日宣諭奏對語并余所奏三封並降付余云與將卞同共考實參定修時政記所奏尤謬妄癸卯同呈邊奏再對令編修國信條例所重修西驛條因呈所奏修時政記并將卞文字云所陳不同恐難共議上諭以三省密院各自修定即無可爭者已而至簾前白太母云若所

修不同將來何以取信須是同議太母云但婉順說與兩人必是記憶差誤余以理不可奪遂白云如此必亦不肯伏但只以眾所不聞者皆削去即可矣太母然之太母云秘密所奏雖是然出於一人之言恐難以取信須令他同議定乃便余既遂以卞卞云二公所奏皆

已降出令同修定當封呈次慶見余與二君密語極驚是日聽第三表批答允御殿復膳幕次中藥幾不能語是日早出以子開在假故晚會飲以聞鑾院

遞送在告孫俶來云穎叔坐中見數人宣召上馬甲辰朝崇政同呈罷王瞻王厚令推究盜青唐府庫物取伏罪狀聞奏以姚雄知遼州又呈呂惠卿劄子乞不收接落蕃人檢到慶中范仲淹奏當收接令依已降及慶指揮施行再對令崇政殿親從官揀中班直人依條引見以去年十一月傳宣便令收管遂升壓

在轉班人之上又令蕭誦依例權管勾步軍都指揮使公事是日同呈退閣制出師朴相羹在告遂與將卞同呈時政記事余云此事非陛下所聞當一一質正於皇太后上云蔡卞言宜停降階猶云召五王來看問得內侍張琳等云是有此語既至簾前出余所錄文字太母云忽是只是不會道如何字余云已刪去上先已論云太母言想是只是不會道如何太母云若道如何

卻去與停量也卞亦云會聞如何之語太母云不會次呈將文字從首至尾太母云不聞蓋將云乞宣入端王又云上不受奠服將進云披著又云有傳言者云著了皆眾人所不聞將是日早忿怒云余劄子云將等皆唯唯是不會道一句言語須抄罷余云但抄不妨既進呈太母皆以為不聞將但愧作而已既又呈卞文字堅云臣曾言令依皇太后聖旨太母亦勉勉從之至言宜停

臣曾言令依皇太后聖旨太母亦勉勉從之至言宜停

降階語云臣下而折停云太后聖旨已定更有何擬議  
太母云不聞余云適皇帝宣諭云內侍亦有聞者太母  
堅云不聞下遂云如此乞削去是日以子聞奏乞罷職  
文字不出因面陳乞降付三省以既乞罷不敢赴省俱  
職故歸師林報云已批出命赴省俱職林勉以知旨歸  
亦不敢復請是日與批李邦直門侍肅示叔同權初批  
答書中書再書送令依林希例

是日日本約將下留身  
同進呈而適適不入遂與師朴同呈稟訖約將下會議  
修定次余嘗先以下語白太母太母云不曾聞余云下  
但欲者其面折停之語如此則停之罪益重矣太母云  
不當亦書以此語陳於上前

乙巳同呈邊奏再對  
差劉言接拌北朝賀登位使是日停朴皆不入下至  
簾前留身然亦不甚久丙午旬休丁未同呈邊奏  
再對以陳安止為河東同安撫徐鎮安肅軍是日

宣押朴供職東閣門拜表上天節名朴欲以范純禮  
為都承旨慶鳳皆欣然從之甲戌同呈以范純禮為

樞密都承旨仍復待制余與朴皆稱其純厚篤實宜在  
左右因言純粹當日猶以棄地得罪純禮無他但緣坐  
爾然純粹以棄地削職不候除喪降為直閣帥延州既  
而又易熙帥已復待制無故罪知鄧州初議移鄧蔡下  
猶堅以為不可臣力爭乃得不奪當日晚諫官劉拯言  
大臣陰與為地次日進呈先帝屢顧下問拯何以便知  
因何只拯言蓋必知其為下所使下但云根究也不妨  
先帝欲令分析眾欲且已遂從之上云拯附麗如此只  
如昨駁韓忠彥告才令行下卻奏云謹已依聖旨行下  
訖殊可怪余云臣累聞聖諭但以非職事不敢陳今三  
省悉已聞德音莫住不得上云便行遣與一小郡三省  
皆唯唯余又云蔡下門下士布滿中外皆此類如拯及

憲序辰呂嘉問之徒皆其上客氣傲不可嚮避陛下踐  
祚以來所收用人材無非叶天下公議四方鼓舞稱頌  
若問下即必無一人為可用者豈存天下所是而卜獨  
以為非天下所非卜獨以為是而可信者若用卜之言  
則序辰嘉問輩皆在侍從善人君子一切屏斥如此何  
名朝廷今下以謂陳瓘上官均等皆臣等所親厚不可  
用奈天下公議何緣君子以小人為邪小人亦以君子  
為邪聽察之際在人主旌別爾天下公議必不可比一  
人之私言也臣居常論議於陛下前似未足信今日對  
三省所陳如此更乞詢之眾論可見是非朴等皆倡和  
停亦欣然以為是將云無非公論上極欣納至簾前亦  
具以此陳太母云蔡左丞卻如此及再對又云蔡下  
如此先貶黜不妨上亦云實封言事者只是罵章惇蔡  
下余又言給議余云王古亦可在諫列朴云且以侍郎

處之上皆欣處之是日宣押李邦直肅示叔供職相見  
於後慶又月至為堂再對余又言聖諭欲以王漢之  
為御史緣與黃履親嫌終難安不若且除一即官上許  
之上自漢之初對即欲批出合作御史而漢之安中皆  
以謂難不可安余亦為陳之邦直欲以為史官漢之亦  
以不可與京共處是止差乞賜官仍令諭忠彥上又欲

以敦逸次升為御史余屢贊之因言敦逸當以為侍御  
史次升且以殿中處之不妨上亦稱善余又言敦逸論  
瑤華事極激切云后廢之日天為之陰翳是天不欲廢  
之人為之流涕是人不欲廢之況事有所因以劉賢妃  
首於景靈起爭端也情有可憫云不過懼失愛於陛下

上極稱善令諭忠彥於中書檢所上章密進入尋諭  
是日與差進人己酉同呈差劉何計置應副涇原  
進築打繩川上諭劉拯當於謝辭眾云方欲取稟落

進築打繩川上諭劉拯當於謝辭眾云方欲取稟落

職與不或云既放謝辭即須落職上令落職朴云亳州  
是小郡否獲欲與毫眾皆云非惇云與濠州余又言王  
漢之已上殿未得指揮上令與差道將云與館職余云  
渠不願只乞除一即官朴云當以清曹處之上云甚好  
再對上諭安惇近愈亂道有文字云卿與忠彥清臣  
之奇皆黨與又言之奇不可進又言新除言事官皆卿  
等黨人更有一人亦如此道余請云何人上云吳居厚  
又言實封但攻意惇蔡不及他人也 是日又以呂  
惠卿知杭州陸師閔秦帥 再對上諭云惠卿罷帥又  
去何一人先是惇不入上已嘗諭二府云惠卿乞宮觀  
及致仕何不從其請以至黜劉拯用葉濤等皆判然不  
惑又知惇下姦慝之狀誠宗社士民之福也 丁未十  
一日獨對余以子開被旨供職出自中批稱謝子開對  
上論已說與密必已知之又云黃履亦與聞改詞意

會公遺集卷九

五

亦嘗以論余然聞德音不審詳也 上云意惇力欲責降  
堅立不肯去朕諭以無罪豈可責降余謝云臣兄弟孤  
立非聖意主張何以保全臣以衰朽疾病久有歸老之  
意內外怨忌者多望主張保全使得至山陵後乞骸骨  
善還山林乃莫大之賜上笑云卿何言余云臣自先朝  
與惇下論議無一事同者豈得已也但恐上誤朝廷政  
事爾然小人怨望殆不可當上云封事已百餘軸盡言  
意惇惇於定策之際罪惡固不待言蔡下陰狡害政紹  
聖以來傷害人物多出於下其罪更大於惇余云陛下  
睿明洞照臣無可言者至於分別邪正如此則臣雖退  
歸山林死亦瞑目至簾前亦具以此陳之 十三日午正  
中宮生元子是日同三省補賀至簾前亦然 後一日上  
云言惇下者已二三百軸 庚戌同呈李穀奏三公主  
乞青唐舊使令人切手下 三省同呈天節節試經撥

放依例施行 又以韓治為太僕少卿以王渙之為吏  
部員外郎而安中亦辭亦有嫌遂別議升擢 再對以  
會誠編修密院文字因道誠因郝浩事送吏部而無顯  
狀吏部皆莫知所坐蔣亦云誠是時方歸穎昌未嘗與  
浩相見太后咨嗟久之 是日上問蔣之奇元符事令  
取所受皇太后手書進入蔣遂留身然上對余詢問無  
所隱余以其欲留遂先退及至簾前蔣具道其事太后  
云當時所除文字乃劉友端所書太后未嘗見如紹聖  
初增崇聖瑞禮數乃本殿人書寫此書未嘗見也是時  
先帝來殿中云意惇等乞立中宮答云此事官家更子  
細先帝云宰臣等議已定欲以初七日降制若如此如  
何了得太后云且更相度自後文字皆不曾見劉友端  
郝隨等誤先帝處多蔣云當時降制用手詔謂皆是得  
旨卻不知皇太后不知太后云從初廢瑤華時亦來商

會公遺集卷九

五

量亦答他云此大事不可不慎先帝云避不得然已怨  
蔣云從初所受文字並已於上前納下太后云已見當  
時實不曾見並不知余云如此誠可駭也臣於紹聖初  
議聖瑞建宮安燕云除是更教皇太后降一手詔先帝  
正色折之云皇太后怎生教太后手詔皆本殿中人書  
寫如何教得臣聞德音稱歎不已今日所聞則異於此  
是為友端等所誤內外之人誤先帝如此誠可罪也 是  
日元子生大赦 是日同三省補賀至簾前亦然  
是日以徐鐸為待制知永興黃裳吏侍陳斬兵侍上問  
鐸余云在朝不立凡給事中不肯書請文字皆命鐸權  
書 辛亥月望奉慰如常 修奉山陵都護宋用臣十  
五日申時卒辛亥日中使王敏密賜金二百兩傳宣云  
以亮陰中 壬子童穆忌 癸亥同呈差梁從政充山  
陵修奉鈐轄 又卸賈嵩家常賻別賜錢七百借官舍



三十閒差軍馬司通引官管句葬事及量令州縣應副  
皆如例 諫官祖道乞末減陝西戍兵及賜錢鈔百萬  
上云論事多此類眾皆以足施行 再對廣西奏宜州  
安化蠻人作過殺都巡檢儀奉宣乞差黃忱將河南兵  
准備策應及借官馬五十疋皆從之 甲寅以請諡南  
郊宿齋於尚書省聚於左僕射廳晚與邦直冲元穎叔  
兩相聚 十自十四日喪女不入道今在告 乙卯四鼓  
聚左揆廳上馬赴郊丘請諡黎明乃歸招子開家相聚  
晚方散 自兌日大風雷暑氣頓解至是尙涼 丙辰旬  
休 丁巳同呈令涇原止以役兵官脚乘運到打繩川  
板築所須不得於民間調夫反顧脚乘候麥熟可以進  
築依正月已降指揮奏聽朝旨此乃邦直欲緩其役然  
已有正月指揮余但爲約束令不得擾民而已 再對  
以王瞻乞尋醫令經略司指揮留巡州供答文字又趙

懷德及夏國金山公主有物寄瞻處而不以聞令取問  
所寄物色件聞奏 告登位國信副使鄭薦卒以知霸  
州曹譜代之 戊午大行百日奏慰如常儀 丁巳夕師  
朴報御批董敦逸陳次升張舜民皆除臺諫問何以處  
此三人尋報之 己未同呈北朝祭奠弔慰使副如已  
到白溝先接伴過界以雄州奏元豐故事祭弔使過界  
在本朝遺留登位人使之後故也 夔以林子中令畫  
工邱立畫到大行御容乞進入因言臣等昨見御藥院  
所傳殊未似上云蔡京進一本來亦不似若及得五六  
分亦且得余等皆云林希所傳亦及五六分上云甚好  
至簾前亦云京所進直不似但進來甚好余云塑像以  
此爲准的不可太失真太母云只爲塑像須依此爲之  
故不可不似 是日三省得旨安惇爲待制知潭州諫  
官陳瓘擊惇章已出惇亦自請去故有是命 以豐稷

爲御史中丞董敦逸左諫議大夫舜民爲右次升爲侍  
御史 再對余因言自蔡京復留中外人情無不惶惑  
及黜劉拯收用葉濤范純禮王古輩人情方少安陛下  
今日又黜安惇進敦逸次升等人情無不釋然正人端  
士布滿要路此天下士民之福如蔡京者臣等何爲欲  
屏遠之誠於臣私計無所利害但欲爲朝廷分別君子  
小人爾故敦逸次升孫諤等陛下今日所用力斥逐之  
人其人可知矣上極欣納又宣諭云劉拯詞好稱歎再  
三喜見於色 余又言先帝聞沈銖講南山有臺詩論  
得賢立太平之基先帝大悅即日擢銖爲中書舍人其  
後銖繳吳居厚爲權尙書詞命蹇序辰攻之遂降敕榜  
然銖終保不能動搖上云銖安在余云惜乎已死矣余  
因言敕榜可收昨敦逸只爲收敕榜遂黜逐余云榜朝  
堂已數年不收之余云但令臺中更不張挂可也上云

待契勘又問黃庭堅何如人余云亦有文采初與蘇軾  
厚善既而亦不足徐收用之亦無不可 是日吳居厚參  
假上指之云此何如余云亦正論所不容然未有因依  
當且容之上云何人可知府余云近多所拔擢何患無  
人 是日白三省以旒欲得京東西又言程之元可作  
漕廬君佐曾孝義輕便貪汙可罷去 庚申以諡議敕  
下前後殿不坐宰臣以下詣西閣門及內東門進名奉  
慰大行諡欽文睿武昭孝皇帝廟曰哲宗 辛酉同呈  
同敘復熙秦兩路冒賞將佐於法合追官及例降兩官  
外並與敘復路分已上降一官差遣 又罷秦希甫送  
吏部 又以王覲爲龍圖閣待制知永興徐鐸知青州  
初邦直以鐸爲不稱職乃欲以字文昌齡代之韓師  
朴又欲用王欽臣乃大防門下士用事害政眾所共知  
公素所不與何爲欲進之昨除集撰頌昌眾以爲未允

况更遷乎又欲用呂嘉問余皆以為不可朴云欽臣是侍郎故須漸牽復余云覲乃實文閣直學士何為在欽臣之後朴云只為當時謫重在腔窠中未可進余云當以人材為先腔窠何可拘礙朴等皆云如此固好夔韓亦默然見論欽臣但云於此時此語不易出下更不敢啟口余云但以理論人材何所憚前亦當為邦直等言元祐人當慎擇不可輕進恐傷手不便沖元極相稱贊韓云如此何善如之既至上前皆以鐸為不勝任然莫肯啟口余獨云適議以王覲知永興上云王覲極好再三稱善余云此正與陛下用范純粹一般純粹帥河東天下皆以為得人今以覲為永興誰敢以為不然者上云甚善上又諭禁中有放火者乃一私身年十五止因爭養娘遂置火於椽下未然又以紙燈然之煙起方覺乃聖瑞殿中人太后甚訝之余云宮禁中火禁固不

會公遺集卷九

九

可不嚴然小人無知作過聖瑞必所不容唯更當慰安之使不至憂恐乃為善也至簾前太后宣諭亦甚詳語多不曉然大意不過如此又言友端等極不曉又言昨先帝時內人因遺燈燒燬及櫻條等以溼氈掩之即時滅劉友端等以要轉官便張大其事遺火者遂處斬今此人雖放火但令伏法不欲令分解謂非殊死也余云此雖凌遲不為重宮中此禁何可不嚴蔣屢云明道中延及宮殿余甚駭之太母又云宮中私身多聖瑞宮中有七百餘人每一有職事人手須五三人故也昨因先帝寶國婆等侍無狀欲降黜遂禱祝殿中一使令者及上左右一人皆受金及珠子詰問有實並與刺了頭皇帝性寬昨放火者被人告欲只決杖配嫁車營務尋告以不可不行法又有娘子者知而不以告亦決杖逐之其他語多不曉是日再對余因言王覲收

用實慰公議陛下踐祚以來所用人材無不合人望中外無不欣悅至簾前亦以此陳之又言董敦逸陳次升孫諤皆京下所逐太母咨嗟久之蔣頴叔亦和之云敦逸等皆無罪但為京等所文致余又言管軍中自來須一軍班中入在內祇應近日資序合入人至少有徐和者為大名都監帶邊國當稍遷作鈐轄漸可准備進用又有邊備者亦行門然人材不及和曹謂曾與和同官亦稱曉事上云甚好且更於簾前開陳太母亦深然之上是日又問李邦直罷政事蔣云臣在開封勤合田嗣宗者云真明出現上問嗣宗何人余云清臣姑之養子因言朝廷多取信刑獄然獄詞難信垂楚之下何求不得清臣繳詞宗簡云不曾相見而詞亦以非其筆迹臣以人情度之清臣為大臣豈敢詐為此簡然嗣宗既不承服清臣亦無以自明蔣云先帝亦言此事本

會公遺集卷九

九

清臣無害但不合忙著文字太多故不免失實上云嗣宗亦凌持蔣曰然上又云又有張天悅者止於詆毀置停遂伏法若更有言及上何以處之余云黃履曾有文字救天悅然疏上差遲天悅已伏法矣上哂之又徐韓狀見之編類卷序辰所編彙臣事述尋得旨進入是日韓忠彥李綱臣蔣之奇等正謝遂赴景靈二府皆早出是日韓忠彥留身曲謝至筵前不留疑忘誤也蔣之奇上前簾前皆留曲謝是日秦希甫送吏部又以元子慶誕隨龍人並推恩御藥劉瑗遂寄延福宮使晉州觀察使乃前所未有閩守勳遂刺李穀遂團餘諸司使副以下十餘人皆中批也瑗等各更減二年半磨勘熙河將官劉劍陣亡有塔大將軍仲院乃宗室乞改一官當除遙刺又乞一堂妹夫推恩皆未有前比以死事特從之是日旋除京東而君在從江西三省處之

似未允也

壬戌同呈請征蕃字乞金字牌印不行夏

人乞遣使賜誓詔熙寧五年誓詔亦止付來使不曾遣

官令延安以故事牒報宥州又以天節名令雄州牒

報北界再對取入內侍省以本省額百員而管止三

十員也兼熙寧有此例又密院編類到章疏淨冊并

錄送三省者及草副本並進納入內上嘗諭云三省所

進編類章疏悉已於福燒錢鑪中焚之矣唯密院未

進故亦進納因言三省所進但淨冊爾雖已焚之而元

本及副本皆在三省上合諭韓忠彥今不須商量但因

奏事面陳便可指揮以忠彥云初欲盡進而列議未

合故也

癸亥同呈河州修安鄉城橋開廂禁軍等並

五百特支再對免陝西河東今年保甲冬數一次恐

流冗未肯歸業故也又以李玠知代州玠請卒陳安

止河北沿邊安撫副使王復河東同安撫玠比奏對頗

為上稱兼嘗為益鈴與代州等路一般也甲子孝章

忌乙丑同呈蘭州修把抄度橋開軍兵並五百特支

亦通隴州度也又環慶走馬言探使人入西夏探到

降羌趙懷明卻遣人結約西界欲逃歸及破新城寨為

內應御批令三省密院速參議聞奏是日韓忠彥李

清臣蔣之奇如謝許將受北郊誓黃履在告唯余及惇

卞同對因言先朝已曾有言懷明欲叛歸蓋西人用反

閒欲害之懷明歸漢官爵賜子待過優厚自謂西夏國

主所不及必無反叛之理兼慶帥苗履亦有奏云西人

用間稱其欲叛有圖害之意然近因築新邊移第四將

李浦於定邊城駐劄乞移歸懷安鎮令照管懷明一

行部族密院已依奏施行訖此無可疑者但當令苗履

待以恩信令知朝廷及帥臣待遇不疑之意及多方安

存照管勿令生疑貳足矣上及簾中然之晚遂與忠彥

等同作聖旨依此行下丙寅旬休乙丑日獨對因

言近歲執政侍臺諫例多闕員自陛下踐祚以來收用

人材今皆充足臣衰殘疾病於此時可以乞身歸老山

林上云卿極強健何可言去余云臣待罪政府已七年

方陛下踐祚之初預定大議在臣遭遇可謂千載一時

非不懷戀聖世然臣立朝粗知義理於此當知進退義

若不知進退如章惇輩強顏苟安於此豈唯於臣義分

未安陛下亦安用此無恥之人置之左右上但云卿預

定策兼朝廷倚賴何可去余云臣今日亦未敢啟口俟

山陵升祔後乃敢有請然不敢不預奏陳臣於簾前亦

不敢敷奏但略陳於陛下前望陛下照察遂退

五月丁卯朔入臨奉慰如常是日韓忠彥再留至簾

前亦留身戊辰同呈貶王瞻諸衛將軍房州安置王

瞻之殿上以為輕而太母亦云自爾必備盡矣王厚率

監隨州酒以雷秀權隴州姚雄康謂皆如故以先有旨

罷瞻厚差遣而熙何乞留又姚雄免隴州故有是命且

以瞻厚盜取青唐府庫及誅首領九人而財產皆不見

事下將更不推治姑薄責而已仍告諭將士原委又

鄭延走馬言排門抄剽人戶牛具令自備種子耕新田

惠卿以為邊疆絕不得爾然與元奏請不得抑勒

及經略司舉劾指揮皆違戾惠卿放罪將副各罰二十

斤提舉弓箭手石丕放罷涇原奏有西人乙山投來

令放回仍約束將佐今後不得收接再對以徐和邊

備權發遣鈐轄以備除管軍也又令張庭堅乘遞馬赴

闕章惇初言青唐事是密院從初行遣之語余云青

唐莫是孫路以私書與公往來經營密院降旨令不得

過有所圖公以私書告胡宗回云不得過有所圖乃子宣

之意爾余尋答宗回以私書不可信須依朝旨乃便故

宗回僅得保全不爾幾為張綯孫路矣余當時力陳以謂天下四海之富安用乘其擾攘奪有此荒遠之地將何用與公回相折者數矣黃安中亦曾論云休與他爭儘教他建州郡蓋安中聞公等於先朝前有語爾下云當時公實有此語余云當時三省有一人見助者亦應不至此師朴云公議論如此何不遂貶職厚議遂定既而檢視張綯初奏王瞻約結青唐遼川部族謀誅賊征朝廷罷綯帥令於秦州聽旨以孫路代之仍約東路如未得青唐頭目的確要領不得舉動若別開邊隙猝不可了或別致敗事並重行無憲密院行遣無所誤路不遵朝旨以私書與惇謀通逐溪巴溫據青唐西蕃尋便作亂所在聚集邊患至今不了又數敗事皆惇路違朝旨所致眾乃釋然余云不斬張綯不足以謝一方

李清臣留身山謝 已已直懷忌 庚午同呈胡宗回

會公遺集卷九

五

辭賢文閣學士及對賜得旨以宗回昨到本路排日移文催促王瞻入據青唐願屬不當特依所乞以五表乞罷恩命也再對以密院前後了諸路賞功九十餘人今未了者止十三處以之奇曲謝上令催賞功文字云住滯頗多仍令勿言上旨也故以此進呈 辛未重午假 壬申夏至假 癸酉同呈河東人奪西界馬已斃從初不曾申報令具職位姓名申院施行訖牒報青州以宵州移文理索故 再對差李許曹誘館伴弔祭副使又降府界第五將軍都指揮使不伏將官決率眾擄赴提點司降都虞候下名節級長行為首皆降配副將王嗣祖對移第七將 是日同三省批旨令同議復瑤華位號先是師朴遣跋來云因曲謝上諭以欲復瑤華令與余等議若余以為可即白邦直俟再留稟乃白三省且云恐有異議者答之云此事固無前此上亦嘗問

及余但答以故事止有追冊未有生復位號者況有元符恐難並處今聖意如此自我作古亦無可違之理若於元符無所議則但有將順而已三省自來凡有德音及御批未聞有逆鱗者此無足慮但白邦直不妨跋云若此中議定即須更於上前及嚴前再稟定乃敢宣言至四月再留不易前議師朴遂以白三省因相率至都堂行次師朴云惇言從初議瑤華法時公欲就重法官不敢違及至都堂惇又云當初是做厭魅法斷不得雖造雷公式等皆不如法自是未成余云公既知如此當初何以不言今卻如此論議當時議法論罪莫須是宰相否余當時會議依郭后故事且以淨妃處之三省有人於上前猶以為不須如此其後又欲貶董敦逸余獨力爭得不貶此事莫皆不虛否今日公卻以謂議法不當是誰之罪惇默然余云此事且置之今日上及簾中

會公遺集卷九

五

欲復瑤華正以元符建立不正元符之立用皇太后手詔近見有旨令蔣穎叔進入所降手詔乃云是劉友端書外面有人進文字皇太后並不知亦不曾見是如何惇遽云是惇進入先帝云已得兩宮旨令撰此手詔大意進不余云手詔云非此人其誰可當皆公之語莫不止大意否惇云是眾莫不駭之下云且不知有此也余云穎叔以為皇太后手詔中語故著之麻詞乃不知出自公穎叔亦云當時只道是太后語故不敢不著今進入文字卻照驗得劉友端書皇太后誠未嘗見也惇頑然無作色眾皆駭歎 是日余又言此事只是師朴親聞余等皆未嘗面稟來日當共稟知聖意無易即當擬定一聖旨進呈遂令師朴草定云瑤華廢后近經登極大赦及累降赦宥其位號禮數令三省密院同詳議聞奏遂退晚見師朴等皆云一勘便招可怪可怪五日余

出城東六日遂以簡白師朴云前日所批旨未安當如  
今日所改定進擬師朴答云甚善然尚猶預七日余云  
所擬批旨未安有再改定文字在師朴處師朴出之眾  
皆稱善今所降旨乃余所改定也是日上面諭簾中欲  
廢元符而復瑤華余力陳以為不可如此則彰先帝之  
短而陛下以叔廢嫂恐未順上亦深然之令於簾前且  
堅執此議上又從先宣召元祐眾謂兩存之為便上又  
丁甯令固執卞云韓忠彥乃簾中所信須令忠彥開陳  
必聽納忠彥默然及至簾前果云自古帝王一帝一后  
此事繫萬世論議相公以下讀書不淺須論議得穩當  
乃可行兼是垂簾時事不敢不審慎語甚多不一一記  
省眾皆無以奪惇卻云臣思之亦是未穩當眾皆目之  
師朴遂出所擬批旨進呈云且乞依此降指揮容臣等  
更講議同奏許之然殊未有定論 再對余遂云適議

會公遺錄卷九

瑤華事聖諭以謂一帝一后此乃常理固無可議臣亦  
具曉聖意蓋以元符建立未正故有所疑然此事出於  
無可奈何須兩存之乃便章惇誤曉皇太后意旨卻以  
復瑤華為未穩當此事本末誤先帝者皆惇也前者皇  
太后諭蔣之奇以立元符之手詔皇太后不知亦不曾  
見進入乃是劉友端書寫臣兩日前對眾語惇云昨以  
皇太后手詔立元符為后皇太后云不知亦不曾見及  
令蔣之奇進入乃是友端所書莫是外面有人撰進此  
文字否惇遽云是惇進先帝云已得兩宮許可遂令草  
定大意手詔云非斯人其誰可當乃公語也之奇亦云  
當時將謂是太后語故著之制詞惇云是惇語眾皆駭  
之惇定策之罪固已大此事亦不小然不可暴揚者正  
為先帝爾今若以此廢元符固有因然上則彰先帝之  
短次則在主上以叔廢嫂未順故臣等議皆以兩存之

為便如此雖未盡典禮然無可奈何須如此太母遂云  
是無可奈何兼他元符目下又別無罪過如此甚便余  
云望皇太后更堅持此論若稍動善元符則於理未便  
亦答云只可如此上又嘗諭密院云欲於瑤華未復位  
號前宣召入禁中卻當日或次日降制免張皇令以  
此諭三省眾亦稱善余云如此極便若已復位號即須  
用皇后衛衛召入誠似張皇上仍戒云執元符之議及  
如此宣召只作卿等意勿云出自朕語及至簾前三省  
以中語未定亦不記陳此一節余遂與穎叔陳之太母  
亦稱善退以論三省云適敷陳如此論已定矣遂赴都  
堂同草定奏議乃余與元度所同草定師朴先以邦直  
草定示眾人眾皆以為詞繁不可用遂已師朴先封以  
示余余答云瑤華之廢豈可云主上不知其端太母不  
知其詳又下比於盜臣墨卒皆被恩恐皆未安爾是日

會公遺錄卷九

有內侍省高品白謂前殿中無副封云有奏言乞皇  
太后不候升謝還政余云此事當與三省商量取議云  
不須進呈謂云御藥李昇見差監管不許朝參 是日  
太母聞惇自認造手詔事乃歎云當初時謂友端稍知  
文字恐端所為卻又是他做余云皇太后知古今自古  
曾有此宰相否穎叔亦云惇更不成人無可議者 是日  
太母諭向粹卒 甲戌同呈西安州天都安光察賞功  
范純禮辭恩命不允 瑤華議上諭令劄子與內東門  
令以九日宣召瑤華入內遂同赴都堂書奏議即事進  
入又劄下內東門令不得張皇漏泄尋批奏議送三省  
依奏 再對上問奏議何人所草余對以實又以昨日  
簾前奏對之語奏知上稱善 是日略以白謂所陳自上  
仍云更不敢進呈 乙亥同呈奏議以十日鑾院降制  
復為元祐皇后 又呈孫咸甯張若訥與依常法敘官

再對以張永鑑李嗣微句當皇城司 穎叔退余留  
身言累蒙宣諭以意惇且欲隱忍至山陵後固已具曉  
聖意然思慮所及不敢不陳惇於定策之初宣言不當  
今從靈駕西行往返幾一月而諸王亦皆從及從政照  
輩又亦俱行惇疏暴率諸王舉措動或非理其他雖  
未敢有所妄作萬一於王府有一言交通為朝廷所知  
恐不可掩覆若稍施行則於陛下兄弟之間未免傷恩  
此不可不慮上矍然云太后亦及此近差一二承受  
內臣往從政處皆親信之人亦欲察其所為也余云陛  
下嘗宣諭陳瑾累累迫此非獨瑾之言如此蓋眾議  
皆然瑾嘗乞以親王為山陵亦實有秦王雍王故事上  
云亦知有故事然衛王字亦不識卻恐做不得兄弟間  
事不欲盡言蔡王尤不循理亦頗有污穢事太母深病  
之作親王御多在殿侍房中出入以此亦深憂之余云

會公遺集卷九

十一

惇於定策之際失言今日陛下於蔡邸尤當留意防檢  
使不陷於有過之地終始保全無他乃為盛德之事然  
則西行何可不慮上云當更遣人防察爾余云事既如  
此無可奈何恐近下內臣無補內東門御藥有可輟者  
得一二人偕行甚便上云且更簾前開陳余又言白  
乞還辟事余云以太母故薄責可也然施行不可過上  
然之余又言此亦非獨白諤之言外議有云陛下已生  
子皇太后弄孫無可垂簾之理 臣下亦頗有愧於諤上  
云此事本非他所欲是自家堅請他同聽政他又已有  
手詔於升耐後還政亦止一兩月事余云事理固然手  
詔又已頒告天下何可改然事亦有可慮者宣仁聖德  
方嚴非貪戀政事者然終身不能復辟蓋為左右所奪  
耳今日垂簾太后殿中近習氣餒有過於陛下左右之  
人者一旦還政豈不冷落萬一此輩妄生意見太母有

一言則陛下難處須預防之上云此理固有之然太母  
不信此輩語言必不至此余云雖然不可不察也上然  
之余云臣更有一事不敢不盡愚忠升耐後既還政則  
便須分畫分明若事須與聞則恐未便須事初便畫斷  
乃可上云既還政自不當更與聞外事余云雖然須事  
初便畫定若語及外事則於從事之際未免掣肘若以  
漸疏殺則於恩意間不若一切畫斷則事定矣上  
云固須如此除親王公主開事或有可商量餘外事豈  
可更白余云聖慮如此先定甚善然須事初便如此分  
明處之乃便上深然之余又言臣於陛下踐祚之初預  
聞大議在臣遭遇可謂千載一時臣所以區區傾吐肺  
肝裨助聖慮然臣已不為近習所悅若此語一漏臣無  
措身之地矣上云此何可漏前日事已是如此 上此語  
余不敢再請然察其語乃命相之事也 余云君不密

會公遺集卷九

十一

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願陛下更賜垂意此語稍漏露  
臣實無所措身矣上云會得會得此豈可漏也及至簾  
前亦留身具以惇及王府事開陳太母云樞密思慮及  
此何以處之余具以上前語數陳太母云內臣畏都知  
押班誰敢檢察他恐不濟事若不令蔡邸從靈駕西行  
如何余云聖慮高明非臣所及如此何善如之然獨不  
令蔡邸行恐有迹定王更年小若兩人者皆免行則無  
迹矣太母云甚善兼他兩人皆未出居外第但以此為  
言可也余稱善而已穎叔疑獨留亦略以此告之 是  
日瑤華以輿車四還禁中至內東門太母遣人以冠服  
令易去道衣乃入中外聞者莫不歡呼 丙子旬休是  
夕鎖院降元祐制但以中書熟狀付學士院不查召初  
議復瑤華余首白上不知處之何地上下云西宮可處余  
云如此便 外議初云東宮增殿屋八十間景欲以處二

宮不以爲未安緣既復位則於太母有姑婦之禮豈亦處之於外上亦云然太母仍云須令元符先拜元祐答拜乃順又云將來須令元祐從靈駕元符只令迎虞主可也方患無人迎虞主今得此甚便又諭密院云先帝既立元符尋便悔但云不直不直又云郝隨嘗取宣仁所衣后服以被元符先帝見之甚駭卻笑云不知稱否又云元祐本出士族不同初聘納時常教他婦禮以至倒行側行皆親指教其他舉措非元符比也又稱其母亦曉事二府皆云王廣淵之女也神宗嘗以爲參知政事余亦云當日亦不得無過也唯太后知之太母云自家左右人做不是事自家卻不能執定得是不爲無過也余云皇太后自正位號更不會生子神宗嬪御非不多未聞有爭競之意在尊位豈可與下爭寵太母云自家那裏更惹他煩惱然是他神宗亦會做得於夫婦間

會公遺集卷九

九

極周旋二十年夫婦不曾面赤余云以此較之則誠不爲無過穎叔亦云憂在進賢豈可與嬪御爭寵太母又對二府云元符元祐俱有性氣今猶恐其不相下余云皇太后當更訓敕使不至於有過乃爲盡善皇太后在上度亦不敢如此太母云亦深恐他更有言語兼下人面人多此輩尤不識好惡三省亦云若皇太后戒飭必不敢爾太后又云他兩人與今上叔嫂亦難數相見今後除大禮聖節宴會可赴餘皆不須預他又與今皇后不同也二府亦皆稱善其他語多所記止此爾是日余欲留身既論二王不西行遂已丁丑同呈涇原奏王瞻以青唐府庫物借將佐士卒得熙河牒令收索恐恩歸瞻怨在朝廷奉旨應漢蕃士卒所借並除放將佐並拘收差使以下聽於請受內立分數剋納又令陝西河東繳納招納西人空頭宣劄再對以內侍省奏白

謬言事及詣密院陳述乞責降遠小監當得旨依至簾前太母云本欲不施行但上意如此謬乃聖瑞殿中人備王之師父也教導簡王極不近道理穎云如此即更有情是日垂拱再對上遠顧余云二王更不令從靈駕西行只衛王去蔡王免行聖瑞已喜本不欲令去也余初欲留以十九日簾中語奏知既宣諭遂已是日與夫陳瑾上殿先是聞兩人者擊下甚急上旨令同對當降文字出既而以無例同對遂同日請對而已又云二人者嘗叩上云查何以不出上云聚而後出又云初欲擊下先白上云臣欲擊下而未敢問云何故瑾云外議皆恐下去則京進以是未敢發若用京則不若存下也上搖首云未嘗有此意瑾云聖意雖爾簾前如何上云亦一般瑾云如此臣乃敢攻下戊寅同呈韓資言西事靜言河北事皆無可施行再對閱守勸乞

會公遺集卷九

九

磨勘歲月未滿以隨龍故特遷昭宣使上云朕未生勲已在太后閣又產閣中祇應誠有勞舊也王瞻不申發謝表特罰銅三十斤余因言白謬與遠小監當極難得關須添差乃可上云更須爾只與降一官勒停余云甚善一期自當敘且免遠行上首肯是日上諭臺諫攻下已十餘章如何得他知令自圖去就甚好余與穎叔皆莫敢承上云只說與章惇則下自知矣退以白惇惇亦不敢朴欲召釐諭旨眾以爲不可惇欲召吳伯舉往諭之遂約翊日稟旨乃召已卯同呈章窠乞不候耐廟替罷且薦王恩爲代眾皆以不可爲然已有前降指揮詔令劄與窠知又以陳敦復提舉河東營田兼弓箭手遂共白遣吳伯舉上旨令同至都堂召伯舉令詣下諭旨伯舉唯唯承答不辭然出省乃往是日晚下遂草表乞宮觀翊日凌晨上之降付三省三省乞

付學士院降詔不允遂令降批答上又諭兩府云本不欲於前廟前退黜大臣但以言者不已故須如此余亦以此語白惇是日晚下直未上已降夫兩章璫一查付三省夫云下依附權臣致位政府漸肆威福中外國柄不附已者斥逐無餘璫云下迷國不道神宗在位十九年惠及天下下皆掠為安石之美然惇迹易明下心難見春秋之義當首誅造意之人惇同進呈殊無作色庚辰同呈北虜祭帛使並以六月一日見於皇儀百官更不赴福備奠臨上侯虜使奠慰訖於皇儀門外進名奉慰 再對河西房人吏以邊事了等推恩曹誘乞罷權副都承旨詔與落權字誘之請恐同列中有奪席者爾 又以楊應詢知順安軍因言應詢乃王崑叟所引然實曉事不可以親黨廢上及簾中皆然之 辛巳忌是日下直付禁林齋遂作批答不辭 壬午同呈休

會公進奉卷九

主

熙河奏結瓠二子並與殿直籛斯波結之弟也諸子中唯此二子未有官故命之 是日惇私忌不入本欲以是夕祈雨十五夜雨但遂以擇日謝 再對上諭下已降批答下遂入第二直上欲更宣押下一次遲三五日不妨既有臺諫直在三省彼何敢安位如此庶幾全禮數爾余云陛下禮貌大臣進退以禮如此甚善豈止三五日便遲旬日何所不可退以語三省皆以為憂恐其遂就職不去余以語范純禮純禮云公所論甚善蓋余云上意近厚不可不將順純禮云上以禮遇大臣若彼不去則在下之人自有議論如此則上下各盡義理有何不可既而竟不宣押必有密旨 是日余又言下之去固已定然外議皆以京進為憂上默然余又云此事須聖意先定若京進則言者必決去就此時卻恐難處穎亦云會布所陳無非正論上亦皆不答色若有所

難言者余遂退以白邦朴邦朴皆深憂之余責朴云此責不在他人在朴而已仍朴來日便當留身論之此不可緩朴然之 癸未同呈回牒北虜以耶律應不重行立班顯是違越生事本朝所遣使在此未嘗似此不依禮例事以其來文如此故答之也 再對差王防編修密院文字孫俶編修國信條例因奏云臣等親族多防與布叙與之奇皆瓜葛然皆於法當避則所不敢上云既不當避有何不可余云恐有人言語不敢不奏知如近日朱彥等亦此比上云彥已不許避簾中亦然之是日朴留身具道京不可進上云本無用之之意若欲用京復進之奇但於簾前更開陳果如余所料朴既至簾前具以京不當進之意開陳太母云會得方逐其弟卻用他哥哥是不便相公但安心必無此朴退以相語皆以為可慶邦直云何余云雖使邦直自言亦無以易此

會公進奉卷九

主

皆大笑 朴又密奏云元祐生者已被恩而死者殊未甄復然此事當出自上恩遂擬定一指揮進呈是日遂如所指批降付三省朔日子開對亦有劄子上云已行蓋開不知朴已嘗陳及已有批旨也 甲申同呈環慶路奏收到無主牛馬未敢送西界詔郵延路牒問宥州如委是西界走失即具實關報以憑送還 再對內臣武球令吏部與合入差差遣上云駕前用小杖子打人及瑤華獄捶楚人令說后知情者皆球也太母云球進藤棒決責人其子振進彈弓令彈子雀此豈是奉人主之物父子如此深可罪余云先帝後亦惡之皆逐去是日下直第二批答不辭 乙酉同呈邊奏 再對放罷融州巡檢楊懋令廣西詳懋所陳罷胡田統制依先降朝旨以程建黃忱措置備禦事 又令諸路走馬二員處各給一朱記令禮部鑄造給付以諸路有兩朱



記或一朱記不一也 是日三省以下為資政知江甯  
又罷董必即官送吏部又罷舒亶無為軍與監廟自十  
三日以上官均為起居郎吳伯舉為少蓬仍罷修史密  
院 再對上諭王渙之可為史官朴又言伯舉既罷鄧  
洵武亦當移易遂議以謝文瓘代洵武為右史均及渙  
之皆史官朴疑向所薦十人唯文瓘未用恐上有所疑  
欲得余與安中同入一劄子云向所奏舉可用之人悉  
蒙收錄唯文瓘未用三省議欲以為右史代洵武及以  
渙之修史來日三省進呈伏望特賜俞允遂從之翊日  
遂有成命 既而又以王祖道知海州上又諭西府云  
伯舉亦與郡翊日三省再稟卻云且以祖道仍改兩浙  
提刑公議皆翕然稱允唯蔡京欲增損潤色五朝實訓  
又欲辟官例又乞以殿閣使臣為承受及於資善堂置  
局以都知梁從政提舉內東門馮說為承受 說乃上所

會公遺錄卷九

七三

親信京所願交結也 以御廚翰林諸司供應四月十九  
日梁從政內中奏聞奉聖旨並依奏十一日龔夫對極  
以為不當尋降劄子付三省三省十三日進呈奉聖旨  
只令依元降指揮校正繕寫進納入內置局及諸司供  
應并辟官指揮更不放行蓋夫以謂五朝實訓及成書  
何可增損潤色兼所乞辟官苟非其他人必妄生異議  
以濟姦說上亦深然之以謂實訓何可改也故有是命  
又逐方天若為建州推官蓋京所辟官意在天若爾天  
若告詞云險陂凶邪在所屏遠圖書之府非爾可居中  
外莫不快之已而京復求對以謂所謂增損潤色非敢  
改也但欲更增修未盡事跡爾尋再降指揮置局差諸  
司及承受等並依四月十九日指揮其五月十三日指  
揮更不施行唯不辟官及不得增損潤色仍差徐勣何  
執中同提舉校正京又云三朝實訓三十卷乞更增神

宗一朝事迹共修為六朝實訓而議者謂神宗史未成  
書未可修實訓京又以謂史院編次可為實訓事已備  
但得旨便可成書遂指揮令史院官同修六朝實訓京  
自復留其交通反獲機變百出皆此類也 丙戌旬休  
丁亥同呈熙河奏已遣人齎蕃字招溪巴溫 又太  
原走馬魏允中奏普軍糧不及旬詔轉運司具析不  
計應副因依及更有無似此聞乏處聞奏 是日內批  
向子奉除閣門祇候 戊子同呈邊奏 再對內批罷  
吳靖方山陵都大管句及隨從元祐皇后等悉以馮世  
雷代之 又內侍省乞羈管白諤中批送五百里編管  
得旨送唐州 余是日留身謝子莘除職事上云此自  
是皇太后族屬卿何所預因略陳白諤斷罪太重上云  
小使臣又本省云無例言事須如此行遣余云亦曉聖  
意然編管人逐便後三期方敘與物停一期便敘極不

會公遺錄卷九

七四

同願更留聖念異日稍闕略常法與敘復上首肯而已  
蘇前請于莘因言族人多毀之然實平穩慶事又言十  
二日從言在山陵自當已入九分太母云待指揮 陳  
雜論王荆公日錄多言神宗所論與之不合紹聖史官  
多編修入實錄中批令三省參對進呈 己丑同呈邊  
奏及熙河修湟州曠哥一帶堡寨余因言外議多云青  
唐已棄而尚固守湟州道路陷遠糧運難繼公私困敝  
臣亦知其如此然今日并棄湟州則必為夏賊所有兼  
得鄯湟皆不能守豈不取輕夷狄若今秋必稔則邊計  
亦可支梧以此不敢以為可棄自紹聖以來進築沿邊  
城寨深入敵境瞰臨夏人巢穴以至會州正扼其右廂  
兵馬道路及自來如天都淺井之類西人點集人馬之  
地皆為朝廷有乃所以制西人之死命若常效順則各  
守新邊若稍跋扈則稍有舉動即逼近其巢穴矣然新

城寨須常為固守之計若萬一憂人侵犯如向者攻圍  
平夏城十八日不能破然後西人計窮力屈卑辭請命  
異時守備新壘須悉如平夏不可破則今日所得新邊  
悉可保守若一處破壞則邊計可憂矣以此當深戒邊  
吏嘗為十分備禦則為便也其他道聽途說皆不聽上  
深以為然同列聞此論亦莫敢不服是日三省得旨  
復司馬光呂公著文彥博韓維等官職准彥博韓維悉  
復舊官職餘復官而已顧臨錢總及王汾馬默亦復職  
名庚寅同呈賜熙河京安鄉二關名再對問安為  
入內班路昌衡言河北備邊四事禁軍習手藝人降廂  
軍從之修城池及軍器悉已有旨又言繼便不當令轉  
運司兼固言紹聖中以轉運司兼糴便深失祖宗法意  
國初以河北沿邊十七州軍蠲減賦稅年計不足故歲  
賜鈔錢二百萬并十七州軍稅賦悉令糴便司專領故

會公進奏卷九

轉運司不能便漁今併為一司誠不便上令諭三省仍  
來日同對時面陳便可改退以語三省三省皆以為即  
復舊余自紹聖中亦屢曾以此語惇下等雖略曉然亦  
終不能改辛卯同呈邊奏又以劉奉世復端明知  
定州王欽臣復待制知真定師朴云向論邢恕葉祖洽  
不可帥令與東南一郡遂與恕守荆南洽守洪初朴等  
議欲以杜裳帥真定余以為不足稱此選遂用欽臣朴  
云向者余以謂欽臣得集撰穎昌外議皆以為過故不  
敢及之余云昔者初復誠太優今例無不復者則欽臣  
終何可過況以人材比之又非常之比也眾皆以為然  
冲元云便須更照管恐有一般者皆須復職余云楊畏  
是也眾皆云畏之罪當於上前及之既對余言欽臣在  
元祐中事於呂大防門下物議極多不為無罪但昨遷  
謫之人今皆牽復則欽臣亦不可過然在外驅策無所

不可但不可在朝廷爾眾亦云與欽臣等更有楊畏尤  
不可用惇云昔人謂之楊三變今謂之楊萬變以其在  
元豐元祐紹聖中反覆不常唯利是附故也上默然議  
者以謂奉世欽臣皆復舊職是元祐之人無倣歷皆當  
收用而紹聖鄭官如張行諱拔輩不足挂齒牙亦皆逐  
去恐未免如紹聖之偏此為可戒也余白同列云國勢  
已定紹聖險邪無能為矣今日之戒正在於矯枉太過  
爾有職皆以為名言是日再對以新廣西提刑譚揆  
體量措置宜州變事以安化邊人累犯省地殺巡檢使  
臣及兵丁僅千人而經略措置未安鈐轄雍斌等怯謬  
不赴敵故也上云揆便可帥桂余云且令體量措置以  
觀其施設若果有方略可用帥之未晚上深然之王  
辰同呈范純粹許候見兄說赴任又呈邊奏再對令  
陸師閔體量鄭延走馬奏西人燒毀堡子事惠卿以為

會公進奏卷九

無而走馬黃彥堅以為有也是日聞龔夫有章擊京送  
三省或言上曾詰夫云京罪狀有實送否夫云臣亦得  
之人言爾爾者願笑之癸巳同呈邊報中黃安中言  
馬城以書來言陝西事內抑勒舊弓箭手投新邊以舊  
地召人希賞令體量有無上件事理如有即取勘奏裁  
又言軍人失訓練令總管司檢察是日三省云夫  
重進呈訖朴云會上白恐言者未已兼來者必紛紛也  
甲午上旨令草定專委范純粹體量振恤河東流亡  
飢殍之人遂同三省進呈仍令河北陝西帥准此即得  
旨依奏三省欲行遂送三省自癸巳日暮大雨達旦又  
終日乃已滂沛沾足但未知廣否乙未旬休是日陳  
確再對事傳又論京罪狀上以謂與中不同確極陳乃稱  
以為然

六月丙申朔以虜使弔祭見於皇殿二府侍立罷赴

福甯臨慰百官進名奉慰於皇門外二府退歸  
押都亭宴 丁酉昭憲恩 同日淑德恩 戊戌同呈熙

河奏殿直孫毅落蕃歸漢惇云毅落蕃初不奏其他士  
卒不奏者諒何可勝數余云毅乃轉運司差押茶往鄧  
州為西蕃所虜然經略轉運司皆當奏各令分拆及更  
根究落蕃使臣士卒不以勘會了與未了遂具姓名聞  
奏 經略司云毅妻有狀以不見毅下落去處乞根究面  
勸未到也

又以章永年句當贖員所余云雖是惇無  
服親然臣所知惇初不預上笑云贖員所何足道今後  
更不須進呈只擬進可也遂擬旨 再對樂士宣辭免  
內侍押班上稱其知禮 又復王舜臣李澤李澄康謂  
等差遣以得旨敘官路分以上與降一等差遣故也  
已亥同呈王愨移河東總管 庚子初伏假 辛丑天  
貺節假 壬寅北使辭於皇殿遂同二府赴垂拱百

會公進錄卷九

主七

官起居又赴紫宸同北使賜茶朝辭訖二府退歸 癸  
卯同呈熙河奏安卿南城畢功又奏把抄橋至湟州止  
九十九里宗河乃湟州也 可通五板船漕運道路通快  
候安鄉北城畢功令諸軍歇泊至秋涼修瓦吹等三堡  
寨 又奏趙懷德及三為公主至熙州 再對環慶奏  
遣將官於新邊界候以裏發審藏解糾詔勿令侵越引  
惹 是日以向氏女六日入內謝子莘除閣門祇候太  
母令傳宣撫諭及慰撫之語甚厚又賜以御酒并前嘗  
賜茶當致謝遂先於崇政留身因言正月十二日時政  
記尚未進蔡下已出欲約許將因留身進呈又恐張皇  
欲只進入上云累會議定只進入不妨余因言當日事  
出倉卒太后聖訓先定臣等但奉行而已臣雖與惇等  
議論不同然人臣義所當然無足言者然臣待罪政府  
已六七年久妨賢路加之衰殘空疏無補朝廷只俟山

陵發引便當伸前請乞致仕歸遂微志上云卿與眾人  
不同卿何可言去余云臣幸會陛下踐祚之初受遺定  
策預聞大議在臣遭遇可謂千載一時非不懷戀聖世  
然因循尸素已久必待如章惇蔡卞而後去則於臣進  
退之義實所未安臣於此時得不以罪戾而去陛下於  
臣之賜厚矣必待有罪乃許其去亦非所以保全老臣  
之意上云累與皇太后言卿在密院宣力累年今日與  
眾人不同無可去之理亦嘗與言事官論及此卿豈可  
去余云陛下眷厚朝廷驅策之意固如此在臣進退之  
分亦不得不然上又云密院賴卿久矣豈可去余云密  
院既無邊事人人可為何必臣而後可然臣今日未嘗  
喋喋上煩聖德俟山陵乃敢請上因言邊事雖已備自  
韓忠彥是元祐中同棄城寨者恐所見有異余云臣亦  
察知忠彥意常云今日邊面闊遠難照管然今日城寨

會公進錄卷九

主六

尤不比前日不惟不可輕議棄捨退縮若備禦不至異  
時西人萬一犯順若一處為西人所破則邊計便須動  
搖此不可不慎上深然之云若破卻一處則他處皆動  
搖必矣上又云茶馬事亦不可罷余云茶馬歲課二百  
萬元祐中所不能廢今若罷去則邊費及歲買馬二萬  
正將何以給上又云不獨茶馬免役法亦不可改余云  
元祐罷免役天下百姓以為不便皆願復行何可改然  
不獨免役常平法亦不可廢上云此四事且忽說與韓  
忠彥或因奏對時對眾說亦不妨余云臣且當以聖意  
諭忠彥俟將來章惇赴山陵臣當對眾更敷陳上事上  
又云近所擢言事官多紹聖中失職之人恐懷忿心議  
論或過當卿等可亦說與勿令過論余云宰執與言事  
官無由相見臣無由傳達此意上云多卿等所屬豈不  
令人說與余唯唯余又云言事官固難戒以言事其議

論過當亦必不免但斟酌取舍在陛下爾其次則宰執當上體聖意每事持平處以義理則言者亦足戒也余又請問朱彥何以罷御史上云無他只是令改郎官余云所陳必有不足以當聖意者上云有一劄子亦好只是論議與陳瓘等不同故不欲處以言職因盛稱陳瓘論議多可取余云龔夬亦強果敢言上亦稱之師朴曾報上云彥奏對無取兼所見有異不宜處以臺職然不曾請問其詳故余復及之余又云外議亦疑彥為徐彥孚吳居厚所薦上云此亦不妨遂退至簾前具陳子莘妻入謝蒙聖恩傳宣撫諭又勞問丁甯臣何以仰稱聖眷遂再拜太母云亦曾說與令以上尊歸與父作土儀余云上感聖恩亦曾蒙賜茶以外廷不敢具章表稱謝因言時政記如上前所陳亦許令進入余又言臣當日與蔡卞並立聞卞云在皇太后聖旨卞卻曾於簾前

會公遺集卷九

七

自云當依皇太后聖旨與臣所聞不同臣今來不敢更改但依實云在太母亦然之甲辰同呈押班馮世唐勘改延福宮使又令胡宗回常優加稿勞及照管趙懷德并三偽公主以昨日上旨令草定也再對以李昭拱押賜夏國登極銀絹各一千五百用治平四年例以六月差官以樂士宣為山陵行宮巡檢替閻安以安權提舉修內司近以閻安為入內押班以樂士宣為前省押班皆中批也是日上又言三省文字多遲滯余云以經歷處多三省六曹皆得一兩日限又有假故每一文字須旬乃可出昨日獨對上已及此頗思其留滯余云三省天下政事根本所在忠彥才力雖不足願聽人言語爾上云三省與密院文字多少相較幾何余云密院十分之一二爾尚書省乃萬機所在密院邊事息則益少非其比也逐日進呈文字不過一二內臣及

武臣差除兩三省議論所降號令無非繫天下休戚以至進退人材區別中外臣寮奏請是非無非大事豈密院所可比上亦矍然余因言近聞陳瓘論司馬光等復官不知為有罪無罪不審聖意以為如何上云三省云何余云三省未嘗與臣語及臣亦不敢預議不審陛下以光等為有罪無罪上云莫須是有罪余云聖意如此臣乃敢盡言紹聖中以光等有反逆心謀廢立事天下皆以為冤至於詆毀神宗變亂法度則事迹存豈得為無罪如光論免役法以先朝為制庸樵豈不是詆毀而役之法天下百姓以為便而光以為不便必須毀廢而後已又如蘇轍章疏云鹿臺之財聚而商亡洛口之倉積而隋滅是以神宗方紂及煬帝可以為無罪乎紹聖中邢恕嘗謂臣言司馬光以人臣挾怨與神宗為敵方元祐秉政事神宗所行法度不問是非一切更改

會公遺集卷九

八

所用人材不問邪正一切斥逐此其罪已不可勝誅若言他有反逆心則是冤枉臣誣恕之言頗合公論遂具陳於大行前大行云卿前雖如此說他別處說得不同恕其他姦言固臣所不盡知若如此言則論光之罪可謂當矣上深然之令具以此意諭三省因言大臣及言事官議論亦有偏者悉以諭三省不妨退遂具以聖意白三省莫不悅服余又為上言元祐之人憤嫉熙寧元豐之人一切屏斥已失之偏紹聖用事者又深怨元祐之人故竄斥廢黜無不過當其偏則又甚矣今日陛下下方欲以大中正之道調一兩黨則但當區別邪正是非處之各得其所則天下孰敢以為非者若今日但知收復元祐之人退黜紹聖之人則不免又偏矣如此則與元祐紹聖何以異非陛下所欲扶偏救敝持平近厚之意也兼臣累聞聖諭及皇太后亦曾宣諭以謂有

甚熙甯元豐元祐紹聖但是者則用不是者則不用更不必分別此時彼時若人臣皆能體行此意則無不當矣是日上諭韓忠彥頗平直李清臣議論極偏宣仁時事無不是者但論三省云朕意以謂大臣中亦有偏者不須指名也又云黃履論事亦偏又云陳瓘論司馬光事已是曾令換劄子來然聽不審也又言上云坤甯多不利子孫不若留在娘懷宮中撫養如姐姐年長尙且不尙不可令在福備姐姐謂太母所生延禧公主十

二歲卒是日太母云皇子未滿月極惺惺會笑認得老娘嬾子余既退亦略以上諭清臣之語論朴并以四事諭之乙巳旬休丙午同呈邊報再對以向子英爲環慶第五副將從苗履所奏也上云太后欲召歸余云子英得將官必未願歸至太母前亦然之余云若應將官後卻召歸不妨是日召范純禮論以上諭言事

自懷忿過當之語乃范嘗以此開陳也 是日同呈訖

余遂云前日已盡以聖旨諭司馬光等事論三省朴遂出陳瓘奏進上云如前日宣諭余云三省亦皆以爲當惇云如此更無可施行只進呈訖余云但是非之論未見於文字莫可著於時政記否朴云莫須別撰光與公著告命上云不須但貶邪怨於怨告命具載此論則天下皆知之矣余云聖諭甚切此臣等思慮所不及然怨便須行遣朴云不知如何貶上云重貶或云散官安置余云恐太重其以有分司某處居住上及同列皆然之遂令以少監分司均州居住初上云與善地或云淞或云隨惇云怨會知隨州遂處之均朴云仍須令會肇命詞上云然之再對上又丁甯令論肇且與明白撰詞須明著其有罪無罪乃是尋以簡白開都堂亦召開面諭是日開適當制初議雖不當制亦合草詞開云若

不當必不草 丁未同呈邊報 再對移高偉大名都監劉石淮東 林所請也 上又諭云密院無事非三省比余唯唯而已 戊申同呈邊報宥州牒云已戒約邊人不得侵犯漢界 再對以李昭珙知甯州又以賈崑子誥爲看班祇候仍不候有闕 己酉同呈詔胡宗回令更多方招誘溪巴溫郎阿章等出漢 又令鄜延候西人差賀登人使即依例報以天甯節名及日月再等以御批 陶節夫奏乞即移舊弓箭手耕並邊新田中批以爲可取尋檢會已累有朝旨令陝西河東諸路依詳累降朝旨及臣僚所奉施行仍取情願不得抑勒 又以向子華知恩州 是日因語及肇所撰邪怨詞蔣亦誦其語上云未見令余寫一本進呈以翊日月望不奏事遂寫進入 庚戌月望赴福甯內東門臨慰如常是日上諭見邪怨詞極好會肇恁地會做文字蕭對云

好箇翰林學士余默然不取答 辛亥同呈李憲奏滄州利害胡宗回相度聞奏 再對依三省已得指揮逐月進堂除差遣及兵將官知州軍揭貼簿書 是日聞龔夫擊京上甚愠夫云夫所陳皆曾布之語夫既自辨遂請去然余實未嘗與之通聲聞蓋小人及近習造謗爾雖上旨令諭言者勿過余亦未嘗以此語之蓋素未嘗交通也 壬子同呈邊奏 再對以河北增置廣威保捷二萬餘人舊軍分每指揮例百人而在京禁軍見闕萬餘人遂令河北監司及安撫司揀選願升換在京軍分者發遣赴軍頭司蓋欲銷廢舊人免添新軍分重疊糜費廩給也新軍廩給出自西府舊軍銷減則逐旋計所減令運司管認故爾 又以交文兩句當翰林司對移向子履句當軍頭司以兩人皆願移易也上以子履大母姪許之太母云不知了當得否余云同職五六

人必無不了 癸丑同呈邊奏范純粹乞朝見許之  
是日龔深之來言得之外議云近習極不樂有無震主  
之功而有震主之威之語渠亦戒以勿與事云韓李皆  
所新擢尙且退縮何必管他又云但戢斂必無事又云  
陳瓘言親聞上語云余與劉友端嘗共事余帥河東友  
端作走馬同官三年及其親近未嘗與之接其職事亦  
無西府干預者修造土木之事皆三省所行未嘗有交  
通之迹余笑謂深之云若能與友端交通紹聖元符中  
作相久矣余比亦見范彝叟云上有涵蓄恐徹簾後必  
有所爲又云且看祈廟後舉措如何便可見矣然不知  
所謂涵蓄果何人何事也 甲寅無同呈自邊事以來  
蓋無日不同呈自爾邊鄙無事稍稍希闊矣 再對以  
閣門祇候以歐僅覃恩改供備當職乞用先朝隨龍恩  
例除通事舍人上罷勉許之 是日朴云昨日錯與挽

會公通錄卷九

三

詞同降出龔夫三章一乃擊惇者一擊京一乞出惇遂  
收之朴亦未見今日惇欲留身既而三省對具道上云  
是誤降出卻令進入惇遂留再拜而退 是日西府見  
太母太母即笑云昨日卻誤降出龔夫文字論章相事  
極子細又云已知朝廷待山陵後責降惇不易處又云  
是日打撰文字是一老內臣文字上自批鑿云不出卻  
誤降出去亦須行遣 乙卯旬休 丙辰同呈牽復前  
陝漕已宜官 再對以傳宣添長入祇候殿侍二十人  
當如先朝權令祇候轉員日正撥入額免僥倖上從之  
以閻安再任皇城司 是日朴於垂拱及簾前留甚  
久云言者不可沮折上云未嘗折他開又聞朴多方以  
言探試上語恐有所疑即開陳然終無之朴又云昨在  
外保全及召還皆余之力何敢隱也開云家兄但急於  
體爾爾其用心豈有他也因言其自有求去意朴堅以

爲不可然余請去之心久矣亦不問毀譽如何但欲引  
分奉身而去爾豈能更與小人紛紛計較口舌也開所  
聞大約與所聞略同近黃安中又云上目送西云大臣  
不可立黨安中殊憂之然余云不辨也上近見孫諤論  
京未去云賞罰未明上云亂道謬奮然便欲拂衣爲眾  
所止而邦直勸止之尤力又嘗面沮夫故朴有所陳  
丁巳無同呈 是日以王舜臣權發遣蘭州以康謂卒  
故也 是日三省以陸佃權吏書張舜臣爲吏侍朴云  
上稱舜臣老成平穩又稱純禮子開皆以爲可用故稍  
稍進之純禮嘗言宣危謂余開亦已入疑然與朴所聞  
又有異矣未知何如也 戊午赴南郊宿齋告元祐皇  
后復位 己未五鼓行事畢黎明還西府 庚申末伏  
假 是日晚批出以子開爲翰林學士 是日晚大雨  
自入夏數雨山陵橋梁道路多壞 是日清臣奏乞不令

會公通錄卷九

三

朝宗回同相度漕州上云主帥豈可不與議如三省聯  
事令他人相度而三省不與可乎遂默然余云宗回於  
此不與議則難責於守禦上亦然之 是月十三日榮  
陽汜水鞏縣皆大水漂溺居民壞汜水行宮而雨殊未  
已 辛酉同呈鄭居簡言隍州地險隘當罷都護府安  
撫使之名令隸屬河蘭州以省餽運詔遣新陝西運判  
都脫與胡宗回同相度聞奏 再對上諭以已除肇翰  
林學士余云臣倉猝未敢稱謝上又稱范純禮云當遷  
一學士兼承旨不妨余云自有韓縝曾孝寬例退以語  
朴云必批出也 是日令陳安止劉子方不迴避 又  
上殿劄子侍郎以上進呈小事擬進餘更不進呈 壬  
戌同呈郝平奏會州城壁醜醜不可爲城乞以青南訥  
心爲州令都脫一就相度聞奏 再對預戒河北州郡  
歲終差官點檢城壁樓櫓等差曹誘權管句馬步軍以

誦從靈駕西行也 又差段緘梓夔都監緘乃陸佃及子開所稱也 是日遂留身謝上除子開禁林因言孤遠之士被遇神宗兄弟三人皆為舍人而臣偕肇皆作禁林又言衰朽當請歸老至簾前亦具以此陳之簾中云三人皆同父亦盛事 癸亥同呈邊奏 再對差楊應詢天節接伴北使 甲子無同呈以劉交句當軍頭同梁安禮皇城司 又呈鄜延已依御前劄子收瘞該上云因看曾肇所進神宗德音有此指揮適在皇太后殿中前有筆視遂草率此指揮行下皇太后云只照河路否朕欲徧及諸路仍并漢蕃人遺骸收瘞并遣中宗詔云朝廷子育四海所當惻隱乃不問漢蕃也今更及諸路則又廣矣 是日余欲辭所賜而不敢遂已滿百獨免當日批令更遂受之 是日蔣私忌不入 乙

會公遺集卷九

全

又旬休沐浴

七月丙寅朔赴福甯臨慰如常 丁卯南北郊奏告啟殯不坐 戊辰進讀謚冊休務以疾不入 己巳在告皇太后遣中使會燾以將罷政賜金二百兩拂林玉帶一銀合并帕全 梓以下玉帶皆一等唯宰相多金一百兩 是日中使來方知余實抱疾 庚午上遣中使黃希叟賜食宣問太后亦然余謝以太后止七日垂簾余雖病須勉強入對來使增十千得百不收 例五千以兼太后撫問故倍之皆不收 辛未朝崇政并簾前皆問聖體曲謝密賜 同呈戒諸路帥臣常切備御親邊 自草定清臣初亦異議上深然之余所請遂默然 又詔熙河許溪巴溫小隴抄等不赴闕 再對上勞問疾苦以三省奏黜梁惟簡陳衍親黨文字進呈上令留中又以惟簡及衍子并中人楊傳尚編管在海南稱在全州

上旨悉令放逐便 壬申同呈邊報 再對以劉程為益鈐以王存知石州和詵嵐州王詰岢嵐 又以向宗禮為京西南路都監楊和為廣東 至簾前奏事訖遂敘陳自爾遂不肯得侍慈顏因拜辭太母亦慰諭云皇帝聰明更賴卿等輔佐裨補賞罰不可失當余等唯唯而退 癸酉啟攢前三日不坐 甲戌亦然 乙亥赴福甯晚臨訖宿樞密院是夕三省皆宿於禁中 丙子卯正一刻起啟自爾日赴福甯奠 庚辰月望奠慰如常 辛巳至癸未日赴臨遂宿密院 乙酉卯初三刻發引先行啟奠升龍輜訖行祖奠禮上及后如哭送至端門外行遣奠訖又讀哀冊訖遂行三省密院祭於城西午正後大昇輿至板橋遂奉辭訖歸府 丙戌入慰按會子宣宋史在姦臣傳子宣於哲宗元祐八年六月同知樞密院事元符三年十月入相崇寧元年六

會公遺集卷九

全

月罷相先後在政府九年此錄記在政府奏對之事世無傳本於永樂大典錄字韻中鈔出止存七八九三卷實元符二年三月起至元符三年七月止一年四月中事不知原書幾卷按晁氏讀書記有曾相手記三卷紹聖初元祐黨禍起曾布知公論所在故對上之語多持兩端又輒增損以著此書陳氏書日有紹聖甲戌日錄一卷庚辰日錄一記南豐曾布子宣撰在政府奏對施行及宮禁朝廷均非九卷此後至罷相尚有兩年恐不止三卷布權譎自喜議論多偏然時以元祐紹聖均有所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釋黨禍較之惇卞之徒究屬天良未昧李仁甫長編每據以刪潤錢潛研謂宋史姦臣傳宜進史彌遠史嵩之而出曾布其論至公所載多當時語氣彙指章惇朴指韓忠彥左轄指蔡卞右轄指黃履鳳指許將文筆

亦爾雅長編盡於元符三年二月以後五閱月皆長編所無浙局補長編未見此書不詳者多雖零璣斷壁亦天壤內罕見之書也宣統庚戌天貺節江陰繆荃孫跋

晉公遺錄卷九

晉公遺錄卷九

三卷共字十一萬一千二百九十一箇

八七



遼海林取書

使遼語錄

楊鍾義





使遼語錄敘

四庫著錄古靈集二十五卷宋陳襄撰襄字述古侯官人宋史有傳邵氏四庫簡明目錄標注云四庫著錄係宋刊本內有使遼語錄一篇今檢文淵閣本古靈集不附使遼語錄不知邵氏何所據而云然也日本靜嘉堂文庫所藏宋本古靈集末附使遼語錄一卷中有關文幸庫中別有鈔本據以校補缺者復完此所謂宋本者即歸安陸氏所宋樓故物也遼人禁以文字流傳域外宋人紀遼事者亦其罕見王沂公富鄭公薛映諸行程錄胡嶠陷虜記張舜民使遼錄雖附契丹國志以傳皆寥寥短章史愿亡遼錄僅見稱引而原書佚已久矣此錄為宋刊本亦王富二公紀事之比而其詳過之洵足珍也考宋史神宗紀治平四年正月丁巳即位辛酉遣孫坦告即位於遼又遼史道宗本紀咸雍三年即宋治平四年六月辛亥宋以即位遣陳襄來報兩史所書非有歧異蓋一紀正使一紀副使又遺以正月至以六月

使遼語錄敘

遼海遺書

也錄中紀引臣等兩番使副入見臣襄致國書於其母臣坦致國書於其君又紀臣襄臣坦依例排備皆以陳襄居前孫坦居後則襄為正使明矣古靈集卷二十五附錄古靈先生年譜云治平四年公年五十一神宗即位公以諫議大夫使於遼八月還有使遼錄遷尚書工部郎中充祕閣校理出知明州此錄亦著守尚書工部郎中充祕閣校理即為奉使還後所遷之官以撰錄於使還之日也宋史本傳云神宗立奉使契丹以設席小異於常不即坐契丹移檄疆吏坐出知明州此事錄中曾屢紀之遼人且有若不依此坐位恐聞南朝之語此即契丹移檄疆吏之所自而明州之出亦以此錄中所紀兩國問酬答之語於史多有徵所云參政歐陽侍郎以眼疾懇請出鎮亳州樞密副使吳奎除參知政事文相公曾相公並如舊韓侍中為首廳相公無一不與宋史紀傳合又云富相公見判河陽三城張昇相公昨判忠武軍近已致仕而本紀則云改富弼武寧軍節度使張昇

改河陽三城節度使又以太子太師致仕所紀微有歧異豈以遠道傳聞之誤耶錄中所紀諸館之名視王富諸錄為詳多可互證如富錄之官宿館即此錄之鍋宿館其異文也又元一統志謂鎮國寺在中京大定府西關遼統和三年建此錄亦有之惟大天慶寺無考同使諸氏名愈名咸融者亦待續考余商文庫主人允為錄出爰亟刊入叢書以備徵遼事者采擷焉遼陽金鏡錄

使遼語錄敘

遼海遺書

神宗皇帝即位使還語錄

三司鹽鐵判官朝奉郎守尚書工部郎中充祕閣校理騎都尉  
賜緋魚袋 陳 上進

臣等昨奉 勅差尤皇帝登寶位北朝皇太后皇帝國信使副於  
五月十日到雄州白溝驛十一日接伴使副泰州觀察使蕭好古太  
常少卿楊規中差人傳語送到王名國諱官位及請相見 等即時  
過白溝橋北與接伴使副立馬相對接伴副使問

南朝皇帝聖體萬福 等亦依例問其君及其母安否相揖至于北  
亭規中以其君命賜筵酒十三椀問 等年幾各答以實 等復問  
接伴使副年幾好古稱年四十三歲規中稱年三十三歲規中問  
愈兄弟凡幾答以十人 坦問受禮何處規中言在神恩泊此去有  
三十一程已差下館伴副太常少卿楊益誠大使即未聞規中問

坦

使還語錄

遼海叢書

南朝兩府大臣別無除改 坦答參政歐陽侍郎以眼疾懇請出鎮  
亳州樞密副使吳奎侍郎除參知政事又問文相公曾相公及樞密  
副使有無移動答云並如舊又問馮館使甚處相逢 愈答曰雄州  
相見送三司人茶絹銀牒子等 已後賜筵及送酒接伴依例行次有  
易州容城縣尉董師義涿州新城縣尉趙琪歸義縣尉王本立道傍  
參候至新城縣驛有入內左承制宋仲容來問勞 等依例即時具  
公裳排備茶酒土物出廳伺候過來傳諭次接伴使副差人送到坐  
位圖子欲依

南朝遣留番使副史焯等坐位要移 襄坐放西北賓位 等尋據  
隨行通引官舊曾入國人程文秀供錄結罪狀稱近於去年十月內  
曾隨生辰番使邵諫議傳諫議等入國沿路置酒管待使臣並是邵  
諫議主席與今來接伴使副所送到圖子坐位不同 等亦令通引  
官程文秀依生辰番使坐次畫到坐位圖子差入傳語接伴使副合

依當所供去圖子依生辰番使邵諫議等近例坐次施行左番大使  
合坐於東南與使臣當頭坐位相對以仲主禮接伴使合坐於西南  
與右番大使相對亦自不失主位各無相壓往還計會十餘次接伴  
使副不肯過位 等再差人傳語接伴使副稱使臣銜命事大茶酒  
事未且請先來傳諭然後商議坐位不宜以末事久留使命深屬不  
便接伴使副卻稱

南朝生辰番使邵諫議坐位不依得積年久例 等答云昨來邵諫  
議等管待使臣自是接伴使副韓閣使館伴使劉侍郎安排坐位非是  
當所朔生儀式若非久例因何韓閣使等前番並不理會接伴使副  
卻差人傳語為使臣不飲辭免茶酒 等方受問勞授仲容謝表送  
與土物 已後差來使臣並依例投 十二日到涿州知州太師蕭知善  
及通判吏部郎中邵愿郊迎並飲于南門之亭酒十一 瑗已後涿州  
子門外之 十三日知善等出餞酒五瓊規中間臣咸融富相公今在  
更不入 瑗

使還語錄

遼海叢書

何處答以見判河陽三城又問 等張昇相公答以昨判忠武軍近  
已致仕將次良鄉縣本縣尉南應范陽縣尉梁克用道傍參候 等  
送接伴使副私覲物 已後七次依例送接伴使 十四日行次遇雨規  
中言北界春夏已來久愆雨澤國信使副至新城及涿州俱得甘雨  
今日到燕京若更霑足煞是好也又問 咸融  
南朝曾得雨否答以自春及夏屢得雨澤過河灘 坦問好古此是  
桑乾河否答云然燕京副留守中書舍人韓近郊迎置酒九瓊 臣  
為治平元年曾於陳橋接伴賜近等

御筵近先問 昨者持禮到陳橋蒙諫議迎接多幸復在此相見  
臣 答云奉別已三年矣 問同番大使蕭禧觀察今在何處近  
云見持禮宿永年館 等送接伴使副下都總管土物 已後共五次  
並有回 燕京留守耶律仁先送 等酒食十五日 等送留守私  
覲物 中京留守 有西頭供奉官韓資道賜 等酒菓東頭供奉官

鄭嗣宗賜筵三司使禮部尚書劉雲伴宴酒十三瓊雲勞等云盛  
暑道遠衝涉不易再三勸等飲酒稱兩朝通好多年國信使副與  
接使副相見如同一家臣答云所謂南北一家自古

兩朝歡好未有如此雲答言既如是今日敢請國信使副盡酒  
答云深荷厚意但恨飲酒不多雲又問呂侍郎胡侍郎莫只在朝  
否臣並答以實又言雲奉使

南朝是呂侍郎館伴又稱本家有十二人曾奉使南朝今者又差伴  
筵緣契如此各請飲盡甚好等並隨量飲以答其意等送雲及  
私觀物臣等私觀物不入臣十六日近出餞酒五瓊宿望京

館臣等依例回廚請接伴使副過位及犒三節從人酒十  
三瓊規中云今日甚熱接伴觀察住龍化州不識此熱也十七日到  
順州有懷柔縣尉劉九思道傍參候知州太傅楊規正郊迎置酒七  
瓊規正即宰相哲之長子規中之兄問等道塗跋履不易臣答

使道語錄

三

使道語錄

以多幸得少卿接伴又此披見太傅十八日規正出瓊酒五瓊過白  
梁河到檳州有密雲縣尉李易簡道傍參候知州常侍呂士林迎郊  
置酒七瓊宿密雲館有入內供奉官素正賜等湯藥各一銀合子  
等排備伺候過來傳諭次接伴使副準前要欲依

南朝遺留番使副坐位等執定依生辰番使副諫議等近例坐次  
不敢移易前後計會十餘次卻有公文稱是等久滯使命尋具公  
文回客稱自新城至此兩次差到使臣被貴所滯留直至夜深不  
令過位非是當所住滯黎明接伴使副方引正來賜等湯藥不赴

茶酒等將授表次正輒引避被等再三傳語欲就接伴使副致  
表方肯收接十九日士林出餞酒五瓊宿金溝驛臣坦臣愈等依例  
回廚請接伴使副過位及犒三節人如望京館規中問坦臣支生  
何處答生南方極熱之地又問臣愈父曾任甚官答以終於馬軍副  
都指揮使又問會伴射否答以累次伴射二十日至古北口館二十

一日至新館過望雲嶺接伴使副與等互置酒三瓊二十二日至  
臥如館接伴使副送等鹿一隻酒四瓶等依例回客臣坦臣愈等  
接女真高麗者有之宿柳河館二十四日登撲斗嶺接伴使副與  
等互置酒如前宿打造館二十五日過會仙石接伴使副請會食酒  
七瓊規中問臣愈劉怙太保今在何處答以見在

關下宿牛山館二十六日登松子嶺接伴使副與等互置湯茶宿  
鹿夾館二十七日登鐵漿館二十八日至富谷館中京留守相公韓  
迺遣人送等酒菓接伴使副送等麝膽各一及松花等二十九  
日至長興館六月一日至中京留守大卿牛珣郊迎置酒九瓊玆  
問塗中可煞炎暑臣答以自過北溝入古北口一路得雨稍涼玆  
言本京久旱夜來得雨蓋因國信使副所感也規中亦言可謂隨軒  
宿大同館二日有左承制韓君祐賜等酒菓東頭供奉官鄭全翼

使道語錄

四

使道語錄

賜筵度支使戶部侍郎趙微伴宴酒十一瓊微問臣蔡內翰今在  
何處答以丁母憂又云微奉使

南朝是蔡內翰館伴兼言往年歐陽修侍郎來賀登位是微接伴三  
日玆出餞酒五瓊宿臨都館四日至鍋密館伴使副為初伏日請聚  
食酒七瓊規中問等自入山路至北煞遠不易臣坦臣愈答以若直路  
下來時莫近臣言比之向南州軍此來為遠若據帳前至汴京莫  
只祇汴京到杭州遠又問杭州屬甚處臣答以屬兩浙路又問

甚路臣答以更有廣南東西二路去京師萬里接伴使副送等  
水晶碁子各一副菘菘郁李仁等五日至松山館六日至崇信館  
七日至廣寧館道過小城之西居民僅二百家好古云此豈州也又  
經沙陘六十里宿會星館九日至咸熙館臣坦臣愈等十日過黃  
河好古云黃河上源出於龍化州界將至黑崖館臣坦臣愈問此去上京

幾何指東北曰三百里又自黃河之南去只數十里十一日自黑山館至三山館接伴使副請聚食酒七瓊規中問臣咸融向傳范防禦宗廟當甚處答以見判三班院十二日至赤崖館行次遇遺留禮信使副史炤周孟陽李評李琦暨送伴使副耶律世達梁援于中路館臣等與遺留使副回復各置酒三瓊接伴送伴使副請臣炤臣等四番使副一處會飲酒巡亦如前柏石館十四日至中路館接伴使副展辭狀與臣等相別卻有館伴使副太傅耶律炳太常少卿楊益誠來迎與臣等相見有左班殿員開門祇候李思問賜臣等酒果左承制劉達賜筵酒十一瓊益誠問臣坦臣咸融臣愈鄉貫並答以京師人至頓城館有左承制開門祇候祈純古來問勞臣等排備伺候過來傳諭次館伴使副依前送到坐位圖子欲依南朝遺留番使例坐次臣等卻送與生辰番使邵諫議等坐位圖子請依此近例坐次往還計會亦十餘次館伴使副差人傳語云若不

使送語錄

五 遼海遺事

依南朝遺留番使例坐位使臣要回闕下臣等答以茶酒事末不宜為此以反使命請館伴使副裁度當所伺候多時早請過位館伴使副卻回傳語云使已回去也十五日黎明館伴使副與臣等自頓城館二十里詣帳前引至客省與大將軍客省使耶律儀趙平相見置酒三瓊益誠言昨日以坐位未定已白兩府云未欲奏知且令益誠再來商量若不依此坐位恐聞南朝臣等答以生辰番使近例不敢更改如聞南朝有邵傳二諫議在相次開門舍人更不閱儀便引臣等兩番使副入見臣等致國書于其母而傳聖辭置酒三瓊又詣其君帳前臣等致國書于其君傳聖辭如前並問南朝皇帝聖躬萬福臣等恭答之置酒五瓊仍賜臣等衣帶及三節

人有差十六日有東頭供奉官李崇賜臣等生餼亦以坐位不便不肯過位十七日赴曲宴酒九瓊館伴使副差人齋詔賜臣等生餼及三節人有差臣等依例恭受致表十八日有右班殿直開門祇候韓貽訓賜臣等酒果右班殿直開門祇候馬初賜筵太尉夷萬舉齋素伴宴酒十三瓊素問張挾臣坦答以見克群牧使益誠問劉永年臣咸融答以見任岱州十九日有西頭供奉官韓宗來賜臣等簽食並酒亦不過位館伴使副差人齋詔賜臣等生餼及三節人有差臣等恭受致表館伴使副請聚食酒八瓊二十日有供奉官開門祇候耿可觀賜臣等酒果韓宗賜射弓筵樞密副使太師耶律格伴宴酒十三瓊格問臣等韓相公富相公莫只在朝否並答以實賜臣等弓馬衣幣及三節人有差二十一日入至客省帳前置酒三瓊臣與益誠言大行皇帝發引在近望與建白若回程剩送數驛尙可辭得

使送語錄

六 遼海遺事

靈駕此臣子之心也益誠然之遂辭其母及其君遂帳置酒如初授臣等信書賜衣各三對及弓馬衣幣各三節人有差是夕館伴使副置酒三瓊與臣等解換益誠言兩朝歡好信使每至此會最為惜別各請飲盡臣等並多謝之又言其君七月上旬漸往秋山打圍九月下旬至燕京住各受禮南朝生辰正日使來絕近便也二十二日發頓城館至腰館有吉承制魯滿賜臣等酒果左承制韓君卿賜筵翰林學士給事中王觀伴宴酒九瓊館伴使副益誠送伴使副好古規中與焉觀言其君好儒釋二典亦嘗見仁宗皇帝三寶讚欽歎久之臣等言仁宗皇帝深於理性嘗有御頌賜僧大覺禪師懷德殊臻妙理璉亦廣和未能過之宿柏石館二十三日赤崖館送伴使副送臣等願盟各一盤二十四日至三

山館送件使副請案食酒五瓊二十五日奉嘉慶館二十六日至咸熙館二十七日晚會星館至廣寧館規中間臣咸融五臺去京師遠近各以三十餘程規中言與本界雲州相對不及二百里雲州即西京也二十八日至崇信館送件使副送臣等鹿脯各十五條二十九日至松山館三十日晚謁宿館至臨都館七月一日至中京大定府少尹大監李庸郊迎置酒九瓊宿大同館二日送件使副請臣等同遊鎮國寺次至大天慶寺燒香素食依例送僧茶綵有東頭供奉官關門祇候王崇彝就館賜臣等筵左承制關門祇候王綏賜酒果度支使左承李翰伴宴酒十一瓊翰問臣等首廳相公是誰臣答云韓侍中又歷問兩府大臣及翰林學士是何人臣等並答以實三日庸出餞酒五瓊賤長興館至富谷館送件使副送臣等麋角松實四日至鐵漿館五日行次規中言近祭奠大使回來傳語說南朝河北路秋稼煞好宿鹿峽館六日至牛山館七日過聚仙石送

使遼語錄

七

件使副請會食酒七瓊宿打造館八日至柳河館送件使副送臣等魚一盤九日晚臥如館過偏廂館送件使副與臣等互致酒各三瓊宿新館臣等坦等依例排備請送件使副過位及犒三節人酒七瓊規中言其君已離神恩泊三日矣往歲燕京受禮南朝大使是沈宗少卿今已八年矣十二日到檀州知州給事中李仲燕郊迎置酒五瓊十三日仲燕出餞酒五瓊將到順州知州太傅楊規正郊迎置酒五瓊十四日規正出餞酒五瓊賤望京館至燕京析津府少尹少府少監程冀郊迎置酒五瓊宿永平館十五日有東頭供奉官關門祇候馬世章賜臣等筵西頭供奉官劉旻賜酒果步軍太傅伴宴酒十一瓊留府送臣等生餞折絹綾羅等及三節人有差十六日真出餞酒七瓊宿良鄉縣十七日到涿州知州太師耶律德芳及通判吏部郎中邵愿郊迎置酒五瓊宿涿州館有東頭供奉官關門祇候郝振來問勞不赴茶酒餘並如儀是夕送件使副

置酒十三瓊與臣等解換十八日德芳等出餞酒九瓊至新城縣十九日至北溝有東頭供奉官關門祇候馬世延來賜臣等筵酒九瓊使臣不赴茶酒餘並如儀行次送件使副酌送于白溝橋之北臣等酌送于白溝橋之南酒各三瓊又至于橋中皆立馬相對酌酒換鞭傳辭並如前例是夕宿雄州神宗皇帝即位使遼語錄終

使遼語錄

八

遼海遺事

先密學少師治平中抗節北遷使不辱命歸而以往來所紀爲語錄  
一編恭上之歲月云遠偶失其傳自幼年聞有是書長而隨牒四方博訪莫獲常疚于懷近者九江令叔祖寄示其本誦令燁子校  
正仍求序於御史芮公刊以傳永庶幾少發前人之幽光此子孫之  
職也乾道改元十月己丑玄姪孫右朝請大夫直敷文閣權發遣廣  
州軍州主管學士主管廣南東路經略安撫司公事馬步軍都總管  
賜紫金魚袋謹書

先正文哲公家集二十五卷 先君少師頃歲刊於章貢郡齋  
垂三十有七年字將焉闕今刊於臨江郡齋附以治平使遼  
錄一卷于後用示毋忘 先君克揚前休之意慶元三年七月  
一日五世從孫朝請大夫禮發遣汀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提  
學士昔紫肆拜手謹題

使遼語錄

九

使遼語錄



偏

二

齊

齋

鑄



偽齊錄卷上

從政郎楊堯弼

劉豫傳

劉豫字彥游景州阜城人家世為農至豫始應進士舉元符中登第累官郡縣佐政和二年召除殿中侍御史少時嘗盜同舍生白金孟子紫紗衣及是言者發其夙醜豫因上疏自明上皇赦而不問未幾累言禮制局事上批云劉豫河北村叟不識禮制送禮部與差遣遂黜為兩浙察訪抵儀真喪妻翟氏繼丁父憂因家焉建炎二年主上幸維揚樞密使張懋有河朔職司之舊力請於朝欲與一郡時濟南太守張悅遲留未行俾豫起復代之除中奉大夫知濟南府豫欲換江南一郡而兩府厭其繁不許謁見乃憾而去到郡惟務酷刑以快私

偽齊錄卷上

忿除父子容忍條犯者皆相坐罪建炎三年金虜侵山東豫遣子承務郎刑曹掾麟部兵出戰為金虜圍之數匝又令郡倅張東援之金虜解去陷豫以利俾令投拜豫與東議出城百姓攔路願守不降豫因墜城詣軍前通款是年夏金虜以豫節制京東兵馬徙東平豫遣使說東京留守上官晤令叛晤焚書斬使頃之又以賂陷晤左右喬思恭宋厚俾說晤反晤從之時金虜天會七年即建炎四年濟南有漁得鱖者豫妄為神物之應乃祀之夏五月附豫姦黨言北京順豫門下生禾五穗同木以為豫受命之符於是齊魯之間僉為附會推戴而豫亦使子麟齎重寶陰賂金虜酋長撻辣左右求僭立而撻辣遂注意於豫豫詭辭乞立張孝純金虜又遣使就豫治所問軍民百姓所欲立者眾未及對獨豫鄉人進士張浹越次應之曰願立豫遂決是月戊申金虜遣

西京留守高慶裔西京乃禮部侍郎知制誥韓助備禮以璽綬立豫冊之曰冊命爾為皇帝國號大齊都於大名世修子禮承貢虔誠付爾封疆並同楚舊豫遂僭立

於北京以前宗正丞李孝陽權左丞濟南通判張東權

右丞兼吏部侍郎以其子麟為太中大夫提領諸路兵

馬知濟南府以前延康殿學士宣奉大夫前太原尹張

孝純依前宣奉大夫封開國公守尚書右丞相以弟益

為北京留守都水使者王夔汴京留守升東平府為東

京以東京為汴京改南京為歸德府豫生於景州守濟

南節制東平僭位大名遂起四郡強壯為雲從子弟應

募者數千人又以郡內三代有官或本身有官人為三

衛官曰翼衛曰勳衛曰親衛分三等二年升一等及六

年即以試弓馬合格人出官是年金虜南寇回以李鄴

李侁李儔鄭億年臣豫除儔監察御史億年工部侍郎

偽齊錄卷上

冬十月甲午遣李純等奉冊寶冊母翟氏為皇太后妾

錢氏為皇后民開房繕以十分為率五釐納官十一月

詔曰王者受命必建元以正始近古以來仍紀嘉號以

與天下更新乃者即位之初有司請遵舊制朕以大國

之故遜避未遑而使命遠臨促立別號以昭受命之元

用新我齊民之耳目嘉與諸夏共承天休其以十一月

二十三日以後為阜昌元年布告天下咸使聞之李鄴

留守東平鄭億年禮部侍郎陳州守馮長備叛我附豫

請立什一稅法除戶部侍郎李儔知單州李侁陽穀令

是年依倣金虜法鄉各為寨推土豪為寨長五家為保

雙丁籍出為戰軍每月兩點集呈器甲試弓馬合格者

與補效用正軍不願者聽州縣市民亦各籍為五軍單

丁夜巡雙丁上教每調發一人即同保四人備錢糧器

甲衣服等費就本州送納類聚官差人發赴駐劄處支

散官無一毫之費凡二年一替惟效用正軍使臣官請給各有差時有百姓失其姓名醉酒嫚罵豫云劉豫是何人要做官家大宋何負於你豫斬之滄州進士邢希載上言大利害乞見豫即召到即言莫若遣使密通江南不然結好夏國豫榜於市云上國聞知與生靈為害不細斬首號令二年麟封梁國公尙書左丞相張昂權左丞相兼門下侍郎冬十月遣弟益守汴京徙李儔知襲慶府十二月東京官屬並父老史平僧錄德真道錄王從問捧表請遷都於汴僧道賜齋史平補上州文學張東罷以左丞范恭權右丞三年夏四月遷都於汴是日暴風卷席屋瓦振動都人大恐曲赦汴人杖罪以下與民約曰今後更不肆赦不用宦官不度僧道文武雜用不限資格惟其人因奉祖考於宋舊廟尊其祖曰徽祖毅文皇帝父曰衍祖睿仁皇帝親巡郊社徒弟益為

偽齊錄卷上

京兆留守劉麟以所籍鄉軍發本府十三軍以參謀統制機置幹當幹非幹議事差委統領訓習差使指揮使上中下三等守關上中下三等效用網羅人材置諸左右麟嘗語參謀馮長甫等曰趙氏宣政間童蒙蔡秉兵柄幕府從事皆闕允取具之人一日金兵入界召而問之失色已無生矣豈有補於萬分之一哉前車之覆可為龜鑒今本府官屬皆朝廷選差諸公亦宜自重夙夜思慮苟有便於國家無惜見教太常博士兼直史館祝簡進遷都賦其略云炎祚燁生閭主用闕嬰鋼忠良又進國馬賦其吠堯之言大略云蠢爾蠻荆弗賓弗降固將突騎長驅不資一葦之航撒烈飛渡如歷九軌而履康莊豈惟觀兵長淮飲馬大江而止哉蓋將窮丹穴越嶺微車書混祝融之區聲教變卉服之島東南一尉罔不率俾四海聞盛德而皆來臣萬物被潤澤而大豐美歸

馬放牛戢戈囊矢天子垂衣裳庶民安田里豫批云文賦正非治天下所宜尙然自前朝之季上恬下嬉怠意監收國家創業力為殘傲生靈除禍亂圖康泰以馬為急務而猶恐官吏軍民多狃於舊俗未知盡心於牧圉芻秣之道此賦極陳馬之為用使讀之者皆知此為至重而不可忽實有補於馬政祝簡可減二年磨勘聊示無言不酬西京奉先指揮兵士李英寶玉注盃與三路都統豫疑非民間物勘鞫之知得於山林中遂以劉從吾為河南淘沙官發掘山陵及金虜賊盜發不盡棺中水銀等物以谷俊為汴京淘沙官發民間埋窖及無主墳墓中物六月大雨豫以為德政所感布偽詔使子麟代謝於相國寺太乙上清宮張孝純致仕張昂權右丞相兼門下侍郎鄭億年知開封府成忠郎許清臣主管殿前司公事改成忠郎為宣節郎忠訓郎為昭愨郎忠

偽齊錄卷上

翊郎為昭景郎避祖劉忠諱也秋九月長星見偽太后死諡曰慈憲宋厚上書言利害豫以其說上官晤之故特錄用之冬十月以李鄴權右丞范恭守左丞李侁言什一稅法利害可采遷監察御史四年春二月葬偽太后于東平甫仗一如朝廷禮制但所標揭皆田家村媪之衣都人多竊笑之是月賜狀元羅誘以下八十四人及第夏五月戶部侍郎馮長甫監察御史許伯通刪修什一稅賦條式三十一件并隨有稅法申明二十二件增修諸律刑統疏議阜昌敕令格式與什一稅法兼行之意相妨者從稅法其進劄大略云宋之季世稅法為民大蠹權要豪右之家交通州縣欺侮愚弱恃其高資擇利兼并售必膏腴減落稅畝至有入其田宅而不承其稅者貧民下戶急於質易俛首聽之聞有陳詞官吏附勢不能推割至有田產已盡而稅籍猶在者監錮拘

囚至於賣妻鬻子死徙而後已官司難逃戶之賦則牽連邑里歲使代輸無有窮已折變之法小估大折名曰手實直巧詐斯民十倍培取舍其所有而責其所無至於檢災之蠲放分數方田之高下土色不公不實率皆大姓享其利而小民被其害暴君汚吏貪虐相資誅求百出朝行寬恤之詔夕下割剝之令元元窮蹙羣起為盜云云秋九月學士院馬定國進君臣名分論其言指斥鑾輿尤甚文多不載豫批馬定國轉一官冬十月李鄴除右丞金虜寇蜀大敗於王師五年夏四月以許清臣為殿前太尉拆毀景靈東西宮得真宗皇帝玉石像碎為二十八段秋九月聖偽詔誣汗鑾輿不忍具載其略云朕膺受天命既作民主遂竭其憂勤撫治中原數年而來治頗有緒永惟吳越巴蜀江湖鎮海皆定議一統之地含齒戴髮莫非臣民閔其陷於僭逆之邦豈不

欲速便混一重念大亂之餘生民困極深加惻隱不忍用兵且冀趙鼎折久自悔悟稍能革其不道故為之請於大金割江表之地而封之使永保趙氏之祀大金以元議絕滅但欲終其攻伐力請逾堅方獲聽許朕所以施德於江南者顧不厚哉蓋朕以救生靈為心勉即大位彼儻能善保一隅不肆殘暴雖分列土地樹之國都使海內偃兵息民朕之志也豈圖怙惡不悛蔑棄大德乃敢僞通使聘密圖吞噬先乘不備之隙攻劫汝穎後舉烏合之眾侵掠襄鄧至妄肆蜂蠶之毒有收燕雲之謀若尚加含忍則南北億兆生靈無休息安泰之期是用特遣皇太子為諸路兵馬大總管尚書左丞相梁國公麟領東南道行臺合大金元帥大軍直搗僭國俘其罪人布宣德旨弔彼黎庶務使六合混一永無兵革之虞生民共遂有生之樂播告天下明體至懷故茲詔示

想宜知悉六年正月朔日有食之屢敗於王師繼聞車駕親征四太子詭示渡江之形全軍宵遁麟以騎兵環繞一夜馳二百四十里入宿州始少安西北大恐尋多散榜文託以虜王死為辭名曰班師曉示文多不載春二月改什一法行五等稅法秋七月毀明堂得金龍之金四萬兩大銅錢五百萬是日天地晦冥八月麟出獵陳留有義黨百餘人欲禽麟南歸其徒首之悉斬於汴京以弟劉復知濟南劉觀知淮甯軍冬十一月民鬻子者官以貫百收稅有告李儻馬丞相張昂豫以儻江南歸附降五官虢州盧氏監酒十二月張東卒七年春賜狀元邵世矩以下六十九人及第改明堂基為講武殿門為講武門改安上門為安眾門朱雀門為明昌門景龍門為昭遠門秋九月以殿前太尉開封尹許清臣權大總管以子麟領東南道行臺右丞講議軍事僉鄉軍

三十萬號七十萬三路南寇中路由壽春取合肥麟統之李成關師古輩皆在麾下東路由紫荆山出渦口犯定遠以姪劉猊統之西路由光州犯六安孔彥舟統之偽詔榜示指斥誣污尤甚於五年淮泗之役軍之始行臨汝軍知軍宋著部夫到京麟以後期斬之繼斬使臣趙倚麟因語人曰已去趙宋矣尋大敗於濠壽之間失運車七千兩船七百隻歸正已後散走者大半喪器甲交鈔軍須槁設之物不可勝計於是廢猊為庶人免劉復官徙劉觀為東京路留守以妻弟翟倫為南京路留守八年夏四月改保康門為清遠門是月有羣梟鳴於後苑又有梟數千鳴於內庭作休也之聲豫立賞掩捕獲一梟者賞五千五百以前進士在東平應虜使乞立豫張浚為皇子府准備差使是月無雲而雷起龍於宣德門右掖滅宣德字豫遽命修之秋八月遣宣教郎戶

部員外郎韓元英迪功郎監南京草場游河乞兵金虜  
欲并力南寇皆以王師進臨長淮為辭既望順昌府報  
喜旗到京據江南舊劉相公下副都統制鄺瓊等全軍  
人馬并淮西百姓十餘萬眾歸附以戶部侍郎偽皇子  
府參謀并本府選鋒統制李師雄充接納官九月十三  
日到京以鄺瓊為靖難節度使知拱州劉先時為北京  
大名府副總管趙世臣南京副總管王世忠偽皇子府  
前軍統制斬賽左軍統制餘或諸州軍馬鈐轄或遙授  
准備差使緝捕盜賊遣馮長帶再乞兵金虜冬十一月  
壬寅平康鎮濠饗官賁百祚見星殞不覺失聲驚曰齊  
帝星殞禍在百日之內同坐者慮他人告首連累因猝  
曳赴劉麟麟問可禳否答曰惟在德麟奏豫以為狂士  
王子斬於汴京閤門奏僧道見謝辭合致拜豫可其請  
十一月庚子以私憾棒死東京富民孟思齊於東市丙

午金虜廢豫為蜀王虜王詔敕曰敕行臺尙書省朕不  
席洪休光宅諸夏將俾內外悉登成平故自濁河之南  
割為鄰壤之界灼見先帝舉合大公罪則遄征固不貪  
其土地從而變置庶共撫其生靈建爾一都逮今八稔  
尙勤吾戍安用國為爾負而君無滋民患已降帝號別  
膺王封罪有所歸餘皆罔治將大革於弊政用一陶於  
新風勿謂奪踐田之牛其罰已甚不能為託子之友非  
棄而何凡爾臣民當體至意所有其餘便宜事件已委  
所司盡下元帥去訖外處分不盡之事亦就便計議從  
長施行仍布告逐處咸使聞知故茲誥示想宜知悉天  
會十五年十一月初豫欲南寇也知金虜戒川淮之敗  
不肯輕動遂詭辭稱探到王師將欲度淮遣韓元英游  
河乞兵特撻辣四太子示以難色及鄺瓊叛我又令馮  
長帶以鄺瓊等與王師將欲取進事亦聞於虜酋於是

金虜不得已而從之俾以齊兵權聽金虜元帥節制悉  
令調發赴陳蔡宿毫汝穎之間約麟單騎河頭議事寅  
夜進發至是麟以二百鐵騎抵濬滑之間求見撻辣金  
兵圍之數重悉禽之馳赴汴都由梁門至東華門入以  
騎二百守宣德左右掖門四太子五郎君三路都統入  
大內逼豫出見撻辣既至宣德門四太子揮鞭以馬騎  
圍逼至東闕門命一人羸馬駝之而去囚於金明池命  
百官有司皆仍舊以偽齊尙書省為金虜行臺尙書省  
散出文榜買賣不許關閉仍以小番揚言因民所欲皇  
惑眾聽稱齊王虐民命廢之放五釐免行錢散鄉軍敲  
殺貌事人交付百姓快活作舊主人少帝官家在此民  
心於是稍安而北軍亦不敢擾民豫之廢也有馬四萬  
二千汴京有錢九千八百七十餘萬緡有絹二百七十  
萬疋有金一百二十萬有銀六千萬兩有糧九十萬石

力州不在此數豫宮嬪一百七十人姬身者九十其子  
麟一百二十人父子皆外示節儉而內為淫佚以獻女  
獻妻得官進姊進妹得差遣如高立之宋緝紛紛者皆  
是中閒尤甚者如廉公瑾以女奉麟以子妻伴之麟並  
以二人進於豫遂以公瑾監禮料庫偽皇子府差使敦  
武郎侯湜出為長葛令有入已贓萬餘緡事發知不免  
以女進豫豫以為使功不如使過升湜為金牌大使陝  
西五路傳宣撫問其汚淫有至於此在偽位八年凡舍  
齒戴髮上至耆老下至髫齡微至倡優無日不納官錢  
行偶語之禁喜指剋之士酷虐鄙猥不可一二數劉觀  
劉復劉益皆豫之弟劉猊乃劉觀之子悉喜聚斂碌碌  
無他技能獨劉益積而能散頗能得士卒之歡心待下  
亦有禮法故廢豫日虜人亦忌之俾經略郎君以計掩  
捕餘待之若無物觀至令恣其任便居住偽后錢氏宣

和閒為御侍淵聖時出官媵使臣張保義妻之張為賊  
虜錢從賊夫為人所殺賣身於豫為鉞綾婢故舊知宮  
庭中事豫皆取法錢氏先是邢希載毛澄之徒皆以忠  
言諫豫俾陰通朝廷共雪國恥豫斬之至是廢遷相州  
留錢五十萬命道士醮薦之十二月甲戌自相州徙上  
京改封曹王年六十有五

虜立偽齊冊文

維天會八年歲次庚戌七月辛丑朔二十七日丁卯皇  
帝詔曰朕聞公於御物不以天下為己私職在牧民乃  
知王者為通器威罰既已殄非號位宜乎授能迺者有  
遼運屬顛危數窮否塞獲罪上帝流毒下民太祖武元  
皇帝仗黃鉞而拯黔黎舉白旄而誓師旅妖氛既埽區  
宇式備爰有宋人來從海道願輸歲幣祈復漢疆太祖  
方務善鄰即從來議豈期天方肇亂自啟覺階陰結叛

偽齊錄卷一

九

臣賊虐宰輔鳩集姦惡亂邊陲肆朕纂承仰循先志  
姑存大體或示涵容乃復蔽匿逋逃夸大疆域肆其貪  
很自起紛爭擾吾外屬之藩鄰取其受賜之疆土因彼  
告援遂為解和終莫聽從巧為辭拒爰命將帥敦諭盟  
言許以自新全然不改偏師傳汴首惡奔淮嗣子哀明  
請復歡好地畫三鎮誓卜萬年凡有質要悉同交約既  
而官軍未退夜集眾以犯營誓墨才乾密傳檄而堅壁  
私結人使陰起事端以故再遣師徒詰茲敗類又起畫  
河之議復成款戰之謀既昧明神迺昭元鑒京城摧破  
鼎祚淪亡無并爾疆以示不貪之德止遷其主用彰伐  
罪之心建楚新封守宋舊服庶能為國當共息民不料  
腐儒難勝重位妄為退讓反陷誅鋤始者宋國罪餘趙  
氏遺孽家乏孝友國無忠勤銜命出和已作潛身之計  
提兵入衛反為護己之資忍視父兄甘為俘虜事雖難

濟人豈無情方在殷憂樂於僭號心之辜禍於此可知  
乃遣重兵連年討捕始聞遠竄越在嶽夷重念斯民亂  
而無主久罹塗炭未獲昭蘇不委仁賢孰能保庇咨爾  
中奉大夫京東京西淮南等路安撫使兼諸路步馬軍  
都總管知東平府節制大名開德等府濮博濱棣德滄  
等州劉豫夙擅直言之譽素懷濟世之才居於亂邦生  
不遇世百里雖智亦奚補於虞亡三仁至高或願從於  
周仕當茲賊擾攘之際愚民去就之間舉郡來王奮然  
獨斷逮乎歷試厥勳克成委之安撫德化行任之尹牧  
獄訟理付之總戎盜賊息專之節制郡國清況有定衰  
救亂之謀必挾安變扶危之策使民無事則繫弓力稽  
有役則釋耒荷戈罷無名之征廢不急之務徵隱逸舉  
孝廉振紀綱修制度省刑罰而去煩酷發倉廩而息蟲  
螟神人以和上下協應比下明詔詢考輿情列郡同辭

偽齊錄卷一

十

一心仰戴宜即治歸之地以明建業之元是用遣使留  
守西京特進檢校太尉尚書右僕射大同尹兼山西兵  
馬都部署上柱國廣陵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食實封  
二百戶高慶裔副使金紫崇福大夫尚書禮部侍郎知  
制誥護國南陽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一百戶  
韓訪備禮以璽紱寶冊命爾為皇帝國號大齊都於大  
名府世修子禮永貢虔誠付爾封疆並從楚舊更須安  
集一適攸居爾其上體天心下從民欲忠以藩王室信  
以保邦圻惟天難諶惟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爾其勉  
哉勿忽朕命  
偽齊僭立赦文  
門下自前朝失御率土無依內離民心致遽起弄兵之  
盜外開邊隙來鷹揚問罪之師山川靡甯干戈互動耕  
桑廢業隴畝彌望而荆榛老幼逃生廬舍多為之灰燼

原野厭乎流血溝壑填於殘骸兵火連年不休亂離自古所少言之流涕念及痛心嗟赤子之無辜冀上天之悔禍宣命亟班於上國節制特設於東州願朕何人誤承此任自念夙猷寡陋家世則微昔也壯年久林泉而始樂今焉晚節豈軒冕之爲心屢乞退閒竟無允命提綱五路空殫夙夜之勞歷試暮年茂著錙銖之效雖近地稍形於康乂而遠民未免於飢荒方圖自效而歸敢有懷他之望顯冊者既申命要在必從避辭者凡四章無所不至使命愈加於敦迫軍民不容乎遁逃至於部屬之州列奏樂推之牘此豈人事致爾實有天數存焉知便安難遂於己私則吉凶宜同於民患當天造之草昧念王業之艱難恭受冊儀尚循牆而欲避免膺位號若負刺之不遑雖非大舜之明揚幸無成湯之慙德已於天會八年九月九日卽皇帝位國號大齊布告中外

偽齊錄卷上

十一

咸知朕意向念世道交喪國俗益訛貪頑未戀於餘風詿誤多罹於憲網力期化洽深軫哀矜宜布湛恩與之更始可大赦天下云云於戲臨深履薄何以當付託之隆拯溺救焚何以樹來蘇之望尚賴公卿助力士庶協心共贊眇冲以臻康泰

偽齊求直言詔

九月二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辭避無術竟當任重蒙遠近官吏士庶耆老奏集稱慶無以能副眾勤誠惟極愧惕念時當草昧事極艱難臨政之初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更冀官吏軍民耆老凡有所見直陳無隱庶補昧陋共圖永濟

偽齊建元阜昌詔

十一月二十二日奉聖旨王者受命必建元以正始近代以來仍紀嘉號以與天下更新乃者卽位之初有司

請遵舊制朕以大國之好遜避未遑而使命遠臨促立別號以昭受命之元用新我齊民之耳目嘉與諸夏共成天休其以十一月二十三日建元爲阜昌元年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偽齊遷都汴京詔

十二月十八日奉詔書汴京實四方之上游名區輿壤爲天下最今所宜都無以易此而朕念遷都重事未嘗輕議既而寇盜衰息強梗懷歸關輔混同人漸甯謚宅中而據會要因舊以建新邦乃其時矣朕志已定朝論僉協將戒嚴而順動宜先事以示期誕布詔書宜乎羣聽已定明年春末遷都於汴凡爾遐邇知朕意焉

偽齊立錢后冊文

門下朕肇造區夏聿從王化之基正位宮闈允賴坤儀之助爰茲懿範協建丕圖敷告明庭誕揚顯冊咨爾錢

高季家卷上

三

氏性鍾婉靜德懋肅恭嬪於節制之初嘉爾宜家之美慶傳乃祖德及於民啟吳越之王封衝斗牛之瑞氣名家濟美遠踰高密之門邦媛流芳益顯臨安之裔逮茲創業繁乃協心增厚人倫思繼關雎之化敬修婦禮欣承長樂之歡宜正徽名式資內治禕衣綉翟遠稽周室之儀椒屋蘭闥靡效漢家之侈益遵典禮匪徇私恩於戲惟守恭儉可以御敦朴之民必務憂勤可以副勵精之意書稱媿內匹虞舜以膺圖詩詠洽陽配周王而受命勉師令德永播徽音可立爲皇后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施行

偽齊戒守令農桑詔

敕朕撫有海內五年於茲賤末而貴本欲使元元之民皆趨南畝豐衣足食水旱有儲比至於今田野未盡闢閭閻之閒蓄積尙寡抑亦長民之吏訓督之未至古者



循吏或出入阡陌勸農桑課民樹藝悉有程品用是戶口蕃滋獄訟衰息今郡守縣令所以助朕致理何獨不然及茲春首播殖之時其各勉盡率土之方使地無遺利農民亦宜深念再脫兵火之厄泰然更生勿事游惰賦畝務遂生生之業以養父母以育妻子臻於福壽不亦善乎布告天下咸使知之稱朕敦本務農之意勿忽朕命故此詔示想宜知悉

偽齊牒官刪修十一稅法

刪修官尚書右司員外郎許伯通

尚書戶部郎中兼權侍郎給事中馮長

尚書省准內降付下朝請大夫尚書戶部郎中兼權侍郎權給事中馮長等劄子奏臣等准尚書省劄子

奉聖旨刪修什一稅法今檢照前後指揮削去繁冗類成條式共三十一件并隨有稅法申明三十二件竊謂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龍子謂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以此見三代皆行什一之法又無若助之善者周之亂已不能守法秦漢而下隨時更變其間雖或輕於什一而取稅然更賦之數其目亦繁弊亦隨生所以仲長統極言其陋今通肥磽之地率計稼穡之入斛取一斗未為甚多一歲之間有數年之儲不循古道視為輕稅及一方有警一面被災坐視戰士之蔬食立望餓殍之滿道如之何為君行此政也惟唐租庸調法號為近古貞觀之際行之甚備而其後稍紛更之卒變其法總無名之賦立為定規名曰兩稅陸贄嘗言兩稅新制耗竭編氓日日滋甚當時行之未久而其弊已如此迨宋之季世遂為民之大蠹權

要豪右之家交通州縣欺侮愚弱恃其高貴擇利兼并售必膏腴滅落稅數至有入其田宅而不承其稅者貧民下戶急於貿易俛首聽之閒有陳詞官吏附勢不能推割至有田產已盡而稅籍猶在者監固拘囚至於賣妻鬻子死徙而後已官司攤逃戶之賦則牽連邑里歲使代輸無有窮已折變之法小估大折名曰手實直巧詐欺民十倍括取舍其所有而責其所無至於檢災之蠲放分數方田之高下土色不公不實率皆大姓享其利而小民被其害暴君汚吏貪虐相資誅求百出朝行寬恤之詔夕下割剝之令元元窮蹙羣起為盜滅亡之由可為龜鏡昔魯哀以年饑二猶不足問孔子高弟有若若有若對以盍徹乎又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則見什一乃足百姓之法不可以加重也自白圭欲二十而取一孟子則以子之道貉道也又曰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

大貉小貉也則見什一乃堯舜之道不可以加重也自古在上能行治民之道者無若堯舜夏殷周而下能知治民之道者無若孔孟之徒其所行所言皆如此則後有天下國家以安養生靈為意者其可忽諸春秋公羊傳曰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什一行而頌聲作豈傷其法廢而不復故諄諄言之以示後世與恭惟陛下受天明命拯民於塗炭之中慈儉為寶勤勞庶務革貪饕為循良化呻吟為謳歌爰自節制諸路深鑑前弊而欲盡革之乃酌先帝聖賢所行所言為什一之稅多寡升降官不定籍惟據民戶所供歲入之實數而要其出入弊無緣生無地不授無田不井與助法同賢於夏后氏之貢遠矣所以張太平之紀綱立至化之基址行之數年稍得法意者公私兼利獨權要豪右不逞之徒病其不能容姦因州縣奉行閒有乖方或煩苛滅裂致百姓之疑

惑厭苦者乘之肆為浮言力圖阻壞按周制田不耕宅不毛民無職事者罰以里布屋粟夫家之征今法請佃官田兩科之後有虛占不耕妨人請佃者令比附輸稅議者乃非之以為太刻按律應輸課稅及入官之物而迴避詐匿不計所闕准盜論歷代行之未嘗增損今壞法隱稅者准盜斷罪議者乃非之云所隱係已物豈可謂盜紛紛藉藉類此者多扇惑眾聽惟冀幸眾情之不安因之得以搖動成法況自昔有稅惟今之稅尤合樂輸益國家既無池臺苑囿樓觀之役又無聲色玩好宴游之侈外無佛寺道宮之修崇內無嬖人幸臣之賜予惟是祿官吏者所以為民圖治安養軍兵武人置鞍馬甲器者所以為民平禍亂完城池樓櫓者惟要緩急保民備河防邊郡者惟恐倉猝害民凡民所輸之稅一粒一錢一絲一縷更無妄用盡是還以為民民能知此豈

俊秀金不

忍有隱豈復為異議所惑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付所司鏤版行下杜絕浮言戒敕官吏示以行法之意必堅必信庶幾斯民咸受實惠取進止奉聖旨依牒請恭依聖旨指揮施行故牒阜昌四年五月十五日牒

奉朝郎兵部侍郎兼權尚書右丞 李 鄴

奉議郎中書舍人直學士院 兼權門下侍郎 尚書左丞 范 恭

奉議郎戶部尚書右丞相 張 昂

皇子兵馬諸路大總管尚書左丞相梁國公

偽齊詔諭士民榜

尚書兵部承尚書省劄子已奉聖旨差官前去諸路宣道朝廷所有政事今節次歸附人等供說江南亂法不道之事理宜令民庶通知今開說如后契勘亡宋之君奢靡昏迷獲罪於天盜賊偏起於天下兵火相繼者累年流毒下民自古少比強壯橫死於干戈老弱凍餒於

溝壑婦女多遭於驅虜至今士庶之家父母兄弟妻子骨肉少有得全本原皆是亡宋之不道凡有知識痛心痛心幸賴皇天悔禍哀憫生靈保佑聖朝與人更始洪惟主上即位以來宵衣旰食焦勞圖治務農重穀核實去華念遺黎之未蘇則慎擇守令之官欲下情之畢通則延納草野之言明慎賞罰勤恤鰥寡昔日強暴為仗節死義之臣昔日貪污為守法奉公之吏累年以來公私稍足內外康甯此主上至誠懇切力行不倦故於大亂之後立太平之基夫以亡宋流毒於天下之若彼而聖朝撫養補完之如此天意人心將安所歸今日亡宋遺孽康王殊不念宋朝陵寢亦不恤中原萬民脫身委棄而去任自禍亂遠遯江南苟樂一身法令愈亂奢靡更甚致使彼方之民猶未免於塗炭不住據江南逃來歸附聖齊官吏軍民前後供說江南失道之事不可勝

偽齊錄卷上

舉今略陳數端康王依前倣倣宣和間有所寵內官馮御藥等今恣受賄賂官員受差遣者往往尋買鴿鷄鴉鴿之類與馮御藥等因奉康王便得好差遣餘文武官到臺部受遣者亦盡用賄賂如監當見闕有用錢千貫求得者若近上差遣須是宰相內官及神武五軍關節即得惟邊曲遠小處闕方始可受及至到任又往往為諸路鎮撫安撫辟差了門下人不令放上給公據還部至有願賣妻女質當誥敕為路費歸者彼方有市語云斗量珠便龍圖五千索直祕閣二千貫且通判是致官員到任無不擾民誅求州縣之官每有科率比元降之數必大科一倍以上入在已皆要有餘賄賂之備百姓當保正者要當之戶被州縣取索無數以致破家要不當者須出錢數百千方始得免又諸軍已有官或曾有戰功八年老揀停更無養老請給致使打柴自賣願身

求乞其立戰軍功人有官至正使者依舊執長行身役  
江南官員困辱有至此將人戶田產並諸雜之物以  
至農具之類紐作錢數令承認所降和買絹疋數上戶  
每物力二十三貫著絹一疋下戶每物三十七貫著絹  
一疋並以金銀官告度牒高擡價值折算支撥造物鄉  
坊郭丁簿帳每一丁催納絹一丈縣一兩週開年人丁  
數自有升降據元認定數自加減敷催係於應減人下  
上科又攢造人戶所有水田每二十畝納稅每畝依舊  
例納稅外別定稅錢四文鹽錢一文每歲算五百八十  
文催絹一疋又稅戶滿四十貫稅錢者當戰船一隻倍  
費一二千貫文官中和買和糴科率之外更以借貸為  
名根括科斗不當告訴貧乏雖是納足近傳到江南狀  
元張九成策陳斂人戶名種類聞大秋苗之外又有苗  
頭謂苗頭科斗苗頭未已有行折八謂人戶台稻子

糶米折入未已又曰大姓謂科率大姓竭矣又曰諶  
實謂豪富之家本是諶實虛矣又曰均敷巧作名目多  
方率斂民不堪命日以窮困江南刻剝下民有至如此  
去處並放稅五年赦尚書張挂宮中已催人戶要納稅  
斛即赦並無實言又江南鹽每歲須改法三二次每賣  
出鈔多即設法或作六分折鈔或作四分新鈔或全用  
新鈔或一袋新鈔行一袋舊鈔每以改法一袋鹽不下  
添三五貫其客旅相遇皆言遭遇此劫代莫不怨恨又  
緣軍糧不足於人戶名下貸借隔年稅糧方借稅時稱  
候來年將本戶合納稅數剋納及至納稅之時官司更  
不理已借數目並要全納又於河渡酒坊人戶處借貸  
買名課利見錢至合納時亦不肯准折江南曾指揮下  
淮南合諸處人戶歸業或請田地土放年十二稅夫役  
有新歸業人上縣李温逐日被光山縣句出打行竹自

早至晚方回有歸附者曾見李温言我在馬欄橋住聞  
江南放十年稅賦我等十家同來得兩日被縣道連日  
役使十家已走三家內七家餓死一箇元來南宋止是  
脫空江南常給降度牒令逐路科配人戶須令收買充  
作糴本錢每道度牒民閒不下倍錢百餘貫文又有宣  
諭制置司等處一面行下州縣於人戶和糴不由不納  
納定並不支價錢止折度牒與人每道折三百貫街市  
祇賣得七十貫文岳飛一行軍馬飯食并是江南筠袁  
處虔吉洪六州應副官軍中缺糧各於民閒探借了稅  
賦軍到湖南又於民閒戶下應有地土每畝先令納子  
田畝錢二百文民甚難之又江浙之民往往以舟船為  
生被諸縣拘籍有船為船戶以備漕運又船載官員并  
以船戶自備船費應副科差民閒有船為害又令蘇秀  
等州人戶轉船斛往楚州送納民戶請處一石祇得

八九斗至納處須石一二方可納得往往典賣家業賠  
了當不得又州縣屯兵之處市民做經紀不得盡被軍  
人做了近塞之民田土園圃屋舍皆被軍人奪占及有  
指揮要於江北上戶並牛具過江南擾害下民至有如  
此又諸將下前後亡失軍人多更不開落所亡失人例  
皆贖虜百姓刺面充軍以補填舊數有來投訴之人將  
不但言不知而諸軍實受主將之意所敢如此又諸將  
下使臣效用軍兵恃軍勢欺陵百姓強取物貨官司畏  
憚不敢入屯軍處州城內買賣又諸將等屯軍處缺見  
錢便罷行戶令見任官並以見錢依市價買物更無取  
要擾害汴京舊有免行錢外路難以獨無因而便行諸  
路量出見錢指定專充收買戰馬耕牛為保民之計即  
無非理之用民間雖出行錢比之已前官司陵辱百端  
諸費無有了期豈不輕省靜辦安穩主上罷當行之意

乃是如此宋時多橫興大役如開三山大河修萬歲兩橋調發者千餘路破產者千萬家又如妄圖燕山一路開拓封疆起夫科斂連年不休天下被害又倍於前修建營繕般運樹石無益等役不可勝數今朝廷除軍期河防危急理須逐意差發尚令酌民力必令可以應辦其餘依條合差夫役並於農隙十月一日以後正月終以前蓋謂終妨民務農亡宋而科買無益之物如羊毛銅錫藥物如綾羅之類不輟有之盡科在保正令民戶均納其價錢不支今主上以創業之初須措置安養生靈為急中間樓櫓及板木曾行科買些小即能支還價錢餘合買之物行下諸路上以一色見錢收買不得科於民間或有州縣官奉行乖誤科於若下者即皆斷遣蓋謂恐民戶賠費昨為海島河灘時有盜賊結聚瀕水州縣之民大被其害若非舟楫無以勤捕及江浙亂地

偽齊錄卷一

十九

時時妄有扇惑恐動已安之民亦須舟楫平定朝廷遂行在京即拆毀宮殿梁柱在外即沿流十里除桑柘果實墳塋林木采斫堪用木植造船有主者支給合值價錢仍不得差顧元主斫伐般運所役人匠合日支口食外更支贍家錢糧舟楫既備內外賊患可除即民間久遠可得安居今來造船之意乃是如此昨緣大兵火之後物貨雖已通行民間交易不便特置平准回易務於諸路使在百難以買賣不得以起官收買亦令商販以通物貨所買所賣並無擾止是有益於民所收之息並無止濟為民之用止助國之經費下免橫斂於民今置回易之意大是如此亡宋屢變錢法既累失信錢難行使乃以重法禁民不得不收致有閉下店肆累日彌月不能買賣者又屢變鹽法每賣出錢多即至指揮不用要令別置至有今將已般在外鹽貨投於溝河者是廣

蓄積之家多物貨之客特因錢法所誤有至頓然窮乏至有忿恨自盡而死今朝廷於鹽錢之法一定縱或隨時利害小有增損亦須令公私兩便無前日改作變更以誤民族之事亡宋委任闕宦稱王稱相節使承宣莫知其數內外催除差官職皆出其手是以郡守縣令專務誅求要為交結所至惟搜尋珍奇之物或時新口味上以應奉次以為賄賂下民易欺暗受其弊今主上並不用闕宦不惟減厚祿以省生靈脂膏且使一官一職並無交結賄賂多得於守令之官以公選除授之始丁甯誠訓惟要安民勸督農桑依公行稅法法不得縱吏擾民不得私意害民能奉承者以課績旌賞有違犯者案劾行遣舉此數項主上為民之意可見其餘元出一命令行一政事即無不為民者若如此何以數年之間得脫極亂之苦有此安泰之樂前日盜賊兵火殺

偽齊錄卷一

虜離散無所告訴因誰致之使如此民間合知今日生業可安室家可保官司可依因誰致之使如此民間合知既能知此即合知恩知幸須合互相勸勉互相告戒不可萌心為非不可妄言鼓唱竭力為生盡心為善上以副主上切切憂民之心下以期傳子孫永享太平之福其聽之毋忽

偽齊錄卷上

# 偽齊錄卷下

金虜廢劉豫詔

敕行臺尚書省朕丕席洪休光宅諸夏將俾內外悉登成平故自濁河之南割為鄰壤之界灼見先帝舉合大公罪則道征固不貪其土地從而變置度其撫其生靈建爾一邦迫今八稔尚勤吾戍安用國為備負而君無滋民患已降帝號列爵王封咎有所歸餘皆罔治將大革於弊政用一陶於新風勿謂奪蹊田之牛其罰已甚不能為託子之友非棄而何凡爾臣民當體至意所有其餘便宜事件已委所司盡下元帥府去訖外處分不盡之事亦就便計議從長施行仍布告逐處咸使知聞故茲詔諭想宜知悉天會十五年十一月 日

金虜廢偽齊指揮

尚書省上件奏自趙淵係太上皇帝諱失道興兵討伐廢滅社稷舉族北遷後元帥府申到指以大河為界河外別擇賢人使為民主施此厚恩庶其知報協力兩獲安便早致成平以此准申建立張楚無何張為彼人所廢王師再舉無往不克後來帥府復申前議再立劉豫建號大齊建國之初恐其不能自保故於隨路分駐兵馬至今八年載念上國大事以來勞遠成兼齊國有違元議缺乏軍須比年以來益漸減損遂至艱窘多有逃亡隨路百姓亦有不得息肩與之征討則力見不齊為之拊循則民非我有凡事多誤終無所成況齊人假我國之力積有歲年事悉從心尚不能安國保民論其德不足以感人言其威不足以服眾茲實有乖從初康濟生靈免其荼毒使天下早致隆平之意反使庶民困苦兩國耗乏之端相度從初所申是為過舉既知其非豈可不

行改置若混同四海之內聖德廣運睿澤旁通霜露既沾孰不歸附今臣等議欲定一民心變廢齊國不惟亡宋舊疆至於普天之下盡行撫綏是為長便奏訖奉聖旨齊國建立於今八年道德不臨家室不保有失從初兩獲便安之意豈可坐視生靈久被困苦宜依所奏施行委所司速為措置所有其餘隨擬事件仍別商量行下右奉聖旨在前及商量到隨擬事件開列於後令下元帥府可照驗前項聖旨並處分事件不得令士庶軍吏別致驚擾早賜安措從長施行須議指揮

一廢齊國尚書省設置行臺尚書省  
一齊國自來創立重法一切削去並依律令施行  
一知得齊國差使繁重並委從宜酌量減免  
一應舉食糧軍人有欲歸農及情願當役使並從自便

一據存留人數各俵散隨州軍士依舊支給衣糧內有從合役至窳坐一切仍舊其餘年老殘疾人等雖是難任軍役矜其無歸並仰分付舊來養濟處所酌量振濟勿令別至凍餓  
一廢齊以前離背郎主被虜逃走人等若見在本鄉並與親戚團聚其郎主並不許讖認或有背夫逃走婦人准上施行祇據元將引去兒女卻行分付與父外有舊北來奴婢並妻子不在此限  
一齊國舊有宮人除劉豫貼身存留外其餘并聽自願出嫁或與親眷團聚若是無所歸投分付官觀養濟  
一內侍人等除摘留合用令看守宮禁人外並聽自願隨處住坐  
一現任大小職官並隨路押軍人員各不得侵奪民

利

一自來齊國非理廢罷大小職官並與改正敘用或有懷才抱德隱居山谷之人亦仰所在官司以禮聘召量才任用更或中聞內有才德絕倫者開坐姓名申覆以憑不次升擢

一古今聖賢墳墓祠廟並不得亂有損壞

一自有逃亡在江南人等不問是何名目若是歸投並免本罪仍加存恤

右下尚書省可照驗即同尚書省所奉到聖旨上件施行據劉豫已削去帝號降封蜀王并設置施行訖行臺尚書省各有所奉詔書別行降下外照到降封宣旨昨以建置齊國本圖靖難奈何不當天心至今未獲休息與其害於百姓不若負我一身致有今來變廢仰指揮到日即速徧牌曉諭官吏軍民僧道耆老人等仍於坊

公孫氏錄卷一

三

巷村寨多行粉壁告示威使體悉聖恩普濟之意及思多歲不獲(節)居歧望太平各安職業無或敢有二心兼照會到當日齊國本非自立凡官司所有句當無非本國公事其大小職官輒勿誤會妄生驚疑仍仰自今以後更切用心拊循百姓以保祿位各懷忠信仰順天意用答宸心亦當遵守宣旨厚加撫恤若是卻有執迷不從天道聽用浮言必當自貽刑戮仍仰至日立便改正廢齊阜昌年號為天會十五年一應州府縣鎮大小官員并勒依舊句當有所見今禁勘諸公事並續有詞訟及係官錢帛諸物文章並依前來體例如法理納收(節)不得其閒卻有住滯隱漏別致違礙錯失仰准此天會十五年十一月 日  
太子太保右都監開國公  
武平軍節度使左都監

左御上將軍

右金吾衛上將軍左監軍

皇叔右副元帥潘王

左副元帥魯國公

都元帥

帥

金虜廢齊後差除

一張孝純與銀青光祿大夫太子太傅開國公權行

臺尚書省左丞相

一契丹蕭保壽奴行臺右丞相

一女真溫敦師中行臺左丞

一燕人張通古行臺右丞

一契丹蕭哥太師戶部侍郎

一燕人張鈞禮部侍郎

一燕人王翬左司郎中

公孫氏錄卷一

四

燕人左瀛禮部侍郎

契丹耶律孝忠吏部侍郎

契丹蕭融刑部郎中

杜充子杜宗兵部郎中

被虜宗室趙子滌汴州總判

張叔夜子張仲熊光祿寺丞

偽齊右丞相張昂知孟州

偽齊左丞范恭知淄州

偽齊右丞李鄴知代州

偽齊戶部侍郎馮長(節)戶部尚書

偽齊吏部侍郎兼禮部鄭億年吏部尚書

偽齊戶部員外郎韓元英許昌節度使

女真完顏胡沙虎汴京留守

燕人蕭長壽奴汴京留守

燕人劉陶汴京同知留守

契丹韓睿為都城巡警使

偽齊司農寺丞周寔權同知副留守

偽齊河南監酒李儔汴京同知副留守

李成殿前太尉兼知許州

折可求依舊麟府路安撫使

孔彥舟步軍都指揮使兼知東平府

張中孚初廢豫授以節制五路兵馬今依舊涇原

安撫使

張中彥依舊秦鳳路安撫使

趙彬依舊環慶路安撫使

關師古召到京依舊熙河路安撫使

慕容隨召到京依舊知西京

王彥充知亳州

偽齊錄卷一

五

李世輔蔡州同知

趙榮依舊知宿州

李師雄馬軍都虞侯

王世忠步軍都虞侯

靳賽相州同知

趙四辰依舊南京副總管

劉光時召到京依舊北京副總管

鄭瓊依舊知拱州

徐文汴京總管府水軍都統制

偽齊殿前太尉許清臣懷州同知

偽齊南路留守翟倫滄州節度副使

劉豫進封曹王冊

門下嚴寶冊以進鴻名既俯從於眾欲布恩書以敷惠澤宜大渙於羣生眷予異姓之王夙有同寅之德肆班

明命爭告治朝蜀王劉豫敦大而直方高明而寬厚早

居南服以直言強諫聞於時頃在東州以知略英姿長

於眾八年享國一節事君審運會之有終識廢興之大

義視去位如脫履以還朝若登仙向之富國以強兵何

霸王之足道今也樂天而知命豈得喪之能移茲因慶

賞之行益永褒封之典昨以陶邱之壤易其井絡之封

於戲列土以建侯邦誓已堅於帶礪盡忠以蕃王室心

宜柄若丹青茂對龍光永綏福履可進封曹王食邑一

萬戶實一千戶仍令有司擇日備禮冊命主者施行

劉豫謝進封曹王表

禮成大冊澤霈普天特列進其封階不遐遺於舊物望

闕拜命闕門知恩云伏念臣昔仕季朝粗歷要宦昧

方枘圓鑿之理竭徒薪曲突之忠項氏將亡一范增而

不用周家既勝致箕子之來歸試有微能爰升大位辭

偽齊錄卷一

六

不獲已報將若何承積年殘毀之餘凡百事艱難已極

闕寇賊以至朝市披荆棘而勸耕桑應機投隙以傾挫

敵警損已便人以招集散徙亡履亡食必躬必親培廣

業以惟勤庶大恩之不玷俄知廢罷之議愈盡措畫之

心要先時成務於斯邦親後日受知於上國至聞混一

之意不待再三之言即隨使人往受宣命素所祇備復

何遲疑八年辛苦之經營兩手歡忻而分付帝號若釋

重負王爵有感洪恩自得清聞而北來未嘗徘徊而南

望久安僻地忽被改封洎捧讀於訓詞若恭聽於御語

温其如玉煖然如春星斗輝輝麗窈然之天道典謨渾

渾顯大哉之王言徹軫繫下之焦桐青黃溝中之斷木

光生懸罄之室榮長設羅之門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

奉三無仁均九有敬識百辟之享獨觀萬化之原有功

而必見知無罪而常善赦遂令窮悴得與褒嘉臣敢不

守靜致虛安時處順何以效涓埃之報惟不為名器之

差臣無任云

偽齊狀元羅誘上南征議

臣聞皇天厭亂所以開聖人也故必有不世出之英雄  
膺時撥亂以新寰海以息兆民陛下以積累之資出逢  
否運應天順人肇臨大寶網羅英俊以備天官其所以  
開基創業者至矣然未能混一區夏定宗廟萬世之策  
臣猶為陛下不取也比復覽聖詔旁求草澤求所以南  
征之議大抵皆碌碌之士詞意泛濫不能盡當世之務  
無以副明詔臣今為陛下妄言之臣嘗觀高祖起於匹  
夫劍斷白蛇口標赤幟獵販屠狗之輩率瘡痍亡命  
之夫兵不踰數萬西攻武關擊猛秦降王子嬰以定關  
中既徒封南鄭銳意東向復與項籍爭鋒巨細百戰使  
籍馬不停足卒斬東城五載而成帝業臣觀其所以興

偽齊錄卷一

七

者不過於高明果斷急擊勿失所以收成功向使高祖  
隱忍遲發將且為敗虜矣向何敢望天下哉況陛下據  
全齊之地挾猛鷲之師豪傑之士雲屯霧集與劉季君  
臣相去萬萬而趙氏兵窮力促國勢顛躓則又非猛秦  
項籍之可比此天亡之秋所以假手於陛下若不因機  
而取是乃養虎遺患將使復殖矣今陛下特隱忍不發  
者無乃惑於四議乎臣願為陛下決之其一則曰方以  
卑辭通舊主告以大金敦迫不得已之意隱結勇猛速  
求窮伐成即為君敗則不失為忠臣觀其猛弱坐而獲  
福真三王之舉也臣切薄之此雖三尺童子猶不可欺  
況彼為人主者哉陛下獨不畏張邦昌之禍乎此亦非  
面奉符璽退而復辟猶且為齋粉况又有甚焉者哉至  
今天下猶有為邦昌惜者獨臣以謂匹夫宜其殺身且  
成敗在決斷與其退避不若不為陛下果欲此議以通

舊主則邦昌之禍及矣南征非陛下不能也患不斷爾  
夫圖王不成其敗猶霸此可決者一也其二曰彼有強  
敵難塞之賂加以充兵坐食之費俟其凶荒兵老財匱  
然後可擊此又不然夫於越以蠻狄之資困於會稽反  
行成於吳金玉子女所以為賂者不可勝數然終以滅  
吳況宋之所保猶不下百郡西有三州之饒南有二廣  
之富增摘山之算倚煮海之利其以賂大金者不過歲  
時聘問講禮之幣而已休兵養士惟思所以保齊若不  
乘弊而擊待其羽翮之成提兵北顧則我齊一敗塗地  
則曰陛下所以王山東者以其閒得民心也若僉而從  
軍定失民望以臣觀之是不通時變腐儒之說也夫趙  
氏奄有神器垂二百年其於生靈德至渥也一旦猶且  
忘之况大齊姑息之恩哉且民心日夜望故主之來所

偽齊錄卷一

八

賴大金威惠國無異心使彼和議成將不我援則豪傑  
四起不待趙氏之兵而齊已誅矣且民何恤哉而金國  
之師所乞者再四蓋亦可慮也今幸許興師既無物以  
勞其來而又不為之佐則誰肯與盡心哉使萬一無敗  
可也或有不虞則我齊何以為計當因金師僉十州之  
民劫以征行使見其故主陵遲之甚堅心大齊不敢妄  
發又使趙氏不能退其兵而齊終得取天下此可決者  
三也其四則曰陛下親臨戎事國事孰委而元子以儲  
嗣之重亦不宜輕動臣請論之昔唐高祖龍飛太原開  
建國社皆太宗仗義而動問罪庸主躬親戎馬平一天  
下陛下縱未能親臨則莫若以元子行太宗故事躬率  
六師與民除亂使萬世之後尊陛下為齊高祖而元子  
為太宗如或不然則陛下傳之後而大臣皆宋之舊  
臣誰肯竭力以輔少主宜遣元子親行成此戡定之功



以結民心以服大臣庶幾得以我齊永祚傳於無窮此  
可決者四也四議既決而臣復有六擊之便今條陳之  
兩淮之廣膏腴千里實六朝控扼之地所以表護江浙  
而不可失者也而金陵之鎮古之重地前有長江之  
險環有大山之固得人以守之則雖窮年皓首而不可  
拔彼圖退保吳越略無意於此殊不知兩淮失金陵危  
吳越不可保矣此天所以遺陛下臣知其亡能爲也若  
遣兵先據兩淮振威滌泗掃蕩江浙乘隙拔金陵縱不  
能全圖則山東爲內地陛下可自安矣此地利失其守  
可擊者一也且國步多艱必圖賢相以輔庶幾救隕越  
而趙氏自播遷之後鉅公碩德隨已磨滅而所與謀事  
者不過六七輩呂頤浩橫議枉直夫大臣風兼有私門  
之癖雖有政事當爲利所移朱勝非雖老臣然守法具  
位怯於圖大事秦檜智小而謀大翟汝文才有餘而量

不足趙鼎雖大器然孤立在外進不容於朝至於范宗  
尹口尚乳臭驟然登庸言不顧行驕自貴起又無足道  
者是數子輩皆闖茸士非宰相才也况復互爲朋黨以  
相譏詆此入而彼出席不暇煖視政府如傳舍一旦有  
倉卒之憂其君惴惴於上百官泛泛於下無有任其責  
者此宰相非其人可擊者二也且國家亂尤注意在賢  
將彼用者第庸瑣劉光世雖持重而偏裨不長韓世忠  
有京西圯上之役不可以言勇至於張俊尸祿素餐坐  
與卒伍爭利徒能糜費太倉米是三子者曾無毛髮功  
僥主知起身行伍致位兩府之列挾不賞之疑懷藏弓  
之忌金珠子女玩嗜滿前驕奢淫佚以奪其志而各以  
權勢相向互構軍士結怨連隙未始少和欲使率先不  
其難哉此將驕而不和可擊者三也夫兵者國之爪牙  
弗戢將自焚彼自敗積之役士卒殆盡不過降烏合之

眾招饑悴之夫患生於驕縱罔所不至治之急則有合  
從之謀緩則生自橫之氣聞有邊事則各以妻稚爲念  
務得自傷覬覦而後行逡巡而畏縮飢餓一飽靡之不  
至此兵縱而不戢可擊者四也詩曰大宗維翰又曰宗  
子維城而天子者天下之大本也彼以開弱之資孤立  
在上既無宗室屏翰之固又失儲位嗣續之光閣寺竊  
權勢傾朝野豈不殆哉設有軍事孰與之謀此主孤而  
內危可擊者五也夫用兵之道財用爲先彼用兵以來  
藏無信宿之錢倉無閒日之粟兩浙之閒賦斂橫出官  
吏生姦民人怨望諸軍僥求之心猶且不已稍有警急  
不亡何待此兵窮而財匱可擊者六也且我無四議之  
惑彼有六擊之便是乃萬全之師取天下如反掌伏願  
陛下斷自聖衷確然不回必從臣議則天下幸甚臣謹  
上議 詔曰敕奉議郎羅誘朕自乘時創業實賴英又

當求賢孰爲賢者皇天助順錫我忠良卿克堅北面  
之心首建南征之議奇謀遠略灼見敵情輿論僉從皆  
所毗倚賜卿絹一百疋日下乘傳赴闕以缺登庸朕當  
親勒六軍式圖厥事果獲戡定樂與卿共之秋涼卿比  
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偽齊宰相張孝純上大宋書  
偽齊左僕射臣張孝純謹遣門人昌斧鉞露肝膽百拜  
上書起居於大宋皇帝陛下臣自念父祖相繼皆登膺  
仕一門萬石寵祿至厚臣事國家八十餘年臣不幸天  
與其禍未能盡節以宣臣子之心背德違義覆載不容  
然思屈其身聽命北面一亂臣豈臣所欲爲也臣自太  
原失所守殺而後降臣非不知死獨全節義之名然無  
益於國不亦笑爲故臣亦隱忍受辱於今十年早夜默  
默思有以報宗廟社稷者惟恐不至設使志未及遠謀

未及成萬世之下不過以臣爲逆則國家無損萬一上天鑒誠陰相其事俾臣志遂謀成誅僞命扶顛國致陛下於中興還兩宮於萬里則有利於國家故臣於一時死節有所不恤者蓋謂非口况臣處其政地致力匪艱所患二三舊人見利忘義背我宋涵養之恩堅僞齊叛逆之志論議之際卒成矛盾不能爲功其使臣鬱鬱於未能成事不敢通誠於陛下以雪其區區之忠有進士薛昂者因詣金國上書歸僞齊後以醜言訐劉豫大概令繫頸以組與大臣回闕下臣子之義雖死猶生或得以全其宗族若夫緩一時之誅忘終身之患他日受禽與妻子輩磔身東市悔無所及劉豫欲殺之以臣故得免召至門下者二年終不干其祿臣方知可以圖事以託腹心之謀比者劉豫爲大不道復有詭道將以傾陛下社稷事屬危切不可不聞臣謹取其尤可畏者盡

傳錄卷之二

十一

十事以成書使開行闕下速以進獻其如後  
一臣竊見僞齊侍御史盧載揚上議陳結南夷擾川廣之策大略謂陛下播遷假息吳越西失關陝之重兵東絕齊魯之傑賦荆湖屯大寇江浙防勁敵國已顛沛矣然而川廣交通寶貨雜遷又金銀木馬之貢香礬錦繒之利資其雄富未易隕越爲今之計莫若狀其利害表於金國大興海船各遣一价之使陳卑請之辭南通交趾結連溪洞諸酋長講智高之舊慣約二廣以分王侵掠其地西障三山俾財不入於二浙將窮且迫雖不加討亦將魚爛而亡矣臣讀之甚慄因該此義劉豫以謂不戰而屈人兵於上策乃從今年九月初四日遣齊州僞通判傅維允及募進士宋困等五十餘人并金人遣到毛都二十餘人具海船一十隻自登州乳山口航海前去結連溪洞及諸蠻

酋長及金人齎僞命廣王冊先入交趾事屬不測伏願陛下察臣肝膽速遣重臣鎮撫二廣懷德溪洞通情交趾覺察姦虞不勝至願

一臣見僞狀元羅誘所上南征議封事決僞齊四議之惑陳我宋六擊之便劉豫喜其策俾臣施行詔羅誘爲行軍謀主劉麟行唐太宗興義兵故事僉淄青曹濮登萊濰密徐沂等十州軍民計十五萬五千及遣詣金國乞援師意欲吞據兩淮窺伺金陵所有羅誘係海州人知兩淮金陵險阻地利其料敵機密等事悉載所陳南征議封事臣以道路艱阻恐致泄露不敢爲澈奏亦令所遣門人默誦畢詣行闕備錄聞上乞賜宣下宰臣審據其利害速加備禦

一臣竊見僞齊自四月五月七月三次往金國乞師金人以爲陛下遣使通和未宜起兵劉豫用羅誘謀以

傳錄卷之二

十二

謂大金恐失宋賂故不發兵因陳立淮王安東北之謀遣僞樞密盧偉卿詣大金議其事以誘其兵大略言陛下自大梁五遷皆失其土若假兵五萬下兩淮南逐五百里則吳越又將棄而失之貨財子女不求而得然後擇金國賢王或有德者依立齊王故事立爲淮王王盱眙以僞齊之師援淮南則山東唇齒之勢或成晏然無南顧之憂兩河又可知也冀青之地自古賦稱上上耕桑以時富庶可待宋之徵賂又何足以較其得失金以利運其心不知其詭率以渤海漢兒等五萬助之臣觀賊臣閒謀和好食息未嘗忘國家之心未知國家何以爲計精兵不過五萬其餘皆所僉淄青等軍民無益於戰陛下肅整神武堅志待敵慎勿退保庶幾兩淮不失賊臣不得遂志使金人失望知劉豫之詭則禍必及身矣所有行軍事勢

悉具於次

一臣竊見與金國太子議起兵事欲於十月興師取順昌入廬州渡淮徑犯和州以逼金陵餘軍都制置李成以謂所簽軍民皆出京東輸輓糧餉大段隔越又慮大宋軍馬遠自漢上襲我之背截其輜重誠為未便宜取沿汴直犯泗州渡淮以大軍控盱眙據其要津便其出入分兵取滁和揚三州大治舟楫西取采石宣化渡以攻金陵東取瓜州攻鎮江拔其城以軍大掠杭越令京東糧餉取淮揚宿遷臨淮經達泗州仍遣兵東下劫糧海麓庶全軍大利劉豫以李成素所經歷今從其計又謂李成得兩淮矯以金人欲令王淮之意以使之而李成亦有覬覦之心茲益陛下不可不防也又行軍謀主羅誘上議以謂人人之重地無必克之功若不利則我軍必還彼必襲我鮮有

傳齊錄卷一

不敗宜擇精兵進則遮其前退則殿其後亦可遣使一面和議息其軍心得其勢則極力以攻之不得其勢則以和而退必不我追回軍有名士氣不墜庶幾萬全劉豫亦從之更願防議和之詭詐堅討賊之誠心益振軍威取平凶黨臣不勝忻快之至

一臣竊見金人所用心腹之臣內外有婁宿字董以握兵權而潛篡逆之謀猛專征之志內外相疑各成朋黨而王芮王則與諸內職番官相府闖辣龍虎與諸統軍太子相附劉豫但結好於內而取惡於外殊不知所以援者也故三次乞師不許皆內外不相謀也自今年八月內李董乃盡率西京許穎等州援齊之師與闖辣合軍約二十餘萬前去分據關陝自來並力攻擊川陝益亦不援劉豫也京西諸州並無賊馬劉豫患之急遣人詣金國乞少留李董屯兵駐河南

等州免致漢上一帶軍馬侵襲金人令量行存留李董稱軍眾已行事既有成難以更改行下偽齊照會劉豫益懼遂用羅誘謀遣使命大軍乞到太原太子兵五萬謀撓淮南為少安之計其實恐陛下西顧也伏願陛下招謀謨大臣謀行間於內外守禦川陝先次分兵收復西京等州絕李董之糧道擣劉豫之巢穴則淮陝之兵不戰而解此臣區區之愚忠惟陛下裁擇焉

一臣竊見據密州草橋鎮沿海巡檢包德敦遣到海船統制徐文元任武經郎閤門宣贊舍人樞密院準備將領見管海船六十三隻統領官兵四千三百人自定海泛海前來深知海道沿路並無把隘可以徑犯兩浙江南等處盡到海道圖子開具陛下駐蹕停泊

傳齊錄卷一

軍馬虛實數目及小帖子稱說惟有范温宋穩統轄海船數十隻已得分撥海道委是別無準備願賜驅使劉豫喜其事於八月初四日作偽詔龍除徐文防禦使兼遙領萊州並以海船二十隻益其軍令犯通泰侯大軍淮南到日會合臣陰為陛下患之已先次令人陰責包德透漏事令於海道陰殺關中等匿其偽命詔敕及不發所益州船該船仍不許沿海引匿繼徐文官兵得到偽庭所有徐文見在鹽城縣外沙等海口擺泊實有所歸伏望陛下察其所為速賜措置無使盜賊以成大患

一臣竊見偽齊陰養游俠士等二十餘人皆燕趙齊魯之士有荆專聶豫之風賜府第以居之目之高義遇以非常之禮列於公卿之上人人思效死偽齊益厚之而不發臣雖處政地亦未測其謀然其間惟有王

闕關道張元英劾挺高勸董昌言仲虎數輩頗鯁介  
它皆泛泛不足以齒錄臣素與劾挺厚常陰與之交  
因詰其所謀之事則曰意在刺宋君也臣聞之流汗  
浹背深恐陛下未知不得為之備也一日劾挺謂曰  
相公知之乎臣曰不知挺曰有人自兩浙攜宋帝書  
來云酷好黃庭堅書東宮得之默然喜曰吾已得計  
矣近得庭堅墨迹廿餘本令導王等倣學務在精真  
其意何在不久與相執別矣臣深識其意方知賊臣  
欲造劾挺輩袖匕首微行二浙以庭堅書取媚於陛  
下將以肆其狂毒矣竊惟陛下法宮燕閒揮毫染翰  
豈真墨刻流傳以落賊臣之手使得忖度陛下鑒宜  
和之禍防烈士之姦作炳眇縣毋專好向其人聞有  
御書宜速斂而禁之祕於金縢之匱中及諭諸大臣  
力行備禦庶使姦賊挫志口尤不能為非而宗廟社

偽齊錄卷之

十五

稷有託臣雖事偽主其憂國之心如此惟睿慈鑒之  
一臣嘗謂箭幹膠膠丹漆與夫羽毛皮革筋角鉛鐵之  
屬此軍器之所資戎事之大利也自南北梗絕金人  
所患不能前往比年以來南海巨艘大舶首尾連屬  
過山東沿海州軍販賣者不可勝計而金人各於逐  
處置通貨場既且不擾又復誘之以重利此物多藏  
萬數浩澣製造兵器不便於賊臣重為陛下憂之未  
識國家何以不為禁有門人獻計於臣曰南北方物  
有無懋遷其利百倍法雖至死亦不可防加之海道  
深遠艱於覺鑿是彼不禁明矣如果欲陰為我之宋  
朝以獨此不為之計以詭金人使罷通貨場不行收  
買及以防姦細為名禁止海船此既不誘則彼自不  
來矣臣甚然之遂與定議以矯金人曰竊見所置通  
貨場交接海船我所得者不過羽毛等彼所獲者其

利百倍之則易彼無用之物反所以資彼利源然未  
必非大宋之謀如或不然儻有利於我彼其不為之  
禁者哉兼近來海船舶船其數甚多其間豈無探我  
之情者而所在口岸循舊為熟不加慮訪問南朝  
大宋皇帝治船久矣且暮乘風北濟不以為防則雖  
有羽毛皮革委積如山曾不足以濟敗劉豫懼深以  
為然急能通貨場禁止海船金人聞之隨亦繼罷南  
船多被虜掠比歲無有來者更願陛下於出產州軍  
嚴賜止絕及察臣所以用心雖死無恨  
一臣嘗於偽庭之上進用舊人不忘宋德者將與興事  
也日李鄴私訪臣曰天子不念我輩乎臣曰是何言  
也鄴曰獨不聞陸漸之禍乎素於國家不親職事被  
虜赴偽齊不受爵以逃歸猶且殺之矣況我輩乎臣  
勉之曰身服宋德辱於叛臣如能束身以歸雖死猶

偽齊錄卷之

十六

榮公何憾焉鄴曰死不敢愛但以醜惡之名終不盡  
雪耳方知李鄴有異心無復懷陛下矣臣已輕其權  
伏願陛下察諸陷投之臣及諸驅虜之士出於不得  
已咸使自新或能束身以歸願加寵異以收山東士  
心臣老矣死期將至非敢務自全之謀實恐陛下失  
天下之心山東官吏皆係舊人偽齊優寵至厚舍此  
臣未知其何心伏惟陛下察臣愚忠不勝至願  
一臣伏念河東河北之地皆以地深失援故至陷穢而  
山東之地金人立一亂臣收父老心隨亦逆平百姓  
非不知宋之民苟免屠戮以幸少安不得不然爾河  
東河北除太原真定其餘並用我宋官吏一州不過  
數百人懷驕攜貳易於翦滅宋軍但畏大鎮軍馬未  
敢與事而京東諸郡名雖屬偽齊其實權出金人兩  
路州皆以番官副之惟青州童哥太師鄆州蕭頤尤

爲凶熾臣爲陛下陰用黨人不忘宋德者以帥之青州以木榮鄆州以陳邦光其餘州縣長吏者皆陛下舊人及出城門下側目傾耳皆願王師之來羣爲內應以贖前非伏望陛下念無辜之赤子卹久辱之孤臣銳意故地提兵北顧則山東之地朝僞齊而暮爲宋矣所有山東民情及所收復山東之計臣門人薛昂深知利害乞賜宣問

右謹具如前伏念臣有心復楚常懷失國之包胥豈意事齊還類偷生之管仲加以犬馬之齒而逼桑榆之光深懼云亡不獲自盡敢以敵情之變輒通十事之端□□危表臣心腹伏願陛下貸其不死之咎許以自新之恩實就有人巨君可斬取平於新室卽伏罪於南陽伏望聖慈特垂睿察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書起居以聞臣孝純誠惶誠恐頓首頓首

僞齊錄卷下

貼黃臣自惟衰老累經僞廷乞還骸骨雖得能政而劉豫敦迫不許辭遜兼私得杜充李儔書以謂前日之約得公在庭則宋天下不勞而復如政事委之它人山東心腹官吏稍有遷除則大事失矣願公視事與宋圖之臣不免復領尙書事益爲陛下生靈而起實非取榮於僞齊也不知陛下察臣否臣不敢欺惟天鑒之

右僞齊錄二卷無撰人北盟會編以爲楊堯弼今從之書的系南宋高宗時人撰中有趙構注指斥御名四字可證此徐星伯先生治樸學齋鈔本訛錯尙多別無他本可校先以付梓江陰繆荃孫跋

1944  
1945  
1946  
1947  
1948  
1949  
1950  
1951  
1952  
1953  
1954  
1955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1966  
1967  
1968  
1969  
1970  
1971  
1972  
1973  
1974  
1975  
1976  
1977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1944

使

金

錄





使金錄

芋園叢書

宋程卓

嘉定四年九月二十八日有旨以朝散郎尚書刑部員外郎程卓假朝請大夫試工部尚書清化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一百戶賜紫金魚袋充賀金國正旦國信使忠州防禦使知大宗正事趙師昂假昭信軍承宣使左武衛上將軍天水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充賀金國正旦國信副使

十一月五日癸丑陛辭

使金錄

十一日己未出國門

二十四日壬申至盱眙軍

二十五日癸酉遣盱眙監軍客將往泗州探問先排已至

二十七日乙亥再問接伴使副繼至

二十八日丙子遣掌儀高宗愈等過淮傳銜繼同北書

表張震亨先排書表完顏速傳接伴使副各銜至盱

眙燕館使大中大夫尚書戶部郎中李希道副廣威

將軍東上閣門副使蒲察信從舊禮立飲書表三杯

而去

二十九日丁丑三節官屬先絕淮裝載禮物忽雨作候接伴使副至津亭卓等具冠裳登舟乘馬入亭內望拜如常儀次與希道信對揖升中庭酒三行分位少憩三節官屬與左先排完顏速右先排完顏南海互參使副各上馬對揖並行入泗州驛講私覲正泛送之禮傳示安止二更即登車微雪夜行六十里三十日戊寅晴早頓臨淮縣驛即行八十里至青陽鎮已二更

十二月一日己卯霜晴早頓虹縣沿汴河行八十里至

使金錄

靈壁縣驛宿至中途虞姬墓在道左護軍千戶及先

排等羣騎獵於曠野淺草中時獲獐兔夜行六十里

雪微作

二日庚辰早頓靜安鎮驛雪已白六十里至宿州永豐

驛在州治之側左有司候司右有司獄司自此數間

車夫以金虜用兵事或言有詔書離鞞已退或言猶

未退但是多用僉軍把阨其言不一所至車夫等又

言被官司科斂頗仍民間貧乏父子兄弟因僉軍久

不見面詞語怨嗟夜行四十五里

三日辛巳晴早頓蕪澤鎮四十五里至柳子鎮宿西望  
卽鳳凰山遇北使數車南上乃賀本朝正旦使也夜  
行六十里

四日壬午陰早頓永城縣七十里至會亭鎮宿寒甚將  
晚雪作夜行四十五里

五日癸未早頓穀熟縣四十五里至南京今改爲歸德  
州未入城過雷萬春墓環以小橋榜曰忠勇雷公之  
墓入陽熙門至睢陽驛左有隆興寺乃高宗皇帝卽  
位之所夜行六十里

使金錄

三

六日甲申晴早頓甯陵縣入永甯驛今改爲長甯六十  
里至拱州宿今改爲睢州夜行六十里

七日乙酉晴早頓雍邱縣今改爲杞縣六十里至陳留  
縣宿過皇桑及伊尹村村人多伊姓墓在空桑北一  
里許有碑埃刻云湯相伊公之墓相傳墓左右生棘  
皆直如矢縣驛甚壯云是張邦昌所居有留侯廟第  
王原叔諸家考子房所封乃彭城留城非陳留也自  
宋武下教修復時其失久矣夜行四十五里

八日丙戌晴黎明至東京門外卓等率三節官屬皆朝

服同接伴李希道等並馬入安利門過儲祥宮賓驢  
門過大相國寺寺榜乃祐陵御書路南轉有市井羌  
盛羣雜聚觀或以手拍額宿會通館

九日丁亥晴在館接伴遣書表張震亨借私覲正泛送  
至真定之數照例從之傳得北人二十九日詔書其  
中云爰自山西及於畿甸掠奪財畜憑陵室廬中都  
西京路及滄州今年稅賦並行減免其承應人自言  
韃靼方畧退約春初大相打言戰

十日戊子晴賜酒果及宴內使閤門祇候唐括元佐押

使金錄

四

宴中奉太夫沁南軍節度使兼懷州管内觀察使提  
舉河防常平倉事護軍彭城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  
食實封一百戶劉思誼卓等已時過位行禮受酒果  
赴宴如常儀夜行四十五里暴風大作飛沙蔽空  
十一日己丑陰風益甚車多弊漸并以前至敦橋鎮早  
頓四十五里至陽武縣宿夜行三十五里

十二日庚寅晴早頓延津縣卽舊酸棗縣也三十里至  
黃河先過一小河亦有小橋至黃河浮橋名天漢橋  
用九十六巨舟一舟十碇每六舟一鋪有人居守設

幙次於其側伺候欲從例下車祭河李希道傳示不  
必遂委都轄投文祭於橋中文曰猗歟靈河肇源自  
天四瀆宗之榮光發焉我宋秩祀垂二百年今暫隔  
壤時祭靡愆使節修聘車徒翩翩必涉於河言往言  
旋或乘輿梁或履冰堅惟神昭鑒受職如前尙饗過  
河畢風作四十里至衛州淇澤驛驛望見譙樓題河  
平軍驛前被甲而立者內見一人卽荷擔之夫乃知  
官兵北征擔夫通用也三更行四十五里自河以北  
車夫走乏屢僉民兵其數尤多於河南加之科斂芻粟

使金錄

五

民間罄竭肆言無忌沿途承應人無非市戶隨行騎  
士亦無官中卒馬所至率驅市戶爲之

十三日辛卯晴早頓衛縣卽望見太行山直至燕京山  
常在目峻拔綿亘是爲地脊縣市書壁云征軍逃亾  
五日不出者死停藏之家科以流罪自過淮每傳聞  
金人爲韃靼攻掠直抵城下前此屢戰皆北兵多潰  
散七十里至湯陰縣未至縣過伏道遙望扁鵲墓相  
傳墓上土可療病禱而求之或得小圓如丹藥夜行  
四十里

十四日壬辰晴早頓相州安陽驛今爲彰德府城中印  
榜條理交易三貫以上並用交鈔如違斷徒追賞注  
云罪止徒二年賞錢五十貫市中有秦樓翠樓北過  
漳河愿曹操講武城周遭十數里鑿城爲路外卽其  
疑塚金人嘗增封之六十里至磁州將入城過滏陽  
河有石橋如趙州式酒亦以滏陽春爲名驛左顯應  
觀崔府君廟君曾爲尹三日民以忠正祠之高宗爲  
王尙書雲迫以使虜磁人擊斃王雲高宗欲退無馬  
可乘神人扶馬載之南渡河今立祠西湖卓等夜率

使金錄

六

三節官屬望拜禱於神護往來夜行六十里

十五日癸巳晴早頓邯鄲縣趙故都也卽昔人黃梁夢  
之所文帝謹夫人縣人也出北門望見叢臺在古今  
爲鬻酒之所縣北道上有鍾呂之祠四十五里至臨  
洛鎮宿屬洛州軍夫云洛州弔橋塞路以防韃靼夜  
行三十五里至沙河縣換驢夫又行二十五里  
十六日甲午晴早頓邢州邢臺驛號安國軍卽信德府  
呂洞賓之故鄉過索水梁園四十五里至內邱縣宿  
內邱有梨爲天下第一棗林綿互磁邢石灰色黑微

有焰夜行六十里

十七日乙未晴早頓柏鄉縣彭川驛唐志載堯山即古柏仁或以此柏鄉爲柏仁鄉行二十里許光武廟在道旁壁繪二十八將皆左衽廟前二石人腰斷俗傳光武經過過道上人問途不應以龍輝劍斬之大小石碑二其一後漢光武皇帝廟記一云重修光武廟記有詩二首刻於廟門之外一云廟謀開有漢帝業肇蕪蕪灑落君臣契艱危宗廟圖山川扶鄗邑日月拱東都社稷千秋里風雲四達衢北風吹雨雪西日

使金錄

七

翳桑榆舊物遺翁仲荒祠老祝巫宗臣遺像在時有鼠銜鬚一云賊莽中斷漢真人應赤符皇天書令節日月映庭隅河北心潛順關中政已無乾坤開景運將帥贊雄圖經畧規模大推扶意氣麗車回薊都急兵合冀城孤東漢中興主南陽舊酒徒功名俱已往日月易云徂廟古丹青剝祠荒草棘蕪空餘二翁仲寂寞下庭隅循例下車觀瞻卓等炷香而行旋過王郎城次過趙州石橋晚宿趙州今改爲沃州夜行四十五里

十八日丙申晴早頓樂城縣極蕭條蘇黃門轍墓尙存縣治之側三十五里至滹沱河河頗闊薄冰亦有渡船在側又五里宿於真定府南門外驛車夫等云韃靼欲攘真定已逾五臺山相去百二十里車弊修車木工云此間官司不覩是一應工役自備工食及合用竹木等費子孫不敢世其業我南朝愛民不如此十九日丁酉晴在館接伴使之廝役謬傳恐留十日即回程晚飛雪數片即止

使金錄

八

烈德剛押宴正奉大夫安國軍節度使兼邢州管內觀察使護軍汾陽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一百戶賜紫金魚袋郭解已時卓等赴宴見舞高平曲他處盡變虜樂惟真定有京師舊樂工故也二十一日己亥晴風早頓新樂縣派水驛四十五里至中山府入昭化門至驛蘇文忠軾昔帥此郡作松醪賦金人以碑刻相遺聞有祠堂在府學學在化源坊夜行五十五里

二十二日庚子晴早頓慶都縣舊望都縣也縣人多變

東接唐縣病瘵者眾形氣相傳如此七十里至保州  
入雞川門宿金臺驛城池高深望見譙樓大書順天  
軍廳梁題云大定二十年護國上將軍順天軍節度  
使兼保州觀察使開國侯太子立重修夜行四十五  
里

二十三日辛丑晴早頓安肅軍梁臺驛前軍學碑尙  
存舊梁門之城今惟一城由北門卽出塞路可容數  
車方軌二十里過白溝河昔與遼人分界又十里過  
大白溝河亦名巨馬河二十里宿定興縣巨川驛定

使金錄

九

興舊黃村金人爲縣接待使副及監察到驛相與  
言曰此處正秋間南朝賀生辰使回歸之地我家是  
時極不好今且喜將至涿州四更過灰洞掌儀黃昌  
嗣以病歿於車中夜行五里

二十四日壬寅晴早頓至涿州范陽驛從例留一日牒  
接待使副爲黃掌儀治喪致賻禮絹布各二十五疋  
茶毗之於西城

二十五日癸卯立春晴尙在涿州傳宣撫問內使中衛  
大夫孫公弼夜行六十里

二十六日甲辰陰早頓良鄉縣賜銀合湯藥內使中衛  
大夫師憲良鄉爲韃靼殘毀惟存驛在城外

二十七日乙巳陰大風拂明至恩華館同三節官屬下  
車朝服偕接待行馬入館分位傳館伴名銜正使嘉  
議大夫尙書吏部侍郎張仲仁副使定遠大將軍少  
府少監完顏良弼互展參見之禮次同館伴酒三行  
與接待李希道蒲察信別復分位傳賜果內使閤門  
祇候烏古論正臣賜宴內使兀朮答守道令就館伴  
正使押宴禮畢並馬逶迤行墟墓間多十餘里初非

使金錄

十

尋常使人所經之路始達城門入豐宜門過奪玉橋  
入宣陽門卽西轉過文樓側入會同館分位傳宣撫  
問內使閤門祇候高希愈自此日供牲餼

二十八日丙午晴交禮物賜酒果內使閤門祇候姚里  
鐸習儀閤副武德將軍東上閤門副使移刺居寬  
二十九日丁未晴平明同官屬與館伴上馬自右文樓  
過馳道轉左武樓行千步廊紫茸青茸軍分立廊外  
望應天門百餘步下馬行轉自東過登聞鼓院壞漏  
甚入左腋門穿敷德門東宮在左又入會通門宣明

門東有集禧門次西入左嘉會門過宣明門至右嘉會門側入慈沙次待班客省從例酒三行上中節一杯少俟催班閣副引至宣明門捧國書入仁政門立甚久俟其百官朝退次引西夏人使朝陳禮物馬數十疋珠布之屬禮畢方引見卓等於仁政殿進書以次如常禮自仁政宣明門右出拜受衣帶歸位少憩綠衣人引三節官屬入見出受賜衣帶閣使再引卓等入殿下謝賜衣帶復位而出虜庭宮闕侈甚乃煬王亮所作自館至殿皆甲士排立每過一門對立二十

使金錄

十一

人阜衣持弓鞞刀入宣明門內有紅金花袍帽八人為列後七人青花袍帽共二十行對立三百人意其衛士之屬也殿下兩行若行門之類衣紫衫裏帽金帶腰弓箭執長骨朶三十餘人對殿而立殿上亦有被甲弓箭分左右立歸館赴宴押伴奉國上將軍左宣徽使張衍

三十日戊申晴賜酒果內使閣門祇候紇石烈德暉賜宴內使閣門祇候蒲察溫押宴昭毅大將軍太府監張釋夜館伴送錫盤

嘉定五年正月一日巳酉晴寒甚未明卓等率官屬就館設香案望南闕先遙拜訖同館伴上馬馳道柳木皆凝霜如積雪至如前下馬處步入應天門其門有五由東偏入幕次閣使置酒如前訖引班自左翔龍門過太宴殿門右月華門入門內山棚名元慶其下左右各障以錦為路通行引棚之索未結各縛為絛獅子凡二十棚前翦絛為花數十株又以絛為金獅玉象各一徒聞用此為美立班拜訖陞殿坐於西南隅酒五行再宣勸三節官屬皆坐於東廊廣祐樓之

使金錄

三

北禮畢歸館

二日庚戌晴在館承應人言燕京粟直每石十千足軍兵合給月米每石折錢一千僅得時直十之一而已三日辛亥陰烈寒卓等入赴宴初儀如賀正之禮酒五行出就幕次再入座又酒四行畢歸館賜分食內使閣門祇候曹居敬賜酒果內使閣門祇候紇石烈德剛行禮如常

四日壬子陰場生餼內使閣門祇候烏古論正臣賜酒果內使閣門祇候兀朮答守道隨例有射弓宴內使

閤門祇候李賀押宴伴射昭勇大將軍殿前右衛將軍完顏守榮自午初射伴射連不中副使師昂先中的次館伴副使完顏良弼中角花卓繼中角花其次館伴正使張仲仁及伴射完顏守榮方中師昂凡射中挽九十七卓射中挽二十一射至黃昏屬傳示禮成請止伴射迫晚不肯已再乞勉射一次師昂連中的虜人至是皆脫箭再分位換朝服赴宴禮畢

五日癸丑陰風大作寒甚朝辭受國書出就館賜酒五行押伴鎮國上將軍右宣徽使趙瑑

使金錄

三

六日甲寅晴卓等同三節官屬已午間出門再由墟墓以行乃聞舊路近西南門外方遭殘修葺未就恐本朝人使見之迂迴以避之也至思華館大風復作賜酒果內使閤門祇候完顏惟真賜宴內使閤門祇候賈欣押宴昭勇大將軍尙書工部侍郎徒單琳與館伴相別送伴乞借盡回程正泛送禮私覲禮物宴罷登車風沙尤甚過盧溝河石橋長九十丈每橋柱刻獅子象凡數百所謂天上人間無比此橋夜方至良鄉縣少憩卽過琉璃河又名劉奈河

七日乙卯晴早頓涿州州治在北城驛在南城晚宿定興縣

八日丙辰霜晴早頓安肅軍晚至保州宿見保之人煙頗繁

九日丁巳晴色甚佳早頓慶都縣晚宿中山府

十日戊午晴早頓新樂縣晚宿真定府途中遇羌諸路人丁往添築燕城無日不見運糧草軍往來牛馬或斃卽載軍中車夫怨言征取之擾自常賦外有日和糴又曰初借前途言者亦如是

使金錄

四

十一日己未晴風作在真定府賜酒果內使閤門祇候孫安民押宴通奉大夫橫海軍節度使兼滄州管內觀察使提舉常平倉事護軍金源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一百戶溫迪罕二十赴宴如常儀

十二日庚申晴早頓欒城縣過小遇河至趙州北門亦一石橋水極清駛

十三日辛酉霜晴早頓柏鄉縣午至沙河道左唐山卽堯山也金國諱宗堯改爲唐山下有放勛廟宿內邱縣

十四日壬戌晴早頓邢州午至沙河縣換驢夫過邢沙河亦名白沙河沙可碾五宿臨洛鎮市中有燈未燃問之以人使在館

十五日癸亥晴未曉至邯鄲縣早頓過藺相如墓晚至磁州北門城壕內兩舟網魚驛中紙燈十餘盞甚草草

十六日甲子晴早頓相州市中紙燈差勝磁州過羗里城文王廟晚宿湯陰縣

十七日乙丑晴早頓衛縣晚宿衛州將至城過比干墓

使金錄

五

有碑云忠孝比干之墓紂墓亦在衛河之東驛中人云去冬十二月二十八日雪一尺五寸夜渡黃河聞掃兵提鈴唱聲督守浮橋人岸水甚遠

十八日丙寅晴早頓延津縣晚宿陽武縣

十九日丁卯四更微雨至郭橋鎮未明午後過牟陀岡

瓦窑千餘昔燒龍鳳磚者今半墮毀至城外更衣亭

卓等率三節官屬朝服乘馬與李希道等並馬入順

義門即俗名固子門也循龍德宮牆入五虎門經建

隆觀鷓鴣橋望見丹鳳門過蔡河橋太學武學在館

驛行路左右入會通館

二十日戊辰在館分三節官屬銀絹

二十一日己巳晴賜酒果內使閤門祇候胥革押宴通

奉大夫河平軍節度使兼衛州管內觀察使護軍江

夏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一百戶黃震赴宴

罷五更方行

二十二日庚午早頓陳留縣循例在館一日夜行三

十里

二十三日辛未晴早頓杞縣晚宿睢州

使金錄

六

二十四日壬申霜晴早頓甯陵縣將至南京北門外過

張巡許遠廟世稱雙廟南京人稱雙王廟晚入館宿

照例牒送伴所附牒盱眙軍報平安及二月初一日

過界

二十五日癸酉晴早頓穀熟縣午至沙岡換驢夫晚宿

會亭鎮自此以北往來皆闕雨麥苗如針絕無秀潤

二十六日甲戌晴早頓永城縣晚宿柳子鎮微雨

二十七日乙亥晴早頓蘄澤鎮知賀本朝正旦虜使昨

夜回去至此晚宿宿州驛承應人問方王二奉使今



安在指方信孺王柟也答以皆仕於朝問者復云王奉使甚舌辨

二十八日丙子晴早頓靜安鎮晚宿靈壁縣夜微雨

二十九日丁丑晴早頓虹縣晚至青陽鎮欲趁初一日絕淮每車加二牛挽行

二月一日戊寅晴四更至臨淮縣卽行途中泥淖方知前數日有大雨北去皆無之到此小麥滿野向北俱久旱望見龜山塔午後至泗州驛少憩與送伴使副便服三節官屬皆乘馬出泗州城至淮河畔津亭三

使金錄

七

杯互展別禮三節與送伴各出裝船送伴同乘馬至淮河送卓等登舟各相揖解纜繼達盱眙軍其李希道等往還絕不交一談無可紀述彼意蓋欲掩匿國中擾攘故默默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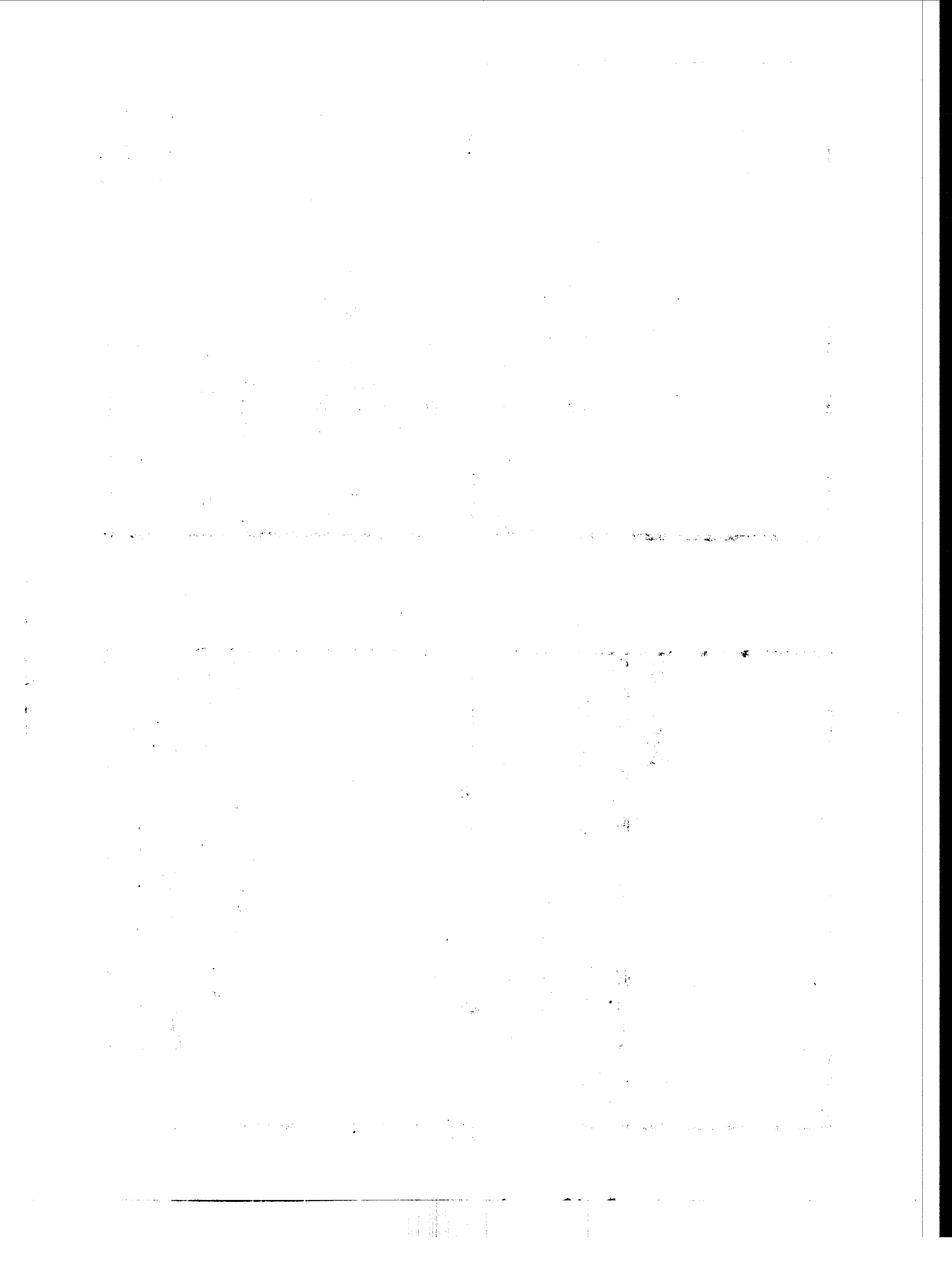
使金錄終

宋人行役多爲日錄以記其經歷之詳其閒道里之遐邇郡邑之更革有可槩見而舉山川攷古蹟傳時事在博洽者不爲無助焉故余每喜觀之若程正惠公之使金錄其一也 庚戌夏五錄置少城茅齋中因題簡末

使金錄

六

使金錄一卷枚菴先生原本行役記載必詳如放翁入蜀記出蜀記皆有成書宋人著作無不筆之於書我國家漁洋先生有皇華紀聞亦彷彿其意而作也因今僧在觀鈔錄存之時乾隆壬子九月重九燈下根石披覽偶綴數字於後



中興政  
要

光緒甲午

楊守敬題

*[Faint, illegible text covering the majority of the page, possib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御將帥

怒劉光世不受杜充節制

建炎三年閏八月丁亥以右僕射呂頤浩為左僕射杜充為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御營使上詔諸將問移陣之地張俊辛企宗勸上徑之潭州世忠後至曰已失柯北山東若又棄江淮更有何地上乃令內侍揮三人就都堂商議戊子宰執入奏上曰昨世忠欲往吳越吳越則我可以戰俊企宗不敢戰故欲避於湖南遂引兵

中興政要

振翰堂叢書

商議朕自聞遠避之說怫鬱不平至晚不食朕嘗思金人所恃者騎耳浙西水鄉騎雖眾不得騁也人心安定吳越可居人心動搖雖至川廣恐舟中皆敵國又曰張守請留杜充守建康頤浩曰臣等與韓世忠議亦如此上曰善遂決吳越之行令世忠守鎮江劉光世守太平及池州自餘諸將分守沿江詔杜充兼江淮宣撫使領行營之眾十餘萬以節制諸將江東宣撫使劉光世江浙制置使韓世忠各持重兵畏杜充嚴峻論說紛紛光世見駐軍江州乞不受杜充節制上怒曰豈容如此跋扈遂詔充除相出自朕意令盡護諸將光世如尙敢

違當真之法光世乃即時渡江世忠移屯江陰軍常州境上臣龍升之釋曰劉光世欲不受杜充節制而高宗皇帝震怒曰豈容如此跋扈如尙敢違當真之法光世即時渡江韓世忠亦移屯江陰臣竊謂國家中興所以遠過江左之晉者此其一事也蓋以禮為國而朝廷尊以法明分而體統正且晉非無將帥之才始焉有微勞而上不見知則疾視之念生有私隙而上不能平測相屠之禍起未必懷顧望而相疑則人莫有固志既知其難制而復用則授之柄而不易回弱而不能制則國體日以傾驕而不能制則過惡日以肆若陶侃蘇峻桓溫之流使恩足以結之明足以服之威足以震之方略足以駕馭之命令足以奔走之孰非可用之將帥哉其忠義不回而有志莫遂者則為慷慨受害之劉琨雍丘憂憤之祖逖使羣兇得以致行中州懷逆不敢發者得以肆志有爪牙而不善用其禍可勝痛哉方高宗怒光世之時大業雖中興而醜虜之勢方強人心雖同戴而威令未大振諸將雖稍奮迅而亦未有立大功者天威一震紀律赫張雖杜充不克有濟而諸將自此爭先用命矣夫惟洞鑒張俊辛企宗不敢戰之情而駐蹕吳越以安定人心重盡護諸將之權而即時渡江移屯者莫敢

中興政要

振翰堂叢書

逗撓不用命明明廟謨剋剋雄斷高宗有焉

趙鼎請切責韓世忠逐連南夫

建炎三年時以華藏寺為建康府治而江浙制置使韓世忠權住蔣山詔世忠候建康府移保寧宮即聽居華藏保寧有先朝房院尚在守臣連南夫未及遷而世忠逼其骨肉狼狽出寺於是殿中侍御史趙鼎言世忠躬率使臣排闥而入逐天子之京尹此而可為則無不可為者矣南夫治郡緩不及事願先罷之然後降詔切責世忠仍治其使臣之先人者此為兩得止探嘉靖且日唐肅宗興靈武諸事草創得一李勉然後知朝廷尊

中興政要

三 辰綺堂叢書

今朕得卿無媿昔人矣於是諸將帖然畏服亦罷南夫以兵部侍郎湯東野然光世尙遷延未行外議憤之伏望睿慈趣使赴鎮江府措畫防守以副藩屏之寄詔確章示光世

廷式案以兵部侍郎以下不關前事永樂大典原文如此此當時校勘之疏也

又案兵部侍郎湯東野下脫兼知建康府五字然光世以下當在以黎確章示劉光世條

御韓世忠獻馬而特與請給得御將之道

九月上日前日韓世忠進馬一匹高五尺一寸云非人臣所敢乘朕答以九重之中未嘗出入何所用之

自留為出戰之備世忠夫人積下請給三省檢會近有旨特支隆祐皇太后殿積下供奉物餘人不得援例繼有賢妃位亦乞勸請已降旨不給上日朕妃嬪所請可以不以給如將帥朕所委用當厚恤其家可特支與

責張俊未立功

紹興元年正月神武右軍都統制江南路招討使張俊改江淮招討使俊入辭上因詔俊今日諸將獨汝未嘗立功俊曰臣何為無功上日如韓世忠擒苗傅劉正彥則功績顯著卿殆不如俊恐悚承命

繫年要錄

平大將辟小吏以陰與省吏相連而止

中興政要

四 辰綺堂叢書

二年四月神武前軍統制王瓊奏起復單知微准備使喚臣僚言知微乃尙書省都事單知彰之親兄異時有言瓊用知微交關省闕刺取事機者何以自解朝廷遂從而與之不得不一言也昔郭子儀在邠州嘗奏除一州縣官不報子儀謂僚佐日自兵興以來方鎮武臣跋扈凡有所求朝廷常委曲從之此無他乃疑之也瓊瑛在蒲有所論奏不從亦私喜日上不疑我陛下待五三大將豈可不如唐之待子儀與瑛乎詔單知微起復指揮更不施行

論韓世忠以光武平賈寇之隙

四年五月進呈韓世忠奏乞差劉光弼充本軍統兵官  
上謂輔臣曰茲事未便光弼必光世之家恐光世疑也  
光世弟光烈與世忠之兄世良皆帶御器械光烈近召  
世良世良峻拒之昨世忠語及此朕諭之曰世良等內  
諸司耳設有不和罷其一可也至如大將國家利害所  
繫漢賈復寇恂以私憤幾欲交兵光武一言分之即結  
友而去卿與光世不睦議者皆謂朝廷失駕馭之術朕  
甚愧之世忠頓首曰敢不奉詔他日見光世當負荆以  
謝五年正月十日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相繼入覲朕嘉  
其卻敵之功賜賚甚厚朕服御之物有可予者亦予之  
光世等拜賜感泣皆曰願身先士卒圖復中原以報朕  
觀自古帝王待遇將士未嘗不以恩結蒯徹說韓信背  
漢王曰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從吾得至於此夫  
人深信我背之不祥蓋待遇既厚則責望必深光世等  
必須有以自効趙鼎曰臣等聞光世等蒙陛下待遇異  
常皆感激思奮爭欲立功此社稷之幸劉光世韓世忠  
張俊朝辭趙鼎張浚沈與求胡松年侍立上命光世等  
陞殿以次立上謂光世等曰敵人南侵諸名酋皆在其  
中蓋有吞噬江浙之意賴卿等戮力扞蔽卒伐奸謀使  
其失利而去朕甚嘉之鼎曰臣聞降虜程師回言逆臣

劉豫給虜人云光世世忠比失驩虜至淮甸異所聞其  
氣已沮矣上曰有告朕光世世忠坐小嫌意不釋然者  
朕知其決無者也烈士當以意義相許先國家之急而  
後私讎小嫌何足校昔寇恂戮賈復部將復以爲恥深  
銜之光武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今日朕分之於  
是並坐極軟共車同出結友而去光世世忠縱有睚眦  
今日朕爲分之宜釋前憾結驩如初光世世忠感泣再  
拜且曰臣等頃過聽嘗有違言至安國家不敢分彼此  
況今已相好無他矣乃煩君父誦飭丁寧臣等惶懼無  
所容敢不奉詔鼎等頓首賀上曰將帥和社稷之福也  
飭內侍出內金盤尊竿賜光世世忠俊酒一行光世等  
飲之取以所飲器賜之陛辭而退與求曰將軍國之爪牙  
推轂授帥則聞之矣天子御坐賜之卮酒而親勸之未之  
前聞其禮甚重臣聞英宗皇帝待遇司馬光嘗有是賜  
其後淵聖皇帝用李綱實踵行之光世等乃蒙恩寵光  
榮如此必思所以圖報上曰光世等忠誠許國必能爲  
朕掃平僭亂克復疆土臣升之釋曰景德澶淵之役射  
殺撻覽虜人畏威而退眞宗幸北寨勞軍宴從臣於行  
宮後苑西亭賜大帥李繼隆石保吉襲金帶鞍馬仍舉  
酒以屬之繼隆等引滿因拜而言曰契丹無言犯塞蓋

將相非才致勞陛下親駕戎路冒犯霜霰許其修好以安民息戰臣等無以展其尺寸之効上日今其畏威服義息戰安民甚慰朕懷亦卿等之力也於是保吉進曰受命禦寇則上稟宸略至侵突之際布列行陣指授方略皆出於繼隆繼隆曰契丹敗獲出自聖謀然宣力用心躬率將士臣不如保吉上曰將帥如此協和共圖勦績軍旅之事朕復何憂於是盡歡而罷呂源釋其事謂今連失數路賊據中原將帥罔功受賞曾不愧於繼隆保吉之徒加以更相詆誣莫非忌嫉又非如繼隆保吉互推善如此而欲國威稍振漸復古疆臣雖至愚未敢

中興政要

七

振綺堂叢書

以歲月期也願陛下深監祖宗舊事力早圖之使無噬臍之悔源之所指將帥詆誣忌嫉豈非爲劉光世輩發乎蓋怯於公戰勇於私鬪始因小嫌遂成大釁者武夫之常態向非高宗灼見諸將之情結之以恩震之以威服之以區處得宜援光武平賈寇之隙以消弭其私相憤憾不平之氣豈不誤國家大事尙望其成大功也哉

御將當略細務治事大體重者

九月上日諸大將固當奉法循理然細務末節可略而不問若事大體重係國家利害者不可不治也

御韓世忠進貢口味責以立功

十二月進呈沿江諸將奏報至上曰韓世忠近以鯁魚鮮來進朕戒之曰朕艱難之際不厭菲食卿當立功報朕至於進貢口味非愛君之實也已卻之沈與求曰陛下示好惡如此諸將敢不用命世忠能平劉豫父子釋致行關之下大正典刑而分醢諸侯此乃足以報陛下喜諸將知尊朝廷猶以審重命令爲戒

中興政要

八

振綺堂叢書

十二月趙鼎奏比張浚遣使臣來云諸大將每得金字牌文字踊躍奔命無敢不虔尊朝廷如此皆陛下恩信有以結其心故艱危之際不敢少懈上曰諸將奉命恪恭固是美事然朝廷出號令亦不可不審重使其得之若降自雲霄之上其誰敢慢易乎

答韓世忠虜遁不足喜諸將不懼敵爲喜

五年正月上日韓世忠入覲奏云虜騎遁去陛下必喜朕謂世忠曰此不足喜若恢復中原還二聖乃可喜爾然亦有可喜非謂虜退也爲卿等將士賈勇爭先非復昔時懼敵之比所喜蓋在此也趙鼎等曰陛下誠得駕馭將帥之道

張絢論楊沂中運怪石

五月殿中侍御史張絢入對時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遣士卒運怪石置之太平樓酒肆絢遇諸途奏言今邊



境多虞百姓艱食陛下且卑宮菲食焦勞於上一花一石屏去不顧奈何中軍不能體聖意乃敢公然運有以爲酒肆游觀之美此風漸不可長兼臣近見村民多取花株竹栽街市貨賣若不嚴加止絕亦有棄本逐末之患欲望體問運石因依重加行遣仍乞下臨安府禁止貨賣花竹庶幾陛下勤儉之德不待家至戶曉而修秦之俗一變而爲樸素實艱難之先務詔禁止沂中

繫年要錄○廷式案末四字當有誤刪芥案坐下列漏一語字

貴張俊不聽行府命而以楊沂中助韓世忠

六年二月張浚謀渡淮北向惟倚韓世忠爲用世忠辭

中興政要

九

張綸堂叢書

以兵少欲擴張俊之將趙密爲助浚以行府檄俊俊拒之謂世忠有見吞之意浚奏乞降聖旨而俊亦稟於朝趙鼎白上曰浚以宰相督諸軍若號令不行何以舉事俊亦不可拒乃責俊當聽行府命不應尙稟於朝時議者以爲得體浚終以俊不肯分軍爲患鼎謂浚曰世忠所欲者趙密爾今楊沂中武勇不減於密而所統乃御前軍誰敢覬覦當令沂中助世忠卻發密入衛俊尙敢爲辭邪浚曰此上策也不能及

繫年要錄

喜諸將知尊朝廷因論司馬光通鑑名分之說

十一月岳飛奏依奉處分往江州屯駐上曰淮西既無

事飛不須更來趙鼎曰此有以見諸將知尊朝廷爲可喜也司馬光作通鑑首論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以謂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何謂分紀綱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又曰貴以臨賤賤以事貴上之使下猶心腹之運手足根本之制枝葉下之事上猶手足之衛心腹枝葉之庇根本光之措意深矣有國家者當以此爲先務也

胡世將請以親筆戒楊沂中者風厲諸將

七年五月上謂秦檜曰治天下須恩威賞罰並行若有

恩而無威有賞而無罰何以爲治朕自卽位以來未嘗

中興政要

十

張綸堂叢書

以私怒降一人之官所以言此者蓋姑息之風不可長也楊沂中朕常日撫之過於子弟去年淮西有警朕親筆戒之若不便進當行軍法沂中震恐承命遂以成功給事中胡世將請因以風示諸將

繫年要錄

戒諭岳飛感激

七月上曰昨日岳飛遣其屬官王敏求來奏事委曲感恩曰非官家終始保全何以有今日蓋飛臨行時朕分明諭之云前日奏陳輕率朕實不怒卿若怒卿則必有行遣太祖所謂若犯吾法唯有劍耳所以復令卿典軍任卿以恢復之事者可以知朕無怒卿之意也飛得朕

語習中無疑慮故如此感激張俊奏陛下御將之道可謂有餘矣

張俊羨劉光世閑適論以數語皇恐感激

十一月上日昨日張俊入對論及劉光世解罷軍政閑居自適俊有登仙之歎朕不樂其語因諭之曰卿初見朕何官曰修武郎曰是時家資如何曰貧甚嘗從陛下求戰袍以禦寒朕曰今日遺極富溢何所自卿曰昔陛下所賜朕曰卿既如此宜思自効而有羨於光世何耶俊皇恐頓首至於流兼知建康府廷式案未詳臣升之釋曰臣詳攷鼎所奏謂南夫不過弛繆爲世忠者聞之朝廷可也豈有躬率使臣排闥而入以逐天子之京尹南夫闔而無謀有以取之然忝爲從官豈可使一將沮辱之如此世忠功高有所馮恃得以自肆苟不少加裁抑務爲姑息之私則因循不悛必陷大過是非所以愛惜世忠也願先論此意然後降旨詰問使世忠知恩在陛下不可忘法在宀司不可犯保全富貴終始功名則世忠之福陛下之賜也蓋是時世忠方成擒苗劉之大功御書忠勇二字表其旂幟且兩鎮諸將未有出其右者而鼎能折其肆於方萌不但有以尊朝廷重王威亦使世忠心存謹畏有以自厲自全他日爭岳飛之死非不

中興政要

十二

振綺堂叢書

深嘆秦檜而檜亦莫能害之跨驢攜酒游西湖以自樂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而以壽考令終者蓋高宗下詔切責於其初乃所以爲保全終身之大造也善保功臣若高宗臺諫振職若趙鼎有智勇功名而能知警若世忠安得有韓彭之禍也哉

廷式案此釋趙鼎請切責韓世忠條誤入此也

趙鼎請正王德殺陳彥章之罪

初韓世忠喜王德之勇驚欲使歸其麾下令陳彥章圖之彥章進揖德頗倨彥章怒拔刃刺德不中德奪刃殺之苗傅寇浦城時統制王德既殺陳彥章欲與世忠戰

中興政要

十三

振綺堂叢書

世忠曰苗劉未平若與之戰乃是更生一敵不如避之七月世忠軍還執苗傅劉正彥詣都堂審驗畢磔於建康市梟其首世忠爲檢校少保武勝昭慶軍節度使賞平苗劉之功也上賜御書忠勇二字表其旂幟世忠訟王德擅殺彥章詔鞠於御史臺獄殿中侍御史趙鼎攝德下獄按成以死刑定斷朝廷以德有戰功貸命鼎言德緣兵敗自慚而忌世忠之功彥章乃世忠將故特加善且德總兵在外而擅殺不顧此風一長其禍不可勝言乃編置江州繫年要錄臣升之釋曰鼎奏王德擅自誅殺不循法守蔑視朝廷此而不治孰不可爲長奸宄之心

成變亂之俗臣實憂之欲望明詔有司重賞典憲正朝廷賞罰之柄慰將士怨憤之心使跋扈之人知有王法或謂釋德不問則世忠有詞罪德不貸則光世不悅臣謂罪在王德法在有司何預於光世有司議法朝廷公行何預於世忠郭子儀既奪李光弼兵柄光弼請死子儀待之如初勦力一心削平禍亂不以私讎忘國事也惟丁寧訓戒使曉然知之斯爲善矣當時臺臣張璠阻非一人而鼎其首也若論韓世忠之迫逐連南夫論王德之殺陳彥章論王瓊之不策應杜充論范瓊之跋扈當誅請詔劉光世駐軍蘄黃牽制湖南之賊請屯重兵襄陽爲屏翰而令五路犄角相援皆鼎所建明也議論風采有以增重朝廷臣因詳及之

以黎確章示劉光世赴鎮江

建炎四年七月右諫議大夫黎確言陛下念劉光世之功穹資峻秩無所吝惜今又與故相呂頤浩朱勝非並命爲安撫大使處以鎮江要地中外武臣誰與光世比者所宜先冒矢石以率士卒乃欲豫擇便地以安其身委郡政於添差通判幸陛下聖斷昭察隱微不從其請涕誓効死節以報大恩趙鼎等曰陛下駕御將帥之道可謂曲盡矣

中興政要

十三

振綺堂叢書

廷式案涕字下數語當在張俊羨劉光世閑適條至於流三字下誤入此條

論吳玠令結主知因戒約止以茶博馬

先是吳玠遣使臣呂政求軍中犒賞于朝上曰昨日呼政諭之曰歸語吳玠自小官拔擢至此皆出於朕非緣張浚也大丈夫當自結主知何必附託輔臣而後進比要激賞之物朕已支撥一百五十萬緡非因浚有所厚薄也其他所關可悉具奏朕當一一應副又諭以川陝自來以茶博馬今聞盡易珠玉紅髮毛段等無用之物何益於事政曰吳玠則不敢請將恐或取之朕令博馬之外不可別易一物如易珠玉之類悉痛與禁止趙鼎曰吳玠若聞聖訓不惟感激眷知亦當仰報聖德

中興政要

十四

振綺堂叢書

洞知諸將偏裨才性短長

閏十月趙鼎奏韓世忠保明許世安功賞上曰安臣雖勇果不及呼延通等而平穩曉事過之平居議論多有補於世忠上於諸將盡駕御之道至於偏裨其才性短長亦照臨無遺如此

論張俊遂不敢留馬欵

八年正月先是以歸朝官馬欵人馬隸張俊軍旣而親筆差欵江南鈐轄俊堅欲留欵不遣樞密院奏趣欵赴

任上曰昨俊入見朕論之聞馬欽於卿素懷不足卿必欲留軍中萬一欽病死入必謂卿殺之於卿亦便乎俊悚然謝曰臣慮不及此不敢留欽矣上平日訓諭將帥皆切於理使其利害曉然可謂盡駕馭之道

論劉錡柳倪不如柳侑

八年二月進呈樞密院奏劉錡乞柳倪往淮西上曰柳倪人材雖可觀而寔怯懦不足用乃不如弟柳侑今日錡來奏事所當面論之必不遺也上於將帥盡駕馭之道至於偏裨小校人材短長皆照臨無遺如此

王庶視師淮上論以張浚呂祉待諸將之失

中興政要

十五

振綺堂叢書

八年四月詔遣樞密副使王庶視師淮上調諸路兵預爲防秋計自鄭瓊叛諸將稍肆庶條上請臨發犒軍於都教場庶便服坐壇上自三衙大將軍而下雖身任使相率以戎服步由轅門趨受命拜賜而出蓋自多事以來嘗行也時主管殿前司楊沂中怒其統制官吳錫收繫之獄戶部侍郎向諶力言於庶謂錫可用庶奏釋之使統兵屯淮西庶辭上因論王霸之道不可兼行當以三王爲法今之諸將不能恢復疆宇他日朕須親行不殺一人庶幾天下定矣王庶奏辭屬官上謂宰執曰昨王庶辭朕論之曰張浚待諸將以狎昵取侮呂祉以傲

肆取敗皆可爲戒劉大中曰庶到堂亦誦陛下之言深佩聖訓

撫偏裨以分將權

五月監察御史張戒入對因言諸將權太重上曰朕今有術惟撫循偏裨爾戒曰陛下得之矣得偏裨心則大將之勢分陛下既留意臣言贊矣繫年要錄

張俊乞免賦絹宜諭訓飭

十年四月進呈張俊奏乞下諸州免本戶和買絹三省擬每歲時賜絹五千疋庶免起例翌日上宣諭曰朕昨日以三省所擬賜絹文字示張俊因論曰諸將皆不曾如此陳乞獨汝欲開此例朕固不惜但恐公議不可汝自小官朕拔擢致身如此須當檢飭如作小官時乃能長保富貴爲子孫之福公議豈不可畏俊皇懼力辭賜絹

陝西諸帥入覲鄭剛中請折其氣責後効

特詔前環慶帥趙彬前永興帥張中孚前涇原帥張中彥前鄜延帥關師古皆入覲禮部侍郎鄭剛中言臣聞陝西二三大帥被旨入覲朝夕且至陛下引見之日所以推誠而收其心者雖不可後亦當折其氣以責其後効不然恐不知有朝廷之尊者臣升之釋曰按剛中奏

中興政要

十六

振綺堂叢書

人主之恩天也含容包覆混貸如一故人無不悅人主之威雷霆也摧壓震曜超忽變化故人無不畏有如偏廢則猶大虛寥寥而不示風雷之象生物之功無造化矣矧駕馭桀黠延接雄俊籠絡控制收其心折其氣者宜如何伏聞陝西二三大帥被旨入覲陛下高官顯服煥寵其身者既無不周祥風慶澤蕩滌其意者又無不盡彼方蒙戴懲省感激悼懼之不暇引見之日所以勞徠撫存推誠意收其心者雖不可後至於釋罪宥過責以後効而折其氣者正宜摧壓震曜示以風雷之象不然位極則賤恩激則慢恐有不知朝廷之尊者又聞太祖皇帝一日飲王審琦等與語明日相率乞罷兵權奉朝請是必有以感動其心者至又援高祖之待英布光武之受赤眉臣嘗竊推其說意必心邊臣之叛服不常而非純於忠力者故不得已而用駕馭之術行之若賢將良帥則何事於此高宗皇帝常謂賢將與才將不同賢將識君臣之義知尊朝廷不專於戰勝攻取惟以安社稷爲事至於才將一意功名爵賞專以戰勝攻取爲能而未必識朝廷事體及社稷久遠利害須要駕馭用之聖謨高遠真得用將帥之法

嘉王次翁乞斬呼延通有李勉風

中興政要

十七

振綺堂叢書

六月初諸大將入覲陳兵閱於禁中謂之內教至是統制官呼延通因內教出不遜語中丞王次翁乞斬通以肅軍列因言祖宗著令寸鐵入皇城司者皆有常刑今使武夫悍卒被堅執銳於殿庭之下非所以嚴天陛也內教遂罷時韓世忠劉光世張俊劉錡皆不相能次翁曰臣聞世忠之於光世因言議而隙俊之於錡因錯置而隙竊恐錡保一孤壘光世軍處窮獨俊與世忠不肯急援願遣使切責因用郭子儀李光弼以忠義泣別相勉者以感動之時諸將驕而次翁彈擊不避上勞之曰卿有李勉之風矣

中興政要

中興

六

振綺堂叢書

論岳飛大將以安危自任不當計較功賞

九月上日昨日面諭岳飛凡有大將者當以天下安危自任不當計較功賞彼以功賞存心者乃士卒効用等所爲也至於朝廷待大將亦自有禮且於前日邊報之初除授諸將差遣便加以師保之官豈必待有功乎若必待有功而後進官乃所以待士卒効用輩非所以待大將也十一年正月上日張俊昨日內殿奏事朕問曰曾讀郭子儀傳否俊對云臣理會不得朕諭云郭子儀方時多虞雖握重兵處外而心尊朝廷或有詔至卽日就道無纖芥願望故身享厚福富貴壽考一時莫比而

又子子孫孫慶流無窮今卿所管兵馬乃朝廷兵馬若知尊朝廷如郭子儀則非獨身享厚福子孫昌盛亦須如郭子儀也若恃兵權之重而輕視朝廷凡有詔命不即稟從則非特子孫不享福恐身亦有不測之禍卿宜戒之秦檜等聞聖訓聳然真得戒諭將臣之體臣升之釋曰建炎元年戶部侍郎呂頤浩援陸贄所謂國不能馭將將不能馭兵乃大亂之道且謂今狄人方強兵革未息倘國能馭將將能馭兵國家有無疆之休將帥亦有無窮之福不然非特國家受害將帥亦必召禍近世將帥事上盡忠持軍嚴整而又循規矩遵禮法者莫如

中興政要

九

振綺堂叢書

郭子儀李晟故其慶澤所鍾累世昌盛謹寫列傳進呈望詔有司寫錄以賜諸統制官使之閱視亦勸激之一端臣因是以攷贄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謂寇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眾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才不為用兵不足恃與無兵同將不為用與無將同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翫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帝不能用范祖禹唐鑑曰賢者之知國如良醫之知疾察其形色視其脈理而識死生之變不待其顛仆而後以為病也陸贄論用兵之治亂如著龜之先見何其智哉天下之

患在於人莫敢言而君不得知言之而不聽則末如之何也必亂而已矣臣竊謂德宗不能用其言於當時而高宗皇帝能用之於後日此興衰之所由判故因及之

收請大將兵權

紹興十一年四月詔給事中范同令入對初張浚在相位以諸大將久握重兵難制欲漸取其兵屬督府而以儒臣將之會淮西軍叛浚坐謫去趙鼎繼相王庶在樞府復議用偏裨以分其勢至是同獻計於秦檜請皆除樞府而罷其兵權檜納之乃密奏于上以柘皋之捷召韓世忠張俊岳飛並赴行在論功行賞太保韓世忠少師張俊並為樞密使少保岳飛為樞密副使並宣押赴院治事

中興政要

十

振綺堂叢書

已上三十二事高宗善駕馭將帥者

臣升之釋曰高宗皇帝之善馭將帥蓋英察有以服其心抑揚有以厲其氣銷萌制溢有以全其功名而所以行是三者則在於重朝廷之命令劉光世與韓世忠弗協則諭以先國家之急而頓首奉詔張俊羨劉光世之閑居則問其富貴之所自而流涕誓死奏功之虛實必審小校之勇果怯懦亦知此所以服其心也謂今日諸將獨汝未立功謂朕若怒卿則必有行道謂當自結主

知何必附託輔臣而後進謂妃嬪所請或不給而將帥朕所委用則厚恤其家謂劉麟敗北不足喜而諸將知尊朝廷爲可喜謂虜退不足喜而將士賈勇爭先非復昔時懼敵爲可喜此所以厲其氣也或撫偏裨以分其權畧末節細務而治其係國家事體之大者或俾以安危自任不當計較功賞或乞免賦絹則論以公議不可寧多賜以塞其責或手寫郭子儀傳徧示諸將又戒以知尊朝廷如郭子儀則身享厚福子孫昌盛此所以全其功名也至於命杜充盡護諸將而有欲不受節制則震怒曰豈容如此跋扈楊沂中不援淮西之警則親筆

中興政要

王

振綺堂叢書

戒曰若不便進當行軍法雖諸將得金字牌文字踴躍奔命無敢不虔猶語輔臣朝廷出號令不可不審重使得之若降自雲霄之上其誰敢慢易乎命令既重朝廷益尊緩急用之其百戰百勝宜也然尤諸將不能杜請謁之私奏功第賞有未嘗身涉行陣而竄名功狀則侍御史張守請訓諭之王德總兵于外不循守法擅行誅殺則侍御史趙鼎請誅之韓世忠迫逐建康守臣連南夫則趙鼎請降詔切責杜充敗於前而王瓚不救則直學士汪藻以爲宜先斬以令天下范瓊跋扈不忠則御史中丞范宗尹諫議大夫富直柔等交章論列乞正其

誅劉光世遷延不赴鎮江措畫防守則右諫議黎確論其擇便安身詔趣就塗二大將結怨日深恐其互相吞噬誤國敗事則監察御史劉大中請早加裁制以消未萌之患呼延通內教不肅則御史中丞王次翁乞斬之或以獻十萬緡錢而賜圩田千頃則中丞廖剛惜朝廷之舉措再三請止之或非有大功而既賜第宅又命脩蓋則廖剛又再三請止之中書舍人勾龍如淵亦封詔書繳還陝西諸將被旨入覲則禮部侍郎鄭剛中請折其氣以責後效管軍與北司交固慮其盜權則校書郎王十朋亦請鑒漢唐之禍而斥近習懲齊魯之患而抑

中興政要

王

振綺堂叢書

強臣三衙親軍寡弱非強本消患之計則給事中明安國請深考祖宗選擇禁旅之法脩明軍政以威四方嚴震極諸將不務協和用兵多有猜間則熊彥詩以瑞安一縣令召對能言之諸路帥守無有協力救援使怯者先潰勇者不能獨立則外之蜀漕趙開能陳之此當時臺諫百官能振朝廷之風采以懾服諸將者也范瓊之誅雖呂頤浩不敢獨任其事而知樞密院張浚奉詔與檢詳劉子羽運籌以談笑雍容誅之識韓世忠之忠勇可辦大事吳玠吳玠未有所聞負才畧方求自試浚能採諸劉子羽而識擢之岳飛力求閑退率意抗章浚又

能察其天資忠果有捐身報君之意再三申請而反覆  
訓諭之張俊不肯分軍則趙鼎乞降聖旨責其當聽行  
府之命用楊沂中以助世忠而發趙密入衛逆亮將大  
舉入寇都堂聚百官議而陳康伯傳上旨宣諭諭今日  
更不尙和與守直問戰當如何乃奏曰敵國敗盟天人  
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若聖意堅決則將士之氣自  
倍願分三衙禁旅助襄漢兵力待其先發然後應之既  
令兩淮諸將分畫地界使自爲守又使沿江諸郡增壁  
積糧以爲歸宿之地於是命李寶防海道命馮帥成興  
總禁旅往上流控扼制置淮東招討淮北泗宿以吳璘

中興政要

三

振綺堂叢書

守興元招討陝西河東路以吳拱制置湖北招討京西  
等路以李顯忠制置淮西招討淮北壽毫以楊存中措  
置守江以張俊留守建康以知樞密院葉義問督視軍  
馬以中書舍人虞允文參議軍事此當時宰輔大臣能  
分任指授佐廟謨以制勝者也王庶視師于淮便服坐  
壇上自三衙大將而下雖身任使相率以戎服入轅門  
庭趨受命拜賜而出胡世將爲川陝宣撫副使諸將入  
賀世將諭以世將不能騎射不知虜情不諳邊事朝廷  
所遣來者襲國家之故事以文臣爲制將耳軍中之事  
務皆不改其宣撫之規模世將有所未達諸公明以指

示諸公有所未達亦當奉聞各推誠心勿相疑忌共濟  
國事諸將皆拜謝王剛中制置四川單騎日馳百里抵  
仙人原見吳璘於帳中語以大將臨戎義同休戚安得  
高枕而卧此又授鉞出使受不御之寄俯仰成敗呼吸  
變改而能明審事機駕馭諸將屈其策力以濟艱難成  
功業者也大抵武人握兵在手以殺戮爲能事率意輕  
發無復深思怯於公戰勇於私鬪始由小嫌寢成大釁  
不能別嫌明微畏避權勢以自處於無過之地往往瞋  
目語難睚眦抵冒而不知悟則小焉殺身大而誤國流  
毒生靈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紹興末先儒鄭伯熊上萬

中興政要

三

振綺堂叢書

言書謂爲今日安危之定計不法藝祖之治軍未知其  
可也

察戚方股削仍欲治左右素主張之者

乾道三年輔臣進呈臣僚言戚方股刻太過上曰朕亦  
有所聞近又役兵起私第人言籍籍朕待遇之甚厚迺  
負朕如此方俟覈實卽行遣華顛等奏陛下既有聞宜  
先思所以易置上曰且召來然後差官體究朕亦當治  
左右一二人素主張之者以警其餘 魏杞奏所謂  
治其本根 欲江  
上諸軍各置副都統使主將有顧忌上宣諭輔臣曰朕  
欲江上諸軍各置副都統一員令兼領軍事豈惟儲他



日統帥亦使主將有願忌不敢專擅作過葉顒等奏如此甚善上日令軍中自推遷如何顒奏須自朝廷差上日極是若使自推遷便似唐藩鎮唐末人主不能駕御藩鎮之權太重陳俊卿奏唐惟一憲宗剛明果斷所以強藩悍鎮稍稍畏服上日憲宗最爲賢主其後人主無斷權移於下此不可不戒

### 副都統與都統制禮有隆殺

輔臣進呈諸軍副都統與都統制禮數宜有隆殺上日如此處置甚善庶幾他日不至爭權越禮誤國家事

### 從軍差遣不許帶行御器械及環衛差遣

宣諭郭剛住罷俵賣搭息總領奉聞  
八年樞密院進呈昨得旨令密問淮西總領葉宏聞郭剛軍中刻剝軍人虛實據宏回報郭剛別無刻剝止是舊有軍須庫俵賣布搭息一事上日卿等可諭都承旨傳旨宣諭郭剛今日下住罷並本息蠲放仍責問本人號日老將如何尤有此等事卿等可更責葉宏既職事

中興政要

五

振綺堂叢書

是報發御前軍馬文字此等事如何不早以聞此後應諸軍凡有刻剝等事須以實奏以上出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二百四

### 教將帥教偏裨賜以兵書

宣諭六年潘慈明知江州回進兵機一册上日奇正相須不可偏廢然非悟入者不能知朕常令教偏裨皆賜以兵書有至妙處能預知敵人所向以奇正相生教諸將上諭輔臣日政之有經權猶兵家之有奇正也用兵之道必知奇正相生循環無端唐太宗李靖論之詳矣朕每每以此教諭諸將

### 戒諭將官

乾道五年淮南西路副總管王公述辭上因宣諭日如到任應有事與郭振同共深熟議論并淮甸義兵可依時按教不可久勞有妨耕種又日如修城了可因往逐州軍按閱廂禁等軍或見得淮甸有大利便可具奏來

### 訓戒成就

九年上謂輔臣日趙搏已到建康交領馬軍司職事奏稱軍中利害續具奏聞今次須留意軍務搏宿將可喜但向在鄂渚頗失人情是其所短朕嘗訓誡之庶幾後革可爲全才梁克家等奏人才要作成上日豈特諸將大抵成就人才要當如此

中興政要

五

振綺堂叢書

戒成閔鎮江府駐劄

御前諸軍都統制成閔朝見上曰卿治軍寬猛得濟宜選擇人才以備使用不唯武藝精熟須更令知書

戒飭將官

淳熙二年趙惇浙西副總管同奏論教閱利害上曰卿所奏兵家利害盡能通曉朕若用卿管軍馬須學王友直郭棣凡事公直不恤人情不以賄賂交結卿可作今時將帥以副朕意

宣諭郭杲

十五年上諭輔臣曰郭杲馭軍素有紀律凡事明白而敏軍中亦畏服但於理財太急自此當務適中使人情恬然迺爲盡善可如此宣諭之

戒諭閻仲

上出戒諭閻仲御札一紙宣示太子與黃洽等令閻仲留意軍務毋事交結以邀時譽之意洽等奏陛下於諸將或長或短無有不知上曰諸將長短朕皆預知因其受病處鍼之使之警懼耳

以上出永樂大典一萬八千二百五

葵香齋  
金定集

光緒丁亥冬日

芝垣孫智

丁氏八千  
馬樓重刊

丁氏八千

題劉一清錢塘遺事  
失策明題去建康却耽  
山水便都抗湖邊歌舞  
酣餘樂天外徽欽去遠  
荒八帝歷年後百五多

御題錢塘遺事詩

奸少正教淪亡翻書千  
古垂殷鑒湯例飛鴻徒  
號堂  
乾隆甲午仲夏御筆



五部都水司郎中臣汪啟淑謹書

四庫全書總目

錢塘遺事十卷

元劉一清撰一清臨安人始末無可考其書雖以錢塘爲名而實紀南宋一代之事高孝光寧四朝所載頗略理度以後敘錄最詳大抵雜采宋人說部而成故頗與鶴林玉露齊東野語古杭雜記諸書互相出入雖時有詳略同異亦往往錄其原文如一卷十里荷花一條二卷辛幼安詞一條韓平原一條大字成犬一條皆采自鶴林玉露既不著其書名其中所載余謂愚聞

錢塘遺事提要

及余亦作一篇云云皆因羅大經之自稱不加刊削遂使相隔七八十年語如目睹殊類於不去葛襲又書中稱北兵稱北朝憲宗皇帝稱帝累曰嗣君稱謝后曰太皇太后似屬宋人之詞而復稱元曰大元稱元兵曰大兵曰大元國兵稱元世宗曰皇帝乃全作元人之語蓋雜采舊文合爲一帙故內外之詞不能畫一亦皆失於改正然於宋末軍國大政以及賢姦進退條分縷析多有正史所不及者蓋革代之際日擊償敗較傳聞者爲悉故書中大旨刺賈似道居多

九卷全錄嚴光大所紀德祐丙子祈請使行程  
第十卷全載南宋科目條格故事而是書終焉  
殆以宋之養士如此周詳而諸臣自祈請以外  
一籌莫效寓刺士大夫歟孔齊至正直記所列  
元朝典文可爲史館之用者一清是書居其一  
世無刊本傳寫頗稀陶宗儀說郛僅載數條此  
乃舊鈔足本前後無序跋惟卷端題識數行惜  
高宗不都建康而都於杭士大夫湖山歌舞視  
天下事於度外卒至納土賣國不署名氏詳其  
詞意殆亦宋之遺民也

錢塘遺事目錄

高宗不都建康而都於杭大為失策士大夫湖山歌舞之餘視天下事於度外卒至喪師誤主納土賣國可為長歎惜也觀是書不能無所感云

卷之一

天目山讖

高宗浙臉

金陵山水

夢吳越王取故地

十里荷花

仁和門

高宗定都

顯慶寺

遊湖詞

三賢堂

錢塘遺事目錄

冷泉亭

三天竺

題白塔橋

伍子胥廟

射潮箭

蘇隄趙隄

六和塔詩

淨慈寺羅漢

萬回哥哥

龍翔宮

浙江十廟

孝宗問卜

大理寺祭

格天閣

卷之二

淳熙盛事

孝宗恢復

辛幼安詞

東窗事發

慶元侍講

韓平原

趙子直

韓平原客

濟王

三京之役

大字成犬

辛卯火

史彌遠

夾攻遼金

卷之三

趙信菴

安子文

嵩之起復

崔福之死

孟保相

余樵隱

余晦帥蜀

晦誣惟忠

錢塘遺事目錄

彭大雅

趙方威名

劉雄飛

卷之四

大兵渡江

議遷都

陰許歲幣

行打算法

丁相罷政

吳潛入相

賈相當國

李壇歸國

嚴覆試

一擔擔

殺向士璧

劉整叛北

拘雷北使

雪詞

紫原三策

卷之五

推排公田

公田專官

公田賞罰

公田之禍

謫皮龍榮

銀關先識

竄謝枋稱

推排困歎

彗星之變

理宗升遐

理宗政迹

度宗即位

全后

士人言賈相

臺諫應故事

似道專政

錢塘遺事目錄

三

半閑亭

排當

賈相舉合

賈相之虐

卷之六

降生皇子

李瑾掛冠

龍飛賦題

襄陽受圍

高達赴援

賈相出督

時相不合

戲文誨淫

賈相諱言

明堂遇雨

張貴赴援

係籍秀才

地生白毛

錢神獻夢

襄樊失陷

勉留賈相

度宗晏駕

諫陰三元

詔兵勤王

下鄧復州

北兵渡江

下陽羅堡

下鄂州

卷之七

下蕪黃州

劉整死

下江州

下安慶

賈相出師

遣使請和

下饒州

破池州

錢塘遺事目錄

四

蕪湖潰師

姜才敗績

金山之敗

趙與可遁

二相遁去

諫韓震

五木之敗

朝臣寶遁

罷賈似道

貶賈似道

相陳宜中

卷之八

張世傑入衛

議遷蹕

陳宜中奏

宜中都督

詔諭三將

呂文煥回本國書



督撫移文

于煥平章

日蝕

陳畱並相

文天祥入衛

徵諸帥不至

諸郡望風而降

納降表

詔罷兵

罷團結

王航海

宜中夜遁

文魁辭相

京城歸附

潭州死節

吉州歸附

揚州死節

卷之九

錢塘遺事目錄

五

丙子北狩

祈請使行程記

卷之十

赴省登科五榮須知

省試

御試給號

丹墀對策

擇日唱第

置狀元局

錢塘遺事卷之一

武陵 劉 一清 編

天目山識

臨安都城其山肇自天目識云天目山垂兩乳長龍飛鳳舞到錢塘海門一點巽山小五百年間出帝王錢氏有國世臣事中朝不欲其說之著更其末云異姓王以遷就之高宗駐蹕其說始驗仰視吳山如卓馬立顧紹興間望氣者以為有鬱葱之符秦檜專國心利之請以為賜第其東偏即檜家廟西則格天閣之故基檜死瘞猶戀戀請以為第常州倅垣為光祿

錢塘遺事卷一

丞畱隸家廟言者罷垣并遷廟主於建康遂空其室焉高宗倦勤即其地築宮曰德壽後又更名曰重華日慈福日壽慈凡四易美名至於咸清甲戌天目山崩則百年王氣亦終於此矣

高宗浙臉

高宗誕之三日徽宗幸慈寧后閤妃嬪捧抱以見上撫視甚喜顧謂后妃曰浙臉也蓋慈寧后乃浙人其後駐蹕於杭亦豈偶然

金陵山水

高宗未駐蹕杭州之先有暫都金陵之意末年因幸

建康此意未釋召一術者決之術者云建康山雖有餘水則不足獻詩曰昔年曾記謁金陵六代如何得久興秀氣盡隨流水去空畱烟岫鎖峻嶒

夢吳越王取故地

高宗建炎渡江至德祐丙子通一百五十年紹興八年二月癸亥上發建康戊寅至臨安府遂定議建都自此不復移蹕淳熙十四年冬十一月丙寅宰執奏事延和殿宿直官洪邁同對因論高宗謚號孝宗云太上時有老中官云太上臨生之際徽宗夢吳越錢王引御衣云我好來朝便畱住我終須還我山河待

錢塘遺事卷一

二

教第三子來邁又記其父皓在北買一妾東平人偕其母來曾在明節皇后閣中言顯仁皇后初生高宗時夢金甲神人自稱錢武肅王也即鏐年八十一高宗亦年八十一卜都于錢塘似不偶然孝宗所謂錢王指做做第三子惟演也終團練使

十里荷花

孫何帥錢塘柳耆卿作望海潮詞贈之云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煙柳畫橋風簾翠幙參差十萬人家雲樹遠隄沙怒濤捲霜雪天塹無涯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華重湖疊嶂清嘉有三秋桂子

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釣叟蓮娃千騎  
擁高牙乘醉聽簫鼓吟賞烟霞異日圖將好景歸去  
鳳城誇此詞流播金主亮聞歌欣然有慕于三秋桂  
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近時謝處厚詩云  
誰把杭州曲子謳荷花十里桂三秋那知卉木無情  
物牽動長江萬里愁余謂此詞雖牽動長江之愁然  
卒爲金主送死之媒未足恨也至於荷豔桂香妝點  
湖山之清麗使士大夫流連于歌舞嬉遊之樂遂忘  
中原是則深可恨耳因和其詩云殺胡快劍是清謳  
牛渚依然一片秋卻恨荷花畱玉輦竟忘烟柳汴宮

錢塘遺事卷一

三

愁蓋靖康之亂有題詩于舊京宮牆云依依烟柳拂  
宮牆宮殿無人春晝長燕子歸來依舊忙憶君王憶  
君王月破黃昏人斷腸蓋悼欽宗之不復返也

仁和門

宋太祖次陳橋驛整軍從仁和門入高宗由海道過  
杭聞縣名仁和甚喜曰此京師門名也駐蹕之意始  
此

高宗定都

高宗自建炎元年六月卽位于南京岳飛解東京圍  
宗澤畱守東京勸上還京高宗雖下詔修京城而還

京之意終未決車駕行幸未有定向李綱諫曰今六  
飛縱未入關當適襄鄧以示不忘中原之意近聞一  
二執政勸陛下遷幸東南果爾則中原非我有矣冬  
十一月上如揚州至三年金人犯揚州高宗始離揚  
凡在揚州一十六箇月三年二月上如杭州以州治  
爲行宮至四月幸建康在杭州凡四箇月六月高宗  
離建康幸浙西詔改杭州爲臨安府十月金人犯杭  
上自明州航海四年正月上次台州章安鎮四月上  
次明州八月上次越州紹興二年正月上自越州如  
臨安三年上在臨安四年上在臨安冬十月詔親征  
上如平江五年二月上自平江如臨安六年上在臨  
安七年春正月上在平江八年上在建康二月如臨  
安遂定都焉

錢塘遺事卷一

四

顯慶寺

臨安靈隱淨慈上中下三天竺寺皆宋朝祖宗功德  
寺也溘祐庚戌爲貴妃閻氏建功德寺于九里松近  
靈隱寺前名顯慶寺土木之工過于諸寺時人名之  
曰寶靈隱寺成建大鼓于法堂忽有人掩入不備大  
書鼓上云淨慈靈隱三天竺不似閻妃兩片皮由此  
界限甚嚴無故者不得復入矣

遊湖詞

蜀人文及翁登第後期集遊西湖一同年戲之曰西  
蜀有此景否及翁即席賦賀新郎云一勺西湖水渡  
江來百年歌舞百年酣醉回首洛陽花世界州沙黍  
離之地更不復新亭墮淚簇樂紅妝搖畫艇問中流  
擊楫何人是千古恨幾時洗余生自負澄清志更有  
誰磻溪未遇傅巖未起國事如今誰倚仗衣帶一江  
而已便都道江神堪恃借問孤山林處士但掉頭笑  
指梅花藥天下事可知矣

三賢堂

錢塘遺事卷一

五

寶慶丙戌袁樵尹京於三賢堂賣酒或題詩云和靖  
東坡白樂天三人秋菊薦寒泉而今滿面生塵土卻  
與袁樵趁酒錢

冷泉亭

冷泉亭正在靈隱寺之前一泓極爲清泚流出飛來  
峰下過九里松而入西湖或題詩云一泓清可沁詩  
脾冷煖人情祇自知流去西湖載歌舞回頭不似在  
山時

三天竺

上中下天竺三寺相連其山門與靈隱共入扁曰靈

隱天竺之門惟上天竺係觀音坐正殿勅賜號靈感  
臨安祈禱則迎奉之有勅賜寶廚頂絡諸寶飾其上  
有兩珠一赤一白名日月珠又有白黑相間如棗核  
樣名鬼谷珠又一大珠名珠母又一大珠名貓兒眼  
睛每遇迎奉則加此飾亦曾迎入大內祈禱焉

題白塔橋

驛路有白塔橋印賣朝京里程圖士大夫往臨安必  
買以披閱有人題于壁曰白塔橋邊賣地經長程短  
堠甚分明如何只到臨安住不說中原有幾程

伍子胥廟

錢塘遺事卷一

六

廟在吳山頭其下當御路名朝天門理宗辛卯廟遭  
回祿後賜緡錢二萬三千重建舊址殿講陳公益作  
記其略曰吳山廟者春秋伍大夫廟也春秋伍氏子  
世爲楚忠臣大夫挾父兄不報之讐去國千里傍徨  
江上漁父不受萬鍾之祿以捐其軀瀨女子不吝千  
金之身爲効其死故能識要離之勇薦孫子之智借  
吳師以入郢會諸侯于漢水功亦偉矣及夫差很悞  
踴躍用兵貪壤東齊受賂仇越大夫不忍見吳之爲  
池沼蘇臺之遊麋鹿竟以直死當時知與不知不  
哀之因名其山而立祠焉君子曰伍大夫於是忠孝

兩全矣大夫以抑鬱不平之氣隨流揚波依潮來往猶能激爲疾風甚雨奔雷激電震蕩于越兵入城之頃其與荆軻慕義白虹貫日孔明英氣能爲風雲者何以異哉自春秋至皇宋千有餘年景象相傳理宗賜額忠清又建閣于門之上御書英衛之閣以扁之每歲春秋醮祭命學士院降付青詞寶祐癸丑再火而此碑亦不存矣謂金石之文終久不磨亦無是理也

射潮箭

五代錢王射潮箭在臨安府候潮門左首數步昔江

錢塘遺事卷一

七

潮每衝激城下錢氏以壯士數百人候潮之至以强弩射之由此潮頭退避後遂以鐵鑄成箭樣其大如杵作亭泥路之傍埋箭亭中出土外猶七尺許以示鎮壓之義然潮汎之來常失故道臨安府置一司名修江司焉

蘇堤趙堤

東坡守杭日築堤自大佛頭直至淨慈寺前非爲遊觀計也過水之深者爲湖而沮洳之地畝以萬計皆可爲田清祐間趙與篋尹京橫築一堤祇是道路過靈隱而已

六和塔詩

李彊父爲昭文相嘗登六和塔題詩云往來塔下幾經秋每恨無從到上頭今日登臨方覺險不如歸去卧林邱彊父爲相清正謹守規矩自奉如寒士書卷不釋手薨于位諡文清

淨慈寺羅漢

淨慈寺乃祖宗功德院側有五百羅漢別創一田字殿安頓裝塑雄偉殿中有千手眼觀音一位尤精緻其第四百四十二位阿溼毘尊者獨設一龕用黃羅幙之旁置籤筒其羅漢像則偃蹇便腹斜目覷人而笑臨安婦人祈嗣者必詣此炷香默禱以手摩其腹云有感應積日既久羣手加于泥粉之上其腹黑光可鑿邪說誣民如此哉又假此爲鈔題之端哀斂民財尤不可勝計其無忌憚甚矣

錢塘遺事卷一

八

萬回哥哥

臨安居民不祀祖先惟每歲臘月二十四日各家臨期書寫祖先及亡者名號作羹飯供養罷卽以名號就楮錢上焚化至來年此日復然惟萬回哥哥者不問省部吏曹市肆買賣及娼妓之家無不奉祀每一飯必祭其像蓬頭笑面身着綵衣左手擊鼓右手執

棒云是和合之神祀之可使人在萬里外亦能回家  
故名萬回隆興鐵柱觀側武當福地觀內殿右亦祠  
之未知果爲淫祠否乎

龍翔宮

淳祐甲辰理宗建龍翔宮於中瓦後徹居民屋宇三  
之一奉祀感生帝君如昭符之門正陽之殿和樂之  
樓琅函寶藏皆係御書每孟享車駕遊御街過中瓦  
前直下景靈宮駕回則自瀾頭橫入過龍翔歸則自  
太平坊出至御街寶祐癸丑臘月中瓦回祿因此自  
御街當中取大路直入而中瓦之右以爲武林園其

錢塘遺事卷一

九

左以爲皇子忠王看望樓旅邸有題曰龍翔宮闕壯  
皇都鸞路繁迴杜德車天意也知明主意故教劫火  
闕通衢

浙江十廟

廟在浙江之北其一 是平水九州大禹王其一 是陸  
相公陸有三位小娘子皆綠袍方巾列坐兩傍一主  
護岸一主起水一主交澤各有所司凡海船到廟下  
必先詣三位小娘子前炷香上眞綵及花朵粉盒拜  
許保安牲酒心願其或欲乘蚤晚潮汎之至而發舟  
必須得卜而動則前去免風濤之險不得卜則斷不

敢輕發也廟傍別有一所專祀十二位潮神各武裝  
持杖每位各主一時焉然皆不及三位小娘子香火  
之盛

孝宗問卜何簑衣

淳熙中金人南向人言洶洶上於禁中默禱遣中使  
如平江問何簑衣其說無有知者何見其來曰我已  
知得中使炷香如禮何曰我不能書可令人寫遂授  
以詞云賀新郎胡孫拖白不終場英雄裂土封侯王  
又云關啾啾也須還我一百州中使持歸以奏時人  
莫論其旨益公日記中亦載

錢塘遺事卷一

十

大理寺豕祭

舊傳三歲拜郊或明堂大禮凡在前漢國姦臣首級  
在大理寺者必以豕祭蓋謠傳謂以穢物祭之其實  
豕者少牢也其文云國家三歲恩霽汝雖誤國然亦  
不忘汝之舊特用豕以祭而謬傳乃若此豈朝廷竟  
太之恩哉

格天閣

秦檜靖康初爲御史中丞金人立張邦昌檜陳議狀  
大略謂趙氏傳緒百七十年號合一統縣地萬里子  
孫蕃衍而布告中外德澤深長百姓歸心只緣姦臣

誤國遂至喪師失守豈可以一城而決廢立哉若必欲舍趙氏而立邦昌則京師之民可服而天下之民不可服京師之宗子可滅而天下之宗子不可滅望稽古揆今復我君之位以安天下金人嘉其忠與之俱歸遂詔事撻懶陰遣檜歸爲反間遂決意主和檜之姦賊不臣其罪可勝誅哉方其在相位也建一德格天之閣有朝士賀以啓云我聞在昔惟伊尹格于皇天民到于今微管仲吾其左衽檜大喜超擢之又有人投詩云多少儒生新及第高燒銀燭照蛾眉格天閣上三更雨猶誦車攻復古詩檜益喜卽與改

錢塘遺事卷一

十一

秩蓋其胸中有嫌故特喜此諛詞以爲掩覆之計眞誤國之賊也

武陵 劉 一清 編

淳熙盛事

宋孝宗御宇高宗在德壽光宗在青宮寧宗在平陽  
邸四世本支之盛亙古未有楊誠齋時為宮僚賀光  
宗誕辰詩云祖堯父舜眞千載禹子湯孫更一家讀  
者服其精切又云天意分明昌火德誕辰值世總丁  
年蓋高宗生於丁亥孝宗生於丁未光宗生於丁卯  
也丁年字出李陵書借用亦佳

孝宗恢復

錢塘遺事卷二

高宗之朝有恢復之臣而無恢復之君孝宗之朝有  
恢復之君而無恢復之臣故其出師纔遇少勦滿朝  
爭論其非屈已請和而不能遂孝宗之志惜哉

辛幼安詞

辛幼安晚春詞云更能消幾番風雨匆匆春又歸去  
惜長春恨花開早何況落紅無數春且住見說道天  
涯芳草無歸路怨春不語算只有殷勤畫簷蛛網盡  
日惹飛絮長門事准擬佳期又誤蛾眉曾有人妬干  
金縱買相如賦脈脈此情誰訴君莫舞君不見玉環  
飛燕皆塵土閑愁最苦休去倚危欄斜陽煙柳正在

斷腸處詞意殊怨斜陽煙柳之句其與未須愁日暮天  
際乍輕陰者異矣使在漢唐時寧不賈種豆種桃之  
禍哉愚聞壽聖見此詞頗不悅然終不加罪可謂至  
德也已其題江西造口詞云鬱孤臺下清江水中間  
多少行人淚西北是長安可憐無數山青山遮不住  
畢竟東流去江晚正愁予山深聞鷓鴣蓋南渡之初  
虜人追隆祐太后御舟至造口不及而還因此起興  
聞鷓鴣之句謂恢復之事行不得也又寄上宗卿詞  
云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舞榭歌臺風流總  
被雨打風吹去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

錢塘遺事卷二

二

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  
胥贏得倉皇北顧四十三年望中烽火猶記揚州路  
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鴉社鼓憑誰問廉頗老  
矣尚能飯否此詞集中不載尤雋壯可喜朱文公云  
辛幼安陳同甫若朝廷賞罰明此等皆可用

東窗事發

秦檜欲殺岳飛於東窗下謀其妻王夫人夫人曰擒  
虎易放虎難其意遂決後檜遊西湖舟中得疾見一  
人被髮周聲曰汝誤國害民我已訴于天得請于帝  
矣檜遂死未幾秦熈亦死夫人思之方士伏章見熈



荷鐵枷因問秦太師所在熺曰吾父見在鄧都方士如其言而往果見檜與万俟卨俱荷鐵枷備受諸苦檜曰可煩傳語夫人東窗事發矣

慶元侍講

宋慶元初趙子直當國召朱文公爲侍講文公欣然而至積誠感悟且編次講義以進寧宗喜令點句以來他日請問上曰宮中常讀之大要在求放心耳公因益推明其說曰陛下既知學問之要願勉強而力行之退謂其徒曰上可與爲善若常得賢者輔導天下有望矣然是時韓侂胄自謂有夾日之功已居中

錢塘遺事卷二

三

用事公因進對面諫又約吏部侍郎彭子壽請對白發其姦且以書白趙丞相云當以厚賞酬其勞勿使干預朝政侂胄于是謀逐公忽一日內降御批云朕閱卿耆老當此隆冬恐難進講已除卿宮觀內侍王德謙徑遣付下宰相執奏臺諫給事爭畱皆不從時子壽出護使客回則公已去矣卽上章攻侂胄云昔元符間向宗良兄弟只緣交通賓客漏泄機密陳瓘抗章劾之謂自古戚里侵權便爲衰世之象外家干政卽是亡國之本亦如州縣之政只要權出守令若子弟親戚交通關節則姦人鼓舞良民怨咨此言不

可不察今侂胄所爲不止如宗良而朝無陳瓘莫能出力排之在太上皇朝始用姜特立大臣尙能逐之使去復用袁佐諫官尙能論之使懼不謂陛下始初清明有臣如此乃無一人敢出往語則其聲勢可知矣上謂宰相曰侂胄是朕親戚龜年是朕舊學極是難處宰相進兩畱之說且謂龜年性剛乞宣諭畱之上曰此人質直兼是先朝舊僚四人兩人罷一人憂去只有龜年有事肯來說如此區處甚好其晚忽降省劄直批彭龜年予郡宰相亦不知也自是眾君子皆逐矣上始初雖爲侂胄所誤然三十一年敬仁勤

錢塘遺事卷二

四

儉如一日天文示變齋心露禱禁中酒器以錫代銀上元夜嘗焚燭清坐小黃門奏曰官家何不開宴上愀然曰爾何知外間百姓無飯吃朕飲酒何安嘗幸聚景園晚歸都人觀者爭入門蹂踐有死者上聞之深悔自是不復出文公格心之效終不可泯

韓平原

宋寧宗旣受禪韓平原所望不過節鉞知閤劉弼嘗從容告趙忠定曰此事侂胄不爲無功亦須分些官職與他忠定不答由是漸有邪謀迄逐眾君子余友趙從道有詩云慶元宰相事紛紛說着令人暗斷魂

好聽當時劉弼語分些官職與平原余亦作一篇云  
齋壇一鉞底須慳坐見諸賢散似烟不使慶元爲慶  
麻也由人事也由天

趙子直

韓平原傾趙子直罷政遠竄憂于古鄣計闕有無名  
子作詩大書于朝天門下云兩手旋乾復轉坤羣邪  
何事肆流言狠胡跋扈傷周且魚腹銜冤葬屈原一  
死固知公所欠孤忠猶賴史長存九原若見韓忠獻  
休說渠家末世孫

韓平原客

錢塘遺事卷二

五

韓平原嘗爲南海尉延一士人作館客甚賢而文既  
而音問杳不通平原當國常思其人一日忽來上謁  
蓋已改名登第數年矣一見歡甚館遇極厚嘗夜開  
酒罷平原屏左右促膝問曰某謬當國柄外間議論  
如何其人太息曰平章家族危如疊卵矣尙復何言  
平原愕然問故對曰是不難知也椒殿之立非出于  
平章則椒殿怨矣皇子之立非出于平章則皇子怨  
矣賢人君子自朱熹彭龜年趙汝愚斥逐貶死不可  
勝數則士大夫怨矣邊興既開二軍暴骨孤兒寡婦  
之哭聲相聞則三軍怨矣並邊之民死于殺掠內地

之民死于科需則四海百姓皆怨矣叢是眾怨平章  
何以當之平原默然久之曰何以教我其人辭謝再  
三固問乃曰僅有一策主上非心黃屋若急建青宮  
聞陳三聖家法爲揖遜之舉則皇子之怨可變而爲  
恩而椒殿退居德壽雖怨无能爲矣於是輔佐新君  
渙然與海內更始曩時諸賢死者贈卹生者召還遣  
使聘虜釋怨請和以安邊境優犒諸軍厚卹死士除  
苛解擾盡去軍興無名之賦使百姓有更生之意然  
後選擇名儒遜以相位乞身告老爲綠野之遊則易  
危爲安轉禍爲福或者其庶幾乎平原猶豫不能決  
欲爾其人處以掌故其人力辭竟去未幾禍作

錢塘遺事卷二

六

濟王

濟王已廢潘壬潘丙謀立王遺書李全約以二月望  
日舉事爲邏卒獲其行人并書以白彌遠彌遠易書  
以二月改作三月且許行人以美官重賞令其以書  
達全二月潘王潘丙率太湖亡命數十人各以紅半  
袖爲號乘夜踰城而入至邸索王言推戴事王聞變  
易敝衣匿水竇中久而得王擁至州治以黃袍加身  
王號泣不從不獲已與之約曰汝能勿傷太后官家  
否眾許諾遂發軍資庫金帛楮券犒軍命守臣謝周

卿率見任寄居官入賀且揭李全榜于州門言史彌遠廢立等罪且稱見率精兵二十萬水陸並進人皆聳動以爲江東狡謀比曉王視其士卒則太湖漁人巡尉司弓兵而已王知其謀不成乃與郡將州兵勦之其數元不滿百也王元春以輕舟告變于朝史彌遠急召殿司將彭忱赴之兵至而事已平矣乃班師時全守淮安知所約失時遂叛歸北史彌遠欲殺濟王遣其客余天錫來且頒宣醫視疾之命時王本無疾天錫論上意逼王就死遂縊于州治尋下詔貶王爲巴陵郡公其後魏了翁真德秀洪咨夔潘枋相

錢塘遺事卷二

七

繼上疏咸言其寃大理評事胡夢昱應詔上書言濟王之不當廢引用晉太子申生漢戾太子及秦王廷美之事凡百餘言許直無忌彌遠恐竄夢昱于象州紹定壬辰沛恩宥過夢昱已不及矣贈朝奉郎謚剛簡仍官其子

三京之役

寶慶乙酉趙葵趙范全子才奏因降人谷用安之言欲乘時撫定中原建守河據關之議以聞于朝乃命趙范開闢于光黃之間六月全子才合淮西兵萬餘人赴汴以十二日離合肥七月二日抵東京距城二

十里駐兵五日整兵入城行省李伯淵先期以文書來降先是黃河南舊有寸金淀乃爲金人所決河水淫溢自壽至汴水深齊腰行役良苦子才駐汴以俟糧高之主和中沮之不肯運糧卒致誤事江南滁州路鈐樊辛路分王中以偏師下鄭州陳州蔡州望風歸附趙葵以淮西兵五萬取泗州由泗至汴與子才軍會因謂子才曰我軍始謀據關守河今已抵汴半月不急議攻洛陽潼關奚待耶子才以糧餉未集對趙葵益督促之遂檄范用吉樊辛李先胡顯等提軍一萬三千人命淮西帥機徐敏子爲監軍先令西上

錢塘遺事卷二

八

且命楊又以廬州強勇軍一萬五千繼之各給路五日糧諸軍以糧少爲辭敏子以二十一日啓行二十一日遣和州宣淮軍正將張迪以二百人趨洛陽至夜踰城大濶而入城中寂然無應者蓋北軍戍洛陽者皆空其城以誘我矣及曉有民庶三百餘家登城投降二十八日迪等遂入洛陽二十九日軍食已盡乃采蒿和麵作餅而食之楊又至洛東三十里方散坐蓐食忽數百步外有立紅黃涼繖者眾方駭異而伏兵突起深蒿中又倉卒無備大潰擁入洛水者甚眾又僅以身免是晚有潰兵奔進而至云楊又一軍

已爲金人大陣衝散今北兵已據北岸矣于是在洛  
之師聞而奪氣八月一日北軍已有近城下寨者敏  
子與戰勝負半之士卒乏糧遂殺馬而食俟糧不至  
遂班師

### 大字成犬

寧宗初政首召真德秀魏了翁諸君子在朝天下人  
心翕然向化史彌遠欲逐真德秀魏了翁梁成大自  
薦于史相遂除成大爲察院成大貽書所親曰真德  
秀乃眞小人魏了翁乃僞君子此舉大快公論而以  
成大守建寧折真德秀宏詞坊苟可以拮據者无所

### 錢塘遺事卷二

九

不盡其致矣當時太學諸生曰大字傍宜添一點曰  
梁成大余謂犬之狺狺不過吠非其主耳是有功于  
主也今夫不肖之臺諫受權貴之指呼納豪富之賄  
賂內則翦天子之羽翼外而奪百姓之父母是有害  
于主也吾意犬亦羞與爲伍矣

### 辛卯火

宋紹定辛卯臨安之火比辛酉之火加五分之三雖  
太廟亦不免而史丞相府獨全洪舜俞詩云殿前將  
軍猛如虎救得汾陽令公府祖宗神靈飛上天可憐  
九廟成焦土時殿帥乃馮榭也人言藉藉迄不免責

### 史彌遠

史彌遠開禧丁卯爲禮部侍郎與楊太后誅侂冑其  
事甚秘侂冑死寧宗不知也居數日上顧問侂冑安  
在左右乃以實對上深悼之彌遠出入宮禁外議譁  
然有詩曰往來與月爲僑侶舒卷和天也蔽蒙蓋以  
雲議彌遠也彌遠爲相十七年如真德秀魏了翁者  
皆遭斥逐楊后之事濟王嫉之一日書於几上曰彌  
遠當決配八千里左右以告彌遠彌遠銜之及寧宗  
疾革廢濟王而立理宗使潘壬潘丙之謀成彌遠將  
安所容其身哉理宗之立又獨相九年用余天錫梁  
成大李知孝等列布於朝最用事者薛極胡榘聶子  
述趙汝述時號四木及上親政臺諫爭言其非上思  
其功不忘復進其姪嵩之

### 錢塘遺事卷二

十

### 夾攻遼金

紹定辛卯襄帥言陳核奏鞬鞞國遣使約夾攻女真  
壬辰國兵與鞬鞞兵合圍燕京金義宗自汴京突圍  
出奔歸德府癸巳一月遣襄陽太尉江海棗陽帥孟  
珙以兵至蔡州兵駐城南帥臣史嵩之運糧十萬給  
南北軍端平甲午正月北兵至蔡州宋孟珙兵先薄  
蔡城下金主知城必破乃傳位後主關闔自縊愚嘗

謂宋之與鄰國有兩失宋之與遼自真宗澶淵之役以姪事本朝世守歡盟一旦從女真之請議夾攻遂高麗嘗遣使尋醫託其言以勸中國矣而徽宗不信又啓唇亡齒寒之患矣童貫兵出白溝而無紀律兵抵燕京而卽奔潰金人哂之反得以欺我卒致靖康之禍金雖世誓在所當滅真西山言金亡而中國之憂始大洪咨夔奏金亡必有興者二公有先知之明矣

錢塘遺事卷之三

武陵 劉 一清 編

趙信菴

信菴趙葵南仲忠肅公幼子意氣豪邁倅濠梁日有  
 婢與客私公知之伺婢夜出袖劍出帳中一揮斷之  
 人頭棄之城溝辛卯李全送死維陽奏功自三京之  
 役家居數年至淳祐癸卯優詔起復畀以重任為參  
 預時有奏對日記穆陵與之密議儲事公再三贊決  
 且云如陛下即位便不是好樣子尤人所難言也除  
 拜右相葵屢上辭免而朝旨促赴闕益急後葵到京  
 時以宰相須用讀書人劾之葵已知之矣乃徑出國  
 門疾馳而歸題南鄉子壁間云束髮領西藩百萬雄  
 兵掌握問召至廟堂無一事遭彈昨日公卿今日開  
 拂曉出長安莫待西風割面寒羞見錢塘江上柳何  
 顏瘦僕幸驢過遠山後有表奏曰霍光不學無術每  
 思張詠之語以懷慚后稷所讀何書敢以趙汴之言  
 而自解是雖有激而云然亦見機而作乘歸領鄉鄰  
 推心愛民一鞭不妄施暇日過嶽麓精舍古長劉某  
 年差長將坐揖曰相公主席公搖手曰到這裏說甚  
 相公竟就賓席取酒盡歡而去後居溧陽已未難作

錢塘遺事卷三

一

聞命即出丙寅時事粗定告老還鄉舟未發以書報  
 鄉人及兩學士友無不歡悅長沙兒童日呼舞于市  
 日相公歸云冬十月二十六日至齊安中夕電光如  
 燭空中砰然有聲遂寤

安子文

安子文與楊巨源李好義合謀誅逆曦旋殺巨源而  
 專其功久之朝廷疑其跋扈俾帥長沙子文盡室出  
 蜀嘗自贊云面自鄒搜行步藟苴人言託任半周天  
 我道一場真戲耍今日到湖南又成一話靶在長沙  
 計利析秋毫廳事前豢豕成羣糞穢狼籍肥膈則烹

錢塘遺事卷三

二

而賣之罷鎖捆載歸蜀厥後楊九鼎在蜀以刻剝致  
 諸軍之怨軍士莫簡猖亂殺九鼎剖其腹實以金銀  
 日使其貪腹飽既時子文家居散財給士生擒莫簡  
 剖心以祭九鼎迄再平蜀難

嵩之起復

淳祐乙巳正月劉漢弼正夫由閑卿監擢拜臺臣先  
 是九月嵩之自右揆丁父憂優詔起復蓋援瀾遠例  
 也嵩之朵頤不起特以葬為辭遂巡未就闕十一月  
 徐元杰侍郎因對以起復為非嵩之憾之語所厚曰  
 吾與徐誼不薄何不密以啓我自是繼有論奏上意

不復向嵩之臺官彈擊無虛日未幾漢弼以腫疾死  
杜丞相範繼薨徐又以伏暑暴卒物論沸騰直謂數  
公皆中毒死徐則徧體青黑朝野爲之驚駭堂食無  
敢下著者於是揭榜通衢重立賞格移文棘寺嚴鞠  
姦兇然竟莫明所以已而出太府之幣昇上腴之田  
賜之美諡以旌其忠焉嵩之廢浚苦目疾又久之疽  
發背死嵩之當國一時正人如杜範游沼劉應起李  
韶趙汝騰等皆以不合逐去時喬行簡平章李宗勉  
左相史嵩之右相三相當國時論謂喬失之汎李失  
之狹史失之專然宗勉清謹守法號爲賢相

錢塘遺事卷三

三

崔福之死

崔福從趙葵收李全名重江淮爲人勇悍喜于生事  
而無忌憚陳鞞爲建康畱守崔爲路鈐奪統制官王  
明鞍馬又迫逐總所趙監酒親屬鞞委會廳戒諭然  
不悅值王步帥統師過淮乞崔福軍前協力因厚遣  
之福遇賊不擊託言葬女而歸更不申大關取旨主  
帥亦無如之何陳以爲從本司調遣而後視軍法如  
此若不明正典刑則更相做法押赴教場處斬人以  
爲文臣不習邊事多爲武人所輕陳鞞爲積忿而發  
也殊不思良將難得爲帥闖者當推誠共事果跋扈

凌犯自當申取朝旨豈可擅殺

孟保相

孟琪號無庵兄弟中第四故稱四孟機略沈鷲世罕  
能及嘗攻大金公統兵四萬至蔡州滅之由是威名  
浸盛爲荆湖制帥善御衆得士卒心輕財結客對境  
虛實莫不周知外國機要聞探尤密性好佛夜則跏  
坐召偏禪以下五七十人施檀褥俱席地自上而下  
各舉一話或目前事或市井笑謔事無不可言者言  
有可笑輒相與大噱惟不得計人陰私于是上下之  
情無不通者軍中私密外間詭詐皆入其耳久任邊

錢塘遺事卷三

四

帥朝廷頗之後無疾而逝兄璟稱三孟嘗知鄂州性  
寬厚弟十孟知岳陽皆然子之縉立朝尤有大節理  
宗朝稱邊帥者必曰諸孟云

余樵隱

余玠字又夫清禧三年帥蜀慷慨自許創建城壁脩  
築關隘增屯堡柵數年之間邊塵不驚浸以驕恣初  
玠之臨遣也有挈故地還天子之語十年天子降詔  
褒論玠八年守蜀之功鄭青山再相因德惠其用兵  
且以私書與玠云老夫只候此着爲退身計于是一  
意出師至興元無功而還上子冬北兵知其所爲入

掠成都薄嘉定無禦之者玠帥蜀罔功每交結權要及中外用事者奏牘詞氣悖慢示敢專制之狀上意不平之徐青叟奏云余玠不知事君之禮帥蜀無功陛下何不出其不意召之上不答一日御筆余玠以本職奏事庚牌到蜀而玠以漢中數績歸羞愧飲藥而死

余晦帥蜀

寶祐甲寅余晦帥蜀徐清叟奏云朝廷命令不行于西蜀者十有二年矣今者天斃此玠乃祖宗在天之靈社稷無疆之福陛下大有為之機也今乃以素無

錢塘遺事卷三

五

行檢輕儇浮薄不敢任重如晦者當之臣恐五十四州軍民不特望而輕鄙之敵國聞之亦且竊笑中土之無人矣所有除晦內批乞賜收回御筆責清叟曰數十年來未見執政繳回成命者卿若固執則廟堂之間同列之人皆有不妥召命已頒決難反汗其後余晦果敗蜀失紫金山要地為其城云

晦誣惟忠

余晦繼玠為蜀帥一日有南永忠者叛反書聞王惟忠適留闕問南永忠何如人惟忠盛言其勇而義晦曰人言其不可保有之乎惟忠云當入狀以百口保

之晦即取紙俾書既畢探懷以反書示之愕然晦謫歸以王惟忠庇叛事告於朝遂入大理獄全臺入晦之狀殿院陳大方尤主之惟忠竟斬東市此事本非其罪晦懼禍及已故誣之耳未幾大方奉祠歸紹興得疾日擊惟忠之為鬼露頭額天謂非所為聞者唾之惟忠與晦俱浙東人少微賤晦小名余再五以余天錫之薦為四川制置使時惟忠為利州安撫閱除日笑曰余再五來也晦聞之故誣奏惟忠斬于市血逆流而上惟忠顏色不變曰吾將訴於天以明此冤也

錢塘遺事卷三

六

彭大雅

彭大雅字文子癸卯守重慶時蜀已殘破大雅披荆煉冑矢石築城以守為蜀根柢自此支吾二十年大雅之功也然取蒟嶢迫德之者固多怨之者亦不少後謫死蜀士大夫為之立廟焉大雅入蜀曾有祭諸葛武侯文云大國之臣不拜小國之卿大雅今拜矣拜公以入陣之神圖拜公以出師之一表尙饗其文甚偉

趙方威名

趙方嘉定年間為淮閩威望表聳金人相戒不敢犯



邊皆以趙爺爺呼之貌古怪兩眼高低一眼觀天一眼觀地人皆望而畏之不敢仰視一日浴湯伏事祇窺見一巨蛇蟠於桶中皆不敢漏泄一夕更鼓不鳴詰朝申舉當更軍人自分必死及執覆謂有巨蛇蟠於鼓故不敢近以故皆知為蛇之精鎮邊數年一塵不驚兩子六直閣七直閣隨侍在淮北人有六隻角七隻角之呼其威名已遠暢矣後欲上武當山燒香上真降筆曰襄陽趙方欲上武當鄧都小卒不請燒香方初登第作尉時嘗訪辛稼軒畱三日劇談方略辛喜之謂其夫人曰近得一佳士惜無可為贈夫人

錢塘遺事卷三

七

日我有絹十端尚在稼軒遂將添作贖儀且奉以數書去諸監司覓文字趙極感之後辛死其子遇趙作荆湖制置適在幕下僉屬謂趙以乃父曩疇之故賜以提挈不料待之反嚴無時程督幾不能堪至與其母對泣幸三年官滿辭趙告歸趙曰且可畱一日即開宴請其母夫人同來樽前語其母子曰某三年非待令嗣之薄吾受先公厚恩正恐其恃此不畱心職業故爾今已為經營到諸監司舉紙七狀皆足並發放在省部訖自即當奉少費請直去改官辛母子方感謝無涯大賢之陶鑄後進報稱舊恩如此夫

劉雄飛

清熙年間鄂州江夏縣尉司都頭楊文其妻八娘常行善念一日隆興解到城徒二十五人來鄂州發下尉司楊文收管梅鎖雄飛者貌魁偉八娘以為異待之極厚楊文出巡捕盜八娘遂打開索鎖俾雄飛遂遁仍與雇舟盤費雄飛一夜過江宿于荒沙壩中夜半見天門大開車馬往來心內自喜至鎮江府適揚州制司招帳前敢勇軍遂投充軍隊至揚州制司調遣出軍大捷而回除帳前統制官後累有功遷權帳前副都統適和州缺守賈似道為制置使差雄飛權和州到郡數月正除知和州雄飛遣人迎楊都頭夫人偕來則八娘已死矣厚贖楊都頭歸俾作功德追薦八娘後雄飛為四川制置仍保楊都頭為帳前統制後知重慶府劉之報恩可謂至矣

錢塘遺事卷三

八

錢塘遺事卷之三畢

錢塘遺事卷之四

武陵 劉 一清 編

北兵渡江

開慶己未秋九月北朝憲宗皇帝視率大軍入蜀勢欲順流東下一軍自大理因幹腹南來歷邕桂之境以至靜江府廣帥李曾伯陽門自守北兵遂至潭州一軍渡江自備黃圍鄂州陷連水軍揚州大震時相匿報朝廷若罔聞吳潛涕泣入告理宗皇帝以賈似道為荆湖宣撫策應大使進兵援鄂州尋自軍中拜右相趙葵為樞密使江東西宣撫策應大使屯兵信

錢塘遺事卷四

州過廣右幹腹之師以杜庶帥兩淮以向士璧帥潭適南來二哥元帥遇宋候騎而死潭圍先解以高遠印應飛守鄂賈似道駐漢陽軍為聲援又命崔彥良以兵三千援隆興時趙葵移師隆興城門守備戒嚴崔兵至城下不得入抵暮報北兵至坐米市距城三十里彥良渡江迎敵得捷保隆興者彥良之功彥良崔福子也

議遷都

己未北軍破江州瑞州衡州進圍潭州邊報轉急都城團結義勇招募新兵築平江紹興慶元城壁議遷

都謝皇后請留蹕以安人心上乃止

陰許歲幣

開慶己未北兵渡江之後會憲宗皇帝晏駕于釣魚城下賈似道乘機遣使陰約許納歲幣兵解而去鄂渚兵退乃庚申三月三日也北兵之圍鄂也城危在頃刻都統張勝登城諭之曰城子已是你底但子女金帛皆在將臺可從彼去北兵盡東勝於是焚燒城外民居轟然一壘外援至悉力防守遂克完城

行打美法

賈似道忌害一時任事之閩臣行打算法以污之向

錢塘遺事卷四

二

士璧守潭費用委浙西閩打算趙葵守淮則委建康閩馬光祖打算浙閩史巖之徐敏子淮閩杜庶廣帥李曾伯皆受監錢之苦史亦納錢而妻子下獄徐李杜並下獄杜死而追錄猶未已也時江東謝枋得率鄧傳二千人舉義權兵部架閣科降招軍錢給義兵米似道打算招軍錢并徵所給米枋得自償萬楮餘無所償乃上書賈相云千金而募徒木將取信於市人二卵而棄于城豈可聞於鄰國乃得免

丁相罷政

己未北兵渡江時丁大全當國匿報不以上聞誤國

欺君十月罷相大全鎮江人藍色鬼貌小官時爲戚里婢媵賁緣取寵位媚事內侍虞允昇董宋臣上信任之擢監察御史遷右正言在臺橫甚引小人沈熹方大猷爲羽翼輒登相位己未十月罷相庚申七月謫貴州與州將游翁明失色盃酒問遊游有食人之謗涇帥朱禔孫伺丁者也憲李仲龍惡游者也丁密以郡人之謗游者語李李以語朱朱以責游游遂告丁異謀以爲陰造弓矢將通蠻爲不軌朱聞於朝加竄新州經司遣畢進武遷者下貴州逮其奴且盡取其橐中所有而後寬之舟過藤州太守以下不敢與

錢塘遺事卷四

三

通畢遷登岸詣州借水手十人適丁遣舟人請鐔津何權縣者過舟中談話日午畢將登舟何別去未至孫舟人走報丁副使溺矣州爲求屍至夜始得巾履未脫解事人申至州借錢買棺守以經司無名色錢百千與之助丁大全喪受云價不問多少自償既斂郡與解者俱申經司牒下追畢究問後有旨許自便居住畢遷于靜江旣而朱先遣之回長沙矣夫人范氏母子居建康之村落賈相屢誘其子使自陳掉頭竟不就先是謝方叔罷相居隆興賈相誘之曰上念公不怨信之遂刻穆陵御筆以進且獻丹砂等物臺

章交上有旨追逮空所有以解幸免於禍丁之母子智于謝遠矣

吳潛入相

丁大全罷吳潛代之潛爲人豪備其弟兄亦無所附麗有譏于上者曰外間童謠曰大蜈蚣小蜈蚣盡是人間業毒蟲賁緣攀附有百尺若使飛天能食龍此語旣聞惑不可解而用之不堅亦以此也庚申七月謫建昌尋徙潮州辛酉四月安置循州壬戌五月十八日卒捐館之夕作詩云伶仃七十翁閒關四千里縱非烟瘴窟自无逃生理去年三伏中葉舟遡梅水

錢塘遺事卷四

四

燥風扇烈日熱喘乘毒氣盤回七二灘顛頓常驚悸肌體若分裂肝腸如擣碎支持達循州荒涼一墟市託迹貢士闍古屋已積圯地溼暗流泉風雨上不庇蛇鼠相交羅螻蝻聲怪異短垣逼閭閻簷楹接尺咫凡民多死喪哭聲常四起妻或哭其夫父或哭其子爾哭我傷懷傷懷那可止悲愁復悲愁憔悴更憔悴陰陽寇乘之不覺入勝理雙足先躡躡兩股更重臃擁腫大如椽何止患蹠盤淫邪復入腹喘促妨臥寐脾神與食仇入口卽嘔噦膏肓勢日危和扁何爲計人生固有終蓋棺亦旋已長兒在道塗不及見吾斃

老妻對我嗷數僕環雪涕辭最斂形骸安能備喪禮  
孤柩倚中堂几筵聊復爾骨肉遠不知鄰里各相慰  
相慰亦何言眼眼自相視龍川水泱泱敖山雲委委  
雲飛何處歸水流何處止悠悠旅中魂雲水兩迢遞  
朝廷有至仁歸骨或可覲魂今早還家母作異鄉鬼  
又自銘其棺云生于雪川死于龍水大帶深衣緇冠  
素履藉以紙衾覆以布被一物不將斂形而已其人  
伊誰履齋居士翁嘗好老莊喜延方外友與客談及  
死生事曰某只消一个倏然而逝時但以爲戲言及  
至循當國者所遣人迫翁已甚翁處之裕如作詩及

錢塘遺事卷四

五

銘之夕忽空中雷聲轟然翁形在而神去矣先是吳  
潛入相以方甫胡易簡爲腹心二人輕儇人嘲之曰  
甫易簡方上議立度宗爲太子公意不欲緩其事上  
不悅北軍退卽罷政而似道由軍中入相諷臺臣劾  
公罪貶循州先是詔似道移師黃州黃在鄂下流中  
間乃北騎往來之衝要似道聞命以足頓地曰吳潛  
殺我疑移師出潛意故深憾之遣武人劉宗申爲循  
守欲毒潛潛鑿井卧榻下自作井記毒無從人一日  
宗申開宴以私忌辭又宴又辭又次日移庖不得辭  
遂得疾而卒

相當國

理宗之季官以賄成宦官外戚用事似道爲相年餘  
逐巨璫董宋臣李宗勳勒戚晚歸不得任監司郡守  
百官守法門客子弟斂迹不敢干政人頗稱其能然  
天資陰狡刻深置緣樞招人告許立七司法苛密煩  
碎議者不以爲便

李璫歸國

李全死後其子松壽據有山東駸駸踰淮據及入漣  
水連年爲患景定庚申八月忽有書貽賈相係兩淮  
制置李庭芝繳進往復十數始疑中信其終則直王

錢塘遺事卷四

六

成詔改漣水軍爲安東州乃降德音特授李璫保信  
武寧軍節度使督視京東河北等路軍馬齊郡王宣  
賜獎諭追復其父李全官爵改正日曆御製詩賜賈  
相云力扶漢鼎賴元勳泰道宏開萬物新聲暨南郊  
方慕義恩流東海悉來臣凱書已奏三邊捷廟算潛  
消萬里塵坐致太平今日事中共玉厯喜環循

嚴覆試

賈似道嘉熙戊戌以其姊貴妃之故得赴廷對是時  
貴妃在大內廷對之日節次當事人供奉湯藥飲食  
自庚申入相之後躡拜平章聯科必嚴過省及覆試

之禁或爲詩末聯云戊戌若還嚴覆試如今安得有  
平章其意甚當

一擔擔

庚申賈似道初入相或爲詩曰收拾乾坤一擔擔上  
肩容易下肩難勸君高著擎天手多少傍人冷眼看

殺向士璧

向士璧帥長沙北兵已圍鄂岳方措置間皮泉涿家  
居訪之問所以爲守城之計向日正爲眼中無可任  
之人皮惠之北兵至向親率軍民且戰且守旣置飛  
虎軍又募斗弩社朝夕親自登城慰勞卒能保潭斗  
弩之力居多皮入朝百計毀短似道如賈嫉能乃嗾  
臺諫孫附鳳劾之辛酉詔奪向士璧從官恩數令臨  
安府追究侵盜掩匿情節竟坐遷謫擠之死地天下  
冤之

劉整叛北

劉整以瀘州降北先是鄭興守嘉定被兵整自瀘州  
赴援興不送迎亦不宴犒遣吏以羊酒餽之整怒杖  
吏百而去及興爲蜀帥而瀘州乃其屬郡興遣吏打  
算軍前錢糧整賂以金瓶興不受復至江陵求興母  
書囑之亦不納整懼又似道殺潛殺士璧整益不安

錢塘遺事卷四

七

錢塘遺事卷四

八

乃以瀘州降北軍壓境整集官吏喻以故曰爲南者  
立東廡爲北者立西廡官吏皆西立惟戶曹東立殺  
之與西立者二十八司歸北荆湖制置呂文德復瀘  
州文德號爲黑炭團整歸北上急攻緩取之書謀取  
襄陽曰南人惟恃一黑炭團可以利誘也乃遣使于  
文德求置榷場于樊城外文德許之使曰南人无信  
安豐等處榷場或爲盜所掠願築土牆以護貨物文  
德不許使辭去或謂文德曰榷場成我之利也且可  
因以通和好文德以爲然追使者不及旣而使者至  
復申前議文德遂許焉爲請于朝開榷場于樊城外  
北人築土牆于鹿門山外通互市築堡襄帥呂文煥  
知彼欺誑乃兩申制置司爲親吏陳文彬匿之北人  
又于白鶴城增築第二堡文煥復申制司文德大驚  
頓足曰誤朝廷者我也卽請自赴援會病卒

拘留北使

賈似道陰許北朝歲幣故鄂渚退師自事定之後冒  
爲已功諱言前事及北使郝經來尋盟似道拘留眞  
州不遣其失信北朝以至召兵

雪詞

賈相當國陳藏一作雪詞譏之詞曰沒巴沒鼻霎時

間做出漫天漫地不論高低并上下平白都教一例  
鼓動滕六招邀巽二一任張威勢識他不破只今道  
是祥瑞卻是鴉鵲池邊三更半夜誤了吳元濟東郭  
先生都不管關上門兒穩睡一夜東風三竿暖日萬  
事隨流水東皇笑道山河元是我底詞名念奴嬌

紫原三策

咸淳年間汪紫原士信於襄危之際以書抵賈相陳  
三策一謂內地何用多兵宜盡抽之以過江可得六  
十萬或百里或二百里置一屯皆設都統七千里江  
面繞三十四屯設兩大藩府以總攝運掉之緩急上

錢塘遺事卷四

九

下流相應必无能破吾聯絡之勢者久之日益難進  
亦可二謂久拘使者在荆湖何益不如遣使偕行略  
以厚利緩其師期半歲間我江外之藩垣成氣象固  
且江南之生兵日益矣三謂若此兩說不可行惟育  
准備投拜其意蓋以激賈行二說也賈得書大怒口  
賈賊敢爾妄語迄諷臺諫罷紫原歸金陵不數月北  
兵渡江九江以下皆失守乃以端明招討起公則已  
無席地矣紫原以家囑愛將金明而令金明以子從  
之過淮時賈出督相遇拊紫原背而哭曰端明端明  
某不用公言遂至此紫原對云平章平章今日特賊

更說一句不得賈問紫原何故對曰今江南無一寸  
趙家地某去尋一片乾淨土上死也要死得分明後  
抵高郵適巴顏丞相駐蹕紫原之家有告以紫原曾  
獻五策于賈者丞相驚歎江南有這般人這般話若  
遂用之我得至此耶尊禮其家老小甚至欲發兵迎  
取之金明不敢告以在高郵而密价以報紫原拊案  
大哭曰吾猶幸得在趙家地上死也竟大慟而絕時  
人有詩曰厚我藩垣長彼貪不然銜璧小邦男廟堂  
從諫真如轉竟用先生策第三

錢塘遺事卷四

十

錢塘遺事卷之四畢

錢塘遺事卷之五

武陵 劉 一清 編

推排公田

咸淳壬戌殿院陳堯道正言曹孝慶合奏限田之法自昔有之置官戶踰限之田嚴歸併飛走之弊回買官田可得一千萬畝每歲則有六七百萬石之入其于軍餉沛然有餘可免和糴可以製造楮幣可平物價可安富室一事行而五利興實為無窮之利上然之時賈似道為相欲行富國強兵之策時劉良貴為都曹繼尹天府吳勢卿餉准東入為浙漕

錢塘遺事卷五

遂交贊公田之事吳勢卿死乃以劉良貴為提領陳嘗為檢閱官以副之良貴請下都督嚴立賞罰究歸併之弊上曰永免和糴無如買逾限之田為良法然東作方興權俟秋成續議施行賈似道憤怒求去上曰買田永免和糴自是良法美意要當始於浙西庶他路視為則也所在利病各有不同行移難於一律可令三省照此施行既賈似道內引入劄力言其便上從其言三省奉行惟謹似道遂先以自己浙西萬畝為公田倡嗣榮王繼之趙孟奎自陳投賣自是朝野無敢言者獨禮部尚書徐經孫疏言買田之害以言

不行乞致仕後公田但行於浙西他路竟免和糴白若由是德經孫者半天下也方公田初議以官品逾限田外買之此猶有嫉富抑強之意繼而派買除二百畝以下者免餘各買三分之一其後雖百畝之家亦不免立價以租一石者償十八畝會四十楮不及減買數稍多則銀絹相半又多則以度牒告身准直登仕三千楮將仕千楮許赴漕試校尉萬楮承信萬五千楮承節二萬楮則理為進納安人四千楮孺人二千楮

公田專官

錢塘遺事卷五

提領劉良貴檄府丞陳嘗往湖秀將作丞廖邦傑往常潤任督催之責六郡有專官平江則知郡包恢撫參成公策嘉興則知郡潘焜撫幹李輔寓公焦煥炎安吉則知郡謝奕寓公趙與嘗撫幹王唐珪臨安則察判馬元演常州則知郡洪懋運使劉子庚鎮江則知郡章垞漕司准遣鄭夢熊江陰則知郡陽班准遣謝某司戶黃伸候竣事各轉一官選人減一削守臣並以主管公田繫銜

公田賞罰

包恢野江人為陸氏學公田令行人心不服一路騷

然朝廷除包知平江府專領公田行以峻急至施肉  
刑時年已八十酬勞拜簽樞而卒初提領劉良貴劾  
奏嘉興宰葉恣佐以不卽奉行之罪又劾長洲宰何  
九齡追毀出身永不收敘以不合出給官田令田主  
抱納失田業相離之初意

公田之禍

壬戌五月公田以江陰軍平江府隸浙西憲司安吉  
嘉興隸兩浙運司常州鎮江隸總所每歲秋租輸之  
官倉特與減饒二分或水旱則別議放數遂立四分  
司王大呂平江方夢玉嘉興董楷安吉黃震鎮江常

錢塘遺事卷五

三

州江陰三郡初以選人爲之任滿則理爲入班州縣  
鄉都則分差壯官以富饒者充應兩年一替每鄉創  
官莊一所每租一石明減二斗不許多收其間毘陵  
澄江一時迎合止欲買數之多凡六七斗者皆作一  
石及收租之際元額有虧則取足于田主以爲無窮  
之禍或內有饒瘠及租佃頑惡之處又從而更換於  
田主其禍尤慘

謫皮龍榮

參政皮龍榮者上東宮舊僚也居潭州知似道忌之  
仕門不預人事一日上偶問龍榮安在似道疑其再

人時李雷奮憲湖南似道陰諷雷奮劾之先是雷奮  
訪龍榮龍榮辭以故既退以小鬼斥之或以語雷奮  
雷奮不能平至是疏其貪利營私之罪且以爲幸祥  
琴之甫奏即授席以自居于州郡從吉之仲冀朝廷  
取召之速又謂每對人言有吾擁至尊于膝上之語  
蓋龍榮爲東宮官故也有旨謫衡州衡州雷奮治所  
也遂自斃死

銀關先識

見錢關子始于紹興元年冬張浚屯軍婺州朝廷以  
水道不通始置召商人入見錢于婺州執關子請見

錢塘遺事卷五

四

錢于杭越權貨務每千加十以爲優潤六年張忠憲  
爲都督張澄主管財用請依四川法造交子與見錢  
並行後三十一年春遂置行在會子務景定甲子賈  
相當國造金銀見錢關子時十九界矣以一準十八  
界之三廢十七界不用其關子之制上黑印如品字  
中紅印三相連如目字下兩傍各一小長黑印宛然  
一貫字也銀關之上列爲寶蓋幢幡之狀目之曰金  
滿勝以今代麒麟閣何人第一功爲號後北朝天兵  
渡江下江南之時如入無人之境人以爲識信然

竄謝枋得



建寧府教授謝枋得校文江東漕闢發策詆時政似道怒竄興國軍其江東十問備陳賈似道景定以後政事知國家必亡於權臣之手至於入陵一問讀之使人淚下

### 推排田畝

理宗朝嘗欲舉行推排之令廷紳有言而未行也賈似道當國卒行之有人作詩曰三分天下二分亡猶把山川寸寸量縱使一丘添一畝也應不似舊封疆又有作沁園春題於道間者道過江南泥牆粉壁右具在前述某州某縣某鄉某里任何人地佃何人田

### 錢塘遺事卷五

五

氣象蕭條生靈憔悴經界從來未必然惟何甚爲官爲已不把人憐思量幾許山川泥土地分張又百年正西蜀巉巖雲迷鳥道兩淮清野日警狼烟宰相弄權姦人罔上誰念干戈未息肩掌大地何須經界萬取千焉

### 彗星之變

景定甲子秋七月甲戌彗星出柳芒角燭天長數十丈自四更從東方見日高方斂如是者月餘參政楊棟謂是蚩尤旗非彗也遭論去國上減膳避殿臺臣交章言星變災異皆公田不便民間愁歎不平之所

306

致乞罷公田以答天意似道力辨人言乞辭相位上曰言事易任事難自古然也然公田之說不可行則卿建議之始朕已沮之矣惟其上可以免朝廷造楮之費下可以免浙西和籴之擾公私兼濟所以決意命卿舉行之今業已成矣一歲之軍餉皆仰給于此若遽因人言而罷之雖可以快一時之異議如國計何如軍餉何卿既任事亦當任怨禮義不愆何恤人言卿宜安心毋孤朕倚毘之意自此公論頓沮矣是秋邊無警報國無大咎冬十月理宗升遐先是嘉定壬午八月初五夜彗星見於西南方去地不甚遠尾長三丈餘初十日夜光芒亘天至甲申寧宗升遐始驗藝祖升遐彗亦出柳云似道奏云彗出三河周分與河南无干

### 錢塘遺事卷五

六

### 理宗升遐

景定甲子冬十月理宗崩上自臨御以來始終崇獎周程張朱諸儒義理之學故得廟號曰理宗陵曰穆陵御書閣曰顯文閣原廟殿曰章熙殿理宗興于側微崇儒納諫寶紹間以史彌遠有擁立功于萬機謙遜無所預彌遠卒始親政召真德秀魏了翁諸君子于朝號端平爲小元祐然自卽位以來失襄失淮失

全蜀三邊流血庚子大旱壬子建甯大水內郡之民死者相枕藉開慶己未北兵南來社稷幾亡矣而猶不親見之亦可謂福

### 理宗政迹

理宗龍顏隆準臨朝坐輦端嚴若神端平初勵精爲治信向真魏諸賢廷紳奏疏三學叩關悉經御覽所言許直無不容受間以罪斥旋復收用此其盛德也在位既久嬖寵浸盛中貴盧允升董宋臣女冠吳知古等薦引奔競士驟至通顯賄賂公行又用外戚子弟任畿輔監司郡守贓罪狼籍臺臣請奏則宣諭節

### 錢塘遺事卷五

七

貼而已盧允升等以奢侈導上意信方士妄稱五福太乙自嘉定己巳南入異宮臨吳越之分作太乙宮又作龍翔宮集慶寺以祈福作湖上西宮造御舟以備遊幸作禁苑芙蓉閣香蘭亭以供遊翫又作閭賈二妃奉先功德寺極土木之功專置修內一司以內侍管領望青伐木自德壽故宮王邸戚里民家墳塋皆不免又置修內司莊御前莊開獻納之門沒入兩爭田土名曰獻助實則白取禁中排當頻數娼妓傀儡得入供應宮嬪廩給泛賜無節有職掌名位之分其先朝耆艾六字號夫人者嘉定六百員清祐增至

一千員內藏告乏則移之封樁左藏庫何其不節耶

### 度宗卽位

理宗崩度宗卽位改元咸淳初慶元府育王寺舍利塔舊時許詢所造每經一朝則必頌地一次蕭梁已後屢加修整雍熙年間眾議重修非數萬緡不可一行童於大塔中頂禮曰我願勸緣以成其事眾曰何言之易答曰只印此塔影逐日沿門合佛請施何患不成主僧然其言後所得甚微不足以就行童乃曰今天下惟八大王榮邸最有錢我持疏勸緣必可如願詣府開疏大王上題一千緡行童歸自斷其臂血

### 錢塘遺事卷五

八

流不止遂死自火葬後莫有言前事者度宗庚子歲生於入太王府日夕嘔號不已更數乳母多獲譴最後一乳母捧抱行廊廡間入小閣見所粘塔影忽然而策旣去復顧因以水噴取置手中自是不復嘔泣乳母以告太子始悟所題疏未勾下本寺問故僧具言行童自府歸斷臂流血不止以某年某月某日終計其死之時卽度宗生之且也大王遂捐貲以成其事度宗入宮將冊爲皇太子理宗忽夢有告之者曰此十年太平天子也遂斷自宸衷以繼大統後享國之歲悉如所夢云陸務觀詩人間八萬四千塔使合

推爲第一仙卽此塔也

全后

開慶己未議皇太子妃丁大全以京尹願出女爲言一日謝后召入大內宮嬪進花一枝后令侍御以賜既退次日后感疾議遂寢庚申歲乃議全昭孫女昭孫值北兵避地于岳州臨湘之間逾數日入京遂冊爲妃

士人言賈相

咸淳丙寅臨安府士人葉李蕭至等上書詆似道專權害民誤國似道怒嗾士人林德夫詣京尹劉良貴

錢塘遺事卷五

九

告李等泥金飾齋扁不法黥竄諸州

臺諫應故事

以季爲可察院時賈相當國益忌臺諫言事悉用庸懦易制者爲之彈劾不敢自由惟取遠小州太守及州縣小官毛舉細故應故事而已

似道專政

咸淳丁卯賈似道平章軍國重事魏國公葉夢鼎爲右丞相時賈似道專政夢鼎充位而已似道一月三赴經筵三日一朝赴中書查治事上初立朝政一委大臣似道益自專上稱之日師臣通國稱之日師相

曰元老居西湖葛嶺賜第五日一乘車舫入朝不赴都堂治事吏抱文書就第呈署宰執書紙尾而已朝夕議則館客廖瑩中外則堂吏翁應龍凡臺諫彈劾諸司薦辟舉削及京戶畿漕處斷公事非關白不敢自專在朝之士忤意者輒斥去後葉夢鼎江萬里皆歸田軍國重事似道於湖上閑居遙制時人語曰朝中無宰相湖上有平章

半閑亭

度宗賜賈似道第於湖上似道扁亭曰半閑以停雲水道人每治事罷則入亭中習打坐有佞之者上唐

錢塘遺事卷五

十

多合詞大稱似道意識者謂其時乃聖哲馳驚而不足之秋也曾謂似道而以半閑自處乎其詞曰天上謫星班青牛初度關幻出蓬萊新院宇花外竹竹邊山軒冕倘來間人生閑最難算真閑不到人間一半神仙先占取畱一半與公閑夫似道爲國之重臣而其可以閑中消日月耶天下烏得不壞

排當

宮中飲宴名排當理宗朝排當之禮多內侍自爲之一有排當則必有私事密啟度宗因之故咸淳丙寅給事陳宗禮有曰內侍用心非借排當以規羨餘則

假秩筵以奉殷勤不知聚幾許汗血之勞而供一夕  
笙歌之費此說可想矣有詩云花磚緩步退朝衙排  
當今朝早賞花玉鐙金鞍皇后馬香輪繡轂御前車

賈相舉令

一日壑翁招碧梧馬廷鸞西礪葉夢鼎行令舉一令  
要一物與人得物者還以一聯詩秋壑云我有一局  
棊付與棊師棊師得之予我一聯詩自出洞來無敵  
手得饒人處且饒人碧梧云我有一釣竿付與漁翁  
漁翁得之子我一聯詩夜靜水寒魚不餌滿船空載  
月明歸西礪云我有一張犁付與農夫農夫得之子

錢塘遺事卷五

士

我一聯詩但存方寸地雷與子孫耕似道不悅而罷

賈相之虐

賈似道居西湖之上嘗倚樓望湖諸姬皆從適有二  
人道妝羽扇乘小舟由湖登岸一姬曰美哉二少年  
似道曰爾願事之當令納聘姬笑而無言逾時令人  
持一合喚諸姬至前曰適為某姬受聘敢視之則姬  
之頭也諸姬皆戰慄初似道于浙西行公田民受其  
害有人題詩曰襄陽累載困孤城黍稷滿山不出征  
不識咽喉形勢地公田枉自害生靈至乙亥罷相公  
田國事俱休矣

錢塘遺事卷之五畢

錢塘遺事卷五

士

錢塘遺事卷之六

武陵 劉一清 編

降生皇子

咸淳戊辰閏正月初六日天明大風雷雨居民屋宇皆動日午楊美人降生皇子是為益王十一月仲冬全氏降生皇子是為嗣君

李璫掛冠

咸淳戊辰龍飛狀元興化陳文龍同郡李璫太學貫道齋內舍係第三甲正奏名唱名後乞以本身致仕合得恩例盡以回贈父母上書畢辭先聖及三魁同

錢塘遺事卷六

一

舍出錢塘門脫綠袍挂于門上泛舟而去時三魁同舍皆送別璫有詩云人言學古思入官我謂學易而官難平生透出夢覺關本來面目只儒酸吾親不俟若為歡不如歸去臥林間殿前三策罄忠肝多謝皇恩天地寬綠衫卸了白衣還扁舟飛過子陵灘前修亦有通與搏聖世待之俱寬闊何物种放大厚顏由鬼移文伐其奸此行無復出閩山休音息影谷之盤今朝醞酒酬雲瓊便向錢塘門掛冠又有詩云有手須拳籠袞衣有頭須叩九堦墀有口須讀離騷詞有復須飽商山芝有身不願掛絲衣笑問此身欲何之石

室山之巔重湖水之湄陶公云樂天知命復奚疑

龍飛賦題

咸淳戊辰龍飛省試考官商議出題題皆不欲出天子聖人於是別院出乾為天正院出帝德廣運皇天眷命皆大全年號而天眷又正是徽欽過北之年時人為之語曰正院無天子別院少聖人廣運與天眷卻把比咸淳

襄陽受圍

咸淳戊辰北兵圍襄陽攻襄陽劉整之計也整宋驍將號鐵胡孫己未大兵渡江止遷蹕之議者丞相吳

錢塘遺事卷六

二

潛也盡守臣之力者帥臣向士璧也奏斷橋之功者曹世雄其一而整次之似道功賞不明殺潛殺士璧殺世雄整守瀘州懼禍及已遂叛獻策南伐上急攻緩取之書東南之兵勢地勢如指諸掌進攻之計不予准不予湖廣不予蜀獨予襄者蓋知襄者東南之脊無襄則不可立國呂祉嘗謂得襄陽則可以通蜀漢而綴關輔失襄陽則江表之業可憂者正此也整初至襄陽與少保呂文德借地開互市互市既置因築城築堡江心起萬人臺立撒星橋以遏南兵之援乙丑丙寅間時出師哨掠襄樊城外兵威漸振未幾

文德死文煥代守襄陽于戊辰之冬以大兵圍之而襄日孤矣

### 高達赴援

襄陽被圍呂文煥遣人告急朝廷遣高達范文虎赴援時北兵于要害處連珠劄寨圍數十里而道不得通襄陽之圍不可解矣

### 賈相出督

賈似道請出督而又陰嗾臺臣以留之實無意外出也乃以范文虎爲殿帥孫虎臣爲步帥

### 時相不合

#### 錢塘遺事卷六

三

咸淳己巳葉夢鼎辭位不允徑去以江萬里拜左相馬廷鸞拜右相輪日知印萬里與似道議事不合乃辭去

### 戲文誨淫

湖山歌舞沈酣百年賈似道少時挑健尤甚自入相後猶微服間或飲于妓家至戊辰己巳間王煥戲文盛行于都下始自太學有黃可道者爲之一倉官諸妾見之至于羣奔遂以言去繼有張蕃孫者入京調官鄰居一婦人乃宮中乳母因病還家張見其美而不之察日以服玩通殷勤事聞押歸本貫臺章繼上

謂張蕃孫之爲人專以蠱惑人家妾婦爲能有趙右司希建者因身沒而亂其家今敢窺伺宮婢無忌憚如此削籍徙嶺南嗣漢王奔妻按章有云棟也下堂椿屬在谷時人傳以爲笑一征官娶罪將李虎妻臺章亦及之自是專務播擻士大夫帷簿之事以供月課理宗厭之嘗加戒厲至于壑黨所爲大姦大貪曾不敢言以至亡國悲夫

### 賈相諱言

賈似道見襄城被圍日久束手無措日以辭位爲請至咸淳庚午襄陽之圍不解者三年矣一日度宗問

#### 錢塘遺事卷六

四

似道襄陽之圍三年矣似道對曰北兵已退去陛下得臨下何人之言度宗曰適有女嬪言之似道詢問其人誣以他事賜死自是邊事並無敢言者

### 明堂遇雨

咸淳壬申九月祀明堂平章賈似道爲末禮使駕幸景靈宮回宿太廟質明有司奏中嚴外辦請升玉輅大雨如注胡貴嬪之父帶御器械胡顯祖檢討開禧登輅遇雨乘道遙子故事而奏上白賈賈欲候雨止登輅顯祖回奏平章已肯上遂冒雨乘道遙子直入和寧門百官愕然莫知所以禮成肆赦似道奏臣充

大理使而陛下舉動不得預聞乞罷政卽日出嘉會門三降御筆勉留乃還朝鐫罷胡顯祖出胡貴嬪爲尼上爲之泣下

### 張貴赴援

壬申五月張順張貴赴援襄陽襄樊自丁卯以來被圍日久生兵日增旣築鹿門之役水陸之防日密築白河虎頭及鬼關以鑿出入之道自是孤城閉守者凡四五歲援兵往往扼關不克進所幸城中有宿儲可守然所乏者鹽薪布帛耳張漢英守樊城募善泅者寘蠟書于髻中藏積草下浮水而出謂鹿門旣築

### 錢塘遺事卷六

五

勢須自荆郢救援旣至隘口守者見積草多鉤致欲爲焚爨用遂爲所得于是郢鄧之道復絕矣旣而荆關移屯郢州而諸帥重兵皆駐新郢及均州河口以扼要津又重賞募死士得三千人皆襄郢山西民兵之驍悍善戰者求將久之得民兵部轄張順張貴俗號張貴爲倭張所謂大張都統小張都統者其智勇素爲諸軍所服先于均州上流各水中立硬寨造水哨輕舟百艘每艘三十人鹽袋布二百且合之曰此行有死而已壬申五月漢水方生于二十二日稍進圍山下越二日又進高頭港口結方陣各船置火鎗

大砲熾炭巨斧勁弩夜漏下三刻起礮出江以紅燈爲號貴先登順爲殿乘風破浪徑犯重圍至磨洪灘以上敵舟布滿江面無罅可入鼓勇乘銳凡斷鐵纜攢筏數百屯兵雖眾皆披靡以避其鋒轉戰一百二十餘里二十五日黎明抵襄城城中絕援人救至大喜及收軍點視獨失張順軍中爲之短氣越數日有浮尸逆流而上被甲冑執弓矢直抵浮梁乃張順也

### 繫籍秀才

御史陳伯大奏行士籍先是朝廷患科場弊倖百出有發解過省而筆迹不同者有冒已死人解帖免舉

### 錢塘遺事卷六

六

者多方措置乃議今後凡應舉及免舉人各于所屬州縣給歷一道親書歷首將來赴舉過省參對筆跡異同以防僞濫時人謂之繫籍秀才咸淳庚午科已行之矣時人有詩曰戎馬掀天動地來襄陽城下哭聲哀平章束手全無策卻把科場惱秀才又太學生蕭某有詞云士籍令行伯仲分明逐一排連問子孫何習父兄何業明經詞賦右具如前最是中間娶妻某氏試問于妻何與馬鄉保舉那當著押開口論錢祖宗立法于先又何必更張萬萬千算行關改會限田放糶生民凋瘵膏血俱脫只有士心僅存一脈今

又艱難最可憐誰作備陳堅伯大附勢專權

地生白毛

咸淳癸酉平地產白毛臨安尤多如銀線茶可採以相醜但挺直耳或者謂此卽白雷白祥之類是也

錢神獻夢

咸淳癸酉春賈相連奏乞出視師且謂諸闕欲爲敗關張本每遣客游談不曰無財力則曰無兵力不知臣之料錢招軍悉有實狀可以按覆奏罷歸府合目靜坐忽夢有男子圍面方口突然而入賈相叱之曰爾何人敢至此答曰我金主也相公早間入奏太激

錢塘遺事卷六

七

天下事不由相公皆由我相公好好做三年我六年後亦不復顧人間事言訖賈相且怒且醒因與所親言之漫不可曉三年而賈相罷六年而錢禁行乃知男子錢神也廢與信有數乎

襄樊失陷

咸淳癸酉春二月破樊城下襄陽文煥捍禦應酬備殫心力糧食雖可支吾而衣裝薪芻斷絕不至文煥徹屋爲薪緝麻爲衣每一巡城南望慟哭城破遂以城降且獨守孤城降于六年之後豈得已哉

勉雷賈相

咸淳癸酉自襄樊敗後似道累章乞出視師謂非臣上下驅馳聯絡氣勢作急奔赴則有大大可慮者而又陰嗾朝臣論奏以爲師相不可一日離左右

度宗宴駕

咸淳甲戌秋七月度宗崩皇子昀卽位太皇太后垂簾聽政改明年爲德祐元年

諫陰三元

度宗崩幼君諫陰進士榜第一名王龍澤二名路萬里三名胡幼黃京師爲之語曰龍在澤飛不得萬里路行不得幼而黃隣不得

錢塘遺事卷六

八

詔兵勤王

冬詔天下勤王贛州太守文天祥應詔募兵朝廷分兵九路會合端明黃萬石江西 侍郎趙希全陵江陰 開封夏貴淮西 節使篤萬壽京湖 殿帥張彥廣德 招討孫虎臣采石 都統仇子真宣城 練使張世傑海道 費伯恭阮克已平江克已揚州 人糾集義兵三萬勤王

下鄂復州

咸淳甲戌冬十月下鄂州沙洋守將邊居誼死之時丞相伯顏將兵號百萬用南降人爲向导呂文煥等



舟師出襄陽劉整等騎兵出淮泗分道並進攻鄂鄧人堅守以戰船橫截江面不得渡文煥覘視傍有一湖可通大江于是大集人力陸地牽舟紆行凡百餘里然後至水舟師忽自上而下沙洋之備未知措手守將邊居誦所部三千人盡力死戰竟無一人降附十一月下復州

### 北兵渡江

甲戌十二月初九日北兵自襄陽擺渡沙口出江十四日渡江常時江水風波不可狎視至渡江時江水鏡平豈非天哉進圍漢陽軍移師攻陽羅堡時淮西

### 錢塘遺事卷六

九

制置夏貴拒戰于陽羅堡敗績奔還蘄州夏貴自陽羅堡之敗順流而下沿江南岸縱兵放火歸蘄州解甲當是時其心已無國矣後有人題詩于蘄州夏貴節樓有曰一語淮西雷養老三更江上便收兵縱使節樓高萬丈到頭難免重臣名

### 下陽羅堡

陽羅堡乃江鄂屏蔽一帶有七百杓風起則多利北舟欲守此江必守此堡此堡既失則鄂危矣守將閻池王都統與所部八千人死戰中流矢而死乃自陽羅堡攻鄂州

### 下鄂州

咸淳甲戌十二月十八日下鄂州守城張晏然降先是李雷奮爲守十月以臺論罷至是無正官張晏然守鄂所恃者朱禎孫之援朱禎孫提重兵至鄂退歸江陵晏然失助鄂遂降矣時夏貴與朱禎孫通任長江之責朱歸荊州夏歸淮西一上一下中流蕩然全無備禦哀哉

### 錢塘遺事卷六

十

錢塘遺事卷之六畢

錢塘遺事卷之七

武陵 劉 一清 稿

下蕪黃州

德祐乙亥正月北兵順流而下沿江諸將多呂氏部曲望風降附既至黃州陳奕以城降奕始謂大兵以襄漢船自漢入江乃知大兵未渡而蕪黃已先降故其渡也襄漢蕪黃之船皆在焉遂至蕪州管景謨以城降至南康軍葉昌以城降

劉整死

正月初七日劉整死初整與文煥分兵南渡及是整

錢塘遺事卷七

一

無功發憤得疾死于無為軍城下

下江州

正月十三日下江州九江江西屏蔽也錢真孫以帥兼守舉城以降則江西一路如破竹矣嘗記宋太祖以乙亥年命曹翰取江州後三百年乙亥而失之豈非數歟呂師夔以大元命知江州

下安慶

大元國兵至安慶府范文虎以城降文虎呂氏壻也賈似道奏云文虎為趙縉所憤激而以安慶叛而不知文虎與呂氏係親黨也

賈相出師

甲戌十二月以賈似道為都督軍馬黃萬石李珣參贊軍事檄召諸路軍兵聽督府調遣於封樁庫撥給金十萬兩銀五十萬兩關子一千萬貫充都督公用時邊報轉急似道猶未有行意聞劉整死乃議出師乙亥正月十五日似道上出師表略曰臣以老病之身遭時多艱豈復能以驅馳自勉云云每念身雖危可以奮勵振事雖急可以激烈圖云云逆整世受國恩一旦反噬而仇視我役役貪生畏死視便則趨夫亦何有於彼哉自襄有患五六年間行邊之請不知

錢塘遺事卷七

二

幾疏先帝一不之許襄陷鄂單臣憂心孔疚請行又不知其幾疏先帝復不之許頃羅孔棘詔既奪情臣辭亦不知幾迨不獲命竊自附於金革無避之義陛下踐祚以來邊劇日駭臣請悉力政以江流數千里江面數十屯而脈絡不貫非臣督視隨機上下是必有不能遏其渡江者今不幸臣言中矣向使先帝以及兩宮下至公卿大夫士早以臣言為信聽臣之出當不使如此往者不可諫及今汲汲圖之恨其晚尚可強臣之留耶臣留不過使都民苟安且暮而非所以為宗社大計也陛下惟命臣以王導故事都督中

外諸軍然兵入吾境亦既兼旬臣苦心處置忘寢廢食未能少強人意誠以注的之矢難留在日之機易見與其坐待其來于事無補孰若使臣決於一行以求必勝事理較著有不難知者恭惟祖宗三百餘年德澤其來未艾兩宮仁慈孝愛動無闕失臣恃此咸發信順之心斷可憑藉以辦此事臣羸弱之軀非不知自愛云云孤忠自誓終始以之臣有三子三孫留之京師日依帝所以示臣無復以家爲意否則苟免而已寧不愧死於斯言哉深切迫急拜表即行

遣使請和

錢塘遺事卷七

三

德祐乙亥二月十七日賈似道遣宋京使軍前請和京與北使來要似道自往似道遣阮思聰東元壽代行思聰回知事不就惶怖失據陰備快船爲走計時大軍乘勢衝下南北兩岸立砲座設划車中流數千艘乘風直進宋兵不支夏貴老將也既失長江惟恐督府成功無所逃罪又恐孫虎臣新進位出已上殊無關志

下饒州

乙亥正月大兵至饒州守臣唐震竭力守禦城破震爲北兵所害死于州治之玉芝堂二十一日城破二

十七日鄔判官始得其遺體温然如生遂具衣棺而葬之前丞相江萬里寄居饒州州人皆遁萬里坐守以爲民望兵入其第赴水而死萬頃自南康來省兄遇兵不屈遂以磔死至死罵聲不絕口先是張世傑至饒州萬里與之飲大醉世傑曰國事如此丞相如何萬里曰力不能以報朝廷惟有死爾世傑曰丞相之言是也他家事世傑盡知之拿一个蓋跪在地不能得他接了未能得他飲安能忍辱事他人耶吾盡吾職分延得一日也是趙家一日之天下如不可爲亦只有一死庶幾可見趙皇於地下觀此則萬里

錢塘遺事卷七

四

從容就義之心已先決矣

破池州

乙亥正月大兵破饒州遂至池州時池州無守臣蜀人趙昂發爲池州倖權州事措置備禦等官謂昂發曰州不可守不如棄之昂發曰吾守土臣也豈可偷生避死也哉大兵至畱詩於第夫婦遂自經而死時人語之曰臣爲君死妻爲夫亡

蕪湖潰師

乙亥正月二十二日賈似道潰師於蕪湖是日孫虎臣告急至似道舟中泣告曰追兵已迫夏貴亦

日彼眾我寡委難抵當垂泣而去似道撫諭三軍遂許喝轉官資諸軍詎日要官資做甚己未庚申官資何在鳴鑼一聲退兵於珠金沙十三萬軍一時潰散督府之印已失似道奔入揚州李庭芝閉城不納

### 姜才敗績

大兵順流乘勢至瓜州揚州都統姜才出兵二萬餘於揚子橋士氣百倍眾皆披靡時彼眾我寡相持半日凡數十戰勝負未分生兵日增乃至敗績姜才稍引兵還大兵入太平州守臣趙縉遁

### 金山之敗

#### 錢塘遺事卷七

五

大兵入建康府沿江制置知建康府趙縉遁北兵方入城時察院潘文卿按趙縉取行宮公帑所積金帛棄城而遁建康爲江東重鎮既失則江東之勢去矣北兵駐建康府不進遣哨騎四出大兵至鎮江府張世傑趙縉戰于金山世傑多海舟無風竟不可動遂敗畱守司參軍沈圻自柁樓上墜下嘔血而死守臣洪起畏遁嗚呼京口第一重門戶而失之行闕岌岌矣

### 趙與可遁

乙亥二月大兵入寧國府守臣趙與可遁與可宗室也而望風宵遁朝旨除名勒停追毀出身以來文字

以爲不守封疆者之戒既北兵下徽州

### 二相遁去

乙亥二月二十六日左丞相王燦去先是賈似道奏請遷都太皇太后不許及是殿前指揮使韓震再申前請燦議堅壁固守求罷不允徑去三十日夜右丞相章鑑遁二相去國朝廷事可知矣

### 誅韓震

乙亥三月初一日誅韓震三省奉聖旨云韓震身爲殿帥陰懷異志當此危急不肯出戰聲言提兵闖入禁闕姦謀叵測罪不容赦國人皆曰可殺吾念其父

#### 錢塘遺事卷七

六

有功于蜀不料其子負國若此除已明正典刑罪止其身若家屬親黨決非同謀一切並爲免罪先是有言震謀脅遷都者宜中與客潘希仁計議乃伏甲士于樞密府擊殺之以步軍指揮使領其眾震部曲百餘人聞變大闕而出射火箭入大內又以大刀斫嘉會門宜中遣兵逐之奔建康府

### 五木之敗

北兵入常州府時三月初二也知州王宗沐遁權守節幹王良臣以城降五月張彥劉師勇復常州王良臣敗走又復廣德軍九月王良臣以北兵攻常州知

府姚訔統制劉師勇王安節拒守攻城不克十月常州告急文天祥遣將尹玉朱華張全麻士龍赴援二十六日戰于橫林敗績二十七日戰于五木敗績張全不發一矢尹玉麻士龍死之天祥調兵再往道不通十一月十六日常州糧盡劉師勇以騎突圍出奔平江府遂破常州屠其城知府姚訔死之生獲王安節不屈而死姚訔乃姚希得之子王安節乃節度王堅之子尹玉者江西憲司將也與北兵戰殺數千人復收殘兵五六百與角一夕兵敗手殺七八十人遂死之其麾下與北兵戰併死無一降者朝廷贈濠州

錢塘遺事卷七

七

團練使官其二子焉常州自三月二日陷至五月再復九月北兵再至知府姚訔糾集義民登城巡視旌旗雲擁鼓聲震天潛遣劉師勇王安節等出師迎敵大捷次日北兵至城下開門迎戰二陣夾擊攻城之兵爲其掩殺攻城不克而遁劉師勇又于歸路設伏以待之殲者過半常州雖能保城而管下屬縣屋宇焚蕩人民擄掠殆盡生獲百姓殺之鬻其肉煎油作砲擲入常州城下使膏油散在牌杖木上積日使火箭射之牌杖自焚又俘其人使之運土于城外築堡傾泥併其人填之常州屬縣之民遭此橫禍十一月

糧盡城始破嗚呼使北兵渡江之後州州有守臣如姚訔者忠于國家死守封疆宋鼎又安得而轉移耶

朝臣宵遁

乙亥三月京師戒嚴朝臣接踵宵遁大軍已迫畿甸勤王兵不至人情恟恟知臨安府曾淵子兩浙運副皆遁浙東提舉王霖龍遁機政文及翁倪普臺諫潘文卿季可陳過徐卿孫待從已下陳堅何夢桂曾希顏數十人並遁朝中爲之一空焉朝堂榜云孟軻謂君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國人又謂諫于其君而不聽去則窮其力而後止識者猶以爲非君臣之正

錢塘遺事卷七

八

誼我朝三百餘年待士大夫以禮吾爲嗣君遭家多難爾小大臣未嘗有出一言以救國者吾何負于汝哉今內而庶僚畔官離次外而守令委印棄城耳目之司既不能爲吾糾擊二三執政又不能倡率羣工方且表裏合謀接踵宵遁平日讀聖賢書自負謂何乃于此時作此舉措或偷生田里何面目對人言語他日死亦何以見先帝天命未改國法尙存可尙書省別具在朝臣在京文武並予特轉二官其負國棄子者令御史臺覺察以聞其榜朝堂明吾之意

罷賣似道

乙亥三月三日賈似道罷平章都督予祠宣制曰大臣具四海之贍罪莫大于誤國都督行諸軍之事律尤重于喪師告九廟以奉辭詔羣工而聽命具官賈某小材無取大道未聞昔相穆陵徒以邊將而自詭速事先帝遂于國事以獨專謂宜開誠布公以扶皇極之彝并謀合智以盡天下之議而乃恣行胸臆不恤人心以吏道沮格人才以兵術剝裁機務括田之令行而農不得安于野權利之法變而旅不願出其途矧當任闔之驅馳不知戎事之緩急戰攻或曠歲而不舉兵事或臨時而不修纖悉于文法之搜求闢

錢塘遺事卷七

九

疏于邊政之科瑣遂令飲馬以渡長江迺者抗表出師請身戡難人方期以孔明之志朕亦責以裴度之功謂當披髮纓冠而疾趨乃復二矛重弓而容與三軍解體百將離心彼被甲之謂何未聞聲而先潰孟子謂吾何畏彼左氏謂我不成夫社稷之勢纒旒縉紳之言切齒姑與薄罰俾爾閑祠於戲膺戎狄懲荆舒今復奏周公之事放驩兜殛伯蘇尙思寬虞典之誅可罷平章軍國重事都督諸路軍馬十四日賈似道遣堂吏翁應龍護都督印歸朝上表自劾至五月太后乃降詔令李庭芝宣意略云卿其亟歸喪次以

盡臣子之道當曲示保全否則眾論益甚忠孝靡容吾雖欲屈法伸恩而不可得卿其明聽吾言善終以始亦有辭于永世時左相王煥奏陛下念其勤勞三朝免于逮竄使之歸里終喪忠厚之至既數辭矣安坐維揚未聞就道既不能死忠又不能盡孝遂使公論切齒愈甚願降一明詔切責似道以正方命之罪

貶賈似道

乙亥七月十二日合臺奏賈似道喪師誤國內批賈似道專權誤國得罪公論吾以其歷事三朝近嘗許以終制不欲已甚合臺露章未已更與降三官改徙

錢塘遺事卷七

十

鄰郡少弭人言時賈似道婺州居住廖瑩中王廷追毀文字除名勒停選韶州羈管內批王廷曾淵子改送雷州居住敕賈似道降三官改送建寧居住翁合奏賈似道以妬賢無比之林甫輒自託于伊周以不學無術之霍光敢效尤于莽操其總權罔上賣國召兵專利虐民滔天之罪人人能言云云首聞邸報臺諫交章聲其姦謀乞行遠竄迫于眾怒僅謫建寧雖國家之典憲未伸而朝廷之意尙稍白臣切伏惟建宣實朱子講道之闕里雖三尺童子粗知向方聞似道且嘔惡唾去況可見其面如朱釋大學一章曰放

惡不遠彼且稔惡所伏之地其民何罪必以禦魑魅而後已夫與之同中國且不可而可一日同此鄉哉必放之此鄉此鄉亦復何罪巷伯惡惡之詩曰投畀有北有北不受而終曰投畀有昊蓋有北決所不受則付與昊天惟天得制短長六合爾此則陛下事也乞將似道遠竄深廣以伸國法以謝公論有旨賈似道移漳州責授高州團練副使下臨安府台州簿錄其家

相陳宜中

乙亥三月初三日陳宜中參知政事陳合僉書樞密

錢塘遺事卷七

十一

院召王爚還朝初十日陳宜中除右丞相初四日宜中辭相奏云臣今月初四日恭準內批不許臣辭免新除特進右丞相恩命念臣一介樸愚初無矯飾此番出位奉行陛下如神之斷將順陛下如天之仁實出于愛君憂國之血忱非有一毫傾人利己之私念皇天厚地實所鑒臨今若許臣以舊官備位人猶謂臣無所爲而爲之可以少追清議若不先不後于此易變恩榮公論無情何所不至或謂臣乘時傾似道而奪其權或謂臣拱手不畱臣鑑而據其位臣旣無面顏立于百僚之上亦安能復有精神念慮能爲陛

下宜一日之勞哉自魯港敗後宜中首斬韓震裔遷之議差強人意宜中實無經濟至秋託故遁歸及不得已十月再來則國事去矣

錢塘遺事卷七

十二

錢塘遺事卷之七畢

錢塘遺事卷之八

張世傑入衛

武陵 劉 一清 編

乙亥三月初十日張世傑入衛京師內空賴張世傑一軍萬人自荆湖至世傑本信安歸正人擢承宣使陳宜中疑世傑易其所部之軍世傑不得盡其力時呂文福請提兵入衛文福文煥兄也

議遷蹕

宗學上書曰臣等為國同姓與宗社相依為命近者元臣開督視師繼而又聞逆整已斃臣等私竊喜之

錢塘遺事卷八

一

適日以來京師內外喧傳皆得內人今已放散御船今已排定營衛諸軍皆已點差倉庫今已搬移陛下移蹕亦在旦夕躊躇未即行者獨吾太皇太后不肯輕動爾臣竊為陛下計不過移蹕慶元其次則移蹕平江至事勢危急則航船幸闕不思我能往彼亦能往縱使兵或可守陛下豈能鬱鬱求活作一龜茲國耶北兵渡江已踰兩月不聞有備禦之策但聞和議之請和議未必能成危亡之勢漸迫今天下勤王之兵在京屯戍者不下二十萬猶堪一戰豈束手待斃而已哉臣願陛下戒諸將帥糾集精兵盡力血戰戰

若不勝死於社稷猶可見藝祖于地下惟陛下思之幸甚

陳宜中奏

殿院陳宜中奏云近北兵渡江已踰兩月上而三宮下而萬姓皆謂平章賈似道督師一出未必負三朝禮遇之恩必能以一死酬天地涵容之澤而乃擁師逗留不發一矢今月二十日忽報孫虎臣又二十二日報臣等以諸軍皆潰散初猶有自與一決之語既乃發為海上迎駕之言臣見其平日自詭以知兵意或有深謀秘計可以救一脈于垂亡觀其所措有非

錢塘遺事卷八

二

腐儒所能測識忽二月二十八日早有督府隨吏回歸乃言似道于二十日夜三更鳴鑼一聲回散諸軍竄身而去莫知所之臣聞之血淚迸流欲死無由因自痛念曩經丁大全敗竄之餘適際理宗再生之德微逾末年似道時適當國起自書生叨居樞地彼雖一出臣每見其施行時有差舛未嘗不從容納規而才弱力薄凡莫能救正如范文虎事爭之不力稔禍今日涕頰何追今似道以潰師竄身上誤宗社臣曩為臺諫既無呂誨之先見臣今為執政又不能為社稷力爭罪何所逃謹自具劾以聞欲望聖慈重行追



竄正平日苟容之罪以謝公論仍乞正似道誤國之罪以謝天下祖宗德澤未衰人心戴宋猶故元氣一脈尙可挽回仍乞將公田市舶茶鹽等拂民所欲者悉賜改正令學士院降詔以明太皇太后陛下哀痛悔恨之意少回皇天舍逆助順之心

陳宜中都督

陳宜中都督軍馬時乙亥四月也奉旨建督于京檄召諸路軍馬勤王并令潰軍各歸所部淮東隸李庭芝淮西隸夏貴沿江隸汪立信四川隸朱禔孫江西隸黃萬石節制團結內外兵十七萬五千人分廂差

錢塘遺事卷八

三

寄居官爲總督給一軍赴教場教閱

詔諭三將

五月太皇太后詔諭呂文煥等息兵通好詔曰賈似道專制朝政十有五年挾智行私矜已自用結怨軍民失信隣國戰功當賞而不賞邊費當支而不支盡心力以守襄城者坐視不救備已財以贈郢兵者反受責言遂使諸將離心三軍解體比者請師出督畏死偷生不戰而逃莫知所在自古失律之師未有如此之謬者吾已節次明正其罪但念吾年七十抱病滋人嗣君幼冲莞莞在疚念北方之兵薄吾近地宗

社危急不可以一朝居似道召禍如此老身幼主實受其殃因思爾文煥世受國恩久當事任守城備殫勤勞爾奔爾文虎皆受先朝之知嘗任巖帥之寄一時捨此度非本心三人在北豈能遽忘本朝之舊不念吾國之危茲用手披敷陳吾意爾三人爲吾轉道此意於師相吾老幼雖不足念生靈何辜受此荼毒不知何道可以息民何辭可以通好於北朝以成南北之美意以紓社稷之近憂願亟爲我圖俾王室不壞理宗度宗在天之靈亦必降於爾衷故茲詔示想宜乎悉

錢塘遺事卷八

四

呂文煥回本國書

報國盡忠自許初心之無愧居城守難豈圖末路之多差茲所轉念昔日之功庶可少伸今日之款明公問信歸人欲言伏念某少服戎行壯臨邊徼干戈滿眼輕性命於鴻毛弓箭在股繫死生於馬足不但馳驅于西北誓將屏蔽于東南幸以微勞屢收薄效至若襄城之計最爲淮甸之危蠢茲無厭之戎指爲必攻之地迅裂如冰火之衝擊飄蕩如風雨之去來坐一日以猶難居九年而可奈南向高築蓋欲拒吾喉襟樊城盡屠又已去我羽翼雖劉整首先于犯版而

焦然中苦於黨姦孤城其如彈丸謂靴尖之踢倒長江雖曰天塹欲投鞭而斷流兇焰如斯先聲屢至臣能死爾仰天而哭伏地而哀敵旣深乎析骸而爨易子而食尙冀廟堂之念我急令鄰郡之聚兵委病痛于九年之間投肌肉于羣虎之口因念張巡之死守不如李陵之詐降猶期後圖可作內應國手敗局畱著豈異尋常之機俗眼據圖觀形寧識驪黃之馬蓋使忠臣偶陷于敵國烏能絕意不念于鄉閭固知死也何補于生奚益安有食焉不任其事因銜北命乃擁南兵視以犬馬報以仇讐非日子弟攻其父母不

錢塘遺事卷八

五

得已也尙何言哉今我皇上置其好生開以自新之路明公都督雖是問罪藹然念舊之情安敢固違永爲背叛見今按兵不動卧轍不驚撫此良辰伏觀景命且秦穆公之赦殺馬在野人猶知報恩如齊威公之相射鉤願君子終無忌怨

督府檄文

略曰且整之叛我也固以自疑若煥之去國也獨何不忍不思元溫羣從並受卵翼之恩李陵一門初無毫髮之損國家厄運一至于此人心忠義夫誰無之大皇后七秩之聖躬今天子孤孀之冲質在人情尤

知恤鄉閭之老幼矧臣子忍坐視君父之傾危寧無郡國賢臣亦有江湖豪傑共會倡義之旅載馳勤王之師如陶士行慷慨之眞如張魏公忠赤之至救日之弓拔月之矢便直指于旌旗如礪之山如帶之河尙承堅于盟誓

王煥平章

乙亥四月王煥平章軍國重事八月王煥致仕煥具位平章在朝無所建明不顧君父之顛危退爲保身存家之計鄙哉

日劄

錢塘遺事卷八

六

乙亥六月初一日午時日有食之旣是時天地晦冥咫尺不辨人雞鷺歸猶如暮夜自巳至午其明始復下詔曰天降罰于我家嗣君幼冲未堪多難吾以衰髦勉強聽政明不能察姦臣之誤國仁不能救兵革之殄民德澤弗流政令多失乖氣致異謫見于天迺夏季月朔日有食之旣陽微晝晦變莫大焉吾惟艱危之會憂心如熏重以災異謫告于何不臧憂咎在吾痛自先責貶損尊號猶恐未盡應天之實方與嗣君夙夜祇懼省躬悔過慨念姦臣專政之久杜塞言路蒙蔽天變下情墜于上聞禍至此極今吾當儆悟

少知懲艾虛心聽政惟人言是聽以答天意谷爾自僚士庶盡忠極言凡涼菲之愆政事之疵黎元之疾苦爰暨修禳固圉之常策可以消厄運導和氣者毋有所隱將採擇施行人心悅而天怒解庶幾在此布告中外體吾至意時太皇太后內批痛自切責以答天戒可去聖福二字用昭吾恐懼脩省之意

陳留並相

乙亥六月陳宜中左丞相留夢炎右丞相陳文龍黃鏞僉書樞密院事謝堂鎮撫使家鉉翁知臨安府授文天祥刑部尚書趨赴行在命夏貴淮東制置知揚

錢塘遺事卷八

七

州朱煥淮西制置知廬州召李庭芝赴行在夏貴不受代李庭芝閉門自守

文天祥入衛

乙亥四月文天祥爲江西提刑募兵於贛州台州杜澔糾合四千人從之至九月天祥將吉贛民人及峒丁二萬人入衛衣裝器械戈甲精明人心喜慰詔褒獎除江浙制置使知平江府提兵捍禦是時陳宜中歸永嘉留夢炎當國夢炎意不相樂乃以天祥爲制閩出守吳門

徵諸帥不至

徵呂文福入衛行人失辭文福自疑不至復徵夏貴督萬壽黃萬石入衛並不至時京城招軍年十五以上號武定軍長不滿四尺觀者寒心

諸郡望風而降

乙亥三月知江陰軍鄭濡道遁去知廣德軍令狐闕降之三月十四日下平江府守臣潛說友遁通判胡玉以城降焉下安吉州守臣趙與立降江上列城或降或遁無一人堅守者夏四月下江陵府高達京湖名將已未解圍鄂州似道許以建節後竟不與達怨望久矣至是爲荆湖制置以城降宣闔不能制城初

錢塘遺事卷八

八

陷朱禕孫仰藥不得死既而亦降焉乃令朱禕孫移文諸州歸附既鼎州澧州常德府壽昌軍並降時大兵徇湖南圍潭州安撫李芾與大兵戰于澧陵得捷守城攻之不能克九月大兵至獨松關殺廉萬戶希賢後丙子二月廉希賢之子殺張濡磔之濡張俊之曾孫也十一月十六日大兵下隆興府劉槃以兵累戰不利遂以城降牛傳危天順二將赴火死初瑞州先下姚計議至隆興說降劉槃拒之乃引兵出戰殺戮不少凡累戰不利不得已而以城降焉大兵至撫州時制置黃萬石開闔撫州聞大兵至而遁都統密

俯迎敵就擒不屈嚼舌罵聲不絕而死施至道以城降焉建昌相繼而下宋師戰于相關敗績去杭百里時獨松關告急召文天祥入衛天祥自吳門遣遣守獨松關時天祥軍三萬張世傑軍五萬諸路勤王師猶有四十餘萬天祥與世傑密議今兩淮堅壁閩廣全城王師且眾何不與之血戰萬一得捷則罄兩淮之兵以截其後國事猶可爲也世傑大喜遂議出征獨宜中沮之事不成矣二十八日進攻平江府通判王矩之以城降十二月大兵屯平江府巴延在焉京師戒嚴雷夢炎陳文龍黃鏞劉黻並遁去大兵屯于

錢塘遺事卷八

九

長河堰陳宜中蒙蔽外庭如遣使請和見伯顏于長安堰已而不如約故大兵竟至皋亭山下丙子正月大兵入臨江軍權守滕巖瞻遁臨江告急吉州乞兵援守吉州差禁軍三百人至臨江防拓舟必從吉水取勇軍守吉水陸必從永豐忠勇軍守永豐未幾大兵至禁軍潰散大兵入臨江大兵更自相江疾馳至吉州城下寨十八日大兵進皋亭山去城三十里北使請執政軍前議事文天祥請行百姓官民迎丞相伯顏于皋亭山下十九日大兵進屯北關門外京城百姓門上各貼好投拜三字呂文煥范文虎九騎入

城遂入大內謁太皇太后

納降表

乙亥十二月遣使納降表直學士高應松辭草表乃以京局官劉褒然權直院草之自賈似道喪師後至今十月餘國事危急將士離心兵出屢劾朝廷方理會科場明堂等事士大夫陳乞差遣士人覬覦恩例一籌不畫及是束手無措乃議納土求封爲小國賈降表奉使燕京哀哉

詔罷兵

宋太皇太后詔文天祥罷兵詔曰卿之忠義朕已素

錢塘遺事卷八

十

知見今遣使請和卿宜自靖自獻慎勿生事乃所以保全吾與詞君也天祥捧詔號泣于是不敢出師矣

罷團結

乙亥十二月宋太皇太后詔民兵罷團結既太后詔南北講和京城內外民兵罷團結三省榜諭京城百姓兩宮仁慈保全生靈南北見議講和毋致惶惑

二王航海

丙子正月十二日命秀王與擇奉皇兄廣王昞皇弟益王昪出宮航海

宜中夜遁

陳宜中十月再相國事亦危矣至丙子正月十八日  
大兵至皋亭山要以相見宜中夜遁十九日以賈餘  
慶爲右丞相吳堅爲左丞相謝堂樞密使家鉉翁參  
知政事劉岳同知樞密院事是時宜中遁文天祥辭  
右相不拜遂以賈餘慶爲右丞相朝廷愈无統矣

### 文魁辭相

丙子正月十九日除文天祥右丞相兼樞密使天祥  
辭不拜除資政殿大學士北師邀當國者相見執政  
侍從交贊公出天祥曰國事至此吾不得愛身辭相  
印不拜以資政殿學士行天祥至皋亭山巴延丞相

### 錢塘遺事卷八

十一

引見天祥抗辭慷慨議論不屈遂留之不使南歸遣  
王千戶館伴

### 京城歸附

丙子正月二十日大兵入臨安府請太皇太后降太  
后詔江南諸郡歸附詔云今根本已撥諸城雖欲拒  
守民何辜焉詔書到日其各歸附庶幾生民免遭荼毒  
時賈餘慶令學士院降詔俾天下歸附之各付一省  
劄惟家鉉翁不肯署押吳堅一如賈餘慶之命程鵬  
飛作色欲縛鉉翁鉉翁云中書無縛執政之理歸私  
廳以待程竟不敢誰何也朝廷自乙亥十二月至丙

子正月信使往來和議未決正月二十四日北使請  
宰執親往燕京朝覲于是以吳堅賈餘慶家鉉翁劉  
岳文天祥五人爲祈請使朝廷百官或在或遁至是  
爲之一空矣二月初一日巴延丞相指揮收京城軍  
器至十二日索宮女內侍樂官諸色人等宮人赴蓮  
池死者甚眾二十日北使請三宮北遷二十二日宋  
少帝合太后隆國夫人黃氏朱美人王夫人以下百  
餘人從行福王與芮參政謝堂高應松駙馬都尉楊  
鎮臺諫段登炳鄒琪陳秀伯知臨安府翁仲德等以  
下數千人太學宗學生數百人皆在遣中惟太皇太

### 錢塘遺事卷八

十二

后以疾留大內

### 潭州死節

丙子正月大兵破潭州李芾守潭竭力備禦凡八九  
月其間出戰屢捷而大兵之攻日增芾不能支城破  
之日命積薪樓下於是攜家人盡登樓大宴積金銀  
于兩畔李與館客上坐其餘列坐左右數盃後命喚  
二劄子來既至則令將此金銀去與你家口取法刀  
來一不肯受一會意徑受之攜去分付家人後須臾  
將法刀至李帥呼之至前分付先從頭殺人到尾殺  
我待我點頭時下手復飲酒良久點頭惟館賓與一

妾墜樓而走妾折一足最後李帥伸頭受刃此劊子  
遂四面放火自刎其腹而死既潭州陷衡州茶陵軍  
袁州相繼而下其後李兩山有詩題潭州驛懷李肯  
齋曰天運由來有廢興義無兩太一身輕封疆社稷  
若不死婦女鬚眉何用生紐解網常重接續灰寒萬  
劫獨光明便當配食三閭廟啟迪民彝開太平三閭  
水死

吉州歸附

丙子二月十五日大兵至吉州權城守周天驥以城  
降大兵循浙東至嚴州知州方回降至台州知州楊

錢塘遺事卷八

三

必大降至處州知州梁信降衢婺等州並下

揚州死節

丙子五月廣王登極除李庭芝爲右丞相六月庭芝  
棄揚州引兵至泰州欲航海至福州大兵追及之庭  
芝凡戰數合大敗遭擒宋都及元帥斬庭芝于軍前八  
月大兵攻淮東破揚州朱煥以城獻姜才死之姜才  
淮之猛將前後主將皆其人也姜才屢戰大捷大戰  
三日姜才身生九疽不可掛甲遂敗至泰州被執不  
肯降臨刑含血罵聲不絕口淮人言之無不傷歎  
錢塘遺事卷之八畢

錢塘遺事卷之九

武陵 劉一清 編

丙子北狩

祈請使

左相吳堅 天台人 右相賈餘慶 海州人

參政劉岳 重慶人 樞密文天祥 吉州人

參政家鉉翁 眉州人

奉表獻璽納土官

監察御史楊應奎 廬州人

大宗丞趙岩秀 臨安人

錢塘遺事卷九 一

日記官

宗丞趙時鎮 廬州人 閣贊嚴光大 紹興人

書狀官

御帶高州太守徐用禮 臨安人

潮州通判吳慶用 臨安人

惠州通判朱仁舉 處州通判沈庚會

浙東路鈐吳嘉興

掌管禮物通事官

通事總管高舉 江陵人 總管吳順

提舉禮物官

環衛總管潘應時 總管吳椿

環衛總管劉玉信 揚州人

掌儀官

浙東路鈐詹困 帶行官屬五十四員

隨行人從二百四十人

扛擡禮物將兵三千人

北朝館伴使

巴延丞相貼差特穆爾萬戶

阿朮元帥貼差焦愈相

祈請使行程記

日記官嚴光大錄

錢塘遺事卷九 二

德祐丙子二月初九日宣奉大夫左相吳堅自天慶

觀方丈出北關門送通議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賈

餘慶銀青光祿大夫樞密使謝堂端明殿大學士中

奉大夫充祈請使劉岳承議郎守監察御史充奉表

納土官揚應奎朝奉郎充奉表納土官趙岩秀當登

舟時南北朝阿里議事傳巴延丞相命留吳相登舟

泊于北新橋岸下終夜流涕北軍差軍前峻都相公

勉諭之此日會文天祥于軍前忠義激烈分辨夷夏

遂激北朝丞相之怒遂點差堅戰頭日守之

初十日樞使謝堂納賂免行遂回 是夕泊謝村

十一日吳堅賈餘慶家鉉翁劉岳各乞封贈三代妻屬眾官乞封贈三代奏從之午後文天祥自北寨登舟同特穆爾萬戶至諸使眾官會於唐西寺就宿舟中

十二日早行舟夜泊人場國濟橋

十三日夜泊上墩兵火之餘橫尸滿野

十四日舟次平江府北官宣撫使就閭門接官亭令妓置酒待吳文二相不赴晚催登舟馬軍三百餘人沿塘護送至無錫縣

十五日舟次無錫是日特穆爾萬戶生日四府俱送

錢塘遺事卷九

三

壽儀就三登倉橋上特穆爾舞勸酒是夜泊常州十里鎮十六日早舟次常州燬餘之屋塞路殺死之尸滿河臭不可聞惟此最多次過奔牛鎮夜泊呂城白骨堆積如山

十七日早過呂城堰換舟到丹陽縣泊七里廟

十八日行過新豐寺遇一舟有北朝國師劉叅政舉

酒勸之次至鎮江府韓斬王廟前有招討石祖忠招討張郎中攜妓樂師豹勸酒迎入府治同特穆爾留客于府治後堂泊舟丹陽館後

十九日府第率眾官渡揚子江入瓜洲見阿木平章

留宴于禿魯萬戶張郎中房子

二十日阿木元帥統諸臣從官同太皇太后續差到閣贊吳忠翊督戰孫通直賈手詔帶北朝馬數千往揚州至揚子橋砲聲連響繼至城下一砲震天城上旗幟雲擁軍船放划弓弩密如雨再一砲響陰雲四合冷雨大作驟如傾盆勢不可進阿木平章請回揚子橋茶飯罷入瓜洲

二十一日雨雪大作疾風驟發江濤洶湧不敢發舟再泊瓜洲

二十二日雪霽諸使回鎮江府

錢塘遺事卷九

四

二十三日吳閣贊孫通直阿木平章欲命諸使親札勸揚州制置李庭芝納降眾從之獨文丞相不署名繼而平章先索藁及諸使札成無計可達其地分各有軍馬把截時有遊騎出巡夜宿舟中

二十四日宴于鎮江府治夜宿舟中

二十五日夜宿舟中

二十六日巴延夫人自臨安回 夜宿舟中

二十七日夜宿舟中

二十八日焦僉省諸使宿鎮江州治

二十九日渡江夜泊舟中 至夜文丞相脫去



錢序初一日早方知文丞相已脫去閉城三日搜覓不見收從人幹僕並管伴使千戶及總管等人囚之夜宿舟中

初二日宿于揚子橋圍內 乘鋪馬

初三日宿灣頭午前經行有揚州都統姜才出戰士氣百倍其鋒不可當乃退

初四日過邵伯鎮徑行一堡子濶六十里北軍屯戍又有水寨屯軍甚多內有小堡子六十餘所波羅相公阿里右丞在內宰馬置酒延待諸使忽報揚州北門軍馬擁出姜才分陣殺奪交傷不少相持半日及

錢塘遺事卷九

五

暮波羅相公以軍馬相距而退至中路遇廬州一卒云淮西廬州夏貴已于三月初三日投拜見賈降書至阿木平章處有軍馬數十護送蓋揚州未降故也晚宿荒屋內路上尸骨如山

初五日過天長縣宿荒草上坐以待旦有尸滿野

初六日渡天長河無舟滿河皆腐尸夜宿草地

初七日過寶應軍

初八日過招信軍至淮安界忽望見旌旗雲擁砲響震天有數隊人馬出戰矢下如雨乃呂文德兵馬親臨軍陣殺傷不少特穆爾萬戶集兵拒守及日晚方

退夜遂移屯宿于荒草

初九日過江羅城渡清河口守渡眾官迎入軍治設宴出城宿舟中

初十日舟離清河口過小清河口七里莊轉河至桃源晚宿舟中

十一日宿舟中

十二日至宿遷縣僅有二三十家舟泊野岸

十三日舟行晚宿邳州城外邳州守離城遠接置酒作樂會眾官于草廬下夜舟泊圮橋之下即子房椎擊始皇博浪沙中副車遂逃于此子房進黃石公履

錢塘遺事卷九

六

即此橋也自此人皆戴笠衣冠別矣

十四日換舟諸官入邳城去看風俗城壁圮頽民居荒蕪自此經過州縣只如此晚宿野岸

十五日早發渾陰屬徐州界道左有元祐間石麒麟院所立鎮碑是晚徐州守臣攜酒至款諸使夜宿舟中其日乃清明諸使多感傷

十六日抵徐州換舟宿野岸

十七日舟行午過留城少泊父老云此是漢高祖封子房爲留侯即此城是也有廟碑記在焉晚過九里十八日次沛縣乃魯地也高祖起于豐沛去豐二十

里浦民間宋朝宰相等官至家家門首焚香迎拜中  
牌後過雞鳴臺晚次舟河口魚棠縣昔春秋隱公五  
年觀魚于棠卽此地也

十九日舟行午至谷亭馬頭申時過魯橋有四洞水  
流甚急橋畔有四天王之神晚宿魯橋

二十日易行李上車屬官皆乘鋪馬西牌抵新州夜  
宿縣治卽濟州也

二十一日車行西過汾陽卽郭令公所封之地夜宿  
于縣治

二十二日車行午至東平府夜宿嚴相公家

錢塘遺事卷九

七

二十三日東平守置酒高會于宣聖廟聖像雄偉殿  
宇宏麗去宣聖墓二百里一人云墓有巨木皆三丈  
圍夜宿嚴相公府此處風俗甚好商旅輻輳絹帛價  
極賤一路經過惟此爲最

二十四日車行申抵在平縣宿縣治

二十六日車行過合城鎮午過臨城鎮勝果寺有周  
柴世宗廟遺像存焉自東平府去村聚頗繁麥畦桑  
畝一望不斷晚至高唐平原縣係趙地戰國封平原  
君處夜宿縣治

二十八日車行至陵州陵州郡守迎諸使宴畢宿州

治

二十九日易車行陸州西關就渭河登舟午後過林  
鎮屬河間府有梁山伯祝英臺墓夜宿于岸

三十日早行舟已抵滹縣界東光縣焦僉省置酒宴  
于縣治夜泊野岸

閏二月初一日舟至長蘆鎮土人云小燕京蓋人烟  
輻輳此地產鹽有鹽運同鎮南有浮橋妓樂雜劇宴  
待諸使未牌舟抵興濟縣西抵青州夜宿舟中

初二日舟行過清河鎮去海不遠夜泊鎮內

初三日舟過清河鎮永濟河時海風大作吹沙走石

錢塘遺事卷九

八

是夜宿舟中

初四日早泝楊村歇于館驛焦僉省差楊村巡檢下  
鄉民戶辦車三十兩夜宿驛內

初五日諸使宴焦僉省于驛中

初六日車行午過武清縣東有蒙古皇帝選命賢才  
牧民德政碑進士趙崇選撰夜宿州治

初七日車行過王臺鎮四望桑麥青青午過分頭土  
人云此地甚冷五月方可養蠶麥苗長不滿三寸六

月方食麥次抵德仁府此地屬灤陰縣  
初八日拂明諸使率官屬詣德仁府永壽寺啟建太

皇壽崇聖節道場退軍執來議勘會國信所禮物已  
近燕京護送官吏督糧兵紙併抵侯人各與給犒須  
議旨揮

護送禮物官徐用禮特與轉行武功大夫帶御

器械知高州

日記官嚴光大特與轉武翼郎陞閣贊添差福

建路馬步軍副總督福州駐劄

太通事高舉特與轉武經郎帶行 衛官添差

西路副總管臨安府駐劄

尚書省都事吳慶用特轉朝奉郎添差通判潮

錢塘道事卷九 九

州賜緋

尚書省錄事朱仁舉特轉奉議郎差通判惠州

事賜緋

中書省錄事沈庚會特轉奉議郎差通判處州

事賜緋

尚書省命史陳允謙特轉宣教郎

樞密院丞旨胡續特轉武功郎添差浙東路兵

馬幹轄

國信所掌儀詹困轉武功郎浙東路分紹興府

駐劄

專庫龔友諒陸鎮各轉承信郎

直省所劉某鍾應辰沈文亨鍾大有各轉承信

郎

陳總姚安國石寶林恢各補進義校尉

凡扛擡禮物節級等各有犒賞

初九日甲辰過大興縣至滂村宿是日賈相病

初十日馬入燕京陽春門諸色妓樂等祇候迎入會

同館

焦參政勸酒館內歇來遠堂

賈右相家參政歇于穆賓堂右

錢塘遺事卷九 十

吳劉二相歇于穆賓堂左屬官分歇後堂

從者分歇前兩廊

此館係大金四大王府今改為驛兩廊有八

十餘間酒食米菜之類專委斷事官分撥輪

到各責同知排辦齊整厨子工夫等人分房

祇直每日委監察御史等官覺問逐一宣問

茶飯好否

賈相病甚仍宿館內

十一日樞密院差軍卒數十人守館內賈相病重十

二日夏貴至歇來遠堂之右隨行帶領將佐三百餘

人聚觀晒之

十三日樞密院差太醫診賈相脈投石膏散疾愈篤  
十四日賈相薨眾官大慟

十五日巳時賈相自會同館後門出殯諸官出麗正  
門燕京大興總管府排辦神道綵亭十餘座鼓鈸幡  
蓋之類送至洞神觀側殯焉

十七日諸使祭賈相于洞神觀

十八日特穆爾萬戶宴諸使

十九日諸使同屬官至樞密值雨入麗正門內右首  
參張平章陳叅政會少保夏貴端明呂師寶都統洪

錢塘遺事卷九

十一

模并宰執屬官少保官屬同宴張平章問吳相郊祀  
典禮儀仗制度等事陳叅政以丞相所言詳細答之  
席終爾回

二十日諸使點視禮物

二十一日巴延丞相回諸使出接有大旗書天下太  
平四字

二十三日巴延上開平府

二十四日諸使出陽春門迓太后嗣君子五里外起  
居隆國夫人王昭儀新安宮正新定安康安定夫人  
天眷福王沂王謝樞密從駕車大小九十三輛大小

宮使六十餘人張知府濡繼至有緋綠妓樂神鬼清  
樂戴珠翠衣銷金乘馬而坐旌隊鎗刀金鼓等迎接  
入燕京隨駕下車入中堂內垂簾而坐諸使屬官立  
班兩拜後班稍側又兩拜退

二十五日諸使訪謝樞密沂王

二十六日吳丞相劉叅政宴謝樞密等官

二十七日禮物官屬食平宴樂園

四月初一日諸使率屬官詣會同館起居兩宮

初二日焦僉省來訪諸使

初三日諸使會議祈請事宜

錢塘遺事卷九

十二

初四日諸使宴焦僉省

初五日諸使訪樞密院陳叅政

初六日諸使同訪趙同僉

初七日僉省來訪諸使

初八日諸使率屬官詣長壽宮恭賀崇壽聖節本觀  
見有一真人掌觀宮內道眾八百人

初九日謝樞密沂王宴諸使

初十日中書訪諸使議赴上都日子

十二日諸使及官屬乘鋪馬出通立門晚抵昌平站  
自此以往步步皆沙漠之地省院諸色人點差一甲

隨行餘留燕京

十三日車馬行晚宿榆林站是日過隘口

十四日車行晚宿懷來站

十五日晚宿洪站是日太后嗣君福王沂王謝樞密離燕京亦赴上都

十六日離洪站十里到雲州無城一閑人家過州二

十里地名龜門山峭壁對峙有神靈甚晚宿雕巢站

十七日車馬行晚宿獨石站自昌平站至獨石站亡墻草廬皆是漢兒官人管待名漢兒站

十八日宿牛羣站此去皆草地此乃韃靼家官人管

錢塘遺事卷九

十三

待名韃靼站並無房子只是羶帳韃靼人多喫馬牛

乳羊酪少喫飯飢則食肉路中每十里一急遞鋪九州自此通路去

十九日晚宿明安站有床帳無人家

二十日宿京亭站亦無人家無水可喫取水于十里外只燒馬糞

二十一日宿李三站無人家

二十二日車馬行四十里至上都開平府人昭德門宿城內第三街官房子自燕京至上都八百里一步

高一步井深數十丈水極冷六月結冰五月六月汲

起冰六月雹如彈丸大一年四季常有雨雪人家不

敢開門牛羊凍死人面耳鼻皆凍裂秋冬雪積可至

次年四月方消屋宇矮小多以地窟爲屋每掘地深

丈餘上以木條鋪爲面次以茨蓋上仍種麥菜留窻

出火有地屋掘地三四尺四圍土墻此地極冷每年

六月皇帝過此避暑冰塊厚者數尺夜瞻星象頗大

蓋地勢高故也

二十二日至二十七不許私行不錄

二十八日太后嗣君官人宮使至昭德門裏官舍安

歇福王子傳制在隆國處安歇謝樞密在房子下夫

錢塘遺事卷九

十四

人留伴燕京會同館沂王以疾不入城

二十九日沂王疾亟

三十日樞密院以月且日請太后嗣君福王同宰執

屬官官人中使並出西門外草地望北拜太廟

五月初一日早出西門五里外太后嗣君福王隆國

夫人中使作一班在前吳堅謝堂家鉉翁劉岳并屬

官作一班在後北邊設一紫錦罽毼卽家廟也廟前

兩拜太后及內人各胡跪福王宰執如南禮又一人

對罽毼前致語拜兩拜而退

初二日太后嗣君福王隆國夫人中使等天曉盡出

南門十餘里宰執同屬官亦列鋪設金銀玉帛一百餘棹在草地上行宮殿下作初見進貢禮儀行宮殿宇宏麗金碧煇耀諸妃諸王但陞殿捲簾列坐皇帝皇后共坐霽中諸王列坐兩序太后嗣君福王宰執以次展敬腰金服紫屬官緋綠各依次序立班行朝甚肅皇帝云不要改變服色只依宋朝甚好班退陞殿再兩拜就留御宴

皇帝問吳丞相云汝老矣如何爲丞相領事答云自陳丞相以下遁去朝廷無人任職無人肯做故臣爲相未久念臣衰老乞歸田里

錢塘遺事卷九

圭

錢塘遺事卷九畢

錢塘遺事卷之十

武陵 劉一清 編

赴省登科五榮須知

兩觀天顏一榮也臚傳天陛二榮也御宴賜花都人嘆美三榮也布衣而入綠袍而出四榮也親老有喜足慰倚門之望五榮也

省試

正月二十五日午間鎖院

至晚宣押省試官入院

試前一日省試院引保或不用親臨只貢之書鋪

錢塘遺事卷十

一

書鋪納卷鋪例五千自裝界卷子與之或只二千無定價過此無害也

宗子又有一宗文字頗多非四千不可特奏名納卷亦三千

二月初一初二初三日引試詩賦人

初五初六初七日引試經義人

初九初十十一日引試宗室鎖廳應舉人

別試所則又遲經義場一日乃初六初七初八

日也

十三十四日引試取應宗子

混經賦為一場

省試案子不得以方州移動換書傳義皆所不

卷中自有第幾幕印子收納士人自書治經鄉貫姓名押字于歷上若昏黑歷子收去無歷可書大有利害

御試給號

試前數日書鋪告報士人請號納卷鋪例五千因鋪家卷子兼得御試須知一本禮部給正奏注進士號

次日給特奏名及四川進士三色宗子號書鋪知委體例二百錢與之索添不過三百請號之日士人天

錢塘遺事卷十

二

未明到書鋪黎明而襦幘入都書鋪引入尚書宰執據案坐于庭中設桌子及歷于吏部依省榜次第喚姓名而前逐人自書姓名押字于歷記則得號一枚吏既與之號則唱而戒之日牢收號入殿不得唐突號以白紙半片為之有字數行尚書侍郎郎中皆銜押字及有中官某人監集英殿門試日以其號照入殿門一失其號則不得入矣

丹墀對策

廷試之日士人由和寧門入徐行執號樂衛士收數成行而入至集英殿門外中官展視而收之殿外掛

混圖于露天甚高良久天大明了然分明知位次士人聚于殿門外待百官常朝畢方引士人進拜列于殿下宰臣進題上覽馬天子臨軒天顏可瞻起居贊曰省元某人以下躬拜再拜又躬身而退各依坐圖行列而坐每位有牌一枚長三尺竊以白紙已書某人某鄉貫或東西廊第幾人不得移動及污損坐定中官行散御題士人皆以御題錄于卷頭草紙上以黃紗袋子垂繫于頂上若有損污謂之不恭納卷所不收受散題後駕已興入內進膳賜食于士子

太學饅頭一枚

羊肉泡飯一盞

錢塘遺事卷十

三

食畢不見賜謝恩或要登東作旋則抱牌捲卷子而往衛士相引而出亦不甚遠既坐而試不得與隣座說話中官從官雜處董之宰執巡行至申時天子復臨軒納卷子殿廷東廡階下之幕中一中官監視收其牌及御題卷子亦不容人臨時于納處展視若至昏時則見有傳者云已不在黃甲矣士人每出一門必書姓名于門東歷四門皆書姓名押字出時無號無人押行亦不待人齊出

擇日唱第

皇帝御集英殿唱名非有他殿只掛集英殿牌子殿

前特奏唱名則于數日之後先唱名數日書鋪又告報請號禮部又散號一如廷試給號之禮又得號視之乃前日所收之舊號也但于其上用紅印書入集英殿試訖中官姓名押小字一行耳仍戒曰牢收號入殿不得唐突書鋪告報之人又有所求先量支少金與之不待開口

唱名之日亦由和寧門而人身襴袍而足亦穿靴列行舉號數人收號一如廷試之日候常朝畢贊者引入廷下再拜

皇帝臨軒宰臣進三名卷子讀于御案前用牙篋點

錢塘遺事卷十

四

讀畢宰執拱立列于上前閣門立于御案之西向宰執先于御案前拆視姓名則曰某人閣門則承之以傳于階下衛士凡六七人皆齊其聲傳其名而呼之謂之臚傳亦謂邊殿雷也凡呼而唱者三四聲士人方從眾中出應衛士夾而翼之問以鄉貫父名翼至廷下對玉墀直躬未拜廷上問以鄉貫父名衛士則以對對畢過軒下少立就甲入次其榮在此也非特名登天府先代祖父之名達于聖聽矣待一甲畢則往兩廊角取勅黃而執之甲內人齊則廷上呼謝恩士人廷下立躬身再拜而退立于軒下狀元則使獨



班謝恩不待甲內齊也自第二二名第三名為一班便賜食相身為袍各設位賦詩以答皇恩第四名至第十名終為一班第二甲全甲為一班謝恩了皆手執勅黃而立勅黃用麻紙兩副連粘太書某人等宜唱某等利第

狀元至第二甲終皆曰宜賜進士及第

第三甲第四甲終皆曰宜賜進士出身

第五甲則曰宜賜同進士出身

勅黃可漏子又長于勅黃一尺唱第二甲盡駕輿入內進膳須臾賜進士食三品

錢塘遺事卷十

五

赤焦肉餅二枚

天花餅二枚

只是素餅

羊肉飯一盃

并羊羹飯內有盞粉皆三品併至

上方起衛士已將下三甲名字來排當士人兩衛士管一紙一紙書十五人名字皆先自喚集排當資次仍問鄉貫父名審畢候上復出殿上一呼某人則衛士已夾其人而進于前駢貫而進亦候一甲齊方拜謝恩授黃勅有恩例陞甲人則當殿上宣示上旨某人有某恩合陞一甲末所以方走唱名之人雖有恩例亦不可自陞甲蓋陞甲人面授上旨當殿謝恩故也若無陞甲恩之人不入赴唱名傳者曰待二年外

方許到御唱至第五甲上亦入少憩頃之傳出唱第五甲畢士人皆執勅黃再拜殿上傳曰賜進士袍笏袍笏積于殿外之兩南廡下士人出殿門于上廊爭取之往往皆不暇脫白襪而便就加綠袍于其上其所賜

淡黃絹衫一領

袖如綠袍之寬大

淡黃絹帶一條

綠羅公服一領

笏一面

士人披衫繫帶未畢則殿上催謝恩謝恩罷拜而出紫綠相間環堵可觀紫袍牙笏以取左宗子拜所賜

錢塘遺事卷十

六

也擁而趨出門頭亦不待書名字蓋前日秀才今日官人五榮之中此屬其最唱名時不可一聞姓名遽然而出尤當詳緩之為佳唱畢既出至大門外人備車馬以須其出者十有五六若自有車馬雖不用支散然羣不逞隨之呵殿元者數十為隊所費亦不貲不若只行出內門前茶店中待其人散徐行歸耳狀元榜眼探花須皆上馬蓋臨安府自備馬以待之也

置狀元局

狀元一出都人爭看如麻第二第三名亦呼狀元是日迎出便入局局以別試所為之謂之三狀元局中

謂之期集所大魁入局便差局中職事一一由狀元點差牒請

糾彈 牋表 小錄 掌儀 客司

計掌器 掌酒果 監門

多者至五六十員少者亦不下四十員視事官送牒例皆二十初第人多喜入局得陪侍三狀元與諸同年欵密他日仕途相遇便爲傾蓋常例五日一會食否則日中有酒杯點心果子二色局中職事官雖多入局而食者常半之食罷出入無妨三狀元常宿于局中不可出宿于外月餘而罷局凡預局中執職事

錢塘遺事卷十

七

官員納小錄題名錢非職事官須納錢五千而後得小錄題名一本

狀元入局之初依全賜錢一千七百貫及諸公納到助小錄錢亦一千三百貫有奇

三狀元入局五日職事官入局局中以職事官名申臺部十日後正謝

正謝日係太史臺擇日亦謂之門謝禮用牋表皇帝及東宮牒表隔日計會閣門通進表中止用三狀元名銜正特奏同日而謝是日亦由和寧門而入在常朝殿門外北面天顏贊者引唱

躬拜再拜而退門外有立仗馬及衛士等衛士唱喏畢馬退士人方列班而拜拜君之門而已越二日拜黃甲于貢院

黃甲者由省中降下唱名既畢省中以其所陞甲之人附於甲末用黃紙以書之故謂之黃甲是日貢院設香案於廷下狀元引五甲內士人拜香案禮部亦遣官來贊導置黃於案上望闕拜拜畢士人列兩廊四十以上東廊四十以下西廊其日擇一人最年高者上堂大魁拜之年高者答拜又擇一人最少者上堂拜大魁大魁

錢塘遺事卷十

八

亦答拜而退吏人以紙筆請各書姓名依黃甲排次匠者鑄於題名石是日謂之敘同年拜黃甲也特奏不得與焉

越四五日鄉人之官於朝者爲鄉會以待鄉中之新第者

越三日赴國子監謁謝先聖先師祭前三日狀元點差職事官十四員

監禮官彈壓職事之不恭者奉禮官跪於先聖先師座前奉幣進之於獻官太官酌酒以進之於上三獻官

太祝讀祝

分獻官十員分獻於十哲及兩廊賢人一人分獻五位每位皆三拜搢笏興伏拜起皆贊者導之禮畢而班退贊者皆大常寺差來

越三日局中職事官下湖運司做二大舟局中連三狀元凡七八十人分坐於兩舟酒數行借張侯之眞珠圍散步侯家亦有饒焉其例也薄暮艤舟於玉壺圍而竟席

書舖告示越十日引正奏名黃甲士人射

上自按試於講武殿

錢塘遺事卷十

九

次日賜聞喜宴於貢院齊而後押宴官率官屬及進士列拜於廷下面闕設香案侍從及貼職官皆與焉凡拜五舞蹈其節有四共十拜也拜訖正奏各坐於東廊特奏各坐於西廊立亦如之

小黑桌子 坐則青墊 果子人各四器

望果一器 望花一朶 醢醢列於前

初坐先斟酒三行不下食第三酌下鮮鮮一碟第四第五皆有食以配酒五行而中歇

人賜官花四朶簪於擘頭上 花以羅帛爲之 從人下

吏皆得賜花又有例賜水再坐分與士人又到班亭

下再拜謝花簪而謝之兼坐帶花又四盃而竟席前筵 羊牛體七寶頭羹並皆奇品

初坐則以銀臺盞酌 再坐則易以銀卮

共九行而飯則粟米爲之畢宴不用謝恩退皆簪花乘馬而歸都人皆避以赴御宴回也

次日局中自用錢作期集所會遵前例也亦七盃正奏名皆赴馬亦就貢院爲之

越十日集註

是日天拂曉袍笏書舖引入部前數日部中先榜於闕亭書舖錄示新第人先擇其願授者而

錢塘遺事卷十

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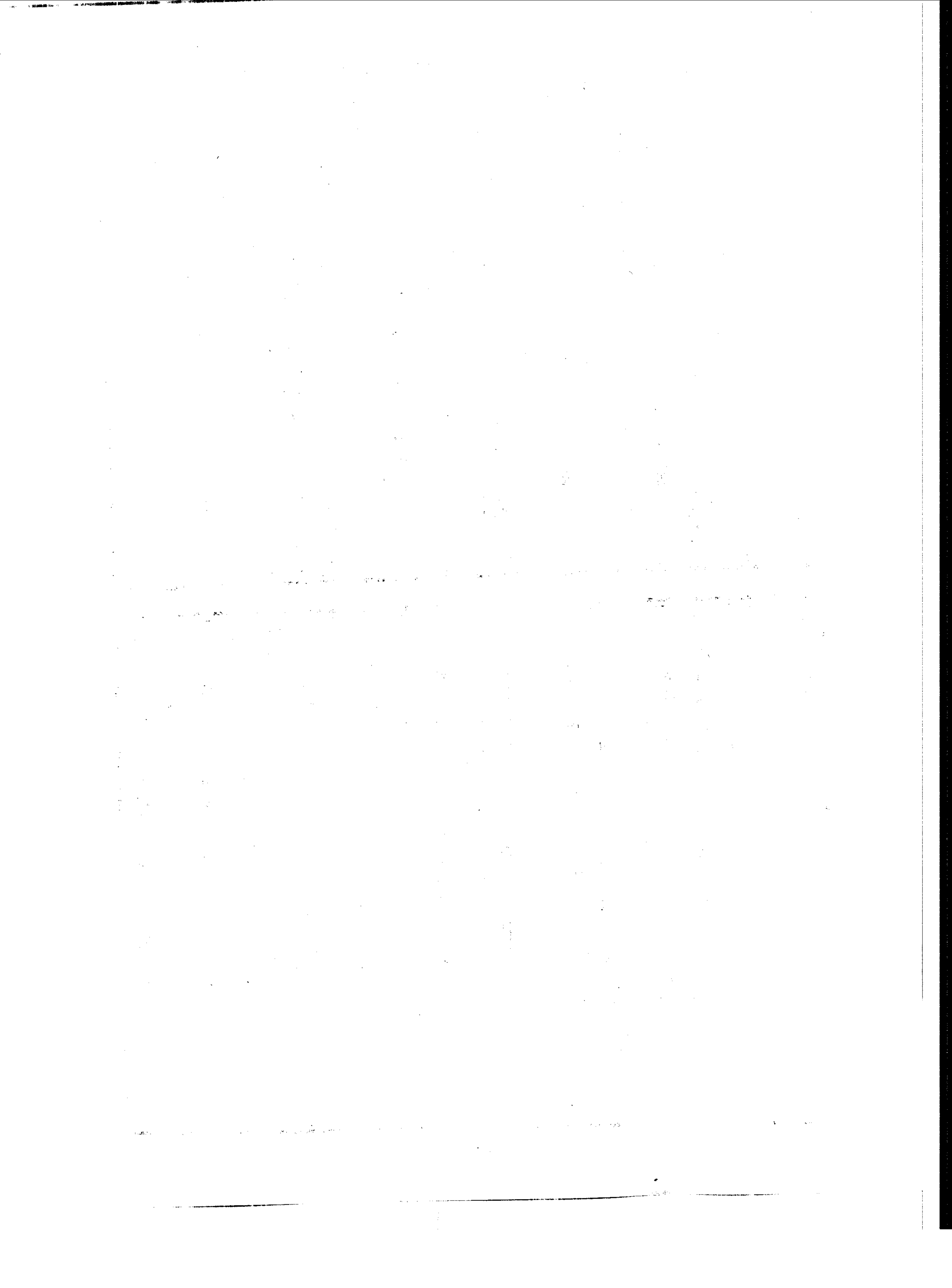
書於笏及入部郎中坐庭中以殿榜資次而呼前廷上唱曰某人官人上階揖問曰願受甚處闕對郎中視簿合受則揖廡下書簿中某人願授某州某官闕而退三狀元皆送闕不與集註

告勅一道 印紙一軸

信符一道 門謝關子一道

常例皆賜御寫經書一軸或賜御製詩一首 臨安府裝賜宴時以分賜士人

錢塘遺事卷十畢



十

戰

三

巧

馬

鑄

2010 11 25 11:15

Faint, illegible text scattered across the page,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r extremely faded print.

中興戰功錄

永樂大典卷一萬 一千七百七十



張俊高橋

建炎三年十二月金虜渡江自臨安

犯越州上以明州不可居乃決幸海道把隘張公裕進海船二十隻內以興化軍田經船作御舟餘並作御前使用百司禁衛並明州備船禁衛有千餘人隨行是日幸定海縣御前右軍都統制浙東制置使張俊自越州引兵至明州時已無舟可載俊上奏乞海舟朝廷欲其且留拒敵報以方聚集遣行上賜俊手書其略曰惟卿忠勇事朕有年朕非卿則倡義誰先卿非朕則前功俱廢卿宜戮力共扞賊兵一戰成功當封王爵俊納俠士劉相如之策遂留以抗敵相如者初以募人入衛王室樞密院借補承事郎及是揭榜通衢勸諭迎敵俊下令曰天子且巡海道汝輩宜用力進者受上賞不進者不

中興戰功錄

貸士皆思奮戊戌虜陷越州庚子上發昌國縣辛丑上艤白峰寺癸卯虜兵追襲乘輿至明州城下張俊欲遣人硬探無敢應者有軍兵任存請行俊壯之曰汝果能得其實當與汝官存拜謝而行不旋踵以手提二級而還其得金人之虛寶俊大喜遂決用兵之計乃令統制官劉寶與戰不勝再命王進黨用邱橫迎敵用與橫皆被殺統制官楊沂中田師中再戰又不勝統領官趙密李寶及進苦戰主管殿前司公事李質率諸班直以舟師來助知州事劉洪道又率州兵射其旁殺數千人金人乃敗而稍退去俊戒將士毋驕毋情且虜人侵軼數千里如入無人之境其謂我不能軍有輕我之心今一旦失利彼且憤怒必再來乃清野駐高橋閉關自守奏任存之功特授承德郎王進者延安人少為軍卒是役也身先士卒獨立奇功驟加正使賜金帶俊拔用為將

虜自城下呼請遣人至寨中計事俊令小校徐姓者往虜釋甲與語欲如越官吏投拜俊拒之四年正月甲辰朔御舟碇海中乙巳御舟泊台州港口是日午西風忽起虜乘之又犯明州張俊與守臣劉洪道坐城樓上遣兵掩擊殺傷大當虜奔北墮田閒或墜水俊急令收兵夜虜拔寨去屯餘姚且請濟師於兀朮丙午上次章安鎮已酉張俊奏捷從行百官皆賀內侍陳願言獨不賀曰上幸海道何賀之有庚戌虜再犯明州張俊禦之於高橋戰數合慮其濟師遂託以上旨扈從辛亥盡其眾入台州

陳思恭太湖

建炎四年二月戊戌虜陷平江同

知樞密院事兩浙宣撫使周望奔太湖統制官陳思恭軍於清烏鎮三月癸卯朔虜後軍泊吳江縣下臨太湖石岸險狹陳思恭以兵邀之虜舟亂不整思恭大捷而

中興戰功錄

退丁未思恭自烏墩至平江初望奔太湖失其宣撫使印敵既退募善沒者於湖中求得之上聞平江失守命望往常州襲敵師以功贖過嘉陳思恭太湖之功尋擢思恭右武大夫忠州團練使

吳玠和尚原

建炎四年川陝宣撫處置使張浚

以虜眾在淮甸恐復擾東南欲分撓其兵勢故陝西獻計者以擊虜為便浚召都統制官吳玠曰高山我便於駐隊賊雖驍果不能馳突我據關輔之勢可以徐圖皆置不用九月師次富平縣都統制劉錫會諸將議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可以戰宜擇高阜據之先為不可勝以制敵不從及戰王師大潰陝西大震十月玠收合散卒視大散關之東有險曰和尚原方據險列柵以守而賊已至原下或謂玠宜屯漢中漢中扼蜀口可以安蜀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堅壁臨之

彼懼吾躡其後是所以保蜀也已而玠果擊敗之明年  
改元紹興五月虜偽皇妹沒立郎君與其別將烏魯折  
台分兩道入寇沒立自鳳翔折台自階成鳳出散關時  
玠知鳳翔駐和尙原朝問隔絕且乏糧人無固志玠同  
弟璘召諸將勵以忠義歃血而誓諸將咸泣為備益力  
已而折台先至陳於原北玠與諸將列陣待之更戰迭  
休折台大敗遁去沒立方攻箭箬關玠復選將擊之兩  
寇卒不得台十月金虜右監軍兀朮自熙河移寨欲窺  
蜀乃引眾十餘萬人造浮橋於寶雞縣渡渭來犯我玠  
遣統制官吳璘雷仲將勁兵強弩號駐矢隊分番迭休  
射不絕虜稍卻則以騎兵斷其糧道乙亥與虜戰凡三  
十餘陣兀朮中箭而遁俘其將羊哥孛謹及酋領三百  
軍八百殺賊眾橫尸徧野

吳玠饒風嶺關

等眾十萬自商於出漢陰直趨金洋正月至洵陽界金  
州失守陝西統制吳玠自河池縣率麾下騎一日夜  
馳三百里至饒風先以黃柑數百枚犒大酋曰大軍遠  
來聊奉止渴今日決戰各忠所事撤離喝以杖擊地大  
驚曰吳侯爾來何神耶因不敢進盤桓累日玠得以暇  
治兵寨縣互數十里官軍凡萬七千人益以梁洋義士  
為三萬二月虜人始至關下被重鎧步登山而仰攻每  
一人登二人擁其後前者死則後者被其甲以進又死  
則後者又代之如初凡五十人為一隊至盡死餘一二  
人猶不退我之弓弩亂發且轉大石擊之至不能前則  
背山而坐少蘇則又登終不復退一步凡六晝夜賊皆  
敗虜死者甚眾玠遣撒離喝書且言虜遠入重地糧食  
已盡將有覆師之禍今欲開一路奉聽生還如何撒離  
喝答書云固如公言然吾國退軍有刑待我亟復戰而

後退初七日至初九日我師又連勝無何虜人募軍中  
得敢死五千人約能破我軍者至漢中日人賞以銀千  
錠馬三疋黎明死士從閒道攀援而上犯祖溪關守將  
郭仲荀力不能支求濟師於玠比至而虜人已登矣玠  
見虜人掩出我師後遂自饒風一日馳還漢中祖溪距  
饒風之左三十里崇岡牆立殆非人所行始也過為之  
備而使仲荀守故少與之兵虜人覘得遂募士出我不  
意以故失守玠至漢中劉子羽偕至西縣議欲柵定軍  
山保眾拒賊子羽先至三泉諸將稍稍復集玠自仙人  
原由閒道見子羽於三泉詰朝復西子羽率諸將於三  
泉之南嘉陵江上求柵地以死守統制官李師顏以潭  
毒山形峻拔其山寬平有泉水可以築硬柵於是調旁  
近郡縣夫星夜為壁壘儲粟十萬石於其上且盡居諸  
軍老小於柵內以固士心積石至數十百萬下臨入江

中興戰功錄

路自始為壘至畢工凡十六日又數日虜人始至金牛  
距我師數十里於是下令軍中尊食遲明而行未辨色  
子羽先上馬至戰地於當前山角據胡牀坐既而諸將  
奔至咸泣曰此乃某等駐軍處而公先至此使賊矢石  
或傷公某等何以見士卒耶因請子羽退而代駐其處  
俄而王萬年復報曰虜退矣乃相與引還子羽以三月  
二十七日出軍山攻虜之南令楊政出斜谷路以襲虜之後期  
以四月初出兵先是玠遣統制官姓郭者往抄虜之襄  
城界遇渾女郎君部伍將歸與戰得生女真四十人言  
皆不可解使譯者問之始知虜人已引去數日矣於是  
子羽與玠急遣兵邀之於武休關虜盡棄其輜重及所  
掠人畜而去後軍為我軍掩擊及墮溪澗死者以數千  
計初虜之為此來也迫於叛臣之請且以利說之謂四

276-4 742-4 111-4



23A

川唾手可得金帛子女可以捆載而歸虜人所忌者獨  
吳玠故道險從金商初不慮玠越境而來戰也既破金  
州無所得固已失望慶戰饒風下十餘日僅退我師而  
梁洋官私之器用財賄前數月已盡真他處虜至無一  
毫可掠雖敗吳玠王彥兩軍我師之戰死者纔數百人  
而虜之死傷者十五六虜至漢中之後既無得以賞應  
募者諸軍固已益怠會春氣深疫癘方作重傷者多死  
瘡痍者未與前此得吾候騎固已知玠與子羽同在三  
泉為死守計既又聞欲遣銳師之襲已也懼於是倉皇  
道衰斜以歸虜之歸也以四月二十九日盡出谷口其  
後王俊至洋州諸山谷中猶有虜柵十數初未知大軍  
之已還始知虜人之去甚遽至不暇徧告諸軍王俊於  
是盡招降之他日俊於饒風下得馬革萬七千餘且虜  
自入寇以來無所得有所失未有如此役也始虜之寇

中興改功錄

五

邊也甲士八萬人負輜重者稱是焉馬三萬正以十二  
月下旬自長安點集二十八日引而東涉商於之險千  
里而後至金州既入石門關自以石塞其實以示必死  
無還心大戰數十台破饒風關我師既大奔無卻顧者  
虜猶遲回於饒風之側後數日始如興元蓋虜之行軍  
每圖萬全也如此方虜之戰饒風也勁卒幾十萬而我  
才以三萬人當之虜人戰輒番休我之士卒無更代者  
且又所備多而兵卒寡此郭仲荀所以不能支也

吳玠傳  
紹興四年春二月賊復大入撤離

喝四太子蓄憤日久糾合兵數十萬轉三河之粟魚貫  
蟻附決意取蜀自元帥以下皆盡室以來又以劉豫腹  
心為四川招撫使檄召諸路軍列屯寶雞柵縣互數  
十里進攻鐵山鑿巖開道於仙人關高嶺立大柵下瞰  
玠營關旁有險號殺金平玠設壁壘於平上嚴兵以備

虜乃循嶺東下直攻玠營玠以萬人當其前總管吳璘  
由七方關不待會合率輕兵倍道入援其兄四太子聞  
之與皇弟郎君分領萬戶酋長擁兵急攻關又往攻殺  
金平野若對壘劉連珠硬若十數座又來玠營前立礮  
數十座擊我營玠令軍中併發神臂弓飛矢大礮斃賊  
無數統制官田晟總兵深入追賊賊又發生兵萬餘擊  
營左玠分兵力戰卻之賊不住又添生兵萬餘擁洞子  
雲梯直前搭我營壘玠兵向前用礮打洞子碎用撞竿  
撞雲梯倒賊怒縛虛柵戰樓別遣大字董擁銳兵萬餘  
一發乘城玠令統制官楊政領長鎗陌刀手深入刺打  
隔斷賊又遣二字董總正甲兵二萬夾攻若兩肋璘左  
右遮護血戰殺賊賊皆引去撤離獨駐馬四顧良久  
云吾得之矣翌日號令諸軍併力共攻玠營兌方一樓  
子自寅至午危甚姚仲為統領只在樓上酣鬪樓已傾

吳玠傳

六

側仲以絹為繩拽使復正賊以火焚樓柱仲以酒壺擊  
滅火賊布神臂弓東嶺下玠亦發神臂弓五百隻與之  
對射賊去即遣王萬年劉濟鈐轄王武宣贊分紫白旗  
入賊營賊奔潰抵夜玠別遣五將分更劫寨晝夜數十  
合金人困憊死傷以萬計斂兵先遁殺死千萬戶甲軍  
萬餘得榜牌滾鎗金鼓旗幟數千件右軍統制張彥夜  
劫賊橫川若斬首千餘級生擒將領二十人玠又遣統  
制官王俊設伏河池扼賊歸路生擒百餘人斬首千餘  
級得牛馬旗幟無數玠悉兵尾襲直過和尚原去其後  
胡世將攝宣撫使事玠弟璘適在軍中他日從容問玠  
所以戰則曰璘與先兄束髮從軍屢戰西戎不過一進  
卻之閒勝負決矣至金人則勝不進敗不亂整軍在後  
更進迭卻堅忍持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戰非累日不決  
蓋自昔用兵未嘗見勝之道非屢與之角者莫能盡

知然其要在用所長去所短而已蓋金人之弓矢不若中國之勁利而中國之士卒不若金人之堅忍盡吾長技重甲數百步外則彼固不能及我據其形便更出銳卒與之為無窮以沮其堅忍之氣則我固有以制彼至於決機兩陣之間變化如神默運乎心術之微則璘有不能言者世將深服焉始虜犯關璘在武階先以書遺兄玠曰殺金平去原上遠前陣散漫須設第二陣作隘牢其限隔俾死士無還皆死戰乃可取勝玠用其策時兀朮身居東偏而使韓將軍者領西偏東西犄角以持久必死困我璘率銳卒介其間左榮右繞隨所急援之所向披靡虜軍死傷過半而氣猶銳璘遂歛軍入第二隘以致虜時軍中頗有異議欲別擇形勝以守者璘奮曰兵方交而退是不戰而卻也吾度此虜走不久矣請於玠夜布火易旗幟曉軍陣精采一新樂聲震山谷

我師氣百倍洎虜再搏我第二隘則人被兩鎧鐵鉤相連魚貫而上攻具變化若神璘率士死戰復以駐隊矢射之發發相繼虜死蔽地復踐以登閱十餘日前後百戰而虜始遁去

### 韓世忠大儀鎮揚

紹興四年八月逆豫遣其子麟

姪猗引虜兵渡淮淮東撫使韓世忠自承州退保鎮江府九月己卯韓世忠以所部過江復如揚州初上聞敵騎渡淮再以札賜世忠略曰今敵氣正銳又皆小舟輕捷可以橫江徑渡浙西趨行朝無數舍之遠朕甚憂之建康諸渡舊為敵衝萬一透漏存亡所係朕雖不德無以君國子民而祖宗德澤猶在人心所宜深念累世涵養之恩永垂千載忠誼之烈世忠讀詔感泣遂進屯揚州丙申韓世忠以提舉官董曼軍於天長以統制官解元軍於高郵時奉使魏良臣過揚世忠置酒與別杯一

再行流星庚牌查至良臣問故世忠曰有詔移軍守江乃命徹爨班師良臣去世忠度其已出境乃上馬令軍中曰視吾鞭所嚮於是諸軍大集行至大儀鎮勒精兵為五陣設伏二十餘處戒聞鼓聲則起而擊之良臣至虜軍虜問我軍動息良臣以所見對大酋兀朮喜甚勒兵趨江口距大儀五里其將李璿捷也擁鐵騎過吾軍之東世忠親與呼延通率十餘騎綽路去大儀十數里遇虜人鐵騎二百餘世忠與通方立馬議所以待之有三四十騎直衝世忠世忠與戰不利虜人有驍將獨戰世忠世忠力疲墜馬幾被執通自後擊虜殺之世忠復得馬回顧虜人百餘騎計得世忠通據坡坂扼其路以弓箭當之世忠得免遂傳小麾鳴鼓伏者四起五軍旗與虜旗雜出虜軍亂弓刀無所施而我師迭進背寇軍各持長斧上砍人胷下拍馬足虜全裝陷泥淖中世忠

### 韓世忠大儀鎮揚

入

麾勁騎四面蹴之大半乞降餘皆奔潰追殺十餘里兀朮乘千里馬以遁積屍如邱垤擒李璿捷也女真千戶長五百餘人獲戰馬五百餘匹器械輜重與平山堂齊軍勢大振兀朮還泗上召良臣責其賣已將斬之良臣好詞以免董曼在天長遇敵於鴉江橋擒女真四十餘人虜人侵高郵未至三四十里解元先知之逆料虜人翌日食時必至城下乃伏百人於要路又伏百人於城之東北嶽廟下自引四百人伏於路之一隅令曰虜人以高郵無兵不知我在高郵必輕易而進俟虜人過我當先出掩之伏要路者見我麾旗則立幟以待虜人進無路必取嶽廟路走矣若果然則伏者出眾皆諾又使人果徑趨城下元密數之有一百五十騎乃以伏兵出麾旗以招伏要路者伏兵皆立幟以待虜人大驚躊躇

無路遂向嶽廟走元率兵追之金人前遇兵無所施其技盡被擒凡得一百四十八人金牌銀牌與執事居其半癸巳世忠遣武功郎趙何來獻捷且奏通之功乞優異推恩授武功大夫吉州刺史世忠繳其告命再奏乞重賞以勸將士遂前階官授吉州刺史通贊遠孫也元與夏各加正任觀察使

劉錡順昌府

紹興十年五月虜背盟兀朮同三路都統及號龍虎大王與將軍韓常擁精兵十五萬渡河丙戌入東京執留守孟庾兀朮駐龍德宮三都統以次長驅南下破穎昌淮甯三府蔡州亦降先是馬軍帥

東京副留守劉錡領兵之任沂江淮至穎上錡與主管機宜文身杜亨道幹辦公事王義賓及將佐捨舟陸行抵順昌府庚寅守臣顯謨閣直學士陳規得報金騎已入東京規以示錡時錡所部選鋒游奕兩軍及老幼輕

口與戰功錄

九

重相去甚遠錡遣騎趣之是夕纔抵岸錡見規曰事急矣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規亦力留錡共守錡又見劉豫時所蓄毒藥猶在足以害敵壬辰乃召諸將計事錡曰吾軍遠來未及息肩虜已壓境今當如何有欲就便舟順流而下者或曰去則虜人邀我歸路其敗必矣莫若守城徐爲之計錡曰錡本赴官留司今東京既陷幸全軍至此有城池可守機不可失當同心力以死報國家眾議始定即鑿舟沈之示無去意與屬官等登城區處城外有居民數千家恐爲賊巢悉焚之分命諸統制官許青守東門賀輝守西門鍾彥守南門杜杞守北門且明斥堠及募土人作鄉導間探於是人皆奮曰早時人欺我八字軍今日當爲國家立功錡親於城上督工設戰具修壁壘時守備全闕錡取偽齊所作蚩尤車以輪轅埋城上又撤民家

屋扉以代篋離邑凡六日粗畢而虜人游騎已渡河至城外矣壬寅虜大隊至先是錡於城下設伏虜游騎至擒其千戶阿克順殺等二人詰之云韓將軍在白龍澗下寨距城三十里錡夜遣千餘兵擊之頗殺虜眾既而三路都統葛王襲及龍虎大王軍併至城下凡三萬餘人錡以神臂弓及強弩射之稍引去復以步兵邀擊溺於河者甚眾奪其器甲又生獲女真漢兒皆謂虜已遣銀牌使馳詣東京告急於都元帥兀朮矣時錡見陳蔡以西皆望風投拜又有王山者舊爲兀朮所用嘗知順昌至是復來城下兀朮欲再令守順昌錡慮有賣己者故順昌官吏軍民皆不許登城以已所部兵守之時郵延路副總管劉光遠以道梗不能赴武功大夫溫州刺史史新知石泉軍柳倪爲錡所辟皆在軍中倪適至東門虜射中其左足倪拔矢反射之虜應聲而倒六月戊

中興戰功錄

十

申詔以錡爲鼎州觀察使樞密院副都承旨沿淮制置使時虜眾圍順昌已四日乃移寨於城東拐李村距城二十里錡遣驍將閻充以銳卒五百募土人前導夜劫其寨至軍中擅帳數重朱漆奚車有一帥遽被甲呼曰留得我即太平不聽竟殺之是夕天欲雨電光所燭見辨髮者殲之甚眾既而報大酋越國王兀朮親擁兵至先是兀朮在龍德宮得告急之報即索靴上馬麾其眾出京頃刻而集過淮留一宿治戰具備糗糧自東京往復千二百里不七日而至錡聞兀朮至近境乃登城會諸將於東門問策安出或謂今已屢捷宜乘此勢具舟全軍而歸錡乃會諸統制兵官於西門上酌酒而誓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欲爲緩急之用況已挫虜鋒軍稍振雖多寡不侔然有進無退兼虜營近三十里而四太子來援吾軍一動被虜追及老小先亂必至狼狽不惟

前功俱廢致虜遂侵兩淮震驚江浙平生報國之志反為誤國之罪不如背城一戰於死中求生可也眾以為然欲求效命錡呼帳下曹成二人諭曰吾遣爾乘間事捷有厚賞第如我言虜必不殺我今遣騎綽路置汝隊中汝遇虜必墜馬使為所得虜帥問我何人對曰太平邊帥子喜聲色朝廷以兩國講好使守東京圖樂耳已而遣探騎果遇虜二人被執兀亦喜曰可就此城耳遂下令不用負鵝車礮具行翌日錡行城上見二人遠來心知其歸即縋上虜械二人以文書一卷繫於械錡取焚之庚戌兀亦親率兵攻城先是兀亦至城外責諸將用兵之失眾曰今者南兵非昔之比國王臨城自見兀亦見其城陋謂諸將曰彼可以靴尖趨倒耳即下令來早府衙會食所得婦女玉帛悉聽自留男子三歲以上皆殺之且折箭為誓以激其眾有叩城以手擲掄曰你

中興錄

門只有一箇日頭活哩平明虜兵攻城凡十餘萬府城惟東西兩門受敵錡所部不滿二萬而可出戰者僅五千虜先攻東門錡出兵應之虜眾敗退兀亦自將牙兵三千往來為援皆帶重甲三人為伍貫韋索號鐵騎馬左右翼號拐子馬悉以女真充之前此攻所難下之城並用此軍故又名長勝軍時虜帥各居一部眾欲擊韓軍錡曰擊韓雖退兀亦精兵尙存不可當也法當先擊兀亦兀亦一動則餘軍無能為矣時叛將孔彥舟鄭瓊趙榮輩騎列於陣外有河北簽軍告官軍曰我輩元是佐護軍本無鬪志惟兩拐子馬可殺故官軍皆憤時方劇暑我居逸而彼暴露早涼則不與戰逮未申閒彼力疲而氣索錡忽遣數百人出西門虜方來接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短兵極力與戰統制官趙樽韓直皆被數矢戰不肯已錡遣屬扶歸士殊死闖入

虜陣中斫以刀斧至有奮手摔之與俱墜於濠者是日西風怒號城土吹落塵霧漲天咫尺不辨金虜屍橫馬倒縱橫枕藉不知幾何兀亦乃移寨於城西掘塹以自衛欲為坐困官軍之計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錡遣兵劫之上下皆不備處乙卯兀亦作筏繫橋而去至泰和縣臥兩日至陳州數諸將之罪自將軍韓常已下皆鞭之於是復以葛王真守歸德府韓常守許州翟將軍守陳州兀亦自擁其眾還汴京自是不復出師幸西順昌捷奏至庚午冊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鼎州觀察使樞密副都承旨沿淮制置使劉錡為武泰軍節度使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前一日上諭大臣曰用兵之際賞罰欲明錡以孤軍挫敵鋒兀亦遁去其功卓然當便除節鉞即日降制既又遣中使撫問上賜札有曰卿之偉績朕所不忘己亥命陳規知廬州劉錡兼權知順昌府

中興錄

十一

時秦檜將班師故命規易鎮淮右先是上賜錡空名告身千五百命書填將佐之有功者錡復繳上謂不若自朝廷給之為榮至是始具功狀以聞凡統兵官之立功者皆以上所賜梳帶子之其有過者則杖責之斥為士伍虜之始至也游奕軍統領田守忠正將李忠恃勇深入皆手殺數十人而後死錡厚加優恤遂以犒軍銀帛十四萬匹兩均給將士軍無私焉於是錡方欲進兵而檜召錡還徽猷閣待制洪皓時在燕山密奏順昌之役虜震懼喪魄燕之珍寶悉取而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王師亟還自失機會可惜也

張俊拓皋

紹興十有一年正月金虜犯壽春府

已未淮北宣撫判官劉錡自太平州渡江以援淮西錡有兵二萬馬數百朝廷聞報亟令張俊還建康拒虜虜陷壽春殺守兵千餘人繫橋淮岸以濟其眾乙丑劉錡

至廬州駐兵城外時樞密直學士知廣州陳規病卒城中無守臣備禦之具皆闕官吏軍民散出逃遁惟有宣撫司統制官閔師古兵二千餘人鎬巡其城一市曰城不足守也乃宵雨與師古率眾而南丙寅金虜大軍入廬州遣輕騎追鎬及於西山口鎬自以精兵為殿復以戈西向列陣以待追騎望見鎬旌旗遂巡不敢逼日暮各解去丁卯鎬結陣徐行號令諸軍占擇地利共趨東關依水據山以遏虜衝自虜人渡淮淮南之人皆避過江南江南之人亦為遷徙之計惟視鎬兵以為安危鎬既得東關之險稍休士卒兵力復振虜據廬州雖時遣兵入無為軍和州境內剽掠而不敢舉兵逼江者蓋懼鎬之乘其後也江南由是少安二月癸酉淮西宣撫司都統制王德渡江屯和州初虜都元帥兀朮既入合肥建康府謀者回報虜人已犯含山縣漸犯歷陽時張

俊諸軍雖已趣裝猶未起發江東制置大使葉夢得見俊請速出兵俊猶遲之曰更俟探報夢得曰虜已過含山縣萬一和州為所得長江不可保矣俊遂令諸軍進發諭諸統制曰先得和州者勝德曰德當身先士卒為諸軍前鋒俊壯之將士皆謹謀而行有報已失和州者德乃率所部兵渡采石約俊明日入城會食至中流聞賊勢眾甚莫敢前德驅之進擢首先登舟俊宿於江中德率眾徑至城下虜退屯昭關丙子王德遇金虜鎮國大將軍韓常於含山縣東敗之丁丑上謂大臣曰朕於諸帥聽其言則知其用心觀其所為則知其才人皆言劉鎬善戰朕謂順昌之勝所謂置之死地然後生未為善戰也鎬之所長在於循分守節危疑之交能自立不變此為可取丙戌鎬行至柘皋與金人遇夾河而軍初金人之退兵也日行甚緩至尉子橋天大雨次石梁河

河流湍暴虜斷橋以自固列營柘皋地平虜人為騎兵之利且見鎬兵少意甚易之河通巢湖關二丈餘鎬命軍士曳薪壘橋須臾而成遣甲軍數隊過橋皆臥槍而坐會淮北宣撫使都統制王德統制高沂中田師中張子蓋之軍俱至翌日虜將邢王與韓常等以鐵騎十餘萬分為兩隊夾道而陳沂中自上流涉淺徑進失利統制官輔遠被箭中目騎兵有稍卻者德曰賊右皆勁騎吾將先破之乃與師中麾兵渡橋薄其右虜陣動有一首被甲躍馬指畫部隊德引弓一發首應弦墜馬德乘勢大呼馳擊諸軍皆鼓譟虜以拐子馬兩翼而進德率眾鏖戰沂中曰虜便習在弓矢當有以去其技乃令萬兵各持長斧堵而前奮銳擊之虜人大敗退屯紫金山德等尾擊之捕數百人馬馱數百而鎬以步兵甲重不能奔馳下令無所取故無俘獲焉是役也將官

拱衛大夫武勝軍承宣使姚端已下死者九百三人而虜之死者甚眾鎬謂德曰昔聞公威略如神今果見之請以兄禮事公張俊之愛妾張氏即杭妓張禮也頗知書柘皋之役俊遺書囑以家事張答書引霍去病趙雲不問家事為言令勉報國俊以其書進上大嘉親書獎諭賜之己丑張俊入廬州楊沂中劉鎬之軍皆至城外乙未賜張俊楊沂中劉鎬詔書以捷書累至軍聲大張蓋自軍興以來未有今日之盛仍戒以當思困獸之鬪務保全功其詞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林待聘所草也俊以立奇功將佐十八人奏聞上皆宣見臨軒勞問而訓練官任存曰臣生長田間賴陛下神聖祖宗威靈僅能破敵安敢以微勞自矜上益喜均賜金帶銀錠而別賜金璫與存

劉鎬阜角林州 紹興三十有一年十月金虜敗盟

渡淮直入揚州江淮制置使劉錡退屯瓜州乙丑虜遣  
統軍高景山逐錡與官軍遇至是全軍來爭瓜州渡錡  
率鎮江府左軍統領員琦統制官賈和仲吳超等拒之  
於阜角林琦陷重圍下馬死戰數十合中軍第四將王  
佐以步卒百有四人往林中設伏虜既入伏強弩俄發  
虜以運河岸狹非騎兵之利稍引去遂大敗之斬高景  
山俘數百人掩殺虜人入運河及湖內約二千餘人括  
提到番人及奪到番馬弓刀旗鎗器甲不計數員琦  
自修武郎轉右武大夫

**李寶唐島** 紹興三十有一年浙西副總管李寶  
以舟師至東海縣先是魏勝既得海州久之官軍不至  
勝推寶之子承節郎公佐領州事自出募兵得數十人  
往攻沂州大敗僅以身免復還海州虜兵圍之寶聞塵  
兵登岸以劍畫地曰此敵界非復吾境當力戰因握槊

前行接虜奮擊士無不一當十虜人驚出意外亟引去  
於是勝出城迎寶寶維舟稿士遣辯者四出招納降附  
時山東豪傑開趙明椿劉異李機李仔鄭雲等各以義  
旗聚眾趙與耿京所部軍馬將王世隆合共攻城陽軍  
城陽軍者密州之莒縣陷偽改焉趙等聞寶來遣使至  
軍前納款寶以為修武郎會虜人自沂州遣五百騎至  
城陽軍解圍趙等散去世隆以其軍屯日照縣境寶舟  
至膠西縣遣提舉一行事務曹洋借民馬與小吏徐堅  
往迎之世隆以其眾降後數日開趙亦至寶以世隆趙  
並為山後都統制以待官軍進攻且為聲援虜主亮用  
降人倪詢應簡梁三兒等計造戰船數百使工部尚書  
蘇保衡統之以大總管六員為副分部海船期以十月  
十八日至海門山入錢塘江幹事畢令雄州刺史阿兀  
來江上迎報泊於陳家島寶舟泊石臼山相距三十餘

里而北風日起寶愛之有大漢軍水手數百來降大漢  
軍發起上等戶也皆富豪子弟寶問之頗得北軍事實  
曹洋請逆戰知胸山縣高敞曰不可彼眾我寡宜避之  
洋曰彼雖眾皆不諳海道且降人云女真在船中惟旬  
旬而睡略不能動雖眾何為況我深入至此前逆大敵  
雖欲退走其可得乎有死而已時金候風即南不知王  
師之猝至也寶伺虜未覺遣洋與裨將黃端滿於石臼  
禱祈風助順夜漏將盡起旋進舟風猶未順眾有難色  
良久南風漸應眾爭奮引帆握刃俄頃過山薄虜鼓  
聲震壘虜驚失措虜帆皆油纜為之舒張如錦繡互數  
里忽為波濤卷聚一隅岩巖搖兀無復行次會火頭船  
中已有火起者寶命以火箭射之著其油帆煙燄隨發  
延燒數百火不及者猶欲前拒寶命軍士躍登其舟以  
短兵擊刺殪之舟中其餘簽軍皆中原舊民脫甲而降

者三千餘人獲其副都統驃騎上將軍益都府總管完  
顏鄭家奴等五人斬之阿兀亦為官軍所殺保衡舟未  
發亟引去并得倪詢等三人及虜詔書印記征南行程  
圖與器甲糧斛以萬計洋賀寶寶曰皆公之力也既王  
世隆開趙等皆來遂令趙率其眾旁海行至海州世隆  
馬軍尚有八百餘留海州以世隆赴行在十一月丙戌  
復遣洋奏捷上於行在洋具奏海道之功上大嘉厲聲  
言曰李寶第一功願內侍曰今日寫旗賜李寶又問倪  
詢應簡如何洋奏活捉到倪詢應簡二人見拘管在李  
寶軍中上益喜令洋取倪詢應簡親管押赴行在詢常  
熟人應簡通州人越海投虜獻海道進兵之策至是被  
擒是日除寶靜海軍節度使京東東路招討使沿海置  
制使賜金鎗御書旗以忠勇李寶四字金合茶藥酒器  
金徧帶束帶各一玉皮帶乙差內侍陳子常同洋押賜

洋轉十官賜金徧帶賜統制官宣賜錢一千貫

虞允文采石磯 紹興三十一年十月逆亮駐和

州甲戌罷王權赴行在李顯忠代之命申書舍人參謀軍事虞允文往蕪湖趣顯忠交權軍且犒師采石時知建康府張燾至府纔十餘日夜漏下二鼓燾就寢允文扣府門求見曰此何時而公欲安寢乎燾曰日來人情洶洶太守不鎮之以靜必不安雖然舍人何以見教允文曰謀者言虞以明日渡江約晨炊玉麟堂公何以策之曰燾以死守留鑰違卹其它舍人平日以名節自任正當建奇功以安社稷允文曰此允文之素志特決公一言耳允文遂馳去未至采石十餘里聞鼓聲振野允文見官軍十五五坐路旁者問之眾曰王節使在淮西聲鼓令棄馬渡江我曹皆騎士今無馬我曹不解步戰也從者皆勸允文還建康曰事勢至此皆為它人

中興戰功錄

十七

壞之且督府直委公犒師耳非委督戰也奈何代人任責允文不聽策馬至采石趨水濱望江北虜營不見其後而權餘兵才萬八千人馬數百而已逆亮遣武平軍都總管阿鄰武捷軍副總管阿撒率舟師先濟宿直將軍溫都與刺國子司業梁欽等皆從戰亮登高臺張黃蓋被金甲以觀戰允文召其統制張振王琪時俊戴皋盛新等與語謂之曰虜萬一得濟汝輩走亦何之今前控大江地利在我孰若死中求生且朝廷養汝輩三十年顧不能一戰報國眾曰豈不欲戰誰主張者允文曰汝輩止坐王權之謬至此今朝廷已別選將將此軍矣眾愕立曰誰也允文曰李顯忠眾皆曰得人矣允文曰今顯忠未至而虜以來日過江我當身先進死與諸軍努力決一戰且朝廷出內帑金帛九百萬緡給節度承宣觀察使告身皆在此有功即發帑賞之書告授之眾

皆曰今既有主請為舍人一戰允文即與俊等謀整步

騎陳於江岸而以海鯨及戰船載兵駐中流擊之時水軍將蔡韓二人各一艦皆唯唯不動乃急命當塗民兵登海鯨船蹋車軍人說諭民兵曰此是必死之地若齊心求生萬一有得歸之理民兵皆然之布陳始畢風大作亮自執小紅旗麾舟自楊林口尾尾相銜而出所用舟皆撤和州民屋板以造及掠江濱渡舟虜始謂采石無兵且諸將盡伏山嶼未之覺也一見大驚欲退不可舟將及岸南軍小卻允文往來行閒顧見時俊撫其背曰汝膽略聞四方今立陳後則兒女子耳俊回顧曰舍人在此即手揮雙長刀出陳江風忽止南軍以海鯨船衝虜舟舟分為二南軍呼曰王師勝矣遂併擊虜人虜人所用舟底闊如箱行動不穩且不諳江道皆不能動其能施弓箭者每舟十數人而已遂盡死於江中有一

中興戰功錄

十六

舟漂流至薛家灣薛家灣者采石之下數里有王琪軍在焉以勁弓齊射舟不得著岸舟中之人綴屍於板而死是役也二戰艦終不出允文追蔡韓二將各鞭之百虜士卒不死於江者亮悉殺之怒其舟不能出江也初亮問頃年梁王何以得渡江或答曰梁王自馬家渡過江江之南雖有兵望見我軍即奔走船既著岸已無一人一騎亮曰吾渡江亦猶是矣及楊林口出舟當塗之民在采石上下登山以觀者十數里不斷亮望之曰吾放舟出江而山上人皆不動何也方虜舟未退會淮西潰卒三百人自蔣州轉江而至允文授以旗鼓使為疑兵虜既敗去允文即具捷以聞且椎牛酒以勞軍夜復布陳待虜琪德子新亳州人張俊下亳州新挈家來歸俊奏授正使兼閩職漸升為正將隸中軍至是為水軍統制丁丑虞允文盛新引舟師直抵楊林河口戒曰

若虜船自河出即齊力射之必與爭死毋令一舟得出如河口無虜船則以剋敵神臂弓射北岸新即駐舟江心齊力射虜騎望見舟師遠卻其上岸者悉陷泥中斃官軍復於上流以火焚其餘舟允文再具捷奏且言虜軍鼎來臣不當便引去且留此與統制官同謀戰守須俟一大將至乃敢還建康亮既不得濟乃口占詔書命參知政事李通書之以貽王權曰朕提兵南渡汝昨望風不敢相敵已見汝具嚴天威朕今至江上見南岸兵亦不多但朕所創舟與南岸大小不侔兼汝舟師進退有度朕甚賞愛若盡陪臣之禮舉軍來降高爵厚祿朕所不吝如執迷不返朕今瓜洲渡江必不汝赦遣瓜洲所掠鎮江軍校尉張干孛舟持書至軍前將士皆變色允文亟曰此反間也欲搆我眾耳時新除都統制李顯忠亦自蕪湖至謂允文曰雖如此亦當以朝廷罪王

中興戰功錄

十九

權之事答之庶絕其冀望允文以為然遂作檄曰昨王權望風退舍使汝鴟張至此朝廷已將權重賞典憲今統兵乃李世輔也汝豈不知其名若往瓜洲渡江我固有以相待無虛言見怵但備一戰以決雌雄可也遣所獲女真二人齎往亮得書大怒遂焚宮人所乘龍鳳車斬梁漢臣及造舟者二人而全軍趨瓜洲

**趙擄蔡州** 紹興三十一年馬軍司中軍統制趙擄屯於麻城時被命依前駐軍蔡州會鄂州都統吳拱荆南都統李道進取中原初擄離蔡州日留李詢為知州而偽刺史蕭林德入蔡州詢遁去擄取新息縣拱與道之信息皆不通虜人游騎日相望擄謂若駐軍以待二都統甚善然曠日持久非兵家必勝之道萬一虜人增兵雖欲復取蔡州必難不如長驅而入遂率兵疾趨迫城下林德聞擄至依城為寨相拒兩日不出戰己亥

夜漏未至擄令將士潛師入城林德遂遁擄既可得城與諸將議曰蔡州形勢之地虜所必爭且陷偽久無樓櫓雉堞荒榛如隄岸蕭林德棄之去者知其不可守也今吾眾不過四千朝廷有命使守之虜人必再謀攻我在我者宜有以待之於是稍加修治擄遂復以李詢依舊為知州虜人旋乘大雪突騎五百寇城下擄出騎迎擊之退去眾請追之擄曰懼其誘我也縱之去庚辰探者報虜人兵勢甚盛行且至擄唯孤軍又吳拱遣爾白軍統制焦元來應援合軍不過數千人皆危之擄與諸將議分四壁守禦且以忠義相勉為死守計是日金人逼城下先遣兵斷擄歸路黎明列陣於城西須臾分布四隅下馬鼓噪逼城擄厲將士曰虜人雖多而無攻具將士且堅一心無恐虜帥魏都監亦勵其眾曰此城痺薄汝所共知一鼓可陷矣於是以致勁弓數百齊射矢

中興戰功錄

二十

著城如蝟毛守者不能立未停午從西壁坎墮而上倏忽虜人登城者已滿擄時在東壁知其不可當乃棄城而下跨馬率諸軍巷戰虜人壁立城上官軍甚危皆奮勇鏖戰從午至申虜人敗出城去方慶戰時有官軍旗頭與虜之旗頭戰於城上移時兩邊眾兵如山不敢動以待旂頭之勝敗竟殺虜旂頭於城上百姓望而呼曰趙提舉且保明此旂頭做好官虜之旂頭既死即時散亂多墮城而死者官軍旂頭亦戰死竟不知其姓名蔡州人哀之虜既敗歸擄益修守禦吳拱進屯南陽遣後軍統制成皋華旺提勝軍統制張成各以所部兵來援合擄及焦元所部纔六千人虜將費摩以數萬至城下距城西北一里依汝水為營其日庚戌也翌日分兵半攻城半掠糧凡三遣人以書至城下擄命射之將書者曰此奉書來與趙提舉商量軍事擄終不納諸將曰虜



人以書來未知其意姑接之何害搏曰不可若觀之必致士卒之疑適中其計前一日虜乘昏黑填濠於南門外十三處寂然不聞其聲質明方覺之焦元中流矢遂下城虜人乘勢登城啟南門而入搏在城西間南壁矢利卽下城集諸軍占地勢以待華旺成舉焦元欲奪東門出奔守門統領官劉安不聽將官李進聞南門被攻急乃率弩手二十餘人赴之將刀登城中三矢而死搏率士卒巷戰日轉午勝負未分效用王建募死士十一人截其甲裳登城殺虜至中刻相持不動馬軍司第十人將王世顯請募敢死士得四十人登城接戰殺其二將虜人驚潰皆自擲而下官軍奮擊死者不可計會虜帥登南門望我軍旌旗不亂曰今日城又不可得復下城而去搏大呼曰虜人走矣軍士皆歡呼虜遂大敗爭門而出不得出者聚球場中有千餘人諸軍圍之剿殺

中興戰功錄

皆盡搏命積屍爲二京觀搏苦戰僅十旬軍不過六千人軍吏戰歿者已四百餘人負創者三千七百餘人可戰者二千人而已戊午虜再攻城以大車載薪欲火西門趙搏伏壯士獲城俟其至開關突擊之棄車而遁庚申夜有星隕於虜營未明退兵一舍鄂州左軍副統制王宜自汝州以二百騎還至虜州時蔡州圍急京西制置使吳拱遣步騎萬三千人往援之統領官游舉等至確山逗遛不進拱乃以宣權中軍統制節制沿邊軍馬趨救蔡州甲子宜以所部距確山三十五里而營乙丑候騎報虜至確山眾欲不戰宣不可乃舍其步士引騎兵三千先行分爲三陳虜冲陳心宣令諸軍以背刀冲奪三陳具進乘義郎右軍副將汲靖有勇力宣召之靖請百騎宣與騎二百靖上馬據鞍高呼曰今日汲靖爲國家破此虜虜若不破誓不生還左右聞之人百其勇宣

曰汲靖事濟矣靖馳入虜陳奮擊虜眾披靡靖出入者三惟亡二騎諸軍亦勇進虜人遂遁宜整眾不追方虜之未敗也招討使吳拱以搏孤軍不可留屢以書趣回軍搏以虜圍方急若棄城去沿途追擊勢必敗亡況蔡州軍食有餘拱怒以蠟書付諸將令一面班師會虜兵敗還搏乃與諸將夜出蔡州居人皆從之於是搏自信陽歸德安而宣亦還屯襄陽府

張子蓋海州

紹興三十二年春虜圍海州急詔

以張子蓋爲鎮江府都統制往援仍聽張浚節制浚受命卽爲書抵子蓋勉以功名令出騎乘敵斃子蓋至京口整軍渡江至楚州淮東漕臣龔濤謂之曰敵眾十倍兵力不支宜張虛聲攻淮陽使之必救則海州可解子蓋曰彼若不救將如之何乃亟趨漣水取便道以進次石湫堰虜萬騎陳於河東子蓋曰彼眾我寡利在速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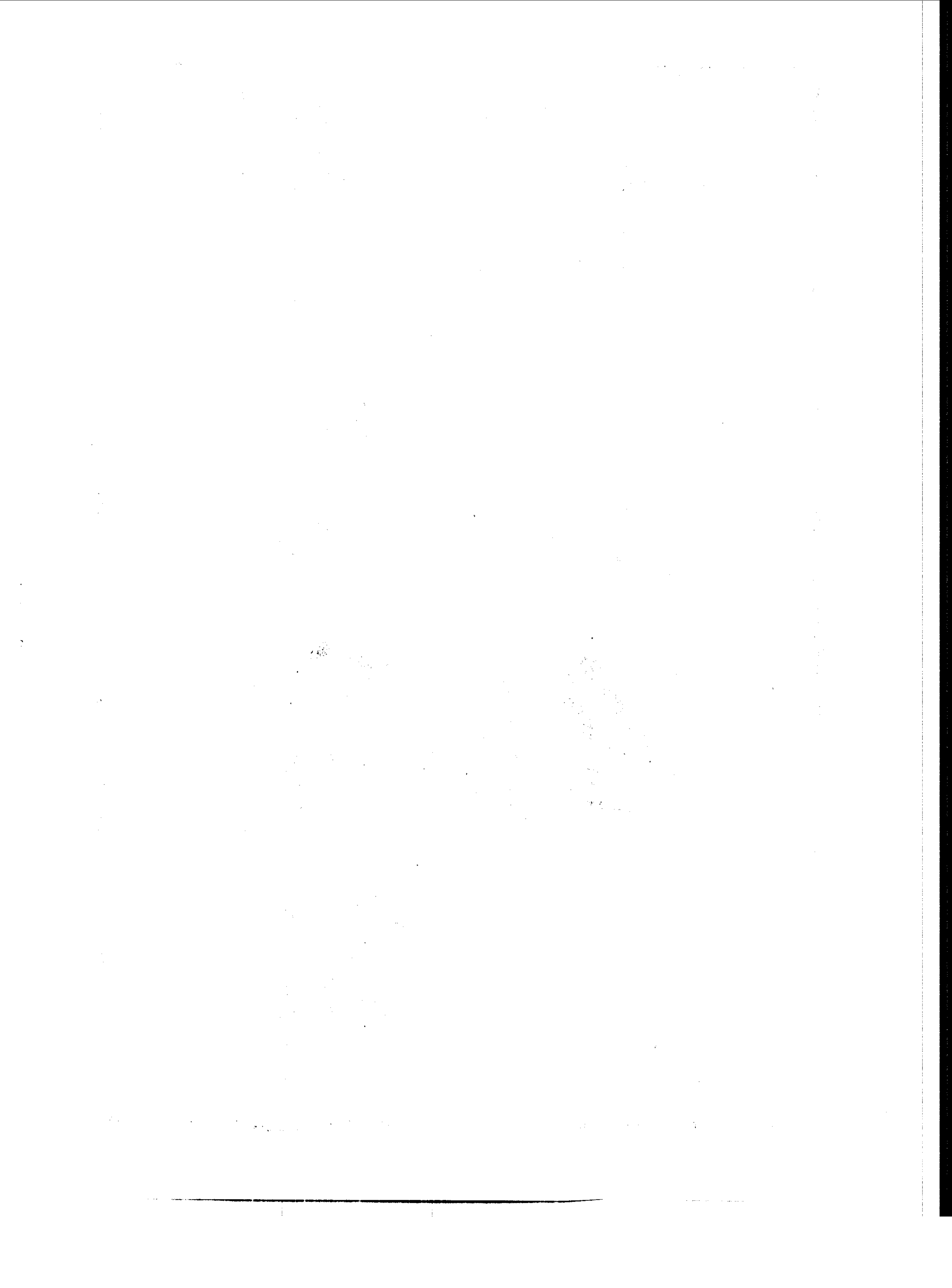
中興戰功錄

不可令虜知我虛實於是率精銳數千騎馳馬先入復州防禦使王友直以所部力戰御營宿衛前軍統制張玘爲流矢中其腦沒於陳子蓋曰事急矣繼之奮臂大呼馳入虜陳諸將士卒亦死鬪虜兵遂大敗擁於河溺死幾半餘騎遁去圍遂解虜人復整軍來戰子蓋再率精銳擊之獲其車馬鎧仗萬計退屯泗州子蓋俊之從子也

中興十三處戰功錄一卷據李心傳朝野雜記乾道二年蔣子禮執政遂以明州城下和尚原殺金平大儀鎮順昌阜角林胥浦橋唐島采石蔡州茨湖確山海州爲十三處戰功而前序諸將抗金實跡則明州城下之後有陳思恭太湖一役大儀鎮之後有藕塘一役順昌之役有柘皋一役而後斷以藕塘所捷乃偽齊非金兵故不與而馬端臨經籍考云參政眉山

李壁季章撰開禧乙丑北事將作其書成是撰書之旨發於蔣子禮而成於李季章北事將作以激厲將帥耳是書自明文淵閣書目著錄在宙字號以後失傳今於大典一萬一千九百七十卷錄字韻與曾公遺錄同鈔出首尾完善惜無序跋無行浦橋茨湖確山三處而有太湖饒風關柘皋三處確山附見於蔡州自以此錄爲定論者謂岳鄂王朱仙鎮一役至今噴噴人口而北盟會編不載其事遂疑秦氏所惡史官不敢直書至開禧元年始撰是錄正值定議伐金追封飛爲鄂王之時如果實有戰績焉有不敘大之理昔人亦有言倦翁所記過於鋪張孝子慈孫之用心有不盡實事者予觀此錄亦不敢以此言爲過刻矣光緒乙巳夏至江陰繆荃孫跋

靖炎兩朝  
聞見錄



靖炎兩朝見聞錄

芋園叢書

宋 太學生 陳 東著

兩朝見聞錄者靖康建炎中事也元年春正月金人擁兵犯都城二月退師秋九月陷太原冬十月陷真定繼陷滑州等郡縣十一月五日擁兵再犯都城閏月二十五日陷京師明年春正月十日邀皇帝車駕出郊外二月六日廢帝九日邀

太上皇帝暨皇后太子諸王妃嬪等出郊外三月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一

改偽楚立張邦昌僭號夏四月一日退師擁

二帝皆北去四日邦昌偽赦九日冊命皇后十一

日元祐皇后垂簾聽政邦昌避位收偽赦五月一

日迎請

康王卽位于南京改元建炎大赦天下太學生

自春徂冬羈在京師初于柱王嘗爲西樞門下客

頗得其事繼遊賢關與同舍郎講問尤爲詳悉痛

聖主之播遷閔王室之顛覆咎大臣之誤國傷夷

狄之盛強事有可槩舉者大懼天下後世或多避

忌無以激忠臣義士之心無以正亂臣賊子之罪無以爲人君任人治天下禦戎之戒因列日以書之其間褒貶直指其實皆一時之公議非敢徇私臆說也盟于天質于地告於

太祖太宗之靈知臣無媿其如青史請俟來哲大宋太學生陳東謹書

靖康元年

十一月初五日知樞密院馮獬歸自河東具言金人索金玉輅及稱號等 朝廷從之獬再行纜三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二

日中途遇王雲復同還云堅欲割三鎮地是時金人已破河東襄垣縣次侵滑州州告急者踵至朝廷降詔使人自爲戰而已

十四日河陽告急朝廷詔文武百官於崇政殿聚

議

御批云三鎮與之利害如何不與又利害爲如何茲事體大朕不敢以自專仍不可持兩可說是日百官立班各給紙札親書利害許割三鎮者不勝其多范宗尹其首也稱不可與纜二十人何桌其

首也言與者曰三鎮朝廷既嘗許之今不與是中  
國失信於夷狄不若姑且與之縱復猖獗則天怒  
人怒師出無名可不戰而屈也不與者言曰國家  
更三鎮始得河東陵寢在焉河北天下之四支四  
支苟去吾不知其爲人人民貢賦乃其末耳況天  
下者

太祖太宗之天下非

陛下之天下敬塘之事豈可道乎 朝廷竟從與  
者說遂割三鎮尋罷何桌中書侍郎以資領開封

靖炎兩朝見聞錄卷三

府事是日復下哀痛之詔仍俾河東河北京畿等  
路並行清野士民讀詔莫不感慟

十四日十五日詔免京城公私房緡命尙書梅執  
禮爲請盟使

十六日金使王芮等一十三人到闕議割地其辭  
頗不屈仍欲大臣親諭東北之人交割地界等朝  
廷許之是日邊報益告急

十七日道路傳聞金人遊騎已渡河執政諸公似  
未深信皆云自冬末僉樞李回已將兵防河矣然

邊益急殿前司乃遣使人馬綱作斥候已而召募  
忠義團結使臣將以備守禦計是日戒嚴

十八日既戒嚴內外驚擾近城居民遷徙不絕於  
道軍人保甲乘時作亂劫掠財貨焚燒屋廬得城  
東巡檢魏清捕殺三百餘級稍定朝廷旨揮城外  
搬入居民聽就寺觀居止

十九日開封揭示云前日北來兵係折彥質潰散  
人已招安訖所有請盟旨揮並不施行城外居民  
各令歸業太學生陳徐等上書力辨以謂邊報每

靖炎兩朝見聞錄卷四

急事未可知堅壁請盟在今日正不可緩不應輒  
罷書下樞密院大臣沮難竟不行是夜二更馬綱  
報賊已渡河朝廷猶未深信再遣使劉詞將步騎  
三百出封正門遠探

二十日劉詞遠探星馳而還云兵次陳橋爲賊兵  
搔擊殺傷者百餘人餘眾僅脫朝廷始倉皇而計  
無從出矣是日置都大提舉守禦使司以樞密聶  
昌領之

二十一日詔罷諸司庶務專以應辦軍期爲急始

遣使交割河東河北地界以通和國信使爲名知  
樞密院聶昌使河東門下侍郎耿南仲使河北  
二十二日聶昌耿南仲偕金使王芮等出國門  
二十三日命保甲百姓軍人僧道等上城守禦賊  
勢益急執政直宿令聽聚議親巡視諸城又置四  
壁提舉彈壓官各一員統制官各一員提舉官東  
壁尚書王時雍南壁舍人李擢西壁侍郎邵博北  
壁給事中安符東壁統制官孫康宗南壁何特西  
壁張撝北壁劉衍其餘逐門彈壓統制者不可殫

靖炎兩朝見聞錄卷五

紀又命劉延慶提舉四壁劉韜副之

二十四日王瓊鄭建雄將勤王之師八千到闕駐  
劄城內

二十五日殿前司以京城諸營軍兵一萬人分屯  
五軍以備四壁策應前軍屯順天門左軍屯五嶽  
觀右軍屯上清宮後軍屯封丘門前左中三軍姚  
友仲統之右後二軍辛永宗統之是時范瓊張先  
裴淵汪長源輩各統兵在城無一屯駐城外不知  
籌謀廟算爲如何也逮晚遽傳兵已滿四壁仍降

黃榜告諭士庶云金人遊騎已及郊畿士庶讀之  
莫不驚惶

二十六日傳聞國相元帥來自河東太子副元帥  
來自河北輻湊闕下朝廷增遣所募忠義迫百姓  
等諸城守禦甚備

二十七日諸城搜索姦細豪猾因緣騷動往往聞  
及無辜已而聚眾捶殺太尉辛永宗及使臣等四  
壁大擾迫晚捕爲首者五人腰斬東壁詔罷百姓  
不許上城守禦散行召募忠義敢勇之士旗幟滿

靖炎兩朝見聞錄卷六

城投召募多市井游手人耳大可鄙笑復捕姦細  
三人於保合店僉級號令繼聞金人欲捕內官詔  
內官不許上城傳宣者以黃旗號焉金人約十萬  
人眾其間多掠吾兩河之民數於其間多掠虜近  
京之民運石伐木造攻城之具報役者甚眾太子  
劄寨於劉家寺國相劄寨於南郊壇四壁諸城皆  
臨河劄小寨圍閉周密不以計數旗幟人物公然  
往來郊野間自在朝廷召募益急罷相唐恪以何  
東代孫傳知樞密院曹輔簽書何處提領召募奇

兵孫傅提領召募忠義已而得郭京於殿虎得傅臨政于草澤得楊僧於釋子自云操六壬妙術擲豆爲兵且能隱形廊廟諸公以爲神人一京翕然共倚爲重傅臨政云挾術督力人也自是密除擢不問能否微賤自布衣而爲統制由伎術而掌機謀令商賈任將佐甚眾其弊殆有不可勝言者例皆領兵往來城市真類兒戲有識之士頗嘿如也民情恟恟構造傳播之事非一軍兵輩復乘間渙亂朝廷患之散榜立賞緝捕甚緊斬首號令者相

靖炎兩朝見聞錄卷七

繼稍急金人土木之工日夜不輟是日諸門已縛礮架造鷲車

二十八日南道總管張叔夜將勤王之師三萬到闕長子將前軍次子將後軍自將中軍屯駐于玉津園

二十九日上幸東壁撫勞將士軍兵增秩賜帛有差

閏十一月一日 上幸南壁撫勞將士如前叔夜領兵起居於南薰門下軍容整肅上喜之卽城樓

命解右僕射何桌金帶笏頭者以賜之而上幸宣化門徒步登楊子城親覘賊寨虛實儀衛悉屏唯內侍數人從偶雪作泥滑身被鐵鎧步履如飛然天顏憂勤愁悴痾瘠是日奇兵作亂毆統制官王健殺使臣十餘人內前大擾殿前太尉王宗楚引兵戮殺渠魁方定先是王健創奇兵何桌領之有識者以爲笑蓋自古兵法奇正皆臨機料敵未聞預以奇兵自名也况未嘗出奇輒自變亂大抵今日所謂奇兵者類如此耶

靖炎兩朝見聞錄卷八

初二日 上幸西壁撫勞士卒如前賊攻善利益急姚友仲選五軍中神臂弓硬弩手一千五百人策應

初三日 上幸北壁撫勞士卒如前上凡四日巡幸每巡壁不進御膳命取士卒食之令後復進膳餉士卒人皆感激流涕上凡四日巡幸自初巡壁雨雪交作四日未止皇后親用內府幣帛與宮嬪作綿擁項及衣被等分賜將士各一自統制而下賜各有差是日賊攻通津門甚急姚友仲領前軍



將副部隊一千人策應軍兵下城接戰殺傷甚眾  
初四初五初六日賊攻通津宣化門甚急朝廷觀  
賊勢如此猶未有用兵意太學生丁陳徐等上書  
論列以謂金人有三可滅之理而用兵有五不可  
緩之說書奏不報金人到闕幾旬見朝廷未嘗用  
兵攻城日益急而善利通津宣化門爲尤急箭發  
如雨城中壁如蝟毛又以大磨石爲礮間至城上  
樓櫓擁毀姚友仲於三門兩楊子城別置兩圓門  
走馬面三十步許砌以甃石中開小圓門如城門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九

法四圍復置乳牆迎敵人自圓門出入不日而成  
所賴以固先是術者言京城狀如臥牛賊至必擊  
首項通津門其首也宣化門其項也通津在善利  
宣化門之兩間此三門者賊必攻之後果如其言  
大臣預知而不問

初七日殿前太尉王宗楚領牙兵一千人下城與  
賊接戰統制高師旦死之是日姚友仲正策應南  
楊子城躬率將校督戰凡殺合賊勢少沮復造礮  
架攻城之具土木之工益不輟

初八日朝廷爲防計上幸封止門城外按礮賜資  
不貲礮架礮石迄今盡在城外莫知其數賊攻善  
利通津宣化三門不數日城下立礮殆數百乃盡  
得前日所按者以爲資也

初九日賊攻善利通津宣化三門甚急復於護龍  
河疊橋取道姚友仲選銳士下臨分布床子弩九  
牛弩大小礮座又以城上絞縛虛柵人立如山箭  
下如雨賊橋迫晚不能寸進乃乘橋益造火梯雲  
梯偏橋撞竿鵝車洞子之類皆攻城之具其疊橋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十

法先用木牌浮水面次用薪以席次土增次復如  
初矢石俱不能入火梯雲梯偏橋皆與城樓櫓齊  
雲梯偏橋可以倚城而上皆用車軸推行洞子可  
以治道可以攻城其狀如峻壁上銳下闊人往來  
其間節次續之殆有長數十丈者以固百木交牙  
上用生牛皮鐵裹內用濕氈中如大廩矢石火皆  
不能入戰則要安礮并推梯橋之類攻城則要取  
土透城其機巧迨有未易致者

初十日詔展放公私房繕及縱市井賭博以甦小

民內前有斬首號令勝云司文政伏闕上書極無理聖旨取斬士論初以爲疑而有免解進士費友端奏劄稱文政上書若止無理不應棄市雖草茅一介不足惜而士之去就往往視此恐塞天下言路乞以文政所上書揭示使中外曉然知文政所誅之罪迨晚開封府奏曰費友端奏劄榜云教坊樂人司文政伏闕上書挾持君父助賊害國士論始帖然

十一日十二日十三日大雪有詔曰雪意未解士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十二

卒暴露朕不敢自安再幸四壁犒勞將士連日鸞輿之出正大雪苦寒中馳馬戎服露手宣挽其賜賚進膳之類悉如初仍命將士拒城接戰間有得級者又遣使以酒食遺金人寨中云祖宗故事有識者頗疑議

十四日通津門礮發中金人金牌將初傳王芮繼聞乃金賊謀臣劉安者奏捷上喜之命以武功大夫空名告一金帶懸於待捕院側募人能捕戮金將一人者給之又揭賞格自獲酋首長小蕃等

賞格各有差等詔許人輸財助國日有獻者皆量多寡授以官

十五日十六日十七日十八日賊攻諸門愈急朝廷至是猶未有用兵意但使命數往來士庶莫測其故太學生陳東等上書乞用兵議和之計蚤決無優柔而不斷養成夷狄之患益熾書奏而不報統制官姚友仲奏劄謂金人攻城益急兵旣不用乞遣使議和爲便奏劄亦不報先是金師初至闕下姚友仲與諸將議擊之便幸其遠來賊衆必疲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十三

行列未成若選精兵六萬出四門分布乘勢而擊出其不意攻其無備衆必潰亂可勝之理過此日後賊勢愈熾援兵不至事勢阻喪雖悔何及是時唐恪雖主議和而恬不知信迨賊攻城旣急罷唐恪相何卓而友仲料勢不可又奏乞講和是時何卓復主用兵且料賊兵糧道不繼不日就擒恪雖主議和而和未嘗決卓雖主用兵而兵未嘗用是以太學友仲之奏俱不得行要之恪謬而無斷誤國于前卓剛而寡謀誤國於後大臣誤國宜夷狄

強而中國衰微矣

十九日樞密曹輔右丞馮獬出使寨中莫知其故是日善利通津宣化等門賊增礮座幾百拋擲如雨城上迨虛棚之人皆不可存往往中礮死者日不下數十人

二十日賊渡橋俯宣化門城欲涉河之南先有黑旂子三人已登城岸統制王燮同姚友仲率驍勇使臣數十及西兵百餘縋城下戰殺死數人賊乃退橋之北入鵝車洞子鵝項宰相何桌巡至城上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三

黑旗子復登岸城上矢石如雨賊略不顧城腳之西有縋城下出戰者兵約六七百人見賊引眾欲與交鋒望風退走賊引兵追逐城下厲聲大叫云後面無賊而眾已潰散勢不可回隔岸矢石如雨中傷者數百自填陷坑死者亦近百人賊眾大笑而已

二十一日二十二日諸門各有縋城戰者殺傷賊眾甚多

二十三日統制范瓊發兵幾千人自宣化縋城出

戰士氣甚銳迫逐賊眾棄寨而北士卒貪功輒率眾渡河未及北岸十餘步間河水陷裂士卒驚亂而賊眾遠臨岸交手迎敵陷河而沒者五百餘人自是士氣益挫折

二十四日賊勢益熾火梯雲梯偏橋列城下如鱗次燒宣化門敵樓二間發火礮如雨箭尤不可計其攻甚力護龍河悉填滿鷺車領兵直抵通津宣化二門下無數步計攻二城門其勢甚銳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四

二十五日大雪賊乘雪攻城愈急詔令班直悉上城城上及虛棚人物戈戟如織郭京領六甲正兵七千七百七十七人大開宣化門出敵城中士庶延頸企踵于門立俟捷報者餘數千人其餘從行旁觀鼓噪以助勇者又數千人俄頃云前軍已奪大寨立旗於賊營矣又報奪馬千匹時有令云守櫓使臣軍兵外餘人並不得上城六甲兵法能隱形若城上人眾恐為賊兵覘望言猶在耳賊兵分兩翼而進衝京前軍一掃迨無唯類餘皆墜護龍河積尸不可計數復入雲梯偏橋併上城上迎敵

官軍間雖殺落金人而勢銳畧不少退已而數人輒上城班直官軍雖排布如織無一死敵用命者輒下城遁避守廩官吏相繼棄走由是金人登城者踵至揚旂城上眾悉潰散四壁數十萬之眾爲一空棄甲拋戈狼籍道路居民驚擾悉皆奔走自相蹂踐而軍民皆輒乘時劫掠橫尸滿路殺人如亂麻又捶殺太尉姚友仲及統制官數人其餘官屬殺者尤不可計數

太上皇自龍德宮更衣徒步入禁中諸帝姬亦潛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五

入大內相挽而出迨晚金人縱火燒南薰宣化通津善利四門及樓櫓等軍兵乘時變亂者又多縱火燒劫居民火勢亘天逮旦不滅是夜雪數尺有旨告報百姓請甲守裏門哭泣之聲震動天地然金人未嘗下城而殺者皆潰散兵軍輩是日自早裏城門悉開城外之人被害者甚多

上皇急詔大臣親王侍從而至者纔二人謝克家其首也因與徒步入小閣中議和頃遣謝克家及濟王使軍中請和傳聞上旨語音極謙皆以全活

生靈爲念

二十六日黎明百姓赴宣德門請甲救駕使命雜還滿市傳呼其聲哀怨已而上御宣德門親諭軍民露腕憑欄大呼於眾曰事體至此軍民欲如何有謀師以獻朕當聽從失守之罪一切不問仍命百姓請甲軍器等前去各保老小

上皇倉皇不覺墜帽百姓奏事間稱爾我亦其情倉皇迫切不暇它言也土庶切慮上有遷徙計泣告曰陛下一出則生民盡遭塗炭矣上又大呼曰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六

寡人在此土庶號慟上亦爲之掩泣已而土庶感慨請甲逾三十萬人午漏謝克家濟王偕金使四人入議和惟止四軍及班直約四萬眾馬數十疋騎及護駕人馬等皆欲奔出所統將都虞侯蔣宣引數百人突入祥禧殿中大呼請官家速出這裏不是官家住處其勢甚遽

上皇曰敎我出那裏去眾兵曰須與官家一線路去上命左右開諭輒殺之上趨入因令開殿後中門眾兵又斫門督上驚尋親出撫諭稍定宣等徑

詣內庫劫掠金帛酒食等棄家屬遺老小奔逃趨  
走自相蹂踐不知其數亦有踰城而出者皆爲金  
人擄殺之午漏謝克家濟王回自軍中同金使四  
人入對議和傳聞克家之初見六酋徑出示文劄  
云前次未破城已降號令若城破日不許下城殺  
掠且云頃過陵寢亦嘗戒約軍中無絲毫敢犯又  
云若南朝破城還肯不殺人否然是日金人軍已  
入舊城外劫掠以五岳觀犒軍軍兵錢萬餘貫支  
散百姓並不殺人唯是軍兵乘時作亂者縱行殺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一七

掠無忌憚士庶奔逃城東之人徙于城西城西之  
人徙于城東狂行交錯莫知適從父子夫婦不相  
保守至有全家投陷穽或全家自縊自焚者又有  
由西東通門涉河而欲通奔裏城者多爭道奔湊  
冰泮溺死者不可勝計蔡汴兩河潰奔老幼幾若  
山積哀號之聲所不忍聞公卿大夫皆易布袍草  
履混迹塵中雖貴戚之家皆用泥塗面及衣綿絮  
紙被取類丐者迨晚李若冰再使軍中先是未時  
若冰以出使留軍中久之迨二十五日城破二酋

喻若冰曰今京城已破可亟歸報少帝勿須播遷  
五百里內皆吾兵矣亟請處置內事恐內亂若冰  
入對上抱太子獨在小閣中內侍十餘侍立閣內  
外上初見若冰不覺失聲卿元來也卿元來也若  
冰具對留宿殿陛至是再遣僭僕射何奩行是夜  
縱火劫掠尤甚一城騷然火光四起城中如白晝  
色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一六

二十七日何奩李若冰使還金人許和朝廷揭榜  
云兩國已通和在京城內外放火殺人劫掠財物  
御前已分遣將士前去殺戮仰居民安業如違處  
斬是日放火劫掠者殊未息通衢要市殺人奪馬  
兵革惻惻白晝無人行申刻何奩還府尹領兵數  
百人揭黃榜于馬前巡市彈壓斬劫掠者數人僉  
級從行民情始少安息是夜放火劫掠者猶未息  
舊城外尤甚百姓執兵卒三人欲燒太廟者赴官  
二十八日宰相何奩親王出謝二酋開封揭榜云  
昨在京城文武百官秀才及僧錄司眾僧及父老  
百姓各赴大金軍前求告致謝國相元帥請命願

持金帛牛酒犒設三軍者聽是日內外士民覩請命之場相顧咸泣紛然輸財獻金帛牛酒者絡繹于道各以長竿標掛人揭榜云某坊某人獻物于國相元帥太子元帥答謝全活老小之恩滿城旂如織然節次往獻金人留之出城請命獻物者如市未刻有榜云大金堅欲上皇出郊朕以宗廟生靈之故義當親往咨爾士民各務安靜無致驚擾卻誤大事士庶觀榜各懷疑慮是時潰散殿班軍兵所至爲害殊未收集朝廷患之出榜免罪招誘

靖炎兩朝見聞錄卷九

又分遣將士及開封府從事人捕緝討虜者甚眾徑於通衢斬首無慮數百人民情頗快凡斬首者頃刻復爲軍人百姓割割殆盡有并骨持去者皆軍民食之所至市井公然以人肉貨賣自是城裏討虜者小戢而城外殊未定向肆燒劫軍兵輩至結構金人下城或削髮偽裝金人同兵劫掠貴戚王公富商巨賈之家無不受害如張溫誠劉明達高大皇聶婆婆家藍太尉等家皆首被禍其餘士庶被燒趕逐扶老攜幼入子城逃避者纍纍然相

望于道如是日未息已而流民殆遍於相國寺及寺東西廊廡下間啼饑號寒者極可傷惻是夜裏城內外燒劫如前彗星出東北角

二十九日平旦日出如火皆驚視已刻朱雀門始大開彈壓官往來四壁金人斷掘慢道復於城外鋤治慢道以鐵錘登城先是二十五日將城縱火燒諸門甕城樓櫓火三日不滅礮架迨懸中板皆移內向至是又增治及慢道云

靖炎兩朝見聞錄卷三

三十日黎明揭榜大金和議已定朕以宗廟社稷生靈之故躬往致謝咨爾眾庶無致疑惑平旦駕擁素騎出南薰門何桌陳過庭孫傅等從曹輔張叔夜畱守彈壓官是日百姓父老手持金銀牛酒絲帛獻軍前者自內前至南薰門不絕人跡如蟻迨晚駕未迴民情懼俄頃有黃榜自南薰門入云駕前傳報平安詔曰大金已許和議事朕今畱宿只候事了歸內仰軍民各安業無致疑慮士庶讀詔悉散還通夕憂慮至有然頂藝臂者是夜所至坊巷百姓少壯自結陳伍巡警達旦盜賊無所

施其姦

十二月初一日官吏士庶蟻集於南薰門以俟大駕焚香霧結未間黃旗又自南薰門傳報平安詔云和議已定禮數未了仰百姓各安集無致驚擾迨晚又詔云大金和議已定只候禮數了日入城與萬民共慶士庶又散還

初二日官吏士庶集于南薰門肩磨踵疊尤盛于前攜香瞻望者絡繹於道起居南薰門抵宣德門先經雨泥滿百姓運土填路以待屬車頃刻而就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三

申刻駕歸纔及門士庶遙認黃蓋歡呼喧騰一城傳報奔走行路山呼之聲振動天地已而瞻仰天顏莫不嘆慨又皆感泣涕泗橫流上亦爲之揮涕及周橋淚已溢帕殆不能言王璣鄭建雄張叔夜叩馬號泣上按轡大慟及宣德門上始能言嗚咽不已士庶莫不慟哭既而人內士庶分散間道爭傳人情通悅若再生焚香致謝者家至戶到先是幸賊寨長入祇候王嗣者預從行凡三日兩宿未嘗頃步離上左右悉能說上出郊事云初上出自

南薰門城上皆金人守城有一人似統制軍厲聲云奏知皇帝若得皇帝親出議和聯好公事但請安心帝欲下馬城上金人皆避走云奏知皇帝不是下馬處遂立馬如初又奏云已差人覆國相元帥且立馬少時容治道俄頃開門凡驅一時許步人鐵騎夾道擁衛直至青城中途金使又奏云請徐徐行馬容安排皇帝行宮又立馬一時久至齋宮門外帝欲下馬金人又奏云皇帝請裏面下馬帝不聽步入齋宮側一小閣中粘罕遣人奏知皇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三

帝二太子在對戶已晚容來日相見粘罕即相國之號也又奏云不知會帶被褥來否擬欲供進又恐寢不安是夜駕宿粘罕軍中翌日未及見上遣使往來議事是日早堅要上皇出郊上再三說諭稱皇帝仁孝乃免及午漏上與粘罕相見于齋宮相見之初粘罕先使人將齋宮鴉尾用氈裹屏壁上有一龍畫處亦蔽以幃幕然後設香案北望者拜四左右皆獻欬雪大作時城中無雪獨青城變異若此金人亦爲蹙額繼而相賀各命坐上爲主二

首次之宰相親王并列拜于庭酒三行乃起上與二酋語王嗣皆不得聞但潛聽云首語上皇次語主上與金人出師之由又云天生華夷自有分域中國豈可據也况天意人心未厭趙德恐豪傑四起中原非我有爾又云城中頗有擺城出者皆棄君親之人不忠不孝何足恤者也已盡敲殺禮畢上命左右取內府蹄金以獻二酋粘罕笑曰城已陷一人一物皆吾所有皇帝之來所議者大事何用此爲果欲分賜可賜臣下俄頃又遣人奏上云

靖炎兩朝見聞錄卷三

日既晚恐城中軍民望可早回必欲賜賚臣下但留左右足矣駕輿二酋送上馬遣使數人侍衛時金人與左右交口賀云已是一家出征已十有二年矣家中老幼存亡且喜兩國通和遂有解甲之期又云國相太子來時中途傳令期必破京城萬一不可攻打雖二十年亦更戍守誓不返國我國術者尅二十五日初三日城破果如其言二酋人材皆奇偉太子尤瘦長獨粘罕應谷琅琅太子唯唯而已初上見二酋以降表出亦皆中書舍人孫

覲秉筆其略曰三里之城遠失藩籬之守七世之廟幾爲煨燼之餘旣煩汗馬之勞敢緩牽羊之請又上皇負罪以彌天微臣捐軀而聽命又社稷不隕宇宙再安粘罕改抹久之易負罪爲失德宇宙爲寰區上從之

初三日駕幸兩宮安慰命文武百姓僧道父老赴大金軍前致謝及南薰門外候取大金旨已而金使十餘來傳旨國相太子致意百官軍前宿食不便不煩遠到又致意傳道父老云泥雨不煩到軍

靖炎兩朝見聞錄卷三

前但看念經文祝大金皇帝聖壽金使傳報禮意已勤是日朝廷綱紀漸振捕獲劫掠者數百餘人迨晚二酋遣國信持書云旣往不念故無可言事已至今良可驚悸康王見往河北可遣大臣一人同使命喚回未審聖意如何凝寒伏惟善保壽祺其書不名止云骨盧你移資勃極烈大金副元帥朝廷竟遣簽書曹輔行初四日金人遣使檢視府庫拘收文籍欲盡竭所有以犒軍



初五日移文索馬一萬疋開封揭榜云自御馬以下並拘籍隱藏者全家依軍法許人告賞錢三千貫自是士民止跨驢乘輦至有徒步者都城之馬羣空矣

初六日金人移文開封府索軍器開封府揭示許人告收藏軍器者悉納赴官限滿不納依私有法先是城陷日軍兵拋擲軍器狼藉道路多爲民取蓄爾

初七日開封府散榜召募潰散使臣軍兵依前收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三

係支給日食是日陳過庭出使兩河催督交割地方

初八日詔民間權住典顧人口以散失人口甚多迨晚又有詔撫諭中外遣使命六人分詣諸路仍先往軍中請號以行

初九日金人移文開封府索金帛犒軍取河東河北守臣監司親屬質于軍日以待分割地界了當日歸還又取姦臣家屬三十餘家如蔡京童貫王黼又取張孝純蔡靖邵本等家及要李剛吳愨徐

處仁陳觀折彥質可求等朝廷唯命是聽其或貶所或出京者其以實告是日詔使六人往軍中請號二酋雖聽其請復拘留未許行

初十日有詔大金軍馬登城不下人獲更生已受大賜然而軍兵暴露勞苦除府庫所有盡充犒賞外切慮犒賞不足應戚里權貴豪富之家均是再生之造意合竭其家資以助犒賞不得少有吝惜已令開封府限日下拘收轉送大金軍前是日納馬赴軍中金使督責甚峻又退換羸蹇者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三

十一日有詔大金軍已登城斂兵不下保安社稷全活生靈恩德甚厚今來公私所有皆大金軍前之物義當竭盡以犒大金軍兵者令開封府具名聞奏當優議與官爵今已差官通行根括切慮人戶未能週知尙且藏匿窖埋使本朝有虧信義或敢如前窖埋者盡行軍法

十二日開封府揭榜云奉聖旨拘催戚里權貴富豪之竭奉家資以助犒賞大金今來黑白並未見人戶盡數約到切慮爲無罪賞致將金銀藏埋許

諸色人告以十分為率將以三分充賞先以官錢日下代支其犯人依軍法施行知情藏寄之家亦許陳告給賞不為陳告與犯人例罪民情惻惻殆不聊生午刻有從政郎陳符先於開封府投狀先以開封府和樂樓正店內金銀盡數輸官以犒大金詔改令人官與堂除差遣一次是日所取河東河北等守臣監司等官家屬欲質於軍集開封府至是悉已圍結穿以大繩列於廊廡不遺者累日飲食不給寢處不問啼飢號寒之聲通夕不絕有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三

識者聞之頗不平不知其所犯何等罪也

十三日開封府督責金帛甚緊鄭皇后宅隱匿金帛不肯盡數輸納有詔祖父並追毀出身文字其餘奪官甚眾又枷斷句當使臣等號令於市是日金人索酒匠五十人酒三千餅悉與之

十四日士庶納金帛者紛然朝廷又命開封府曹及使臣等於交引質庫金銀疋帛諸鋪家至戶到攤認拘籍一鋪金銀動以千萬兩計是日傳聞大名帥胡直率領勤王兵至中途遇鐵鷁子馬騎八

萬疋眾潰直為金人虜入寨中

十五日津般犒軍絹赴軍初金人需絹十千萬疋朝廷盡數撥內藏元豐左藏三庫所有盡數應付河北積歲貢賦盡令撥遣及兩浙絹湖南絹悉以充數京師上四庫京畿保甲差充役三衙使臣地分監督每軍各執旗幟保人皆爭先馳納以畢日給然終日所般纜數十萬是夜尙書省大火燒禮四部擲尙書省牌火中禳之乃息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六

十六日津般犒軍絹如前擇絹不堪者潰以墨水退換傳聞酋長甚怒謂使者曰大軍在此已欲渝盟使者委曲致謝怒稍霽

十七日津般絹如前又退換黃絹亦潰以墨水朝廷乃於府銓擇北絹之奇絕者悉以充數十八日詔再免房錢一月先是金人索再遣使大臣之兩河督割地界朝廷尋遣陳過庭而金人拘留是日始遣又增差使十八人

十九日督金銀甚緊御史臺大理寺開封府句捕輸納踰限者考治雖戚里權貴豪族官至承宣留

後婦人爵至恭人夫人者皆枷項拷掠期於必納而後已又詔許納金銀人計直給還茶鹽鈔金每兩準三十千銀每兩準兩貫三百文又榜諸軍州縣鎮公使曾遣人在京買賣交易見在金人仰日下盡數赴官交納隱藏依軍法又榜京師天下富商大賈所聚應店居宅收蓄金銀之人並盡數交納官店戶主戶許陳告知情同共隱匿者並依軍法又榜自宰執以下應會賜金帶者並納赴官又詔毀神霄宮金寶輪悉以充數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三

二十日津般絹殊未敷數散遣郎官監督使臣於諸門分頭交納傳聞金人掌受納者多不遜求瑕指摘動輒退易官吏極難其責至有以拳毆打使臣者竟欲賂遺乃肯納官吏等多以大蒜沙鱸針線花藤賂之

二十一日根括金銀殊未敷數又詔質庫所質金銀盡拘入官

二十二日大雪盈尺詔云風雪大寒小民闕乏柴薪多致凍餒皆朕不德所至萬歲山許軍民任便

斫伐是日百姓斫伐竹木多為軍兵強者獨擅二十三日金人索監書藏經如蘇黃文及資治通鑑之類皆指名取索仍移文開封府令支撥見錢收買開封府直取於書籍諸鋪

二十四日金人持書入城督金帛詔以書揭示士庶其書云骨廬爾移資勃傑烈左副元帥皇子右副元帥致書于

大宋皇帝近日追官入城檢視府庫藏積絹帛一千四百萬疋於內準取犒軍所須千萬疋今承來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三

示披尋深意似防有取索假以為辭準取犒軍所皆初破城時本意縱兵但緣不忍以致約束今欲賞勞諸軍議定合用金一百萬錠銀五百萬錠段子衣絹數不限官私早望依數應副且在庫絹雖見有餘惟取所須今此金銀衣段子亦係所須之外亦必不敢累承示諭金帛豈耗驗今所諭似證前言且冀亮悉無用浮辭專奉書陳達不宣謹言又榜云備錄國書在前勘會大金既登城歛兵不下保全一城生靈恩德至大犒軍金銀衣段子自合

竭力應副內藏左藏元豐庫及龍德甯德兩宮御  
前皇后閣皇太子宮并臣寮之家已根括到數日  
大段闕少今曉諭權貴戚里豪富之家及凡有金  
銀衣段人戶仰聽認大金之恩足兩已上盡行輸  
納王時雍管東北壁徐秉哲管西南壁陳求道余  
大約東壁受納王及之夏承北壁李佩受納王琮  
葉份西壁受納張著胡恩南壁并度受納依諸家元  
納對封所斤兩重交與管納官總數交納大金軍  
前如聽隱留及官吏乞覓並仰一面措置施行士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三

庶讀之頗懷憂懼

二十五日大雪民間揭榜云應被討虜去失人口  
之家願往軍前識認及以物收贖者從是夜大火  
燒開寶寺天甯寺及居民五百餘家

二十六日散榜根括金銀甚緊鬻爵開列官資價  
直及僧道師號

二十七日金人二十一人詣大相國寺燒香禮佛  
二十八日金人索役使命四人賄贈足兩各五百  
先是城陷日有金使四人宿都亭驛百姓乘亂輒

擒殺于驛前剖剝之至是索此朝廷從之

二十九日縱民樵斫萬歲山竹木幾盡又詔毀拆  
屋宇以充柴軍民奔趨攘奪蹂踐墜壓至死者金  
使在都堂留宿議事聞噪噉聲問接伴具以實對  
金人笑曰使民相爭如是定知強者得弱者失兼  
之必致墜壓損人命何為不官拆俵散乎伴者無  
以對

三十日津般尙未數數

靖康二年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三

正月一日金人二十一人詣國子監燒香僧道出  
南薰門致慶二元帥使傳諭止之

初二日搬運金銀已畢數

初三日金人退換金銀未鈺銷者數兩虧者亦縱  
收結官貪恣酷虐故為是耳開封府聞命不敢稽  
緩經差雜役千餘人往南薰門復取所退換金銀  
而入偶奔走去甚迅百姓從而奔趨妄意謂交割  
地界爭往觀看而金人守城者見城中數千人奔  
走而南甚疑懼亟報軍前俄頃金人環甲挺刃備

鐵鷄于門外數千人幾惹大事已而呼監官督于寨前胡跪供記欲敲殺監官具言其實拜告再四乃獲免

初四日金人遣使乞朝廷再詔諭河東河北諸州交割地界而兩河守官百姓等作堅守計例不奉詔至是凡累月止得石洲金人患之乃迫朝廷再以詔諭朝廷不得已而降詔云敕某州守臣大金元帥府領兵來責失信欲割河東河北地永圖結好雖即時應許遣聶昌耿南仲前去交割軍州撫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三

定了當然後收歛仍取了應係合交割應官員在京血屬執質直候撫定了日放歸團聚其在外者亦別作根究去訖近刷到石洲種廣秩家屬送還軍前稱石洲早已歸秩遣回不用是知其餘家屬纔候撫定亦當歸還今聞某州拒守未降益爲勤王保衛社稷不願歸屬外界然大軍尙在城上若逆遷堅守須至別有施行則汝之忠勤反爲宗社之患豈如早與燒毀樓櫓開門出降撫定除本土人民元係河南客官軍民寄旅者先計放還則公

私各得其所再念京師城池深固尤不能保若汝等不豫順從豈止宗社無所裨益所在不能保慎無執迷故茲詔諭想宜知悉是晚遣使持此詔詔寨中

初五日初六日津般金銀衣段動以車計又退換不端者督責緊急

初七日都巡檢使范瓊爲中書舍人高伯振致齋於惠林寺收老母幼穉遺骸殯瘞瓊高義可佳乃介冑武夫也是日何桌使軍中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三

初八日何桌使還尙書省揭榜云準御封付下大金犒軍金銀衣段府庫土庶已到數目十分未及所從之一分專遣右僕射何桌躬詣大金軍前懇告怪問以謂京城人民衆大必有隱藏契勘大金全活一城生靈無一以爲報性命旣保財物何惜仰開封府尹責四壁官盡以根括須管日下供納御史臺催促覺察如有不遵令來約束之人一面已降旨揮處置施行榜云朕苟可以報金人者雖膚髮不惜仰士庶共體此意速行送納

初九日根括金銀益急御史臺置厯錢目宰執已下未納金銀人姓名指督索開封府大理寺及四壁根括其所勾呼繫禁枷拷者不可勝計不以官品高下例以拷訊前項督征者相望於市近晚有詔云朕以初十日出郊見兩元帥議和徽號事咨爾眾庶各宜知悉

初十日平旦駕出南薰門開封府根括金銀未敷數勝詔云朕以出各降三官是日車載金銀赴軍前送納者不可計數迫晚勝云朕出晚議和徽號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三

事爲諸國未集來日回仰居民安集

十一日百官僧道父老雲集南薰門以候大駕又如昔時午漏有勝云王御帶傳到聖旨大金元帥爲金銀衣段數少聖駕未得回歸事屬緊切仰士庶各懷愛君之心不問貴賤有金銀衣段火急盡數赴開封府送納許人告給賞犯人軍法又勝云大金元帥只爲金銀衣段事爲軍官未集留宿來日定回

十二日津般金銀衣段莫知其數有勝云王御帶

傳到聖旨付開封府大金元帥甚怪金銀衣段甚少朕再三懇告示京城居民眾多必不止此卿可各告諭權貴戚里豪富之家各體朕意疾速了納須管日下了當仍許卿便宜行事開封府至催督愈急下廂根括家至戶到移文及店戶客居僮家委被攤一城騷然人不安其居是日又津般景龍門常放燈所用金燈琉璃珠纓翠羽飛仙之類悉赴軍前交納蓋外自月初金人索元宵燈燭欲於城外作元宵十餘日間凡在京道觀佛寺正店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三

所有津般殆盡稍不堪者撤退易至是復征求及此是夜帝又留軍中

十三日士庶隨坊作隊伍率納金帛者不可計數俄頃有勝云王御帶到問傳到聖駕三日不食矣大金金帛數少未肯放回仰尙書省分差官根括事體緊極尙書省遂差官卿監西壁直人民居搜檢使臣從吏所至如捕叛逆其勢極可駭懼所搜多有獲者又強勒迫家婢僕告首尋厚賞聽遂便廂官人又分頭根括小民五家爲保雖銖兩悉取

之迫睨又榜云奉御批朕累見大金高尙書傳元帥台令衣段金銀數少且拘留在此候見數足可放還可速依下頃須管十五日以前送納如有吝惜隱藏被搜檢告首軍令御史臺文武百官親王公主王時雍僧道伎術官吏放出官人開封府戚里醫人樂人百姓老娘諸行彭端等公吏曾經祇應人入內侍楊戩賈蒙等已下句當使臣曹剛等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三

寺幕士又榜云專切根括金銀催促四壁所契勘開封府榜示大金軍前爲衣段金銀數少聖駕未得回歸事屬急切所當訪問巷居民各懷愛君之心自相糾結釵環並行送納切慮京城闕遠未能一體或雖經送納未致盡絕今措置令逐廂使臣於逐巷內委請懷材碩德忠義高士一人專於逐巷內置麻排門勸誘抄上金銀以一錢已上或衣段以一疋已上盡行抄掠徑赴開封府送納庶得軍前允信聖駕還內京城居民早有活路須至

曉諭又榜云今聖主兩爲百姓車駕出城懇告軍前全活生靈之恩甚大可排門勸誘依此送納是夜帝留軍中

十四日官吏士庶候大駕於南薰門有榜云應民間金銀限十五日已前納入官出限不納者依私有法今後不許以金銀造首飾器皿等物是日復以從官郎中分頭四壁根括緊切僕婢告首紛然有以仇隙而告首者告訐之風盛行官司樂從而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三

不問一壁所括日不下數十萬兩兩禁中諸宮什物諸王主第什物洎宣德龍德二殿所用銖兩無不括納又榜云大金元帥台令候根括金銀盡絕申來當遣大金人入城搜檢切體此意不可隱藏士庶讀榜相顧失色莫不疑懼至有集隊伍構軍器以備緩急者通夕不寐

十五日黎明榜云駕前人回傳到聖旨軍中供帳御膳冰炭什物不闕迎侍禮數優異宰執從官次舍溫潔只緣金銀衣段數少商議未定仰疾速催促務要日下盡數交納不出一兩日決定駕回保

無它事恐軍民士庶憂慮今多出文榜曉諭石曉諭軍民各令安業務要甯靜不得喧鬧以昨夕民情頗有動搖故有此榜開諭是日陰雲四垂家家愁苦士大夫憂愁作為歌詩甚眾獨有著作郎胡處晦上元詩人多傳念一詩云上元愁雪生九重哀笳落日吹腥風六龍駐蹕在草莽擊胡歌舞蒲萄宮抽釵脫釧到編戶竭澤枯魚充寶輅聖主憂民民更憂驕子逆天天不怒向來艱難傳大寶父老談王似仁廟元年二年城下盟未覩民臣繼嘉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三

祐路人哀痛塵再蒙冠劍夾道趨郡公神龍只合九淵臥豈得屢辱蛟蛇中朝廷中興無柱石薄物細故煩帝力毛遂不得處囊中送慚趙氏廝養卒今日君王歸不歸傾城回首欲悲啼會看山呼聲動地萬家香霧繞天衣胡兒胡兒莫耽樂君不見望夕月虧東北角

十六日根括金銀益急先傳元帥留駕元帥回至是猶未聞鸞輿之音人心憂疑罔測其故太學生徐揆等欲以書達二酋長邀駕還闕先詣都堂陳

狀具述執政輒不聽是時欲達書者數十人執政者既不聽許獨揆徑詣南薰門乞以繳獻守門者從之已而傳聞二酋以馬取揆赴軍中覽書詰難而揆因高論抗辨被二酋敲殺之

十七日榜云駕前傳報到元帥留赴打毬會只候天晴燕畢便還內仰居民安業是夜曹門外有金人下城討虜者又縱火燒五岳觀者甚可駭懼

十八日御史臺大理寺開封府追捕欠金帛者曲法峻治未易詳述哀痛之聲聞于遠邇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四

十九日諸司結局罷括金銀人心稍寬莫測其故然聖駕殊未聞回留宿郊外至是幾旬百姓父老官吏雲集望駕亦彌旬日置監國留守司

二十日風雨大作有榜云駕前傳報到聖旨只候赴打毬大會了當便回向仰軍民安悉

二十一日開封府揭榜云諸寺觀祈晴許士庶燒香又榜在京質庫須依前開張以濟小民又榜加大金皇帝徽號崇天繼統昭德定功敦仁體信脩文成武光聖皇帝駕殊未聞還期



二十二日士庶望駕之心愈切有榜云元帥留打毬大會未了候天晴會了方回是日軍民見車駕遷移許久上下疑懼構造言語傳報不一又乞講請脩城庫器甲以備緩急官司不許往往各家私造官司復慮生事乃捕造言者十七人戮于市又榜禁戢

二十三日榜云在京原開質庫人戶須管仍開張許人告賞錢五十千是日監司增置糴米柴炭場糴人不得三升薪不過五十其直減市價幾倍糴

靖炎兩朝見聞錄卷五

買者如市

二十四日借支軍米聽從便出糴欲生小民也榜云爲陰雨打毬未得聖駕未回

二十五日大雪氣候風寒似城陷時金人索內夫人倡伎及童蔡梁王家聲樂已出者未出者已從良者皆要之開封府散榜遣公吏追捕巷陌店肆搜索甚峻滿市號慟其聲不絕又索教坊伶人百工伎藝諸待詔等開封府奉命而已

二十六日尙書省榜右僕射何奩傳到文字稱城

外傳聞城中百姓凍餒皇帝聞之出涕不止降到曉諭詔書朕出城見兩元帥議事未畢陰雨連日薪糧闕乏苦痛在朕心已令多方措置減價出賣薪米庶幾小民存活仍不須羣聚候重有暴露朕負百姓出涕何言故茲詔示各令知悉士庶讀書莫不墮淚先自城陷日物直踴貴上出城又甚小民餓死道路動以千計米斗二千肉無所食至貓鼠雜獸捉盡甚者雜以人肉鼓皮馬甲皆煎煠食用又取五嶽觀上葆真宮花葉樹皮浮萍草之類

靖炎兩朝見聞錄卷五

無不充食士大夫豪右之家皆食之自爾四壁增置米場出糴官廩凡數十所然官司措置無法大抵強者獲利而弱小受惠者少攘奪蹂踐動致死傷又如萬歲山樵採時揭榜軍人不許糴又命男女分日赴場由是小民得賴以濟是日捕獲倡優內夫人已莫知其數悉押赴教坊銓擇

二十七日金人索郊天儀仗法服鹵簿冠冕乘輿種種等物及臺省寺監官吏通事舍人內官數各有差併取家屬又索犀象寶玉藥玉彩色幘頭書

籍之屬肩擔車載徑赴供納者急如星火頃揭榜云兩國通和各敦信誓重駕與二元帥議事漸已了只候旦夕回仰士庶各安業勿致疑慮及聚眾卻誤大事是日捕獲倡優內夫人等甚多

二十八日黎明雪始開霽御史臺告報百官等並赴南薰門接駕士庶奔湊充滿道路延頸企踵以候鸞車之塵已而殊不聞耗謝元汲作憶君王其詞甚哀云依依官柳拂官牆寶殿無人春晝長燕子歸巢依舊忙憶君王月破黃昏人斷腸是日金

靖炎兩朝見聞錄卷三

人又索官藥局藥餌大成府樂器太常寺禮物儀仗以至樽罍籩豆微至于奕棊博戲之具無不征索捆載而往者不可計數民情動搖殊不安帖俄頃有榜禁民兵聚持兵器者軍令又榜云奉聖旨令多差人兵般大金所需儀仗等物候般發盡絕車駕還內切慮軍民疑惑令出榜曉示

二十九日官吏士庶伺駕開封府追捕倡優內夫人就教坊銓擇押赴軍中者自二十五日不可計數至是尤甚又征求及戚里女使車駕往輪轍幾

盡至搜求肩輿以乘載之貨養之家委取無遺及被選出城者皆號慟而去又押內二十八人及百伎藝等千餘人悉赴軍哀號之聲震動天地是日民情極皇皇迫於凍餒又有剝削人肉食者有榜禁戢不止

三十日金人索九鼎八寶車輅等又索將作監官史尚書省吏人秘書監文籍國子監印及取翰林傳神等待詔並節次解發是日解發內夫人及戚里女使猶未已午漏又以車載數百於南薰門時

靖炎兩朝見聞錄卷四

官吏亦候駕於門內夫人女使輩車上大呼斥罵曰爾等任朝廷大臣作壞國家如此今日卻令我塞金人意爾果何面目諸公回首緘默而已

二月初一日

解發女伎津般庶物不輟先籍譚稹家貨白米二千石豆粟如之至是委官發糶以濟小民又命毀拆高球楊戩第宅出賣充薪

初二日金人索妃后服琉璃玉器再要內夫人雜工匠伶人醫人內官等并家屬開封府追捕尤峻

節次解發悉繫以繩交加防護如犯大逆市井號呼者不絕於道又索司天合臺天輪滴漏俄頃有榜云奉駕前指揮仰多差人兵疾速津般大金所需應干物候般盡絕聖駕方回

初三日初四日津般器物解發官物如前市井哀號者殆不堪聞又退車輦乘輿稍敝者令重新太常大成明堂司天監應物悉般遣雖重大者併力相昇而去是日增米場數十迨晚有榜云大金所需津般漸已了畢聖駕旦夕回歸仰士庶體兩國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三

通和之意各務安業

初五日津般先解發者益眾有榜云內官藍詵醫官周行隆藥官朱子書經元帥下狀云各有金銀窖埋乞令本家掘取前來以此元帥怒令再根括金銀赴軍前交納

初六日開封府榜再根括金銀又榜亦根括馬除從官已下合赴常期外應干馬並再根括限初七日盡數再納軍前是日盛傳駕還迨晚寂然

初七日金人備蓋陳州門莫測其故所向諸門昨

夕多有金人下城討虜因與百姓戰鬪者士庶方切憂疑于後有內家車子數千各攜被覆于車後指南薰門星馳而去黃門老卒輩從行皆有憂色士庶惶惑莫知其端白晝市井為之遽罷迨晚有榜云留守司奉監官令旨皇帝出郊日久未還太上皇帝領宮嬪等出城親詣大金軍前求駕回內仰士庶安業是夜民情極懼留守司急召百官議事二鼓矣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三

初八日黎明留守司又集百官議事又申意上皇出郊止為求駕回內仰居民安業不得構造語言誑惑眾聽是日彈壓官四出百姓持兵器巡警者如故已時南薰門有榜云崇天繼統昭德建功敦仁體信修文文武光聖皇帝初四日冊立初五日移賽初九日受賀十日車駕遷明與日回士庶競傳相與致慶且訝明與之章未喻頃之傳聞乃姦人詐出榜示開封府已捕獲根究矣迨晚開封府有榜再申諭上皇出郊事不得持兵器仰居民安業寅夜巡警自保是日燕王越王及康王肅王家屬

並赴軍中

初九日內前揭示長榜備坐金人節次移文及孫傳報應文字民間至是始知遽廢宗社欲立異姓相顧號慟殞越無所皆悔不令皇帝巡幸主上遷都也留守司等四壁都巡檢范瓊撫諭軍民感泣不已其牘云元帥府近以皇宋降表申奏今回降聖旨先皇帝有大造于宋而宋人悖德故去年有問罪之師乃因嗣子遣使軍前哀鳴求請遂許自新既而不改前迹變渝愈速是致再討猶敢抗師

靖炎兩朝見聞錄卷三

泊官軍力擊京城摧破方伸待罪之請况近尋載書有違斯約子孫不絕社稷傾危父子敗盟其實如一今既伏罪宜伸誓約宋之舊封頗亦廣闊既為我有理宜混一然念師舉上存弔伐本非貪土宜納擇賢人立為藩屏以王茲土其汴都人民願隨主遷居者聽所降聖旨在前令請宰執文武百官在京外京城臣僚一面共請上帝并已下后妃兒女及親眷王公之屬出京仍句集耆老僧道軍民百姓遵聖主共議薦舉堪為人主者一人不限

名位尊卑所貴道隆德茂勳業者舊素為眾所推服長於治民者雖無眾善有一于此亦薦舉當依聖旨備禮冊立趙氏宗人不預此議應宋之百司並事新君其因候得姓氏隨冊建號所都之城池臨日共議天會五年二月六日左金衛大將軍都監右監軍皇子右副元帥骨盧你移賚勃極烈左副元帥譜滂勃極烈元帥在國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傳等今月初日亥時準元帥府公文一道備到大金皇帝聖旨指揮傳等聞命震越義當即死

靖炎兩朝見聞錄卷六

然念世被本朝德澤至深至厚嗣君親政已及期年恭儉憂勤無所不至遂遽蒙廢絕實非臣子所敢聞之輒復忍死須臾冒陳愈切痛激之詞仰于台聽伏望垂天地再造之恩畢始終保全之賜傳等誓捐軀碎首報國萬分謹具劃一下項

一太上皇帝已下不敢有違令旨見發赴軍前同伸懇告之誠乞垂矜憫

一嗣君自即位以來日修德政並無過失惟是失信一事上累譴訶蓋緣親政之初偶為謀臣所誤

已重行竄責檢會上皇昨爲大僚信誓亦緣童貫李良嗣王甫等妄起事端並行處斬了當顯見嗣君悔悟前失非有他心伏望台慈特賜矜察

一嗣君在東宮卽有德譽著聞中外比旣卽位萬民歸仰今感戴保全恩德已厚若蒙終惠未加廢絕尙可以歲脩及事之儀如拋降金銀衣段日下未能敷數將來外路取索分歲貢納實爲大金垂久無窮之利若一旦廢棄遂同匹夫縱有報恩之心何緣自效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三

一伏詳來旨別選賢人以王茲土許汴京人民隨主遷居具見慈仁存卹備至不唯人民崇戴罔有二心並據令內外實未有堪充薦舉者若倉卒冊立必不服從緣此兵連禍結卒無休息非所以上副元帥重惜生靈之本意

一今日之事生之殺之奪之與之全在元帥雖大金詔有廢立之意然將在軍中君命有所不受則聞外之寄元帥自專行如前項事理明白更望台慈特霽威怒終賜保全

一汴京城內兩經根括取索所有各已罄竭顯見將來難以立國乞候事定之後退守偏城以備藩屏如蒙大恩將嗣君不見廢立所有稱呼位號一聽指揮右件如前謹具申呈皇子元帥伏望特加矜憫早賜允從伏望台令又狀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傅等伏觀皇帝詔書宜納擇賢人立爲藩屏許令士庶隨主遷居以此見皇帝恩被生靈之意聖德甚厚然傅等切見國主自東宮恭儉著聞若欲選擇賢人並無出其右者兼本國自太祖皇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三

帝以來累世並無失德惟太上皇聽信姦臣及國主年幼新立爲大臣所誤以致違盟失信上干國典伏望相國元帥皇子元帥察傅等前狀許其自新降號稱藩復主社稷其容退避以責後効再念趙世祖宗德澤在民未泯或未允從前懇亦望特賜哀憫許於國子弟中擇一賢者立之或不欲上皇之子則乞於神宗皇帝之子加選建立使長得北面承爲藩屏非惟不滅趙氏之族亦使一國生靈蒙被恩澤永爲依歸傅等不勝激切懇禱之至

謹具申呈皇子元帥國相元帥伏候台令元帥據  
孫樞密狀切爲

朝廷所以廢趙氏者豈徒然哉以其不可與守信  
誓約不務聽命爲罪之極也非天命改卜豈有如  
是之甚哉皇帝以寬恩釋其罪負則立賢人而已  
真得弔民伐罪之大義矣今承示諭而輒言及趙  
氏雖不忘舊其違命罪亦深矣此後不宜更復如  
此天會五年二月七日文武百官僧道耆老軍民  
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傅右傅等準元帥府再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三

遣翰林承旨吳玠前來指揮選擇立賢事傅等任  
宰相繼以罪罷將帥士卒皆叛之其餘臣僚並皆  
碌碌無聞此元帥府所備知豈敢蔽賢不以上聞  
若舉于草澤之間亦未聞望素著人心必不歸向  
孰肯推戴兼趙氏德澤在人至深至厚若別立它  
姓卽城中立生變亂非所以稱皇帝及元帥重惜  
生靈之意若自元帥府特選主趙氏一人不惟恩  
德有歸城中以及四方卽及安帖或天命改卜麻  
數有歸卽非本國及民所敢預議乞自元帥府選

擇賢人永爲藩屏傅等不勝痛切殞越之至謹具  
申呈皇子元帥國相元帥伏候台令元帥府看詳  
孫傅等狀申前日將相多是罪廢敗亡之餘其它  
臣僚皆碌碌無聞若舉於草澤之間孰能推戴者  
夫運數既衰亦必有繼興者若敗亡之世必可繼  
則三王之後迄至于今安有君臣之道人倫之序  
何不詳道理之深也再請躬依聖旨早舉堪爲人  
主者一人當依已前劄子施行或必欲元帥府推  
擇緣會驗在軍皆係北地漠兒若舉北人卽與混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三

一無異實違所降聖旨若欲推戴南人其見在軍  
前南官亦樞密所共知未審果有可舉者否若果  
有可舉者姓名見示亦與依應惟不許何桌李若  
水預此議如或京內及外俱難自舉仍請諸官各  
敘名銜連署速具依元帥所舉推戴狀申天會五  
年二月初八日準元帥府劄子再請恭依聖旨早  
舉堪爲人主或在京內外俱難自舉仍請諸官各  
具名銜連署速具依元帥府推戴狀申者右傅等  
切詳本國趙氏祖宗德澤深厚在人日久累於前

狀瀝懇控告今來渝盟失信止是上皇及前主宗子支屬並不干預尚冀恩造再賜詳擇庶得中外帖服不致生事若不容傅等死請必欲選擇異姓自京及外委無其人兼實難於自舉乞自元帥府選擇敢不一聽台令傅等無任哀痛惶懼殞絕之至謹具狀申呈皇子元帥國相元師伏候台令是日士庶讀榜委無生意以謂宗廟至此性命豈保還家聚首相與待死日未中半市無人行入夜乃持兵器巡警市中一坊無慮千萬人巡行達旦官

靖炎兩朝見聞錄卷五

司彈壓者亦然

初十日黎明監國揭榜仰百姓父老午時前各赴南薰門瀝血懇告大金元帥求駕回自寅殆午官吏士庶集于南薰門者莫知其數孫傅張叔夜親執狀求門吏乞繳申軍中其狀云文武百官僧道父老宰民中大夫同知樞密院孫傅等右傅等已累狀元帥府推慈軫卹趙氏存全社稷許國主歸國降旨稱藩永事大國就立監國嗣子以從人望或選立趙氏近屬使與本國生靈為主中外安帖

合大國弔民伐罪之義傅等今日在南薰門拜泣候命下情不勝哀痛懇切惶懼殞越之至謹具申元帥府伏候台旨又狀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傅等右傅等除已同百官父老具狀申元帥府倘有不盡之意不自忍死泣血上千台聽伏以前主皇帝違犯盟約既已屈服而舍之存亡繼絕唯在元帥別有監國太子自上恭命出郊以來鎮撫軍民上下帖然或許就立以從人望若不容傅等伸臣子之情則望早賜恤趙氏祖宗並無失信內外

靖炎兩朝見聞錄卷五

親賢皆可擇立若必擇異姓天下之人必不服四方英雄必至雲擾塗炭卒未得安傅等自知此言罪在不赦然念有宋祖宗以來德澤在人於今世之人雖匹夫匹婦未忍絕之又况傅等世食君祿君辱臣死之時上為宗社下為生靈苟有可言不敢避死伏望台慈特賜矜察傅等無任哀懇痛切惶懼殞越之至謹具申元帥府謹伏迨晚金人回云元帥府勘會朝廷所以滅宋者緣趙氏罪深也况聖旨丁甯務在恤民今來堅執迷惑累有所請

復立趙氏甚不應理若謂廢舊立新果難服從趙氏太祖孰知推戴自立尚可若今依聖詔擇賢者立孰謂不可兼早來有文字惟貴道德不限名位高卑本欲利民今諸官僧道耆老軍民既乏行府選擇行府及在京官僚未識可否但恐在京自下爲首營句者必可舉行府欲立本官請在今官僚等照會此意若所推目下在京官爲首營句者可以早立其本官名銜狀申亦可卽依已去文字眾得共薦一人限不過今月十一日狀申趙氏支屬

靖炎兩朝見聞錄卷五

限不過今日發出城如或此度不見薦舉及發遣必當別有悔吝無得有違天會五年二月初十日士庶傳聞此語相與號泣入宮上自軍中批御劄付府尹徐秉哲云我以失德爲金人所廢汝可彈壓京城無使喧擾及爲我累士庶聞之益更慟哭十一日黎明上自軍中批御劄云二月六日於元帥府拜受大金皇帝詔書以屢變盟誓別立異姓仍依聖旨專候后妃太子諸王諸公以內族出京俾分團聚自惟失信固當如此猶許舊地別立賢

人其餘萬姓爲幸非細今因元帥府遣人賫文字入議附此無拘舊分妄爲禍福速招連累太上皇亦批御劄云尙賴元帥寬仁使父子團聚速令太子出來是日范瓊領兵往來宣諭百姓趙氏已失國軍中見議立異姓今晚皇后太子盡出不得邀阻先是初八日燕王越王出門百姓攔截謂我國無主不令出去官司捕爲首者戮于市方定至是乃預行戒約嗚呼閭閻下賤亦有戀主之心豈謂垂紳端笏者乃甘心於賣主乎此尤可以推心泣

靖炎兩朝見聞錄卷五

血而號慟者也是晚皇后太子公主並在南薰門百官萬民哭送于門太子傳令致謝號震天宮嬪輩多有徒步出門者自皇后而下止有被祿一附于車後人人悲啼皇后太子同坐破車士庶立傍觀心骨糜潰

十二日早孫傅張叔夜赴軍前大金移文城中令百官僧道耆老軍民共議立左丞張邦昌邦昌治國事並不得引惹趙氏開封府御史臺徑集百官於祕書省聚議之文臣承務郎武臣承節郎已下



並赴議頃刻至者無慮數千員置麻給劄各令具名銜及情願推戴邦昌爲主異議者押赴軍前是日范瓊領兵把祕書省門迫脇之外開封公吏御史臺疾聲奮呼勒令速書名銜推戴者迫脇于內士大夫相顧號慟聲聞于外然亦無敢慨然立異議者獨御史中丞秦檜獨狀論列以謂邦昌輔相無狀不能盡人臣之節以釋二國之難不足以代趙氏情願乞押付軍前面論其餘百官所議其略云奉大金皇帝詔旨元帥令旨欲立左丞張邦昌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五

爲主某等亡國之臣荒迷不知所措敢不推戴欲別擇賢人亦取自軍前指揮

十三日以御史中丞秦檜及百姓所議狀繳申軍前金人移文追取親王帝姬及駙馬并南班宗室官族甚峻京城官吏一聽之而已

十四日十五日十六日十七日開封府解發公主帝姬及宗室等節次出門哀號之聲達于遠近先取官吏及百工伎藝家屬至是以尙有解發者自內前徹南薰門貴賤老幼號呼不絕如是者已十

餘日又遣取官嬪等例皆徒步出門不暇乘載是日傳聞所解發官嬪已一千二百人親王二十五人帝姬駙馬四十九人市井聚觀莫不憤嘆無一人敢誰何者

十八日金人移文索太學博通經術者三十人如法以禮敦聘前來師資之禮不敢不厚學中應募者三十人大抵多閩人及兩河人官司支給三千以治裝三十人欣然應募士論鄙之是日御史中丞秦檜赴軍中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五

十九日金人移文索禪學通經德行數人開封府勾捕諸禪長老及首座西堂禪僧等應募每院不下十餘人解發中復多有退歸者所留僅二十人傳聞待遇頗厚諸寨輪請齋禩無虛日是日又索應千經板官司搜求獲時解發

二十日早解發太學應聘之士三十人赴軍中官司備肩輿使之去已刻到金人再移文令根括金銀先是樂官醫官內侍狀軍前乞取家中所窖埋金銀開封府又莫敢隱匿徑令掘取前來解赴如

是者二十餘人又云軍前籠中皆有金銀二酋震怒斥責根括官吏以爲向以爲盡絕各具結罪文狀今乃如是耶故有再行根括指揮移文督責至緊至峻官司無復敢拒已而揭榜曉諭委四壁官根括如初百姓惶惶殆無生意是日解發宗室官嬪輩猶未絕號呼之聲所不忍聞

二十一日根括金銀解發宗室如前金人移文令議遷都事開封府御史臺徑集百官於都堂聚議後竟不聞所議果如何是日金人督責金銀尤峻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五

后如帝姬首飾之類並皆取索又入大內宮人鈔釧之屬悉皆抽脫官司尤懼其未能多集乃以四壁置場各數十處堆垛官錢以收賣之金每兩三十五貫銀每兩二千五百多有赴場出賣者猶以爲未也又勝揭許以金一兩博米一石四斗銀一兩博米一斗是以民方艱食雖有金銀無所用之往往樂於博易官司收金銀者日不下千萬兩並節次解發軍前

二十二日金人移文宗室南班官等須管二十五

日解發盡絕並不得漏落一人官司承命一切稟聽尋悉開封府使臣大小令下輩散行搜索狹街僻巷無不周通小人無知觀望輒於市井奮呼號令云不得隱藏趙氏如有收藏者火急放出庶免連累如是所至號叫官司縱而不問又可以扼腕憤悶而泣血也

二十三日解發南班宗室等絡繹於道又載官嬪出門者凡數十車當責金銀尤峻緊又有軍前告禁中金銀及內庫鎮庫銀塊並取索前去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五

二十四日金人移文取太學錄黃宗楊愿二人皆以舉人舉錄近年試選每占高等者似疑爲三十人中挾仇者所賣一人託疾供申後竟得免

二十五日金人移文督責金銀極爲峻切官司驚懼莫知所措追晚乃追四壁提舉根括金銀官四人並赴軍中二酋震怒拂臂厲聲斥責已而命執提舉官四人於監軍處敲殺之提舉官乃尙書梅執禮侍郎程振陳知資與給事中安扶也既殺之後令簽級軍中以合於眾口首奔南薰門下時監

軍正處南薰門故也又命催促根括金銀官四人皆臺諫官各鞭背五十放還是日大風折木至晚尤甚百姓傳聞殺侍從捶臺諫上下怖懼疑啟亂之端在朝暮持兵器巡警者又復如初

二十六日開封府御史臺催科金銀無所不至自九品已下折爲九等均定金銀衣段數各有差又逐坊陌家至戶到列爲三等攤認金銀衣段亦隨等均定上下催督急如星火一城騷然不堪其苦自廢主上已來金人之使日夕入城徑造宮闕如

靖炎兩朝見聞錄卷三

詣私室折花飲酒自相娛樂至于乘醉插花滿頭聯鞦而出睥睨行道旁若無人觀者恨不能碎其首而食其肉也

二十七日督責金銀衣段大抵尤甚初昔時已刻李若冰兄若水及從吏輩還自軍中頗能道軍中事云金賊初廢上時蕭慶持詔宣讀罷徑逼上脫去赭袍盡皆搭裂是時大臣何臬等悉在上側驚愕莫知所措若冰抱上呼天聲苦爲金賊所擊而繫囚禁令金官高尙書者誘若冰以高爵若冰略

不之顧至初八日又呼若水云議立異姓必廢主事若水大聲抗論云皇帝非是失信以祖宗積累之艱三世方得河東陵寢在焉大河在焉不敢輕與夷狄唯義所在而已且如元帥自去年冬城陷日之後再盟主上原缺四字歃血未乾又復違負又去金銀所需之外種種需索無厭貪人土地取人婦人覆我宗社害我生靈是一巨賊矣弔伐豈如是乎二酋大怒令拽下殿於青城東華門敲殺之臨死罵聲不絕于口自夷狄強暴傾危王室士

靖炎兩朝見聞錄卷三

大夫能慨然以身死社稷之難者才聞若水一人而秦檜亦其次也萬世之下知不能掩其惡也二十八日二十九日解發金銀衣段又如昔時衣段舊不用綢布等至是悉要搬擔者不絕於道傳聞城外衣段堆積如山有腐爛者竭府庫困民力可勝嘆哉三十日上以狀達二酋乞飲食衣服狀送開封府始敢令人般擔御前服用等士庶聞之無不慟哭憤恨

三

臺

論

期

汪

森

昌

未

戴

請

初

立

尙

初

時

事

並

因

可勝計也開封府奉行莫敢論辨乃以見在人戶  
隨高下配定成數揭榜門首督責於日下送納雖  
細民下戶亦不下金三百錠銀三百錠小民以見  
敷配太盛復出於眾但相與戲之借使變餽金為  
金銀化屋宇為衣段亦豈如數敷納金人自以為  
必得而準望責督繼踵不絕也

十三日金人督責金銀衣段益峻官司征催莫敢  
少怠又散榜逐坊巷具人戶單名及所攤認數委  
本廂地分分頭催督急如星火小民應之而不納

靖炎兩朝見聞錄卷五

官司亦且無如之何

十四日邦昌遣使軍中致書懇免征催事其書云  
比以冒膺禘禮願展謝悰雖歷罄於忱辭終未達  
於台聽退思感悚豈易敷陳載惟草昧之初實軫  
阡危之慮民志未定顧未有以得其心事始實繁  
念將何以息其動前朝昨奉台令取索金銀衣段  
犒軍伏自入城以來講究民間虛實頗知罄竭委  
以傾輸嗣位之初朝夕祇畏戒諭官吏罔敢不虔  
仰荷大恩敢不思報雖剝肌體豈足論酬然念斯

民困弊已甚圍閉日久餓莩頗多欲撫養則無資  
澤以厚其生欲拯殍則乏米糧以續其命而催科  
正急勿縊自尋若閔日稍淹則所存無幾非仁何  
以守位非民何以守邦坐觀轉壑之憂不啻履冰  
之懼與其跼天踳地莫救於黎元曷若歸命投誠  
仰祈于大造伏望察其懇迫賜以矜容特寬冒昧  
之誅誕布蠲除之惠則終始之德遂全萬姓之死  
已報稱之心敢憚一身之糜潰期於沒齒以答隆  
恩

靖炎兩朝見聞錄卷五

十五日十六日十七日征催金銀衣段如前但絕  
無輸納者邦昌偽命令官司並依舊修飾職事國  
子祭酒學官等奉行不敢懈怠見尋曉諭諸生須  
管置課冊假歷簿書等諸生笑而不答

十八日十九日征催稍緩莫知其故保康門清晨  
大火焚數百家方息

二十日邦昌偽命國子祭酒董道撫諭諸生慰勞  
備至道承命巡齊宣布邦昌之意自圍閉諸逆困  
於糞鹽多有疾故死亡者追春尤甚日不下死數

人至有千餘人邦昌見之乃有撫諭之使又命專選醫官十人於齋日逐看候各人給藥食之資各五千學中被疫氣無甚於今年自春首至此物故者二百人先是日就齋學生蔡延世夢有金甲神人於大學前箕而坐顧左右百餘人令取鋏於東南方有一人回曰此何爲者神人曰要葬大學之士復回曰其數多少神人曰幾半中有一人披髮目赤取水南北咒曰得吾水者可以免死既覺汗流浹背計自春初在學者才七百人今沒故者已

靖炎兩朝見聞錄卷三

三之一亦可駭者後病疫者往往只爲黑豆湯取効由是一學盛傳服之者無不愈疑其神人咒水之異黑豆湯似亦可廣傳於世因附于後黑豆二合炒少香熟甘草二寸炒令黃色二味以水二盞煎取一盞時時服之甚良

二十一日先發解醫官伎藝等有入城者被二酋指揮聽請假入城收買藥材物料之類其醫官各于行李籠篋上揭榜云大金元帥府祇候醫官某人行李或云相國元帥府小人甘心從事于犬羊

之眾尙欲矜耀此所以爲下愚無知者與

二十二日金人移文云節次所需金銀並係犒軍之物雖所需未及千分之一然念楚國肇造本固則安慮因征督重困斯民已議稍止邦昌命開封府曉諭

二十三日上自軍中批御劄付王時雍徐秉哲云社稷山河素爲大臣所誤今日使我父子離散追念痛心悔恨何及見已治行缺少廚中所用什物煩於左藏庫支一作錢三千貫收津遣至此勉事

靖炎兩朝見聞錄卷三

新君無念舊主切祝某上王徐二公士庶傳聞血淚迸落

二十四日軍前放還僧道官吏百姓入城者凡數千人路允迪沈晦亦在其數

二十五日傳聞金人前軍已啟行

二十六日城外火光亘天傳聞金人焚燒寨柵訖

二十七日邦昌僭天子儀衛法駕縞素出南薰門設香案率百官士庶素服北望慟哭太上皇主上北行

二十八日邦昌服赭袍張飛蓋乘馬出南薰門饒別二酋及午而返連日之出所過設香案望塵起居並如常儀從行者王時雍徐秉哲吳玠莫儔輩也

二十九日五更太上皇主上北行傳聞太上皇在二太子軍中上在粘罕軍中主上帶青氊笠子乘馬侍衛百人後有監軍隨之亦有隨行猪羊十數自鄭門而北每過一城角掩面號泣燕王越王各得一牛車餘皆步行不能行者驅之使前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三

四月一日金人班師邦昌委范瓊交割城池樓櫓後分撥兵衛當開閉守如故是日民間聞犬羊之羣既空恍若再生競欲登城觀看者蟻集鱗次惟悵望鸞輿播遷爲之悲爾

初二日四壁下工修飾樓櫓委侍郎邵傅都大總管其事置修城司辟官各一員

初三日范瓊領兵出城搜空

初四日邦昌偽赦是時天下勤王之師范尙書趙資殿領兵南京

初五日王淵到闕屯通津門邦昌冊命元祐皇后初六日百官起居元祐皇后于延福宮

初七日宗室敦武郎叔向領七千人到青城屯

初八日邦昌偽命賜學校恩各有差是日開諸城門

初九日有司備禮冊命元祐皇后百官致慶

初十日邦昌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手書

十一日元祐皇后垂簾聽政邦昌復回避內諸門緘鎖題以臣邦昌謹封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三

十二日十三日十四日四方勤王之師到闕范瓊揭榜仰四方客旅未得輕出

十五日李綱檄諸路勤王至約八九路

十六日開封府榜秦鳳漢番人馬自備衣甲口食去廝殺約三十萬人

十七日范瓊除龍神四廂都指揮使兼四壁巡檢使

十八日開封府榜兵馬副元帥奉大元帥康王指揮會合人馬掩截金賊

十九日二十日宗室叔向卽青城發青旗入城召  
募忠義救駕

二十一日大元帥余 東南道總管趙子崧奉大  
元帥康王劄子

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

母后節次遣使迎請

康王至京城

二十五日 母后詔令備車駕法仗等赴南京迎  
請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三

康王

二十六日太宰邦昌率百官乘舟下岸赴南京

二十七日括船綱運及乘載宮嬪等赴南京

二十八日祭酒率太學生等百餘人捧表赴南京

二十九日三十日康王節次移文撫諭京城士庶

民衆

靖炎兩朝見聞錄上卷終



靖炎兩朝見聞錄下卷

宋 太學生 陳 東著

康王自靖康元年二月初二日使幹離不軍營爲虜帥留以爲質因與金國太子同習射三矢一連中金太子自以其射不能及心疑其爲將家子弟謂虜帥曰康王恐非親王若是皇子生長深宮怎能騎射之精熟如許留之無益于事莫若遣之換取肅王來質幹離不心亦憚康王之爲人遂信其說遣之歸國康王從此得脫虎口之厄真是

靖炎兩朝見聞錄下卷

龍離鐵網歸深海 鶴出金籠翔遠霄

康王歸國之後虜帥爲見种師道姚古姚平仲折彥質折可求范瓊李綱輩勤王之師四集且爲將取固子之謀纔得許割三鎮詔書且班師退去當時若使主上信從种師道邀擊之請力任李綱護送之謀則金人以孤軍深入必不得志而返雖檄召之來亦無再舉之師矣惜朝廷羣愴用事李邦彥輩持講和之說以圖偷安目前正如寢于厝火積薪之上火未及然自謂之安迨其勢焰薰灼則

焦頭爛額而不可救矣此二聖之所以蒙塵沙漠九廟之所以淪辱腥羶者也

蓋自靖康虜退之後猶有宣和之遺風君臣上下專自佞諛惡聞忠讜寇至而不罷郊祀恐礙推恩寇至而不告中外恐妨恭謝寇迫而不撤綵山恐妨行樂此宣和之覆轍可戒也奈何幹離不退師之後廟堂方爭立黨論略無遠謀不爭邊境之虛實方爭立法之新舊不辨軍實之疆弱與黨類之正邪粘罕已陷太原幹離不已據真定朝廷猶集

靖炎兩朝見聞錄下卷

議棄三關地之便否尙持論于可棄不可棄之間金虜所以有待汝家議論定時我始渡河之謂也十一月幹離不已陷真定復以康王來質爲請康王不忍以賊遺君父毅然請行主上謂康王使幹離不軍許割三鎮命王雲爲副王雲張皇賊勢動輒以彼強我弱爲辭迫脅親王略無君臣之禮道經磁相二州有宗正少卿宗澤劾奏王雲有辱使命乞誅之雲方欲辨明而衆軍已交手殺之矣宗澤力勸康王不可北去往時肅王已爲姦臣所

誤大王可復誤耶不如暫留審視國計

康王遂從宗澤之請不果使北將為潛歸之計且聞幹離不自遣康王歸國後心甚悔之既聞康王再使遣數騎倍道催行康王單騎躲避行路困乏因憩于崔府君廟不覺困倦依堦砌假寐少時忽有人喝云速起上馬追兵將至矣康王曰無馬奈何其人曰已備馬矣幸大王疾速加鞭康王豁然環顧果有疋馬立于傍將身一跳上馬一晝夜行七百里但見馬僵立不進下視之則崔府君泥馬

靖炎兩朝見聞錄下卷三

也康王遂徒步行至一庄覺為飢渴所迫奔入一村庄略求漿飲有一老嫗出迎延入庄中老嫗徑出庄外久而方回因詢康王曰官人何來願聞其略王曰吾為商于磁相間因為金兵劫擄以至于此嫗曰客人非商旅也莫是官中親王否前數日有胡騎追趕適又有四騎來追問有康王由此地過否吾已給之曰已過此兩日矣恐追逐不及也追吏舉鞭擊其鞍道可惜可惜遂已回去矣大王且安心容進酒飯康王問姓氏嫗但泣而不言再

三詰之嫗曰妾之子李若水者仕宋朝已死于虜軍吾兒得為忠臣妾不恨矣妾聞磁相在邇有宗澤留守在焉食足兵強天下事尙可為幸大王勉之因出金銀數兩獻康王王受之掩面而泣別嫗而去

行一日到磁州宗澤迎謁百姓遮道留康王駐軍是時元祐皇后居延福宮張邦昌僭位至是三十日羣臣復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

靖炎兩朝見聞錄下卷四

閏十一月康王至相州朝廷方議畫河遣聶昌往河東路耿南仲往河北路為副割地使聶昌偕虜至絳州絳人殺之南仲偕虜使王洎至衛州衛人殺王洎南仲遂奔相州見康王

康王與耿南仲連銜揭榜召兵勤王人心思奮康王一日謂幕屬曰吾夜來夢皇帝脫所着御袍賜吾吾解衣而服所賜袍此何祥也

次日報京師有使命來問之乃武學生秦仔齋蠟詔命康王為天下兵馬大元帥汪伯彥宗澤副元帥速領入衛康王捧詔嗚咽軍民感動

十二月壬戌大元帥開府是時宗澤自磁州至王  
齡自潞州至梁揚祖自信德府至張浚王沂中皆  
已在麾下乙亥侯章齎蠟書至催發勤王兵章言  
陛辭日皇帝謂臣曰康王辟中書舍人從行可令  
便宜草詔盡起河北兵守臣自將入援是夜王命  
延禧草詔曉頒諸郡惟中山慶源被圍不得達元  
帥府五軍總一萬人又遣使招劇賊楊青常景等  
皆降順又得萬餘人

乙亥康王離相州使還馳報黃河未凍眾軍相顧

靖炎兩朝見聞錄下卷五

驚愕康王密禱于天地河神行及子河渡報河冰

已合

丙子大元帥統兵渡河

壬午副元帥宗澤部兵二千人自磁州來會請康

王進兵直趨開德解京師之圍汪伯彥執講和之

說欲阻其行澤領兵至東平許之戊子宗澤軍出

南門進屯開德揚言大元帥在中軍

靖康二年康王至濟州除兵馬大元帥宗澤乞進

兵援京師

二月次濟州元帥府官軍及羣盜來歸者凡八萬  
人元祐皇后降手詔迎康王略曰

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  
重耳之尚在茲爲天意夫豈人謀是時曹勉自河  
北竄歸以蠟書來進乃主上皇帝御札蓋是三月  
初三日主上行幸虜營親書九字於衣領上云便  
可卽真來救父母押付宰相何桌召康王興兵以  
圖恢復曹勉得御札于何桌至四月末旬方達康  
王康王閱書慟哭哀不勝情

靖炎兩朝見聞錄下卷六

次日宗澤百官勸進謂南京乃祖宗受命之地取  
四方運漕尤易大王宜早正位號卽皇帝位然後  
號召諸將以圖恢復舊京迎二聖車駕回宮康王  
辭拒再三不得已從臣寮之請以是年五月庚寅  
朔日

康王卽皇帝位于南京改元建炎大赦天下

建炎元年

詔云誤國害民如蔡京童貫王黼朱勔孟昌齡李  
彥梁師成譚稹及其子孫見流竄者更不復敘

又詔云民貸常平錢悉與蠲赦青苗錢罷去祖宗  
上供自有常數後緣歲增不勝其弊當裁損以紓  
民力比來州縣受納租稅務加槩量以規出剩可  
令禁止應臨難死節之臣許其家自陳應違法賊  
斂與民間疾苦許臣庶共陳

幸卯尊元祐皇后爲元祐太后

赦文門下 朕皇天祐宋卜世過於漢唐藝祖承  
周受禪同於舜禹列聖嗣無疆之歷保邦崇不拔  
之基屬以朝姦稔成邊釁恃中都之安富忘外敵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七

之憑陵馴致金人來犯京闕初登城而不下終邀  
駕以偕行痛念轡輿遠征沙漠宗族從而遷徙官  
闕爲之一空仍抑臣僚僭位號朕以介弟之親  
而受指開元帥府以總師元輸敵愾之心亟奉講  
和之詔豈圖變故終至阽危蓋嘗指日以示三軍  
使前迎而後請不憚瀝血而檄率土異外撫而內  
親而三軍大夫與萬邦黎獻共致樂推之懇靡容  
牢避之私謂疊疊萬機難以一日而曠位矧皇皇  
四海詎可三月而無君勉徇羣情嗣登大寶宵衣

旰食紹祖宗創業之基疾首痛心懷父母播遷之  
難顧以號令久隔眾罔繫心軍旅薦興農多失業  
慰民耳目之注敷朕腹心之言爰布湛恩誕綏區  
夏可大赦天下於戲聖人何以加孝朕每懷同履  
之憂思夫子必有所先朕欲究在原之急嘆我文  
武之烈若時忠義之家不食而哭秦庭士當勇於  
報國左袒而爲劉氏人咸樂於愛君其一惠而一  
心伫立功而立事同俟兩宮之復終圖萬世之安  
副我憂勤濟時康乂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八

詔書五月初十日朕遭家不競二聖播遷單子一  
身義不得死三軍大夫羣黎百姓戴宋惟舊用歸  
屬於眇躬朕欲身先士卒北首赴難咸曰宗廟之  
重不可一日之祀且將攝行國政俟時復辟則又  
曰天下之大不可三月無君遜避無從百卻復至  
蓋祖宗德澤在人固若膠漆天其或者崇降災咎  
以警懼我宋是用思慮祖宗之舊仰承天意庶幾  
悔禍以輯甯我邦家賚及赤子嗚呼惟孝悌可以  
動天惟憂勤可以成務惟恭儉可以富民惟兢慎

可以保國惟大公可以悅人惟至仁可以安眾惟  
求正論屏側言可以達聰惟近正人遠寵侍可以  
成德惟守大信可以茂遠圖惟有常德可以立武  
事不弛不擾慎終如初或穰不鼓庶幾降監俾復  
我父母兄弟宗族朕將謹視舊章不以手詔廢朝  
令不以內侍典兵權容受直言雖有失當不以加  
罪謹聽斷除苛矯抑未作去侈靡斥聲樂之奉絕  
畋遊之荒非奉典禮尙方無飾繡繪非急繕治大  
匠無營土木非軍功無異賞非戎備無僇工弗利

靖炎兩朝見聞錄下卷九

於眾非飲食衣服皆可廢有宜于國非赴湯蹈火  
皆可爲斷之必行無惑有一羣臣徂于故習有以  
祥瑞聞褒頌功德浸於導諛諱隱過尤務在蒙蔽  
大臣蔽賢有舉非實臺諫懷恩有言非公凡此之  
屬必罰無赦朕臨御之始德意未孚于上下用脩  
播告以敷朕心茲言不食咸聽毋忽

又六月初九日朕以菲德獲承至尊以臨士民之  
上屬時艱難未知攸濟慄慄危懼若將隕於深淵  
洪惟祖宗膺受天命覆育區夏百有七十餘載德

隆恩普互古所無道君太上皇帝以憂勤而內禪  
孝慈淵聖皇帝以恭儉而纂圖海內又安蒼生蒙  
福適金人入寇挾詐謀以興師墜其姦計都城失  
金湯之守翠華有沙漠之行二聖既遷六宮皆從  
違朕叔父兄弟宗族戚屬悉被驅迫禍故之臻振  
古未有是用夙夜震悼于朕躬念父兄屈辱于虜  
庭憫生靈重罹于兵革飲泣嘗膽下

靖炎兩朝見聞錄下卷一

又詔改宣仁皇后謗史播告中外止貶蔡確蔡卞  
邢恕等十月罷耿南仲議者謂陛下欲進兵京城  
爲南仲父子所阻 康王曰南仲誤淵聖天下共  
知朕嘗欲手劍擊之命耿南仲安置南雄州  
又論主和議誤國之臣如李邦彥吳敏蔡懋李稅  
可文虛中鄭望之李鄴等各竄嶺南軍州

建炎二年

金虜陷河中府守臣席益先遁權府郝仲連力戰  
死于虜 十二月虜分道入寇粘罕自軍雲中拔  
河南幹離曷攻山東婁宿攻陝西

六月李綱入相先是顏岐奏高宗曰邦昌金人所

喜宜增其禮李綱金人所惡宜置閒地綱既入見奏曰外廷之議命相於金人喜怒之間更望審處高宗曰朕已告之以朕之立亦非金人所喜岐自是語塞乃拜李綱爲相都堂治事綱卽首上十議一議國事二議巡幸三議赦令四議僭逆五議僞命六議戰七議守八議本政九議久任十議修德李綱又言中興規模有先後之序當修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費誠號令信賞罰擇帥臣監軍政內事已修然後興師而所急者當

靖炎兩朝見聞錄下卷十一

先理河北河東今河北惟失眞定等四郡河東惟失太原等六郡其餘皆在且推其土豪爲首多者數萬少者亦數千不早遣使慰諭卽爲金人有矣宜於河北置招撫使河東置經制使以宣德意有能保一郡者寵以使名如唐之藩鎮則自無北顧之憂矣因薦張所爲河北招撫王奕爲河東經制使傅亮副之

學士趙子崧言京城士人藉藉謂王時雍徐秉哲吳玠莫儔范瓊胡思王紹王及之顏傅古徐大鈞

皆左右賣國逼太上皇取皇太子污辱六宮捕繫宗室盜竊禁中之物公取嬪御都城無小大指此十人爲國賊張邦昌未有反正之心此十人者皆日夕締交密謀勸以久假乞正典刑以爲萬世臣子之戒竄張邦昌潭州居住尋賜死論從僞罪竄逐各有等差

七月右正言鄧肅請竄斥邦昌僞命之臣潘良貴亦乞分三等定罪高宗以鄧肅在城中知其姓名令其從實奏發肅乃奏言叛臣之上者其惡有五

靖炎兩朝見聞錄下卷三

一自侍從而爲執政者王時雍徐秉哲吳玠莫儔李回也二自庶官及宮觀而起爲侍從者胡思朱宗之周懿文盧襄李權張定尹是也三撰勸進文與撰赦書者顏傅古王紹是也四事務者金人已立僞楚之言朝士集議恐不如禮遂私結十友作事務官講冊主之儀五因邦昌更名者何昌言等是也已上定爲叛臣之上置之嶺外其次者其惡有三一曰諸執政侍從臺諫稱臣於僞楚及拜于庭下是也執政則馮獬曹輔侍從已行遣矣獨

有李會尙爲舍人臺諫則洪昌黎確及舉臺之臣是也當日有爲金人根括而被杖者四人以病得免二日以庶官而陞擢者不可勝數乞委留守司按籍考之則無有遺者三曰願爲奉使者黎確李健陳戩是也已上定爲叛臣之次於遠小州軍編置羈管

詔宗澤留守東京李綱薦之也先是虜使八人以使僞楚爲名澤擒使者械繫之宗澤抗疏請高宗還京

靖炎兩朝見聞錄下卷 三

十月詔奉太廟神主赴行在仍命移所居虜使于別館宗澤又上疏曰臣不意陛下再聽奸臣之語浸漸望和爲退走計遣官奉迎神主棄河東北淮南陝右七路生靈如糞壤又令遷虜使別館不知一二大臣於賊虜情款何其厚而于國家計謨何其薄也

八月元祐皇后發京師都人始望車駕還內及太后行莫不垂淚

九月累表請上還京時宗澤募義士守京城造決

勝車二千餘乘據形勢定二十四壘壁于城外駐兵數萬結連兩河山水寨及陝西義士乃上表曰臣聞遠近之驚傳謂主上有東南之巡幸此誠王室安危之所係天下治亂之所關增四海之疑心置兩河于度外表上不報

宗澤又抗疏極言京師祖宗二百年之基業陛下奈何欲棄之以遺海陬一狡虜高宗付中書省議汪伯彥黃潛善相與訕笑謂宗澤爲狂張慤厲聲曰如宗澤忠義若得數人天下定矣何畏乎金賊

靖炎兩朝見聞錄下卷 四

哉二人語塞

十一月粘罕欲併力圖汴知宗澤有措置大略未可力圖遂遁而去

十二月虜再犯東京宗澤敗之虜果不得志而遁宗澤遣判官奉表請康王還京且曰神京者太祖太宗一統之本根願以二百年基業爲念康王下詔擇日還京

建炎三年

宗澤招撫河南羣盜又募義士合百餘萬糧可支

半歲之食澤上二十餘疏請康王還京又上疏欲合諸將渡河汪伯彥黃潛善力主遷幸東南之議忌宗澤成功屢阻撓之澤因憂鬱成病

十月宗澤疽發背死臨終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又厲聲高吟日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遺表猶勸康王還京

以杜充爲東京留守充反宗澤所爲由是兩河豪傑皆不爲用城下兵往往去爲盜賊

王倫使虜與傅雱俱至粘罕軍前爲其所留

靖炎兩朝見聞錄下卷五

五月洪皓充通問使高宗遣粘罕書願比藩臣

七月胡寅請絕和議乃上疏曰

臣聞和之所以可講者謂兩地用兵勢力相敵可也非強弱盛衰不相侔所能成也使命之幣爲養兵之費此乃晉惠公征繕立圍之策漢高祖迎太公呂后之謀也以今觀之彼強我弱勢力不侔若納賂則孰富于京室納質則孰重于二帝飾子女則孰多于中原佳麗遺大臣則孰加于異意之宰執以此議和徒墮虜計中而

爲所紿也爲今之計莫若罷絕和議一意自治命將治兵裕財足食以圖恢復庶不虛老歲月爲虜所紿也

胡寅疏入呂頤浩惡其切直罷之

康王因宗澤累表還京之請至是時李綱入相月餘邊防軍政已累就緒高宗下詔修京城乃曰

朕將親督六軍以撫京師及河東北路已迎奉隆祐太后津遣六宮及衛士家屬置之東南朕與羣臣獨留中原可繕修都城擇日還京故茲

靖炎兩朝見聞錄下卷六

詔示想宜知悉

高宗雖下詔修京城而還京之意終未決車駕行幸未有定向李綱諫曰今六飛縱未入關當適鄧襄以示不忘中原之意近聞一二執政勸陛下遷幸東南果爾則中原非我有矣高宗曰但奉迎六宮往東南爾朕當與卿留中原綱拜賀故降前詔汪伯彥黃潛善從容言于上曰上皇之子三十人今所在者惟聖體耳不爲避狄計萬一京師不守則大事去矣陛下試熟思之高宗又降手詔謂京



師今未可往當幸東南為避狄計李綱力爭以為不可幸東南請駐襄乃詔修鄧州城舍人劉珪亦抗疏言當今之要在審事機變量力為急務南陽密邇中原易以號召四方又有長江天險可以固守士大夫多附其議

九月諜報金虜犯河陽迫近東京乃下詔幸淮甸從汪伯彥黃潛善之請也

建炎二年春正月

高宗幸揚州虜陷徐州守臣王復罵虜不屈粘罕

靖炎兩朝見聞錄下卷七

聞韓世忠守淮陽乃分兵萬人趨揚州自以大兵迎世忠世忠不能敵遂陷淮陽劉光世領軍迎敵未至淮而軍潰是時朝廷所用汪伯彥黃潛善輩無遠略東京委之御史南京委之留臺泗州委之郡守所報皆道聽塗說之言虜諜知朝廷不戒詐稱李成黨以款我師張浚率同列為執政言虜勢猖獗盍為之備汪黃二人笑而不答當時天長軍報金虜已至高宗大驚乃躬擐甲胄上馬南巡汪伯彥黃潛善一相方會食中書堂或告以虜至二

相以不足慮答之堂吏呼曰駕行矣二相且驚愕戎服鞭馬以逐與軍民爭門而出死者不可勝數大理寺黃鰲至京口軍人以為黃潛善罵之曰誤國害民皆汝之罪黃鰲方欲與辨其非是而首已斷矣

李陵取九廟神主奉之及出門甲騎塞路行數里回望揚州城煙焰漲天有詩道其事曰

門外飛塵諜未歸安危大計類兒嬉君王馬上呼船渡丞相堂中食未知

靖炎兩朝見聞錄下卷六

是時呂頤浩張浚聯馬追及高宗于瓜州得小船乘之以渡江二月至杭州以州治為行宮四月高宗如建康府時張浚與呂頤浩建議幸武昌為趨陝之計右諫議漆康中丞張守力持不可且曰東南今日根本也張浚西行之議遂寢閏月詔議駐蹕地始張浚建武昌之議欲與秦川首尾相應呂頤浩是之浚行未幾江浙士大夫搖動頤浩遂廢初議以十五封進入大率言岳鄂道遠饋餉艱難又慮上駕一動江北羣盜乘虛過江則東南非我

有矣

高宗離建康幸浙西詔改杭州為臨安府先令奉太廟藝祖以下九廟神御如臨安

七月命杜充留守建康

十一月虜犯采石渡遂趨馬家渡濟江陷建康杜充李稅叛降之惟通判楊邦義獨不降刺血書其衣裾曰甯作趙氏鬼不作他邦臣

十二月康王自明州航海虜陷杭州兀朮過獨松嶺曰南朝可謂無人矣若以羸兵數百人守獨松

靖炎兩朝見聞錄下卷五

嶺吾怎能遠渡哉張浚與虜戰于明州大捷

建炎三年

正月兀朮再犯明州與張浚戰數合張浚恐兀朮增益生兵是夜遁去虜屠明州一城受禍最慘

三月虜過歸吳縣統制陳思恭用舟師邀擊于太湖幾乎生擒兀朮

四月韓世忠邀虜于鎮江世忠下令謂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虜必登此覘我軍虛實伏兵邀擊數合詐敗兀朮輕兵追來伏兵四起

幾擒兀朮再戰數十合虜每戰輒敗不能濟願歸所掠人民益以名馬假道世忠不從預先命鐵匠鍛鐵為長綆貫以大鈎每縋一縋則曳一舟兀朮竟不得渡世忠出陣與兀朮道但迎還兩宮復還疆土歸報明主足相全也兀朮鑿大渠三十餘里上接江口在世忠之上世忠尾擊之虜終不得濟乃募所以破舟師之策者有賊臣教虜于舟中載土以手板鋪之候風息則出江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以火箭射篷簷可不攻而自破兀

靖炎兩朝見聞錄下卷五

兀用其策世忠棄舟奔還鎮江

金虜犯江西者自荆門北歸牛臯邀擊大破之兀朮屯六合棄其輜重宵遁

岳飛時為淮南統制以所部兵邀擊兀朮大敗兀朮僅與數騎遁去自張浚明州一捷之後有太湖之捷金山之捷岳飛靜安之捷牛臯安豐之捷吳玠和尚原之捷殺金坪之捷采石之捷凡十三戰自是中國之兵勢復張矣

紹興初年秦檜依撻辣入寇用檜為參謀挈家泛

小舟抵漣水軍自言殺虜軍之監已者然全家同舟婢僕亦如故朝士多疑之惟范宗尹李回與檜厚善力薦其忠乃引對檜言若要天下無事須南自南北自北則無事矣高宗曰如此則朕北人也將安歸乎

明年二月用秦檜參政自此則復倡和議高宗無復恢復中原之氣遂定都臨安府一時士大夫甘心臣虜心繫於湖山歌舞之娛而忘父兄不共戴天之仇矣世之論者謂高宗失恢復中原之機會

靖炎兩朝見聞錄

卷三

者有二焉建炎之初失其機者潛善伯彥偷安于目前誤之也紹興之後失其機者秦檜爲虜用間誤之也失此二機而中原之境土未復君父之大仇未報國家之大恥不能雪此忠臣義士之所以扼腕而嘆惜也

靖炎兩朝見聞錄下卷終

Faint, illegible text, possib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The text is scattered and difficult to decipher.

守關  
城禧  
錄德  
安

瑞安孫氏詒  
善祠塾開雕

開禧德安守城錄序

開禧兵燹既啟虞悉力聞諸郡時主諾多以戎帥不然亦  
 勇將兵屯至小處猶不下數千獨安陸以內地故經理所  
 不到乃受敵最慘守雖將家子儒不解事幸而得存則余  
 同年兄王元父之力也當丁卯之春虜戀戀無去志得絕  
 者來言城中疫癘大作老且病者醢貓以侑食余聞之泣  
 曰人之愛貓近於愛子殺貓而甘其味去相食無幾矣既  
 而白之宣府又書其事以告於朝曰路無安陸是無鄂渚  
 自江以南將何所恃責同時在位者不恤元父盡力之意  
 朝廷雖知元父忠願事又不暇恤也時列郡無重兵身不  
 當其任受圍者百有八日遮蔽天塹困強虜以俟水潦迄  
 全其城其用力良苦哉圍解二十年元父亦修文地下矣  
 昔既不自狀其勞則後於今日者益不足以考其繁矣每  
 切憂之今監倉君示守城錄一編纖悉具備列禦寇之法  
 固足以示訓若元父之所以用心與其所以和眾上以安  
 其親下以刑其妻子講學之明而用志之堅有非文字之  
 所盡者更在於守城錄之外也嘗論開禧用兵之時主事  
 者竊取諸老先生復讐大義謂單倉迎師者可以立致謂六  
 月北伐者可以圖全然體統不明規模不定吳曦趙清皇  
 甫斌之徒已受密議重兵壓敵境然後迫諸賢以稱王人  
 勢不可辭亦不可止及乎虜大舉三邊數千里皆已受敵  
 宣司擁虛名於內無一兵可以增益至董世雄輩以朝命  
 來援亦傲睨不卹國事本末倒置之弊一至於此全安陸  
 而不敗必有人如元父而後可也監倉君善繼其志善述  
 其事有守城錄如此可謂元父賢子矣余素善元父不但  
 慈恩之契及守漢陽倚安陸以為固識其受敵之事如錄

不謬忠肝義膽固已隱然於錄矣以死自許卒不得死不  
 幸而死元父不媿也顏平原張睢陽以守城著名一生一  
 死至今道守城事者指二公為稱首無所輕重以其事在  
 守城雖生死猶末也儒者以忠信為甲冑禮義為干櫓置  
 死生於度外然後可以行志此又錄外之意不可不考元  
 父名允初永嘉人同年小錄中字茂遠監倉君名致遠嘉  
 定甲申孟夏既望東匯澤曹彥約序

開禧德安守城錄序

二

開禧德安守城錄後序

自魏崔浩已有南人善守城之說然以余觀之亦唯其人耳佛狸飲江諸郡盡下世宗南伐鎮戍迎降其能力捍堅拒久而始陷者特一二城耳謂南人善守城之說殆不能例言故余謂兵無強弱唯所以用城無堅脆唯所以守安陸自建炎紹興以值國家陽九之厄連遭巨寇如王在黨忠楊進孔彥舟董平趙壽曹成李橫等相繼攻擾近者三四日乃至二十日唯橫六十五日乃解然是時海內雲擾民人流離此等迫於飢困乘口噓呼轉徙求食以延一旦之命耳非有專城掠地之志也密學陳公守此以策勳名顧非淺智識材者所可企望余讀開禧守城錄一編然後知運判王君元父之功亦不在陳下況陳公之所捍者一時掘起之剽賊而君之所捍者方張之勅虜也賊之兵少

開禧德安守城錄後序

虜之兵多陳公受圍其最久者六十有五曰君受圍乃百有八日由此觀之則君視陳公所成就為尤難方城中危急之時君始為貳觀其守禦之方懷撫之略皆出君袖釋規制而為守者殆拱手而蒙成耳一時對敵隨機應變莫不皆有法而於中最善者是復收棗陽潰敗之兵與生得虜將不殺而用其計以成功尤深得古名將之遺意崔浩之言至是果信而有徵與抑亦解難排紛有因乎其人之可常遇與方寇至之日君太夫人實在焉此人情之至難而君志在徇國母子相守寧共仗義俱死不肖棄義苟生嗚呼壯矣哉近世之論者往往曰守節致命士固當爾然捍城陷危曷若聽民出避而吾獨與將士俱守弗去可也殊不知守城一遭閉圍當上下一心大小齊力左右奔救夙志堅守庶能死中得生苟一聽民出不唯爾者寡助不

能獨存而人心一搖淪胥以敗不可復去則留者固不可免而去者亦未必全彼此均一死耳而一去一留孰得孰失智者於此亦當知所擇矣孟子曰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効死而民弗去聖賢立言垂教之意豈不甚明君之成功得非由其母子之間知義所在相誓死守弗去故能以固一城之人而卻暴至之虜勢歟歲在丁卯余將酒夔門以蜀亂出請兵於荆湖宣闔甫至江陵被旨赴行在過鄂渚友人項平甫邀余飲酒得安陸捷書於坐閒是時已知捐軀捍患忠力不匱為可敬尋典武陵繼改身帥闔是時君方拔擢為守蓋朝廷始知君之行能絕人天下亦必知君可倚任於緩急者也暨余歸蜀官簿推移復自東蜀詳刑將輸湖右又與君為代雖未得一接君之色辭然尋常書疏往來情分相與同已不淺矣後十有三年制

開禧德安守城錄後序

置上游而君之子致遠出示此編余讀之嘆曰昔趙充國征西羌既還謂其所善浩星賜曰兵事當為後法吾老矣豈嫌伐一時事不為陛下明言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蓋古之賢將拳拳憂國之心慮後之遠如此今致遠之為此錄也豈獨以盡論譏顯揚之義且將傳於世俾後之守邊者視以為式其於國家豈曰小補然則致遠可謂知忠孝之方矣余故喜為之書嘉定甲申冬至眉山李重序



開禧德安守城錄

文林郎監襄陽戶部大軍倉王致遠編

開禧元年歲在乙丑冬十有二月先公運使蒙恩承郡德安明年尚書薛公叔似宣諭京湖待制陳公謙總軍餉侍郎吳公獵帥江陵尋改宣諭為宣撫冬就以陳公副之夏六月招撫副使皇甫斌喪師於唐鄧更以荆鄂都統趙清臨邊金虜甚傲無道邊候始驛騷安陸今號次過北距信陽二百里西北距隨百三十公度隨信陽無城池且不素脩守備力必不支虜無信隨之限則必中於安矣况辛巳和議再定釋兵符五十年郡無戍卒廂禁軍之籍僅四百不嫻兵事稟稟然日謀備守之策且恐貽親憂太夫人聞之曰汝當努力國事置吾度外公雖拳拳不忘然亦遂得一意脩守備是時帥府委公治民兵公覈五縣得四千餘

開禧德安守城錄

人番上詣府親莅教習總所也

委公糴三萬石以給邊餉公稍登其直以徠商販越月告辦遂集僚屬語之曰兵倉守禦之本今則義勇粗勝兵餉尚乏糴請匿之蓋郡計歲糴儲積之粟則寇至可與民共守以無乏倉遂力請於總所冬十月謀報虜宿重兵百餘萬於南京將以十一月徙屯方城尅日渡淮勢甚鴟張是月五日壬午趨棗陽宿將馬拱張虎韓源以將士三千人當之殲焉先是宣威令應山縣戍軍雍政馬謹四千人增戍棗陽至則遇敵拱等方以死戰政謹應前隊赤身馳之與拱等皆斃政潰圍僅得稍輯後軍還奔應山

七日甲申虜犯神馬坡事益迫求救宣司不報時棗陽潰卒無所底止公議招之以助守太守李公師尹持之曰彼潰軍也不可以語勇公曰國家養兵有年前日力不敵故

潰今安陸有城無兵驅市人以守且不足得素所教習之人而用之不猶賢乎迺便定發經總制錢遣使諭之得二千一百一十人皆踴躍願從又厚犒茶商饒或等令募其徒及土豪市兵凡二千人又益以安陸雲夢孝感應城四邑民兵得二千二百唯應山義勇畱以備信陽之境未幾謀者趙逸刺虜欲先攻隨得隨則以其兵犯襄安公與守言安陸舊以守得全然所當不過盜賊今大敵不日至矣其鋒不可當城為保民為之也相與下令令民人入城徹屋伐木以充爨與粟輦以儲備決渠塘以益壕浸發防城庫以列之城上乃分隅庀職給役授材立旂幟嚴號令部伍整齊民或以草為屋廬者令徹之以防焚焚郡舊有千城之器巨細畢具承平既久吏士皆後出謾知所措惟棗陽潰軍一見皆能辦布置用人與器習一郡皆服公

開禧德安守城錄

之先見有獻誠於公曰太夫人年餘八十不可以聞戒盜

與至有郡公謝之曰事親徇國之心均耳今大敵在境眾方搖搖若毋先往則眾必亂眾亂則尺寸不可前況他境乎效死弗去守貳之分也況堅守未必死去未必全吾生死誓與此城俱矣言者媿而退  
十二日己丑虜師至隨是日隨守雷世忠單騎過城下公叱之曰逃城賊射之疾馳以免時宣司遣左軍正軍牛成以五百人至又明日辛卯右軍準備將任廷佐所部亦五百人十六日癸巳宣司統轄李諒將宣效驍兵二百五十有五皆即登城分地禦守

十七日甲午虜候騎百餘至城下視地為營公亟集郡僚至天慶觀恭迎聖祖御容入城以分宗子伯謙扈侍金人百餘騎追襲任廷佐射殞一夫乃退或謂太守密選義勇

駿馬數十匹屏藏之謀與其姪諒以家遁公誦言詆之陰  
為羈縻使不得去弓會士人誦其姓者疏守賈降狀請殺  
之公曰守法懦不任事背叛則決無之今虜勢方張當一  
乃心以攘大難奸人離間何所不有遂焚其書以安上下  
之心

十八日乙未虜眾十餘萬自棗陽長驅而至分布城之東  
西南三面高岡之上旌旗蔽空騎卒遍野見者皆失魂魄  
次於城北教場立中軍將帳植五色旂夜中明炬燭天萬  
炮擊鼓以素帕抹額面城而號河水騰沸屋瓦震動立者  
負戶公徐謂眾曰此兵家舊城法也當以靜待之命偃旂  
仆鼓寂若無人乃與太守及僚屬議曰虜勢未易當其情  
叵測今鳩合雖眾非有善用訓練之素執恃以為固守況  
朝廷宣司未必察也告急孰可行乎教授陳之經監稅蔣

開禧德安守城錄

三

梓應命遂選將吏鹿升等一十三人與俱

十九日丙申潰圍馳出齊安門虜至雲夢縣作落市陳蔣  
鹿升僅以五輩免由是往來衝要虜咸置郵以警內外隔  
絕赤白囊不通公卒以厚賞募壯士乘間夜出

二十日丁酉虜擁眾數十急攻景陵夢澤門重列傳城騎  
垂鐵圍牌率撤民戶門扇自備發矢如雨公與僚屬親督  
軍士擊砲揚石弓弩俱發令之曰今日正汝輩報國之秋  
挫虜銳氣在此一舉有功者皆受上賞眾聞願以死拒選  
宣效王越王顯等下城得首級二楊安等下景陵門迎敵  
頗有斬獲迫而墮湏河者無數是日自朝對禦至申時乃  
退諾將兵以官資者三

二十一日戊戌虜軍大隊向東南分營稍飛矢入城城守  
之兵未嘗解甲時太守擇勁捍刀斧手五百人自衛即所

招棗陽之潰卒也將佐有請於公曰兵力寡弱安得壯士  
居閒地願奪之以益城陣公曰方此擾攘將儀衛以應爾  
兵以氣為主吾作之使勇一可當百何以此五百為若輩  
苟有志事功爭先趨赴或偷懶無庸縱驅之未見有益也  
不若捐之以安其志無使忤拂

二十二日己亥虜閉不出  
二十三日庚子齊安門有射入飛書者視之乃言爾城中  
遣二使持書往宣司乞援至應城為我所獲今醢之矣眾  
皆懼公曰是必得其從行者詰而知之如果得教授監稅  
何不以書來示乃以空言惑眾邪

二十四日辛丑虜軍不動公與太守及僚屬議曰虜以重  
兵壓孤城人心懼惶當奮我而懾彼今乘其方至營壘南  
定地勢未習吾使人間道出奇以攻之得小捷亦足以安

開禧德安守城錄

四

人心也於是命張全等選勇敢數十人許授以官酉時又  
使徐希稷監稅李景翔任廷佐資遣之焚斫賊寨時景陵  
門外居民樓宇毀拆不盡者為賊所據張全等徑入之奪  
其弓弩器甲李俊得級背有白虎將軍之識於是揭以巡  
城士氣頗振

二十五日壬寅黎明虜軍連竹緹草木四下填壕分布行  
列周遍州城勁弓強弩矢發如注軍民中傷稍多死者十  
餘城壁上箭如蝟毛公私屋廬得數千枝城上要轄十有  
三處虜驅精兵數萬昇洞子雲梯極力盡墮奪之技又焚  
大安門及慕連極目二亭公巡行城上訓厲諸將佐軍  
兵悉力拒敵至火所親提壺以先厚許賞鴛命任廷佐等  
救撲以土室大安門四隅皆發弓弩木石巨械手拋磚礮  
助之虜軍死者甚眾又募茶商市兵二百八十有五人下

城殺完顏千戶十餘級迫而隕河益眾追捕乃退捍禦者許奏以五官資下城者又益以二犒賞有差

二十六日癸卯祭北斗於清風樓用方士法斬狗以轉財血引砲飛狗首繫血於虜寨以厭之夜半擇勇銳七十有

八入下城防守八門以備虜火四鼓先所遣宣司乞師之卒持教授前二日書開入具言宣司無同仇之賦遂詣江

陵帥司徵信陽三關統制王綦孫鐸來援已持牒如三關矣城中尋遣介速之

二十七日甲辰至二十八日乙巳虜軍閉營二十九日丙午遣宣效勇銳并茶商土豪等二百餘人所

營焚其攻具及府北雙橋所積填壕竹屑數千束夜分乃歸先所遣焚礮石屯田庄谷之士軍及信陽趣王孫赴援

之卒皆返知二統制偕行而孫以二千五百人繇孝感過漢陽觀望於陽臺王以七百人倍道疾馳而來未至府十

八里遇虜三千騎死戰不利王逃併軍士數人僅免餘皆沒

十二月二日戊申再分遣人於樞密院宣撫司乞師先嘗差指揮使何廣防築栗林分界為虜所得中夜遣何廣明

壽山門詭言鄭統制救兵在壽山門外欲以誤入公命麾之去

三日己酉遣中軍張亨李成齋蠟書告病於宣撫司夜發勇銳兵下城奪虜划車弩牀一

四日庚戌虜酋領眾千餘相城五日辛亥丙夜發勇銳王贊等十人齋藥毒陳婆港西水

步東水步雙橋步及壽山門外水以絕馬飲

六日壬子差胡勝等十人毒張婆前港

七日癸丑虜步騎數千人於夢澤景陵壽山大安四門植土如堵公巡城戒飭將士嚴兵以備旋引去

八日甲寅虜軍數百人夜盜決景陵門東夢澤門西壕水城上射之乃退

九日乙卯公令任廷佐趙伯猷等守禦將官等即城上分選精銳二百餘人由滎津大安門下焚並河虜人居室殺

傷渾沒甚眾生擒番首汪卒律沒多及殺千戶蘇用祥任廷佐以下各許官資有差虜軍自此不敢過河以西

十日丙辰深夜虜軍千餘人運竹木鵝車洞子對樓稍向夢澤門先所遣卒李杞是夜自鄂州回言孫統制將二千

五百人逗留陽臺陳教授以王統制獨戰敗復如江陵及再遣人速孫鐸稱宜司令就陽臺防江保鄂州

十三日己未遲明虜軍大譟飛矢入城以二對樓近景陵外林木

十四日庚申公與太守及僚屬議曰孫鐸既擁兵不進宣司無急病攘夷之心若後外援適懈眾志惟自為固守策

况虜既久次攻具日益如皮洞之類一望數百夾道如屏以覆役者矢石不能害若塞四成墜飛樓雲梯一或並城

其事危矣非數遣人要遮捕斬徒以力抗恐未易當眾以謂然既又巡城明諭將士曰本府數於宣司求援竟未有

發到人馬往往防禦處多分遣不及爾輩當盡心戮力自致功名况祖宗德澤在人如此天地神明亦當效順前日

朝廷出師恢復義所當舉但主帥不得其人故有今日今虜擁眾數萬圍我七里之城以強弱論之雖若可畏以順

逆觀之則決可保縱有援兵至適分汝輩之功耳但誓死

報答國家堅守此冬及春氣暖虜自不能駐矣又口以前代忠烈之事合城將士莫不感動奮發私相語曰府判節制忠義如此我輩如何不向前用命他日朝廷決不負我也公聞之喜曰孰謂人心不可以感動耶於是選勇銳蔡佐等百餘人斫營公而命之曰有能生擒虜軍當與重賞或得首領人賞又數倍蓋欲知其動息是夜於景陵門外燒洞子五十餘及填壕竹木斫斃數十人生得一小校張勃撒公與太守親詰之言自襄陽回先往信陽信陽降留百餘人守之以二百人屯棗陽一萬戶屯隨州今城下有十五萬戶每萬戶部十輩千戶千戶領七八輩謀克一謀克管百人或七八十人合而言之萬戶司七八千人號稱萬人童天帥及都統共主之約十六日後連日攻南門益立七梢九梢砲有百擊景陵門戰檣公因好問之曰何以禦砲勃撒曰對以索網則不及屋矣先是防城庫麻絳甚多眾莫識其用至是始知當為網索公乃命義勇及官兵冑成網及以囊貯糠土以備而厚賞蔡佐等

開禧德安守城錄

十五日辛酉虜軍率其徒二列旂幟張紫蓋將騎千餘距城一里所自南周遭相視至景陵門視天橋對樓趨移洞子稍近城以竹枝雜土填壕公令軍士以火箭焚竹發施風砲擊殺數人中夜公與太守詣真聖堂祈禱以血祭城隍及關王廟有安陵鄉民開道赴城云過虜東寨聞有言曰今日相師相城謂城色青黃氣春則城堅涉夏則旺恐不及攻守陣聞之氣增百倍

十六日壬戌虜移中軍帳於夢澤門南鳴鼓大譟自興國寺後出皮洞至夢澤景陵門運竹梢雜木城中矢石俱發擊死數人役遂稍緩旋於景陵門外立七梢九梢大砲凡

五雜擊樓檣城上以索網土囊等護之虜視之罵曰南蠻子何以知出此公令支使將都壕寨張斌於南門城下立七梢砲一旋風虎蹲小砲十數令進士馬必勝葉正夫馬煒領市兵挽拽對之大者墮其攻具小者磨其役夫自此交撥凡十有五晝夜樓堞震動勢岌岌然藉護城之具不

十七日癸亥虜以鵝車洞子二三百錯比貫續至景陵門弔橋役夫奔走於下者率擊腰眾知為虜驅皆民不忍射第以火箭焚其竹木虜人救撲不滅煙迫洞口始漸退又擊柝挽對樓以前城上以矢石當之殺傷過當日昃公命勞守禦者

十八日甲子虜軍以洞子集弔橋陔砲擊呂字樓且射火箭隨撲滅之亦以樓下立七梢砲以對令官兵王召等數十人強弩齊發賊始退乃備具葺壞亭午東南隅卓望報虜騎千餘由千金路向西北舉燧疑是分兵回襄陽

開禧德安守城錄

十九日乙丑城外引大砲擊景陵門及樓檣公令守望者鳴鼓虛喝以觀其去留賊不知其所以遂自荻港引洩砲名至夢澤門岡上陳列其夜公與太守僚屬於防城庫議出城奮擊而士不素練乃畫虎於布揭於又戟之上置鈴於下名曰布牌褶為三五彌縫之陳為前隊以拒馬強弩居後遇敵則俱發日肆習之

二十日丙寅虜攻具益備悉力填壕晝夜擊石將大合兵攻城壕漸為平地距城甚邇害氣滋熾公召張斌及諸軍首領諭之曰爾輩素習軍事彼若悉攻具臨城何以禦之眾謹曰以死捍而已獨斌以為當焚其樓公曰然乃斂民

家蘆箔竹器及茗菴之包實以枯草雜以火藥備單又策  
天橋必鉤城則可度遂制木格博下而銳上俟天橋對樓  
臨城則以木格格於女牆頭簿籬排木之上使陞柁不可  
登又慮萬一度橋乘城則人將驚潰令於填壕所向城面  
以木縱橫如棋局下綴以足高尺有五寸號曰地網以鐵  
蒺藜連參其上使不可下

二十一日丁卯公謂太守及僚屬曰是遠爲之倘若用至  
此亦做矣必先壞其攻具乃可然虜以彌月之久樓櫓方  
備勢必力爭宜析其力以過橫潰於是公與太守支使監  
稅卽郡廳選勇銳得一千二百四十人開滙津門祈東南  
寨焚燬洞子砲坐對樓天橋令又戟手持布牌強弩在後  
事皆素習虜騎來爭弩手乘之人馬披靡斃者甚眾遂焚  
洞子百餘虜兵亟拽天橋對樓退以避火諸寨兵皆出城

開禧德安守城錄

九

中望眾寡不敵亟鳴鉦止之全軍而歸勞將士以下有差  
二十二日戊辰虜人攻擊愈急城中益砲於景陵門應之  
殺賊三十餘碎洞子十餘遂稍退夜中遣土軍龍旂王文  
往宣司樞密院重告急夜半虜分兵由黃連坡三水渡太  
山廟下大諫白兆山西北一路皆舉燧質明景陵門壕上  
虜忽斬一人羣舞而去或謂厭魅或謂有兵自北來去  
二十三日己巳呂字樓砲手陳雲言虜大砲五唯此樓相  
對其九稍之匠手最高石無虛發城中之砲與彼隔城乃  
能視不以目而度以意尚猶命中若更小進雲輩斃矣當  
先擊之則它砲自當奪氣公奇之諾以重賞雲引砲一發  
虜亦對擊如是數四果碎其匠之最者虜之砲卒皆呼號  
而走以是發砲一晝夜

二十四日庚午虜大砲併發擗皮洞斫景陵門月墻城中

以砲碎之俄頃南門五里外有攻具聳如浮屠馬數十挽  
於前卒數百擁於後或進或退眾莫能辨公熟視之曰草  
塔也其狀高而銳人不可登東葛焚爲烽是將附城以焚  
吾樓檣命治火箭令善射者數十人俟之且傳令守陣之  
士聞金則鳴鼓嘯呼已而草塔頗近火箭盡發擊鼓鳴榔  
眾指嘯呼雲合風起一藝而盡虜失笑而返軍民大悅

二十五日辛未虜眾鑿穴呂字樓下羊馬墻墻壞壓而死  
者數人城上弓弩砲石競發又殺傷數十人夜闌虜軍大  
呼發火焚景陵門守禦者極力救撲而止  
二十六日壬申公夜遣勇銳軍兵五十餘緣布下城掀其  
皮洞入壕規其有備急返

開禧德安守城錄

十

二十七日癸酉向曉虜以步騎入景陵門布陣周密有對  
樓天橋高與城齊橋上以木爲過道約廣一丈其長倍之  
鵝車洞子三百餘皆博一丈高八尺攻景陵門并陽字呂  
字樓又以雲梯三十餘分攻西北隅月字樓其取可三萬  
更進迭上矢石交集賊勢熾甚公與僚屬親督守禦將兵  
死拒以火矢焚其樓且以所備火牛蘆箔竹器然火擲其  
樓橋矢石佐之樓上決所櫃水以灌火急退百步於南岡  
之側其攻城者失勢亦辟易奔避遂以弩砲擁入滙河死  
者甚眾其南寨又以步騎過西北隅攻極目亭清暉亭虎  
頭崖月字樓徙雲梯數十蟻附登城梯首有機去來便利  
公以所攻地城最庫又復自南而北親督軍兵盡力捍禦  
虜益引精銳之卒更番而進騎軍亦奔忙逼城官兵盡登  
敵樓及極目亭屋表以強弩礮石礮木等臨之始畧退其  
中軍帳下麾旂大呼轉攻齊安門及月字樓命守禦策應  
兵併力距之自昕至辰合城不炊唯汲水巡行以飲渴者

虜軍被傷及滄入滙河者千數然而城中亦甚疲矣南隅自陽字樓至月字樓應敵將士各許奏三官西隅清暉亭至北隅虎頭崖亦均諾以官二公傳令守陣之士今日勞勩不可不振夜恐虜乘吾疲而以兵襲我公通宵不寐巡行數過公之自南城往極目亭督兵捍禦也太守私語人曰亭直倅治政爲一老幼地耳守蓋設游辭以自文識者鄙之公聞之畧不介意

二十八日甲戌虜增高對樓丈餘別置一寨於桐柏廟復急攻景陵門

二十九日乙亥虜軍連綴天橋對樓欲專攻城南揚砲飛矢不止公謂太守及僚屬曰虜前日攻城失勢今併力來攻一面前日對樓已附城吾方縱火遂爲其貯水所救此攻城巨器非一日所能成今當必焚之毋使遺孽願効

開禧德安守城錄

十一

謀未得其說公乃命支使監稅任廷佐孟榮張斌等選死士數百人專俟對樓天橋至分二百人以巨纜飛鉤挽住繼以巨石使不可退然後縱火眾皆曰善又言賊計每於樓下貯水滅火當以火牛先之使彼泄水水必不多繼以茶苞烈火益以蘆箔竹器則火勢必熾不惟樓不復返登樓之人皆煨燼矣又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今防城之具雖已略備然此賊耐戰非吾所敵萬一乘城計將安出張斌曰當爲巷戰之備公曰若至此則事去矣然亦姑用其說令城內傷城濬壕深闊以丈築女牆於壕上高八尺巷道各立地分使持戟之士分爲部伍無或踰越仍令諸閭儲水防火過夜半虜軍推對樓天橋至景陵門城中出又戟手拒之

三十日丙子黎明虜擁兵至南門先以弓弩大砲繼發不

絕又以火箭焚敵樓司水士人張炎等集民夫運水救撲久之方息時公與太守統轄及官屬皆在黑樓太守統轄曰賊兵已退除夜吾儕略歸如何公曰今何有除夜言未既聞城外有擊小鉦者視之則虜兵已聚對樓天橋之前後頃刻逼城下城上之兵有環甲不及者蓋虜欲出吾不意不知公備之久矣乃命急施大小砲落其水濡布箔及護樓皮具穿其樓蓋擊死三十餘人以所具木格等施女牆頭城面虜樓並城天橋雖下已爲木格所閣高峻絕險然其橋有溫道猶可登陟虜偏裨提大力迫逐士卒千餘附城皆登橋女真精銳聯續附趨者又萬餘城外呼曰今日正軍打城必欲城破以其登橋者重鎧銅面以紅抹額羣凶婪婪見如鬼神持雙刀長鎗弓矢相去無二丈地面皆設蒺藜地網城中已備巷戰其前一夫呼曰今日不

開禧德安守城錄

十二

濟矣然內外交擊鼓鼙相撼聲震天地公與支使監稅親率守禦將佐士卒以死禦之令勇敢董仙徐忠飛鐵狸虎爪鉤挽天橋繼以巨石繫其橋傍麻絛於狗腳木擲火牛擲之火勢方起虜果決水以救繼起茶苞竹器民爭負門扉几案以助火火炎燄天虜不能退徐忠等以鎗矛戟衝橋上人皆墜入矢石俱發火益熾其色如茜死者不知其數延及其傷蓋虜用一切之令士卒死而不敢去賊氛大沮然吾勢甚危公之不從眾而歸如有相之者明日遣人收其遺燼車心鐵徑三尺輪逾丈凡得二十餘鐵葉百餘又得水濡布簾皮具一十八疋遂犒正南呂字樓至雲字樓受敵官軍義勇茶商市兵許奏三官東西北三隅均諾一官是日之西有兩日相擊移時東南日上西北日破人知其爲休徵也

三年正月丁丑朔虜軍復挽燼餘鵝車洞子至興國寺整治且重脩對樓

二日戊寅向晚虜軍拽隊望西北行又移中軍帳寨於金泉寺城之東南西立七寨公令張斌修城上女牆頭委支使造麻翎弩箭二萬

三日己卯虜軍於景陵門崗上築牆掘壕屯駐號砲寨以示久圍意又有自雲夢路整隊持白旂回金泉寺者公與太守及僚屬議曰虜計浸窮必持久以困我漢援已絕城中單弱使果出此將如虜何益再祈哀於宣司以求援是夜令秦福等齋蠟往又遣勇銳士卒下城焚虜填壕竹木

四日庚辰虜兵不出五日辛巳遣軍士更焚之牛成部下卒周達免胄袒裼持戟逞虜潛入南寨奪其魁牌以還陞其官職而任之

開禧德安守城錄

十三

六日壬午日虜東南寨發嚴至晚亦如之而不陣公曰是內虛且虞我師掩襲伴示整以疑我耳公尋遣勇銳鄭勝察知其病馬之地夜欲屠之支使及弓會蔡執禮王師雍嚴端等力贊其策統轄李諒以鄭勝為妾持之不行公力辨之李奮臂大聲叱咤暴戾眾不能堪公曰大事不容徇私其爭何害若台事宜便當從之眾以李黨比相凌公曰

廉簡以國事為重此當若無所聞但今日所營應必在夜半遣又執強弩手二百直逼南寨遂絕寨歷南山之陰勁弩俱發羣馬嘶鳴且聞虜叫號之聲會西北寨來救故官兵亟回是夜四方山義勇商祈及其徒偕宣司所遣宋興等持蠟彈至言已檄都統董世雄以一萬人來解圍士二月三十日到黃坡縣次第前進邦人大悅七日癸未虜軍隔壕呼曰南家子太毒害夜殺我馬七百

餘匹自是徙馬於山坡酉時虜騎千餘自北道來入金泉寺公夜遣將官傅熙將兵下城投狼毒硫黃於河潭以毒虜馬又遣土軍李元趙旺速迎董世雄

八日甲申虜軍不動

九日乙酉再遣土軍黃德朱選往速董軍

十日丙戌至

十二日戊子虜軍嘗自西北馳負竹梢木材積於金泉寺莫測其用公遣田榮領石匠由車蓋亭鑿城下巖石令峻不可登

十三日己丑將暮虜遣人來請對話城中差提轄仇某對之虜使云兩國已遣使講和南朝欲多償歲幣只文字即去公恐守者聞此必怠遂諭將佐曰汝無此理是必其出野擄掠諸寨空虛姑為甘言款我耳當嚴守備徐議奮擊

開禧德安守城錄

十四

夜又遣土軍速董軍

十四日庚寅虜人再請對話公叱之乃退是晚虜軍自北嶺步騎入西寨

十五日辛卯夜分傳兵王青至自行在所李青自宣司持蠟彈報教授以十二日往告急廟堂

十六日壬辰至十八日甲午虜不動

十九日乙未虜軍移洞子對樓至夢澤門山岡別以四五百騎向西北行景陵門有射入文字視之乃虜間諜云城中知府與官吏欲拜降只緣通判王某執迷不肯有誤一城生靈枉遭屠戮今告爾官員士民軍兵有能擒縛王某赴軍前請降即當奏最上賞格世襲千戶官廣威正六品職事同力人世襲謀克官武節正七品職事有官資人先以其元官對換外於已對換上權仍各資有差或乞就

知本府者聽公笑曰虜直見戲耳遂熾之同日雲夢士人池逸至城下呼王四排軍出議事公曰此逆賊也命射之虜挾而走

二十日丙申虜軍移洞子往夢澤門填壕築路且攢戰入城公遣準備將趙晟領兵下城潛伏攻劫奪其普光寺所積薪木是夜朱選回自董師所云太尉張某擊黃陂獄言不來解圍某言德安受圍日久宣撫請太尉救援城中官民如望赦太尉怒其言欲斬今早得釋歸公加賞慰之

二十一日丁酉遣人下夢澤門斬鑿暗壕及遣訓練官趙章領兵匠斷虜往來雙橋虜騎二百餘來救爲我軍射退夜遣韓立往宣司趣董世雄熊立回自臨安得教授書曰之經十二月二十二日發江陵二十九日至行在累告廟堂得旨差池州統制孟思齊疾速解圍

開禧德安守城錄

五

二十二日戊戌虜用皮洞五六十築淨明院東石甯公命移大小砲連發破其皮洞擊死數人役少息夜再遣張全等詣樞密院及催遣軍

二十三日己亥虜軍移皮洞百餘於淨明院東再築石甯公令任廷佐率兵於夢澤門以弓弩大砲并發虜死者又數人壞其洞子十餘火箭焚其填築竹木會風起火熾工役悉罷移卻半里是日有自齊安門射書一紙公取視之乃應城縣舉子傅應麟同池逸說降且言應麟已降就知本縣池逸亦爲尉矣公命守者亟發強弩射之乃去

二十四日庚子昧旦遣軍士百餘下城斫東門寨殺其首領以下數人奪冑九馬轡一膊甲一策四東虜軍遂移寨太山廟下陳列如千石港虜又射入大書招降僞楊公藏之是夜再遣土軍陳旺往宣司及檄速董軍

二十五日辛丑虜於景陵門山麓立砲城上以弓弩射退卽趨往鄉井據掠

二十六日壬寅虜軍閉營

二十七日癸卯有一人至城下呼曰楊萬戶傳語欲請知府通判打話眾議以任廷佐對之公代其辭俄而萬戶出從者五十餘騎不執弓矢萬戶以手招城上傳語知府通判守城不易公答云萬戶遠來不易萬戶云講和休公曰何是講和萬戶云都是一家人何得如此公復之曰南北本是一家只緣北方不察邊人之苦遽起邊釁害我生靈殘我州郡今頓兵堅城之下老師費財動輒喪敗攻城爲兵家下策我以逸待勞援兵在境汝深入重地罷馬破車南方疾疫將興水潦將降朝廷又遣大軍數萬且來汝所知也我乘汝之疲而夾攻之將隻輪不返矣萬戶曉陽軍

開禧德安守城錄

六

事者幸明告管軍早自爲計萬戶言漢上軍州已一半拜降西川五十餘州亦歸吾朝德安更圍幾時人疲糧盡當如之何公曰邊上諸郡各奮忠力劍閣棧道豈易窺竊縱一城一邑力不自支旋當收復又豈汝軍得之而能守邪萬戶語塞復舉手云知府通判保重遂馳而回後一騎顧任云如以萬金遺我卽當回軍公令任答云汝爲人臣不能忠於君事乃求賂邪引弓射之萬戶擒之而去公謂大守僚屬曰此給我者也然虜計窮矣吾當嚴守備更徙砲於夢澤門以防東道

二十八日甲辰夜令任廷佐發兵百餘往月字樓下城斫東寨與虜軍對射死其馬八十餘匹斬首三十級其眾驚潰多入南寨將曉遣土軍龍寬等往樞密院宣司促援二十九日乙巳駐兵下城補景陵門外羊馬牆及毀虜軍



所填路是日虜軍掘景陵門夢澤門外叢塚以其板覆對樓皮洞公呼張斌問曰虜今復以對樓來舍前日之策宅何以禦之張斌曰當作天礮以待之公曰何謂天礮斌曰此兵法所有如礮而大耳置諸城上其勢使高於樓一發則樓必碎公亟命作之城中午姓見虜發塚莫不歔歔涕泣公曰是愈固吾民之志也

三十日丙午城外射入柳東民書一紙蓋江陵舉子柳驪也公舊識之更名東民預鄉薦嘗從師問父死不為喪及喪師乃心喪三年人知其不有君父說降之詞異於他謀能計城中兵食之數荆襄要害之處謂上流可據以扼荆蜀之吭齊安可踐以擣武昌之虛淮之東西既以不守蜀之州郡又已割據最爾德安不知諸公持此將安歸公識柳驪手誘令至城下虜疑之不遣欲以金萬戶來公命嚴

開禧德安守城錄

又戰強弩下城以待之不至土軍李興自黃陂還言董世雄徙屯紫潭去黃陂又遠一舍公怒曰世雄決無來志食君厚祿國家有難環視不赴何等人也宣司不亟誅之何以使人即以白之

二月丁未朔虜軍於景陵門外山坡再立二大砲擊城公夜發項興等往行在及宣司乞援具言董師逗留五更土軍李珪以宣司劄歸

二日戊申公以援兵不至遣親効義勇茶商市兵等三百人下城分路攻南寨及河西守把之軍燒其寨屋殺死二十餘人奪其旗鎗衣甲弓弩箭鏐以歸熊立自紫潭回言董無復來意

三日己酉二鼓遣勇銳兵二百餘於景陵門外攻南寨殺死數人得到千戶件首領級二馬一及舊甲旗鎗弓弩又

取大砲數百又遣總首江海等攻殺其沿河守把軍數人馬四匹奪其弓弩兜鍪箭牌披種各一夜半回城韓立等自宣司歸

四日庚戌以夜所得首級標城上公往夢澤門西敵樓命張斌增築城身及施立撞竿虜軍移二砲於南門碧玉峯山上飛擊日中北隅守禦吏李時報虜用砲傷一人入水門下即遣人收瘞之未時虜軍數隊屯夢澤門南岡上分遣數百人自景陵門南河擊砲石洞子於山申時教場內并水西寺前守砲軍整陣行應城路城上點兵三百餘人二更下城殺虜數人馬數正得旗二鎗六牌二十有八種四鞍一山狗皮十夜半再差土軍王定等持蠟彈往宣司等處

開禧德安守城錄

五日辛亥公在夢澤門彈壓守陣軍與虜對射發砲對擊賊乃引步騎由南岡趨移洞子至砲前分兵築路夜焚淨明寺及遠采林木乘火以造攻具四更差往行在及董軍投書人皆有回報池州諸處援兵次第入境

六日壬子虜軍於夢澤門撒列洞子大砲飛擊不已城上亦以弓弩大砲對之虜騎五百餘自孝昌門外相視城壕公遣任廷佐發強弩數十射之再差龔立趣董師午夜西隅都巡李某報四方山總首商祈遣教頭宋某下解圍狀七日癸丑公同太守於安遠堂請禱又往夢澤門選軍二百下景陵門虜軍見之亟遣一隊前進以弓攢射下城弩手對之虜中死五人馬一餘悉引去夢澤門縱擊大砲益運土石填寨經路終夜擊柝夜遣魯達再往宣司趣援八日甲寅填路浸逼城公曰此不可使成遂與眾議差茶商等軍數百自景陵夢澤孝昌門外兩路出與虜死戰殺

死虜軍三百餘馬數十至未時乃退中亦多傷中者夜再遣皆有黃威往宣司催援且體訪援軍來期

九日乙卯四方山總首商祈遣孝元等五人同土軍趙慶以認旂一來報危驚之軍已到尋差將官高悅提兵六百餘自雲夢什落沿路與虜戰鬪抵孝昌門城中開門納之

館於防城庫及西口大犒之午時虜斬不降者三十餘級以砲飛入城旋收瘞之委支使監稅部兵守孝昌門防虜

軍寨路

十日丙辰虜又於景陵門殺不降者數十人標屍膏不以步騎數隊東行且於淨明院東山背縣洞填築城中又刷

軍百餘下城相拒夜遣趙慶同商祈所遣至四方山促危

驚集兵匠於防城庫造獸面木牌為出城戰備

十一日丁巳虜軍擁眾填壕蓋揮砲以擊城夜遣親劾鄭

勝入虜寨視其動息及壕塹

十二日戊午虜人知公坐卧黑樓別真大砲專意攻樓樓

勢將壓亟令補治強弩數十併射稍卻

十三日己未危倥造馬俊借趙慶來宣司遣都統監常師

善亦領兵五十有二至城下言所部五百餘與虜轉戰所

損僅得其餘開孝昌門入之聞虜於太山廟穴地道高廣

丈有半將由景福寺出公集僚屬議張斌曰兵法當設變

聽以無目人司之知其遠近公即括城中無目人黃七等

黑樓舉火即以北寨火應連夕如之則以東南寨火應又

次夜則諸寨悉應如是者三遂引兵於壽山門以候內應

公令是夜黑樓舉火北寨舉應常師善遺卒彭德回

十五日辛酉虜叱立皮洞填塞坡頭分岐入城擁眾運土

不顧矢石又以對樓及望樓四將取道衝城上城上以火

矢焚所積竹木煙燄稍熾其眾小卻城中以景福寺屯兵

及委僧徒伺察地道公飛書明諭已知所穴地道遠近現

以兵相待虜得書乃已及圍解城外穴土如龜灼皆遇石

而止唯景福寺一道可穴公以黃威謀黑樓則舉火虜東

南寨復應

十六日壬戌虜引兵聚東南隅極力於夢澤門填築山麓

大呼曰我用河南捲掃軍築土山必與城齊眾憂之公令

張斌亟培對山城面增高二丈厚加城之半外立木以防

新築使山猝未能齊每夜發勇銳士出城撓之其築壘有

法頗難壞惟以藥燒其十之二三是夜黑樓又舉火虜

之諸寨應者百餘公曰黃威之言信矣當亟為備

十九日乙丑熊立孟將軍價至口董世雄逗留狀夜虜東北西三十餘里縱火公巡行城上戒飭諸閣守禦遣龍昕等報孟將軍令商祈為諸軍鄉導

二十日丙寅公命支使監稅勸諭上戶輸錢犒軍城外又以砲飛數十首且大呼曰此不降者城上引弓射之

二十一日丁卯虜令數百人躡山益高且飛書來言軍前遣到萬戶打話公亟坐視之令城上傳言如果萬戶便請前虜遂巡不進公叱射之未時虜數百人亟入南寨將二千餘兵東行甚速城中意其枝梧援兵遂點兵擐甲下孝

昌門伺之移時虜軍回至夜土軍會達歸自宣司過四方山見危將軍與虜在槐里戰未決勝負始知其東出益往

援也  
二十二日戊辰虜軍千餘八自東北來千金坊太山廟分

開禧德安守城錄

圭

兩隊每隊五百餘人亦尾東師至紅襖甲裙執宣司旗幟自稱援兵虜軍亦稍與戰城上欣快以為危倥兵至太守命巡檢孟某開孝昌門納之公曰是未可知也若果援兵虜則盡力攻拒特推枯拉朽耳安得揮戈揚盾左旋右抽而已且西北諸屯又不動一旅孤軍能白晝衝突強弩以抵城下萬萬無是理是必昨日危倥戰敗虜剝其衣甲假其旗幟將以誤入吾軍遂取危孟認旂麾之敵不知應公曰是果偽也叱強弩疾射之虜急走死傷百餘人城中皆以公為神中夜得商祈報危與虜戰折五百人孟將軍救之得免統轄李諒每騎斃公至是亦服公之善料也  
二十三日己巳虜以十八隊過東南寨填山飛砲不止夜遣二百人下城攻東南寨禁其皮洞數十殺賊亦數十至五更還

二十四日庚午公命支使監稅燃網燈於景福寺防虜穴地又令支使造洞子二十餘置羊馬牆內藏守禦兵以拒虜之填壕墮者城中無皮鞋以厚板覆其蓋砲不能害

二十五日辛未四更虜擁二百餘人斫夢澤門牆一丈餘防守格殺數人斬首二百餘眾悉奔潰

二十六日壬申公令高悅常師善出城巡視羊馬牆虜騎逼之公發高悅等兵及茶商市兵千餘附城與戰弓弩短兵遞進以鐵錐揪其洞子百餘其西北諸寨悉出公恐眾寡不敵亟鳴金止之

二十七日癸酉以語任廷佐等曰虜軍等築山將成對樓天橋雄壯過於前日知吾援兵至必盡力急攻援不可持

況道梗未能進惟直乘鏑攻之苟攻具既壞安得挾弓矢以下我城也可更於諸隅閱兵計其可用者若干人自此

開禧德安守城錄

圭

遇夜遣發斫營多皆踴躍請行至暮選兵約三千餘即遣五百人分五隊攻諸寨捷其前後出其左右虜驚懼莫支殺傷數百奪其衣甲鎗旂無算士氣大振  
二十八日甲戌公令城上立鐵鉤秤竿以權低昂將挾其皮洞難以上城虜是日休息公語任廷佐等曰夜來諸寨受攻今必皆自為備兵家謂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以其勢分則力分也夜當以五百人專攻南寨出其不意亟焚對樓天橋砲坐且戒以毋輕敵是夜斫南寨燒皮洞二百餘屠馬數十斬首百餘級奪其衣甲旂鎗弓弩刀劍等以還唯護砲人眾不與戰天橋對樓亦遠不能及虜他寨各自為守不復應援連日下城者皆重犒之  
二十九日乙亥復整兵以備出城統轄李諒力爭以為不可恐虜有備公曰亦出其不意彼決不謂我連夜出兵

也二鼓遣兵數百撓東北兩寨唯刀戟手深入虜眾驚潰斬首二百餘級傷眾無數皮洞盡廢虜不敢拒五鼓南寨忽驚諫奔逸公聞之謂太守曰彼有虞心師必不久

三月丙子朔虜於夢澤門布運土木填徑疊土山甚亟城中以弩砲撓之皆不顧午時訓練官許旺自請鼓勇士出我攻殺填壕之人公從之遂自極目亭下沿羊馬牆至夢澤門顧又戟手奮擊而前虜軍驚走下壕者不得登岸斫數十人揪其洞子三百餘亟回許旺命陞準備將餘賞有差西隅守禦兵亦下城奪牛八逐之渡河二更發勇銳五百劫西南諸寨因風縱火焚土山洞子殺死虜軍甚眾奪弓十箭束二十皮洞二十四更虜東南西三寨驚以刃傷殘五更方止

二日丁丑太守及公於安遠堂禱禱已時發高悅等三人下城搥夢澤門洞子殺死數人滄入城壕者二十餘人外發砲不止城中亦對擊屢中其填壕之人夜半發勇銳數百分攻四寨虜驚竄無敵敵諸寨但揚聲虛喝而已公先約所遣兵聞金聲則合攻南寨虜以為收兵不虞未幾南寨被攻奔潰四出雖疾呼求援他寨以為驚亂皆不出遂大喪人馬焚其天橋對樓二大砲二奪衣甲旂鎗弓弩刀劍四鼓回城士氣百倍

三日戊寅公與僚屬議曰虜雖強盛比夜攻撓大覺失勢天橋對樓又皆燬燼雖為可喜唯慮其衷忿僥倖一逞況土山已過石壕距城不遠萬一輟東南之攻冒死求決於西且暮山成勢恐難禦必絕此而後可於是集任廷佐高悅等選大軍五百高悅所將四百茶商市兵一百分將之三更命支使監稅巡檢開孝昌門出支使等又別領人馬

守城門所遣諸軍分為十隊密約以號直搗賊壘縱火焚燬南門洞子數百又焚砲二木屋二凡對樓脚坐拒馬遮箭隔火牛柴束等焚燬殆盡又別遣張斌部百餘人持鉞鏹墮其土山虜軍奔北不支城東皮洞亦皆狼藉官軍交錯旬午如入無人之境殆若神助運還畧無傷失諸軍各許奏三官稿數千緡

四日己卯虜以連日喪敗城益堅雖築山填壕終難近城兩月所造攻具悉遭焚燬不復振急從燼餘洞子天橋對樓木屋並寨柵縱火光燄燭天成列過河西遁公命開孝昌門齊安門遣兵出城入其營搜索賊匿乘勢逐之虜懼追躡皆離阿望山向北大奔公遣任廷佐董世雄常師善夏勝提兵凡三千餘人追之且戒以兵家不遇歸師不追窮寇諸將遂至一舍而返虜軍未離郡境鄉寨民兵邀而殺之凡三千人其乘馬披甲以北者多掠驢馬生口總首孫全奪百餘人駱駝一生擒虜校劉七和尚明日尚有數隊約千餘自應城雲夢由城北急遁公亦遣人追之令趙定夏勝等出略訶何虜自棗陽清水步神馬坡以去即具捷以聞公同支使將佐出城視虜寨其附城為營凡七各以壕塹鹿角自固又為重壕復壁七寨連綿亘二十里自北棗陽南至應城路又貫珠立為寨凡有二十四其後應城被虜士民來者頗能言其詳謂得其說於吳千戶德安有萬戶十三統二十四寨附城為七星北路為八卦南路為九曜皆據山岡及平園相去一里所以舍他郡急攻德安者以郡東鄰齊安東北為浮光信陽北距隨東西北為襄郢南至沔鄂西南為荆復江陵乃荆湖腹心之地得之以為根株則襄鄂無相倚之勢糧道可斷應援不通襄州

可坐而斃由是扼荆蜀之吭據上流之重則他郡皆可圍也虜用志遠遠故算事精密自十一月十七日圍合三月四日退師凡百有八日其始至悉師附城者三直謂下城如探囊既而知備禦整暇守城有人時出奇以應敵於是始退而為鵝車洞子天橋對樓草塔土山穴地填壕百計具備又專以大砲飛擊凡十有五晝夜必志城破公以備者奮然以身任之算無遺策動無過舉當時僚屬如支使監稅將官如任廷佐傅等効謀宣力為都壕寨張斌老於軍事計度工役繕造器具極其精致公尤所任太守李公遇事倉猝震懼已甚故凡軍政一委之於公公亦藉此得以盡其心力至於匿矢書析橫議致曲調護公自行其議未嘗以語人李亦深以此德公也向使矜已自持則自分畛域何以為守備故詳載料敵應變之略非曰掠美蓋

開禧德安守城錄

幸

幸公得專其事也獨守之姪李誼剛愎狠戾每事交禦阻撓公唯以無競待之故誼亦不能逞也公待僚屬將佐推此腹心遇事輒詢於眾擇其善者從之未嘗恃一己之見其馭軍臨民一以恩意圍中未嘗用一重典人自以不犯指公為父母故出令舉事人皆效死所向有濟民間乏食公出粟以賑之又開諭勸分故受圍日久百姓雖至撤屋而爨掘草而食忍死共守無庚癸之呼及圍解家繪公像而祠之曰微王公吾其魚肉於異類矣方處之始至也公連夕不寐深憂熟慮三日而鬚髮盡白常處城南黑樓畫則衷甲以行夜則組練假寐數日一歸問安將士吏民見公勞苦瘴瘴莫不感激奮發以從司馬遂能藉社稷之靈以單弱之卒抗塵至之虜自虜犯襄陽及圍閉其申請於朝廷哀求於宣司不知其幾唯宣撫薛公遣牛成任廷佐

李誼將士兵一千二百十人於未受圍之前其後受圍三月攝直撫事項公安世始遣高悅常師善分將新募兵凡六百五十人至如董世雄提兵萬餘竟怯懦不進孟思齊危掠之口欲進不能終賴其用者所招襄陽潰卒二千一百人也虜退三日孟思齊與宣司所差將官周勝張浩馬雄統領危掠王勝統制馬政皆相繼而至同日董世雄遣候騎至又三日始提兵來十日而宣司長家子正將彭國權亦引兵至諸援兵如危掠孟思齊周勝張浩馬雄王勝皆嘗在府東數十里四方山等處與賊接戰董世雄則擁重兵觀成敗於二百里外後乃以數千緡欲求保明覲解圍之賞公曰使吾得制其命必贈以一劍尚敢為此欺君之事乎是時淮西之歷陽淮東之山陽同受圍皆大軍素所屯駐德安則無之歷陽之圍越月而解淮陰襄陽亦不

開禧德安守城錄

幸

及三月而德安則過之其難其易不較而知論德安之守士民之力居多而行賞則守貳獨厚軍將次於三郡士民不預未幾公領郡事屢以士民勞績復於上時議以戰多為將士力而重於頒列之外思諸下公遜避不敢當辭不獲命而拜聖訓有曰王允初俊傑而識時務儒生而知戎情古嘗聞之今頗得此爾學為有用才無弗立躬率親練克審萬全之計氣吞大豕坐收三捷之功又曰安陸有信隨之為敵不虞虜之涉吾地事出一旦爾能撫烏台之眾為帛紕之師運奇而無窮持久而不懈哲夫成城詎不信邪又曰爾為通守慷慨倡義第功來上實居其最又曰安陸之圍解旣旌爾之勞銅虎分符就以身之有三利焉夷虜備爾威名一也方略既効人樂口用二也虛實強弱之數身親歷之繕脩治理不講而知三也在昔中興之初陳

規以守此城著名而爾今將繼之人以命詞爲實錄故舊  
有贊公紀錄當時事者公曰人臣死難乃命之常況得不  
死何錄之有今公傾逝已十年不肖孤懼其日月遠雖  
事在太史而傳聞不著因撫公手澤自記及侍傍所親觀  
編次而藏於家非敢夸街以爽先志姑以爲後子孫教忠  
典則云

開禧德安守城錄

三

附錄

讀守城錄感作

宣城梅敬實

一讀守城錄永懷忠敏公丹心懸皎日青史見流風展此  
萬全策偉哉三捷功英雄嗟已矣遺恨百年中

挽忠敏王公忠孝歌

明郡守湯遜

黃髮奚兒欲吞蜀德安恃險爲城郭干峯一夕照遠天羣  
黎已分机上肉府中太守山西種神手龍韜心震悚砥柱  
賴有一監州怒髮沖冠奮仁勇窮壘受圍百八日天橋鶴  
車計爭出斬將塞旂嚴守備願彼勅敵如蟻蝨援兵遠遁  
若不聞身臨矢石爲解紛坐滅鴟裘十數萬義氣直可干  
青雲倚門望切無他語勉以王事當致死令名千古光陳  
規得爲忠臣爲孝子捷書飛報九重驚從來未識顏真卿  
拊髀興思下褒靈三過恃以爲長城此公一去寧復得世

開禧德安守城錄

事泄泄無紀極俯仰古今空自傷賣主偷生蓋千百

王運使挽詞

水心文集七  
下遜學齋補錄

葉適

種虜昔逾塞三過各受師共傳君善守能護國西陲卿秩  
恩雖早即班詔已遲須將未盡賞酬折在豐碑

上本州請諡書

周天錫慎江  
文徵四十

王致遠

竊聞建德立功所以昭臣職也崇德報功所以著君恩也  
聖德以孝治天下凡臣子爲祖父有所陳請莫不紆軫而  
曲從生則有爵秩之榮死則有易名之典澤莫厚焉勸莫  
大焉不肖某先君通判允初當開禧丙寅丁卯閒爲德安  
監郡金人傾國入寇皇甫斌喪師唐鄧虜氣益驕沿邊諸  
郡望風奔潰德安故以內地素缺經理軍籍單虛先君募  
兵聚糧先事預備虜騎徑自隨棗長驅壓境閉圍數重奏  
報中朝道梗不通乞師宜闕延延不進時祖母年近九十

舊與俱死先君謂人子移孝正此其時奮不顧身以七里之孤城當十萬之大豕內外相持百有八日虜為鵝車河子則火以焚之虜為對樓流馬則砲以碎之設地網以焚跨城之橋樹柵木以捍距堙之卒結索網以蔽砲擊伺驍獲以防隧道慮無遺難舉難屈指至於虜重賂購求則鼓勇益力虜臨城說降則聲色愈厲忠義之氣瘳若神明矣仰賴宗社弘庇夷情沮喪乘夜奔遁孤城獲全時有以張睢陽方先君者議者謂睢陽死事先君成事有獨難者且許遠位本張上自誰口及下之今郡守雖名聽命然選賢思逃每事沮抑羈縻調護尤難之難蓋先君自茲心力俱頓鬚髮盡白熱血既傾銜恤以沒矣鞠躬奮發圖報君父天不假年甚可痛也不肖猥以庸劣司臬湖陰當今日之要衝實先君之舊履馳驅在跡心慘鼻酸昔甄濟不汚於

開禧德安守城錄

二

祿山其子逢能因方州大臣徹之天子追爵其父某為部刺史俾先事湮沒無覩面顏伏覩國家自嘉定更化以來淮蜀之間凡保疆守圉之人一節可稱咸叨褒恤有如蘇春除陽者城陷民擄猶沐曠恩德安遇狡虜衝突之鋒全生靈垂盡之命乃獨未獲易名章前風後聖明之朝有此缺典某私心感愴嘗欲錄實功訓詞及守城始末乞與定諡已准朝請批送禮部緣某屏跡田廬無從控訴閱時既久寢格未伸竊惟近時褒諡必併錄其子孫朝家思杜倖門是以併稽前請某幼讀父書素知義命憑藉先澤官至員郎嘗玷使華已逾素分止有一子亦塵仕籍區區所冀祇欲發陳潛德何敢他覲高高在上實鑒此心仰惟今日兩揆竝建萬化聿新推誠布公奪邪崇正前此鬱抑有待而仲伏冀台慈檢點故蹟更賜保明公言於朝准與定諡

靈獨一字褒榮累世刻骨抑昭宣忠口勸厲頑懦亦治朝之先務也

開禧德安守城錄

三

開禧守城錄跋

公生於紹興甲戌十二月一日年二十二遊太學越三年中口宮選登進士第淳熙辛丑黃由榜也與水雲陳公同年洪老自總角時受先君遺訓云公幼讀書朝請公每夜燂湯於爐黎明公饋面盥手而習誦勤書如此立乎成名筮仕時為南康軍司戶參軍趨事謝丞相深甫理宗皇后祖也是時謝公為江東倉行部即令攝都昌邑事百姓借畱謝公薦於朝再調荆湖北路撫幹剡上改秩授平江府吳江縣宰丁朝請公艱改授臨安府餘杭縣任滿調德安郡丞適當敵難是時母子相依受圍勢篤高祖參軍公之墓在西山甸子垵墳內土湧墳上磚裂其紋如龜其兆未卜及聞捷報始知患難之來乃功名之會祖宗之於子孫陰祐而默相者固先著於不言之表矣公斯時也想必曰

開禧德安守城錄跋

報國報親盡忠盡孝與其棄城而逃孰若堅城而守與其輦母而歸孰若奉母以待設不幸為子死孝為臣死忠分內事也公儒生也而曉戎機文人也而明武備幼學壯行正於斯時見之夫豈干祿者哉繼焉將酒鄂渚不幸太夫人即世扶柩歸家沿途祀奠者八十餘迨撫祥琴公亦薨逝乃嘉定甲戌五月一日也吁惜哉使公小畱於世吾知朝家柄用矣洪老曾大父祕校於父為季父嘗賣此錄為家傳丙子北兵入境實錄猶在戊寅因芙蓉巖陳國史拒元兵數為騎卒囊括無遺皆水浸泥封俟砲石具文字化為塵土奈之何哉丁酉侍公之嫡孫漢老得梓本於家藏見而筆之殊慰目自開禧乙丑至於今有九十三載屈指三世矣呼乎士非不如公之明經也而不能全其忠孝者何哉官非不如公之守城也而不能全其封疆者又何

哉明經而全忠孝者固有其人矣守城而全封疆者則有數人焉使天命未改國脈尚延豈無如公之成功者故公之身受國恩固忠孝之驗亦宗社之靈也世代屢更文獻遠懼湮沒無傳遂書此以示子孫使知公讀書為起家本不敢以示人知我者謂家舊物也不知我者則曰庭花遺曲矣大德元年丁酉六月朔從孫會稽縣教諭洪老謹誌

郡丞從兄謂洪老曰太夫人孫氏生於樂成白塔女兒弟三人一日相士目之曰幼女有貴相異日必為夫人後長歸口山林公次歸蒲岐陳公夫人歸朝請公是為忠敏公母德安受圍曰夫人夢一婦人如大士貌授以念珠一副時以為好佛之報及圍解一百有八日乃符念珠之數由是屢受封贈爵至夫人相士之言大士之

開禧德安守城錄跋

夢兩不誣矣因筆記之



右王忠敏公守城錄一卷儲家俱不著錄吾鄉郡縣志  
尚載其目今從余中表王仲蘭孝廉所藏鈔本傳錄余攷  
宋史靈宗紀開禧二年十二月戊申金人圍德安守將李  
師尹拒之今觀此錄則虜侯騎至城下實在十一月甲午  
次口乙未遂大至合圍其告急乞師於樞密院則以十二  
月戊申而郡狀之上必先守將名故國史因而書之而不  
知其守禦之計實皆出於丞也是役也以區區孤城德卒  
居荆湖腹心必爭之地當數十萬凶狡方張之寇郡將既  
懦不解事外援又觀望不前相持一百八日而不能下功  
亦偉矣乃史傳不詳其事獨賴此編之存其備禦之法固  
足以示後而其忠義不折之氣尤足以感發人心豈惟王  
氏子孫所當寶哉夫開禧用兵南北生靈之禍烈矣此老  
成遠識所深痛者也然使盡得忠誠能任事如公者布列

開禧德安守城錄跋

邊郡亦安見夷虜之能逞其志而恢復大計必不可行於  
積弱之朝哉余讀是編而尤為之廢書三歎也同治戊辰  
二月七日止菴退安孫鏞鳴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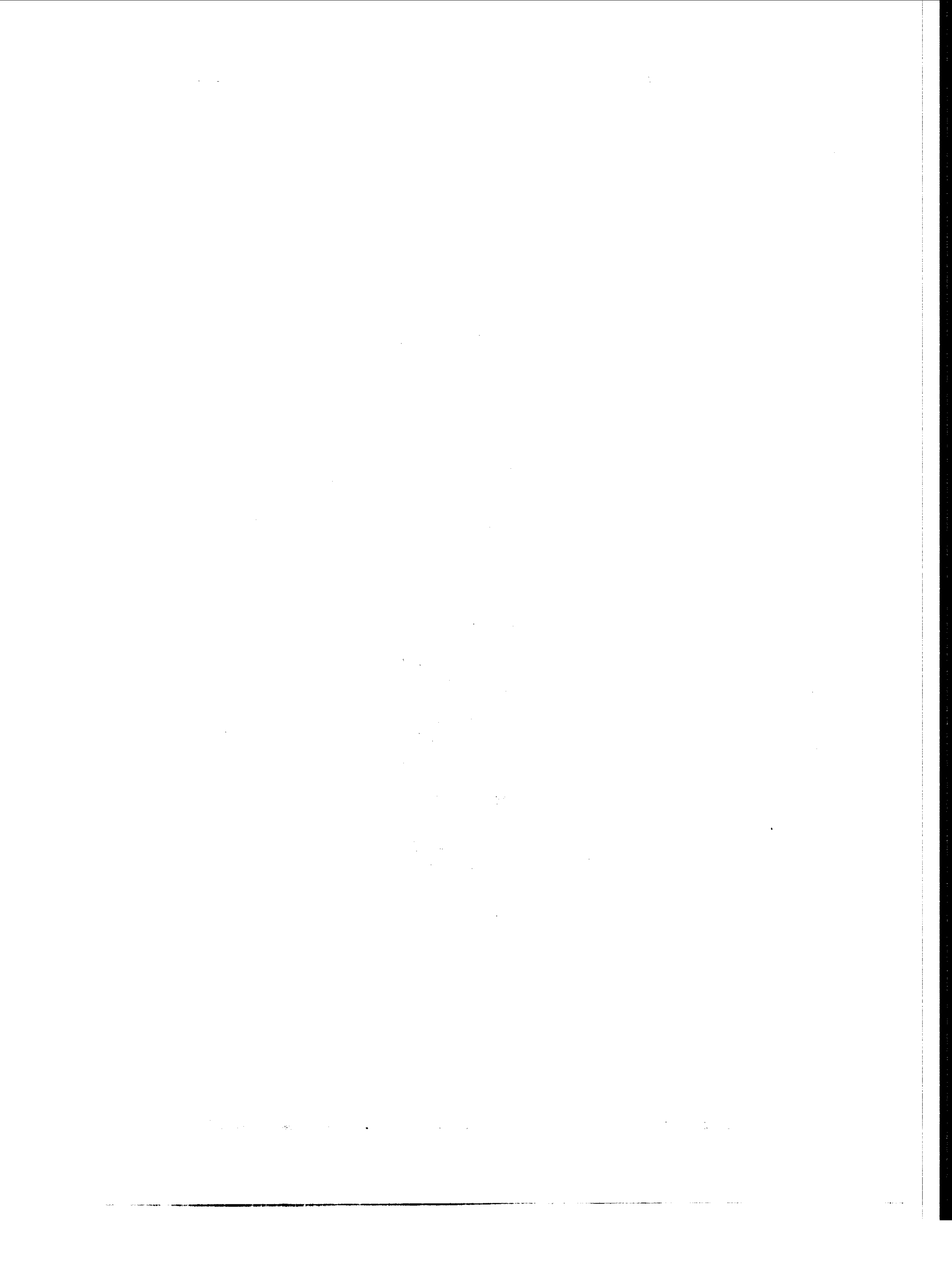
宋南渡後扼江淮以為國荆鄂據上游形勝實為重鎮邊  
釁一啟則被兵最先其時疆吏以守禦著績者幕僚子弟  
往往紀錄其事輯為專書今所存者若湯壽建炎德安守  
禦錄則記陳規守德安事趙萬年開禧襄陽守城錄則記  
趙淳守襄陽事是也與趙同時有永嘉王忠敏公允初者  
通判德安實繼陳規之後以守城著名陳氏之守德安被  
圍最久者六十五日趙氏守襄陽被圍亦止九十日至忠  
敏守德安則被圍至百有八日且其時郡守李師尹懦不  
解事宣撫使所遣援兵率觀望不前百計支拒卒完其城  
功視陳趙尤偉其子提刑致遠亦有守城錄之作顧世罕  
傳帙故宋史遂不為忠敏立傳又并守城事屬之李師尹  
則元時修史諸臣之疏也湯錄自明以來婁經傳刻乾隆  
開進儲 四庫仰邀

開禧德安守城錄跋

向宗御題宸翰炳然昭垂冊府趙錄雖不顯近時亦有梓  
本獨王書久無著錄編素黜黜幾於隕失同治丁卯冬家  
大人始從忠敏裔孫仲蘭孝廉許得此錄寫本乃其族纂  
修譜牒時遂贍福帙猶宋本之舊乃與中父各鈔一冊弄  
之復因原鈔繕錄未精文辭句摘不可卒讀乃命詒讓悉  
心隲正訂其踏誤疑不能明者則闕之至書中所紀事實  
雖附之史文不無益益然旁稽羣籍則左驗憐如如錄載  
開禧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王午金人至棗陽十二日已丑破  
隨州十七日甲午至德安與宋史所載十一月辛巳破棗  
陽壬午破隨州十二月戊申圍德安口名雖異而趙錄亦  
載十一月五日金人犯棗陽正與此合足徵其為實錄也  
如載金人至棗陽宿將馬拱趙錄張虎韓源外之應山戍  
軍雍政馬謹以救拱等敗外惟政潰圍僅免其事史所不

載而趙錄亦詳紀之又載教授陳之經與監稅蔣梓告急  
行在葉忠定水心集陳朝請謙藝誌亦有德安教授陳之  
經見韓侂胄慟哭陳州無援兵事彼此鈎覈可以互證然  
則此書所紀雖一人一時之事而爲讀宋史者拾遺補闕  
其足與湯趙二錄並傳固無疑也壬申十月家大人以此  
書開彫於金陵殺青既竟乃命論讓埶識其源流并著其  
足與它書相參證者綴諸簡末世有綜緝錄略如鼂昭德  
陳直齋其人者庶毋以晚出之書疑其誣僞爾瑞安孫詒  
讓

舊聞證誤補遺



舊聞證誤補遺

太祖改乾德年號宰相令文士檢閱前代不犯此名既  
頒赦果有言前偽蜀王衍有此號太祖召宰相語以檢  
閱失於精詳趙普曰已頒行不可追改自是始重博學  
多聞之士按改元時趙普中令此亦誤按太祖以癸亥歲  
改乾德三年春平蜀蜀宮人有入掖庭者太祖覽其鏡  
背云乾德四年鑄上大驚以問陶質二內相二人曰蜀  
少主嘗有此號鑑必蜀中所鑄上曰作宰相須用讀書  
人自是大重儒臣此所云既頒赦果有言又云趙韓王  
言不可改皆小誤  
王文正公冠從在澶淵雍王元份留守暴得疾命公代  
之公曰願宜寇準來臣有所陳準至公奏曰十日之間  
未有捷報時如何上良久乃蹀然曰立皇太子王文正

按實錄景德元年十二月癸巳以參知政事王旦權東  
京留守時契丹已平矣後一日甲午車駕即還京攷之  
國史是時悼獻太子已薨仁宗未生真宗未有嗣不知  
王公欲誰立也  
寇準為樞密使當罷使人私求公請為使相公大驚曰  
將相之任豈容私請耶準恨之已而制出除準武勝軍  
節度使同平章事準入謝曰非陛下主張臣安得有此  
命上曰王旦知卿具道公所以薦準語準始愧歎以為  
不可及按故事樞密相善罷仍帶相印者吳侍中  
延祚曹侍中彬是也樞密使不帶平章事而使相罷  
者王中令顯是也祥符中王文穆陳文忠為樞相坐與  
馬正惠公忿爭得罪故罷守本官寇忠愍以樞密使同  
平章事善罷自不應解相印其後曹鄴公張徐公王鄧  
公復鄭公王魯公賈魏公宋鄭公富韓公文潞公自樞

密相罷皆為使相及使侍中狄武襄背張文節昇仍自  
樞密使加平章事罷萊公之命殆常典也  
弭德超為諸司使誣奏侍中曹公彬有不軌謀太宗疑  
之拜德超樞密副使不數月趙普再相因為疑雪上乃  
大悟即逐德超而待彬如故王沂公按國史太平興國  
六年九月趙令相八年正月曹王罷弭德超為樞副此  
時趙令再相久矣四月德超流瓊州十月趙令罷相益  
曹王初罷趙令未敢爭其後始能從容解之耳然德超  
之罷亦坐有不遜語為同列王顯所陳此記微談  
寇準知京兆府都監朱能獻天書上問王旦曰始不  
信天書者準也今天書降準所當令準上之則百姓將  
大服而疑者不敢不信也上從之使中貴人通準準亦  
因此復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劉侍讀撰按萊公復相天  
聖三年事也前二歲王文正公已薨矣

國朝舊制有殿前承旨頗甚繁雜及公拜翰林承旨上  
以其稱呼不別又惡其與清貴混淆詔改為三班奉職  
翰林志按實錄淳化二年正月改殿前承旨為三班  
奉職時宋文安白為承旨久矣九月宋公貶蘇文簡始  
為承旨學士者謬矣  
保安軍奏獲李繼遷母太宗甚喜是時寇準為樞密副  
使呂端為宰相上獨召準與之謀準請斬於保安軍北  
門之外以戒凶逆上然之端聞請對具道其不可請置  
於延州使善養視以招來繼遷上拊髀稱善曰微卿幾  
誤我事即用端策其母後病亡繼遷亦死其子竟納款  
請命溫公諫按寇忠愍公淳化二年為樞密副使時李  
文正張文定在相府四年六月寇公罷呂公始拜參知  
政事又二年呂公相又三年呂罷相而薨後十七年寇  
準始為樞密使二公未嘗同在兩府也考之國史雍熙

二年九月獲繼遷母此時二公皆未執政温公議矣  
李繼隆與轉運使盧之翰有隙誣奏乏軍興太宗大怒  
立召中使一人付三函令馳取盧之翰寶玘及某人首  
丞相呂端樞密使柴禹錫皆不敢言惟副使錢若水力  
爭之上大怒已而意解三人皆黜為行軍副使及鞠驗  
事皆虛繼隆坐罷招討知秦州按國史至道二年  
四月以李繼遷剽掠芻粟命李繼隆討之轉運副使賈  
玘以違詔運糧被掠繫獄七月玘及轉運使宋太初副  
使盧之翰並除名方玘繫獄時繼隆初受命非用繼隆  
奏也柴禹錫前一年罷此時亦不在樞府其年十一月  
漕臣陳緯梁鼎乃用繼隆奏削三資温公皆誤明年真  
宗即位罷西討繼隆自都部署還朝未嘗為招討使也  
上將立意獻后李迪為翰林學士屢上疏諫以后起於  
寒微不可母天下由是意獻深銜之按國史大中

祥符五年立劉德妃為皇后後四年李文定始為學士  
文臣為樞密使皆帶檢校太尉太傅兼本官乾興元年  
錢文僖以兵部尚書充使不帶檢校官蓋有司之失也  
按拜罷錄太平興國六年石元懿自樞密副使除  
兵部尚書充使不帶檢校官大中祥符後王文穆陳文  
忠馮文懿始皆帶檢校太傅丁晉公寇萊公始皆帶檢  
校太尉建隆初趙韓王帶檢校太傅充使蓋自兵  
國朝范魯公王沂公魏僕射三相罷趙令獨相始置參  
知政事自是一相或二相至咸平中始有呂文穆李文  
靖向文簡三相又至和中文潞公劉丞相富鄭公三相  
按開寶九年薛文惠沈恭惠盧崖州太平興國六  
年趙忠獻沈恭惠盧崖州亦三相  
楚王元佐太宗之長子將立為嗣堅辭不肯欲立太祖  
之子由此遂廢故當時以為狂而實非狂也龍川按國

史太平興國四年太祖長子武功郡王德昭暴薨六年  
其弟榮陽公德芳繼卒明年宰相趙普如京使柴禹錫  
告秦王廷美與盧多遜交通言涉不順坐是廢死房陵  
於是太祖子弟盡矣其年太宗乃封長子元佐為衛王  
明年進封楚王又三年元佐以病狂縱火廢此時太祖  
諸子之卒久矣或曰元佐請秦王之罪  
真宗疾甚丁謂李迪俱罷相中人雷允恭傳宣謂家以  
中書闕人惟謂謂發遣謂召學士劉筠謂曰聖旨令謂  
復相可草麻笏不可佗日又語學士錢惟演惟演即從  
命謂謂按此天禧四年十一月事也時錢文僖執政久  
矣草謂謂制乃晏元獻也  
真宗時嘗遣曾致堯副温仲舒安撫陝西致堯於閤門  
疏劾仲舒言不足與共事輕銳之黨無不稱快李沆在  
中書不喜也因用佗人為副而罷致堯謂謂按實錄咸

平五年右僕射張齊賢為密等路經略使曾致堯為  
判官既而致堯以狂躁上章責黃州副使此史官所書  
也王文公撰致堯神道碑略曰張齊賢經略陝西署公  
判官以從公曰西兵十萬皆屬王超恐丞相不能制置  
宗難其言會行召賜金紫公謝曰臣嘗言丞相向敏中  
未效不敢受賜由是貶黃州蓋曾未嘗副温恭肅也蘇  
所記誤是時呂公蒙正為首相文靖乃次揆耳  
丁謂復相逐李文定公及其黨正人為之一空將草公  
責詞時宋宣獻當直請其罪名謂曰春秋無將漢法不  
道皆其事也宋不得已從之以仁宗實錄攷之李公責  
詞但言附下濟惡耳無無將不道之語也謂謂按實錄  
真宗皇帝時向文簡除右僕射麻下日李昌武為翰林  
學士當對上謂之曰朕自即位以來未嘗除僕射今日

以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必甚喜卿在禮之昌武歸候  
丞相丞相方謝客門關情然昌武徑入敏中但唯唯  
明日具以所見對上笑曰向敏中大辭官職執事  
國史天禧元年向文簡以集賢相轉右僕射前此呂正  
惠呂文穆李文靖王文正王文穆皆先拜僕射在文簡  
前真宗不應云朕即位以來未嘗除僕射也是歲學士  
乃晁文元李文定李觀察維三人時李昌武之卒久矣  
張文定李文定亦先拜僕射  
國朝未改官制以前異姓未有兼中書令者惟贈官方  
有之元豐中曹郡王以元舅兼中書令下度支始傳有  
司言自來未有活中書令請受則例按國朝異姓  
中書令宰相特拜者一人趙忠獻是也節度使兼者十  
二人王元靖石武烈等是也安得謂自來未有活中書  
令存中誤矣

天聖中宋苜公知制誥仁宗眷之厚即除同知樞密院  
事王沂公為相以故事未有知制誥除二府者乃改  
林學士明年遂除參政此寶元元年三月一日事  
也王沂公之薨久矣亦載此事但云中書言故事  
無知制誥除執政者乃先召入翰林謹按國史是日王  
意惠陳文惠二公同罷相韓忠憲石文定二參同罷政  
張文懿意文憲王忠穆李秉靖四人同入中書恐未必  
即日進擬也國朝政事副樞密二員是日王仲明陳恭  
公已並除同知院疑無闕若謂前此將除宋公則當時  
意文憲王忠穆  
三司使而以晉公為集賢院學士判院事按寶  
錄咸平六年復合鹽鐵度支戶部為一使以權知開封  
府寇準為三司使而吏部侍郎陳恕代知開封府使  
王嗣宗戶部使梁顛判度支薛映皆以佞官罷此時

公能盡然使已久萊公未為樞密使也明年晉公始自  
京尹罷為集賢院學士

駙馬都尉石保吉未為使相仁宗以問李文靖公公執  
不可遂寢其事及公薨數日乃卒拜駙馬都尉柴宗慶求為  
聖四年正月甲寅止謂宰相曰駙馬都尉柴宗慶求為  
使相如何王曾曰先朝石保吉薨成信皆應行陣有勞  
晚年方除使相容私請也乃止其後王公罷柴竟為  
使相又按李文靖石武烈武甫定陵時柴未嘗遠事仁廟  
也道輔記之不審或以王為李榮為石武烈武甫也  
詔八月石保  
寶元中御史府久闕中丞仁宗偶問李淑李淑曰此乃  
呂夷簡欲用蘇紳臣聞夷簡已許紳矣仁宗疑之異時  
因問許公曰何故久不除中丞許公奏曰中丞風憲之  
長當出自聖擇仁宗頷之自是知其直矣按國史

寶元元年二年宰相王意惠隨陳文憲棄佐張文懿士  
意惠文憲得象也康定元年五月張文懿致仕呂許公  
始再入按是時孔原魯道為中丞寶元二年原魯罷  
即以柳翰林植代其位此謂久闕中丞者誤也蘇儀甫  
慶元元年始自知制誥除學士無緣寶元中呂公已許  
用為中丞況呂公此時正在北京道輔誤矣李獻臣固  
非長者然道輔記之不詳不可不辨  
王參政化基與國二年及第於呂蒙正榜釋褐授贊善  
知鳳州趙韓王學術平淺議以驟進少年無益於治抽  
詔改淮幕公抗表自薦太宗壯之曰化基自結人主嫌  
慨之士也亟用之按寶錄呂許公榜及第進士凡  
百三十人並除京官通判諸科出身人乃除幕職耳道  
輔所記恐誤是時韓文惠昭文沈恭惠史館盧州集  
賢趙韓王罷政久矣

澶淵之役唯寇萊公首乞親征李沆宋湜贊之時羣下  
終以未必勝爲言上召萊公問之云云遂決澶淵之行  
按宋持正之薨咸平三年也李文靖之薨景德元  
年七月也澶淵之役元年十一月也道輔誤甚矣按咸  
平二年契丹入寇眞宗嘗幸北邊於時李沆皆在政府  
疑道輔指此而言然是年契丹不大侵萊公亦未再秉  
政此錄抵牾

眞宗寢疾仁宗幼冲流言有奪嫡之議高瓊時統禁旅  
亦聞之仁宗卽位瓊帥將校將入賀乃約其眾曰見嗣  
君未得拜當聽吾命遂直入殿中舉仁宗帽就視之揮  
其眾曰眞嗣君也乃下拜傳獻簡按國史此時高烈武  
王之卒十有七年矣

嘉祐末仁宗曲晏羣玉殿公以監察御史與焉近世  
諫官未嘗得預曲晏當時以爲榮謝書按諫官與曲晏  
自眞宗大中祥符七年始御史與賞花觀書之會自眞  
宗天禧二年始非始於嘉祐也

澶淵之役章聖既渡大河至浮橋一半高瓊執御轡曰  
此處好喚宰相吟兩首詩也蓋當時宰相王欽若陳堯  
叟輩好爲詩賦以薄此輩故平日憾之而有此語馬承  
元賦按國史是時畢文簡寇忠愍爲宰相王文穆才參  
知政事陳文忠簽書樞密院事

神宗自穎川郡王卽位熙寧初陞穎州爲順昌軍久之  
知其謬遂陞許州爲順昌府張芸叟按國史裕陵先領  
忠武軍節度使許州也久之進封穎王穎州也裕陵嘗  
封淮陽郡王耳未嘗封穎川郡王穎乃王封陞軍額非  
謬也

李文定公參知政事曹利用爲樞密使一日宰相馮文  
懿公在告閣門以利用爲班首文定亟前謂閣門吏曰

但道參知政事李迪以下起居時議壯之名此王沂  
公與曹利用爭宮觀使班也時馮文懿久已薨國朝參  
知政事亦無位樞密使上者將實甚誤

王荆公執政時上元夜其家於宣德門棚上觀燈有親  
事官於棚下喧鬧諸弟令押赴開封府而荆公不知也  
楊抃略謂兩府判云執政家所當便與行遣於是兩  
府判不立案各斷臂杖十七中官張若水奏之荆公聞  
急請治開封府官吏蓋禁圍親事官非開封府當決上  
怒兩府判皆贖金謝書此熙寧六年事也其質荆公從  
上觀燈乘馬入宣德門衛士呵止之搥傷其馬荆公怒  
自罷旬當御藥院內侍又執衛士十人付開封杖之已  
而御史蔡持正言宰相下馬失其處衛士所當呵而府  
官乃科以不應爲之法由是兩府判皆罰金荆公猶不  
平力求解政上遣元澤諭解之乃出視事將誤也

薛文惠公相太祖嘗請建儲太宗卽位召問公且詰之  
曰獨不聞太后遺詔乎公曰此母子私恩臣之所言萬  
世大法也且太祖皇帝已誤陛下無容復誤也太宗不  
能奪謝書按太祖已誤乃趙韓王答太宗語也

此書舊藏愛日精廬世無二本後歸硤石馬氏乙丑  
之秋余爲松生購之今借至閩中手臨一過其中譌  
字如面縛作縛卷二第奔競作競卷五第樞密作密卷六第  
業著姓作娃卷七第沂公作祈卷十一第二官作宮卷二十第  
皆顯然筆誤盜取四庫本校而梓之同治戊辰重

宋李伯微舊聞證誤宋藝文志作十五卷因所見私  
家小說竊言朝廷制度而歲月參差名姓錯誤爰詳  
稱博引以折衷其是非至爲詳悉惜明代已無傳本  
館臣集諸永樂大典得一百四十餘條編爲四卷然



有正文脫心傳按語者九條有按語而無正文者二條至書名闕者甚多館臣因取原書在者及可考見者附注一二已不能全今從錢塘丁氏影寫宋本止存首二卷第一卷二十七事今本闕十四事第二卷二十七事今本闕十五事天聖中一條按語未完鹽鐵一條以存按語系中闕一葉因輯大典所遺者爲一卷以附於後而乾德一條本按語今誤以爲正文崇政殿一條仁宗用孫宣公之請以賈文元等四人爲崇政殿說書崇政殿說書自此始今脫下崇政殿說書五字東封西祀一條王文正李文定俱秉政上脫北虜講和四字皆當從宋本惟正文書名宋本亦有注有不注矣大典本館臣補引書名皆作某人某書宋本無出字或書字或書官不盡書名今仍之因付梓以供同好光緒庚子閏月江陰繆荃孫識

舊聞證誤補遺

共計字內十三百九十八

Handwritten text,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The text is extremely faint and illegible due to the quality of the scan. It appears to be organized into several paragraphs or sections, but the specific words and sentences cannot be discerned.

經幄筭官見

丙辰冬月葉

于辛巳復廬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八十八 史部 史評類

經幄管見四卷 永樂大典本

宋曹彥約撰彥約字簡甫都昌人淳熙八年進士薛叔似宣撫京湖辟爲主管機宜文字累官寶謨閣待制知成都府寶慶元年擢兵部侍郎遷禮部旋授兵部尙書力辭不拜以華文閣學士致仕卒謚文簡事蹟具宋史本傳是書蓋彥約侍講筵時所輯皆取三朝寶訓反覆闡明以示教法蓋卽范祖禹帝學多陳祖宗舊事之義考仁宗天聖五年允監修王曾之請採太祖太宗

經幄管見總目 史評類 一 豫章叢書

宗真宗事蹟不入正史者命李敬等別爲三朝寶訓三十卷寶元二年十二月詔以進讀嗣是講幄相沿遂爲故事彥約是書於進讀符瑞諸篇雖不免有所迴護要亦當時臣子之詞不得不爾其餘諸篇則皆能旁證經史而歸之於法誠亦可謂不失啟沃之職者矣舊刻散佚久無傳本惟永樂大典尙載其全文今詳爲校讐釐成四卷間有辨證各依文附著焉

宋 都昌 曹彥約 撰

寶慶元年九月十七日初供職同侍講范楷候對是日讀寶訓謹外戚篇

景德四年上謂近臣曰每歲承天節皇諸親為姻族求恩多過有希覬朕常念羣臣戮力盡瘁或遠在邊防久歷歲時非功狀顯著未嘗進一資一級此若盡遂所請甚紊公道自後奏封有越例者即令內省勿復降出陳堯叟曰臣等比來多見妄有陳乞如秦國公主為子求刺史諸子歲歲改轉又圖舟車悉免稅

是日讀寶訓卷一

豫章叢書

算去年程繼宗掌致遠務坐事致鞠晉國公主亟為求替如此之事陛下皆寢其奏中外之人知陛下推公御人不以親疎為異上曰諸親多引先朝為比朕論以太祖開創之始太宗英曆特斷朕安敢上擬今庶事動立制度朕遵守之何敢失墜若從越例之請外人必有竊議邇來漸似知非各安本分矣

臣讀畢口奏人主遵奉家法吝惜名器未有不身致太平者真宗皇帝有太祖太宗家法可守更於家法上倍加吝惜推此心以往事事節省謹之於外戚必將謹之于宦官謹之于宦官又將謹之于

宮女上而服御下而賜予無所不謹則無所不省財用安得不裕民力安得不寬此咸平景德間所以為本朝極盛也

二十二日同侍講范楷候對是日讀寶訓受符瑞

篇

壽州獻綠毛龜按事在太宗至道三年上謂宰相曰朕觀之介

蟲而毛得非天意有所警戒耶呂端曰臣等寡聞天意冥邈胡能究知然嘗聞師曰聖人之意與天合符苟睿思徘徊屬於一物必神靈胥贊有所啓焉今神龜所得之處地名壽春陛下頃陞皇儲實自壽邸由

是日讀寶訓卷一

二

此言之則是龜也特為壽徵而出將使陛下後天而老既壽且昌乎又龜在水族義主乎陰介者剛物也毛者柔物也夫荒陲之國皆稟陰氣天戒若日將有強梗不賓之旅柔伏來庭且陛下自即大位首念西北之人困於飛輓雖繼遷兇暴亦降使推恩不問前罪且繼遷亡命日久亦厭兵矣脅從之黨亦厭亂矣浚心革面匪朝而夕北地最强為患滋深部族攜離亦薦饑歉必恐相率懷柔願深款附望陛下欽若天意彌闡皇猷雖休勿休日謹一日則靈物之出豈徒然哉

臣讀畢口奏用兵之害不但兩軍相加肝腦塗地而已飛輓之勞不減鋒鏑暴露之久甚於臨敵以至邊民避難永業漸廢強壯應募耕夫漸少流離轉徙使老弱疾病之人少有全者怨氣所感多致旱蝗饑饉疾疫而死者又不可勝計簡冊所載未必詳盡惟身歷而後知之此寢兵所以爲帝王極功也

景德四年上謂宰相日前詔諸路無得獻祥瑞近日頗逾舊制當令禮部申禁之宰相曰福應之至以顯盛猷雖睿德謙冲務于自損若史臣不紀來世何觀

通鑑卷一百一

三

望止令報禮部關送史官上勉從之

臣讀畢口奏祥瑞之與災變相爲有無有祥瑞則無災變有災變則無祥瑞古人以晏安爲醜毒以謹告爲仁愛蓋視祥瑞則易至自滿遇災變則易生恐懼昔魏相相漢宣帝凡四方逆賊災變之事無不奏言之正得此意真宗皇帝禁諸路無獻祥瑞聖意深遠惜乎當時大臣尙欲關送史官也

大中祥符元年正月天書降左承天門上召近臣對崇政殿西序論其事王旦曰陛下以至誠事天地以仁孝事祖宗恭已愛人夙夜求治以至殊方修陸道

邦請更干戈偃戢年穀屢豐皆陛下兢兢業業日謹一日之所致臣等嘗謂天道不遠必有昭報今者神授此文實彰祐德之應然茲事非常簡策所無又求審所論之事啓封之標當屏左右上目既有天命須當祇受適恐皇城司遽便收進已使止之朕嘗詣門望拜焚香跪受所云屏人以啓雖云勿洩天機朕以爲上天所貺當與衆共之且日蓋未測書意不欲顯示衆上日天若詢視闕政當與卿等祇畏改悔若告戒朕躬亦當責已自修豈宜隱之使人不知乎當便與卿等啓讀但慮文莫能辨宜訪明習篆籀之人以

通鑑管見卷一

四

從且日陛下肅奉天命非臣等所能測度

臣讀畢口奏天人相與之際無有間斷人主與天爲一德知闕政所在必將修德用賢以補治之此周宣遇災而懼所以王化復行也若掩覆不已如愚人之諱病其初唯恐人知其後遂至於不可措手當大中祥符時嘗有闕政真宗皇帝恐懼修省如此天下安得不治

上日朕自卽位每祠祀祝詞但以人民爲心未嘗別有所請今內殿道場亦致密詞惟求年穀豐穰人民康樂因出示且等且日自古秘祝之詞皆有所請陸

下以億兆爲心有以見子育之意超絕前古

臣讀畢口奏得人心而爲天子則社稷自然鞏固若福萃於人主而災害徧於天下爲人主者亦何安於此也

天書扶持使丁謂言崇政殿閣新製法物雙鶴度天書輦飛舞良久翼日上顧左右曰昨所觀鶴於輦上飛度若云飛舞良久文則文矣恐不爲實卿當易此奏也王且日陛下以至誠奉天以不欺臨物正此數字所繫尤深帝皇徽猷莫大於此望付中書載于時政記上俛然從之

聖聖管見卷一

五

臣讀畢口奏人主奉天臨民以不欺爲主若以鶴度爲鶴舞欺天罔民不特天鑒昭昭民心不服濫觴不止必將有如漢臣指鴟雀爲神雀者矣

十月初三日便殿聚講同侍講陳貴誼候對是日讀寶訓崇祀禮篇

淳化三年秘書監李至上言國初舉藏冰之禮修司寒之祭常以四月行之按詩豳七月四之日獻羔祭韭周以十一月爲正四月卽今之二月春秋傳日日在北陸而藏冰謂夏十二月日在虛危也獻羔而啓之謂二月春分獻羔祭韭始開冰室也火出而畢賦

火星昏見謂三月四月中也又月令仲春天子獻羔開冰先薦寢廟詳其開冰之祭當在春分乃有司之失也上日今四月韭長可苦屋矣何謂薦新耶卽命正其禮

臣讀畢口奏夏正建寅人事之所便周正建子天道之所始自古未有兼用之者惟豳七月之詩作於成周之時乃述上后稷先公事一篇之中既有夏正又有周正如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之類凡以月言者皆夏正也一之日威發二之日栗烈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

聖聖管見卷一

六

陰之類凡以日言者皆周正也按經文凡陽生以生以後之月言月四月言月者陽極陰生當夏至進退之期也第謂維周正夏正雖本朱子義似未盡李至所言引用獻羔祭韭一事已合經意臣恐後人疑其詩雜周正夏正故爲別白言之

至道二年禮儀使宋白上言按儀注朝享太廟皇帝先詣壘洗奠瓚郊祀未詣壘洗先奠玉幣於禮未叶欲請先詣壘洗上覽奏遽召白泊宰相問之日前代祀上帝未嘗洗而先奠玉幣於禮可乎按杜佑通典丘儀於進熟之先太常卿引詣壘洗在奠玉幣後宋初尚沿其舊呂端等曰王者親執玉帛以見上帝且玉帛者接神明之贊尤宜潔



若未盥沃而奠獻殊失恭虔之意宋白曰儻允臣所  
陳止一次登壇上儻然改容曰朕親奉大祭竭誠盡  
物蓋爲蒼生祈福儻變禮爲允固當依卿所奏如合  
遵舊典朕雖百次登亦不爲勞端等皆言禮官所陳  
得中遂從白議

臣讀畢口奏宋白請郊祀先盥沃而後奠獻從禮  
之厚也以兩次登壇爲勞而以一次爲便禮之殺  
也太宗皇帝竭誠盡物以事上帝豈以再登壇爲  
勞而變其禮哉其意則是其言則非呂端等取其  
意而不取其言始足以釋太宗之惑人臣獻策意

經帷管見卷一

七

是而言非足以害事不可以不謹

十二日同侍講范楷待對是日仍讀崇祀禮篇

初禮官草封禪儀上覽之謂王且曰封禪久廢非禮  
典備具豈爲盡美朕遍覽所定儀注有二十餘事慮  
未合宜已手詔改定如未備者當復議之雖有司已  
經講肄其始未嘗躬習王且曰大凡祀事殊聞帝王  
自爲儀陞降之節止在有司上曰王者事天如子之  
事父臣之事君寅恭之志豈憚乎勞及親習學又似  
御劄記三事付有司曰行事官避朕禘位而不願具  
天上帝之位但昭報天地嚴配祖宗豈於朕躬過爲

崇奉當諭行事官無得更有回避朕以封禪之事不  
比常祀自十一月朔即御蔬膳原註大中祥符元年  
十月二十四日辛亥  
有事于泰山其月以戊子爲朔初四日辛卯車駕發  
京師恐御蔬膳當在十月朔請本皆作十一月朔者  
誤且曰陛下躬行大禮曲盡嚴恭然日月尚遙道途

涉寒慮非保衛之道況南郊亦祀矣地不聞預屏董  
茹望候致齋或散齋方進素膳且等累表陳前上曰  
朕志已定不煩固請及陞泰山每道經險峻必降輦  
徒步所司議增扶衛者卻之導從者或至疲頓上詞  
氣益壯及行禮侍從導衛悉令減去梯翟止於壇門  
燭籠導前亦撤之及禪祭自山下步出大次侍臣言

經帷管見卷一

八

山路峻滑靴袍而行躡升匪易請乘步輦上曰接神  
在近敢不徒行五使等復固請上終不許

臣讀畢口奏封禪之說始見於管夷吾之書以無  
懷氏伏羲氏以爲首莫知其有無也設或有之是  
時禮文簡略固無傷財動衆之事至三代之季齊  
桓公偶欲行之廼於世變非昔者鴻荒之比雖泰  
山在其近境管氏已知其不可所謂一茅三脊魚  
此目而鳥比翼者皆飾辭以爲難耳後世乃擯爲  
實迹更求祥瑞然秦皇漢帝因行幸而爲之猶是  
簡徑至光武溺於讖緯更作密詞於是玉牒玉檢

之文金鏤金泥之制織悉備具爲其臣梁松等所鄙至唐高宗則又從以宮女飾以錦繡尤爲可笑今真宗皇帝親製儀注又躬自肄習御蔬膳於兩旬之前却步輦於峻滑之地凡所以事神者無不恭恪凡所以自奉者無不謙退可謂萬世封禪之標準也但近世封禪之禮事大體重必須傷財必須動衆不可以無懷伏羲氏爲口實必如真宗之時家給人足上恬下熙而又以孝敬行之始爲無玷舍是不足以格神祇足以害民也

經管見卷一

九

訓崇文儒篇

咸平元年學究劉可名上經書疑誤上因訪通經義者李至曰國學講書崔頤正博通諸經尤善誦說上曰朕宮中無事甚樂聽書嘗求其人尤未易得翼日召頤正於後園說尚書大禹謨賜五品服謂宰相曰頤正講誦有功卿等更於班行中擇性行淳樸通經義知損益者一兩人具名進來

臣讀畢口奏通經義知損益者易得性行淳樸者難求夫講讀於人主之前必其人先能正己而後可以正君若使口道先王語而行若市人則於講

讀之際希望官職萋斐忠賢或迎合上意或傅會經旨如先朝諸臣呂惠卿邢恕之徒非不稍通經義而性行不淳樸甘爲小人渠魁雖生於聖明之世亦足以惑亂天下以此知真宗皇帝擇性行淳樸以爲講讀有深意也

上嘗謂近臣曰朕聽政之日未嘗虛度時日探賸編簡素所耽玩但古聖與旨有未曉處不免廢忘昨置侍講侍讀學士自今令秘閣官每夕具名奏來朕欲召見得以訪問是後每當直或召對多至二三鼓而退

經管見卷一

十

臣讀畢口奏講學之道不必拘於誦說之時惟於藏焉修焉息焉游焉之際最爲親切漢光武講論經理夜分乃寐所以致中興之治卜年卜世與前漢相似本朝祖宗時近臣內直多近燕閒偃息之所故太宗時呂文仲真宗朝楊徽之夏侯邢昂之徒往往召對詢訪或至中夕從容閒暇使古人事業與今日施行相爲表裏使古人制行與今日聖德互相發明較之講殿講筵所得又爭深淺何況燕閒之地親儒生之時常多則宦官宮女進見之時差少此又聖人執德信道之微權有深意也

咸平五年召近臣觀書龍圖閣上曰朕自幼至今讀經典其間有聽過數四者

臣讀畢口奏真宗皇帝讀經典聽過數四不以爲厭最得爲學之要大凡讀書不在食多必使口中成誦心中默識其初所見容有未盡其後益更增長與泛然過目者不同最爲有益時敏既務厥修自來有不可過者

景德二年幸國子監歷覽書庫觀羣書鏤版問其數邢昂曰國初印板止四千今已十萬經史義疏悉備臣始業儒僣輩間能具書疏百無一二蓋難得正本

經樞管見卷一

十一

或力不能繕寫今士庶之家多藏典籍信逢時之至幸上日國家崇尚儒術然非四方無事亦何以臻此臣讀畢口奏真宗皇帝謂國家崇尚儒術非四方無事何以臻此蓋兵革一用豈但征戰饋運之勞流離轉徙之苦臣前讀符瑞篇固已略舉用兵之害矣上而爲君不免宵衣旰食下而爲臣不免罷於奔命此古之聖賢所以偃武而後修文息馬而後論道也真宗皇帝四方無事之語發於景德二年是時澶淵之盟契丹纔一年耳而聖訓已及此則知兵革不用乃聖人本心自是絕口不談兵矣

大中祥符元年幸曲阜謁文宣王廟有司定儀止肅揖上特展拜以表嚴師崇儒之意又幸孔林以林木擁道降輿乘馬詣墳拜奠

臣讀畢口奏堯舜之道載於五篇之書寂寂簡牘非聖哲不能盡究孔子之道廣大悉備立標準於天下後世靡所不周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故嘗侍弟子以爲賢於堯舜遠矣非卓然高識好善而忘勢孰肯舉特拜之禮也

十一月初三日便殿聚講同侍講王暨候對是日讀獎詞學篇

經樞管見卷一

十三

張洎爲翰林學士上顧左右曰洎富有詞藻于今力學江東士人中首出也精神之士當念德行居先苟空持文學亦所不取仲尼四教止言文行自蒙正曰唐裴行儉嘗言王楊盧駱四子雖有文學爲人輕浮匪惟不享重祿兼慮弗克令終後果如其言則德行爲先誠如聖旨

臣讀畢口奏有文士之文有賢者之文賢者之文得於學問本於踐履義理深熟自然成文如先朝歐陽修蘇軾之論爲一代端人正士文既浩博而德望可稱此賢者之文也文人之文不可謂之不

工然不敢保其爲人如丁謂夏竦之徒凡所著述亦足以贈炙人口然不可爲法於後世太宗皇帝論文學之士必以德行居先則知太宗之好文不在於絺章繪句之間矣

上閱殿中丞李虛已課績賜御書印紙虛已獻詩稱述且言祖母八十餘視此榮耀益爲殊美上覽而嘉之御筆批其詩尾云李虛已學古爲官榮親事主知恩奉上欲布新規朕已得良二千石矣宜賜緋魚答錢五十萬惠及祖母時已命知榮州卽日改遂州又語宰相曰朕不遺片善想虛已承朕褒諭固不爲惡

經幄管見卷一

三

事矣乃召兩制三館偏示之又聞虛已父寅亦御前及第休官侍養上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非虛言也臣讀畢口奏人才有三等上焉者天資律已有心愛民勸戒之所不必用刑罰之所不必施次焉者可與爲善可與爲惡觀人主意嚮所在利而行之亦足以助治下焉者知有利而不知有仁義知有已而不知有君民必須小懲大戒然後知畏太宗皇帝閱李虛已課績旣親書印紙以寵之又謂虛已承此褒諭不爲惡事君臣之懿亘古無比舉直錯諸枉可使枉者直矣然至於貪酷之吏略不少

貸輕者配隸居作重者置之極典本朝以仁厚開國何至於此而加重蓋貪酷不已則民生不能遂以仁愛天下之極也

上嘗覽詞臣所獻聖製琴阮頌謂宰相曰邇來朝廷文學之盛近代無及朕徧閱頌贊第其工拙惟楊億趙安仁李宗諤詞理愜當有老成之風吳淑安德裕胡旦或詞采古雅或學問優博抑其次也卽詔宗諤安仁各遷一官賜億緋魚及召淑等褒諭之億對又戒之日朕素知汝文學更當遵守儒行蹈晦其能苟

經幄管見卷一

十四

謙虛守道可保令名因問年幾何日始年十一釋褐授官今二十二矣上笑曰少年聰明信是天賦李宗諤者司空致仕昉之子翼日昉亦入謝上命坐昉曰男宗諤所獻文已聞陛下過賜賞歎不謂復與進秩父子感恩何以爲報上曰此新題也尤難爲工楊億最可稱獎自幼在館俄忽二十二文學大進朕聞唐王勃十五作滕王閣記時輩歎服觀億亦勃之比也楊億嘗上表謝曰億天與文性好學不倦每覽制作不易多得温仲舒曰陛下好文故才俊間出億若不遇聖鑒乃京華一旅人爾

臣讀畢口奏天下未嘗無才視人主意得何如耳  
好儒雅則儒雅進好忠直則忠直進好廉勤則廉  
勤進好篤行則篤行進無所不好則無所不進自  
古無所不好未有若漢武之甚者好征戰則有衛  
青霍去病好財利則有孔僅桑宏羊甚至好滑稽  
則有東方朔枚臯好神仙則有公孫卿樂大彼善  
誤用其心者猶能以得人之盛稱於後世何況人  
主一意儒雅一意忠直一意廉勤一意篤行安有  
上作而下不應之理温仲舒謂太宗好文故英俊  
間出特爲好文一事而發因得以推廣之

經管見卷一

五

初九日入講筵同侍講范楷待對是日仍進講

詞學篇

上覽集賢校理晏殊所獻賦謂宰相日殊年少孤立  
力學自奮加以沈密造次不踰矩京城賜醮但掩關  
與弟觀書著文亦可稱也

臣讀畢口奏此賜醮當是景德四年也此禮久廢  
太宗皇帝始行於雍熙元年至真宗皇帝復行之  
殊以景德初試文賜出身當是此時醮字或從酉  
或從月或從食或音步或音蒲或音浦按說文醮王  
德布大飲酒  
也从酉音蒲醮平切醮乾肉也从酉音聲方武切  
醮日加申時食也从食音聲博孤切三字音義通

別司馬光類篇醮醮並  
蓬遽切義同未知何據  
春秋祭醮之事族師之官因祭醮而與民以酒食  
相獻酬遂以爲會聚酒食之名趙武靈王滅中山  
始賜醮五日漢文帝自代來即帝位亦賜醮五日  
漢禁羣飲故賜醮則許民會聚唐無飲禁故賜醮  
則聚作伎樂賜高年酒變本朝則分日燕享下及  
父老法雖不同其爲聚會酒食一也近代多讀作  
奔模切以孟子餽噉字從食與此同音也

是日又讀謹詔辭篇

大中祥符四年皇親赴安陵襄事者賜詔撫問有言

經管見卷一

六

歸洛泃之語上指示近臣曰永安在洛水之南言洛

泃非也學士屬文用事尤宜愜當即無譏嫌矣

臣讀畢口奏尙書三言洛泃在禹貢則導河積石  
東過洛泃在五子之歌則厥弟五人徯於洛之泃  
在召詔則太保攻位于洛泃其地不同皆在大河  
之南洛水之北故孔安國謂水北曰泃鄭康成謂  
泃者內也按水北曰泃見禹貢涇屬泃泃孔安國  
傳召詔孔穎達正義謂水內曰泃鄭康  
成箋詩蒹葭之即從之而於周禮雍州其川涇泃  
其浸渭洛則以泃爲水名在幽地賈公彥嘗辨之  
杜預注左傳館於泃泃謂水曲流爲泃不從南北  
之說又爾雅厓內爲泃外爲限邢昺疏云內曲裏  
也外曲表也取以證五子之歌今本朝諸陵在永  
駁於有洛之表之文義似較勝

安縣乃在洛水之南真宗皇帝考論及此不特博  
通諸家注疏又且深識山川面勢書生之所不到  
當時學士可謂失職

經幄管見卷一

七

經幄管見卷一終

宋 都昌 曹彥約 撰

二十二日入講筵同侍講陳貴誼待對是日讀論

國體篇

三司言陝西入粟多高其價直以取官錢且意邊臣有盜取入市者詔直史館盛元按其事召元謂曰守邊郡皆朝廷信臣職田俸祿皆有救粟道途既遠不可輦致或平價輸官即議加罪亦所未便汝當審思此事但詰問民吏可也

臣讀畢口奏用人必須加詳立法不須太察且

經管見卷二

一 陳章

食廩出納以人情參之官兵俸祿豈無請多而用少者用之不盡豈無願難者若出納頻數則支出者必有耗折交納者或有濕惡食廩之弊未易盡革所以坐倉收糴近世以為良法若使實有是物實有是價在公在私可為兩便但作弊者不可不革耳真宗皇帝聞陝西入粟有高價盜取之弊雖遣使按之然猶知守邊官吏職田俸祿皆有穀粟道路既遠不可輦致平價輸官難議加罪河謂盡見人情矣必日守邊者皆朝廷信臣則知用人之初固已加詳於此然後稍寬其法孰不勉勵自

以報際遇

兩浙鑄錢少銅有獻議請於銅鉛中參用瓦末十之二有司言若同鼓鑄與常錢無異上曰國家禁民為偽若是乃教人為偽不可許也

臣讀畢口奏鑄錢本以便民非以謀利也生民之初種粟而後食織布而後衣以有餘補不足然後有貿易之道粟布固可以易械器械器固可以易粟布然而升斗與丈尺不相合巨屨與小屨不同價於是鑄銅為錢以權物價之輕重謂之圓法賤者一錢可得貴者貫陌可售此所以為便民也若

經管見卷二

二

欲其費省則半兩五銖不得如鸞眼水浮若欲其易裁則治銅治鐵不得如鹿皮楮幣然而貴此而不貴彼其不為謀利明矣又况古人作事無非所以寓教民之意教民以實猶恐其偽教民以偽何以能離真宗皇帝務實去偽以教民為重也景德元年上謂侍臣曰詔令之出尤宜慎重每一令行輿人不免橫議或稍抑之又塞言路李沆曰精神之間易出誘議人之多言亦其畏也

臣讀畢口奏禦寒莫如重裘止誘真如自修真宗皇帝慮詔令之行不免橫議故稍抑之又塞言路

不以止橫議爲急而以謹重詔令爲急可謂得其道矣李沆當時名相尙以爲搢紳之間易生謗議人之多言亦可畏也謂之易生謗議謂之多言可畏不歸咎於詔令之不謹而歸咎於謗議之可畏恐不足以發明真宗皇帝之本意

景德元年冬契丹侵邊澶州張秉上言已集兵夫治城上日勁敵在境內地亟完城壘無乃搖動人心以畏敵而謀城守耶亟詔罷其役

臣讀畢口奏春秋魯桓公之時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謹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

經幢管見卷二

三

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謂焉自古疆吏有常職備戰於無事之時而應敵於有警之際勝不告捷敗不失守然後狙詐不能窺其藏多方不能誤其定今契丹侵邊乃始集兵夫治城可謂不整暇矣何況是時真宗皇帝方欲幸澶却敵而守臣措置乖方如此宜詔罷其役也

二十六日入講筵同侍講陳貴誼待對是日仍讀論國體篇

三司言民犯茶有違法者望許家人論告上曰是犯教義非朝廷所當言不許

臣讀畢口奏教義者萬世之公道權禁者一時之利孔茶鹽酒三者人間之所必用寵其利而奪之一作此俑更聖哲不能弛其禁非得已也所謂家人者上而父子兄弟下至僮僕凡聚廬而處者皆家人也若使因茶禁而許家人論告以此而徼微利此齊景公所謂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者也夫真宗皇帝之訓乎以爲是犯教義非朝廷所當言十字而已該括備盡急於謀利者可媿矣竊聞紹興之末有建議禁銅器亦欲許家人論告者此說一行卽有以僕告主之事時名臣

經幢管見卷二

四

張燾留守建康不欲行法具奏弛其禁人心乃安以此見言利犯教義之人何世不有通達國體之臣主盟公道之君未嘗不以教義爲本也商賈自京便錢付外州多不卽給付上聞之謂近臣日州郡藉帶何嘗無之然失信於人非國家大體當諭三司速給遣之

臣讀畢口奏商賈便錢非商自爲之也朝廷許其入納乃敢爲之且如今日朝廷欲支見錢十萬貫和羅於平江必須願船搬運必須差官部送遷延一兩月所費水脚等錢不貲然後可以濟事若未



及支降却商賈有見錢十萬貫願於平江入納續  
次赴行在請領無顧船差官之擾無日月遷延之  
患又無水脚不貲之費豈不公私俱便但是給付  
一時孰不願與官司交易若已納而稽滯不與不  
特失國家大體自是有合兌便處爲商賈者亦不  
願入納矣

知雜御史王隨上言所鞠殺人賊獄成望許凌持區  
斷上以語宰相曰朕觀其款占初止規財物恐本無  
害人之意及家人叫呼巡捕者至揮及而遁國家自  
有常法若行兵之際事不得已乃加此刑王且曰風

經幄管見卷二

五

憲之任凡所抨彈自有典法此非宜言况事情可見  
一死亦已極矣

臣讀畢口奏五刑中有笞杖徒流死載在令中毫  
釐必計甚而至於凌持必其罪極兇惡乃入是典  
豈廷臣一時奏請所得增損也大抵進言之臣少  
有習熟法令者一時建議往往衝動條例知法令  
者又常切苦之而况凌持之罪可以任意擬之乎  
宜真宗皇帝所不與也凌持自與法令中陵遲字  
不同其義則一

舊例皇城司日遣親事卒若干輩京城伺察上嘗訪

於內侍且曰此輩察事必恐喝擾人自今非姦盜及  
民俗異事所由司不即捕者勿得以聞其言主典受  
賂須明得贓物方許言上右正言魯宗道上言皇城  
司遣人偵事民間細務一例以聞頗亦非便上曰叢  
脞之事多寢而不行有司之職不可廢也

臣讀畢口奏刺探外事本非朝廷令典若使朝廷  
之上用得其人則大臣可以開陳臺諫侍從可以  
獻納下情得以上達矣里巷細務雖不知亦可也  
祖宗時皇城司刺探外事往往承襲前朝之制所  
幸叢脞之事寢而不行主典受賂須明得贓證乃

經幄管見卷二

六

許言上始爲得體不然將有如真宗皇帝聖訓所  
云此輩察事必有恐喝擾人者矣

十二月初三日聚講同侍講王堅待對是日讀抑  
奔競篇

右補闕胡旦獻河平頌太宗覽之謂宰相曰且凶險  
躁憤文詞率謬今朝廷清肅安可置之臺閣又聞操  
履乖濫今須竄之遠地所獻頌當示三館使衆知其  
過遂黜爲商州刺史

臣讀畢口奏奔競者古今聖賢之所共惡然而不  
能革則以奔競者不恥於求也恬退者古今之所

共喜然而不能用則以恬退者無意於進也惟其無意於進故愈不用則愈靜而不恥於求者巧意窺測隨時所尚或以勇辨或以姦詐或以詔誦或以嗜慾如唐太宗所云者世常有之若使隨取隨與遞相倣倣奔競之風何從而革惟聖明在上察其情實躁憤者不用而恬退者選擢則奔競者不期息而自息矣

十三日入講筵同侍講范楷待對是日讀論文史篇

經管見卷二

七

太平興國九年太宗謂侍臣曰朕讀書必究微旨尙書云伊尹放太甲於桐宮三年以冕服奉鬯王歸於亳作書三篇以訓太甲此伊尹忠於太甲其理明矣杜預春秋後序云伊尹放太甲於桐宮乃自立也七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立其子陟又左氏傳云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然則太甲雖見放還殺伊尹猶以其子爲相此與尙書敘說太甲事不同不知伏生昏忘將此古書乃當時雜記未足審也豈有殺其父而復相其子者乎且伊尹著書訓君具在方冊必無自立之意杜預通博不當憑汲冢雜說特立疑義使伊尹忠節疑於後人

臣讀畢口奏萬物紛錯則準諸天衆言淆亂則折諸聖自古傳記之說當天下一之時已不免時有差誤矣至周衰之後國異政家殊俗舊典禮經不傳於諸國乘構札不合於春秋欲其不淆亂不可得也何況汲冢之書作於戰國魏哀王之時其言魯隱公晉獻公等尙是追書則其言太甲伊尹相去遼邈傳聞之事常多失實宜其不合也今考之伊訓太甲諸篇辭旨溫厚其言皇天眷祐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則必無伊尹自立之事其言尙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必無潛出殺伊尹之事則知敘

經管見卷二

八

書者與孟子所言復歸於亳皆孔門定書之正論也杜預晚見汲冢書明知其雜碎怪妄特以數事符同於左氏欲盡信其說以闢公羊穀梁二傳遂并與書序而疑之不思左氏所謂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與汲冢所載自不同也此非太宗皇帝深究微旨不足以證杜氏之誤

上嘗問左右曰今何人修史蘇易簡曰楊徽之張昞梁周翰皆爲修撰上曰史才甚難在乎善惡必書務摭實而去愛憎乃爲良史大凡帝王舉動責其自然朕覽唐史見太宗所爲蓋好虛名者也每爲一事必

預張聲勢然後行之貴傳簡冊此豈為自然乎

臣讀畢口奏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

兄是也致治始於齊家自家刑國故不事虛名而

實效自著唐太宗家道最不正內行不修飾徒欲

以英武之資慕魏徵按原本作魏證避仁宗嫌名今改正仁義之論

雖欲久假不歸傳諸簡冊而其虛名著見終不可

掩一傳之後宗室遂亂虛名之害終無益於政治

如此不可不鑒也

上又對宰相言及文章曰大凡為文須稟自天然是

為俊秀苟襲他人蹤跡與自己出者遠矣向來名賢

經幄管見卷二

九

取士必采於詩賦出人習聽可觀智識所以為難蘇

易簡曰頃前亦有請令禮部廢詩賦止以策論取士

且百家子書皆致理之本旨趣典雅若附之策論辨

別亦難比來貢部有簾獻三五十軸而無賦者就試

之日含毫邈然多是失律乃知賦詠為難

臣讀畢口奏聲律起於風雅頌散文起於典謨訓

誥風雅頌一變而為離騷又變而為詩賦典謨訓

誥一變而為詔令書檄又變而為策論經義以此

取士皆足以得人特在上之人所以鼓舞天下者

如何耳祖宗朝初以詩賦取士中其選者如王曾

范仲淹輩皆渾厚君子則詩賦安得不重熙寧崇

觀間以策論經義取士主其事者如章惇蔡京輩

則論策經義安得不輕非科舉之有做也人實做

之也自中興以後高宗孝宗兼用詩賦論策經義

無所偏廢得人之盛項背相望在朝廷之上獎進

士氣以器識求人則詩賦論策經義皆可以得士

也

十八日入講筵同侍講范楷待對是日仍讀論文

史篇

上嘗謂近臣曰凡人多言禱神可以延福未必如此

經幄管見卷二

十

能行好事神必福之如禮記世子篇注云文王以憂

勤損壽武王以快樂延壽且聖經之旨必不如此蓋

注者不思之甚也文王焦思勞神以憂天下豈得減

壽耶夏禹焦勞有錫圭之瑞而享國永年大約帝王

能憂人之憂不自暇逸豈無感應鄭康成注此頗不

近理安足為之鑒戒朕嘗與邢昺論之昺不能對

臣讀畢口奏憂勤逸樂二者常相倚伏憂勤之效

必有逸樂孔子曰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

而興邦乎逸樂之過常至於憂勤詩曰汝雖湛樂

從弗念厥紹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此之謂也本

朝名臣蘇轍論此事最爲有理其言曰古之聖人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慮矣夫無事而深憂者所以爲有事之不慮也合於詩序始於憂勤終於逸樂之意若謂文王以憂勤損壽武王以逸樂延年既非事實亦非所以示訓也

景德四年上問王旦仲尼作春秋因言五經大義朕在藩邸時邢昺繼日講說但經籍立言各有旨趣不能無同異每詢于昺但引義疏以對推之聖人應機設教所說同異終不能談其微旨至若孔子言管仲如其仁復云與召忽事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乃歸

經幄管見卷二

二

齊相桓公九合諸侯豈非召忽以忠死管仲不能固其節耶爲臣之道當若是乎昺不能對似此當別舉故事明之

臣讀畢口奏管氏之學不粹於聖人之道出處之際容有可議者故其成功止於霸者之事而已聖人於其人或褒或貶隨其時而言之不舉一而廢一既以小器目之又於其有三歸而譏其焉得儉於其樹塞門而責其不知禮愛而知其惡也然至於糾合諸侯不以兵車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憎而知其善也出處雖有可議而功過不相掩

矣

二十六日入講筵同侍講陳貴誼待對是日仍讀  
論文史篇

上嘗謂王旦等曰經史垂文有國之龜鑑保邦治民之要盡在是矣然三代之後典章制度聲名文物參古今而適時用莫若漢史學者不可不盡心焉且曰孔子生於周衰歷聘諸國退而刪詩書定禮樂以五常之道垂萬世法後之王者雖上聖必師範之古人云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者蓋以此也如云志在春秋者欲以褒貶直筆爲終古誅賞之法使亂臣賊子

經幄管見卷二

三

觀而知懼茲立教之深旨爲國之大要司馬遷自爲一家之書蓋知春秋凡例不可繼作故曰紀曰書曰世家曰列傳懲勸之微旨在焉班固而下不出其意但增辭采而已上曰夫子之道不可斯須而捨迂儒或言堯舜之時無夫子亦治此淺識之甚殊不知夫子之道堯舜之道也故曰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又曰唯天唯大唯堯則之其爲尊堯而宗舜至矣非謂夫子之道與堯舜異者也

臣讀畢口奏上古之時民淳事簡故堯舜躬行而天下大治三代之後人僞日滋故周公孔子立言

垂訓以惠天下後世然而堯舜之時猶且都俞吁  
咈講明義理非其行而偶合者也若謂堯舜之時  
無夫子亦治教天下以任智自私不由講學此仲  
由所謂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  
之論其口才足以動人要之實非正理宜孔子以  
爲佞而惡之也

是日又讀議修書篇

景德三年真宗臨幸崇文院訪編修君臣事跡次序  
有未允者親改正之上曰朕編此書蓋欲著明歷代  
君臣德美之事爲將來法至於開卷覽古亦有資於

經幄管見卷二

三

學者自後日以草稿二卷進御上覽之翼日必除其  
舛誤而論之上曰昨見編錄亦有不盡本末之處前  
代詔令皆事出於一時必有所爲而作今悉除之即  
不見本意尤當區別善惡務在審正苟前史褒貶不  
當即詔敕釐革時事當時因權臣專恣挾愛惡而爲  
者亦辨析於後庶覽之即明邪正修書若貴速成必  
難精要大業末撰著尤多而罕傳者豈非蕪雜之甚  
耶上又曰此書本欲存君臣鑒戒所以經史之外異  
端小說咸所不取每篇撰序冠于其首深可爲之典  
法今所著序皆引經史頗盡體要然於戒勸或有未

盡如直諫門但旌謹直若帝王飾非拒諫苟不極言  
卽爲邦國之患褒之可也苟國家常務偶有關失又  
非帝王率情違法或以言比諷致其感悟卽爲美矣  
苟極加暴揚使惡歸於君顯闕政而責已直亦非所  
取如文學門謂帝王當學際天人豈在歌詩賦頌若  
是則帝王無所用心皆不學矣何不但序文德光被  
緝熙帝載之事至於吟咏情性存乎歌詩若大風橫  
汾之比但戒其流蕩侈靡可也又務農門序帝王藉  
田事迹如漢之文武藉田年號並可注於其下云事  
自此始所貴便於檢閱大抵疑義闕闕之事慎勿以

經幄管見卷二

十四

意更之但於下注臣等所疑所闕及未詳之意王欽  
若曰陛下出於睿思續集此書精選名儒共議編綴  
今則漸成篇次至於垂憲立例類事分門經史去留  
事迹枉正皆陛下立其綱要示其條目其間違疑未  
安者動容宸謨用戒稽事適蒙宣諭義取勸戒爲先  
實垂世立教之急務也上曰褒貶古人行事根究聖  
人用心亦甚難事苟書成外人無所攻斥則爲善矣  
臣讀畢口奏今日所讀數段皆真宗朝命王欽若  
楊億輩所編君臣事跡立例之初詳於議論而此  
一段最爲精詳此書纂修於景德之初成於大中

祥符之末八年而成凡一千卷詔題曰冊府元龜  
其間布置綱目斟酌去取皆出於真宗聖意無不  
深切最是論直諫一門於治道尤爲有益既言帝  
王飾非拒諫又言人臣顯闕政而賣已直可謂兩  
盡君臣之道蓋飾非拒諫者自是人君之過爲人  
臣者當積誠懇惻委曲言之可也顯闕政而賣已  
直自是人臣之罪爲人君者含忍而優容之可也  
爲君盡君道爲臣盡臣道豈不甚美若使人君聽  
言之際常疑其臣賣直人臣進言之際常疑其君  
飾非不憂己之職而憂他人之職爲害甚大宜乎

經筵管見卷二

五

真宗皇帝有所不取也

寶慶二年正月二十六日入讀同侍講王堅待對  
是日讀任宰執篇

開寶八年太祖謂宰相曰年穀方登庶物豐盛若非  
上天垂祐何以及斯所宜共思濟物或有闕政當卽  
振舉以成開泰之基太宗命趙普爲相論之曰朕以  
卿先帝舊臣功參佐命所宜勵心以副朕意勿以位  
高自縱勿以權重自驕但能慎賞罰舉賢能弭愛憎  
何慮軍國不治朕若有過卿勿面從古人恥致君不  
及堯舜汝其念之太平興國八年宋琪李昉平章事

李穆呂蒙正李至參知政事張齊賢王沔僉書樞密  
院對於玉華殿上謂之曰朕爲官擇人惟恐不當今  
兩制之臣十餘人皆文學適用操履方潔李穆頃在  
京府甚聞嚴肅今此獎擢蓋推公也因思間里間每  
旦焚香祝天子萬歲次則大臣眉壽朕與卿等焉得  
不日思善事以副億兆之禱琪曰臣等蒙陛下非次  
擢用又承戒諭豈敢爲不善之事以負宸恩惟思公  
勤庶補萬一成再拜謝

經筵管見卷二

六

惟在於任相宰相無職事惟在於任賢觀祖宗任  
相之言思慮周密遇年穀順成上天垂祐則益思  
振舉以隆開泰之基知間里間祝天子萬年大臣  
眉壽則日思善事以副億兆之禱委任責成如此  
爲宰相者安得不遵守聖訓舉賢能弭愛憎以底  
治功也漢武帝怒宰相除吏乃言卿除吏盡未吾  
亦欲除吏可謂失任相之道唐太宗任房玄齡杜  
如晦曰公爲僕射當廣求賢人比聞聽受詞詎日  
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可謂得任相之道武帝  
上嘉唐虞下樂商周而乃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太

宗委政於人不親細務而乃外戶不閉行旅不齎  
繼任相不任相其明效大驗如此

太宗又顧宰相曰中書職在進賢退不肖但一郡一  
邑得一良吏卽民受其賜卿在中書何由盡知中外  
官吏之賢愚他人舉薦各以類進卿更審詳可否善  
惡漸分亦致理之道也

臣讀畢口奏人主所以任相大臣所以任賢皆所  
以爲民也立於朝者有愛民之論任於外者有愛  
民之政則恩澤可以流於民慶歷大臣以爲欲知  
百姓利病須得好縣官欲得好縣官須得好知州

經管見卷二

七

欲得好知州須先擇轉運使副今日朝廷獎廉吏  
惡貪吏雖州縣稍稍變革而所謂真賊大慝未見  
按劾則亦監司觀望之過也太宗皇帝論宰相進  
賢退不肖而以一郡一邑爲首此政治之要務也

經管見卷二終

宋 都昌 曹彥約 撰

寶慶二年二月初二日入講筵同侍講王堅待對是日仍讀宰相職篇

景德初北道用兵每邊奏至凡軍旅之事多先送中書上謂畢士安寇準曰此皆欲卿等先知中書總文武大政樞密院雖專軍機然大事須本中書頃來李沆往往別具機宜上奏卿等當詳閱之但于討論者悉言利害勿以事干樞密而有隱也因言樞要之地尤須慎密漏禁中語古人深戒若與同列及樞密影

經幄管見卷三

豫章叢書

不協之跡則中外得以伺其間隙實非所便卿等志之

臣讀畢口奏古者論道經邦變理陰陽上欲合於天心下欲合於吏治則兵民之事無所不統唐代宗始置樞密使止以宦官爲之至五代時唐莊宗用郭崇韜輩始與宰相分事而治本朝富弼張方平范鎮皆議之以其脈絡不相貫循習既久未能頓革中興以後時或以宰相兼樞密使分兩府以贊其長爲近古矣

宰相嘗議以學士晁迥領銀臺司代王曾以曾領三

班院上曰朕聞外議謂曾嘗封駁詔敕自是中書多沮曾奏事今若罷去是符外議且曰臣等本無忌曾之義今聖慈宜諭爲宰司避謗請以迥代盛度曾如舊職上可之且因言今封駁之任與古不同大抵除改差遣大小皆先奉進止繼入熟狀俟其可奏然後降敕此外或差誤有害勘會失實臣等省視不至實恐有之願下四方誠爲不當封駁官司苟能詳覽改正乃助臣等不逮必無怨責之理上然之

臣讀畢口奏先朝之銀臺封駁司今給事中職也祖宗設給舍臺諫所以助政令之所不及最爲公道若使政令差誤給舍臺諫不敢言則淫朋比德人主孤立矣真宗皇帝以王曾封駁詔敕欲久其任王且謂封駁司苟能詳覽改正乃助臣等不逮可謂君臣同德前古未之聞也

經幄管見卷三

二

初六日入講筵同侍講王堅待對是日讀禮大臣李昉授司空致仕詣崇政殿見上具述遭值聖朝踐歷崇顯無功報效恩寵過厚因屑涕稱感上憮然動容召陞殿謂之曰卿美事備矣朕比慮卿以年及請老故遣宰相諭旨而卿言堅確不欲奪卿雅志況不

篇

李昉授司空致仕詣崇政殿見上具述遭值聖朝踐歷崇顯無功報效恩寵過厚因屑涕稱感上憮然動容召陞殿謂之曰卿美事備矣朕比慮卿以年及請老故遣宰相諭旨而卿言堅確不欲奪卿雅志況不



離京闕要見朕時固不妨也昉又作詩謝恩卽口和  
賜仍別賜一首以申褒遇又嘗語近臣曰昉可謂善  
人君子事朕兩在相位未嘗有傷人害物之事亦當  
人所難能也

臣讀畢口奏禮大臣諸篇無非尊禮大臣之意其  
於同心同德之事語未及也獨此一段論李昉善  
人君子未嘗有傷人害物之事敢推廣而言之夫  
傷人害物者愛人利物之對也愛人利物謂之仁  
傷人害物謂之不仁人主以仁而守位大臣以仁  
而在高位設以不仁存心則天下受其害矣唐德

經管見卷三

三

宗卽位之初擢崔祐甫爲相祐甫以道德寬大推  
廣上意建中之政庶幾貞觀按原本作正觀避及  
仁宗嫌名今改正  
盧杞爲相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循至播遷用相  
之仁與不仁其利害立見如此本朝以仁立國君  
相同心而李昉又稱善人君子無傷人害物之事  
眞宗皇帝守位本心可以見於此矣

十二日入講筵同侍講章採待對是日仍讀禮大  
臣篇

大中祥符九年四月上謂王旦曰日官言今夜太陰  
當虧朕已別建道場恭祈靈應卿當往行禮益加虔

禱旦曰臣以虛薄謬當大任陛下眷待近列休戚是  
均愚臣何以爲報

臣讀畢口奏眞宗皇帝以太陰當虧別建道場令  
王旦行禮遂有眷待近列休戚是均之語何也蓋  
日者人君之象月者大臣之象日食所以警戒人  
君月食所以警戒大臣眞宗皇帝慮太陰當虧大  
臣受其害設道場虔禱又令王旦自往行禮所以  
屬意大臣者甚厚王旦謂愚臣何以爲報固其宜  
矣詩言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大意以日食爲重耳若月食雖輕於日食猶能災

經管見卷三

四

及大臣不可謂全無事也  
是日又讀優近臣篇

太平興國八年以王顯爲樞密使上謂之曰卿世非  
儒家少罹兵亂必寡學問今在朕左右典掌樞機固  
無暇博覽羣書願左右取軍戒三篇授之曰讀此可  
免面牆矣

臣讀畢口奏宰執大臣當代天理物之任非止一  
官一職而已不本諸簡冊豈可以佐王治邦國也  
自唐末五代之際日尋干戈當時大臣以權謀爲  
上聖賢之教掃地盡矣大亂極弊一轉而爲本朝

累聖相承復還舊觀太祖謂宰相須用讀書人太宗用樞密使而慮其寡於學問至以軍戒示之故本朝文治之盛前朝所不能及也

中書舍人王祐以疾告假滿百日上謂宰相曰祐文章器業復有清節不中理之事斷不爲也當優獎之宰相言中書舍人止遷後行侍郎特命以兵部先之臣讀畢口奏祖宗朝官制遷轉雖有定格然人才有高下事任有劇易猶與大臣議之加輕重於其間此所以爲造命也吝惜名器則當遷者稍殺其級如通事舍人焦守節當得開門副使止與尙衣

經幄管見卷三

五

庫副使是也獎拔勲賢則平遷者當異其數如中書舍人王祐當遷後行侍郎却與先行是也自改官制後一切付之有司止以日月爲限則造命之意鮮矣

十七日入講筵同侍講章揀待對是日仍讀優近臣篇

呂蒙正王沔罷中書會本省小吏舊罪發事頗連及因有奏毀者上曰蒙正有大臣體沔甚明敏言者慙而止

臣讀畢口奏體貌大臣當要始終如一蓋小人領

險無所不至當大臣用事之時極其諛諂動輒附和及一旦罷政則揣摩觀望便生詆訐惟聖明而後可以察見且如小吏犯法何關道揆輕重呂蒙正王沔一罷中書便有奏毀之者真宗皇帝灼見情僞謂二臣明敏有體使奏毀者不得行可謂盡體貌之道矣

真宗命李至 爲武勝軍節度固辭上曰唐朝故事廢之已久今特振舉以爲寵渥無煩懇讓

臣讀畢口奏唐官制雖重內輕外然節度觀察有關則近臣爲之往往多著顯效如裴度李德裕之

經幄管見卷三

六

輩治軍治民皆有實政蓋唐世不妄辟客必須有物望之人其辟客又皆參軍事耳目習熟識其施設及至選用出鎮易以辦集非如後世書生平日不習兵法州縣僚屬未嘗與聞軍事間或有志事功冒昧討論終非身所經歷出於勉彊真宗皇帝仿唐朝故事用李至儒臣爲武勝節度有意乎復唐制矣

翰林學士朱昂求致仕居江陵上曰昂在內署未嘗以私意干朕清素自守年踰七十始終無玷可從其請給以郵傳仍令本府歲時存問如有章表附驛以

聞舊制致仕官止門謝特召對命坐賜金帛五十萬  
首途日命近臣宴餞玉津園搢紳榮之其後上聞其  
病瘧遣使持手劄存問昂獻所著資理論論時政賞  
罰得失且言天下至廣宜急於擇材以張治具倘限  
以常牒卽英俊無由陞舉上曰昂以退居復貢直言  
亦可嘉也命以其書付史館

臣讀畢口奏從臣之職不但職有所分在屬車豹  
尾間簪筆持囊以備顧問所謂朝夕論思日月獻  
納凡君德有所當修朝政有所當講皆得以進言  
無隱斯無負古者設官之意若帶職出外雖在田

經幄管見卷三

七

里亦當因事獻言以答際遇待之也重則亦責之  
也深若其言干慮而有一得上之人聽而行之使  
居是職者莫不激昂觀感期有補於聖明豈不甚  
善真宗皇帝獎朱昂直言而以其書付史館雖所  
以獎近臣亦所以正國論也

二十三日入講筵同侍講章棟待對是日仍讀優  
近臣篇

景德四年上謂馮拯曰太原地控北門亦要大臣鎮  
拊如張齊賢溫仲舒皆可此任但嘗在要重慮其固  
辭卿可先諭此意拯召齊賢語之齊賢曰并州重鎮

朝廷腹心之寄但前守荆青州皆是內地尙爲近臣  
交構欲置有過之地今付之邊鎮兼以武事豈敢自  
保他日煩使致不盡瘁次詢仲舒仲舒曰若改端撥  
挈族而往賜以部署添給敢不承命拯具以上聞上  
曰是皆不欲往勿強之

臣讀畢口奏真宗皇帝欲以張齊賢溫仲舒守太  
原慮其憚行而使馮拯論意竟以二臣有辭而止  
如仲舒之說必欲進秩增祿然後挈族以往其說  
陋矣齊賢謂前守荆青皆爲人所讒謂付之重鎮  
不能自保雖其意雅不欲往然其說爲有理也守

經幄管見卷三

八

邊備塞患不得其人耳苟得其人財用必使之自  
專將校必使之自擇進退必使之自決持之以久  
不從中御然後可以望效然而事權如此則讒譖  
易生理之必然無足怪者昔魏文侯使樂羊伐中  
山三年克之歸而論功則謗書盈篋秦武王使甘  
茂伐韓宜陽五月不拔樗里子之徒爭之幾至罷  
兵惟魏文秦武熟於用兵故二臣得盡其技以至  
集事不然則敗國喪師之不暇何暇成功真宗皇  
帝鑒太祖成憲任李允則於河北終始不改委任  
責成之意無所不至凡齊賢之所慮者固不足慮

矣因齊賢憚行之說不爲無理深中事機因得而推廣之

知樞密院王欽若以疾請告上顧王旦等曰欽若久疾如何旦曰臣等昨往視之形容甚瘦灼艾三百餘丸馮拯曰欽若不食羊物多動風氣故常有疾上曰四方之人所食皆異雖繫嗜好不當令至生疾京城百物列于市肆南人所食咸備拯曰欽若自言遇方外士教以不食人或勉其將理則對以不能久坐上曰隱居之士在山林中專務養性乃可絕粒若來城市猶言不能辟穀欽若爲大臣總領事務日奉朝命

經幄管見卷三

九

衝涉寒暑反事辟穀之術不亦疎乎當日令醫官診視之

臣讀畢口奏儒者之道以飲食爲日用之常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堯舜之治所以冠絕百王未嘗外飲食以爲治也自方士以怪誕相勝倡爲辟穀之說以眩惑世俗然自秦皇漢武以來未有行此而能長生久視者儒者不道也王欽若身爲大臣不以堯舜之道佐君而以方士怪誕之說欺人其心術不正不但此一端而已聖朝之罪人也

楊億以疾求解內署之職仍免修書上曰億昨雖朝參頗甚虛劣未宜以文字勞心第詔優給假告獨其朝直又作七言詩賜之及以母疾請告不俟報歸陽翟又遣中使齎御封藥金帛賜之上曰或言億侍從官安得如此自便王旦曰億本寒士先帝賞其詞學實在館閣陛下拔擢冠文史之選倘以公議責之誠爲罪人然望察衆言而務容之上曰億性峭直無所附會文學固無及者或言譏議朝政何也旦曰此蓋與億不足誣構之辭億受國深恩非土木類譏議之說保其必無上深悟之及疾愈命知汝州御史姜遵言億當屏迹衡茅請罷郡寄上曰億本省母疾無終焉侍養之請昨以疾愈求歸朝故授以一郡遵未諭此意爾

經幄管見卷三

十

臣讀畢口奏人臣峭直無所附會則流俗嫉之譏譖易至不可不察蓋峭直之人好自修飭持身廉謹不可誣以貪墨遇事公平不可誣以任私其人必風度高爽議論磊落惟有譏議朝政一說可以動人主之聽自古小人之害君子多用此策非啟沃如王旦有以保其不然聖明如真宗有以悟其文致則不測之禍未可知也

四月十三日入講筵同侍讀陳貴誼待對是日讀  
議典故篇

王欽若嘗言比見石普奏章用新州觀察使印上顧  
宰相問其事王且曰普爲河西節度知許州此必許  
州觀察印耳欽若之言謬也大凡節鎮有節度使印  
隨本使使關報州長吏用本州觀察使印又有州印  
文曰某州之印書則錄事參軍掌用暮卽納長吏所  
節度使在本鎮兵刑甲仗事卽節度判官掌書記推  
官連署用節度印民田租賦事卽觀察判官支使推  
官連署用觀察印州司下符刺用本州印皆節度使

經幄管見卷三

十一

署故命將必曰某軍節度得專制其軍旅也曰某州  
觀察使得廉問其風俗也曰某州刺史得刺舉其州  
事也上然之按石普獨書奏章當用河西  
節度使印見宋史輿服志

臣讀畢口奏唐節度使置於高宗永徽年中觀察  
使置於肅宗乾元年中其時不同亦各鑄印節度  
使所以御軍觀察使所以問俗刺史者本漢按部  
察州之職舉天下不過十二至隋唐改州爲郡改  
郡爲州州分爲數百則刺史領漢太守之職其後  
節度使必兼觀察處置使又兼刺史故有藩鎮權  
重之做本朝損其兵權改刺史爲知州然謂之知

某州軍州事者則猶兼掌民軍有節度觀察之職  
也至於建節猶必曰使持節某州軍州某州刺史  
某鎮節度某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政和降制乃  
始不帶持節故今太郡有節度判官推官又有觀  
察判官有節度掌書記又有觀察支使雖不復軍  
民分職而創置之意猶在王且因石普用印而推  
究本末非王欽若輩鹵莽比也

是日又讀議禮制篇

乾德三年判大理寺尹拙上言案禮令婦爲舅姑服  
甚近代時俗多爲舅姑制三年服少卿薛允中言書

經幄管見卷三

十二

儀爲舅姑服三年事下都省集議太祖謂左右曰昨  
昭憲皇后之服孝明用三年之制然當審議之時按當  
者右僕射魏仁浦等二十一人咸平五年南郊禮畢  
有司請以十一月十六日或二十日大宴許國長公  
主在殯上日主以十五日啟殯用此二日皆靈柩在  
道未葬之前朕情不安咸曰王者禮絕碁周上曰禮  
已能行之卽爲例矣因詔止用十四日就未啟殯之  
前也景德元年禮官上言鄭國長公主薨皇王等親  
並屆萬安太后喪以重掩輕更不成服上曰朕比詣  
一奠又以卑幼壓降於禮爲難然情所未忍卽命皇

后臨奠親王以下至第成服按是年冬十月戊子明德皇后祔廟後癸巳仍幸故鄭國明德太后用葬禮權殯沙臺有司言已經祔廟請吉服還內上甚難其事宰相故以典禮爲請上曰朕慮皇族謂已除服不全哀慕之禮可降詔諭雖焚杖經猶執心喪三年莊穆皇后喪期年上謂近臣曰宮中几筵於禮可徹乎王且曰當遵孝明故事上曰孝明再期而撤且曰若以虞練事神免喪祔廟則几筵之設非古也然孝明上仙已用家人之禮莊穆母儀天下十年于茲酌於人情宜守故事王欽若曰几筵之設典禮所無况及暮年撤之可矣上曰但

經幄管見卷三

三

情所不忍豈不傷外家意乎馬知節曰今士大夫未及周歲已再娶矣尙肯設几筵也耶馮拯曰此等自傷禮俗何足爲言上曰禮沿人情朕守祖宗故事若除之豈禮乎欽若曰雖祖宗故事如詔敕有未便事亦須改禮典所無亦慮書之簡冊上曰朕不過云用家人禮且孝明舊制今復行之庸何傷乎卒用再期而撤

臣讀畢口奏凡今日所讀已上數段多是喪服事前朝人臣經筵遇此往往不復講讀惟人主高明洞徹無所諱忌然後敢言之也先王制禮自天子

達於庶人本無差別後世尊君卑臣故有禮絕君周之說親親之義於是稍薄歷代因仍行之不以爲嫌惟本朝創業之初增重舅姑三年之制下至暮親功親不得不從儆俗又從而加重以至孝宗皇帝掃除漢文以日易月之陋服三年喪爲萬世法躬行實行卓冠千古聖性高明累朝一律此歷代之所不能及也

二十二日入講筵是日讀謹刑罰篇

建隆二年太祖謂宰相曰五代以來諸侯跋扈至有枉法殺人者朝廷置而不問刑部之職竟廢且人命

經幄管見卷三

四

至重姑息藩鎮當若是耶自今諸州決大辟訖錄案奏聞委刑部覆視之

臣讀畢口奏秦漢太守用古諸侯之例皆得專殺以至漢刺史司隸校尉唐御史大理官亦得專殺遂有鷹擊毛鷲之吏鐵冒熾炭之獄連坐或至千家流血或至十里至本朝愛惜人命不許專殺每有大辟必錄案聞奏然後人樂其生權歸人主矣太祖嘗讀尚書歎曰堯舜之世四凶之罪止從流竄何近代法網過爲靡密乃知先王用刑蓋不獲已臣讀畢口奏四凶之罪曰流曰放曰竄皆非死也

惟殛無則殛者誅也故洪範篇中有殛則殛死之說卽見誅死者惟無而已然亦止及其身又用其子以禪天下非如後世夷及三族也讀書茫然不究其本但見四罪而天下服便疑四凶皆是極刑雖如孔安國研精覃思亦不深究流竄之旨遂謂四凶皆誅亦沿之之誤惟太祖皇帝洞見經旨始別白言之仁心發見遂能破千古之惑此經生學士之所不能到也

端拱元年靈州河外寨主李瓊以城降賊有司將坐其家屬上曰窮邊孤壘又無援兵緣坐之法朕不忍

經幄管見卷三

十五

行也二年北敵侵邊邊將言文安大城二縣監軍棄城遁走請以軍法論上遣中使斬之旣行謂之曰此奏尙有可疑得無所部召之耶當訊而後決使至訊之果乾寧軍令部送居民入城非擅離所部遽釋之臣讀畢口奏守寨而以城降賊法當緣坐監軍而棄城遁走當論軍法然亦有情輕可憫者不可立爲定制也有司以法罪之人主以情赦之斯兩得之矣

五月二十二日入講筵同侍講王暨待對是日仍讀謹刑罰篇

大中祥符九年大理寺舉官以諸練法律請令檢法上曰朕聞其由歷此人嘗爲郡掾以失入贖金若復置法寺豈無聞言耶罷之天禧二年起居舍人呂夷簡鞠妖獄請以御史臺主簿張智周推劾上曰智周雖強幹然其深勅非獄官也天禧三年審刑院言諸州並無奏案寇準曰漢文帝唐明皇時皆然幾乎刑指蓋當時諸侯專殺有聞於朝廷者有便宜而行者今幅員萬里徒流以上應稟命者皆上奏牘以此較之聖朝刑訟清淨與古不侔蓋陛下以德臨御致此犯法者鮮矣

經幄管見卷三

十六

臣讀畢口奏兵寢刑措而後可以言太平其餘皆虛文也此事實難不可以驟致唐明皇兵敗於外而不知骨肉成於內而不覺不可以言兵寢刑措也漢文帝則近之矣躬行節儉以德化民則民務本者衆平獄緩刑令行禁止則民犯法者少寇至則屈帝尊以勞軍寇退則羈縻待之而不事遠討宜其著效如此也眞宗皇帝兼愛南北之民自澶淵和成之後留意政治最重民生選法官則失入者不用選推劾官則深刻者不取於此而寢兵措刑非偶得之者後之人欲兵寢刑措不必遠求漢

文帝迹當考祖宗成憲以真宗皇帝爲法

景德二年汾州靈石縣監礮邊守信坐赴邑令飲食贖金爲私罪上曰若此情輕例爲私罪亦可念也當改爲公罪自今奏案情輕法重者取裁上覽審刑奏案因顧近臣曰教駿卒與同舍以私忿挾刃刺之又傷其母妻又刺所屬軍校剖心啖之復呼其妻索酒狎飲雖不能自殺亦無能敢擒捕所爭小事兇惡如此獄具當斷腕斬之陝州夏縣尉安起捕平民爲盜面令胥吏拷掠破其肋骨縣令檢視不知僞詐手狀稱皆父兄毆損審刑議從公罪仍以胥吏爲首上謂

經幄管見卷三

七

知院劉國忠曰面行訊掠豈專由胥吏耶乃詔刑部詳覆改從私坐大中祥符七年命官有自西川代還部綱京師私挾元封納絲其中遣郵置卒齋擔規免商算審刑請以違制失論上顧知院孫僅曰此得謂之失耶律之欺詐百端皆是大都言失者須思慮所不至此人公爲欺詐非失也

臣讀畢口奏今日所讀數段皆真宗皇帝景德祥符間決獄議法之事也人臣以守法爲職法有時而拘泥亦有局於偏見撓於私情不能謹於守法惟人主以論道爲職變而通之至誠一照幽枉畢

達且如監礮官赴邑令飲食可以言私亦可以言公綱官規免商算可以言失亦可以言詐故殺人而剖其心豈可以常法理斷捕平民爲盜而破其骨豈可以胥吏爲首惟人主親決獄議法故得以變通之道處之真宗皇帝享太平之治燕閒之際留意獄事如此聖子神孫所當遵守也

八月十一日入講筵同侍講范楷待對是日讀論貢舉篇

景德二年將試進士上問天下貢舉人數王旦曰一萬二千餘人約常例奏名十一而已上曰若此則當

經幄管見卷三

六

黜者不啻萬人矣典領之臣必須慎擇晁迥兢慎當以委之周起王青陳彭年皆可參預馮拯曰封印卷首若朝廷遣官主之於理亦順尤須擇素有操守之人且曰勝元宴於士大夫間少交遊上曰當以朱巽知舉代周起令起與元宴同主封印又召迥等諭之曰取士之意惟務至公使孤寒有藝皆得陞擢今別命官封印卷首俟考定合格者當遣官覆考巽請更命戚綸上曰差官已多則難於商議卿等入院後苟有請求並具封進來朕當命學士撰詔榜貢院門諭貢士以今之條約獎擢寒峻之意



臣讀畢口奏科舉取士前代猶兼采譽望至本朝糊名考校彌封謄錄又立別院百計闢防乃始嚴密按糊名始於蘇易簡知貢舉時至景德中益詳定考校程式蓋鄉舉里選既不可專行於後世則場屋嚴密極爲良法近世人僞日滋姦弊百出省試有全身代筆者御試有全寫套類者如此詐冒皆得前列其源在於士大夫不能平心國事挾以私意發覺有輕重推究其出入名爲不恕其實有力者猶有幸免小人有所窺測轉相倣效遂至於此若此弊不革則科舉取士遂爲虛設矣

宋 邵昌 曹彥約 撰

九月初一日入講筵同侍講范楷待對是日仍讀  
論貢舉篇

大中祥符八年上覽禮部所奏進士名願近臣曰今  
歲舉場似少謗議適趙安仁等對亦以此語之矣王  
旦曰條制該備可守而行至今無私盡在於此上曰  
舉人久留京師速當廷試且曰今歲人數雖多未知  
幾何能中精選上曰為國求人無出此道然程試之  
際亦不可料有大手筆偶不得意者有素無才稱卓

經幄管見卷四

一 豫章叢書

然特異者信知一名一第固非偶然

臣讀畢口奏進士大手筆却場屋間有偶不得意  
者有素無才稱却卓然特異者誠如真宗皇帝聖  
諭太凡科舉取士全在主司得人蓋詩賦之與經  
義在場屋之中何人不作得一篇但須觀其器識  
異時可以遠到乃為得人若詩賦只論聲病經義  
只看破頭則拘拘謏謏者常得志而魁偉磊落之  
士常不中選惟主司得人氣類相感然後拔茅連  
茹可以致君澤民選擇之初不可不察也

大中祥符九年上與宰相議貢舉因曰舉子大不易

寒峻之士非主司盡公則何由得進士於經學望進  
場第尤更艱難陳恕知舉咸言至公朕熟察之頗得  
文學之士然不與五科進場第大招怨謗王旦曰恕  
本洪州人是歲江南舉子以鄉里避嫌多不為解甚  
招婁斐大約持心平允無所不可何必於父母之邦  
故為不足耶

臣讀畢口奏當大中祥符九年時已有糊名封卷  
首之法矣陳恕知舉何為不解江南人若不許收  
試則是已取者猶拆卷而黜之也古人舉子舉讐  
皆所以為國若乃避嫌不解鄉人將以示公乃所

經幄管見卷四

二

以為私也欲避一己之謗而使江南之士皆不與  
選上以孤人主愛賢之意下以阻寒峻致君之路  
豈不謂之以私害公耶

是日仍讀論科試篇

咸平二年殿中丞皇甫中請復制科真宗曰今之詩  
賦俊秀事業若取時才政事當在策論俟商推行之  
臣讀畢口奏祖宗以制科取士最為得人如富弼  
吳育張方平蘇軾兄弟皆由此選近來少有應者  
遂不復降詔外間不知妄謂朝廷無意於此不知  
乃主司之過也制科取士固欲其博洽然經史明

文有所不知乃可責其庸淺若主司撰造題目多方以誤之則愛賢之意果安在哉聞往歲試過閣六論有以堯舜湯禹何如爲題者取西漢魏相傳內所載趙堯李舜兒湯貢禹之序以亂堯舜禹湯之名欲其不通報罷是以古聖人之名爲戲其爲失體莫甚於此今若修祖宗故事復舉制科必須出當道正大題自取其正通俟其對策疏謬報罷可也若雖對策可取異時履行不稱則擢用不擢用却在君相造命矣

十七日便殿聚講同侍講范楷待對是日讀論選

經幄管見卷四

三

集篇

景德二年有司以常選人奏御上謂王旦曰比年審官流內銓引對官吏皆積留少日方一引對且旅寓輦轍淹久可念又於所司頗有所費用若主判者不能振舉卽選士愈爲不易朝廷旣責其廉豈得更容邀滯自今當爲定制不得復然

臣讀畢口奏國初銓選之法承襲五代之弊未能盡革祖宗隨時制宜多所是正今銓選法密雖未能有所甄別然守之而行亦可以示公若眞宗皇帝論審官流內銓之弊一則慮積留多日有旅寓

之費二則慮主判者不能振職有所司之費且謂朝廷旣責其廉豈可更容邀滯大哉聖人此所謂明照四海而不違微小者也不恤之於其初使之浪有所費賢而廉者固不應改卽中人以下之性未有不責償於此者豈不爲大可慮昔之審官院乃今之尙左昔之流內銓乃今之侍左果能體眞宗皇帝之訓關會急速不使之所有積留檢柅吏姦又不使之有所觀望然後可以責其廉矣

二十日入講筵同侍講陳貴誼待對是日讀擇官篇至道元年廣南官年滿未代者有司請先次差官上

經幄管見卷四

四

曰嶺南服從王化蠻俗丕變尤須擇平允識事體者任之則遠人受賜若慮淺常材闇於理道徒益生事耳益州張詠上言所部知縣三人欲以他官對易之上曰任官之道各有所宜蜀民輕浮好爲遊樂官吏政寬能與之浮沈民卽便安若稍執綱紀動卽怨對朕每命一官無非慎選詠之所奏未可許也

臣讀畢口奏祖宗時廣南川蜀尙未久化擇平允識事體及政寬與之浮沈者治之乃其宜也今日之患又不在此但慮官吏貪求擾及遠民耳蓋廣南與蠻獠黎洞接境川蜀除北邊之外又與吐蕃

六詔接境仕於其間者不問蠻夏之事體朝廷之委任以其地產金珠又多物貨享厚祿者更欲商販恃威力者遂至白攫邊釁之起常必由此未有推究病端削平禍本者今下州小縣時取一小吏按發之不足以變貪俗而著治效其要切不在此也若朝廷選監司帥守以刺舉切責之不過數人而六路治矣此今日最急之務也

至道二年上謂近臣曰國家取士必歷級而陞下位之人韜晦才行誠亦有之當勿以此爲限成朕急賢之意因言爲臣之道治平之代難見功效亂世止用

經管見卷四

五

其才如陳平韓信頃刻可立功業治平之世卽此輩無以施其謀略故孔子四科以德行爲首咸平二年真宗令宰相選官堪三司職事者數人因謂之曰庶官中求才幹則不乏詢德行則罕見其人夫德爲百行之先德行之門必有忠臣孝子豈無德者能全其忠孝乎

臣讀畢口奏太宗皇帝取士以德行爲首真宗皇帝選官亦以德行爲先此萬世不易之論也古人以德行爲才故高陽氏高辛氏之才子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忠允恭懿宣慈惠和此十六字者無非

德行之所發見後世以欺詐暴虐爲才如狄之鄆舒晉之知伯齊之益成括皆以才稱至於敗事故有德勝才爲君子才勝德爲小人之論其實本非才也韓信彭越之徒以術數事高祖高祖亦以術數待之君臣之間以勢利相持至蒞醢而後止人徒見小人之術數粗若可喜引而用之謂且使之集事不知人無忠信不保其往如王安石之用呂惠卿韓忠彥之用蔡京不獨誤國又從而擠之然後知取士選官非德行不可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又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聖人之

經管見卷四

六

示戒其嚴如此可不深鑒

二十四日入講筵同侍講章揀待對是日仍讀擇

官篇

景德元年内出朝京官二十四人名付閣門召對崇政殿按真宗朝察羣臣有聞望者得刑部郎中邊肅優升宋史在外者乘傳代歸上采於朝論皆以廉幹稱者 下缺

官篇 二十七日入講筵同侍講范楷待對是日仍讀擇

大中祥符八年上嘗閱兩省班部謂王旦等曰近侍

之列各有所長然求文武適用可委方面者亦鮮每念唐賢比肩而出何當時得人之多也且曰方今下位豈無才俊或恐拔擢未至然觀前古進賢樂善者甚衆故人不求備不以小疵累大德是以人得足用今立朝之士誰則無過陛下無不保庇然流言稍多終亦梗於任使大都迭相推譽近乎黨糾訐乖謬近乎公鑒其愛惜惟託聖明則庶無棄人矣

臣讀畢口奏唐賢比肩而出得人最多實如真宗皇帝聖諭王旦之對雖合事情然亦似有爲而發臣嘗論唐朝取士與今日事體不同名爲科舉實

經幄管見卷四

七

采譽望其不由科舉進者又有藩鎮辟召或以白丁命官或自下僚選擢考其平素取其行實故爲士者知自愛重其始也莫不學爲有用之才其出也莫不重於所事士類歆豔以爲美談及其久於幕府習熟事機一旦朝廷用之爲顯官其在內則論思獻納在外則仗鉞守邊其所用無施不可今日諸郡大帥雖皆有辟召之權然而壓於勢要惑於親舊凡所親引未必皆是當才不得如唐藩鎮遴選之公至使緩急差除無以應手今欲慕唐朝得人之多必須略加警策取其得人多者有以能

異之得人少者有以戒勅之則自今以往每有所薦必深加思慮不敢泛然應故事矣  
十月初四日入講筵同侍講范楷待對是日讀論薦舉篇

淳化五年上嘗語宰相曰君子與小人趣向不同君子畏慎矜莊不欺闇室執持名節造次靡踰小人內在外剛見人亦能卑謙有禮但發言則似忠信履行則多頗僻此所以難辨然亦不能常久其始仕宦也惟利是視徇私贖貨罔畏憲章苟暫時獲免終亦彰露當未敗之際日懷憂懼故不自安薛智周爲侍御

經幄管見卷四

八

更知發州政以賄成土俗多以羅帟爲獻州民謂之羅端公則其泊可知卿等居廟堂之上以審官求賢爲職今來擇人舉官多是逐末若更不擇舉主則何由得人

臣讀畢口奏太宗皇帝諭君子小人趣向情狀可謂詳且明矣今欲遵而行之則黜陟之際尤當有所執守任賢在於勿貳去邪在於勿疑祖宗時小人徇私贖貨雖曰罔畏憲章然猶日懷憂懼故不自安今州縣間小人恣爲貪墨捆載席卷殊無忌憚推求其故或者施行之際任賢猶有貳而去邪

猶有疑也任賢而貳則監司帥守無舉刺之權去邪而疑則賊吏無警懼之意不可忽也竊怪今日士大夫敢於害物至所以待賊吏酷吏者何其烈也且如監司帥守按發一知縣不法歷數其罪至於永不得與親民差遣其爲人可想見矣顧乃厚賂胥吏極意結託不過一二年間行不保明更與無過人一等士大夫明知其不可不放任怨放行參部便受一縣此等習慣成風視貪虐爲當然揚揚得意少有變其舊習者則斯民受苦何時而已耶今欲任賢去邪必須明降指揮今後監司帥守

經管見卷四

九

按發賊吏酷吏已降指揮永不得與親民差遣者如遇改正必須得兩省侍從臺諫三人以上列銜保舉得前奏委是寃濫方與放行若是前奏裝飾太甚別無是迹亦可以證監司帥守欺罔之過如或不然何忍使無辜赤子受禍於此輩之手也初九日入講筵同侍講范楷待對是日讀論甄叙

篇

真宗皇帝卽位詔侯易月公除始行恩命呂端曰今日官失爵之人翹望甄錄不可稽也上勉從之臣讀畢口奏國初喪禮行前代以日易月之制故

以二十七日爲公除自孝宗皇帝以來行古道三年之喪故以二十七月爲公除今陛下行三年之喪故無違者旣御正殿觀瞻一新行慶施惠乃其時也前者登極之初雖已赦過宥罪然二年以來犯法者衆士大夫自陷憲網官職且不必問惟是遷謫還方使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甚者不服水土有性命之憂聖世之朝不宜有此不於此時行一次寬典恐未有可生之路也本朝自元祐以前愛惜士夫賞重罰輕以爲家法唐介論事而失當仁宗震怒責授春州別駕越明日卽改英州

經管見卷四

十

不數月又改郴州酒稅復以潭州通判用之願陛下於正殿未御之前體仁宗所以閱唐介之意與大臣熟議行之不勝幸甚

十四日入講筵同侍講范楷待對是日讀獎幹臣

篇

景德元年引進何承矩使再任雄州上曰承矩將家子知書好名練習軍旅邊防之事今命領郡當擇美名授之卽命爲英州團練使三年上覽太常博士李及奏議顧宰相曰及昨日對來爲人詳審臣僚居下位懷才守道固亦有之王旦曰及與父準並登進士

第在官有治迹羣臣之中晦能韜光誠亦有之惟陛下精擇上又謂王旦等曰藩城長吏尤賴循良之士永興孫全照馭下峻整當擇其代如邊宿孫僅皆可此授馮拯曰僅嘗佐京府熟於民政止然之大中祥符元年亳州李迪上言州卒亡命聚眾近境爲盜鄉邑憚其兇悍已遣使臣有武幹者分領戍兵各處要路捕逐至宿州就擒上曰迪有才功謙下和衆若非臨時有斷豈能如此集事甚可嘉也

臣讀畢口奏今日所讀皆真宗皇帝獎幹臣之語仰惟真宗皇帝好善而忘勢恭儉而禮下詢學問

經筵管見卷四

十二

於芻蕘受誹謗於民庶故能知民疾苦使士大夫心術瞭然無隱於黼座之前則賢且能者莫不勉力自慰愚不肖者亦能恐懼脩省如此而天下不治未之有也今陛下守祖宗成憲日對羣臣自宰執奏事之外臺諫則有論疏講筵則有誦說職事官皆有輪對監司郡守到罷則有奏事博采而廣求之則士大夫心術無不盡知矣古人明見萬里之外不過如此

二十二日入講筵同侍講范楷待對是日讀戒官吏篇

淳化四年上嘗語宰相曰今天下至廣勿謂好人少蓋設官分職在外者衆倘若聚之則多矣朕每逢一盡公有操檢者恨不能分而用之苟盡心於國不惟得賞併至神明亦當擁護臣僚每授使外州卿以此言諭之以表朕意

臣讀畢口奏自古天下有君子有小人世治則好人常多世亂則好人常少其故何也蓋人才有三等上焉者所謂上智不移不能爲不善下焉者所謂下愚不移亦不能爲善惟中人之性可以語上亦可以語下時乎清明必能勉強振作求爲君子

經筵管見卷四

十三

之歸故世治則好人常多時乎混淆亦能狐媚苟合淪入於小人之黨故世亂則好人常少然則好人之多少係乎中人可上可下者之所爲在人主作成之耳本朝太宗盛時人才輩出趙普李昉呂蒙正張齊賢呂端爲宰相李穆李至寇準向敏中爲執政田錫王旦畢士安王禹偁之徒爲兩制在上位者如此則在下者可知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舉直錯諸枉則枉者自直在人主加意焉

十一月初三日入講筵同侍講范楷待對是日仍

讀戒官吏篇

大中祥符元年上嘗語近臣曰有司臨事惟在執守不當曲徇物情以沽時譽若使怨讟歸於上美聲萃其身非良吏也

臣讀畢口奏人臣善則稱君過則稱己若使怨讟歸於上美聲萃其身可謂非良吏也然而徇物情以沽時譽與拂物情以徇己私者每相對故堯舜之時以違道以干百姓之譽與拂百姓以從己之欲者明爲儆戒謂其皆足以害治也本朝盛時郵民者有賞而虐民者有罰拂百姓以從己之欲

巡禮管見卷四

三

者罔敢而違道以干譽者容或有之故真宗皇帝以徇物而沽時譽爲戒爲二者常相倚伏習尙變遷時移事異所當深察近時拮据聚斂拂百姓以從己欲者常多違道以干譽者常少則二者皆當示戒也

二年謂近臣曰臣僚赴外任有陞殿者朕皆喻以所行之事期於振舉若不陞殿者今當各以事其事爲戒勵詞摹賜之先帝常以儒行篤賜臣下今當復印分賜文臣仍於戒勵敕中申諭先帝之旨且漢制刺史以六條問事齊有五條晉有六條但漢世令長未

經帳管見卷四

四

暗訓勉之詞令長亦親人之官今當喻以舉政經急民病爲本乃御製文臣武臣七條文臣一曰清心謂平心待物不爲喜怒愛憎之所遷二曰奉公謂公直潔已則民自畏服三曰修德謂以德化人不必專成威猛四曰責實謂專令實效勿競虛譽五曰明察謂明察民情勿使職役不均刑罰不中六曰勸課謂勸諭下民勤於孝悌之行農桑之務七曰革弊謂求民疾苦而釐革之武臣一曰脩身謂修飾其身使士卒有所法則二曰守職謂不越其職侵擾州縣民政三曰公平謂均撫士卒無有偏黨四曰訓習謂教訓士卒勤習武藝五曰簡閱謂閱士卒職其勤惰勇怯六曰存郵謂安撫士卒甘苦皆同常使齊心無令失所七曰威嚴謂制馭士卒無使犯禁分賜文武授外任者仍許刊石圖壁奉以爲法

臣讀畢口奏真宗皇帝作文武七條傳之後世與宋無極但當時所分賜與所刊石圖壁今少有存者人情積久易弛玩履陛下清閑之燕居親酒宸翰勒之金石摹賜内外文武臣僚庶幾一新觀瞻知所自警也

初九日入講筵同侍講范楷待對是日讀論道教



篇

開寶二年車駕幸華州召道士蘇澄隱對行宮使掖  
陸殿謂之日朕於京師起建隆觀思得有道之士居  
之聞師自前朝不應聘召豈尙戀鄉土耶澄隱曰梁  
園帝里天下繁會林泉之士非可寄迹又幸所居間  
之日師年八十餘年貌甚少是能養生也宜以其術  
教朕澄隱曰臣所養生不過精思鍊氣若帝王養生  
則異於是老子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  
足無爲無欲凝神太和軒轅皇帝享國永年者得此  
道也大悅太平興國九年華山道士陳搏至京師

經幢管見卷四

五

上謂宰相曰搏獨善其身不干名利信乎方外之士  
常言三教之理其歸一揆釋氏以慈悲老子以清淨  
宣尼序五常俱化民之要道若安民治世舍五常之  
教固亦不可嘗問修養之術自云不知燒煉亦無吐  
納之理但存身養氣意行則行意臥則臥直如白日  
上昇亦何益人間事曷若聖賢治世天下安樂如此  
功德豈不大哉宋琪曰搏服氣修身肥遁不仕周世  
宗以厚禮聘召暫到闕庭今茲不召而至蓋帝德光  
被故異人自出

臣讀畢口奏釋老二教本皆所以獨善其身依聖

世而後能立人以其寡欲無求特禮待之又以其  
潔身無穢可以奉行齋醮其中有出羣拔萃者亦  
能通知義理粗識時務非實有保國祚延壽之術  
也後世張大其說乃欲下視堯舜鄙薄孔孟背理  
傷道不可以爲訓時君世主有輕用其說者大興  
土木以爲功捨身踐法以爲敬反與其教大相背  
戾惟聖明之君乃不如此彼稍知道者亦不能如  
此今澄隱能精思鍊氣又能以無爲無欲爲享國  
永年之道陳搏能布神養氣又能以天下安樂爲  
治世功德可謂知道之言不欲於君上矣非太祖

經幢管見卷四

六

太宗之聖無以致其言也

十四日入講筵同侍講范楷待對是日讀論釋教  
篇

太平興國八年譯經院上新譯經太宗出示宰相曰  
此番僧新獻貝葉今以華言譯之無所增減朕於此  
教深悟宗旨凡爲君治人却以修行之地行一好事  
天下獲利卽釋氏所謂利他者也凡庶之人無權無  
位縱或修行自苦不過獨善一身如梁武捨身爲寺  
家奴此真大惑書之史冊爲後代笑爲君撫育萬類  
皆如赤子無黨無偏各得其所豈非修行之道乎方

外之說亦有可觀者蓋行其教非溺於釋氏也趙普曰陛下以堯舜之道治世以如來之行修心聖智高遠洞悟真理固非臣下所及雍熙二年上聞京城外有僧積薪將自焚謂左右曰此輩幻惑衆庶不可長也當配隸遠州仍毀所住院因思比來奏請建寺甚衆屋無數間便乞名額多是不逞之輩誑惑閭閻藏隱姦弊不惟干撓國法抑亦玷辱梵教自今非大寺院無得奏請賜額

臣讀畢口奏太宗皇帝論及佛教以謂人君撫育萬類皆如赤子無黨無偏各得其所卽是修行之

經幄管見卷四

七

道可謂深察浮屠氏之要旨至庸僧欲積薪自焚慮其幻惑衆庶卽配隸遠州毀所住院不爲異端所誑如此惟公於道者乃能行之

十二月初三日入講筵同侍講范楷待對是日讀

重牧宰篇

咸平初直史館樂黃目請自今差擬知州縣令俟見三十人引對御前試時務策取其材識明於吏理達於政教者真宗曰黃目詞理頗精然歷代沿革有異難遽行也今之求人莫若擇人使其外舉聞州縣官闕員甚多當選清望官勿限員數各令舉其所知庶

得良吏以親吾民知雜御史范正辭上言牧宰之官最爲急務今舉屯田員外郎吳禧等五人堪知大郡望令禧等於京官選人內各舉縣令三人上曰縣令於民最親尤當慎選

臣讀畢口奏人主以論相爲職必須委任大臣大臣以掄材爲職必須擇監司郡守郡守之不職者監司得以按察之知縣令之有闕額者郡守得以舉辟之則天下自治矣今三邊郡守黜陟付之制帥縣令有闕亦得舉辟雖未必一一皆公然而要害去處亦不敢輕於用人但內地知縣縣令注闕

經幄管見卷四

末

銓曹惟意所向能與不能初無分別爲郡守者常恨知縣縣令之不相佐助爲知縣縣令者常恨郡守之不相體察今若使知縣縣令有闕許郡守於待闕任滿或參部人中選而用之但不可改差在任人又不可衝他人策闕旣州縣事體相關必不至冒昧妄有舉辟若其不恤事體妄舉非才則給舍得以繳駁臺諫得以論列監司得以按劾然須先擇監司郡守乃可行此真宗皇帝所謂求人莫若擇人范正辭舉先知大郡五人令各舉京官選人縣令三人卽此意也

十四日入講筵同侍講范楷待對是日讀議將帥  
篇

國初諸僭國未下西北未賓服太祖留心將帥命李  
漢超屯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守常山賀惟忠  
守易州何繼筠領棣州以拒寇郭進控西山武守琪  
皮晉州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勳鎮昭義以禦太原趙  
贊屯延州姚內贊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升守  
原州馮繼業鎮靈武以備西戎其家族在京師者撫  
之甚厚州縣管權之利悉以與之恣其回塗貿易免  
所過征稅許令召募驍勇以為爪牙凡軍中事許便

經幄管見卷四

九

宜每來朝覲必召對命坐賜以飲食錫賚殊異以遺  
之由是邊臣富於財得以養敢死士使為間諜洞知  
邊蕃情狀每邊人入寇必能先知預為之備設伏掩  
擊多致克捷二十年間無西北之憂蓋平諸國蓋推  
赤心善御將之所致也

臣讀畢口奏任將之道不過有三說考其素以觀  
其能久其任以責其效寬其財以重其權是三者  
不可廢一也古人任將常必由此後世擇之不審  
固已不得其人得其人而用之又不能久其任不  
能寬其財縱有能者亦不肯盡其技也近日朝廷

用人固已重於選擇使其未有過失亦不致輕於  
改易惟是財賦一節尚合區處蓋自十年防邊以  
來諸軍出戍少有在寨者平時回易酒課等利源  
盡皆廢弛至軍用錢每每不給無以旌別驍勇收  
召豪傑廣布間探甚至軍中器械不復修葺緩急  
赴敵惟見敗事今縱未能盡如太祖之制筦權之  
利悉以與之亦必與之區處使之不至窮陋亦太  
祖御將之本意也

二十五日聚講同侍講范楷待對是日仍讀議將  
帥篇

經幄管見卷四

三

淳化五年上嘗謂近臣曰古之烈士誓以死節許人  
未逢知己或隱屠肆或匿抱關朱亥侯贏之輩是也  
侯逢知己一言道合必死節報之今見凶豪之輩逢  
人必許以死但恐臨事之時心口難副近臣曰古之  
烈士如藺相如樊噲者志性雄毅而相如能引車避  
廉頗樊噲之說高祖不取秦中寶貨而軍霸上此所  
謂屈伸有禮者也任氣之士固不足取

臣讀畢口奏勇出於天資義必出於學力勇而  
不知義則盜跖之徒耳固不足道知義而不講學  
則朱亥侯贏之徒耳遇知己道合則必以死節報

之所以爲義惜乎其不大也而義之大者必尊君親上必愛人利物可以安國家可以惠後世見義而爲則其勇爲遠德蘭相如勇於秦而引車避怨非畏廉頗也知國事大於私爭而欲協力以強趙也噲勇於戰而說高祖退軍於灞上非不愛寶貨也天下大於寶貨而欲胚渾漢業也非素有講明何以知此但古人爲學得於胸臆非如後世詞章之富故不可以相如樊噲之徒爲知學耳太宗皇帝論烈士之勇而近臣之論有取於相如樊噲蓋以義爲主者故得以推廣之

經幄管見卷四

三

寶慶三年正月十一日入講筵同侍講章揀待對是日仍讀議將帥篇

大中祥符二年上語近臣曰嘗聞臣僚中有以醜言詈軍士者苟有罪杖之可也何須面辱李繼和在邊郡虐使軍士無事介冑分部伍坐之公宇中稍或不整則過擊之不下三十數且安靜之時虛使勞苦豈能樂用朕屢申戒之然其稟性未革鎮戎僻在一隅屯兵不少軍中皆有流言每代還者畏其復去觀此固非馭衆之才王旦曰傷於嚴急則亦生患或者自恃清潔故也上因論將帥材難今文武中固亦有人

蓋不經戰陣無由而知雖邊鄙無事然兵不可去戰不可忘古之道也或有請用儒將者王旦曰朝廷文武中賢才俊彥固亦不乏望歷試之以觀能否

臣讀畢口奏擇將之道難得才全事姑息者易玩狎好嚴急者難親附恃廉潔者多陵忽甘穢濁者尙交結有一於此皆足以敗事惟人主明見至隱必試而後用之然後可以得人若冒昧用將非國家之利

上又曰邊城常整葺積穀聚人不可弛也選練將帥固須用心馬知節曰將帥之才非坐而知之顧臨事

經幄管見卷四

三

機變如何耳如咸平中將帥方略無聞措置未便不能有所成功蓋未得其人今朝廷士馬雄盛復越前古器甲犀利邊城堅固苟契丹渝盟邊防有警陛下得人授之成算可以克捷臣今未老五七年間尙堪驅策但得一副部署及名馬五七匹輕甲一聯足矣上曰誠知卿可屬此任但四方無事耳因命製銅鐵鎖子甲賜之上又曰知節久在邊防以爲禦敵之策何者爲善知節曰邊防之地橫亘雖長然據要以扼其來路惟順安軍至西山不過二百里若列陣於此多設應兵使其久莫得進眾將疲弊時以奇兵輕騎

急而擾之如敢來犯卽深入力戰彼必顛覆不暇合  
之將帥善用騎兵以多爲貴且騎兵之多者布滿川  
谷用之有限苟牆進而前小有不利則莫之能止非  
所謂節制之師也臣嘗謂善用騎兵者不以多爲貴  
但能設伏觀敵人之多少度地形之險易敵少則激  
而擊之衆則聚而攻之多依城邑爲旋師之所無不  
捷矣

臣讀畢口奏一方之人皆有長技人所共知少有  
能兼技之者西北之長技惟弓與馬棄馬而行不  
能進一步持一弱矢必命中一人人以此畏之不

經幄管見卷四

三

知一馬之地可以容十卒十馬之地可以容百卒  
弓以近取中弩以遠得力馬無常性人有定向如  
此則步勝於馬弩勝於弓我國之長技勝於彼之  
長技多矣又我國多水鄉江淮荆鄂之間多有湖  
泊尤非騎兵之便我之舟師非彼所敢望也今人  
但見彼以馬來亦欲以多馬敵之非善計也馬知  
節謂騎兵布滿川谷用之有限小有不利莫之能  
止但欲以騎兵設伏邀擊非深知於兵者不能語  
此

經幄管見卷四終

經幄管見校勘記

卷三

首頁十一行伺元誤肆

五頁六行先元作示

六頁七行至下元衍者字

七頁十三行甚元誤自

九頁十一行反元作返

十七頁七行無下能字疑衍

卷四

八頁首行有以元誤有小 十三行多是元誤以是

經幄管見校勘記

十四頁十七行之字疑衍

十八頁七行知縣縣令當從上頁作知州縣令下同

十九頁十九行久元誤寬

二十一頁十六行三十數當作三四十

丁巳五月胡思敬記

右都昌曹文簡經幄管見四卷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錄出凡避諱字皆經改易內附辨證數則亦頗精審唯總目稱舊刻久無傳本大典所載尙是全文而卷四讀擇官篇仍闕口奏一條殊不可曉今以文瀾閣本付刊其中有確知其誤者徑用已意更改而存原文於校勘記文簡別有昌谷集二十二卷集中奏劄最佳此書與奏劄體製相近當入史部政書館臣但以史評目之所見小矣丁巳五月胡思敬跋

經幄管見跋

南  
宋  
宮  
閨  
雜  
詠

秀水錢珊書

光緒丁酉季冬月  
翠螺閣丁氏重刊



南宋宮閨雜詠

上海趙 棻儀姑撰

徽音曾說孟家賢無罪緣何竟棄捐劫火餘生天意

在中興艱鉅一身肩 采史后妃傳哲宗昭慈聖獻孟

位號者皆北遷后以廢獨存張邦昌借位迎入禁中

垂簾聽政后聞康王在濟迎王即皇帝位后以是日

撤簾尊后為 隆祐太后

難浣金風絕塞塵勸誅柔福豈無因如何當日蘇丞

相一見先知是貴人 宋史后妃傳章賢妃開封人高

遙尊為皇太后十二年至臨安二十九年崩諡曰顯

仁竊憤錄帝遙見韋夫人同一長官潛行從旁有一

人為蓋天大王之妻也四朝聞見錄柔福帝姬自金

奔歸自言於上遂以高士德尚主一時寵渥莫之

前此蓋微宗僅有一女存上待之故不忍薄也及章

太后歸白北方持高宗袂泣未久已遠曰哥被番人笑

說錯買了顏子帝姬柔福死已久上以柔福物不堅

恐其計已之故文之以偽或謂太后與柔福俱處北

實故至今謂之顏子生於南師家巷器物不堅

蘇丞相其請致仕居丹陽有老婢奉出家為尼嘗給事

蘇丞相其請致仕居丹陽有老婢奉出家為尼嘗給事

二十人分賜諸王顯仁在選入端

王宮暨即位才一幸而生太

餞別穹廬淚滿衣生憐同去不同歸一杯相勸腸應

斷羨爾籠鸚化鳳飛 宋史后妃傳高貴妃初與高宗

約先貴者毋相忘既而貴妃與韋氏俱至是韋妃將還

車前苦語淚漣漣子季誰知意不關鴛侶雁行同棄

擲枉他絕域寄金環 宋史紀事本末韋后將南旋淵

相我得太乙宮使足矣他不敢望也后許之且與普

而別及歸始知朝議遂不敢進淵聖車前之語宋史

后妃傳高宗憲節邢皇后高宗居康邸以婦聘之封

嘉國夫人從三宮北遷上皇遣曹勛歸夫人脫所御

金環使內侍持付勳日幸為吾

白大王願如此環得早相見也

亭署迎康夢亦靈讀書萬卷佐彤廷臙脂早茨渾閒

事日費陶糜寫石經 談蒼高宗皇后吳氏父吳近膏

枝獨放一花花下白羊一隻后以乙未生高宗為康

王時選入宮按迎康宋史后妃傳作侍康朝野雜記

后讀書萬卷翰墨絕人老學菴筆記高宗在徽宗服

中用白木椅子錢太主入觀見之日此檀香椅子耶

張婕妤掩口笑曰禁中用膳脂早茨多相公已有語

更敢用檀香作椅子耶書史會要帝嘗書六經賜國

子監刊石稍倦即命

后讀書人莫能辨

虛位中宮十六年情深故劍史嘗傳若無好問紆忠

譙纔鼓南風早改絃 宋史后妃傳高宗憲節邢皇后

之高宗虛中宮以待者十六年顯仁太后回鑾始得

崩闕又潘賢妃邢后北遷妃未有位號帝即位將立

止之后呂好問諫

論詩讀書侍宸游絕豔清才說大劉想見芝泥紅沁

抵奉華小印擅風流 韋下紀事德壽宮劉妃臨安人

小劉妃者以紫霞帔轉宜春郡夫人進婕妤好復封婉

儀皆有龍宮中號妃為大劉嬪于婉儀為小劉嬪子

志雅堂雜鈔李伯時盧鴻草堂圖曾收

入高廟劉嬪于位者有奉華大小二印

內家善譜玉舞笙敵國傳聞想豔名立馬吳山綠底

事新詞休怨柳耆卿德壽宮起姑注太上召小劉貴  
金小史金主亮日何者梁說嘗為朕言宋有劉貴妃  
也又初亮遺施色也今一舉而兩得之所謂因行掉臂  
寫臨安之山湖以歸亮合圖為軟壁而圖己像策馬  
望海潮曲皆錢塘景物亮聞之大喜遂決意南征  
賢志名堂意自快暮年底事反生嫌敕追告命非常  
制此舉當時似過嚴宋史后妃傳憲聖慈烈吳皇后  
才人李氏王氏俱明豔淳熙末上皇愛之及崩憲聖  
后見二才人每感憤孝宗即追告命許自便蓋非常  
云制

南宋宮闈雜詠

三

子養禁中輔臣問帝以宮中可付託者誰也帝曰已  
得之矣意在婕妤好已而伯琮入宮年尚幼婕妤好與潘  
賢妃吳才人方環坐以觀其所向婕妤好手招  
之遂向婕妤好帝因命婕妤好母之是為孝宗  
郭瓊瓊與許柔柔豔舞嬌歌樂燕游德壽起居留記  
注南朝天子本無愁德壽宮起居注小劉婉容進自  
郭瓊瓊許柔柔對舞太上并拜謝恩  
柔柔兩內人賜官家上再拜謝恩  
受冊長秋翟芾膺異光穿室記休徵最難介弟敦清  
節勸易糟糠竟不能宋史后妃傳孝宗成恭夏皇后  
中與其微時妻至京宮人諷使出之擇配貴族執中  
弗為動他日親為言執中誦宋宏語以對后不能  
奪

慈儉先教減膳羊故衣何異曳綈裳崇謙遠侈垂明

訓令德端宜匹壽皇宋史后妃傳孝宗成肅謝皇后  
御服澣濯衣有數年不易者弟淵后嘗戒之日主  
上化行恭儉吾亦射服澣濯爾宜崇謙抑遠驕侈  
君臣魚水樂相羊良醞珍肴出向方纖手玉杯頻酌  
賜新歌重按聚明良胡銓經筵玉首問答隆興元年

開命于坐於側旨喚內侍尉司滿頭花辦酒初蓋之內  
自取酒于潘妃唱賀新郎旨令蘭香執上寶羹次蓋  
杯上注酒願子日此酒當滿飲食兩味入寶羹次蓋  
潘妃執玉荷杯唱萬年歡食兩味入寶羹次蓋  
子魚次蓋蒙旨潘妃取玉龍蓋至又令蘭香取胡椒  
此詞甚佳正愜朕意又謂子日此如甚賢雖待之以  
恩然不至如他婦人即唱勸酒日內外事殊見矣明謂  
卿議臣之非上乃拱手答日此朕之誤言也又自朝  
飯親酌賜之乃移步至明遠亭又索酒再酌滿飲頃聞

南宋宮闈雜詠

四

天竺鐘聲池畔柳中鴉噪矣  
過宮章疏淚如麻踰馬從來必破車嘗藥寢門何等  
事猶將飲酒勸官家宋史后妃傳光宗慈懿李皇后  
請帝過宮帝感悟起命駕朝重華宮帝出至御屏  
后挽留帝入日天寒官家且飲酒遂傳旨罷還宮  
漫誇宜笑復宜響恩寵誰言可庇身不見黃壇燈燭  
滅何曾一意事明禋宋史后妃傳光宗黃貴妃有寵  
暴卒間是夕風雨大作  
黃壇燭盡滅不能成禮  
聰明機警解詩書芝草無根語豈虛不是持箋能力  
阻玉津園外已回車宋史后妃傳甯宗恭聖仁烈楊  
氏有楊次山者后自謂其兄也遂姓楊氏頗涉書史  
知古今性復機警四朝聞見錄慈明陰贊甯皇誅佞

肖甯皇時聞韓出玉津園至用箋批殿司前往追回  
韓大師慈明持箋泣且對上云若欲追回他我請先  
死甯皇杖  
淚而止

歌舞樓臺戀浙西故宮禾黍任淒迷可堪一角殘山  
水只倩楊家妹子題珊瑚網世評馬遠畫多殘山曠  
水不過南渡偏安風景耳又稱

為馬一角書史會要楊妹子題後馬一角書史會要楊妹子題

黑祲年來瘦不佳北風淒緊過長淮傷心降表僉名  
後牘有醫官奉御牌吳萊瀾穎集理宗在宮中嘗被  
酒上芙蓉閣見淮上有黑祲十  
餘年不散淒然淚下汪元量水雲集醉歌侍臣已寫  
歸降表臣妾僉名謝道清宋史后妃傳理宗謝皇后  
諱道清志雅堂雜鈔醫老張防禦向為謝太后醫官  
諱道清志雅堂雜鈔醫老張防禦向為謝太后醫官  
其家影堂之上作小閣奉理宗謝太后神御牌奉之  
身終

### 南宋宮闈雜詠

五

閭馬丁當道路聞捨錢造寺尙紛紛官家漫笑明皇

暗未必楊妃有祭文宋季三朝政要闈妃怙寵馬天  
驥丁大全用事無名子書八  
於朝門云閭馬丁當國勢將亡古杭雜記清祐庚戌  
為貴妃閭氏建功德寺於九里松名曰集慶土木之  
功過於諸寺隨隱漫錄姚勉述救祭闈妃文曰五雲  
標緜誰叩玉扇上日朕雖不德未如明皇之甚也

怪得朝廷故事諸姑名久已播蘭蓼宮詞譜出皆親

見公子翩翩數斗南浩然齋雅談張樞斗南踐教朱  
華為宣詞令閨門簿書詳知朝  
儀典故其姑籍雲夫人承恩穆陵因得出入九禁備  
見一時宮中燕幸之事嘗賦宮詞七十首盡載當時  
盛際非其他  
想像而為者

圍城脫後入宮門惻怛言辭動至尊從此艱難須九

死披緇幸不辱昭孫宋史后妃傳度宗全皇后幼從  
父昭孫知岳州開慶初秋滿歸

道潭州時元兵圍潭州人有見神人衛城者已而得  
溥不入宮問曰爾父昭孫昔在寶祐間沒於王事每念  
之令人可哀后對曰妾父可念准湖之民尤可念也  
帝深異之宋亡入朝於燕  
京後為尼正智寺而終

中原寸土已全無塊肉悲深趙氏孤一樣垂簾循故  
事憐他宣旨尙稱奴宋元通鑑端宗景炎二年時播  
越海濱庶事疏畧揚太妃垂簾  
與羣臣語  
猶自稱奴

秋風天際餓琴師夢斷孤山五字詩太液芙蓉零落  
盡傷心不獨舊昭儀水雲集附錄通賢讀汪水雲詩  
集詩序水雲汪元量字大有錢  
塘人以善琴受知宋主國亡奉三宮留燕甚久世祖  
皇帝嘗命奏琴因賜為黃冠師南歸時幼主瀛國公  
與宮人王昭儀清惠以下廿有九人分韻賦詩以饒  
其行又恭宗皇帝送汪大有南還詩奇語林和靖梅

花幾度開黃金臺下各應是不歸來又宋舊宮人詩  
詞王清惠等送汪水雲詩序水雲留金臺一紀琴書  
相與無虛日秋風天際東書告行此懷惻然定知夜  
夢先過黃河也一時同人以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  
陽關無故人分韻賦詩為贈又昭儀王清惠字  
冲華滿江紅詞去淚芙蓉暈不似舊時顏色

### 南宋宮闈雜詠

六

對月悲歌酒半醒美人掩涕倚樓聽朝來為訴飄流  
苦更念昭儀墓草青楊儀金姬別傳李嘉謨以鄉役  
部發歲運至元都嘗夜對月獨  
歌日萬里倦行役秋來瘦幾分因看河北月忽憶海  
東雲夜靜聞鄰婦有倚樓泣者非昨日訪其家則宋舊  
宮人金德淑也因過叩之曰客非昨暮悲歌人乎此  
亡宋昭儀黃惠清寄汪水雲詩我亦宋宮人也昭儀  
舊同供奉極相親愛今各流  
落異鄉彼且為泉下人矣

腸斷隨車北去時江花江草不勝悲一貞自守甘同  
死傳誦衣中絕命詞東園友問至元十三年宋謝全  
兩后以下皆赴北五月二日抵

死披緇幸不辱昭孫宋史后妃傳度宗全皇后幼從  
父昭孫知岳州開慶初秋滿歸

上都十二日夜故宋宮人安定夫人陳氏安康夫人  
朱氏與二小姬沐浴整衣焚香自縊死朱夫人遺古  
詩一篇于衣中云既不辱國幸免一身不辱父母且  
不辱親藝祖受命立國以仁中興南渡計二百存世  
食宋祿羞為北臣大難既至劫數回輪妾輩之死守  
於一貞焚香設誓代書諸紳忠臣孝子期以自新時  
貞烈其

故國河山舉目非甘州寺裏許雙飛六更再衍南朝

識五采龍文已露機庚申帝史外問見錄藏國公初  
者憐其老且孤留一回回女子與之延祐七年四月  
十六夜生一子明宗適自北方來早行見寺上龍  
文五采氣即物色得之因求為子并載其母以全  
祖望結壻亭集外編宋太祖庚申即位聞母以  
只相五更頭之言命宮中于四更未即轉六  
宋之世宮中無五更而不知更之為庚也至理宗景  
定元年為五庚而元世祖即位越十七年遂以七國  
仁宗延祐七年又得庚申則六庚也而庚申君適以

南宋宮閨雜詠

七

是生明甯王奉太祖詔纂序博論直云  
瀛國外婦之子絲延宋末六更之識

輕脫原非哲后材儲妃何事苦疑猜雙蓮花碎尋常  
事輿地圖先釀禍胎癸辛雜識濟王夫人吳氏性極  
每入禁中必謂之楊后具言王之短無所不至一日  
內宴后以水晶雙蓮花二枝命王親為夫人替之一  
戒其去和穆未幾王復與吳有小事王乘怒誤碎  
其花及再入禁中遂譖言碎花之事於是后意甚  
怒有廢儲之意宋史后妃傳嘉定十四年帝養宗室  
子貴和立為皇子賜名竑竑好琴史竑遠買美人善  
琴者納之而私厚美人家竑同皇太子動靜竑與之  
日指輿地圖示美人曰此瓊崖州也他日必置竑遠  
于此地漸美人以告竑遠竑遠為大懼王十七  
年帝大漸漸遠遂矯詔廢竑遠竑遠為王  
參差樓觀劇豪華又築新居路不賒一自奇鶴飛九  
首無人重問沁園花張雨句曲外史集題周漢國公

想是當年全盛時柳貫待制集石開元宮圖一卷本  
宋理宗女周漢國長公主第在杭州清湖橋西第成  
于景定辛酉公主質以是年下嫁駙馬都尉楊鎮初  
理宗無子獨有公主兩宮最所鍾愛有司希旨為治  
第惟帳內東穿堦垣為一等居半歲猶以遠掖更  
和甯門內東穿堦垣為一等居半歲猶以遠掖更  
而甯門內東穿堦垣為一等居半歲猶以遠掖更  
國公主病有烏九首大如箕集主家擣衣石上足夕

愁聞伏劍與彎弓欲免慈親計已窮忠孝果然能兩

盡五郎畢竟是英雄學團蘇初岳飛從戎留妻養  
不獲俄有自母所來者寄聲曰為語五郎勉事聖天  
後歸無以老嫗為念也飛竊遣人迎之往返十有八然  
奉之

南宋宮閨雜詠

八

流傳調語競稱揚墜井鳴冤事渺茫怪底金陀家乘  
在銀餅不紀紀安娘湖塘雜記銀餅小娘者岳武穆  
書選卒擱止之遂抱銀餅墜井而死樵書孝宗時訪  
求岳氏子孫襁褓以上皆官之女少者候嫁則官其  
夫武穆有女安娘女夫高補承信郎岳雲女大娘  
岳雷女三娘候出嫁日各補其夫進武校尉並載金  
陀粹編則銀餅而編中曾不一及之耶  
岳珂為武穆孫而編中曾不一及之耶  
武勇虛誇廖小姑大言何必笑羈縻飛來一語真成  
識後此楊么亦被誅獨醒雜志岳公飛之破固石洞  
持刃招呼日今日官軍要破我若除是飛來公願左  
右日飛即我也擊鼓進帥破賊若生擒其西以歸  
宋史岳飛招捕楊么斬之初賊恃其險曰  
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為讖  
督戰江中鼓亂鳴烏珠驍勇亦心驚世間多少臘脂  
虎但解花叢駭燕鶯宋元通鑑建炎四年韓世忠侯

而接戰江中凡數十合世忠妻梁氏  
親執桴鼓敵終不得濟俘獲甚眾

中興將佐有餘思附驥偏容一侍兒幾字留題烏石

寺緣苔點點流脂脂之上岳忠武飛張偃王俊劉

太尉光世題名綱不能書令侍兒意真代書美堯章  
題詩云諸老彫零極可哀尙留名姓壓崔嵬劉郎可  
是疎文墨幾點  
臙脂流綠苔

伊蒲齋供享縑黃想見慈悲訓有方他日符離詔心

學忍將民命委沙場夷堅志張魏公母冀夫人日齋  
貴子何氏備史張魏公符離軍潰圍家數十年所積  
資械蕩棄無餘方其甘寢晏然稱是心學然當萬眾  
崩解時一人之心  
法遠能收拾否

枉號先生未讀書彭城柑美定何如機心畢竟輸姦

南宋宮闈雜詠

九

檜轉向椒闈謝大魚兩浙名賢錄秦檜妻王氏自稱  
耶駁之日妾婦安得有此稱四朝閱見錄憲聖召檜

不夫入禁中賜宴進淮青魚憲聖問夫且多食此  
翼日供進夫人歸已久而魚視此更夫且多食此  
笑曰我進道是無許多魚十枚上進憲聖  
煩赫清河異姓王武人也解選紅妝玉纖銀管工箋

奏誰信張穰出教坊三朝北盟會編張俊妾張穰錢  
榮國夫人

莫唱南朝玉樹詞青衫淚溼感天涯仙姿宮鬢都憔悴

悴悽絕張家小侍兒容齋隨筆先公在燕山赴北人  
有一人意狀推抑可憐其故乃宣和殿小宮嬪也  
坐客翰林直學士吳激賦長短句紀之聞者揮淚詞

日南朝千古傷心地還唱後庭花舊時王謝堂前燕  
子飛入誰家恍然相遇仙姿勝雪宮鬢堆鴉江州司  
馬青衫淚溼

同是天涯

澄冰同潔玉同溫丁晏何慚宰相孫可惜陳姬年最

幼不逢輻使奏君門梁溪漫志丁文簡公五世孫女  
進士張晉卿靖康中與其夫避地大隗山虜至丁被  
擄挾之上馬丁投地以醜語詆之且曰我甯死耳誓  
不辱于汝輩也遂絕于樵下晏元憲公四世孫女小  
字師姑年十五從叔陵之輒擲身于地僵仆氣絕或  
虜係或以北去每欲陵之輒擲身于地僵仆氣絕或  
自經或投于井皆救而獲免其父母愛之撫育如已  
出虜中爭傳誇焉又有陳氏女其父母愛之撫育如已  
湖北提刑卒于官其子造之挈妹至吳欲適呂丞相  
聲呼其嫂曰山遇賊其家被害賊欲逼女力拒之大  
尸浮數里不沒賊怒因擲以牙乃沒女時年十四丁  
晏二事則朱少章弁奉使歸奏之陳氏事則故老爲

南宋宮闈雜詠

十

言行侍婢見閨儀連袂沈淵死尙隨何事史官遺節

列表彰端賴竹坡詩梁溪漫志洪鴻父羽之女適繁  
通之女義不受汗投江而死兩侍兒大日宜恩小曰  
勻奴姓吳氏女兄弟也俱有色藝亦相隨赴水死焦  
之甥徐伯遠傳其事竹坡周少隱爲之賦二詩

白璧無瑕竟得雙縱教玉碎志難降千秋精爽依香

冢定有靈風滿漢江宋史列女傳王氏二婦汝州人  
掠獲置舟中遂投漢江以死屍皆浮出不

笄年猶未脫香纓解使權辭活父兄一擲市橋沈玉  
骨芳名青七水同清宋史列女傳詹氏女蕪湖人紹  
興初年十七淮寇號一窠蜂候

破縣欲殺其父兄女趨而前拜曰妾願執巾帚以事  
將軍願父兄命賊釋父兄縛女麾手使亟去無顧我  
遂隨賊行數里過市  
東橋躍身入水死

歸來元是去時身苦耐饑寒廿五春夫義婦貞兒更

孝一門鼎列蓋完人宋史列女傳劉氏海州鉅野人  
適同里陳公緒紹興中卒未全人犯  
與借惟挈其子庚以行劉留北方音問不通或語之  
日今陳已貴必他娶矣蓋改適日吾知守志而已  
違郵乎他公籍亦不他娶子庚長輒思念涕泣奔  
走淮甸險阻備嘗如是者十餘年遂得迎

母以歸劉在北二十五年嘗緯蕭以自給

草拔芝芙蓉裏看風鬢霜鬢轉辛酸後來方鮑閨房

秀文筆猶宗李易安項環記趙明誠幼時其父將為  
與司合安上已脫芝芙蓉按其父為解日汝殆得能  
文詞婦也非謂汝為詞女之夫乎後李翁以女妻之

南宋宮閨雜詠  
七

即易安也貴耳錄李易安南渡來常懷京洛舊事晚  
年賦詞有於今憔悴風鬢霜鬢之句又清菴鮑氏秀  
齋方氏清照問二婦人

倚竹天寒態自嬌霜根雪節滿生綃西江內翰饒風  
雅戲筆閒題有翠翹焦氏說楷翠翹洪內翰侍人題  
畫竹云翠翹戲筆字畫婉媚

無辜孀母痛遭燔酷吏何知有墮猿庶女呼天誠不  
妄坊題孝感慰沈冤宋史列女傳張氏羅江土人女  
其母楊氏寡居一日親黨有婚

會母女借往其典庫乙者從行既就坐乙先歸會  
罷楊氏歸則乙死于庫莫知殺者名提點成府

路刑獄張文饒疑楊有私懼為人知殺乙以滅口遂  
命石泉軍効治楊言與女同榻實無他遂遺其女考  
掠無實吏乃掘地為坑縛母于其內方列燄火以

水沃之絕而復蘇者屢辭終不伏女請時日母以

潔聞奈何受此汗辱南死筆楚不可自誣女今死

將訟冤于天言終而絕于足石泉連三日地大震有

聲如雷天雨雪屋瓦皆落邦人震恐其官李志甫疑

其獄夕具衣冠禱于天俄復寢坐聽事恍有猿墜前

驚寤呼吏卒索之不見志甫自念夢兆非殺人者袁

姓乎有門卒忽言張氏饋食之夫曰袁大明日袁至

使吏執之曰殺人之者汝也袁色動遂日吾憐之久矣

願就死問之云適盜庫金會雍歸遂殺之楊乃得免

郡勝其所居曰孝感坊

誰將學業授青娥幼女居然中甲科此是經生非辯

士勿因早達比甘羅留青日札嘉熙九年女童林幼  
年一十二歲賜為孺人  
或云林妙玉賜為進士

皈依大士禮珠幢瑞相端嚴到夜窗淨土但能回一

念菩提解使病魔降夷堅志明州王氏女百娘連歲  
苦疾疾忽思痛孽投誠觀音大  
士晨夕禮拜不怠每假寐如入定狀必見端嚴瑞相  
訓誨奉拳且勸以作禮西方阿彌陀佛仍親授四句

偈曰淨土周沙界云何獨禮西但能回一念觸處

是菩提又云可普勸持誦曾未逾月二患頓愈

結締同心詎肯違短橋月色照同歸香魂若傍青陵

冢化作鴛鴦亦並飛癸辛雜識潘熙開王氏子與陶  
女名師兒共溺西湖有人作長

霜天曉角詞玉生陶氏月中與絕妙詞選吳子和禮之

環易缺難解同心結凝喉佳人才子倚綠重怕離別

意切人路絕共沈煙水開蕩漾香魂何處長橋月斷

橋月短橋

馬座踰牆事若何漕司耽樂任譏訶試吟南浦釵分

曲青兕猶然怨呂婆貴耳錄呂婆即呂正己之妻酒  
醉一日大怒踰牆罵呂之婿甚盛必約正己通宵飲呂

兩漕即日大怒踰牆罵呂之婿甚盛必約正己通宵飲呂

今稼軒桃葉渡詞因此而作辛棄疾稼軒長短句

英皇近詞寶叙分桃葉渡煙柳暗南浦宋史辛棄  
疾在耿京軍中僧端義曰我識君相乃青兕也  
者般火色損沈疴不惜酬醫贈翠娥垂白風情渾未  
滅燈昏羅帳奈愁何清波別志辛稼軒在上饒屬其  
室病呼醫對脈吹笛婦名整其  
者侍側乃指以謂醫曰老妻病安以此人為贈不數  
日果勿藥乃踐前約整去因口占好事近云醫者  
索酬勞那得許多錢帛只有一箇整也合盤盛得  
下官歌舞轉淒涼賸得幾枝笛戲著者般火色告媽  
媽將息稼軒長短句祝英臺  
近詞羅帳燈昏咽咽夢中語  
庭前取水隔屏窺小事何曾相業虧猶許芸香侍巾  
櫛不煩門下講蠡斯韋居聽與周益公夫人妒有勝  
公勝以渴告公公以熟水酌之夫人窺于屏曰好箇相  
暑為婢取水公笑曰獨不見建義井者乎南宋相眼  
用子充之侍妾曰芸香姓孫  
氏事公于行在所時年十七

南宋宮闈雜詠

三

姝麗會標三傑名霓裳重舞倍關情幾年一遇添惆  
悵獨把花枝贈小瓊齊東野語周平則嘗出使過池  
陽太守趙富文彥博招飲出使過池  
姝小瓊舞以侑歡公賦一闕云見了還非重理霓裳  
舞都無誤幾年一遇莫訝周郎顧范石湖書云朝士  
中姝麗有三傑謂韓先咎  
龍知伯家姬及小瓊也  
豔說銀潢粉黛叢鍾情為賦臉霞紅花枝入手無人  
妒傲殺君家老放翁耆舊續聞南渡初南班宗子寓  
居會稽為近屬士開亭甲于浙  
東一時坐客皆騷人墨士陸子逸嘗與焉士有侍姬  
盼盼者色藝殊絕公每屬意焉一日宴客偶睡不覺  
捧賜之列座因問之土印呼至其枕痕猶在臉公為  
賦瑞鶴仙有臉霞紅印枕之句一時盛傳後盼盼亦  
歸陸氏宋詩紀事陸  
滋字逸放翁雁行也  
忍聽姑惡叫芳叢邂逅名園恍夢中橋下清波依舊

綠春來無復照驚鴻齊東野語陸務觀初娶唐氏于  
其母夫人為姑姪初娶唐氏于  
弗獲于其姑既出而未忍絕之則為之別館時時往  
焉其姑知而掩之雖先知學去然事不得隱竟絕之  
唐後改適同郡宗子士程嘗以春日出遊相過于禹  
跡寺南之流氏園翁恨然久之晚歲在入城必登寺  
眺望不能勝情嘗賦二絕云夢斷香銷四十年沈園  
花老不飛絲此身行作舊山土猶弔遺蹤一恨然城  
上斜陽畫角哀沈園無復舊池臺傷  
心橋下春波綠曾見驚鴻照影來  
應悔當時賦感秋渭南物色在綉縵黃昏陣陣芭蕉  
雨小令重吟輾轉愁陸隱漫錄陸放翁宿驛中見題  
壁詩云玉階蟋蟀聞清夜金井  
梧桐辭故枝一枕淒涼眠不得呼燈起作感秋詩詢  
之驛卒女也遂納為妾方餘半載夫人逐之妾賦卜  
算子云只知眉上愁不識愁來路窗外有芭蕉陣陣  
黃昏雨曉起理殘妝整頓教愁去不合畫春山依舊  
住留愁

南宋宮闈雜詠

七

坡翁兩賦足千秋雪壁淋漓妙墨留想見揮毫擅彩  
袖惠齋小字寫銀鉤皇宋書錄狀元黃由妻平江胡  
氏號惠齋有文章兼通書畫黃  
帥蜀中胡氏借行過黃州雪堂胡氏行書赤壁賦于  
壁間劉改之題沁園春一闕于後云揮毫處看淋漓  
草行書  
拾翠尋芳事事慵拈毫恰愛闌詞鋒早梅晚杏名原  
稱威曉裁來分外穠林下詞選梅嬌杏倩俱宋吳七  
郡王姬工詞翰常賦詞相諱梅  
嘲杏滿庭芳云杏花何太晚遲疑不發待春深杏  
嘲梅滿庭芳云梅花何太早蕭疏骨肉葉密花稀  
吝借由來自佞臣珠冠纔獻四夫人十姬莫便添嬌  
妒別有庸流媚要津宋史紀事本末韓侂胄有愛妾  
張譚王陳四人皆封郡夫人其  
次有名位者又十八或獻其珠冠四教于侂胄侂胄  
以還因夫人其十人亦欲之未有以應也迨師異聞

之臨市北珠製十冠以戲

名士傾城配恰宜勝他草草遺楊枝玉簫吹徹松陵

路檀口香喉絕妙詞研北藜志小紅順陽公青衣也

詩之一日授簡徵新聲堯章製時香疏影二曲公使

二伎肆習之音節清婉堯章製時香疏影二曲公使

低唱我吹簫曲過虹賦詩云歸吳興公尋以小紅贈

歌每喜自度曲吹洞簫小紅輒回首煙波十四橋堯

美人香草託歌謠疑是青樓果見招恨殺堯章工虐

謔無端戲贈百宜嬌仲遠家仲遠屢出外其室人知

書寶客通問必先窺來札性頗妒堯章戲作百宜嬌

遠歸竟莫能辨則受其指重簾下娉婷人妙飛燕仲

南宋宮閨雜詠

五

才人竟忍忘親恩書付銀花豈辜昏始信多財能損

志二疏曩昔至言存癸辛雜識高疏察一代名人或

炳如親書與其妾銀花一紙為之駭然云慶元庚申

余向在翰苑得何氏女為侍湯藥人至此始有花

余喪期二十七年更不娶亦不蓄妾婢至此始有花

子一花至今只一人耳余既老不喜聲色務盡付之

膳亦多不自烹餼妙手調羹補漿洗烘替換衣服

能對書札余七時如銀花亦願加身舊約在月與

云我對女一不意奉侍內翰亦不願加身舊約在月與

多病一斛亦不意奉侍內翰亦不願加身舊約在月與

面不及老翁身不願奉侍內翰亦不願加身舊約在月與

也時其母來等銀器約百兩錢悉與你對以勤勞得

直亦不肯逐年清也積至今年凡八百千身傍年無

分文用取干宅庫常有推託學不慮自丙寅年

欲命巷莊耀見管穀五六七十菴僧莊頭鞞云知府  
與恭人商畫欲以此穀錢添置庫一所以支用  
不來面說且要穀子錢作庫本若要用但來支  
府常言要得幾錢支用不從又二答云遂令莊中  
庫五百石得缺錢會一用千貫除還八年遂令莊  
外餘二千八百貫所許令填錢存服七千支  
三百千係丙寅春所許令填錢存服七千支  
七計盡是筆耕有之知府亦未置及此也姑以  
家計盡是筆耕有之知府亦未置及此也姑以  
為奩具之資亦未為知府亦未置及此也姑以  
給亦不遲至有盼未為知府亦未置及此也姑以  
親亦不遲至有盼未為知府亦未置及此也姑以  
房買些少衣著及藥物並余判單子宅庫正行支  
破銀花即無分毫預他日或有忌嫉之輩妄有  
詞仰將此示之若遇明正官司必鑒其事定庚午  
素且偶余叨于垂盡之時豈得已哉嘉定庚午八  
辰月丙寅

南宋宮閨雜詠

六

居然法喜伴維摩山色湖光映黛蛾悟徹浮生如夢

幻較量儒釋意云何僧名義銘宇朴翁其後返初服

居西湖上一日如幻

一曰如夢一日如幻

記曾金屋貯嬌慵翦綠裁紅伴箇儂瞬息溫柔冷

後驚心孤枕聽寒蛩吟絕妙詞宏菴丁有基仲水龍

斜陽影殘蟬抱柳寒更入戶是梧桐泣露那更秋

還驚客青燈孤枕未更入戶是梧桐泣露那更秋

宵承空款款屏屏金井醉冰絃醒溫柔鄉冷征塵倦

花蓉城何心管領醉冰絃醒溫柔鄉冷征塵倦

窗甲素高杏山流雲依韻賦筆賦吳文英夢

律備歌舞之妙素絃一似秋風寫柔情都在春

即儼外斷腸聲素絃一似秋風寫柔情都在春

春濃吳中空傳有西子應不解移宮蘭蕙滿襟



懷睡碧總噴花茸後堂深想費春工客愁重時聽燕  
寒雨碎淚溼瓊鐘任風流也稱金屋貯嬌慵按基仲  
水龍吟蕙指冰絃薰懷春錦又云恨芙蓉城  
古當是悼其側室而作觀夢窗詞可證也  
吹花弄粉慣傷春冰雪聰明迴絕塵不用斷腸嗟薄  
命賞音曾有魏夫人朱淑真斷腸集傷春詩吹花弄  
粉新來懶惹恨供愁近日添西  
湖游覽志餘與淑真同時有魏夫人亦能詩嘗置酒  
邀淑真命小鬟隊舞因索詩以飛雪滿羣山為韻  
何事庸臣裂紀綱忍教節使媚恩堂梨花槍好真無  
敵莫向長淮問四娘宋史紀事本末金益都人楊安  
兒僭號死其妹四娘子妓悍善  
騎射李全以其眾附之楊氏遂以為夫全率眾來歸  
史彌遠以徐歸覆為制置使令屈意撫全歸覆以恩  
府稱全恩  
堂稱楊氏  
無能何苦踞三台區處翻輪愛寵才會勸相公須少

南宋宮閨雜詠

七

耐果然淮上捷書來三朝野史李全擾淮時史相彌  
遠在朝堂束手無策謗傳全軍  
渡江史夜半披衣起愛寵林夫人隨後見史欲投池  
中林急扶住泣曰相公且少耐區處數日即得趙葵  
書捷  
調絲理竹課餘時偶摘青梅責賦詩解借謳吟寓規  
諷愧他婢續水亭詞古今女史趙葵同知樞密院朝  
罷歸私第而諸姬不見葵往訪  
之乃羣聚摘青梅有一姬善詩賦葵責令賦詩云折  
聲默報早春同滿院春風繡戶開怪得無人理絲竹  
綠陰深處摘青梅昨非菴日纂趙葵嘗遊暑水亭作  
詩云水亭四面朱欄繞簇簇游魚戲萍藻六龍畏熱  
不敢行海水煎微蓬萊島身眠七尺白蠟鬚頭枕一  
枝紅瑪瑙六句已成葵遂睡去有侍婢續云公子猶  
嫌扇力微行人  
多在紅塵道  
堅貞純孝兩能兼不愛金珠性更廉教子食貧心似

鐵高風何止式閨幃宋史列女傳謝泌妻侯氏南豐  
人始笄家貧事姑孝謹盜起焚  
里舍人遠近逃避姑疾篤不能去侯泣請盜起焚  
逼之侯曰甯死不從盜姑之仆溝中侯退謝蘇見一  
篋在側發之皆金珠侯以爲己物侯悉歸之婦分  
其一以謝侯辭曰非我有不願也後夫與姑俱亡子  
幼父母欲更嫁之侯曰兒忍去而使謝氏  
無後乎甯貧以養其子雖餓死亦命也  
欲報恩勤豈是恩焚香割股病全蘇景星如月天章  
煥懿孝旌門賴大儒宋史列女傳呂仲洙女名良子  
泉州晉江人父得疾洙殆女焚  
香祝天請以身代封股為粥以進時夜中羣鵲透屋  
飛噪仰視空中大星燿燿如月者三越翼日父瘳守  
真德秀嘉之表  
其居日懿孝  
虎口重慈竟脫回願祈身代語尤哀不教奇跡終溼  
沒賢守先曾目覩來宋史列女傳童八娘鄭之通遠  
鄉建奧人虎銜其大母女手拽

南宋宮閨雜詠

七

虎尾祈以身代虎為釋其大母銜女以去始林栗侍  
親自其地嘗目睹之已而為守以聞于朝祠祀之  
函首當年萬口論爭如志節勵閨門九原好慰韓忠  
獻不墜家風有女孫宋史列女傳韓氏女字希孟巴  
陵人或曰丞相琦之裔開慶元  
年元兵至岳陽女年十有八為卒所掠赴水死越三  
日得其屍于練裙帶上有詩曰我質本瑚璉宗廟供  
養一朝嬰禍難失身戎馬開甯當血刃死不作衽席  
完漢上有王猛江南無謝安長號赴洪流激烈摧心  
肝  
智脫夫君已足賢舊盟死守志尤堅至誠博得天心  
佑再世重教績斷絃宋史列女傳王氏婦梁臨川人  
元兵至與夫約曰吾遇兵必死  
義不受汙辱若後娶當告我頃之夫婦被掠有軍于  
戶強使從已婦給曰夫在仗儷之情有所不忍乞歸  
之餘而後可千戶以所得金帛與其夫而歸之約行十  
餘里千戶即之婦拒且罵因奮搏之乃被殺越數年

夫以無嗣謀更娶議輒不諧因告其故妻夜夢妻曰  
我死後生某氏家今十歲矣後七年當復為君婦明  
日道人聘之一言而合詢  
其生與婦死年月同云

賊黑龍猶是有心肝癸辛雜識陳宜中之先為吏嘗  
貫官錢在國屬其孫往貸于葛  
宣義葛宿夢黑龍繞其廳柱覺而與之夙與果有小  
兒來年可十許歲問為誰曰陳某孫又問來故如數  
付之陳既出詣葛謝葛勉使就學許以捐助未幾以  
長女許之葛巨富寇夜至席捲以去長女亦被獲以  
所獻陳妻忽識一梓似其家物乃召吏問所從來則  
云海巡所獲也詎發兵圍其寨盡俘諸校置於理正  
葛寇也委曲執手相  
哭乃斃其二繼焉

南宋宮閨雜詠

九

駐青冢傷心往事空樣菴小乘賈似道母胡氏贈齊  
秦兩賢壽休淑莊穆夫人諡  
日柔正齊東野語似道年少荒于飲博其生母胡夫  
人苦之詩話雋永賈秋壑下德祐元年寒食上墳  
亦不多時兒孫只解花前醉青冢能消幾个悲  
折得宮花置畫堂夏基西湖志張淑芳錢唐西山  
樵女有才色理宗時選入宮賈  
曲飛絮飄零怨沈王樵女有才色理宗時選入宮賈  
樵女有才色理宗時選入宮賈  
似道匿之為妾宋季三朝政要似道盡聲色寵妾葉  
氏本淑如宮人也潘氏倪氏妓也方回桐江集木  
怨序云賈似道南竄猶攜所謂王生沈生者自隨二  
善事貴人巧伎藝拙女功願再齋  
人為妾因寫之樂府以為世戒  
玉榻勝雪並芳妍鸚鵡籠開意惘然從古紅顏多命  
薄詞人休寄綠珠篇癸辛雜識方回寓杭之三橋旅  
樓有二婢曰周勝雪劉玉榴方

遊金陵寄二婢于其母周姬之家勝雪者為豪客拔  
去方歸悵惋作詩有鸚鵡籠開綵索竟一宵飛去為  
誰歡之句

頻煩手詔賜金珠醉夢憑誰問有無天幸他年歸趙  
璧不然何處辯冤誣癸辛雜識乙亥歲國事將危忽  
傳當塗孟之縉妻趙氏孟桂兒  
為伯顏丞相次妻者朝廷遂以太后命遣人齎金帛  
與之俾贊和議繼得孟桂回奏云和議將成遂復賜  
手詔遣以金帛慰之繼而寂然無報及事定孟桂南  
歸雲川未嘗為伯顏次妻亦未嘗得詔及賜物也蓋  
以騙脫朝廷金帛耳  
百折難回義若山北兵何必苦防閑後人憑弔清風  
嶺指血分明漬舊斑宋史列女傳王貞婦夫家臨海  
人也德祐二年冬元兵入浙東  
被執主將欲內之婦號慟欲自殺為奪挽不得死夜  
令作囚婦人雜守之明年春師還挈行至嶺青復嶺

南宋宮閨雜詠

三

下臨絕壑婦待守者少懈齧指出血書字山石上南  
望慟哭自投崖下而死後其血皆漬入石間盡化為  
石天且陰雨即墳起如始書時至治中朝廷旌  
之曰貞婦郡守立石祠嶺上易名曰清風嶺  
安仁兵敗侍郎逃孝養賢姑不憚勞完節盡忠能姪  
美千秋博得史臣褒宋史列女傳謝枋得妻李氏事  
舅姑奉祭待賓皆有禮枋得起  
兵守安仁兵敗逃入閩中武萬戶購捕之根及其家  
人李氏攜二子匿貴溪山荆棘中採草木而食至元  
十四年冬就俘明年徙囚建康或指李言曰明當沒  
入矣李曰吾豈可嫁二夫耶願謂二子曰若幸生還  
善事吾姑吾不得終養矣是夕解縶帶自經獄中死  
枋得母桂氏尤賢達自枋得通播婦與孫陶遠方處  
之泰然無一怨語人問之曰  
義所當然也人稱為賢母云  
從容死義尚攜雛甘向泉臺侍舅姑禮殿兩楹留毅  
魄沙磨火燬肯模糊宋史列女傳譚氏婦趙州永  
新人至元二十四年江南既內

附永新復嬰城自守天兵破城趙氏抱嬰兒隨其舅姑同匿邑校中為悍卒所獲殺其舅姑執趙欲汗之不可臨之以刃趙罵曰吾與其不義而生甯從吾舅姑以死耳遂與嬰兒同遇害血漬於禮殿兩楹之間人輒為婦人與嬰兒狀久而宛然如新或訝之磨以沙石不滅又煨以熾炭其狀益顯

朔風獵獵不收帆書畫空標女史銜解識鷗波借隱

樂肯容夫婿著朝衫吳興備志趙文敏夫人管氏諱道昇字仲姬翰墨詞章不學而能畫與文敏爭重焦氏說格管夫人畫竹卷前書竹賦字清勁竹瀟灑後書四月二日余奉松雪於鷗波亭觀雨頗有清興遂作此卷

評花賞月儘嬉娛不惜光陰過隙駒唱賺才宣陳伴

伴侍棋又喚沈姑姑武林舊事丁未年撥入句閣弟住住徐勝勝朱安安陳伴伴等太平清話御前應制多女流也棋為沈姑姑演史為張氏宋氏陳氏說經

為陸妙慧靜小說為史惠英隊戲為李端娘影戲為王潤卿

南宋宮閨雜詠

三

中消感愴為佳人奇事流傳溯癸辛燕語鶯囀總惆悵不堪重唱鞠花新癸辛雜識思陵朝掖庭有鞠夫

聘之冠宮中號為鞠部頭人者善歌舞妙音律為仙韶禮聘歸宮於西湖之適安園一日德壽按梁州曲舞屢

不稱旨提舉官關禮知上意不樂因從容奏曰此非

成疾有某士者願知其事演而為曲名曰鞠花新以

不勝情未幾物故園後歸重華宮改云小隱園淮南

雜錄孫翁小隱園詩柳外細聽鶯燕語聲聲似度

之新託諸鶯燕微婉可思

虛無道號錫當朝羽帔星冠氣勢驕此日國忠雖是

假阿姨一樣逞嬌燒朝野遺紀姚好曹氏姊妹通籍禁中皆為女冠賜號虛無自然

先生者左右御都道錄者皆厚於韓侂胄或謂亦與之應白賴隨宗恭淑后上仙而曹氏為婕妤平原特以為親屬偶值真里富國進引象至平原語伶人王公瑾曰不問有真里富國公瑾曰如今有假場國忠平原雖憾之而無罪加焉

道君覆轍忍重尋翠袖黃冠惑溺深莫訝參軍訶壞

事可知感栗是胡音齊東野語女冠吳知古用事內軍怒曰我方聽感栗請至三四宵前擊其首

行乞村墟不計年遭逢原未異登仙麻油竹瀝非奇

祕爭說書符王妙堅宋稗類鈔王妙堅者與國軍九術行乞村落既而至杭多遊西湖兩山開一日至西

以婦人頭髓不可檢者還可釀酒其妻適見之因叩

市真麻油半觔燒竹瀝投之妄為持呪俾之沐髮應

南宋宮閨雜詠

三

梳而解是時楊后方誅韓而心有所疑髮腫不解疑有物祟徧求禳治會陳妻以油進用之良驗后頗神且為創道宇賜名明真累封為真人

玉簪院本競傳鈔暫借鸚鵡林作燕巢難得于湖能不

妒締緣委曲為心交古今女史宋女貞觀陳妙常尼工音律張于湖授臨江令宿女貞觀見妙常以詩誦

之妙常亦以詞拒後與于湖於人潘法成私通情洽

婦密告于湖以計斷為夫

一技成名豈偶然魚羹宋嫂禁中傳太官珍錯知何

限市食偏能佐御筵楓窗小牘舊京工技固多奇妙

舊事宋五嫂魚羹管經御賞人所共趨遂成富媼

殘英墜月感流離細柳腰肢異昔時鞞鼓繁華休更

憶江南垂老李師師  
情于里後人因名此調為師師令  
城李師師生查子遠山眉黛長柳腰肢瘦  
錄政和間汴都平康之盛而李師師與同輩趙元奴  
著一時李生門第尤峻靖康中李生與同輩趙元奴  
及築毬吹笛衰絢武震輩例籍其家李生流落來浙  
中士大夫猶邀之以聽其歌然惟憔悴無復向來之態  
矣劉子翬屏山集汴京紀事詩葦鼓繁華事可傷師  
師垂老過湖湘樓衣檀板無顏色一曲當年動帝王  
意態誰言畫不成幾人射利寫傾城秦娥老去雙蓬  
鬢苦向行都話舊京  
玉照新志秦妙觀宣和名倡也  
外方陸升之客臨安雨中一老婦人蓬首垢面句於  
市泣訴於升之曰曾聞秦妙觀否妾是也雖掩抑困  
頓而聲音舉  
止固自若也

南宋宮閨雜詠

三

事美人先許廣寒游  
洪邁夷堅志紹興十五年予在  
臨安試詞科三場畢與五友同  
至抱劍街孫小九家置酒於小樓兩燭結花燦然  
若連珠孫白坐中曰夕桂晚皎潔燭花呈祥五君  
皆較藝蘭省其為登名高第可證不疑願各賦一詞  
為他日佳話何伯明作浣溪沙一闕余續成臨江仙  
曰綺席流歡歡正洽高樓佳氣重重釵頭小篆燭花  
紅直須將喜事來報主人公桂月十分春正半廣寒  
宮殿蔥蔥一姮相勸曰學士必高中此瑞殆為君設  
也己而于果  
奏名賜第

蠻荒逐客十年過萬里歸來鬢已皤不是先生留醉  
筆後人爭得識黎澗  
豫章詩話胡邦衡登南恩望海  
來鶴林玉露胡澗港十年貶海外比歸飲於湘潭胡  
氏園題詩云君恩許歸此一醉傍有黎頰生微澗謂  
侍妓黎倩也後宋文公見之題絕句云十年浮海一  
身輕歸對黎澗卻有情世上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

風流蘇小繼南齊弱羽摧殘噤不嘯廿八驪珠能脫  
網鴛鴦從此穩雙樓  
蘇林紀事太學生趙不敏與妓  
餘資屬其弟趙院判遺盼奴且言盼奴小娟俊雅  
可謀致之佳耦也院判以於潛官絹誣反繫獄院判  
小娟亦為盼奴所歡以所遺物小娟自謂不識院判  
於府及拆書召出之付以所遺物小娟自謂不識院判  
何人及拆書問錢塘蘇小風流還似大蘇無不好黃金  
然悴命和之援筆書云君住襄江妾住吳無情人寄  
有情書當年若也來相訪還有於潛絹也無伴喜免  
其償絹脫籍歸焉

乞巧嬌吟傾刻成當筵心醉謝元卿東君肯與春為  
主許插山花自在行  
齊東野語嚴葉字幼芳天台營  
妓色藝冠時唐與正守台日七

南宋宮閨雜詠

三

夕郡齋開宴坐有謝元卿者命以己之姓為韻賦一  
詞酒行詞成鵲橋仙云碧桐初墜桂花纓吐池上水  
花微謝穿鍼人在合歡樓正月露玉盤高鴻蛛忙鵲  
懶掛慵織倦空做古今佳話人閒剛道隔年期在天  
上方纜隔夜元卿為之心醉後岳商卿為憲命自陳  
藥略不構思口占卜算子云不是愛風塵似被前緣  
誤花落花開自有時總賴東君主去也終須去住也  
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滿頭莫問奴歸處即日判令從  
良

可堪感昔更傷今記向閒園盡玳簪欲譜新聲倍惆  
悵清華池館香難尋  
吳文英夢窗乙稿終都春詞序  
以感昔傷今益不堪懷乃復作此解又郭清華新  
軒花心動詞夜雨試燈晴雪吹梅趁取玳簪重盞  
南國佳人舊有名清真一曲笛中聲不知何事輕離  
別憤遺恩恩唱滑城  
李萊老餘不溪二隱叢說于友  
臨安何應龍于翔詩多風懷之

作于最愛其湖亭席上贈別郭雙蓮絕句云樓上佳  
人唱渭城樓前楊柳結離情一聲未是難聽處最是  
難聽第四聲自注雙蓮能歌周美成蘭陵王曲并能  
操笛倚之衙前和韻前鈞容直一輩人皆從渠授技  
周詞瓦子中以方渭城三  
疊旗亭送別並歌是詞

紛紛鼠輩辱王家總為全軀一念差試看高郵毛惜

惜忍教忠義屬煙花宋史列女傳毛惜惜者高郵妓

據城以畔制置使遣人以武翼郎招之全為降欲殺

使者方與同黨王安等宴飲惜恥於供給安斥責

之惜惜曰初謂上尉降為太尉更生賀今乃閉門不

納使者縱酒不法乃叛逆耳妾雖賤妓不能事奸臣

全怒遂殺之越三日

李虎破關擒全斬之

羅帕題詩認筆蹤梅根瘞玉夢惺忪何須更說喬妃

姪知否韋娘受郡封異聞錄錄潭州有清淨覺地咸

南宋宮閨雜詠

一

琴梅樹下遙見美女遙近前胡執其手文敏狂而  
去日後夜月明當赴于約翼日友人拉入城游飲忘  
歸者兩宿大悔失期亟歸於樹下得一白羅帕上有  
詩胡明日以帕示人趙冰壺駭曰吾亡妾枕人高氏  
望仙貴如姪女也去年暴亡殯梅樹後正其筆跡也  
二老堂雜誌紹興十二年太母還宮上曰朕自東朝  
之歸方知南面之樂中書舍人程敦厚行太  
后姪女韋氏十娘封郡夫人制全用上語

荒園相遇兩無猜一闕清詞羨美才莫謂彩雲容易

散免隨紅紫向龍堆西湖游覽志餘延祐初永嘉滕

一美人自言衛芳華故宋理宗朝宮人即設席席酒

果歌木蘭花慢一闕自是白晝亦見生遂攜歸隨生

凡三載忽淚下云綠盡當

奉辭贈玉指環一枚而別

南宋宮閨雜詠終

烏程汪讓廷先生繼配趙太夫人為上海趙公諱秉  
冲女公官京師入直 樞廷膝前無子命女作男子  
裝令酬應賓客凡徵求題詠暨恭和

御製詩篇皆令女代作是以幼年侷儻如鬚眉丈夫

忘其為巾幗女子也比長歸潯溪汪氏家方中落讓

廷先生伉儷相莊詠歌自樂初不以生計為念時先

大父與讓廷先生為莫逆交命長子謝城先生寄余

先大父膝下以道義之交聯姻婭之誼往來密邇數

十年如一日念菜幼時即屢見太夫人後隨先君子

讀書潯溪學為詞賦執贄於謝城先生每一藝就呈

南宋宮閨雜詠跋

一

之於師太夫人輒先索觀云某聯妥某句未妥並指  
示用典之法不啻師之面命耳提焉談次好談諧曰  
子來我與言舉業公夫若爾翁來我當與言小學近  
思錄子以我為未見宋儒書耶我書無所不讀特蘇

詩尤為熟看汝若拈一句來我即指出第幾卷第幾

頁第幾行所著有滄月軒詩文集皆中年之作此南

宋宮閨雜詠當日與落葉詩傳誦一時晚年境日益

艱吟興漸衰時與潯溪一二績學之士尚論古人暇

則以說部書消遣而已獨怪汪氏世傳忠厚為潯溪

望族而庭堅不祀吾師遺稿散失僅留姓氏於簡端

可悲也夫適見丁氏重刻宮閨雜詠因跋數語於後  
光緒丁酉仲冬董念棻

南宮閨雜詠跋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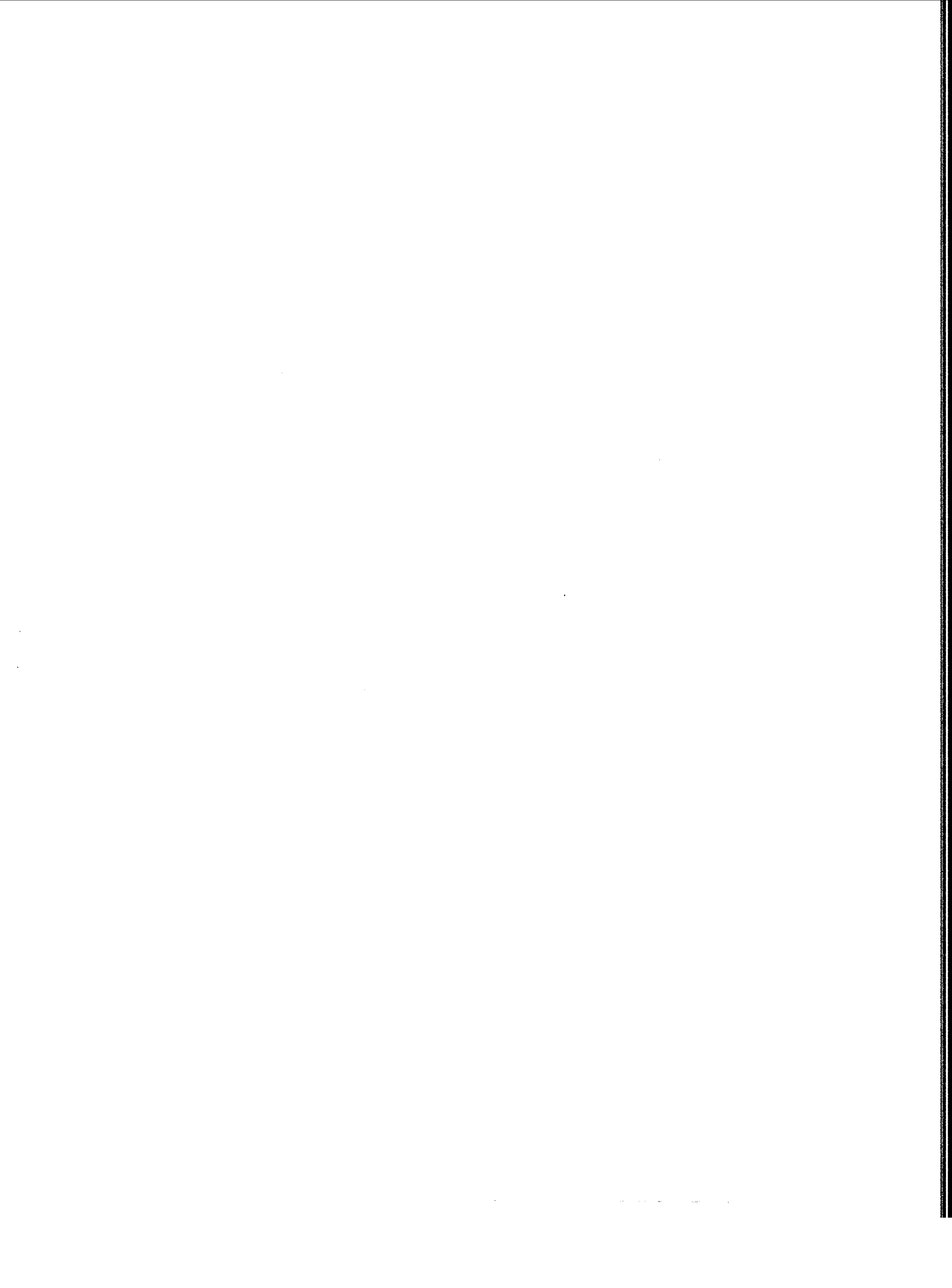
遼

紀

遼海林取書

楊鍾義







遼紀敘

遼紀一卷明田汝成撰汝成字叔禾錢塘人嘉靖丙戌進士官至廣西布政司右參議明史有傳其所著書著錄於四庫者二種入存目者五種是書則入史部雜史類之存目為浙江汪啓淑家藏本其已否刊於明代則不能詳也所紀始於洪武二年置遼東衛訖於嘉靖十七年把當亥入寇歷一百七十年而事不必備近人考明代事者皆以實錄為主實錄無徵始參以他書此必違之程也是書所紀設衛年月幾無一與實錄合者如遼東衛置於洪武四年劉益奉表來歸之日而是書則云置於二年遼海衛置於洪武二十三年而是書則云置於十一年金復海蓋四衛本不置於同時洪武七年置金州州二衛十四衛而是書則云俱置於洪武九年至鐵嶺衛則於洪武二十一年置於古鐵嶺城二十六年徙於古銀州地而是書則謂二十一年置於銀州不著遷徙之事其他如寧遠衛置於宣德五年而是

遼紀敘

遼海衛

書謂在永樂三年行太僕寺置於洪武三十年而是書謂在十一年諸如此類皆與實錄乖異無可徵信其尤誤者安樂自在二州置於永樂六年奴兒干都司置於宣德三年實錄紀載甚明而是書謂皆置於永樂二十七年按明成祖在位二十二年自無永樂二十七年其誤固不待辨矣蓋田氏未盡依據實錄雜采他書或據傳聞以成此作近人謝澍清洪國史料考謂是書多取材於實錄殊不盡然四庫總目譏其敘事疏略挂漏洵不誣也然實錄及明史皆謂洪武六年設遼陽府州縣十年革之而是書則謂置於五年以千戶徐便署府事既而罷之全遼志亦云置於壬子即洪武五年也又是書謂定遼左右二衛置於洪武十年雖異於實錄實錄謂置於六年而與遼東志則吻合是其致誤之由亦未必無據又是書謂洪武十年罷定遼縣當為罷遼陽府州縣之誤二十年命東川侯胡定等北伐納哈出當為胡海之誤此證之實錄及明史而可定者不待辨也總目謂是書多載未行之奏議無以資考訂

然駁之實錄即不免此病詎宜獨責田氏自遼金以來嘗以遼河迤

西之地屬於中京大定府元代易大定府曰大寧置山北遼東道於此明代因之置大寧都司是一言遼地未嘗遺大寧而不數也是書以遼紀命名故頗詳朵顏三衛事朵顏據大寧都司故地不得謂之非遼而總目譏其詳於朵顏疆域未能分明豈得為定論乎即就遼東都司不兼大寧而言亦非失其斷限遼東志嘗以開原徼外之地敘入書內此固為奴爾干都司故地也奴爾干故地因久廢而附於遼東則大寧故地附於遼東亦有何不可者矧是書未嘗以遼東命名也耶考日本尊經閣本遼東志為嘉靖十六年重修本在是書所訖之前一年或遼東志刊本已為田氏所見且書中數事有與全遼志畧同者全遼志卷六史考全遼志刊行在後嘉靖十四年恐又取材於是書卷首署無錫俞憲校正憲字汝成無錫人嘉靖戊戌進士官至湖廣按察使著盛明百家詩三百卷見四庫存目總集其年輩後於

遼紀敘

遼海衛

田氏故任校字之役是書世鈔流傳惟日本靜嘉堂文庫藏有鈔本余得借鈔以校實錄諸書多所異同可備一方之掌故故取而刊行焉金毓黻校竟記

遼紀一卷 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明田汝成撰汝成有炎繳紀聞已著錄是編載遼東邊事始於洪武二年迄於嘉靖十六年敘事疏略挂漏至多又多載未行之奏議殊不足以資考訂又三衛之中惟福餘跨遼而東泰寧已為遼西境朵顏則大寧都司地非遼東地矣書中詳於朵顏是疆域且未分明無論記事矣  
案是書訖於嘉靖十七年文中誤作十六年應正

遼紀

遼海叢書

遼紀

錢塘田汝成 叔禾 編纂  
無錫俞 憲 汝成 校正

洪武二年置遼東衛

洪武三年春高麗王頤遣使稱藩修貢

冬十月元平章劉益來歸

先是元主北遁丞相也速以餘兵棲大寧也先不花據開原洪保保據遼陽哈刺不花據復州劉益據得利贏城高家奴據平頂山而納哈出出沒沙漠互爭雄長至是也先不花高家奴納哈出劉益等合兵趨遼陽洪保保拒不納諸軍攻破之執洪保保以歸既而釋之諸酋不協益乃奉表來歸以益為遼東衛指揮同知

洪武四年遣大都督府斷事吳立撫齊遼東新附官民

初洪保保既得釋復聚兵遁得利贏城吳立至遼東賞不及保保

遼紀

遼海叢書

保保大憚以劉益實己以殺劉益而奔開原益軍驚亂前元侍郎房嵩右丞張良佐討洪保保不獲捕其黨馬彥輝等斬之益軍始定乃迎吳立於金州權攝衛事事聞詔以立嵩良佐為指揮

置定遼都衛以馬雲葉旺為龍虎將軍定遼都衛指揮使

旺淮西六安人雲廬州合肥人皆以從龍功授職引兵由登萊海道入金州招元參將葉廷秀降之進兵平頂山攻破高家奴於老鴉寨未幾亦降旺雲同心設略修城廓繕甲兵開屯田建學校選豪傑而周鸞關忠王才耿成陳玉皆名將冠軍遼陽至今稱之

洪武五年置遼陽州府縣以千戶徐便署府事既而罷之

洪武七年冬十二月納哈出寇遼東指揮使葉旺馬雲擊走之納哈出率衆數萬由長廣渡遼水直趨金州旺雲計曰虜越復蓋而入金州金州有備野無所獲進不能攻勢必不久而還蓋州東北山多險阻西瀕大海設伏扼歸破之必矣遂令雲留守而旺以

兵八千趨蓋州納哈出引衆還至熊岳距大軍七十餘里旺令千戶徐便潛於青石山伐木爲寨積冰爲壘沃水使堅絕其東北之路又自海岸官蓋牟城密置釘板以指揮王才領強弩數百截青石山隘口其東南諸山各樹旗鼓以數卒更番擊之仍束芻爲人衣以甲冑設機動運爲疑兵分配既定則遣部將耿成陳玉以兵夜劫虜營衆驚擾納哈出列軍於城南旺率銳卒衝其中壘礮聲一起諸山響應指揮吳立亦出兵縱擊之自晨及晡斬獲無算虜衆大敗悉奔青石山王才據橋力戰虜不能過轉馳而西厄於冰壘又聞四山鼓譟進退倉皇至海岸復值釘板人馬俱仆納哈出幾獲而遁去雲復出兵追擊三百餘里殲其衆殆盡

洪武八年改遼東都指揮使司

洪武九年罷海州衛蓋州衛復州衛金州衛

四衛皆在遼陽城南界海州南去一百二十里蓋州二百四十里

遼紀

遼海軍實

復州四百二十里金州六百里

洪武十年罷定遼縣置定遼中衛左衛右衛前衛後衛

五衛皆在遼陽城內而巡按察院布政分司行太僕寺苑馬寺副

總兵府都指揮使司在焉

洪武十一年置遼海衛

設行太僕寺

寺在遼陽城內職掌官軍馬匹點視孳牧瘦弱者督令餵養倒失

者依限追償

洪武十五年夏四月詔遼東守臣議屯田之法

先是遼東官軍衣糧仰給山東歲運布紗棉花由太倉海運至牛家莊儲支動計數千艘士卒冒風波多漂溺者至是詔曰遼右之地元時號稱沃野元孽既殄有勳朕復立遼陽行省者朕以其地早寒土曠人稀不欲以官吏擾民但以衛兵戍之而歲費衣糧運

自海上聞之一夫航海舉族怨朕實憫之其議開屯田以爲久利守臣議入乃計士卒以十分爲率三分屯種七分戍邊

洪武十六年夏五月高麗入貢敕遼東守將唐勝宗等絕之

先是元帝嘗索女於高麗而其臣周義有女入元宮元主出奔上獲其女苦之義數來朝貢上厭之至是敕曰舊歲今春高麗之使水陸兩至皆非臣禮東夷誦詐不可深交昔者漢四伐之滅其國族魏二伐之屠其都邑晉一伐之焚其宮廡俘其男女五萬隋二伐之毀城殺將唐四伐之虜其夷王斬首五萬級獲牛馬百萬遼五伐之拔十餘城斬其亂臣康肇金一伐之元五伐之夷王奔虬羅追擊斬之以就爲牧野此自古中國帝王不與深交之明驗也勝宗等出鎮遼左高麗使臣必且數至宜謝絕之

洪武十九年置東寧衛

洪武二十年春正月命宋國公馮勝國公傅友德永昌侯藍玉南

遼紀

遼海軍實

雄侯趙庸定遠侯王弼東川侯胡定武定侯郭英等帥師二十萬北伐納哈出降擒之

初納哈出分兵爲四營一曰榆林深處一曰養鵝莊一曰龍安一曰禿河輻重富盛畜牧蕃息虜主數招之不往上命宋國公馮勝爲大將軍穎國公傅友德爲左將軍永昌侯藍玉爲右將軍南雄侯趙庸定遠侯王弼爲左參將東川侯胡定武定侯郭英爲右參將將兵討之納哈出計無所出乃遣使至大將軍營陽爲納款而實覘兵勢勝遣玉往一禿河受降虜使還報納哈出聞之乃指天噴噴曰天不復與我有此衆矣遂率數百騎自詣玉納降玉大喜出酒飲之甚醺納哈出因酌酒酬玉玉請先之納哈出飲訖復酌以授玉玉解衣衣之謂曰請服此而後飲納哈出不肯服玉亦持酒不飲爭讓久之納哈出取其酒澆地願其下咄咄語將脫去時鄭國公常茂在坐其麾下有意指其解胡語以告茂直前縛之

納哈出驚起就馬茂拔刀追之傷臂不得去都督耿忠遂以衆擁之見勝納哈出所部妻子將士凡十餘萬在松花河自聞納哈出被傷遂驚潰餘衆欲來追纂勝遣前降將童觀往諭之於是其衆亦降凡四萬餘并得其名愛馬所部二十餘萬人牛馬駝駝輜重互百餘里捷聞詔以納哈出爲海西侯

### 置瀋陽衛

洪武二十一年置禿者野人乞利迷女直軍民府尋罷之置三萬衛衛在遼陽城北三百三十里開原城是也北路參將在焉在古爲肅慎之地後曰挹婁元魏時曰勿吉隋曰黑水靺鞨金人起焉改會寧府號上京元滅之改開元至是改元爲原東北有長白山橫互千里山巔有潭萬頃支流南爲鴨綠江北爲混同江

置鐵嶺衛  
即遼金時銀州故城也在遼河之東

遼紀

四 遼海遺書

洪武二十二年罷義州置義州衛

義州在遼陽城西五百四十里西路參將在焉

夏五月建泰寧福餘朵顏三衛

前元阿禮失里者封遼王居兀良哈蓋春秋時山戎地也至是與其黨塔賓帖木兒等未降乃建三衛以阿禮失里爲泰寧衛指揮使塔賓帖木兒爲指揮同知海撒男答奚爲福餘衛指揮同知脫魯忽察兒爲朵顏衛指揮同知各以部落畜牧藩護邊徼蓋三衛者契丹阿保機遺孽也自寧前抵喜峰近宣府曰朵顏自錦義歷廣寧至遼河曰泰寧自黃泥凹逾瀋陽鐵嶺至開原曰福餘其俗皆狡黠好殺喜偷而朵顏尤無賴

洪武二十三年置廣寧衛

廣寧在遼陽城西四百二十里三堂戶部分司按察分司遊擊將軍府在焉

洪武二十五年置廣寧前屯衛後屯衛中屯衛左屯衛

洪武二十六年置廣寧右屯衛

洪武二十七年置廣寧中衛左衛右衛

永樂元年徙大寧都司於保定府以其地界兀良哈

兀良哈者朵顏三衛夷名也靖難兵起兀良哈以兵來助上嘉之至是徙大寧官軍於保定府散營州等衛於順天永平之間以其地界兀良哈聽其各統部落從俗種牧飛放畋獵以護邊徼國初設六邊以馭胡起開原歷興中大寧抱紅螺跨獨石以達宣府自宣府迤西直抵甘肅勢如率然首尾相應天設之險而創造之艱也自捐輿平大寧之地與兀良哈而紅螺白雲之北因而失險退守錦義寧前喜峯三屯密雲白羊以達居庸自是宣府左臂受唾盧龍後背偏側遼之襟吭傾啜諸陵亦時警嚴烽矣夫不復甯平大寧則寧前一扼地耳自潮河川喜峯口以窺盧龍則灤平驕然矣自黃花白羊則諸陵震驚矣宣府之外藩因之日拆也

遼紀

五 遼海遺書

永樂三年置寧遠衛

寧遠在遼陽城西七百里南洛守備在焉先是永樂初大寧淪沒而紅螺山始捐外境於是和州之墟荊條之陽胡馬馳突頻歲抄掠總兵巫凱都御史包德懷疏請割古瑞州錦州之地於曹莊湯池之北建衛治賜名寧遠

永樂四年海西夷人把兒遜等內附置建州毛憐古城等衛處之

建州三衛女直渤海大氏遺孽也近松花江者曰熟女直近黑龍江者曰生女直完顏後金之遺孽也建州之地東南接朝鮮界南接三江月虎城東接毛憐七姓野人黑龍江奴兒干諸夷東北泊北率皆海西四百餘衛野人女直西北泰寧夫餘朵顏三衛實處其中與諸夷聯絡犄角而又五嶺喜昌石門險隘人不得並行騎不得成列虜人視爲咽喉國初開原降虜揚木各戶者半數百騎

騎往奔之其黨滋盛永樂初不即加兵始事撫綏自後桀驁爲患邊將弗能制

設苑馬寺

寺在遼陽城內領六監二十四苑職掌生馬匹每種馬一歲課一駒無駒者增銀一兩五錢貯永寧監庫

永樂五年命太監王彥等鎮守遼東令密察軍機以聞

上以諸鎮奉報邊機多不以實乃命內官鎮守各邊密察動靜王彥奏帶京營官軍三千備禦

永樂八年秋八月倭人寇金州左都督劉江擊走之

先是倭人比歲入寇劉江立城堡於望海塌頃之倭舟泊黃家山島烽喉甚急江潛率馬步軍伏望海塌翼日倭艇二十餘艘泊馬雄島徑奔塌上江親督指揮徐剛領兵赴堡外復遣百戶姜隆以奇兵伏山下邀其歸路約賊圍堡舉礮發伏馬步俱進賊大敗奔

遼紀

六

遼海軍書

桃花園合兵圍之自辰至酉生擒八百五十七名斬七百四十二級自此倭寇遂絕

永樂九年建州衛指揮李滿住請以部落移住遼陽東山蘇子河許之

先是建州虜營去邊徼數千里李滿住者款塞求近邊牧種乃捐蘇子河與之自是虜黨滋繁時肆殺掠邊民苦之

永樂二十七年置安樂州自在州

時女直達達納款甚衆乃建安樂自在二州於開原城處之其酋皆授都指揮等職給全俸贍之次者號開良頭日月給米二石歲給大布四匹棉花一斤八兩土田房屋牛羊食物悉備人給衛丁一名願出塞外探親者聽尋徒自在於遼陽城

置奴兒干都司

其地在建州東北元時爲東征元帥府洪武中納款至是上遣中

官於建州造鉅艦重寶乘流至海浮江而不招其部落之未歸者建都司以統之

正統十三年參將畢恭議捐三岔河地與朵顏三衛虜人從之

三岔河者遼陽舊城也先是遼東海運直通遼陽鎮嶺以達開原開原城西有老米灣者舊行陸路也自廣寧直抵開原三百餘里每歲燒荒東西兵馬會於棋盤山東北至平頂山中有顯州廢城者遼時中京也肥饒之地不下萬頃朵顏三衛虜人入寇往往垂涎勢不可敵至是畢恭乃議捐之冀以啖虜救其抄掠而虜人緣此願益南侵漸入豬兒山老虎林遼河套邊患逾棘

正統十四年諭諸邊大家豪首有能招軍奮勇者授官有差

時邊軍缺乏胡虜憑陵英國公張懋等請降黃榜募召勤王乃詔大家豪首能招集勇士萬名以上者授指揮千名者授千戶百名者授百戶五十名者授總旗十名者授小旗屬都御史管束聽調

遼紀

七

遼海軍書

隨征每月支糧三斗歲布一疋於是遼東總旗屈勳七孫賢等應命招集馬雄等一千三百人授官有差

景泰三年夏四月建州等衛夷酋李滿住董山等入寇勅都御史寇深太監宋文左都御史曹義等禦之

先是也先之亂邊場騷然而脫脫不花者也先部酋也以其衆蹂海西海西不保李滿住等遂內徙虜掠報日嚴乃切責都御史寇深等發兵勦之既而李滿住等請入貢自辯許之乃所以略旄倪三百二十九人來獻延議赦罪賞資有差

秋八月命都御史寇深密察自在安樂等州東寧等衛安插降夷及議處置之策

也先之亂諸邊降夷以內應敗者數起于是少保兵部尚書于謙等疏言野人女直各種夷人強則跋扈敗則投降朝廷往往推曠蕩之恩有反側之罪授官錫帛安插自在安樂東寧等處給田屋

以居者動以千數已已之變內應者蜂起此誠狼子野心非拳養可絆者乃今邊報日嚴未知何等部落或野人女直或朵顏三衛叛夷乘勢陸梁奄來倏往我軍比比失利誠恐安插諸夷邀利潛構姦宄合作狼跋何支請勅邊鎮諸臣密察動靜及議處置之策以銷意外從之

秋九月都御史寇深等陳邊防機務

先是尙書于謙請勅諸邊守臣各陳邊務于是寇深等疏言遼東山海關迤東以北至於開元皆臨虜境海州遼陽雖隔遼河亦有灘崎可通人馬廣寧義錦寧遠前屯屯率多曠野難以按伏西北遼河兀良哈三衛諸夷東北濕江松花江灰扒江黑龍江海西各糧女直東南婆猪江河迷等處建州三衛諸夷綿絡巢居聲勢相倚或附虜猖狂或因飢草窃迫逼即散少馳旋窺廣寧開原尤爲要害賴有團兵其餘各城且屯且哨臣等議謂廣寧有警則右參將

邊紀

八 遼海邊防

劉端內使覃璣禦之而副總兵焦禮分巡遼河迤西至于前屯若遼陽瀋陽海州有警則都御史李純都督僉事王祥禦之干祥仍巡遼河迤東至於瀋陽開原鐵嶺有警則都督同知胡深左監丞范英禦之胡深仍處開原至於蒲河臣與太監宋文都督曹義隨機調度以張軍聲都督指揮梁宣宋政等則操練軍馬守繕城池修整墩堡查給器械各有專司本鎮糧草及屯軍子粒及發銀糧貯可支兩年無煩轉運疏入部議從之

冬十月朵顏衛夷會李羅入貢請襲祖職從之

李羅之祖哈孫永樂間歸款授都指揮同知頃者脫脫不花叛也先而入寇李羅陰導之也先擊殺脫脫不花併其部落李羅降之授達魯花赤尋以過斥還乃遣火兒虎台等入貢請襲祖職時也先駐兵阿剌忽馬乞可刺海子而泰寧衛都督僉事革干帖木兒朵羅干等咸黨也先逆請恐致愆啟釁部議許之

成化二年秋八月勅左都御史李秉巡視東邊

先是開原左參軍曹廣遣指揮使史敬督官軍欽稼於私田海西諸夷覘擊之官軍死者二百餘人鐵嶺懿路蒲河海州廣寧遼河白土廠烽報甚急詔罷曹廣囚之于是御史魏瀚言遼東西白山海東抵開原邊防迤遠太監總兵居中節制左右參將分鎮不用宣大衛所少於遼東乃設副參等官宣府五員大同四員遼東僅三員耳况今多事請比大同添設一員以便策應部議許之乃移左參將孫璟代曹廣守開原都指揮使施英充副總兵都指揮僉事周俊充右參將分鎮廣寧東西防禦勅左都御史李秉往視之太監李良武安侯鄭宏皆住俸

成化四年秋九月建州衛夷會苦女等入寇命武靖侯趙輔都督王瑛左都御史李秉擊斬之

邊紀

九 遼海邊防

左軍出渾河紫河越石門土木河至分水嶺右軍出鴉鵲關喜昌口過鳳凰城黑松林摩天嶺至激猪江中軍出撫順經薄刀山鮎魚嶺過五嶺度蘇子河至古城時朝鮮亦遣中樞府知事康純魚有沼南怡等率兵來會擒指揮若女等斬之俘餓萬餘指揮張額的里等率妻子來降

成化十三年冠帶總旗屈勤七等請以所招軍還令管束從之

先是屈勤七孫賢等奉例招集勇士六百戶餘丁一千三百人各置部落鈐束隨征右侍郎馬文升等請以所招勇士編入各所理補放絕許之於是屈勤七等屬撫順千戶所與見軍操役屈勤七等大譁詣闕陳訴乃仍令還自管束屬都司提調

成化十四年春正月建州海西朵顏等衛諸夷入寇遣兵部左侍郎馬文升往經略之

時建州三衛女直海西各衛野人女直完者禿人刺答等朵顏三

衛達子滿都魯等比年入寇殺掠千人詔邊臣發兵勦之俘斬六百級士馬損失亦略相當乃遣左侍郎馬文升經略之諸夷聽撫俄而諸夷相驚天兵奄至復叛

冬十月巡撫都御史王宗彝請復開廣寧開原馬市從之

先是廣寧開原各立馬市以通朵顏三衛諸夷其後朵顏與海西為黨閉絕久之至是邊臣請復開馬市以結其心攜海西之黨許之乃遣通事劉海姚安監譯之劉海等抑勒諸夷索舍里孫等竹諸夷不服罷劉海等以本鎮參將布按三司官監之

御史王崇之條陳邊務

御史王崇之言遼東官軍俸鈔布花皆於山東仰賴河西十一衛自山海關陸運給之河東十四衛自登州海運給之然陸軍常通而海運漸廢舊有海船十一隻皆以壞溺糧餉艱難自去年已前拖俸錢六百一十一萬錠布七十七萬三千疋棉花二十八萬二

遊紀

十一 遼海 邊務

千斤比比奏討竟無補還乞折輕齎銀兩亦從陸運以恤貧困頃因遼東屯糧不足發銀糴買召商上納總以撫臣分以監司名為綜理然而委任非人通同勢要實緣為姦或虛報侵欺或攪和批腐且不酌量地里苟便人情以致近易者上納益多艱遠者仍舊匱乏重役軍丁跋涉轉運遠近騷然急宜措處以濟緩急遼東土人少事耕作專一採取人參榛松園獵野味以為生計官府多指進貢為名巧為需索兼以強買民甚苦之頃者派增影木貂皮守臣役軍採辦寶富差貧民益愁苦乞念兵荒速降停止候稔歲徵之邊方幸甚

成化十五年建州夷賊伏當加等為亂命撫寧侯朱永等征之斬首六百級伏當加等降宥之

伏當加者都指揮使保能之弟也叛寇於邊命撫寧侯朱永等征之斬首六百九十級俘獲四百八十餘人獲伏當加來降命赦之

入貢如故

夏四月建州石衛都指揮僉事宋款赤巴來降詔於廣東安置

成化十六年春二月建州夷酋宋哈答來降詔於遼東安置

先是建州諸夷比年入寇邊防甚嚴至是宋款赤巴宋哈答等來降太監章朝等奏言宋款赤巴等悔罪來降編管嶺外恐無以招攜其黨乃命取宋款赤巴亦於遼東安置授千戶以其妻子給之夏四月太監章朝等招誘建州左衛叛夷哈速等七十九人來獻詔斬哈速等五人餘於廣東雲南福建邊衛充軍

秋九月北虜入寇勅太監汪直劉恆保國公朱永定西侯蔣瓌威寧伯王越都御史孫洪等以京軍禦之

先是英國公張懋等會兵部議將選過京營一等二等精銳官軍分為三路中路一萬人為大同宣府之援東路五千名為遼東永平密雲之援西路五千人為偏頭延綏之援每二千五百人定委

遊紀

十一 遼海 邊務

團營侯伯都督一人統之正馬駙馬三萬正先備團營之數不足者以大營馬補之諸邊有警調發即行是歲北虜與三衛嘗殺逼近遼東太監章朝等以聞乃命太監汪直監督軍務保國公朱永掛印充總兵官威寧伯兼左都御史王越提督軍務太監傅德管領神鎗都指揮白瑜李俊充左右參將蔣瓌馬俊充遊擊將軍統京軍一萬往援遼東太監劉恆監督軍務定西侯蔣瓌掛印充總兵官都御史孫洪參贊軍務太監張喜管領神鎗都指揮白全充參將楊玉充遊擊將軍統京軍一萬往宣府大同以備虜騎旋突官軍各賞銀二兩戶部遣官整理糧餉至邊賊已解去乃罷

成化十七年毛憐衛三姓夷人郎引答忽赤等求貢許之

郎引答忽赤等二百餘家祖居幹木河與七姓野人有隙正統中移居建州欲附毛憐衛入貢毛憐衛都指揮老童不許欲附建州衛建州衛許之都督同知蔡謙都御史王家彝謂毛憐非去建州

馬程一月建州南去塞外不過二三百里郎引答忽赤等雖近建州實毛憐部落也若准附建州恐毛憐化外諸夷未得朝貢者觀覲移居或啓邊釁不若仍附毛憐每歲准增一十二名不在本衛常貢百分之額從之

夏六月朝鮮國王李婁請開路入貢不許

朝鮮國王李婁奏言臣敬奉天朝世修職貢罔敢違越頃者建州殘賊梗塞周行比比剽掠陪臣苦之請於東八站迤南另開新路以便行李事下邊鎮評議於是都督同知游謙等議言朝鮮貢路先朝所開皆有深意雖紆繞險阻已成通衢豈可輒易况建賊草竊有時而新路荒蕪未剪即欲改作創始實難但鳳凰山迤東迤西原無烽埃故有剽掠之虞合自鳳凰山至蹇陽設墩一十三座自通遠堡東南沿江設墩二十二座分布軍馬措置豹積以防護往來自鳴綠江西至鳳凰山約計百里中有湯站堪以立堡爲鳳

遊紀

十二 遼海軍書

鳳城前鋒以便棲止疏入許之

秋七月建州等三衛賊酋哈哈尙款關求貢不許

建州大疫夷酋哈哈尙款關求貢邊鎮以聞部議從之上不許

成化十八年冬十一月朵顏三衛夷人入寇

時塞外間諜言三衛與迤北和好入寇而三衛夷酋復言爲迤北達賊逐殺移營近塞稍稍捕略報至中飭邊防復譯諭諸衛入貢頭目令傳示部落毋負世恩

成化十九年太監章朗以贖留虜孺來獻命給賞內官爲奴

時北虜亦思馬因叛小王子爲亂小王子擊殺之遺棄幼稚朵顏夷人收獲九人將往鬻於海西太監章朗於馬市贖之來獻命給太監蕭敬懷恩等爲奴幼女送浣衣局

夏五月諭諸邊內臣毋贖虜孺來獻

時動戚內臣競賣虜中男女或公索於諸鎮於是兵部尙書張

疏言夷虜貪利無親聞諸邊有收贖男女之風必誘竊以邀利駕名拾遺啓釁塞外宜禁絕之上然之遂禁諸虜毋獻

弘治元年勅邊臣各以軍馬實數來報

遼東一鎮城堡墩操守空馬步官軍凡七萬三千七百四十八人寧前屯官軍二千六百八十三人寧遠官軍四千五百八十二人錦州官軍五千五十三人義州官軍三千九百三十三人廣寧右屯官軍五百二十三人廣寧衛官軍一萬五千八百八十八人海州官軍六千九百五十九人遼陽官軍一萬二千八百二十人瀋陽官軍二千四百六十六人撫順官軍一千八百八十人蒲河官軍九百六十五人懿路官軍一千三百二十四人汎河官軍一千一十三人鐵嶺官軍一千五百六十六人開原官軍六千四百人金州官軍三千五百六十六人復州官軍一千人蓋州官軍二千七百七十八人

遊紀

十三 遼海軍書

京師請誅廷議囚之尋貶南海安置

伏當加來貢以其兄保能職事爲請諸夷憤憤脫羅等劫之館中旨伏當加爲亂縱橫七八年諸夷死敗者甚衆今復隱情以欺帝主人貢授職法馬又不肯明言是賞賊也他日誰無效尤之心請按法誅之事聞上命廷臣大議咸謂伏當加犯罪於前蒙赦於後許令入貢寬假已多乃復以其兄之職事爲請且有要言不與則歸且復叛啓同類不平之心罪在不赦但誅之則恐其家與脫羅等仇殺不已爲邊場之憂請囚之以觀動靜從之既而鎮臣以諸夷稱快報乃貶廣東安置

弘治八年冬十月都御史張岫請疏通寺馬從之

時苑馬寺以軍餘馬老牝猶課軍甚苦之于是巡撫都御史張岫請督同守巡官將兩苑養馬查驗良者仍存孳息小弱不產者牝馬十八歲以上不能孳駒者每驛給四五疋徵銀三兩每疋牝馬



二十歲以上若漂沙不能揣駒者以時值鬻之解銀太僕寺以備邊馬從之

弘治十二年春三月遼東乏糧命發銀濟之

時遼東比年有警邊儲匱乏部議預給年例銀及淮浙鹽銀賑之不足于是管糧郎中史學言遼東二十五衛每年糧料本折遞支用糧七十萬石銀八萬二千兩皆以本鎮屯糧及京解年例銀兩供之今定遼左等三十六倉見糧六千萬石廣左二庫見銀六萬兩不穀一年支用近奉詔書稅糧咸免二分邊軍折銀每石加與一錢本鎮歲額屯糧二十四萬石以二分免之止徵一十九萬石折銀八萬二千兩每石加給一錢增銀三萬二千兩計凡一十一萬四千兩以今歲年例銀一十二萬兩除之僅餘六千兩補給去年拖軍糧之數盡絕無餘減徵屯糧一萬九千石以歲支七十萬石計之尙欠糧五十一萬石即使每銀一兩糶糧四石亦須銀一十三萬兩况遼東連歲用兵支給糧草動以萬計此又出歲用之外者閔念邊鎮早賜處給幸甚幸甚部議謂遼東自弘治八年預支年例銀兩遞年預發已過三年矣兼以淮浙鹽銀六十萬今猶不足蓋本鎮兵荒故比年告急若不假借賑給誠無慰邊士之心請於預支弘治十五年例外再給銀十萬兩周之其金復蓋三衛餘丁歲分兩班伐草每名納銀二錢約計銀二千餘兩俱送會府掌之未見作何支用自今草價令管糧郎中徵貯以濟邊儲上從之

冬十月朵顏三衛夷賊入寇廷議大舉征之尋罷

時朵顏三衛夷賊入寇遼東永平密雲諸邊殺掠甚衆寧遠衛指揮王臣劉綱等死焉廷議征之而序班楊晏復陳朵顏諸衛建立之由逆天之狀請命將大舉討罪滅族以復疆圉上令廷臣詳議報可乃勅遼東宣府薊州諸邊修兵以候少保兵部尙書馬文升

遼紀

十四

遼海遺書

疏言朵顏三衛洪武間乃大寧都司所轄營州等十衛地也分寧王府居之與宣府遼東列爲三鎮太宗靖難兀良哈有效順之勞既都北平乃封寧王於江西徙大寧都司於保定散營州等衛於永平順天之界以其地界兀良哈以樹藩屏禦胡虜絕東巡女直之謀宜德關稍肆侵擾車駕親征虜亦極斂尋復跳梁正統九年命將往討阻遏屢成化以來時時草竊然亦不敢擁衆公侵弘治初古北口分守內外邊官出境燒荒延焚與魯穹廬剽奪牲畜喜舉口出哨軍士掩殺牧稚邊豎遂張指揮王臣等又不度機宜不遠探候輕率窮追以取殲滅近報官軍出塞斬首三百餘級或有誘殺之情以致三衛諸夷輒動名日報仇然朝貢之使絡繹京師尙奉法守較之迤北罪或殊科誠恐大軍一出玉石俱焚則虜心益憤况薊州關塞險扼賊從間道乘夜而來不過數騎若欲擁衆長驅亦難進止潮河川口雖稍平漫而兩山夾峙矢石可

遼紀

十五

遼海遺書

施河中巨石嵯嶮車馬難渡虜寇雖衆量不足憂但令各鎮整兵馬嚴烽候遠巡瞭飭固邊防相機戰守未可遽動遠略也上從之乃罷前詔

弘治十三年秋七月海西兀者衛都督察安察請赦考郎兀衛都指揮早哈不許

先是考郎兀衛都指揮早哈成討溫衛都指揮婁得借眞舍會同館早哈醉殺婁得法司以早哈論死請旨因之至是察安察言夷俗殺人無償命之法但以子女牛馬酬之請赦早哈聽從其俗不許

弘治十四年御史車梁條陳邊務

御史車梁言頃者遼東胡虜頻入關塞官軍睥睨不捕問之則曰朝廷有誘殺之刑曩殺之罪又有求討鹽米入境貿易之例胡人以此爲解殺之者反得譴重故將士畏縮而胡虜猖狂聞之例舊

胡虜離邊五十里方許騎箭不許逼近邊牆賑濟鹽米貿易貨物俱於廣寧開元馬市行之宜令邊將傳諭虜人除進貢外但有逼近邊牆傳箭打話者就便捕殺不坐誘襲之罪馬市每季一開貿易貨物平日不許以賑濟鹽米爲名科斂軍伍東周嶺場鳳凰陽陽舊爲胡人牧獵之所總兵韓斌議建四堡胡虜始稀遼陽迤西直抵前屯城堡傾頽縱有官軍數十餘名半皆羸弱而鎮東鎮夷奉集三堡地方偏僻人馬安閒廣寧招集餘丁金復蓋寧遠納糧餘丁尙多優空宜爲調選填實義州前屯諸堡以禦胡人

夏六月遼東總兵官定西侯蔣驥等撫諭罕河衛都指揮僉事尙古等入貢  
成化間諸夷衛頭目但齋祖受勅書入貢請職者多准陞授於是乞陞者紛起兵部議准頭目授職非歷二十五年者不許陞授有能以擄掠漢人還者准陞一級弘治十二年罕河衛指揮使尙古

遼紀

十六

遼海遺書

來貢獻駱駝一隻請陞都督不許尙古入貢小達子一人送還漢人五人都議陞都指揮僉事尙古不悅十四年六月糾合兀者等衛都督察安察等領兵駐塞外出怨望語察安察亦言建州毛憐朵顏諸衛每貢百人獨海西每衛止五人多寡懸絕自今不復入貢矣守臣以聞兵部尙書馬文升等議今遼東申邊警備諭戒諸夷毋得分外要請總兵官蔣驥等懼蒙乃遣通事白洪詣尙古招之尙古乃令其兄赤卜革來朝送還漢人二人且以陞職爲請部議謂守臣止當申邊警備諭戒諸夷毋得分外要請而輒敢招之詣闕復爲求官無經國遠略但再逆所請則夷怨益深況尙古而歸漢人亦知守法姑准陞督都同知以慰其心從之七月達賊入寇守臣禦之獲番文於莽中譯是泰寧衛都督猛革忒木兒言祖父報効天朝既勤且力今海西女直尙古以反狀要請遂得陞官公道何在某不憤故動衆南侵守臣以聞部議謂夷情詭譎莫知

端倪猛革忒木兒既來犯邊不應自彰其名况番書得之莽中眞僞未判乞令守臣詳諭猛革忒木兒言招撫尙古乃邊臣之失策非朝廷本旨也即有不憤自當公言何至入寇上從之

秋八月御史胡希顏請查理遼東等衛軍伍及全支馬料從之

御史胡希顏疏言遼東二十五衛舊額官軍一十八萬有餘到今僅有七八萬耳蓋由逃亡數多清勾無法先年雖曾差官后湖贖册那改買址弊冗益多各省皆有清軍御史一員而遼東獨缺乞以清軍事務督委巡按御史以兵部所貯宣德年間軍册爲準查對清勾庶於行伍可補遼東官馬舊例每匹月支豆料一石二斗故馬有全力慶戰可仗成化十九年郎中毛泰奏革二斗近年邊官計吝小費十月至三月全給一石四月至九月扣革無支以爲時有青草不須用料豈知三月以後毛革汗下馬力全消縱得生芻不過浮腫驟發耳達馬秋肥亦賴枯芻細剉其食而責之健戰一孺子能辨其不堪今雖不能驟復舊規或可月給一石部議從之

遼紀

十七

遼海遺書

弘治十五年秋八月總兵官都督僉事楊玉請招軍給馬時遼東大疫胡虜窺邊於是總兵官楊玉奏言遼東官軍比之國初三亡其二墩堡遼遠調撥不周永樂間太監王彥奉帶京軍三千駐鎮備禦至成化七年取回尋以達賊犯慶陽給撥順天永平京操官軍四千餘人今者本鎮兵力益寡胡虜益張請以京操軍糧調五六千相兼防護前屯寧遠邊疆三百五十七里衛所城堡二十二座僅有官軍五千七百三十人錦義邊疆二百七十四里衛所城堡一十座僅有官軍五千三百五十三人瀋陽邊疆七十九里僅有官軍一千一百九十四人地迂兵寡戰守兩難請照正統成化年間諭令官民豪傑召募以實行伍本鎮官馬去歲查有四萬九千八百七十五疋疫死陣亡六千九百五十疋正存者又多

羸弱不任馳驅追敵數千里即仆矣倒馬軍士年償二三賣產鬻子或自縊以圖免請給有司馬匹以蘇貧困疏入部議謂京師天下根本調官軍以守邊疆殊失居重馭輕之體頃者總制尙書秦紘奏革各鎮不許輒請京軍遼東雖急不可遣也召募勇敢已有成命比年行之每鎮各限五千遼東亦未舉報即使召集有期恐訓練未周有同烏合緩急難仗請就本鎮官軍戶下每舍餘三丁抽選一丁月給糧四斗甲仗銀三兩委官統之隨軍殺賊其所救護皆父子兄弟之親自然用命各邊戰馬敵亡者官例給之槽下死者追椿頭錢貼助明銀買補遼東馬之所生又有苑馬滋息可以給軍所以自來不以乏馬告急頃者都御史王宗彝奏言遼東比年兵荒馬死請以夷人員馬給軍業已許之矣而楊玉復以爲言必夷馬不足故耳今苑馬寺報有華牝馬二千四百五十一疋請盡與之兼以夷馬再給太僕寺馬價銀一萬兩以給軍士無馬

遊紀

十八

遼海遺書

及一歲三次死馬者

弘治十七年夏五月御史余濂條陳邊務

御史余濂巡按山東乃條具遼東邊事以聞其略曰正統中遼陽豪首屈勤七等應命招軍六百戶給與軍餘一千三百人名爲幫役成化十三年侍郎馬文升議謂招軍本以實伍若給餘丁而聽令管束假以優閒非計也遂將本鎮所招勇敢悉編入各所填補故絕食糧操備辨草上供既而屈勤七等病其厲已妄奏給還以致各所同調之人效尤紛起非所以定約法一人心也臣愚以爲屈勤七等非勒回不可舊例官軍出百里之外者給行糧監司鎮守官員廩給此皆常祿之外優厚與之今遼東備指揮等一十六員皆離家出守何止百里而無所資給焉能禁其分外之米即使每人日支糜米五升歲計用米二百八十八石耳惜此不假而仕其私役軍士耕田自贖非所恤勞苦厲廉勤也遼陽堡周圍三百

四十丈官軍八百六十一人驍騎堡二百六十丈官軍四百七十二人隨住家丁非數所及城小難容宜展西廂以便棲寄鳳凰城清河東州馬根軍四堡止有南門艱於趨避亦宜別作西門遼東每歲修邊軍民雜作春秋二季合用五萬餘人三月拘殺五月放工七月拘殺九月放工金復海蓋地里懸阻每夫一名用銀一兩衝所點募之擾情仰耕稼之妨民甚苦之先年都指揮畢恭每堡按伏兵馬三百就令督率餘丁乘間修繕當時最稱得法今每堡兵馬益以招集抽架之人不下三百各有幫役餘丁若再給一人如前伏按暇則修溝濬壕急則併力入保況遼東土雜沙礫霖雨易侵即成化間所築邊牆今存者幾訪之父老皆言耐久莫若礮石築砌次則如畢恭按伏軍餘漸次修理又其次則相地以植榆柳因下以引湖泊稍假歲月則工程亦完遼陽遼南三堡七十餘里蒲河至鐵嶺八十餘里四行品字植柳三十萬株瀋陽作開一

遊紀

十九

遼海遺書

門深一丈濶倍之蓄水勿枯胡馬必難超越湯站堡乃朝鮮入貢所由地形窪下蓄而難消迤南五里大佃子平衍高爽可徙居之驍騎驍陽相距一百三十里山青險塞不便應援其中賽馬吉大佃子堪以立營撥軍巡瞭遠左等衛投充勇士招募義兵例給二丁貼役隱占年久生長子孫不報冊籍運來各衛軍餘耗乏而此等貼役反得安閒援例啓趨避之門異籍脫糧差之擾頭領藉軍餘以爲羽翼軍餘仗頭領以爲依歸家裕身優而不著役先年侍郎馬文升議以招募諸人編入所伍法甚宜之頃者遼官費祥等招集亡命及四方流冗約已千人竊謂費祥祖本降夷豈宜縱其羽衛乞勅守臣通將新舊募兵見在某城某堡左城者就於該衛項絕補軍在堡者優免二丁貴令貼役或將在城盡調守堡充損軍餘回衛當差原招頭領量授職名一體編寄費祥等招軍之費量以給還遼陽東西新設威寧驍勝武靖三營土築已罷若令軍

餘造磚包砌必待三年恐爲風雨薄蝕其餘城堡新築者錦義大安九座海州東安二座蒲河半遠一座展築者開原中固一座瀋陽平虜一座每營每堡約用銀四百兩共計銀六千八百餘兩不若以官錢給之隸河東者委屯田副使李惟聰河西者委分巡副使李實願役買料則工作有程局造屯田各有職掌然局造季報公務稍閒屯田趁時催收兼有磨算況前屯至開原東西千里遼陽至金州南北七百里河東五衛十四所河西六衛十一所難以遍歷遼河東西分官兩員屯局兼管則廣寧定遼諸衛亦當效此分官以河爲界庶職務易完海蓋金復輪廣六百餘里山險地曠奔命亡賴罷遂官吏流販客商或高麗流民依投竊止生齒日繁草竊間作宜擇中土大壯科建立城堡調軍守之舉力河旋城二處設巡檢二員分疆觀察寄居客戶無籍可稽者一一紀錄十戶爲甲甲長統之五十戶爲隊隊總統之則差發易使奸宄難藏遼

遼紀

二十一

遼海遺書

東各衛奉例抽選餘丁名曰梁軍調撥防禦法非不可但衛所人力多寡不同若一切抽取則寡者益貧甲去乙孤糧差貽累須分等第庶得均平三義河西抵廣寧湖溝鋪一百二十餘里地窪水鹹稻麥不結諺呼窮三站其去邊牆遠者五六里近者二三里先年有河一道限隔往來今皆淤塞若循故道設關阻之亦可禁胡騎之竊突金復蓋州三衛軍餘歲辦青草每名二百束秋斫冬輸廣寧收積費用艱難弘治十一年御史羅賢奏准每草二百束折銀一兩二錢少得寬恤今以廣寧多事復加徵二百束何以供之況金蓋二州軍伍日消金利海利稍饒差發偏重所添草束宜與蠲除

正德四年冬十二月御史趙應龍條陳邊務

御史趙應龍言遼陽堡至鳳凰城一百四十里山河阻滬林木叢茂賊每窺之沿江墩去湯站堡九十里鳳凰城二百里三角鑿山

兩墩相去亦二百里皆無烽燧雖有巡哨之人安能接武相及故寇至而各堡不相爲援正德元年御史邢昭曾立新中堡以鎮夷堡人馬守之尋以孤懸而廢臣閱得李寬老營爲諸堡適中之地堪以立堡以便策應遼陽六衛及自在頭目皆永樂宣德間歸附建官子孫自備鞍馬報効殺賊每月支糧二石春操夏種自治生理無有差役近來各衛舍餘有力者遂相附託若役鎮守撫總衙門擁導出入名曰隨征開除原衛身籍冒濫糧賞隱蔽差役宜與革除

正德十二年春二月忽右門衛夷會都里等請從撫順入貢許之舊例海西夷人入貢悉從開原都里等言與諸夷有隙請從撫順及以陣降千戶王良等來獻部議言諸夷入貢道里有常但都里獻還降官頗知府法姑暫准一年後不爲例從之夏五月都御史張貫請擊還調出邊軍不許

遼紀

二十一

遼海遺書

時宣府有警兵部議調遼東官軍三千策應頃之建州毛憐等衛夷賊入寇清河堡指揮徐政班鎔死焉於是都御史張貫奏言邊軍調出故夷虜內侵請擊還防守部議謂張貫等經略無方以致失事及歸咎於防禦缺人遼虜乘隙本鎮官軍八萬有餘自正德六年節次調取二三千人山東河南江西征勦未聞建州三衛夷人乘隙入寇也去年九月寇犯遼陽官軍斬首五十級其時邊兵正在宣府今年四月寇犯廣寧官軍斬首二十七級其時邊兵正在薊州前此未聞藉所調三千以致捷也往年遼東糧餉除本處屯糧及山東麥價布花京運不過五萬兩后因巡撫官不能修復舊規託名招募添至八萬有餘年例增銀十五萬兩每年開中鹽課猶且告乏即使調出三千尙存軍七萬七八千人何不訓練調策應而必欲返擊調出之軍也上乃切責張貫等

秋九月朵顏衛都督花當請以三百三十人入貢

先是朵顏三衛每歲為壽聖節正旦令節各遣百人入朝貢馬百匹至是花當及其子把孫兒強橫率三百三十人詣遼東款關求貢關吏不許花當大憤遂詭言黃毛建子犯其家矯然反馬邊臣以聞部議申飭各邊整兵待之若此虜悔過照常求貢則與驗放上從之

多十二月朵顏都督花當遣其子把孫兒請貢許之

先是花當以六百人詣遼東求貢不許遂與北虜運和入寇參將陳乾死焉至是復詣薊州款關詭言添貢非花當本意乃都督先林字羅之唆使也請今照常入貢許之

正德十三年春二月朵顏衛夷舍把孫兒獻還被虜四人求職不許正德十四年夏四月巡撫都御史李貢奏定邊官失事罪例

時遼東多事將官往往受罪降職充軍巡撫都御史李貢奏旨諸邊將官皆再三掄選而後用邇來疆場多變法官動以規例繩之

遼紀

二十二

遼海遺書

充軍降職者往往而是或前任未結後任繼提所問愈多則所選愈下人懷顧忌勇氣全消選代之際驅迫涕淚而行非所以鼓舞豪傑也況任有崇卑部有衆寡一切裁督何以服其心故守邊將帥失誤軍機者律有正條不敢輒議自今寇至衆寡相當怯敵不禦以致殺虜腹裏軍民者守備官五名以上提調官十五名以上備禦官二十名俱問守備不設發邊遠充軍通查任內前後身斬獲賊級一顆准除虜殺五人部下斬獲一顆准除虜殺二人若虜殺不及前數及掠殺牲口若沿邊探哨或打草軍民不曾深入腹裏止問不應其領兵官敢有迎敵挫鋒斬獲賊級雖損軍數多亦論功陞賞若出戰無功被賊殺略軍士管隊官五名把總官二十名千總官四十名亦問前罪亦查前後功次准贖不及數者亦問不應若將官失律以致敗事罪坐所由依律擬斬梟首示衆奏請定奪部議從之

嘉靖八年革回鎮守遼東太監崔瑤

都御史潘珍御史朱孔陽等奏云遼東鎮守內臣永樂間始於王彥彥父隆理繼率衆內附從征所向有功因責王彥以撫東夷監鎗內臣始於宣德三年太監楊宣管收神鎗開原分守監臣始於正統二年改楊宣以充任以後遂成故事相沿差委本鎮密邇畿輔僻在東隅軍民餉餉全仰輓運不滿千里而內臣三員其何以堪且監鎗所司止於一事又與鎮守同居一城原領鎗銃多給城堡自有主者知所慎重所謂監督不過簿書冊籍會計數目耳開原雖稱要害而通逃困於征求精銳銷於剝削行伍凋瘵屯堡空虛且又監丞參將朝夕共處嫌疑易生見有異同動失機會況夫官多民擾窮邊尤所不堪以上各官所當裁革上從之

嘉靖十一年都御史成文築沙河堡

遼紀

二十三

遼海遺書

廣寧前屯地廣兵稀都御史成文築沙河堡於中守之請調海州續添步軍五百人防禦海州軍怨望不肯行乃召集舍餘及寄籍之人立伍以守

夏五月朵顏衛都督方巾入貢革其伴僮三人

方巾入貢上賞金帶一圍方巾噴其輕窄疑內府劓尅也通事白昂又從與之陸辭日以番文上呈言往年奴台兀勤入貢蒙給金帶既寬且重而臣所領輕窄乞究所由事下禮部於是尙書夏言言方巾世受天恩不知報効乃敢輒嫌上賜投瀆番文其間必有從與之人宜令邊臣查究革去方巾伴僮三人明年令同奴台兀勒各服金帶赴朝稱職輕重以服其心從之

嘉靖十四年御史李善請恢復開原廣寧邊界

李善言遼東舊無邊牆但規候以守海運可通自廣寧至開原約三百餘里其地肥饒無慮萬頃兼有水利漁牧耕樵無所不可正統之變胡虜內侵守臣議築邊牆以塞外坦漫無險可依乃傍遼

河迤里設堡延長八百餘里國初邊界委棄不守資胡虜之利乃今胡人網罟舟楫與中原無異故邊軍益貧況沾河土脈疎漫臺堡易傾歲費修築請恢復舊址展築牆關則外省戍卒內益民生部議請守臣復議可否從之

春三月二十九日廣寧軍叛擊都御史呂經

時廣寧大家豪首隱蔽丁糧以困騎弱各軍占曰五十畝名曰隨馬官田其實皆屯田也都御史呂經巡撫遼東遣都指揮劉尙德查核之尙德盡法搜剔一軍忽望頃之呂經將廣遼陽城十里役作遣指揮袁麟督之一軍皆譁事聞上罷呂經提解就理道廣寧廣寧軍士邀擊呂經裸體反接并械劉尙德囚之鎗九門以拒命劫獄出都指揮高大恩推爲謀主事聞廷議紛然巡按御史曾銑煦戰諸軍悉委罪於劉尙德以激變擬死諸將領皆以法論叛軍一無誰何疏聞左都御史王廷相參議言律文牧民之官非法行

遊紀

二十四 遼海 遼寧

事激變良民因而聚衆失陷地城池者斬今據所勘則諸軍既無及叛之情劉尙德擬激變之罪輕重失倫殊背律意況諸軍以私憤仇上官裸體反接鎗拒城門不道明甚其間必有主使之入諸將領皆以失職坐法而一軍無間綱紀何居乞勅兵部會官詳議廷議遣大臣往勘待報施行上從之

夏四月詔都御史韓邦奇巡撫遼東尋罷之

上雅不欲追詰叛軍適遼東鎮守太監王純等以廣寧軍士所列呂經罪狀十一事來奏且言總兵必得都督邵永巡撫必得左侍郎周敘以循諸軍乏請上乃罷韓邦奇於是都給事曾忭言頃者遼陽之變不道通天陛下覽危城之疏偏謗之詞遂獨罪呂經他無所問非所以振法令備奸雄也臣嘗探測禍本以爲撫鎮苛刻之政軍士驕悍之習國家數有之積三者相因而成今不正名晰義鑿背懲今誠恐奸雄之竊咲而亂賊之接迹也呂經巡撫關狀

提解就理則法典與存乃糾衆邀擊拔髮裸體繫項遊街是置朝

廷於何地夫執辱撫臣抗天子明命罪一焚公解閉城門罪二欲易撫鎮則坐名要請罪三既執撫臣乃列數狀詞多溢惡罪四詞曰請轉奏皇上而不具姓名傲君無上罪五決堂陛之等擯廢置之權若不捕擒元愍明正典刑則無復嚴憚諸邊效尤陛下之憂日益滋大矣兵部議曰軍士被毒雖淺積憤實深恐有三五奸徒幸禍乘機鼓煽愚昧者是明示勸官若曰不必窮詰諸軍也勸官志幸苟安而廟堂所議又復云爾他日不過執二三乞兒丐子鍛鍊成獄以報陛下寒明詔如此胡不直悉赦之猶不使濫及蠢弱也近者御史曹遠巡視居庸操閱軍士行伍紛亂不能控弦上馬輒墮欲行罰官軍環座大呼姑息而能時事如此而廷臣猶煦煦以幸苟安掣肘結舌且欲循叛軍之請以周敘代韓邦奇何異唐時藩鎮之故轍也御史王廷亦言竊詳兵議略於守臣則曰查

遊紀

二十五 遼海 遼寧

勸於軍士則曰撫處昂彼抑此意指昭然臣謂此舉謂苟且了事則可謂之審於謀國則未也遼東之變實自大同啓之大同之變始殺都御史張文錦備極慘烈再擊都督桂勇舉家殘焉而勇僅以身免三殺總兵李瑾抗過王師勾引胡虜反狀明甚陛下重恤民命不盡加誅故悍卒效尤蔑視法典貽諸邊觀晒今復寬假獨罪撫臣而悍軍置之不問是長亂也於是兵部尙書張瓚等請遣左侍郎林廷楫往勘其事上從之

冬十月御史曾銑奏報遼陽功次

上從廷議遣侍郎林廷楫往勘遼陽而御史曾銑冀擒叛軍數人以滅迹乃與太僕寺楊最副總兵李鑑等合謀密察之得陳羊兒于蠻兒等一十三人計擒之馳驛以聞上大喜邊曾銑大理左寺丞楊最等各陞一級餘陞賞者數十人林廷楫不竟事而返嘉靖十五年廣寧衛撫任達官郎山等請補給賞資

郎山首先世海西女直也永樂間納款歸附安插自在安樂兩州以夷俗撫住有官者歲支全俸無官者陸間良頭日月支米二石布四疋綿花一斤八兩幫貼餘丁一人成化間建州大亂調臣等隨征克捷陞賞有差每歲加刺草布四疋胖襖一襲子孫永屬邊伍正德間守臣剝削俸米漸虧又將欽賜田產幫丁布花胖襖奪占不與臣等化外之種也操備之役勞於官軍而賞資反少誰爲憫憐乞查例畀之則喪元錄銷亦所不恨

夏四月都御史任洛請調遼東朋銀買馬不許

嘉靖十二年十二月武定侯郭勛言諸邊朋馬之法官軍苦之請旨蠲免部議以爲舊例雖更始准暫免一年至是遼東大荒都御史任洛復以爲請部議以爲朋銀買馬徵擾或不能無但倒馬之家得資助之亦可蘇活今欲值輕舉而不顧重困非通方之見也遼東歲款姑准暫免一年過此復舉從之

遊紀

二十六

遼海遺書

嘉靖十六年秋八月修撰龔用卿給事吳希孟使朝鮮還條陳邊務修撰龔用卿給事中吳希孟等言遼東自廣寧至開原舊有陸路三百餘里洪武永樂間海運糧艘泛遼河抵開原今城西老米灣乃停泊之所也正統間始立邊牆議者謂恃遼河之險迤邐隨灣築建臺堡綿延八百餘里棄河套肥饒山淨之利于城外以資夷虜臺堡洩隔不能應援正德間建賊董爪束張加等連年入寇朝發開原暮入廣寧自稱神人神馬不知中國所恃以爲險者虜先據之矣臣愚以爲開原舊路修復爲便以八百里之兵糧爲三百里之守禦則力專以八百里之城垣循三百里之地利則守固况沿河築臺本恃河險而不知夏涸冬冰胡騎可越近河糧糶兼有漫沙臨城十里畏賊騷擾棄而不耕鞠爲葦莽每歲春秋修築臺堡糧餉如流非得策也又聞虜人貪入貢之利願助邊工備乘此與之議定行之量加賞資則事亦易舉洪武初遼東戍軍二十萬

十二操備十八屯田其後地方多事城堡漸加乃以屯軍撥充馬隊運來行伍益缺又借馬隊餘丁以抵操備稽其原額十去六七清勾之法廢格難行惟可便宜處補耳遼東地廣人稀四方亡命潛匿偷生久皆占籍或附安樂自在兩州或托營司各衛一丁寄册舉室安閒竊以兩州本處降虜非爲流民宜爲紀籍編入行伍庶軍額可充椿朋馬價本爲貧軍償馬之資立法未嘗不善也但納餉有限而馬死無常兼以官事指抑有買馬數年而餉尙未給操備一易則徵餉皆虛况貧軍草束尙不能供而責之馬價是重困也宜令自今倒馬有力之家責令自買貧乏者與倒馬三次者以貢馬或寺馬給之而椿朋之徵盡與蠲去疏入部議謂恢復舊疆之策先年都御史馬文升李承勛比比言之而御史李善近復懇請已奉旨行勅三年而守臣不報蓋恐啓釁塞外圖始實難今用卿等以爲胡虜貪入貢之利願助邊工則人情可卜宜催速勅

遊紀

二十七

遼海遺書

可否以爲遏止清勾補伍之法徒具虛文無裨實用弊誠有之若欲以寄住流民編籍補伍恐人情不便驚擾邊方買馬朋椿之法本以借京軍也成化十三年七月撫寧侯朱永言京軍償馬馬常不敷且因貧乏宜令馬隊官軍每歲以六月爲數每月出銀都指揮指揮一錢千百戶領撫七分旗軍五分名曰朋銀倒死馬主償銀都指揮三兩指揮二兩五錢千百戶領撫二兩旗軍一兩五錢亡若資者各加五錢名曰椿銀裏銀在官以給助死馬者則衆擊易舉至十四年以鎮守官府太監多勝之請遂以朋椿之法行之各邊然貧軍拖賴官府抑勒弊皆有之不獨遼東一鎮也頃者武定侯郭勛都御史任洛各請蠲免朋買以恤邊軍而部議舊例難更姑准暫免一年矣若將朋椿銀兩盡行停止而令有力之家強其買補則審判之際告擾繁孰肯承有力之名哉况貧軍無所忌懲則養馬愈弛馬恐日耗竊慮難行其言三次倒馬者給夷馬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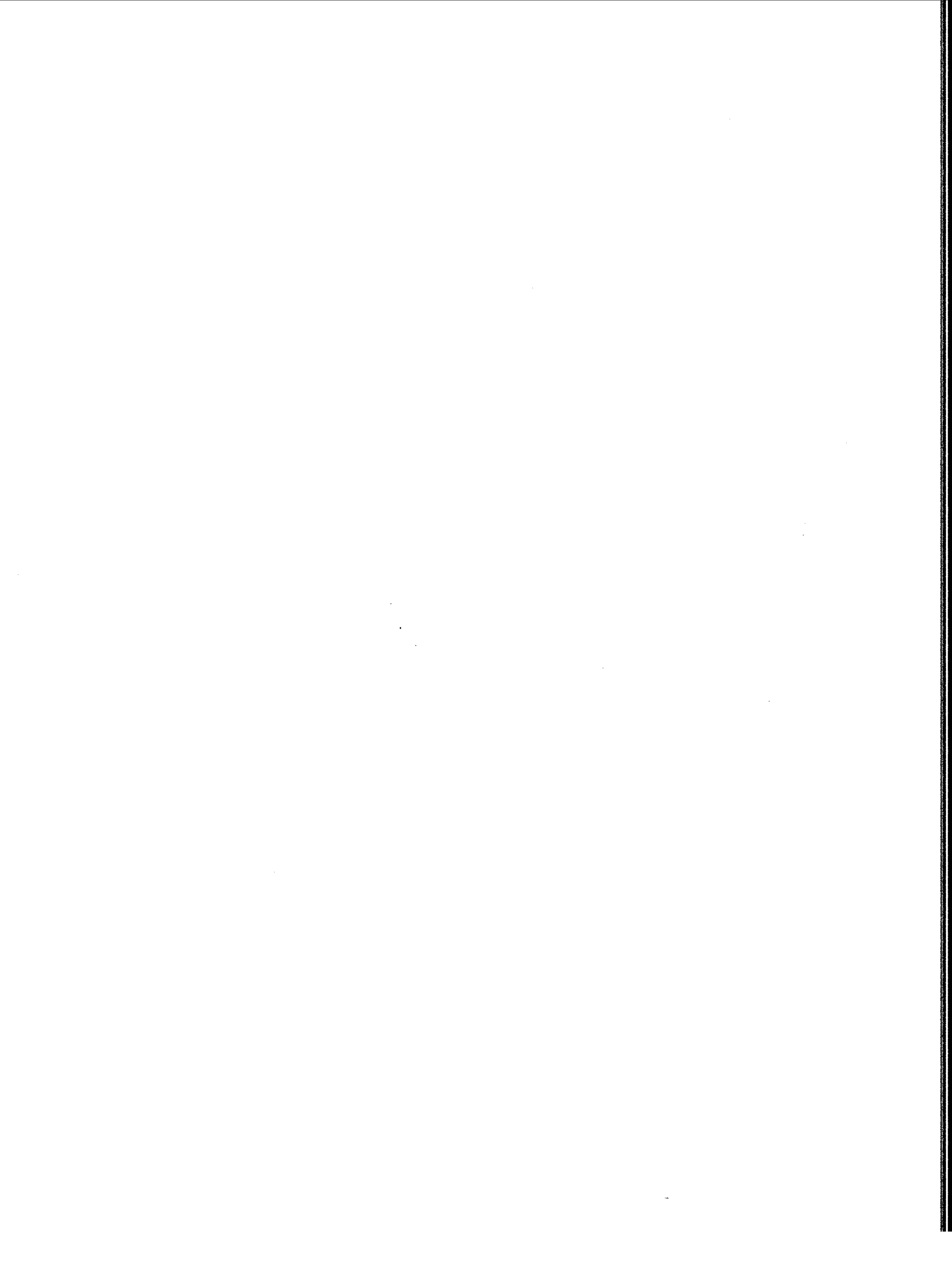
道

川

史

吳壽





遼小史序

夫遼者東胡也保於鮮卑徙於潢水遷於遼西九傳為慕容皝所破國分為三始號契丹首領莫奇居潢水土河之間有子八人復為高句麗所破請附於魏又居白狼水東唐太宗征高麗首領窟哥來朝拜松漠都督賜姓李氏其後或叛或附至雅里始姓耶律阿保機者耶律撒刺的長子也始稱皇帝至德光當晉天福二年又改號大遼屢侵中國至殺胡林死所謂帝昶者是已歷五代至天祚當宋宣和七年為女真所滅前後稱帝九主共一百五十年興廢治亂具在國史其文甚夥今遼史修于蒙古宋金鼎立不分正閏于時會稽鐵厓楊先生有正統論我吳郡南峰楊先生所以有小史之作也小史止一卷闕畧其事豈以其夷狄而不欲詳耶抑其史多中國人粉飾如為炎帝後不足信耶南峰著述甚富而小史流傳不廣余友徐元輝精校重刻并先生他作盡為流布其楊氏之忠臣歟不佞晚學于先

遼小史序

遼海叢書

生書多有藏本茲承元輝命頗預竄乙之役乃記其始末如此豈敢

叙先生文哉

萬曆己酉仲春既望鄉後學錢允治書

遼小史

吳郡南峰楊循吉君謙叙

遼故契丹部族契丹之君痕德董可汗時權歸于越耶律億耶律億者迭刺部夷離董也為契丹于越總知軍國事字阿保機小字啜里只身長九尺豐上銳下目光射人關弓三百斤嘗以騎兵七萬會李克用于雲州易袍馬約為兄弟為克用破劉仁恭而中國畏之唐天復四年痕德董可汗死國人立以為皇帝制如中國是為遼太祖時當五代之始與中國聘問往來不絕其都有五京自太原以東至高麗有中國之地帶數千里而沙漠以北所統諸君國皆入貢籍其官有北南面大王北面治國人南面治漢人又有北南府宰相北南民分治之而大抵因唐舊兼用國制惟于越最貴太祖立其將二十一人各有所擬而耶律曷魯為心蕭敵魯為手敵魯之弟阿古只為耳立七年諸弟刺葛等數反追至榆河獲之是時轄底亦在擒中太祖問轄底曰朕初即位嘗以國讓叔父辭之今反欲立吾弟何也轄底對曰度陛下英武必不可取諸弟懦弱得則易圖也于是繼殺轄底而赦諸弟轄底將刑太祖謂曰叔父罪當死朕不敢赦事有便國者宜悉言之轄底曰迭刺部人衆勢強故多為亂宜分爲二以弱其勢然轄底竟死是後累以兵南畧地幽薊凡下州數十國勢大振而唐與滅梁甲申年詔國中曰三年之後歲在丙戌時值初秋必有歸處然未終兩事豈負天意聞者皆驚莫識謂何也即日大舉征吐渾党項阻卜諸部既以次就俘于是又詔曰所謂兩事一事已畢惟渤海世讐未雪豈宜安駐乃親征渤海大誣讓忽汗城誣讓力屈素服藥索牽羊率僚屬三百餘人出降三日復叛破之駕幸城中以兵衝誣讓及族屬以出改渤海為東丹國而立太子倍為人皇王以主之仍賜天子冠服置左右大次四相及百官一用漢法歲貢布十五萬端馬千匹上諭倍曰此地瀕海非可久居留汝撫治以見朕愛民

遼小史

遼海叢書

之心駕將還倍作歌以獻陛辭太祖曰得汝治東土吾復何憂倍號泣而出于是以大譴譴置于皇都未幾諸部多叛隨平之太祖在位二十年次扶餘府不豫有黃龍見城上可長一里其光奪目入于行宮而太祖以龍見之夕崩年五十五所謂丙戌秋初必有歸處至是乃驗後以扶餘爲黃龍府云太祖既崩人皇王適當立自東丹國來奔然太后意在大元帥德光德光太祖第三子也太祖在時德光當國掌兵外嚴內寬嘗從平諸部東西萬里所向皆有功是時人皇知太后意欲立德光乃率羣臣請於太后曰大元帥動望中外攸屬宜承大統于是讓位與大元帥大元帥立是爲太宗既立反疑人皇王以東平爲南京徒一本下居之盡遷其民又置衛士陰伺動靜人皇王歸國怏怏不自得作樂田園詩唐明宗聞之遣人跨海持書密召人皇王人皇王政海上使再至人皇王歎曰我以天下讓主上今反見疑不如適他國以成吳泰伯之名立木海上刻詩曰小山壓大山

遼小史

二 遼海遺書

大山全無力羞見故人鄉從此投外國于是浮海適唐唐以天子儀衛迎人皇王人皇王坐船殿百官陪列上壽至汴見明宗明宗以莊宗后夏氏妻之賜姓李名贊華以爲虔州節度使人皇王雖去常思其親問安之使不絕還亦嘗報之及李從珂殺其主自立人皇王自唐上書密報太宗曰從珂弑君盍討之會從珂伐石敬瑭敬瑭急亦來求救于是太宗自將援敬瑭及次太原大敗唐兵棄仗如山斬首數萬級封敬瑭爲晉王敬瑭與其妻子親屬奉觴上壽是時從珂諸軍皆不進自將精騎三萬出次河橋督之然知不救但日酣飲悲歌而已太宗于是召敬瑭至軍中賜坐從容謂一作之曰吾二千里舉兵而來一戰而勝殆天意也觀汝雄偉弘大宜受茲南面一作世爲我藩輔遂册敬瑭爲大晉皇帝酒酣執手約爲父子以五百騎送入洛臨別謂之曰朕留此候亂定乃還耳晉主至洛從珂窮蹙召人皇王同死人皇王不從遣人殺之乃舉族自焚晉得立者太宗之功也

晉德遼甚以燕雲十六州來獻歲輸金幣由此中國益尊遼矣然是時南唐常以蠟丸書來言晉密事太宗疑之既而無他亦罷及敬瑭死子重貴立遣使來謝書稱孫不稱臣使人讓之景延廣答曰先帝則聖朝所立今主則我國自立爲鄰爲孫則可奉表稱臣則不可還具奏之始有南伐之意既而得晉諜知有二心於是發大軍進討晉來乞和詔割河北諸州及遣桑維翰景延廣來議晉不從相持二年勝負畧相埒既而晉大敗遼軍太宗被追急獲一棄馳乘之僅得歸太宗大恥之復大出師討晉晉師力窮其將杜重威以衆二十萬降遣使入汴諭晉帝晉帝素服命與母李氏奉表請罪彙索牽羊以待百官縞衣紗帽俯伏待罪帝曰其主負恩其臣何罪命領職如故是時維翰已先誅死獨延廣被執以牙籌數其罪有八紮送都道自殺當此晉平帝入汴御殿受百官朝而降封重貴爲負義侯安置黃龍府於是始建國號大遼凡在汴四月而發故晉諸司僚御及圖籍法

遼小史

三 遼海遺書

物悉一本下歸上京而以宰相馮道從行道中皇太弟一本下遣使問軍前事帝報曰汴州猶難飛之後徒有空巢久經離亂一至于此今所得已七十六處若非汴州炎熱難居再留一年太平可致至高邑崩年四十六在位二十二年是爲遼太宗也太宗還後中原州郡隨叛歸劉知遠是爲漢方太宗崩諸子無在者時永康王阮從于是在道得立永康王者小字兀欲人皇王長子也太宗愛之故將在軍中方諸將欲立永康王永康王以李胡及壽安王在朝猶豫未決李胡者太宗母弟掌兵爲人殘忍太后以少子故篤愛之嘗屬意欲以天下傳李胡而壽安王又太宗長子當立故永康王以爲疑謀之耶律安搏安搏曰大王聰明寬恕人皇王之嫡長一本下先帝雖有壽安天下屬意多在大王今若不斷後悔何一作及會有自京師來者安搏詐以李胡死傳報軍中皆以爲信安搏詣北南院大王計之北院大王汪聞而遽起曰吾一人方議此事先帝嘗欲以永康

王爲儲貳今日之事有我輩在誰敢不從但恐不白太后而立爲國  
家啟安博對曰大王既知先帝欲以永康王爲儲則況永康王賢  
明人心樂附今天下甫定稍緩則大事去矣若曰太后必立李胡且  
李胡殘暴行路共知果嗣位如社稷何南院大王吼曰此言是也吾  
計決矣乃整軍召諸將令曰大行上賓神器無主永康王人皇王之  
嫡長當立有不從者以軍法從事諸將皆曰諾于是永康王即位于  
柩前永康王既立太后聞之怒甚遣李胡將兵逆擊永康王至秦德  
泉爲安端留可所敗歸盡執永康王臣僚家屬謂守者曰我戰不克  
先殮此曹人皆恟恟相謂曰若果戰則是父子兄弟相夷矣是時太  
后及李胡自將兵與永康王相持于潢河兩軍隔岸而陣各言舉兵  
意時耶律屋質從太后爲謀主永康王行間于太后太后以問書示  
屋質屋質讀竟言曰太后佐太祖定天下故臣願竭死力若太后見  
疑臣安得盡忠即今莫若以言和解事必有成否則宜速戰以決勝

遼小史

四 遼海 卷 書

負然人心一搖國禍不淺惟太后裁察太后曰我若疑卿安肯以書  
示汝屋質對曰李胡永康王皆太祖子孫神器非移他族何不可之  
有太后宜思長策與永康王和議太后曰誰可遣者對曰太后不疑  
臣請往萬一永康見聽社稷之福一本下有乃遣屋質授書于帝帝  
復書辭多不遜屋質諫曰書意如此國家之憂未已也能釋怨以安  
社稷則臣以爲莫若安一作好永康王曰彼衆烏合安能敵我屋質  
曰即不敢骨肉何況未知孰勝借曰幸勝諸臣之屬執事李胡者無  
噍類矣以此計之惟和爲善左右聞者失色帝良久問曰若何而和  
屋質對曰與太后相見各舒忿恚和之不難不然決戰非晚帝然之  
遂遣使詣太后約和往返數日議乃定始相見怨言交讓殊無和意  
太后謂屋質曰汝當爲我畫之屋質進曰太后與大王若能釋怨臣  
乃敢進說太后曰汝第言之屋質借調者籌執之謂太后曰昔人皇  
王在何故立嗣聖太后曰立嗣聖者太祖遺旨又曰大王何故擅立

遼小史

五 遼海 卷 書

不稟尊親帝曰人皇王當立而不立所以去之屋質正色曰人皇王  
捨父母之國而奔唐子道當如是耶大王見太后不少遜謝惟怨是  
尋太后牽于偏愛托先帝遺命妄授神器如此何敢望和當速交戰  
擲籌而退太后泣曰向太祖遺諸弟亂天下荼毒瘡痍未復庸可再  
乎乃索籌一帝曰父不爲而子爲又誰咎也亦取籌而執左右感激  
大慟太后一本下有曰議既定神器竟誰歸屋質曰太后若授永  
康王順天合人復何疑李胡厲聲曰我在兀欲安得立屋質曰禮有  
世嫡不傳諸弟昔嗣聖之立尙以爲非况公暴戾殘忍人多怨讟萬  
口一辭願立永康王不可奪也太后顧李胡曰汝亦聞此言乎汝實  
自爲之乃許立永康王各罷兵趨上京是爲世宗天授皇帝既而聞  
太后與李胡復有異謀于是遷之祖州帝既立二年而漢主劉知遠  
死子承祐立南唐復以蠟丸書來勸攻漢于是自將南伐大獲而還  
又二年漢郭威弒其主自立國號周攻南唐南唐來乞將師自將兵  
應之在道與羣臣飲醉奉王察察素有不臣意久未得逞屋質嘗  
以其奸狀聞于帝帝不信以表示察察察稱屋質疾已哽咽流涕  
帝曰朕固知無此何至泣耶然察察由此自疑是日羣臣皆醉察察  
歸見壽安王邀與語王弗從以謀告耶律盆盆都從之是夕同率  
兵入弒太后及帝因僭位號百官不從者執其家屬至夜閱內府物  
見瑪瑙碗曰此希世寶也今爲我有託于其妻妻曰壽安王屋質在  
吾屬無噍類此物何益察察曰壽安王年幼屋質不過引數如詰朝  
一作來朝固不足憂方察察爲亂時求屋質屋質易紫衣得出亟召  
諸王同力討賊時壽安王歸帳屋質遣人迎之王至尙猶豫屋質曰  
大王嗣聖子賊若得之必不容羣臣將誰是者萬一落賊手悔將何  
及王始悟諸將聞屋質出相繼而至連明整兵圍之于外察察尋弒  
皇后倉皇出陣壽安王遣人諭曰汝等既行弒逆復將若何賊黨以  
次引去察察度事不成乃以所繫羣官家屬持弓矢脇之曰無過殺

此曹耳叱令速出時林牙耶律敵獵亦在繫中進曰殺何益于事且不有所廢壽安王何以與藉此為辭猶可以免察割曰如公按此下應有言誰可使者敵獵曰大王若不疑敵獵請與罷撤割同往說之察割從其計于是壽安王復令敵獵誘致察割殺之世宗在位凡五年年三十四察割亂平壽安王即位是為穆宗諱述律嗜酒好殺不恤政事嘗飲于野至七晝夜乃罷五坊掌獸近侍之以鹿雉亡斃飲食細故小不如意輒加炮烙鈇椽之刑甚者至以手刃殺之斬擊射凍一作斷手足爛肩股折腰脛割口碎齒無所不用其慘死者無算京師置百尺牢以處繫囚季年為長夜之飲暴虐益甚嘗謂太尉化葛曰朕醉中有處決不當者醒當覆奏及諫又不能聽立十年宋太祖代周自立帝之好刑殺也雖上不及大臣下不及百姓然左右人人不自安嘗野飲醉馳還行宮是夜近侍六人弑之在位十九年年二十九蓋遼君之無道莫有過也其死晚矣穆宗無子及遇變世宗之子

遼小史

六 遼海遺書

賢率甲騎千人馳越黎明至行在哭之慟羣臣勸進遂即位號天贊皇帝蓋天下至是復歸人皇王之後帝立是時宋數攻漢急來告每出兵助之會太祖崩太宗立復攻漢漢復來告急于是遣使問故于宋宋言河東逆命所當問罪若北朝不援和約如舊不然則戰乃復遣兵援漢而劉繼元不支竟降宋漢亡宋太宗乘勝來侵遼遼大敗之宋太宗僅以身免至涿州乘驢車遁去于是大舉南伐凡六大戰皆敗宋軍既還復自將伐之稍不利已而崩是為景宗年三十五在位十三年遺詔以梁王隆緒嗣位軍國大事聽皇后命隆緒小字文殊奴景宗長子也幼喜書翰能詩既長精射法曉音律好繪畫下文字德讓進曰信任臣等何慮之有于是皇后與此二人參決大政而以南邊事委于越立時年始十一歲皇太后攝政泣曰母寡子弱奈何耶律斜軫此字休哥初景宗與宋搆兵會崩兵尚未解至是宋三道來攻沿邊州縣多陷沒以于越休哥率諸道兵與宋師戰稍

捷宋師少卻遼兵追之宋將曹彬米信北渡拒馬河與于越休哥對壘挑戰南北列營長六七里時上次涿州東五十里遼師與彬信戰大敗之死者數萬至是先陷沒州縣稍皆復宋將楊繼業戰死自是宋守雲應諸州者聞之皆遁而遼兵前進不已自兵興來十七年一本下瀧淵皇太后親御戎車指揮三軍攻宋益急宋懼請和願以太后為叔母歲輸銀十萬兩絹二十萬正始詔諸軍解嚴當時休哥之名大振于宋宋人欲止兒啼乃曰于越至矣宋自太宗攻遼構兵至是真宗始與遼結和凡二十四年而定未幾高麗王誦自立時帝已壯又議京征謂羣臣曰康肇弑其君而立誦又相之大逆也宜發兵問罪羣臣僉曰可蕭敵烈諫曰國家連年征討瘡痍未復島夷小國勝之不為武不如遣一介之使往問其故彼若服罪則已不然興師未晚不聽駕自將兵往至銅州破康肇軍斬首三萬餘級高麗王乞降羣臣皆謂宜納耶律瑤質曰誦一作始一戰而敗遼來一作納款此詐耳恐墜其計待其勢窮力屈納之未晚已而高麗王果棄城遁去清野無所獲于是詔高麗王親朝及取六州舊地高麗王稱病亦無還地意乃發諸道兵並進又斬首數萬級然卒不能得高麗王高麗王亦困上表謝稱藩臣納貢遼亦厭師乃許之高麗兵解六年而大延琳以東京叛僭位稱元瞻年始平帝在位四十九年與師殆無虛歲屢有喪敗而好兵不休然遼亦自是尊大宋人屈氣不敢復北向者蓋自聖宗始也聖宗崩興宗立興宗諱宗真字夷不董小字只骨聖宗長子宮人縛斤生也始聖宗正后蕭氏有寵而無子養寵亦有既耶左右出縛斤自立為皇太后使人誣后家謀逆連及后帝聞之曰皇后侍先帝四十年撫育眇躬當為太后今不果反罪之乎太后曰此人若在恐為後患帝曰皇后無子而老雖在無能為也太后不從遷后于上京繼遣人害之使至后曰我實無辜天下共知

遼小史

七 遼海遺書

卿待我浴而後就死可乎使者退自繼死是時太后攝政既三年太后陰召諸弟欲立少子重元重元以所謀白帝帝收太后符璽遷于上京七括宮已而悔之親馭奉迎待養益孝謹然後嘗不憚又七年帝壯有一天下志會宋伐夏夏遣與國也宋又嚴邊備帝疑之于是召羣臣議伐宋蕭惠曰宋人西征有年師老民疲陛下親率六軍師臨之其勝必矣蕭孝穆曰我先朝與宋和好無罪伐之其曲在我況勝敗未可逆料願陛下熟察之帝是惠議于是先遣劉六符使宋取舊割關南十縣且問前故宋重失十城乃遣富弼來奉書願增歲幣以易十縣地帝未許弼曰遼與宋和坐受歲幣則利在國家臣下無與與宋交兵則利在臣下害在國家帝悟許和然欲令稱宋貢字執之復使六符往六符至宋說宋帝曰使本朝從事于宋與進貢字執多耶律仁先曰曩者石晉報德本朝割地以獻周人攘而取之是非利害灼然可見于是宋不得已從稱貢凡歲增銀絹十萬兩匹六符

遼小史

八 遼海遺書

以宋誓書至帝喜罷兵而遼宋復通宋益尊事遼晚歲待宋愈親謂臣下曰朕與宋主約為兄弟歡好欲見繪像可諭來使像未及至帝崩年四十在位二十四年時太后尚在殊無威容見皇后哭帝太后曰汝年尚幼何哀痛如是帝有三子而洪基為長字涅鄰小字查刺性沈靜嚴毅至是得立號天祐皇帝是時皇太叔重元尊寵無比與其子涅魯古謀逆未發帝獵于太子山耶律良以告皇太后皇太后以語帝帝謂良曰汝欲間我骨肉耶律良曰如召涅魯古不來可卜其事帝從其言使人召涅魯古使者及門涅魯古不肯至意欲害使者羈于帳下使者以佩刀斷帝而出急馳白帝帝始信召耶律仁先語之仁先曰臣固疑之久矣帝趣仁先捕之仁先出未及介馬重元已犯行宮王侯從者四百人帝欲幸北南院仁先曰陛下若舍扈從而行賊必躡之且南北大王心未可知仁先子撻不也曰聖意豈可違乎仁先怒擊其首帝悟悉委仁先討賊仁先乃環車為營折行馬

作兵仗率兵屬近侍三十餘騎列陣向外將戰涅魯古躍馬突出中矢先死衆稍潰去耶律撒刺竹曰我輩惟有死戰胡為若兒戲自取殞滅今行宮無備乘夜擊之大事可濟若俟明且彼將有備安知我衆不攜貳悔亦何<sup>一作</sup>及蕭胡覩曰倉卒中黑白不辨若內外軍相應吾事去矣今夕但可四面圍之勿令外軍得入遲明何遲之有重元聽之令巡警待且是夜重元自立為帝胡覩自為樞密使仁先分遣人集諸軍黎明兵至奮擊賊衆追殺二十餘里重元與數騎亡入大漠曰涅魯古使我至此遂自殺撒刺竹戰死胡覩投十七深水中亂平帝執仁先手曰此皆卿力也而進仁先為宋王當是時耶律乙辛亦以功得貴用事勢震中外門下饋賂不絕拔擢斥竄皆出其意而太子湊領國事實明乙辛不得逞惡太子謀以事誣太子母后后好音樂伶官得侍會教坊告伶官與后私乙辛以白帝帝使乙辛劫驗乙辛實之帝賜后死太子有憂色乙辛嘗不自安蕭十三謂乙辛

遼小史

九 遼海遺書

曰臣民屬心太子公非闕閱一日若立吾輩置身何地乙辛曰吾憂之久矣乃使人誣告大臣欲廢帝立太子詔案無迹不治蕭訛都幹初案太子無功補外至是欲進乃詣闕誣首前告事皆實臣亦與其謀本欲殺乙辛而立太子臣若不言恐事發連坐帝信之幽太子于別室命耶律燕哥劾治太子曰帝惟我一子今為儲嗣尚何求公我昆弟行當為我達意于帝燕哥之甚懇燕哥亦乙辛黨詐為太子款狀上之坐死者數人方廷詰時乙辛恐辭變各令荷重校繩繫其頸不能出氣人人不堪其酷惟求速死反奏曰別無異辭時方暑尸不得瘞以致地臭于是帝廢太子為庶人太子出曰我何罪蕭十三叱登車遣衛士亟圍車門送至上京囚圍堵中乙辛尋遣人詣上京夜引力士至囚室給以有赦召太子出殺之函其首以歸詐云疾薨帝哀太子欲召太子妻乙辛復使人殺之太子死乙辛黨大喜衆飲數日而帝不知也後帝亦悟乙辛奸乙辛稍坐他事廢棄謀奔宋帝極殺

之然終乙辛身無發太子事者天下無不冤太子而笑帝帝在位四十六年年七十是爲道宗凡歷宋五朝仁宗至徽宗時始崩遺詔立皇孫延禧延禧太子子也太子廢道宗無他男故延禧得立是爲天祚皇帝天祚皇帝既立于是誅乙辛黨而發乙辛墓戮其尸帝立之歲完顏阿骨打爲女真太師帝在混同江釣魚女真在千里內者其酋長皆來會帝作頭魚宴諸酋皆舞阿骨打獨不肯舞帝數命阿骨打阿骨打瞪目直視辭以不能帝心惡之欲以事誅阿骨打蕭奉先曰彼粗人不知禮無罪誅之不祥況此小國又何能爲帝于是止而阿骨打自混同江宴歸知帝疑之遂稱兵侵併旁近部族有阿疎者不從來奔阿骨打累來索阿疎帝不發而遣使問阿骨打何故城境上阿骨打慢語曰若還阿疎朝貢如故不然城未能已阿骨打于是攻遼遼兵數敗是時敗者皆得赦諸軍相謂曰戰則有死而無功退則有生而無罪故士無鬪志望軍奔潰帝遣人招阿骨打降阿骨打

遼小史

十

遼海叢書

復書亦斥帝名使帝降是時攻陷黃龍府矣帝乃親征阿骨打以書來上陽爲卑哀之辭實欲求戰帝大怒詔欲必滅女真阿骨打聚衆勢面仰天慟哭曰始與汝等起兵蓋苦契丹殘忍欲自立國今主上親征奈何非人死戰莫能當也不若殺我一族汝等迎降轉禍爲福諸軍皆曰事已至此惟命是從于是女真軍益熾尋陷東京人無敢抗者帝乃置怨軍二萬八千人以禦女真阿骨打起四年稱帝國號金其將楊朴言自古英雄開國或受禪必先求大國封册遂遣使來議和一本下有求帝亦願和遣人往金主復書曰能以兄事朕歲貢方物歸我上中京興中府三路州符并宋夏高麗往復書詔表牒則可以如約議至數四乃以宋夏高麗書詔表牒與之金乃免取質子及上京興中府裁減歲幣且曰如若以兄事朕册用漢儀可以如約乃議阿骨打爲東懷國皇帝金復遣書來責册無兄事之語不言大金而云東懷乃小邦懷其德也及文內有渠材二字語涉輕侮若造

遼小史

十一

遼海叢書

芬多戰等語皆非善意如依前書所定然後可從帝于是先使人持草示阿骨打阿骨打自爲副本遺帝帝以大聖二字與太祖廟號同難之復遣人往議阿骨打怒遂與遼絕發兵攻遼京上京入金是時那縣所失幾半矣帝有四子而晉王敖魯幹最賢國人屬望蕭奉先恐其甥秦王不得立乃諷人誣耶律余覲謀立晉王耶律余覲晉王母元妃妹之夫也元妃由此賜死而余覲適在軍中聞之大懼即率千騎叛入金已而金克中原帝出居庸關至鴛鴦濶余覲爲先鋒引兵奄至蕭奉先日余覲此來欲立甥晉王耳若爲社稷計不惜一子誅之可不戰而余覲自迴矣帝遂賜晉王死諸軍聞之無不流涕由是人心解體余覲兵竟不退愈急帝率衛兵五千餘騎幸雲中遣傳國璽于桑乾河遂趨白水濶聞金兵將近計不知所出乘輕騎入夾山方悟奉先之不忠怒曰汝父子悞我至此今欲誅汝何益于事爾宜去勿從我奉先下馬哭拜而去行未數里左右執其父子縛送金兵金兵械送金主道遇遼軍奪以歸國遂賜死初帝之幸雲中也以宰相張琳李處溫與秦晉國王淳守燕一本下有處溫二字聞帝入夾山數日命令不通以爲死遂外假怨軍與諸大臣耶律大石左企弓虞仲文曹勇義康公翊集蕃漢兵百官諸軍及父老數萬人詣淳府請立淳處溫邀張琳至白其事琳曰攝政則可處溫曰天意人心已定請立班耳處溫等請淳受禮淳方出李爽持精袍衣之令百官拜舞山呼淳驚駭不獲已而從之改怨軍爲常勝軍于是肆赦自稱天錫皇帝降封天祚爲湘陰王遂據有燕雲平及上京遼西六路天祚所有沙漠已北西南西北路兩都招討府諸蕃部族而已遼國自此分矣至是阿疎爲金兵所擒人問之誰曰我亡遼鬼一本作魂也時金已取沙漠南都族皆降帝在瀋里謹收拾傳檄天德雲內朔武應蔚等州合諸蕃精兵五萬騎以八月入燕并遣人問勞索衣裘茗藥淳方寢疾甚驚命南北面大臣議而李處溫有迎秦拒湘之說集蕃漢百官議



之從其議者東立惟耶律寧西立處溫等問故寧曰天祚果能以諸蕃兵大舉奪燕則是天數未盡豈能拒之否則秦湘父子也拒則皆拒自古安有迎子而拒其父者處溫等相顧微笑欲殺寧淳欬枕而

一本無長嘆曰彼忠臣也焉可殺天祚果來我有死耳復何面目相見耶已而淳死衆乃奉遺命遙立秦王定以存社稷淳妻蕭德妃爲

皇太后稱制處溫懼禍南通童貫欲挾蕭太后納土于宋北通于金欲爲內應事發蕭太后欲誅之處溫曰臣于宣宗有策立功當累世

蒙宥宜宗時蕭太后一本下曰秦晉國王爲周公豈不善誤王者皆汝父子遂賜死蕭氏表于金求立秦王不從而金兵大至是時帝以

兵屯在外未入德妃奔帝軍帝誅德妃而降淳爲庶人金既定南京帝在外遷徙不常金兵所在攻帝帝輒避去諸王公主從臣皆陷沒

金數招帝降所至皆有部族接納餉饋故差得不乏然至是益北遁金人既克燕驅燕之大家東徙以燕空城及涿易順景薊州與宋

遼小史 十二 遼海叢書

以塞盟帝稍復收兵漸多自謂得天助再謀收燕雲遂出夾山取天德雲內數州遇金兵復潰逕趨山陰而阿骨打死帝由是趨過沙漠

天德金兵忽至帝不及騎徒步走得馬喚耶律朮者脫去至天德在途遇雪凍餓困甚倚朮者以憇至夜將宿民家給曰偵騎其家知之

叩馬跪而大慟潛宿其家居數日去至應州新城東六十里爲金人所獲降封海濱王以疾終年五十四天祚雖入金而耶律大石太祖孫

遼西先以立淳故不自安率騎二百宵遁西至北庭說諸部蕃王曰我祖宗艱難創業歷世九主年二百以金臣屬逼我國家使我天祚皇

帝蒙塵于外日夜痛心疾首我今仗義而西欲借力諸蕃恢復大業惟爾衆亦有思共救君父濟民于艱難者乎遂得精兵萬餘西行先

遣書回鶻王曰昔我太祖皇帝北征嘗爲爾祖復故國之地則與爾結好非一日也今我將西至大食假道爾爾其勿疑回鶻王得書

即迎邸大宴三日臨行獻馬六百駝百羊三千願質子孫爲附庸送

至境外兵行萬里歸者數國軍勢日盛至尋思干一作城西域諸國

舉兵十萬來拒戰號忽兒珊兩軍相望二更一作許大石謂諸將曰

彼軍雖多而無謀攻之首尾不救我師必勝于是分左右翼擊之而

自突其中忽兒珊大敗僵尸數十里駐軍凡九十日又西行至起兒

漫羣臣立爲天祐皇帝蓋離中國已三萬餘里矣居三年班師東歸

馬行二十日得善地遂建都以爲國乃示于衆曰我大遼自太祖太宗艱難而成帝業其後嗣君耽樂無厭不恤國政盜賊蜂起天下土

崩朕率爾衆遠至沙漠期復大業以光中興此非朕與爾世居之地申命元帥蕭幹里刺率騎七萬東征行萬餘里無所得牛馬多死勒

兵而還大石曰皇天勿順數也在位二十年歿傳三世幾九十年爲乃蠻王奪之遼絕

遼小史 十三 遼海叢書

遼小史勘誤表

頁	行	字	誤	正文
五	十三	一	將	衍文 正
六				

自二十三行數字起至二十四行數字止  
 移於二十五行數字下(文附表後)又二  
 十二二十三二十五行之注皆誤勘也

勘誤表

遼小史

谷本

漢

紀

月

巳卯冬月拜  
丑辛酉辰禮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卷五十一 史部

雜史類

松漢紀聞一卷續一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宋洪皓撰皓字光弼鄱陽人政和五年進士建炎三年以徽猷閣待制假禮部尚書為大金通問使既至金人迫使仕劉豫皓不從流遼冷山復徙燕京凡留金十五年方得歸以忤秦檜貶官安置英州而卒久之始復徽猷閣學士謚忠宣事蹟具宋史本傳此書乃其所紀金國雜事始於留金時隨筆纂錄及歸懼為金人搜獲悉付諸火既被譴謫乃復追述一二名曰松漢

松漢紀聞提要

豫章叢書

紀聞尋有私史之禁亦祕不傳紹興末其長子适始校刊為正續二卷乾道中仲子遵又增補所遺十一事明代吳瑄嘗刻入古今逸史中與此本字句間有異同而大略相合皓所居冷山去金上京會寧府纔百里又嘗為陳王延教其子故於金事言之頗詳雖其被囚日久僅據傳述者筆之於書不若目擊之親切中開所言金太祖太宗諸子封號及遼林牙達什北走之事皆與史不合又不曉音譯往往譌異失真然如叙太祖起兵本末則遼史天祚紀頗用其說其

熙州龍見一條金史五行志亦全采之蓋以其身在金庭故所紀雖真廣相參究非鑿空妄說者比也

松漢紀聞提要

二

宋 鄒陽洪皓撰

女真即古肅慎國也東漢謂之挹婁元魏謂之勿吉  
猶唐謂之靺鞨開皇中遣使貢獻文帝因宴勞之使  
者及其徒起舞於前曲折皆為戰鬪之狀上謂侍臣  
曰天地開乃有此物常作用兵意其屬分六部有黑  
水部即今之女真其水掬之則色微黑契丹目為混  
同江其江甚深狹處可六七十步闊處百餘步唐太  
宗征高麗靺鞨佐之戰甚力駐蹕之敗高延壽高惠  
真以眾及靺鞨兵十餘萬來降太宗悉縱之獨坑靺

松漠紀聞

原章叢書

鞨三千人開元中其酋來朝拜為勃利州刺史遂置  
黑水府以部長為都督刺史朝廷為置長史監之賜  
府都督姓李氏訖唐世朝獻不絕五代時始稱女真  
後唐明宗時嘗寇登州渤海擊走之其後避契丹諱  
更為女直俗訛為女質居混同江之南者謂之熟女  
真以其服屬契丹也江之北為生女真亦臣於契丹  
後有酋豪受其宣命為首領者號太師契丹自賓州  
混同江北八十餘里建寨以守予嘗自賓州涉江過  
其寨守禦已廢所存者數十家耳

女真酋長乃新羅人號完顏氏完顏猶漢言王也女

真以其練事後隨以首領讓之兄弟三人一為熟女  
真酋長號萬戶其一適他國完顏年六十餘女真妻  
之以女亦六十餘生二子其長即胡來也自此傳三  
人至楊哥太師無子以其姪阿骨打之弟諡曰文烈  
者為子其後楊哥生子闡粹乃令文烈歸宗

金主九代祖名龍福追諡景元皇帝號始祖配曰明  
懿皇后八代祖名訛魯追諡德皇帝配曰思皇后七  
代祖名佯海追諡安皇帝配曰節皇后六代祖名隨  
崗追諡定昭皇帝號獻祖配曰恭靖皇后五代祖字  
董名實魯追諡成襄皇帝號昭祖配曰威順皇后高

松漠紀聞

二

祖太師名胡來追諡惠桓皇帝號景祖配曰昭肅皇  
后曾祖太師名核里頗追諡聖肅皇帝號世祖配曰  
翼簡皇后曾叔祖太師名蒲刺束追諡穆憲皇帝號  
肅宗配曰靜宣皇后曾季祖太師名楊哥追諡孝平  
皇帝號穆宗配曰貞惠皇后伯祖太師名吳刺束追  
諡恭簡皇帝號康宗配曰敬僖皇后祖名旻世祖第  
二子咸雍四年歲在戊申生即阿骨打也滅契丹諡  
大聖武元皇帝號太祖同母弟二人長曰吳乞買次  
曰撒也阿骨打卒吳乞買立更名晟諡文烈皇帝號  
太宗配曰明德皇后今主名直阿骨打之孫繩果之

子繩果追諡景宣皇帝直之配白屠姑坦氏

阿骨打八子正室生繩果於次為第五又生第七子

乃燕京留守易王之父正室卒其繼室立亦生二子

長曰二太子為東元帥封許王南歸至燕而卒次生

第六子曰蒲路虎為充王太傅領尚書省事長子固

論力本 創室所生為太師涼國王領尚書省事第三

日三太子為左元帥與四太子同母四太子即兀朮

為越王行臺尚書令第八子曰邢王為燕京留守打

毬墜馬死自固論以下皆為奴婢繩果死其妻為固

論所收故今主養於固論家及吳乞買卒其子朱圖

松漠紀聞

三

王與固論粘罕爭立以今主為嫡遂立之

吳乞買乙卯年卒長子曰宗磐為宋王太傅領尚書

省事與滕王虞王皆為悟室所誅次日賢為沂王燕

京留守次日滕王虞王袁王撤也稱措鄭原板措板

也大李極烈吳乞買時為儲君嘗謀盡誅南人

闕封魯王為都元帥後被誅其子太拽馬亦被囚

因赦得出庶子烏拽馬名助字勉道今為平章

粘罕者吳乞買三從兄弟名宗幹小名烏家奴本日

粘漢言其貌類漢兒也其父即阿盧里移賚粘罕為

西元帥後雖貴亦襲父官稱曰阿盧里移賚李極烈

都元帥李極烈彼云大官人也其庶弟名宗憲字吉

甫好讀書甚賢

悟室者女真人悟作鄔音或云悟失名希尹封陳王

為左相誅宋充滕虞凡七十二王後為兀朮族誅

回鶻自唐末浸微本朝盛時有入居秦川為熟戶者

女真破陝悉徙之燕山甘涼瓜沙舊皆有族帳後悉

羈縻於西夏唯居四郡外地者頗自為國有君長其

人卷髮深目眉脩而濃白眼睫而下多虬髯土多瑟

瑟珠玉帛有兜羅絨毛毼絨錦注絲熟綾斜褐藥有

盧脯曠磁砂香有乳香安息篤耨善造寶鐵刀劍烏

松漠紀聞

四

金銀器多為商賈於燕載以橐駝過夏地夏人率十

而指一必得其最上品者賈人苦之後以物美惡雜

貳毛連中毛連以羊毛緝之單其中兩頭為袋以毛

繩或線封之有甚麤者有間以雜色毛者

則輕然所征亦不賞其來浸熟始厚賂稅吏密識其

中下品俾指之尤能別珍寶蕃漢為市者非其人為

僧則不能售價奉釋氏最甚共為一堂塑佛像其中

每齋必封羊或酒酣以指染血塗佛口或捧其足而

鳴之謂為親敬誦經則衣袈裟作西竺語燕人或俾

之祈禱多驗婦人類男子白皙著青衣如中國道服

然以薄青紗冪首而見其面其居秦川時女未嫁者

先與漢人通有生數子年近三十始能配其種類媒  
幼來議者父母則曰吾女嘗與某人某人既以多爲  
勝風俗皆然其在燕者皆久居業成能以金相瑟瑟  
爲首飾如釵頭形而曲一二寸如古之笄狀又善結  
金線相瑟瑟爲珥及巾環織熟錦熟綾注絲線羅等  
物又以五色線織成袍名曰尅絲甚華麗又善燃金  
線別作一等背織花樹用粉繳經歲則不佳哇以打  
換達韃辛酉歲金國肆皆許西歸多留不反今亦  
有目微深而髻不虬者蓋與漢兒通而生也

盟熱者國最小不知其始所居後爲契丹徙置黃龍

松漠紀聞

五

府南百餘里曰賓州州近混同江卽古之粟末河黑  
水也部落雜處以其族類之長爲千戶統之契丹女  
眞貴游子弟及富家兒月夕被酒則相率擣尊馳馬  
戲飲其地婦女聞其至多聚觀之聞令侍坐與之酒  
則飲亦有起舞歌謠以侑觴者邂逅相契調謔往反  
卽載以歸不爲所顧者至追逐馬足不遠數里其攜  
去者父母皆不問留數歲有子始具茶食酒數車歸  
宣謂之拜門因執子婿之禮其俗謂男女自媒勝於  
納幣而昏者飲食皆以木器好眞蠶他人欲其不驗  
者乃三彈指於器上則其毒自解亦聞有遇毒而斃

者族多李姓子頃與其千戶李靖相知靖二子亦習  
進士舉其姪女嫁爲悟室子婦靖之妹曰金哥爲金  
主之伯固稱側室其嫡無子而金哥所生今年約二  
十餘頗好延接儒士亦讀儒書以光祿大夫爲吏部  
尙書其父死託宇文虛中高士談趙伯璘爲誌高宇  
以趙貧命趙爲之而二人書篆其文額所濡甚厚曾  
在燕識之亦學弈象戲點茶靖以光祿知同州昌墨  
有素今亡矣其論議亦可聽衣制皆如漢兒

渤海國去燕京女眞所都皆千五百里以石累城足  
東並海其王舊以大爲姓右姓曰高張楊寶烏李不

松漠紀聞

六

過數種部曲奴婢無姓者皆從其主婦人皆悍妒大  
氏與他姓相結爲十姊妹迭稽察其夫不容側室及  
他游聞則必謀眞毒死其所愛一夫有所犯而妻不  
之覺者九人則羣聚而誦之爭以忌嫉相夸故契丹  
女眞諸國皆有女借而其良人皆有小婦侍婢唯渤  
海無之男子多智謀驍勇出他國右至有三人渤海  
當一虎之語契丹阿保機滅其王大謹讓徙其名帳  
千餘戶于燕給以田疇捐其賦入往來貿易關市皆  
不征有戰則用爲前驅天祚之亂其聚族立姓大者  
於舊國爲王金人討之軍未至其貴族高氏奔家來



降言其虛實城後陷契丹所遷民益蕃至五千餘戶  
勝兵可三萬金人慮其難制頻年轉戍山東每徙不  
過數百家至辛酉歲盡驅以行其人大怨富室安居  
踰二百年往往為園池植牡丹多至三二百本有數  
十餘叢生者皆燕地所無纔以十數千或五千賤質  
而去其居故地者今仍契丹舊為東京置留守有蘇  
扶等州蘇與中國登州青州相直每大風順隱隱聞  
雞犬聲阿保機長子東丹王贊華封於此謂之人皇  
王不得立鞅鞅嘗賦詩曰小山歷大山大山全無力  
羞見當鄉人從此投外國遂自蘇乘筏浮海歸唐明

松漠紀聞

七

宗善畫馬好經籍猶以筏載行其國初做唐置官司  
國少浮圖氏有趙崇德者為燕都運未六十餘休致  
為僧自為大院請燕竹林寺慧日師住持約供眾僧  
三年費竹林乃四明人趙與予相識頗久  
古肅慎城四面約五里餘遺堞尙在在渤海國都外  
三十里亦以石累城脚  
黃頭女真者皆山居號合蘇館女真合蘇館河西亦  
有之有入館在  
黃河東今皆屬金人與金粟城五花城隔河相近二  
城八館皆屬契丹今屬夏人金人約以兵取關中以  
三城八館報之後背約再取八館而三其人慙朴勇  
城在河南屢爭不得其一城忘其名  
蓋不能別死生金人每出戰皆被以重札令前驅謂

之硬軍後役之益苛廉給既少遇鹵掠所得復奪之  
不勝忿天會十一年遂叛興師討之但守邊山下不  
敢登其巢穴經二年出關而敗復降疑即黃頭室韋  
也金國謂之黃頭生女真髮髮皆黃日精多綠亦黃  
而白多因避契丹諱遂稱黃頭女直

骨子契丹事迹謂之賸骨國即唐書所謂蒙兀部  
大遼道宗朝有漢人講論語至北辰居所而眾星拱  
之道宗曰吾聞北極之下為中國此豈其地邪至夷  
狄之有君疾讀不敢講則又曰上世獯鬻猶蕩無  
禮法故謂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異中華何嫌之有

松漠紀聞

八

卒令講之道宗末年阿骨打來朝以悟室從與遼貴  
人雙陸貴人投瓊不勝妄行馬阿骨打憤甚拔小佩  
刀欲刺之悟室急以手握鞘阿骨打止得其柄杪其  
骨不死道宗怒侍臣以其強悍成勸誅之道宗曰吾  
方示信以待遠人不可殺或以王行縱石勒張守珪  
赦安祿山終致後害為言亦不聽卒歸之至叛遼用  
悟室為謀主阿骨打且死屬其子固禰善待之  
大遼盛時銀牌天使至女真每夕必欲薦枕者其國  
舊輪中下戶作止宿處以未出適女待之後求海東  
青使者絡繹恃大國使命惟擇美好婦人不問其有

夫及闕閔高者女真發忿遂叛初女真有戎器而無甲寇之近親有以眾叛開入其境上為女真一首說而擒之得甲首五百女真賞其酋為阿盧里移續彼第三箇官人既起師才有千騎用其五百甲攻破靈亦呼為相公江州遼眾五萬禦之不勝復倍道之亦折北遂益至二十萬女真以眾寡不敵謀降大酋粘罕悟室婁宿等曰我殺遼人已多降必見勦不若以死拒之時勝兵至三千既迎敗遼師器甲益備與戰復克天祚乃發蕃漢五十萬親征大將余都姑謀廢之立其庶長子趙王謀泄以前軍十萬降遼軍大震天祚怒國人

松漠紀聞

九

叛已命漢兒遇契丹則殺之初遼制契丹人殺漢兒者皆不加刑至是掩其宿憤見者必死國中駭亂皆莫為用女真乘勝入黃龍府五十餘州浸逼中京中京古白天祚懼遣使立阿骨打為國王阿骨打留之遣人邀請十事欲册帝為兄弟國及尙主使敬往反天祚不得已欲帝之而他請益堅天祚怒曰小夷乃欲偶吾女邪囚其使不報已而中京被圍逃至上京過燕遂投西夏夏人雖舅甥國畏女真之強不果納初大觀中本朝遣林摠使遼遣人命習儀摠惡其屑屑以蕃狗詆伴使天祚曰大宋兄弟之邦臣吾臣也今

辱吾左右與辱我同欲致之死在廷恐兆孽皆泣諫止杖半百而釋之時天祚窮將來歸以是故恐不加禮迺走小勃律復不納乃夜回欲之雲中未明遇謀者言婁宿軍且至天祚大驚時從騎尙千餘有精金鑄佛長丈有六尺者他寶貨稱是皆委之而遁值天微雪車馬皆有轍跡為敵所及先遣近貴諭降未復婁宿下馬跪于天祚前日奴婢不佞乃以介冑犯皇帝天威死有餘罪因捧觴而進遂俘以還封海濱王處之東海上其初走河西也國人立其季父於燕俄死以其妻代後與郭樂師來降所謂蕭太后者

松漠紀聞

一

靈江州去冷山百七十里地苦寒多草木如桃李之類皆成圍至八月則倒置地中封土數尺覆其枝幹季春出之厚培其根否則凍死每春冰始泮遼主必至其地鑿冰釣魚放弋為樂女真率來獻方物若貂鼠之屬各以所產量輕重而打博謂之打女真後多強取女真始怨暨阿骨打起兵首破此州馴至亡國遼亡大實林牙亦降大實小名林牙猶翰林學士虜俗大概以小名居官上後與粘罕雙陸爭道粘罕心欲殺之而口不言大實懼及既歸帳即奔其妻攜五子宵遁詰旦粘罕怪其日高不來使召之其妻曰昨夕以酒忤大人大音畏罪

而竄詢其所之不以告。粘罕大怒以配部落之最賤者。妻不肯屈。強之。極口嫚罵。遂射殺之。大實深入沙子。立天祚之子梁王爲帝而相之。女真遣故遺將余都姑帥兵經略屯田于合董城。城去上京三千里大實游騎數十出入軍前。余都姑遣使打話。遂退。沙子者蓋不毛之地。皆平沙廣漠。風起揚塵。至不能辨色。或平地。刻高數丈。絕無水泉。人多渴死。大實之走。凡三晝夜始得度。故女真不敢窮追。遼御馬數十萬。牧于磧外。女真以絕遠未之取。皆爲大實所得。今梁王大實皆亡。餘黨猶居其地。

松漢紀聞

一一

合董之役。令山西河北運糧給軍。予過河陰縣。令以病解。獨簿出迎。以線繫槐枝。垂綠袍。上命之坐。懇辭叩其故。以實言曰。縣饋餉失期。令被撻柳條百。慙不敢出。某亦罹此罰。痛楚特甚。故不可坐。創未愈。懼爲賊氣所侵。故帶槐以辟之。余都姑之降。金人以爲西軍大監軍。久不遷常鞅。其軍合董也。失其金牌。金人疑其與林牙暗合。遂質其妻子。余都姑有叛心。明年九月。約燕京統軍反。統軍之兵皆契丹人。余都姑謀誅西軍之在雲中者。盡約雲中河東河北燕京。守之。契丹漢兒令誅女真之在官在軍者。天德知軍

偽許之。遣其妻來告。時悟室爲西監軍。自雲中來。燕微聞其事而未信。與通事漢兒那也回行數百里。那也見二騎馳甚速。問之曰。曾見監軍否。以不識對。問爲誰。曰。余都姑下人。那也遂及悟室曰。適兩契丹云。余都姑下人。旣在。西京何故不識監軍。北人稱雲中有爲西京恐有姦謀。遂回馬追獲之。搜其靴中。得余都姑書曰。事已泄。宜便下手。復馳告悟室。卽回。燕統軍來謁。縛而誅之。又二日至雲中。余都姑微覺。父子以遊獵爲名。遁入夏國。夏人問有兵幾何。云親兵三二百。遂不納。投達剌。達剌先受悟室之命。其首領詐出迎。具食帳

松漢紀聞

十二

中。潛以兵圍之。達剌善射。無衣甲。余都姑出敵不勝。父子皆死。凡預謀者悉誅。契丹之黠漢兒之有聲者皆不免。金國舊俗多指腹爲昏姻。旣長。雖貴賤殊隔。必不可渝。婿納幣皆先期拜門。戚屬偕行。以酒饌往。少者十餘車。多至十倍。飲客佳酒。則以金銀旂貯之。其次以瓦旂列於前。以百數。賓退則分餽焉。男女異行而坐。先以烏金銀盃酌飲。貧者以木酒三行。進大軟脂小軟脂。如中國蜜餞。以松實胡桃肉漬蜜和糯粉爲之。形或寒具。方或圓。或爲棗蒂花大略類劑中。實塔人。一盤曰茶食。宴罷。富者瀟建茗。留上客數人。喫

之或以麤者煎乳酪婦家無大小皆坐炕上婿黨羅拜其下謂之男下女禮畢婿牽馬百匹少者十匹陳其前婦翁選子姓之別馬者視之塞痕則留好也好則退不好留者不過什二三或皆不中選雖婿所乘亦以充數大氏以留馬少為恥女家亦視其數而厚薄之一馬則報衣一襲婿皆親迎既成昏留婦氏執僕隸役雖行酒進食皆躬親之三年然後以婦歸婦氏用奴婢數十戶奴曰亞海婢曰亞海軫牛馬十數羣每羣九特一牡以資遣之夫謂妻為薩那罕妻謂夫為愛根契丹男女拜皆同其一足跪一足著地以手動為節

松漠紀聞

十三

數止於三彼言捏骨地者即跪也

女真舊絕小正朔所不及其民皆不知紀年問之則曰我見草青幾度矣蓋以草一青為一歲也自興兵以後浸染華風酋長生朝皆自擇佳辰粘罕以正旦悟室以元夕烏拽馬以上已其他如重午七夕重九中秋中下元四月八日皆然亦有用十一月旦者謂之周正金主生於七月七日以國忌用次日今朝廷遣賀使以正月至彼蓋循契丹故事不欲使人兩至也

金國治盜甚嚴每捕獲論罪外皆七倍責償唯正月

十六日則縱偷一日以為戲妻女寶貨車馬為人所竊皆不加刑是日人皆嚴備遇偷至則笑遣之既無所獲雖畜饜微物亦攜去婦人至顯入人家伺主者出接客則殺其婢妾益飲器他日知其主名或偷者自言大則具茶食以贖謂羊酒肴次則攜壺小亦打餅取之亦有先與室女私約至期而竊去者女願留則聽之自契丹以來皆然今燕亦如此

松漠紀聞

十四

右以實對時有南人謀變事泄而誅故乞買疑之曰是人欲嘯聚為亂尅日時立此以為信耳命殺之後數年至燕頗識之至今遂盛

胡俗奉佛尤謹帝后見像設皆梵拜公卿詣寺則僧坐上坐燕京蘭若相望大者三十有六然皆建院自南僧至始立四禪曰太平招提竹林瑞像貴游之衆多為僧衣蓋也衣鉢甚厚延壽院主有質坊二十八所僧職有正副判錄或呼司空遠代僧有兼官至檢校司空者故名稱尚存出則乘馬佩印街司五伯各二人前導凡僧事無所不統有罪者則撻之其徒以為榮出家者無買牒之

費金主以生子肆赦。令燕雲汴三臺普度。凡有師者皆落髮。奴婢欲脫隸役者。纜以數千。屬請。卽得之。得度者亡慮三十萬。舊俗姦者不禁。近法益嚴。立賞三百千。宅人得以告捕。嘗有家室。則許之歸俗。通平民者。杖背流遷。僧尼自相通及犯品官家者皆死。

蒲路虎性愛民。所居官必復租薄征。得蕃漢聞心。但時有酒過後。除東京留守。治渤海勅令止飲。行未抵治所。有一僧以椽拾糞。孟遮道而獻。椽柿木名。有文。可愛。多用爲椽。曰。可以酌酒。蒲路虎曰。皇帝臨遣時。宣戒我勿得飲。爾何人。乃欲以此器導我邪。顧左右令淫勃。駭云。

松漠紀聞

一五

敲殺卽引去。行刑者哀其亡辜。擊其腦不力。欲令宵遁。而以死告。未畢。復呼使前。僧被血淋漓。蒲路虎曰。所以獻我者。意安在。對曰。大王仁慈。正直。百姓喜幸。故敢奉此爲壽。無它志也。蒲路虎意解。欲釋之。詢其鄉。以渤海對。蒲路虎笑曰。汝聞我來。用此相勸。笑耳。豈可赦也。卒殺之。又於道遇僧尼五輩。共輦而載。召而責之。曰。汝曹羣游。已冒法。而乃敢顯行吾前邪。皆射殺之。

金國之法。夷人官漢地者。皆置通事。卽譯語官也。或以有官人爲之。上下重輕。皆出其手。得以舞文招賄。三二年皆致富。

民俗苦之。有銀珠哥大王者。銀珠者。行第六十也。以戰多。貴顯而不熟民事。嘗留守燕京。有民數十家。負富。僧金六七萬緡。不肯償。僧誦言。欲申訴。通者大恐。相率賂通事。祈緩之。通事曰。汝輩所負不貲。今雖稍遷延。終不能免。苟能厚謝我。爲汝致其死。皆欣然許諾。僧既陳牒。跪聽命。通事潛易它紙。譯言曰。久旱不雨。僧欲焚身。動天以蘇百姓。銀珠笑。卽書牒尾。稱塞痕者。再庭下。已有牽隴官二十輩。驅之出。僧莫測。所以扣之。則曰。塞痕好也。狀行矣。須臾出。郊則通者已先期積薪。擁僧於上。四面舉火。號呼稱冤。不能脫。竟以焚死。

松漠紀聞

一六

胡俗舊無儀法。君民同川而浴。肩相摩于道。民雖殺雞。亦召其君同食。炙股烹脯。音蒲。脯。肉也。以餘肉和菜。菜搗曰中糜。爛而進。率以爲常。吳乞買稱帝。亦循故態。今主方革之。

金國新制。大抵依倣中朝法律。至皇統三年。頒行其法。有創立者。率皆自便。如毆妻至死。非用器刃者。不加刑。以其側室多。恐正室妒忌。漢兒婦莫不唾罵。以爲古無此法。會賊獲。不若也。北人重赦。無郊霈。子銜命十五年。才兩見赦。一爲余都姑。叛一爲皇子生。

盲骨子其人長七八尺。捕生麋鹿食之。金人嘗獲數輩至燕。其目能視數十里。秋毫皆見。蓋不食煙火。故眼明。與金人隔一江。常渡江之南爲寇。禦之則返。無如之何。

金國天會十四年。四月中。京小。雨大雷震。羣犬數十。爭赴土河而死。所可救者纔二三爾。

宋 郡陽洪皓撰

冷山去燕山三千里去金國所都二百餘里皆不毛之地乙卯歲有二龍不辨名色身高丈餘相去數步而死冷氣腥炤襲人不可近一已無角如截去一額有竅大若當三錢如斧鑿痕悟室欲遣人截其角或以為不祥乃止

戊午夏熙州野外濼水有龍見三日初於水面見蒼龍一條良久即沒次日見金龍以爪托一嬰兒兒雖為龍所戲弄畧無懼色三日金龍如故見一帝者乘

松漠紀聞續

一 陳章叢書

白馬紅衫玉帶如少年中官狀馬前有六蟾蜍凡三時方沒郡人競往觀之相去甚近而無風濤之害熙州嘗以圖示劉豫劉不悅趙伯璘曾見之

是年五月汴都太康縣一夕大雷雨下冰雹巨數十里龜大小不等首足卦文皆具

阿保機居西樓宿既帳中晨起見黑龍長十餘丈蜿蜒其上引弓射之即騰空夭矯而逝墜于黃龍府之西相去已千五百里繞長數尺其骸尙在金國內庫悟室長子源嘗見之尾鬣支體皆全雙角已為人所截與子所藏董羽畫出水龍絕相似蓋其背上鱗不

作魚鬣也

悟室第三子撻撻勁勇有智力兼百人悟室常與之謀國蒲路虎之死撻撻承詔召入自後執其手而殺之為明威將軍正月十六挾奴僕十輩入寡孀家悉焉悟室在闕下也虜都其長子以告命械繫于家悟室至問其故曰放偷敢爾悟室命縛械其背百餘釋之體無傷虜法縛者必死撻撻始謂必杖聞縛而驚遂失心歸室不能坐呼曰我將去人問之曰適蒲路虎來後旬日死悟室哭之慟口折我左手是年九月悟室亦坐誅

松漠紀聞續

二

己未年五月客星守魯悟室占之太史曰不在我分野外方小哉無傷至七月魯堯宋滕虞諸王同日誅庚申年星守陳太史以告宇文宇文語悟室為陳王悟室不以為怪至九月而誅虜亦應天道如此

金人科舉先於諸州分縣赴試詩賦者兼論作一日經義者兼論策作三日號為鄉試悉以本縣令為試官預試之士唯雜犯者黜榜首曰鄉元亦曰解元次年春分三路類試自河以北至女真皆就燕關西及河東就雲中河以南就汴謂之府試試詩賦論時務策經義則試五道三策一論一律義凡二人取一勝

首曰府元至秋盡集諸路舉人于燕名曰會試凡六人取一勝首曰勅頭亦曰狀元分三甲曰上甲中甲下甲勅頭補承德郎視中朝之承議上甲皆賜緋七年即至奉直大夫謂之正郎第二第三人八年或九年中甲十二年下甲十三年不以所居官高卑皆遷大夫中下甲服綠例賜銀帶府試差官取旨尙書省降劄知舉一人同知二人又有彌封謄錄監門之類試闈用四柱揭絲其上目曰至公樓主文登之以觀試或有私者停官不叙仍決沙袋親戚不回避尤重書法凡作字有點畫偏旁微誤者皆曰雜犯先是考

松漠紀聞續

三

校畢知舉即唱名近歲上中下甲雜取十名納之園中下翰林院重考實欲私取權貴也考校時不合格者日榜其名試院微開餘人方知中選後又置御試已會試中選者皆當至其國都不復試文只以會試榜殿廷唱第而已主人頗以爲苦多不願往則就燕徑官之御試之制又有明經明法童子科然不擢用止於簿尉明經至於爲直省官事宰執持筆研童子科止有趙憲甫位至三品

省部有令史以進士及第者爲之又有譯史或以練事或以關節凡遞勅或除州太守告令史譯史送之大州三數百千帥府千緡若元尤諸貴人除授則令

宰執子弟送之獲數萬緡

北方苦寒故多衣皮雖得一鼠亦禿皮藏去婦人以羔皮帽爲飾至直十數千敵三六羊之價不貴貂鼠以其見日及火則剝落無色也

初漢兒至曲阜方發宣聖陵粘罕聞之問高慶緒海人曰孔子何人對曰古之大聖人曰大聖人墓豈可發皆殺之故闕里得全

燕京茶肆設雙陸局或五或六多至十博者踈局如南人茶肆中置茶具也

女真多白芍藥花皆野生絕無紅者好事之家采其

松漠紀聞續

四

芽爲菜以麵煎之凡待賓齋素則用其味脆美可以久留無生薑至燕方有之每兩價至千二百金人珍甚不肯妄設遇大賓至縷切數絲寘楪中以爲異品不以雜之飲食中也

西瓜形如圓蒲而圓色極青翠經歲則變黃其脆類甜瓜味甘脆中有汁尤冷五代史四夷附錄云以牛糞覆棚種之予攜以歸今禁園鄉園皆有亦可留數月但不能經歲仍不變黃色鄱陽有久苦目疾者曝乾服之而愈蓋其性冷故也

長白山在冷山東南千餘里蓋白衣觀音所居其山



禽獸皆白人不敢入恐穢其闕以致蛇虺之害黑水  
發源於此舊云粟末河契丹德光破晉改爲混同江  
其俗剝木爲舟長可八尺形如梭曰梭船上施一槳  
止以捕魚至渡車則方舟或三舟後悟室得南人始  
造船如中國運糧者多自國都往五國頭城載魚  
西樓有蒲瀨水叢生一斡葉如柳長不盈尋丈用以  
作箭不矯採而堅左氏所謂董澤之蒲是也

關西羊出同州沙苑大角虬上盤至耳最佳者爲臥  
沙細肋北羊皆長面多髯有角者百無二三大僅如  
指長不過四寸皆目爲白羊其實亦多渾黑亦有肋

松漠紀聞續

五

細如箸者味極珍性畏怯不觸觸不越溝壑善牧者  
每羣必置殺斃羊數頭殺斃音古力北仗其勇很行  
必居前遇水則先涉羣羊皆隨其後以殺斃發風故  
不食生達韃者大如驢尾巨而厚類扇自脊至尾或  
重五斤皆勞脂以爲假熊白食餅餌諸國人以它物  
易之羊順風而行每大風起至舉羣萬計皆失亡牧  
者馳馬尋逐有至數百里外方得者三月八月兩剪  
毛當剪時如欲落絮不剪則爲草絆落可撚爲線春  
毛不直錢爲氈則羶唯秋毛最佳皮皆用爲裘凡宰  
羊但食其肉貴人享重客開兼皮以進必指而夸曰

此潛羊也

回鶻豆高二尺許直幹有葉無旁枝角長二寸每角  
止兩豆一根才六七角色黃味如栗

渤海螃蟹紅色大如碗螯巨而厚其跪如中國蟹  
石卑鮫魚之屬皆有之

自土京至燕二千七百五十里上京卽西樓也三十  
里至會寧頭鋪四十五里至第二鋪三十五里至阿  
薩鋪四十里至來流河四十里至報打李墓鋪七十  
里至賓州渡混同江七十里至北易州五十里至濟  
州東鋪二十里至濟州四十里至勝州鋪五十里至

松漠紀聞續

六

小寺鋪五十里至威州四十里至信州北五十里至  
木阿鋪五十里至沒瓦鋪五十里至奚營西四十五  
里至楊相店四十五里至夾道店五十里至安州南  
鋪四十里至宿州北鋪四十里至咸州南鋪四十里  
至銅州南鋪四十里至銀州南鋪五十里至興州四  
十里至蒲河四十里至瀋州六十里至廣州七十里  
至大口六十里至梁漁務三十五里至苑兒塌五十  
里至沙河五十里至顯州五十里至軍官寨四十里  
至楊隱寨四十里至茂州四十里至新城四十里至  
麻吉步落四十里至胡家務四十里至童家莊四十

里至桃花島四十里至楊家館五十里至隰州四十里至石家店四十里至來州四十里至南新寨四十里至千州四十里至潤州三十里至舊榆關三十里至新安四十里至雙望店四十里至平州四十里至赤峰口四十里至七箇嶺四十里至榛子店四十里至永濟務四十里至沙流河四十里至玉田縣四十里至羅山鋪三十里至薊州三十里至邦軍店三十里至下店四十里至三河縣三十里至潞縣三十里至交亭三十里至燕自燕至東京一千三百十五里自東京至泗州一千三十四里自雲中至燕山數

松漠紀聞續

七

百里皆下坡其地形極高去天甚近

虜之待中朝使者使副日給細酒二十量罐羊肉八斤果子錢五百雜使錢五百白麩三斤油半斤醋二斤鹽半斤粉一斤細白米三升麩醬半斤大柴三束上節細酒六量罐羊肉五斤麩三斤雜使錢二百白米二升中節常供酒五量罐羊肉三斤麩二斤雜使錢一百白米一升半下節常供酒三量罐羊肉二斤麩一斤雜使錢一百白米一升半

天眷二年奏請定官制劄子竊以設官分職創制立法者乃帝王之能事而不可闕者也在昔制治之主

靡不皆然及世之衰也假冒放粉官無常守事與言其實由名喪至於不可復振逮聖人之作也剗弊救失乘時變通致治之具然後煥然一新九變復貫知言之選其此之謂矣太祖皇帝聖武經略文物度數會不違暇太宗皇帝嗣位之十二載也威德暢洽萬里同風聰明自民不凝於物始下明詔建官正名欲垂範於將來以爲民極聖謨弘遠可舉而行克成厥終正在今日伏惟皇帝陛下天性孝德欽奉先猷爰命有司用精詳訂臣等謹按當唐之治朝品位爵秩考覈選舉其法號爲精密尙慮拘牽故遠自開元所

松漠紀聞續

八

記降及遼宋之傳參用講求有便於今者不必泥古取正於法者亦無徇習今先定到官號品次職守上進御府以應乙覽恭俟聖斷曲加是正言順事成名實實舉興化阜民於是乎在凡新書未載並乞姑仍舊貫徐用討論繼此奏請臣等願惟虛薄講究不能及遠以塞明命是懼倘涓埃有取伏乞先賜頒降施行答詔曰朕聞可則循否則革事不憚於改爲言之易行之難政或議於欲速審以後舉示將不刊爰自先皇已頒明命順攷古道作新斯人欲端本於朝廷首建官於臺省豈止百司之職守必也正名是將一

代之典章無乎不在能事未畢眇躬嗣承懼墜先猷  
揚增夕厲勉圖繼述申命講求雖曰法唐宜後先之  
一揆至於因夏固損益之殊途務折衷以適時肆於  
今而累歲庶同乃釋僅至有成撥所先行用敷眾聽  
作室肯構第遵底法之良若網在綱庶弭有條之紊  
自餘款備繼此施陳已革乃等行取四時之信所由  
適治揭爲萬世之常凡在見聞共思遵守翰林學士  
韓昉撰詔書曰皇祖有訓非繼體者所敢忘聖人無  
心每立事於不得已朕丕承洪緒一紀於茲祗遵先  
猷百爲不越故在朝廷之上其猶草昧之初比以

松漠紀聞續

九

臣力陳懇奏謂網紀之未舉在國家以何觀且名可  
言而言可行所由集事蓋變則通而通則久故用裕  
民宜法古官以開政府正號以責實效著儀而辨等  
威天有雷風辭命安得不作人皆願閱印符然後可  
捐凡此數條皆今急務禮樂之備源流在茲所以必  
行斷宜有定仰惟先帝亦鑒微衷神豈可誣方在天  
而封越時由偶異若易地則皆然是用載惟殆非相  
及何必改作蓋嘗三復於斯言皆曰可行庶將一變  
而至道乃從所議用創新規維茲故土之風頗尙先  
民之質性成於習遠易爲難政有所因姑宜仍舊漸

所胥效翕致大同凡在邇遐當體朕意其所改創事  
件宜令尙書省就便從宜施行

宋充諸王之誅韓昉作詔曰周行管叔之誅漢致燕  
王之辟茲維無赦古不爲非豈親親之遺有所未敦  
以惡惡之心是不可忍朕自惟沖昧猥膺統臨蓋由  
文烈之公欲大武元之後德雖爲否義亦當然不圖  
骨肉之閒有懷讎蠱之毒皇伯太師宋國王宗磐族  
驕請父位冠三師始朕承祚乃繫協力肆登極品兼  
箱劇權何爲失圖以底不類謂爲先帝之元子常蓄  
無君之禍心昵信宵人煽爲姦黨坐圖問鼎行將弄

松漠紀聞續

一

兵皇叔太傅領三省事充國王宗雋爲國至親與朕  
同體內懷悖德外縱虛驕肆已之怒專殺以取威擅  
公之財市恩而惑眾力擯勳舊欲孤朝廷卽其所疎  
濬以同惡皇叔虞王宗英朕王宗偉殿前左副點檢  
濬薊會盛少尹胡實刺郎君石家奴千戶述高古楚  
等競爲禍始舉好亂從逞躁欲以無厭助逆謀之妄  
作意所非冀獲其必成先將賊其大臣次欲危其宗  
廟造端累歲舉事有期早露端倪每存含覆第嚴禁  
衛載肅禮文庶見君親之威少安臣子之分蔑然不  
顧狂甚自如尙賴神明之靈克開社稷之福日者叛

人吳十稔心稱亂授首底亡爰致克奔之徒乃窮相與之黨得厥情狀孚於見聞皆由左驗以質成莫敢詭辭而抵譎欲申三宥公議豈容不煩一兵羣兇悉殄於今月三日已各伏辜并令有司除屬籍訖自餘註誤更不擬尋庶示寬容用安反側民晝衣而有犯古猶欽哉予素服以如喪情可知也

陳王悟室加恩制詞曰貴貴尊賢式重儀刑之望親親尚齒亦優宗族之恩朕俯迫羣情祗膺顯號爰第景風之賞孰居台曜之先凡爾在廷聽予作命具官屬爲諸父身相累朝蹈五常九德之規爲四輔三公

松漠紀聞續

十一

之冠當艱難創業之際藉左右宅師之勤如獻兆之信著龜如濟川之待舟楫迪我高后格于皇天屬正統之有歸賴嘉謀之先定緝熙百度董正六官雍容以折時眩之姦指顧以定朔南之地德業並茂古今罕倫迫茲慶賜之頒詢及僉諧之論謂上公之加命有九而天下之達尊者三既已兼全無可增益乃敷求於載籍仍自斷於朕心杖以造朝前已加於異數坐而論道今復舉於舊章蕭相國賜詔不名安平王肩與升殿併茲優渥以獎耆英於戲建無窮之基則必享無窮之福錫非常之禮所以報非常之功欽承

體貌之隆共對邦家之社

皇后裴摩申氏謝表曰龍衮珠旒端臨雲陛玉書金璽榮昇椒房恭受以還凌兢罔措恭惟道兼天覆明並日升誠意正心基周王之風化制禮作樂煥堯帝之文章俯矜奉事之勞飭造光華之使温言獎飾美號重仍願拜命之甚優慙省躬而莫稱謹當恪遵睿訓益勵肅心庶幾婦道之修仰助人文之化后父小名胡塔渤海賀正表曰三陽應律載肇於歲華萬壽稱觴欣逢於元會恭惟受天之祐如日之升布治惟新順夏時而謹始卜年方永邁周歷以垂休臣幸際明昌良

松漠紀聞續

十二

深并領遠馳信幣用申祝聖之誠仰冀清躬茂集履端之慶夏國賀正表曰斗柄建寅當帝曆更新之旦葭灰飛管屬皇圖正始之辰四序推先一人履慶恭惟化流中外德被遐遐方熙律之載陽應令候而布惠克凝神於交輿務行政於要荒四表無虞羣黎至治爰鳳闕屆春之早協龍廷展賀之初百辟稱觴用盡輪誠之意萬邦薦祉克堅獻歲之心臣無任云云大使武功郎沒細好德副使宣德郎李膺等齎表詣闕以聞高麗賀正表曰帝出乎震方當遂三陽之生王次於

春所以大一統之始履職之內歡慶皆均恭惟中孚  
應天大有得位所過者化閱眾甫以常新不怒而威  
觀庶邦之率服茂對佳辰之復備膺諸福之休臣幸  
遠昌期遠居外服上千萬歲壽曾莫預於臚傳同意  
兆人心但痛深於善祝云云使朝敵大夫衛尉少卿  
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李仲衍奉表稱賀以聞

右松漠紀聞二卷先君衍使十五年深阨窮漠  
耳目所接隨筆纂錄閱孟公庚發篋汴都危變  
歸計創艾而火其書禿節來歸因語言得罪柄  
臣諸子佩三絨之戒循陔侍御不敢以北方事

松漠紀聞類

一三

置齒牙聞及南徙炎荒視瞻餘日稍亦談及遠  
事凡不涉今日強弱利害者因操牘記其一二  
未幾復有私史之禁先君亦枕末疾遂廢不錄  
及柄臣蓋棺弛語言之律而先君已齋恨泉下  
鳩拾殘菜塵得數十事反袂拭面著爲一編紹  
興丙子夏長男适謹書

松漠紀聞類

松漠紀聞補遺

虜中廟諱尤嚴不許人犯嘗有一武弁經西元帥投  
牒誤斥其諱杖背流遞武元初只諱旻後有申請云  
旻閱也遂併閱諱之

虜中中丞唯掌訟牒若斷獄會法或春山秋水謂去  
百里逐水國數

草而居處從駕在外衛兵物故則掌其骸骼至國則

歸其家諫官並以他官兼之與臺官皆備員不彈擊

外道雖有漕使亦不刺舉故官吏賦穢略無所憚

虜法文武官不以高下凡丁家難未滿百日皆差監

關稅州商稅院鹽鐵場一年為任謂之優饒其稅課

松漠紀聞補遺

一 豫章叢書

倍增者謂之得籌每一籌轉一官有歲中八九遷者

近有止法不得過三官富者擇課額少處受之或以

家財貼納只圖遷轉其不欲遷者於課利多處除歲

額外公然分之

虜中有負犯者不責降只差監鹽場課額雖登出賣

甚遲雖任滿去官非賣盡不得仕至有十年不調者

無磨勘之法每一任轉一官以二十五月為任將滿

即改除並不待闕

北地漢兒張獻甫作太原都軍也都監其姊夫劉思與

侍郎高慶裔為十友之數張有一犀帶國初錢王所

獻者號鎮國寶帶是正透中間龍形

契丹重骨咄犀犀不大萬株犀無一不曾作帶紋如

象牙帶黃色止是作刀把已為無價天祚以此作冕

鶻中國謂之插垂頭者

鹿頂合燕以北者方可車須是未解角之前才解角

血脈通冬至方解頂之上為合正須亦作合好者有

人字不好者成八字有髓眼不實北人謂角為鹿角

合頂為鹿頂合南中止有南鹿不實定有髓眼不可

車北地角未老不至秋時不中

麋角與鹿角不同麋角如駝骨通身可車卻無紋生

松漠紀聞補遺

二

枝不比鹿皆小鹿頂骨有紋上下無之亦可熏成紋

犀有三種重透外黑有一暈白中又黑世艱得之正

透又曰通犀倒透亦曰花犀或班犀有游魚形諸犀

中水犀最貴秀州周通直家有正透犀帶其中一點

犀白以紙鑿近之即時滅有濕氣疑是水

耀段褐色涇段白色生絲為經羊毛為緯好而不耐

豐段有白有褐最佳馳毛段出河西有褐有白

秋毛最佳不姓冬閒毛落去毛上之麋者取其茸毛

皆關西羊為之蕃語謂之羯勃北羊止作麋毛

先忠宣松漠紀聞伯兄鏤板歛越遵來守建業

又刻之暇日搜閱故牘得北方十有一事皆曩  
歲侍旁親聞之者目曰補遺附載於此乾道九  
年六月二日第二男資政殿大學士左中大夫  
知建康府江南東路安撫使兼行宮留守遵謹  
書

松漠紀聞補遺

三

松漠紀聞補遺

松漢紀聞考異

松漢紀聞 鄱陽本題松漢紀聞卷上六字照曠閣本  
從之影宋建康本四庫全書提要題松漢紀聞四字今  
洪皓傳盤洲文集先君述均作松漢紀聞宋史藝文志  
堂類載地理類有松漢記四十五卷周應合景定建康志  
本合載松漢記四十五卷周應合景定建康志  
題記聞上三字下卷並補遺共十八版心題記聞  
行每行十八字

東漢謂之挹婁 照曠閣本鄱陽本同影宋建康  
其屬分六部 本鄱陽本脫分字

潤處百餘步 照曠閣本鄱陽本同影宋建康  
更為女直 照曠閣本鄱陽本同影宋建康本無

子嘗自賓州涉江 照曠閣本鄱陽本同影宋建康本  
數十家耳 照曠閣本鄱陽本同影宋建康本并無

女真酋長 同鄱陽本鄱陽本同影宋建康本  
號完顏氏完顏猶漢言王也 鄱陽本無氏完顏三字從

照曠閣本  
本改補  
熟女真酋長 影宋建康本鄱陽本同影宋建康本  
八代祖名訛 影宋建康本鄱陽本同影宋建康本

追謚惠桓皇帝號景祖配曰昭肅皇后 照曠閣本鄱  
未建康本惠下無肅字

桓字昭下無肅字 影宋建康本鄱陽本同影宋建康本  
吳乞買立更名晟 影宋建康本鄱陽本同影宋建康本

影宋建康本鄱陽本同影宋建康本

鄱陽本同影宋建康本

鄱陽本同影宋建康本

鄱陽本同影宋建康本

鄱陽本同影宋建康本

鄱陽本同影宋建康本

鄱陽本同影宋建康本

鄱陽本同影宋建康本

鄱陽本同影宋建康本

鄱陽本同影宋建康本

鄱陽本同影宋建康本

松漢紀聞考異

屠姑坦氏 影宋建康本鄱陽本同影宋建康本  
鄆感切 關本同鄱陽本無

指板彼云大也 閣本同鄱陽本無

本日粘漢至兒也 閣本同鄱陽本無

悟作鄆音或云悟失 陽本同鄱陽本無

回鵲自唐未沒微 案此條疑

密識其中下品 影宋建康本鄱陽本同影宋建康本

非其人為僧 影宋建康本鄱陽本同影宋建康本

如古之笄狀 本鄱陽本鄱陽本同影宋建康本

唯以打換達靴 閣本同鄱陽本鄱陽本同影宋建康本

亦有起舞歌謳以侑觴者 影宋建康本鄱陽本同影宋建康本

乃三彈指于器上 影宋建康本鄱陽本同影宋建康本

衣制皆如漢兒 閣本同鄱陽本鄱陽本同影宋建康本

賤質而去 影宋建康本鄱陽本同影宋建康本

未六十餘休致為僧 案未疑

在渤海國都外三十里 影宋建康本鄱陽本同影宋建康本

後役之益苛 本鄱陽本鄱陽本同影宋建康本

盲骨子至卒令講之 影宋建康本鄱陽本同影宋建康本

阿骨打憤甚 影宋建康本鄱陽本同影宋建康本

杖其骨不死 影宋建康本鄱陽本同影宋建康本



遇謀者都陽本謀誤謀從影宋

踞於天祚前本影宋建康本照曠閣

其初走河西也本影宋建康本照曠閣

量輕重而打博同影宋建康本照曠閣

大槩以小名居官上本影宋建康本照曠閣

日高不來同影宋建康本照曠閣

大音花同影宋建康本照曠閣

以配部落之最賤者朝北盟會編合都陽本作無娶

余都姑遣使打話影宋建康本脫余字照

松漢紀聞考異

余都姑謀誅西軍字影宋建康本此及下并脫姑

則以金銀旂貯之其次以瓦旂影宋建康本照曠閣

酒三行本影宋建康本照曠閣

進大軟脂小軟脂同影宋建康本照曠閣

奴日亞海婢日亞海影宋建康本照曠閣

牛馬十數羣同影宋建康本照曠閣

夫謂妻為薩那宋妻謂夫為愛根影宋建康本照曠閣

女真舊絕小至謂之周正本影宋建康本照曠閣

每捕獲論罪外本影宋建康本照曠閣

帝后見像設皆梵拜同影宋建康本照曠閣

然皆建院影宋建康本建誤律照

有兼官至檢校司空者本影宋建康本照曠閣

蒲路虎日皇帝臨遣時字影宋建康本此及下并脫蒲

共輦而載本影宋建康本照曠閣

上下重輕皆出其手本影宋建康本照曠閣

須臾出郭本影宋建康本照曠閣

首骨子其人長七尺八寸本影宋建康本照曠閣

松漢紀聞續影宋建康本照曠閣

熙州野外灤水有龍見案此條見金史五行志托作

松漢紀聞考異

仍決沙袋影宋建康本照曠閣

袋決之沙袋者穆宗時製其制用熟皮合縫之長六寸廣二寸柄一尺許

長白山至董澤之蒲是也二影宋建康本照曠閣

恐穢其間以致蛇虺之害三影宋建康本照曠閣

多自國都三影宋建康本照曠閣

亦有肋細如箸者味極珍本影宋建康本照曠閣

回鶻豆至皆有之二影宋建康本照曠閣

其跪如中國解盤案荀子勸學篇盤六

聖武經略影宋建康本照曠閣

天性孝德影宋建康本照曠閣

徐用討論影宋建康本照曠閣本同鄱陽本徐誤除

言之易行之難影宋建康本同鄱陽本改

作室肯構照曠閣本鄱陽本同鄱陽本改

時由偶異影宋建康本同鄱陽本改

有所未敦照曠閣本鄱陽本同鄱陽本改

競為禍始照曠閣本鄱陽本同鄱陽本改

莫敢詭辭而抵調影宋建康本鄱陽本同鄱陽本改

距也調誣諱也影宋建康本鄱陽本同鄱陽本改

身相累朝影宋建康本鄱陽本同鄱陽本改

德被遐邇影宋建康本鄱陽本同鄱陽本改

宣德郎李膺等照曠閣本鄱陽本同鄱陽本改

臣幸遘昌期照曠閣本鄱陽本同鄱陽本改

右松漠紀聞二卷七字照曠閣本鄱陽本同鄱陽本改

松漠紀聞二卷餘并同盤洲集第六十二

卷載此跋作右松漠紀聞一卷與各本異

禿節來歸盤洲集

凡不涉今日強弱盤洲集

著為一編盤洲集無此四字有不復彙次或

紹興丙子夏長男适謹書盤洲集無此十字

補遺

中國謂之屨條皮照曠閣本鄱陽本同鄱陽本改

後跋

乾道九年六月二日影宋建康本鄱陽本同鄱陽本改

松漠紀聞考異

不

松漠紀聞考異

松漠紀聞考異跋

松漠紀聞一書昭文張氏列入學津討原中世稱照  
曠閣本與乾隆庚戌鄱陽本互有異文遂初堂書目  
景定建康志并稱松漠記聞書名與宋史藝文志盤  
洲文集偶有未合臨川桂氏所藏影寫宋本正作記  
聞前後共三十七版卷中於宋高宗廟諱注云太上  
御者於朝廷宮禁等字皆上空一格以文安跋語考  
之似從乾道建康本影寫者然景定建康志書版類  
載松漠記聞四十五版版數又偶未合今參用三本  
被刻而記其異文於後書名一仍張本鄱陽本之舊

松漠紀聞考異跋

七

近時鮑氏仿刻張本宜黃仿刻鄱陽本不足據依前  
明吳瑄古今逸史李枋歷代小史顧元慶文房小說  
袁褰四十家小說并收此書亦稱紀聞侯績加校訂  
以質後之君子同治十二年癸酉秋七月環芝洪佩  
聲謹識於藤谿義學之時敏堂

松漠紀聞校勘記

二百十行襄元本作哀十一行惠元本作忠十七行  
戊申下元本脫生字 三頁一行景下元本無宣字  
十二行磐元本誤磬 四頁三行邱元本作鄒失元  
本作夫九行元本脫一瑟字十行胸上腥字元本缺  
賓元本作寶鳥作馬 五頁七行背元本作皆十一  
行末元本誤朱 六頁六行濡元本作需十七行大  
作天名作各十九行其疑當作共 七頁三行怨元  
本作多五行數千作數本九行立元本作兵十五行  
遺元本誤道在下不重無外字十七行背元本作背

松漠紀聞校勘記

一 豫章叢書

八葉二行會元本誤曹六行盲元本作育下同十  
三行割元本作刺札作戕下行曾作膺 十頁一行  
兆疑當作召十二行圓元本作圍 十一頁一行之  
最賤三字元本作無髮十二行垂字元本作懸十五  
行余都姑當跳行另為一段十八行元本脫人字  
十二頁十四行必元本作亦十六行航元本作杯  
十三頁八行數十元本作數千 十四頁十七行爲  
疑當作遺十八行小注兼元本作累末行則元本作  
得 十六頁三行誦當作訟十九行需元本作需  
續一頁十二行近元本作遠 三頁九行袋元本作

次 四頁十八行月元本作日 六頁五行舉元本  
作舉是八行報元本作根十六行蒲下元本有州字  
十九行隱元本作憶 九頁十二行用元本作日  
補遺二頁十七行元本白下有惟字秋毛不跳行

此書用涇縣洪氏三瑞堂本付刊刊成之後攜  
至南京用元本覆校一過頗多異同元本極精  
工初藏錢夢廬家嗣歸汪閔源後又歸丁松生  
今存江南圖書局分上下兩卷首行作松漠記  
聞次行題宋徽猷閣學士贈太師魏國公諡忠  
宣洪皓撰並弁國史傳略一篇校既訖因逐條

松漠紀聞校勘記

二

補記如右丁巳四月胡思敬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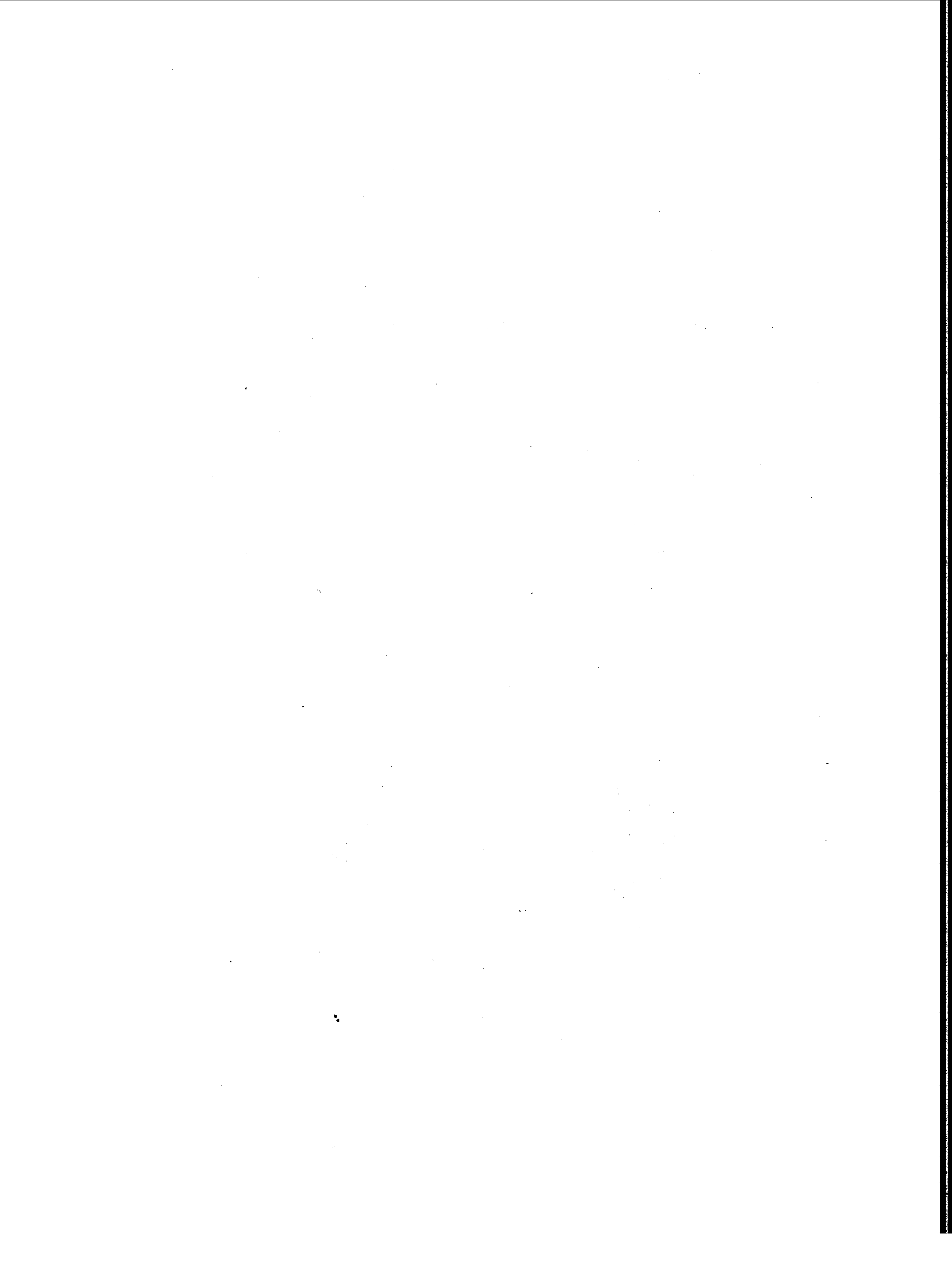
金

川

史

吳  
崎





吳郡楊循吉敘

金起自遼之屬部號女真又曰女直於夷狄中最微且賤者也世居東海上而在高麗之北有七十二部落不相統制遼興既吞諸蕃於是女真之衆有生熟二種熟女真在南生女真在北皆不得相通而生女真猶居其故地其山曰長白山江曰混同江地方千里多山林產名馬生金北珠而冬極寒其俗勇悍耐飢渴乘騎上下崖壁如飛濟江河不用舟楫浮馬而渡人皆辨髮垂金環嗜酒而好殺無文字與契丹言語不通徵斂調發刻箭爲號事急者三刻其間無大君長皆散居山谷間各推其家以爲主而完顏部最強遼宗時部長楊割始稱雄遼大國勇帳蕭解里叛奔女真因命楊割除之楊割獨斬解里首以獻而留其衆不遣謾云已誅絕兵甲車馬稱已給有功不以歸遼遼君不得已以爲生女真部節度使刻印與之楊割不肯係

金小史卷一

遼海遺書

遼籍乃獨受使辭其印自是始設官政治其部族而多市鐵爲兵器習戰鬪其國日以強大陰有叛遼心遼亦知其爲東方患者必此人也天祚即位楊割將死以陰謀屬其子阿骨打稱名蓋用阿骨打長八尺方頤隆準沈毅寡言顧視不端而有志楊割私識焉楊割死又兄弟六傳乃至阿骨打阿骨打立事遼益驕遼不能制遼君好畋獵怠於政事四方奏事往往不見省而遣銀牌大使責貢諸蕃尤苛初五國產名鷹海東青在女真東北遼每歲命女真發兵取之必戰鬪而後得女真厭苦之至天祚時責貢尤甚歲遣鷹坊子千餘人越長白山捕海東青女真不勝其擾而遼之邊吏趨索無厭於是諸部皆潛附阿骨打欲畔遼遼君如混同江釣魚諸酋歌舞爲樂阿骨打辭遼君惡而欲誅之其臣蕭奉先以爲無能爲乃止初阿骨打之兄烏雅束與其屬部阿疎有怨奪其城阿疎亡歸遼遼納之烏雅束請阿疎遼不與至是阿骨打懼誅於是與其下謀起兵而先請阿疎

遼知其意欲以爲量使其大將蕭撻不也調諸軍備女真阿骨打會其下謀曰遼人集諸路軍備我如此我須先發可也乃使其將婆盧

火徵兵諸部二千五百人遂叛初與遼軍戰於界上阿骨打自免宵關射殺遼將一人遼軍敗走進軍克寧江州有權楊女真與遼人爲市處也遼人嘗以低價拘奪其貨謂之打女真至是悉殺之無遺焉寧江州既破阿骨打乃退保長白山之阿而遼將蕭撻不也引兵臨混同江正與阿骨打對壘而軍阿骨打乘遼兵未陣潛渡混同江掩擊遼兵遼兵大潰獲車馬甲兵不可勝數蕭撻不也奔歸遼遼君自聞數敗以契丹人不知兵於是召其漢人宰相張琳吳庸予兵十萬人使討阿骨打又敗無幾時遼之東北城邑悉爲女真攻陷所過千里蕭然丁壯斬戮無遺嬰帶則貫之槩上爲戲所謂遼東熟女真皆虜之爲用至有鐵騎萬餘遼人嘗言女真兵滿萬則不可敵至是始滿萬矣阿骨打起八月攻破遼黃龍府遼君懼下詔親征自將蕃漢

金小史卷一

遼海遺書

兵十五萬出臨關以大臣貴族子弟爲硬軍車騎一日行一百里鼓角旌旗震耀原野奮數月之糧以行阿骨打懼乃僞爲降書以示其衆既則反以求戰書上之遼君大怒下詔欲必滅女真阿骨打會會衆以刃勢面仰天而哭曰吾與若輩起兵苦契丹之貪殘欲自立國耳吾今爲若輩哀請降庶幾紓禍乃欲盡剪除我爲之奈何不若殺我一族而降諸酋皆羅拜願死戰志益固乃引其兵前行不敢遠進至于父刺而止會遼君之將耶律章奴謀廢立事泄懼誅亡去軍亂骨打曰我兵寡不可分視其中軍最堅遼主必在焉因併力攻其中軍遼師大潰死者相屬百餘里獲輿寶貨無算遼君遁去衛兵從之者裁三四百人而已阿骨打於是復軍黃龍府是時遼使其將高永昌備東京東京渤海故地遼初力戰三十餘年始得之建爲東京者也永昌殺其留守以叛自稱大渤海國皇帝阿骨打乃斬高永昌

取東京於是遼之東南鄙悉歸女真遼君大懼令內庫裏珠玉珍玩百餘囊擇駿馬二千匹私謂左右曰若女真必來我有日行三五百里馬又與南宋兄弟夏國舅甥何憂哉識者謂遼必亡自古人君未有棄民謀身而能享國者阿骨打既攻陷東京黃龍府及其餘五十餘城於是遼之並邊儲粟無慮三十五萬石雖累歲舉兵未嘗用至是悉爲女真所有有楊朴者遼進士也勸阿骨打稱帝於是用其策稱皇帝改元天輔以王爲姓以旻爲名國號大金以其國產金故也天輔元年宋始與金通使初金兵既過遼河之西宋登州守臣王師中以聞徽宗用蔡京童貫議欲與女真結好乃遣登州防禦使馬政以書聘女真外託買馬而實求五代所陷地旻發使者三人齎國書并北珠生金貂革人參松子報宋宋使蔡京童貫與之議事皆補爲郎又遣使報聘尋遣回天輔四年宋又遣右文殿修撰趙良嗣來約夾攻燕雲舊地是時遼君在中京楊朴既爲女真建號因說自古英

金小史卷一

遼海遺書

雄開國須受禪或求大國封冊旻遂遣人使遼求封冊其事有十徵號大聖大明一也國號大金二也玉格三也袞冕四也玉刻御前之寶五也以弟兄通問六也生辰正旦遣使七也歲輸銀絹二十五萬正兩分南宋歲幣之半八也割遼東長春路九也送還女真趙三阿鷗產大王十也遼君付羣臣議蕭奉先等喜以爲自此無患遂遣使以天子袞冕玉冊金印法駕之屬冊旻爲東懷國皇帝冊文曰朕對天地之閔休荷祖宗之丕業九州四海咸在統臨一日萬幾敢忘重慎宵衣爲事嗣服宅心眷惟肅慎之區實介扶餘之俗土濱巨浸財布中嶽雅有山川之名承其父祖之胤碧雲表野固須挺於渠材皓雪飛霜不雄於絕駕章封屢報誠意交孚載念遙芬宜膺多戰嗚呼義敦友睦地列豐腴惟信可以待人惟寬可以馴物戒哉敬只式孚于休以大聖大明犯其祖稱號改爲至聖至明餘悉從焉旻召楊朴等議朴等以儀物不全用天子制東懷國乃書稱小邦懷其德之

義及無策爲兄之文如遙芬多戰等語皆非美意渠材二字意有輕侮命使者歸易其文遼使者云兄友弟恭出自周書言友睦則兄之義見矣楊朴等面折以爲非是旻大怒叱出使副欲腰斬之粘罕諸酋爲謝人答百餘乃遣人歸報云冊文言我吾不能曉徽號國號玉輅御寶我自有之須稱我大金國皇帝兄即已能從我今秋至軍前不然我提兵取上京矣久之遼報不至於是旻自提兵趨上京而宋使趙良嗣適至時遼使亦在旻俱令從軍每行數十里輒鳴角吹笛鞭馬疾馳比明行二百五十里至上京上京者遼之臨潢府也引所從二使者觀攻城曰汝可觀吾用兵以下去就旻乃親督士卒鼓譟而進上京破二使者皆奉觴賀稱萬歲良嗣遂出御筆與議大抵以燕雲本漢舊地約夾攻取之旻命譯者曰契丹無道其土疆皆我有尙何言願南朝方通歡且燕京皆漢地當持與南朝良嗣曰今日約定不可與契丹復和也旻曰有如契丹復和亦須以燕京與汝家遂

金小史卷一

遼海遺書

議歲幣良嗣初許三十萬辯論久之卒與契丹舊數良嗣問曰比議燕京一帶舊漢地漢州則并西京是也旻曰西京我安用止爲拿阿通天須一臨事竟亦與汝家遂以手札付良嗣等回約以來年女真兵徑自平地松林趨古北中南朝兵自雄州趨白溝夾攻又留良嗣飲食數日及令契丹吳王妃歌舞旻謂良嗣曰此契丹兒婦也今作奴婢爲使人權遂遣魯同良嗣至宋定歲幣宋以馬政報聘並以其子擴隨行稱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大金皇帝約以太傅知樞密院事童貫勒兵相應尅日夾攻銀絹依與契丹數目馬政至金留月餘論不決金以宋欲全還山前山後故地故其君臣乃相與議以爲南朝無備止以已與契丹銀絹坐邀漢地旻遂將馬擴遠行射獵每晨坐一虎皮雪上縱騎打圍常曰此吾國中最樂事也既還令諸酋以飲食邀遼南使十餘日始草國書仍遣魯回聘先是中國與女真議夾攻童貫悉遷宿將會京師欲便應之會方臘叛貫以其兵



討賊未還曷魯至宋徽宗待之殊無意惟爲書使歸報並如初議及問舉兵至西京的期而已亦未遣使金人自破遼上京終歲不出師待宋報也及曷魯自海上歸旻意中國絕之乃命其弟兀魯并粘罕兀室等悉師渡遼而西用遼降將耶律余覲爲前鋒余覲者遼之東路都統也本契丹近族將兵在東拒金兵然常數敗不敢戰其妻遼君文妃妹也文妃生晉王敖魯幹最賢而遼君有寵於元妃蕭氏生秦王元妃之兄蕭奉先又持遼政常恐秦王不得立而忌余覲在外於是誣構余覲欲立晉王遼君信之賜文妃死余覲懼誅遂叛歸金自余覲降益知遼人虛實至是用爲嚮導先襲中京不測而至遼君在燕聞之大驚即日出居庸關至鴛鴦濼金兵進攻中京遼兵皆不戰而潰遂陷中京蕭奉先謂遼君曰余覲遠來不過爲立其甥晉王耳誅之可以獲安晉王賢既死國中悲之由此人心益離金人既陷中京引兵急追遼君於鴛鴦濼遼君奔雲中所隨三局珍寶及其幼

女悉爲金人所掠既至雲中不得入見留守蕭查刺撫之曰賊至矣善守城取馬二千匹遁去粘罕遂取西京而遼君亡保陰山命令不通燕王耶律淳遼君之叔父也守燕頗得人心號九大王因遼君之亡遂自立爲天錫皇帝廢遼君爲湘陰王以左企弓守司徒李處溫守太尉曹勇義知樞密院虞仲文康公劄參知政事張琳守太師而遼君所有者沙漠以北西北西南兩招討府諸蕃部族而已淳立告宋宋不受而金將斜也粘罕等軍在雲中宋初與金共圖燕及淳立欲因自取之乃不約金而遣童貫勅兵十五萬巡邊而貫不進欲以脅燕燕不動遂戰宋師敗績乃班師遼君在夾山傳檄天德雲內等州會諸蕃五萬騎約入燕將復興遼而淳尋死其妻蕭妃稱制時燕人至宋者皆言契丹無主願歸土宋朝徽宗用太宰王黼議再將童貫悉諸道兵二十萬會三關以向燕燕人懼稍歸宋而燕將郭藥師以涿州降宋宋因用之得易州而旻初以宋不遣答使疑宋有謀

又自知其發兵趨中京時未嘗先報宋忽聞童貫舉兵趨燕號二百萬旻與其下議恐爽約自我或南朝徑取燕守關則歲賂不可得遂東遣使至宋議夾攻而自臨斜也粘罕雲中之軍初斜也粘罕逐遼君既取中京而無他爲旻既至雲中聞遼君在大魚濼自將精兵萬人襲之幹離不太子爲前鋒晝夜兼行及於石叢驛一作遼兵二萬餘圍幹離不數重士皆殊死關遼君謂金兵少必敗遂與嬪御皆自高阜下平地觀戰余覲示諸將曰此遼主麾蓋也萃而薄之可以得志騎兵馳赴之遼君望見大驚即遁去旻遂屯奉聖州而宋使趙良嗣報聘至請夾攻始約旻曰燕京不論夾攻與否當與南朝駐兵西京欲執遼主平濼營五州欲作歸路不在與數初宋與金約乞歸全燕及西京地方與遼之歲幣至是金中變童貫攻燕不能下懼無功獲罪密禱金人圖之金人乃引兵趨燕蕭后乞稱藩請和旻守先約不從蕭妃竟遁去左企弓等遂皆迎降

吳郡楊循吉敘

旻既得燕京而趙良嗣又以請地至旻云數年相約夾攻及寡人到燕京不見有一人一騎何故遂以國書副本示良嗣讀至燕京用本朝兵力攻下其州縣租稅令送本朝輸納良嗣曰自古及今豈有與其地而不與其稅者可削去粘罕曰燕自我得之賦當歸我若不見與請速退逐易之師毋留吾疆金遂使李靖持書至宋議於王黼之策黼曰大計定矣忽於元約之外求賦租者何哉靖對曰止爲本國得燕所以及此契丹故臣日夜爲皇帝言有國都如此而以與人用事大臣頗惑其言惟皇帝與粘罕兀室持之甚堅曰已許南朝不可改也黼曰租賦非約也上意以交好之深特相遷就然飛輓如是之遠當以銀絹充之耶靖曰然請問其數黼曰已遣趙龍圖面約多寡矣宋乃復使趙良嗣往議於金金兀室出燕京租令舊緡錢四十餘

金小史卷二

遼海叢書

萬新租緡錢六百餘萬良嗣曰承平時斗粟不過百錢今兵火凋殘之餘蓋十倍矣豈可視茲爲率哉兀室云姑置之貴朝必有成數幸明言無隱良嗣出御筆十萬之數兀室笑而不答良嗣復出二十萬之數兀室曰茲一小縣之數也良嗣不得已以御筆綾二萬許之兀室云皇帝已與兩府議不須論租賦多寡止於歲幣外增一百萬緡良嗣不擅增乃允良嗣還報悉斷橋梁焚次舍以待之左企弓嘗獻詩曰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故旻特吝與宋而邀厚利徽宋遂果以一百萬緡許金而更求西京旻大喜使兀室楊朴報云西京路疆土據諸郎中言初得之時城中再叛攻圍逾四十日方下士卒死傷極衆又非元約當割若我家不取待分與河西毛揭室家人得厚餉皇帝言趙皇帝大度我增百萬一言不辭今求西京何辭以拒乃我在奉聖州心已許之會議議曰今早方決然其間人民卻待遷去良嗣等曰既得疆土人民自一若止以空城相付將安用之

兀室笑曰此無他皇帝意欲南朝爲諸軍犒賞耳擴答貴朝既許西京朝廷豈無酬酢之禮兀室云此亦再遣使去遂以誓草付良嗣使銀尤可至宋乞犒賞金帛之數徽宗許以二十萬銀尤可乞增不許利之從其他不恤也馬擴云以本朝兵不立威乃至是孔武仲云賴陛下聖德阿骨打心服不爾邊患未易量徽宗云女真貪暴殘民害物雖黃巢不如渠能久耶然彼既入關先據燕京朕恐爲後患不惜百萬以啗之且解目前之紛於是依其式爲誓書再差趙良嗣至金金亦以誓書與宋其詞曰維天輔七年歲次癸卯四月甲申朔八日辛卯大金皇帝致誓於大宋皇帝闕下惟信與義取天下之大器也以通神明之心以除天地之害以契丹國主失道民墜塗炭肆用與師事在誅弔貴國遣使航海計議若併有遼國願得幽燕當時已曾依允迺者親領兵至燕不攻自下尙念方欲惇好以燕京逐易順

金小史卷二

遼海叢書

景劄與之如約今承來書緣爲遼國已爲大金所有舊與契丹銀二十萬兩緡三十萬正并燕租六分中止取其一計一百萬緡已載前後往復議定國書并支綠幣二千袴所貴久通歡好庶保萬世苟違此約天地鑒之社稷傾危子孫不紹如變淪在彼一準誓約不以所與爲定宋文宋太師重賈蔡攸入城撫定次日浚濠增壁金以御押地圖付宋班師悉驅燕之金帛子女東徙而以空城與宋或告燕人曰汝之東遷非金人意南朝留常勝軍利與田宅給之耳常勝軍已燕人皆怨說粘罕不當與宋全燕粘罕欲止割旻謂粘罕曰我已與宋有誓不可忘也我死汝則爲之於是粘罕西去而遣左企弓等部定燕京之民東歸當過平州初旻下燕時遣將張覺在平州因而撫之以爲留守而覺心不服又金每得州縣多徙其民東去於是平州之人皆言金人始則存燕終則併掠人必不安及左企弓發粘罕欲以兵送之企弓等辭曰如此是使之亂也至是企弓以燕民東徙過平

州燕民不勝其苦乃入言於覺曰宰相左企弓不謀守燕使吾民流離無所安集公今臨巨鎮握強兵盡忠於遠必能使我復歸鄉土人心亦惟公是望覺召諸將議皆曰聞天祚兵勢復振出沒漢南公若仗義勤王奉迎天祚以圖中興先責左企弓等致降之罪而誅之盡歸燕民復其業而以平州歸宋無不納者平州遂為藩鎮矣即後日金人加兵內用平州之軍外得宋為之援又何懼焉覺乃遣一將率五百餘騎候左企弓曹勇義虞仲文康公弼至濼河西岸邀之議事遣人往數以十罪皆殺之於栗林下仍稱保大三年晝天祚像朝夕謁事必告而後行稱選官秩榜諭燕人復業燕民既得歸大悅覺使其黨李汝弼高黨往燕山說宋燕京宋臣王安中曰平州帶甲百萬餘覺有文武材可用為屏翰不然將為肘腋之患安中深然之送汝弼與黨詣京師徽宗悅詔安中厚加存撫與免三年常賦以平州為泰寧軍以覺為節度使以汝弼黨為徵猷閣待制令宣撫司出銀

金小史卷二

三 遼海 遼書

絹數萬疋賞覺喜遠迎之金將聞母與覺戲於兔耳山聞母大敗而時遼將林牙大石以兵壁龍門東金都統完顏幹魯生獲大石以縲繫之使為鄉導追遼主於陰山之間直至其御營時遼主已往應州盡得其嬪御諸女并獲太叔胡盧九妃國王捏里次妃遼漢夫人并其子秦王許王女骨欲餘里衍大奧野次奧野趙王妃幹里衍得車萬餘乘惟寧王雅里亡去婁室銀尤可獲其左右輿帳進至掃里門為書招之遼主自金城來知其族屬皆見俘率兵三千餘決戰幹離不擊敗之遼主相去百步遁去獲其子趙王習泥烈及傳國璽曼得璽真懷中東面謝天而受焉遼君乃使謀虜將兪鈕金印請降幹離不視之則元帥燕國王之印也不受遼君竟亡去而曼在軍中病將還上京命粘罕駐兵軍中備還而召弟吳乞買付以後事至部堵濛死僧諡曰武元皇帝曼初起其兵不滿千人然皆沈雄驚悍無不一當百蓋女真諸部之人大抵皆兵也平居無他役悉聽以佃漁為

業有警則遣人詣諸李董徵兵凡步騎之仗換皆取備焉其部長曰李董行兵則稱曰猛安謀克從其多寡以為號猛安者千人長也謀克者百人長也謀克之副曰蒲里衍士卒之副曰阿里喜凡用兵以伐為前行號曰破軍人馬皆金甲非在五十步內不射弓不過七斗前鏃至六七寸其法什五百皆有長伍長執柝什長執旗百長執鼓千人長則旗幟命鼓悉備伍長戰死四人皆斬什長戰死伍長皆斬百長戰死什長皆斬能負同伍戰歿之尸以歸者則得其家貨凡將自執旗乘親旗所向而趨之自主將至步卒皆自馭無從者以粟粥燔肉為食上下無異品國有大事適野環坐畫灰而議自卑者始議舉即漫滅之不聞人聲軍將行大會而飲使人獻策主帥聽而擇其中者即為特將任其事師還必大會問有功者隨高下與之金舉以示衆以為薄復增之其官皆號勃極烈勃極烈女真之尊官也有都勃極烈總治官名諸班勃極烈官之尊貴者國論勃極烈得自由者胡

金小史卷二

四 遼海 遼書

勃極烈統領官移資勃極烈位第阿買勃極烈治城乙室勃極烈之官札室哈勃極烈守官昂勃極烈陰陽迭勃極烈之官又有諸之官詳穩之官諸移里董都落諸禿里都落諸烏魯古都落之凡官府治事之所皆曰幹里朵凡宗室皆謂之郎君事無大小必以郎君總之雖所謂國相亦拜於馬前郎君不為禮役使如奴隸焉其軍中符驗則有金牌銀牌木牌之制金牌以授萬戶銀牌以授猛安木牌則謀克蒲葦所佩者也謂之曰信牌軍中傳遞以為信曼所用將兵者皆其宗室子弟為多其最用事者曰骨捨與粘罕至相款而骨捨文尤高上令用事未嘗申覆每有所為皆許自專曼嘗撫其背曰兒輩作事必不錯也國中事無大小非經此二人不行至於兵事骨捨又專之粘罕總大綱而已坐於外則粘罕居上於內則骨捨居上骨捨年長粘罕粘罕兄事骨捨而與幹離不相能蓋幹離不以貴粘罕骨捨以大故不能相下粘罕曼從兄子也曼貌雄傑能披

甲周貫馬腹馳捷如風輪劍入敵人莫敢當性特嚴酷殘忍沈鷲多謀遇戰時號令其下騎者騎步者步回顧者斬所以每戰必勝也蓋決敵制勝有古名將之風其他宿將則有撤改辭不失十人皆爲勃極烈用以居守撤改即粘罕父也而辭不失亦受從父受有母弟曰斜也每戰則爲都統又有闍母亦受母弟有勇每臨陣必冒死先登焉受有子曰幹離不軍中號曰二太子性慈仁亦曰菩薩太子而亦善戰其第四子曰兀朮號四太子尤強悍其他又有智辯之士三人曰阿离合漭曰謀良虎曰兀室阿离合漭性善記能知女真之先世族屬時事而謀良虎好學嗜書盡通契丹大小字遂國議和書節悉出其手金人初用契丹字兀室乃用契丹漢人二家字合以國語製女真字此三人者皆宗室也亦不出於別部受頗裕達有大度知人善任能與其下同甘苦初稱帝時國相前跪奏事泣止之曰今日皆諸君之力吾初貴未易改舊俗也諸會皆感激再拜初得燕京時遼

金小史卷二

五

遼海遺書

宰相張琳上謁還其田宅而封左企弓等官又從宋索趙溫訊則解其縛而用之初從遼乞阿疎遼不與因以起兵既得阿疎不過杖而遣之而已受初興無城廓星散而居呼曰皇帝寨國相寨太子莊後升皇帝寨曰會寧府建爲上京城邑宮室無異於中原州縣解字制度極麗居民往來車馬雜沓自前抵後盡爲出入之路畧無禁制每春擊土牛父老士庶無長幼皆聚觀於殿側儀衛護從止類中州守令在內庭或遇雨雪雖后妃亦去襪履而行焉受既沒女真之俗兄死則傳於弟吳乞買受母弟也漢名曰晟以次當王受在時嘗以爲諸版勃極烈諸版女真儲貳之地也而受自有子十四人幹本最長至是幹本率其諸弟共立晟改元曰天會而以斜也幹入總國政粘罕幹離不治戎事時張覺在平州稱兵闍母既敗晟乃使幹離不提兵襲平州平州破張覺走入宋變姓名隱郭藥師軍中金人大怒索於宋宋宣撫王安中新說類者一人與之有識之者曰非覺也安中

不得已引覺出覺罵宋人不容口遂殺覺函其首與金常勝軍皆泣下郭藥師自言曰若求索藥師當奈何自是降將在宋皆解體矣初受割地未畢而死而蔚武朔三州已先歸宋至是粘罕怒宋納張覺遂復取蔚州及陷飛狐靈邱兩縣絕山後交割之意欲取盟重賈遂與郭藥師治兵燕山備金宋使者請地至金金君晟欲與宋地粘罕不肯遂罷而諸會皆言宋敗盟有狀於是晟決意謀南伐時遼君在陰山率諸軍出漁陽連取數州與兀室戰兵潰却走謀歸宋兀室遣婁室李蓬追之及於余都谷獲焉晟廟告其兄完顏受封遼主爲海濱王而使使如宋告慶粘罕至雲中頗經營南伐宋使使者馬擴再使粘罕軍粘罕嚴兵以待首議山後事擴因請問交地之期粘罕笑曰山後疆土初爲大聖皇帝與趙王跨海交好各立誓書萬世無欺不謂大聖皇帝與機未歸汝家已違誓約陰納張覺收燕京逃走職官戶口本朝累以屢追第用虛文見給今待與汝家略辨是非一

金小史卷二

六

遼海遺書

二擴視粘罕決意入寇乃言曰契丹任用小人多行不道人怨天怒所以爲貴朝所擒本朝亦怨其恃理敗盟助貴朝討滅今國相或未欲交疆土進退惟命獨不宜違失歡盟一旦兩國交兵何時而已況本朝亦豈爲此數州縣置赤子鋒鏑間此事所繫非細願國相深思之粘罕曰汝意云何馬擴曰童大王來時令曰乞國相且交府廳兩州靈邱飛狐兩縣餘悉奉歸右留聽者幸明示其期粘罕笑云汝尙欲兩州兩縣耶我若與汝則并西京之民不可留且山前山後我家地尙奚論汝家州縣割數城來罪方可贖也次日館中供具良厚撤盧母笑云待使人止此回矣蓋決示入寇之意宋使歸金遂移兵向宋

金小史卷二

吳郡楊循吉敘

時宋太師童貫在太原聞金將入寇大驚天會三年十月粘罕與兀室余觀引兵自雲中入太原謂之國相軍幹高不與撻懶聞母劄彥宗引兵自平州入燕京謂之太子軍皆不戮一人傳檄而已金使者齎軍書尙在宋勸童貫速割河東北以大河爲界而和貫憂慮不知所爲通歸汴粘罕發自河陰遂取代忻四州由石嶺關徑至太原太原堅守不下乃留數萬人守太原而以其半趨京師粘罕遇城必攻故比幹高不行稍緩至中路聞議和詔遂止而不行幹高不軍初至薊州知燕山府蔡靖命郭藥師張令徽劉舜仁出戰令徽還歸宋師敗績藥師遂鎖呂頤浩等決意降金先是藥師以將爲徽宗寵遇錫賚之厚至不可殫言或引之出入宮禁藥師浸疑恣議者知其必爲中國憂至是果叛幹高不至燕郊藥師率軍官迎降幹高不遂留

金小史卷三

遼海遺書

蔡靖於燕而使軍官止部呂頤浩等以行幹高不攻中山府不克遂引兵趨慶源府金太史占帝星復明怪之已而聞徽宗內禪軍中大驚欲回郭藥師曰南朝皆是書生少帝復無英斷未必有備不如姑行宋聞金驚失色使梁方平守濬州何灌守河幹高不既陷信德府留兵守之而自將諸軍渡河梁方平燒橋遁何灌亦潰宋師在河南者無一人金人用小舟濟師舟不過數人五日始畢既渡一夕馳至城下屯天駟監獲馬二萬匹幹高不笑謂宋被虜者曰汝家可謂無人使三千騎守河吾屬可渡哉遂移壁萬勝門責問張覺事且求執送童貫欽宗大懼願爲伯姪國而割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以和兼請以康王構太宰張邦昌爲質幹高不遂與宋平退軍孟湯是夜宋將姚平仲劫金營大敗幹高不復進攻汴城問見襲之故欽宗謝以不知乃罷去而改肅王樞爲質遣康王構歸粘罕幹高不既以宋許割三鎮皆班師而宋使以割太原詔書至太原太原人不受及幹高不

兵還河北兩鎮復不下於是粘罕復留銀朮可圖太原而自還雲中

幹高不亦分兵攻河間中山而自引軍與粘罕會師復謀南伐會欽宗以書與余觀令叛金與遼金人大怒遂復舉入宋天會四年八月粘罕自雲中幹高不自保州兩路復如前以進遂克太原真定而渡河徑趨汴二軍皆集城下宋復請畫淮爲界而和金人不聽十一月丙辰汴京陷金兵入城粘罕請兩官幸其營而議和及割地事凡城中國籍禮器皆捲取之無遺又於坊巷中選十三以下女子一千五百人赴北粘罕遣人入城云奉指揮令契丹國海濱侯耶律延禧及西夏侯李智先與南宋皇帝等并大元帥粘罕同上大金皇帝徽號請皇帝詣營署名奏表少帝不肯出粘罕乃遣人持表入城下書云姪南宋皇帝請署御名帝觀之泣下且曰苟屈已以存生靈朕復何辱金持筆進書名乃去繼又傳語上皇曰皇帝起居南朝皇帝今已結好爲兄弟請一切勿生疑可罷兵今將真珠袍一領是國主皇帝

金小史卷三

遼海遺書

朝服今獻上皇帝請收領因請進上謝表上皇曰今兩國通和且可稱書不可稱表使者強之遂從焉粘罕出榜通衢曰元帥奉北國皇帝聖旨今者兵馬遠來所議事理今已兩國通和要得金一百二十萬兩銀一百五十萬兩於是金人執開封府尹何栗分廂搜括民戶金銀釵釧環鈿等星珠無遺粘罕復請少帝到軍前面議可否曰奏上齎到北國書曰今已破汴京二主不可復居宜於族中別立一人爲宋國主仍去皇帝號但稱宋王令二帝於東宮外築室居之粘罕因困請少帝不出乃使一將引七百騎直至內門厲聲邀請少帝曰已降指揮今月十一日出城見元帥說及十一月辛酉少帝出幸金營粘罕下階執帝手呼曰臣遠國會長不知中國禮義曲折乃掛升階既坐粘罕以國主所降別立賢君詔書示帝帝視之不語粘罕使左右白帝曰敢不從命苟利生靈以息兵革願何事不可遂留帝宿於幕次次日遣表令帝同發其詞曰臣姪南宋國主趙桓今蒙叔

北國皇帝聖旨令桓同父退避大位別選宗中賢者立以爲君敢不遵從今同元帥申發前去其次居止及別擇到賢族未敢先次奏聞候允從日別具申請署畢帳下馳一騎黃旗素馬前去帝因祈粘罕乞歸粘罕首肯促左右進酒帳下有伶人作樂奉粘罕爲太公伊尹粘罕不喜曰太公伊尹古聖人也吾安可繼其萬一觀其人而語帝曰這幾箇樂人是太宋人今日煞好公事笑而止日來日教陛下入京城安撫上皇五七日間北國皇帝詔到再來請陛下到軍前不可相推帝遂入城三月粘罕遣二人持書一詣上皇一詣少帝曰今日北國皇帝已有施行事件請皇帝及上皇並到軍前聽候指揮遣使相促不絕又云若上皇未出城不妨先請皇帝至軍前少帝遂復幸金營粘罕坐而言曰今北國皇帝不從汝請別立異姓爲主遂引帝出居一室守以兵刃次日上皇亦至由是皇族后妃諸王暴暴至軍中日夜不止上皇與帝各居一室后妃諸王皆不得相見惟鄭后朱

金小史卷三

遼海遺書

后相從其他帝姬各爲金貴人分去粘罕坐帳中使人掖二帝至階下傳國主言曰汝等父子天人俱棄不可復君宜擇異姓以代宋後令元帥責開封府使以下保明策立仍令趙佶父子前來燕京帝與太上聞言相對涕泣不能言侍衛番奴以南家子呼帝粘罕曰所擇康王今在何處帝曰不知也粘罕謂左右曰急持書開封府索康王時康王以奉使入北不在得免粘罕勒令別立異姓甚嚴有一人云張邦昌舊任宰相姑舉之以塞責粘罕遂回牒云若果舉邦昌仰文武百官僧道軍民各親書押字日下等守以備冊禮時邦昌見在軍前獨中丞秦檜獨以狀論列謂邦昌輔相無狀不能立人臣之節以釋二國之難不足以代趙氏情願乞押赴軍前而衆人皆署名舉邦昌初邦昌奉使還闕至城外軍前留之及是粘罕送邦昌入城及關而返百官迓于南薰門凡數千人士庶往觀凡數萬人邦昌入居尙書省以朝臣一員同宿直示不敢專金帥勸進邦昌臥病不食者四

日謂王時雍等曰諸公怕死又撥這一邦昌耶雖暫假而歸焉可免禍次日金國文字來限三日立邦昌不然一城屠戮都人震恐三日金使來促勸進邦昌誓自死或曰相公城外不死今欲死塗炭一城耶遂止於是擇日即皇帝位邦昌慟哭望金國拜拜受冊寶其詞曰維天會五年歲次丁未二月辛亥朔二十一日辛巳皇帝若曰先皇帝肇造區夏務安元元肆朕纂承不敢荒怠夙夜兢兢思與萬國同格于治粵惟有宋實乃通隣貢歲幣以交歡馳星輅而講好期于萬世永保無窮今乃變誓渝盟以怨報德構禍怙亂反義爲仇誦詐成俗貪婪不已加以肆行淫虐不恤黎元號令滋彰紀綱弛紊況所退者非其罪所進者非其功賄賂公行豺狼塞路天厭其惡民不聊生而又姑務責人罔知省己父既無道於前子復無斷於後以故興師命將伐罪弔民幸賴天高聽卑神幽燭細旌旗一舉都邑立摧且天眷攸囑謂之大寶苟曆數改卜未或偷安故用黜廢以昭立鑒今者

金小史卷三

遼海遺書

國既乏主民宜混同然念厥初誠非貪土遂命帥府與衆推賢僉曰太宰張邦昌天毓疏通神資睿哲處位著忠良之譽居家聞孝友之名實天命之有歸乃人情之所擇擇其賢者非子而誰是用遣使諸官都部署尙書左僕射權僉樞密院事韓昉等持節備禮以聖冊命爾爲皇帝以援斯民國號大楚都于金陵自黃河以外除西夏新界疆場仍舊世輔王室永作藩臣貢禮時修爾勿疲于述職問音歲致我無緩于忱誠於戲天生蒸民不能自治故立君以臨之君不能獨理故樹官以教之乃知民非后不治后非賢不守其於有位可不慎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日慎一日雖休勿休欽哉其聽朕命邦昌受冊訖進登御步升殿於御床西側別置一椅坐文武立班賀傳指揮云本爲生靈非敢竊位其勿拜王時雍率百官進拜先是金師送邦昌入城時邦昌堅不肯立久之百官有進言于邦昌曰相公且權他日相公爲伊呂爲王莽皆在相公處之邦昌乃勉強從之曰邦

昌以九族保此一城人邦昌既立二帝在營中聞之曰邦昌若誓以死節則社稷增重今尸君之位猶且庶幾但所倚至重既立異姓則吾事決矣因泣下露襟明日臣下有進詩者曰伊尹定歸商社稷覆光終作漢臣鄰太上且讓且罵曰待其歸商與漢則吾已在龍荒之北矣不達世機猶有如此者金人既立張邦昌乃以二帝北行韓離不同上皇由河北路粘罕同少帝由河東路俱約會于燕京時同行者有太上皇后鄭氏皇后朱氏皇太子謙及其餘妃嬪子女宗族凡四百七十餘人當時檢視庫藏所得絹五千四百萬匹大彩段子一千五百萬段金三百萬錠銀八百萬錠邦昌御天子法駕縹素出城率百官北望慟哭遙送二帝乃易精袍張紅蓋饒別韓離不太子粘罕國相二人而返肆赦至蔡州不行乃收之初金人括金不已邦昌爲請乃罷邦昌每日於迎陽門上設常禮畢與執政侍從以上對坐議事語則稱名字遇金人至則遽易服衛士曰伶官往日作雜劇每

裝假官人今日張太宰作假官家金人貴者邦昌向在軍前鞠躬俯伏不暇至是皆列拜階下邦昌辭讓則曰陛下不受臣拜見元帥必死今日陛下乃昔日南朝天子也金人既班師邦昌乃迎元祐皇后垂簾邦昌僭位首尾三十三日不御正殿不受常朝不山呼見羣臣稱予不稱朕旨稱面旨由內降只曰中旨宣示四方則曰宣旨手詔則曰手書至於禁中諸門悉絨鎖題以臣邦昌謹封會康王入於歸德邦昌勸進康王在歸德即位是爲高宗宋國復興而貶邦昌於潭州賜死初徽宗與韓離不同行初見席地坐定韓離不遣王訥譯奏帝云自古聖賢之君無過堯舜猶有揖遜歸于有德歷代革運底事想上皇心下然理會得本國比取契丹所得妃嬪兒女盡配諸軍充賞以上皇昔有海上之恩甚厚今盡令兒女依舊相隨服色官職一皆如故因勸酒曰事有遠近但且放心必有快活時帝致謝曰當日爲兄弟今日爲囚虜豈非運數尙賴太子保佑全活千口近嘗求代

嗣子遠朝大國望爲主張韓離不曰上畔未肯帝曰兩朝主盟惟信獲罪非將相之過故請以一身仰答天譴願不及他人韓離不曰此意甚好子是酒五行韓離不面請王婉容位帝姬與粘罕次子作婦許之燕王以乏食死於途殮以馬槽猶露雙足上皇伏而哭之哀甚曰吾行且相及時執兵虜人亦皆泣下帝與韓離不同獵忽有二人前謁韓離不指曰此上皇故臣郭藥師張令徽參見二人皆再拜令徽即退藥師獨叩馬跪奏曰念臣昔與上皇爲君臣向在燕京死戰數回力不能勝遂歸金國有負上皇恩德言訖淚下又再拜帝曰天時人事理合如此但當日欠一死耳藥師退韓離不曰藥師忠於南朝帝曰藥師參養過厚而未嘗收功卒貽大禍韓離不曰此人不忠於天祚則必不忠於南朝帝曰是是時武臣曹勳侍行帝拆御衣寫字置領中曰即便即真來救父母并押記九字付勳使通歸遺康王訓誥丁寧且囑且泣曰無忘吾北行之苦又以拭淚白紗手帕子

付勳曰見時深致我思念淚下之痛父子未期相見惟早清中原速迎父母此外吾不能多致語言氣已哽吾腹故也俟到燕山爾乃去又曰如見王但奏有可清中原之謀悉舉行之無以予爲念道過堯山縣有燕人百餘人守上皇所乘車曰上皇活燕民十餘萬人我輩老幼感恩不已願識天表左右以奏上皇爲揭簾見之皆羅拜曰皇帝活燕人十餘萬陰德甚多即見回鑾不須憂抱上皇曰汝等知當時救護之力耶吾獲謗不少今困阨反甚於汝輩無食時豈非天也燕人各嗟惋而去至真定府上皇乘馬與韓離不並騎入門前有引旗寫太上皇帝府中兩街居人見旗皆慟哭韓離不請看打毯侍中劉彥宗具傳韓離不之意跪奏云久聞上皇聖學甚高願乞一打毯詩其請願恭上皇曰自城破以來無復好懷遂作一詩寫付彥宗彥宗捧讀稱嘆即與韓離不又番語似講解其意韓離不點頭令諷誦數遍乃起謝上皇亦謝其恭也時金人以長木爲障障外有兵每數





吳郡楊循吉敘

兀朮率兵北還將趨鎮江宋將韓世忠以舟師扼江口邀兀朮將戰世忠伏兵金山廟中以俟兀朮紅袍玉帶果來規伏發擊馬幾得之馳而脫去既而戰數十合兀朮大敗獲其虜龍虎大王兀朮不得濟遣使願還所掠假道世忠不從遂至鎮江沂流西上世忠襲之兀朮循南岸世忠循北岸且戰且行世忠大獲數倍兀朮軍出兀朮軍前後數里擊柝之聲自夜達旦世忠以輕舟挑戰一日數接將至黃天蕩兀朮乃因老鵝河故道開三十里通秦淮一日一夜乃成兀朮乃得至江寧捷懶使移刺古自天長趨江寧援兀朮烏林答大欲亦以兵來會兀朮發江寧將渡江而北兀朮軍渡自東移刺古渡自西與世忠戰於江渡世忠分舟師絕江流上下將左右掩擊之世忠舟皆張帆兀朮選善射者乘輕舟以火箭射世忠舟上帆皆焚煙焰滿江

金小史卷四

一 遼海遺書

世忠不能軍追比七十里舟軍殲焉世忠僅能自免兀朮渡江北還每遇親識必相持泣下訴以過江艱危幾不免捷懶時在濰州遣人謂之且約再征江南兀朮慚躊躇江上未有進退之計會聞宋師出陝右遂託言應之而西去兀朮既敗粘罕遣人詣劉豫問策豫報曰韓世忠屯潤州當以輕兵從采石渡江可克也粘罕聞之欲再議南伐兀朮曰江南卑溼今士馬困憊糧儲未豐足恐無成功粘罕曰都監務倫安爾乃使捷懶率師至瓜州而還攻宋之議遂罷是時金兵分三路一路陝西一路山東一路江南兀朮江南軍也捷懶在山東襄室在陝西凡自江以北地皆入金金既盡有中原之地於是粘罕建議請立君如張邦昌者以鎮之初嘗欲舉此未行至是捷懶力舉劉豫豫宋臣以濟南府降者也初捷懶久駐濱海豫事之甚善嘗許立豫而雲中留守高慶裔亦與豫通慶裔粘罕腹心亦首勸粘罕立豫豫乃以重賈陰賂粘罕粘罕伴使高慶裔至山東訪求賢人可為

君者民間莫敢言皆曰願聽所舉不知賢者為誰慶裔意屬豫乃共舉之狀上粘罕復令人問豫可否豫詭辭乞立張孝純孝純宋大元帥也敗降在金粘罕曰我當遣孝純輔爾於是屢遣使者以璽紱立豫冊文曰維天會八年歲次庚戌辛丑朔二十七日丁卯皇帝若曰朕聞公於御物不以天位為己私志在救民乃知王者為通器威罰既已殄罪位號宜乎授能適者有遼屬運顛危數窮否塞獲罪上

帝流毒下民武元皇帝仗黃鉞而拯黔黎舉白旄而誓師衆妖氛既掃區宇式寧越有宋人來從海道願輸歲幣祈復漢疆武元皇帝方務善隣即從來議豈期天方肇亂自起疊階陰結叛臣賊虐宰輔鳩集姦慝擾亂邊陲肆朕棄承仰循先矩姑存大體式示涵容乃復赦匿逋逃誇大疆域肆其貪很自起紛爭擾吾外屬之藩隣取其受賜之鄉土因彼告援遂與解和終無聽從巧為辭拒爰命將帥敦諭盟言許以自新全然不改偏師傳汗首罪奔淮嗣子哀鳴請復歡好地

金小史卷四

二 遼海遺書

畫三鎮誓卜萬年凡有質委悉同父約既而官軍未退夜集衆以犯營營壘未乾密傳檄而堅壁私結人使陰起事端以故再遣師徒詰茲敗類又起畫河之議復成款戰之謀既昧神明乃昭玄鑿京城摧破鼎沸淪亡無并爾疆以示不貪之德止遷其主用彰伐罪之心建楚新封守宋舊服不料播庸難勝重任身為退讓反陷誅錮御命出和已作潛身之計提兵入衛反為護己之資忍視父兄甘為俘虜事務雖濟人豈無情方在殷憂樂于僭號心之幸禍于此可知乃遣重兵連年討捕始聞遠竄越在島夷重念斯民亂而無主久罹塗炭未獲昭蘇不委仁賢孰能保庇咨爾中奉大夫京東京西淮南等路安撫使兼諸部路馬步軍都總管知東平府節制大名府開德府濮博濱棣德滄等州劉豫夙擅敢言之譽素懷濟世之才居于亂邦生不偶世百里雖智亦奚補於虞亡三仁至高或願從於周仕當茲賊擾攘之際愚民去就之間舉郡來王奮然獨斷遂乎屢試厥勳克成委

之安撫德化行任之君牧獄訟理付之總戎盜賊息專之節制郡國  
清況有定衰救亂之謀安變持危之策使民無事則彘弓力穡有役  
則釋耒荷戈罷無名之征廢不急之務徵隱逸舉孝廉振綱紀修制  
度省刑罰而去煩酷發倉廩而息蟲螟神人以和上下協應比下明  
詔詢考輿情列郡同辭士心仰戴宜即始歸之地以昭建業之光是  
用遣使留守西京特遣檢校太保尙書右僕射大同尹兼山西兵馬  
都部署上柱國廣陵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實封二百戶高慶裔副  
使金紫崇祿大夫尙書禮部侍郎知制誥護國南陽縣開國侯食邑  
一千戶實封一百戶韓昉備禮以聖綬寶冊命爾爲皇帝國號大齊  
都於大名府世修子禮永貢虔誠付爾封疆並從楚舊更須安集自  
適攸居爾其上體天心下從民欲忠以藩王室信以保邦圻惟天難  
謀惟命靡常厥德保厥位爾其勉哉勿忽朕命豫以藩王禮見使  
者粘罕等議以爲未稱吳乞買乃下令曰今立豫爲子皇帝既爲隣

國之君又是大朝之子其見大朝使者惟始見躬問起居與面辭有  
奏則立其餘並行皇帝禮豫都大名仍號北京置丞相已下官教境  
內復自大名還居東平以東平爲東京汴州爲汴京降宋南京爲歸  
德府降淮寧永昌順昌興仁府俱爲州張孝純等爲宰相妾錢氏爲  
皇后錢氏宣和內人也以辛酉爲阜昌元年以其子麟爲尙書左丞  
相諸路兵馬大總管宋人畏之待以敵國禮國書稱大齊皇帝豫生  
景州守濟南節制東平僭位大名遂起四郡強壯爲雲從子弟應募  
者六十人時有百姓醉酒罵曰你是何人要作官家大宋何負於爾  
豫斬之滄州進士邢希載上言有大利害乞見豫既召到即言莫若  
遣使密通江南不然結好西夏爲援豫榜于市云上國聞之與生靈  
爲害不細斬首號令豫三年四月遷都于汴及蒲路虎定陝西吳乞  
買以其地悉賜豫僞太常博士祝簡進遷都賦又進國馬賦其大略  
曰蠢爾蠻荆弗賓弗降固將突騎長驅不賁一葦之航豫賜書褒答

滅二年磨勦有西京兵士賈玉注梳與三路都統豫疑非民間物勦  
鞠之知得於山陵中遂設河南淘沙官發山陵四年二月葬其母于  
東平儀仗一如朝廷禮但所標揭皆田家村樞之衣學士院馬定國  
進君臣名分論其言指斥南宋尤甚豫批定國轉一官豫下詔誣汚  
宋朝其略曰朕膺受天命撫治中原永惟吳越巴蜀江湖嶺海皆定  
議一統之地倘其淪陷不忍用兵且冀久自悔艾稍能革其不道故  
爲之請于大金欲割江表之地而封之豈圖怙惡不悛蔑棄大德乃  
敢僞通使聘密圖吞噬先乘不備之隙攻劫汝穎後舉烏合之衆侵  
掠鄧襄妄肆蜂蠆之毒有取燕雲之謀若尙加含忍則南北生靈何  
有休息安泰之期是用提督大軍直搗僭壘播告天下明體至懷豫  
引兵與宋師迎戰豫兵屢敗繼聞宋帝親征兀朮詭示渡江之形令  
軍宵遁蓋豫立六年而吳乞買死吳乞買初立時凡事皆因女真舊  
俗而已及得燕京用左企弓等始學中國置中書省樞密院於廣寧

府而國中宰相自用女真官號所謂勃極烈者是也或三人或四人  
無定員蓋蕃漢制並用其後省移平州又並燕京謂之漢宰相專治  
漢地凡選授調發租稅皆得自決時則有漢人劉彥宗時立愛知樞  
密院事彥宗死韓企先代三人皆遼臣也彥宗有治劇才亦嘗總戎  
南伐而企先號通經史吳乞買尤特任之企先乃爲吳乞買斟酌前  
代故事立制度而女真從是有文章禮樂矣吳乞買之既執遼君也  
遂建乾元殿於上京受朝上京即海古之地金之舊土也國言金曰  
按出虎以按出虎水源於此故名金源建國之號蓋取諸此初與稱  
爲內地其山有長白山青嶺馬紀嶺完都魯山水有按出虎水混同  
江來流河宋瓦江鴨子河北爲國本高麗在其東南凡去高麗二千  
三百里金襲遼制建五京置十四總管府是爲十九路所謂五京者  
一曰上京在會寧府今女真之地二曰東京在遼陽府即遼故城三  
曰北京在大定府即古高麗三韓之地四曰西京在大同府即雲中

五曰南京即燕山又有得於遼者曰咸平路亦故高麗銅山而吳乞買南攻宋後得河北東路河北西路山東東路山西西路大名府路河東北路河東南路京兆府路鳳翔路鄜延路慶原路臨洮路凡十三路其間惟河北自取餘皆以封楚楚滅封齊而大略皆屬金據金之所得合五京十三路共十九路蓋上京一路是女真故地東京北京西京燕京咸平五路得於遼自汴京以下十三路得於宋此金建國之大略也其餘所統部族尤多金之立國東隣高麗西隣西夏而南隣於宋吳乞買之時夏與高麗皆入臣夏王李乾順高麗王王楷也初二國在遼時皆爲一國阿骨打初起時皆優容之未得通問至是始皆以事遼之禮事金歲修朝貢因吳乞買以始遂不絕矣吳乞買死時年六十一歲是爲金太宗也初吳乞買與阿骨打及其弟斜也三人皆同出阿骨打起兵吳乞買常居守在內斜也嘗統軍在外俱於國有大功阿骨打約兄弟相傳各爲國王而遞傳其子孫吳乞

買常欲立斜也故以爲諸班勃極烈及斜也先死吳乞買有子十四人意欲遂立其子棄先約而未有定於是諸班久虛不封而阿骨打有嫡孫曰合刺當立粘罕兀室幹本等皆以爲言吳乞買不能奪遂以諸班封合刺蓋自粘罕發之也國名曰合刺漢名曰夏及粘罕晚歲專國事驕甚恆有自立心而兵柄皆在粘罕吳乞買不能制拱手聽之粘罕駐師雲中吳乞買立國廣寧時稱曰東朝廷西朝廷及吳乞買死近屬爭立而粘罕已解兵柄入朝適用他將代帥於是合刺得立是爲金熙宗夏既立猶稱天會十三年是年四月宋太上皇崩於五國城年五十有四始改女真官皆爲漢官立三省樞密院餘皆同中國而革去勃極烈不用夏初粘罕兀室二人握兵權重吳乞買有長子曰宗磐阿骨打有庶長子曰幹本皆有欲封諸班心於是皆以爲領三省事以奪其兵權而絕其親立之心由是諸人大失望高麗裔蕭慶皆在軍中俱粘罕腹心也乃悉罷爲三省官而用

撻懶兀朮爲元帥先是劉豫於粘罕高麗裔每歲皆有厚賂而蔑視其他諸將夏既立即詔豫稱臣勿稱子皇帝初豫之立也金欲因豫以伐宋以豫立嘗爲其子請立太子吳乞買不許曰若與我伐宋有功則立之於是驍連茂帥師南寇皆無功至夏既立之二年豫欲攻宋恐金不肯助遂妄言宋將侵遣使乞兵於金金諸將惡豫令自往遣兀朮提兵黎陽以觀釁於是豫發鄉兵三十萬號七十萬分道南嚮皆僞胡服以詐爲金兵及遇宋將楊沂中戰劉豫先大敗挺身走劉麟亦潰齊兵大恐初金已厭豫而畏粘罕不敢廢之及粘罕罷兵柄豫又敗夏乃責問豫初宋使王倫以通問兩宮至金一留數年久困不得志乃倡爲和議求歸金亦欲與宋和未有使聞倫言不信曰此非江南情實特汝自爲此言耳倫曰使事有指不然何敢撻懶乃遣倫歸言和議紹興皇帝大喜使倫復至金請上皇之喪因使說撻懶曰河南之地上國既不自有與其封劉豫曷若歸之趙氏而金

亦議廢豫矣時豫適條具宋欲進取事迹來告夏乃俾以齊兵權聽金國節制悉令調發越陳蔡汝穎之間佯若伐宋而實以圖豫使撻懶兀朮召劉麟單騎河頭議事執之遂執豫以一羸馬載之而去廢豫詔曰勅行臺尙書省朕不席洪休光宅諸夏將俾內外悉登成平故自蜀河以南割爲鄰壤之界灼見先帝舉合大公罪則過征固不貪其土地從而變置庶共撫其生靈建爾一邦迨今八稔尙勤兵戍安用國爲寧負爾君無滋民患已降帝號列爵王封置有所歸餘皆爾治將大革於弊政用一陶於新風勿謂奪踐田之牛其罰已甚不能爲託子之友非棄而何凡爾臣民當體至意豫既廢撻懶恐齊亂乃使小番揚言齊王虐民命廢之散鄉軍敲殺親事人教你百姓快活你舊主人少帝官家在此民心於是稍安豫之廢也有馬四萬二千汴京有錢九千八百七十餘萬緡有緡二百七十萬正有金一百二十萬兩有銀六千萬兩有糧九十萬石方州不在此數豫宮嬪百

餘人妊身者九其子麟侍婢百二十人父子皆外示節儉而內爲淫  
佚多以獻女獻妻得差遣如侯湜爲長葛令有入己贓萬餘緡事發  
知不免以女進豫豫以爲使功不如使過升湜爲金牌天使宣傳撫  
問陝西其汙淫有至於此在位八年割剝百姓下至倡優無一日不  
納官錢者豫僞后錢氏宣和間出宮後爲賊所掠賣身與豫爲針線  
婢故宮廷事豫皆取法於錢先是邢希載毛澄之徒皆說豫陰通南  
朝共雪國恥豫斬之至是廢遷相州留錢五百萬命道士醮薦之豫  
既受廢即上表陳謝與麟俱遷臨潢府豫稱號凡八年豫既廢於是  
置行臺尙書省於汴以故齊宰相張孝純權行臺大丞相而撻懶兀  
朮乃在河南明年改元天眷元年宋使王倫復至請地撻懶與宗磐  
宗雋遂合議以齊地與宋

吳郡楊循吉敘

捷懶與宗磐宗雋既合議以齊地歸宋諸酋不肯或曰我以地與宋必德我或曰我俘宋人父兄怨非一日若資以土地是助讎也何德之有宜勿與然三大酋竟以河南陝西地歸宋以張通古為使使宋名曰詔諭江南使宋帝欲南面而使通古北面通古驕甚曰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天子以河南陝西賜之宋宋約奉表稱臣使者不可以北面若欲貶損使者使者不敢傳詔遂索馬欲北歸帝乃西面受詔拜起若臣禮焉通古使還聞宋置戍河南謂宋伴韓肖胄曰天子裂壤地益南國南國當思圖報大恩今輒置守戍自取嫌疑若與師問罪將何以為辭江左且不可保況河南乎肖胄以聞高宗皇帝遂命罷戍通古具以白幹本且曰及其部置未定當議收復幹本喜曰是吾志也於是復取河南之議明年宋使王倫來遺金器千兩銀

金小史卷五

一 遼海遺書

器萬兩迎道君皇帝梓宮及請章太后與諸王妃公主南歸而捷懶適以謀反屬吏金之執事者閱我國書不書其國中年朔及歲幣狀內稱禮物不稱職貢於是金君賈使人責問倫曰汝但知有元帥豈知有上國耶遂留倫不遣初割地之議實自捷懶始而促成於宗磐宗雋二大酋地既歸宋直恆有悔心及置戍任兀朮兀朮乃言捷懶實受宋賂而以河南陝西地與宋願誅捷懶復舊疆會有主告捷懶者於是以兀朮為太子都元帥往燕京誅捷懶捷懶南走將亡入於宋追而殺之捷懶臨刑謂兀朮曰我死之後禍又及爾時直先與兀室謀誅宋王宗磐交王宗雋虞王宗英滕王宗偉而粘罕亦以罷兵悒悒而死故捷懶有是言也捷懶既誅於是兀朮大議南伐羣酋皆曰構蒙再造之恩不思報德所求無厭今若不取後恐難圖直曰彼將謂我不能奄有河南之地乎遂使兀朮復河南乃舉國中之兵集于祁州元帥府分四道南征聶黎李董出山東撤曷曷侵陝右李成

侵河南兀朮自將精兵十萬餘與孔彥舟鄆瓊抵汴兵至宋東京東京之留守孟庚不敢戰而出降東京破兀朮駐焉遣其裨將一人攻南京南京之留守路允迪朝服出城赴會遂被執而金將鼓吹入城南京復破河南遂悉歸金時金之天眷三年也兀朮所與將者李成鄆瓊孔彥舟皆宋之羣盜也以應募積功為軍官後皆歸劉豫滅

歸金而兀朮用以取河南撤曷曷自河中渡河疾馳至長安長安既陷陝西州縣所至迎降既而撤曷曷西至順昌府為宋劉錡兵所敗馳詣東京告急於兀朮兀朮互責諸將用兵之失衆曰今者南兵非昔之比國王臨陣自可見兀朮見其城陷謂諸將曰彼可以靴尖擣倒耳及明日戰乃大敗兀朮大慚臥軍中兩日不敢出已而鞭其將吏徑引其兵還汴然不久陝西亦復入金於是直以捷懶割地之罪逼告河南陝西諸郡曰非朕一人與奪食言蓋恩威弛張之間有不得已使者所至則以兵隨焉兀朮既復得河南陝西而宋將岳飛來

金小史卷五

二 遼海遺書

爭所失地兀朮提兵與飛戰連敗於飛飛兵至朱仙鎮距東京纔四十五里而秦檜在宋主和議召飛還併召諸將之與金戰者皆班師揚沂中還鎮江劉光世還池州劉錡還太平州張俊還建康罷宣撫司盡收其兵隸御前遇出師時臨時取旨於是飛所爭州郡復歸金矣兀朮自順昌失利遂保汴京不出簽蕃漢軍十餘萬以謀再舉皇統元年兀朮請於直乞取江南兀朮至淮遇劉錡隔河而陣錡會楊沂中共擊兀朮兀朮不得前而宋紹興皇帝與丞相秦檜皆恐不敢與金戰乃簽書乞和兀朮乃以便宜畫淮為界而和兀朮引兵歸大宋紹興皇帝為書以盟名曰誓表其詞曰臣構言今來畫疆合以淮水中流為界西有唐鄧州割屬上國自鄧州西四十里并南四十里為界屬鄧州其四十里外並西南盡屬光化軍為敵邑沿邊州城既蒙恩造許備藩方世世子孫謹守臣節每年皇帝生辰并正旦遣使稱賀不絕歲貢銀絹三十五萬兩匹自壬戌年為首每春季差人撤

送至泗州交納有渝此盟明神是殛墜命亡氏陪其國家臣今既進誓表伏望上國蚤降誓詔庶使敝邑永有憑焉於是金君賈迺以衣冕圭寶珮璫玉冊冊紹興皇帝爲宋帝其冊文曰皇帝若曰咨爾宋康王趙構不弔天降喪于爾邦亟濟齊盟自貽顛覆俾爾越在江表用勤我師旅蓋十有八年于茲朕用震悼斯民其何罪今天其悔禍誕誘爾衷封奏狎至願身列於藩輔今遣光祿大夫左宣徽使劉筭等持節冊命爾爲帝國號宋世服臣職永爲屏翰嗚呼欽哉其恭聽朕命又歸章太后及太上皇鄭太后故妃邢氏三喪于宋而以臣宋告其國中賜兀朮人口牛馬各千駝百羊萬仍定每歲宋歲幣內給銀絹二千兩匹當是時故遼君耶律延禧齊劉豫與宋少帝皆在金國中獨宋太上皇已崩於是賈增封遼君爲豫王豫爲曹王而稱太上皇爲天水郡王少帝爲天水郡公初兀朮再伐江南以鄮瓊素知南方山川險易召至軍中與計事瓊曰瓊嘗從大軍南伐見元帥國

金小史卷五

遼海叢書

王攻戰矢石之間而南帥當戰必身居數百里外謂之持重或以虛文召軍置將謂之調發幸一小捷則露布飛馳以爲己功歛怨將士縱或親臨亦必先遁又國政不綱微功厚賞大罪不誅不亡亦已幸矣復何振起之有哉衆以爲確論元帥指兀朮也及兀朮問瓊以江南成敗誰敢相拒者瓊曰江南軍勢怯弱皆敗亡之餘又無良將何以禦我頗聞秦檜當國用事檜老儒所謂亡國之大夫兢兢自守唯顛覆是懼吾以大軍臨之彼之君臣方且心破膽裂將哀鳴不暇瓊故宋太學生從宗澤爲裨將澤死自將萬餘在淮上宋以爲楚州防禦使叛歸齊齊亡入金方兀朮之兵至淮上阻於劉錡兀朮欲求和罷去宋使洪皓在燕山密奏宋朝言金國已厭兵勢不能久異時以婦隨軍去不敢懷矣朝廷不知虛實卑詞厚幣未有成約不若乘勝進擊再造猶反掌耳兀朮恐宋敗和議乃以書抵秦檜曰爾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爲河北圖必殺岳飛而後可和於是秦檜使張俊構

成飛罪下獄賜死飛志慷慨以必取中原爲念幼飲酒至數斗紹興皇帝嘗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酒遂絕口不飲帝欲爲飛營第飛辭謝曰金虜未滅臣何以家爲洪皓在虜中聞飛死蠟書馳奏以爲虜所大畏服者惟飛至以父呼之諸酋聞其死至酌酒相慶皓留金凡十五年始得歸惟留王倫字文虛中不遣虛中初以吳乞買時奉使吳乞買頗愛虛中有才官虛中乃受之與韓昉輩俱掌詞命洪皓至金見虛中甚鄙之虛中於晝時書阿骨打睿德神功碑爲金紫光祿大夫虛中恃才輕肆好譏訕人凡見女真人輒以礮齒目之貴人達官往往積不能平虛中嘗撰宮殿榜署惡虛中者適其字以爲謗訕後有人告虛中反治無狀乃以虛中家圖書爲反具虛中曰死自吾分至於圖籍南來士大夫家家有之高士談圖書尤多於我家豈亦反耶遂併殺士談而晝亦以王倫爲平州路轉運使倫已受命復辭遜晝曰此反覆之人也遂殺之晝亦頗讀論語及五代遼史

金小史卷五

遼海叢書

諸書然性嗜酒與近臣飲或繼以夜宰相入諫輒飲以酒曰知卿等意今既飲矣明日當戒因復飲晝天性好殺末年尤甚初與兀室謀誅阿骨打吳乞買二人子孫殆盡而兀室終亦不免於誅而岐王亮變作初晝無子其妻裴滿氏嘗生子而天兀朮既沒裴滿氏有寵干政頗掣制晝不得他幸晝時畜怒縱酒手刃殺人岐王亮者左丞相也阿骨打庶長孫本名勃烈漢言其貌類漢人好讀書延接儒生而爲人殘忍任數外寬內深方晝之疑忌好殺也羣臣莫能自保亮自以其父爲阿骨打長子遂亦欲得立時爲尙書左丞召對語及阿骨打創業艱難因嗚咽流涕晝以爲忠拜右丞相兼都元帥會裴滿氏遣人禮賜亮生日晝不悅未幾殺裴滿氏又殺諸妃與古論氏夾谷氏張氏裴滿氏羣臣震恐亮因此遂謀弒逆結寢殿小底人共矯詔開門以入弒晝晝死時年三十一於是羣小共立亮而詐傳晝令召誅大酋之用事者而殺之而降封晝爲東昏王亮之初立是爲天德

元年羣臣上尊號曰法天膺運睿武宣文大明聖孝皇帝宋高麗夏皆相繼來賀宋使將還亮以玉帶附遺宋帝使謂宋帝曰此帶卿父所常服今以爲賜使卿如見而父當不忘朕意也使退祕書郎張仲軻曰此希世之寶可惜輕賜亮曰江南之地他日當爲我有此置之外府耳亮殺吳乞買子孫七十餘人粘罕子孫三十餘人諸宗室五十餘人而其庶祖母蕭氏及自丞相以下大臣被誅戮者尤不可勝紀亮爲人善飾詐初爲宰相妾媵不過三數人及踐大位逞欲無厭以徒單氏爲皇后大氏爲第二娘子蕭氏爲第三娘子蒲蔡氏者宗室之婦也喪夫寡居亮先欲取之未得及篡位方三日即納爲妃蒲察先生一女亮復與亂蒲察怒批女頰罵亮亮殺之又有唐括氏有容色其夫爲節度使亮舊嘗與通因傳語之曰自古天子亦有兩后者能殺汝夫以從我乎唐括曰少時醜惡事已可恥今兒女已成立豈可爲此亮聞之使謂唐括汝不忍殺汝夫我將族滅汝家唐括大

恐乃以子爲辭曰彼常侍其父不得便亮即召其子爲符寶祇候唐括不得已乃縊殺其夫亮詐哀之即納唐括宮中爲娘子大愛幸許以爲后每同輦游瑤池諸妃步從之亮嬖寵愈多唐括希得見一日獨居樓上亮與他妃同輦從樓下過唐括望見號呼求去詛罵亮亮陽爲不聞而去唐括故與家奴通至是復使人調家奴奴識其意笑曰妃今日富貴忘我耶唐括乃以褻衣置篋中使於宮門上出入關者搜之得褻衣唐括責問者曰我天子妃親體之衣爾故翫視何也我且奏之聞者自是不敢復搜唐括乃使人以篋盛奴載入宮中使衣婦人衣雜諸宮婢間十餘日遣出事洩亮遂使唐括自盡奴伏誅又有麗妃石哥者唐括之妹其夫亦爲祕書監亮私之欲納宮中夫難之其母曰豈以一妻殺其身乎夫不得已與其妻相持慟哭而別又昭妃阿懶亮叔魯國王宗敏妻也亮殺宗敏而納之大臣奏宗敏屬近尊行不可乃令出宮亮殺諸宗室釋其婦女皆欲納之宮中諷

臣下白請行之曰朕嗣續未廣此黨人婦女有朕中外親納之宮中何如其下以爲不可亮皆引之與爲淫亂又壽寧縣主幹離不女也靜樂縣主兀朮女也師姑兒宗雋女也皆從姊妹混同郡君太傅宗本女也再從姊妹郟國夫人宗磐女孫再從兄之女惟壽寧縣主寡餘皆有夫勃烈悉與之私凡妃主宗婦嘗私之者皆分屬諸妃出入位下壽寧縣主已色衰亮嘗譏其衰老以爲笑惟混同郡君及靜樂縣主之妹最寵恃勢笞決其夫亮使其夫皆直宿護謂混同郡君之夫曰爾妻年少若爾而直宿不可令宿於家常令宿於妃位亮每於臥內徧設地衣裸逐以爲戲凡宮人在外有夫者皆分番出入亮欲率意幸之盡遣其夫往上海婦人皆不聽出外常令教坊番直禁中每幸婦人必使奏樂撤其幃帳或使人說淫穢語於其前或妃嬪列坐輒率意淫亂使共觀或令人效其形狀以爲笑凡坐中有嬪御必自擲一物於地使近侍環視之他視者殺誠宮中給使男子于妃嬪

位舉首者刺其目出入不得獨行便旋須四人偕往所司執刀監護不由路者斬之日入後下階砌行者死者賞錢二百萬男女倉卒誤相觸先聲言者賞三品官後言者死齊言者皆釋之亮白其母欲納其姊慶宜公主之女母曰是兒始生先帝親抱至吾家養之至于成人帝雖舅猶父也不可其後卒納之當時亮所寵狎者有祕書郎張仲軻幼名牛兒市井無賴說傳奇小說以爲業亮引之左右以資戲笑亮嘗對仲軻與妃嬪褻瀆仲軻但稱死罪不敢仰視又嘗令仲軻保形以觀之侍臣往往令裸裎雖徒單貞亦不免王之彰爲祕書郎翠珠偏僻亮親視之不以爲褻又有李通者便僻側媚得幸於亮嘗勸亮伐宋

吳郡楊循吉敘

亮每有圖宋之意貞元二年正月宋使朝辭亮使人問之曰宋國幾科取士對曰詩賦經義策論兼行又問秦檜作何官年今幾何對曰檜爲尚書左僕射中書門下平章事年六十五矣復謂之曰我聞秦檜賢故問之貞元三年改元正隆正隆元年羣臣冊亮爲聖文神武皇帝正隆三年亮復使人謂宋使曰歸白爾帝事我上國多有不誠今略舉二事爾民有逃入我境者邊吏皆即發還我民有逃入爾境者有司索之往往託詞不發一也爾於沿邊盜買戰馬二也且馬待人而後可用如無其人得馬百萬亦奚以爲我亦豈能無備且我不取爾國則已如欲取之固非難事我聞納亡買馬皆爾國楊太尉所爲常因俘獲問知其入無能爲者也又曰秦檜已死果否宋使對曰檜實死矣陪臣亦檜所薦者又曰爾國比來行事殊不似秦檜時何

金小史卷六

遼海叢書

也宋使曰容陪臣回國一一具聞亮蓋欲南伐故先設納亡買馬二事而雜以他辭言之亮與張仲軻論漢書謂仲軻曰漢之封疆不過七八千里今吾國幅員萬里可謂大矣仲軻曰本朝疆土雖大而天下有四主南有宋東有高麗西有夏若能一之乃爲大耳亮曰彼且何罪而伐之仲軻曰臣聞宋人買馬修器械招納山東叛亡豈得爲無罪亮喜曰向者梁瓌嘗爲朕言宋有劉貴妃者天下之絕色也今一舉而兩得之所謂因行掉手也江南聞我舉兵必遠竄耳校書郎田與信右補闕馬欽俱對曰海島蠻越臣等皆知道路彼將安往欽又曰臣在宋時嘗帥軍征蠻所以知也亮又謂直長習失曰汝敢戰乎對曰受恩日久死亦何避亮曰汝料彼敢出兵否彼若出兵汝果能死敵乎習良久曰臣雖懦弱亦將與之爲敵矣亮曰彼將出兵何地曰不過淮上耳亮曰然則天與我也既而曰朕舉兵滅宋遠不過二三年然後討平高麗夏國一統之後論功遷秩分賞將士彼必

忘勞矣亮又嘗與高懷貞各言所志亮曰吾志有三國家大事皆自我出一也帥師伐國執其君長二也得天下絕色而妻之三也由是人知其志爭進諛說李通揣知亮意遂與張仲軻馬欽輩盛譏江南富庶子女玉帛之多動之亮信其言以爲謀主正隆四年亮謂其下曰宋國雖臣服有誓約而無誠實不可不備於是大告其國以伐宋事遣使籍諸路猛安部族及州縣渤海丁壯充軍仍括諸道民馬而使使分往上海速頻路胡里改路曷蘇館臨潢府西南招討司西北招討司北京河間府真定府益都府東平府大名府西京路凡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者皆籍之又遣使分詣諸道總管府督造兵器時方建宮室於汴又燕京與四方所造軍器材用皆賦於民箭翎一尺至千錢村落間往往椎牛以供筋革至於烏鵲狗彘無不被害者亮意已決欲南有斬宰者故宋之醫官也破汴後歸金以爲太醫使上疏極諫亮怒殺之於市亮有嫡母曰徒單氏亦勸亮勿伐宋亮弑之

金小史卷六

遼海叢書

棄其骨于水正隆六年汴京成亮謂宋使曰朕昔從梁王嘗居南京樂其風土帝王巡狩自古有之淮右多隙地朕欲校獵其間從兵不踰萬人况朕祖宗陵廟在此安能久於彼乎歸告汝主使淮南之民無懷疑懼是年四月遣使二人使宋亮謂其副王全曰汝見宋主即面數其焚南京宮室沿邊買馬招致叛亡之罪當令大臣某某來此朕將親詰問之且索漢淮之地如不從即厲聲誅責之彼必不敢害汝亮蓋使王全激怒中國將以爲南伐之名也又謂其正使高景山曰回日以全所言奏聞全至宋如言詞斥帝曰公北方名家何乃如是全復曰趙桓今已死矣帝遽起發哀而罷聞亮至汴遂遣使賀遷都亮使人就境上止之曰朕始至此聞北方小警欲復歸中都無庸來賀宋使乃還於是大括天下羸馬官至七品聽留一馬六品留三馬餘如品加留并以舊籍民馬其在東者給西軍在西者給東軍東西交相往來晝夜絡繹不絕死者狼藉於道其亡失多者官吏備罪



或自殺所過蹂踐民田調發牽馬夫役多死先詔河南州縣所在貯粟以備大軍不得他用而贏馬所至當給芻粟無可給有司以為請亮曰此方比歲民間儲蓄尚多今禾稼滿野贏馬可就牧田中借令再歲不獲亦何傷乎及徵發諸道工匠至京師疫死者不可勝數天下始騷然矣亮調諸路馬以戶口為率富人有至六十匹者凡調馬五十六萬餘匹仍令本家養飼以俟師期其臣亮自為將分諸道兵為三十二軍置都總管副總管各一員分隸左右領軍大都督及都統制府置諸軍巡察使副各一員以太保奔睹為左領軍大都督李通為副大都督亮以奔睹舊將故使帥諸軍以從人望實使李通專其事亮召諸將授方略賜宴亮曰太師連年南伐淹延歲月今舉兵必不如彼遠則百日近止旬月惟爾將士無以征行為勞戮力一心以成大功當厚加施賞其或弛慢刑茲無赦亮恐糧運不繼命諸軍渡江無以僮僕從行聞者莫不怨嗟徒單后與太子光英居守尚書

金小史卷六 遼海叢書

令張浩左丞相蕭玉參知政事亮以伐宋事問諸大臣皆不敢對尚書令縛盪溫敦思忠者阿骨打時舊臣也對曰不可亮不悅謂思忠曰汝勿論可否但云何時克之思忠曰以十年為期亮曰何久也其月耳思忠曰武元皇帝伐遼猶且數年今百姓愁怨師出無名江淮間暑熱淋濕不堪久居未能歲月期也亮怒欲取刃殺之思忠無少畏恐復曰老臣歷事四朝位至公相苟有補於國家死亦何憾有頃亮曰自古帝王混一天下然後為正統爾耄夫固不知此汝子乙迭識書可往問之思忠曰臣見武元皇帝取天下此時豈有文字耶臣年垂七十更事多矣乳臭子安足問哉亮又問丞相張浩浩不敢正諫乃婉詞以對欲以微止亮曰臣觀天意欲絕趙氏久矣亮愕然曰何以知之對曰趙構無子樹立疎屬其勢必生變可不煩用兵而服之亮雖喜其言而不能從也及亮至是將行浩復曰諸將皆新進少年恐誤國事宜求舊人練習兵法者以為千戶謀克而亮都已定

惡聞其言乃杖之當是時所宰諫而死張浩進言被杖思忠見疎孔彥舟畫策先取兩淮他無及者初亮遣施宜生往宋為賀正使隱畫工于中即密寫臨安之湖山以歸亮令繪為軟壁而圖己像策馬於吳山絕頂是時已自有南窺之意及亮與幸臣梁漢臣遊宮中聞人唱柳耆卿望海潮曲皆錢塘景物亮問之曰適唱何詞答曰望海潮梁漢臣曰此神仙詞也時孔彥舟進木樨一株亮喜梁漢臣曰此花乃江南植以為薪於是亮問朝中誰曾往江南梁漢臣曰有兵部尚書胡鄰曾到遂召之首問錢塘鄰曰鄰使江南揚州瓊花潤州金山平江姑蘇錢塘西湖尤為天下美觀其他更有多多美景但臣迹不得到只此數景天下已罕況於他乎亮聞之大喜遂決意南征正隆六年九月甲午亮衣橘紅袍乘金甲馬發自中州門出明日妃嬪皆侍其後徒單氏與子光英俱送宮中皆慟哭亮亦掩泣時兵號百萬總帳相望鉦鼓之聲不絕正隆六年十月丁未大軍渡淮至中流亮

金小史卷六 遼海叢書

拜而酌之將至廬州獲白兔亮大喜以為祥癸亥亮至和州百官表奉起居亮謂其使曰汝等欲伺我動靜耶自今勿復來俟平江南始進賀表是時梁山濼水湖先造戰船不得進乃命李通更造戰船督責苛急將士七八日夜不得休息壞城中民居以為材木煮死人膏為油用之遂築臺于江上亮被金甲登臺殺黑馬以祭天以一羊一豕投於江中召都督完顏昂副都督蒲盧渾謂之曰舟楫已具可以濟江矣蒲盧渾曰臣觀宋舟甚大我舟小而行遲恐不可濟亮怒曰爾昔從梁王追趙構入海島豈皆大舟耶明日汝與昂先濟昂聞令先渡江悲懼欲亡去至暮亮使謂昂曰前言一時之怒耳不須先渡江也亮又遣人召馬欽戒左右曰欽若言舟小不可渡江即殺之欽至問曰此舟可渡江否欽曰臣得筏亦可渡也明日遣武平都總管阿鄰武捷軍副總管阿撒率舟師先濟亮置黃旗於岸上以號令進止兩舟至南岸先敗被獲亡一猛安軍士百餘人亮遂還和州於是

尚書省遣人來報葛王雍即位於東京改元大定亮先此嘗疑雍遣人殺之不果遂有是變亮既得報拊髀嘆曰朕本欲平江南改元大定此豈非天乎乃出素所書大定改元事以示羣臣遂召諸將謀北歸且分兵渡江議定李通復入奏曰陛下親師深入異境無功而還若衆散於前敵乘於後非萬全計若留兵渡江車駕北還諸將亦將解體今燕北諸軍近遼陽者恐有異志宜先發兵渡江歛舟焚之絕其歸望然後陛下北還南北皆指日而定矣亮以爲然明日遂趨揚州過烏江觀項羽祠嘆曰如此英雄不得天下誠可惜也亮至揚州使符寶郎耶律沒答護神果軍扼淮渡凡自軍中還至淮上無都督府文字皆斬之乃出內箭飾以金龍題曰御箭繫帛書其上使人乘舟射之南岸其書言宋國遣人焚毀南京宮室招誘軍民今與師問罪義在弔伐大軍所至必無秋毫之犯以此招諭宋人於是宋將亦縱所獲金軍士二三人齎書數亮罪惡亮得書即命焚之亮怒亟欲

金小史卷六

五 遼海遺書

渡江部將有欲亡者亮命衆及劉之乃下令軍士亡者殺其蒲里衍蒲里衍亡者殺其謀克謀克亡者殺其猛安猛安亡者殺其總管由是軍士益危懼時宋諸援軍皆至亮愈不安乃回揚州召諸將約三日畢濟過期盡殺之諸將相與謀曰南軍有備如此進有盡戮之憂奈何其中一將曰殺郎主卻與南宋通和歸鄉則生衆口一辭曰然亮有細苜等軍不遣婦敵專以自衛諸將雖欲殺逆而細軍衛之嚴密不得便益因謂細軍曰淮東子女玉帛皆逃在秦州我輩急欲渡江汝等何不白郎主往取之細軍欣然共請亮從之於是細軍去者過半亮語統軍者曰爾所將勝兵我明日自點數少必誅汝統軍者自計兵亡已過半亦恐誅遂共謀弑亮又雍新立軍中多懷去就決計於完顏元宜元宜都統制使督衆渡江者也衆將曰前渡淮者皆成擒矣比聞遼陽新天子即位不若共成大事然後舉軍北還元宜乃約詰且衛軍番代即行事元宜先給其衆曰有令爾輩皆去馬詰

且渡江衆皆懼乃以舉事告之皆許諾正隆六年十月乙未黎明諸將率衆犯御營亮聞亂以爲宋兵奄至攬衣遽起箭入帳中取視之愕然曰乃我兵也左右曰事急矣當出避之亮曰走將安往方取弓已中箭仆地羣將中一人先及之手足猶動遂殺之驍騎使大磐整兵來救元宜出謂之曰無及矣乃止軍士攘取行宮服用皆盡乃取大磐衣巾裹亮尸焚之遂收尙書右丞相李通浙西路副統制郭安國監軍徒單永年近侍局梁琬副使大慶山皆殺之元宜行左領軍副大都督事使使者殺亮太子光瑛於南京諸軍北還大定元年雍立於東京是爲世宗十二月至中都二年宋孝宗皇帝立雍乃以左副元帥屹石烈志寧經略宋事而詔右丞相僕散忠義居汴節制諸將雍曰彼若歸侵疆貢禮如故則可罷兵忠義既至汴乃使志寧以雍意爲書說宋將張浚浚不肯還地乃復書曰疆場之一彼一此兵家之或勝或負何常之有當置勿道忠義乃休兵汴上不發以俟

金小史卷六

六 遼海遺書

大定三年金人復取宋所得陝西一十六州忠義獨與宋相持宋人攻破靈壁虹縣遂陷宿州宿州者金之積糧處也志寧與宋人戰復得宿州忠義以書責宋復議和凡畫定四事一叔姪通書之式二唐鄧淮泗之地三歲幣銀絹之數四叛亡俘虜之人宋樞密洪遵報書忠義曰泗州乃正隆淪盟之後本朝未遣使之前得之至恐未能充其數宋使辭行宋帝戒勿許四郡及至金脅以兵及大懼乃許金大定三年十一月宋又使人至金言禮物未備請俟十二月行成忠義以之奏雍請定書式且言宋書如式則許其入界如其不然勢須遣還本國復稟其主若是往復動經七八十日恐誤軍馬進取雍答曰若宋人歸疆納幣如故可免奉表稱臣許世爲姪國忠義乃復貽書告宋宋不聽時宋以湯思退爲丞相思退力主和議陰諭金人以重兵脅和忠義乃移大軍壓淮境遣志寧率偏師渡淮取四州宋懼大定四年正月宋相思退以書遣金願稱姪國不肯加世字忠義執宋

使留軍中雍曰行人何罪令遣還八月雍促忠義進師十一月又促之於是宋稍一二如約和議始定宋世爲姪國約歲幣爲二十萬兩匹國書仍書名再拜不稱大字大定五年正月宋使至金其書曰姪宋皇帝昏謹再拜致書於叔大金聖明仁孝皇帝闕下修好齊盟出於初議中因曲見或爲矛盾之言致此數年未講衣裳之會茲聆嘉報不替舊歡仰衛社之大忠感睦隣之高誼一遵要束無復異同金覆書稱叔大金皇帝不名不書謹再拜但曰致書於姪宋皇帝不用尊號不稱闕下至是復修好如前矣

金小史卷六

吳郡楊循吉敘

宋既與金和復修舊好其後海州捕賊八十餘人賊之兄爲宋軍官  
 雍聞之謂其下曰宋之和好恐不能久其宿泗間漢軍可以女真軍  
 代之參知政事魏子平曰誓書稱沿邊州城除自來合設置射糧軍  
 數并巡尉外更不得屯軍守戍雍曰此更代之軍非增戍也又宋人  
 於襄陽漢江上造舟爲浮梁者三雍聞之謂其下曰卿等度之以爲  
 何如魏子平曰臣聞襄陽薪芻皆於江北取之殆爲此也久之果無  
 他變雍乃立令凡妄說邊關事者徒二年告人得實者賞錢五百貫  
 大定十年宋使范成大至金請山陵兼論受書禮初自宣講和後所  
 定受書之禮金使捧書升殿北面立榻前跪進大宋皇帝降榻受書  
 以授內侍雍之初立遣使詣宋報登位伴使取書以進及後來再和  
 循舊例降榻受書畢始復御座至是孝宗欲削此禮而難於遣使遂

金小史卷七

遼海遺書

因所請山陵而令成大口陳之成大至燕乃夜蔽帷秉燭密草奏具  
 言他日北使至欲令親王受書隨復奏曰兩朝既爲叔姪國而受書  
 禮未稱昨嘗附完顏仲李若川等口陳久未得報臣有奏笏在此摺  
 笏而出之雍大駭顧謂其宣徽副使韓綱曰有請當語館伴此豈獻  
 書處耶自來使者未嘗敢爾厲聲令綽起者再三成大不爲動再奏  
 曰奏不達必寧死於此雍怒拂袖起左右掖之坐又厲聲曰教拜了  
 去綱復以笏抑成大拜成大跪如故雍曰何不拜成大曰此奏得達  
 當下殿百拜以謝乃許令納館伴處成大不得已始袖以下望殿上  
 臣僚往來紛然歸館乃取奏去是日綱押宴謂成大曰公早來殿上  
 甚忠勤皇帝嘉歎云可激厲兩朝臣子時夏國有任德敬者乃其主  
 外祖號任令公謀篡事敗而族蜀宣司故嘗以蠟書通問館伴持蠟  
 書來且指印文以詰成大成大曰御寶可偽况印文乎金直其詞遂  
 不究成大還金報書曰和約再成界山河而如舊絨音遠至指鞏維

以爲言按昔時無用之文瀆今日既盟之好既云廢祀欲伸追遠之  
 懷止可奉遷即俟刻期之報至若未歸之旅柩亦當並發於行途抑  
 聞附請之詞欲廢受書之禮出於率易要以必從於尊卑之分何如  
 順信誓之誠安在事清審處邦可乎休明年宋復遣使趙雄至金賀  
 生辰以國書附投曰比致祈懇旋勤誨緘欲重遣於輅車恐復煩於  
 館舍惟列聖久安之陵寢既難一旦而驟遷則靖康未返之衣冠豈  
 敢先期而獨請再披諒諭之旨詳及受書之儀蓋今叔姪之情親與  
 昔尊卑之體異敢因慶禮薦布忱誠尙冀允從式符企望雄將還雍  
 使人謂云跪聽旨歸日傳語宋皇帝向來初講和日宋朝來祈請徽  
 宗靈柩已送還今再講和宋朝自當來祈請欽宗靈柩父子同葬去  
 年使來卻妄請鞏維山陵上國止許奉遷并許一體發還欽宗靈柩  
 已令搬取在此候來報聞今因聘使來輒附書稱久安陵寢難以輒  
 遷及靖康靈柩亦難獨請向來已許遷送今反辭以爲難於義安在

金小史卷七

遼海遺書

朕念靖康嘗在宋國作帝尙爾權葬深可矜憫今汝國既不欲請上  
 國卻當就鞏維山陵奉葬當是時雍無一語及受書事宋所請皆不  
 行又三年爲大定十四年宋書中有寶鄰字諭宋使使歸告皇帝後  
 日國書不得復爾是歲金使至宋孝宗不肯親接其書使令就館取  
 之雍怒以中國爲迫奪之無升姪此下有謂爲小寇僞左丞相完顏  
 宗浩參知政事賈鉉皆曰狗盜鼠竊非舉兵也尙書右丞僕散端曰  
 小寇當晝伏夜起豈敢白日列陳犯靈壁入夏口攻壽春耶此固多  
 方誤我不早爲之所一旦大舉入寇將墮其計中及使宋者還言中  
 國無他志於是環罷河南宣撫司令僕散揆還國泰和六年二月寧  
 宗皇帝內批北虜世讐久稽報復爰遵先志決策討除宜示海內於  
 是發兵陷大散關取泗州虹縣靈壁項得報驚曰南軍敢來可謂我  
 國無人四月環復令僕散揆行省事于汴統制諸軍完顏匡爲右副  
 元帥於是揆以兵攻宋邊宋兵潰十一月揆總大軍南伐分爲九路

進兵揆以行省兵三萬出穎壽至淮宋邊數千里皆金兵而同攻宋  
宋師不敵邊土州縣多入金時完顏綱之兵在宋蜀邊上宋太尉吳  
曦蜀之世將也環以爲可誘致乃鑄金印並與書曰宋自信桓失守  
構竄江表僭稱位號偷生吳會時則乃祖武安公玠捍禦兩川洎武  
順王璘嗣有大勳固宜世祚大帥遂荒西土長爲藩輔誓以河山後  
裔縱有樂賢之汰猶當十世宥之然威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  
不賞自古如此非止於今卿家專制蜀漢積有歲年猜嫌既萌進退  
維谷代之而不受召之而不赴君臣之義已同路人譬之破桐之葉  
不可以復全騎虎之勢不可以中下矣此事流傳稔於朕聽每一思  
之未嘗不當饋歎息而卿猶偃然自安且卿自視翼贊之功孰與岳  
飛飛之威名戰功暴於南北一旦見忌遂被慘夷之誅可不畏哉故  
智者順時而動明者因機而發與其負高世之勳見疑於人惴惴然  
常懼不得保其首領曷若順時因機轉禍爲福建萬世不朽之業哉

金小史卷七

三 遼海叢書

今趙擴昏屏受制強臣比年以來頓違誓約增屯軍馬招納叛亡朕  
以生靈之故未欲遽行討伐姑遣有司移文復因來使宣諭而乃不  
顧道理愈肆凌虐虐劉我邊陲攻剽我城邑是以忠臣扼腕義士痛  
心家與爲讐人百其勇失道至此雖欲不亡得乎朕已分命虎臣臨  
江問罪長驅並驚飛渡有期此正豪傑分功之秋也卿以英偉之姿  
處危疑之地必能深識天命洞見事機若按兵閉境不爲異同使我  
師併力巢穴而無西顧之虞則全蜀之地卿所素有當加封冊一依  
皇統冊構故事更能順流東下助爲犄角則旌麾所指盡以相付天  
日在上朕不食言今送金寶一鈕至可領也曦得書意動盡出告身  
爲報仍獻階州金以曦初來附於是圖先取襄陽以爲蜀漢屏蔽乃  
使完顏匡移兵取襄陽十二月吳曦遣使奉表及獻蜀地圖志吳氏  
譜牒太和七年正月吳曦又進謝恩表賀全蜀歸附三表環以  
書答之并賜誓詔未幾大宋安丙殺吳曦所獻四州復遂歸宋環聞

曦死責完顏綱曰曦之降自當進據仙人關以制蜀命且爲曦重既  
不據關復撤兵使丙無所憚是宜有今日也於是下令賙吳曦太師  
招魂葬於永洛縣求曦族爲後是時僕散揆已病死完顏宗浩代之  
宗浩馳至汴大爲進兵之勢且購得侂冑族人元覲使逸走至宋宋  
之君臣見兵屢敗以爲憂欲乞盟無使得元覲即使歸議和揆曰稱  
臣割地獻首禍之臣然後可於是宋遣方信孺至金乞和而樞密使  
張巖自致書於元帥宗浩請平其詞曰兵端之開雖本朝失於輕信  
然痛罪姦臣之蔽欺亦不爲不早自去歲編窳鄧友龍誅蘇師且  
帥且未死時是時大國尙未嘗一出兵也本朝即捐已得之泗州  
俟自安自之盡撤屯戍西南悔艾之誠于茲可見惟是名分之論今昔事殊本朝  
皇帝本無進兵之意況關係至重又豈臣子之所敢言江外之地特  
爲屏蔽儻如來諭何以爲國大朝所當念察至於首事人鄧友龍等  
誤國之罪固無所逃若使執縛以送是本朝不得致罰於臣下所有

金小史卷七

四 遼海叢書

歲幣前書已增大定所減之數此在上國初何足以爲重輕特欲藉  
手以見謝過之實儻上國諒此至情物之多寡必不深計矧惟兵興  
以來連歲創殘賦入屢闕若又重取於民是基元元無窮之困竊計  
大朝亦必有所不忍也於通謝禮幣之外別致微誠庶幾以此易彼  
其歸投之人皆雀鼠偷生一時竄匿往往不知存亡本朝既無所用  
豈以去來爲意當隆興時固有大朝名族貴將南來者泊和議之定  
亦誓約各不取索况茲瑣瑣誠何足云儻大朝必欲追求尙容拘刷  
至如泗州等處驅掠人悉當護送歸業夫締新好者不念舊惡成大  
功者不較小利須望力賜開陳捐棄前過關略他事玉帛交馳歡好  
如初海內寧謐長無軍兵之事功垂萬世豈有既乎重惟大金皇帝  
誕節將臨禮宜修賀兼之本國多故又言合遣人使接續津發企望  
取接伏冀鑒其至再至三有加無已之誠亟踐請盟之諾即底于成  
感戴恩德永永無極初信孺至金自以和議遂成稱通謝使所參議

官宗浩怒而囚之。將留之。宗浩復曰：信孺自知還必得罪，拘之適使他日有以藉口不考數其快易而釋遣之，使歸自窮無辭以白其國人，則曩侂胄必擇其厚者來矣。於是遣信孺歸，宋不與之成，而復張巖書曰：方信孺重以書來於請和之意，雖若婉遜而所畫之事猶未悉從，惟言當還泗州等驛，掠而已。至於責幣，則欲以舊數為增。追叛亡則欲以橫恩為例，而稱臣割地，縛送姦臣三事，則並飾虛詞。非肯如約，豈以為朝廷過求有不可從？將度德量力，足以與我軍角。一日勝負者，豈既不能強又不能弱，不深思熟慮以計將來之利害，徒以不情之語形于尺牘而動郵傳何也？兵者凶器，佳之不祥，然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三皇五帝所不能免。夫豈不以生靈為念而犯順負義有不可恕者？乃者彼國犯盟，侵我疆場，帥府奉命征討，雖未及出師，姑以逐處戍兵，隨宜捍禦，所向摧破，莫之敢當。執俘折賊，不可勝計。餘衆震懾靡然奔潰，是以所侵疆土旋即底平。爰及泗州亦

金小史卷七

五 遼海遺事

不勞而復，今乃自謂捐其已得，斂軍撤戍，以為悔過之効，是豈誠實之言？據陝西宣撫司申報，今夏宋人犯邊者十餘次，並為我軍擊退。梟斬捕獲，蓋以億計。夫以悔艾罪咎，移書往來，丐和之間，乃暗遣賊徒突我守圍，冀乘其不虞，以微倖毫末，然則所為來請和者，理安在哉？其言名分之諱，今昔事殊者，蓋與大定之事固殊矣。本朝之於宋，國恩深德厚，莫可殫述。皇統謝章可概見也。至於世宗皇帝俯就，和好三十年間，恩澤之渥，夫豈可忘？江表舊臣於我大定之初，以失在正隆，致南服不定，故特施大惠，易為姪國，以鎮撫之。今以小犯大曲，在於彼既以絕大定之好，則復舊稱臣於理為宜。若為非臣子所敢言，在皇統時何故敢言，而今獨不敢，是又誠然乎哉？又謂江外之地將為屏蔽，割之則無以為國，夫藩籬之固，當守信義，如不務此，雖長江之險亦不可恃。區區兩淮之地，何足屏蔽而為國哉？昔江左六朝之時，淮南屢嘗屬中國矣。至後周顯德間，南唐李景獻廬舒斬黃

江為界，是亦皆能為國。既有如此，故實則割地之事亦奚不可自我師出，疆所下州軍縣鎮已為我有，未下者即當割而獻之。今方信孺責到誓書，乃云疆界並依大國皇統，彼之隆興已畫為定。若是則既不言割彼之地，又翻欲得我之已有者，豈理也哉？又來書云：通謝禮幣之外，別備錢一百萬貫，折金銀各二萬兩，專以塞再增幣之責。又云歲幣添五萬兩，匹其言無可準。況和議未定，輒前具載約，擬為誓書，又直報通謝等三番人，使其自專，如是豈協禮體，此方信孺以求成，自任臆度，上國謂如此徑往，則事必可集。輕瀆狂給，理不可容。尋具奏聞，欽奉聖訓，昔宣靖之際，乘信背盟，我師問罪，嘗割三鎮以乞和。今既無故興兵，虜乘信背盟，盡獻江淮之地，猶不足以自贖，況彼國嘗自言叔父姪子與君臣父子畧不相遠，如能依舊稱臣，即許以江淮之間，取中為界，如欲世為子國，即當裁割淮南，直以大江為界。陝西邊面並以大軍已占為定，據元謀姦臣必使縛送，緣彼懇欲自

金小史卷七

六 遼海遺事

致其罰，可令函首以獻。外歲幣雖添三萬兩，正止是復皇統舊額而已。安得為增？可令更添五萬兩，正以表悔謝之實。向汴陽乞和時，嘗進賞軍之物，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表段裘絹各一百萬，牛馬騾各二萬，駝一千，書五監。今即江表一隅之地，與昔不同，特加矜憫，止令量輸銀一千萬兩，以充犒軍之用。方信孺言語反覆，不足取信。如李大性、朱致和、李暨、吳瑄輩，似乎忠實，可遣詣軍前，稟議據方信孺詭詐之罪，過於胡昉。然自古兵交，使人容在其間，姑放令回報，伏遇主上聖德寬裕，光大天覆地容，包荒宥罪，其可不欽承以仰副仁恩之厚。儻猶有所稽違，則和好之事勿復冀也。夫宋國之安危存亡，將繫于此。更期審慮，無貽後悔。誓發未報，而元帥完顏宗浩死於軍，於是環以左副元帥完顏匡代宗浩總諸軍。

金小史卷七

吳郡楊循吉敘

方信孺歸侂胄大喜過望乃召張巖於建康罷為福建觀察使歸罪蘇師且貶之嶺南是時李璣已為參政不可遣朱致和吳瑄已死李大性知福州道遠不能遠至乃遣王柟使金匡使人責以稱臣等數事柟請依靖康故事世為伯姪國增歲幣為三十萬兩匹犒軍錢三百萬貫蘇師且等候和議定當函首獻匡使馳白璟璟乃詔匡移書宋人當函侂胄首贖淮南地改犒軍錢為銀三百萬兩而和侂胄聞之大怒復有用兵意於是宋史彌遠定計殺侂胄彌遠知國政時宋必欲得川陝關隘而和金不肯與王柟乃復以參政錢象祖書來略曰竊惟昔者修好之初蒙大金先皇帝許以畫淮為界今大國違先皇帝聖意自盱眙至唐鄧畫界仍舊是先皇帝惠之于始今皇帝全之于後也然東南立國吳蜀相依今川陝關隘大國若有之則是撤

金小史卷八

遼海叢書

蜀之門戶不得保蜀何以固吳已增歲幣至三十萬通謝為三百萬貫以連歲師旅之餘重以喪禍豈易辦集但邊隙既開和議區區悔艾之實不得不勉遵承又蒙聖畫改輸銀三百萬兩在本朝宜不敢固違然傾國資財竭民膏血恐非大金皇帝棄過圖新兼愛南北之意也主上仁慈寬厚謹守信誓豈有意於用兵止緣侂胄啟釁生事迷國罔上以至于斯是以奮發英斷大正國典朋附之輩誅斥靡貸今大國欲使斬送侂胄是未知其已死也侂胄實本庸愚估權輕信有誤國事而致侂胄誤國者蘇師且也師且既貶侂胄尙力庇之屬方信孺妄言已死近推究其事隨已斬首儻大國終惠川陝關隘所畫銀兩悉力抵備師且首函亦當傳送以謝大國本朝與大國通好以來譬如一家叔姪本自協和不幸奴婢交關其間遂成嫌隙一且猶子翻然改悟斥逐奴隸引咎謝過則前日之嫌便可稍釋奚必較毫末傷骨肉之恩乎惟吳蜀相為首尾關隘繫蜀安危望令還之

不勝通國至願時王柟狀稟如蒙歸川陝關隘韓侂胄首必當函送

璟乃許焉金泰和八年四月乙未宋獻韓侂胄蘇師且二首函至元帥府金元帥完顏匡遣平南上將軍紇石烈貞以侂胄師且首函露布以聞璟立黃麾仗受宋誠以二臣之首懸於市並寫二人圖像示其國人使百姓縱觀然後漆其頭藏之軍器庫於是璟始與宋平是年六月宋以誓書至金璟致誓書于宋金宋復和是年璟死年四十一國人尊之曰章宗璟多變而無子其叔父允濟年已老矣柔弱鮮智能獨不為璟所忌璟病允濟來朝將辭去璟力疾與之擊毬曰叔王不欲作主人遽去耶乃立允濟允濟立改元大安大安元年元兵始起元之先為蒙古部本金之屬部也有曰鐵木真者在璟時已強大欲起而有自立之意矣所謂成吉思皇帝者也然猶臣下於金泰和之末成吉思入貢允濟時被命往接頗不禮成吉思成吉思怒而去允濟歸勸璟討之璟死遂不果討及允濟立以詔詔諸部至元成

金小史卷八

遼海叢書

吉思問金使者新君誰耶使者曰衛大王也成吉思素輕允濟聞其立遽唾罵曰我即謂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乃此人亦為之乎遂上馬去使者還告允濟曰待其再至却執而殺之成吉思既還部遂大發兵攻金衛王使紇石烈執中將兵迎戰執中老將也知兵善戰自衛王立心常不服至是不肯力戰遂大敗執中奔歸元人兵遂至居庸關金守關將皆懼棄關去於是元兵得入關直飛城下急攻金允濟懼遣東安王出使請和且以公主為婚許之元人曰婚待別日只是大軍至此豈得更無犒勞欲得駱駝三萬匹牛羊各五萬匹東安王曰此非使人所得專當奏之皇帝允濟恐其得食則留攻不去於是以前帛三百囊懸下與之元軍大怒舉帛焚之欲烹東安王攻城轉急是年為大安三年明年改為重慶元年大金國志作重慶正月金將在外亦有遣兵入援者金許元人以羊一萬請和元人乞勿納援兵金用事者曰此不可忠獻王及幹高太子嘗以此術誤南宋

矣我家自嘗爲之豈可復墮其計會元兵亦自引去去而遣其使來請婚且欲割地金許婚不許地願納歲幣三十萬其國相聞之大怒曰不必得我今引兵俟秋高時地與公主皆可是有是年十月元兵復圍金都城兵士插刀緣堞以上金軍斫之飛屍投地是時大雪城中乏薪至拆絳霄殿翠霄殿瓊華閣以藪焉元兵留兩月餘復去至寧元年七月元兵復至山後八月以乾石烈執中爲將迎戰執中開紫金關延元兵入而自亡歸允濟欲誅之於是執中以其兵叛入宮執允濟允濟呼曰令我何往曰歸舊府耳遂併其妻弑焉執中本名胡沙虎烏疎裔孫也允濟在位八年改元者八後諡爲衛紹王云方乾石烈執中之既行弑也自稱監國都元帥居大興府陳兵自衛急召都轉運使孫椿年取銀幣頒賞立雍孫珣珣本名吾賭補者也改元貞祐執中執國事元兵至破涿易二州左監軍兀虎高琪戰敗懼誅叛斬執中持其首待罪珣特赦之以爲右副元帥貞祐二年元兵益

金小史卷八

三 遼海遺書

至成吉思分其兵爲三路一攻河北一攻河東一攻山東是時金兵皆在外屯禦無守城者乃悉簽鄉民爲兵上城以守元人盡驅其家屬至城下父子兄弟往往遙相呼認於是金城多下元人圍燕燕乏糧人多餓死於是珣置招賢所以納士王守信者本一村夫敢爲大言以諸葛亮爲不知兵乃以爲行軍都統募市井無賴爲兵夫城進退跳躑大抵以童戲爲其陣法大書古今相對四字於旗上作黃布袍緇巾鐵牌各三十六事牛頭響環六十四枚欲以怖敵而走之大率皆誕妄因與其衆出城殺百姓之樵采者以爲功買耐兒者本岐路小說人製運糧車千輛是時材木甚艱所費浩大觀者皆竊嘆之是時元兵益至遼索甚鉅兼乞公主珣以東海郡侯少女與之又鄉其國遙拜焉元兵乃盡驅山東兩河少壯數千萬而去珣謀走汴所撤書籍計用三萬車寶玉計用駱駝三千頭貞祐二年珣至汴汴吏民指車所載嘆曰恰去九十年誰知又歸在此耶元人既歸開珣遷

汴怒之乃復圍燕初珣以太子守忠守燕輔以完顏福興抹撚盡忠蒲察七斤三人守忠畏怯先遁歸七斤出降福興仰藥死盡忠棄城入汴燕遂陷而元兵之在金境者山東西河南北皆有焉宋見金日此下有又珣嘗責丞相僕散七斤近來朝廷紀綱安在七斤不能對此下有退謂郎官曰上問紀綱安在汝等自來何嘗使紀綱見我此下有不敢入守緒迎而入之既而囚之七日死有斜卯愛實者憤所用之非人嘗歷數曰平章白撒於擊丸外百無一能丞相賽不菽麥不分雖謂乏材亦不至此人爲相參政亦盡合喜一馬軍之材止矣今乃兼將相之權右丞顏蓋世魯碌碌無補備員而已患難之際倚注此類欲冀中興難矣又有參政完顏合周者汴京所用爲括糧者也性好作詩詞語鄙俚人采其語以爲戲笑括糧榜文有雀無翅兒不飛蛇無頭兒不行等語以而作兒京城目之曰雀兒參政初守緒之出也以汴城付完顏奴申習捏阿不而元將速不爾復圖汴守緒走歸德

金小史卷八

四 遼海遺書

而遣使迎其母妻有棄汴意汴人恐奴申阿不謀立完顏氏一人爲主以守汴方共集民庶難議崔立者將陵人也少貧無行爲西面元帥心常思亂遂帥甲士撞省門而入先殺阿不次殺奴申乃立衛紹王太子從恪以阿不奴申所佩虎符送詣速不爾納欵立自稱太師軍馬都元帥尙書令鄭王速不爾至自青城立往見之速不爾喜飲之酒立以父事之既還悉燒京城樓櫓火起速不爾大喜始信其實降也立託以軍前索隨駕官吏家屬聚之省中人自閔之日亂數人猶若不足有以一女之故殺數人者又拘繫完顏氏宗族置宮中以兵守之不聽出入天興二年二月乙酉以天子哀冤后服進於北國因諷守緒母后作書招守緒使早降元初守緒在歸德兵食不足知府石蓋女魯歡請盡散諸軍就食他州城中所存惟蒲察官奴軍四百五十人馬用軍七百人而已官奴與用不協兼惡魯歡乃作亂攻用用敗走而女魯歡被執數之云郎主至此求好替亦不得汝罪何



辭乃殺女魯歡遣其黨馬實至守緒所居官中收直長把奴申守緒  
擲劍於地曰爲我言於元帥我左右止有此人且留待我實乃退官  
奴是日凡殺朝官李際已下三百餘人日暮提兵入見晉石叢女魯  
歡等反臣殺之矣守緒不得已赦其罪以爲樞密副使權參知政事  
初官奴母沒在元兵中守緒乃謀因之以降忒木爾信之還其母因  
定和計官奴乃日往來講議或乘舟中流歡會金將有疑官奴劫守  
緒北降者以兵圍官奴家數之曰汝欲獻郎主我輩皆北朝不赦者  
使安歸乎官奴乃以其母出質云若以吾母自北中來疑我與北有  
謀即殺之我不恨圍者曰果如參政所言今後勿復言講和北使至  
即當殺之官奴曰殺亦可不殺亦可奏而殺之亦可官奴即聚軍北  
草場自言無反情今勿復相疑已乃引兵夜斫元帥守緒御照碧堂  
無一人敢奏對者悲泣而已或言官奴計構國用安魯守緒傳位事  
不成則獻守緒於宋自贖反復之罪守緒乃與左右謀召官奴議事

金小史卷八

五 遼海遺書

因而誅之伏兵門中約呼參政官奴伏即出官奴中刺走死六月守  
緒入蔡是時崔立在汴以守緒之母后及妃嬪送於元軍遂北遷冬  
元兵圍蔡宋將孟琪以兵來會天興二年正月守緒以被圍急傳位  
於東面元帥承麟承麟固讓守緒曰朕所以付卿者以肌體肥重不  
便鞍馬馳突卿平日趨捷有將略萬一得免祚胤不絕此朕志也承  
麟受之即位百官稱賀方畢而城南面已樹宋幟守者棄門元兵遂  
入城守緒自縊於幽蘭軒承麟入哭諡曰哀宗已而承麟亦爲亂兵  
所殺領省院事完顏仲德率兵巷戰聞守緒死謂將士曰吾君已崩  
何以戰爲吾赴汝水從吾君矣言訖赴水死將士皆曰相公能死吾  
輩獨不能死於是從之者數人及軍士五百餘人皆從死焉其後崔  
立在汴亦以是年之六月爲千戶李伯淵所殺所謂不肯入援之恆  
山公武仙兵散走民家被殺堯王國用安降元後叛入宋投水死地  
皆入元

金小史卷八

金小史卷八

六 遼海遺書

金小史勘誤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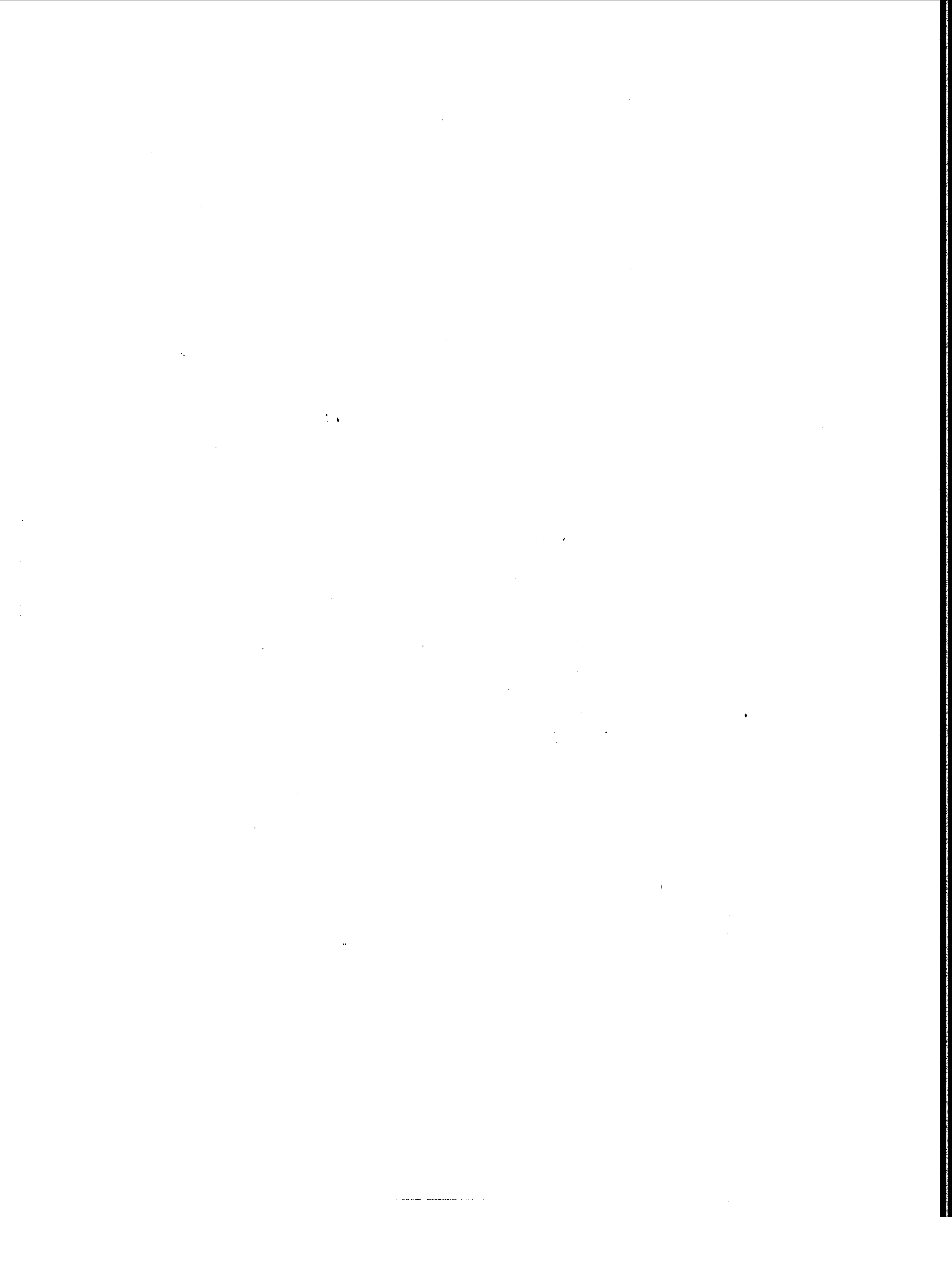
卷 頁 行 字 誤 正

一	二	二	二	三	六	六	七	八	八	八
六	一	一	二	七	三	三	二	三	三	三
九	八	二	〇	四	六	六	二	二	一	一
八始	一策	二宋	二五已	六遇	一七其	一八臣	二六擊	二四夫	二五城	一七官
如	第	宗	也	趨	衍文	衍文	繫	衍文	衍文	官

勘誤表

連海樓書

吉貝居雜記



吉貝居雜記

烏程施北研先生國祚字飛熊余與同里老友也少好學長益博考經史多識前言往行尤熟於金源事實嘗著金史詳校卷帙繁多力未能梓因約作金源札記金源又札金史問答各一卷楊拙園明經知新代爲付刊校正金史闕訛不少又箋注元遺山詩集同里蔣枕山炳爲之發雕復有金源雜詠及詩文稿與詳校未刻余於嘉慶己卯自蜀歸里先生年已七十矣听夕過從茶鐺酒盃之間質疑問難受益不尠故人長逝能不愴然茲於客窗追憶曩時談論略紀數則足資糾謬烏程范錯

吉貝

北研云金熙紀皇統三年八月丁卯詔歸朱弁張邵洪皓於宋張邵行狀癸亥二月六日金人召說諭放還使與洪公皓朱公弁同歸六月庚戌三人俱軼於永平館途中以詩倡和目之曰輜軒倡和集七月七日至汴京二公俾作集序宋陳振孫書錄解題輜軒集洪皓張邵朱弁使金得歸道閒倡酬邵爲之序中州集朱弁傳字少章宋吉州團練使天會六年以通問見留後得歸凡居雲朔二十年自號觀如居士宋稗類鈔建炎初朱弁以通問使爲金人所拘作徽廟哀辭其序曰臣等茂林豐艸被雨露於當年異域殊方犯風霜於將老節上之旄盡落口中之舌徒存歎馬角之未生魂銷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灑冰天曝

書亭集大同府普恩寺碑跋右大同普恩寺碑記宋修武郎借吉州團練使充通問副使婺源朱公弁所作也記成於金皇統三年二月實高宗紹興之十三年也於是公之去國蓋十七年矣題曰江東朱弁而不書官又其上系以皇統年號考公之歸宋在秋七月記之作當在和議初成而公臨發時也所謂彼寺僧見公既去不知原公大節所在惟以奉國法輒增易其紀年無足怪者余笑曰曾讀俗刻洎舊聞中有大金字嘗謂當作金人其亦此類與

吉貝

又曰中州集五卷李遙傳子治仁卿所謂仁卿不是人間物太白精神義山骨者也元蘇天爵名臣事略內翰李文正碑公名治字仁卿真定欒城人金正大末登進士第壬辰北渡居太原藩府交辟皆不就至元二年召拜翰林學士明年以疾辭歸居元氏封龍山十六年卒年八十八遺山集寄菴碑先生子男三人長曰澈方山抽分察治官劉出也次曰治自幼有文章重名正大中收世科徵事郎高陵主簿王出也次曰滋崔出也按碑文兄澈弟滋則仁卿名治無可疑者且與字義正合自此碑外所見諸書無不作治者不知其譌自何始考仁卿生於大定二十年庚子至正大七年庚寅登收世科已五十有一歲矣同榜自詞賦李塘經義孟德淵外有劉從禹虞卿孟攀鱗駕之任亨甫嘉言龐漢茂宏見於記序碑文者數人金亡北渡能以道德

文章確然自守至老不衰且觀其中統拜職後與翰林諸公書云翰林非病叟所處寵祿非庸夫所食官謗可畏幸而得敘迹深山木石與居鹿豕與游斯亦老朽無用者之所便其本意大可見矣蓋在金則爲收世科之後勁入元則占改厯之先機生則與王溥南李莊靖同爲一代之遺民死則與楊文獻趙開聞並列四賢祠祀而後人不察錯稱其名吁可悲已余曰近刻仁卿所著測圓海鏡益古衍段二書前題爲翰林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雖仍舊刻亦失於改正

又曰宋范成大攬轡錄金本無年號自阿骨打始有天輔之稱今四十八年小本麻通具百二十歲相屬某年生而四十八歲

吉貝

三

以前無年號乃取遼以足之重熙四年清寧咸雍大康大安各十年壽昌六年乾統十年天慶四年收國二年以接於天輔按岳珂魏剡錄引范錄取遼二字作僞造故珂按此年號皆遼故名女真世奉遼正朔又滅遼而代之以其紀年爲麻固其所也豈范未之見耶今刻本乃作取遼殆後人所改歟石湖于大定十年庚寅來使上溯天會癸卯得四十八年更上推重熙辛卯下迄天慶甲午以至天輔壬寅計七十有二年方合百二十年之數

又曰明楊慎丹鉛總錄墊江之源云蔡松年補南北史志按史蔡珪傳作南北史志三十卷非松年也又元洪二子題山詩元

遺山北岳詩東州死愛華不注云云此天涯山詩非北岳詩也藝林伐山又引遺山詩北去穹廬千萬里畫羅休鏤麝香金按上句乃去去氈車雪三尺也又劉靜修跋王子端詩云黃山趙秉文默翁徒單修僕也按黃山爲趙瀾默翁爲龐鑄非秉文公履也升菴學力在前明最稱博洽惟握管時有所援引多出於記憶往往率畧改竄未免英雄欺人余曰升菴於長短句似非所長嘗讀其詞品棄取議論其中頗有未愜意者

又曰徐電發菊莊書曰竊憤錄續錄及南燼紀聞三書均紀徽欽北狩事不載著者姓名予於康熙庚午在錫山秦對巖前輩借得靖康蒙難錄卽南燼紀聞也近于竹垞處復得三書合爲

吉貝

四

一本後有昭陽李映碧先生跋極言三書之僞爲宣政間不得志小人所作而金陵千頃堂黃俞邵徵刻唐宋祕書目亦載此三書總以罕觀爲重耳尙有南遷錄一編亦未可盡信宋趙與時賓退錄云首題通直郎祕書省著作郎騎都尉賜緋張師賢編金之官制其於士民須知獨無通直一階其僞一也金之世宗以孫原王璟爲儲嗣父曰允恭璟之進尊允恭爲顯宗錄乃謂璟爲允植之子其僞二也金之君臣皆以小字行然各自有名粘罕名宗維兀朮名宗弼錄乃併忠獻王罕忠烈王兀其僞三也金事中國不能詳然灼知其僞者已如此而士大夫多信之

又曰元王磐大定治績序金有天下凡九主共百二十年葉隆禮契丹國志天慶八年秋是時楊樸用事勸阿骨打稱皇帝改元天輔以王爲姓以号爲名以其國產金號大金苗耀神籠記効里字第二子兀古達乃太祖武元皇帝太祖契丹咸雍四年歲在戊申生自遼國天慶四年甲午年四十七於寧江府拜天册立改元稱帝侍中韓企先訓名曰号改收國三年爲天輔元年共在位九年中興禦侮錄主自立爲大金大聖皇帝建元天輔時本朝政和八年契丹亦天慶八年也宇文懋昭大金國志表臣懋昭上言金國志起自武元天輔至於義帝九主凡百一十七年哀集成編卷分條列太祖紀贊金有天下百十有九年

吉貝

五

蘇天爵元文類許衡奏議金完顏氏都上京遷燕九帝百十有八年按百十有九年者元史官削去哀宗天興甲午十日太祖紀贊是也百十有八年者以丁酉爲元遼天祚紀許衡奏議是也百十有七年者以戊戌爲元契丹志禦侮錄大金志剡源鐵崖等集是也自紀贊外諸書並以收國入遼若攬轡錄爲庚寅年作云四十八歲以前無年號則併天輔亦屬遼矣

又云近僅取金史傳及中州遺山集所載金人著書各種錄出凡雜著八十餘種詩文集八十餘種外若拙軒浴水溥南歸潛等書中有間見者尙未采入而閣目所收止存雜著二十一種詩文十四種而已自金末及明初約百年不應卷帙散佚至此

想見當日徵書時捆載滿前汗牛塞棟在局者稍識文字皆驚爲無主之奇貨中間諸家小集大可假裝門面於是相互沒入沒入不已競相盜取至所存經史釋道醫律各種實無取而備數者也韻學算法尤不解而無用者也惟黨趙王元諸集畏其大名不敢公肆攘竊自餘可以全偷者沒之可以抽取者缺之諸人既已各飽所欲視閣藏反爲棄物不過按部計册艸艸錄目隨著翰林一員典籍了事是以雜著十亡其七詩文十亡其八豈非金源文士之不幸遭此狗鼠之奇禍耶余曰自永樂大典成刪削裂原書廢棄殆亡佚不少且部大貧士未能見也

吉貝

六

所貯本也

又曰趙正夫寄園寄所寄北平舊志載金明昌遺事有燕京八景元人或作爲古風或演爲小曲所謂八景者居庸疊翠玉泉垂虹太液秋風瓊島春陰薊門飛雨西山積雪盧溝曉月金臺夕照是也至永樂間館閣諸公相集倡和更薊門飛雨爲煙樹和者相屬元一統志八景作太液秋波中州七卷朱宮教瀾宮詞太液芙蓉上下天秋波澹澹白生烟此明昌作秋波之證又積雪應作晴雪遺山新樂府浣谿紗詞日射雲閒五色芝鴛鴦宮瓦碧參差西山晴雪入新詩注往年宏詞御題有西山晴雪詩則作晴雪無疑按八景詩金源詞人無一語及其題字遂莫

得詳趙僅取北平志所云而秋波晴雪亦藉一統志新樂府可  
以訂正至若明人又作晴波霽雪矣而瓊島春陰明人作春雲  
薊門飛雨作烟樹矣明初徵天下書文淵閣舊集靡不搜采值  
閣諸人覩得諸家小本有此詩而中州集一語不及因以沒入  
塗去名氏改易題目紛紛掠爲已有一時楊榮金幼孜黃淮邵  
縉梁潛林環曾榮王洪等十餘人詞林盛集大放厥詞不知皆  
從剽奪中來者此明人偷書之祖余曰顧亭林先生有言故明  
一代之人所著書無非盜竊蓋已先爲君言矣至秋風無可爲  
景作秋波無疑而明人改作晴波亦足爲波字之證北平志誤  
也北硯笑曰然

吉貝

七

又元納新河朔訪古記安陽縣南關焦道庵上乃劉神川先生  
藁殯之所也先生名祁字京叔渾源人金狀元南山翁搗之曾  
孫正大間監察御史從益字雲卿之子先生與弟郁字文季皆  
以文章德行馳譽大河南北後寓輝州甲辰粘合中書招致幕  
下年四十七卒有神川遁士集行世又著歸潛志以紀金末喪  
亂之事本原元裕之壬辰雜編關西楊煥然天興近鑑東明王  
百一汝南遺事微有異同今修三史金國之事蓋多取其語云  
按京叔自布衣亂後還家記取舊人舊事識爲一編乃一片心  
靈結撰文字非若遺山中州集壬辰雜編之有所紀錄也故其  
間官爵世系地里科第年齒詩文尙有未盡合者史中惟錄大

梁事全取志文或有明知誤犯皆不取之以爲不必校也然志  
中所當校之處亦不少如一卷密公傳之控谷當作猗谷四卷  
陳規傳其弔人詩人上當有先字五卷高斯誠傳之至孟九年  
當作元年十卷趙文儒履尹無忌妬當作瀕拓十四卷歸潛堂  
記之銅壺當作銅鞮又如李純甫卒於元光末年王仲元爲王  
廣道猶子以及詞字射碑等文或誤記或誤鈔都未及正此但  
畧及之不暇徧舉正如落葉滿庭尙須淨掃安得善本而讀之  
耶

吉貝

八

又曰志錄大梁事一卷章宗聚骨扇詞幾股湘江龍骨瘦巧樣  
翻騰疊作湘波縵金縷小鈿華艸門翠縵更結同心綬金殿日  
長承宴久□□招來暫喜清風透忽聽傳宣須急奏輕輕褪入  
香羅袖此蜨戀華詞雙調也曾見舊鈔本招來上空二格俗本  
削去連之遂不成調又金太祖紀天會十三年二月立開天啓  
祚睿德神功之碑於燕京城南營所駐蹕之地志稱趙可獻之  
讀太宗神射碑云云按太宗無神射碑若海陵正隆二年爲太  
祖立射碑於紇石烈部中者乃無字疑獻之所讀者卽太祖神  
功碑非京叔誤記或俗本誤刊也他如志二卷王渥傳天興改  
元從赤盞合喜提兵出援史見完顏思烈傳又六卷李鞏傳知  
開封府史本傳作河南又郭阿里傳馬倒被捨不知存歿史紀  
傳皆作戰物多不取志語又四卷石抹世勳傳注困學齋雜錄



殘本所載諸傳乃後人襲鈔中州語攙入者定非伯幾元文  
又曰京叔曷季歸潛堂中諸贈言無一人不勸駕出山者誠以  
前朝布衣不必一節卽京叔亦有待時而用致君澤民之語第  
考其戊戌應詔魁西京得試官繼居南行臺賓幕七年而沒仕  
終不達且讀其文章及征夫征婦等詩其於金源故國舊君之  
感悱惻纏綿不堪回首要當以遺民屬諸金若其弟文季郁自  
當入元

又曰 國朝顧嗣立元詩選癸集劉郁字里未詳官監察御史  
按元王惲秋澗集渾源劉氏世德碑從益次子文季亦名士中  
統元年肇建中書省辟左右司都事出尹新河召拜監察御史

吉貝

九

號歸愚卒年五十六元郝經陵川集渾源劉先生哀詞引云庚  
戌先生赴至其弟文年以易簣時所付處言見示云云秀野之  
誤由失檢世德碑故耳其所采文季鵲山詩云倚天翠壁三千  
仞只欠摩崖字幾行蓋文季以書名故作此滿意語

又曰天會五年宗望卒後河北不能通使專事河東考宋高宗  
建炎元年七月傳雪爲第一使後凡稱軍前通問者十一月王  
倫二年二月劉誨五月宇文虛中十一月魏行可三年正月李  
鄴二月劉俊民五月洪皓七月崔縱八月杜時亮九月張邵十  
一月孫悟紹興二年九月潘致堯三年五月韓肖胄四年正月  
章誼八月魏良臣共十五使率由河東西京以達使必有禮禮

必稱是且据汪伯彥時政記言第二三次使後金人併無回答  
則此老數年來獨享宋人貨賂真亦不貴矣

又曰甲經乙史丙子丁集爲四部書自晉李充始隋唐兩志因  
之故陸龜蒙云嘗聞四書曰經史子集焉則經史子集乃稱四  
書而宋道學家自尊其說以學庸論孟四子書爲四書以是後  
人不曰四子書直以四書爲目矣讀元房祺河汾諸老詩張宇  
聞述句云楊侯一語崇經學士子爭相讀四書可知金人亦然  
至元人竟分經問書問迨八比文出名曰書義若於十三經外  
別有四子書爲一經矣

吉貝

十

當然尙有不安及未盡者竊不自揆嘗以所見正其失而補遺  
凡若干章非敢以傳世也姑爲吾家童蒙之訓云其子路問成  
人章胡氏以今之成人者何必然爲子路之語此蓋惑於曰字  
耳觀其勢殆然也按嘗記少在書塾讀論語亡弟百谷舉衛靈  
篇子曰由知德者鮮矣一節語余曰此節文義似當在上篇今  
之成人者何必然一節之下乃錯簡耳恐今之成人者爲子路  
之問夫子聞之故發此語第考諸傳注無可爲據不敢妄定以  
答也今讀此知胡氏已有此說若得亡弟說而會通津南當爲  
首肯弟少喜讀書業專而心銳俾得永年決不似余之老而無  
成者弟亡於乾隆丁酉屈指三十餘年寒鐙白首偶一談及不

禁悽然

又曰 國朝朱彝尊經義考曾見吳中范檢討必英藏本孟子乃元時舊槧不注撰人姓氏釋注中語於置郵傳命曰今之傳舍曰館驛亦曰馬站又曰馬舖步遞之舍曰急遞舖中原多事之日曾三十里置曰馬舖大槩十里一舖爲常於魯平公將出章据中原古注本以定南方本傳寫之誤又曰自宋氏播遷江表南北分隔才百五六十一年經書文字已有不同按孫奭孟子疏亡於南宋其存者乃邵武士人經擾趙注之僞作史選志所載孟子用趙注孫疏或不過卽僞爲真耳趙秉文有刪集論語孟子解各十卷范氏本又云以中原本定南本之誤則古本猶

吉貝

十一

存豈金源人尙及見孫疏乎不可考也余曰曩於暝琴山館見宋槧張九成孟子注本內作有大人之事有小民之事一字之間足知舊刊可貴

又曰保命集三卷金劉完素作或以爲張元素誤也蓋宋人諱桓字完以嫌名多改作元河間學盛行於南宋人刊之故有此誤耳張元素並無著書所有內經類編雜經注醫學起源諸書乃其高弟李明之承師說而筆之者若俗所傳珍珠囊則又明之門人私出已見僞託潔古以張大其說耳明宋濂潛溪集賈某序張元素以古方新病決不相值治疾一切不以古方故其書不傳其存於今皆後人所附會王禕忠文集勝錄金源之

有中原也張潔古劉守真張子和李明之四人者作醫道於是乎中興蓋劉完素字守真河間人撰運氣要指論精要宣明論著素問元機原病式張元素字潔古易州人治病不用古方自爲家法余曰乾隆中燕天士注以醫學著名吳會亦不拘於古方無所著述迨後數年及門人羅漢天士平日診病方按戚友所存故紙所棄棄不務搜遺采盡以付梓題曰臨證指南醫案其中脈不合病方不對案者甚多由於搜羅之際貪多參錯未暇檢點也書出羣重天士之名無不奉爲圭臬而方中菊花用炒熱地成炭之類皆古人所無皆天士偶爾獨出心裁自寓妙法後人見之矜爲新異往往隨手入方殊足怪耳

吉貝

十二

又曰元遺山集傷寒會要引往余在京師聞嶺人李杲明之有國醫之目而未之識也壬辰之兵明之與余同出汴梁於聊城於東平與之游者六年於今然後得其所以爲國醫者爲詳明之世以資難鄉里幼歲好醫藥時易州人張元素以醫名燕趙間明之捐千金從之學不數年盡得其業大概其學如傷寒瘧痘眼目病爲尤長傷寒則會要三十餘萬言推明張仲景朱奉議張元素以來備矣按元引云云可知其同官圍城雖或同被拘管後復同爲嚴氏體接其爲金人無難元官修金史不載此人已屬漏略明官修元史取以補冠方技似也次當備載元醫如朱震亨王好古呂復王履謙壽輩方合乃慮恕不加博采止

立一傳則杲竟爲元人且全鈔元引不詳生卒史文無此體裁  
尤爲草率宋王二公平日著作非不知杲爲金人奈尅於日月  
以致如此而東垣蒙冤終古矣余曰潛溪集十四經發揮序倪  
維德銘格致餘論題詞皆以爲金之以善醫名者曰劉完素張  
元素張從正李杲四家固知東垣爲金人也又考明修元史始  
於洪武二年二月丙寅成於八月癸酉凡百八十有八日之史  
局亦不知何故如此迫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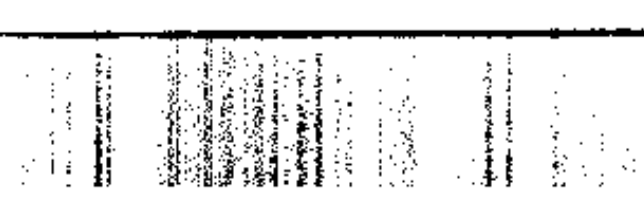
吉貝居雜記

吉貝

十三

北研先生熟精金源史事所著書先後均已刊行惟此雜記十餘  
條刊於烏程范氏花笑廬雜筆中雜筆傳本甚罕因命兒子福長  
錄出別刊之宣統甲寅六月上虞羅振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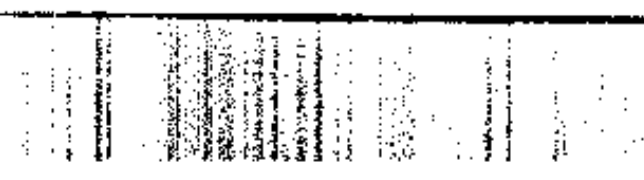
Faint, illegible text, possib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The text is scattered and difficult to decipher.



史論五答

21-10 17-2 17-17 3000

五  
命  
命  
命  
命



史論五答

身程 施國祁學

楊拙固手錄全謝山與杭堇浦論金史五帖見示并書云南宋雜著小種甚多而宋金二史率不聚之識疑久矣比讀謝山內外集見其引辨詳博存契於心錄呈備攷因作此以答之行間雜入小注亦以書事稍僻惟恐不出於人之意時重光協治壯月也

答一 丙集第三帖

論答

金初國裏朝廷獨重部族耶若漢人不得處其間雖劉彥宗時立愛等龍得若而居夫位僅鎮平州燕京不入上國其召入上京在帝左者希惟韓企先一人後韓昉亦入企先於美會十二年拜右相奈紀文脫略太宗紀天會十二年脫書拜右相事傳語盜襲因略照宗紀皇統六年薨前不見一名本傳世宗云企先薨用之故止五百字治功多失詳先開決大政不見外知人第據入見時太宗驚異有朕管夢此人今果見之之語照宗方位諸版視同四皓其內廷祖孫授受明良際會密議良多惟是西京元帥功高勢橫蔑視本朝隱為腹心大患夜半前席當必借籌及之明

年太宗崩照宗即位幼主年少氣銳忌懼畏逼日夕刺心不春水等事設使調劑偶疏君臣間隙一開或致猖狂犯闕非若後日宗磐據懶之叛可以一兵

悉殄者會粘罕一聞哀詔奔喪入朝載此事紀傳皆失在二月乃即爾任太保獨領三省隆王爵而放兵權

猛虎入穿稍就凍縛又爾時武功將戰交治漸興朝

章設施大典並舉迫議太祖后妃改葬太祖定三國

麻大明雖其桀傲性戒嚴在駿奔未執異議集禮十

九月尊諡徽宗右丞相宗翰攝中書令進冊且自念勳業小就亦不肯輕肆狂謀迷其進退優柔廢既盡救

兇鋒不二年而高顯伏法竟以隱忍沒地十五年乃知企先坐鎮中朝潛消黜奪能使少主無殺大臣之名而大臣得以功名終可謂得賢相之體審是而粘罕事可知矣惟粘罕之待宋人貪暴已極南人恨之

入骨意謂必受惡報誰料其得保首領以歿而好事者節張金因撰造牙匱一敗獄中一書粘罕獄中上

大則詩興德高則毀來此言是也自振古之論以周公之聖也當成王即政之自以言其君則約君也周公是時

建其功則未太平也言其君則約君也周公是時編于詩書流傳於天下自古及今于世無不稱焉倘有

四國者流言誅弟之過也况後世不及周公者乎臣今所慮者輒致宋兵無五萬之眾糧無十日之儲長

歸入旌旗指處莫不請命降遼宋二主及血屬  
歸南運交廣北抵室韋罔不臣妾然以大金創基  
業臨大寶南面天下成王也又扶持陛下幼沖  
公之日賴成王之聖慮也今臣雖出言在陛下  
其情臣再呈前王之罪也御林牙兵忽力盡鮮  
下用臣出師之日臣受命御林牙兵忽力盡鮮  
謀以狂孽指日可定不期耶律潛伏沙黨復交  
凡三晝夜勝負未分我力戰奈杜充糧帥已斃  
馬凍死御林牙兵知將外家心反逆背負朝廷  
斷所以王師失利又副將外家心反逆背負朝廷  
外家之反師失利又副將外家心反逆背負朝廷  
兩軍發難其外家將也知父兄妻孥亂我使臣  
得施此大罪之非也非有臣慢願陛下察臣之  
念臣有功國之名退身下道也臣嘗以此志貪  
嗚呼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臣嘗以此志貪  
下之聖意眷慕陛下之宗廟請陛下下釋臣以  
臣伊呂之難成功反常長樂之禍願陛下下釋  
縲絏之難成功反常長樂之禍願陛下下釋臣以

論答

三

并高慶裔臨刑數語我公早聽某言事豈至今日某  
今死矣我公誣為謀反確證必使身敗名裂而後已  
其善保之 誣為謀反確證必使身敗名裂而後已  
特不知牙朝何賊戰敗何地逞茲小醜何勞都帥親  
征偶爾小負何遽大功鐫沒又書所引成王周公交  
廣五湖等字繆陋不堪乃南宋蒙師之稍能把筆者  
為之印慶裔之語不過宵小私恩勸其初不奔喪繼  
乞西神免受朝廷節制耳抑不知果有此語否豈得  
卽以謀反陷之乎且諦觀答詔意旨下粘罕詔門下  
實所以褒有功非濫恩也罰所以誅有罪非濫怒也  
朕惟國相粘罕輔佐先帝曾立邊功迨先帝上仙朕  
繼承不業眷惟元老俾董征誅不謂功持吾重權陰懷  
異議國人皆曰可殺朕躬非敢私徇奏對悖慢理當

論答

四

帝本傳不載不知兀朮亦諡昭烈皇帝 蒙見皇統濫  
爵已為正隆削降又或以熙宗厭惡老臣夫粘罕豈  
止厭惡哉然天眷以來熙宗尚未酒荒至其孫秉德  
復為右相乃中海陵好謀是時真酒荒矣大抵宋人  
承紀遠餘習 元好問耶律貞銘通鑑長編及史記  
信其說金事之謬有三一日傳聞一日附會一日誹  
謗皆不甚足憑 史世紀凡叢言松漢記而數百年讀  
書人多惡視金源左祖南宋每得無稽之野史 其尤  
鈔本無名氏竊撰南遷二錄子雜典二卷偽書詩中  
深斥之印刊本字文懋昭大金國志亦不可盡信  
咸喜談而樂道之而金史又多脫畧嫌諱尤非易讀  
讀者稍加涉獵輒嗤為疎謬雖大家不免卽此誣獄



一事熙宗紀中宗鞠傳後本無可載無已因細疏熙宗初政右相韓企先當日事狀作粘罕對證其誣可立辨矣予雜興一卷粘罕誣獄詩注已畧言之惟以獄書為江南蒙師所撰答詔自屬捷懶無與粘罕事為作偽者竄合古來未經道破此係鄙解不識有賞否

答二 外集第一帖

范石湖高宗輓詩注載亶亮二主皆在聘使中帖云語甚荒唐是也攷弔伐錄金初與宋通使例遣李堊一人遼渤海各一人專取桀黠有口辨者借官以出惟時郎君總事貴重卿相拜不為禮豈肯輕使下國

論答

五

故熙宗皇統以前入宋者並無完顏與主亶已自無涉更據交聘表元表甚略用鄙著本皇統二年至海陵天德二年多在紹興時完顏使宋者凡九人二年三月冊宋使禮書宗表無傳宗室表宗字兄弟行廿六人中無此名係同部人梓宮使點檢賽里宋高紀乃韓魯孫作宗賢見本傳末三年十一月賀正使宣徽華宋楊愿傳作畢無傳表亦無名亦部人五年四月生辰使點檢宗尹乃韓論子有傳七年四月生辰使點檢下為太宗後表云世次無攷北京兩守見海紀宗本傳與列傳者不同十一月正旦使點檢宗藩無傳廿六人中無此名亦部人天德二

年正月報諭使指揮恩恭即思敬石土門子有傳二月生日使兵書元宜為耶律賜姓俗呼勸農使者見逆臣傳自此至紹興末遂無之與主亮又奚涉哉惟天德元年十二月賀正使點檢完本名梧桐時海陵方行弒逆畏宋伐謀重其事故遣親弟因在都亭病亟不克入賀遣使追回以副使劉箴代行事致有附會之說第石湖究以使事未實此詩竟不經進改本以呈是條辨正已與劉止若溪集陸放翁劍南集等詩辨略載入雜興一卷齊國劉豫詩注矣

答三 外集第二帖

論答

六

宇文虛中兩傳金史以才負譴死宋史以忠被誣死說者多據在金三詩以證其忠豈知三詩非出于一時不盡然也其一云云滿腹詩書漫古今頻年流落雁何時到上林開日摧頽空抱朴脇肩奔走指恨王尚腰金莫邪利劍今誰在不斬奸邪恨最深指恨王時雍耿南仲輩庸奸誤國為天會四年計議使被置時作其二云云遙夜沈沈滿幕霜有時歸夢到家鄉回首兩朝俱俱艸莽馳心萬里絕農桑蓋痛徽欽北狩人生一死渾閑事裂骨穿胸不汝忘辭氣悲壯似有徇節之意為六年祈請使再留未降時作無如金人優虞宋官縻以好爵王繪甲寅通和錄載李事與言本朝制度多是宇文相公所定虛中自念故國已非真是喜歡時復支賜宅舍都滿

新恩甚渥遂爾負才惜死忍汗朝命卽有議禮制度

答粘罕詔書武元碑撰增謚冊文見集禮等事其三云

云不堪垂老尚蹉跎有口無詞可奈何強食小兒猶

忘海事學妝嬌女最憐他故衾曉見霜秋雨短褐窮

可待未愁來日苦無多乃皇統初家屬北歸後作蓋

虛中去國已十餘載春來何處風吹不歸王灼碧雞

云寶旂彩勝堆金樓雙燕銀頭舞人間解識春來處

天際雁江邊樹故國鶯花問誰主歎憔悴幾番拘旅

把酒祝東風舊許爲牧羊之蘇今改而爲循環之李

吹取人歸去英雄氣短兒女情長尤無俚之甚矣且金人以遠

不懼遼故韓相繼入相宋未亡尙懼宋故宇文葦

止領閑職不假重權何自有國師之命陰結死士謀

論答

七

挾故主南奔之事其當辨者凡有五焉自廢齊差除

後酈李孔徐張趙諸將馬祝馮李諸官散處各路少

主又居上京皆遠隔百千里外不知所約何時何地

一也又金人謀知南朝深鑒明受之禍因流言少主

脇制高宗彼武穆尙以小皇一奏觸忌斃獄果使虛

中挾之南歸實逼較甚何處頓放其才且出海陵之

下我知斷不爲此二也又諸書言兵仗南奔先發不

克似以兵死者而宋傳被誣焚死乃與金傳略同三

也又言連結中外官守多至七十餘人何以鞠治時

其家一無書字蹤跡止取圖書爲反具四也益公二

跋亦祖痛宇文以流言殺禍一門并命極表其忠深

著賊檜之惡乃謂虛中真有馬足帛書而不得遂夫

諸留人刺事上京張孝純獻策中州皆達臨安試問

此書果誰寄之而誰復得之耶說要誣矣五也要之

宋事無徵而金史之言誦訕則可據蓋宋人南渡受

侮已極朝野冤聲尤多著錄主印活板濶刻甚眾傳

本之天北者大率叫囂怒罵慢侮北人之語宇文家

籍良必有之卽謗書爲反具抑復何疑更攷虛中入

金所著不槩見凡四惟劉壘隱居通議載北人龍波

子琴譜一序語極抑揄口角竊意龍波當爲虛中晚

論答

八

號龍溪之譌故定爲宇文作亦可據之一節也善夫

椒邱何氏曰金人得于所見而不能無所諱宋人得

于所聞而亦未究其心要難與死節者比此論最合

豈有舍洪忠宣朱觀雄之鄙棄爲未實而反據程宏

圖之疏李大諒之記爲足憑乎後之說者當詳味三

詩核諸時事思過半矣士談在金曾撰欽仁謚冊文

最佳見集禮又篆固論墓額見松漠紀聞及藏金儒鳴玉寶

琴者見雲煙過眼錄亦虛中一流人而以爲同謀則非也

答四 外集第四帖

于侍郎欽非地志家著齊乘一書多臆說卽謂濟南

豈獨劉豫墓蝸設顧亭林山東考古錄指其誤華不注爲靡笄誤平臺城爲故軍不識漢志句讀以鄒縣改鄒平不識晉志闕文以梁鄒入鄒縣不識唐志銘刻以管城爲管城又元魏城西之大明湖謂卽宋城內之大明湖唐之鵲山湖亭謂卽宋城上之鵲山亭引水經湖水側城北注文下卽接上承東城歷下泉語湖歷相混歷城志竝詆之是也又言金初劉豫置濟陽縣大定六年避金主允濟諱改曰清陽夫以皇子諱改縣名必無此例地志亦無清陽文且在世宗朝而豫稱允濟爲主有此文乎去已金不數十年其

論答

九

帝系已誤矣惟記濟南讀書堂有王秋澗題當年齊相讀書堂此日金華表佛幢碧色尙餘書帶綺綺疏猶是聚螢窗一詩是爲豫作他無可證竊意鵲山墓蝸固屬訛傳而御莊石馬自在必謂上京兩世不能歸骨阜城亦非篤論蓋阜昌諸孫有千戶暉權府事恩總管濟等見於遺山集賦山水及書懷詩又江城子詞學古錄州總管二書載其世爲大名人士著尙如舊也夏攷松雪集有送于思容詩云若到濟南行樂處城西泉上最關情題爲山東廉訪照磨正其官所著書時乎

答五 外集第五帖

河渠志載始于大定初年故云金克宋兩河悉與劉豫豫入金數十年決塞遷徙無定亦知熙海二朝曾有河事多順文略去而天會閒劉豫事尤不數及若非齊乘載其堰灤水分響河以益小清則阜昌治績墟矣惟于氏以導灤水爲導小清并改大清爲古濟水則大非蓋北清河故道濟水最南灤水在中河水最北雖指引黃子鴻說與百詩同此古來河流遷變之大源亦古來志水家承傳之經論豈可以臆見擬造漫誣後人哉鄙著詳校中自引齊乘堰灤外略採諸書如大金國志李固渡一則夸堅志陽武下埽一則齊乘馬車濱一則爲皇統時事中州集劉迎河防行一則爲正隆時事竝據元文注入小小補綴難免挂漏謬承足下愛我錄文備攷敢不竭所見以對奈諸書焚後無由再輯如上數篇半從記憶而得畫影樞題何以仰副盛意足下今之謝山弟其敢謬承葦蒲耶中有未是處幸以教我

論答

十

史論五答終

1. The first part of the document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of maintaining accurate records of all transactions. It emphasizes that proper record-keeping is essential for the integrity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and for the ability to detect and prevent fraud. The text notes that without reliable records, it would be difficult to track the flow of funds and identify any irregularities.

2. The second part of the document focuses on the role of internal controls in ensuring the accuracy of financial reporting. It describes how internal controls are designed to prevent errors and misstatements, and to ensure that all transactions are properly authorized and recorded. The text highlights that strong internal controls are a key component of an organization's risk management strategy.

3. The third part of the document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of transparency and accountability in financial reporting. It notes that providing clear and concise information to stakeholders is essential for building trust and confidence in the organization. The text emphasizes that transparency is not only a moral obligation but also a practical necessity for the success of any business.

4. The fourth part of the document addresses the challenges of financial reporting in a complex and rapidly changing environment. It discusses the impact of new technologies, such a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blockchain, on the way financial data is collected, processed, and reported. The text notes that while these technologies offer significant benefits, they also present new challenges that must be carefully managed.

5. The fifth part of the document concludes by summarizing the key points discussed and emphasizing the need for ongoing vigilance and improvement in financial reporting practices. It notes that the financial system is constantly evolving, and organizations must stay up-to-date on the latest developments and best practices to ensure the accuracy and integrity of their financial reporting.

6. The sixth part of the document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of collaboration and communication in financial reporting. It notes that financial reporting is a complex process that involves many different departments and stakeholders.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and collaboration are essential for ensuring that all relevant information is captured and reported accurately. The text emphasizes that a strong culture of transparency and accountability is essential for the success of any financial reporting program.

7. The seventh part of the document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of training and education in financial reporting. It notes that financial reporting is a specialized field that requires a high level of expertise and knowledge. Ongoing training and education are essential for ensuring that financial reporting professionals stay up-to-date on the latest developments and best practices. The text emphasizes that investing in training and education is a key component of any organization's financial reporting strategy.

8. The eighth part of the document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of external audits in financial reporting. It notes that external audits provide an independent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 of an organization's financial reporting practices. External audits are essential for ensuring the accuracy and integrity of financial reporting, and for building trust and confidence in the organization. The text emphasizes that external audits are a key component of any organization's financial reporting strategy.

9. The ninth part of the document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of regulatory compliance in financial reporting. It notes that financial reporting is subject to a variety of regulations and standards, and organizations must ensure that they are fully compliant with all applicable requirements. Regulatory compliance is essential for the integrity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and for the ability to detect and prevent fraud. The text emphasizes that regulatory compliance is a key component of any organization's financial reporting strateg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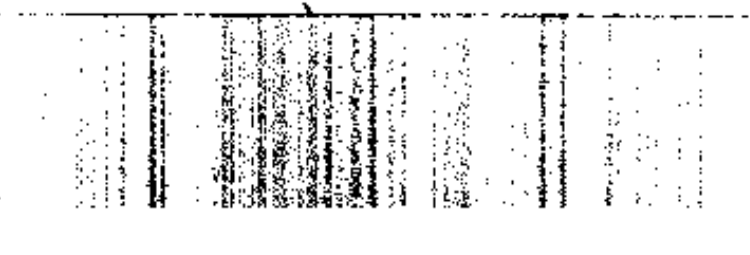
10. The tenth part of the document concludes by summarizing the key points discussed and emphasizing the need for ongoing vigilance and improvement in financial reporting practices. It notes that the financial system is constantly evolving, and organizations must stay up-to-date on the latest developments and best practices to ensure the accuracy and integrity of their financial reporting.

一元史本證

元史本證

270-册 74-2-奥 77版, 37 B

Handwritten text, possib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The text is faint and difficult to decipher but appears to be organized in a list or table format.



元史本證序

讀經易讀史難讀史而談褒貶易讀史而證同異難證同異於漢魏之史易證同異於後代之史難昔溫公資治通鑑成惟王勝之假讀一過他人閱兩三紙輒欠伸思臥況宋元之史文字繁多雖願在學官大率束之高閣文多則檢閱難周又鮮同志相與商榷者則鑽研無自卽有誤述世復不好甚或笑其徒費日力史學之不講久矣僕少時有志於此晨夕攜一編隨手紀錄於元史得攷異十五卷自媿按索未備今老病健忘舊學都廢頃汪君龍莊以所著元史本證若干卷寄示竊喜天壤開尙有同好而龍莊好學深思沿波討源用力之勤勝於子數倍也本證之名昉於陳季立詩古音然吳廷珍新唐書糾繆已開其例矣歐宋負一代盛名自謂事增文簡既精且博廷珍特取記志表傳之文彼此互勘而罅漏已不能掩若明初史臣既無歐宋之才而迫於時日潦草塞責兼以國語繙譯尤非南士所解或一人而分兩傳或兩人而合一篇前後倒置黑白混淆謬妄相沿更僕難數而四百年來未有著書以規其過者詎非藝林之闕事歟廷珍求入史局弗得年少負氣有意吹求其所指摘往往不中要害龍莊則平心靜氣無適無莫所立證誤證遺證名三類皆自據新得實事求是不欲馳騁筆墨蹈前人輕薄褻躁之弊此所

本證序

一 會稽徐氏重栞

以有大醇而無小疵也攷史之家每好按錄傳記小說於術奧博然羣言殺亂可信者十不二三就令采擇允當而文士護前或轉謂正史之有據茲專以本史參證不更旁引則以子之矛刺子之盾雖好爲議論者亦無所置其喙懸諸國門以待後學不特讀元史者奉爲指南卽二十三史皆可推類以求之視區區評論書法任意褒貶自詭於春秋之義者所得果孰多哉

嘉慶七年歲次壬戌四月辛丑朔嘉定錢大昕書

本證序

二 會稽徐氏重栞

予錄三史同名閱元史數周病其事跡外闕音讀歧異思欲略爲釐正而學識淺薄衰病侵尋不能博攷羣書旁搜逸事爲之糾謬拾遺因於課讀之餘勤以原書疏諸別紙自丙辰創筆迄於庚申流覽無間刺取浸多遂彙爲一編區以三類一曰證誤一事異詞同文疊見較言得失定所適從其字書爲刊寫脫壞者弗錄焉二曰證遺散見滋多宜書轉略拾其要義補於當篇其條目非史文故有者弗錄焉如藝文志國語解之類三曰證名譯無定言聲多數變輯以便覽藉可類求其漢語之彼此訛舛者弗錄焉凡斯數端或舉先以明後或引後以定前無證見則弗與指摘非本有則不及推詳爰取陳第毛

本證敘目

會稽徐氏重校

詩古音攷之例名之曰本證彙者三史同名錄草案初成子繼培復爲增補因將證名一門并令校錄有及證誤證遺亦錄之時賢訂元史者錢宮詹攷異最稱精博戊午暮秋始得披讀凡以本書互證爲鄙見所未及者悉采案詞分隸各卷不辭請于竊取幸免恥于攘善自維桑榆景迫梨棗功艱強記日疎求正益切去夏同名錄竣工隨取是編重加排比付諸剞劂非敢規前人之過循其所長庶逮闡大雅之言補吾所短若夫假以餘年益所新得此則區區之志所不能自必者也嘉慶七年歲在壬戌正月三日蕭山汪輝祖敘

元史本證五十卷

證誤廿三卷

證遺十三卷

證名十四卷

敘目終

本證敘目

二

會稽徐氏重校



蕭山汪輝祖 男繼培補

太祖紀

歲癸丑汪罕父子謀欲害帝 案以上壬戌下甲子證之丑  
當作亥

復以汝案彈為我祖忽都刺之子 繼培案忽都刺即宗室  
表忽魯刺罕乃帝叔祖也

三年屈出律奔契丹 繼培案曷思麥里傳帝命曷思麥里  
從哲伯為先鋒攻乃蠻克之斬其主曲出律即屈出律哲伯命

曷思麥里持曲出律首往徇其地抄思傳其先泰陽為乃  
本證一 證誤一 一 會稽徐氏重集

蠻部主祖曲書律即屈出律父傲溫太祖舉兵討不庭曲書律  
失其部落傲穩奔契丹据二傳則屈出律被斬其奔契丹

者傲溫也紀誤  
六年十月耶律阿海降入見帝於行在所 案本傳歲壬戌

太祖與宗親大臣同休戚者飲辨屯河水為盟阿海兄弟  
皆預焉是其降已久此時特見帝行在耳降字蓋誤衍

八年史天倪蕭勃迭率眾來降木華黎承制並以為萬戶  
案石抹孛迭兒傳即蕭勃迭稱擢為千戶錢氏大昕元史攷異

云案天倪傳亦云以萬戶統諸降卒而石抹孛迭兒傳但  
云擢為千戶兩傳互異攷元初萬戶為軍官最要之職太

祖時惟木華黎博爾朮為左右萬戶納牙為中軍萬戶此

外雖蒙古世臣亦不輕授天倪輩漢人初附豈得便居此

職則石抹傳云擢千戶者似為近之元制除萬戶未有不

賜金虎符者今據天倪傳是年已為萬戶至甲戌始賜金  
符乙亥授副都元帥乃改賜金虎符則其初降必未授萬

戶也攷異又引木華黎行錄史氏慶源碑以非本史所有故不錄後皆類此

十年乙亥二月木華黎攻北京金元帥寅答虎烏古倫以城  
降 案石抹也先傳寅答虎等乃東京守臣降在乙亥攻  
北京之前

十六年春帝攻卜哈兒辭迷思干等城 攷異云辭迷思干  
即尋思干也上年五月已書克尋思干城矣何以此春又  
書攻下之豈克而又叛乎抑史文重出乎

朱漣水忠義統轄石珪率眾來降 案本傳降在庚辰乃太  
祖十五年

十七年西域主札闐丁出奔與滅里可汗合忽都忽與戰不  
利帝自將擊之擒滅里可汗札闐丁逃去 案速不台傳

帝征回國其主滅里委國而去命速不台追之滅里逃  
入海不月餘病死是滅里可汗未嘗被擒也但察罕傳稱

札刺丁即札闐丁為回國主曷思麥里傳云札刺丁逃入於  
海或速不台傳誤以札刺丁為滅里亦未可知

二十年二月武仙以真定叛殺史天倪董俊判官李全亦以  
中山叛 案此李全與據青州之李全別是一人董俊傳  
稱治中叛在庚辰乃太祖十五年也此誤攷異云殆因次  
年有李全執張琳郡王帶孫圍全益都事而牽連及之是  
誤切兩李全爲一人也

二十一年 案年下失書丙戌

十二月李全降授張柔行軍千戶保州等處都元帥 案李  
魯傳李全降在丁亥張柔傳授千戶都元帥在乙酉紀並  
誤

至大二年冬十一月庚辰加謚法天啟運聖武皇帝廟號太  
祖 案武宗紀在十二月己卯

本證一 證誤一 三 會稽徐氏重集

太宗紀

母曰光獻皇后 案后妃表當作光獻翼聖皇后

三年二月克鳳翔攻洛陽河中諸城皆下之 案下文云十

月帝圍河中十二月拔之則二月未嘗下河中

八年七月皇子闊端於東平府戶內撥賜 案食貨志歲賜

當作東京路

九年丁酉蒙哥征欽察部破之擒其酋八赤蠻 案憲宗紀

亦以八赤蠻爲欽察酋長 地理志欽察作 攷速不台傳敗

欽察在太祖己卯平欽察在太祖癸未其征八赤蠻則在

太宗乙未距欽察之平已十有三年此以八赤蠻爲欽察  
酋長誤矣

憲宗紀

母曰莊獻太后 案后妃表至元二年追謚莊聖皇后至大  
三年加謚顯懿莊聖皇后后妃傳同此誤

六年高麗國王細嗟甫來覲 案高麗傳憲宗時國王名暉

此云細嗟甫疑是一人二名然傳無六年入覲之事

八年十一月進攻長獲山守將大淵降命大淵爲四川侍郎

案大淵上脫楊字本傳長獲山作大獲城拜侍郎在己

未冬乃九年也

本證一 證誤一 四 會稽徐氏重集

世祖紀一

母莊聖太后 案后妃表及本傳當作顯懿莊聖

乙卯冬駐奉聖州 案至元三年方降德興府爲奉聖州此

誤

中統元年七月詔中書省給諸王塔察兒益都平州封邑歲

賦 案地理志永平路平州當作平灤

十二月賜先朝皇后帖古倫銀二千五百兩 案后妃表帖

古倫乃世祖大皇后不當云先朝繼培案此蓋太祖帖木

倫皇后之謬給其位下歲賜耳

二年九月以開元路隸北京宣撫司 案地理志開元爲路

在至元二十三年中統元年不得有此稱也十一月罷十路宣撫司止存開元路誤同

世祖紀二

三年二月以興松雲三州隸上都 案是年十二月割北京興州隸開平府四年五月戊子陞開平府為上都庚子陞上都路望雲縣為雲州松山縣為松州則此書以興松雲三州隸上都者誤也是年四月以望雲松山興州課程隸開平府而又先書免松州興州望雲州新舊差賦不自相矛盾耶

四月禁征戍軍士及勢官毋縱畜牧傷其禾稼桑棗 案已

本證一 證誤一

五 會稽徐氏重棗

書于正月

以北京廣寧豪懿州軍興勞弊免今歲稅賦 案地理志豪

懿是二州

五月以右丞相忽魯不花兼中書省都斷事官 案宰相表

右當作左

六月割遼河以東隸開元路 案開元不當稱路證見上

七月賜夔州路行省楊大淵金符十銀符十九 案夔州路

無行省据大淵傳則以都行省用兵於夔耳且立夔州路

在至元十五年見地理志是中統時亦不得稱夔州路也

十一月陞撫州為隆興府割宣德之懷安天成及威寧高原

隸焉 案地理志威寧當作威寧

十二月封皇子眞金為燕王守中書令 案已書于二年十

二月

建行宮于興隆路 案地理志當作隆興

四年三月復立宿州 案已書于三年十一月

四月罷開元路宣慰司 案中統二年罷十路宣撫司止存

開元路其改宣慰司則在至元十五年此時不得有此稱

開元稱路亦誤見前

七月燕京河開開平隆興四路屬縣雨雹害稼 案是年五

月陞開平為上都此不當仍用舊名隆興析路在至元四

本證一 證誤一

六 會稽徐氏重棗

年見紀河開置路在至元二年見地理志此稱路俱誤

十一月立御衣尙食二局 案立尙食局已書于二年十二

月

至元元年十二月詔罷樞密院斷事官 案百官志樞密院

是年始置斷事官二員罷蓋置字之誤

世祖紀三

二年十月太原石抹總管 案名按只有傳

三年六月立漕運司 案已書於至元元年三月

十二月給諸王合必赤行軍印 案已書于中統三年正月

四年七月罷息州安撫岳林以其民隸南京路 案三年七

月已書罷息州安撫司此疑複

十一月南京宣慰劉整赴闕 案本傳當作宣撫使立河南

即南 宣慰司在十年見紀

十二月省平陽路岳陽和州入冀氏 案地理志和州當作

和川

省安西路櫟陽縣入臨潼 案地理志至元十六年改京兆

為安西路四年不得有此稱

五年七月以右丞相塔察兒為御史大夫 案中統四年六

月以塔察兒為左丞相宰相表同此云右丞相豈表失書

抑紀誤耶

本證一 證誤一

七 會稽徐氏重采

九月建堯廟 案中統四年六月已書建帝堯廟于平陽

復以史天澤為樞密副使 案本傳四年無復為樞密副使

事宰相表四年至六年俱在中書此疑誤

六年七月萬戶解汝楫李庭率舟師敗之 案傳解汝楫為

水軍萬戶庭尚為權管軍千戶此統稱萬戶誤

八月以沙肅州鈔法未行 案地理志沙肅是二州

十二月改楨州復為韓城縣 案地理志作楨州

世祖紀四

七年二月以前中書右丞相伯顏為樞密副使 案本傳作

同知樞密院事

五月以同知樞密院事合答為平章政事 案此乃准西行

省平章凡行省官與中書有別紀或書行省或不書非例

也

改宣徽院為光祿司 案司疑當作寺

六月徙謙州甲匠於松山 案松山當作松州

十一月以忻都及前左壁總帥史樞並為高麗金州等處經

略使 案史樞傳金州作鳳州紀八年亦稱高麗鳳州經

略司忻都

十二月命陝西等路宣撫使趙良弼為祕書監充國信使使

日本 案本傳七年前已陞參議陝西省事紀稱宣撫使

本證一 證誤一

八 會稽徐氏重采

疑誤

八年正月設樞密院斷事官 案百官志樞密院斷事官至

元元年始置八年增二員此設字當是增字之誤

北京益都饑 案五行志北京作西京紀二月亦書賑西京

饑此誤

二月移陝蜀行中書省于興元 案二年閏五月已書移秦

蜀行省于興元

三月命設國子學增置司業博士助教各一員 案此乃蒙

古國子學百官志云至元八年置官五員與此不合 六月

有立國子學之文 未審亦即此學否

九月益都府濟州進芝二本 案地理志濟州隸濟寧路此云益都府濟州誤

九年正月新安州初隸雄州詔爲縣入順天 案地理志保定路新安州當作新安鎮

改北京中興四川河南四路行尙書省爲行中書省 案中興元初爲江陵府至元十二年陞路天曆二年改中興此不當稱中興路

移鳳州屯田于鹽白二州 案州疑當作井

二月復唐州祕陽縣 案地理志祕當作泌

八月立羣牧所 案已書於中統元年十二月此疑複然直  
官志太僕寺下又云中統四年設羣牧所何也

六證一 證誤一

九 會稽徐氏重刊

元史本證一

光緒十五年 徐氏鑄學齋重刊

上虞王士濟校

蕭山汪輝祖 男繼培補

世祖紀五

十年五月以雄易州復隸大都 案地理志雄易是二州

六月陞拱衛直爲都指揮司 案九年十二月已書陞拱衛

司爲拱衛直都指揮使司此複

八月鳳翔寶雞縣劉鐵妻一產三男 案五行志一作劉鐵

牛

十月陞襄陽府爲路 案地理志至元十年更襄陽府爲散

府十一年改襄陽爲總管府

本證二 證誤二

一 會稽徐氏重聚

十一年十二月總管史塔刺渾等 案卽史弼本傳時已陞

副萬戶

十二年正月遣左衛指揮副使鄭溫 案本傳作右衛

以蠻夷未附者尙多命宣慰司兼行元帥府事並聽行省節

度置郡縣尹長選廉能者任之 案賽典赤贍思丁傳十

二年奏雲南諸夷未附者尙多今擬宣慰司兼行元帥府

事並聽行省節制又奏哈刺章雲南壤地均也而州縣皆

以萬戶千戶主之宜改置令長並從之是置尹長專爲哈

刺章也此失書地

二月以中書右丞博魯歡爲淮南都元帥 案卽博羅歡本

傳淮南作淮東

中書右丞阿里左右副都元帥 案右字衍十三年稱淮東

左副都元帥

七月以伯顏爲中書右丞相阿木爲中書左丞相 案此乃

河南行省

十一月改順天府爲保定府 案地理志府俱當作路

十二月改諸站提領司爲通政院 案百官志提領司當作

都統領使司事在十三年紀十三年正月亦書改都統領

司爲通政院此疑衍

割江東南康路隸江西省 案地理志南康陸路在至元十

本證二 證誤二

二 會稽徐氏重聚

四年至二十二年割隸江西紀於二十二年正月亦書分

江浙行省所治南康隸江西行省則此文當屬誤衍

省重慶路隆化縣入南川 案地理志重慶爲路在十六年

此不得稱路

省濼州海山縣入昌黎縣 案地理志昌黎在永平路濼州

疑當作平濼路

世祖紀六

十三年正月宋主遣其保康承宣使尹甫和州防禦使吉甫

等 案尹甫吉甫上俱脫趙字

二月右丞相命吳堅文天祥同行 案右丞相當作伯顏

帝既平宋召宋諸將問曰至則似道之輕汝也固宜案語  
詳董文忠傳此當刪

四月開元路民饑案開元不當稱路證見前

以北京行中書省廉希憲為中書右丞行中書省事于荆南  
府案宋之荆南元為江陵十二年五月已書詔中書右  
丞廉希憲行中書省于江陵府此複其稱江陵為荆南亦  
誤

六月義榮遙授建寧路同知案地理志建寧軍陸路在二  
十六年此稱路誤

七月陞閬州為保寧府案地理志保寧府由東川路元帥  
府陞非由閬州也

本證一 證誤二 三 會稽徐氏重彙

以中書右丞阿里海牙為平章政事至陳巖並參知政事  
案此乃淮東行省

八月以四萬戶總管奧魯赤參知政事案本傳是行省  
十一月丁卯太陰犯填星案以上癸卯下庚申證之丁當  
作乙

十二月辛卯朔案當作辛酉

改雲南羅補甸為元江府路案地理志乃遙立也

十四年二月西川行院不花率眾數萬至重慶營浮屠關造  
梯衝將攻之其夜都統趙安以城降張珪賊船江中與其

妻妾順流走涪州元帥張德潤以舟師邀之珪遂降案  
是年八月朔詔不花行院西川則二月未嘗至西川也繼  
培案汪良臣傳云十三年宋安撫張珪遣將乘虛襲據瀘  
州良臣還軍平之復攻重慶十五年春張珪悉眾塵戰良  
臣奮擊大破之珪所請趙安開門納降珪潛遁也連谷兒  
傳云張珪遁至涪州擒之是珪敗在十五年亦非出降  
也

四月宋特磨道將軍農士貴來附案十二年二月已書宋  
福州團練使知特摩道事農士貴詣雲南行中書省請降  
此疑複

本證一 證誤二 四 會稽徐氏重彙

七月以參知政事行江東道宣慰使呂文煥為中書左丞  
案此乃行省

十月以行省參政忽都帖木兒脫博忽魯禿花崔斌並為中  
書左丞鄂州總管府達魯花赤張鼎湖北道宣慰使買居  
貞並參知政事案此並行省蓋湖廣官也

世祖紀七

十五年二月命平章政事阿塔海阿里案此乃淮南行省  
復立河中府萬全縣案地理志當作萬泉

改華亭縣為松江府案地理志縣當作府  
以參知政事夏貴至史彌並參知政事案此乃淮南行省

四月立行中書省于建康府 案地理志十四年陞建康路此稱府誤

中書左丞崔斌 案此乃行省

六月陞濟南府為濟南路 案地理志濟南路未為濟南府

元初改濟南路總管府非至元十五年陞也惟濟寧府至

元十六年陞為路志紀紀十六年新刊本亦誤濟南並同此蓋誤寧為

南又誤先一年耳

達實都收括中興等路闕遺 案文宗紀天歷二年改江陵

曰中興世祖時不得有此稱

七月以右丞塔出呂師夔行中書省於贛州 案師夔官左

本證二 證誤二

五 會稽徐氏重栞

丞見十七年此失書

八月制封泉州神女號護國明著靈惠協正善慶顯濟天妃

攷異云案本紀至元二十五年六月詔加封南海明著

天妃為廣祐明著天妃大德三年三月加封泉州海神曰

護國庇民明著天妃天歷二年十月加封天妃為護國庇

明廣濟福惠明著天妃至正十四年十月加封海神為護

國輔聖庇民廣濟福惠明著天妃此天妃封號山二字加

至十二字之次第也此所載封號十二字蓋非元制也以

二十五年加封四字推之則至元初封止有明著二字紀

殆誤矣

以中書左丞董文炳僉書樞密院事參知政事峻都蒲壽庚並為中書左丞 案此乃福州行省

九月省東西川行樞密院其成都潼川重慶利州四處皆設

宣慰司 案百官志罷兩川行院在至元十六年其分川

蜀為四道並立宣慰司紀亦詳書於十六年此疑誤利州

十六年稱廣元攷地理志利州於十四年改廣元路則此

稱利州亦誤

十一月餘官屬雷荆南府 案荆南府當作江陵路

行中書省自揚州移治杭州 攷異云案至元二十一年始

徙江淮行省于杭州不應此時即有移治之事邵晉涵曰

本證二 證誤二

六 會稽徐氏重栞

攷地理志揚州杭州兩路俱不載至元十五年移行省事

惟集慶路云至元十四年初立御史臺於揚州既而徙杭

州又徙江州又還杭州二十三年自杭州徙治建康然則

本紀所云十五年自揚州徙治杭州乃行御史臺非行中

書省蓋傳寫誤爾

十二月開城路置屯田總管府廣安縣隸之 案地理志廣

安縣十五年陞為州

十六年正月思州田師賢 案十二年有思州安撫田景賢

未審是一人否

二月陞溧州為路 案地理志溧州當作溧陽州



平章阿里伯 案爲江淮行省

敕揚州湖南贛州泉州四省 案是年正月移贛州行省還

隆興此仍稱贛州誤

七月罷西川行省 案此疑亦罷兩川行院之誤證詳前

九月杭蘇嘉興三路 案地理志蘇州當稱平江

十一月趙炳言陝西運司郭同知 案同知名琮見炳傳

十二月復置萬泉縣隸河中府 案已書於十五年二月

改京兆爲安西路 案十五年七月已書改京兆府爲安西

府則此當是改安西府爲安西路也

世祖紀八

本證一

證誤二

七

會稽徐氏重案

十七年正月磁州永平縣水 案地理志永平當是廣平路

永年之誤

七月改德慶路爲總管府 案路當作府

六月西安王薨罷其王相府 案西安當作安西即忙哥刺

也趙炳傳云炳官安西王相府十五年十一月王薨十六

年秋被召入見便殿因言王薨之後郭琮等竊弄威柄令

乘傳往按琮等至則琮假王旨入炳罪十七年三月毒炳

于平涼獄中是王非薨于十七年也紀因是年罷王相府

而并書王薨誤矣

七月立行省于京兆 案京兆當稱安西

八月改蒙古侍衛總管府爲蒙古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司

案百官志至元十八年以蒙古侍衛總管府依五衛例爲

指揮使司大德七年奏改爲蒙古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此

誤合爲一紀在十七年而志云十八年當是志誤

十月賜雲南王忽哥赤印 案忽哥赤已于八年爲寶合丁

等毒殺此乃賜忽哥赤子也先帖木兒諸王表雲南王位

也先帖木兒至元十七年襲封可證繼培案張立道傳至

元十七年入朝請以雲南王子也先帖木兒襲王爵亦一

證也

十二月以高麗國王王暉爲中書右丞相 案此亦行省紀

本證一

證誤二

八

會稽徐氏重案

前後文及傳俱稱左丞相此又誤作右丞相

左丞相阿朮巡歷西邊至別十八里以疾卒 繼培案本傳

云二十三年受命北伐明年凱還繼又西征至哈刺霍州

以疾卒不知紀何以誤入於此

改拱衛司爲都指揮司 案已書于九年十年此再複

立太倉提舉司 案十五年五月已改太倉爲御廩此仍稱

太倉誤

改建寧爲路 案已書于十六年十二月

五月賑瓜沙州饑 案地理志瓜沙是二州

六月以順慶路隸四川東道宣慰司 案已書于十六年正

月

九月大都新安縣民復和顧和買 案地理志新安縣隸保定路豈後改隸抑此誤耶

十二月松山縣早 案地理志松山縣已於至元二年省入

松州此誤

高唐夏津武城等縣 案地理志高唐已於至元七年陞州

元史本證二

光緒十五年徐氏鑄學齋重刊

上虞王士濟校

本證二

九

會稽徐氏重刊

蕭山汪輝祖 男繼培補

世祖紀九

十九年正月諸王札刺忽至自軍中時皇子北平王以軍鎮  
阿里麻里之地以禦海都諸王昔里吉與脫脫木兒等未  
忽兒撒里蠻等謀劫皇子北平王以叛欲與札刺忽結援  
於海都海都不從撒里蠻海過執昔里吉等北平王遣札  
刺忽以聞 繼培案十四年七月已書諸王昔里吉劫北  
平王脅諸王以叛通好于海都海都弗納詔伯顏往禦之  
伯顏傳十四年昔里吉叛伯顏往討之遇于斡魯歡河破

本證三 證誤三

會稽徐氏重采

之昔里吉走死是昔里吉十四年即死矣乃土土哈傳脫  
脫木即脫脫木兒失烈吉即昔里吉叛在十四年與紀及伯顏傳同  
而十五年又有追失烈吉踰金山之文是非死于十四年  
也忽都傳云十三年失烈吉約木忽兒即脫木叛十四年  
失列吉軍亂脫走是走于十四年而叛則在十三年也李  
庭傳云十三年昔里吉脫脫木兒反庭襲擊生獲之啟皇  
子只必帖木兒賜之死劉哈刺八都魯傳云十三年昔里  
吉叛擊破擒之獻俘行宮是叛于十三年即被擒誅非走  
死于十四年後也劉國傑傳云十六年脫脫木反殘暴失  
眾眾殺之來降是脫脫木兒非死于十二年亦非生獲賜

死也田忠良傳十二年昔里吉劫皇子以入海都是昔里  
吉之叛且始于十二年而海都亦未嘗不納今紀又云十  
九年叛被執不惟與十四年紀不合亦與各傳歧互史文  
何不檢至此

本證三 證誤三

會稽徐氏重采

陸軍器監秩三品 案已書于十八年正月  
改上都宣課提領為宣課提舉司 案百官志一戶部大都  
宣課提舉司至元十九年併大都舊城兩稅務為大都稅  
課提舉司疑即此事而誤書之也  
五月罷江南財賦總管府 案已書于十七年七月  
七月立行樞密院於揚州鄂州 案百官志鄂當作岳  
立馬湖路總管府 案已書于十二年十二月  
九月宣德州 案宣德已于中統四年陞府  
十月罷利州及順慶府宣慰司 案利州當稱廣元路證詳  
十五年  
十一月以興國軍復隸隆興省 案地理志軍當作路  
十二月中書左丞張文謙為樞密副使 案本傳至元元年  
以中書左丞行省西夏中興等路七年拜大司農遷御史  
中丞授昭文館大學士領太史院十九年拜樞密副使是

樞密由學士遷也紀十九年以前不書文謙爲左丞宰相

表十九年左承有張阿亦伯當即文謙小名

以其地與西川行省接 案西川當作四川

二十年二月陞關遺監秩正五品 案監當作所改所爲監

在二十五年

三月罷京兆行省 案京兆當作安西

以湖南宣慰使張鼎新行省參知政事樊楫等嘗阿附阿里

海牙敕罷之 案楫傳二十四年方爲行省參政此當是

官同知湖南宣慰使時事

三月罷京兆行省 案京兆當作安西

本證三 證誤三

三 會稽徐氏重聚

五月滅隆興府管鹽官吏以其事隸隆興府 案即地理志

興和路也府俱當作路

十二月雲南施州子童興兵爲亂 案地理志施州已于至

元十七年改北勝州此誤仍舊稱

世祖紀十

二十一年三月皇子北平王南木合至自北邊 案田忠良

傳昔里吉劫皇子北平王以入海都帝令忠良祀神致禮

忠良曰無事于神皇子未年當歸後果然致至元二十年

歲在癸未則北平王之歸當在二十年石天麟傳云憲宗

六年使海都被雷二十八年與北安王 北平王同歸計其

年亦正在癸未又一證也

七月立衍福司 案二十二年二月爲皇孫阿難答立衍福

司此疑誤衍

賜皇子北安王印 案閏五月已書賜北安王螭紐金印

十一月溫迪罕皆罷 案名禿魯歡證詳宰相表

二十二年二月隸西川行省 案西川當作四川

合刺赤阿速阿塔赤昔寶赤費由赤等嘗從征者亦皆賜之

以民八十戶 繼培案食貨志賜在二十一年

五月立汴梁宣慰司 案汴梁即南京二十年十一月已書

立南京宣慰司此復據志改南京爲汴梁在二十五年此

本證三 證誤三

四 會稽徐氏重聚

稱汴梁亦誤

勅朶兒只招集甘沙速等州流徙饑民 案速當作肅

徙行樞密院于建康 案此乃江淮行樞密院也二十一年

正月立江淮行樞密院治建康並未移治何云徙耶

十月立征東行省 案已書于二十年四月

十二月敕滅天下罪囚 案十二月下脫干支

中書省臣奏納速丁言滅合刺章亢官 繼培案即納速刺

丁本傳在二十一年

世祖紀十一

二十三年正月陞隆興武寧縣爲寧州 案地理志二十一

年改隆興府爲龍興此誤仍舊稱

二月遣使諭皇子也先鐵木兒 案當作皇孫

期以八月會欽廉州 案地理志欽廉是一州

五月徙江東按察司于宣州 案地理志宣州當稱靈國路

七月罷遼陽等處行中書省 案地理志二十五年改東京

爲遼陽路此時不得稱遼陽

都忽魯皆別議 案當作忽都魯

八月以黃蘄壽昌隸湖廣行省 案地理志壽昌當稱安豐

十月以南康路隸江西行省 案已書於二十二年正月

十二月置燕南河東山東三道宣慰司 案是年四月中書

本證三 證誤三

五 會稽徐氏重案

省請立燕南河東山東宣慰司有旨如所請蓋請在四月

而立於十二月然亦重出矣

二十四年正月以參政程鵬飛爲中書右丞阿里爲中書左

丞 案此乃湖廣行省

立上林署秩從七品 案七年已書設上林署此疑複

亦云二十

四年置 六月詔范文虎將衛軍五百鎮平隸以欽察爲親軍都指揮

使也速帶兒右衛僉事王通副之 繼靖案爲益衛字之

誤也速帶兒即康里也速帶兒爲欽察親軍指揮使有傳

此欽察非人名也右衛通傳作左衛

發諸衛軍萬人蒙古軍千人戍豪懿州云云欲劫取豪懿州

案下文但云趣懿州此二豪字疑衍證詳下

指京饑免絲銀租稅 案五月已書免北京今歲絲銀

七月移北京道按察司置豪州 案文義置當作治但地理

志懿州至元六年爲東京支郡所領豪州及同昌靈山二

縣省入順安縣入本州則豪州之名久廢疑是移北京按

察司治懿州不當云海豪州也然是年十月稱豪懿東京

等處二十五年亦屢見是豪州似于此時復置特與移按

察司文不相接耳

十月詔立遼陽等處行尚書省 案遼陽當作東京

本證三 證誤三

六 會稽徐氏重案

十二月陞萬億庫官秩四品 案百官志一當作陞都提舉

萬億庫秩正四品上都留守司所屬亦有萬億庫與此異

世祖紀十二

二十五年正月以贛黃二州壽昌軍隸湖廣省 案已書于

二十三年八月

杭蘇二州連歲大水 案地理志蘇州當作平江

二月江南湖北道提刑按察司入荆南 案荆南當作江陵

四月今杭蘇湖秀四州復大水 案地理志秀州當作嘉興

蘇州誤是前且係四路不當稱州也

五月以北勝施州爲北勝府 案地理志施字衍

六月儀鳳寺 案寺當作司

罷教坊司入拱衛司 案十六年十一月已書併教坊司入

拱衛司此復百官志云十七年改提點教坊司隸宣徽院

二十五年隸禮部則此當云改提點教坊司隸禮部也

二十六年正月復立光祿寺 案百官志三光祿寺至元二

十五年撥隸省部三十一年復隸宣徽總前二十六不

當有復立之事

五月湖西提刑按察司徒蘇州 案蘇州當作平江

七月右丞李庭等北征 案本傳作左丞

閏十月湖西宣慰使史弼請討湖東賊以為湖東道宣慰使

本證三 證誤三

七 會稽徐氏重乘

案本傳二十六年由浙西宣慰使改淮東宣慰使二十

七年行浙東宣慰使平處州盜此誤併一年

十一月罷平州望都榛子二驛 案平州疑即平滌後改永

平路

世祖紀十三

二十七年正月改西南番總管府為永寧路 案已書于二

十五年六月

二月乙酉泉州地震 案是月癸未已書泉州地震豈再震

耶

八月南安贛建昌豐州 案豐州當作南豐州

十二月以衛尉院為太僕寺 案已書于二十四年十一月

百官志六同此誤複

二十八年三月以甘肅行省右丞崔或為中書右丞 案或

傳二十八年中書右丞遷御史中丞宰相表右丞崔二

十五年至二十七年與傳合此誤

四月併總制院入宣政院 案已書于二十五年十二月

遣脫脫塔刺海忽辛三人 案忽辛姓張見十月

六月以漣海二州隸山東宣慰司 案海州當是寧海州詳

地理志證遺

七月罷淘金提舉司 案已書于正月

本證三 證誤三

八 會稽徐氏重乘

八月罷大都甲匠總管府 案二十六年四月改大都路甲

匠總管府為軍器人匠都管府此誤仍舊稱

九月詔福建行省案問 案是年二月改福建行省為宣慰

司隸江西行省此復稱福建行省誤

罷雲南四州立東川府 案地理志府當作路

十月以前緬中行尙書平章政事雪雪的斤為中書省平章

政事 案仍緬中行省也改尙書為中書耳

罷各處行樞密院事入行省 案二十九年有行樞密官明

安峇兒統陝西四川兵分贛州行院官一員鎮韶州江西

行院官月的迷失三十一年有行樞密院月的迷失程鵬

飛此云罷似未確

十一月復置會同館 案二十九年正月方書罷開資庫復

會同館百官志同此誤先一年

御史言沙不下納速刺丁滅里烏里兒 案烏里兒當作烏

馬兒

十二月改江淮行省為江浙等處行中書省治杭州 案二十

十六年二月已書江淮省治杭州此時特改江淮為江浙

非始移杭州也

世祖紀十四

二十九年二月給輝州龍山里州和中等縣饑 繼培案地

本證三 證誤三

九 會稽徐氏重槩

理志輝州中書省無龍山縣里州雲南省無和中縣里州疑是

利州和中疑是和眾與龍山並屬大寧路

鄧州舊軍萬戶史弼福建行省右丞高興並為福建行中書

省平章政事 案弼傳未嘗為鄧州萬戶其為平章乃由

浙東宣慰使遷紀疑誤

三月以威寧昌等州民饑給鈔 案五行志作威寧昌州饑

昌州與威寧俱隸隆興威寧正是威寧之誤紀於昌下又

衍等字

且命奚不辭與思播州同隸瀾廣 案奚不辭上脫亦字思

播是二州且播州已於二十六年改播南路不得仍稱州

也

閏六月以東安海軍改隸淮安路 案地理志東安當作安

東

三十二年二月身職州行院有一員鎮歸州 案二十七年已

降歸州為曲瀘縣此不當稱歸州

四月罷徽州錄事司 案臣書于二十九年七月

十二月平章政事亦黑迷失史弼高興等無功而還各杖而

恥之仍沒其家貲三之一 案高興傳謂治縱瓜哇者弼

與亦黑迷失皆獲罪與獨以不預議且功多賜金五十兩

此與亦黑迷失史弼並書疑誤

本證三 證誤三

十 會稽徐氏重槩

三十一年四月甲辰請謚於南郊 案成宗紀在庚子

元史本證三

光緒十五年 徐氏鑄學齋 重刊 上虞王士濟校

蕭山汪輝祖 男繼培補

成宗紀一

至元三十年乙巳受皇太子寶 案乙巳上失書六月見世

祖紀

三十一年五月密州路諸城縣 案地理志密州隸益都路

不當稱路

六月立晉王內史府 案已書於世祖紀三十年四月

封駙馬關里吉思爲唐王 案本傳及諸王表當作高唐王

元貞元年五月中書左丞何榮祖 案宰相表當作右丞

本證四 證誤四

一 會稽徐氏重榮

成宗紀二

二年五月野蠶成繭 案五行志成繭在隨州此失書地

濟寧之濟州螟 案志在濟州任城縣

大德元年二月陞寧都會昌縣爲州並隸贛州路 案元貞

元年十一月陞贛州路之寧都會昌二縣爲州則二縣本

隸贛州非由陞州而隸也此複而誤

以行徽政院副使王慶端爲中書右丞 案宰相表不載以

本傳證之蓋加官也右丞傳作左丞紀二年亦作左此誤

三月立江淮等處財賦總管府及提舉司 案立總管府已

書于至元二十六年此乃立提舉司也及字誤衍

五月饒州鄱陽樂平及隆興路水 案五行志作龍興南康

澧州南雄饒州五郡水據地理志隆興當作龍興

七月懷州武陟縣旱 案地理志懷州當作懷孟路

八月淮安寧海州旱 案五行志當作海寧州

閏十二月參議中書省事于章 案武宗紀大德十一年有

參知政事于璋宰相表同此作章疑誤

一年正月改爲碭門魚通黎雅長沙西寧遠軍民宣撫司

案沙當作河

二月改泉州爲泉寧府 案元年二月已書陞全州爲全寧

府此複又誤全爲泉

本證四 證誤四

二 會稽徐氏重榮

五月湖廣左丞入都馬辛爲中書右丞 案元年三月以江

西左丞入都馬辛爲中書右丞宰相表元年四月至二年

六月爲右丞中間無改除湖廣之事此湖廣當是中書之

誤

兩輝順德旱 案南當作衛

七月賜諸王亦憐眞等金銀鈔 案元年正月諸王亦憐眞

來朝薨于道此誤或賜其所部人也

十一月以中書左丞王慶端爲平章政事 案本傳乃加官

十二月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荅刺罕陞左丞相 案荅刺罕

即哈刺哈孫之號本傳大德二年由湖廣平章政事入朝



拜江浙行省左丞相然則紀江浙當作湖廣左丞相上當書江浙也

成宗紀三

三年二月置四川福建宣慰司都元帥府 案二年二月已

書徙重慶宣慰司都元帥于成都立軍民宣慰司都元帥

府于福建此疑複

五月復征東行中書省以福建平海省平章政事關里吉恩

為平章政事 案本傳大德二年改福建行省平章未幾

以福建隸江浙改福建道宣慰使都元帥陞征東省平章

政事非由福建平海平章遷也

本證四 證誤四

三 會稽徐氏重栞

八月大同宣德等路兩需 案宣德不當稱路

四年閏八月以中書右丞賀仁傑為平章政事 案以本傳

證之右丞平章皆加官也傳稱九年拜平章而紀在四年

亦未審孰是

五年七月諸王也滅于薨以其子八八刺嗣 案宗室表開

列堅太子位八八刺為也滅于之兄與此大異且此已書

也滅于薨而六年七月又云賜諸王八八刺脫脫灰也滅

于鈔更不可解

九月乙酉自八月庚辰彗出井 案上有丙辰此乙酉當作

乙卯

十月丙辰朔 案上有丙辰此當作丙寅

癸未太陰犯東井壬午車駕還大都 攷異云壬午當在癸

未前

十一月省沁縣入鹿州 案地理志沁縣當作沁陽縣

成宗紀四

七年三月詔徙廉訪司於甘州 案此當是河西隴北道肅

政廉訪司失書地

五月立和林宣慰司都元帥府 案已書于二年五月

九月復木八刺沙平章政事 案紀是年二月以木八刺沙

為中書平章政事中間無遷罷之事宰相表平章注三月

本證四 證誤四

四 會稽徐氏重栞

至十二月可證此書復疑誤

十月設刑部獄吏一員以掌囚徒 案百官志是年置司獄

一員獄丞一員獄典一員

八年二月併隴于縣入德順州 案地理志當作改隴于縣

為靜靈州

賜平章政事王慶端玉帶半條終身 案本傳平章乃加官

三月雲南黎州盜劫也速帶而家屬贖產 案地理志雲南

無黎州疑是黎溪州之誤

陞分靈縣為靈州 案地理志至元二十三年於武靈縣置

靈州大德八年徙州治于分靈非陞分靈為靈州也

五月隆興之天城 案地理志作天成

六月烏撒烏蒙益州忙部東川等路饑疫 案益州疑當作

霑益州或益夏州

八月 案八月下脫干支

九年七月陞拱衛司正三品 案已書于元貞元年二月

賜興聖太后 攷異云興聖太后即武宗仁宗母也此時不

當有太后之稱

及宿衛臣出居懷州 案當稱懷孟路

賜威遠王岳木忽而鈔萬錠 案當作威定王

參知政事合刺蠻子為右丞 案以上下文例之參政疑當

本證四 證誤四

五 會稽徐氏重刊

為左丞

十月丁丑朔 攷異云當作甲戌朔

十年六月封駙馬脫鐵木而為濮陽郡王賜以金印公主忙

哥台為鄆國大長公主 案公主表鄆國大長公主忙哥

台適寧濮郡王昌吉鄆國大長公主桑哥不刺適昌吉弟

濮陽郡王脫脫木而 即脫鐵木而 此以鄆國為鄆國又繫忙哥

台于脫鐵木而之後皆誤

七月道州之武昌永州之興國 案地理志道州武昌永州

興國皆路也此二之字衍

十一年九月乙丑諡曰欽明廣孝皇帝廟號成宗 案武宗

紀乙丑乃請諡南郊其上尊諡廟號則在壬申

武宗紀一

大德十一年五月請以羅羅斯宣慰使幹羅思任之中書詔

以為中書右丞 案本傳作左丞相表同

六月進封高麗王王暉為瀋陽王 案高麗傳暉自大德二

年復位八年暉子諫復襲王位十一年進爵瀋陽王是進

封者諫也非暉也

置皇太子家令司 案百官志置當作復立

府正司 案百官志置當作復為

典寶署 案百官志署當作監

本證四 證誤四

六 會稽徐氏重刊

七月平章政事鐵木迭兒為江西行省平章政事 案平章

政事本傳不載當是加官

七月庚辰 案上已書七月此衍

以江浙行省左丞郝天挺為中書左丞 案本傳及宰相表

並作右丞此誤

御史大夫月兒魯 攷異云玉昔帖木兒世祖時為御史大

夫賜號月魯魯那顏亦作月兒魯以元貞元年卒此又有

御史大夫月兒魯不知何人恐誤

八月辛亥中書右丞李羅鐵木兒以國字譯孝經進 案右

當作左至戊午始為右丞

十二月陞皇太子典醫署爲典醫監 案百官志典醫署嘗作掌醫署

至大元年正月以中書右丞世罕的斤爲平章政事議陝西省事 案此右丞當是行省

脫脫復入御史臺 案脫脫去歲八月以御史大夫封秦國公未知何時出臺絕不書改官而書復入御史

二月右丞相脫脫 案脫脫以去歲八月遷授左丞相是年六月亦稱左丞相此作右誤

命有司市邸舍一區以賜丞相赤因鐵木兒 案宰相表至大元年平章赤因帖木兒閏十一月至十二月此于三月

本證四 證誤四

七 會稽徐氏重校

稱丞相蓋加官也

三月賜定王藥木忽兒金千五百兩 案雷稱威定王六月方封定王

四月陞典瑞監爲典瑞院秩從二品 案已書于大德十一年十月

七月復置泰安州之新泰縣 案已書于至元三十一年七月

以太保乞台普濟爲中書左丞相 案宰相表至大元年在丞相乞台普濟二月至十一月是七月以前乞台普濟已

在中書紀五月亦有加左丞相乞台普濟太子太傅之文

此又書爲左丞相蓋誤五月加大傅而此稱太保亦誤

九月以高麗國王王章嗣高麗王 案諸王表章當作璋

十月立興聖宮掌醫監 案百官志由掌醫署陞監非立也

十一月四川甘州應昌府雲南 案地理志應昌當稱路

武宗紀二

二年三月高麗國王王章 案章當作璋

陞掌醫署爲典醫監 案已書于大德十一年十二月

四月東平東倉等處蝗 案地理志東倉當作東昌

七月復置贛州龍南安遠二縣 案地理志二縣屬寧都州

贛州當作贛州路

本證四 證誤四

九 會稽徐氏重校

八月沙瓜州摘軍屯田 案地理志沙瓜是二州

立皇太子右衛率府秩正三品命尙書右丞相脫虎脫御史

大夫不里牙敦並領右衛率府事 案百官志右衛當作

左衛紀於十月書以翰林學士承旨不里牙敦爲御史大

夫而八月卽稱大夫亦誤

九月賜高唐王津安金五千兩 案是年二月駙馬汪安封

趙王此稱高唐王誤

十月中書參知政事伯都爲平章政事 案曲樞傳及宰相

表平章政事當作右丞

以行中書右丞商議中書省事忽都不丁爲右丞 案右丞

當作左丞宰相表在三年正月蓋命下于二年入省在三年也紀既誤以伯都為平章故于此亦誤為右丞

十二月上太祖聖武皇帝尊諡廟號及光獻皇后尊諡又上睿宗景襄皇帝尊諡廟號及莊聖尊諡 案紀傳太祖睿宗尊諡廟號光獻皇后莊聖皇后尊諡至元時已定此時乃加諡太祖法天啟運聖武廟號太祖皇后光獻翼聖睿宗皇后顯懿莊聖耳

三年正月詔令知樞密院事大都僉院合刺合孫復職 案二年十月以大都知樞密院事此書復職則十一二月曾罷黜矣常有脫誤

本證四 證誤四

九 會稽徐氏重棗

二月樂實為尙書左丞相 案宰相表樂實為尙書平章政事不載左丞相攷異云蓋遙授之官紀誤脫遙授二字

四月賜高麗國王王章功臣號 案章當作璋

提舉司二分治大都 案百官志管領怯憐口諸色民匠總

管府屬大都上都提舉司各一此大都下脫上都二字

瑞州等路營民都提舉司 案民疑當作田

六月以行中書左丞忽都不丁為中書右丞 案行字衍宰相表忽都不丁左丞正月至六月右丞七月至十一月可

證

別都魯思云雲州朝河等處產銀 案朝當作潮見世祖紀

中統二年

安吉王乞台普濟 案乞台普濟封安吉王在仁宗皇慶二年此不應先稱

四年五月乙未上尊諡曰仁惠宣孝皇帝廟號武宗是日請諡南郊 案請諡當在上諡號之前仁宗紀請諡上尊諡在六月甲子

元史本證四

光緒十五年 徐氏鑄學齋重刊

上虞王士濟校

本證四 證誤四

十 會稽徐氏重棗

蕭山汪輝祖 勇繼培補

仁宗紀一

大德九年詔帝與太后出居懷州 案懷州當稱懷孟路

至大四年正月壬子日赤如赭 案五行志當作壬辰是月

癸酉朔無壬子

三月平章政事李道復 案道復乃李孟字紀前後俱書名

此稱字誤

六月太尉不花 案不花進太尉在九月此不得先稱

衛王阿木哥 案宗室諸王表顧宗傳俱作魏王此與皇慶

本證五 證誤五

一 會稽徐氏重栞

二年延祐二年三年五年俱作衛未審孰是

十月以蕪縣萬戶府鎮慶元 案蕪當作鄞

皇慶元年二月賜世祖諸王子也先鐵木兒福州路福安縣

案也先帖木兒為世祖子雲南王忽哥赤之子非世祖

皇子也以下文例之蓋脫忽哥赤之子五字

三月安王完澤 案當作衛安王

四月趙王汝安郡 案當作趙王汪安部

大崇恩福元寺成置隆禧院 案武宗紀至大三年十一月

改大崇恩福元寺規運總管府為隆禧院此複

五月陞回回天臺秩正四品 案百官志司天臺是年改

為監此失書

二年三月丙申 攷證云案上二月壬戌以日攷之則丙申

當在三月文無三月疑脫

六月以參知政事許思敬總領國子學 案思當作師

給馬萬匹與肅南忽里等軍士之貧乏者 案諸王表肅

王喃忽里延祐七年襲封皇慶時不得稱幽王延祐二年

六月三年十月四年正月五年九月誤同

七月安遠王亦思丹等 繼培案至大四年六月封亦思丹

為懷仁郡王安遠王則丑漢也此誤

十月壬寅 攷證云案八月戊午朔以甲子攷之壬寅當是

本證五 證誤五

二 會稽徐氏重栞

十一月原文無月疑脫

仁宗紀二

延祐元年廢真陽舍光二縣入英德州 案世祖紀至元二

十七年七月併廣東道真陽治光二縣為英德州此疑複

治舍亦未孰是證詳地理志五

三年七月潭州金州永州路 案金疑當作全

三年四月賜安遠王禮券金各五百兩 案金下當脫銀字

或曉漢亦有等字

六月封床兀兒為句容郡王 案已書於武宗紀至大二年

正月

遼陽之蓋州饑並發糧賑之 案已書于四月

八月置織佛像工匠提調所 案百官志提調當作提領

十一月澧州路安撫司 案地理志當作澧州路總管府

仁宗紀三

四年十二月家令府 案百官志府當作司志又云至元三

十一年改內宰司泰定元年復以內宰司為家令司則是

年當稱內宰司也

五年二月陞內史府秩正二品 案府當作院已書於至大

元年八月

四月海漕糧十萬石于義錦州 案地理志義錦是二州

本證五 證誤五

三 會稽徐氏重榮

以干奴史弼並為中書平章政事 案和尚傳子干奴武憲

即位拜平章政事商議樞密院事延祐五年致仕紀疑誤

史弼傳拜平章之年亦與紀異然傳文多誤弗敢據也干奴

傳疑是加官宰相

表亦無二人姓名

五月以御史中丞亦列赤為中書右丞相 案下文作右丞

宰相表同此相字衍

七月烏蒙等處屯田置總管萬戶府秩正三品給銀印 案

屯田府官品已書于三年十月此時但給印耳

十月以太監路蘇遊陽省 案已書于四年四月

六年六月恭安高唐濮州淮安諸處大水 案恭疑當作泰

七月以者連怯耶兒萬戶府軍人隸東宮置右衛率府 案

已書于五年二月志百官二兵三並在五年者連怯耶兒

作連怯那兒

增置上都巡警院 案地理志當作警巡院

十一月增京畿漕運司同知副使各一員 案百官志又有

運判一員

英宗紀一

延祐七年二月辛丑太陰犯軒轅御女 案五行志作辛酉

以上已未下壬戌證之則此誤也

六月罷徽政院 案百官志五當作罷詹事院在儲政院下

本證五 證誤五

四 會稽徐氏重榮

改紅城中都威衛為忠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司隸樞密院

案百官志延祐元年改中都威衛使司仍隸徽政院尋

復改屬樞密院至治元年改為忠翊侍衛此併書于延祐

七年誤

罷宮正司 案百官志當作府正司

九月常澧州洞蠻 案當云常德路澧州

至治元年二月汴梁歸德饑 案二月下脫于支

五月作行殿於縉山流杯池 案仁宗紀延祐三年改縉山

縣為龍慶州此誤仍舊稱

九月中書平章政事塔失海牙坐受賊杖免 案宰相表注

正月至八月紀在九月當以事結而表則書出省之時也  
十月甲午太白經天 案以上辛丑下戊申證之甲當作丙  
英宗紀二

二年三月己巳 案上二月丙亥朔此巳巳當是三月朔史  
失書朔

七月陞靖州爲路 案已書于延祐四年三月  
次澤源州 案澤當作澤

十月江南行臺大夫脫脫坐請告未得旨輒去職杖謫雲南  
案康里脫脫傳帖赤喉言者劾其擅離職守將徒之雲  
南會帖赤伏誅乃解是脫脫實未嘗謫也

本證五 證誤五 五 會稽徐氏重栞

十一月罷徽政院 案延祐七年己書罷徽政院後三年又  
書罷徽政院總管府泰定元年又書罷徽政院立詹事院  
屢書罷院而無復置之事必有脫誤矣

十二月己丑太白歲星熒惑三星聚于室 案五行志作乙  
丑以上甲子下丁卯證之則此誤也

紹興路柔遠州洞蠻把者爲寇 案地理志柔遠州隸懷德  
府蓋因懷德在紹慶府之下一誤再誤也

三年正月罷宣德蕭州奉聖州金銀冶 案蕭州已於至大  
元年陞蔚昌府

八月諸王按梯不花李羅月魯不花曲呂不花兀魯思不

等謀逆 繼培案張珪鐵失傳月魯不花作月魯鐵木兒  
泰定帝紀至治三年十二月漢諸王月魯鐵木兒于雲南  
按梯不花于海南曲呂不花于奴兒于李羅及兀魯思不  
花于海島並坐與鐵失等逆謀可證此誤

泰定元年二月上尊諡 案泰定帝紀在五月壬申此臘于  
亥

泰定帝紀一 案泰定元年二月上尊諡 案泰定帝紀在五月壬申此臘于  
亥

至治三年癸巳即皇帝位于龍居河 致異云當書九月癸  
巳有日無月者史脫文

十二月甲寅諸王怯別遣使來朝 案已書于壬寅

十二月遼陽蒼陽失蠻關關部風雹 案蒼陽失蠻陽字疑

衍

泰定元年二月江浙行省左丞趙簡言請開經筵云云復敕  
右丞相也先鐵木兒領之 繼培案也先鐵木兒於至治

三年九月爲右丞相十月諫于行在未嘗至泰定元年也  
致張珪傳帝始開經筵令左丞相及珪領之宰相表元年

二月左丞相乃倒刺沙此若丞相也先鐵木兒當是左丞  
相倒刺沙之誤

三月冊入八罕氏爲皇后 案后如表入不罕 卽入皇后宏  
八罕氏此誤以名爲氏

四月廉恂罷為集賢大學士食其祿終身 案英宗紀至治二年十二月平章政事廉恂罷為集賢大學士此時當是罷集賢大學士也觀四年三月書集賢大學士廉恂復舊職可證

六月河開晉寧涇州揚州壽春等路 案地理志涇州不稱路壽春為安豐路屬縣此與河開晉寧揚州並稱為路誤十月己丑命道士修醮事 攷異云是年失書十一月己丑以後皆十一月事

十一月嘉定路龍興縣饑 案地理志當作龍游二年二月加嗣漢三十九代天師張嗣成太元輔化體仁應道大真人 案已書于英宗紀至治元年

本證五 證誤五

七 會稽徐氏重萊

參知政事潑皮為右丞 案潑皮于元年四月由嶺北行中書省左丞為中書左丞宰相表元年六月至二年二月為左丞三月為右丞蓋由左丞陞右丞非由參政除也

六月開南府阿只弄哀培蠻兵為寇 案紀四年及地理志府並作州

七月順德汴梁德安汝寧諸路旱 案地理志德安汝寧當稱府

十月岑世興及子鐵木兒率眾寇上林等州 案地理志上林是賓州屬縣非州也

戊申周王和世球遣使以豹來獻 案上十月戊寅朔此戊申以下當是十一月史失書月是歲陝西府雨雹 案以五行志證之府上脫臨洮二字然是年陝西雨雹又非止一府也

泰定帝紀二 三年正月招諭蠻酋黎平慶等 案二年作黎平慶三月永平衛輝中山順德諸路饑 案地理志中山府不當稱路

八月兀伯都刺許師敬並以災變饑歉乞解政柄 案兀伯都刺為平章政事許師敬為左丞此失書官龍慶路雨雹一尺 案地理志路當作州

本證五 證誤五

八 會稽徐氏重萊

九月鎮江路土官泥囊弟陀金客木帖路土官邱羅 繼培案二年七月鎮康路土官你囊 即泥囊 謀粘路土官賽邱羅 即邱羅 出降此鎮江當作鎮康謀木同聲粘帖字形相近而誤

十一月庚子 攷異云前一月辛未朔則庚子乃今月朔日也史不書朔脫文

丁丑諸王月思剌獻文豹 攷異云丁丑後當屬十二月四年三月命親王入刺失思出鎮察罕腦兒 案已書於元年三月



六月遣察乃伯顏赴大都銓選 繼培案伯顏當是伯顏察  
兒之誤時與察乃同爲平章

七月參知政事不花 案宰相表姓馮 紀二年作馮  
享一人二名

伯顏察兒兀伯都刺以疾乞解政 案伯顏察兒官平章政

事見表兀伯都刺官平章紀在至治三年表在泰定元

年 兀作 此時未知任何職而槩云乞解政疎矣

致和元年四月改封鹽池神曰靈富公 案已書于泰定元

年正月

六月河南安德屯蝮食桑 案五行志安德當作德安

元史本證五

本證五 證誤五 九 會稽徐氏重刊

光緒十五年 徐氏有鑄造學齋重刊

上虞王士濟校

蕭山汪輝祖 男繼培補

明宗紀

天曆二年十二月乙巳請上尊諡 攷證云文宗紀作十月

丙申事

文宗紀一

天曆元年九月乙丑立太禧院 攷異云乙丑當作乙亥

十月雲南銀羅甸土官哀贊等來貢方物 案二年二月兩

作銀沙羅甸至順三年作銀沙羅等甸此脫沙字

罷徽政院改立儲慶使司 案百官志當作改詹事院為儲

本證六 證誤六

一 會稽徐氏重榮

慶使司 在儲政院下

十一月己未 攷異云史不書朔脫文

十二月立內宰司 案百官志當作家令司

文宗紀二

二年正月以陝西行臺大夫阿不海牙為中書平章政事

案至順元年又書以太禧宗禋院使阿不海牙為中書平

章政事則是年當是由西臺入為宗禋院使也

二月吳王木楠子 案木楠子至順元年三月始由濟陽王

徙封吳王此當稱濟陽王

六月次于上都之六十店 案六十下當脫里字下云次上

都之三十里店可證

八月太子詹事丞趙世安並中書參知政事 案宰相表參

政注正月又左丞注十月至十二月紀於元年十二月書

趙世安為參知政事以表證之則二年正月以後出為詹

事丞至八月當由詹事遷左丞非復為參政也

九月海南營繕提點所 案百官志營繕當作規運

立衛候司秩正四品 案已書于泰定四年三月

文宗紀三

至順元年正月封太醫院使野里牙為秦國公 案仁宗皇

慶元年加崇福使也里牙為秦國公即野里牙蓋前為加

本證六 證誤六

二 會稽徐氏重榮

銜此實封也

二月命江南陝西河南等處富民輸粟補官 至加以師號

案此事又見選舉志凡入粟補官條再見食貨志入粟補

官之制條皆六百餘言紀宜節

改萬聖祐國興龍普明龍翔萬壽三提點所 案百官志興

龍當作龍興

二月辛卯朔 案上已書二月壬午朔辛卯乃是月之十日

也攷異云二月二字當屬上文給糧賑之為旬朔字衍文

帝及皇后燕王阿剌忒納答刺並受佛戒 案是年三月封

皇子阿剌忒納答刺為燕王此先稱燕王誤

以嘉興路崇德縣民四萬戶所輸租稅供英宗后妃歲賜

案地理志縣當作州

七月開平路雨雹 案五行志作開平路

八月有言蔚州廣靈縣地產銀者 案蔚州當作蔚昌府證

詳前

交宗紀四

二年二月樞密院臣言徹里鐵木兒孛羅以正月戊寅敗烏

撤發兵 案徹當作躍

四月真定武陟縣地震 繼培案地理志武陟屬懷慶路其

屬真定路者涉縣也五行志作真定陟縣陟亦涉字之誤

本證六 證誤六

三 會稽徐氏重栞

五月又置臨江元江等處宣慰司兼管軍萬戶 案地理志

臨江當作臨安

錄崇禎總管府 案百官志禱當作祥

十月往遼陽懿綿三州 案地理志綿當作錦

文宗紀五

三年二月寇會州路之下龍村 案地理志州當作川

三月以安陸府賜井王晃火兒不花 繼培案宗室諸王表

當作晃火帖木兒

五月陞尚舍寺爲從三品 案元年五月陞正三品此陞字

疑當作降或三當作二

元統二年正月己酉上尊諡曰聖明元孝皇帝廟號文宗

案順帝紀在元統元年十一月辛亥

三月己酉附于太廟 攷證去順帝紀作四月己卯

至元六年六月詔除其廟主放燕遐之後 至 削去帖吉思於

高麗未至月赤察鬼害之于中道 案遐字至道字四百

餘言皆順帝紀至元六年詔文錯入于此

宣宗紀

八月甲寅 案上已書八月此行

宣政使闕里吉思爲中書左丞 案宰相表元統元年作右

丞卽是年所除紀誤

本證六 證誤六

四 會稽徐氏重栞

至元四年三月辛酉諡曰沖聖嗣孝廟號宣宗四月乙酉附

于太廟 案順帝紀俱在至元三年正月辛亥

順帝紀一

元統二年四月太白自晝見壬午亦如之 案天文志太白上

當書辛巳

八月中書平章政事阿里海牙罷 案阿里海牙是年正月

由中書平章政事爲河南行省左丞相 宰相 三月爲江浙

行省左丞相此復書罷誤也

十月癸亥太白犯太微上相復犯進賢 案天文志作熒惑

犯太微西垣上將太白犯進賢此誤合爲一

至元元年八月以岐陽王完者帖木兒爲御史大夫 攷異  
云岐陽當作淇陽完者帖木兒乃月赤察兒之孫仍其祖  
父封號也

順帝紀二

二年三月太陰犯星宿 案天文志作心宿

七月以定住鎮南參議中書省事 案元年十一月已書定

住參議中書省事

八月減湖馬路云云 案地理志當作馬湖路

三年三月詔以完者帖木兒蘇州之田二百頃賜郟王徹徹

禿 案蘇州當作平江

本證六 證誤六

五 會稽徐氏重栞

是月天雨線 案五行志在彰德

九月辛亥太陰犯軒轅 案天文志作辛酉以上丁未下丙

寅證之則此誤也

四年二月龍興路南昌州饑 案地理志州當作縣

六月漳州路南勝縣民李志甫反 案地理志南靖注本南

勝改今名志所載俱不及順帝時事則後至元時必無南

勝之名矣

八月贈伯顏察兒云云謹忠宣 案綱遠刺丁傳作忠憲

閏八月太陰犯斗宿 案天文志作犯昴宿

十一月災惑犯氏宿 案天文志在十二月辛未

順帝紀三

五年五月太白犯昴宿 案天文志作犯畢宿

六年七月散毛洞蠻軍全在叛招降之以爲散毛誓厓等處

軍民宜撫使 案百官志作安撫司

八月以也先帖木兒爲御史大夫 案已書於正月

十一月甲子月食辰星犯東咸 案天文志犯東咸在丙寅

辰星犯天罡 案天文志作天江

至正元年四月掠明遠縣 案地理志明當作寧

十月封阿沙不花順寧王 案本傳是追封下昔寶赤寒食

順國公當同

本證六 證誤六

六 會稽徐氏重栞

十一月己亥太陰犯東井 案天文志作犯東咸

二年六月壬子濟南山崩水湧 案五行志作癸丑夜

七月庚午 攷異云以八月庚子朔推之庚午爲是月朔日

而史失書朔

十二月御史中丞張起巖知經筵事 案本傳知經筵事時

官翰林院承旨尙未拜中丞也此誤

順帝紀四

三年是歲徵遺逸伯顏 案本傳在四年

六年十二月改擬明宗母壽童皇后徽號 案徽號當作尊

尊

順帝紀五

十一年十一月孛星見于胃宿乙卯丙辰亦如之 案天文志丙辰孛星見于昴宿非胃宿也

十二年二月命靈王牙安沙鎮四川 案十三年作西靈王三月河南左丞相太不花 案本傳當作河南平章政事其陞本省左丞相在十四年紀同

四川未附生蠻向亞甲洞主墨得什用出降立盤順府 案元統二年正月已書四川大盤洞蠻謀谷什用遣男謀者什用來貢方物即其地立盤順府十一年四月盤順府土官墨奴什用降立長官司四巡檢司是立盤順府已久矣

本證六 證誤六

七 會稽徐氏重聚

四月翰林學士承旨歐陽元以湖廣行省右丞致仕 案本傳云將行帝復降旨不允是未嘗竟致也

十二月湖廣行省右丞阿兒灰 案當作湖廣行省參知政事見十三年其陞右丞在十四年五月

順帝紀六

十三年正月以中書添設平章政事哈麻為平章政事 案

本傳十二年八月拜中書添設右丞明年正月正除右丞宰相表同此云平章政事誤也

六月平章政事答失入都魯總四川軍 案當作四川行省

右丞是年正月所陞也其陞本省平章政事在十四年二

月本傳同

九月庚子太白經天 案天文志作十月是年九月乙丑朔則庚子當在十月此誤

十二月以西安王阿剌忒納失里為豫王弟答兒麻討南陽有功以西安王印與之 案阿剌忒納失里文宗天曆元年由西安王徙封豫王二年又以父秃剌越王印與之至順元年授金印鎮西番蓋以一人兼領三印實則仍守西

安分地至此時則移駐豫王府而以西安與答兒麻非西安王至此始封豫王也

本證六 證誤六

八 會稽徐氏重聚

十四年五月復發秃卜軍萬人命太傅阿剌吉領之 案十三年五月有太尉阿剌吉此稱太傅疑誤

六月詔江浙行省參知政事佛家闍 案二月稱江浙行省右丞未審孰是

順帝紀七

十五年閏正月丙午太陰犯心宿 案天文志作丁未

二月中書平章政事定住為左丞相 案已書於十四年十二月

順帝紀八

十二月壬子朔熒惑犯房宿 案天文志作癸丑

十七年六月以帖里帖木兒老的沙並為御史大夫 案帖

里帖木兒爲大夫已書于三月

十八年四月平章政事定住 案宰相表不載疑是行省

十九年正月陳友諒兵陷信州路守臣江東廉訪副使伯顏

不花的斤力戰死之 案本傳六月自刎

二十年六月不得出嵐興州境界 案當作嵐興等州

順帝紀九

二十二年五月中書參知政事陳祖仁上章乞罷修上都宮

闕 案本傳在二十年五月時祖仁官參議中書省事其

官參知政事在二十四年此並誤

二十三年八月丙辰沂州有赤氣 案五行志作忻州

本證六 證誤六 九 會稽徐氏重刊

二十五年正月丙寅太白晝見 案天文志作丁卯

十二月庚子歲星掩房宿 案天文志作庚午以上癸亥下

辛未證之則此誤也

順帝紀十

二十七年十一月大明兵取益都路宣慰使普顏不花死之

案本傳授山東宣慰使再轉知樞密院事平章山東行

省守禦益都城陷不屈死非以宣慰使死也

二十八年四月隕霜殺菽 案五行志在奉元

閏七月白虹貫日 案五行志在冀寧文水縣

元史本證六

光緒十五年徐氏鑄學齋重刊

上虞王士濟校

本證六 證誤六

一 會稽徐氏重刊

元史本證卷七

證誤七

蕭山汪輝祖 男繼培補

天文志一

日薄食暈餌及日變

至元十四年十月丙辰日有食之 案紀丙辰下當有朔字

皇慶三年五月戊申日赤如赭 案紀五月甲辰至戊申

至治元年三月己丑交暈如連環貫日 案紀在二年

月五星凌犯及星變

至元二十年七月庚子熒惑犯司怪 案紀作庚午以癸丑

朔計之此誤

大證一 證誤七

會稽徐氏重栞

二十六年九月辛丑熒惑犯太微西垣上將 案紀在丙申

三十年七月辛丑太陰犯鬼 案紀當作辛巳

十一月庚子太陰犯鬼 案紀當作庚午

至大三年三月戊辰太白晝見 案紀當在四月

泰定三年九月壬戌太白犯太微 案紀當作癸亥

天文志二

至元二年十月丁亥太陰犯昴宿 案紀當作丁酉

至正十五年五月丙申太陰犯房宿距星 案紀當在三月

癸丑太白經天 案紀在三月

八月戊寅太白晝見 案紀作太白經天

二十四年八月丁未熒惑入犯鬼宿積尸氣 案紀當作乙

未

五行志一

至元十七年正月磁州永平縣水 案當作永年 證詳紀

二十九年六月岳州華容縣水 案紀在閏六月

元貞元年七月遼東和州水 案地理志大寧路至元五年

併和州入利州為永和鄉此稱和州誤

二年六月真定古城獲鹿藁城等縣水 案地理志真定路

無古城當是晉州鼓城之誤

大德元年七月温州平陽瑞安二州水 案紀當作九月

本證七 證誤七

會稽徐氏重栞

上文亦有七月此蓋刻誤

皇慶二年六月永清永安等縣雨水壞田稼 案上文書涿

州范陽等七州縣皆大都路地理志大都路無永安縣即

真定路之永安州已於太宗七年廢為藁城不得稱永安

縣也

延祐六年六月遼陽廣寧瀋陽永平開元等路水 案地理

志永平隸中書省不當入瀋陽開元之屬

七年五月江陵縣水 案紀在七月

八月朔州文安文成二縣滹沱河溢 案地理志朔州無文

成縣疑是大城之誤

至治元年六月霸州大水渾河溢被災者三萬餘戶 案紀作二萬三千三百戶

七月永平石城縣大水 案地理志永平路灤州下云先以石城省入樂亭至元三年改入義豐至治時不得有石城矣

大都固安州真定元氏縣東安寶坻縣 案地理志寶坻縣東安州俱隸大都此書於真定下又脫州字似寶坻屬東安誤矣

二年五月儀封縣河溢二月濮州大水 案二條誤倒本紀是年三月賑濮州水災此云二月亦誤

不證了 證誤七

三 會稽徐氏重集

致和元年六月河間林邑縣雨水 案地理志林當作臨大德八年八月隕霜殺稼 案紀是年八月太原之交城陽曲管州嵐州大同之懷仁雨雹隕霜殺禾此失書地

天曆三年二月京師大霜晝雪 案是年改元至順志于此書天曆三年下又書至順元年非例也

中統四年七月開平路興松雲三州雨雹 案紀是年五月陞開平府爲上都此當稱上都路

至大四年閏七月宣寧路雨雹 案紀是大同宣寧縣泰定二年五月臨洮府狄邑縣雨雹 案地理志邑當作道三年七月房山寶坻玉田永平等縣大風雹 案地理志完

州至元二年改永平縣後復爲完州泰定時不當稱永平矣

八月龍慶路雨雹 案路當作州 至元二十八年九月襄陽南漳縣民李氏妻王一產三子 案紀王作黃

大德九年三月宜黃縣火 案紀云宜黃興國之大冶等縣火 十年武昌路火 案紀在是年十一月丁亥此失書月

延祐元年二月真州揚子縣火 案紀在二年 至元十九年六月芝生眉州青城縣 案地理志城當作神

本證七 證誤七

四 會稽徐氏重集

二十三年十月清寧進芝一本 案紀作濟寧路進芝二莖此誤 二十六年池州貴池縣民王逸進紫芝 案紀作王勉

元統二年正月辛未御帳殿受朝賀是夜東北有赤氣照人大如席 案元統當作中統事詳世祖紀絕無御帳殿受朝賀之文此未知何據

至大四年七月河東祈縣霖雨 案地理志當作冀寧祁縣 皇慶元年隆興路新建縣雨 案地理志隆興當作龍興元年下亦失書月

中統四年八月真定郡及洛磁等州旱 案紀郡當作路



至元元年二月東平太原平陽阜分命西僧禱雨 案紀在

四月

五年十二月京兆大旱 案紀云是歲京兆大旱非必在十

二月也

十八年二月廣寧北京大定州旱 案紀廣寧作遼陽懿恭

地理志大定為北京屬縣此稱州誤

元貞元年七月河間肅寧樂壽二縣旱 案紀作太原安豐

河間等路

泗州賀州旱 案紀在九月此接書于七月下課

二年八月大名開州懷孟武陟縣河間肅寧縣旱 案紀在

本證七 證誤七

五 會稽徐氏重聚

七月

十二月遼東開元二路旱 案紀作太原開元河南芍陂

大德三年五月桂陽寶應興國三路旱 案地理志應當作

慶

四年平棘白馬二縣旱 案紀白馬早在八月平棘早在十

一月此失書月

延祐七年六月荆門軍旱 案地理志軍當作州

元貞二年六月開州長垣靖豐縣蝗 案地理志靖當作清

滑州太和州內黃縣蝗 案地理志內黃屬滑州太和乃穎

州屬縣非州也

大德八年六月益津縣蝗 案上已書八年此衍

至治元年七月江都泰興古城通許臨淮盱眙清池等縣蝗

案地理志古城僅見於荆門州非縣名清池疑潞州清

流之誤以同隸揚州也如是滄州之清池則古城疑即景

州之故城同隸河間而書法參錯亦於例不合

二年汴梁麻符縣蝗 案失書月

泰定四年十二月博興臨淄膠西等縣蝗 案地理志博興

當稱州

致和元年四月永平路石城縣蝗 案石城誤證見上

元貞三年正月海州牟平縣獲白鹿 案地理志海州當作

本證七 證誤七

六 會稽徐氏重聚

寧海州

中統元年五月澤州益州饑 案益州不見於地理志

至元二十三年宣寧路饑 案宣寧乃大同屬縣非路也

二十四年十二月蘇常湖秀四州饑 案蘇當作平江秀當

作嘉興州當作路

二十七年二月開元路寧遠縣饑 案紀作寧遠等縣

二十九年二月東安固安薊棣四州饑 案紀棣作寶坻縣

三月威寧昌州饑 案威當作威證詳世祖紀

大德八年六月烏撒烏蒙益州忙都東川等路饑 案益州

誤證見成宗紀

皇慶二年三月晉寧大同大寧四州鞏昌甘肅等郡饑 案

世祖紀至元二十八年罷雲南四州立東川府此四州當

作東川

延祐二年正月晉寧宣德等路饑 案地理志宣德當稱府

二年十二月漢陽路饑 案紀在二年正月志上已書二年

正月此二年十二月五字誤衍

五年四月上都饑 案紀作遼陽

七年五月大同雲南豐勝諸郡邑饑 案地理志無雲南豐

勝府縣名當是大同路豐州東勝州雲內州稱郡邑亦誤

八年廣東新州新城縣饑 繼培案延祐無八年此即七年

本證七 證誤七

會稽徐氏重集

八月之事見英宗紀新城亦當作新興見地理志

泰定元年四月江陵荆門軍監利縣饑 案地理志軍當作

州

二年三月祿施英德二州饑 案地理志祿施當是祿勸之

誤

致和元年七月威寧長安縣涇州靈臺縣饑 案地理志威

寧當作威寧長安下縣字贅非如靈臺之隸於涇州也

至順二年六月興和路高原威平等縣饑 案地理志平當

作寧

大德六年十二月辛酉雲南地震戊戌亦如之 案戊戌紀

作戊辰此誤

十年正月晉寧冀寧地震不止 案紀在閏正月

十一年三月道州營道縣暴雨山裂百三十餘處八月壬寅

開成路地震 案紀並在十年

至大元年十月蒲縣靈縣地震 案紀繼作陵

皇慶二年六月京師地震己未京師地震丙辰又震壬寅又

震 案紀丙辰當作丙寅己未上京師地震四字誤衍

延祐元年八月陟縣地震 案紀陟當作涉

五年三月己卯德慶路地震 案紀在五月

致和元年十月壬寅大寧路地震 案紀在文宗天曆二年

本證七 證誤七

會稽徐氏重集

至順二年四月丁亥真定陟縣地一日五震 案紀丁亥當

作庚戌四月丙午朔無丁亥日也陟亦當作涉證詳紀

至元元年十月壬子恩州歷亭縣進嘉禾一莖九穗 案紀

作一莖五穗

四年十月庚午太原進嘉禾 案紀在辛未

七年夏東平府進瑞麥一莖五穗 案紀作一莖二穗三穗

五穗者各一本

二十四年八月潯州進瑞麥一莖五穗 案紀作九穗

二十六年十二月靈州民張安進嘉禾 案紀作張世安

大德九年嘉禾生應州山陰縣 案上已書大德此衍又失

書月

延祐四年七月南城產嘉禾 案紀在九月

至治二年八月蕭州獻嘉禾 案當作蔚昌府證詳紀

五行志二

水不潤下

元統二年正月 案上已書元統此衍

至元五年七月常州宜興縣山水出 案地理志縣當作州

至正十年六月霍州靈巖縣兩水暴漲 案地理志巖當作

石

十七年秋薊州四縣皆大水 案地理志薊領五縣此四縣

本證七 證誤七

九 會稽徐氏重校

當書名

十八年秋京師及薊州廣東惠州廣西四縣賀州皆大水

案四縣二字疑衍或卽十七年秋薊州四縣誤複

火不炎上

至元五年秋芝草生於中書工部之屋梁 案順帝紀在十

二月

稼穡不成

至元三年八月辛亥夜京師地震順州龍慶州及懷來縣皆

以辛巳夜地震 案辛亥亦當作辛巳紀書七月己亥八

月戊辰則辛亥在七月也

至正三年六月秦州奉安縣南坡崩裂 案地理志奉當作

秦

曆志一

庚辰歲太宗西征 案紀庚辰乃太祖五年非太宗也

中書令耶律楚材 案紀太宗三年辛卯以耶律楚材爲中

書令太祖時未爲此官

曆志五

距太宗庚辰歲 案宗當作祖

元史本證七

本證七 證誤七

十 會稽徐氏重校

光緒十五年 徐氏鐫 學齋重刊

止虞王士濟校

元史本證卷八

證誤八

蕭山汪輝祖 男繼培補

地理志一

中書省霸州益津至元二年置案紀復置在四年十二月

通州金改通州 案失書元事

龍慶州延祐三年割縉山懷來來隸大都陞縉山為龍慶州

案紀陞龍慶州在三年九月割懷來隸龍慶州在四年

三月分龍慶州隸大都路在至順元年三月此誤合為一

上都路中統元年為開平府五年以闕庭所在加號上都至

元五年陞上都路總管府 案世祖紀丙辰春憲宗六年命僧

本證入 證誤入 一 會稽徐氏直隸

子聰卜地於桓州東灤水北城開平府經營宮室是憲宗

時已名開平府矣陞開平府為上都中統四年非五年

紀於陞上都下即繼書其達魯花赤兀良吉為上都路達

魯花赤總管董銓為上都路總管兼開平府尹是陞上都

時即稱路矣又紀至元三年七月書詔上都路總管府則

陞府亦不在五年也

順寧府金為宣德州元初為宣寧府太宗七年改山東路總

管府中統四年改宣德府隸上都路仍至元三年以地震

改順寧府 案紀太宗二年立十路徵收課稅使宣德是

其一無山東路之名也中統三年八月有宣德州銀冶四

年八月陞宣德州為宣德府是宣德曾降為州非由山東路總管府改也改順寧府在順帝至元四年此云三年亦誤

保安州金為興德府 仍至元三年以地震改保安州 案

興德當作德興太祖紀屢見世祖紀至元三年亦云降德

興府為奉聖州其改保安州在順帝至元四年此云三年亦誤

亦誤

興州元中統三年屬上都路 案紀上都當作開平府

松州中統三年陞為松州 案紀當作四年

興和路元中統三年陞隆興路總管府 案紀是年陞撫州

本證入 證誤入 二 會稽徐氏直隸

為隆興府其陞路在至元四年詳證遺

永平路大德四年以水患改永平路 案紀在七年十月

撫寧十二年復置昌黎以屬案本縣疑當作本路

保定路本清苑縣唐隸鄭州宋陞保州金改順天軍元太宗

十一年陞順天路置總管府 案張柔傳陞保州為順天

府在辛丑歲乃太宗之十三年且順天府由保州陞非由

順天軍陞志並誤 攷異云保州在宋為軍事金陞為節度

州為 軍也 州以順天為軍額而州名如故非改保

真定路元初置總管府 案當作置真定路總管府

蘇州至元二十一年仍屬真定 案紀在二十年

晉州中統二年復爲晉州 案紀由鼓城縣陞

順德路元初改安撫司中統三年陞順德府至元元年以洛

州磁州來屬二年洛磁自爲一路 案紀中統三年九月

改邠州爲順德府立安撫司洛磁威三州隸焉此分設司

限府爲二又失書威州並誤橫平路下云憲宗二年爲洛

磁路止領磁威二州是洛磁爲路亦非至元二年也

彰德路至元二年復立彰德總管府領懷孟衛輝四州四年

又割出懷孟衛輝仍立總管 案懷慶路下云至元元年

以懷孟路隸彰德路二年復以懷孟自爲一路衛輝路下

又云中統元年陞衛輝路總管府淇州下又云至元三年

本證入 證誤入 三 會稽徐氏重聚

立衛輝路三路分合之年互異攷紀至元六年十二月析

彰德懷孟衛輝爲三路則分路俱在六年志並誤

懷慶路延祐六年以仁宗潛邸改懷慶路 案紀改懷孟路

爲懷慶路在文宗至順元年二月

衛輝路輝州至元三年 案至元上失書元字志類此者甚

多今不盡舉

河間路景州金仍改觀州元因之至元二年復爲景州領五

縣衛輝 中舊屬觀州元初陞 案紀至元二年閏五月陞

衛輝縣爲景州縣既陞州不當復有衛輝注文疑有脫誤

東平路至元九年改下路總管府戶四萬四千七百三十一

案紀是年十二月以東平府民五萬餘戶復爲東平路

濟寧路碭山 至元二年併入單父縣三年 案紀至元八年

三月復立夏邑縣以碭山入焉此云屬濟寧路疑誤

高唐州至元七年陞州 案紀在六年

泰安州至元三十一年復立新泰縣 案紀在至大元年

益都路金爲益都路總管府 案此下失書元事詳證遺

般陽府路中統五年陞淄州路總管府 案紀在四年

萊州中統五年屬淄萊路 案般陽府路下云至元二年改

淄州爲淄萊路此云中統五年屬淄萊路誤

登州中統五年別置淄萊路 案誤同上

本證入 證誤入 四 會稽徐氏重聚

冀寧路石州至元三年以臨泉爲臨州 案紀在中統三年

志臨州下同

崞州元太宗十四年陞崞州

代州元中統四年併雁門入州

臺州金隸太原路元因之

堅州金隸太原路元因之 案紀至元三年七月以崞代堅

臺四州隸忻州志與忻州並隸冀寧路必尙有沿革失攷

晉寧路岳陽 本爲岳陽縣平陽府至元三年省入岳陽縣四

縣入焉後復 案紀至元四年猗氏縣當作冀氏

改爲岳陽縣 河中府至元十五年復置萬泉縣 案紀在十六年

解州問嘉 案嘉當作喜

地理志二

遼陽大寧路中統三年割興州及松山縣屬上都路 案上

都路當作開平府證詳紀

東寧路至元八年改西京為東寧府十三年陞東寧路總管

府 案紀改府在七年陞路在十二年

十三年割靜州義州麟州威遠鎮隸婆娑府 案紀以義州

隸婆娑府在至元七年

河南河南府路元初為河南府 案失書陞路事紀中統四

年有河南路總管劉克興是陞路當在世祖初矣

本證八 證誤八

五 會稽徐氏重業

陝州靈寶

至元八年廢魏州為魏署隸陝州併魏署治靈寶以魏署為巡檢司併朱陽縣入焉

案紀

降魏署在八年其省魏署朱陽入靈寶則在十年

汝寧府光州元至元二十三年同斬黃等州直隸行省 案

紀云罷淮東斬黃宣慰司以安慶六安光州隸淮西宣慰

使司非直隸行省也

歸德府至元二年又併穀熟入睢陽降永州為永城縣 案

紀併穀熟在八年降永州在十一年

下邑

案紀至元八年三月復立夏邑縣此作下邑誤下邑金改

名

襄陽路元至元十年更襄陽府為散府十一年改襄陽府為

總管府 案紀陞襄陽府為路在十年

廬州路元至元十三年設淮西總管府明年於本路立總管

府 案紀淮西廬州置總管萬戶府並在十三年

無為州至元二十八年罷鎮巢州為縣以屬焉 案紀至元

二十三年罷鎮巢府為巢州二十八年降巢州為縣此于

二十八八年稱鎮巢州誤

安慶路至元十四年屬斬黃宣慰司二十三年罷宣慰司直

隸行省 案誤同光州詳上

揚州路至元二十二年宣慰司遂廢 案紀罷淮東宣慰司

在二十三年

本證八 證誤八

六 會稽徐氏重業

淮安路至元二十年兼領臨淮海寧泗安東四郡 案紀改

泗州隸淮安路在十七年

中興路唐荊州復為江陵府宋為荆南府元至元十三年改

上路總管府天曆二年改為中興路 案紀世祖至元十

二年五月詔中書右丞廉希憲行中書省於江陵府十三

年十二月陞江陵為上路文宗天曆二年三月改江陵曰

中興是元時皆稱江陵不稱荆南也

安陸府至元十五年陞 案紀在十六年

沔陽府至元十五年陞 案紀在十六年

地理志三

十五年改京兆府為安西府十六年改京兆為安西路此  
誤合為一

大德元年移雲南行臺於此為陝西行臺 案紀復立陝西  
行御史臺在七年元年事無攷

鳳翔府邠州宋金以來皆因之 案失書元事  
鞏昌府鄯縣 案鄯當作漳

脫思麻路稠門魚通黎雅長河西寧等處宣撫司 案百官  
志宣政院作長河西寧遠等處此脫遠字

四川成都路漢州德陽至元八年陞為德州十三年仍  
為縣隸成都路十八年復來屬 案  
本證入 證誤入 七 會稽徐氏重刊

紀至元八年陞成都府德陽縣為德州十八年以漢州德  
陽隸成都府是德州本隸成都當由十三年改屬漢州至

十八年又改隸成都也此注文蓋誤倒

沔州至元二十年廢襄州止設鐸水縣遷沔州而治焉 案  
紀在二十九年

順慶路至元二十年陞為路 案紀十六年正月以順慶等  
路為四川東道疑陞路不在二十年也重慶路下云至元

十六年立重慶路總管府二十一年陞為上路疑順慶亦  
當如是  
潼川府綿州元初隸成都路元至元二十年併魏城入本州

改隸潼川路 案紀以成都路綿州隸潼川在中統四年  
此誤至元上元字亦衍

夔路 案當作夔州路紀傳亦多  
博夔路

敘州路至元十八年復陞為路隸諸部蠻夷宣撫司 案紀  
十八年陞敘州為路隸安西省二十三年降敘州為縣隸

蠻夷宣撫司志誤三事為一  
諸部蠻夷師壁洞安宣撫司 案紀至元二十八年至正十  
一年並作安撫司百官志七同此誤衍宣字

甘肅永昌路元初仍為西涼府至元十五年以永昌王宮殿  
本證入 證誤入 八 會稽徐氏重刊

所在立永昌路降西涼府為州 案紀至元九年諸王只  
必帖木兒築新城成賜名永昌府十年省西涼府入永昌

路十五年降西涼府為西涼州此誤

靈夏府路靈州宋初陷于夏國改為翔慶軍 案失書元事  
山丹州至元六年行山丹城事二十二年陞為州隸甘肅行

省 案紀十三年敕山丹城直隸省部是隸省在隴州之  
前

元史本證入  
光緒十五年 徐氏鑄學齋重刊

上虞王士濟校

元史本證卷九

證誤九

蕭山汪輝祖 男繼培補

地理志四

雲南諸路道肅政廉訪司 大德三年罷雲南行御史臺立肅政廉訪司 案紀在

二年詳證遺

中慶路晉寧 案當作晉寧州

徽里軍民總管府大德中置 案紀在元貞二年

麗江路北勝府至元二十年陞為府 案紀在二十五年

瀋萊州至元九年內附十六年改羅其賧為瀋萊州 案世

祖紀至元十六年改雲南寶山崑渠為州是未為州之前

本證九 證誤九

一 會稽徐氏重榮

已名瀋萊也志于寶山州下云至元十四年以大置七處

立寶山縣十六年陞為州疑瀋萊亦由縣陞

孟傑路 泰定三年八百媳婦蠻請官守置木安孟傑二府于其地 案紀在四年且同置

蒙慶宣慰司都元帥府于其地今蒙慶隸建昌路未詳

烏撒烏蒙宣慰司至元二十四年陞宣慰司 案紀在二十

五年

地理志五

江浙杭州路至元二十一年自揚州遷江淮行省來治於杭

改曰江浙行省 案百官志七遷杭州在二十一年改江

浙在二十二年 紀在二十八年

嘉興路宋為嘉禾郡又陞嘉興府 案失書元陞路事

崇德州石晉置宋因之元元貞元年陞州 案紀至元十三

年正月軍次崇德縣此石晉置下脫縣字

常州路宜興州至元二十一年復陞為府仍置宜興縣以隸

之元元貞元年府縣俱廢 案紀至元二十八年降宜興

府為縣則所隸之縣當廢不待元貞元年也至元上不書

元而繫元于元貞亦誤

松江府上海 本華亭縣地至元二十七年置 案紀在二十八年

集慶路溧陽州唐以來並為縣元至元十六年陞為溧陽路

二十七年復降為縣後復陞為州 案紀十六年陞溧州

為路 州上脫陽字 二十七年省溧陽路為縣入建康志不書溧

陽陞州及後入建康皆誤

福建道宣慰使司都元帥 大德元年立 案紀在二年詳證遺

福州路至元十八年遷泉州行省於本州十九年復還泉州

二十二年併入杭州 案紀福州置省在十七年正月移

省泉州即在是年五月此誤泉州路下誤同二十二年則

併省入江西非杭州

建寧路元至元二十六年陞為路 案紀在十六年

漳州路至元十六年陞 案紀在十八年

江西龍興路至元十五年移省於贛州十六年復還龍興十



七年併入福建行省止立宣慰司十九年復立 案紀十

五年六月以隆興省併入福建其宣慰司除額設員數外

餘並罷去七月以塔出等行中書省事於贛州十六年移

贛州行省還隆興志同十七年徙泉州行省于隆興十八年

給龍興行省海青符十九年五月併江西福建行省十一

月以袁州饒州與國軍復隸隆興省是隆興之併福建在

十五年其移贛州在併福建之後復立則在十七年志誤

又志云二十一年改隆興為龍興而十六年即稱龍興亦

誤

寧州元至元二十三年於武寧縣置寧州分寧為倚郭縣

案分寧當作武寧武寧下云至元二十三年置寧州縣為

倚郭可證

吉安路改吉州為吉安路 案紀在皇慶元年此繫於元貞

元年誤

贛州路大德元年寧都會昌二縣陞州割瑞金隸會昌 案

紀在元貞元年

至大三年復置龍南安遠二縣屬寧都 案紀在二年

石城 案紀元貞元年以石城隸寧都今隸贛州未詳

龍南至大三安遠至大三 案紀在二年

錄事司 案紀至元二十九年正月罷南雄韶州惠州三路

錄事司志於韶州獨存誤

德慶路後屬廣東道 案紀屬廣東在至元二十九年

肇慶路至元十七年改為下路總管府仍屬廣東 案紀屬

廣東在二十九年

英德州至元十五年立英德路總管府二十三年降為散州

大德五年復為路至大元年復降為州領縣一翁源大德

五年

案紀至元二十七年併廣東道真陽浚光二縣為英

德州大德四年陞廣東英德州為路立三縣延祐元年復

書廢真陽浚光浚光當二縣為英德州五年併翁源縣入

曲江縣以總志參攷至元時并真陽浚光為州大德陞路

當復二縣及翁源為三延祐元年廢二縣而獨存翁源至

五年翁源併入曲江州無屬縣矣志至大元年亦疑延祐

二年之誤

封州至元十六年立封州路總管府後又降為散州仍屬東

道 案紀立路在十七年東道當作廣東道事在二十九

年

連州至元十九年降為散州隸廣東道 案紀降州在元貞

元年隸廣東在至元二十九年志誤合為一

地理志六

湖廣武昌路至元十一年立荆湖等路行中書省并本道安

撫司十三年設錄事司 案紀至元十三年立尙書省於

鄂州志疑誤

常德路至元十四年改為總管府 案當作改為常德路總

管府

沅州路至元十四年改沅州路總管府 案紀陸路在元貞

元年

靖州路元至元十三年立安撫司明年改靖州路總管府

案紀元貞元年陞沅州為路以靖州隸之延祐四年陞靖

州為路志有脫誤

天臨路至元十四年立行省改潭州路總管府十八年遷行

本證九 證誤九

五

會稽徐氏重棠

省於鄂州 案紀十六年罷潭州行省此十八年疑十六

年之誤

靜江路至元十三年立廣西道宣撫司十四年改宣慰司

案紀置宣撫在十四年三月即於五月改宣慰司

潯州路至元十六年改為總管府 案當作改為潯州路總

管府

平樂府唐仍為昭州宋因之元改為平樂府 案紀大德五

年陞昭州為平樂府是大德以前尙為昭州矣

容州 案當作容州路

象州 案當作象州路

賓州 案當作賓州路

橫州至元十六年改總管府 案橫州當作橫州路改總管

府當作改橫州路總管府

右江 源出我利州與大理大槃

案志雲南威楚開南路威

楚縣注至元十五年陞威州二十一年降州為威楚縣此

去威楚州誤我利州未知屬何處志亦無其名

雷州路至元十七年改安撫司為總管府 案紀改雷州化

州高州廉州為路此總管府上俱當書路化州高州廉州

下並同

欽州路元至元十五年置安撫司 案紀在十四年

本證九 證誤九

六

會稽徐氏重棠

管番民總管乖西軍民府 案紀立府在大德十一

年以乖西隸播州宣撫司在皇慶二年

播州軍民安撫司六洞柔遠等處 案六洞柔遠等處已書

於管番民總管條此複

新添葛蠻安撫司金竹等寨 案紀至元二十六年改四川

金竹寨為金竹府志管番民總管下已有金竹府此疑複

征東等處行中書省 案當云復立至元時已再立

矣詳證遺

就羅軍民總管府 案紀四年立就羅總管府五年

立就羅軍民萬戶府此誤合為一

欽察太宗甲午年命諸王拔都征西域欽叉阿 繼培案太

宗紀七年乙未遣諸王拔都及皇子貴山皇姪蒙哥即憲

征西域速不台傳云乙未太宗命諸王拔都西征赤蠻

是拔都西征亦在乙未歲也欽叉即欽察乃入赤蠻之誤

證詳憲宗紀

河渠志一

會通河

會通河至元二十六年正月己亥起於須城安山之西南止

於臨清之御河六月辛亥成賜名會通河 案紀二十六

年七月辛巳開安山渠成賜名會通河與此異

本證九 證誤九 七 會稽徐氏重榮

兗州牘

兗州牘已見前 案會通河下僅見兗州牘之名其興建年

月長廣丈尺俱未詳此云已見前誤也所敘馬之貞中文

並未及建牘規制與所用工料亦太疎略

河渠志二

濟州河

三十一年御史臺臣云云阿八失所開河遂廢 繼培案紀

罷阿八赤即阿開河之役在至元二十一年

潞山湖

范殿帥朱張輩必知其故 案范殿帥名文虎朱張乃朱清

張瑄也

元史本證九

光緒十年五月徐氏鑄 學齋 重刊

上虞王士濟校

本證九 證誤九 八 會稽徐氏重榮

蕭山汪輝祖 男繼培補

禮樂志二

先是東平萬戶嚴光範 樂紀中統二年作嚴忠範

太常集禮曰樂章據孔思遠錄之 國朝樂章皆用成字凡用

寧字者金曲也 攷異云案宋樂章用安字金用寧字元

川成字志載至大二年親饗太廟文舞退武舞進仍用舊

曲改名肅寧注云舊名和成亞終獻酌獻仍用舊曲改名

肅寧注云舊名順成徹豆曰豐寧之曲注云舊名豐成然

則至元四年已改和成順成豐成之名而至大中反改從

本證一 證誤十

會稽徐氏重集

金舊名揆之情理當不其然此必承孔思遠本之誤也攷

第三卷載至大樂章云文舞退武舞進奏肅成之曲亞終

獻行禮宮縣奏肅成之曲注云孔本作肅寧知思遠誤以

肅成爲肅寧又攷祭祀志所載親祀時享儀卽至大二

年所定其文云諸太祝進徹籩豆登歌豐成之樂作知徹豆

之奏豐寧亦應作成字矣大約思遠所錄乃國初之舊曲

史家誤以爲至大所定樂章耳第四卷載泰定十室樂舞

云亞獻終獻武舞肅寧之曲祭祀志親謝儀太尉詣盥洗

位宮縣樂作肅寧之曲此類皆沿孔本之譌

禮樂志三

宗廟樂章

至元四年至十七八年入室樂章迎神奏來成之曲 攷異

云案志第一卷總序篇云至元三年初用宮縣登歌樂文

武二舞於太廟烈祖至憲宗入室皆有樂章第二卷制樂

始末篇云至元三年冬十有一月有事於太廟宮縣登歌

樂文武二舞咸備其迎送神曲曰來成之曲云云第四卷

宗廟樂舞篇亦云至元三年入室時享文舞降神來成之

曲是入室樂章定於至元三年也而此卷云至元四年又

親祀禘祫樂章內皇帝詣盥洗奏順成之曲迎神奏思成

之曲司徒捧俎奏嘉成之曲文舞退武舞進奏肅成之曲

本證十 證誤十

會稽徐氏重集

亞終獻奏肅成之曲俱注云至元四年詞律同又至大以

後親祀攝樂章內皇帝盥洗奏順成之曲迎神奏思成之

曲初獻陞殿奏肅寧之曲司徒捧俎奏嘉成之曲太祖室

奏開成之曲睿宗室奏武成之曲文舞退武舞進奏肅成

之曲亞終獻行禮奏肅成之曲徹邊豆奏豐寧之曲送神

奏保成之曲注俱有至元四年字似樂章定於至元四年

蓋一志之中前後舛錯如此

親祀禘祫樂章 未詳年月太常集禮云別本所 攷異云案

至元以前未行親祀太廟之禮 禘祫則終元之代初未舉

行此樂章不審何人所製擬而未用於例不當書

皇帝出入小次奏昌璽之曲太常集禮云此金曲思遠取之攷異云案金

史禮志載此曲詞句多同惟肅肅來止作有來肅肅威儀

孔彭作禮儀卒度神之休之作孔時孔惠元代樂曲例用

成字此采金曲故仍用寧字也元禮祭太廟皆有司攝事

至大始行親享之禮臨時不及更造新曲權用金舊亦有

司之失也

宣聖樂章

迎神奏凝安之曲攷異云案志載祀先聖樂章前十六章

則釋奠所用也後十一章則擬撰而未及用者也前十六

章其十四章全用宋時大晟樂府擬撰之詞惟鄭國公游

八證一證誤十

三會稽徐氏重撰

國公酌獻二章宋大晟本無之後十一章九章存而二章

亡所亡者卽鄭沂二公酌獻之詞何以增於前而缺於後

也蓋顏曾思孟並配始於宋度宗咸淳三年當大晟擬撰

時鄭沂二公尙未入配位故無其樂章元既襲而用之則

少此二配樂章不得不增入以充其數因於擬撰十一章

之內取而用之夫是以前之所增卽後之所缺也又攷元

初宣聖配享止有顏孟二人本沿金制而金又未宋政和

儀故卽用宋樂章十四曲至延祐三年始增子思孟子

位則此十六章亦延祐所定也

祭祀志一

郊祀

憲宗卽位之二年秋八月八日始以冕服拜天於日月山其

十二月又用孔氏子孫元措言合祭昊天后土案禮樂

志憲宗二年二月五日命東平萬戶嚴忠濟立局製禮

法服鐘磬筍簫儀物肆習五月十三日召太常禮樂人赴

日月山八月七日學士魏祥卿徐世隆郎中姚樞等以樂

工五十餘人見于行宮十一日始用登歌樂祀昊天上帝

於日月山與志不合攷證云八月八日方祭天而十二日

又行合祭相去四日恐無此數祭之禮十二日日字或是

月字之誤其中外譌錯簡殆不免耳

八證十證誤十

四會稽徐氏重撰

十二年十二月以受尊號遣使豫告天地案十二年上半年

書至元

大德九年二月案上已書大德此衍

至大二年田司徒郝參政等案田名忠良郝名彬俱有傳

至大三年春正月案至大字衍

祭祀志三

宗廟上

世祖元年秋七月丁丑案元年上失書中統

制曰其與張仲謙諸老臣議行之案仲謙名文謙制當稱

名

親祀時享儀皇帝還大次宮縣昌寧之樂作 攷異云案禮

儀志皇帝出廟庭奏昌寧之曲卽此所云還大次也上文

云祿訖禮儀使奏請還小次皇帝行宮縣樂作入小次樂

止又禮儀使奏請詣盟洗位出次宮縣樂作至盟洗位樂

止又飲福訖禮儀使奏請還小次宮縣樂作入小次樂止

又徹豆訖禮儀使奏請詣版位出次宮縣樂作至位樂止

此四次宮縣樂卽禮儀志所云皇帝出入太次奏昌寧之

曲也志或書曲名或不書於例殊未盡一

祭祀志五

宣聖

本證十 證誤十

五 會稽徐氏重栞

至大元年秋七月詔加號先聖曰大成至聖文宣王 案紀

在大德十一年

皇慶二年六月以許衡從祀 案仁宗紀元先皇慶此繫于

延祐三年之後誤倒

祭祀志六

顏子考妣封諡

元統二年改封顏子考云云 案紀在文宗至順三年

選舉志一

學校

凡師儒之命於朝廷者 至 及宣慰司劄付 案儒學設官已

見百官志複敘非例

科目

泰定元年三月廷試進士八十有六人 案紀作八十四人

四年三月廷試進士八十有六人 案紀作八十五人

舉遺逸

徵臨川布衣吳激 案卽吳澄本傳云撫州崇仁人

百官志一

左丞相右丞相至元二年增置丞相五員八年罷尙書省乃

置丞相二員 案紀至元四年從安童言設二丞相非至

八年始減也

本證十 證誤十

六 會稽徐氏重栞

寶鈔總庫至元二十六年陞從五品 案紀在二十五年

京畿都漕運使司中統二年初立軍儲所尋改漕運所至元

五年改漕運司十二年改都漕運司十九年改京畿都漕

運使司 案紀至元元年立漕運司十五年罷漕運司以

其事隸行中書省俱與此異豈別一官耶

大都河開等路都轉運鹽使司中統三年改都提領拘權滄

清課鹽所至元三年以刑部侍郎右三部郎中兼滄清課

鹽使司尋改立河開都轉運鹽使司立清滄課三鹽司十

二年改爲都轉運使司 案紀中統四年改滄清課鹽提

領所爲轉運司至元八年改河開鹽課都轉運司爲都轉

運鹽使司與志異

山東東路轉運鹽使司至元二年改立山東轉運司至元十

二年改立都轉運司 案紀改山東鹽課都轉運為都轉

運鹽使司在八年改山東轉運使司為都轉運使司兼濟

南路酒稅醋課在二十五年與此異此至元二字亦重見

河東陝西等處轉運鹽使司至元二十一年改陝西都轉運

司延祐六年更為河東陝西等處都轉運鹽使司 案紀

改陝西鹽課都轉運司為都轉運鹽使司在至元八年

禮部拱衛直都指揮使司秩從四品至元三年始置都指揮

使十六年陞正三品隸宣徽院二十年復為從四品元貞

本證十 證誤十 七 會稽徐氏重錄

元年復陞正三品 案紀至元三年立拱衛司五年隸宣

徽院九年陞拱衛司為拱衛直都指揮使司十九年降拱

衛司復正四品大德九年陞正三品俱與志異

儀鳳司至元八年立玉宸院二十年改置儀鳳司隸宣徽院

二十五年歸隸禮部大德十一年改陞玉宸樂院秩從二

品 案紀中統元年立仙音院復改為玉宸院括樂工立

儀鳳司至元八年以玉宸院隸宣徽二十一年以儀鳳司

隸衛尉院二十五年又云儀鳳司止隸宣徽院是儀鳳司

與玉宸院同時並立皆在至元之前其隸宣徽不在改儀

鳳時及改儀鳳又未嘗盡隸宣徽也大德十一年十一月

玉宸樂長謂玉宸與刑部秩皆三品此云從二品亦當是

從三品之誤 下云至大四年復為 儀鳳司秩正三品

元史本證十

元史本證十

元史本證十

元史本證十

元史本證十

元史本證十

元史本證十

元史本證十

本證十 證誤十 八 會稽徐氏重錄

元史本證十

元史本證十

元史本證十

元史本證十

元史本證十

元史本證十

元史本證十

元史本證十

元史本證十

元史本證十

蕭山汪輝祖 男繼培補

百官志二

西川行樞密院至元十六年罷兩川行院 案紀至元十五

年九月省東西川行樞密院此後一年詳紀證誤

兩川行樞密院至元二十八年復立四川行院於成都 案

紀至元二十一年正月立四川行院治成都二十八年二

月復立治嘉定九月徙成都志於沿革失攷

江南行樞密院二十二年立江西行院 案紀在二十一年

二十八年徙岳州行院於鄂州 案紀二月立湖廣行樞密

院治岳州四月徙鄂州 案紀二月立湖廣行樞密

武衛親軍都指揮使司秩正三品至元二十六年立武衛設

官五員元貞大德年間累增都指揮使四員 案紀中統

二年有武衛親軍都指揮使李伯祐董文炳非至元時始

置官也二十五年置虎賁司改為武衛司似與此二十六

年設武衛相合然未敢信其即為一官也

隆鎮衛皇慶元年陞隆鎮萬戶府為隆鎮衛 案紀在二年

左衛率府延祐四年改中翊府又改為御臨親軍指揮又改

為羽林 案紀改中翊府為羽林親軍都指揮使在五年

右阿速衛至大二年改立右阿速衛親軍都指揮使司 案

紀在三年

回回砲手軍匠上萬戶府至元十八年始立為都元帥府二

十二年改為萬戶府 案紀在二十一年

左翊蒙古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司至元十八年以蒙古侍衛

總管府為指揮使司 案紀在十七年

江南諸道行御史臺至元十四年始置江南行御史臺於揚

州尋徙杭州又徙江州二十三年遷於建康 案紀至元

二十一年行御史臺自揚州遷於杭州二十二年二月徙

江州五月復徙杭州二十三年自杭州徙建康此云自江

州徙建康誤矣

本證十一 證誤十一 會稽徐氏重校

二十三年以淮東淮西山南三道撥隸內臺 案紀二十二

年罷行御史臺以其所屬按察司隸御史臺蓋即此事志

誤後一年也肅政廉訪司下誤同

察院至元十四年置監察御史十員二十三年增蒙古御史

十四員 案紀十五年行御史臺增設監察御史四員二

十年增設蒙古監察御史六員二十三年增置行臺色目

御史員數

陝西諸道行御史臺大德元年移雲南行臺於京兆為陝西

行臺而雲南改立廉訪司 案紀在二年廉訪下誤同

肅政廉訪司國初立提刑按察司至元十九年增西蜀四川



道二志年增海北廣東道 案紀立西蜀四川道提刑按察司在十六年立廣東按察司在十九年 百官志三

太宗正府至元二十八年增至四十六員大德四年省五員 十一年四十一員 案於四十六員省五員正是四十一員志分爲二事必有脫誤

大司農司至元二十年又改司農寺二十三年仍爲大司農 司秩仍正二品皇慶二年陞從一品 案司農寺細作司農司然兵志屯田條亦作寺也鐵哥傳奏寺改司在二十二年紀陞從一品在皇慶元年

本證十一 證誤十一 三 會稽徐氏重聚

永平屯田總管府至元二十四年始立于永平路南馬城縣 案地理志灤州馬城縣至元四年已省二十四年不應稱縣

翰林兼國史院大德九年置都事一員 案紀在皇慶元年 集賢院國子學至元二十四年定置生員額二百人 案紀作生員百二十人詳證遺

尙舍寺秩正四品至元三十一年始置監至大元年改爲寺 陞正三品四年仍爲監尋復爲寺延祐三年復降爲監四品 案紀至元十七年陞尙舍監秩三品大德十一年陞尙舍監正三品延祐七年尙舍寺降正四品俱與此異

開遺監至元二十年初立開遺所秩九品二十八年陞正三品 案紀九品當作五品陞三品在大德十一年

大樞大倉上都大倉至元十二年改立提舉大倉 案紀至元十七年立太倉提舉司秩五品疑卽此官 案紀宗廟府隆禧總管府秩正三品至大二年改爲規運都

總管府三年陞爲隆禧院天曆元年罷會福殊祥二院以隆禧殊祥併立殊祥總管府 案紀至大三年六月立規運都總管府秩正三品領大崇恩福元寺錢糧十一月改

本證十一 證誤十一 四 會稽徐氏重聚

大崇恩福元寺規運總管府爲隆禧院秩從二品此誤且隆禧殊祥院秩正二品與陞會福院同在延祐三年今會福詳書於志而殊祥不書又會福院下書天曆元年改會福總管府此與殊祥同書罷皆誤也

隆禧營繕都司秩五品天曆元年初置萬聖祐國營繕提點所三年改爲營繕都司 案紀至順元年 卽天曆三年 作正四品

崇祥總管府至大四年陞爲崇祥院泰定四年復改爲大承華普慶寺總管府 案紀陞院在皇慶元年政府在泰定三年

普慶營繕司天曆元年始置普慶營繕提點所三年改爲營繕司 案紀天曆二年改普慶修寺人匠提舉司爲營繕

提點所秩從五品至順元年即天曆三年改營繕司秩正五品

此以二年為元年又不書秩皆誤

隆祥使司普明營繕都司天曆元年勅大龍興普明寺於海

南置規運提點所二年撥隸隆祥總管府案紀天曆二

年立海南營繕提點所隸隆祥此不書改規運為營繕蓋

誤

壽福總管府天曆元年改立總管府案紀在泰定元年

萬安營繕司三年以萬安規運提點所既廢復立萬安營繕

司案三年上失書年號提點所陞都總管府在延祐二

年此當是延祐三年

本證十一 證誤十一 五 會稽徐氏重校

百官志四

太常禮儀院至元二年翰林兼攝太常寺二十年陞正三品

至大元年改陞院設官十二員天曆二年復陞正二品

案紀併太常寺入翰林院在至元入年陞太常寺為正三

品在十八年改太常寺為太常禮儀院在大德十一年復

陞正二品在至順元年至紀云至大元年減太常禮儀院

官二十七員為入員此云元年設官十二員亦疑誤

郊祀署大德九年始置令二員丞二員案紀作令丞各一

員詳證遺

典瑞院至元十六年立符寶局大德十一年陞正二品案

紀中統元年已立符寶局正二品當作從二品

太醫院二十年改為尙醫監案二十九年上失書至元

御藥院至元六年始置達魯花赤案紀至元十年置御藥

院似無六年先置官之理

奎章閣學士院羣玉內司秩正三品天曆二年始置案紀

是年更司籍郎為羣玉署至順元年陞羣玉署為羣玉內

司此誤合為一

藝文監案紀天曆二年立藝文監隸奎章閣學士院今與

奎章閣並列誤

監書博士天曆二年始置案紀至順元年置奎章閣監書

博士今隸藝文監又以至順為天曆皆誤

侍正府秩正一品至順二年置案紀當作從二品

將作院行諸路金玉人匠總管府至大開始置於杭州路

案紀至元十七年立杭州路金玉總管府此至大疑至元

之誤

高麗提舉司至元二十二年置案紀至元二十一年以高

麗提舉司隸工部豈別一官耶抑二十二年由工部改隸

總管府志誤以為始置也此當在下

一條後

大都等路民匠總管府御衣局至元二年置案紀在中統

四年

2764 79-21 1100 660

通政院至元十三年改至大元年陞正二品四年罷是年兩都仍置 案紀改院在至元十二年陞品在大德十一年至大四年上都立通政院此云兩都亦誤

中政院大德四年陞申正院 案紀正當作敘 案紀全入管領諸路打捕鷹房民匠等戶總管府大德三年始置元貞

元年撥隸中宮位下 案大德滿在元貞之後

遼陽等處金銀鐵冶都提舉司秩正四品掌辦金銀附鐵等

課分納中書省及中政院七年以其賦盡歸中宮 案紀

延祐三年置遼陽金銀鐵冶提舉司秩從五品七年歸中

政院此云正四品當由提舉司改都提舉司陞秩也不書

延祐亦誤

延祐亦誤

江浙等處財賦都總管府至大元年置領提舉司 案紀

至大三年立江浙等處財賦提舉司秩從五品兼章慶使

司志提舉司並正五品又隸中政院與納異

管領諸路打捕鷹房民匠等戶總管府秩正三品大德三年

置 案此與前管領諸路打捕鷹房民匠等戶總管府秩

品置年及所置建營花赤至泰差並同彼云領提舉司四

提領所十有一此所領大都等路唐州河南冀寧共四提

舉大都保定河間冀定南陽鄧州唐州泌陽襄陽湖陽汝

寧陳州汴梁裕州河南嵩汝南陽唐州冀寧晉寧共十一

提領數亦相同惟提舉內河南彼作南陽提領內汝寧彼

作汝濟河南嵩汝彼作濟南嵩汝為稍異其為誤複信矣

奉宸庫大德元年置 案紀至元二十七年罷奉宸庫大德

五年置然則大德時乃復置亦非元年也

元史本證才并

光緒十五年徐氏鑄學齋重刊

上虞王士濟校

本證十一 證誤十一 九 會稽徐氏重校

本證十一 證誤十一 九 會稽徐氏重校

蕭山汪輝祖 男繼培補

百官志五

儲政院家令司延祐四年復立七年罷天歷元年罷來幾復

立二年又罷 案紀延祐七年內宰司復為正三品天歷

二年復置家令司此云罷者俱誤

府正司冀用庫 案紀至大元年冀當作驥

延慶司大德十一年別立延慶司秩仍正三品 案紀復延

慶司在大德三年十一年乃陞延慶司秩從二品也其復

正三品在延祐七年詳證遺

本證十二 證誤十二 一 會稽徐氏重集

典醫監泰定四年復立署 案紀在三年

典牧監秩正三品天歷二年始置 案紀大德十一年已置

此官天歷時當是復置

典寶監 案紀延祐四年典寶監設官八員今志凡十員

延福司後併入羣牧監 案紀延祐七年延福與羣牧同罷

此云併入疑誤

章慶使司秩正三品至大三年立至治三年罷 案紀至大

三年作正三品罷在延祐七年

掌醫監秩正五品至大元年陞監 案紀作正三品

羣牧監秩正二品至大四年立至治三年罷 案紀至大四

年作正三品罷在延祐七年

掌儀署令丞各二員至元二十年立泰定元年改典設署

案紀置署在大德十一年設令丞各一員

隨路諸色人匠都總管府至元九年陞正三品大德十一年

改繕珍司 案紀改繕珍司陞秩正三品在至大元年作

徽政院人匠總管府

上都奧魯提領所至元十八年置 案紀至元十七年六月

罷上都奧魯官以畱守司兼管奧魯事豈十七年罷而十

八年復置歟

管領諸路怯憐口民匠都總管府延祐六年改繕用司 案

本證十二 證誤十二 二 會稽徐氏重集

紀在四年

江淮等處財賦都總管府至元十六年立大德四年罷 案

紀立府在至元二十六年罷在大德八年

昭功萬戶都總使司宮相都總管府至順二年罷宮相府并

鶴馭司改怯憐口錢糧總管府為本府 案紀是年三月

立宮相都總管府四月置怯憐口錢糧都總管府志有脫

誤

內史府至元二十九年封晉王於太祖四斡耳朶之地改王

傅為內史秩從二品延祐五年陞正三品 案紀皇孫晉

王位立內史府在至元三十年其陞內史府為內史院秩

正二品在至大元年

隨路諸色民匠打捕鷹房都總管府秩正二品至元二十四年置 案紀至順元年立諸色民匠打捕鷹坊都總管府

秩正二品與此並同豈罷而復繼耶

都護府至元廿七年改額北庭都護府秩正二品二十年改大理寺秩正三品二十二年復為大都護秩如舊 案紀

改都護府在十八年作從二品二十二年陞大理寺為都護府亦稱職從二品此云品秩如舊則是正三品也疑誤

百官志六

大都留守司至元十九年罷宮殿府行工部置大都留守司

本證十二 證誤十二 三 會稽徐氏重校

兼本路都總管知少府監事二十一年別置大都路都總管府 案紀併宮殿府入少府監在八年立大都留守司

及總管府俱在二十一年

廣誼司秩正二品 案紀至順二年作正三品志亦云司令

二員正三品此二字誤

武備寺至元五年始立軍器監秩四品十九年陞正三品二十

十一年改監為寺 案紀軍器監置三品在十八年陞武

備監為武備寺在二十二年

太僕寺中統四年設羣牧所至元十六年改尚牧監 案立

羣牧所之年各處互異詳世祖紀至元九年立尚牧監

紀在十二年

大德十一年復改太僕院至大四年仍為寺卿二員從二品

案紀大德十一年已陞從二品

尚乘寺至元二十四年罷衛尉院始設尚乘寺大德十一年

置為院 案紀大德十一年設尚乘寺為衛尉院此第云

陞為院文義不明

長秋寺怯憐口諸色人匠提舉司秩從五品掌領武宗軍士

北來人匠至大元年置 案紀作正五品

太府監至元四年為宣徽太府監八年陞正二品 案紀併

太府監入宣徽院在三年八年陞正三品非二品也

本證十二 證誤十二 四 會稽徐氏重校

利用監費用庫至元十年隸利用 案紀至元十年改費用

庫為利用監非隸也

中尚監二十四年改置 案紀在二十三年

御帶庫至元二十八年置 案紀云增置非始置也二十二

年陞御帶庫為章佩監則早有此庫矣

章佩監至大元年陞為院秩從二品 案紀在大德十一年

經正監至大四年置 案紀是年七月置官五員十二月增

置官為八員今志乃有九員

都水監秩從三品都水監二員少監一員監丞二員經歷知

事各一員大德六年陞正三品 案紀至元二十九年仍

置都水監少監丞經歷知事凡八員此少監當是二員陞品在大德九年志亦誤

司天監皇慶元年陞正四品 案紀皇慶元年陞四品者乃

回回司天臺非司天監也至大元年陞司天臺秩正四品

疑卽此監

上都雷守司至元十九年併爲上都雷守司 案紀在十八

年

尙供總管府至元十三年置只哈赤入刺哈孫達魯花赤延

祐二年改總管府 案紀延祐二年只合赤入刺合孫總

管府改爲尙供府此有脫誤

本證十一

證誤十二

五

會稽徐氏重榮

大都路兵馬都指揮使司至元二十九年置都指揮使等官

案紀十六年陞大都兵馬都指揮使司秩四品則二十

九年前已有都指揮使矣

百官志七

江西等處行中書省至元二十三年又以福建併入江浙

繼培案世祖紀無福建行省入江浙之事關里吉思傳云

大德二年改福建行省平章未幾以福建隸江浙改福建

道宣慰使都元帥則福建省之入江浙當在大德二年後

矣詳證遺

湖廣等處行中書省至元十三年取潭州卽置省治之 案

紀潭州置省在十四年地理志天臨路下同

陝西等處行中書省至元二十三年四川立行樞密院 案

樞密院當作中書省

甘肅等處行中書省十年罷之 案十年止失書至元

雲南等處行中書省至元十一年始置行省治中慶路 案

地理志中慶路立省在十三年

宣慰使浙東道 攷異云地理志浙東道宣慰司都元帥治

慶元路則浙東道宣慰司亦兼都元帥府矣

元帥府李店文州帖城河里洋脫朶甘思當陽岷州積石州

洮州路脫思馬路十八族 攷異云宣政院所屬惟洮州

本證十二

證誤十二

六

會稽徐氏重榮

十八族積石州禮店文州 稱元帥府朶甘思稱都元帥

府脫思麻路 則稱軍民萬戶府屬吐蕃都元帥常陽

帖城阿不籠等處合爲一萬戶府屬吐蕃招討司岷州但

有捕盜官俱無元帥府之名

福建等處都轉運鹽使司大德四年復爲運司九年復罷

案紀立司在至元三十一年罷司在大德八年

諸路總管府至元二十三年置推官二員下路一員 案紀

是年設上路二員中路一員至大德二年增置上路二員

下路一員此誤合爲一

百官志八

中書分省至正十二年左丞韓大雅 案名元善

十七年七月以平章答蘭參政俺普崔敬分省陵州 案宰

相表答蘭崔敬俱十一月除此云七月分省疑誤

二十二年以參政脫禾兒領分省事 案宰相表作脫木兒

樞密院至正十五年四月添設院判一員 案紀作添設判

官二員

徽政院元統元年十二月為皇太后世 案案紀至順三

年十月立徽政中政二院元統乃設官屬非世院也

宣文閣至正元年九月立 案紀在六月

資正院 案紀至正十三年六月作資政院

本證十一 證誤十二 七 會稽徐氏重聚

行中書省至正十六年五月置福建等處行中書省 案紀

在正月

行樞密院至正十五年十二月河南行樞密院添設院判一

員 案紀見於十二年九月

行御史臺至正十六年置河南廉訪於沂州 案紀十二年

九月已有河南廉訪司之名當非置於十六年也

行宣政院至元二年五月置以也先帖木兒為院使 案順

帝紀在三年五月

湖東宣慰司至正十二年正月添設宣慰使一員同知一員

都事一員 案紀湖東作淮東亦無宣慰使一員

東路都蒙古軍都元帥府至正八年正月置 案紀七年正

月復立

義兵萬戶府至正十四年二月詔河南淮南兩省並立義兵

萬戶府 案紀十二年九月已有義兵萬戶府之名

選舉陳錄

科目

至正二十六年三月選試進士七十二人 案紀作七十三

人

食貨志二

歲課

本證十二 證誤十二 八 會稽徐氏重聚

撥常德澧辰沅靜民萬戶府 案靜當作靖民上疑脫軍字

撥探木夫一千戶於瑞錦州 案地理志瑞錦是二州

食貨志三

歲賜

太祖弟李羅古勝大王子廣壹王位江南戶鈔至元十八年

分撥鉉山州一萬八千戶 案別里古台傳作信州路及

鉉山州二城戶一萬八千

李羅台萬戶分撥廣平路洛水州 案地理志州當作縣

食貨志四

俸秩

祿秩之制 案紀中統三年始定中外官俸至元三年初給京府州縣司官吏俸七年初設軍官俸與志所載皆不合奎章閣學士院鑑書博士 案鑑當作監見文宗紀至順元年及百官志四

賑恤

恩免之制 至元三年減中都包銀四分之一 案紀在二二年

至治三年免福建蛋戶差稅一年 案紀在泰定元年

泰定三年罷江淮以南包銀 案紀在二年

災免之制 至元三年以東平等處蠶災減其絲料 案紀

不證一二 證誤十二 九 會稽徐氏重案

在四年

二十年免江南稅銀十分之二 案紀作免三之二

入粟補官之制 陝西每石八十兩 至依河南省補官例行

之 案凡六百四十餘字已見選舉志凡入粟補官條此

宜節

兵志一

兵制

世祖至元十九年二月諸侯王阿只吉 案侯字誤衍

兵志二

宿衛

左衛率府延祐元年改爲忠翊府 案百官志作四年

鎮戍

世祖中統元年十一月命右三部尙書怯烈門平章政事趙

璧領蒙古漢軍於燕京近地屯駐平章塔察兒領武衛軍

一萬人屯駐北山漢軍質子軍及僉到民開諸投下軍於

西京宣德屯駐復命怯烈門爲大都督管領諸軍勾當分

達達軍爲兩路一赴宣德德興一赴興州其諸萬戶漢軍

則令赴潮河屯守 案紀中統二年十月庚子命平章政

事趙璧左三部尙書怯烈門率蒙古漢軍駐燕京近郊丙

辰詔平章政事塔察兒由古北海口西便道赴行在所十

本證十二 證誤十二 十 會稽徐氏重案

一月癸酉以尙書怯烈門平章趙璧兼大都督率諸軍從

塔察兒北上分蒙古軍爲二怯烈門從麥肖出居庸口駐

宣德德興府訥懷從阿忽帶出古北口駐興州帝親將諸

萬戶漢軍及武衛軍由檀順州駐潮河川與此互異

至元十三年十月命別速解忽別列入都兒二人爲都元帥

領蒙古軍二千人河西軍一千人守斡端城 繼培案紀

至元十六年九月以忽必來別速台爲都元帥將蒙古軍

二千人河西軍一千人戡斡端城別速台即別速解忽必

來即忽別列入都兒紀在十六年而志在十三年疑誤

兵志三



屯田

大農司所轄營田提舉司不詳其建置之始 案紀至元十

七年九月立營田提舉司從五品俾置司柳林割諸色戶

千三百五十五餘之官給牛種農具何云不詳耶

四川行省所轄保寧萬戶府軍屯置立於重慶州晉源縣之

金馬 案地理志重當作崇

刑法志二

學規

諸國子監私試積分 至 勒令出學 案已見選舉志冗複非

例

本證十二 證誤十二 十一 會稽徐氏重榮

刑法志四

禁令

諸章服職官一品 至 素帶青幔 案已見輿服志服色等第

條此宜節

元史本證十二

光緒十五年 徐氏鑄 學齋重刊

上虞王士濟校

蕭山汪輝祖 男繼培補

后妃表

太祖

李兒台旭真太皇后至元二年追謚光獻 案太字誤衍世

祖純至元三年十月太廟成議制尊謚廟號是帝后定謚

俱在至元三年此作二年亦誤

太宗

脫列哥那六皇后至元二年追謚 案當作三年

定宗

本證十三 證誤十三 一 會稽徐氏重珏

斡兀立海迷失三皇后至元二年追謚 案當作三年

憲宗

忽都台皇后宏吉刺氏按陳從孫女 案特辭禪傳按陳從

孫忙哥陳女此誤

至元二年追謚 案當作三年

世祖

察必皇后性明敏 蓋有力焉 案表例止書名氏號謚明

敏云云已見本傳不當贅敘

喃必皇后時世祖春秋高 輒因后奏事焉 案已見本傳

成宗

卜魯罕皇后 案當在失憐答里元妃之後

成宗晚年多疾 猶有取焉 案已見本傳

失憐答里元妃至大元年追尊謚曰貞慈靜懿皇后配享成

廟 案武宗紀在大德十一年本傳又云至大三年未知

孰是

武宗

速哥失里皇后真哥妹也 案后妃傳當作真哥從妹

英宗

速哥入刺皇后謚曰莊靖懿聖皇后 案后妃傳靖作靜

泰定帝

本證十三 證誤十三 二 會稽徐氏重珏

八不罕皇后充王買住罕女也

必罕皇后八不罕妹也

速哥答里皇后必罕妹也 案后妃傳入不罕為按陳孫斡

畱察兒女必罕速哥答里為充王買住罕女特辭禪傳同

此誤合且封充王者乃察合台太子曾孫買住韓見宗室

表亦非買住罕也

文宗

卜答失里皇后至順三年尊為皇太后元統元年又尊為太

皇太后 案尊為皇太后在寧宗時尊為太皇太后在順

帝至元元年此並誤餘詳傳證遺

烈祖

宣懿皇后至元二年追上尊諡 案當作三年

睿宗

唆魯忽帖尼妃至元二年追上尊諡 案當作三年

裕宗

伯藍也怯赤大德四年崩諡曰徽仁裕聖皇后 案本傳大

德四年謚裕聖皇后至大三年追諡徽仁裕聖此誤合為

一

順宗

答吉妃子至治三年崩 案英宗紀二年十二月定諡是崩

本證十三 證誤十三 三 會稽徐氏重榮

不在三年也

后性聰慧 至勢殆少熄焉 案已見本傳

宗室表

海都位

拜住忽兒 案太祖紀作拜姓忽兒 攷異云祕史作伯升

音相近此 作住者誤

答里眞位

窩王闊闊出 案諸王表作寧海王繼培案世祖紀至元

九年八月諸王闊闊出請以分地寧海登萊三州自為

一路與他王比歲賦惟入寧海無輸豆萊則闊闊出為

寧海王明矣

別里古台大王位

也速不花

口溫不花

罕秃忽 案別里古台傳罕秃忽為長子次也速不花次

口溫不花與表異

滅里大王位

陽翟王太平

陽翟王秃滿 陽翟王曲春 陽翟王帖木兒赤 案阿

魯輝帖木兒傳秃滿封陽翟王傳曲春曲春傳太平太

本證十三 證誤十三 四 會稽徐氏重榮

平傳帖木兒赤諸王表承襲之次與傳合此誤

鎮南王脫歡位

鎮南王老章 鎮南王脫不花

威順王寬徹普化

宣讓王帖木兒不花 案寬徹普化傳脫不

花三人皆老章弟表作老章子誤

梁王松山位

雲南王帖木兒 繼培案泰定帝紀四年諸王表並作帖木

兒不花

諸王表

燕王

真金至元十四年册爲皇太子 案紀至元十年二月受册寶裕宗傳

同

阿剌忒答納天曆二年封三年立爲皇太子其年薨 案紀至順元年三月

封燕王十二月立爲皇太子二年正月薨納作刺

秦王

忙哥刺至元十七年薨 案當作十五年證詳世祖紀

齊王

月魯帖木兒泰定元年封 案紀三年嗣四年給印

魯王

本證十三 證誤十三 五 會稽徐氏重棗

桑哥入刺元統元年襲封 案特辭禪傳作二年

定王

藥木忽兒至大元年由定遠王進封 案本表藥木忽兒大德九年由

定遠王徙封威寧王此當作威寧王進封

趙王

主忽駙馬至大元年封 繼培案紀至大二年封駙馬注安爲趙

王注安卽术安闊里吉思傳子术安幼以弟术忽難襲

高唐王至大二年术忽難加封趙王卽以讓术安此作

主忽蓋誤合术安术忽難爲一人紀在二年而此云元

年亦誤

馬札罕泰定元年封 案英宗紀至治元年十一月置趙王馬

札罕部錢糧總管府當是至治元年封

嘉王

晃火帖木兒延祐四年封 案紀在五年帖作鐵

荆王

也速不堅

脫脫木兒

脫火赤順二年來朝 案荆王有兩脫脫木兒一世系

表睿宗子歲都哥曾孫至元元年襲一荆王世子文宗

至順二年召赴闕卽至元三年襲脫火赤位者表列脫

本證十三 證誤十三 六 會稽徐氏重棗

脫木兒于脫火赤之前當卽歲都哥曾孫但宗室表脫

脫木兒爲也速不堅之父而表首列也速不堅亦疑有

誤

昌王

阿失延祐四年封 案武宗紀至大元年封

恩王

月魯帖木兒延祐四年封 案紀在六年帖作鐵

岐王

脫脫木兒延祐四年由濮陽王進封 案仁宗紀在皇慶元年

豫王

阿忒思納失里天曆元年封 繼培案宗室表豫王有二一察

合台太子位越王禿刺子阿刺忒納失里一西平王奧

魯赤位阿忒思納失里天曆元年封者為阿刺忒納失

里由西安王改封見明宗紀此誤合為一

那王

卜顏帖不花 繼培案文宗紀至順二年三年並作不顏

帖木兒

鄜王

懿憐只班至順二年封 案紀在元年作亦憐

藩王

木證十三 證誤十三 七 會稽徐氏重聚

王距大德十一年以駙馬封 案當作王諫證詳紀

王璋延祐六年以駙馬襲封 案武宗紀至大三年由高麗國王改

封高麗傳作瀋陽王

王嵩泰定三年以駙馬襲封 案仁宗紀延祐三年以世子特授

駙馬高麗國王

王誼 案高麗傳當作堪

緬國王 金印獸紐 繼培案成宗紀大德元年封緬國王的

立普哇孛阿迪提牙七年封緬國王窟麻刺哥撒入並賜

銀印表列于金印獸紐疑誤

北安王

那木罕至元十九年賜印 案紀在二十一年作南木合

鎮南王

脫歡至元二十一年封金印螭紐 繼培案紀賜塗金銀印

湘靈王

失里哥兒不花至大二年徙封 案仁宗紀至大四年由親王改

封

恩平王

塔思不花至大四年封 案仁宗紀皇慶元年封

北平王

那木罕至元二年封十九年改封北安王 案紀三年封作南木合二十一年

木證十三 證誤十三 八 會稽徐氏重聚

改封

汝靈王

察入兒延祐元年封 案紀在二年

宣德王

不答失里皇慶二年封 案紀作安德王滅失作表內又有安德

王不答失里皇慶二年封未審孰是宗室表與此同

武靈王

徹徹禿泰定三年封 案英宗紀至治二年封作闊

西靈王

連來蠻天曆二年封 案紀至順元年封

柳城王

亦憐眞八年天曆三年封案明宗紀天曆二年封柳城郡王

保寧王

韓卽天曆二年封案文宗紀天曆二年以渾都帖木兒印付

之至順二年封保寧王賜以印表誤合二事爲一

河平王

昔里吉至元四年封案紀在五年

雲南王

忽哥赤

也先帖木兒 繼培案世祖紀至元四年封皇子忽哥赤

本證十三 證誤十三 九 會稽徐氏重舉

爲雲南王賜駝紐金鍍銀印至元二十五年賜雲南王

塗金駝紐印卽賜也先帖木兒者是二王皆非金印也

表內雲南王兩見一金印駝紐一金鍍銀印駝紐並載

忽哥赤一不載封年一云至元五年封而也先帖木兒

亦入金印位內皆誤

鎮寧王

孛羅大德九年封案紀在十年

威定王

藥木忽爾 繼培案當作玉木忽爾見宗室表

安定王

朶兒只班

脫歡 案宗室表闕列朶兒只班爲脫歡子此

誤倒

汾陽王

別帖木兒延祐七年封案紀在四年

武平王

不花帖木兒至順元年封案紀作武平郡王

昭武王

合伯大德十年封案紀作昭武郡王

順陽王

本證十三 證誤十三 十 會稽徐氏重舉

兀都思不花延祐七年由西安王降封案英宗紀由安王降封作兀都

表內安王注同此西字衍

雲南王

帖木兒不花泰定元年襲封繼培案紀作帖木兒賜金印表列

於金鍍銀印駝紐疑誤

宜靖王

買奴泰定二年由泰寧王徙封案紀在三年證詳後泰寧王下

廣平王

木剌忽駙馬攷異云木剌忽爲玉昔帖木兒之子姓阿魯

刺氏元之同族不當有尙主事表稱駙馬似誤

靖恭王

脫隣忽都魯 至順元年封

案紀在二年 作脫隣忽魯

懿德王

沙藍朵兒 至順元年封

案紀在二年 作沙藍朵兒只

廣遠王

闊闊出 至元二十一年封

案紀在二十六年

徹徹焉 延祐七年封

繼培案延祐無十一年蓋因上一年進封蓋王

闊闊出大德十一年進封而誤七字當刪

鎮遠王

牙忽都 至元二十一年封

案紀二十七年賜印

本證十三 證誤十三

會稽徐氏重乘

靖遠王

合贊 至元二十七年封

繼培案宗室表靖遠王有二一闕出太子位哈歹一旭烈兀大王位合贊世祖紐至元二十七年封者作合帶當即哈歹非合贊也

廣遠王

瓜都 中統二年封

案紀在三年表內金印螭紐廣遠王下亦作三年此誤

泰寧王

買奴 至治二年封

案泰定帝紀元年泰寧王買奴卒以其子亦憐真朵兒赤嗣即此買奴也三年封諸王

買奴 二年徙封宣靖王

買奴為宣靖王鎮益都順帝至元二年進封宣靖王買奴為益王別是一人表誤合為一

寧昌郡王

唆都哥 至元二十三年封

案紀作唆郎哥在二十二年

駙馬濮陽王

脫帖木兒 大德十年封

繼培案紐賜金印 作脫鐵木而 表列於金

鍍銀印龜紐疑誤

無國邑名

金印駝紐

也速不花 至元二十年賜印

案紀在元年

本證十三 證誤十三

會稽徐氏重乘

玉龍蒼失 至元二十三年賜印

案紀在元年

帖失帖太兒 大德二年

繼培案成宗紀大德四年有諸王塔失鐵木而蓋即此人表以塔失為帖失四年為二年俱誤

韓羅溫孫 延祐二年 案紀在元年

別失帖木兒 泰定元年

案見仁宗紀延祐五年

金鍍銀印駝紐

月魯帖木兒 延祐六年

案即恩王此複

銀印龜紐

怯里歹 郡王至元十一年

案世祖紀至元二十一年封怯里刺

爲郡王卽此人表作十一年誤

出伯 大王至元二十五年 案世祖紀至元二十年賜印  
後改封威武西靖王

二十五年封威武西寧王此誤

岳忽難 大德二年賜印 案紀在三年

公主表

昌國公主位

買的憲宗孫女 繼培案字禿傳作憲宗曾孫女

趙國公主位

忽答迭迭失適君不花子闕里吉思 繼培案字禿傳作

愛不花子

本證十三 證誤十三 三 會稽徐氏重聚

高昌公主位

朶而只思蠻公主太宗之子闕端之女 繼培案巴而木

阿而忒的斤傳作闕端孫女

各公主位

英壽大長公主 案順帝紀元統二年作榮壽

奔忒古鬼駙馬 繼培案食貨志三有駙馬奔忒古見此

鬼字疑誤

元史本證十三

光緒十五年 徐氏鑄學齋重刊

上虞王士濟校



元史本證卷十四

證誤十四

蕭山汪輝祖 男繼培補

三公表一

太宗元年

太師阿海 太傅禿懷 太保明安 案阿海拜太師禿懷即耶律禿花

拜太傅並在太祖甲戌見本傳明安為太保無攷然本傳加太傅亦在太祖時表並列於太宗元年誤也

仁宗延祐六年

太師鐵木迭兒 案紀是年為太子太師其為太師在七年

泰定帝元年

本證十四 證誤十四 一 會稽徐氏重栞

太師伯忽 案紀至治三年十二月以前太師拜忽即伯忽商議

軍國重事非正授太師也泰定四年亦云敕前太師伯忽與議大事表不書而此獨書何耶

宰相年表一

世祖中統元年

右丞禡禡 案紀是年七月以禡禡行中書省事二年詔行

中書省平章政事禡禡率宣撫使赴闕三年以平章政事禡禡行中書省於陝西是禡禡未嘗為右丞相也

平章王文統 案紀四月除表於除罷或書月或不書非例

也今皆案紀補之

左丞張文謙 案紀四月除

參知政事張啟元 案紀七月除

二年

右丞不花

史天澤 案紀五月以史天澤為右丞相六月以不花

為右丞相此先後誤倒

左丞

耶律鑄 案紀六月除

平章賽典赤 案紀八月除

右丞張 案紀名啟元六月除八月行省平陽表凡失書名者皆案紀傳補之

本證十四 證誤十四 二 會稽徐氏重栞

三年

平章王文統 案紀二月伏誅

右丞粘合 案紀名南合二年八月除而表在三年者蓋紀

以命之日表以入省之日也後凡類此不盡舉正惟

相隔日久者錄之

張 案名啟元

左丞關關 案紀二年八月除

參知政事商挺 案紀三月行省四川

四年

平章王文統 案文統已於三年伏誅此誤衍

右丞

粘合 案名南合

張 案名啟元

左丞

姚樞 案紀正月除

參知政事

商挺 案紀八月行樞密院於成都

至元元年

右丞

耶律鑄 案紀八月行省

右丞

張 案名啟元

參知政事

商挺 案本傳是年復入

二年

右丞

安童 案紀八月除

本證十四 證誤十四

三 會稽徐氏重刊

忽都察兒 案紀作忽都答兒三年十一月為左丞相

無二年為右丞相之事

耶律鑄 案本傳行省山東未幾召還亦左丞相也表

誤

伯顏 案紀八月為左丞相本傳同表誤

平章政事

趙璧 案紀閏五月行省南京

廉希憲 案紀二月罷

賽合丁 案紀作賽合丁二月以宣慰使除賽寶未知

孰是

左丞

張 案紀名文謙

參知政事

王 案紀名晉二月由山東廉訪使除

三年

相

忽都察兒 案當作左丞相證見上

史天澤 案紀二月為樞密副使

耶律鑄

伯顏 案並當作左丞相

平章政事

廉希憲 案紀二月除

宋子貞 案紀二月除十一月致仕

右丞

阿里別 案紀二年八月宰執皆罷阿里別當亦在其

中故四年三月復入中書作阿表於二年不書三年仍

本證十四 證誤十四

四 會稽徐氏重刊

列其名而四年轉失書皆誤

左丞

張 案名文謙

參知政事

王 案名晉

四年

左丞

史天澤 案紀六月復入

平章政事

忽都察兒 案紀六月由左丞相降

耶律鑄 案紀三月為左丞相六月降平章政事至五

年復拜左丞相見本傳七年罷見紀表於是年左丞相

不書忽都察兒而五年六年皆列於平章誤矣

右丞

伯顏 案紀六月由左丞相降

左丞 廉希憲 案紀六月由平章降

參知政事 阿里別 案紀二月復為中書右丞六月降參知政事

張惠 案紀至元元年八月立諸路行中書省以參知

政事張惠等行省事三年二月以參知政事張惠為制

國用副使七年正月制國用副使張惠參知尚書省事

是元年至三年張惠以參知政事出為行省援趙璧廉

希憲張啟元之例表當列名四年參知政事則是年六

月由左丞降之張文謙非惠也表於元年至三年不書

張惠四年至七年又誤文謙為惠誤矣

五年

本證十四 證誤十四 五 會稽徐氏重葺

左丞 史天澤 案紀九月復為樞密副使六年正月同忽刺

出董師襄陽九月與忽刺出並平章政事乃河南行省

也表五年不注月六月猶書左丞相不書平章皆誤

平章 耶律鑄 案當列左丞相

參知政事 阿里別 案紀十月己卯參知政事阿里出行河南省

事即此阿里別也庚辰以御史中丞阿里參知政事此

別一阿里也表以二名相涉遂合為一人誤矣

張惠 案當作張文謙

六年

左丞 史天澤 案當列平章政事

平章 耶律鑄 案當列左丞相

參知政事 阿里別 案當作阿里

張惠 案當作張文謙

七年

左丞 忽都察兒 案紀正月平章政事陞

耶律鑄 案紀正月罷

平章 阿合馬

張易 案紀並正月八

右丞 趙 案紀名璧八年二月以中書左丞東京等路行尚

書省事為右丞表于是年不書左丞而列於右丞誤

本證十四 證誤十四 六 會稽徐氏重葺

左丞 廉希憲 案本傳七年與耶律鑄同罷當在正月

許衡 案紀正月以國子祭酒除

參知政事 阿里別 案當作阿里

張惠 案當作張文謙六月除司農卿

李 案紀名堯咨正月除

麥木督丁 案紀正月除

八年

左丞 耶律鑄 案鑄於七年出省此誤衍

右丞 伯顏 案本傳七年遷同知樞密院事此誤衍

趙 案名璧詳上

左丞 廉希憲 案希憲於七年出省此誤衍

許衡 案紀三月以老疾辭

參知 阿里別 案當作阿里

張惠 案亦張文謙之誤然文謙已於七年除司農卿

此又誤衍

李 案名堯咨

九年

平章 哈伯 案紀作合伯人省在十年此誤衍

張易 案紀正月由尙書省改十月為樞密副使

右丞 趙 案名壁紀十月陞平章政事

本證十四 證誤十四 七 會稽徐氏重栞

參知 李 案名堯咨

麥木督丁 案紀二人並正月由尙書省改

十年

平章 哈伯 案紀九月除

右丞 趙 案名壁當列平章政事

左丞 張 案名惠三月陞右丞

參知 李 案名堯咨

十一年

右丞 趙 案名壁當列平章政事

左丞 張 案名惠當列右丞

參知 李 案名堯咨

十二年

右丞 趙 案名壁當列平章政事

左丞 張 案名惠當列右丞

參知 李 案名堯咨

十三年

平章 趙 案名壁

十四年

右丞 張 案名惠本傳云伯顏伐宋十二年夏詔惠主饋餉

十三年春徵還不言別授他官則當仍為右丞表於十

本證十四 證誤十四 八 會稽徐氏重栞

三年不列名疑誤

十五年

平章 阿里 繼培案即阿里別以紀證之蓋淮南行省官也

右丞 張 案名惠

參知 耿仁 案紀十四年十二月以參議除

十六年

右丞 張 案名惠

十七年

右丞 張 案名惠

參知 郝禎

耿仁 案紀七月並陞左丞

十八年

右丞 張 案名惠

十九年

左丞 阿合馬 案當列平章政事三月為王著所殺

耶律鑄 案紀十月除

右丞 張 案名惠紀五月罷

麥木督丁 案紀五月除

左丞 耿仁 案紀五月就鞫

郝順 案阿合馬傳三月為王著所殺

本證十四 證誤十四 九 會稽徐氏重萊

張阿亦伯 案紀十二月中書左丞張文謙除樞密副

使疑即張阿亦伯

參知 阿里 案紀五月罷

張鵬舉 案紀作張雄飛五月由行臺中丞除鵬舉其

字也 有表當書名

二十年

左丞 耶律鑄 案紀十月罷

平章 扎珊 案紀十月為樞密副使

參知 張鵬舉 案當作張雄飛

溫迪罕 繼培案紀二十年十二月有中書參議溫迪

罕秃魯花不云為參政疑表誤二十二年十一月以秃魯歡為參知政事二十三年五月有參知政事秃魯罕皆即秃魯花而表轉不書何也

二十一年

右丞 和禮霍孫 案紀十一月罷

耶律鑄

平章 扎珊 案二人並於二十年出省此誤衍

參知 張鵬舉 案當作張雄飛十一月罷

溫迪罕 案紀十一月罷

二十二年

本證十四 證誤十四 廿 會稽徐氏重萊

右丞 安童 案紀二十一年十一月除

平章 阿必失哈 案紀正月除

參知 忽都魯 案紀三月除

右丞 盧世榮 案紀四月以罪免

左丞 廉 案紀名樞十一月以前御史中丞除

參知 廉 案紀二十一年十一月以不魯迷失海牙撒的迷

失並參知疎事表次廉子撒的迷失之後必即不魯迷

失海牙撒也

二十三年

平章 辭閣干 案紀六月除

左丞 也速解兒 攷異云卽二十四年平章帖木兒本名避

成宗諱改史官追改未能盡一也 見黃潛撰安慶忠襄王碑 案紀二

十三年七月由參政陞左丞作鐵木兒

參知 政事 楊 案紀名居寬見六月

郭 案紀名佑二十二年五月以中丞除表於二十二年不書疑誤

廉 案名不魯迷失海牙

二十四年

平章 辭闡干 案紀十月行省遼陽

麥木督丁 案紀二月除

本證十四 證誤十四 十一 會稽徐氏重采

左丞 葉李 案紀是年二月尚書省設官六員以葉李爲左

丞本傳同表列於中書誤

參知 政事 楊 案名居寬紀十月誅

平章 政事 桑哥 以下俱尚書省

帖木兒

右丞 阿魯渾撒理

參知 政事 馬紹

忻都 案紀俱閏二月除

二十五年

平章 政事 伯答兒 案紀二十六年二月除此誤先一年

右丞 崔 案此卽崔或其爲右丞紀在二十八年据本傳則

在二十八年之前表列于此蓋据傳也

參知 政事 何 案紀名榮祖

張住壽 案紀二十六年正月有參知政事張守智疑

卽此太

東谷 案名無攷

二十六年

右丞 崔 案名或

參知 政事 張吉甫 案紀作張天祐吉甫蓋其字也四月以參議

尚書省事除

本證十四 證誤十四 十二 會稽徐氏重采

左丞 忻都 以下皆尚書省 案紀四月參政陞

參知 政事 何 案紀名榮祖四月以中書參政改

二十七年

右丞 崔 案名或

參知 政事 何 案名榮祖

二十八年

右丞 完澤 以下皆中書省 案紀二月以詹事爲尚書省右丞相五

月改中書

平章 政事 不忽木 案紀二月以翰林承旨爲尚書省平章五月

改

响喜魯丁 案紀九月代麥木督丁

右丞 何榮祖 案紀二月以集賢大學士為尙書省右丞五

月改

左丞 馬紹 案紀五月由尙書省改

參知 賀勝 案紀五月以集賢學士為尙書省參政五月改

柱 案名思敬見杜豐傳

右丞 桑哥 以下皆 案紀正月罷

左丞 馬紹 案紀當注正月至五月蓋五月罷尙書省省官

皆改中書完澤不忽木何榮祖賀勝及馬紹外紹尙有

平章麥木丁 即麥木 參政高壽而妻於尙書省之平章

本證十四 證誤十四 三 會稽徐氏重榮

帖木兒阿魯渾薩理右丞葉李忻都俱不注遷罷皆誤

也至完澤等未改中書之前豈正月至四月中書僅杜

一人亦殊不可解度表必有誤遺者矣

參知 何 案當節改中書之右丞何榮祖而誤列於參知政

事也

三十九年

平章 帖可 案紀作鐵哥三月以大司農除

刺真 案紀三月以翰林學士承旨除

麥木督丁 案紀二年入年五月以尙書平章改

中書平章政事九月商議中書省事是年三遷

食其祿與議省事表於二十八年既失書此又注而不

詳皆誤

右丞 阿里 案紀三月除

參知 杜 案名思敬

鑿暗都刺 案紀三月除

三十年

平章 賽典赤 案紀三十年十一月河南江北行省平章伯

顏入為中書省平章政事即賽典赤也表或稱賽典赤

或稱伯顏非例

左丞 張 案紀名堯思十一月以詹事丞代馬紹

本證十四 證誤十四 四 會稽徐氏重榮

參知 杜 案名思敬

三十一年

參知 杜 案名思敬

何 案紀名瑋九月以湖南宣慰使除

光緒

光緒 案紀五

徐氏 鑄 學 齋 重

上虞王士濟校

光緒 案紀五

徐氏 鑄 學 齋 重

上虞王士濟校

元史本證卷十五

證誤十五

蕭山汪輝祖 男繼培補

宰相年表一

成宗元貞元年

平章 麥木督丁 案紀五月平章軍國重事

右承 何榮祖 案紀五月為昭文館大學士與中書省事

左承 楊 案紀名炎龍正月以雲南左丞除

參知 阿老瓦丁 三月改除 案紀正月以江浙行省平章除注誤

二年

平章 伯顏 案即賽典赤

本證十五 證誤十五

一 會稽徐氏重聚

不忽木 案紀三月為昭文館大學士平章軍國事

左承 楊 案名炎龍

參知 呂 案紀名天麟元年二月除

何 案名璋

大德元年

左承 楊 案名炎龍

參知 呂 案名天麟

張 案紀名斯立正月除

何 案名璋

二年

平章 梁暗都刺 四月 案紀二月陞表右丞亦止於二月此

注四字誤

左承 楊 案名炎龍紀二月為右丞七月稱中書右丞楊炎

龍則已任右丞矣表于是年第書左丞誤

參知 呂 案名天麟

張 案名斯立

三年

左承 哈刺哈孫 案紀正月除

右承 楊 案名炎龍

入都馬辛 案紀二年五月由左丞陞詳成宗紀

本證十五 證誤十五

二 會稽徐氏重聚

參知 呂 案名天麟

四年

右承 楊

左承 呂

五年

右承 楊

左承 呂

六年

右承 楊

左承 呂 案名並詳上



七年

平章 阿魯渾薩理 正月 案紀三月罷注課

政事 張 案名斯立

董 案紀名士珍 二月以江浙參政除

八年

平章 伯顏 案即賽典赤

帖可 案即鐵哥本傳七年拜

政事 董 案名士珍

趙 案紀名仁榮 正月以江南行臺御史除

張 案紀名祐 九月以戶部尚書除

本證十五 證誤十五 三 會稽徐氏重聚

九年

平章 伯顏 案即賽典赤

政事 參知 迷兒火者 正月至八月 案紀七月陞左丞表於此注正月

至八月則八月以後當為左丞矣

張 案名祐

十年

平章 伯顏 案即賽典赤

政事 右丞 哈刺蠻子 案紀九年七月參知政事陞

左丞 迷兒火者 案紀九年七月參知政事陞

杜 案紀名思敬

十一年

左丞 阿忽台 正月至二月又八月至十二月 案紀阿忽台於二月伏誅安

得八月復相平此課

政事 塔失海牙 八月至十一月 案紀九月除注八月課

平章 塔失海牙 案紀八月左丞陞

李羅答失 八月至十二月 案紀七月同知宣徽院事為左丞

九月陞右丞注課

王 案紀名壽 七月由御史中丞除九月仍為中丞

劉 案紀名正 九月左丞陞

郝 案紀名天挺 七月以江浙行省左丞為左丞表于

本證十五 證誤十五 四 會稽徐氏重聚

至大元年二年俱列左丞是年列于右丞課也

左丞 杜 案名思敬

阿里伯 正月至十二月 案紀作阿里五月除注正月課

政事 參知 劉 正月至三月 案紀名源 十年閏正月以參議中書省事

除

欽察 案紀五月以遙授中書左丞除七月為四川左

丞

武宗至大元年

右丞 塔刺海 正月至三月 案紀大德十一年五月以知樞密院

事為左丞相七月陞右丞相此注課

塔思不花 九月至十二月 案紀十一年七月以御史大夫為

左丞相元年十一月除右丞相表失書左丞相及注九

月皆誤

平章 阿沙不花 十二月至 案紀七月中書平章政事阿沙不

花為都指揮使廣武康里親軍武衛都指揮使十月知

樞密院事恐不盡以平章兼任也

左丞 劉 十一月 案名正本傳云二年立尚書省懇辭歸家

中間無遷轉之事則出省當在二年八月也

右丞 郝 案名天挺

劉 正月 案紀二年八月中書左丞劉楫改尚書左

丞商議尚書省事當即此人表於二年不書此注十月

疑誤

何 案名瑋見本傳

參知 郝 案名彬見本傳

于 案名璋見表大德十一年

二年

右丞 乞台普濟 以下皆

案紀當注正月至七月

左丞 脫脫 九月至 案紀十月以左丞相知樞密院事三年

三月未改官本傳云四年正月復拜中書左丞相則自

二年十月至三年十二月不在中書可知表于二年注

九月至十二月而三年亦列其名皆誤

平章 阿散 三月至 案紀十月以遼陽行尚書省平章政事

為左丞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注三月至三字誤衍

右丞 劉 案名正

右丞 乞台普濟 以下皆 案紀當注八月

左丞 脫脫 案紀作脫虎脫為左丞相在八月十一月監修

國史已稱右丞相表失注

三年

左丞 脫脫 中書省 案誤衍

平章 阿散 案紀作合散二月以左丞相行中書省平章政

事商議遼陽行省事

右丞 伯都 案紀二年十月由參政陞表於二年失書右丞

參政注正月至十月則十月以後即

為右丞矣紀右丞誤平章證詳前

參知 帖里脫歡 案紀二年六月以參議中書省事除

賈 正月至 案紀二年十月以參議中書省事賈鈞為

參知政事三年二月復以僉樞密院事賈鈞為中書參

知政事則鈞于正月嘗出中書矣

四年

右丞 帖木迭兒 案紀正月以雲南左丞相除

左丞 李 十二月至 案紀名士英三月以御史中丞除注二月

誤

參知政事 賈 案名鈞

仁宗皇慶元年

左丞 阿散 九月至十二月 案紀作合散五月以中書平章政事陞

此注九月則九月以前當為平章表失書詳證遺

左丞 李 案名士英

參知政事 察罕 九月至 案紀至大四年三月以昭文館大學士

除

賈 正月至三月又 案紀七月以病請告注疑誤

二年

本證十五 證誤十五 七 會稽徐氏重栞

參知政事 辭 案紀名思敬八月由御史除

延祐元年

左丞 阿散 案紀作合散二月除右丞相表失書九月改左

亦失注

平章 章 正月至十月 案紀作張驥二年三月為江浙行省平

章政事此注十月而二年不書皆誤

參知政事 趙世榮 案紀二月以侍御史除

二年

右丞 帖木迭兒 案紀元年四月錄軍國事九月又為右丞

相表至二年始書疑誤

參知政事 曹 案名從革見鐵木迭兒傳

郭 案紀名貫十月以淮西廉訪使除

二年

右丞 阿里海牙 六月至八月 案即左丞阿卜海牙後同

左丞 阿卜海牙 六月至八月 案紀五月為右丞注六月至八月

當作正月至五月

王毅 六月至八月

王 十二月至 案紀五月參政郭貫為左丞九月以左丞

郭貫為集賢大學士集賢大學士王毅為中書左丞表

于六月至八月之左丞誤郭貫為王毅而十月至十二

本證十五 證誤十五 八 會稽徐氏重栞

月之左丞正是王毅乃轉佚其名也

參知政事 郭 案名貫紀五月陞左丞九月遷集賢

曹 案名從革

四年

左丞 阿散 案紀作合散六月陞右丞相表失書九月改左

亦失注

平章 烏伯都刺 案紀作兀伯都刺五月為集賢大學士六

月復入

參知政事 張 案紀名思明五月以參議中書省除

王 案紀名桂六月以工部尚書除

五年

平章 王毅 案紀七月以江浙左丞除

參知 王 案名桂

六年

平章 王毅 案紀十二月辭

七年

左丞 阿散 正月至四月 案紀五月罷為嶺北行省平章政事注

四月誤

拜住 案紀四月以太常禮儀院使為平章政事五月

陞左丞相平章當未任事故表不書

本證十五 證誤十五 九 會稽徐氏重某

平章 趙 案紀名世榮正月以陝西平章除

英宗至治元年

平章 帖木兒脫 正月至十月 案紀八月罷為上都留守

參知 辭 案紀名處敬延祐七年十二月以江南浙西道廉

訪使除

二年

平章 廉米只兒海牙 正月至十一月 案紀作廉恂十二月罷

右丞 只兒哈郎 案紀五月為御史大夫

辭 案紀二月參知政事辭處敬罷為河南行省左丞

別無姓辭除右丞者表疑誤衍

左丞 張思明 案紀七月免

參知 辭 案名處敬

三年

平章 張珪 案紀二年十二月以集賢大學士除

參知 馬刺 案紀二年十二月以宗仁衛都指揮除

泰定帝元年

右丞 旭邁傑 案紀至治三年十月除

左丞 倒刺沙 正月至十二月 案紀至治三年九月內史為平章政

事十二月為左丞相表是年平章注正月一月則為左

丞相當始於二月然至治三年為平章失書

本證十五 證誤十五 十 會稽徐氏重某

平章 烏伯都刺 案紀三年十月以江浙平章除

參知 王居仁 正月至二月 案紀三月為太子副詹事注二月疑

誤

二年

左丞 倒刺沙 案紀十月癸未為御史大夫丙寅復入

參知 馮不花 案紀名亨四月以中政使除

文宗天歷元年

右丞 燕鐵木兒 案紀九月除

左丞 別不花 案紀八月湖廣左丞相除

右丞 趙世延 案紀八月為御史大夫

二年

右丞 燕鐵木兒 案紀正月為大夫二月復入

右丞 撒迪 案紀十一月除表兩見一當在至順元年

左丞 史惟良 案紀當在至順元年二月除九月辭

參知 趙世安 案紀八月以太子詹事除注誤

至順元年

平章 阿里海牙 案紀作阿不海牙二月以太禧宗禪院使

除

亦列赤 案紀五月太禧宗禪院使除

左丞 張友諒 案紀九月參政陞

本證十五 證誤十五 十一 會稽徐氏重築

二年

平章 伯撒里 案紀二月燕王宮相除

參知 耿煥 案紀十一月戶部尙書除

三年 案是年八月文宗崩十月初四日靈宗即位雖未改

元即薨然順帝於次年始立則至順三年例不容略也

表於辛未至順二年下即書順帝癸酉元統元年誤矣

元史本證十五

光緒十五年 徐氏鑄 學齋重刊

上虞王士濟校

元史本證卷十六

證誤十六

蕭山汪輝祖 男繼培補

宰相年表二

順帝元統元年

右丞 燕鐵木兒 案死於順帝未即位時不當入順帝年表

伯顏 案紀六月除

左丞 撒敦 案紀六月除

平章 脫別歹 案紀入省在二年此誤衍

二年

左丞 撒敦 案紀五月商量中書事六月復入

本證十六 證誤十六 一 會稽徐氏重栞

平章 脫別歹 案紀作脫別台正月以御史大夫除

至元元年

左丞 唐其勢 案紀五月除

平章 徹里帖木兒 案紀十二月罷

二年

平章 帖木兒不花 案紀四月以知樞密院事除

右丞 王懋德 案紀作王德懋四月除

四年

平章 阿吉剌 案紀四月為奎章大學士五月復入

探馬赤

只兒瓦歹 案紀並四月除

六年

右丞 脫脫 案紀十月除

右丞 鐵木兒塔識 案紀四月除

至正元年

平章 別兒怯不花 十二月除浙 案本傳云至元四年拜御

政事 史大夫尋遷中書平章至正二年出為江浙左丞相則

其入中書當在至元時矣表有脫誤

三年

左丞 別兒怯不花 十二月 案傳在四年此誤先一年

本證十六 證誤十六 二 會稽徐氏重栞

六年

右丞 朶兒只班 案紀七月由參知政事陞

八年

平章 韓加訥 案紀七年十一月以平章政事韓嘉訥為陝

政事 西行臺御史大夫 表作十月 八年無復入中書之事表列

其名蓋誤

九年

平章 伯顏 案紀八月以集賢大學士除

政事 韓加訥 案紀七月由御史大夫為宣政院使閏七月

為浙江行省平章表亦誤列

欽察台 案紀四月以知樞密院事除

右丞 擢思監 案紀閏七月以也可扎魯忽赤除

十一年

平章 擢思監 案本傳十一月拜御史大夫

參知 韓縉 案本傳是年出為甘肅參政

十二年

平章 擢思監 案紀四月以御史大夫除

忽都海牙 案紀四月翰棟承旨除

右丞 玉樞虎兒吐華 案紀二月分省彰德

左丞 韓元善 案紀二月分省彰德

本證十六 證誤十六 三 會稽徐氏重萊

參知 帖里帖穆爾 案紀二月分省濟寧

悟良哈台 三月添設 案紀在閏三月

十三年

平章 擢思監 案本傳復拜御史大夫尋又為平章

十四年

左丞 烏古孫良楨 案本傳是年遷淮南行省左丞還中書

左丞分省彰德居半歲還中書

十五年

平章 達識帖睦兒 案紀二月除

紐的該 案紀九月知嶺北行樞密院事除

桑哥朱里 案紀四月太子詹事除

黑顯 案紀正月宣徽使除

拜住 案紀十月右丞陞十二月分省濟南

右丞 臧卜

烏古孫良楨 案紀並四月分省彰德

參知 月倫失不花

陳敬伯 案紀並十二月分省彰德

十六年

平章 實理門 繼培案疑卽十五年左丞刻誤入此 右丞失

門於十六年為參政可知

本證十六 證誤十六 四 會稽徐氏重萊

十七年

平章 悟良哈台

韓欒 案紀並三月除

臧卜 分省太原 繼培案百官志作分省冀寧地理志云太

原路大德九年以地震改冀寧路表仍舊名誤也十九

年參知政事脫火赤注二十年平章政事不花參知政

事王時注二十一年平章政事答蘭注二十二平章政事愛

剌馬乞刺參知政事脫木兒注二十三年平章政事愛

不花注誤同

老的沙 案紀九月除

右丞 八都麻失里 案紀十一月參知政事陞

左丞 烏古孫良楨 案本傳是年陞大司農

參知政事 卜顏帖木爾 案太不花傳十八年分省山東表十八

年無名疑誤

李稷 案紀七月除中丞

賈魯分省濟寧 案本傳十三年五月卒于軍中未嘗至十

七年也

十八年

右丞 搆思監 案紀十月收印綬

太不花 案紀二月除總兵山東五月罷

本證十六 證誤十六 五 會稽徐氏重探

平章 完不花 案紀七月除

老的沙 案紀八月為御史大夫

脫脫帖木兒 案紀七月除

參知政事 穿童 案紀二月除

普顏不花十月由經略使除 案紀九月命參知政事普顏不

花經略江南本傳同是為經略在參政後也

十九年

平章 朶兒只班 案紀正月除

也先不花 案紀七月出征遼陽

入都麻失里 案紀二十年正月以平章知貢舉表二

十年無名疑誤

參知政事 王時 案王時妻安氏傳至正十九年時以參知政事

分省太原表注分省於二十年而十九年失注

趙中 案紀十二月杖殺

二十年

平章 糾佳馬 案紀五月除

二十一年

平章 佛家奴 案紀十九年七月命中書平章政事佛家奴

也先不花征遼陽表書也先不花而不及佛家奴是年

除平章却不見於紀疑紀表俱有脫誤矣

本證十六 證誤十六 六 會稽徐氏重探

定住九月出為陝西平章 案紀是年三月已稱陝西平章

注九月疑誤

二十二年

平章 李羅帖木兒 案紀三月除位在第二

右丞 也先不花 案紀正月除

二十四年

左丞 也速 案紀四月除

平章 禿堅帖木兒 案紀五月除

老的沙 案紀七月除

參知政事 入都哥 案紀二十五年作入都兒



二十五年

平章 擴廓帖木兒 案見紀二月以察罕帖木兒傳證之乃

加銜二十二年已授矣

帖古思不花

洪寶寶

捏烈禿 案紀並八月除

塔失帖木兒 案達禮麻識理傳亦作達世帖木兒是

年分省上都

右丞 答兒麻失里 案即達禮麻識理本傳是年分省上都

脫脫木兒 案紀十一月除

本證十六 證誤十六 七 會稽徐氏重栞

參知 達識帖木兒 案紀十二月除

黎安道 案紀六月除

帖林沙 案紀十二月除

二十六年

平章 失列門 案紀九月除大夫

七十 案紀入省在二十七年此誤衍

蠻子 案紀三月知樞密院事

二十七年

左丞 帖理帖木兒 案紀八月知大撫軍院事十

月為撫軍院使

平章 七十 案紀二月除

俺普 案紀五月除注誤

月魯帖木兒 案紀十一月知樞密院事

伯顏帖木兒 案紀十一月知撫軍院事

蠻子 案紀八月添設第三平章分省保定

完者帖木兒 案紀八月知大撫軍院事

哈刺那海 案百官志八作分省大同

陳敬伯 案紀八月除

火里赤 案紀十月除

丁好禮 案紀十月添設

本證十六 證誤十六 八 會稽徐氏重栞

帖林沙 案紀十一月知撫軍院事

陳秉直

楊誠 案紀並十二月除守禦山東

貊高 案紀十一月除

關保 案紀十一月分省晉寧

參知 完者帖木兒 案紀八月為大撫軍院副使

阿刺不花 案紀九月分省大同

莊家 案紀十二月除

注都忽刺 案見紀九月

二十八年

左丞 慶童 案紀七月除

左丞 孫景益 案察罕帖木兒傳分省太原當作冀寧

元史本證十六

光緒十五年徐氏鑄學齋重刊

上虞王士濟校

本證十六 證誤十六 九 會稽徐氏重刊

蕭山汪輝祖、男繼培補

后妃傳

太祖光獻翼聖皇后

世祖至元二年十二月追諡光獻翼聖皇后 案后妃表至

元二年追諡光獻至大二年加諡光獻翼聖此誤合為一

至元二年亦當作三年證詳表攷異云傳但書至元追諡

而不及至大之加諡其所載諡冊乃至大加諡之冊而誤

以為至元之冊案至元上諡在三年十月至大加諡則在

二年十二月此云十二月則為至大之諡號諡冊審矣

本證十七 證誤十七

會稽徐氏重萊

定宗欽淑皇后

名斡兀立海迷失 案失書氏族

至元二年追諡 案當作三年

憲宗貞節皇后

特薛禪孫忙哥陳之女也 案特薛禪傳作按陳從孫忙哥

陳女按陳為特薛禪子則忙哥陳非特薛禪孫矣

至元二年追諡 案當作三年

世祖昭睿順聖皇后

至元十年三月授冊寶上尊號貞懿昭聖順天睿文光應皇

后 案世祖紀至元十一年十二月中書右丞相忽都魯

兒請上皇后尊號曰貞懿順聖昭天睿文光應皇后不許

此疑誤

十四年二月崩 案紀在十八年表及裕宗傳同此誤

成宗貞慈靜懿皇后

失憐荅里宏吉刺氏大德三年十月立為后至大三年十月

道尊諡 案成宗紀大德三年冊立者乃伯牙吾氏即傳

伯岳吾氏卜魯罕皇后非失憐荅里也追諡之年多異證

詳后妃表

卜魯罕皇后

大德十年 案上已書大德此行

本證十七 證誤十七

會稽徐氏重萊

武宗宣慈惠聖皇后

至大三年四月冊為皇后 案紀在正月

泰定四年十一月崩上尊諡曰宣慈惠聖皇后陞祔武宗廟

案紀生諡在八月則非十一月崩也

速哥失里皇后

按陳哈兒只之孫 案按陳下脫從孫二字見特薛禪傳

仁宗莊懿慈聖皇后

英宗即位上尊號皇太后明日慶百官朝賀于興聖宮至治

二年崩 案英宗紀延祐七年八月附仁宗聖文欽孝皇

帝莊懿慈聖皇后於太廟則后崩在英宗即位前矣是年

三月尊太后為太皇太后太皇太后受百官朝賀於興聖宮至治二年九月太皇太后崩則皆順宗后答已非皇太后也攷異曰冊文云為天下母而養弗逮知后之崩當在仁宗朝

明宗貞裕徽聖皇后

生順帝而崩文宗立謚貞裕徽聖皇后 案順帝紀至元二年二月追尊皇帝生母曰貞裕徽聖皇后非文宗也

文宗卜答失里皇后

元統元年尊為太皇太后 案順帝紀元統二年十月上皇太后尊號曰贊天開聖仁壽徽懿昭宣皇太后至元元年

十二月上太皇太后尊號曰贊天開聖徽懿昭宣貞文慈佑儲善衍慶福元太皇太后傳俱脫誤

裕宗傳

按察副使王暉進承華事略 續培案本傳進事略在十八年改按察在十九年此誤

顯宗宣懿淑聖皇后傳

泰定元年追尊宣懿淑聖皇后

案泰定帝紀在至治三年十二月

特辭禪傳

順宗昭獻元聖皇后諱答吉大德十一年十一月武宗冊上

皇太后至尊號太皇太后 案此已見帝紀后妃表及傳此又復

大德元年名其城為全寧路 案成宗紀是年陞全州為全寧府七年陞全寧府為全寧路此誤合為一

至元六年陞古濟州為濟寧府十八年始陞為路 案地理志陞府在八年陞路在十六年

李禿傳

鎖兒哈事太宗與木華黎取嘉州 攷異云木華黎卒於太祖朝亦無取嘉州事嘉州恐是葭州之譌太宗當為太祖子扎忽爾臣諡忠靖 案公主表作武靖

本證十七 證誤十七 四 會稽徐氏重采

關里吉思傳

子米安幼諡以弟米忽難襲高唐王至大二年米忽難加封趙王即以讓米安三年米安襲趙王 案米忽難之襲高唐王諸王表不載惟鄒王下云拙忽難即米忽難 駙馬至大元年襲封則米忽難之加趙王由鄒王不由高唐王也武宗紀至大二年封駙馬注安即米為趙王此云三年亦誤

木華黎傳

史天倪蕭勃迭率眾來降並奏為萬戶 案萬戶當作千戶

證詳太祖紀

乙亥裨將蕭也先以計平定東京進攻北京云云推寅答虎

為帥遂舉城降 案石抹也先傳即蕭也先太祖命從木華黎

取東京次高州木華黎令也先為先鋒也先謀知金人新

易東京畱守將至邀而殺之懷其所受詰命入據府中下

令易置其將佐部伍三日本華黎至木東京不費一矢得

地數千里降守臣寅蒼虎等四十七人歲乙亥移師圍北

京是定東京降寅蒼虎皆在乙亥之前而寅蒼虎亦非北

京帥也此傳征高州在甲戌與太祖絕同

金成平宜撫蒲鮮等率眾十餘萬遁入海島 案即蒲鮮萬

奴失書名

朱漣水忠義統轄石珪來降 案珪傳降在庚辰此繫于辛

本證十七 證誤十七 五 會稽徐氏重采

已疑誤

克鄜州北京權帥石天應擒送金驍將張鐵槍 案天應傳

不載此事惟史樞傳云生擒鄜州驍將張資驍號張鐵槍

者此傳疑誤

時中條山賊侯七等聚眾十餘萬 至天應戰死 案詳石天

應傳此宜節

石天應遣別將吳權府 案權府名澤見天應傳

李魯子七人長塔思次速渾察次霸都魯 殊異云霸都魯

為塔思之子故霸都魯子安童傳云木華黎四世孫此傳

以霸都魯為李魯之子則少一世矣 詳元明善東平

忠憲王安童碑

塔思擒金成平宜撫完顏萬奴于遼東 繼培案完顏當作

蒲鮮

塔塔兒台孔溫窟哇第三子帶孫郡王之後 案木華黎傳

云父孔溫窟哇有子五人木華黎其第三子也帶孫乃木

華黎之弟亦稱第三子當有誤

脫脫祖嗣國里速渾察深沈有智略嘗奉命征討所向克捷

案速渾察自有傳此贅

博爾木傳

至元二十四年 案上已書至元此衍

博爾忽傳

本證十七 證誤十七 六 會稽徐氏重采

許兀慎氏事太祖為第一千戶歿于敵 案敘博爾忽止十

五言詳其孫月赤察兒事後塔察兒傳敘博爾忽乃較詳

非例也

立和沐等處行中書省以卿為右丞相 案武宗紀月赤

察兒為和沐右丞相在大德十一年此繫於至大元年誤

亦力撒合傳

元貞元年成宗即位 案成宗即位次年改元元貞此繫細

位於改元之後誤

木赤台傳

帝遣哈必赤及兀里等哈台關關出往討之 繼培案半當

作羊卽世祖紀至元十六年兀里養合帶詳證名

鎮海傳

尋拜中書右丞相己丑太宗卽位 案太宗紀三年辛卯始

立中書省以鎮海爲右丞相此書拜相於卽位前誤

肖乃台傳

兀魯台 案敘兀魯台止七十餘言詳其子脫落合察兒事

吾也而傳

太祖五年吾也而與折不那演克金東京 案紀克東京在

七年

九年從太師木華黎取北京 案太祖紀取北京在十年木

本證十七 證誤十七 七 會稽徐氏重聚

華黎史天倪石抹也先傳並同此誤

二十年從木華黎圍益都 案木華黎卒于太祖十八年此

誤繼培案木華黎蓋是孛魯以同稱國王而誤彼傳云二

十一年圍李全於益都此又誤先一年

速不台傳

己卯大軍至蟻河與滅里吉遇一戰而獲其二將盡降其衆

案太祖紀三年戊辰至也兒的河討蔑里乞卽滅部

滅之非己卯也

丁亥聞太宗崩乃還己丑太祖卽位 案宗祖二字當互易

師集三峯山金兵圍之數匝會風雨大作其士卒僵仆師乘

之殺戮殆盡自是金軍不能復振壬辰夏睿宗遷駐官山

案太宗紀大雪戰三峯山及獲金將合達俱在壬辰睿

宗抄思傳並同此在壬辰前誤

壬寅太宗崩 案紀崩于辛丑

九良合台傳

其子阿木潛師躍入 案上已書其子阿木此其子二字衍

按竺通傳

甲戌太祖西征尋思干 案太祖紀西征始于己卯克尋思

干在庚辰此誤

師還原州 案地理志唐原州又爲平涼郡宋金因之元改

本證十七 證誤十七 八 會稽徐氏重聚

鎮原州此稱原州疑誤

略定龍州 案龍當作隴

博羅歡傳

皇子雲南王愛哥赤 案當作忽哥赤

十四年討只里斡合於德昌平之 繼培案杭忽思傳云獲

吉刺只兒瓦台卽只里 土土哈傳稱爲應昌部族獲吉刺

卽宏吉刺氏應昌正宏吉刺氏按陳分地此云德昌疑誤

巴而朮阿而忒的斤傳

屠是者九百七十餘載而至巴而朮阿而忒的斤 攷異云

案唐末至元太祖之興僅三百餘年耳傳云九百七十餘

載者誤也

是時帝征太陽可汗射其子脫脫殺之 攷異云案太祖紀

太陽罕即可汗為乃蠻之長脫脫為蔑里乞即滅里吉之長本各

自一部太陽罕為太祖所殺其子屈出律罕與脫脫同奔

也兒的石河而傳乃以脫脫為太陽之子謬之甚矣

脫脫之子大都 案當作火都見土土哈傳

虎都鐵木祿傳

二十一年從皇子鎮南王征交趾 案一當作三

二十八年詔太傅右丞相順德王荅刺罕擒權姦于鄂 案

荅刺罕即哈刺哈孫為右丞相在成宗時拜太傅在武宗

本證十七 證誤十七 九

會稽徐氏重榮

時順德王則追贈之爵此併稱于至元時誤

居再歲提刑按察司改肅政廉訪司 案紀按察改廉訪在

二十八年二月此于二十八年下又云再歲誤也

既而湖廣行省平章政事劉傑奏伐交趾云云 案劉傑當

作劉國傑湖廣行省平章提傳當作湖廣安南行平章事

其加湖廣行省平章政事則又在後矣

按札兒傳

歲壬午元帥石天應守河中府 至天應死焉 案詳天應傳

此宜節

屯中條山金侯將軍 案木華黎傳作侯七

天應遣裨將吳權府 案天應傳權府名澤

歲庚寅李魯由雲中圍絳州金將武仙恐退保潞東十餘里

原上李魯馳至沁南未立鼓乞石烈引兵襲其後李魯戰

失利 案李魯傳戊子薨在庚寅前二年此所云皆李魯

子塔思事本傳云年十八襲爵遂至雲中庚寅秋九月叛

將武仙圍潞州太宗命塔思救之仙聞之退軍十餘里大

兵未至夜五鼓金將移刺蒲瓦來襲我師與戰不利皆與

此合繼培案緯當作衛史天澤傳云庚寅冬武仙復屯兵

于衛天澤合諸軍圍之仙逸去遂復衛州是其證也 金史武仙

同傳

本證十七 證誤十七 一

會稽徐氏重榮

暨國王李魯征潞州鳳翔 案亦塔思事詳本傳

國王速渾察之子拾得 攷異云案木華黎傳速渾察子四

人忽林池乃燕相威撤蠻別無名拾得者惟乃燕子名碩

德當即拾得若然則速渾察之孫非其子矣后妃傳木華

黎曾孫世德楊桓傳云木華黎曾孫碩德世碩聲相近攷

木華黎孫國王塔思之子有碩篤兒於木華黎為曾孫聲

亦相近然碩篤兒乃速渾察之兄子亦非其子也

雪不台傳

雪不台 案即速不台已有傳此複當刪

乃蠻怯烈斤欽察部 案速不台傳作怯烈杭斤此脫杭字

博羅歡傳

適太師月魯那濱大軍來會遂平乃顏 案月魯那顏即月

呂魯那濱玉昔帖木兒賜號也其為太師在至元三十一

年平乃顏乃二十四年之事安得稱太師乎

昔里鈐部傳

昔里鈐部唐人昔里氏 案蘇氏於名非例況下又云昔

里氏乎

昔兒吉思傳

幼從太祖 案失書氏族

元史本證十七

本證十七 證誤十七 十一 會稽徐氏重集

光緒十五年 徐氏鑄學齋 羣刊

上虞王士濟校

510-714-11-11-11-11



蕭山汪輝祖 男繼培補

召烈台抄兀兒傳

召烈台抄兀兒 攷異云蒙古色目人皆以名行不繫以氏

此當云抄兀兒召烈台氏方合史例

謀奉札木合為帝將不利於太祖抄兀兒知其謀馳以告太

祖遂以兵收海刺兒阿帶亦兒渾之地盡誅札木合等

繼培案太祖紀帝逆戰于海刺兒帖尼火魯罕之地札木

合脫走後帝伐乃蠻札木合從太陽罕來見帝軍容整肅

引所部兵遁去是札木合固未嘗誅也

本證十八

證誤十八

會稽徐氏重采

關闕不花傳

歲庚寅太祖命木華黎伐金 案太祖親于丁亥木華黎卒

于癸未庚寅為太宗二年伐金者乃木華黎孫塔思也

拜延入都魯傳

癸丑憲宗命與阿脫總帥汪世顯創立利州城 案繼培案

宗純癸丑汪田哥修治利州乃汪德臣賜名非世顯也

丁巳從元帥紐鄰城成都及積兵圍雲頂山 案繼培傳皆

戊午事

阿木魯傳

蒙古氏 案阿木魯孫懷都傳云幹魯納台氏此失書

抄兒傳

別速氏 至 歿于陣 案敘抄兒止二十六言餘皆詳其子孫

世居於梁陽武縣從太祖收附諸國有功 攷異云案抄兒

孫出別速氏與元同姓太祖之世汴梁未入版圖抄兒何

以得歸之蓋太宗滅金之後其子孫始居陽武史家誤取

後來誌狀之文書於篇月而不辨時代之俛仰也

也蕭甘卜傳

唐兀氏 至 以疾卒 案敘甘卜止三十一言詳其子昂吉兒

昂吉兒自有傳亦載甘卜事當刪此存彼

怯怯里傳

本證十八

證誤十八

會稽徐氏重采

翰耳那氏 至 攻襄陽卒 案敘怯怯里止六十七言詳其子

相兀速事

塔不兒傳

東呂紉氏 至 以疾卒 案敘塔不兒止三十五言詳其孫

重禧事重禧自有傳此較詳當刪彼存此

直脫兒傳

從太宗 至 為達魯花赤卒 案敘直脫兒止七十五言詳忽

刺出事忽刺自有傳此較詳當刪彼存此

八年建鐵梁七屬于涿州明年改涿州路 案地理志涿州

為路亦在太宗八年

月里麻思傳

歲丁丑太宗命與斷事官忽都那同署 繼培案丁丑當作

丁酉太宗紀甲午以胡土虎那顏為斷事官列傳亦稱忽

都虎那顏此作忽都那亦誤

捏古刺傳

在憲宗朝 至 皆有功 案敘捏古刺止二十八言失書氏族

記子孫亦略

哈入兒禿傳

辭亦氏 至 歿于陣 案敘哈入兒禿止四十言詳其子察罕

事

本證十八

證誤十八

三

會稽徐氏重栞

艾貌傳

康里氏 至 卒于軍 案敘艾貌止六十三言詳其子也速台

兒事

岳璘帖穆爾傳

太祖即位以中原多盜 案上文從平河南皆太祖即位後

事此太祖當作太宗

忙哥撒兒傳

世祖征蔑里吉 案世當作太

暨汝祖撈阿 案當稱曾祖

伯答沙延祐二年拜中書右丞相 案紀在四年九月宰相

表同此誤

賽典赤驍思丁傳

十一年遂拜平章政事行省雲南 案紀在十年

納速刺丁傳

二十二年從皇太子征交趾 案紀當作二十三年

布魯海牙傳

斷事官十只兒 繼培案作小見昔里鈐部月乃合傳

鐵哥傳

七年復拜中書平章政事 案宰相表在八年 作帖

廉希憲傳

本證十八

證誤十八

四

會稽徐氏重栞

進拜中書平章政事至元七年與左丞相耶律鐔同罷十一

年詔起為北京行省平章政事 案紀至元四年降中書

左丞傳不書似七年以前皆為平章矣十一年以參知政

事行省北京十二年復以中書右丞行省江陵傳于行省

北京誤參政為平章至行省江陵復不著官似十一年以

後又皆為平章矣

伯顏傳

敘以右丞相安童女弟妻之二年七月拜中書左丞相 案

世祖紀至元二年八月以安童為中書右丞相伯顏為中

書左丞相此繫安童右丞相于伯顏入中書前又以八月

為七月皆誤

阿木傳

九年三月破樊城外郭云云宋裨將張順張貴裝軍衣百船

自上流入襄陽阿木攻之順死貴僅得入城云云阿木追

戰至檀門關擒貴 案劉整傳斬順在八年五月破樊城

外郭張貴來援在九年三月至九月擒貴于檀門關此併

鈔九年三月誤

十二月遂拔樊城襄守將呂文煥懼而出降 案劉整傳在

十年攷證云世祖紀及阿里海牙傳俱作十年事

生擒其將趙范二統制 案伯顏傳鄧將趙文義范興以騎

本證十八 證誤十八 五 會稽徐氏重刊

二千來襲伯顏手殺文義擒范興殺之與此異

獲黃白鷄船 案世祖紀至元十二年作黃鷄白鷄船

阿里海牙傳

九年二月破樊城外郭 案阿木劉整傳俱作三月

執文煥以快其意 案即呂文煥此傳數見俱失書姓

拜伯顏為行中書左丞相阿木為平章阿里海牙進行省右

丞 案紀在十一年伯顏阿木傳同此繫於十年誤

相威傳

左丞范文虎 案當作右丞

王士哈傳

自曲出徙居西北玉里伯里山因以為氏號其國曰欽察

繼塔案土土哈為燕鐵木兒祖父順帝紀至順四年八月

立燕鐵木兒女伯牙吾氏為皇后然順土土哈為欽察人

伯牙吾氏玉里伯里則所居地名也傳以玉里伯里為氏

誤矣

欽察康里之屬自叛所來歸者即以付土土哈置哈刺魯萬

戶府欽察之散處安西諸王部下者悉令統之 案世祖

紀至元二十一年五月從禿禿合即土土哈言立二千戶總欽

察康里子弟願為國宜勞者此云萬戶與紀異

燕鐵木兒答刺罕大師右丞相太平王 案當云燕鐵木兒

本證十八 證誤十八 六 會稽徐氏重刊

自有傳餘皆贅

阿刺罕傳

四年春授上萬戶從都元帥阿木伐宋 案四年上失書至

元

十二年六月丞相伯顏赴闕云云 案伯顏傳在五月

阿塔海傳

十二月師次建康 繼塔案月當作年下所敘皆十二年事

宋殿帥張彥與平章都統劉師勇襲呂城遣萬戶懷都擊之

斬彥 案懷都傳宋殿帥張彥安撫劉師勇攻呂城懷都

與萬戶忽刺出帖木兒追戰至常州擒張殿帥范總管忽

刺出傳云宋張殿帥攻呂城忽刺出與萬戶懷都生擒之  
此獨云斬彥誤也

十二年正月會兵臨安未降 繼培案當作十三年

二十年遷征東行省丞相征日本遇風舟壞喪師十七入  
繼培案相威李庭及日本傳事在十八年

唆都傳

十二年建康降參政塔出命唆都入城招集改建康安撫使  
攻平江嘉興皆下之 案伯顏傳下平江在十二年十二  
月下嘉興在十三年正月傳似誤併

十四年聽參政塔出節制 案紀是年塔出為右丞此誤

本證十八 證誤十八 七 會稽余氏重校

二十一年鎮南王脫歡征交趾云云交趾遮之於乾滿江唆  
都戰死 案紀戰死在二十二年

百家奴

至蘇州宋守臣王安撫以城降 案伯顏傳作平江都統王  
邦傑此稱蘇州不書名皆誤

未幾復從平章博羅歡攻泰壽二州 案博羅歡傳是時為

右丞

李恒傳

十二年從右丞阿里海牙擒高世傑宋高達以江陵降俄有  
詔分三道出師以恒為左副都元帥從都元帥遜都台

都出江西遂圍隆興府轉運使劉槃降下撫瑞建昌 案  
紀皆十二年事此誤

得旨令與右丞阿里罕左丞董文炳合兵追益王 繼培案

阿里罕即阿剌罕本傳云十三年同董文炳追宋嗣秀王  
趙與樺非追益王也阿剌罕是時官行省參政稱右丞亦  
誤

徹里傳

大德九年召入為中書平章政事十月以疾薨 案成宗紀

簡里即徹 為中書平章在大德十年閏正月宰相表注二  
月至十月與紀合此作九年誤

本證十八 證誤十八 八 會稽徐氏重校

不忽木傳

子回回陝西行省平章政事嶮嶮由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召  
入為翰林學士承旨 案當云回回嶮嶮皆自有傳敘官  
贊且回回終右丞亦未嘗為陝西平章也

完澤傳

父纘真中統四年拜中書丞相 案紀表當作中書右丞相

阿魯渾薩理傳

大德三年復拜中書平章政事十一年薨 案宰相表平章

政事始大德四年八月 仍稱集賢大學士則入省當在入

月至六年七月又七年正月 是十一年前

富遷他官也

岳柱子四人 案下止三人

牴兀台傳

二十二年十二月行省第其功承制授行兩浙大都督府事

案紀在五月六月已罷兩浙大都督府矣

奧魯赤傳

二十三年拜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命佐鎮南王征

交趾 案紀二十四年正月置征交趾行尚書省奧魯赤

平章政事受鎮南王節制是為行省平章時已改征交趾

行尚書省也傳先一年與紀異

本證十八

證誤十八

九

會稽徐氏重乘

完者都傳

二十二年九月授中書左丞行浙西道宣慰使 案完者拔

都傳 即完者都 作二十三年遷浙西行中書省右丞行浙西宣

慰使

伯帖木兒傳

大夫親視其功 案謂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兒也稱官非例

下大夫至貴列鬼河大夫令率師誤同

車駕幸上京徵其兵千人從歲以為常云 案不詳所終

懷都傳

祖父阿木魯 至子不花襲職 案阿木魯自有傳此贅

摘張殿帥 案郎張彥昂上文

與蘇州徇秀州 案當稱平江嘉興

亦黑迷失傳

二十五年以參知政事與平章阿里海牙右丞唆都征占城

戰於和陵擒死焉 案紀是年二月以都元帥為參知政

事乃瀾廣行衛也 案與來趾職死詳本傳此云死於占

城亦誤

亦黑迷失欲加帝旨先遣使入奏弼與與不從 案高興傳

與以不預議賜金故本傳亦云帝罪其與弼縱士卒必閤

耶沒家贊之不及與也此與興二字蓋誤衍紀書杖

本證十八

證誤十八

十

會稽徐氏重乘

亦黑迷失等勸傳亦云杖十七而此不言杖豈諱之乎

元史本證十八

光緒十五年 徐氏鑄 學齋 重刊

止虞王士濟校

元史本證卷十九

證誤十九

蕭山汪輝祖 男繼培補

杭忽思傳

阿速氏 代之 案敘杭忽思止百餘言詳其子阿塔赤事

阿塔赤自有傳作阿塔赤此較詳當刪彼存此

步魯合答傳

蒙古宏吉刺氏祖按主奴太宗時率蒙古軍云云真除元帥

案按主奴即按竺邇自有傳此贅彼傳云雍古氏乃色

目非蒙古也

初按主奴三子長車里次黑子次帖木兒云云 案按竺邇

太證十九 證誤十九

會稽徐氏重

傳子十人徹里國寶最知名徹里即車里國寶即黑子一

名黑梓帖木兒即國安也事詳彼傳此並贅

玉哇失傳

宋洪安撫既降復叛 案即洪福

哈刺解傳

至順元年宋龍濟叛 繼培案成宗紀龍當作隆叛在大德

五年此至順元年四字誤衍

也罕的斤傳

命都元帥來世安守之 案世祖紀至元二十一年作袁世

安

忽刺出傳

曾祖阿察兒 至 歿于陣 案忽刺出祖直脫兒自有傳此作赤脫

兒 并附敘忽刺出事此複當刪此云哈蘭木賜金符彼作

虎符至元十二年攻宋六安軍彼作十一年未知孰是

宋張殿帥攻呂城 案即張彥見懷都傳

重喜傳

祖塔不已兒 案塔不已兒自有傳并詳重喜事此複當刪

傳于至元二年作十二年尤誤

脫歡傳

從攻揚州至泥湖遇宋軍奪三十餘艘遂進兵蘇州與宋軍

太證十九 證誤十九

會稽徐氏重

戰擒柳奉使 案柳奉使即柳岳也世祖紀至元十三年

正月宋主遣使上表曰臣昨嘗遣侍郎柳岳捧表馳詣闕

庭云云伯顏傳十二年十二月次無鈞宋將作監柳岳等

奉其國主及皇太后書云云並無被擒之事又云衆軍次

平江都統王邦傑通判王矩之率衆出降亦未嘗戰也此

誤蘇州亦當作平江

完者拔都傳

完者拔都 案即完者都已自有傳此複當刪

暗伯傳

子亦憐真班湖廣省左丞 案當云亦憐真班自有傳其官

至江西左丞相嘗為湖廣省左丞相此云左丞亦誤

昔都兒傳

左丞阿入 繼培案即來阿孫赤當作右丞

撒吉思傳

世祖即位授北京宣撫 案紀中統三年以撒吉思行宣慰

司於北京非宣撫也

月乃合傳

至仁宗朝詔行科舉曾孫祖常博學能文章鄉試會試皆為

舉首 至 論文貞 案當云曾孫祖常自有傳餘皆贅

昔班傳

本證十九 證誤十九

三 會稽徐氏重聚

中統元年以為真定路達魯花赤改戶部尚書宗正府札魯

花赤尋命為中書右丞商議故事 案世祖紀至元十三

年正月以真定路總管昔班為中書右丞三月為戶部尚

書此敘傳書于右丞前誤

唐仁祖傳

至元二十八年左丞忻都 案宰相表當作右丞

小雲石脫忽憐傳

太祖時與其父來歸 至 斷事官 案敘小雲石脫忽憐止此

十言詳其子八丹事

梁羅古傳

從萬戶也速彌兒 至 以疾退 案敘梁羅古止四十三言詳

其弟闕出事

也先不花傳

子柯濛由宿衛趨家 至 都典制神鞠殿事 案當云阿榮

有傳餘皆贅 案當云阿榮 案當云阿榮

鐵哥木傳

曾祖父達釋 效渠云案下文法達釋之子野里木又云鐵

哥木野里木之長子則此云曾祖父者誤也

塔山傳

布兀刺子也 案失書氏族

本證十九 證誤十九

四 會稽徐氏重聚

九年詔更統軍使為行樞密院改命樞密院事 案紀作行

樞密院副使

十四年授塔山資政大夫中書省丞行中書省事 繼培案

紀至元十四年置行中書省于江西以塔山為右丞麥木

才為左丞忙兀台哈喇刺斡張業實傳並作右丞此作左丞

誤

口兒吉傳

子香山 至 授左柯速衛都指揮使 案不詳所終

月舉連赤海牙傳

長兀兒 案當作長兀兒氏

阿荅赤傳

父昂和思

案即杭忽思自有傳并敘阿荅赤事

彼傳作此阿塔赤

複當刪彼傳云戍鎮巢宋降將漢福以計乘醉而殺之此

云殺于陣亦異

忽林夫傳

賞賚特厚于燕不倫

至

以世祖常御金帶賜之

案忽林夫

不詳所終燕不倫事亦未全

徹里傳

子失列門

至

以功授左衛阿速親軍都指揮使司僉事

案

不詳所終

本證十九

證誤十九

五

會稽徐氏重榮

乞台傳

至元二十四年

至

以疾卒

案敘乞台止五十餘言詳其子

哈贊赤事

和尙傳

命領入衛把總金鼓都鎮撫司事

案不詳所終

哈刺哈孫傳

王可汗與太祖約為兄弟

案紀太祖以汪罕

即王可汗

與烈祖

交好尊之為父此云兄弟誤

十一月寢疾

案紀至大元年閏十一月卒

阿沙不花傳

丞相塔思不花三寶奴中丞伯顏等侍阿沙不花見帝容色

日悴云云

繼培案宰相表至大三年三寶奴為尙書省

左丞相阿沙不花薨于二年十月未及見也傳云二年薨

而武宗紀在元年亦異

拜牲傳

太夫人教養之

案稱太夫人葬例

察罕傳

河南平章囊加台繼培案即囊加台本傳官河南平章在

仁宗時此於成宗末稱之誤矣

曲樞傳

本證十九

證誤十九

六

會稽徐氏重榮

伯都

至大

明年拜中書參知政事

案宰相表至大元年

閏十一月已任參政

康里脫脫傳

尋召拜中書左丞相至大三年尙書省立遷右丞相四年正

月復為中書左丞相攷異云案武宗紀脫脫未嘗入尙

書省其為尙書右丞相者乃脫虎脫也至大四年正月武

宗崩仁宗命罷尙書省以丞相脫虎脫等變亂舊章流毒

百姓命中書省臣參鞠皆伏誅安得有復為左丞相之事

乎宰相表於至大元年二年三年書中書左丞相脫脫此

康里脫脫也又于至大二年書尙書左丞相脫脫三年書



尙書右丞相脫脫此別是一人本紀所云脫虎脫也傳誤以爲一人而賢否混淆矣禪祖案傳合脫脫脫虎脫爲一人攷異辨之審矣然其誤有不止此者攷武宗紀大德十一年五月脫脫爲御史大夫六月遷授左丞相八月封秦國公至大元年正月復入御史臺二月爲仁虞院使六月加上柱國太尉十一月爲左丞相二年十月知樞密院事三年三月傳第云拜御史大夫遷江南行臺御史大夫不紀未改官傳第云拜御史大夫遷江南行臺御史大夫不紀書當在元年復尋拜中書左丞相凡遙授封加之事見于入御史臺之前紀者一切不書不知初爲中書左丞相由仁虞使除非由南臺大夫遷再在中書左丞相中樞密院使除非由尙書省改也立尙書省在二年八月傳云三年亦誤

本證十九

證誤十九

七

會稽徐氏重萊

燕鐵木兒傳

欽察氏 案當云欽察人伯岳吾氏證詳上土土哈傳

泰定帝崩于上都丞相倒刺沙專政宗室諸王脫脫王禪附之利于立幼燕鐵木兒時總環衛事爾大都自以身受武宗寵拔之恩其子宜纂大位云卽命明里董阿荅刺麻失里迎文宗于中興 案據此則謀立文宗在泰定既崩之後矣文宗紀致和元年春大駕出吹柳林以疾還宮諸王滿禿等與燕鐵木兒謀遣雍古台遷帝居江陵是謀立致和元年春也任速哥傳泰定中速哥密與速速謀曰

武宗次子懷王人望所歸而近在金陵若能同心推戴以圖大計則先帝之讐可雪也冬以所謀告燕鐵木兒致和元年懷王自金陵遷江陵是謀又在致和未改元先也燕鐵木兒身事泰定謀立文宗爲不臣復爲文宗謀弒明宗專權樹黨廢過鐵木兒逆并鐵木兒帝撤文宗廟主僅斥明里董阿等爲賊臣而燕鐵木兒之王爵追封如故失刑甚矣傳惟書其自秉大權以來至溺血而薨略著震主之威而諱其文宗天歷二年前種種不臣之實曲筆如此何以示信

本證十九

證誤十九

八

會稽徐氏重萊

辛酉以燕鐵木兒兼奎章閣大學士領奎章閣學士院事

案上文十一月癸未不當更有辛酉攷文宗紀在至順三年二月辛酉此誤書于二年十一月也

伯顏傳

二年正月拜知樞密院事 案天歷三年改元至順志傳往

往互書然傳下文又云至順元年則此誤矣

馬札兒台傳

六年召拜中書右丞相云云明年封忠王至正七年詔安置甘肅以疾薨 案順帝紀至元六年四月詔封馬札兒台爲忠王馬札兒台辭至正元年四月復封傳不書至正元年而書明年下方書至正七年誤也紀七年六月安置西

寧州十一月薨脫脫傳詔徙甘肅復移西域撒思之地召還甘州就養薨傳亦略

脫脫傳

六年二月命中書平章政事只兒瓦歹齋詔赴柳林案案相表只兒瓦歹為平章政事在五年注後罷為承旨此于六年稱平章疑誤

二年五月用參議李羅等言繼培案河渠志三許有壬傳並作李羅帖木兒此誤

龔伯遂

繼培案烏古孫良楨虞集傳並作伯遂

乃蠻台傳

本證十九

證誤十九

九

會稽徐氏重

七年拜嶺北行省右丞攷異云案此文在大德五年之下則是大德七年矣攷大德十一年始置和林行省皇慶元年改為嶺北省是大德以前未有嶺北行省傳文當有脫誤

至元三年詔乃蠻台襲國王案順帝紀朶兒只傳俱作四年

鐵木兒塔識傳

國王脫脫之子攷異云案元時惟木華黎後裔得襲國王之號鐵木兒塔識系出康里氏其父脫脫雖封和寧王不得蒙國王之稱也

達識帖睦迺傳

以完者為海北宣慰使都元帥尋陞江浙行省參政至是遂

陞右丞

繼培案傳書此事于至正十六年後順帝紀至

正十七年八月江浙行省參知政事楊完者陞左丞與此年月官職並異慶童傳云達識帖睦迺承制授完者江浙行省右丞然則右丞乃承制所授爾左丞則朝命也

峇失入都魯傳

十七年三月加大尉四川行省左丞相案紀在四月

慶童傳

至正十年遷平章行省江浙在江浙七年涉歷險艱績甚優

本證十九

證誤十九

十

會稽徐氏重

著召拜翰林學士承旨改淮南行省平章政事案紀由承旨拜淮南平章在十五年此云在江浙七年由十年數之當在十六年矣

馬祖常傳

世為雍古部居靖州天山高祖錫里吉思金季為鳳翔兵馬判官子孫因其官以馬為氏案月乃合傳云會祖帖木

爾越哥仕金為馬步軍指揮使官名有馬因以馬為氏二傳互異祖常即月乃合之曾孫複書世系亦非例

雙慶傳

祖燕真事世祖從征有功案燕真事已見不忽木傳此複

回回傳

在成宗朝宿衛擢太常寺少卿寺改為院為太常院使武宗

正位云云 案紀改寺為院在大德十一年九月此書于

武宗正位前誤

擢中書右丞力辭還第 案宰相表天曆元年右丞回回九

月至十一月是已任事也

自當傳

蒙古人也 攷異云案自當為別兒怯不花之兄當云燕只

吉解氏

會次三皇后殂命工部撤行殿車帳皆新作之 攷異云案

本證十九 證誤十九 十一 會稽徐氏重榮

順帝紀至正七年隆福宮三皇后宏吉刺氏木納失里薨

疑卽此事傳誤繫之泰定二年後耳

帝欲加號太后曰太皇太后命朝堂議之自當獨曰太后稱

太皇太后於典禮不合衆皆曰英宗何以加皇太后曰太

皇太后自當曰英宗孫也今上子也太皇太后之號孫可

以稱之子不可以稱之也議遂定 攷異云案傳書此事

于文宗卽位之前則亦在泰定朝也攷泰定初立時母妃

久已先歿故紀書至治四年十二月請皇考皇妣諡於南

郊尊皇妣晉王妃曰宣懿淑聖皇后而妃傳載泰定四

年冊文有云仰徽音之如在穉至養之莫加是泰定帝未

嘗加尊其母為太后安得有加號為太皇太后之事乎以

太后為太皇太后惟見於順帝之世使自當果有此議當

在順帝時然議而不從又不當云議遂定也

泰不華傳

世居白野山 繼培案野當作里卽土土哈傳所謂玉里伯

里山也

道童傳

朝廷以道童捍城有功加大司徒開府仍賜龍衣御酒及秋

朝廷命亦憐眞班為江西行省左丞相火你赤為左丞同

將兵來江西 繼培案順帝紀至正十二年三月亦憐眞

本證十九 證誤十九 三 會稽徐氏重榮

班為江西行省左丞相閏三月有江西行省右丞火你赤

而道童加大司徒則在十五年此書加大司徒于亦憐眞

班為丞相之前又以右丞為左丞並誤

亦憐眞班傳

父俺伯以忠勤事世祖為知樞密院事 案俺伯卽暗伯自

有傳忠勤云云皆贅

江西左丞火你赤 案順帝紀當作右丞證見上

月魯不花傳

因受業于韓性先生 案稱先生非例

元史本證十九

光緒十五年徐氏鑄學齋重刊

上虞王士濟校

本證十九 證誤十九 三

會稽徐氏重刊

蕭山汪輝祖 男繼培補

耶律鑄傳

至元二年行省山東 案世祖總在元年

五年復拜光祿大夫中書左丞相十年遷平章軍國重事

案紀鑄于七年正月罷相傳不書則似五年至七年為

左丞相矣

粘合重山傳

立中書省以重山有積勳授左丞相時耶律楚材為右丞相

凡建官立法多出楚材而重山佐成之太宗七年 案太

本證二十 證誤二十一 會稽徐氏重霖

宗紀二年立中書省改侍從官以耶律楚材為中書令粘

合重山為左丞相鎮海為右丞相此敘立中書省於太宗

前又以耶律楚材為右丞相皆誤

子南合中統元年兩遷宣撫使明年授中書右丞中興等路

行中書省事三年遷秦蜀五路四川行中書省事明年授

中書平章政事四年病卒 案紀至元元年五月由左丞

陞平章政事四年二月復入傳有脫誤

楊惟中傳

初滅金時以監河橋萬戶劉福為總管福貪鄙殘酷虐害遠

民二十餘年惟中至召福聽約東福稱疾不至惟中設大

挺于坐復召之使謂福曰汝不奉命吾以軍法從事福不

得已以數千人擁衛見惟中惟中即握大挺擊仆之數日

福死 攷異云案趙璧傳河南劉萬戶貪淫暴戾其黨董

生善尤恃勢為虐擄取民女有邑者三十餘人璧至案其

罪立新之劉大驚時天去雪因詣璧相勞苦且酌酒相賀

曰經略下車誅鉅惡猶放鴛為瑞應璧曰如董生薄比者

尚有其人俟盡誅之瑞應將大至矣劉屏氣不敢復出語

歸臥病而卒時人以為懼死所云劉萬戶者即劉福也王

子歲世祖立經略使于汴以忙哥史天澤楊惟中趙璧為

使惟中久當樞軸遇事能斷而璧實助之然兩傳言劉福

本證二十 證誤二十一 會稽徐氏重霖

事互異

張柔傳

金主敗走睢陽 攷異云案史臣紀事不當用古地名此傳

金主走睢陽金主走汝南當時無此郡縣名也

史天倪傳

乃以天倪為萬戶 案當作千戶證詳太祖紀

樞

已卯從略地關右生擒鄜州驍將 案太祖紀克鄜州在辛

巳未華黎史天祥傳同此誤

天祥

已卯下河東平陽河中崙嵐絳石隰吉廓等八十餘城 案

太祖紀木華黎自西京入河東克太原平陽在十三年戊

寅克崙嵐吉隰等州在十四年已卯木華黎傳同此誤合

為一

董俊傳

已酉僊果殺都元帥史天倪 案天倪傳已酉當作乙酉

嚴實傳

秦康長清人 案地理志康當作安

劉伯林傳

壬申歲太祖圍威寧伯林知不能敵乃縋城詣軍門請降

本證二十 證誤二十 三 會稽徐氏重榮

繼培案紀及石抹狗狗傳並在辛未歲

郭寶玉傳

癸酉從木華黎取永清破高州降北京龍山復帥抄馬從錦

州出燕南破太原平陽諸州縣 案太祖紀克高州在甲

戌癸酉乃掠平陽太原其克太原平陽在戊寅此皆誤

德海

辛卯春正月睿宗軍自洛陽來會於三峯山 案睿宗傳戰

三峯山在壬辰

移刺捏兒傳

遼亡金以為參議留守等官皆辭不受聞太祖舉兵私語所

親曰為國復讐此其時也 攷異云案遼亡之歲歲在乙

巳即宋宣 至元太祖建號之年丙寅相距八十餘歲若遼

亡時已能解官則此時年近百歲必無能攻戰之理史家

以其系出耶律妄為此說而不悟年歲之不符也

致拒戰捏兒出奇兵掩擊斬攷 攷異云案木華黎王珣傳

俱云張致部將高益縛致出降獨此傳云掩擊斬致恐未

足信

復從木華黎攻益都 攷異云案太祖丙戌歲平益都其時

木華黎已前卒矣領兵者木華黎之弟帶孫也

王珣傳

本證二十 證誤二十 四 會稽徐氏重榮

丙子春張致僭號錦州 案太祖紀在乙亥四月

何璋傳

三十一年拜中書參知政事時宰執凡十一人璋曰古者一

相專任賢也今宰執員多致出多門轉相疑忌請損之不

從遂乞代 案宰相表何於三十一年為參政其年至元

貞二年右丞相至參政皆十二人大德元年凡十六人何

於是年五月去中書其乞代當因十六人也傳云十一人

疑誤

郝和尚拔都傳

天挺河南江北行中書省平章政事 案當天挺自有傳

敘官贊彼傳云出於朶魯別族自曾祖而上居安肅州此傳云太原人亦誤

趙璿傳

雲中蔚州人 案元無雲中郡名 中統元年詔立十道宣慰使璿為顯天軍總使 案紀在

三年

石抹明安傳

中都既下加大傅邵國公 案三公表引和林廣記稱太保未知孰是

張榮傳

本證二十一 證誤二十一 五 會稽徐氏重聚

丙申從諸王闊端破宋棗陽仇城等三縣 攷異云案太宗

紀乙未歲皇子闊端征秦鞏皇子曲出即闕伐宋十月曲

出圍棗陽拔之則榮所從者當是闕出非闊端也仇城字

疑有誤

世祖即位封濟南公致仕 攷異云案世祖紀中統二年封

濟南路萬戶張榮濟南公傳不云授濟南路萬戶使之闕

也下文云長子邦傑襲爵孫宏襲邦傑爵所襲即萬戶之

職非襲其公爵

劉亨安傳

丙戌歲金將移剌副樞攻絳州城陷死之木華黎承制命亨

安領其眾 攷異云案木華黎以癸未歲卒子孛魯嗣為國王上文已書國王孛魯矣此卻書木華黎何其前後不

檢照也

薛塔刺海傳

弟軍勝襲憲宗八年從世祖攻釣魚山 案憲宗紀八年戊午十一月命忽必烈即世統諸路蒙古漢軍伐宋九年七月

月帝崩于釣魚山世祖紀戊午冬十一月禱勇于開平東

北己未八月渡淮九月朔親王穆哥自合州釣魚山遣使

以憲宗凶問來告是攻釣魚山者乃憲宗非世祖且事亦

在九年也

本證二十一 證誤二十一 六 會稽徐氏重聚

取蘇州 案地理志當作平江

高闕兒傳

事太祖 憫其老管領山前十路匠軍 案敘闕兒止三十三

餘言詳其子元長事

王義傳

深冀之間遂為樂土云 案不詳所終

趙通傳

歲壬午致蕞城為永安軍 攷異云案王善傳壬午陞蕞城

為匡國軍董俊傳陞蕞城縣為永安州號其軍為匡國示

安乃州名非軍名也傳誤

耶順傳

十四年移龍興 案地理志二十一年改隆興府為龍興十  
四年不當稱龍興也下十七年鎮龍興路誤同

杜豐傳

從國王按察兒致平陽 繼培案下又作阿察兒皆即按札

兒本傳云攝國王非實封國王也李伯溫傳亦稱權國王

石抹孛迭兒傳

戊寅從定太原忻代平陽吉陽崑崙汾石絳州河中潞澤遼

沁 案太祖紀是年惟克太原平陽忻代澤潞汾霍等州

其克崑崙吉陽絳等州在己卯木華黎傳同此併敘一年

本證二十 證誤二十 七 會稽徐氏重案

誤

張榮傳

歲甲戌從金太保明安降 攷異云案石抹明安仕金未嘗

為太保此云金太保誤

張子良傳

歲戌戌率泗州軍民因元帥阿朮來歸太宗命為東路元帥

案戌戌為太宗十年阿朮傳云至元二十四年卒年五

十四是戌戌時甫五歲安有為元帥之事傳誤甚矣 攷異

所據者虞集張宣敏公神道碑文碑云歲戌戌因大帥河  
南忠武王阿朮以歸亦祗就行狀書之未能稽攷於國史  
也攷案軍傳歲戌戌授馬步軍都元帥率諸翼軍攻拔天  
長縣及勝壽泗等州乃悟子良本因察罕以降察罕封河

南王諱忠宜後人  
誤以為阿朮耳

七年罷元管戶隸諸郡縣 案七年上失書至元

石抹阿辛傳

迪列統氏 案即石抹也先已有傳此復出當刪彼傳云從

國王塔思征萬奴此云從國王軍征萬奴又云木華黎解

錦衣賞之則誤塔思為木華黎矣

劉敏傳

中書左丞粘合重山 案重山傳左丞當作左丞相但重山

卒於太宗十年前今傳繫于辛丑之下則太宗十三年矣

亦誤也繼培案太宗紀三年辛卯以粘合重山為左丞相

本證二十 證誤二十 八 會稽徐氏重案

此辛五蓋辛卯之譌

石天麟傳

憲宗六年遣天麟使海都拘雷久之既而邊將劫皇子北安

王以往寓天麟所云云被拘雷二十八年始得還 案使

云二十八年則自憲宗六年至世祖至元二十年俱在海

都處矣世祖紀至元十三年二月伯顏令左右司官石天

麟入城取軍民錢穀之數豈別一人耶劫北安王者乃叛

王昔里吉稱邊將亦誤

賈居貞傳

初遣鄭萬戶討賊 案陳天祥傳作鄭鼎臣即鄭鼎有傳



子鈞仁宗即位拜參知政事議罷尙書省所立法遷僉樞密院復參知政事 案武宗紀鈞兩拜參知政事一在至大二年十月一在三年二月傳云仁宗誤也

子汝立嗣 攷異云案史稱某人嗣者皆謂先世有封爵以其人承襲也賈氏無世職不當云嗣

洪福源傳

甲寅與札刺台合兵攻光州安城忠州元鳳珍原甲向玉里等城又拔之 繼培案憲宗紀五年乙卯命劄刺解即札刺台與洪福源同征高麗後此又連三歲攻拔其光州等城此併作甲寅事誤

本證二十 證誤二十 九 會稽徐氏重萊

君祥

有宋洪都統者 案是洪模見世祖紀至元十三年

大德九年擢司農俄拜中書右丞 案上已書大德此行爲

右丞在七年 宰相表同傳云大德三年奉使江浙使還退居

平之皇華山絕口不論時事者五年以三年五年計之五

似九年疑退居云云非實事

萬

至元二十四年九月哈丹入刺哈赤再叛十月從諸王愛育哈赤平章塔出都萬戶開里鐵木兒征之 繼培案塔出傳拜遼陽行省平章在二十九年之後此時方爲右丞相

于是月書徹里帖木兒爲遼陽行省平章王綽傳亦云征哈丹隸平章開里帖木兒麾下此稱都萬戶亦誤

子滋襲爵 案爵當作職

鄭鼎傳

宋將余侍郎燒絕棧道 案是余玠見汪德臣傳

庚戌從憲宗征大理國自六盤山經臨洮下西蕃諸城抵

山山徑盤屈舍騎徒步嘗背負憲宗以行俄圍大理晝夜

急攻城陷禽其王大理平 案憲宗紀二年壬子命忽必

烈即世祖征大理三年癸丑大理平甲寅忽必烈還自大理

是征大理在壬子乃世祖非憲宗也世祖紀壬子歲六月

本證二十 證誤二十 十 會稽徐氏重萊

奉命帥師征雲南癸丑八月師次臨洮九月次威刺分三

道以進帝由中道至滿陀城十月過大渡河又經行山谷

二千餘里十二月薄大理城獲高祥斬於姚州留大將兀

夏合精戍守以劉時中爲宣撫使與段氏同安輯大理加

班師亦與此傳事合

乙未賜白金千兩從世祖南伐 攷異云乙未當作己未

謁只里傳

元兵東下 案元兵當作國兵

元史本證二十

光緒十五年徐氏鑄學齋重刊

上虞王士濟校

本證二十證誤二十  
二 會稽徐氏重刊

汪惟正傳

獲宋將何統勳 案是何博賢見楊文安傳

史天澤傳

壬辰春太宗由白波渡河詔天澤以兵由孟津會河南至則

睿宗已破合達軍于三峯山云云夏帝北遷爾睿宗總兵

圍汴 案睿宗傳壬辰從太宗收定河南諸郡出北口住

夏于官山太宗不豫禱于天地請以身代之疾愈從之北

遷走睿宗未嘗留兵圍汴也塔察兒傳睿宗與金人戰于

本證二十一 證誤二十一 會稽徐氏重刊

三峯山大破之詔塔察兒等進圍汴城金主即以兄子曹

王說可為質太宗與睿宗還河北是太宗北還亦在圍汴

之後也

中統元年世祖即位 案世祖即位建元中統不當繫即位

于紀元之下

丞相線真將右軍 案宰相表線真為右丞相在中統四年

此書丞相于二年又脫右字皆誤

四年改中書左丞相六年帝以宋未附云云七年以疾還燕

八年進開府儀同三司平章軍國重事十一年與丞相伯

顏總大軍自襄陽水陸並進 案紀六年九月以忽刺出

史天澤並平章政事傳不書似四年至七年俱官左丞相

矣十一年三月伯顏史天澤並為左丞相行中書省于

湖傳亦不書似十一年仍以平章軍國重事出軍矣

子格湖廣行省平章政事 案格下有傳此敘官贊

董文炳傳

事母李夫人夫人有賢行 案當去李氏稱夫人非例

九年遷樞密院判官行院事于淮西築正陽兩城十年拜參

知政事 案紀十年四月董文炳行淮西樞密院事守正

陽十一年二月為參知政事行中書省于淮西此俱誤先

二年參政又失書淮西行省

本證二十一 證誤二十一 會稽徐氏重刊

張宏範傳

至元二年移守大名歲大穰募役廬舍租稅無從出宏範輒

免之朝廷罪其專擅宏範請入見云云帝曰知體其勿問

案紀四年七月大名路總管張宏範等盜用官錢罷之

與傳迥異

劉秉忠傳

移刺中丞 案即耶律楚材官中書令非中丞也

張文謙傳

中統元年世祖即位 案誤同史天澤傳

郝經傳

祖天挺元裕嘗從之學 案元好問字裕之不書名而稱字  
又刪之字皆誤

昨奉命與張仲一觀新月城 案仲一為張易之字當書名  
塔察國王與李行省 案行省即李壇

經還之歲汴中民射雁金明池得繫帛書詩云霜落風高恣  
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累臣有帛

書至元五年九月一日放雁獲者勿殺國信大使郝經書  
於真州忠勇軍營新館 案紀經還在至元十二年此云

經還之歲又云至元五年誤 攷異云案輟耕錄載此事本  
經又被羈未知 至元之改元也 作中統十五年蓋南北隔絕

六證二十一 證誤二十一 三 會稽徐氏

姚樞傳

二年拜太子太師 案二年前上失書中統

十年拜昭文館大學士 案十年前上失書至元

從子燧官至翰林學士 至 諡曰文 案燧自有傳此贅

許衡傳

中統元年世祖即皇帝位 案誤同史天澤傳

國家自得中原用金大明歷 案歷議已見本志及郭守敬

傳衡止領太史院耳書修歷事凡四百言皆贅

李俊民傳

嘗令張仲一 案誤同郝經傳

宋子貞傳

至元二年拜中書平章政事三年十一月懇辭乃得請 案  
紀三年二月為平章政事十一月致仕與此異

趙良弼傳

脫兀脫以斷事官鎮邢其屬要結罪廢者交構嫌隙動相沮

撓世祖時征雲南良弼馳驛白其事遂黜脫兀脫罷其屬

郡大治 攷異云案世祖紀以脫兀脫及張耕為邢州安

撫使劉肅為商榷使邢乃大治張文謙傳文謙與劉秉忠

言今民困敝莫邢為甚盍擇人往治之乃選近侍脫兀脫

尚書劉肅侍郎李簡往三人至邢協心為治洗滌蠹敝革

除貧暴流亡復歸不期月戶增十倍據紀及彼傳則脫兀

脫治邢有績可稱獨良弼傳乃言其短此吳縝所謂予奪

不常也

趙壁傳

自是牙老瓦赤不復用 攷異云案憲宗紀元年以牙刺瓦

赤不只兒等充燕京等處行尚書省事世祖紀憲宗令斷

事官牙魯瓦赤與不只兒等總天下財賦於燕即牙老瓦

赤也牙老瓦赤在憲宗朝任用如故傳云不復用者誤

河南劉萬戶 案是劉福見楊惟中傳

中統二年以平章政事兼大都督領諸軍 案紀中統二年

十月命平章政事趙璧領蒙古漢軍平章是虛銜三年二月以趙璧為平章政事是正授傳載虛銜而不書正授誤也

十年復拜平章政事案紀在九年

王磐傳

擢至大四年經義進士第案王鶻傳至大當作正大

高鳴傳

河東元裕案誤同郝經傳

劉肅傳

孫府翰林學士承旨案當云孫慶自有傳彼傳云玉世祖

本證二十一 證誤二十一 五 會稽徐氏重校

逸以郡吏治獄有陰德乃肅祖也當刪彼敘此

王思廉傳

大德元年成宗即位案成宗即位至元三十一年次年

改元元貞又二年改大德此繫即位于大德元年後誤矣

楊文安傳

十九年春入朝擢龍虎衛上將軍中書左丞行江西省事到

官逾月以疾卒案紀二十年正月以四川歸附官楊文

安為荆南道宣慰使豈未及聞命而卒耶抑卒非十九年

耶當必有一誤矣

劉整傳

三月破樊城外郭案上已書三月此衍

李忽蘭吉傳

佐在惟正立利州案當作汪德臣見本傳

李德輝傳

十七年拜中書左丞案紀當作參政觀傳下云二十四年

遙拜中書省丞丞則是時非拜丞丞可知相威傳十八年

亦稱參政

史弼傳

擒其將張都統案是副將張林見世祖紀

元貞元年起同知樞密院事月兒魯奏云云拜江西等處行

本證二十一 證誤二十一 六 會稽徐氏重校

中書省右丞三年陞平章政事封鄂國公卒於家案紀

元貞無三年弼為同知樞密院事在武宗至大三年為平

章在仁宗延祐五年然月兒魯卒於元貞元年則所奏當

在成宗時傳必有脫誤矣

劉國傑傳

奪黃鵠船數百艘案世祖紀至元十二年作黃鵠白鶴船

李德輝傳

正月癸丑在世顯宿兵利州案世顯當作田哥證詳拜延

入都魯傳

至元十五年再圖重慶踰月拔之東川樞府懲前與西川相

觀望致敗惡相屬願獨軍圍合州德輝乃出合俘繫順慶  
獄者縱之使歸詔州將張珏未及報而德輝還王即既  
而合州遣李興張卻十二人訶事成都皆獲之釋不殺復  
為書縱歸使諭其將王立立亦計與東府有深怨懼誅  
即使興等道帥幹楊獬懷蠟書開至成都降德輝即軍  
濟江薄城下呼立出降 案紀至元十三年二月安西王  
相府請頒詔招合州張珏十六年正月合州安撫使王立  
以城降先是立遣閒使降安西王相李德輝東川行院與  
德輝爭功德輝單舸至城下呼立出降兩事不同時傳并  
繫于十五年之下誤矣 攷異云案此傳全取行狀之文行  
狀於願獨軍圍合州之下云初公

撫蜀徑東川歸以為重慶帥聞受圍必徵諸屬州兵盡銳  
拒守合州宜虛誠使謀人持書曉之兵隨其後亦制合一  
奇也即出合俘繫順慶獄者縱之云云蓋德輝以書招張  
珏在至元十三年撫蜀之日其招降王立則在十五年拔  
重慶之後兩事本不同時行狀所載乃追述前事本傳刪  
去四十餘字則誤以為十五年事矣不知德輝還王即既  
行院西川之前既還王即安得猶在成都其文已相抵牾  
且張珏以德祐二年即至王即自合州入重慶至是年元兵  
拔重慶珏走且被執矣珏之去合州已將兩載安得有招珏之事乎 張卻呂或傳作張卻此  
亦誤 賀仁傑傳作合 亦誤 亦卻字之壞

本證二十一 證誤二十一 七 會稽徐氏重刊

政其為左丞則在陝蜀行省且未聞命而卒也傳俱誤  
張雄飛傳

張雄飛傳 案元無此郡縣名

世宗大悅 案宗當作祖

先是荆湖行省阿里海牙以降民三千八百戶沒入為家奴

有置吏治之歲責其租賦云云雄飛入朝奏其事詔還籍

為民 繼培案相威傳至元十九年奏阿里海牙占降民

一千八百戶為奴阿里海牙以為征討所得有旨果降民

也還之有司若征討所得令御史臺籍其數以聞量賜有

功者 同與此傳事正相類且彼云一千而此云三千又繫

其事于六年之前皆可疑也

塔即古阿散請檢核前省錢穀云云俄以罪誅 案紀答即

古阿散理算錢穀在至元二十二年以不法誅在元貞元

年傳並繫于二十一年之下誤

二十一年盧世榮以言利進用 案上文已有二十一年此

衍

張德輝傳

元裕 案誤同郝經傳

程思廉傳

二十六年立雲南行御史臺 案紀在二十七年

本證二十一 證誤二十一 八 會稽徐氏重刊

烏古孫澤傳

會行省檄唆都與左丞塔出 案紀塔出時官右丞

趙炳傳

仁榮仕至中書平章政事 案宰相表平章無趙仁榮名成

宗紀大德八年趙仁榮為參知政事十一年除太子詹事

惟英宗紀延祐七年以陝西行省平章政事趙世榮為中

書平章政事此豈誤世榮為仁榮耶

王恂傳

十六年授嘉議大夫太史令 案十六年上失書至元

楊桓傳

本證二十一 證誤二十一 九 會稽徐氏重案

其文曰受天之命 案成宗紀按札兒崔或傳並作受命于

天

王構傳

桑哥為相俾與平章卜忽木檢覈燕南錢穀 案紀至元二

十八年正月桑哥以罪罷二月以不忽木即卜忽木為平章政

事本傳同此於桑哥為相時稱平章誤

張禧傳

從宗王合佐 攷異云當作合丹

十七年加鎮國上將軍都元帥時朝廷議征日本云云八月

颶風大作文虎糜戰艦悉壞 案李庭傳事在十九年

管如德傳

擒其帥張都統等 案是張林見紀

趙匣刺傳

始以父任為千戶 案失書里居

張萬家奴傳

父札古帶 案失書里居

蔡公直傳

十八年五月陞都元帥宣慰使鎮別十八里 案培案紀成

別失八里在十七年正月為萬戶時

鮮卑仲吉傳

本證二十一 證誤二十一 十 會稽徐氏重案

歲壬辰平蔡有功 案金亡於蔡紀金亡在甲午此云壬辰

平蔡疑誤

完顏石柱傳

魁德住 案失書里居

王綽傳

五年加鎮國上將軍安撫使 案當作十五年

羅璧傳

右丞阿里海牙領軍下江陵璧從禩孫降授管軍千戶至元

五年從元帥張宏範定廣南賜金符陞管軍總管 案紀

朱禩孫之降在至元十二年張宏範由海道討朱餘泉在

十五年羅璧以收宋二王有功陞管軍總管金符在十七年傳誤甚矣繼培案十五年前上當脫十字究其致誤之由蓋因下文有至元十二年始運江南糧云云削去十字於文較順不知下云十二年乃為十九年通海運而追殺之特文義未甚明哲以致後人誤點耳

石高山傳

父忽魯虎太宗賜以東昌廣平四十餘戶 繼培案食貨志忽都虎官人五戶絲壬子年查認過廣平等處四千戶忽都虎即忽魯虎也此四十當作四千

在昔太祖皇帝所集按察兒李羅窟里台李羅海拔都關

本證二十一 證誤二十一 十一 會稽徐氏重栞

不花五部探馬赤軍 攷異云案關關不花傳歲丙申太

宗命五部將分鎮中原關關不花鎮益都濟南按察兒鎮

平陽太原李羅鎮真定肖乃台鎮大名怯烈台鎮東平怯

烈台即窟里台也此傳述五部將之名有李羅海拔都而

無肖乃台未知孰是繼培案兵志一中統三年詔真定彰

德邢州洛磁東平大名平陽太原衛輝懷孟等路各處有

舊屬按札兒即按察兒李羅笑乃解即笑關關不花不里合拔

都兒即李羅海拔都等官所管探馬赤軍人悉僉為軍有肖乃台

而無窟里台又與此異

孟德傳

丁巳從伯顏攻襄樊 案憲宗紀七年丁巳宗王塔察兒率諸軍南征圍樊城非伯顏也伯顏于至元初自西域入事世祖安得有丁巳攻襄樊之事乎

鄭義傳

初事太宗 至死之 案紱義止四十言詳其子孫事

張榮實傳

中統元年帝即位 案繫即位于建元之下誤

至元五年從丞相阿朮攻襄陽敗夏貴擒張順又攻樊城

案阿朮傳事在九年且順於八年被斬見劉整傳此云擒

順皆誤

本證二十一 證誤二十一 十二 會稽徐氏重栞

楚鼎傳

遂領之以歸 案不詳所終

樊楫傳

至元二十四年復征交趾進行中書省參知政事 案紀二

十四年所置乃尚書省楫為參政在二十三年

張均傳

三十年世祖親征乃顏以扈從受賞 案紀親征乃顏在二

十四年此當以受賞追敘義未明哲

趙宏偉傳

甘陵人 案元無此郡縣名



趙璉別有傳 案璉爲宏偉孫不當繫姓

元史本證二十一

光緒十五年徐氏鑄學齋重刊

上虞王士濟校

本證二十一 證誤二十一 主 會稽徐氏重刊

蕭山汪輝祖 男繼培補

張立道傳

除忠慶路總管 案地理志忠當作中

三十七年北京地陷人民震驚命立道為本路總管未行安

南世子陳日燁遣其臣嚴仲羅陳子良等詣京師請襲爵

云云遂授禮部尚書佩三珠虎符賜衣段金鞍弓矢以行

至安南界云云乃先遣其臣阮代之何惟巖等隨立道上

表謝罪 案紀至元二十五年改北京為武平路此繫舊

名誤也使交趾在二十八年以阮代之等至闕在二十九

本證二十二 證誤二十二

一 會稽徐氏重聚

年傳並敘于二十七年亦誤

張惠傳

至元元年冬遷參知政事行省山東 案紀在八月冬字疑

誤

十二年春宋降 案二當作三

譚資榮傳

譚資榮 案譚當作覃證詳譚澄傳

興德懷來人 至時年四十 案敘資榮止一百十五言詳其

子澄事澄在良吏傳當云自有傳然兩傳事多不同亦可

互證也

王惲傳

裕宗在東宮惲進承華事略其目曰廣孝立愛端本進學擇

術謹習聽政達聰撫軍崇儒親賢去邪納誨幾諫從諫推

恩尙儉戒逸知賢審官凡二十篇 繼培案裕宗傳載承

華事略篇目撫軍下有明分無知賢

裕宗覽之至漢成帝不絕馳道唐肅宗改服絳紗為朱明服

心甚喜曰我若遇是禮亦當如是又至邢峙止齊太子食

邪蒿願侍臣曰一菜之名遽能邪人耶詹事丞孔九思從

旁對曰正臣防微理固當然太子善其說賜酒慰諭之令

諸皇孫傳觀稱其書宏益居多 繼培案孔九思裕宗傳

本證二十二 證誤二十二

二 會稽徐氏重聚

作張九思 傳此誤漢成帝以下已見裕宗傳此允復當刪

但云裕宗善之令諸皇孫傳觀云云足矣

陳天祥傳

萬戶鄭鼎臣 案即鄭鼎有傳

劉宣傳

二十三年十二月 案上已書二十三年此衍

何榮祖傳

詔命榮祖與左丞郝禎參政耿仁傑鞠之 案宰相表至元

十六年十七年郝禎耿仁同為參政十八年十九年同為

左丞無郝為左丞耿為參政之時以耿仁為耿仁傑亦誤

賀仁傑傳

四川制置使張珪守重慶三呂或至都以兵事告許衡案

凡一百四十餘言已詳或傳此宜節

劉哈刺入都魯傳

本姓劉氏 繼培案傳首已繫姓不當又云本姓劉氏竊意

哈刺入都魯賜名後卽不書姓與蒙古同故國史立傳云

本姓劉氏修史時冠姓于名而又失刪此四字也

石抹明里傳

姓石抹 案傳首已著姓不當又云姓石抹

張九思傳

本證二二 證誤二二二 三

會稽徐氏重榮

上黨宋道 案本傳作宋衡

王伯勝傳

元貞元年進階嘉議大夫成宗卽位復進通議大夫 案繫

卽位于改元之後誤

五年扈從大都 案五年上失書大德

尙文傳

七年召拜中書右丞 案紀作左丞宰相表同此誤

梁德珪傳

至元三十一年拜參知政事 案上已書至元此衍

大德開成宗卽位 案成宗卽位改元元貞復故大德此誤

鄧文原傳

至順五年制贈文原江浙行省參知政事 案紀至順四年

順帝改元元統未嘗有五年也

齊履謙傳

字伯桓 案失書隸居

崔斌傳

十年拜行中書省參知政事云云進資善大夫行中書省左

丞 案紀爲參政在至元十一年左丞在十四年傳並敘

於十年誤

崔或傳

本證二二 證誤二二二

四 會稽徐氏重榮

先是或得玉璽於故臣札刺氏之家 授於成宗 案得玉

璽事見成宗紀及按札兒傳又于楊桓傳詳書之且据按

札兒傳則按札兒曾孫闕闕出得之拾得家以示或或請

獻之徽仁裕聖皇后亦非或得也此複而誤

葉李傳

會桑哥事敗順連及同列久之李獨以疾得請南還揚州儒

學正李淦上書云云 案桑哥傳世祖遺諭旨翰林諸臣

以桑相領尙書省漢唐有此制否咸對曰有之翊日左丞

葉李以翰林集賢諸臣所對奏之且言前省官不能行者

平章桑哥能之宜爲右丞相制曰可遂以桑哥爲右丞相

於是桑哥奏以葉李遷右丞本傳李淦言葉李舉桑哥之罪而不書此事則未見其實也

劉廣傳

洛水人 案肅傳已書里居此當刪

祖肅為右三部尚書 案肅傳右當作左

六年奉使宣撫陝西 案紀在大德七年

郝天挺傳

又遷四川省參政及江浙行省左丞俱不赴拜中書右丞成

宗崩武宗入正大統定策之際天挺與有力焉 案武宗

紀大德十一年七月以江浙行省左丞郝天挺為中書左

丞時武宗即位兩月矣宰相傳敘于成宗時又以左丞為表同

右丞皆誤

張珪傳

皇慶元年拜樞密副使延祐二年拜中書平章政事 案紀

拜平章亦在皇慶元年十二月

李孟傳

至元十四年云云後以事至京師中書右丞楊吉丁一見奇

之薦于裕宗 案楊吉丁名不再見疑即成宗紀右丞楊

炎龍

至大三年三月特授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集賢大學士

同知樞密院事 案紀在正月

至治九年卒 案至治無九年疑元年之誤

敬儼傳

詔設科舉儼薦臨川吳徵金陵楊剛中為攷試官得人為多

其年冬移疾退居真州除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不

赴四年春詔促就前職以疾辭 案此四年上脫延祐二

字然攷仁宗皇慶二年冬十月行科舉詔天下以皇慶三

年八月天下郡縣與其賢者能者充貢有司則澄與剛中

主試當在延祐元年儼之拜侍御又不知在何年矣吳徵

即吳澄本傳云撫州崇仁人此云臨川人亦異

本證二十二 證誤二十二 六 會稽徐氏重聚

五年五月拜中書參知政事 案紀在四月

泰定四年九月帝特署為中政院使云云是月拜中書平章

政事云云天曆改元居月餘傷足告歸 案紀拜平章在

天曆元年十一月此書于天曆改元前誤

曹伯啟傳

御史觀音奴等 繼培案英宗紀及各傳皆作觀音保此誤

王壽傳

未幾更拜左丞 案武宗紀作右丞宰相表同此誤

謝讓傳

二年朝廷以吏多滯事 案此繫于仁宗即位之後下又有

四年十月皆不書紀元誤也

乃入白於宰相曰尙書言是也 案曰上有脫文

趙師魯傳

霸州文安縣人 攷異云縣字衍

張思明傳

延祐三年拜中書參知政事 案紀在四年宰相表同此誤

仁宗卽位 案上已書皇慶延祐年事此復云仁宗卽位俱

矣

及拜住爲左丞相與帖木迭兒各樹朋黨賊害忠良思明懼

禍及累表辭不獲後竟誣以不支蒙古子女口糧餓死四

百人遂廢於家 攷異云案拜住賢相何至有賊害忠良

之事此史之誣也攷拜住傳鐵木迭兒引參知政事張思

明爲左丞以助已思明爲盡力忌拜住方正每與其黨密

語權中書之二年七月奏召思明詣上都數其罪杖而逐

之與此傳所云正相矛盾文宗紀天曆二年御史劾奏張

思明在仁宗朝阿附權臣鐵木迭兒開謀兩宮仁宗灼見

其姦既行黜降及英宗朝鐵木迭兒再相復授爲左丞稔

惡不悛竟以罪廢今又冒居是官宜從黜罷詔罷之然則

思明之爲人大略可知本傳多曲筆未足深信

天曆二年復以中書左丞召入觀慈仁殿數陳累朝任賢使

能治民足國之道因以衰老辭帝未允明日卽移告去

案紀思明爲監察御史劾罷而傳去移告亦飾詞也

吳元珪傳

至治元年英宗卽位 案繫卽位于改元之後誤

張昇傳

至大初改太常寺爲太常禮儀院 案紀在大德十一年

元統元年順帝卽位 案誤同吳元珪傳

王約傳

約首奏河南行省丞相卜憐吉台動闕舊臣不宜久外召至

封河南王 案卜憐吉台卽不憐吉帶封河南王紀在延

祐元年此書皇慶改元下誤

至治元年英宗卽位 案誤同吳元珪傳

王結傳

臨川吳澄 案本傳云撫州崇仁人

賀勝傳

至元二十八年桑哥敗罷尙書省政歸中書以勝參知政事

案上已書至元此衍紀是年二月賀勝爲尙書省參知

政事五月罷尙書省事改參知中書政事傳失書尙書省

初開平人張弼家富弼死其奴索錢民閉弗得歐錢者至

死有治其獄者教奴引弼子并下之獄丞相鐵木迭兒受

其賂六萬緡終不為直勝聞弼事以語御史中丞楊朶兒

只朶兒只以語御史王龍帖木兒徐元素遂劾奏丞相逮

治其左右 攷異云案鐵木迭兒傳云上都富人張弼殺

人繫獄鐵木迭兒使家奴齎雷守贊伯顏即賀使出之伯

顏持正不可撓而朶兒只已廉得丞相所受張弼賂有顯

徵乃與蕭拜住及伯顏奏之楊朶兒只傳與此略同 與此傳互異彼

云弼殺人繫獄此云弼家奴殺人而引其子被云鐵木迭

兒脅勝使出其獄不可又與楊朶兒只共奏之此云勝聞

弼事以語朶兒只不與同奏又此傳云鐵木迭兒受賂六

萬緡鐵木迭兒傳云受弼鈔五萬貫而楊朶兒只傳云受

弼賂鉅萬萬皆其異也

楊朶兒只傳

江西廬夏人 案本史傳例以蒙古色目為一類漢人南人

為一類河西乃色目朶兒只與察罕曲樞諸人同時當在

列傳第二十三四卷今與漢人並列誤矣

趙世延傳

其先雍古族人 案雍古亦色目誤與楊朶兒只傳同案續

宗紀延祐元年省臣奏漢人參政用儒者趙世延其人也

帝曰世延誠可用然雍古非漢人其器宜居右則色目

之與漢人當時已不能辨矣

會祖黜公為金羣牧使太祖得其所牧馬黜公死之 案按

竺邁傳黜公為金羣牧使歲辛未驅所牧馬來歸太祖終

其官與此異

祖按竺邁至文州吐蕃萬戶達魯花赤 案按竺邁自有傳

此贊

野峻台黃州路總管 案當云野峻台自有傳在忠 敘官贊

虞集傳

宋丞相允文五世孫也 案允文傳在宋史此應書里居

歐陽元傳

延祐元年詔設科取士 案仁宗紀在皇慶二年

朱本傳

蒙古千戶使京師宿邸中適民間朱甲妻女車過邸門千戶

悅之并從者奪以入朱泣訴于中書旭滅傑庇不問 繼

培案張珪傳云比者也先鐵木兒之徒遇朱太醫妻女過

省門外強拽以入姦宿館所事聞有司以扈從上都為解

竟弗就鞠當即一事而傳聞異詞也

謝端傳

史杠宣慰荆南數加延禮薦之姚樞 案端卒于順帝至元

六年年六十二溯其生年當在世祖至元十六年姚樞傳

云卒于世祖至元七年安能見端傳誤甚矣攷異云姚樞

是姚燧之謔

本證二十二 證誤二十二 九 會稽徐氏重萊

本證二十二 證誤二十二 十 會稽徐氏重萊

呂思誠傳

吏部尚書僕哲篤左司都事武祺等建言更鈔法 攷異云

思誠與僕哲篤論鈔法已見食貨志

李好文傳

西蜀奉使以私憾摭拾廉訪使曾文博僉事兀馬兒王武事

文博死兀馬兒誣服武不屈以輕侮抵罪好文曰奉使當

問民疾苦黜陟邪正今行省以下至于郡縣未聞舉劾一

人獨風憲之司無一免者此豈正大之體乎率御史力辨

武等之枉并言奉使不法者十餘事 攷異云案此時奉

使西蜀者荅爾麻失里王守誠也守誠傳云初四川廉訪

本證二十一

證誤二十一

十一

會稽徐氏重校

使某與行省平章某不相能誣宣使蘇伯延行賄于平章

某病死獄中至是伯延親屬有懇會茶鹽轉運司官亦訟

廉訪使累受金廉訪使倉皇去官至揚州死副使以下皆

以事罷憲史四人奉差一人籍其家而竄之餘皆斥去即

好文所云風憲之司無一免者也被傳稱奉使風采聳動

天下論功為諸道最而此傳言其私憾摭拾人罪并諸不

法事褒貶互異如此何以取信後世乎

任速哥傳

泰定中倒刺沙用事天變數見速哥乃密與平章政事速速

謀 案文宗紀致和元年七月泰定帝崩八月甲午燕鐵

木兒掌樞密符印前湖廣行省右丞速速為中書左丞戊

午為中書平章政事泰定中速速未為平章政事也傳誤

又為都水使者居官恂恂無幾微自伐之意人或詢以翊戴

之事往往遜謝終無所言君子尤以是多之 案傳不詳

所終且泰定當亡而先謀立懷王臣節戾矣因其不以翊

戴自伐而曰君子多之曲筆也

李稷傳

至正十九年丁母憂 案上文已有至正此衍

陳祖仁傳

大盜縣尹 案地理志太當作泰

本證二十二

證誤二十二

十二

會稽徐氏重校

成遵傳

至正十七年陞中書左丞階資善大夫分省彰德 攷異云

案順帝紀至正十七年詔中書右丞也先不花御史中丞

成遵奉使宣撫彰德大名廣平東昌東平曹濮等處獎勵

將帥百官志同是遵之往彰德乃奉使宣撫非分省也遵以至

正十七年拜左丞紀表失載其月日而由左丞除御史中

丞則表繫之九月蓋以中丞奉使使旋仍入中書傳既漏

除中丞一節又誤書奉使為分省皆失之甚者也凡以省

官出鎮謂之分省遵既除中丞以行則是臺官非復省官

故知本傳所書分省者傳聞之訛也

曹鑑傳

泰定七年 案紀泰定止四年七字誤

張翥傳

因受業於李存先生 案稱先生非恂下仇遠先生誤同

遼曾曾傳

天歷二年進士第 案二當作三

元史本證二十二

光緒十五年 徐氏鑄學齋重刊

上虞王士濟校

本證二十一 證誤二十一 三

會稽徐氏重刊



蕭山汪輝祖 男繼培補

儒學傳一

許謙

其先京兆人 至謙五世為金華人 殘史云此傳後先世

凡八十言乃誌狀之文無當於國史當盡刪之但云發州

金華人

陳樂

臨川吳澄 案本傳云撫州崇仁人

儒學傳二

本證二十三 證誤二十三

會稽徐氏重瑛

熊朋來

豫章人 案元無此郡縣名

牟應龍

其先蜀人後徙吳興 案元無吳興名

陳旅

適御史馬雍古祖常使泉南 案祖常為雍古人綴於名則

贊矣

宇文公諒

祖徙吳興今為吳興人 案誤同牟應龍傳

至順四年登進士第 攷異云即元統癸酉也

良吏傳一

譚澄

父資榮金末為交城令 舉清資用自代 案資榮自有傳

此贊世補紀至元十一年辛酉年並作覃澄亦與傳異攷

云在傳中堂事紀亦有檀孟總管覃澄又見交城縣志

山石刻辛卯年中書省公據後列交城縣長官覃資榮名

又清源縣清源廟有中統元年祭清源碑後列檀孟州總

管覃澄名及中統五年濟祠投龍簡碑文稱總管覃侯後

列宣授懷孟路總管覃澄名可證資榮父子本姓覃而傳作譚者誤也

以其弟山代為交城令 案資榮傳名山阜此脫阜字

許楫

幼穉元裕學

案當作元好問證詳郝經傳

天璋

丞相順德王當國

案順德王乃哈刺哈孫薨後追封此當稱名

良吏傳二

林興祖

至治二年登進士第 案紀當作元年

忠義傳一

李伯溫

守賢之孫毅之子也 攷異云李守賢傳末亦云毅子十一人伯溫見忠義傳與此文合及攷其傳首云金大宋初守

賢暨兄庭植弟守正守忠從兄伯通伯溫歸款則伯溫乃  
守賢之從兄前後自相矛盾今據此傳稱伯溫長兄惟則  
次伯通歲甲戌錦州張致叛國王木華黎命擊之大戰城  
北伯通死焉若伯溫為守賢之孫則伯通亦守賢孫矣守  
賢以甲午歲卒年四十六則甲戌歲年僅二十六安得有  
孫且能履行陳乎毅卒於至元七年庚午年四十九溯其  
生年當在壬午守忠以下亥歲被執伯溫亦失利死節其  
時毅才六歲耳而史以伯溫為毅子何其謬乎推求其故  
此傳之誤實因於守賢傳然彼傳云伯溫見忠義傳者因  
篇中有與從兄伯通伯溫歸款之文牽連書之非謂伯溫  
本證二三 證誤二十三 三 會稽徐氏重聚

在毅子十一人之數也史家不諳文義遂至謬妄乃爾繼  
培案太祖紀張致叛錦州在乙亥其甲戌叛者乃張鯨也  
子守正自幼時嘗質於木華黎 攷異云據李守賢傳則守  
忠守正與伯溫為從昆弟此傳既云平陽已陷弟守忠被  
執伯溫謂左右曰吾兄弟仗節擁旄受方面之寄吾弟已  
被執我不可再辱則亦以守忠為伯溫弟矣守忠為守正  
之兄則守正亦伯溫之弟而此乃云子守正竟似守正守  
忠皆伯溫子一篇之中自相矛盾如此

歲庚寅上黨晉陽合兵攻汾州將陷守正以義赴援 攷異  
云案守忠死於亥四月而守正之戰歿更在其前庚寅

在丁亥後四年守正死已久矣此事有誤或云當為庚辰  
之謬

耶律忒末

父丑哥仕遼為都統遼亡不屈節夫婦俱死焉金主憫其忠  
義授忒末都統廣甲戌國兵至金遷於汴忒末及子天祐  
率眾三萬內附 攷異云案遼亡於乙巳歲至元太祖甲  
戌相距九十載使忒末果於遼亡時授官計其年當近百  
歲豈復能從征又閱十餘年而戰歿乎

伯八

祖明里也赤哥嘗隸太祖帳下初怯烈王可罕與太祖為鄰  
國誓相親好既而敗盟與其子先髡潛謀欲襲太祖因遣  
使通問許以女妻太祖弟合撒兒至期太祖欲往明里也  
赤哥疑其詐諫止之 繼培案太祖紀帝欲為長子朮赤  
求婚於汪罕即王可罕女抄兒伯姬汪罕之子禿撒合亦欲尙  
帝女火阿真伯姬俱不諧自是頗有違言歲癸丑汪罕父  
子謀欲害帝乃遣使者來曰向者所議媾事今當相從請  
來飲布渾察兒帝以為然率十騎赴之至中道心有所疑  
命一騎往謝帝遂還與此異

本證二三

證誤二十三

四

會稽徐氏重聚

忠義傳二

郭嘉

濮陽人祖昂父惠俱以戰功顯 案郭昂傳作彰德林州人  
樊執敬

諡 案諡失書

忠義傳四

趙宏毅

嘗受經於臨川吳澄

案澄傳云撫州崇仁人

孝友傳一

王薦

福寧人 案文宗紀至順元年福州王薦以隱逸旌門傳云

至大四年宣慰司上狀旌之亦不以隱逸豈兩旌耶

本證二十三 證誤二十三 五 會稽徐氏重刊

尹莘傳

汴梁洧川人 案紀至順元年以汴梁尹莘孝行旌其門此

作莘未知孰是

隱逸傳

張特立

州多金國戚 至 遂歸田里 案其二百十餘言皆仕金事且

與隱逸無涉非史例也

列女傳一

關文興妻王氏

至順三年事聞贈文興侯爵諡曰英烈王氏曰貞烈夫人

案順帝紀元統二年贈文興英毅侯王氏貞烈夫人廟號  
雙節當是事聞於至順三年而贈在元統二年英烈英毅  
未知孰是然成宗紀大德元年十二月已書旌表烈婦道  
州播諱詞知事關文興妻王氏則又在至順先矣

李君進妻王氏

買哥妻耶律氏 案買哥為耶律阿海子妻耶律氏阿海傳

作移刺氏耶律移刺本相近故劉秉忠傳稱耶律楚材

為移刺中丞阿海子買哥及五世孫忽都不花皆娶移刺

氏蓋同氏而不同姓也

列女傳二

本證二十三 證誤二十三 六 會稽徐氏重刊

也先忽都

蒙古欽察氏 案欽察乃色目非蒙古

王時妻安氏

時以參知政事分省太原 案地理志太原當作冀寧

方技傳

田忠良

十一月諸王昔里吉劫皇子丞相以入海都 案紀事在至

元十四年七月傳繫于十二年十二月疑誤詳世祖紀

姦臣傳

阿合馬

國紇人也 案下文述世祖語稱回回人

秩八月罷領中書左右部併入中書超拜阿合馬為中書平

章政事 案世祖紀在至元元年十一月

十五年四月中書左丞崔斌 案斌傳乃江淮行省

以忽辛為中書右丞 案紀至元十六年及潭州行省

右丞燕帖木兒 案即崔斌小名當作左丞

叛臣傳

李瓊

太祖十六年全叛宋舉山東州郡歸附太師國王字魯承制

拜全山東淮南楚州行省 攷異云案李全之降據太祖

本證二十三

證誤二十三

七

會稽徐氏重采

紀在二十一年

丙戌歲

此誤且木華黎以太祖十八年卒而

李魯嗣之若云十六年則李魯未為國王也

外國傳

高麗

十三年帝遣哈只吉剌刺等領兵征之高麗王

名奉牛酒出

迎 案太祖紀是年高麗王獻降本傳職名亦屢見此云

名闕何失檢至此

自大德二年復位入年而薨 案紀距自大德二年復位至

武宗至大元年薨凡十一年

諫則更名章云 案諸王表章當作璋

日本

元世祖之至元一年 案一當作元

十八年正月命日本行省右丞相阿剌罕 案本傳作左丞

相

右丞李左丞 案范名文虎李名庭

十萬之眾得遺者三人耳 繼培案相威傳云士卒十喪六

七阿塔海傳云喪師十七入季庭傳云士卒存者十無一

二此又云得遺者三人彼此互對乃傳前云阿剌罕等率

十萬人征日本此亦云十萬之眾而中復云棄士卒十餘

萬於山下更自相矛盾矣

本證二十三

證誤二十三

八

會稽徐氏重采

安南

至元四年十一月詔封皇子為雲南王往鎮大理鄯關交趾

諸國 繼培案紀封王在八月出鎮在九月

已宋官蘇少保子蘇寶章陳尚書子陳丁孫 案少保名劉

義尚書名宜中並見世祖紀至元十三年

續

大理路蒙古千戶忽都 繼培案信苴日傳作萬戶

二十年十一月相吾答兒命也罕的斤云云破其江頭城

案紀在二十一年正月也罕的斤傳同

占城

十五年右丞唆都以宋平遣人至占城還言其王失里咱牙  
信合入刺哈迭瓦有內附意詔降虎符授榮祿大夫封占  
城郡王 繼培案世祖紀封占城郡王立占城行省以唆  
都爲右丞在至元十八年唆都傳亦云十八年改右丞行  
省占城此誤

十六年十二月遣兵部侍郎教化的總管孟慶元萬戶孫騰  
夫與唆都等使占城諭其主 繼培案紀十七年十一月  
遣宣慰使教化孟慶元等持詔諭占城國王豈再往耶

元史本證二十三

本證二十三

證二十三

九

會稽徐氏重刊

光緒十五年徐氏鑄學齋重刊

上虞王士濟校

蕭山汪輝祖 男繼培補

本史之例五行地理百官諸王宰相紀皆瑣悉書之然事當詳於志表不必復舉所遺也錄其要者如左

明宗紀

廟號明宗 案文宗紀天曆二年十月國言諡號曰護都篤

皇帝順帝紀至元六年十月甲申奉玉冊玉寶尊皇考為

順天立道睿文智武大聖孝皇帝

順帝紀

至正十七年 案百官志入選舉是年三月廷試舉人賜倪

本證二十四 證遺一 會稽徐氏重聚

徵王宗嗣等進士及第進士出身同進士出身有差凡五

十有一人

天文志一

天文五行皆有志兩紀之所書或倍之詳略失當矣要非若地理百官之足資攷證也惟日食為天變之大俱案紀補之

日薄食 案紀大德元年四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至元四

年八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至正二年八月庚子朔日有

食之十月己亥朔日有食之 五年九月壬午日有食之

六年二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七年正月甲辰朔日有

食之 八年七月丙申朔日有食之 九年十一月戊午

朔日有食之 十五年五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十二年

四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十三年九月乙丑朔日有食之

十七年正月丙子朔日有食之 二十年五月丁亥朔

日有食之 二十七年六月丙午朔日有食之

地理志一

建置沿革因地設官紀詳而志佚者錄之地名不見於志者附錄各省之末荒遠弗登遵本史例也

中書省大都路至元二十一年置大都路總管府 案紀至

元二十七年改都總管府

本證二十四 證遺一 會稽徐氏重聚

警巡院 案紀大德九年置大都南城警巡院至大三年增

大都警巡院二分治四隅

薊州豐閭縣 至元二年省入玉田四 案紀至元十三年薊

州復置豐閭縣疑四年後又嘗罷矣 攷異云案孫慶瑜傳

陸豐閭為閭州至元初并入玉田未及周歲縣治仍舊志

不言陸州事史之漏也又攷世祖紀稱至元十三年薊州

復置豐閭縣今據慶瑜記成于至元七年其時 慶瑜正為縣令則紀書十三年復置者誤矣

上都路順寧府中統四年改宣德府 案紀延祐五年以宣

德府隸大都路泰定元年以宣德府復隸上都雷守司

保安州領一縣永興 案紀延祐六年併永興縣入奉聖州

蔚州 案紀至大元年陞蔚昌府

興州領二縣興安宜興 案紀天曆元年陞宜興縣為州移

至元五年革興州興安縣

興和路金陞撫州 案世祖紀歲甲寅憲宗四年復立撫州中

三年陞撫州為隆興府志至元四年析上都路隆興府中

為一路行總管府事至大元年降隆興為源州四年罷中

都留守司復置隆興路總管府皇慶元年改隆興路為

和路

懷安元初隸宣德府 案紀至元十七年隆興路楊門站復

為懷安縣是中統三年後廢也

本證二十四 證遺一 三 會稽徐氏重刊

寶昌州金置昌州延祐六年改寶昌州 案紀以故昌州寶

山縣置

永平路灤州金領義豐馬城石城樂亭四縣元至元二十一年省

義豐入州二年復置先以石城省入樂亭其年改入義豐

案英宗紀延祐七年併永平路灤邑縣於石城是石城

于至元三年後復置本路又別有灤邑縣也

德寧路領縣一德寧 案紀大德九年以黑水新城為精安

路延祐五年改靜安路為德寧路靜安縣為德寧縣

泰寧路領縣一泰寧 案紀延祐二年改遼陽泰州為泰寧

府四年二月陞泰寧府為泰寧路仍置泰寧縣四月以大

德路隸遼陽省遼陽省有大寧路疑太或當作大然一今

隸中書省未知改於何時

應昌路

全寧路 案特許釋傳至先七年幹羅陳萬戶及其如囊加

眞公生請于上都蒙北中管里答覽海罕本藩駐夏之地

建城邑以居遂名其城為應昌府即紀是年八月設

二年改為應昌路元貞元年公主又請以應昌路東北百

里駐冬之地勅建城邑成宗紀大德元年陞全州為全寧

府七年陞全寧府為全寧路傳云大德元年名順帝至正

十四年復立應昌全寧二路先是有詔罷之以撥屬魯王

本證二一四 證遺一 四 會稽徐氏重刊

馬某沙王傅府至是有司以為不便復之

宣昌路領縣一宣昌 案紀延祐五年置宣昌府至治二年

陞宣昌府為下路增置一縣

廣平路磁州領四縣滏陽武安邯鄲成安 案紀元統二年

初立武安縣廢並之故無攷

懷慶路憲宗七年改懷孟路 案紀至元二年以淇州隸懷

孟路此及淇州下俱失書

河間路滄州 案紀至元二十五年以滄州之軍營城為滄

溟縣延祐元年徙滄州治于長蘆鎮志失書徙治及滄溟

縣

濟寧路 案紀至元十三年置宣慰於濟寧路至正八年黃

河決遷濟寧路于濟州十一年立中書分省于濟寧

山東東西道宣慰司 案紀至正六年改立山東東西道宣

慰使司都元帥府又至大二年以益都濟南般陽三路寧

海一州屬宣慰司餘並令直隸省部志惟益都隸宣慰餘

俱隸廉訪

益都路金為益都路總管府 案志失書元事據紀元亦為

益都路國初嘗置行省至元三年罷二十四年移濟南宣

慰司治益都

沂州 案紀至正十六年置河南廉訪司于沂州

本證二十四 證遺一 五 會稽徐氏重榮

般陽府路淄州 案紀中統四年以淄登萊三州為總管府

治淄州

新城 本長山縣驛臺太宗在潛以人民完 案紀至元十九

年併淄萊路田索二鎮仍于驛臺立新城縣治當是復置

登州 案紀至正十一年立山東分元帥府于登州

寧海州 案紀至元二十八年以漣海二州隸山東宣慰司

海州當即寧海州今隸廉訪司漣州之名則不見於志

紀漣州

河東山西道宣慰使司 案紀至元二十六年河東山西道

宣慰司治大同至大元年省河東宣慰司

大同路遼為西京大同府 案紀至元元年十五年並有西

京宣慰司十九年罷至大元年以大同路隸中都雷守司

中都罷後當

隸中書省 案紀延祐六年遷雲南縣隸雲內州

雲內州 案紀至大元年冀寧晉寧二路隸中書省今隸河

東山西道肅政廉訪司

保德州 案紀大德元年陞隰州巡檢司為河曲縣隸保德

州

晉寧路元初為平陽路 案紀至元十八年平陽路松山縣

早志無松山名 上都路松山縣中

本證二十四 證遺一 六 會稽徐氏重榮

附錄

中都開寧路 案武宗紀大德十一年六月建行宮于旺

兀察都之地立宮闕為中都至大元年七月立中都雷

守司兼開寧路都總管府十二月中都立開寧縣以大

同路隸中都雷守司三年七月中都立光祿寺仁宗紀

至大四年正月罷城中都四月罷中都雷守司

嶺北省和寧路 案紀大德二年置和林宣慰司都元帥府

四年以和林都元帥府兼行宣慰司事

地理志二

遼陽省遼陽路至元六年置東京總管府 案紀至元三年



立東京廣寧懿州開元恤品合懶婆紫等路宣撫司十五年以征東元帥府治東京二十三年二月立東京等處行中書省三月徙東京行中書省于咸平府七月罷遼陽等處行中書省志皆失書二十四年立行尚書省志云行省亦略

蓋州 案五行志元貞元年六月蓋州明山縣蝦志無明山名

懿州 案紀至正二年陞懿州為路以大寧路所轄與中義州屬懿州

大寧路元初為北京路 案紀至元二年正月有北京路行

省十一月宋子貞請罷北京行中書省別立宣慰司以控制東北州郡九年改北京行尚書省此當是罷為行中書後復立

省十五年改北京行省為宣慰司二十三年二月罷宣慰司詳開元七月復置

龍山至元四年屬利州後復來屬 案五行志元貞元年六月利州龍山縣蝦是元貞時尚隸利州也

義州 案紀至元七年以義州隸樂安府志東寧路下至正二年屬懿州

興中州 案紀至正二年屬懿州  
開元路 案紀中統二年以開元路隸北京宣撫司四年罷

開元路宣慰當作司至元十五年改開元宣撫司為宣慰

司二十三年二月罷山北遼東道開元等路宣慰司北京

當在七月復置紀云復北京咸平等三道宣慰司無又二其中七月復置開元名猶之二月不言北京咸平也

是開元路有屬縣也宋西咸平府 案紀至元二十三年徙東京行中書省于咸平府至正二年降咸平府為縣

附錄 金復州 案紀元貞元年二年至正十九年並有金復州

兵志三金復州萬戶府屯田屬遼陽行省

鎮寧州 案紀至正十一年罷海西遼東道巡防捕盜所立鎮寧州

河南省汴梁路金改南京 案紀至元十年立河南宣慰司十九年罷南京宣慰司二十年復立南京宣慰司二十二年並汴梁宣慰司汴梁以南至江以親王鎮之

陳州至元二年南頓項城濬永皆廢後復置南頓項城 案紀至大元年復立汴梁路之項城縣延祐二年復陳州商

水鎮為南頓刊本作縣

濟南府路洛陽 案百官志八至正十九年罷洛陽招討軍民萬戶府置宣慰司紀至正二十六年罷洛陽嵩縣宣慰

司志亦無嵩縣

鞏縣 案紀至正二十年以鞏縣改立軍州萬戶府招民屯種

南陽府 案梁曾傳至元十六年除知南陽府唐鄧二屬州為襄陽府所奪曾案圖經稽國制以開事得復舊

唐州領一縣泌陽 案紀至元九年復唐州泌陽縣大德五年省泌陽紀脫陽字縣入唐州

汝寧府息州 案紀至元三年罷息州安撫司四年罷息州安撫岳林以其民隸南京路

新蔡 案紀至元四年立  
本證二十四 證遺一 九 會稽徐氏重聚

信陽州 案紀至元二十九年割湖廣之信陽隸荆湖北道隸河南省

歸德府至元二年以虞城碭山二縣割屬濟寧府領縣四下當作夏邑 案紀至元八年復立夏邑縣以碭山入焉

徐州 案紀至正八年陞徐州為總管府以邳宿滕嶧四州隸之十三年降徐州路為武安州以所轄縣屬歸德府其

滕州嶧州仍屬益都路

宿州  
邳州 案紀並中統三年復立  
襄陽路襄陽 案紀至元十四年復立襄陽府襄陽縣

南漳 案紀至元十四年均州復立南漳縣今南漳屬襄陽縣州路至元十二年立淮西宣撫司

黃州路 案紀至元十四年置宣慰司于黃州志云總管二府疑誤十一年省黃州宣慰司入淮西道二十三年罷黻黃宣慰

司以黃蘄隸湖廣行省志云直隸行省不繫湖廣誤二十九年以蘄黃隸淮西道隸河南省三十年改淮西蘄黃等路隸河南江北行省大德三年罷淮西道宣慰司

廬州路無為州巢縣 案紀至元二十三年降鎮巢府為巢州二十八年降巢州為縣

六安州 案紀至元二十三年以六安隸淮西宣慰司  
本證二十四 證遺一 十 會稽徐氏重聚

安豐路 案紀至正十二年置安豐分元帥府

霍邱 案紀元統二年立霍邱縣當是復立

安慶路錄事司 案紀大德元年設

揚州路 案紀至元二十六年徙江淮省治杭州改浙西道宣慰司為淮東道宣慰司治揚州師志所云復立淮東宣慰也皇慶二年改淮東淮西道宣慰司為淮東宣慰司至

正十二年立淮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治揚州轄揚州高郵淮安滁州和州廬州安豐安慶蘄州黃州

真州揚子縣 案紀至元二十八年移揚子縣治新城  
淮安路泗州天長 案紀至正十五年立淮東等處宣慰使

司都元帥府于天長縣

安東州 案紀至元十二年置安東分元帥府

荆湖北道宣慰司 案百官志入至正十一年荆湖北道宣

慰使司兼都元帥府

德安府 案紀至元三十年改德安府隸黃州路

元史本證二十四

光緒十五年徐氏鑄學齋重刊

上虞王士濟校

本證二十四 證遺一 士 會稽徐氏重刊

蕭山汪輝祖 男繼培補

地理志三

陝西諸道行御史臺 案紀大德三年罷延祐二年復立

陝西省奉元路 案世祖紀歲癸丑憲宗三年立從宜府于京兆

至元三年改四川行樞密院為行中書省百官志七是年

年詔四川行省賽典 九年京兆復立行省十五年改京兆

赤自利州還京兆 府為安西府十六年改京兆為安西路志合二十七年立

行省于京兆百官志云自 十八年京兆四川分置行省於

河西二十年罷京兆行省百官志云二十一年仍合為陝

本證二十五 證遺二 一 會稽徐氏重葉

互異

華州 案紀至元十二年復華州鄭縣志無鄭縣名

乾州武功縣 案紀至正四年復立武功縣廢復之故無攷

延安路安塞縣 案紀至治三年徙安塞當作塞縣於龍安驛

鄭州 案五行志二至正十九年鄭州并原縣大疫志無并

原名

興元路 案紀至元二年移秦蜀行省于興元又見至正十

五年立興元等處宣慰使司都元帥府于興元路

陝西漢中道蕭政廉訪司 案紀延祐二年徙鳳翔

莊浪州 案紀延祐六年以莊浪巡檢司為莊浪縣當以縣

屬州

鞏昌府至元十四年復行便宜都總帥府 案紀至元二十

一年從汪惟正言仍于秦鞏州置便宜都總帥府二十五

年改為宣慰使司兼便宜都總帥府二十六年尚書省臣

言鞏昌便宜都總帥府已陞為宣慰使司以舊兼府事別

立散府調官分治從之

臨洮府 案紀泰定元年更置臨洮總管府

隴州領縣二汧源汧陽 案紀延祐四年併汧源縣入隴州

定西州 案紀至正十二年以地震改安定州十五年安定

州改立軍民安撫司

本證二十五 證遺二 二 會稽徐氏重葉

會州 案紀至正十二年以地震改會寧州

河州路 案百官志三宣政院所屬有西夏中興河州等處

軍民總管府

洮州 案百官志七洮州路有元帥府宣政院屬同

茂州汶川 案紀至大二年改松潘疊岩威茂州安撫司為

宣撫司遷治茂州汶川縣

脫思麻路 案百官志七脫思馬即脫思麻路有元帥府宣政院屬作軍

民萬戶府 又有宣慰司見紀大德十一年

岷州 案百官志七岷州有元帥府

備門魚通黎雅長河西寧下脫等處宣撫司 案紀至元十

九年移成都宣慰司于弼門大德二年併土番弼門安撫司運司改為弼門魚通黎雅長沙當作西寧遠軍民宣撫司百官志三作安撫司

禮店文州蒙古漢兒軍民元帥府自河州以下至此多闕其州之類尚多載籍餘如梁甘肅烏思藏積石疎略莫能詳錄也 案紀至元九年立文州大德十一年

以禮店蒙古萬戶屬土番宣慰司非復命仍舊隸慶思以宣慰司防守陝州百官志宣政院屬有積石州元帥府百官志七烏思藏同 梁甘思田地裏管軍民都元帥府百官志七烏思藏

納里速古魯孫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帥府又有十八族元帥府及松潘容蠻威茂州等處軍民安撫司後改宣撫司見上

州下 客 本證二十五 證遺二 三 會稽徐氏重刊

四川等處行中書省 案紀至元三年改四川行樞密院為行中書省十八年京兆四川分置行省于河西百官志十三年始置四川行省署當作成都紀大德三年罷四川

等處行中書省置四川宣慰司都元帥府七年罷四川宣慰司立四川行中書省

成都路 案紀中統四年以阿脫商挺行樞密院于成都且成都順慶潼川都元帥府並聽節制至元十六年以成都等路為四川西道立宣慰司十九年移成都宣慰司於弼門二十五年遷四川省治重慶復遷宣慰司于成都二十

七年四川行省舊移重慶復徙治成都大德二年徙重慶府宣慰司都元帥府於成都

嘉定府路 案紀至元二十二年復置嘉定路

廣元路元憲宗三年立利州治 案百官志陝西四川行中書省至元三年移治利州紀至元十六年以廣元十五年作利州

等路為四川北道立宣慰司十九年罷利州宣慰司保寧府巴州至元二十年併上下通江二縣入會口 案紀至元二十九年廢新得州置通江縣

順慶路 案紀至元十六年以順慶等路為四川東道立宣慰司十九年罷

渠州領二縣流江大竹 案紀至元二十六年省流江縣入渠州

潼川府 案紀中統四年有潼川都元帥十五年潼川設宣慰司即十六年順慶宣慰司

永寧路 案紀至元二十五年改西南番總管府為永寧路至正四年有永寧宣撫司雲南麗江路延昌路並有永寧州

重慶路 案世祖紀至元十六年重慶等路為四川南道立宣慰司二十五年遷四川省治重慶復遷宣慰使于成都二十七年復徙四川南道宣慰司于重慶大德二年徙重慶府宣慰司都元帥府于成都後至元四年立重慶路

江縣

南川 案紀至元十二年省重慶路隆化縣入南川志失注

瀘州合江 案紀至元二十八年改合江為合江州

合州定遠 本宋地名女菁平元至元四年便宜都總帥部兵册為武勝軍後為定遠州二十四年降為縣

案世祖紀至元四年汪良臣請立寨母章德山以當釣魚

之衝五年改母章德山為定遠城武羣山為武勝軍女菁

萃當即武羣山其不云改母章德山為定遠城漏也

懷德府領州四 案紀至順二年四川行省招諭懷德府驢

谷什用等四洞及生蠻十二洞皆內附詔陞懷德府為宣

撫司以鎮之諸洞各設長官司及巡檢司

本證二十五 證遺二 五 會稽徐氏重萊

夔路領縣二 案紀至元四年立夔府路總帥府戍開州二

十五年以清江縣隸夔路總管府 施州下云至元二十二年併清江縣入州紀所

書當是復置

梁山州 案紀中統三年以大梁府渠州路軍民總帥蒲元

圭為東夔路經略使疑即此梁山州元初曾為大梁府也

敘南等處蠻夷宣撫司 案紀大德七年以敘州宣慰司改

敘州路 案紀至元二十二年復置敘州宣撫司二十三年

降敘州為縣隸蠻夷宣撫司

馬湖路元至元十三年內附後立總管府 案紀立總管府

在至元十九年二十五年以沐川等五寨割隸嘉定者還

隸馬湖蠻部總管府後至元二年減馬湖路泥溪平夷蠻

夷夷都沐川雷坡六長官司併為三

長寧軍 案紀泰定二年改長寧軍為州

四十六團蠻夷千戶所領豕蛾夷地在慶符向南抵定川古

夜郎之屬唐孺麻定州之支江縣也 案紀至元二十年

也連帶兒招撫筠連州定州等處蠻定州疑即此

諸部蠻夷散毛洞 案紀至元三十一年散毛洞主覃順來

貢方物陞其洞為府至正六年降詔招諭死可伐散毛洞

蠻覃全在叛招降之以為散毛誓厓等處軍民宣撫使置

官屬百官志七有散毛洞安撫司

本證二十五 證遺二 六 會稽徐氏重萊

大江九姓羅氏 案紀泰定三年湖廣行省遣九姓長官招

降叛蠻當即大江九姓羅氏也

師壁洞安撫司 案紀至元二十八年賜師壁洞安撫司師

壁鎮撫所師羅千戶所印至正十一年師壁安撫司土官

田壩什用盤順府土官墨奴什用降立長官司四巡檢司

七

永順等處軍民安撫司 案紀至泰三年以永順保靖南渭

按撫司改至正十一年改宣撫司 據紀則永順該保靖南渭而志以南渭州保靖

州屬新添葛蠻安撫司隸湖廣省當是改永順等處軍民安撫司後分隸

新容米洞 案紀至正十年立四川容美洞軍民總管府即

新容米洞

附錄

都掌蠻 案紀至元十五年內附以得蘭紐為安撫使

鎮遠軍 案紀至元十九年阿里海牙復鎮遠軍以其地

與西川行省接就以隸焉

山齊蠻 案紀至元二十六年內附

黃沙寨 案紀至大三年立

四洞蠻夷官 案紀泰定四年紹慶路四洞酋阿者等降

並命為蠻夷官仍設巡檢司以撫之

盤速出洞 案紀至順三年來貢方物凡僅貢方物者不知曾否設官未敢

本證二十五 證遺二一七

據補此與師壁散毛同貢散毛師壁已見于志故並錄之

盤順軍民安撫司 案紀元統二年四川大盤洞蠻謀谷

什用遣男謀者什用來貢方物即其地立盤順府至正

十五年罷府改司

紹熙府軍民宣撫都總使司 案順帝紀至元四年立百

官志入所隸資普昌隆下州四處盤石內江安岳紀至正元

年立四川安岳 昌元貴平下縣五處巡檢司一十三處

六年罷

忠孝軍民安撫司 案紀至正十一年罷四川大奴管勾

洞長官司改立忠孝軍民府十五年改司

宣化鎮南軍民府 案紀至正十五年立百官志入作宣

化鎮南五路軍民府立提調軍民鎮撫所蠻夷軍民干

戶所

忠義軍民安撫司 案紀至正十五年罷四川羊母甲洞

臭南王洞長官司改立

甘肅省河西隴北道肅政廉訪司 案紀大德七年徙甘州

甘州路至元十八年立行中書省 案紀至元三年罷西夏

行省立宣慰司五年罷西夏宣撫司二十二年罷甘州行

中書省立宣慰司隸寧夏行中書省二十三年立甘州行

中書省

本證二十五 證遺二一八

寧夏府路宋改中興府 案百官志中統二年立行省于中

興紀至元八年立西夏中興等路行尙書省志注九年改

中興等路行尙書省為行中書省十年罷中興等處行中

書省百官志二十三年徙置中興省於甘州二十四年以

肅行省見紀三十一年分省按治寧夏尋併歸之甘肅省志注

貞元

領州三 案紀至元十二年于中興路改置懷遠靈武二縣

分處新民志並佚

元史本證二十五

光緒十五年徐氏鑄學齋重刊

上虞王士濟校

水證二十五

證遺二

九

會稽徐氏重刊



蕭山汪輝祖 男繼培補

地理志四

雲南省雲南諸路道肅政廉訪司大德三年罷雲南行御史臺立肅政廉訪司

案紀至元二十七年立雲南行御史臺二十九罷雲南

行臺徙置西川設雲南廉訪司三十年復立雲南行御史

臺大德二年罷臺置肅政廉訪司志作三又至順二年置

雲南等處宣慰司都元帥府志亦失書

威楚開南等路領州四 案紀天歷二年有威楚路黃州土

官哀放志無黃州名

本證二十六 證遺三 一 會稽徐氏重栞

雲遠路軍民總管府元貞二年置 案紀以乞藍地置

徹里軍民總管府大德中置 案紀泰定二年置車里軍民

總管府車里即徹里疑大德所置在大徹里見本志注泰定所

置兼大小徹里也是年大小車里來獻馴象

東川路至元二十八年立 案紀罷雲南四州立

曲靖等路宣慰司軍民萬戶府 案紀至元二十八年以曲

靖路宣撫司改立軍民作管軍百官志

霽益州領三縣 案順帝紀至元元年以霽益州所轄羅山

石梁交水三縣併歸巡檢司

石梁至元十三年 案紀至元二十四年復雲南石梁縣廢復

之故無攷

普定路大德七年改爲路 案紀隸曲靖宣慰司今直隸省

未知何時所改

羅羅蒙慶等處宣慰司都元帥府 案志詳羅羅而略蒙慶

紀泰定四年八百媳婦蠻請官守置蒙慶宣慰司都元帥

府至正二年罷雲南蒙慶宣慰司六年復立八百宣慰司

又致和元年雲南土官撒加布降置州一隸羅羅宣慰司

德昌路軍民府二十三年罷定昌路併入德昌路 案紀罷

德平定昌二路置德昌軍民總管府今德平路之名止見

于德州下

本證二十六 證遺三 二 會稽徐氏重栞

會川路會理州 案紀大德四年併會理泗川西州爲二置

維摩州泗川西州維摩皆不見于志

柏興府 案紀元貞二年罷雲南柏興府入德昌路

臨安廣西元江等處宣慰司兼管軍萬戶府 案紀天歷二

年立元江等處宣慰司

大理金齒等處宣慰司都元帥府 案紀中統四年置元帥

府于大理

永昌府 案紀至元二十二年省合刺章金齒二宣撫司爲

一治永昌至正三年立永昌等處宣慰司百官志入作宣慰使司都元帥

平緬路 案紀至正十五年立平緬宣撫司

麓川路 案紀至順元年置麓川路軍民總管府

烏撒烏蒙宣慰司 案紀大德四年立烏撒烏蒙等郡縣後

至元元年詔以烏撒烏蒙之地隸四川行省

孟定路軍民府 案紀天曆二年復立孟定路軍民總管府

廢復之故無攷

雲龍甸軍民府 案紀泰定二年雲南白夷寇雲龍州疑即

雲龍甸軍民府改置

縹甸軍民府 案紀後至元元年立縹甸散府一

孟隆路軍民府

本證二十六 證遺三 三 會稽徐氏重栞

木朶路軍民總管府 案紀泰定三年雲南行省威楚路禿

刺寨長哀培景東寨長阿只弄男阿吾大阿哀寨主弟你

刀木羅寨長哀卜利茫施路土官阿利鎮江路土官泥囊

弟陀金客木帖路土官邱羅大車里昭哀姪哀用孟降甸

土官吾仲並奉方物來獻以昭哀地置木朶路一木來州

一甸三以吾仲地置孟隆路一甸一以哀培地置甸一

附錄

建都寧遠都護府 案紀至元十一年立

呂告蠻 案紀至元十七年有呂告蠻部安撫使王阿濟

亦奚不辭 案紀至元十九年平亦奚不辭立三路達魯

花赤爾軍鎮守二十年立亦奚不辭宣慰司益兵戍守

開雲南驛路分亦奚不辭地為三設官撫治之立亦奚

不辭總管府二十九年亦奚不辭與思播州同隸湖廣

省元貞元年以亦奚不辭復隸雲南行省

蒙樣剛等甸 案紀元貞二年復立軍民官

寧遠州 案紀至治三年置雲南寧遠州 泰定二年有寧

遠知州添插三

蒲蠻 案紀泰定四年雲南蒲蠻來附置順寧府寶通州

慶甸縣至順二年雲南威楚路之蒲蠻猛吾來朝詔為

置散府一及土官三十三所

本證二十六 證遺三 四 會稽徐氏重栞

安隆寨 案紀致和元年雲南安隆寨土官岑世忠與其

兄世興相攻籍其民三萬二千戶來附置州一置縣二

仍諭其兄弟共處立萬戶府二

銀沙羅甸等處軍民府 案紀天曆二年置銀沙羅甸等

處宣慰司都元帥府至順二年改

景東軍民府 案紀至順二年雲南景東甸蠻官阿只弄

遣子罕旺來朝乞陞甸為景東軍民府從之攷泰定帝

紀阿只弄為開南州土官開南隸威楚路景東當在開

南矣

孟昂路軍民總管府 案紀至順二年與孟定路並置

者線蒙慶甸軍民府 案紀至順二年與銀沙羅甸並置

孟併孟廣者樣等甸軍民長官司 案紀至順二年立

蘆傳路軍民總管府 案紀至順二年立

會通州 案紀至順三年會通州土官阿賽寇會州當作川

路祿余將引兵與茫部合寇羅羅斯截大渡河金沙江

以攻東川會通等州志無會通名當在東川茫部之間

儼羅府 案紀元統元年立四川省請部蠻夷有新附

穆由甸

范陵甸 案紀至元元年並立軍民長官司

老告軍民總管府 案紀至元四年立

本證二十六 證遺三 五 會稽徐氏重菜

邦牙等處宣慰司都元帥府并總管府 案紀並至元四年

年立至正二年罷宣慰司

老了耿凍路軍民總管府 案紀至正七年立

地理志五

江浙省杭州路宋為臨安府 案紀至元十二年三月立浙

東西宣慰司于臨安六月罷兩浙大都督府立行尚書省

于臨安二十一年徙江淮行省于杭州志有二十三年徙江

淮行省于揚州二十四年復改江浙省為江淮行省二十

六年徙江淮省治杭州二十八年改江淮行省為江浙等

處行中書省

左右錄事司 案紀元統二年復立杭州四隅錄事司

平江路 案紀至元二十一年徙浙西宣慰司於平江

崑山州 案紀皇慶二年徙崑山州治于大倉

江陰州 案紀至元二十八年降江陰路為州隸常州路今

江陰直隸省未知何時所改

慶元路 案紀至海三年置慶元路嶧山縣志無嶧山名

紹興路 案紀至元十六年移紹興路宣慰司于處州至正

十六年遷江南行御史臺治紹興

温州路 案紀至元十九年徙浙東宣慰司于温州

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司 案紀大德八年徙寧國

本證二一六 證遺三 六 會稽徐氏重菜

徽州路錄事司 案紀至元二十九年罷

饒州路 案紀至元十九年以饒州復隸隆興省

集慶路至元十四年陞建康路 案紀至元十五年立行中

書省於建康府

廣德路錄事司 案紀至元二十八年罷

福建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大德元年立 案紀至元二十年罷

福建道宣慰司二十二年罷福建行中書省立宣慰司隸

江西行中書省又見二十八年當是二十二年後復立大

德二年立軍民宣慰司都元帥府于福建又見至正十六

年改福建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為福建行中書省

福州路 案紀至元十五年以隆興省併入福建十七年正月置行中書省於福州五月福建行省移泉州二十年併

泉州行省入福建行省志二十二年罷省立宣慰司隸江

西見上志云二十六年命福建行省拜降擊賊江西又云

福建三省其入江西後何時復立紀志皆無攷二十八年改福建行省為宣慰司

隸江西行省二十九年復立福建行省紀二十九年二月

福建行中書省平章政事高興書史弼高興並為

傳云二十九年復立福建行省大德元年改福建省為福

建平海等處行中書省徙治泉州三年罷福建行中書省

隸江浙見闕至正十六年復立福建行中書省見

里吉思傳本證二十六證遺三七 會稽徐氏重萊

福州路 案紀至元十七年五月福建行省移泉州七月徙

泉州行省于隆興志云十八年十九年皆誤

省參政管如德分省泉州大德元年以福建平海等處行

中書省治泉州詳

延平路至元十五年陞南劍路後改延平路 案紀延祐元

年改南劍路曰延平劍浦縣曰南平志南平下失書原名

改路之年亦漏

漳州路 案紀至元二十年復立行中書省于漳州

江西省吉安路 案紀至元二十七年移江西行省于吉州

皇慶元年改吉州路為吉安路志作元貞元年

瑞州路上高 案紀至正九年罷瑞州路上高縣長官司

江州路 案百官志入至正十六年置江州等處宣慰使司

都元帥府

贛州路 案紀至元十五年以塔出等行中書省事于贛州

福建江西廣東皆隸焉十六年移贛州行省還隆興

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司 案紀至元三十年治廣州

廣州路 案紀至元三十年陞廣州為上路總管府

韶州路 案紀至元二十七年降韶州為曲江縣州既降縣

未知改隸何路然三十年又書敕以韶贛相去路遠分贛

州行院官一員鎮韶州則二十七年後當復陞州置路今

無可證矣延祐五年併翁源縣入曲江縣志亦失注

惠州路 案紀至正二十二年以山北廉訪使權置于惠州

南雄路領縣二保昌始興 案紀至元二十七年降南雄州

為保昌縣南雄未降之先保昌當廢而南雄之為路領縣

亦未知始于何時

梅州 案紀延祐四年改潮州路所統梅州隸廣東道宣慰

司是四年前屬潮州路也

元史本證二十六

光緒十五年 徐氏鑄學齋重刊

上虞王士濟校

地理志六

蕭山汪輝祖 男繼培補

湖廣省常德路 案紀至元十五年置荆湖北道宣慰司于

常德路

澧州路 案紀延祐二年改澧州路安撫司當作總管府為安

軍民府

漢陽府 案紀至元二十九年割湖廣省之漢陽隸荆湖北

道隸河南省

歸州 案紀至正十五年以湖廣歸州改隸四川行省

本證二十七 證遺四 一 會稽徐氏重棗

靖州路 案紀後至元四年湖廣行省原領新化洞古州潭

溪龍里洪州諸洞分隸靖州達識帖睦爾傳至正九年罷

靖州路總管府改立靖州軍民安撫司設萬戶府

湖南道宣慰司 案百官志八至正元年湖南道宣慰使司

兼都元帥府

衡州路衡陽 案紀後至元二年分衡州路衡陽縣立新城

縣

寶慶路 案紀至正十一年立湖南元帥府分府于寶慶路

靜江路 案紀至正二十三年立廣西行中書省

南寧路 案紀泰定三年勅遣南寧安撫司

咨州

家州

賓州

橫州 案紀大德五年降容象橫賓路為州

左江 案紀至元二十八年立左右兩江宣慰司都元帥府

貴州 案紀元年罷

思明路 案紀天曆二年二月有思明路軍民總管黃克順

九月有思明州至治三年亦有思明州土官黃宗永是思明為軍民

總管又設州也

來安路軍民總管府 案紀至元十四年知來安州岑從毅

本證二十七 證遺四 二 會稽徐氏重棗

等以所屬州縣溪洞來附來安州當即來安路

鎮安路 案紀至元十八年鎮安州岑從毅迫死知州李顯

祖鎮安州當即鎮安路二十九年岑從毅老疾詔以其子

斗榮襲佩虎符為鎮安路軍民總管是鎮安路亦軍民總

管府也

海北海南道宣慰司 案紀大德五年作海北海南道宣慰

司都元帥府百官志七同

海北海南道肅政廉訪司至元三十一年立案紀大德二年復立至

元三十年後當曾罷矣

乾寧軍民安撫司 案紀元統二年改乾寧安撫司

會同縣定安縣 案紀至元二十九年敕以海南新附四州洞寨五百一十九民二萬餘戶置會同定安二縣隸瓊州天曆二年陞定安縣爲南康州隸海北元帥府

入番順元蠻夷官 案紀至元二十二年以荆湖行省所隸

入番羅甸隸西川行省二十六年八月以入番羅甸宣慰

司隸四川省十月隸湖廣省二十八年二月以湖廣行省

入番羅甸司復隸四川省十月割入番洞蠻自四川隸湖

廣省二十九年正月以羅甸宣慰安撫司隸雲南即普定路

月合入番羅甸二宣慰司都元帥府爲一改入番順元等

處宣慰使都元帥三十年省入番重設州縣官大德元年

入番順元等處初隸湖廣後改隸雲南雲南戍兵不至其

屯駐舊軍逃亡者衆仍命湖廣行省遣軍代之七年以順

元隸湖廣省至治二年置入番軍民安撫司改長官所二

十有八爲州縣

定遠府 案紀至元二十九年入番斡羅思招附光蘭州洞

蠻置定遠府

管番民總管 案紀至元二十一年罷西南番安撫司立總

管府二十五年改永寧路隸四川省

金竹府古峽縣 案紀至元二十六年改四川金竹寨爲金

竹府是年以入番隸四川省二十七年三月置金竹府大隘等四十

二砦蠻夷長官九月金竹府知府掃闔言招降竹古弄古魯花等三十餘寨乞立縣設長官總把從之

都雲軍民府 案紀後至元元年平伐都雲定雲酋長寶郎

天都蟲等來降卽其地復立宣撫司三年作安撫司

陳蒙 案紀至元二十八年改陳蒙洞爲陳蒙州二十九年

設陳蒙爛土軍民安撫司

乖西軍民府 案紀皇慶二年隸播州宣撫司

思州軍民安撫司 案紀至元十八年改思州安撫司爲宣

慰司兼管內安撫使二十一年改思播二州隸順元路宣

撫司二十九年改思州安撫司爲軍民宣撫司

鎮遠府 案紀至元十八年敕鎮遠隸潭州行省

播州軍民安撫司 案紀至元十五年以鼎山仍隸播州十

六年改播州鼎山縣爲播川縣二十六年改播州爲播南

路二十九年命播州隸湖廣

黃平府 案紀至元十八年敕黃平隸安西行省二十八年

洞蠻鎮遠立黃平府至治三年罷播州黃平府長官所一

徙其民隸黃平

新添葛蠻安撫司 案紀至元二十八年立

平伐等處 案紀大德元年平伐九寨來降立長官司至大

三年陞平伐等處蠻夷軍民安撫司後至元元年復立宣

撫司三年作  
安撫司

平殊 案紀大德元年平殊即平六洞蠻及十部洞蠻皆來

降授蠻夷官二年立平殊六洞蠻夷長官司二設土官四

十四員

附錄

安平州 案紀至元十四年知安平州李惟屏與知來安

州岑從毅等以所屬州縣溪洞來附其地當與來安路

相近

又巴諸洞 案紀至元二十年以向世雄等為又巴諸洞

安撫大使及安撫使

本證二十七 證遺四 五 會稽徐氏重榮

中下爛土 案紀至元二十六年西南夷中下爛土等處

洞長忽帶等以洞三百寨百一十來歸二十九年設軍

民安撫司詳前陳蒙下

定雲府 案紀至元二十八年洞蠻爛土立定雲府後至

元元年復立宣撫司三年作  
安撫司

安郡州 案紀至元二十七年柔州總管黃布蓬那州長

羅光寨安郡州長閉光過率蠻民萬餘戶內附柔州志

屬管番民總管那州疑即志那羅州惟安郡州不見於

志

一甸 案紀至元三十年西番一甸蠻酋三人來覲各授

以蠻夷軍民官

潭溪 案紀至元三十年以新附洞蠻吳動鼇為潭溪等

處軍民官後至元四年隸靖州

朝洞 案紀大德元年朝洞蠻內附立長官司二

唐興州 案紀延祐六年來安路總管岑世興叛據唐興

州

入番生蠻 案紀泰定元年入番生蠻韋光正等及楊黃

五種人以其戶二萬七千來附置長官司以撫之

上思州 案紀泰定元年黃勝許遙授沿邊溪洞軍民安

撫司致仕其子志熟襲為上思州知州

本證二十七 證遺四 六 會稽徐氏重榮

全茗州

茗盈州 案紀泰定三年廣西全茗州土官許文傑寇茗

盈州

八番巖霞洞 案紀泰定三年八番巖霞洞蠻來降設蠻

夷官鎮撫之

長陽縣 案紀泰定三年米洞蠻寇長陽縣湖廣行省遣

九姓長官招之

南建洞 案紀天曆二年以南建洞主王官知州事佩金

符管理軍民

壅河寨 案紀至順二年新添安撫司壅河寨主訴他部

搖獠蹂其禾

新化洞 案紀後至元四年湖廣行省元領新化洞古州

潭溪龍里洪州諸洞三百餘處洞民六萬餘戶分隸靖

州今龍里寨隸管番民總管古州洪州隸思州軍民安

撫司惟新化與潭溪見前二洞不見於志

永懷縣 案紀至正十二年永懷縣賊陷桂陽

征東等處行中書省 案紀至元二十年立征東行中書省

二十二年又立征東行省志第書大德立省餘皆漏

航羅軍民總管府大德五年立 案紀至元二十一年立航羅國

安撫司總管府當由安撫司改

本證二十七 證遺四 七 會稽徐氏重刊

案秦定帝紀元年鎮遠府河州集州饑鎮遠府在湖廣河

州即陝西河州路惟集州不見於志疑亦在陝西又趙阿

哥潘傳皇子闕端鎮西土承制以阿哥潘為壘州安撫司

壘州亦不見於志附議於此

元史本證二十七

光緒十五年 徐氏鑄學齋重刊

上虞王士濟校



元史本證卷二十八

證遺五

蕭山汪輝祖 男繼培補

河渠志一

通惠河 案紀至元十六年六月以通州水路淺舟運甚難命樞密院發軍五千仍令食祿諸官雇役千人開浚以五十日訖工十七年二月發侍衛軍三千浚通州運糧河此並失書又二十九年八月用郭守敬言浚通州至大都漕河十有四役軍匠二萬人又鑿六渠灌昌平諸處即志所云首事于至元二十九年之春者而鑿六渠灌昌平却不書三十一年八月以大都留守段真平章政事范文虎監

本證二十八 證遺五 一 會稽徐氏重聚

浚通惠河給二品銀印延祐六年十月天歷二年八月俱浚通惠河志亦皆失書

雙塔河 案紀至元元年二月發北京都元帥阿海所領軍疏雙塔漕渠

渾河 案紀至元六年十二月築東安渾河隄二十五年四月渾河決發軍築隄捍之大德六年正月築渾河堤長八十里

御河 案紀至元二十六年二月浚滄州御河

濬河 案紀大德七年五月濬上都濬河

會通河至元二十六年壽張縣尹韓仲暉太史院令史邊源

相繼建言開河置牖 案紀二十五年十月桑哥言安山至臨清為渠二百六十五里若開浚之為工三百萬當用鈔三萬錠米四萬石志作四鹽五萬斤其陸運夫萬三千月復罷為民其贖入及芻粟之估為鈔二萬八千錠費略權當然渠成亦萬世之利請以今冬備糧資來春浚之制可是安山開渠始于桑哥之奏也至大三年二月延祐六年閏八月泰定四年正月俱浚會通河

河渠志三

金口河至正二年正月興工至四月功畢 案紀深五十尺廣一百五十尺役夫一十萬

本證二十八 證遺五 二 會稽徐氏重聚

祭祀志五

太社太稷延祐六年改用中戊 案紀元統二年八月丙辰朔戊午祭祀稷至元元年二月戊寅朔祭祀稷則延祐以後仍用上戊也

宣聖其日用春秋二仲月上丁存故改用中丁 案紀延祐六年二月改釋奠於中丁天歷二年七月遣使以上尊腊羊鈔十錠至大都國子監助仲秋上丁釋奠則仍用上丁也

詣窀穸公神位前至位曰東向立點視畢曰詣窀穸公神位前 案上云延祐三年以曾子顏子配享此無窀穸公近

國公位蓋猶仍延祐前禮未及增正也

祭祀志六

至正親祀南郊 案紀至正十五年十一月壬辰親祀上帝於南郊以皇太子愛猷識理達臘為亞獻攝太尉右丞相定住為終獻

至正親祀太廟 案紀至正十六年正月戊子親享太廟 選舉志一

科目 案紀至順元年正月中書省臣言科舉會試日期舊制以二月一日三日五日近歲改為十一十三十五請依舊制從之

本證二一八 證遺五

三 會稽徐氏重霖

學校 案紀大德八年四月分教國子生於上都 至順元年十二月國子生積分及等者臺省集賢院奎章閣官同攷試中式者以等第試官不中式者復入學肄業 至元六年十二月復科舉取士制國子監積分生員三年一次依科舉例入會試中者取一十八名

選舉志二

銓法上凡憲臺選用 案紀後至元三年詔省院臺部宣慰司廉訪司及部府幕官之長並用蒙古色目人 凡選舉守令 案紀至正四年詔定守令黜陟之法六事備者陞一等四事備者減一資三事備者平遷六事俱不備

者降一等

凡進用武官 案紀至元二十一年定擬軍官格例以河西回回畏吾兒等依各官品充萬戶府達魯花赤同蒙古人女直契丹同漢人若女直契丹生西北不通漢語者同蒙古人女直生長漢地同漢人

凡諸王分地 案紀天曆二年令諸王封邑達魯花赤推擇本部年二十五以上識達治體廉慎無過者以充或有冒濫罪及王傅 至元五年詔諸王位下官毋入常選

凡入粟補官 案紀泰定二年以郡縣饑募富戶入粟拜官二千石從七品千石正八品五百石從八品三百石正九品不願仕者旌其門 三年敕入粟拜官者准致仕銓格

本證二一八 證遺五

四 會稽徐氏重霖

至正十二年中書省臣請行納粟補官之令凡各處土庶果能為國宣力自備糧米供給軍儲者照依定擬地方實授常選流官依例陞轉封廕及已除茶鹽錢穀官有能再備錢糧供給軍儲者驗見授品級改授常流從之

選舉志三

銓法中凡遷調 案紀至正十五年中書省臣言江南盜賊阻隔所在闕官宜遣人與各省及行臺官以廣東廣西海北海南三品以下通行遷調五品以下先行照會之任江浙行省三年一次遷調福建等處闕官亦依前例從之

凡保舉職官 案紀元統二年命臺憲部官各舉材堪守令者一人 至正八年詔京官三品以上歲舉守令一人守令到任三月亦舉一人自代 十二年詔隨朝一品職事及省臺院六部翰林集賢司農太常宣政宣徽中政資正國子秘書崇文都水諸正官各舉循良材幹智勇兼全堪充守令者二人知人多者不限員數 十六年命太都大司農司集賢翰林國史兩院太常禮儀院秘書崇文國子都水監侍儀司等正官各舉才堪守令者一人不拘蒙古色目漢南人從中書省斟酌用之

凡官吏遷敘 案紀大德八年中書省臣言自內降旨除官者果為近侍宿衛踐履年深依已除敘嘗宿衛未官者視散官敘始歷一攷準為初階無資濫進降官二級官高者量降各位下再任者從所隸用三任之上職入常調蒙古人不在此限從之

凡官員使養 案紀後至元四年詔內外廉能官父母年七十無侍丁者附近銓注以便侍養

銓法下凡補用吏員 案紀至治三年定吏員出身者秩正四品

百官志一

志序云因事而置事已則罷與夫異端襍流世襲之屬名

類實繁亦姑舉其大概然則官之見於紀而志不載者不得概謂之遺也故自中統訖至順如鐵冶銀場淘金推茶諸名何啻三百大抵置罷不常若總教廣教白雲印經之類異端不足算矣今就志之有名者補其佚事無名而有所隸者附之或所隸不詳而職事相近者亦依類錄焉

左司郎中

右司郎中 中統元年置左右司 案紀至元九年正月仍設

本證二十八 證遺五 六 會稽徐氏重聚

左右司省六部為四改稱中書十一月併中書省左右司為一是九年前會罷左右司也至大二年併中書省左右司

客省使 案紀至大三年增置尙書省客省使副各一員

檢校官四員正七品 案紀至元二十八年置中書省檢校

官一員此云四員未知何時所增

直省舍人 案紀至大三年增置尙書省直省舍人十四員

附錄

制國用使司 案紀至元二年立以阿合馬為使中書右

丞張易同知司事張惠為副使七年立尙書省罷制國

用司順帝至元六年亦有制國用司官

吏部尚書三員正三品 案紀至元二十一年陞六部為二

品志俱云三品未知何時所改大德元年增吏部尚書一

員至大二年增吏部郎中員外郎主事各十員

戶部 案紀至大二年增侍郎員外郎各一員

司計官四人 案紀至元二十八年增置正七品

諸路寶鈔提舉司至元始設交鈔提舉司 案世祖紀憲宗

癸丑立交鈔提舉司蓋在京兆至元八年罷諸路交鈔都

提舉司

大都宣課提舉司至元十九年併大都舊城兩稅務為大都

本證二十八 證遺五 七 會稽徐氏重聚

稅課提舉司 案紀是年減大都稅官十四員為十員二

十九年詔大都事繁課稅改隸轉運司

京畿都漕運使司新運糧提舉司 案紀延祐三年改為京

畿運糧提舉司

都漕運使司 案紀至元二十年濟州新開河成立都漕運

司二十五年改濟州漕運司為都漕運司併領濟之南北

漕京畿都漕運司惟治京畿志作二十四年二十六年罷濟州漕

汶漕運使司

大都河間等路轉運鹽使司 案紀至元十六年詔大都河

間山東管鹽運司並兼管酒醋商稅等課二十二年復分

河間山東鹽課轉運司為二十五年以河間等路鹽運

司兼管順德廣平綦陽三鐵冶大德五年罷所屬清滄深

三鹽司七年併大都鹽運司入河間運司其所掌京師酒

稅課令戶部領之泰定二年改河間鹽運司為大都河間

等路都轉運鹽使司

二义沽場

盧臺場

越支場 案紀至元十九年立盧臺越支三义沽鹽運使司

未知罷於何時至二十五年復置

山東東路轉運鹽使司 案紀後至元四年山東鹽運司於

本證二十八 證遺五 八 會稽徐氏重聚

濟南歷城立濱洛鹽倉東西二場世祖時嘗與河

河東陝西等處轉運鹽使司 案紀延祐六年增判官一員

給分司印二置提領所二秩從八品官各二員鹽場二增

管勾各二員志所載即延祐制也然止一解鹽場管勾一

員同管勾一員與紀異

附錄

泉府司 案紀至元十七年置掌領御位下及皇太子皇

太后諸王出納金銀事二十一年省入戶部二十二年

復立秩從二品至大四年罷

禮部 案紀至大二年增侍郎郎中各一員

侍儀司 案百官志四太常禮儀院至元十三年以侍儀司併入太常寺二十年復置

儀鳳司 案紀延祐元年降儀鳳卿為儀鳳大使是儀鳳嘗置卿矣

雲和署至元十二年始置至大二年撥隸玉宸樂院 案紀

至元二十三年省雲和署入教坊司未知何時復置

安和署 案紀至元二十五年罷二十七年復立從六品

教坊司 案紀至元十六年併教坊司入拱衛司延祐元年改提點教坊司為大使

祥和署 案紀至大四年罷掌伶人

本證二十八 證遺五 九 會稽徐氏重栞

會同館至元二十五年罷之二十九年復置 案紀至元二

十五年改會同館為四賓庫二十九年罷四賓庫復會同

館志於此下云其屬有收支諸物庫至元二十九年以四

賓庫改置却失書置四賓庫事

兵部 案紀至大四年四月罷通政院以其事歸兵部增置

尙書員外郎各一員十一月增置侍郎中各一員

工部司程官四員 案紀至元二十八年增置正七品

隨路諸色民匠都總管府秩正三品掌仁宗潛邸諸色人匠

案紀至大元年立皇太子位人匠總管府秩正三品疑

卽此官

受給庫秩正八品至元十三年置 案紀延祐五年立受給庫秩九品隸工部當是復置

元史本證二十八 證遺五 九 會稽徐氏重栞

光緒十五年 徐氏鑄學齋重刊

上虞王世濟校

本證二十八 證遺五 九 會稽徐氏重栞

蕭山汪輝祖 男繼培補

百官志二

行樞密院 案紀至元二十八年罷各處行樞密院入行省

天歷二年置平四川也至順元年置討雲南也

江南行樞密院 案紀至元二十一年立江淮行樞密院治

建康二十三年併江南行樞密院四處入行省二十八年

立江淮行樞密院治廣德軍五月徙建康

至元十年罷山東行院 案紀至元九年改山東東路都元

帥府統軍司為行樞密院

本證二十九 證遺六

會稽徐氏重榮

二十二年立江西行院 案紀至元二十七年詔罷江西行

樞密院二十八年二月立江西行樞密院治汀州七月徙

治贛州三十一年併入行省

二十八年徙岳州行院於鄂州 案紀至元二十一年立荆

湖行樞密院治鄂州二十八年二月立湖廣行樞密院治

岳州四月徙鄂州三十一年併入行省

附錄

行樞密院都鎮撫司 案紀至元二十二年立

右衛 案紀至元八年置左右中三衛親軍都指揮使司志

惟中衛載是年置都指揮使左右衛皆失書

右衛弩軍千戶所 案其屬有都目見食貨志四

隆鎮衛親軍都指揮使司皇慶元年陞隆鎮萬戶府為隆鎮

衛 案紀隆鎮萬戶府至大四年置

延安屯田打捕總管府 案紀至元二十五年以延安屯田

總管府復隸安西省今隸樞密院

忠翊侍衛行軍千戶所 案其屬有知事見食貨志四

左翊蒙古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司 案紀至大四年增置左

翼右翼指揮使各一員

虎賁親軍都指揮使司至元十六年立 案紀至元二十五

年立虎賁司復改為武衛司豈別一官耶然至大四年減

本證二十九 證遺六

會稽徐氏重榮

虎賁司職員與志至大四年省都指揮使九員相合疑志

有脫誤

附錄

西川蒙古軍都元帥府 案紀元貞元年立徑隸樞密院

鳳翔蒙古萬戶府 案紀大德二年置

宣忠斡羅思扈衛親軍都指揮使司 案紀至順元年置

宣忠扈衛親軍都萬戶府秩正三品總斡羅思軍士隸

樞密院二年改今名

宣毅萬戶府 案紀至順二年改阿速萬戶府為宣毅萬

戶府

大都督府管領左右欽察兩衛龍翊侍衛東路蒙古軍元帥

府東路蒙古軍萬戶府 案紀至順元年改東路蒙古軍

元帥府為東路欽察軍萬戶府二年改東路蒙古軍萬戶

府為東路蒙古侍衛親軍指揮使司

御史臺 案紀至元七年陞御史大夫秩正一品

陞大夫為從一品中丞為正三品二十七大夫以下品

從各陞一等大德十一年陞中丞為正二品秩至元七

年陞御史大夫秩正二品二十七大夫止有侍御史治

書侍御史而不及大夫中丞大德十一年陞御史臺從

品俱與志不合疑志二十一年下大夫為從一品六字常

在大德十一年之下其不云至元七年陞正二品則漏也

元貞二年增置御史二員

御史中司 案紀大德三年陞五品

江南諸道行御史臺 案紀至元二十六年復徙揚州

至元二十三年以淮東淮西山南三道撥隸內臺 案紀在

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復隸行臺

大德元年定為江南諸道行御史臺 案紀大德三年滅江

南諸道行臺御史大夫一員

陝西諸道行御史臺至元二十七年始置雲南諸路行御史

臺大德元年移雲南行臺於京兆為陝西行臺前雲南改

立廉訪司 案紀至元二十九年罷雲南行臺徙置西川

設雲南廉訪司三十年復立雲南行御史臺大德二年罷

雲南行御史臺置肅政廉訪司三年罷陝西行御史臺七

年復立陝西行御史臺

肅政廉訪司 案紀至元二十年五月省北京提刑按察司

副使僉事各一員志無北京按察司未詳十月各道提刑

按察司增設判官三員二十一年正月置行御史臺以其

所屬按察司兼御史臺 志云二十 二月復立按察司二十

三年罷諸道提刑按察司判官大德九年五月改各道肅

政廉訪司為詳刑觀察使去月復以詳刑觀察司為廉訪

司

淮西江北道 案紀大德十年復淮西道廉訪司

至元二十三年罷雲南道 案紀二十六年復立雲南提刑

按察司 本證二十九 證遺六 四 會稽徐氏重聚

按察司

每道副使二員僉事四員 案紀至元十六年各道按察司

增副使僉事各一員兼職勸農水利事二十七年增提刑

按察司僉事二員總勸農事志第書改廉訪司後事亦略

百官志三

大宗正府 案紀至元十七年阿合馬請立太宗正府蓋十

五年以前止杜魯忽赤怯憐人員奉旨署事無一定頒受

宣命之官至是始定官名而志遺之至大四年裁宗正府

官為二十八員 百官志入云七宗時

大司農司至元七年始立十八年改立農政院 案紀至元

七年二月立司農司十二月改爲大司農司十八年改大  
都南陽眞定等處屯田字蘭奚總管府爲農政院十九年  
罷

永平屯田總管府所轄昌國濟民豐贍三署 案紀至元二  
十四年立秩五品

翰林兼國史院 案紀至大四年制定承旨五員學士侍讀  
侍講直學士各二員

延祐元年別置回國子監學 案紀至元二十六年設回  
國子學延祐四年立回國子監七年罷回國子監

蒙古翰林院蒙古國子監延祐七年復降爲從三品 案紀  
本證二十九 證遺六 五 會稽徐氏重榮

在是年三月至四月復正三品  
集賢院國子學至元二十四年定置生員額二百人伴讀

四年生員三百人延祐二年增置生員一百人伴讀二十  
人 案紀至元二十四年作生員百二十人蒙古漢人各

半大德八年增置國子生二百員至大三年增國子生爲  
三百員四年定國子生額爲三百人仍增陪堂生二十人

通一經者以次補伴讀延祐二年增國子生百員歲貢伴  
讀四員

興文署 案紀至元二十七年復立掌經籍版及江南學田  
錢穀

宣徽院 案紀至元四年六月罷宣徽院八月復立宣徽院  
七年改宣徽院爲光祿司秩正三品至大四年省宣徽院  
參議斷事官

光祿寺後復正三品 案紀在泰定二年  
尙舍寺 案紀至順元年陞正三品三年陞從三  
降品 疑當作二  
或陞當作

尙食局 案紀中統二年立  
尙牧所至大四年始置 案紀掌太官羊

附錄  
仁虞院秩正一品 案紀至大元年立鷹坊爲仁虞院四

年罷仁虞院復置鷹坊總管府至順元年改打捕鷹坊  
總管府爲仁虞都總管府至正十五年復設仁虞總管  
府

尙膳院秩三品 案紀至元十四年置  
掌薪司 案紀大德八年置以供尙食令宣徽掌其事當  
禮部所屬掌薪  
司別是一官

大禧宗禋院 案順帝紀至元六年罷又至順元年太禧宗  
禋府所隸總管府各置副達魯花赤一人志亦未詳

附錄  
司禮監正三品掌巫覡 案紀至大三年立四年五月罷

錢穀



閏七月復置皇慶元年罷百官志入云至正元年奉旨依世祖故事復立司禮監則  
世祖時已  
有此官矣

田賦提舉司 案紀至大三年立規運都總管府後改隆禧總管府

置提舉司資用庫大益倉隸之志以田賦提舉司與資用庫並列則卽紀所云提舉司也大益倉志無各殆後有改置而志遺之

崇祥總管府 案紀延祐七年罷

永福營繕司 案紀延祐五年置大永福寺都總管府秩三品當是置而旋罷故志不載六年以大乾元寺提點所爲總管府秩正三品七年罷亦不見於志

木證二十九 證遺六 七 會稽徐氏重葺

昭孝營繕司 天歷元年立壽安山規運提點所三年改昭孝

營繕司 案紀至順二年以太禧宗禪院所隸昭孝營繕司隸崇禧當作祥總管府

隆祥使司 案紀至順元年立益都廣農提舉司及益都般陽寧海諸提領所並隸隆祥總管府二年罷益都等處廣農提舉司改立田賦總管府秩從三品仍令隆祥總管府統之

壽福總管府 案紀延祐二年立廣貯庫秩七品置官二員

隸壽福院

延聖營繕司初立天源營繕提點所 案紀泰定元年降大

天源延聖寺總管府爲提點所致和元年大天源延聖寺顯宗神御殿成置總管府以司財賦

元史本證二十九

光緒十五年 徐氏 鑄 學 齋 重 刊 上虞王士濟校

本證二十九 證遺六 八 會稽徐氏重葺

蕭山汪輝祖、男繼培補

百官志四

太常禮儀院太廟署掌宗廟行禮兼虞儀署事至元三年始

置案紀至大二年立太廟虞儀署設令丞各一員

郊祀署大德九年始置掌郊祀行禮兼虞儀署事令二員丞

二員案紀是年設郊祀署令丞各一員太祝三員奉禮

郎二員協律郎一員法物庫官一員今令丞各二員與紀

不合疑一員是掌虞儀署太祝等官亦失書

典瑞院案紀至大四年復典瑞院為典瑞監又後至元元

本證三十 證遺七 一 會稽徐氏重聚

年罷典瑞提舉司志無提舉司亦疑漏

太醫院案紀至元五年以太醫院隸宣徽院二十二年陞

尚醫監為太醫院職三品

奎章閣案紀後至元六年罷

屬官授經郎二員案紀天曆二年設職正七品

羣玉內司案紀天曆二年更司籍郎為羣玉署秩正六品

至順元年陞羣玉署為羣玉內司又後至元元年罷羣玉

提舉司志無提舉司亦疑漏

附錄

宏文院案紀太宗八年立經籍所於平陽至元三年徙

平陽經籍所於京師四年改宏文院

侍正府奉御案紀至大元年立尚冠尚衣尚鞶尚沐尚鞶

尚飾六奉御秩五品凡四十八員隸尚服院志惟載天曆

時所置而此則遺之

附錄

尚服院秩從一品案紀至大元年立秩從二品設尚冠

尚衣尚鞶尚沐尚鞶尚飾六奉御隸焉詳三年陞秩

給事中至元十五年改陞給事中案紀至元九年罷給事

中是九年前即有此官也

將作院秩正二品案紀大德十一年陞從二品志所書蓋

本證三十 證遺七 二 會稽徐氏重聚

延祐以後所陞也

上都金銀器盒局案紀至元二十五年省器盒局入諸路

金玉人匠總管府未審即此局否

大都等路民匠總管府織佛像提舉司延祐四年改提領所

為提舉司案紀延祐三年置織佛像工匠提調當作領

秩七品設官二員

附錄

織造段正提舉司案紀至元二十九年置

通政院案紀至大三年省通政院官六員存十二員

中政院元貞二年始置中御府大德四年陞中政院至大四

年省併入典內院皇慶二年復為中政院 案紀大德元年增中御府官一員至大三年改皇太子妃怯憐口都總管府為典內司四年陞典內司為典內院秩從三品皇慶元年陞典內院秩正二品二年改典內院為中政院秩正一品又憲宗紀至順三年十月立中政院是皇慶後降階矣

中瑞司秩正三品 案紀至大三年立學皇后寶皇慶二年又書立中瑞司秩正四品疑別是一官

內正司秩正三品卿四員少卿二員丞二員典簿二員照磨兼管勾一員 案紀皇慶元年三月置卿少卿丞各一員

本證三十 證遺七 三 會稽徐氏重榮

七月定內正司官為六員與志不合未審何時改今制

翊正司領提舉司二 案紀後至元元年罷提舉司

海西遼東哈思罕等處鷹房諸色人匠怯憐口萬戶府 案

紀延祐二年立

管領木位下怯憐口隨路諸色民匠打捕鷹房都總管府延祐三年改善政司 案紀七年復善政司為都總管府

附錄

崇輝署 案紀至大三年立隸中政院

銀場提舉司 案紀至順二年立隸中政院

興瑞司秩正三品 案紀至順三年置掌中宮佛事

百官志五

儲政院 案紀至大元年二月改詹事院使為詹事副詹事為少詹事院判為丞七月置皇太子司諫郎秩正五品三年改少詹事為副詹事延祐四年詹事院從一品太子詹事四員副詹事詹事丞並二員天曆二年改詹事院使司為詹事院有詹事官

泰定元年罷徽政院 案至順三年復立見憲宗紀 典幄署 案紀至大元年立秩正五品

府正司秩從三品 案紀至大二年陞從二品

資武庫

本證三十 證遺七 四 會稽徐氏重榮

冀當作用庫 案紀並至大元年立秩正五品

延慶司秩正三品 案紀至大四年改延慶司為都功德使

司延祐四年置延慶司設官四員 元年陞延慶寺秩正七

年復正三品 是年三月 當降四品

典醫監大德十一年復立典醫監泰定四年復立署 案紀

大德十一年秩正三品泰定在三年秩從五品

銀屏監正三品 案紀延祐七年復正三品 是年三月 當降四品

章慶使司 案紀至大三年立瑞州等路營田都提舉司秩

從四品隸章慶使司

章慶監至治三年罷 案紀至順元年立隸醫署秩正五品

蓋復立此官也

瑞州上高縣戶計長官司至治三年罷 案紀至正九年罷

瑞州路上高縣長官司是至治後又重置矣

附錄

宮師府 案紀至元十年置東宮宮師府詹事以次官屬

三十八人大德十一年置宮師府設太子太師少師太

傅少傅太保少保賓客左右諭德贊善庶子洗馬率更

令丞司經令丞中允文學通事舍人校書正字等官至

大二年罷宮師府設賓客諭德贊善如故

典樂司 案紀至大元年正月立承和署秩正五品

本證三十 證遺七 五 會稽徐氏重聚

同 六月改為典樂司秩正三品二年改典樂司提點大

使等官為卿少卿丞

營繕署秩五品 案紀至大元年以皇太子建佛寺立

管領軍匠千戶所秩正五品 案紀至大三年立割左都

威衛軍匠八百隸之備興聖宮營繕

吳樣局秩從六品 案紀天曆元年以潛邸所用工匠百五

十人付皇子阿斌納荅刺立局以司之

管領怯憐口諸色民匠都總管府至治三年罷 案紀是年

罷三都總管府隸有司怯憐口及人匠總管府隸陝西行

中書省今惟怯憐口都總管府書至治三年罷餘皆失書

江淮等處財賦都總管府大德四年罷天曆二年復立 案

紀至大二年立興聖宮江淮財賦總管府志失書天曆二

年置隸詹事院

建康等處財賦提舉司

平江等處財賦提舉司

杭州等處財賦提舉司 案紀並後至元元年罷

昭功萬戶都總使司宮相都總管府 案紀至順二年敕宮

相都總管府勿隸昭功都總使府是年立平江稻田提舉

司隸宮相都總管府

金玉珠翠提舉司 案紀後至元元年罷

本證三十 證遺七 六 會稽徐氏重聚

內史府 案紀大德元年增晉王內史一員至大元年陞內

史府為內史院秩正二品延祐三年置晉王部斷事官四

員都水太監二員省卿一員

延慶司秩正三品 案紀至大三年陞晉王延慶司秩二品

附錄

河南田賦總管府達魯花赤總管同知各一員副總管二

員秩從三品 案紀延祐六年置隸內史府

周王常侍府 案紀延祐三年三月送周王之雲南置周

王常侍府秩正二品設常侍七員中尉四員諮議記室

各二員置打捕鷹坊民匠總管府設官六員斷事官八

員延福司飲膳署各官六員並隸周王常侍府四月增  
置周王斷事官二員

隨路打捕鷹房諸色民匠總管府掌北安王位下歲賜錢糧

之事至元二十二年置 案紀至元十年給皇子北安王

即北甲一千置軍器永盈二庫分典給甲馬器中四庫

設都總管府以總皇子北安王民匠幹端大小財賦

附錄

安西王阿難答本位諸匠都總管府 案紀至元二十四

年設

諸王幹羅溫孫部打捕鷹坊諸色人匠怯憐口總管府秩

本證三十 證遺七 會稽徐氏重乘

從四品 案紀延祐五年立

趙王馬札罕部錢糧總管府秩正三品 案紀至治元年

立

諸王傳官 案紀皇慶元年制諸王設王傳六員其次設官

四員又至元二十年命諸王牙忽都設斷事官蓋非常例

也

崇福司秩二品至元二十六年置延祐二年改爲院 案紀

至元二十六年立秩從二品延祐二年陞院秩正二品七

年降從二品

元史本證三十

光緒廿五年 徐氏 鐸 學 齋 重 刊

上虞王士濟校

本證三十 證遺七 八 會稽徐氏重乘

元史本證卷三十一

證遺八

蕭山汪輝祖 男繼培補

百官志六

大都留守司至元十九年罷宮殿府行工部置大都留守司

兼本路都總管知少府監事 案志不詳宮殿府少府監

紀中統三年汰少府監工匠則置官早矣二年立宮殿府

秩正四品專職營繕至元八年併宮殿府入少府監

修內司提點一員 案紀至元四年立提點宮城所

大都城門尉 案紀至元二十二年增大都諸門尉副各一

人

本證三十一 證遺八 一 會稽徐氏重棊

器備庫 案紀至元二十八年罷

廣誼司 案紀元統二年罷廣誼司復立覆實司

武備寺至元五年始立軍器監大德十一年陞為院 案紀

至元五年改軍器局為軍器監大德十一年陞院秩從二

品泰定四年復設武備寺同判六員

大都甲匠提舉司 案紀至元二十六年改大都路甲匠總

管府為軍器人匠都總管府二十八年罷疑是此司改置

太僕寺至元二十四年罷院立太僕寺 案紀秩三品仍隸

宣徽二十七七年命太僕寺毋隸宣徽院

尚乘寺 案紀大德元年增寺卿一員泰定二年復正三品

長秋寺怯憐口諸色人匠提舉司 案紀至順元年復立仍

隸中政院

太府監 案紀至元二十九年設司籍庫秩從五品隸太府

監儲物之籍入者元貞元年罷

度支監國初置寺可孫至元十三年省寺可孫以宣徽兼其

任至大二年改立度支院四年改為監 案紀大德九年

省寺可孫冗員存十二員是至元十三年後又省矣至大

二年從尚書省請廢寺可孫立度支院秩二品設使同知

僉院僉判各二員志於二年失書秩設官亦不同當是改

監後所定也

本證三十一 證遺八 二 會稽徐氏重棊

利用監秩正三品至元二十六年復置大德十一年改為院

案紀至元二十六年陞利用監從三品二十九年陞正

三品大德十一年陞院秩從二品

中尚監至大元年陞為院 案紀秩從二品

章佩監至元二十二年置 案紀是年陞御帶庫為章佩監

二十八年陞章佩監秩三品至正十二年有章佩添設少

監

都水監至元二十八年置大德六年陞正三品延祐七年仍

從三品 案紀至元七年以都水監隸大司農司是七年

前已置都水監也二十九年仍置都水監少監丞經歷知

事共八員皇慶元年以都水監隸大司農前此當隸中書延祐三年增置太監二員省卿一員七年二月復以都水監隸中書三月降從三品四月復正三品

附錄

漕運河渠司 案紀中統四年立

河渠提舉司 案紀至元二十五年改為轉運司

會通河提舉司 案紀至元二十六年置職河渠事二十年立會通汶泗河道提舉司從四品

四天監延祐元年特陞正三品 案紀是年陞臺為監

上都留守司 案紀至元二十七年增置副留守判官各一員

本證三十一 證遺入 三 會稽徐氏重案

至大三年省司官七員延祐七年次置守五員至治三年

增置判官二員泰定三年增置判官一員兼推官

附錄

上都等路羣牧都轉運使 案紀至元二十二年立

兵馬司局 案紀至大四年省上都兵馬指揮為五員

警巡院

開平縣 案紀延祐六年院縣增置官各二員

餼庫司延祐五年改 案紀秩正八品

尚供總管府 案紀泰定四年隸上都留守司至正十五年

復設

附錄

奉時院 案紀至大二年以普保赤入刺哈孫總管府改

置

雲霄總管府延祐二年置 案紀是年七月增置同知二員泰

定四年隸上都置安節至正十五年復設

大都路兵馬都指揮使司 案紀延祐五年增置南北兩兵

馬司指揮使色目漢人各二員

百官志七

行中書省 案紀至元元年立諸路行中書省七年改河南

等路及陝西五路西蜀四川東京等路行中書省為行尚

本證三十一 證遺入 四 會稽徐氏重案

書省九年改北京中興四川河南四路行尚書省為行中

書省志皆失書至大四年命和林江浙行省依前設左丞

兼餘省惟置平章三員然延祐三年以知樞密院事禿忽

魯為陝西左丞相七年復罷行中書省丞相河南湖廣選

陽丞相並降為本省平章惟征東丞相高麗王不降迨泰

定以後行省左右丞相又屢見於紀此則志所云或置或

不置者也

有發省同發省之屬後罷不置 案罷僉省在大德七年紀

元二十八年有湖廣行省左都司郎中是行

省當有左右司志無此官未知何時所省

河南河北等處行中書省 案紀至元十年罷元貞二年增

參政一員

江西等處行中書省 案紀元貞二年增參政一員

陝西等處行中書省 案證詳地理志三

四川等處行中書省 案證詳地理志三

甘肅等處行中書省 案證詳地理志三

雲南等處行中書省至元十一年始置 案紀大德五年分

雲南諸路行中書省事仍置理問官二員郎中員外郎都

事各一員又愛魯傳至元十七年復立雲南行省拜參知

政事似十一年後曾罷矣

各省屬官檢校所 案紀元貞元年置江浙行省檢校官二

本證三十一 證遺八 五 會稽徐氏重栞

員泰定四年初置雲南檢校官至正三年立四川省檢校

官

宣慰司 案紀中統三年立又地理志湖廣省有沿邊溪洞

宣慰使司

宣慰使司都元帥府 案紀大德二年徙重慶府宣慰司都

元帥府於成都至順二年置雲南等處宣慰司都元帥府

百官志三宣政院屬有吐蕃等處宣慰司都元帥府地理志陝

西省烏思藏納里速古魯孫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帥府

宣慰使兼管軍萬戶府 案紀至元二十五年改雲南烏撒

宣撫司為宣慰司兼管軍萬戶府地理志雲南省烏撒

使司下亦無烏撒

宣撫司 案紀大德二年併土番碣門安撫司運司改為碣

門魚通黎雅長沙當作河西寧遠軍民宣撫司地理志陝西

宣政院屬至大二二年改松潘疊岩威茂州安撫司為宣撫

司至正四年有永寧等兩宣撫司地理志雲南省有金甯

等處宣撫司

安撫司 案地理志湖廣省有慶遠南丹溪洞等處軍民安

撫司乾寧軍民安撫司元統二年改乾寧安撫司見紀

招討司 案百官志宣政院屬有六番招討使司朶甘思招

討使司

本證三十一 證遺八 六 會稽徐氏重栞

兩浙都轉運鹽使司設檢校四所鹽場三十四所 案紀延

祐六年置兩浙鹽倉六所秩從八品官二員惟杭州嘉興

二倉設官三員秩從七品鹽場三十四所場設鹽運一員

秩正八品罷檢校所至正二年杭州嘉興紹興温州台州

等路各立檢校批驗鹽引所

福建等處都轉運鹽使司 案紀至元二十年罷福建市舶

總管府存提舉司二十一年立福建等處鹽課市舶都轉

運司餘詳證誤

市舶提舉司至元二十三年立鹽課市舶提舉司隸廣東宣

慰司延祐元年改立泉州廣東慶元三市舶提舉司 案



紀至元二十三年十一月改廣東轉運市舶提舉司爲鹽課市舶提舉司十二月復置泉州市舶提舉司至治二年復置市舶提舉司於泉州慶元廣東市舶則廢罷屢置志亦未詳

海道運糧萬戶府 案紀至元二十六年海船萬戶府乞罷膠萊海道運糧萬戶府二十七年備海道運糧萬戶府二十八年罷海道運糧鎮撫司大德七年併海道運糧萬戶府爲海道都漕運萬戶府至大四年省海道運糧萬戶爲六員千戶爲七所皇慶元年省萬戶一員增副萬戶爲四員

本證三十一 證遺八 七 會稽徐氏重聚

諸路總管府 案紀至元十六年各路設提舉同提舉副提舉各一員專領課程

蒙古教授 案紀至元七年設蒙古字學教授元貞元年增置蒙古學正以各道肅政廉訪司領之

錄事司中統二年詔驗民戶定爲員數二千戶以上設錄事司候判官各一員二千戶以下省判官不置 案紀至元二年詔諸路州府戶不滿千者可併則併之各撥下者併入所隸州城其散府州郡戶少者不須更設錄事司及司候司附郭州縣止令州府官兼領

附錄

占城行中書省 案紀至元十八年立二十年併占城荆湖行省爲一

緬中行尚書省 案紀至元二十七年罷

行泉府司 案紀至元二十五年二十六年屢見大德十一年陞行泉府司爲泉府院秩正二品至大元年增泉府院副使同僉各一員二年罷行泉府院以市舶歸之行省

江西等處行泉府司 案紀至元二十六年立二十八年罷

行大司農司 案紀至元三十年立元貞元年罷

本證三十一 證遺八 八 會稽徐氏重聚

行司農司 案紀至元二十七年罷

江淮行大司農司 案紀至元二十四年陞江淮行大司農司事秩二品三十年江南行大司農自平江徙揚州兼管兩淮農事

勸農司 案紀中統二年初立勸農司至元七年添設巡行勸農使副各四員十二年罷隨路巡行勸農官以其事入提刑按察司二十三年諸路分置六道勸農司二十四年設勸農營田司六秩四品使副各二員隸行大司農司二十五年增置淮東西兩道勸農營田司二十七年罷各道勸農營田司增提刑按察司僉事二員總

勸農事

營田提舉司 案紀至元十七年立從五品二十六年二

月省屯田六署為營田提舉司二十八年陞營田提舉

司為規運提點所正四品大德七年罷營田提舉司

杭州行宣政院 案紀至元二十八年立治杭州延祐五

年立行宣政院於杭州府設官八員

江南行通政院 案紀大德七年延祐七年至大四年俱

書罷江南行通政院

江南行宣政院 案紀至大四年罷

行都水監 案紀至元十四年以行都水監兼行漕運司

本證三十一 證遺八 九 會稽徐氏重棊

事大德八年從中書省臣言潛治吳江松江海口故道

仍設行都水監以董其程十年陞行都水監為正三品

至大元年從江浙行省請罷行都水監以其事隸有司

河南行都水監 案紀泰定二年立

浙西都水庸田司 案紀大德二年立專主水利

江南都水庸田司 案紀大德七年罷

松江都水庸田使司 案紀泰定二年閏正月罷命州縣

正官領之六月立都水庸田使司浚吳松二江三年置

都水庸田司於松江掌江南河渠水利四年罷

元史本證三十一

光緒十五年徐氏鑄學齋重刊

上虞王士濟校

本證三十一 證遺八 十 會稽徐氏重棊

蕭山汪輝祖 男繼培補

百官志八

此卷專志順帝一朝序云掌故之文缺缺不完命錄有司所送上書緝而載之以附前志然紀所書何多漏郡舍籍案年補之惟異端襍職及為伯顏脫脫暫設者弗錄焉

中書省 案紀至正二十七年十一月命關保分省於晉寧司禮監至正元年十一月復立 案紀至元六年正月立司禮監二月罷在至正之前

規運提點所 案紀至正六年詔復立大護國仁王寺昭應本證三十二 證遺九 一 會稽徐氏重萊

宮即會福總管府財用規運總管府十年以大護國仁王寺昭應宮財用規運總管府仍屬宣政院

徽政院 案紀至元元年正月立徽政院屬官侍正府

資正院 案紀至元元年四月立富平庫隸資正院

詹事院 案紀至正十三年六月以資政院所轄左右都威衛屬詹事院

行中書省 案余闕傳至正十三年行中書於淮東改宣慰

司為都元帥府治淮西

行樞密院 案紀至正十七年六月罷陝西行樞密院二十三年三月立膠東行樞密院二十七年八月立行樞密院

于阿難答察罕腦兒

行宣政院 案紀至正二十七年五月有福建行宣政院

都水庸田使司 案紀至正十四年十二月罷

分初農司 案紀至正五年三月立司牧署掌分司農司耕牛十四年正月立遼陽等處清運庸田使司屬農司農司

司

茶運司元統元年十一月復罷廣江西樞茶都轉運司

案紀尚有江浙湖南至正十四年十二月罷

各處寶泉提舉司 案紀至正十四年十二月罷

永昌等處宣慰使司都元帥府 案紀至正十七年五月罷

本證三十二 證遺九 二 會稽徐氏重萊

詹事院

河南宣慰司 案紀至正二十六年三月罷洛陽嵩縣宣慰

司

附錄

京師南北城鹽局 案紀元統二年四月立

平伐都雲定雲宣撫司 至元元年三月立三年作安撫司

繕工司 元統二年六月復立至元元年四月罷

察罕腦兒脫脫未孫 至元元年七月立

船戶提舉司十處提領二十處 至元三年二月立六年

二月罷提舉司

宣鎮侍衛府 至元三年四月建

寧夏皮貨所 至元三年九月立設提領使副主之

廣福庫 至正元年二月立罷藏珍等庫

衛候司 至正元年四月復立

拱儀局 至正元年十二月復立

上都司獄司 至正二年七月立比大都兵馬司

永昌巡防捕盜所 至正三年十月增立

常平倉 至正三年十二月立

廣樣局 至正四年四月復立

四川行省惠民藥局 至正四年二月立

本證三十二 證遺九 三 會稽徐氏重聚

陝西行省惠民藥局 至正四年八月立

上都司天臺 至正八年六月立

直沽海津鎮鎮撫司 至正九年四月立

諸路寶泉都提舉司 至正十年十月置於京城十四年

十二月罷

淮西宣慰司 至正十二年六月王也速迭兒左遷添設

淮西宣慰使十三年六月也先不花為淮西添設宣慰

副使

玉田屯署 至正十三年三月立

儀衛司 至正十三年六月詔皇太子位下立設指揮二

員副指揮二員

安定州軍民安撫司 至正十五年八月立

便民六庫 至正十七年四月立於京師倒易昏鈔

分通政院 至正二十七年五月以知樞密院事失列門

為嶺北行省左丞相提調分通政院

選舉附錄

科目 案紀至正三年三月監察御史成遵等言可用終場

下第舉人充學正山長國學生會試不中者與終場舉人

同 十九年三月詔定科舉流寓人名額蒙古色目南人

各五十名漢人二十名五月察罕帖木兒請今歲八月鄉

本證三十二 證遺九 四 會稽徐氏重聚

試河南舉人及避兵儒士不拘籍貫依河南省元定額數

就陝州置貢院應試詔從之 二十年正月知貢舉平章

政事入都麻失里等奏舊例各處鄉試舉人三年一次取

三百名會試取一百名今歲鄉試所取比前數少止有八

十八名會試三分內取一分合取三十名如於三十名外

添取五名為宜從之 二十六年正月命燕南河南山東

陝西河東等處舉人會試者增其額數進士及第以下遞

陞官一級

食貨志三

本志歲賜一門為元時創制其佚而見於紀者不容不補

稅糧賑恤之事則繁而不勝收矣兵刑諸志案紀亦尚多  
脫漏惟取其要者稍稍錄之蓋隨時更易不必皆爲定制  
也

睿宗子世祖次子裕宗位 案紀至元二十年撥忽蘭及塔  
刺不罕等四千戶隸皇太子位下其官職與前同  
太祖四大斡耳朶 案紀泰定二年增給歲賜銀二百錠鈔  
八千錠

阿昔倫公主位 案紀至元二十年賜駙馬阿禿江南民千  
戶阿禿即公主表阿昔倫公主駙馬阿脫

月赤察兒怯薛 案紀至大三年賜太師淇陽王月赤察兒  
本證三十二 證遺九 五 會稽徐氏重聚

清州民戶萬七千九百一十九  
附錄

柏木兒 案紀至元十九年諸王撥信州民四百八戶  
圻那顏 案紀太宗八年撥東平府戶 攷異云即太祖  
紀哲別那顏

速哥 案本傳太宗時賜崞州民戶  
安吉王乞台普濟 案紀至大三年賜安吉州民戶五百

兵志一  
案紀至元二十年十月簽河西質子軍年及丁者充

軍  
兵志二

宿衛 案紀至元二十年詔五衛軍歲以冬十月聽十之五  
還家備貲裝正月番上代其半還四月畢入役時各衛議  
先遣七人而以三人自代從之二十九年樞密院臣言六  
衛內額漢軍萬戶現存者六千戶撥分爲三力足以備車  
馬者二千五百戶每甲令備馬十五匹牛車二輛力足以  
備車者五百戶每甲令備牛車三輛其三千戶惟習戰鬪  
不他役之六千戶外則供他役詔施行之

鎮戍 案紀至順元年七月江西建昌萬戶府軍戍廣海者  
一歲更役來往勞苦詔仍至元舊制二歲一更

兵志三  
本證三十二 證遺九 六 會稽徐氏重聚

腹裏所轄嶺北行省屯田大德三年以五條河漢軍悉併入  
稱海 案紀大德四年罷稱海屯田改置於阿札之地至

治三年罷稱海宣慰司及萬戶府改立稱海屯田總管府  
至正八年復立五道河 即五  
條河屯田

河南行省所轄淇澤萬戶府屯田  
考陝屯田萬戶府

德安等處軍民屯田總管府 案紀至正元年命屯儲禦軍  
於河南芍陂淇澤德安三處屯種

陝西等處行中書省所轄陝西屯田總管府 案紀至大四  
年十一月命延安鳳翔安西軍屯田紅城者還陝西屯田

十二月復以陝西屯田軍三千隸紅城萬戶府

附錄

湖廣黎民屯田萬戶府 案紀元統二年十月立統千戶

一十三所每所兵千人屯戶五百皆土人為之官給田

土牛種農器

軍州萬戶府 案紀至正二十年正月以鞏縣改立招民

屯種

刑法志一

衛禁 案紀至順元年八月各宿衛復有容匿漢南高麗人

及奴隸濫充者法辭官與其長杖五十七犯者與曲給散

本證三十二 證遺九 七 會稽徐氏重采

者皆杖七十七沒家貲之半以籍入之半為告者賞

職制上 案紀至順元年十月御史臺臣言內外官吏令家

人受財以其干名犯義罪止四十七解任今貪汚者緣此

犯法愈多請依十二章計贓多寡論罪從之 二年六月

詔諸官吏在職役或守代未任為人行賕關說即有所取

者官如十二章論贓吏罷不敘終其身雖無所取訟起滅

由己者罪加常人一等

刑法志二

職制下 案紀大德八年四月詔諸路畏吾兒合迷里自相

訟者歸都護府與民交訟者聽有司專決

軍律 案紀大德六年正月詔千戶百戶等自軍逃歸先事

而逃者罪死敗而後逃者杖而罷之沒入其男女

刑法志三

食貨諸犯私鹽者 案紀至順三年十月定婦人犯私鹽罪

盜賊 案紀元統二年七月詔蒙古色目人犯盜者免刺

後至元二年八月詔強盜皆死盜牛馬者剽盜驢騾者黥

額再犯剽盜羊豕者墨頂再犯黥三犯剽後再犯者死

盜諸物者照其數估價

刑法志四

禁令 案紀至元二年四月禁民間私造格例禁服麒麟鸞

本證三十二 證遺九 八 會稽徐氏重采

鳳白兔靈芝雙角五爪龍入龍九龍萬壽福壽字赭黃等

服 三年四月禁漢人南人高麗人不得執持軍器禁漢

人南人不得習學蒙古色目文字 五年十月禁倡優盛

服許男子裹青巾婦女服紫衣不許戴笠乘馬 六年正

月詔諸王侯不得懸帶弓箭環刀輒入內府

元史本證三十二

光緒十五年 徐氏鑄學齋重刊

上虞王士濟校

蕭山汪輝祖 男繼培補

后妃表

后妃立傳而又有表贅矣又或遺之益疎矣探紀傳所見

者補於篇

憲宗

亦乞列思氏皇后 鎖兒哈女見孛秃傳

世祖

幹者思皇后 見紀中統元年

兀魯忽乃妃子 見同上

本證三十三 證遺十一 會稽徐氏重

明宗

阿梯里皇后 見文宗紀至順元年

寧宗

答里也忒迷失皇后宏吉刺氏 有傳

順帝

普顏忽都皇后 見紀至正十三年

答納失里皇后欽察氏 有傳

伯顏忽都皇后宏吉刺氏 有傳

完者忽都皇后奇氏 有傳

案順帝紀至正七年隆福宮三皇后宏吉刺氏木納失

里薨未知何宗之后

宗室表

紀傳親王宗王夥矣然不詳自出弗敢舉也擇其可繫屬

者補于篇

梅都位

薛徹別吉 入刺哈 入刺哈 奇見太祖紀

薛徹大丑 同上

火察兒 聶坤 即表 子見同上

按彈 忽都刺 即表 子見同上

烈祖子鐵木哥幹赤斤國王位

本證三十三 證遺十二 會稽徐氏重

脫迭 塔察兒庶兄見撒吉思傳

八都 遼王脫脫子見文宗紀天曆元年

別里古台大王位

也先博性 脫鐵木兒子見成宗紀大德七年

太宗子

岳里吉 見阿刺罕傳

合丹大王位

脫歡 合丹孫見成宗紀大德五年

城里大王位

阿魯輝帖木兒 襲帖木兒赤陽翟王有傳

忽都帖木兒 阿魯輝帖木兒弟

睿宗子旭烈兀大王位

忙兀帶 哈班即表哈兒班弟見世祖紀至元二十年

世祖子

鐵殘赤 見南必皇后傳

鎮南王脫歡位

別鐵木兒

答帖木兒

報恩奴

接待奴

本證三十三 證遺十 三 會稽徐氏重榮

佛家奴

和尚 竝寬徹普化子見傳

大聖奴 鎮南王表有三人未知何屬子見伯顏不花的斤傳

順皇帝

買的里八剌 帝孫蓋愛猷識理達臘子見紀至正二十八年

案哈麻傳有順帝諸弟八郎未知何帝之子

諸王表

諸王例必賜印史文鮮具弗能詳也表所遺者曰名曰封年曰地皆案紀表列傳補之追封者弗與焉

秦王

伯顏元統元年由波密王進封賜金印凡言某年者皆紀文

晉王

怯魯剌元貞二年

梁王

阿魯溫至正二十二年由汝陽王進封

越王

阿剌忒納失里天曆二年賜印

寧王

旭滅該至正三年

齊王

本證三十三 證遺十 四 會稽徐氏重榮

失列門至正二年

肅王

忽塔忒迷失天曆二年給事中封

魏王

孛顏帖木兒宗室表睿宗系阿里不哥孫

魯王

馬某沙至正四年

趙王

不魯納至順二年

荆王



也速也不干天曆元年宗室表太子曾孫

脫脫木兒至元元年宗室襲

脫脫木兒至元三年襲脫火赤位詳謹誤

答兒麻失里至正十四年封

衛王

寬徹哥後至元二年

吳王

搠失江後至元二年亦作搠思監

朶爾赤見朶兒只傳在至正十四年

周王

本證三十三 證遺十 五 會稽徐氏重築

和世竦延祐二年封賜金印

遼王

韓眞

塔察兒 繼培案韓眞卽列祖子鐵木哥韓赤斤宗室表

止稱國王撒吉思傳云初爲太祖弟韓眞必闌赤領王

傅韓眞薨長子只不干早世嫡孫塔察兒幼庶兒脫迭

狂恣欲廢嫡自立撒吉思與火魯和孫馳白皇后乃授

塔察兒以皇太弟寶襲爵爲王答里麻傳又云大父撒

吉斯卽撒吉思爲遼王傅是韓眞塔察兒皆遼王也疑是進封

岐王

阿刺乞至正九年鎮西番

豫王

阿刺忒納失里天曆元年由西安王徙封至順元年授金印鎮西番

朔王

魁釐至正十年

潘王

玉璽公主表高昌公主位

脫脫不花至正十四年由高麗王進封

陽翟王

阿魯輝帖木兒至正二十年謀叛二十一年伏誅

本證三十三 證遺十 六 會稽徐氏重築

忽都帖木兒二十一年襲封

北平王

鎮國太祖時封見阿刺兀思別吉忽里傳

孛裏合太祖時封見同上

汝寧王

完者帖木兒宗室表太宗系合失四世孫

宣德王

定佳後至元元年太保中書平章政事封

文濟王

不花帖木兒至正十三年襲

西安王

阿刺忒納失里 致和元年封詳證誤

答兒麻 阿刺忒納失里弟 至正十三年賜印

西寧王

牙罕沙 至正十四年案 十二年作寧王誤

廣寧王

渾都帖木兒 至正十三年薨

帖木兒不花 至正十四年襲

河間王

忽察 宗室表

本證三十三 證遺十七 會稽徐氏重聚

雲南王

阿魯 元統二年 鎮雲南

李羅 至正七年

威武西寧王

阿哈伯 元統二年

亦里黑赤 元統二年襲

濟南王

按只吉歹 宗室表 案本表列於後金 印獸紐無國邑名此疑追封

保和 至正五年

勝納哈兒 至正四年賜印

威遠王

阿只吉 宗室表

昭武王

火沙 天歷二年郡王領 行樞密院事封

高唐王

木忽難 大德九年襲至大二年加封趙王

高昌王

月魯帖木兒 至正十三年薨

桑哥 至正十三年襲

靖安王

本證三十三 證遺十八 會稽徐氏重聚

廣平王

月呂祿那顏 見敬儼傳即 玉昔帖木兒

脫忒哈 延祐七年御史大 夫伏誅收王印

阿魯圖 後至元三年襲

咬咬 至正十三年 怯薛官削爵

寧遠王

辭徹禿 皇慶二年進封寧 王見本表寧王下

鎮遠王

也不干 至治三年 置王府

靖遠王

合帶 至元二十七  
年封詳證誤

緬國王

的立普哇拿阿迪提牙 大德元年  
封賜銀印

窟麻刺哥撒入 大德七年  
立賜銀印

安南國王

陳遣愛 至元十  
八年立

陳益稷 至元二十  
三年封

陳日烜 至元二十  
五年

陳端午 後至元  
元年封

本證三十三 證遺十 九 會稽徐氏重榮

宣寧郡王

乃馬台 至順元年甘肅平  
章政事封授金印

保德郡王

帖木兒 天歷二  
年封

右補王名

遼王

牙納失里 天歷二年封

駙馬高麗國王

王諱 至元十五年賜印 紀作王堪高  
十九年賜金印 作  
傳作時

十五年所賜  
諸蓋銀印

安南國王

陳光勝 中統二年封見傳

鎮南王

帖木兒不花 闕年 泰定三年封鎮揚州四年賜印

威順王

寬徽善化 賜金印 泰定三年封

交濟王

蠻子 元統二年封

濟寧王

蠻子台 元貞元年封

本證三十三 證遺十 十 會稽徐氏重榮

高唐王

關里吉思 至元三十一年封 誤脫  
高字

西平王

奧魯赤 至元六年賜印九年稱西平王

廣平王

木剌忽 皇慶元年封

永豐郡王

李羅 皇慶元年封

靈樞郡王

昌吉 至元二十四年封 十九年改給  
昌吉印

無國邑名

移相哥 中統三年賜金印作也相哥

完澤 大王 元貞二年賜印

右補封年

榮王

撒敦 元統元年封

益王

買奴 順帝至元三年由宣靖王進封

渾都帖木兒 至正二十五年

鄭王

本證三十三 證遺十一 十一 會稽徐氏重保

脫脫 至正四年封賜金印

雍王

老的沙 至正二十三年帝母舅封

淮王

帖木兒不花 至正二十七年由宣讓王進封賜金印

義王

和尙 寬徹善化傳

忠王

馬札兒台 後至元年封

河西王

按陳那顏 太祖壬辰封賜銀印見特薛禪傳

浚都王

囊家歹 仁宗初封見本傳

淇陽王

月赤察兒 大德十一年太師封賜金印見博爾忽傳

脫兒赤顏 皇慶元年嗣

也先鐵木兒 至治三年

完者帖木兒 後至元元年太傅作岐陽王詳證誤

安吉王

乞台普濟 皇慶二年前尙書右丞相封

本證三十三 證遺十一 十一 會稽徐氏重保

河南王

卜憐吉帶 延祐元年河南丞相封

擴廓帖木兒 至正二十五年封

太平王

燕鐵木兒 天曆元年封賜金印

唐其勢 元統元年襲

濟陽王

木楠子 至順二年徙封吳王

潑皮 至順元年由吳王改封

浚寧王

伯顏 至順二年太保知樞密院事封賜金印

郭安王

桑哥不刺 至順開封元統二年加封魯王見特詳碑傳

昌寧王

也真也不干 元統二年封賜金印

毓德王

李羅帖木兒 至元三年駙馬封案特詳碑傳云賜金章

撫寧王

徹里帖木兒 至正二年封

和寧王

本證三十三 證遺十 三 會稽徐氏重聚

老章 至正二十一年太傅封

汝陽王

阿魯溫 至正二十二年封

永平王

伯撒里 至正二十七年太師封

淄川王

也苦 宗室表烈祖系 捌只哈兒孫

大名王

定宗幼子 耶律希亮傳攷 異云富即禾忽

永昌王

只必帖木兒 地理志至元十五年以永昌王宮殿所在立永昌路案世祖紀至元元年諸王只必帖木兒築新城成賜名永昌府則

永昌王即只必帖木兒也

高麗國王

王德 中統元年給國王封冊及印并賜虎符

玉植 中統三年

王懋 至元十一年封

王章 至元九年封

王燾 皇慶二年封天恩二年以病傳爵於子至順三年仍為高麗國王賜金印 續文獻通考 王燾見攷異引阿刺

王禎 天恩二年襲至正計 續文獻通考 王禎見攷異引阿刺

本證三十三 證遺十 四 會稽徐氏重聚

八禿麻桑兒 只 至正四年

伯顏帖木兒 至正十一年襲

脫脫不花 至正十四年封

占城郡王

失里咱牙信合八刺麻合迭瓦 至元十八年封

濟寧郡王

帖木兒 至元二十四年駙馬封

德濟郡王

怯台 世祖時封賜金印見宋赤台傳

端真 怯台子

哈答 弟端真

脫歡 子哈答

亦憐 只班 子哈答

慶童 子哈答

塔失帖木兒 子脫歡

朶來 子脫歡

匣刺不花 塔失帖木兒子 成宗紀元貞二年作也里不花稱慶童子蓋誤

句容郡王

牀兀兒 至大二年封賜金印

荅隣荅里 天曆二年襲

本證三十三 證遺十 五 會稽徐氏重聚

威寧郡王

脫火赤 延祐元年封賜金印

右補王位

無國名國王

鐵木哥 赤斤 宗室表 烈祖子

塔察兒 宗室表 赤斤子

頭章哥 世祖紀至元六年後屢見

囊加歹 順帝至正十九年

木華黎 太祖丁丑賜金印見本傳

李魯 木華黎子

塔思 子李魯

速渾察 子塔思

忽林池 速渾察子 並見木華黎傳

和童 李魯第三子 霸突魯子 至元十一年襲見楊恭懿傳

忽速忽爾 木華黎四世孫 見乃蠻台傳

乃蠻台 木華黎五世孫 後至元三年襲

朶羅台 天曆元年國王 案為木華黎後詳朶兒只傳

朶兒只 木華黎六世孫 天曆二年襲順帝至元四年除至正九年及襲見本傳

俺木哥 失里 朶兒只子

也先不花 順帝紀至正二十五年案即乃蠻台子野仙 溥化

本證三十三 證遺十 六 會稽徐氏重聚

無郡名郡王

阿兒 廝蘭 太祖時封 見順帝紀

帶孫 太祖二年

孛羅帖木兒 泰定元年 駙馬封

火沙 泰定元年知樞密院事封

只兒 噉伯 至正五年

厚孫 至正八年

忙哥 畏答兒子 太祖時封見傳

只里瓦 解 忙哥子 乞答 解 上

忽都忽 忙哥子

兀乃忽里上同

哈赤上同

尼摩星吉見博羅歡傳畏荅兒七世孫

無國郡名王

都魯至元十三年賜金印

李羅至元十三年賜金印

愛牙赤至元二十二年皇子賜銀印

愛牙赤至元二十八年諸王給印案宗室表太宗子滅里古台曾孫

也滅干大德四年賜金印

完者

本證三十三 證遺十 七 會稽徐氏重刊

薛徹禿完者子泰定元年給其父故印

渾都帖木兒天曆二年薨收印

帖古思天曆二年收金印

也先帖木兒至順元年還印

搠思監上同

脫歡至順元年賜金印

南荅失至正十四年親王賜金鍍銀印

右補無國邑名

公主表

元宗王女槩稱公主其見於紀傳而表不列者蓋無封國

也今案紀補二人焉

趙國公主位

阿刺的納八刺至大二年封趙王注安案關里吉思傳云晉王女晉王蓋即顯宗

鄭國公主位

不納至順三年封鄭安大長公主

附錄

拜忽中統四年公主給符印案給印則必有封國矣表不載疑漏

元史本證三十三

光緒十五年徐氏鑄學齋重刊

上虞王士濟校

本證三十三 證遺十 六 會稽徐氏重刊

元史本證卷三十四

證遺十一

蕭山汪輝祖 男繼培補

三公表一

三公具見於紀表佚者補之列傳所載或不可盡信亦附

錄焉

太祖四年

太師訛答

憲宗八年

太師明安答兒

世祖至元二十六年

本證三十四 證遺十一 一 會稽徐氏重采

太師玉呂魯 三月拜亦作月兒魯即博爾朮孫玉昔帖木兒

三十一年

太師月兒魯

太師伯顏

太師月赤察兒 並五月拜

成宗大德十一年

太師月赤察兒 七月拜攷異云自大德八年至武宗至大初

太師月赤察兒尙無恙表何以闕而不書

太師朶兒朶海 五月拜

太師哈刺哈孫 同上

武宗至大元年

太師瓜頭 八月拜

太師乞台普濟 七月拜

二年

太師瓜頭 是年賜名脫兒赤顏

太師乞台普濟 八月拜

三年

太師脫虎脫 十一月拜

四年

太師月赤察兒 三月拜

本證三十四 證遺十一 十一 會稽徐氏重采

太師曲出 三月拜

仁宗皇慶二年

太師伯忽 四月拜

延祐六年

太師伯忽 八月太傅陞

太師朶帶 九月拜即表七年朶解

英宗至治三年

太師按答出 十月拜即表泰定二年按塔出

泰定帝元年

太師按答出



四年

師太 朶台 三月太傅陞即朶賜

傳太 禿忽魯 三月太保陞

保太 伯達沙 三月拜即表天曆元年伯蒼沙

女宗 承曆元年

保太 別不花 十月拜

至順三年

師太 燕帖木兒

傳太 伯蒼沙

保太 伯顏

本證三十四 證遺十一 三 會稽徐氏重栞

附錄

師太 耶律綿思哥 耶律阿海子見傳當在太祖時

塔海紺卜 太宗九年見李守賢傳疑培案此大帥

傳太 耶律朱哥 耶律禿花子見傳

寶童 朱哥子

忽林帶 寶童子

百家奴 忽林帶兒 案傳云嗣太傅年月俱無攷忽

林帶之弟禿滿答兒仕世祖至元時則忽林帶百家奴

宰相年表一

元初宰相行省與中書無別表於行省或書或不書非例也至元以後入中書者具見於紀傳而表或不書今皆案年補之

太宗 王

中書 耶律楚材 三年除凡稱某年某月皆紀文

左丞 楊惟中 見本傳

左丞 鎮海

左丞 粘合重山 並三年除

定宗 右丞 鎮海 見本傳

本證三十四 證遺十一 四 會稽徐氏重栞

憲宗

右丞 李魯歡 見也先不花傳

丞相 瓦真 見汪德臣傳不書左右

世祖 中統元年

平章 禡禡 七月行中書省事詳證誤

二年 平章 禡禡

三年 平章 趙璧 二月陞行省山東

政事 禡禡 三月行省陝西

至元元年

平章 粘合南合 五月由右丞陞

政事 阿合馬 十一月領中書省左右部除

參知 張惠 八月行省事

三年

平章 阿合馬

政事 趙璧 見十月

參知 張惠 二月為制置國用副使

四年

左丞 忽都察兒 六月降平章

本證二十四 證遺十一

五

會稽徐氏重聚

耶律鑄 六月降平章

伯顏 六月降右丞

平章 阿合馬

趙璧 正月為樞密使

粘合南合 二月復入

右丞 廉希憲 六月降左丞

阿里 即表阿里別 三月復入 六月降參政

左丞 張文謙 二月復入 六月降參政

參知 張文謙

五年

平章 阿合馬

政事 阿里 十月御史中丞除詳證誤

六年

平章 阿合馬

九年

平章 阿合馬 正月由尙書省改中書

左丞 張惠 正月除

十三年

右丞 張惠 見本傳詳證誤

昔班 正月真定總管除二月為戶部尙書

本證二十四 證遺十一

六

會稽徐氏重聚

十四年

參知 別都魯丁 十一月吏部尙書除

十九年

參知 咱喜魯丁 見劉正傳

二十年

參知 耶律老哥 五月除

王椅 六月甘肅參政除

二十一年

左丞 耶律老哥 見張雄飛傳

二十二

左丞 袁吉刺帶 二月除

參知 帖木兒 十月參議陞即表二十三年也速解兒詳證

誤

禿魯歡 十一月除詳證誤

二十三年

左丞 袁吉刺帶 案紀當於七月罷

平章 忽都魯 同上

參知 禿魯歡

二十四年

右丞 桑哥以下俱尚書省 十一月平章陞

本證二十四 證遺十一 七 會稽徐氏重聚

平章 阿魯渾撒理 右丞陞

右丞 葉李 左丞陞

左丞 馬紹 參政陞

二十六年

參知 忻都 四月陞尚書省左丞

二十八年

平章 麥木丁以下皆中書省 九月以咱喜魯丁代即表二十七年

麥木督丁

左丞 別都兒丁 十二月任案總云以別都兒丁前以桑哥專恣不肯仕命仍為中書左丞

攷即十四年參政別都

參知 高翥 五月由尚書省改

右丞 完澤以下皆尚書省

平章 不忽木

右丞 何樂祖

參知 賀應

平章 高翥 詳上自

三十年

左丞 馬紹 十一月以張九思代

三十一年

平章 帖木而 六月復除

本證二十四 證遺十一 八 會稽徐氏重聚

成宗大德二年

平章 張九思 見本傳表於是年右丞張九思注正月至二月平章也先帖木兒注正月一月則也先帖木兒出省

右丞 楊炎龍 二月左丞陞詳證誤

四年

平章 不蘭奚 四月中書省斷事官除

七年

左丞 蒼刺罕 見四月即哈刺哈孫七月為右丞相

九年

九年

左丞 迷兒火者 七月參政陞詳證誤

參知 哈刺蠻子 七月為右丞參政疑當作左丞詳紀證誤

十年

左丞 月古不花 二月除

十一年

右丞 塔刺海 七月陞

左丞 塔刺海 五月除

塔思不花 七月除

左丞 劉正 五月除九月陞右丞

李羅答失 七月除九月陞右丞

本證三十四 證遺十一 九 會稽徐氏重聚

李羅帖木兒 八月陞右丞

也先鐵木兒 九月除

參知 也先帖木兒 五月福建宣慰使除

武宗至大元年

左丞 塔思不花 十一月除右丞相

二年

左丞 劉楫 八月由中書省改尚書

仁宗皇慶元年

平章 合散 五月陞左丞相表作阿散

張驥 五月江浙平章除

李孟 十二月致仕

延祐元年

右丞 合散 二月陞九月改左

平章 劉正 正月右丞陞

參知 高昉 正月江浙左丞除二月為集賢學士

四年

右丞 阿散 六月陞九月改左

五年

參知 狗兒 九月僉太常禮儀院事除

英宗至治三年

本證三十四 證遺十一 十 會稽徐氏重聚

右丞 也先鐵木兒 九月知樞密院事除十月伏誅

泰定帝二年

參知 左塔不台 見六月

文宗天歷元年 攷異云案是歲泰定皇帝致和元年七月

帝崩九月懷王自立於大都改元天歷此表書年號雖依

温公通鑑之例以後改者為定然九月以前宰相豈容畧

而不書

右丞 塔失帖木兒 正月至八月

左丞 倒刺沙

平章 烏伯都刺

伯顏察兒 並八月下獄

塔失帖木兒 五月嶺北平章除

右丞 曹立 八月至九月

左丞 朶朶 八月下獄

參知政事 王士熙 八月下獄

張思明 九月前左丞除

至順二年

參知政事 朶兒只班 二月陝西行臺中丞除

三年 案表脫壬申一年今據文宗宣宗紀及表補之

右丞 燕鐵木兒

本證三十四 證遺十一 士 會稽徐氏重萊

平章政事 欽察台

阿里海牙

伯撒里

禿兒哈鐵木兒 十月知樞密院事

撒迪 十月由右丞陞

右丞 撒迪

關里吉思 十月宣政使除 作左丞誤

左丞 趙世安 六月御史中丞除

宰相年表二

順帝元統二年

左丞 唐其勢 五月代撒敦六月辭

至元六年

參知政事 朶兒只班 七月陞右丞

十七年

參知政事 入都麻失里 十一月陞右丞

右丞 烏古孫良楨 見本傳

左丞 張冲 見九月

參知政事 張晉 分省山東見太不花傳

十九年

平章政事 佛家奴 見七月

本證三十四 證遺十一 三 會稽徐氏重萊

二十年

平章政事 慶童 見本傳

右丞 忙哥帖木兒 見九月

二十一年

平章政事 察罕帖木兒 十月除案察罕帖木兒雖未入省以擴

廓帖木兒孛羅帖木兒例之當書於表

參知政事 也先不花 見張楨傳 表第書左丞

二十四年

參知政事 陳祖仁 翰林學士除見本傳

二十八年

左丞 擴廓帖木兒 閏七月除仍前河南王太傅總兵案擴

廓帖木兒雖未入省而二十二年之拜平章已書於表

則此亦不當遺矣

平章 政事 朴賽因不花 宣政院使除見本傳

元史本證三十四

光緒十五年 徐氏鑄 學齋重刊

上虞王士濟校

本證三十四

證遺十一

主

會稽徐氏重刊

二十二年 擴廓帖木兒 閏七月除仍前河南王太傅總兵案擴廓帖木兒雖未入省而二十二年之拜平章已書於表則此亦不當遺矣 宣政院使除見本傳 元史本證三十四 光緒十五年 徐氏鑄 學齋重刊 上虞王士濟校 本證三十四 證遺十一 主 會稽徐氏重刊